叢書集成續編

二二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三三冊目錄

史地類

水

書名	撰者	叢書	頁
今水經注四卷	清 吳承志纂	求恕齋	一
河賦注一卷	清 江藩撰 清 錢坤注	藕香	五三
江源記一卷	清 查拉吳麟撰	昭代	六三
西域水道記校補一卷	清 徐松撰	晨風閣	六九
三江考一卷	清 毛奇齡著	檀几	七九
東河櫂歌一卷	清 姚思勤撰	武林掌故	八五
續東河櫂歌一卷	清 丁丙撰	武林掌故	一〇七
汴水說一卷	清 朱際虞撰	昭代	一二三
漢水發源考一卷	清 王筠撰	昭代	一二九
東西二漢水辯一卷	清 王士禎撰	昭代	一三七

水利

書名	撰者	叢書	頁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附校勘記一卷	宋 魏峴撰 清 徐時棟撰	四明	一四三
三吳水利條議一卷	清 錢中諧撰	昭代	一八一
甬上水利志六卷	清 周道遵撰	四明	一九五
西湖水利考一卷	清 吳農祥撰	武林掌故	二九九

關中水利議一卷……清　張鵬飛撰　關中　三〇七
畿內治河記一卷……日　新井君美著　甘雨亭　三一九

西湖

西湖遊幸記一卷……宋　周　密撰　香豔　三三一
錢塘西湖百詠一卷附楊公濟原唱一卷……宋　郭祥正撰　武林掌故　三三五
　宋　董嗣杲撰
西湖百詠二卷……明　陳　贄和　武林掌故　三四五
西湖竹枝集一卷……元　楊維楨輯　武林掌故　三八一
西湖游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明　田汝成輯　武林掌故　四〇五
　明　田汝成撰
西湖遊詠一卷……明　黃省曾撰　武林掌故　六二七
西湖八社詩帖一卷……明　祝時泰等輯　武林掌故　六三九
西湖夢尋五卷……明　張　岱纂　武林掌故　六五九
西湖月觀紀一卷……明　陳仁錫撰　武林掌故　七二五
西子湖拾翠餘談三卷……明　汪砢玉著　武林掌故　七三七
西湖治興二卷……明　王　瀛撰　武林掌故　七六三
遊明聖湖日記一卷……明　浦　祊著　武林掌故　七七五

2-251/02

壬戌仲春

令水經注

余肇康題

南林劉氏求恕齋刊

序

昔黃南雷先生嘗病酈善長注水經多空言而無事實爰作今水經條貫諸水窮源按脈由今以溯古即沿古以知今蓋通儒經世之學與酈亭異趨矣黃氏成書於康熙之初越今二百有餘歲河屢決黃流改道灤白衛河桑乾淮泗汝潁諸水通徙靡常形勢遷貿今昔殊異後有作者疏通而證明之補前哲之闕釋後來之疑亦不朽業也吳郁甫廣文研精地學數十寒暑終老於平陽補松吳丈求其遺書得山海經地理今釋今水經注手稾大都零帙斷紙卒不可爬理丈爲之整比迻錄謀於承幹承幹既校刊山海經地理今釋繼讀此注北水具備南水則闕而未詳丈之言曰吾檢是稾益疏一水爲一紙或先後倒雜或塗乙難辨乃一一排比審定之其爲注也據今日地形水道求合於古百數十年來徙變通湮之迹異同離合之故根據明確若指諸掌繁稱博引至累千百言黃氏考古偶疏者閒亦有所糾正雖日闕而未完又奚忍聽其沈霾湮晦飽蠹鼠之腹乎承幹大懼之爰并以此注授之手民用副吳丈重愛亡友之誼無負廣文窮老著書之苦心廣文同里譚復堂先生讀黃氏書稱其脈地志里尋水禹蹟世有山川能說閎覽博聞以爲之注豈不高出酈大使上廣文稍晚出一官海陬埋首纂述性孤介不與時流競聲譽故知之者益鮮嚮使復堂見此注當心折駭歎且以爲前賢畏後生也歲在辛酉貞元節吳興劉承幹序

今水經注序　二　求恕齋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北水

河水源出吐番朶甘思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百餘泓涌出匯而爲澤方七八十里登高望之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

河水源出今青海玉樹土司境巴顏哈喇山東麓噶達素齊老山飛泉百道自崖壁上涌出東南流爲阿爾坦河其上源曰羅布淖爾在吐魯番闢展西南古泑

澤也亦曰鹽澤又曰蒲昌海或謂之牢蘭海有數大源北源曰開都河古敦薨水山海經北山經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於泑澤出於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董氏祐誠水經注圖說云敦薨水今海都河是也西源曰喀什噶爾河曰葉爾羌河古通謂之葱嶺河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酈道元水經注云河水自葱嶺分源逕歧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依耐蒲犁皮山與于闐河合北河東北流自疏勒逕溫宿姑墨龜茲墨山注賓樓蘭注于泑澤北河卽喀什噶爾河南河卽葉爾羌河

徐氏松西域傳補注云河有三源出葱嶺者二是也南源曰和闐河古于寘河史記大宛傳張騫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西域傳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于闐卽于寘三源各流數百里納阿克蘇克里雅諸河合爲塔里木河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匯爲淖爾淖爾袤二百餘里承二千里長源之水渟而不流其東南皆戈壁沙流無定時有小水上泛成澤西山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大宛傳云鹽澤潛行地下西域傳云蒲昌海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

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淖爾納受諸水潛流地中自周秦至漢並無異說北山經出於昆侖之東北隅此昆侖卽巴顏哈喇西南大山東北隅卽噶達素齊老謂潛流至此始出也西域傳作出于積石彼時昆侖之名移於于寘故變文言之大宛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漢武所名昆侖自是于寘南山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作阿耨達山今曰大雪山距山經昆侖凡三千餘里西山經昆侖之邱河水注焉南流東注于無達海內西經海內昆侖之虛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東南又入渤海又出海

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兩經所云昆侖皆即北山經之昆侖惟東南傳本誤作西南當從水經所據訂正淮南子地形訓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淮南衍經文改出入爲貫渤海爲河水所行大澤甚明圖說云阿勒坦河穿鄂敦他拉海而東豬爲札凌海又東爲鄂凌海折而南逕蒙古爾津土司即經所謂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也河水貫札凌鄂凌二淖爾出海外即西而北自謂遠阿木柰瑪勒占木遜山折東而西折西而北徐堅初學記地部引河圖云黃河出昆侖山東北角剛山東以

北流千里折西而行阿木柰瑪勒占木遜山上距嶓逵素齊考天池正千里而遙準以地望古今不殊高誘注淮南不知渤海即本書及北山經所謂海澤誤以爲東海之別又據漢武所名昆侖爲于寘南山因云渤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導河積石入猶出也渤海據尾言積石又據首言兩文隔不相應水經知其譌失又附會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文有弱水西王母魚豢魏略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之說移昆侖於西海以外云昆侖墟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陬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積石在葱嶺于寘西北與舊說全乖郭璞傳海內西經調停衆家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山去嵩高五萬里見禹本紀昆侖分海內海外河水亦當從之而分今云入渤海河水出海內昆侖入禹所導積石山河水出海外昆侖河水下流合一昆侖如何分劃爲二禹本紀昆侖去嵩高五萬里據地形訓昆侖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

十四步二尺六寸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昆侖去懸圃四萬四千里去嵩高五六千里合併得五萬里大宛傳贊引紀云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贊駁元封所名昆侖不及此文蓋以二千五百里以上皆憑算推測非有實指地形訓詳言其數時則訓又云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昆侖爲中西二極之交距碣石止萬二千里

第二三三冊 98 版

亦不數增城懸圃傳以虛辭爲實可謂不審北山經
昆侖河源在泑澤之下如傳說海內昆侖亦須分爲
二山不然泑澤伏流南出積石豈能還入葱嶺于寘
酈氏沿襲郭注於本書所據舊文異同離合俱未根
考又援誤本淮南注及僞東方朔十洲記晉以後外
國圖爲證益糾結難解杜佑通典據吐番聘使說斥
酈注不能詳正是已又謂山經昆侖非河本源仍爲
傳說所蔽歐陽忞輿地廣記云河水出昆侖自古言
者皆失其實唐劉元鼎爲吐番盟會使言河之上流
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

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
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
千里河源其間劉說見唐書吐番傳較通典爲詳悶
摩黎山卽山經昆侖西域傳謂之積石者以爲自古
失之亦目睫之見也舊唐書侯君集傳君集轉戰過
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詳傳
說君集已先至其地星宿川卽鄂敦他拉柏海今額
勒蘇池積石非巴顏哈喇山而何唐宋人不知古昆
侖因幷不知漢人所名積石元史地理志載潘昂霄
所記都實說河源在土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

沮洳散渙不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若
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東北有大
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卽昆侖亦耳麻不莫剌
其山卽遶阿木奈瑪占木遜山乃山經積石火敦腦
兒卽星宿川今譯本作鄂敦諾爾都實以其沮洳散
渙不可逼視指此爲源不復上溯　國朝康熙四十
三年遣侍衛拉錫往青海始迹得阿爾坦河在鄂敦
他拉西北倘三百里河源左右諸山總名枯爾坤卽
昆侖之轉音乾隆四十七年遣侍衛阿彌達再往幷
上源之羅布淖爾得之　御製詩文令兵部侍郎

紀昀等撰爲河源紀畧古說以顯經所據乃元志舊
文西鄙改易作南從宋史河渠志而譌悶摩黎山錢坫新斠注地理志云卽大積石山今從提綱大積石山去洪濟梁兼二千三百里之遙也西域傳積石卽巴顏喀喇山詳其成氏蓉鏡禹貢班義述
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
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
此據元志注朱思本說惟改馬湖蠻部爲馬湖府明
一統志云元馬湖路屬敘南等處蠻夷宣撫司本朝
洪武四年改爲府
較之昆侖殆爲近焉

此總說元以前諸書所名之昆侖

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巨澤

巨澤卽札淩鄂淩二淖爾齊氏召南水道提綱作查靈鄂靈二海云各周三百餘里元志近五十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阿剌腦兒卽鄂淩淖爾不云札淩蓋失其名也志又引思本說河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與潘記不同西域傳補注云鄂敦塔拉又東南流百三十里潴爲札淩淖爾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潴爲鄂淩淖爾札淩淖爾距星

宿海正百餘里則火敦當爲札淩之誤東北當作東南

又東流號赤賓河又東忽蘭水合乞里出河來入之其流寖大始名黃河

忽蘭水今呼藍河提綱云源出盈呑池西流環折而北而東北有枯得勒古河自東南盤旋來會又北受一小水又東百餘里東南流入河元志敘此文云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則會合忽蘭之水卽枯得勒古也此經作乞里出涉後文而譌宋志亦作也里朮今譯本元志作伊拉齊

又東北分爲九派復合爲一水始渾濁

元志云歧爲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宋志云東北流爲九渡河並無復合爲一水之文李氏兆洛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自呼藍河以下有小水十數流入於河不知孰爲歧出之派

又東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

大雪山今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卽西山經所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者提綱云元史誤指爲崑崙黃河依山南麓東流折而東北至烏藍莽乃山下始折而西北流古言河遶崑崙之三面如

玦然實禹貢導河之積石山非崑崙也河圖名此曰角剛山

繞崑崙之南折而東亦八思河入之

元志注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亦西八思今河蓋今西拉流也

又折而北納鄰哈喇河入之（哈喇河出西番白狗嶺北西北流五百餘里入河）

又折而西乞里出河入之又西鵬枵河入之（鵬枵河出西番鵬枵山西流七百餘里入河）

乞里出元志注作乞里馬出云源自威茂州之西北

岷山之北水北流卽古湟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此經注文不齊疑傳寫奪之拉錫圖西拉河下有三崑都倫河提綱云三崑都崙河一曰德試崑多崙出賴杵山西北流三百餘里入黃河卽元史納鄰哈喇河一曰多母達土崑多崙源出納克多母精山西北流屈曲三百數十里入黃河當河流自南轉東北處卽元史乞里馬出河一曰多洛崑都崙源出剛出山西北流二百餘里折西流又三百數十里折而北流百里會東來池泉水西北入黃河正當大河於烏藍莽乃山麓折而西北流之處卽元史鵬桜河三水溜急而深相距各百里土人總名爲古爾板崑都崙河崑都崙卽崑都倫一作崑多崙譯文不同爾

過大通城逊水西來入之逊水出西甯州宿軍谷東流五百里入河

宋史地理志樂州舊逊川城乾隆一統志直省地理志云碾伯縣宋樂州碾伯在今西甯府東一百二十里逊水自其南入河蓋卽今巴燕戎格廳西之克犨河也大通城在河州西宋志舊名逹南城崇甯二年收復改今名元志注云過西甯州貴德州馬嶺不著此城蓋其時已廢矣

又東北至陝西河州城又東北逕八十里積石山

又東北逕八十里黃氏璋校云別本無又東二字及下逕字今河州城在積石山東南七十里別本是也積石山本名唐述山閼氏若據尚書古文疏證引黃氏儀云唐儀鳳二年置積石軍於靖邊城始移其名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唐人目此爲小積石山矣

又東北過西甯衛南鳳林河從南來入之

王氏鴻緒明史稾地理志西甯衛東南有大臣城經於此始云過衛南自其大略言之也鳳林河在今巴

燕戎格廳東南入河水經注河水又東歷鳳林北又東與灕水合圖說云水今曰大夏河源出循化廳西南邊外山曰答蘇爾海阿林水曰和爾藏必拉東流逕廳南又東北流逕河州南折北流逕州東及東北入河

湟水合浩亹河從北來入之浩亹河自甘州經山丹永昌涼州至河州北會湟水入于河湟水源自西番經西甯州南過河州北入浩亹河

漢書地理志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陳氏澧水道圖說云今甘肅大通縣大通河出青海西北境東南流至巴燕戎格廳與湟水合此注云湟水

入浩亹河以大通河源流視湟水尤長也甘州山丹
永昌涼州俱據塞外之地言之今大通河自青海東
流逕和碩特前左翼頭旗北又東逕和碩特右翼前
旗南又東逕和碩特東上旗北又東逕大通縣南又
東南逕碾伯縣東平番縣西又東南逕莊浪廳西南
碾伯縣東南入巴燕戎格廳境大通以上無逕內地
之流

又東過蘭州經靖虜衞北五里金水注之

明史地理志金縣北有大河東北流亂山中入靖虜
衞界靖虜衞西南有祖厲河東北有亥剌河皆注於

大河河水先逕金縣後至靖虜衞境衞南有祖厲河
源出會甯安定二縣山中匯納泉流西趨入河金縣
之水不得越此而北提綱云黃河經金縣北境有水
自南來注之卽浩尾河也又北流循長城西北至靖
遠衞南之虎豹口西北有十字河自東合會甯安定
二縣水及消河西北流注之此經似當云過蘭州金
水注之又北經靖虜衞南五里會甯水合安定河注
之也靖虜衞今靖遠縣

過甯夏衞城東南四十里至衞境東北出塞外經沙漠
三受降城折而南入山西境豐東勝州

宋志黃河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此經文
所本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河逕甯夏衞東南又北逕
平羅所東又北逕榆林衞西出塞逕廢豐州西折而
東逕三受降城南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又兼本
此經也豐字或誤作山甯夏榆林二衞今皆爲府平
羅所爲縣同治輿地圖河自靈州橫城堡西折而北
逕長城斷處過甯夏縣東至平羅下省嵬口東北流
出塞入鄂爾多斯右翼中旗界又東北逕後旗界李
氏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云唐豐州地河徙色
爾騰哈拉山西麓至白塔東歧分爲二西派注騰格

里鄂謨提綱云卽古窳渾之屠申澤也河出鄂謨東
北會阿爾坦河又東北爲庫庫鄂謨折東流與東河
會東派於庫庫鄂謨南又別爲二支一支逕後旗北
水經注圖說卽古南河一支又逕其北水經注無此
河兩河相距八十里河行兩枝渠北吳氏熙載通鑑
地理今釋云五受降城在河北岸水經注河水又屈
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闕南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
圖說云高闕今阿爾坦山元和郡縣志西受降城漢
臨河縣故理蓋臨河兼有北河地也故城當在兩河
之間按李吉甫志云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

葢漢朔方郡地臨河縣故理處如李說城卽臨河舊址圖說分別言之者以受降三城俱在河北臨河在北河南於地形似不相合詳志文自云故理又東南距豐州里數甚明若移置北河以北距南河已百里而遙焉得至豐州反近止八十里通典云豐州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北至黃河八十里以是推之西受降城自在兩河之閒唐書張仁愿傳云河北者河流代有遷徙唐時故道與北魏時不同今之河道與唐時又不同耳錐指地理今釋俱混言南北考之不審元和志又云西受降城開元初爲

河水所壞十年總管張說於故城東別置新城今城西南隅又爲河水所壞城東尙有新城亦名西受降城今悉無跡河東逕翁金碩隆山南又東分流復合至嚆札爾和碩南大漢得兒山西南折東南流又分而合合而復分至烏喇特旗西墨爾楚克賀邵山北折西南流枝河合西分一渠來會又西南南河亦來會三流合爲一東南流五十里折東流河曲南直榆林懷遠縣張仁愿傳云中城南直朔方朔方今懷遠也錐指圖中受降城在北河東逕巴爾朱海城南又東逕謨爾根嶺南崑都崙河自北來注之又東逕茂

明安旗南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北地理志韻編今釋云唐勝州地通典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勝州東北濱河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勝州正北至黃河五里去東受降城八里元和志云東受降城在榆林縣東北八里榆林隸勝州郭下是勝州渡河三里卽東受降城今河自蝦蟆兒拜商東會蘇爾哲河又東會邁達里河東受降故城宜在兩河之閒胡三省通鑑注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據寶秝後徙置而言唐書地理志云寶秝元年振武節度使張惟淸以東城濱河徙置綏遠

烽南城徙東北百九十里故二百里也元史地理志東勝州下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烽南卽今州治韻編今釋東勝州今歸化城西南一百四十五里東受降新城於元爲東勝州治注文東北當作東南或志說有誤河東逕西拉德布色克山南入歸化城薩拉齊廳境李氏兆洛地理沿革圖遼豐州地河東會圖爾根河轉東南流提綱云過古東勝州境稍折而東而南至湖灘河朔渡口卽古君子津東勝在圖爾根河南西岸爲左翼後旗接前旗界河東南會烏藍木倫河逕前旗東淸水河廳西又南卽平魯縣邊墻

外地矣儲氏大文河套志序云河套袤二千里明[illegible]
圖志亡佚故也
慜廢武州西北二百五十里過延安府綏德州境東
河自偏關縣老牛灣堡西流入長城洪氏亮吉乾隆
府廳州縣圖志云偏關縣五代北漢置偏頭寨金屬
武州元改砦爲偏頭關明成化二年置偏關所又神
池縣下云後周神武縣遼復置并置武州經云廢武
州據遼金元言也一統志表平魯縣金武州甯遠縣
北境是平鹵衞武州所轄兼有長城外地明志槀繫
平虜衞於大同下云西有大河又繫偏頭關於曲河

下云北有關河西北流入大河據明立文當云河曲
或平虜衞偏關所矣
吃那河合奢延水自河套北來入之吃那河自宥州東南流至夏州奢延水西來入之又東流逕銀州入綏德州境東南流入於河
水經注有奢延水黑水元和志夏州朔方縣云州南
無奢延水唯無定河卽奢延水也烏水出縣黑㵎東
注奢延水本名黑水烏水卽吃那河提綱云無定河
有二源西源曰額圖渾河古奢延水也出河套右翼
前旗賀道圖山東入懷遠堡邊城爲恍惚都河又折
東北至波羅營與北來海留圖河會海留圖卽東[illegible]

第二三三冊98%版

古黑水也亦名吃那河出前旗虎喇虎之地與西北
來之納林河及西喇烏蘇河會東南入榆林邊兩源
既合爲無定河自榆林南東南流經米脂西南又東
南入綏德州境經以源出塞外故舉古州表之
河水又南流逕延川縣東延水入之延水源出延安府安塞縣西北蘆關嶺東南流入膚施縣境逕延長縣入於河河水又南逕石州甯鄉西入平陽
府境逕石樓永和大甯縣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永和縣黃河自汾州府石樓縣
南流入縣西七十里與延川縣對岸錐指云東南逕
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甯州甯鄉縣又南逕清

㵎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
則石樓縣永和縣大甯縣經先延川延長後石州甯
鄉石樓非其次也明志萬秝二十三年改石州曰永
甯州又云汾州府石樓本屬隰州萬秝二十四年改
屬經所據亦李賢等明一統志舊文
洛水西來入之洛水源自慶陽府界東南流逕鄜州同官過朝邑縣南東入河
錐指云洛水逕朝邑縣西之朝坂南自趙渡鎮歷華
陰縣西北葫蘆灘入渭明成化中改流東過鎮南逕
趨於河畢氏沅山海經新校正云考阜昌禹跡圖石
刻已在同州南入河則宋金時改流也漢志水道圖

說云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襃
德洛水東南入渭云入河又云入渭者其正流入河
又自今朝邑縣分一派東南流入渭也說文云洛入
渭其時入河一派已塞今入渭一派復塞而入河一
派復通蓋二派互爲通塞矣
涑水西流入之（涑水源出絳縣爲絳水逕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臨晉至蒲州入於黃河）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涑水在蒲州東十里有
孟盟橋其上流卽絳水趙氏一情水經注釋云觀道
元注絳水出絳山下流入澮澮入汾汾入河不與涑
水合也狄氏子奇國策地名考箋云今絳水與涑水

合西南流直達大河不由澮分與古道不同
又東逕孟縣南又東逕洛陽北洛水從南來注之河水
又東逕鞏縣北溫縣南過汜水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
鄭樵通志地里略河水東爲孟津又東過河陽縣南
洛陽縣北又東過溫縣湨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右
過鞏縣洛水從西南來入焉左過成皐縣北沇水從
北來入焉成皐今孟州汜水此經純襲彼文惟移洛
水於洛陽之次爲異下經云洛水過鞏縣東又北入
于河與鄭符合疑此文本作湨水從西北來注之因
湨字或本作沮或又作溳懸而未定後人不知誤刪

其句而以下文洛水補之爾濟水在汜水縣北入河
據今廣濟河而言水經亦載兩濟口濟水下云鞏縣
北河水下則云成皐縣北酈氏始合爲一蓋東渠至
元魏時已絕今復通矣通志略于沇水條云至鞏成
皐閒入河失未分析又此條敘孟津于河陽洛陽之
上與水經注不同未詳其據經作孟縣據今地立文
洛陽自在孟縣西南不得先孟縣後洛陽也
至武陟縣東沁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過中牟縣北
汴水入焉
漢志沁水至滎陽入河圖說云漢時沁水自今武陟

縣又東流至今滎澤縣其時河水過此沁水於此入
河（水經河水過武德縣東沁水從西北來注之與今地符合沁水篇又云至滎陽縣北其時蓋亦有兩口也武陟以下河流屢易經所著皆後徙之迹中牟汴水說具下經）
河水逕開封府至兗州府曹縣界分爲二派其一東北
流過濮州境東南六十里同北淸河（一名會通河）合衛以入
海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同南淸河（一名泗河）由淮以入海
宋志熙甯十年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
二派一合南淸河入于淮一合北淸河入于海凡灌
郡縣四十五遣使修閉朱子語錄云看劉樞家中原
圖黃河卻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南北兩宋

河決俱自梁山張澤濼分入南北清河經云至曹縣界所據乃元明河道也元初河勢南趨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北派已微至正四年決自茅金隄始徙而北漕運使賈魯議挽河東行十一年開河故道自黃陵岡引河入淮於是復分二派紀要云賈魯河自黃陵岡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萬氏斯同明代河渠考舊河自虞城達蕭縣北翼門集出徐州小浮橋所謂賈魯故河此南派東南流至徐州達南清河之道俞氏正燮癸巳存稾云賈魯河由黃陵岡徑祥符地歷曹縣濮州鄆城汶上壽張陽穀地

復至壽張沙灣之積水閘入會通河此北派東北流過濮州境達北清河之道明世兩派迭爲微盛下經附記云河舊在開封府城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山東濟甯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黑陽下東遶府城北五里又東南至項城縣出境入淮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縣東遶府城西南又東南遶陳留自亳入渦口又遶蒙城至懷遠入淮南道屢移明志正統十三年潰壽張沙灣明年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宏治三年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北道亦屢移至宏治八年築塞黃陵岡及荆隆等口北流始絶南派專行矣邱濬大學衍義補云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元人排河入淮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受衆水之歸無涓滴之滲漏邱濬進於成化二十三年前大行堤之築九年曹濮之流塞而後通蓋河不兩行時合時分經據其分不據其合者以一統志爲主也今河又自蘭儀北出長垣東明入曹濮合魏河貫壽張東河南派復絶水經注圖云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大河北流由大清河入海與正統中北決之道合與此經全不相合矣

今水經注卷一

今水經注卷二

錢塘吳承志籑
吳興劉承幹校

北水

汾水至平遙介休過汾州城東二十五里南入平陽府境

紀要云汾水入汾州府平遙縣界經西及汾州府東又南經孝義縣東介休縣西入平陽府霍州靈石縣境經先平遙後汾州亦誤

歷襄陵太平之東過絳州稷山河津北過滎河西注於河

提綱云汾水於平陽西北分爲二派一南流稍西經襄陵縣城東一西南流支渠如織經城北及城西曲而東南復合經云歷襄陵東不數西流一派也過絳上別本有南字據下文云北過滎河此文自當云南過絳州稷山河津今本傳寫脫之汾口在龍門南五十里明志云河津汾水舊由滎河縣北睢邱入河隆慶四年東徙經縣西南葫蘆灘入河

渭水源出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五里南谷山至鳥鼠山下轉而東流

提綱渭水源出渭源縣西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南北兩源北源發北麓分水嶺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稍南南源水自城西南東北流會焉南源出鳥鼠山南麓大樹下南谷山卽北麓支峰也錐指云縣志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南谷山在縣西一十五里鳥鼠與南谷相去才五里當是一山後人强生分別耳經云出南谷不云出鳥鼠者用林之奇尙書詳解之說許君說文解字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南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許以杜說爲別一義則漢人已先有此說矣

至華陰界沮水北來注之沮水來自延安宜君縣至耀州富平縣合漆河漆河源出扶風古漆縣西北逕同官縣至耀州南同沮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于渭

蔡沈書集傳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烏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經注本之惟增入漢志漆縣之說寰宇記有兩沮水一出昇平縣北一在華原之邠州入縣界合漆水入富平石川河傳合爲一以水經注言沮水自直路

縣東南逕宜君川南出土門山西也程大昌雍錄沮水者長安志曰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沮水正派也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東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程據宋敏求志推考沮源不及昇平其時兩流已別提綱載昇平沮水云出中部縣子午山俗曰沮河經縣城南又東稍北三十餘里入洛河載華原沮水云出耀州西北境之分水嶺經州城西南又東南漆水自東北來會至富平縣交口鎮北與濁化河合入渭二水各自爲派尋水經注文沮水夾

山西流當自今宜君水逆流入玉華川出杏頭鎮漢志水道圖說云北地郡直路沮水出中部縣西境耀州沮水非此沮水是也富平下流雍錄言至同州白水縣與口所注分爲二水一水經鄭渠東逕粟邑故城北水道不殊今二水合注交口鎮不至白水不知始於何時錐指云鄭渠堙廢沮水不復東入洛鄭渠堙在宋前此流之絕宜在金元以後紀要明史稿俱仍此經蓋以方志沿襲未改至錐指出明辨晳矣漆水出宜君縣南大神山扶風之漆在今永壽縣境別爲一水孔穎達尙書正義分涇東涇西二漆至確不易通志略漆水出鳳翔普潤縣東或云出岐山經華原縣與沮水合注文襲彼而誤永壽之漆無流至同官之理涇水橫絕姑置不言本經沮水在耀州西繞越而東不能以自解也

涇水源出平涼府界笄頭山逕涇州又東南至邠州北界馬蓮河從北來注之

笄頭山在今平涼府西南四十里漢志作幵頭山或亦作雞頭涇水出其東南麓馬蓮河古泥水源出慶陽府東鐵角城東北二川流逕府城南合環水環水出環縣東北與隆山元和志慶州順化縣隋置合水

縣在馬領白馬二水口寰宇記安化縣白馬水出北塞夷中水經注云洛水南經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說文注云馬蓮即馬嶺之轉語

洛水源出陝西商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讙舉山

中山經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新校正云山在今陝西雒南縣西北地里志云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今方志云冢領即讙舉也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入雒南縣界

澗水從北來注之　澗水源出澠池縣東北二十三里白石山東流逕新安洛陽東南入于洛

今澗河下流合穀水至洛陽縣西南注于洛漢志新

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水道圖說云此水水經注已云未詳今河南新安縣西西有一水或以爲澗水然其水入穀與志不合也

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

明志鞏西北有洛水舊經縣北入河謂之洛汭亦曰洛口嘉靖後東過汜水縣入河又汜水下云北濱河洛水自西東至滿家溝合汜水入焉按宋志元豐二年引伊洛水入汴河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其時新口已開至明中葉舊口盡失經不言汜水疏也

濟瀆

通典云濟水因王莽末旱枯涸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水經乃云南過滎陽陽武封邱冤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又云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淸河實菏澤汶水合流而曰濟河葢因舊名非本濟水也元和志寰宇記並承其說黃度尙書說云濟水雖絕其瀆猶在經文本之

至溫縣南入于黃河

提綱沇水經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爲二派一經柏香鎭之南東南流入河一東經鎭北又東曰豬龍河經府城南境又東經溫縣北境又東南至武陟縣南之澗溝村入河豬龍河卽廣濟河上經河水過汜水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據此河也明志溫西南有濟水舊自濟源縣流經沇河鎭南注于河後其道盡入河中沇河鎭之流卽柏香鎭南渠所注與此經合兩渠並見水經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沇水今至武陟縣入于河則以北渠爲經流矣雖指據懷慶府志云溫縣故道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溴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與兩派俱異溴水今溴河上流納濟枝

津下流並不合一志說所不詳也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

此仍水經舊文成皋上經作汜水

濟水又東過原武又東北流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逕封邱縣北爲北濟過封邱縣南爲南濟北濟又東逕開州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東北流逕東阿縣界又東北入濟南府界逕長淸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靑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于海

漢志水道圖說云水經濟水東出過滎澤陽武封邱

平邱濟陽宛朐定陶乘氏入鉅野澤又過壽張須昌穀城臨邑盧臺營梁鄒臨濟利中下邑入于河酈注云河水枝津注之又東北入海以今地考之自滎澤縣軼出東流過陽武縣封邱縣直隸長垣縣河南蘭儀縣今黃河所行其故瀆也又過山東菏澤縣已湮又過定陶縣鉅野縣壽張縣今趙家河入運河蓋其故瀆又過東平州東河縣長清縣歷城縣章邱縣今大清河其故瀆也又過鄒平縣已湮又過高苑縣博興縣今小清河其故瀆也自博興縣入海之瀆已堙蓋在今大清河之南小清河之北也此經歷城以下

則據于欽齊乘故與水經不同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並大清河所行之道雖指引黃氏儀說爲濼水舊渠宋時河行濼瀆河去大清兼行河濼二瀆非古濟渠魏氏源書古微云小清河爲濟水故道濟本由此入海後徙於濼今日之大小清河皆謂之濟可也如魏氏說經據齊乘不誤今大清河復爲河奪則定陶以北散出之濟亦與河水並流入海矣北濟分於陽武見酈注圖說不具今從闕焉汶水說具下經

南濟又東過曹州境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過金鄉魚臺縣南東入于泗

水經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過乘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漢志濟陰郡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水道圖說云菏澤蓋今夏月湖尚通于河河即菏澤水今夏月湖東流曰萬福河至魚臺縣爲昭陽湖蓋其故瀆也昭陽湖即泗水所匯今運河貫其中即上下經所云南清河矣夏月湖出定陶西北金堤集上流已

湮

汶水其源有三

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雖指云五汶者北汶瀛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水經注無瀛汶止四汶經據明一統志別出小汶則三汶矣注釋據泰安圖志增入石汶石汶今董家河古流合北汶今自爲派入汶蔣氏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云汶源非一析而言之當有五源也又小源五六不在此數

一發濟南府城南七十里太山之旁仙臺嶺

今泮河也雖指云源出泰山分水嶺即北汶水經注

北汶水出分水谿源與中川分水濟水篇注中川水出山茌縣之分水嶺谿山茌隋入歷城分水嶺卽仙臺矣漢志泰山郡萊蕪原山禹貢汶水出明志稾以爲別源據書集傳汶北汶也齊乘云入濟之汶書傳謂之北汶蓋原山汶水宋世別有北汶之名後人與分水谿混而爲一因以汶水正源移之仙臺水經注釋云考泰安圖志嬴汶與牟汶合流至泰安縣東北之故縣鎭與出仙臺嶺水會又西南流與石汶合又西南流與北汶合此仙臺嶺在石汶東北卽原山西麓原山亦名仙臺近又謂之分水嶺兩源相糾所由來也

一發萊蕪縣東五十里原山之陽（淄水出原山之陰）一發萊蕪縣寨子村

原山一名岳陽山在今博山縣東南二十五里去萊蕪縣八十里汶水有二源出西南兩麓出南麓者自碁山西北西南流逕萊蕪城北又西南會縣南諸水古爲牟汶別源後魏移嬴縣於南因又名嬴汶今通謂之汶水出西麓者自分水嶺西西南流逕士子口會北山諸水卽漢志與淄水同出水經西南過嬴縣南之汶源今俗謂之會河二水至范家集合而爲一

牟汶凡三源二源出萊蕪東南一自海眼泉西流出盤龍莊水經注所謂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也一自宮山北流與海眼泉水合又西會嬴汶水水經注牟汶逕奉高縣故城西西南流注于汶牟汶兼南北兩源言奉高在今泰安縣東十七里故城當去范家集不遠元和志乾封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唐時分水嶺入乾封境是以其說如此王存元豐九域志奉符有汶水萊蕪有嬴汶水牟汶水萊蕪境內止有牟嬴二汶分別尤明寰宇記通志略兼表古今兩存萊蕪乾封之迹書集傳不知其異乃云汶水出泰山郡

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淄水出原山之陰汶水出原山之陽西麓正源遂移於南麓一統志既從俗說以泮河爲經流兩麓俱爲旁源不復深考寨子村一名據流合牟汶者言之幷牟汶正源亦不能詳矣紀要萊蕪汶水在縣南二十里其上源一出原山一出寨子村以一統志爲據與此經同雖指駁縣志寨子村水爲浯汶之說於原山略無所辯又以宮山北水爲嬴汶則嬴汶在牟汶之南與水經注所云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柴汶逕柴縣故城北及泰安圖志嬴汶自萊蕪縣東北流逕縣西南諸說全不相

合提綱始著會河之目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定爲汐
水經流水經注圖又據注釋系仙臺嶺於原山之下
其迹乃顯惟提綱於汶水正源及嬴汶尚從錐指之
說圖志雖以汶水之名還之會河而嬴汶仍從提綱
注圖悉改其次又幷宮山移之牟汶之北俱所不解
葢傳說歧誤已入諸家所訂亦互有得失也
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爲名曰塹汶
錐指泮水州志謂之塹汶水經注釋云嬴汶與牟汶
合流至泰安縣東北之故縣鎮與出仙臺嶺水會名
曰大汶亦曰塹汶東樵以北汶爲塹汶非也經以爲

嬴牟二汶合北汶名塹汶與注釋又不同靜封鎮明
志作靜豐尚書地理今釋作靜安
西南流與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徂徠山陽之小汶河合
水經注釋云小汶水出新泰縣東北龍堂山西流百
二十里入泰安縣東南境至縣西南逕徂徠山南故
柴城北合於大汶尋其川脈卽古柴汶之道柴汶本
出梁父縣東西流逕陽關城南西合於汶水今梁父
縣東之上源已絕下流僅至古柴城葢水道有移易
提綱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並以董家河爲柴汶誤也
逕甯陽平陰汶上縣界又西至東平州界注於大清河

明志汶上西爲南旺湖汶水在東北舊時西流入大
清河永樂中開會通河堰汶水西南流悉入南旺湖
經不云戴村壩據未堰以前言也說文注云明會通
河及　國朝運河皆全資汶水入泲之故道湮矣今
惟沙河自壩下潛出入大淸河
大清河卽濟河之故道葢濟水伏流不見故惟汶水由
濟以入于海
此釋通典之說自戴村壩東平以北已無汶水可
言大清河屢爲河奪徙後仍爲巨川足證濟水寔有
潛出之流錐指申杜說云清河賴諸山泉溝澤以成

其川實則歷城以上山泉溝澤止有數派其流甚微
不能成川也
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一百里綿山東谷
經謁戾之山沁水出焉漢志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
水所出元和志云緜上縣羊頭山一名謁戾山在縣
東北五里說文注引戴氏震云山在今武鄉縣西百
二十里西北接祁縣平遥縣西南接沁源縣一名麓
臺山迤邐而西爲緜山
達濟源河
河當作縣

逕武陟入于河

漢志作至滎陽入河說具上經明志云其支流自武陟紅荆口經衞輝入衞河明初黃河至滎澤趨陳潁徑入于淮不與沁合入衞之故道堙矣

汴水源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須水源出滎陽縣方山北流入汴索水源出滎陽小陘山北流入京水京水源出嵩渚山逕鄭州西南十五里東北入鄭水鄭水源出鄭州城東二十五里東北至中牟縣下入于汴

汴水今小賈魯河上流本首受黃河今河渠絕首受索河明一統志云源出大周山據索水言也水經濟水注索水卽古旃然水東北流注濟水濟渠水斷汳

備惟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汴水源絕卽以所受之水爲源古有是說惟云合索水則誤索水之源已移入汴水焉得別有索水志又云索水出小陘山北流入京水尤誤京水所合之水乃京水別源水經注謂之重泉水非索水明矣宋志建隆二年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于汴又云金水河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鑿渠引水過中牟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于汴索合須水京合鄭水二水各自爲渠今京水改從河陰司南入索河提綱云滎陽水出縣南境諸山山脈自鞏縣汜水南界相連而東有無數小水北流合爲一東北流經縣城東曰索河東經河陰南境有京河西南自瓦灌來會索河卽滎陽水下流合京水足正此經及注之失錢氏坫新斠注地理志云卞水出今滎陽縣南大周山合京索等水至中牟縣亦誤襲舊文小陘卽大周支峰嵩渚在其東寰宇記嵩渚山一名小陘山俗名周山今嵩渚乃後人所名與古不同方山紀要作萬山在小陘之西魏地形志京有萬尹山疑卽此山須水入汴卽入索今滎澤南別有須河在京河之東入小賈魯河非此須水鄭水今東京河源出鄭州西南梅山東北流至州西入小賈魯河

又東有磨河在州東入小賈魯河云至中牟縣下入汴亦宋時故道

東南至中牟縣北入于黃河

下經附記云汴河舊合蔡河東注泗州至徐州城北入于河後因河決蔡河湮沒汴自中牟入河明志中牟北有汴河舊合于淮正統六年改從此入河後淤今小賈魯河復合蔡河南流入淯漢志水道圖說云小賈魯河下流曰賈魯河東南流至扶溝縣與洧水合賈魯河卽古蔡河汴河自靈壁至盱眙舊瀆尙存徐州之流唐時已絕說具下

遼水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

遼河有東西二源西源曰潢河蒙古謂之西喇木倫源出古北口外克什克騰旗西集爾罕山東北流經部落北境又東經巴林左翼右翼二旗南與拜察河河會又東有黑河西北自察罕合齊爾哈圖河來會又東經翁牛特左翼旗北流沙漠中東會白狼河即水經注所謂濫眞水也白狼河出喀喇沁右翼旗南明朝山東北流八百里合英金河俗呼老哈河入於潢河潢河既合白狼河水勢甚大東北經柰曼旗北折東南流分爲二派數十里復合東經科爾沁左翼

前旗北又東南經後旗北中旗南與東遼河合東派曰赫爾蘇河源出昌圖廳東柳邊內古南蘇水唐曰梁水西北流合庫魯瑪哈諸河出邊經額爾金山轉西南流三百里西合潢河二河既合東南流入開原西北柳邊爲巨流河開原即三萬衛治西遼河源流最長漢志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水道圖說云今大遼水之源及所納巴林諸水又納白狼河及白狼河所納諸水也然則遼水於塞外已行漢里三千有奇矣

南流大清河合小清河入焉（大清河源出三萬衛東北分水嶺南流逕城東南十里合小清河入遼小清河源出蓋州衛分水嶺西南流逕城南又西流合泥河）

今開原東北柳邊外葉赫河自葉赫城東北西南流合占河入邊經縣東南會哈達河出東南柳邊外西北流入邊合葉赫河西流入巨流河大清河即葉赫河小清河則哈達河也注云小清河源出蓋州衛分水嶺西南流逕城南誤援他水爲證蓋州衛今蓋平縣治在開原西南五百餘里其水無緣流合大清明志蓋州衛東有泥河南有清河下流皆入于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蓋平五重河源出分水嶺下流匯清河泥河之水爲臨江蓋州衛別有清河非此清河也

珠子河從西北來注之（珠子河源出廣甯衛東北一百里白雲山南流入于遼河）

珠子河今養息牧河提綱作楊檉木河云源出喀爾喀左翼南境東北流折東南與庫崑河會東南經牧廠地有好來崑德河烏克爾齊老河來會又有鴨子河俗曰沖古爾河東北自科爾沁左翼前旗南西南流來會又南流入柳邊彰武臺門之西至廣甯縣境又南入潢河水經注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又會白狼水疑即此水

又南至海州衛三岔關入于海（約行一千三百五十里）

今海城西北有三坌河口三坌河者巨流河及左右
流合之土河沙林河也西南流合海州河入海行一
千三百五十里當從漢志作行一千二百五十里
鴨綠江源出長白山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長白山在吉林城東南橫亘千
餘里鴨綠混同土門三江悉源于此舊名不咸山亦
名太白山唐書東夷傳高麗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
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白山卽此
東流爲阿也舌河
阿也舌河卽土門江提綱云阿几个色禽出長白頂

東北百里大山其西卽泥牙母泥牙庫色禽西北流
爲松花江者此河自山東流百數十里折南流百里
入土門亦別源也阿也舌卽阿几个色禽之轉音
十當作千吉林在奉天東北八百二十里長白山又
去三萬衞東北十餘里
在其東則千里矣鴨綠江在吉林南九百七十七里
北字衍
西南流逕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大蟲江入焉
大蟲江源出龍鳳山南流入于鴨綠江
江自吉林十二溝西流入 興京界西南合小水無

數過坌溝南西會佟家江提綱云佟家卽古鹽難水
源出衣兒哈雅範山南西南流折東南入鴨綠江佟
家江卽大蟲江也遼東都司城今遼陽州治
又西南至安市入海
唐東夷傳云鴨淥水歷國內城又東南至安市入于
海通鑑地理今釋云安平今葢平東北魏氏源 聖
武記朝鮮安州唐太宗所攻安市城其詳未聞今江
口在九連城南西岸則朝鮮義州地也
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北流逕金會甯府過五國城
混同江古粟末水亦曰速末水亦曰捸抹江又名鴨

子河李氏兆洛 皇朝輿地略云江有二源曰松花
江曰嫩江松花江出長白山北支峰小源甚衆其大
者曰富爾哈河曰額赫額因河各流二三百里合而
西北提綱云括同几河古名混同江松嘎里烏喇古
松花江括同几河卽富爾哈河之北源松嘎里烏喇
上流卽額赫額因河二河今通名松花江古時亦通
名混同江葉隆禮契丹國志云天慶四年女眞阿骨
打首犯混同江之東名甯江府甯江今吉林北打牲
烏拉地是今松花江卽古混同江矣江流經烏拉城
西西北出柳邊巴延鄂佛羅門西又西合義屯河又

西北經伯都訥城西折東北與嫩江會嫩江源出黑龍江墨爾根西北伊勒呼里山說具下經兩江合東北流千餘里至三姓城西甯古塔河南來注之甯古塔河源出長白頂北佛思亨山曰虎爾哈河唐書北狄傳謂之忽汗河北流逕額多力城東折東北爲阿卜湖經會甯城北又東北經甯古塔城東又北流七百餘里至三姓城西經云混同江北流逕金會甯府過五國城所據卽此河也會甯府今會甯城五國城卽三姓城　聖武記云三姓城當甯古塔東北五國城在焉五國城當甯古塔河口故據以爲表甯古

塔河下流入混同江上流並無江名經云然者三姓以西混同江從上流名爲松花江因以此河當混同江通鑑注云金人謂鴨綠水爲混同江通鑑注得之傳聞與此經同一誤也

又北合松花江東入于海

混同江合甯古塔河東北流至查匪噶山西與黑龍江會又東北合烏蘇里江又東北合格楞河與滚河噶穆河凡行二千餘里至費雅哈東庫頁島西入海自會黑龍江以下或謂之混同或謂之黑龍名無一定王偁東都事略云靺鞨有黑水部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則二名得通稱矣　聖武記崇德八年遣阿爾津等征虎爾哈于黑龍江注云混同江卽黑龍江之下游故混同江亦通稱黑龍虎爾哈部卽居虎爾哈河所云黑龍江實三姓城北之混同江也

松花江源出長白山北流逕金故南京城

同治輿地圖混同江自會嫩江以上通名松花江與此經合金故南京城當在今伯都訥地

合黑龍江黑龍江源出北山卽黑水靺鞨之舊居南流約二千餘里入于松花江

此黑龍江卽嫩江亦曰嫩泥江又名諾尼江古名難

水明時曰腦溫江又名忽刺溫江自伊勒呼里山西南麓東南流合興安嶺諸水逕墨爾根城西折西南經布特哈城東齊齊哈爾城西東南經杜爾伯特旗西札賚特旗東至郭羅斯後旗界合松花江源流約二千餘里古黑水府在墨爾根城故經以此江當黑龍也黑龍江源出喀爾喀東路中右後旗西肯特山曰敖嫩河卽古完水元時謂之斡難河東北流二千里至尼布楚境曰黑龍江又東北經界碑南又東經南岸界碑北合額爾古納河又東經雅克薩城南轉東南流曲折數百里經烏魯蘇木丹城西又東南合

精奇里江經愛琿城西黑龍江城東又東南行大山中五百里至査匪噶山西合混同江自泥布楚以東復行四千里其長倍於嫩江明時置黑龍江忽里平寨又設黑龍江莽亦帖站皆在全甯衞境全甯今喀喇沁地距嫩江已遠興安嶺以外闃見弗及明本紀永樂八年征漠北本雅失里聞大軍至西奔遂渡臚朐河追之及於斡難河卽界碑以西之黑龍江當時雖至其地亦未知其下游流逕何部也

至海西入于混同江

明海西衞東與野人衞分界　聖武記云扈倫四部卽海西衞東海三部皆野人衞松花江合嫩江爲混同江東北經拉林城阿勒楚喀城爲扈倫部烏拉地屬海西衞又東北經三姓城爲東海部虎爾哈地屬野人衞上經云混同江過五國城又北合松花江五國城卽三姓城是在野人衞地此云松花江至海西入于混同江說亦參差

大淩河源出大甯自義州衞西六十里入境南流逕廣甯左右屯衞界入海

大淩河古榆水源曰式布克河出喀喇沁左翼西境盛托蘇嶺與白狼河源相接古亦謂之白狼水漢志

臨渝渝水首受白狼是也東流合一水又東會敖木楞河卽古侯水東北經土默特右翼界至古興中城之南又數十里折而東南流入柳邊喀喇沁地明時屬大甯衞地理志韻編今釋云大甯今喀喇沁右翼南一百今察罕蘇巴兒漢成是也興中今爲朝陽縣東南界義州明志義州衞西北有大淩河下流入海東北有清河下流合大淩河大淩河經義州城西東南經錦縣東右屯衞城西廣甯左屯衞卽錦州治右屯衞在州東南七十里

小淩河源出大甯自廣甯左屯衞西入境合女兒河吟刺河南流入海

小淩河古唐就水源出土默特右翼西界明安喀喇山曰蘇八兒寒河東北流會諸水爲小淩河折東南入邊吟刺河吟當作哈提綱云蘇八兒寒河東北流有木壘河會女兒河哈柳圖河水自西來會哈刺河卽哈柳圖河也河在邊外入小淩河經云小淩河自廣甯左屯衞西入境合女兒河哈刺河徵誤小淩河經錦州西南東至雙陽庄西南流入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小淩河亦曰錦水州以此名

膠水源出膠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鐵橛山過密州五弩

山鹵水入焉又北過高密縣注豬澤與張奴水合由澤北入新河逕平度州昌邑縣界入海

膠水出鐵橛山北流屈曲百餘里逕高密縣東折東北豬爲百脈湖湖西有五龍河來會提綱云五龍河源出高密南山西北流經諸城縣東境又北流數十里一小水自西南來會折東北流經高密西境又北折而東經縣北又東入湖據水經注膠水逕膠陽縣東又東北流左會一水世謂之張奴水水發夷安縣東南阜下西北流歷膠陽縣注于膠水夷安今高密膠陽在其北則五龍河卽古張奴水矣經云膠水過

密州五弩山鹵水入焉又北過高密縣注豬澤與張奴水合似以五龍河爲膠水正流膠河爲張奴水與酈說相反水經注又引伏琛齊記云膠水出五弩山寰宇記密州諸城縣膠山一名五弩山膠水之所出在今郡東南九十里如寰宇記所云伏說自以張奴水爲膠水酈氏失未分析經又牽合他說而誤密州明省入諸城明志云諸城元爲密州治洪武二年七月州廢經仍舊名新河卽元所濬膠萊河膠水自百脈湖伏流北出分爲二派一自分水嶺南東流承白沙河水折東南流至膠州東北店口西會大沽河南至州東麻灣口入海爲新河南口一自分水嶺北西北流會藥石河循山麓經平度州西至昌邑縣東新河橋之西折北流經海倉西又北入海爲新河北口經止敘北膠河不及南膠河亦以水經注爲據也漢志郑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圖說謂南膠河

濰水源出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

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錐指云箕屋山謂箕縣之屋山非山名箕屖也水經元和志寰宇記並云濰山輿地廣記作箕山箕屋之名出自近世明志云莒州西北有箕屋山濰水出焉據今名也提綱濰水俗曰

淮河曰東淮河亦曰東汶河

丹水有二東丹河源出昌樂縣東南二十里方山西丹河源出臨朐縣丹山二水皆北流至昌樂縣城西合流至壽光縣界入于海

東丹河今名小丹河西丹河曰大丹河合流經昌樂北稻田鎮合槐河流至穆塚村東北入瀰河經云入海亦舊道也明志東丹水北逕昌樂故城西丹水流合焉下流至壽光縣入于海與此經合瀰河古巨洋水下流有二口新口曰黑洋口舊口在其西益瀰河今徙而東丹水下流爲其所奪故舊入海今爲入瀰

爾
墨水源出平度州墨山南至卽墨縣界入海
今卽墨南大河出縣東北青山西南流經城西合二水爲墨河至女姑口入海寰宇記膠水縣墨山在縣東北六十里石色如墨有墨水出焉膠水今平度州墨山似卽青山云東北未詳
淄水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
原山今入博山縣境說具上經淄水出分水嶺東麓提綱云在青石關之西北顏神鎭之南顏神鎭卽博山縣治也

至壽光縣時繩之水注之繩水源出臨淄縣西申池北流入時時水在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
漢志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水道圖說云今博興縣以東之小淸河東北流至縣東境與淸水泊下流合水經注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卽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爲黑水如水今烏河漢志臨淄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泲與時水各爲一水通志略從水經注說云時水一名如水王氏士禛居易錄云今淄水流經臨淄城南十里沙石迅急東北至樂安境與時水同入海高氏士

奇春秋地名考略引青州舊志云時水出臨淄西南二十五里葢伏淄所發地名矮槐樹西北逕黃山又北逕愚山又屈而逕杜山瀡水入焉又北至齊南府新城縣東南之索鎭可通舟楫又北至博興南之灣頭與小淸河會又東逕樂安縣北又東北由馬車瀆入海所云時水皆烏河繩水齊乘作澠水云北流勢極屈曲俗稱九里十八彎考略云今在臨淄縣西南其源卽申池也分爲二流西流曰系水北流曰澠水
灤河源出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炭山冰井亂泉合爲此河北流逕古桓州南下流入開平東南流逕遷安縣

界
灤河古濡水水經注云出禦夷鎭東南今上都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西北流合數小水至茂罕和碩會三道河又西北經烏藍城西折東北流經波羅城西又東北經庫爾圖巴爾噶遜城東卽舊桓州城又東北經上都河屯舊開平城也今曰昭乃滿蘇默城河自城南東流六十餘里會哈柳圖河折東南流合十數小水至郭家屯北會庙爾奇勒河又東南經豐甯縣東爲灤河五代史四夷附錄云漢城在炭山東

南灤河上據下流言也通鑑注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灤河上源如注說灤河在炭山東炭山又在灤河上源東其山介兩河間當在今潮河所出大山之北與巴延屯圖古爾山支脈相連而非一山明一統志云灤水發源炭山襲五代史而誤宣府明置左右前三衞今爲宣化府治在獨石口西南炭山又在其西一百二十里是在萬全縣境去灤源四百餘里無由相接明志亦承此經

御製灤源考證據嚮道大臣努三奏詳稽方向始正其失聚珍本水經注恭錄 天言弁之卷首言灤源者折衷斯在矣灤河東南經熱河 行宮禁地至灤平縣北合興州河宜孫河宜孫河古盧水又東南經承德府南會熱河即武列水又東南經上板城東下板城西合白河老牛河又東南合柳河淸河豹河豹河亦曰寬河古高石水今曰瀑河又東南至潘家口入邊經遵化州東入遷安縣界

灤河又南至樂亭縣界入於海

明志樂亭西有灤河經縣北岳婆港分爲二東曰葫蘆河西有定流河各入于海景泰中葫蘆河塞定流河獨自入海其水淸碧亦謂之綠洋溝今縣西北有定流河集灤河自集東經縣西又南別爲二派一西南經齊家莊至新橋口入海一東南入海曰高密河

白河上源自宣府城東北三百里雲州獨石東南流逕古北口

白河古沽河源出獨石口外馬尼圖嶺東南支峰南流入邊爲獨石水東南經雲州堡東又東南經赤城縣東右合鎮甯堡水明志謂之西河左合滴水崖水紀要所云白河上源也又東南經甯遠堡西至甯江堡北龍門水自龍門縣西來盤道口水自盤道口東來合注之龍門水古樂陽水亦曰南河盤道口水古乾溪水提綱以爲白河正源二水既合南經靖安堡西折東出東河口合數小水入古北口西邊古道谷口經云宣府城東北三百里雲州獨石獨石元屬雲州明置開平衞其地去赤城百里赤城去宣化府治又二百里別本作三十里誤

至密雲縣西黃花鎮川河西來注之 黃花鎮川河源出塞外流入黃花鎮逕昌平至懷柔縣入于白河

白河自石塘嶺東南流經密雲縣西會潮河折西南經懷柔縣東南七渡河西北來注之七渡河即黃花

鎭川河顧氏炎武昌平山水記云昌平州北八十里爲黃花鎭其水曰黃花鎭川河出塞外自二道關入口逕渤海所懷柔至順義界入白河其流九曲俗謂之九渡河九渡卽七渡之異水經注沽水逕漁陽故城西而南合七度水水出北山黃須谷故亦謂之黃須水七度之名由來舊矣

白河又東南逕順義縣東潮河東來注之潮河在密雲縣東南下流至順義縣入于白河

白河合七渡河流逕順義縣北二十里牛欄山東與潮河故瀆會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鮑邱水今名潮

河源出口外亦自古北口西南流入密雲縣東南合白河其故道本自縣流逕懷柔順義與白河合復自白河分流逕通州三河寶坻合洵河入海明嘉靖三十四年遏潮河不使入順義遂竟由密雲縣境合白河昌平山水記潮河自塞外興州發源入古北口西南經密雲懷柔至牛欄山與白河合顧氏所據亦舊瀆也

白河逕通州至武淸縣東南爲直沽下流會衞河爲丁字沽入于海

紀要在直沽武淸縣東南百二十里衞河白河丁字沽合流於此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天津直沽在府城北南則衞河合南路之水北則白河受北路之水西則丁字沽受三角淀之水皆至城東北三岔口合流東注舊名小直沽其東南十里曰大直沽又東南百餘里爲大沽口衆水由此入海卽通典所云三會海口也說與此經微異

今水經注卷二

今水經注卷三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北水

衛河一名御河漢名爲屯氏河

漢志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水道圖說云今山東館陶縣衛河東北流過臨清州及臨清州北之運河過武城縣直隸故城縣景州東光縣葢其故瀆也館陶以上漢時爲淸河水又上則淇水沾水也

源出河南衛輝縣西北七里蘇門山東流逕衛輝府城

北一里又東流淇水西北來注之淇水源出彰德府林縣大號山流逕淇縣西北三十里合淸水淸水源出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鎭東南流逕獲嘉縣界又東南至淇縣界注于淇淇水又東流入衛

宋志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明志云輝縣西有蘇門山一名百門山山有百門泉泉通百道其下流爲衛水故又名衛源百門泉卽古淇水漢志共北山淇水所出圖說云今河南輝縣百泉水是也水經濁漳水注引鄭康成尙書注云今河內共北山共水出爲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淇水一名共水鄭以爲卽禹貢降水自是入河巨川說文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或曰出隆慮西山隆慮今林縣漢志壺關沾水東至朝歌入淇圖說云今謂之淇水出山西壺關縣東流至河南淇縣入衛河壺關之淇卽出隆慮西山葢二水下流互受故上源通得淇名淮南子地形訓淇出大號注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亦以淇源有二幷大號亦析爲二山水經注隆慮其北之淇因別名淸水經云淸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修武今獲嘉縣治其北卽輝縣黑山注云在白鹿山東元和志衛縣黑山在縣北五十五里共城縣白鹿山在縣西五十四里白鹿西接太行

黑山又東界淇縣是輝縣以北諸山魏時通名黑山淸水卽今百泉水魏地形志共有栢門山栢門水南流名太淸水栢門卽百門淸水卽淇水矣水經注淸水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溪曰瑤溪亦曰瑤澗自其上源言之今百泉水上源爲五峪口水又西爲小丹河小丹河卽長淸河五峪口水則酈氏所云淸水寰宇記新鄉縣淸水去縣北十里西自懷州獲嘉縣界流入與淇水合共城縣百門陂在縣西北五里陂南通漳水百門陂與淸水爲二本之酈說九域志獲嘉下云淸水與寰宇記同汲下變文言御河以其時

水官經理因淇水舊瀆別立新名獲嘉以下爲清水
入御無復清之名也經從宋志又以淇水逕淇縣西
北合清水清水至淇縣界注淇水舊文入之注說未
免失覈明志稾云輝北有衞水源發蘇門山西南有
清水獲嘉北有清水下流入衞河新鄉汲北有衞河
淇西北有淇水下流入衞河今昔判然矣

衞水又東過大名府濬縣內黃界漳水入焉

今衞河經濬縣西又東北經內黃西合洹河又東北
經內黃北至大名府元城縣東北東昌府冠縣西與
漳河支流會明志內黃西北有回隆鎮有回龍廟巡

檢司嘉靖三十六年漳河決於此入衞
至臨清汶水卽會通河北流入之過東昌府武城縣界入濟
南府境逕德州城西北過河間府界去景州城東二十
里歷故城吳橋東光縣境下至滄州

衞河至臨清西合運河以下今通名運河乾隆府廳
州縣圖志云故城縣運河自山東武城縣流入逕縣
南關外復自山東德州界北流逕吳橋景州東光交
河與南皮縣分界又東北入滄州界經先德州景州
後故城吳橋敍次亦亂

又東北入于海

上經已云白河會衞河爲丁字沽入于海此重出表
云白入海黃花鎭川河潮河入白衞入海淇漳汶滹
桑入衞竟似二河分流入海矣

漳河歷成安廣平肥鄉曲周入于衞河

上經云衞水過大名府濬縣內黃界漳水入焉與此
經不同明志漳河經河南臨漳縣由畿南眞定河閒
趨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東館陶西南五十里與衞
河合永樂九年決張固村河口與滏陽河合流正統
十三年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至肥鄉堤岸逼隘元時
分支流入衞河以殺其勢永樂閒堙塞舊跡尙存去

廣平大留村十八里宜發丁夫鑿通置閘遏水轉入
之而疏廣肥鄉水道從之漳水遂通於衞正德元年
滑滏陽河河舊在任河新店村東北源出磁州經永
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成化閒舊
河於衡新店西南爲新河合沙洺等河入穆家口英
宗時漳已通衞宏治初益徙入御河其後復入新河
巡撫官言穆家口乃衆河之委當從此先而幷濬新
舊河令分流漳滏缺隄以漸而築從之自此漳滏匯
流而入衞之道漸堙矣萬厤二十八年給事中王德
完言漳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衞爲一

變其害小決高家口析二流於臨漳之南北俱至成
安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入滏水
同流至青縣口方入漕河爲再變其害大滏水不勝
漳患在民衞水昔仰漳而今舍漳患在運塞高家河
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爲上策仍過龍鎭至小灘
入衞費鉅害少爲中策築呂彪河口固隄障水運道
不資利地方不罹害爲下策命河漕督臣集議不果
行詳志說明初漳水自廣平北東北流合滹沱河其
支流由大留村東經魏縣元城北至館陶西南合衞
河後西合滏陽河嘉靖中又決廣平西南內黃回龍

鎭東北至元城小灘鎭入衞尋又改徙而西經云歷
成安廣平肥鄉曲周入于衞河蓋合滏陽河歷平鄉
甯晉爲胡盧河東北合滹沱至青縣入衞也下經滹
沱河至阜城縣抄水入焉注沙河至甯晉縣匯爲大
陸澤過冀州境西北至武邑縣北界爲夾河逕阜城
縣西北爲胡盧河卽衡漳之別名也入於滹沱河大
陸澤以下卽漳水合滏陽所行之道經則爲二仍舊
說耳今漳河復徙而東自廣平西南分爲二派一東
流經魏縣元城至冠縣西館陶西南入運河一東北
流經廣平東南至邱縣南又分爲二一東北經威縣

淸河故城景州阜城交河至青縣南七十里杜林鎭
東合滹沱東派曰老漳河一北流經廣宗鉅鹿至新
河西南入北泊自泊東北出合滹沱曰新漳河乾隆
府廳州縣圖志云漳水自明以來徙合滏陽　本朝
康熙中東徙自邱縣北莊甯晉北近年上流經由館
陶入衞不合滏陽矣胡盧河宋志云源於西山據泜
濟諸河而言今北泊以下通名胡盧河

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里泰戲山歷代州
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

滹沱水一名泒水源出代州繁峙縣東泰戲山有三

泉並導西南流合州境諸水至忻州北境折口折東
南流經定襄五臺盂縣迴環九百里入黑山關又東
五十里合衞水漢志常山郡靈壽禹貢衞水出東北
東入虖池圖說云今直隸靈壽縣黑山關水東南流
入虖池錐指云周禮虖池嘔夷卽禹貢之恆衞也恆
卽滱水衞卽虖沱古今異名滹沱卽禹貢衞水靈壽
之衞漢人所名爾泰戲山元和志一名武夫山在繁
峙縣東南九十里今在縣東北百二十里經作三十
里文有譌奪

北入眞定府平山縣界逕靈壽縣至眞定府城南逕晉

州過保定府境東鹿縣南三十里達於深州至阜城縣
提綱云自平山以下自昔遷徙分合不常今自靈壽
至束鹿所經州縣並與經同東鹿以下分爲二派一
東南流至衡水西北折東北由胡盧河經武邑北交
河西至獻縣別分爲二一東北流合支渠經深州饒
陽南河間北至保定合會同河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云束鹿滹沱河舊由縣北界其後漸徙而南明正德
十四年由晉州決入縣境天啟二年再決因徙縣治
以避之　本朝順治十二年康熙五年並由晉州寨
子村決入遂分爲五道皆逕縣南入冀深二州界雍

正三年又東徙決周頭村直衝束鹿城四年始相度
得舊河一道由禾邱南至焦岡入滏河遂至第四溝
開濬深通導之南流自是縣境乃免衝潰之患東南
一派即自第四溝開濬深通者也東北一派乾隆時
已塞後復通流明志滹沱河明初故道由藁城晉州
抵甯晉入衞其後遷徙不一又云冀州西北有漳水
北有滹沱河成化十八年滹沱挾漳南注爲州患正
德十二年二水自甯晉南北流患始息晉州滹沱河
舊在縣南萬秝二十三年自東鹿縣南行始不經州
境武強南有滹沱河舊合於滹萬秝二十六年北出

饒陽縣境縣之滹沱河始徊衡水北有滹沱河舊與
滹合成化八年北徙不經縣界如志所云自東鹿南
達深州至阜城皆萬厤以前舊道萬秝以後由饒陽
至獻縣不經阜城紀要云滹沱河經東鹿安平深州
饒陽獻縣據明末　國初言矣

沙水入焉沙河在沙河縣治南逕廣平府城五十里下達雞澤界洺河入之洺河源出遼州大行山至武安縣柏林里伏流至洺達里復出東逕廣平府城北三十五里至雞澤界入于沙河

沙水古渦水紀要云源出湯山洺水即寖水徐堅初
學記引水經注云一名漳水亦曰南易水唐時二水
俱入漳河元和志云雞澤洺漳二水在縣東南二十

五里合流東入平鄉縣界明志平鄉西南有漳河西
有沙河又有洺河東有滏陽河萬秝三十年漳挾滏
陽河北去會於沙洺諸河明初漳洺分流後漳水又
挾滏陽河入洺河今漳滏洺沙四河各自爲流沙河
於任縣東入南泊即古大陸澤洺河又在其東入泊
泊水東北出爲新豐河至新河西南合新漳河入北
泊又自泊流出經衡水西北合滹沱河

滹沱河歷河間府獻縣城南易水注之至交河縣與高
河合爲交河至青縣入于衞

滹沱河東南一支自衡水至獻縣別分二派一經縣

南會者漳河合運河一自縣西分流曰鹽河東北經河間東至大城子牙鎭爲子牙河經靜海文安至三角淀合永定河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滹沱下流舊皆在今大城文安西北界自宋元來改流二縣之東不經西界又圖經云滹沱之瑕文安者三支今惟子牙河一支會諸流匯邕奴水今益改而東下流逕會淸河達西沽矣邕奴水即三角淀也明志大城東北有黃汊河源自交河分流至縣境入三角淀黃汊河即子牙河云自交河分流當時支分在獻縣以東與今不同高河舊自河間流入交河明志交河西北有

高河經縣南合滹沱今堙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二書敍稾城以下滹沱水道自今無極深澤束鹿安平饒陽蠡縣肅甯河間高陽任邱至文安大城入海禹貢錐指不列肅甯河間又易蠡縣屬博野次之束鹿之下俱誤宋博野附甯邊軍郭下即今蠡縣治寰宇記敍軍境云南至安平縣五十里西南至蒲陰縣四十二里是縣南境至今祁州東北安平縣北而止滹沱經安平南爲得過束鹿北即流涉博野界中也元豐九域志略同宋史河渠志滹沱河由眞定深州乾甯與御河合流神宗熙甯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甯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

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甯八年以後汎溢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爲便順而屯田司懼塡淤塘濼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詳史志說熙甯以前滹沱已由安平從入胡盧自武强獻縣至青縣合御河續通鑑長編注引舊史河渠志胡盧河入深州武强縣與滹沱河合流今志同九域志云經安平饒陽

河間任邱大城及父母李詳二寨乃程昉新河之道也續資治通鑑長編熙甯六年五月癸丑河北路察訪副使趙子幾言深州安平縣及永甯軍祁州界開滹沱河新河七月己丑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請於保定軍東舊滹沱河南岸臺山口東南疏一川行七十里至乾甯界會於御河詔李南公與昉及屯田司同詳度竟不行七年正月甲子上言昉昨修漳河閥漳河歲歲決修滹沱河又卻無下尾王安石曰修漳河出卻三縣民山滹沱河爲事干塘泊臣以爲滹沱河舊入邊吳淀亦是塘泊新入洪城淀亦是塘泊即

淤御上泊與下泊有何利害之異昉尋奏深州開引滹沱河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昉新河起自安平下流至保定縣境初議由縣東引流至靜海合御河既改由縣西決入雄州洪城淀（九域志雄州歸信有紅城寨紅城卽洪城歸信今雄州）後又開回下尾由縣北過霸州東至大城北與唐五代宋初故道相應惟此渠實未順行陳祐甫言熙甯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爲患甚大是渠成卽散溢別出又云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長編載是年六月已巳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竇仕宣言泃東北流自大吳向下（原作下吳）

（據前後文正）與御河葫蘆滹沱三河合流深恐漲水之際隄防難限乞令都水監定三河合黃河如何作隄防限隔或不合黃河其三河於何所歸納詔李立之相度後立之言三河別無回河歸納處須合黃河行流滹沱仍與胡盧俱合黃河則安平之渠至元豐時已絕九域志據昉奏入之失未覈矣禹貢錐指云塘濼與文安之濆廢蒙按河渠志河北諸水下云太宗淳化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焉霸州所引卽文安之濆淳化時尚未改從其南出

當在至道後也邊吳淀在高陽西北（河渠志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勞淀爲一水順安今高陽保州今保定府治）何時疏入未詳（長編注引司馬光日記云永濟河爲黃河所截北趨長蘆泊前歲又爲黃河所閼會地震李村口決北趨五千淀長蘆泊趨五千淀似卽滹沱漲溢之事神宗紀熙甯元年六月乙丑河決棗彊縣七月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侯遣人動息以聞癸巳疏深州溢水河決地震並與記說合疏深州溢水當是因李村口決疏之蓋滹沱初決東北入五千淀後導之西北因匯於邊吳淀耳）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一年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裴松之注泒音孤蒙按水經沽河篇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酈道元

注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歸于海故經曰派河尾也此紀泒字當讀爲派濁漳水篇注清漳逕章武縣故城西故濊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濊水東北逕參戸亭分爲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戸亭故縣也世謂之平虜城淇水篇注清河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謂之合口也濊水出焉又東分爲二水又東北逕紵姑邑南又東北逕窮河邑南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水經曰笥溝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自下爲派河尾也又東泉州渠出焉兩注敍平虜泉州二渠首尾甚備不云

泒水知所據本正作泒元和郡縣志滄州魯城縣平魯渠在郭內魏武北伐匈奴開之太平寰宇記清池縣平虜渠在縣南二百步魏建安中于此穿平虜渠以通軍漕北伐匈奴又築城在渠之左與注說並合通鑑注引紀文釋之云李賢曰呼沱之舊在饒陽南至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北以此渠爲在饒陽案李說見後漢書光武紀注不云即平虜渠寰宇記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通典說與此注同末云後魏刺史楊眞以爲清甯河瀛州河間縣滹沱河下云輿地志滹沱河在今縣西二十里按河經武垣北後魏太和年刺史王質掘直之楊眞改爲清甯河東武垣城下又云西武垣城在今郡西南三十八里有故城存即奏所置其故城東微北三十里又有一武垣故城時人謂之東武垣城即當今郡南二十五里蓋因魏武盤渠引滹沱水遂移西武垣縣城於此置武垣縣饒陽渠逕武垣北下流似入文安濁漳水經又東北至呂亭與滹沱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所迷滹沱水道與章懷說復不相符水經魏人所爲滹沱正流經呂亭樂成必無有謬疑平虜渠首本起樂成饒河一渠別鑿以分水勢耳元和志饒陽縣滹沱河下不載魏武之說州理城下云公孫泉叛司馬宜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是渠屬之司馬宜王與平虜舊然爲二渠水北出文安下流應仍入滹沱云派水者文安以北有易滱淶濡沽諸水故不得專舉一名也元和志安平縣別有派水云今名礓河西自定州義豐縣界流入此派水當爲泒水即初學記引水經注所云定州泒水者派字涉饒陽下派水之文而誤或疑安平與饒陽接壤二水當通合爲一如其說滹沱所行即泒水舊瀆章懷何以謂之新溝又派河爲清淇漳洹易滱淶濡沽滹沱十水所匯鄭說甚明若泒水自饒陽北別注清河則派河所受有十一水矣注略不言知古無此水也

易水源出易州閻鄉西山東過涿州南

易水出易州西山龍華店西北東流經州南至定興西南五里河口合沙河沙河古道繇河上流合濡水明志易州西北有窮獨山濡水所出南有易水與濡並東流而爲白溝河所謂北易水也　御批通鑑輯覽三易皆出易州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在定興西爲沙河者曰北易逕安肅歷安州新安爲雹河者曰南易沙河通得易名易水東南經北河村拒馬河自淶水南流來會又東南經定興南至新城南白溝村拒馬河東南一支又自涿州來會經云過涿州南據新城言爾

又東過安州城北保定府境沙河合焉沙河源發山西繁峙縣白坡頭流逕定州新樂縣界至祁州唐河北來注之唐河源自大同府靈邱縣南逕飛狐口倒馬關過唐縣東南至祁

州入于沙河沙河又逕祁州城西南二十里至博野縣滋河來注之滋河源出靈邱枚同山逕行唐縣張茂村伏流不見至眞定府界南孟社復出東南流逕無極深澤二縣過祁州城西南三十里入于沙河沙河又東入于易水

易水故道自新城流入容城新安縣境明志云安州北有易水府境九河之水所匯也下流至雄縣南爲瓦濟河新安明屬安州易水所匯今白洋諸淀陸氏隴其三魚堂集畿輔八府地圖記白溝河經容城至雄縣南東流矛兒灣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黃灣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黃灣河舊爲易水經流後分支入矛兒灣其流遂微今

惟雄縣南一支在趙北口東入淀不復至新安矣沙河古滋水源出繁峙東至祁州三岔口合唐河及今滋河爲豬龍河至安州東南入淀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圖經保定滋沙滱三水舊自蠡縣引流而東歷肅甯之五千淀而達于雄縣之瓦濟河中堡玉帶二河皆其經流處也後自蠡縣北入高陽歷新安雄縣而出任邱之趙北口于故道多湮而玉帶河之名亦移於順天府之保定縣經云安州與今水道合滱水卽唐河古嘔夷水

沙河源發山西繁峙縣白坡頭頭下空闕一字畿輔

地圖記作白坡頭口口字亦空圖之誤原文作何字未詳滋河源出靈邱枚回山原本作山西放回山校本云考畿輔地圖記作枚回山靈壽縣志云枚回府志原本作放回誤金史繁峙有梅迴鎭今據以改正枚迴之名始見於元和志寰宇記引土地記云鹵城東三十八里有枚迴嶺北與高是山連麓接勢通爲高是山鹵城故城在今繁峙東百里滹沱河源西二十里高是山今恆岳北山經云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滹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今滱水出渾源州南恆岳西麓之翠屏山東南流合溫泉水嘔

夷水經太白山北爲唐河太白山南入長城爲巖頭山卽沙水所出枚迴在故鹵城東三十八里則在今滹沱河源東十八里枚迴當卽巖頭滋水卽沙水矣漢志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此滋水別源今滋河源出五臺縣東烏牛山卽牛飲山水二源古通謂之滋山經舉北以概南漢志舉南以概北是以言各不同北滋水亦曰泒水元和志饒陽州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泉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泒水以運糧因築此城安平下云泒水今名礓河西自定州義豐界流入義豐下云泒水縣西二十五里泒水

卽此水泒水一名礓河是以又謂之沙河唐書郭子儀傳史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挑之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沙河之名始見於此九域志新樂有泒水安平蒲陰博野有沙河上流俱不詳書集傳引晁說之書傳云今之恆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恆水古恆陽溪今曰小淸河其水西南流至行唐當入沙水傳云入滋水明當時尙通名爲滋也明世始分沙滋爲二一統志不能詳考合古今滋水爲一因以沙水所出之山屬之滋水此注俱襲舊文原本作山西放回固

非校本改從畿輔地圖記作靈邱校同亦誤靈邱在繁峙之北無由與行唐相接且九域志梅迴寨繁峙下宋時此山已不入靈邱紀要牽合廣靈滋水九謬廣靈滋水與沙河中隔滱源與行唐滋河又中隔唐沙兩河如何繞合水經注釋云廣靈滋水下流北入于桑乾與出行唐之滋水有別是已沙滋二河北宋時尙南入衡水今北合唐河宋志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塘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釃而爲渠直蒲陰縣六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沙河與唐河通流蓋始於此其下流不入安平當在金元以後尙書地理今釋以沙河爲禹貢恆水段氏玉裁經韻樓集水經無孤河篇引戴氏震說以爲卽說文孤水俱考之不審禹貢恆水漢志云東入滱並不南入滹沱說文孤水自是入海大川與此孤水名同實異寰宇記行唐滹沱水出州西流至忻口而東出房山縣界其源自孤山下理所又云靈壽孤水經白羊山從行唐東過溫泉入房山界寰宇記已分代州孤河與定州孤水爲二不必強合

沙河之名始見於唐書郭子儀傳古時謂之滋水山

海經北山經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滹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滋水卽此水也水有二源南源出五臺縣東烏牛山去滱源絕遠北源出繁峙東岐頭山山在茨溝營邊墻以外與太白山連麓卽高是支山漢志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據南源言之元和郡縣志靈邱滋水出縣西枚迴山據北源言之二水下流合入滹沱故又有孤水之名說文水部孤水出鴈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段氏玉裁注卽虖沱之源（通典滹沱水出繁峙縣東南孤皐山寰宇記靈壽縣孤水經白羊山山之下有白石如羊頭角身足纍然逼眞經行唐縣東過溫泉入房山界也孤水卽滹沱水白羊山在今平山縣西北百六十里溫泉在縣西四十里並滹沱所經過行唐在靈壽東北記文經行唐縣四字有誤）魏書太祖紀慕容寶弟賀驎退阻孤水通鑑注孤水在中山新市縣輿地志云盧奴城北臨滱水南面孤河此孤水乃沙水因下流入孤水上流遂通謂之孤水隋書地理志繁時有滹沱水孤水并其源亦目爲孤矣（明一統志眞定孤河在阜平縣源發山西經縣界南入滹沱河孤水源發山西本之此志南入滹沱河亦據唐宋以前舊說）水經滱水篇注無孤水太平寰宇記安喜孤水下引云孤水歷天井澤南水流所播爲澤俗名爲天井淀此文出滹沱佚篇元和志安平孤水今名礓河西自定州義豐縣界流入義豐孤水縣西二

十五里詳覈地形此水自天井釋以下折東北流至祁州西又折東南流寰宇記所載亦同宋史河渠志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塘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釃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河經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景德中始引此水北流過博野合滱河入高陽清苑諸淀寰宇記博野縣滹沱河在縣東南三十五里無泒水元豐九域志失考本末以爲漢時故瀆與班志恆水相近遂云行唐有常水與地廣記從而實之謂是禹貢之恆蔡沈書集傳引晁說之傳云今之恆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

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晁氏目驗此水正流入滹沱惟支渠合滱因疑其辭金元以後川流改易明史河渠志嘉靖十一年太僕卿何棟言眞定鴨沙滋三河俱發源五臺會諸支水抵唐河蘭家圈合流入河閒其時此水南派已絕一統志沙河至博野縣與滋河合滋河至河閒入衡水滋河至河閒已合唐河云入衡水者襲晁說而誤也蔣氏廷錫尚書地理今釋據今沙河恆水至祁州界合滋水入于唐水唐水卽滱水置晁說於不論可謂疏闊成氏蓉鏡禹貢班義述云水經滱水篇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先言過上曲陽北然後言恆

水注之則恆水入滱當在今曲陽縣北鄉注滱水又東逕左人城南又東恆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逕中人亭南左人中人並在唐縣西北恆入滱在左人中人之閒亦當在唐縣西北　大淸一統志引舊志云有橫河在曲陽縣北源出恆山東南流入滱卽恆水與漢志水經合今釋葢誤圖說以橫河水小仍主沙水由未知古時此水本不入滱也續漢書郡國志上曲陽恆山在西北劉昭補注有泉水隋志恆陽有恆山有恆陽溪泉水溪水皆小水之謂

易水又東至雄縣南爲瓦濟河漚義河來注之漚義河源發易州城西五迴嶺逕滿城縣北十里名大册河至淸苑縣北十五里名徐河逕安肅縣西一十里至新安縣南八里與漕河合曹河出安肅縣南三十里入于徐河徐河合曹河曰漚義河又南與長流河合至雄縣南入瓦濟河

漚義河今名依城河於新安西南合長流河入淀經云易水東過安州城北與保定府境沙河合焉又東至雄縣南爲瓦濟河漚義河來注之敍次亦亂漚義河在豬龍河之北易水至淀東出無緣先合沙河明志新安南有曹河又有徐河經縣南合流爲漚義河又南與長流河合又東南入于瓦濟河依志說漚義河合長流河入淀卽入瓦濟河非至雄縣始入今易

水改從趙北口東入淀豬龍依城二河始合流至雄縣會瓦濟河與前明不同長流河即雹河源出易州西南獨石岡徐河逕安肅縣西一十里畿輔地圖記作在縣南四十里

至保定縣爲磁河過河間府境任邱縣西六十里至獻縣五里舖入于滹沱河

今易水自淀東出爲玉帶河亦名清水河經保定城北又東北經霸州南合固安引河爲會同河又東北爲中亭河至東安南合永定河入西沽明志固安西南有拒馬河即涞水源自代郡下流合易水爲白溝

入三角淀任邱西北有瓦濟河下流爲五官淀注於滹沱河明時易水於保定北分爲二派一東北流合桑乾河爲會同河出苑家口匯三角淀一西南流合磁河注五官淀又自淀南出至河間北絕今滹沱河支津南注獻縣入滹沱河經不云會同河以霸州以東爲桑乾河正流也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任邱易水故道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新安流入與雄縣分界又東入文安縣界志所云乃東流一派與經不同磁河在保定西南紀要云玉帶河在縣北逷縣東南入於磁河

桑乾河源出大同府馬邑縣西北十里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

桑乾河古治水亦曰灅水源出朔州東南山陰西南雁門山支峰漢志所謂累頭山也今俗名黃水河其上源有二一出州東北馬邑鄉西北洪濤山一出州西南甯武東南管涔山北麓出管涔者曰灰河自陽方營西出邊城東北流合數小水至州南出洪濤者又有二源一爲洪濤泉自金龍池流出至馬邑城西一爲桑乾泉自州北流經東南二泉並南合灰河明志桑乾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雷山

之陽有金龍池者渾泉溢出是爲桑乾據洪濤泉言也經云河出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以桑乾泉爲正源與志微異水經注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亦據洪濤泉爲說其東又有馬邑川水今不能定其爲何水提綱云灰河與洪濤水會而東北經馬邑縣城南又東北經山陰縣北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山陰北一水疑即馬邑川水又東北會黃水河與注說合矣

東流過渾源州北逕宣府保安州新城西南四十里洋河東南來注之

洋河源出境外逕宣府城南五里東流逕保安州城西南一十里又東南入于桑乾河

桑乾河於應州北合渾河以下亦通謂之渾河東北經大同府南渾源州北至廣靈西北入宣化府境經蔚州北西甯南至保安州東南與洋河會洋河有東西二源東洋河即古于延水亦曰修水出察哈爾右翼兆哈嶺曰兆哈河東南合七七哈那河爲東洋河自天鎭東北白陽口入邊城至萬全西南柴溝堡南合西洋河西洋河源出陽高西北邊外太僕牧地亦曰南洋河古鴈門水也自東石溝口入邊經縣北又經天鎭北懷安西北合東洋河二河既合東流合清水河又東南經府城南至州東北雞鳴驛入桑乾河

桑乾河又東經新保安堡南明志保安州舊城在西南山下景泰二年移於雷家站桑乾河在西南保安州新城即此紀要桑乾河州西南四十里洋河州西南十五里並本此經一十里別本作一十五里

又東入宛平縣境爲蘆溝河至看丹口分爲二派其一東流出通州高麗莊入白河

桑乾河經懷來西南自居庸關西沿河口入長城行山中經昌平州及宛平縣西境曲直二百餘里又東南出蘆溝橋下爲蘆溝河亦曰小黃河明志河初過懷來東兩山陜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景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震盪遷徙弗常元史名蘆溝曰小黃河以其流濁也今名永定河自良鄉東南流入固安境明志宛平桑乾河出蘆溝橋下又東南分爲二一至通州入白河一至武清小直沽合衞河入於海通州西有通惠河西南有渾河即桑乾至州東張家灣俱合於白河又云東安南有鳳河即桑乾分流南入三角淀漷縣有漷河一名新河東入於白河即蘆溝之下流綜核衆說永定河舊瀆於蘆溝橋下東分一支由南苑海淀流出經通州西南至張家灣東北合通惠河入白河後又徙從漷縣村南爲漷河東入

白河後又南合鳳河至武清東南爲安沽港河入三角淀提綱鳳河元時渾河故道明時渾河南注奪琉璃河經流下達霸州其東流一道不復相通遂名鳳河經云出高麗莊入白河蓋猶據明初舊瀆矣

其一南流逕固安至武清縣小直沽入于衞河

今永定河自固安北折東南經永清北霸州東北東安南合中亭河過三角淀經武清東南合子牙河又東至西沽入白河又東南合運河明志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蔣愷言城北草橋界河上接渾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樂閒渾河改流西南經固安新城雄縣

抵州屢決爲害近決孫家口東流入河又東抵三角淀小直沽乃其故道請因其自然之勢修築堤岸永定河南流一支明初自固安入霸州至草橋合易水爲界河東經三角淀入小直沽後決固安故城村西南至茨村尋琉璃河入新城東境雄縣東北境轉流入霸州經城南合玉帶河爲會同河後又決孫家口徙歸故道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新城故渾河在縣東三十里自明以來遷徙無定　本朝順治十年水大漲由固安之故城村南決汎濫縣之東北下入雄縣康熙十一年復歸固安畿輔地圖記渾河逹固安縣

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歧復合流入霸州遶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記所據乃康熙二十三年河道新城一派尚是通流至三十七年開永定新河故城諸口始盡湮塞提綱云固安永清霸州時苦泛溢康熙三十七年始由良鄉之張家莊至東安之郎神河重開一道使昔之泛決固安以西與清水河合而南至新城霸州者今遷流入東由固安永清之北引流直出柳岔口三角淀以達西沽築長堤南北兩岸二百餘里遏其南趨使不與清水諸河會賜名曰永定河水患稍息今固

安南有引河分岔復合至霸州北又復分流經城東西入會同河即通濟河者讀經云逕固安至武清縣小直沽亦據明初言之

今水經注卷三

今水經注卷四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北水

淮水源發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桐柏山其支岡有水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

淮源出今桐柏縣西三十里桐柏山東南流曲折經隨州北界出山司折而北循翠屏山麓經縣東折東流過信陽州始出垂山明志桐柏本唐縣之桐柏鎮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改置縣東有桐柏山淮水所經

又東有大復山西北有胎簪山淮水所出大復胎簪皆桐柏支峰王氏賜盛蛾術編云胎簪最在西大復最在東桐柏乃其總名說文注前志平氏下曰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按桐柏大復以四字爲山名應劭注云復陽縣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是也後世地志析爲二山乃非是禹貢祗云桐柏省言之也水經所謂胎簪亦卽桐柏耳作水經者刖爲二亦非也注說胎簪與王符合說大復不同洪适隸釋載延熹六年桐柏淮源廟碑云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大復漢時自析爲二山班應所云以大名冠小名非四字連合爲目段氏失考大復爲淮水上源所出其山當在今桐柏山西北水經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桐柏據今翠屏諸山而言胎簪卽今桐柏大復似卽今所謂胎簪注自潛行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自下趙釋謂有奪字證以碑文正文當作自大復山潛行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南謂之陽口則大復爲胎簪信矣紀要大復山在桐柏縣東三十里沿俗本水經注之誤大復在今縣東三

十里則在翠屏以東淮水至此已成流數十里焉得云潛行始出王氏亦未之審經說俱仍舊文桐柏山明季入桐柏縣系之唐縣亦襲一統志而失改

至新蔡縣南汝水從西北來入之

汝水說具下經明志汝陽北有汝水源出天息山東流入境過新蔡東南入淮此故汝也又云西平北有汝水源出縣西南雲莊諸石二山自元末堙斷故汝而此水遂爲汝源嘉靖九年復塞改爲洪河之上流遂平西南有查牙山其東南相接者曰馬鞍山又西有洪山龍陂之源出焉自西平縣雲莊諸山之水既

塞遂以此為汝源此今汝也汝水自元至正中改流至明季凡三易提綱分南汝北汝北汝水自上蔡北境流經商水北合潁水南汝自上蔡南境經汝陽南至新蔡東南會洪河東經周始西北境入淮支津又東入潁州至阜陽南照鎮亦入於淮乾隆府廳州縣圖志西平汝水即潕水㶏水遂平汝水古瀙水瀷水漢志水道圖說云舞陰中陰山瀙水所出今遂平縣縣南汝水之源出中陽山

至壽州西北潁水入之又東淝水入之淝水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

壽州境內有二淝水一曰西淝河首受渦水紀要云蔡潁以東積水所匯引而為河自壽州南境分支流入太和至州西入淮明志即夏肥水也一曰南淝河古東肥水源出六安州東南龍穴大尖二山分流至合肥西北合而為一北經北鑪鎮合清洛澗水折西北至州東入淮二水俱在渦河之西渦水以東別有淝水源出宿州西南龍山湖西南合一水折東南至懷遠東北鳳陽西北之沫河口入淮明志名此為北肥水同治輿地圖作東淝河經據水經注敘淝水於渦水之上宜據西南二淝河注以北淝水說之誤

至懷遠縣渦水入之渦水源出河南太康縣自黃河東流逕蒙城縣北沿懷遠縣東北入于淮

明志太康北有渦水自通許縣流入下流至南直懷遠縣入淮通許西南有故黃河嘉靖六年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小浮橋口曰汴河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宏治間渦白上源堙塞徐州獨受其害白河今白坡河渦河即此水舊渠於扶溝東受狠湯渠後改受蔡河金明昌中河決

陽武南入太康因首受黃河明宏治中又改受中牟決河注云源出太康據金元言也今太康北有姬家河下流合惠濟河至柘城南合渦河即明時渦水故瀆今渦河在太康南上流為蔣城河又上流為青岡河出通許東北與舊道不同惠濟河即周家河說具下經

淮水又東至鳳陽府北境濠水入之濠水有二源東源出鳳陽府舊城南六十里鍾孔山西源出府南八十里鑾鄒山至昇高橋合流逕府舊城西南有不絕水謂之濠梁又東南逕新河口入于淮

濠水出今鳳陽東南濠塘山北流紀濠梁驛至臨淮

故城西北入淮濠塘山即鍾乳山也水經注有二濠水一出陰陵縣之陽亭北東北流逕鍾離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流注於淮即此濠水一出莫邪山之東北溪溪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於淮詳其地形乃今懷遠南之天河李氏兆洛養一齋集上孫制府書云天河斜長四十餘里入淮故道舊由葫蘆槩經黃水澰塞禹村岡北天河南岸有水溝挑引河一道長不過四里許已接天河抵淮禹村岡即古禹墟元和志載陽亭水謂之東濠水出鍾離縣南濠塘山東北入淮與

注地形符合莫邪山爲西濠水下流北入淮於西流之說不相應今天河東有龍子河東西二源西源與天河隔嶺東北流合東源北入淮疑志所云西濠水據此三水各自爲派不相通合注云東西三濠至昇高橋合流未詳乾隆府廳州縣圖志西濠水源出鳳陽縣南利山西北流逕懷遠縣南塗山之麓北入淮東濠水源出縣南濠塘山北流合西濠水南濠水注淮圖志西濠水謂天河南濠水謂龍子河分別甚明云東濠水合二水注淮亦所不解淮水既納濠水東北流經五河南合澮河

又東北入泗州至清河口泗水入之又東邗溝南入焉邗溝自大江至揚子鎮南爲伊婁河又自大江由儀眞縣南爲瓜子河東北流逕揚州城東南北通射陽湖爲邗溝入淮

泗州故城在今盱眙北一里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本朝順治中陷于淮乾隆四十二年裁虹縣以州移治之明志淮水經泗州城南稍東汴水入焉過龜山麓益折而北會洪澤阜陵泥墩萬家諸湖東北至清河南會於大河今自盱眙西北淮河口東至寶應山陽西高堰五壩通爲洪澤湖汴水亦於臨淮口入湖湖東北爲臨清堰亦曰臨黃堰即古清口淮水至

此豬而不流明隆慶三年高堰大潰決黃浦八淺湖隄淮自山陽東入海萬歷元年給事中鄭岳言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明年又決高家堰總漕侍郎吳桂芳言黃強淮弱南徙而灌山陽高寶諸湖請急護湖隄給事中湯聘尹議請導淮入江會河從老黃河奔入海淮得乘虛出清口未幾老黃河復塞六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築高堰堤起武家墩經大小澗阜陵湖周橋翟壩長八十里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洩入黃河築堤捍之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

趨清口會大河入海八年給事中王道成言黃河未漲淮泗閉霖雨偶集清口已不容洩十九年淮水盜泗州給事中張貞觀議闢清口沙且分黃河之流於清口上流既而淮水決張福堤二十三年又決高郵中堤及高堰高良澗給事中吳應明言今清口外則黃流阻遏清口內則淤沙橫截強河橫灌上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宜拆張福堤而堤清口使河水無南向二十四年總河尚書楊一魁請分黃導淮乃建武家墩經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及周橋減水石閘以洩

淮水一由坙河入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下廣洋湖入海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灣下芒稻河入江事具潘季馴河防一覽及明志詳諸說明時淮水已不出清口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河道總督靳輔以清口淤淺於上游河南岸開減水河自徐州毛城鋪至睢甯龍虎山爲閘壩九引河流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入洪澤湖以助淮二十五年修築高堰立轉水墩分水七分出清口三分爲回溜東南入運河淮水遂與南旺汶水相似尚書地理今釋淮水出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

第二三三冊'98.5版　4B

南則入運河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今釋所據卽輔奏乾隆十六年折轉水墩立束清禦黃二壩淮水專以濟運不復刷黃嘉靖九年移禦黃壩於北退束清壩於南二十三年增築二壩爲重門壩之爲制以時開塞道光六年創犀水通舟之法於是禦壩常閉淮水與河涓滴不相通注劉氏文淇揚州水道記卷末載吳氏文鎔書云頃歲漕運用灌塘法河與淮不相見河獨入海淮則入江以入海又情事之稍異是全淮俱入於江矣今河流北徙禦黃諸壩已廢不用惟束清壩尚存淮水故道於絕

不能復歸光緒八年漕河總督黎培敬開清江以下舊渠微如溝澗不可方舟江蘇學政夏同善議濬雲梯關海口言者皆以爲今昔異形大學衍義補云河淮合二瀆爲一今河復入濟淮水又散洩入江四瀆直亡其二運口亦與古不同說具下經注文重出當刪

淮水又東縈迴淮安府城北五里又東沭水入之過安東縣東入于海

春秋大事表云淮水經淮安府城北去城五十里而近與今地合紀要本此經作五里沭水今合鹽河東

流至淮河口入海即水經注游水故道宋時開通漣河南與淮會明志沭陽東南有沭水自山東郯城縣流入下流爲漣水安東西南有漣河自西北來東南流入淮通漣河故道在安東西南今已堙

汝水源出河南汝州天息山

汝水出嵩縣西南山有二源提綱云南源曰擂鼓山東北流北源曰老君山東流數十里合而東北經嵩縣南境之伏牛山北即古天息山也漢志汝南郡定陵高陵山汝水出新蔡注云水經汝水出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郟縣南定陵縣北郾縣北上蔡縣

西平輿縣南至原鹿縣入淮自元時堨斷故汝今咸以出天息之水爲北汝矣南汝自泌陽縣北山出而東流與水經不侔但天息山與定陵東西相去數百里汝水不應原出定陵故說者以天息之原畫水經之水定陵之原畫漢志之水疑其能定爲說文解字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即天息也此北汝之原淮南子汝出猛山注猛山一名高陵山此南汝之原按漢志定陵續志已省入他縣今無以定其所在水經注言高陵猛山大孟山還歸山燕泉山並異名則古汝水無別源也

東流過郟縣南又東南滍水合沙河入之（滍水源出魯山縣西堯山流至葉縣入沙河沙河源出桐柏山東流合三里河入汝水）過襄城縣又東南過郾城縣北

今汝水自伊陽流經汝州郟縣至襄城東南八十里橫梁渡沙河自西北來注之沙河即古滍水亦謂之泜水源出魯山西投大嶺流經縣東合達老河過寶豐南至葉縣東南合輝河輝河出縣西南西唐山古昆水也流經縣南又東南合沙河沙河東南入汝汝水自納沙河以下通得沙名東南經舞陽東北境至郾城縣城南合澧河澧河即醴水源出雉衡山提綱

云首引舞陽西界魯山南界裕州北境之三里河水三里河本南流入唐河者於山中分其支津東流出山經葉縣南境舞陽北境又至郾城南與沙河會澧河所合沙河即汝水矣經云滍水合沙河入汝沙河似據輝河而言注滍水流至葉縣入沙河與今輝河地形正合又云沙河源出桐柏山東流合三里河誤以澧河當之澧河上源爲三里河三里河南流入裕州折而西爲趙河又南流注唐縣合泌水爲唐河又南合澧水轉西流入淯唐縣澧水出桐柏山與雉衡山之澧名同實異注因三里河牽合爲一遂謂桐柏

山水逆流出裕州爲沙河入汝水也下經嘉陵江注泌水源出泌陽縣東四十里桐柏山東流爲淮西流爲泌泌泌與灃亦誤合爲一說具本經過襄陽城四字當移置濦水之上郾城縣北北字亦當從明志作南

又東南入汝甯府境逕汝陽上蔡又東南逕新蔡東流入于淮

汝水本自郾城南入西平今堨斷爲二南汝已說具上經北汝自大隱水故瀆東經上蔡北西華南至商水北沙河口合潁水明志郾城南有沙水亦曰大溵水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大溵水即汝水支分古濦水

亦曰濆水爾雅云汝有濆濆濦溵皆聲相近汝之別矣今北汝水所經正汝水別渠也

潁水有三源左源出登封縣東二十五里陽乾山中源出嵩縣少室山右源出少室南溪

水經注潁水有三源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中水導源少室通阜左水出少室南溪經仍舊文易其左右陽乾山在登封東二十五里去中源遠至六十餘里又少室以東別有數源於三說亦不合明志改作西南是也同治輿地圖列潁水三源中右二源各有兩源右源一出缶高山東一出崚嵋坡西孰爲陽乾正源無以定之漢志陽城陽乾山潁水所出說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濦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少室之水漢時謂之濦水水經始云潁水出潁川陽城西北少室山楊齊宣晉書音義引說文因作陽城少室陽乾山陽乾爲少室支峰魏晉以後之說固如此矣

流入鈞州界又東南過許州又東南過臨潁扶溝二縣

鈞州今禹州明志禹州元曰均州萬歷三年四月避諱改曰禹州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水經注潁水逕陽翟故城北陽翟本元鈞州治明洪武初省入州潁

水至州東分爲二派一東北出經新鄭南長葛西南過許州東北至臨潁東一南出爲石梁河經襄城東北過許州東南至臨潁北二水復合爲一又東南入西華界

又東南洧水東流注之洧水源出密縣東至新鄭縣會溱水爲雙洎河至西華縣入潁

潁水右會偕河過史枒口又東經縣南折東南至商水北沙河口與北汝水合又東稍北至周家口賈魯河自扶溝合雙洎河北來注之賈魯河即古蔡河說具上經雙洎河源出密縣西南陽城山曰洧河至新

溱水源出密縣又東過西華縣北

鄭西北合溱水溱水出密縣東合洧河爲雙洎河說
文注云今洧盛溱涸雙洎河流經長葛北至鄢陵西
北舊折東南流入西華境一統志云洧水本至西華
入潁宋時導之自扶溝入蔡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
今有史家河在西華西南即洧水之餘流也史家河
正洧水自習城入潁故瀆經云潁水過扶溝縣又東
南洧水東流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皆承水經注舊
說唐時西華已移置潁水之北元和志西華潁水在
縣南二十里

又南過太和縣北又東南過潁上縣北又東南入于淮

潁水既合賈魯河東南爲沙河過淮甯南沈邱北蔡
河入焉蔡河源出淮甯北即故蔡渠之餘流也南合
七里河至新安集入沙河沙河又東南入太和境過
縣南合柳河茨河又東南至阜陽北與過河會過河
本首受沙河自淮甯南分支提綱云過河自商水東
南境南流有支渠西達縣南境與西北來之汾河合
其正流東南經沈邱縣西北境汾河自西北來東南
流經項城縣北而東會焉又東南經沈邱縣城南又
東南入江南界今過河上流已湮首受汾河沙河既
合過河又東南過潁上北又東南至正陽關東北入

淮明志潁州北有潁河自河南沈邱縣流入洪武二
十四年黃河決於河南由陳州合潁逕太和縣又逕
州城北又逕潁上縣至壽州全入于淮永樂九年河
復故道宣德正統成化正德閒河潁時通時塞俗亦
稱潁爲小黃河紀要云明朝大河決塞不一潁蔡諸
流盡失故道其可辨者無幾矣沙河古新溝水太和
古新陽東南境地經云逕太和北亦據水經文而誤
改

泗水源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泉
並發故以爲名

說文泗水受泲水東入淮從水四聲元和志泗水出
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其源有四四泉俱導因以
爲名經說本之漢志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至蓋入池水圖說云泗水
蓋今泗水縣北境嶮河西南流至縣西境及縣西之
泗水西南流至魚臺縣北境入昭陽湖志文入泲當
作入泲渠荷澤自泲分出故曰泲渠也洙水蓋今泗
水縣俗以爲泗水之源者西北流至縣西境與嶮河
合志文至蓋當作至卞入池水當依水經注引作入
泗今泗水乃古洙水則所謂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者

妄矣山海經泗水出魯東北杜預春秋釋例作洙水出魯國東北洙泗二水以下流互受而得通稱張華博物志泗水出陪尾陪尾即臨樂因洙水通稱泗水故又以洙源爲泗源也

至濟甯州分流南北北流謂之北清河南流謂之南清河

清河本濟水之名雖指云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南清河則泗水北清河則濟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宋金史志言河自梁山濼北合北清河北清河即大清河

元開會通河引汶絕濟自壽張至臨清北清河與大清河始分爲二經云泗水南流謂之南清河與舊說相應北流謂之北清河似合汶泗爲一兩清河今通名運河

北清河亦名會通河在濟甯州南自濟甯分水閘至東昌府臨清閘凡四百餘里自濟甯則引泗洸及徂徠諸山谷水注之至沙灣則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者合之自兗州府陽穀縣入東昌府境至府城東南北達臨清入于衞河

明志會通河資汶洸泗水及山東泉源自南旺分水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爲閘二十有一南至鎭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積水進水減水平水之閘其後開加河二百六十里運舟不出鎭口與黃河會於董溝永樂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陳瑄督轉運一仍由海而一則浮淮入河至揚武陸輓百七十里抵衞輝浮於衞九年二月乃用濟甯州潘叔正言命尙書宋禮侍郎金純都督周長濬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轉漕故道也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東會通盡淤至是復之由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

引汶泗入其中泗水至兗州城東合於沂汶河經甯陽北堽城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出堽城西南流三十里會甯陽諸泉經濟甯東與泗合元初畢輔國始於堽城左汶水陰作斗門導汶入洸至元中又分流北入濟由壽張至臨清通漳御入海南旺者南北之脊也自左而南距濟甯九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清三百餘里無他水獨賴汶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南北置閘三十八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以接舊河又

河所行故瀆亦於成平陸
泗水又南至宿遷縣睢水入焉睢水有二一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東逕睢州逹甯陵縣一在夏邑縣南二十里逕永城縣合沙白水過宿州城二十里逕靈壁縣北入徐州境城南二十里東流逕睢甯縣界又東北至宿遷縣入泗水
紀要云睢水汴水之支流也今自開封府陳留縣東北四十里與汴河分流東南流經杞縣北又東經睢州北及甯陵縣之南又東經歸德府城南又東至夏邑永城縣南而入徐州之碭山蕭縣界過縣南又東歷徐州南境宿州北境過靈壁縣北又東出睢甯城北至宿遷縣東南而合於泗水今爲大河經流注分

陳留夏邑水爲二其時歸德城南之水已不通流也明志宏治三年濬睢河自歸德飮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宏治閒所濬亦至飮馬池而止今睢河首受洪溝巴溝兩河洪溝河出虞城東經夏邑東北至碭山南爲龍溝河經蕭縣西合齊村河至徐溪口與巴溝河會巴溝河出歸德東蔡家道口曰白坡河合毛家河至夏邑西南合二小河爲三汊河過永城東北入蕭縣境會龍溝河兩河旣合爲肥河東南經宿州靈壁北至睢甯東南歸仁集折南流入洪澤湖歸仁集以東故道已堙白坡河即注所云沙白水

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純復濟賈魯河故道引黃水至埸埸口會汶經徐呂入淮運道以定如志説泗水合洸水上承南旺湖所分汶水南流至魚臺南合金龍口所引黃水支津爲南清河汶水正流自南旺北出合沙河爲北清河經云北清河亦名會通河通南旺上下言之至沙灣合黃河支流即上經所云河水過濮州境東南六十里同北清河合衞者今大清河爲黃河所奪沙灣運河又首受黃河矣
南清河南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汴水從西來注之

魚臺運河今自獨山湖東南行過縣東北境經滕縣西至沛縣東韓莊入嶧縣境東南合西泇河注邳州經所云乃泗水故道汴水説具上經韓愈昌黎集有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其時汴水尙至徐州城角會泗後徙從泗州入淮李翺來南錄云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是元和初已改流矣錐指云汴水從夏邑永城宿州靈壁虹縣至泗州兩城閒入于淮宋時東南之漕率由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堙元泰定初河行故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淸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今泗水不至呂梁

其上流舊有垕河自歸德東北上通甯陵曰沙白渠今爲北沙河南流入澮河陳留睢水今入渦河乾隆輿地圖祥符南有睢河首受賈魯河東南流過陳留爲周家河卽故睢水之餘流入徐州境以下有奪字

泗水又南至清河縣西北之三汊河口分爲大小二清河南達于淮

運河自邳州經宿遷合東泇水過桃源北衆興集至清河北漁溝集分二派爲新舊鹽河又南至楊家莊口入淮會通河水道記云初運河於徐沛東張莊入黃河去清江浦運口遠運船歷黃河險二百里康熙

二十七年就黃河之北岸開中河漸移而東南曰仲家莊口入對岸清口行黃河止七里四十七年以仲家莊口挾駱馬湖諸水逼黃河南倚居清口上游恐病清口乃改而東南爲楊家莊口與清口相直運河經故黃河之東與泗水舊道不同紀要云清河過宿遷縣南又東經桃源縣北至淮安清河縣西北三十里三汊河口分爲大小二清河又南達於淮謂之清口亦曰泗口亦曰淮口本之此經清河舊城在淮水北今徙治淮南崇文局本兩清河俱誤作濟河

今水經注卷四

江鄭堂河賦注

河賦

江藩譔　錢坤注　東二

河賦序

班固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白虎
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則河之爲德也洋洋乎大哉
後漢書班固傳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前漢書溝洫志
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爾雅
釋水江淮河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白虎
通巡狩篇河謂之瀆何瀆者獨也其功著大故稱瀆
也

昔成公子安應瑒皆有賦見酈道元水經注中其文不
傳

水經注成公子安大河賦應瑒靈河賦

山居讀書慕木（玄）虛之賦海郭景純之賦江

文選注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虛華集曰爲楊駿府
主簿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爲海賦文甚儁麗
足繼前良臧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
放散不修威儀爲佐著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
逆爲敦所害

而賦靈河晉以後之事略而不取恐汎濫則文冗長且
非古賦之體事則稽之經史水道合於水經產則攷之
於古而徵之於今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
非經左太沖之言也

文選左太沖三都賦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李善
曰卮一名觶酒器也當底也韓非子堂溪公謂韓昭
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有瓦卮有當君（寧）何取曰
取瓦卮也李善文選注曰劉廙答丁儀刑禮書曰崇
飾侈言欲其往來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
冲齊國人少博覽文史嘗作三都賦

其辭曰

稽古帝嬀攝政陶唐

鄭（玄）尚書注曰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
之同功括地志曰嬀州有嬀水源出城中史記注孔
安國曰居嬀水之汭史記五帝紀曰舜年二十以孝
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說文曰陶在
濟陰夏書曰東至於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
堯號曰陶唐氏

洪水方割山懷陵襄

尚書注曰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爲害史記孔安國
曰懷包襄上也

迺命大禹平分水壤

尚書注曰禹稱大大其功也尚書舜典帝曰俞咨禹
汝平水土說文曰壤柔土也

龍門岸嶺巑巒巍岡

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淮南子墬
形訓云龍門在河崩呂氏春秋攷類篇云昔龍門未
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是龍門在河中阸
流者也云禹鑿以通河者岸廣韻鋤陌切嶺集韻鄂
格切同峉文選木華海賦啟龍門之岸嶺巑說文曰
巍高也巒說文曰山小而銳巍說文曰高也岡爾疋
曰山脊岡也

河出其上瀾汗激盪奔雷洩雲涌濤騰浪

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木華
海賦洪濤瀾汗激說文曰疾波也盪水經注河流激
盪木華海賦驚浪雷奔水經注雷奔雲洩濤涌波襄

若流浮竹而駟馬難追如鼓風輪而一葦難杭
水經注愼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木華海
賦鼓怒溢浪揚浮狀如天輪說文曰葦大葭也詩衛
風一葦杭之毛傳曰杭渡也
於是導河積石闓闢呂梁下民安居定壤四方聽濁河
之音大慶德水之靈長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曰積石山在河關西羌中自積
石起鑿石穿池以通其流西山經曰積石之山其下
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說文曰闓開也水經注城西
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於呂梁之山昔呂梁未闢河
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孟子曰人得平
土而居之壤說文曰四方土可居也文選注引說文
作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漢書溝洫志河水重濁淮
南子墜形訓濁水音大漢書郊祀志秦更名河曰德

水也
積石之上則派行地中蒲昌相連上遡其脈出於崑山
渤海葱嶺是謂重源別有三水赤洋與丹
江聲尙書人注音疏水經云昆侖虛在西北去嵩高
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詘從其東南流
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
以西南流又南出葱嶺山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
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案積石當河始入中國
之處葱嶺于闐蒲昌皆在荒裔迺其上流山海經不
言蒲昌略之也水經又南出葱嶺山云云當承南流
入於渤海之下又出海外云云當承東注蒲昌海之
下迺先言積石後言蒲昌文誤倒矣故道元注水經
據釋氏西域傳云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經
文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此駁是也漢書

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
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
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
石爲中國河是亦謂積石在蒲昌海下矣爾雅釋水
潛行爲派淮南子曰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出
昆侖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
昆侖三級離嵩五萬太帝之居戴勝之苑
水經注昆侖說曰昆侖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
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水經河
水昆侖虛去嵩高五萬里爾雅釋山云嵩高爲中嶽
郭璞注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
山海經曰昆侖之丘是實爲帝之下都山海經昆侖
之丘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

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最善笑蓬髮戴勝
五龍之出入百神之盤旋生不死之樹求不升之仙
水經注開山圖曰五龍見敎天皇被迹天出無外柱
州昆侖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行神五龍
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迹
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昆侖山上山海經
曰昆侖虛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淮
南子墜形訓昆侖虛上有不死樹東方朔十洲記方
丈在東海中有金玉琉璃之宮羣仙不欲升天者皆
得往來也
新頭千仞石立峻稜莫步高下莫測深淺臨之目眩行
之息喘縣絙如繩渡梯類棧甘英畏艱而去張騫懼險
而返
水經注釋法顯曰度葱嶺西南行十五日其山惟石

壁立千仞臨之目眩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
通路施旁梯者凡度七百渡梯已設縣絙過河漢之
甘英張騫皆不至也餞說文曰九高也甘英漢書西
域傳曰建初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
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
馬漢書傳曰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騫以郎應
募使月氏又西域傳曰漢興至孝武事征四夷而張
騫始開西域之迹
至於泑澤渾渾蘱鏺隱淪迴湍轉聲如霆冬夏不減激
渟清沚鳥飛晃影墜崩而死
水經河水又東至於泑澤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泑澤
河水之所潛其源渾渾沌沌東至玉門陽關一千三
百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澂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雷
轉為隱淪之脈當環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無不

墜於崩波枚乘七發沌沌渾渾海賦蘱鏺其形洄說
文曰溯洄也湍說文曰疾瀨也霆集韻雷聲也激方
言清也渟史記李斯傳洪渟水致之海詩邶風新臺
有泚毛傳泚鮮明貌
敦煌之外酒泉之或過八大山歷十一國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武帝後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
白龍堆沙有蒲昌海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
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敦煌郡龍勒注曰有陽關玉
門關皆都尉治氏置水經河水東注於泑澤又東入
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或說文曰邦也或又从土案
河水入中國從敦煌酒泉其土所過之山積石葱嶺
大頭痛小頭痛阿耨達于闐南山赤沙所謂八大山
也河水所經之國罽賓月氏安息陀衛皮山于闐扜
彌且末莎車溫宿姑墨此所謂十一國也

源流色白眾川濁之一曲一直紆行如虵一千七百并
渠可計揚沫孟津而步廣八十中流砥柱而一障萬里
爾雅河出崑崙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
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物理論曰眾川之流蓋濁之
也周禮鄭玄注紆曲也案虵為紆行之物淮南子武
王伐紂會於孟津魏土地記曰孟津河廣八十步莊
于大宗師相濡以沫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注山名
也晏子春秋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
以入砥柱之中流張衡東京賦曰砥柱輟流障說文
曰隔也
爾其狀也始則潋澅澩瀱瀹濞潏瀷繼則溷湋閒滔潨
汭渙淢湀辟滂沛滔滔不息
木華海賦潋淡激灩李善注潋流行之貌澅唐韻呼
陌切郭璞江賦㶁澅澩瀱澩廣韻胡角切爾雅釋水

夏有水冬無水曰澩瀱說文曰水小聲宋玉高唐賦
巨石溺溺之瀺灂湁許及切說文曰水疾聲濞匹備
切說文曰水暴至聲左思吳都賦濞焉洶洶潏古匹
切說文曰湧出也爾雅釋水中可居曰洲人所為為
潏瀷廣韻與職切淮南子本經訓淌游瀷淢郭璞江
賦磴之以瀿瀷溷古忽切說文曰濁也楚辭溷其泥
而揚其波博雅溷決流也湋羽非切說文曰回也滔
呼骨切玉篇大清也潨廣韻職戎切說文曰小水入
大水曰潨詩大雅鳧鷖在潨汭而銳切說文曰水相
入貌渙呼玩切詩衛風溱與洧方渙渙兮淢于逼切
說文曰疾流也張衡南都賦謬淚淢泊湀辟爾雅釋
水湀辟流川說文曰深水處也滂普郎切說文曰沛
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洶湧滂潰沛司馬相如上林賦
奔揚滯沛滔說文曰水漫漫大貌詩齊風汶水滔滔

涌洸而天輪轂轉洶淙而地軸柱側演溢涽漩欒瀠滮
沠沸佚騰超水厲沴矣西北時溓東南時起鼓觸高岸
擊搏中屿奔流汪泓瀰漫無涘
涌說文曰騰也上林賦洶涌砰湃洸爾雅釋訓洸武
也呂氏春秋大樂篇天地車輪高誘注輪轉也轂周
攷工記輪人轂也者以爲利轉也洶說文曰涌也淙
說文曰水聲也木華海賦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李善
注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
百軸演說文曰長流也左思蜀都賦演以潛沫溢爾
雅釋詁盈也尙書禹貢入於河溢爲滎涽廣韻古括
切水流聲漩以寘切說文曰回泉也欒以官切說文
曰漏流也瀠桑故切說文曰逆流而上曰瀠洄滮皮
彪切說文曰水流貌引詩滮池北流沠阻力切水涌
貌沸上林賦沸乎暴怒沴說文曰水不利也漢書五

行志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溓爾雅正
字曰郭注揚子方言云溓之言空也皆丘墟耳釋文
引說文曰水之空也方言云溓之言空也作廉亦空
也按今本方言溓空也注砻空貌溓或作歉虗字也
按廉古無此字且今本亦作溓陸說非也水經注石
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其中水流交衝渾洪贔
怒鼓若山騰釋名指廣搏以擊之峙廣韻峻峙屹立
也班固東都賦散若驚濤聚如京峙汪說文曰深廣
也淮南子俶眞訓汪然平靜泓說文曰下深貌瀰詩
邶風河水瀰瀰木華海賦渺瀰泧漫漫博雅云平也
涘說文曰水厓也爾雅釋丘曰涘爲厓
防川如口日夜孜孜人力築墳流始順豫名爲四瀆之
宗神則河伯之司
周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墳爾雅釋丘墳大防說文

曰墳也豫說文曰順流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騖行
至於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惟河宗氏者
也
沈以圭璧載之周官備言利害始於太史災異契乎天
象書祥合乎人事
穆天子傳天子沈圭璧以禮河伯周禮春官宗伯以
貍沈祭山林川澤鄭玄注曰祭川曰沈爾雅祭川曰
浮沈太史公河渠書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易繫辭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尙書眚災肆赦
下民恨則水赤聖人興則水清伏羲授河圖之瑞大禹
有玉書之禎
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水赤於龍門三里梁惠成
王四年河水赤於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曰河水赤
下民恨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漢書

五行志云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授河圖而畫
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金泥玉檢而流星升昴璿珠玉果而天子西行
水經注論語比考讖曰堯與舜遊首河觀河渚有五
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河圖將浮龍銜玉
苞刻板題命可卷金泥玉檢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
歌訖五老翻爲流星而升於昴穆天子傳天子至大
黃之山河伯遒與天子視圖視典以觀天子寶器玉
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
視圖方遒導天子西邁矣
造石出川而巨靈之跡猶在崩山壅河而聳者之言可
聽
薛綜西京賦注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
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春秋穀梁傳晉成公五年梁

山崩過河水三日不流召伯宗遇輦者不避使車右
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因問之
輦者曰君親縞素羣臣哭之斯流如其言而河流
山有神鬼之目濟有君子之名
水經注河北有層山石峰之上多石室室中若有積
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見
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士俗人不悟其仙迺謂之
神鬼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
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往投問津長曰子封送之
渡河賈人卒死津長轝之其子尋求父器發冢舉尸
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
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濟爲君子之濟
恃勇除黿而浪沬皆逆以義求蛟而水波皆平勇則可
殄物怪義則可動四靈

千寶搜神記曰齊景公渡於江沇之河黿銜左驂沒
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衺行五里逆行三
里乃黿也左手持黿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
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而觀者以爲河伯也水經
注引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
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
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峽橋運粱羌迷避地水迴浸灌三國喪兵
水經注羌迷唐鍾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尚爲
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其麥熟數萬斛於
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作大船於河峽作橋渡兵迷
唐遂遠依河曲漢西域傳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
傳介子刺殺樓蘭王更立後王又立前王質子尉屠
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

子曰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所害國中有伊循城土
地肥美願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
之敦煌索勵字彥義有才略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
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
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勵厲聲曰
王遵建節河隄不溢王伯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
古今一也勵勤禱祀水猶未減迺列陣被杖鼓噪讙
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野胡人稱
神
其產也則蔓芋馬帚石髮藨薇惟檉惟楊惟棗惟棃春
風習習秋霜霏霏垂實纍纍布葉依依
蔓說文曰葛屬芋說文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
也馬帚廣雅屈馬第也石髮張揖博雅石衣也藨爾
雅藨從水生說文曰藨蕪薇玉篇菜也說文曰似藿

菜之微者也檉廣雅檟也爾雅釋木檉河柳楊說文
曰木名爾雅蒲柳棗說文曰果名棃爾雅釋木檎山
棃邢昺疏在山曰檎人植曰棃文選潘安仁笙賦棗
下纂纂朱實離離
寶龜靈鼉游泳乎其隅神龍妖蛟出沒乎其湄呼吸噴
涎排水淺淺鼓濤抑浪贔脊蘢蘢
爾雅釋魚四曰寶龜尙書曰遺我大寶龜陸機毛詩
草木魚蟲疏鼉似蜥蜴長丈餘其甲如鎧皮堅可冒
鼓龍鼉蛟龍四靈也故謂之靈鼉淺集韻音箋水疾
流貌楚辭九歌石瀨兮淺淺說文曰蘢龍者脊上蘢
蘢廣韻龍鬐也
魴魾鰼鰌鰝鰕鰫鯿鼈穴之產或鯉或鰱周禮所獻王
鮪叔鱣
魴說文曰赤尾魚詩周南魴魚赬尾魾爾雅釋魚大

鱯鰌說文曰鰼也鰌說文曰鰌也爾雅釋魚鰼鰌郭
璞注今泥鰍也鰝鰕爾雅鰝大鰕郭璞注鰕大者出
海中長一二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鰩說
文曰文鰩魚名呂氏春秋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
鯉而有翼鯿爾雅魴魾郭璞注江東呼鯿爲魴水經
注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
穴水經河水又南得鯉魚注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
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鰱博雅鱮也漢書馬融傳
魴鯉鱮鯿周禮天官𩺰人春獻王鮪爾雅郭注曰鮪
鱣屬也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鱣說文曰鯉也詩
衛風鱣鮪發發

𩺰子鼈人浮以俞虛舫人舟師駕以舳艫魚鹽之利猗
頓陶朱流桐貢道達於帝都

周禮天官𩺰人掌以時𩺰爲梁鼈人掌取互物俞說

文空中木爲舟也易中孚乘木舟虛也詩谷風正義
引鄭玄易注曰舟謂集板如今目爲空木大爲之曰
虛舫說文曰舫師也蔡邕明堂月令舫人習水者說
文曰舳船尾艫舡頭桐顏師古漢書注古通字也史
記貨殖傳猗頓用盬鹽起又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
迺乘扁舟浮五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之陶爲
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一石之水六斗之泥決渠雨注荷臿雲齊直麻叢生垂
穎昂低

漢書溝洫志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爲
一石水而六斗泥水經注引此作張仲議曰河水濁
清澂一石水六斗泥而民引河溉田史記河渠書秦
使水工鄭國鑿涇水命曰鄭國渠又曰趙白公復穿
渠引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

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
臿爲雲決渠爲雨大戴禮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詩實
穎實栗毛傳穎垂穎也史游急就篇注臿鍤也

不可通漕於水急波爭言水利隴首開禾漢則決爲三
瀆禹則播爲九河竹楗石菑溢決奈何延年上書可按
地圖

河渠書武帝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數萬人穿漕渠砥
柱之限敗亡甚多又曰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
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
以爲然作渠田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穿渠得
龍骨名曰龍首渠禾廣韻田也水經河水東逕平原
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漢書溝洫志元帝永光
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禹貢又北播
爲九河爾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

盤鬲津史記頹竹林兮楗石菑韋昭曰楗柱也木立
死曰菑溝洫志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
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可案地圖觀地
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

黃金可成荒哉欒大鑄廣砥柱水更爲禍

史記武帝紀欒大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水經注
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
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
害甚平日

鴻嘉以後溢灌滂沱河高於屋民苦嗟呼懷哉太史河
渠之書傷矣漢武瓠子之歌

史記河渠書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不成乃作歌曰瓠
子決兮將奈何

不出禹穿定王五載徙其故道迴其東北如灉反入隨

時更改尾爲漯川入於天海
漢書溝洫志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從完平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爾雅釋水灉反入注卽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水經注大河右迆東注漯水矣爾雅釋水注尾猶底也案河水自漯水下歷流水注濟水又東北入海

分爲二水歷沇注濟忽竭忽移商周更遞
水經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常沇注濟水經注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水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遞說文曰更易也

合會出入百有餘水
百有餘水見水經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郡縣山城過歷可次繪以爲圖指掌可覩影則斜絡乎天形則貫注乎地腠脈流化筋脈卷舒通中原之垢濁爲百川之具區古人曰微大禹我其魚乎
攷異郵曰河者水之氣所以流化元命苞曰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腋也管子水者地血氣筋脈之通流應劭風俗通曰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左傳昭公元年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溝洫志贊曰古人有言微大禹我其魚乎

本漢書水經以立言故晉魏後罕莫論也醇厚斑駁亦似鄒枚 迷庵

江先生炳燭室遺文刊入滂喜齋叢書此賦卽第一篇早取而讀之矣辛丑門人曹揆一中翰行篋攜有先生手書河賦而錢君坤爲之注並有王述庵跋賦則醇厚斑駁注亦淹雅閎通諒爲海內所未見敬謹付梓以廣其傳乙巳十月江陰繆荃孫識

河賦

江源記

江源記　　廣編卷第三十五

滿洲查拉巽麟子瑞著

滇蜀之水以江名者甚衆而金沙瀾滄綠江最著其源皆在西南徼外前代圖籍無考也近自西域用兵征哨所及其畧可得而記焉金沙之源有二一出唐武特蓋古烏斯藏地西僧號達賴剌麻者世居之境內有山狀類牛水從其尾流出名烏帘穆蘇西南流六七日程名穆魯烏蘇入巴黨巴黨者西僧所屬之城名也又名巴除入雲南麗江府是爲金沙江歷鶴

慶武定至蜀之馬湖口昔南詔蒙氏有國時冊爲四瀆之一卽此也一出呼湖諾爾卽唐人青海地有山名馬爾雜爾柰泉水出焉爲雜馬木特河南流入唐武特之裏塘名亞龍江入打箭盧名密尼雅克除番人謂河爲除其地有密尼雅克山故名焉自是以蜀之建昌鹽井衛名打沖河至三江口入金沙江打箭盧者唐武特之東界去麗江府四千里去西僧所居詔三千七百里詔卽廟番普之訛也東至亞龍江四百里江以內卽中國地盧居番漢之衝頗饒給中國

商販多集焉其西南九十里有嶺曰居拉諸細泉出曰綠河再東曰綠江入建昌之火樹堡曰大渡河與川江會自建昌陸行至雲南武定府經火燄山渡金沙江多瘴氣春夏時晝不可行途中往往有唐三藏釋遺迹意當時取道於此而番羌好佛故附會爲之瀾滄之源亦在唐武特之察木道西北名阿克河流爲阿木除又積魯池在察木道東北流爲雜除二水至察木道廟前合流爲拉克除察木道廟者西僧別部所居也有弟子萬餘部衆五萬餘廟在山上山出

金銀銅鐵二水合流其前折流入雲南之永昌是爲瀾滄江自騰越州入於緬大約西南徼外國以什數而唐武特爲達賴剌麻所踞故其國最富其地北接青海東界滇蜀土著而耕有城數十有名桑阿納宗者與緬近其俗僧多民少女多男少女之無夫者多有夫者少夫死無再嫁者婦女衣用倭緞有裙無袴首飾以木板尺餘穴其中蒙以赤皮綴珠玉其上不盥沐以錫敷面商賈盡婦女男子服亦用倭緞以刃爲飾土官亦然惟冠以白布爲之似古內臣紗帽狀

土產麥青稞棗柿常食所重者蒜最珍者敗肉以碎骨和米麪煮湯俗皆生食惟僧以熟皆以手惟僧以箸凡人死富者則折而盛於囊妻子隨哭置河致祭土僧燕割者并其骨碎之以食鳥獸禍不食即云死者有罪請復誦經懺貧者則棄之惟僧得火而瘞此亦積重之勢致然也自中國至其處有驛路六自西寧鎮海堡經古爾板索羅木其北五六日程即河源也南渡穆魯烏蘇抵詔凡三千六百里路雖平而多瘴氣行者多食即腫頭目死亦不利於牲畜漢書西域傳所載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坂必其地古今氣候信不殊哉一自建昌抵打箭爐前所云三千七百里至詔者是也自爐至詔有大嶺百餘多茂林路皆在山半率用偏橋棧道極險一自雲南麗江府三百里至楊大木邑家大木拉李城抵詔凡四千里家大木有地名中甸者西僧掌此地自據逆滇軍所需焉皆買於此自此至詔路險如打箭爐此其大概也在昔乙未歲哈密有警未幾唐特被兵皆以手惟僧以

聖朝仗義萬里出師克復其地時余在中書頗見軍

中奏報故得知其山川形概後於一友人處得行程記一帙詞雖不文然與前所聞者足相證據暇日錄之成篇并其風土識之以見

聖朝之廣大且以補桑欽酈道元之所不逮未必非他日職方之一助也若水之不入中國與其地之無關於衝要者則畧焉

江源記跋

西藏在西南徼外數千里荒遠無所考
國朝聲教漸被且歲遣兵戍其地故輶車所指時有
志述若衛藏圖說其最詳者也茲文雖記江源而實
括西藏大畧筆意古雅亦彷彿酈氏水經注柳子永
州山水諸記云丙辰仲冬震澤楊復吉識

孫　爰琴中梓校字

西域水道記校補

第一二三册·98·年版

西域水道記校補

自序

十三行　穆默改特穆

卷一

二集十三行至十九行　地富庶多磚屋也元經世大典圖作可失哈耳經世大典久佚其西北地圖一篇載永樂大典元字韵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即據此圖爲之今所引皆稱經世大典圖以從其朔元史世祖紀作可失合兒耶律希亮傳作可失哈里拜延八都魯傳作乞失哈里曷思麥里傳作可失哈兒遼金之際地入西遼乃滿國破屈出律篡奪菊兒汗之位遂有其地成吉思皇帝庚辰年征西域斬屈出律可失哈兒押兒牽斡端始附於元蓋今之西域皆元時篤來帖木兒分地也西印

度有默德那國其王馬哈墨明史作謨罕驀德又作馬哈麻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尊爲派噶木巴爾元史賽典赤瞻思丁傳作別菴伯爾明史西域傳作別諳拔爾猶言天使是倡回教

二十一行　嗣教爲第二世阿里阿里一作阿厘其教自此而分都魯機阿丹諸國專宗派噶木巴爾巴社國則宗阿里

三集十三行　魏神龜初胡太后遣使者宋雲如西域求佛書道由蔥嶺洛陽伽藍記載雲之言曰

十四行　神龜刪

十八行十九行　漢盤陀國正在山頂桉魏之漢盤陀唐謂之朅盤陀唐書地理志云自疏勒鎮西南入劍末谷靑山嶺靑嶺不忍嶺六百里至蔥嶺守捉故朅盤陀

國開元中置守捉蓋今阿賴地也

六集四行　四十里抵喀什噶爾城唐書地理志云疏勒鎮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東又有漢城亦在灘上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羅嶺至城西分流合於城東疏勒鎮者疏勒都督府治也烏蘭烏蘇色赤故有赤河之目烏蘭烏蘇逕喀什噶爾城西引東岸渠二

十五行　池東出水東流池西出水西流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所謂入大海者卽新頭河之入雷翥海者也池水東出之岸

二十一行　爲什克南城水經注云河水一源西出捐

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又曰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是知阿賴山在庫勒北矣昔大和卓木

七集十五行　百里逕察哈爾阿勒爾水經注云河逕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蓋以庫勒之水與烏蘭烏蘇同源斯爲謬矣庫勒水又東流百里逕哈喇塔什嶺北

十一集十六行　葡改蒲

十八行　頓改俾

十三集六行　三月初三日也每月統紀傳謂生於陳宣帝太建元年西洋人尊耶穌之教其言不足據

或曰佛同之作教皆以滅度之歲紀元梅氏文鼎推同同術謂馬哈墨辭世在隋開皇十四年甲寅而明史言馬哈墨作同同歴用隋開皇十九年己未爲元即以爲建國之年其身不存何能立教正道陵遲異端滋起謬悠之論固難折衷矣 此籤在第十三葉

十五葉十一行 蘊改薀

十六葉十五行 至元十一年至陸驛二删

十五行至十八行 今正爲葉爾羌元史作鴉爾看又作押兒牽皆音近之轉經世大典圖不載其時蓋附於于闐也一統志云

十九行 注删

十九葉十行 往往重千萬觔漢書西域傳莎車國有鐵山出青玉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剞閭氏乃命剞閭氏供養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即此山矣山與瑪爾瑚魯克山

二十三葉九行 覔改覓

二十四葉十二行 追改庠

二十八葉八行 哈喇哈什城元之哈剌合底城司空景義公撒亦的之先世所居由此徙西洋世爲賈販以財雄海外矣乾隆二十四年

十八行十九行 玉隴哈什元史作玉龍傑赤至等城是也删

二十九葉九行 達爲利爲西源矣唐西域記云瞿薩旦那城東南百餘里地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羅漢曰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廻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淩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絶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如是與國僚臣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爲中開自茲没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鼓封一函書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準其地望或是樹枝

然語涉不稽非可傳信

十六行 接改按

卷二

城北作七堰互相灌注近於濁漳之十二墱流也

此籤在第一葉

一葉十八行 素城赴烏什 城改誠

三葉十五行 分爲專城地起高原北至北山

六葉十六行至七葉四行 冬夏不可行水發山中所謂阿耨達大水也水經注云南河東逕于闐國北又東北逕扞彌國北又東逕精絶國北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 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

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按水經注先言南河逕且末國北再言又東會大水則河在城東矣西域記城西字誤唐書謂之且末河河西爲播仙鎮故且末河城也克勒底雅河北流三百餘里匯大河

七葉十一行　唐書地理志云姑墨州至異名矣

十七行　庫徹改苦叉

九葉九行注　漢改海

十葉十八行　有勃達嶺唐書地理志作拔達嶺

十一葉一行二行　至凌山唐書地理志謂之凍凌山詩納于凌陰云云

十二行注　領改嶺

十二葉四行　于改干

十四行　是爲雅爾幹河河經莊折而東

西校　五　晨風閣

十三葉十六行　于改干

十八行　于改干

十四葉二行注　趙郡王叡處乾陀羅城疑即班超所居之宅乾城

四行　差存髣髴龜茲嘗於此置關即後漢敦煌太守張朗從北道先期至爵離關者也

又于改干

十六行　于改干　上改土

二十行至二十二行　西域記云屈支國至由斯渡矣

二十二行　于改干

十五葉十九行　于改干

十七葉十六行　分地定居諸務唐書地理志云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關又二十里至于術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龍泉守捉又六百里至東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護府計其道里西夷僻爲玉古爾莊于術爲庫爾勒莊附近兩莊

二十葉十四行　覔改覓

二十二葉十八行十九行　所謂四水之中矣孝恪既滅焉耆即其國置焉耆都督府地理志張三城守捉西南百四十五里經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淡河即孝恪所浮之水歟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湖爲古交河城唐貞觀時安西都護治云云

西校　六　晨風閣

二十五葉十六行至二十六葉十三行　吐魯番者元時畏兀兒境或作畏吾畏兀偉兀衛兀同鶻裔也舊牙帳在和林唐末衰弱地爲黠戛斯所并徙居火州成吉思初興主巴而朮阿而忒的斤首納土爲婚姻傳至元孫紐林的斤封高昌王國有五城見元史鐵哥朮傳及元陸文圭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墓志今吐魯番城鎮曰廣安其東七十里爲元火州亦曰交州畏吾兒國王治之今曰哈喇和卓經世大典圖作合剌火者歐陽元高昌偰氏家傳作哈喇和綽元史作火州霍州和州漢之高昌壁又東百一十里元之魯古塵今日魯克察克又日魯谷沁後漢之柳中城唐之柳中縣準部之强

羅布淖爾所受水第五圖　烏恰爾薩依河　恰改恰
第七圖　庫克雅台　台改爾
卷四
四葉四行　於焉卵育津渡所居汎以威呼刳木爲舟形國語曰威呼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鄭氏注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卽威呼是矣乾隆二十八年
六年　注　删
五葉六行　發自華諸輝嶺按華諸輝甘肅亦有此地名通鑑突厥冠蘭州隋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咳可洛咳卽華諸輝之轉音胡身之注謂山無草木曰咳望文生義不知譯音無定字也
七葉六行　溫克布拉克水　上克改都

西校　七晨風閣

空格斯舊爲準格噶爾烏魯特霍爾博斯鄂拓克地　此籤在第八葉
十一葉十八行十九行　兵馬溺死者甚衆鶻魯既滅地爲突騎施所有分大小牙突騎施烏勒質建小牙於伊麗水唐書地理志云
十四葉二行　高昌丈餘博明鳳城瑣錄云灌莽中生小果如椹下有葉承之仲夏色正紅徵酸季夏則深紅味甚甘名依爾哈木克　國語也按齊齊爾哈納爲蒙古語又曰善盤果卽斯樹矣
十六葉四行　愴焉悲悽乃爲詩曰世俗徒耳食云云亦欲詮次舊聞庶幾翔實　詩凡百二十字元在注中
傳羅布爾噶蘇舊爲輝特台吉唐古忒游牧地　此籤在第十七葉

二十七葉二行　擄改虜
十四行注　俗呼爲集吉草又曰芨芨草皆席其字訛元華堂寺碑云皇太子於涼府西北約一百里習吉灘下窩魯朶習吉亦席其之誤蒙古語謂芨芨草爲得勒蘇見劉文正公西域考驗集其叢生根蟠大處日臺
二十八葉六行　四改同
十二行　蒼改倉
三十二葉至三十三葉一行　卽阿里瑪圖之異文也世祖紀言地在和林北地理志又言在北庭西北四五千里按阿力麻里距北庭三千里而遥當和林西南準今審古卽實爲非地理志又謂是海都分地證以月赤察兒傳亦爲舛也地舊有城

西校　八晨風閣

三十七葉十行　遇改過
三十九葉一行注　拾改哈
圖爾根舊準噶爾多果魯特鄂拓克地
古爾班阿里瑪圖舊準噶爾庫本諾雅特部鄂齊爾烏巴什之昂吉
庫魯圖舊準噶爾布庫斯鄂拓克地
自庫東南至沙圖沙圖西南至古爾班薩里皆在巴勒喀什西南岸唐之潔山都督府地突騎施阿利施部也　以上四籤皆在第四十一葉
四十二葉十六行　喀喇塔拉者西地與托博隴相接舊爲準噶爾額爾克騰鄂拓克地南北山勢
四十五葉二行注曷思麥思　下思改里

此段言月祖伯應酌刪　此籤在第四十六葉

卷五

五葉十三行　莫竟其委爰考納林之流元劉郁西使記謂之忽章河其言曰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長春西遊記則曰有河爲霍闌没輦由浮橋渡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幾千里蓋夷語無定字霍闌即忽章之轉語而渡船浮橋自昔有之河之東北四日程爲賽藍城河西南五日程爲迷思千城即西遼之河中府矣元時往來西域皆取道於斯

六葉八行　亦曰霍什霍爾河霍什霍爾河西北隔山即吹河源吹河西北流千餘里瀦爲河什庫勒元祕史云太祖命速別額台追蔑兒乞主脫黑脫阿子忽秃赤老温等至垂河即此河也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戰於穭河雪不台傳以穭爲蟾聖武親征錄又作嶄河皆垂河之異文矣長春之自賽藍東行宣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没輦之南岸是也吹河西南三百餘里爲塔拉斯河劉郁記所謂二月二十八日過塔剌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者也

自阿克沙依水以東至音圖庫斯水四百里間舊和碩特部沙克都爾曼濟之昂吉也　此籤在第六葉

八葉十五行至十八行　元長春眞人之朝成吉思皇帝至仍由茲路刪

九葉三行至十三行　曰阿勒坦山舊作阿爾泰山元史武宗紀作按台山即阿勒坦之轉音譯言金也山北魏蠕蠕始出金山而立國隋爲西突厥地唐時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內附居之回鶻之建牙和林也地亦屬焉遼金之際乃蠻國據山北成吉思滅之以封諸王其後叛王因其險阻日尋干戈垂五十年不奉正朔禁畏哉兵乃置重戍迄其亡也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遁和林爲明兵所破太子死丞相納哈出降擁衆二十萬據金山洪武二十年師踰金山納哈出降山頂西南

山頂極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尾四十六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係水道提綱語或當存之

元時自金山至上都皆置驛經世大典站赤不詳以元史明宗文宗兩紀考之自金山至和林北潔堅察罕即揭揭察哈澤迦堅茶寒殿所在也在和林北七十餘里以次東行　朶里伯眞　斡耳罕木東　必忒怯禿　探禿兒海　禿忽剌即土拉　禿忽剌河東即土拉河　斡羅斡禿　不魯通　忽剌火失溫　坤都也不剌　撒里　兀納八　闊朶　撒里怯兒　哈里溫　闊朶傑阿剌倫　哈兒哈納禿　忽禿　孛羅火儞　不羅察罕　小只　王忽察都　上都六十里店　上都三十里店　按站赤云鐵里

干站自闊斡禿至小只凡十䭾鋭闊斡禿即闊朵
以上二籤皆在第九集
十四行至十六行　二百七十餘里之鄂爾和楚克山準語山峯高聳之謂一作鄂勒霍楚爾　山陰皆準部舊牧地曰烏蘭呼濟
爾背之布庫努特鄂拓克也其西曰綽爾郭阿睦爾撒
納之昂吉也又西曰察罕呼濟爾達瓦齊之昂吉也塔
爾巴哈台城者名以山也山在城北百里乾隆二十年封巴雅
爾爲輝特汗駐牧茲地後從叛亂二十二年官兵討之
五月
二十行　繞行塔爾巴哈台山三匝蓋比之帖木真繞
不兒罕山三遭矣西域初定

十二集九行　言我五集賽按五集賽一曰阿克巴二曰拉布里木三曰杜爾巴四曰雅素隆五曰伊克呼拉爾皆於阿拉克圖古勒淖爾西南齋爾游牧乾隆二十年內附
十八行二十五字　爲刪
十五集一行二行注　按闊別列牀兀兒傳作闊客地在金山南當即今之科布多地
闊科別布皆雙聲列多音亦相近
十四行　于改干
十八行　于改干
二十一行　爾改兩
十七集五行　而右會察罕河河發自博羅鄂博在喀
喇圖淖爾水西南七十餘里源處爲喀喇淖爾南流五
十餘里左匯布拉青吉勒河又南流數十里左匯哈達

青吉勒河是爲青吉勒河又南流近百里有哈弼察克
河自東來匯是爲察罕河察罕河東南流五十餘里入
于布拉干河琳丕勒多爾濟傳云
十八集六行至八行　南北相直近五百里龍骨即烏
隆古之轉語矣又曰兀瀧古河元祕史云成吉思與客
列亦種人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親征錄作
盃祿可汗按即太陽汗之兒　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去
追至忽木升吉兒地面兀瀧古河行成吉思獲不亦魯
黑的官人也迪土卜魯黑又追至乞濕泐巴失海子行
不亦魯黑遂窮促了故長春遊記載鎮海之言曰白骨
甸古之戰場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蓋地鮮水草兼

饒鬼魅所由氏爲白骨甸矣烏隆古河北距額爾齊斯
河源
十一行　遂率所屬逃去額璘沁尋以附逆革職解京道死戮屍　見域
西考驗集俟考
十七行　言山之似額而色黑也唐書沙陀傳處月居
金娑山之陽準以地望疑此爲金娑山矣特默齊傳云
十九集二行至四行　復似其蔓所謂乞濕泐巴失海
子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
九行　在元時又曰乞則里八寺海
十七行　曰阿勒坦山烏梁海
二十集十九行二十行　是爲額爾齊斯河元之額兒

的失水也成吉思甲子年追襲篾兒乞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根源行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脫黑脫阿中亂箭死其尸不能將去其子割其頭渡兒失水溺死者過半河側置馹謂之大河馹

二十一葉二行　即紀斯河之勝其時成吉思西征回回比其歸也於斯過夏元史太祖紀於庚辰歲書驛蹕也石的石河時方克尋思干何得數千里旋師縱敵作史者不諳地理致有此失

二十三葉十八行　亦曰鴻和圖淖爾（鴻和蒙古語鈴也見元史語解）

唐書言葛邏祿部跨僕固振水當即此淖爾也淖爾圓橢形

西域水道記校補

西域水道記殘本四卷庚辰七月得自都門鶴蓀圃書賈家丹黃靑三色校識間以墨籤有大興徐氏藏圖籍印審爲星伯先生手蹟意刻成後重加點勘偶有補正下籤待改也因依刻本次序排錄名之曰西域水道記校補殘本鈔尙冀已佚之第三卷復出爲延津之合焉辛巳人日錄畢復付寫官謄成十五葉

此書寫本上虞羅氏唐風樓藏云得之錢唐丁氏善本書室後㕔跋尾不著姓氏詞補正出自星伯先生手今觀籤記各條均至精密爲星伯先生自校無疑宣統紀元三月從羅叔言參事借觀爰寫校上板以廣其傳番禺沈宗畸

三江考

武林　王　晫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三江考

西河毛奇齡大可著

三江之爲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水經注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而特其所爲詁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通大義自昔已然況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踪跡

未必悉合泥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未可爲據然而大概可睹也考禹貢有曰三江既入而孔氏爲傳則曰自彭蠡江分爲三江而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爲三也且彭蠡亦未嘗入震澤也周禮有曰其川三江而賈公彥爲疏則曰大江至尋陽而合爲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爲三而後入于海夫公彥雖不以三江之入爲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貢導水則復有東爲中江東爲北江之文而漢地理志附會其說遂以吳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爲南江蕪湖西一水東至陽羨入海者爲中江毗陵北一水東入海者爲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即大江也夫仍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既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稱中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爲大江而中江不然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即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

在荊州則曰其川江漢而于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既以表荊復以之表揚不其紊乎乃若吳都賦註則以爲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註禹貢因之夫松江假矣而東江則自昔迄今必無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亦未聞入海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于禹貢之文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必震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入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我參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既入爲泥則禹貢兗州有曰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青州有曰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將必雷夏澤而後灉沮同嵎夷略而後濰淄道乎抑
非乎夫事不証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說于今已不
合矣請仰以古較之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爲川
爲浸爲澤爲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旣入之文而限于
一地則職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
湖假使具區爲五湖之始而三江卽五湖之終則猶
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
何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

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不幾小揚州而笑職方
之陋哉然則如何曰韋昭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
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已該大江
之勝矣而于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
又南及浙江浙江卽錢唐也卽水經注所爲浙江者
也而于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
錢唐與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者自在
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爲水長五千餘里湯湯
下漯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入海則吳淞支流外

而爲婁雖其入海處蹤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
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酈道元水經注甫國頗
略遂訛爲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于烏傷而東逕諸
曁又東逕山陰然後逕永興之東而北入于海其在
入海之上流卽今之錢淸江也其接錢淸之下流卽
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紹興知府戴君湯君築郡水
利則上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濟浦陽
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淸相接之口名三江
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衞名三江衞建閘于

其上以司啓閉名三江閘其尚名三江則自古相仍
幾微不斷餼羊名存夫亦可以爲據矣至若水經注
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
東江則疑庾仲初作吳都賦註所稱松江婁江東江
者未必不卽指松婁與浦陽而後人誤釋之而求之
吳淞之左右毋怪乎求之千餘年而終不得其地也
要之浦陽本獨入海而由諸曁而山陰而蕭山其中
經流雖多沿革而入海之道依然如故此可驗耳若
非浦陽則浙江松江婁江皆吳地也國語曰夫吳之

與越仇讐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夫松婁則焉能環越哉且國語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若非浦陽則盡屬吳地而反曰吳將與我爭吳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聞范蠡之去越乎吳越春秋曰范蠡去越由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爲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由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爲松江婁江則松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由松婁而反入湖者古文具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說

必欲執三吳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道光丙申秋開雕

東河櫂歌

次閑趙之琛題

光緒壬辰仲冬月
嘉惠堂丁氏重鐫

敘

粗曉文字時聞吾杭詩詞名家第一厲樊榭不及見矣讀所著東城雜記杭所甲天下西湖唐以還名蹟累累不一及之而開編於南宋之富景園光堯石經在府學司馬溫公米南宮摩厓書在南山不一及之而止志宋刻於慈雲寺之石柱郎在城以東如後漢志華議曹致土錢塘水經注濤水二月八月峩峩二丈餘子胥文種之神也不一及之而捜奇索軼畫地一隅必自來志地所未曾者始錄之而名賢高僧神壇委巷橋梁城郭之改更詩文書畫之流傳以及泉

刀梭杼之用魚鳥蟲蛇之變則已無所不具而卷分上下乃數十葉而止有杭以來地志未有課虛無以責有如是其創始精核者也從其後而葺之以詩增後之作者以爲詩之注其吾春漪之東河櫂歌乎春漪于樊榭同里閈擇揞幽賾亦後先角勝櫂歌百首未足概春漪之百一而余于春漪京庽讀而歌之佳趣交引如櫂余于東河之中起樊榭而請質雜記之所以矜愼而樊榭謂予有心知焉離鄉遠最喜操土風春漪志風土於是歌足不愧風人之體者也歌之再而爲之敘

乾隆[illegible]十五年歲在庚戌夏五月東橋弟蔣師爚譔

敘

吾杭東河自斷河頭至艮山水門凡八里十二橋一水通波長虹跨影其閒編戶之觽浣女之砧互相應和過之者如聞水調歌矣吾友春漪家居是閒建閣臨河俯瞰清沚晨夕所觸習其鏗鏘爲東河櫂歌六十餘首凡坊巷改移亭臺變易以及往賢故侶游讌往來莫不摭拾雋談抑揚勝致此不特一隅自據操其土風而興廢之嗟今昔之感低徊俯仰唱歎隨之卽欲其不爲竹枝縹緲之音不可得也昔樊榭老人爲東城雜記瓜疇芋壠掇拾無遺迄今橫河之魚東門之菜御園之花石梵刹之碑幢猶可步屧追尋得其髣髴今春漪上攀曩哲加以引伸只此區區一河而采綴之精與樊榭等此固老人所願聞者惜乎風流已遠不獲以是歌相獻酬在當時未嘗不咨嗟而悼歎之曾不意日月幾何并作者亦不可得見徒令斜陽水閣展卷悲吟河水湯湯與淚俱瀉猶想見刺船人去時也悲夫

嘉慶九年歲在甲子春正月穀人弟吳錫麒撰

敘

東河貫會城數里地耳而北通潞水之帆南艤荊川之楫百貨捆載直達幽燕三板篷舢徧走吳楚唐瀕江岸有潮汐之浸淫宋界城闉爲濠塹之基趾團練分寨則環以旌門焉德壽築宮則跨夫輦道焉占形勝者七百年之久溥利濟者三千里而遙浩浩乎與百川競流四瀆爭長已爾其艘積鹽筴千纜翼張岸排倉儲萬瓦鱗戢國息所入民生所資憑是轉輸控爲襟帶若乃豚圈雞杙菱角筍苞月塘販鮮鼎湖運羅論擔東門之菜計觽東筧之麻魚苗來乎九江木柹下乎三峽與夫露夕蓮炬霜晨菊船水嬉迎神香市贊佛以及帨氏之水湅草人之物宜平泉綠野之周遭紺宇琳宮之映帶騷人逸士之所流寓牛醫馬磨之所卜居莫不俯鑒鏡清覘吟風利或倚檻憑欄以騁眺或浮家泛宅以營生豈直臯亭種桃因之嘆渡越航行李於此攬維已也敬家居河步地名宿舟以南渡船官廨所建得名乃在普安橋西崇新門北壞堞留雉背郭結廬修梁互虹面河啟牖見夫風帆沙鳥飄忽雲煙聲柝鳴鉦送迎冠蓋亦欲仿吳興園圃秦中歲時作扣舷之歌成小海之唱所奈人事齷

齔年華遞遷徙仰屋以無書竟臨淵而少網昔樊榭序東城雜記有云鄰翁野叟拙樸無可與言敬之謂矣春漪先生學裕心傳文嫺掌故新年著詠早窺豹班遺賦傳鈔共許麟角囊曾摭拾瑣語編排麗辭一時斷楮零縑綴皆美錦郵謠里諺點卽兼金例參桂海虞衡備甄物產義取襄陽耆舊詳述師資終以剞劂未遑輶軒有待豐獄劍氣豈久光沈清皋鶴聲自然響答今者令嗣承憲邦憲重裒先集來屬弁言不揣荒蕪略加訂證嗟乎老成徂謝已枯海上之槎文采長存如倚禾中之櫂是詩出將見都城紀勝武林舊事客杭日記諸輯不得專美於前矣乎

道光八年歲在戊子秋九月同里胡敬譔

東河櫂歌

仁和姚思勤春漪

八里清波貫綺闉人家水樹簇魚鱗題詩欲改坡翁句燈火城河夜夜春

菜市河今稱東河以鹽橋河居中小河在其西遂呼此爲東也成化杭州府志謂之東運河南宋糧運由此入舊時河在城外卽以爲城濠張士誠改作城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視舊拓開三里而絡市河於內故又稱城河自斷河頭至艮山水門計長八里宋葛澧錢塘賦云清流中貫蕩漾漣漪蓋指城中水也　田汝成西湖志餘後沙河在艮山門外壩子橋北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簷歌管不絕東坡詩云雲煙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

城曲雲嵐近可招綠莎夾岸織裙腰此中小占西湖勝映月垂虹十二橋

東河近城曲之處平遠虛曠望見西湖諸峯浮螺攢黛于屋山樹杪　斷河頭直下至艮山水門爲橋凡十二曰平安一曰平安二曰平安三俗呼豆腐一二三橋亦曰國富曰安樂曰章家成化志作賊家萬歷志作春熙曰信祐以上

俱屬錢塘曰萬安曰菜市萬歷志作慶春曰太平曰新一名廣積倉橋俗呼廣安新橋曰寶善曰壩子咸淳志作順應橋又稱觀音橋橋北數武即艮山水門以上俱屬仁和

一橋二橋水不流三橋橋畔多泊舟儂情長如江上水願郎弗往斷河頭

淳祐臨安志菜市河南自新門外北沿城景隆觀後至章家橋成化志東運河自東斷河頭至章家橋按新門今之望江門俗呼草橋門者是也門內為望仙橋街斷河頭在望仙橋東乃西湖游覽志謂其源本通保安水門自宋築德壽宮而堙之故

東河櫂歌　二

稱斷河頭亦曰旱河頭既誤以茆山河為菜市河遂謂斷河頭因築德壽宮而然竟忘卻宋時菜市河在城外矣

毛稚黃先舒 斷河引吳峰天淡吳雲碧百子燈紅照離席天河夜落織女星靈鵲橋西化為石青松靄靄月皎皎一聲雞喚春煙曉流蘇四幄不飛塵窣地金泥藍鳳小鈿車憶昔出瑤池曳雲裊雨何參差離腸一奏斷河引酒樽茶椀俱含悲斷河河水流香絮彈鶯偏著花濃處銀漏丁東隔夾城江門月上催船去

魯秋塍曾煜 斷河頭看次兒計偕發行李詩云無情最是斷河頭送往迎來不暫休

穀雨花開舊草堂週遭多是及肩牆到門春水半篙綠有客越游停野航

厲樊榭鶚 東城雜記元至正間有王維賢者隱居嗜古所交多勝友築東里草堂于城東平安橋張光弼題詩云週遭多是及肩牆馬過猶知舊草堂苔逕雨晴蝴蝶亂藥闌風暖牡丹香詩篇未覓為時重杯酒能留共日長豈是輞川無作者卻同裴迪賦山莊 廣陵成原常廷珪亦留題云平安一橋吾舊游君屋乃在橋東頭晚山得月更宜酒春水

東河櫂歌　三

到門還放舟太守詩成寫素壁老夫興發思滄洲淮南叢桂不得往撫卷因之生遠愁又題維賢所藏盛子昭雙松繫舟圖云雲門寺前風物幽布襪青鞋吾昔遊壺盧盛酒待明月舴艋載琴當上流長松並立幾千尺狂客一別三十秋何當挂席過湖去東里草堂姑少留雲門寺在越凡過客由杭東渡者必于斷河平安一橋登陸古人詩語無虛設如此湖謂鏡湖也

杭城風韻在樓居況有軒牕枕碧渠一闋玉簫吹送客客杭佳輿郭公書

元京口郭天錫昇客杭日記寓樓頗潔便於坐臥
大抵杭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韻耳又云三橋
早飯已見吾子行寫篆字相送仍取玉簫爲予吹
數闋　厲樊榭題郭雲山日記眞蹟絕句云郭髯
行記篋中收便是滄江虹月舟解道樓居好風韻
杭人不合異鄉游

道院仙宮常補葺金剛靈順蹟猶存版兒巷口河橋
路蒼莽難尋安樂園

郎瑛七修類稾東花園宋之富景園也內有百花
池今園前民家之後尚存大池相傳舊矣版兒巷

名曰白花蚾椒巷乃百花池上巷也　游覽志版
兒巷北有景隆觀靈順宮金剛寺安樂園今則宮
寺皆存園名無知之者但知有安樂橋而已　平
湖沈遐菴修齡摸魚兒詞云過城東版兒巷口斜
陽催送殘景

一區之宅五柳巷前有胥山後雪堂水檻風簾多畫
意新詞製就買陂塘

都城紀勝新門外五柳御園咸淳臨安志章家橋
之上有五柳園橋其地有五柳園在金剛寺北今
安樂橋有五柳巷又走馬塘在艮山菜市門外地
平坦可馳馬故名舊有花柳號城東新路　朱鹿
田太守煒柴胥山下居五柳巷賦詩暖屋三度移
家三徑開縱令無樹也須栽重門況是陶潛柳直
得春風渡水來注巷通菜市門水　余友俞雪堂
孝廉理亦居五柳巷孝廉工詩善畫自號秋府遂
客

鑾輿昔日越州還船泊春熙綠水灣留得橋名說裝
駕金支翠羽在人間

游覽志春熙橋一名裝駕橋相傳宋高宗自越州
渡江歸臨安泊舟裝駕于此蓋其時橋在城外故

也土人訛爲臧家橋按咸淳志作章家橋則游覽
志所云乃屬附會

東西橋影壓橫河小粉場前水熨羅殘月曉風人不
寐中流齊唱打魚歌

橫河東運河之支流西湖水灌市河從城外過壩
入焉東西夾以雙橋如眉影窺鏡夢粱錄崇新門
外小粉場前普安橋又名橫河橋其東名廣濟橋
又名報恩橋今但名東西橫河橋而小粉場則里
人仍稱之或譌爲小粉墻仁和縣志西橫河橋舊
稱橫河第一橋東橫河橋舊稱橫河第二橋其地

近城闤樹色高下屋瓦參差雨篷煙艇早暮聚集

虞長孺司勳淳熙有横河打魚行一篇

玉玲瓏閣畫圖開渲出霜林錦繡堆最愛江鄉風味好紅菱紫芡滿船來

龔蘅圃侍御翔麟舊宅在横河橋有玉玲瓏閣風流淹雅喜爲樂章出入梅溪白石間晚年移家白洋池畔自號田居有憶横河紅葉詞調寄簇水云小艇東偏綠陰曾聽鳩邊雨幾番霜信宛翦就猩緋殘縷恰伴僧牆黃雪落帽風前舞一點點逐亂流去夕陽暮浴水鳥斷霞攪碎只趁著漁舠住千

絲撒網便認作金鱗聚莫是舊溝漂出還有人題句愁吟客夢過吳江路又有絕句云横河歲歲釀新醅臘底封泥過伏開盼得西風船早到紅菱紫芡一時來

卜宅横河有息廬小山叢竹最蕭疎才華近與陳髯匹錦帶流傳四六書

許汝霖思綺堂集序章藻功字豈績錢塘人與兄勱功撫功並承父士斐家學以詩文擅名於時藻功尤工四六文康熙癸未進士入翰林有思綺堂集行世　章藻功息廬小序隱不買山歸惟卜宅亂石插三竿之竹小盆畜二寸之魚自註癸酉四月余自福建歸卜居于城東之横河橋

陂池窈窕好園亭幾摺遙山作畫屏近水更宜明月夜涼蟾如鏡照書櫺

横河葉氏所居在東西兩橋間擅池館亭榭之勝魏玉衡之琇葉氏園亭詩陂池窈窕接城隍拂面和風入檻涼洲淺鷺鷥行見影草深蝴蝶過聞香院園喬木有秋意樓對遠山宜夕陽安得水田還負郭主人高枕到羲皇　張穎韓横河夜月詩霜寒碧月照清川一片空明映遠天萬里乘槎如可

去凌風直向海潮邊

萬斛珍珠寫玉盤石門横塹鎖奔湍春來十日雨入九便作匡廬瀑布看

諸鎮鼎新壩潺湲詩城邊一水勢長奔誰阻中流石作門激浪横波留不住明珠萬斛帶潮噴

那用魚罾水面排司勳曾學太常齋放生有社無人續但見乘流放木簰

東城雜記慶春水門通外沙河之流明時以東郊地僻鹽徒攔入不可禁奉旨久塞虞司勳淳熙卜居于是門近土橋不通舟因佃爲放生處萬歷中

賈豎欲奪會安壩曳木之利慫有司啟水門築壩
于門內曰新壩西湖志稱爲慶春壩
崇新門接東青門環抱沙河勢欲吞試上土橋望煙
靄居然城市有江村
咸淳志城東曰崇新門東青門艮山門淳祐志崇
新門俗呼薦橋門東青門俗呼菜市門按崇新門
卽清泰門內屬錢塘外屬仁和其址卽吳越南土
門也今俗呼螺螄門東青門卽慶春門內外俱屬
仁和吳越名土趾門今俗呼太平門有水門明宏
治閒塞萬歷二十二年督撫常居敬郡丞涂文奎

復開　土橋在新壩之左近慶春水門通外沙河
舊稱泥橋里人李茂玉創改以石與西橫河橋東
橫河橋皆自淳祐萬安二橋閒投東屬錢塘仁和
兩界　闗鏈土橋煙靄詩薜荔疎墉蓋短茅人家
苑外出松梢霧深正好棲元豹地古由來宿老蛟
花氣蘢蓯晴亦雨菜畦紛錯市遥郊行人莫訝煙
霞重爭說巢公此結巢　湯堯文煥上橋縱步詩
徑以城隅僻人因靜裏過敲門遥問竹掃石近侵
莎堯文別號鄰初仁和人嘉靖乙卯孝廉工書神
宗時召爲翰林院待詔同郡許光祚字靈長得煥

書法時人號曰湯許厲樊榭有汪青渠營土橋精
舍去予居二里許雪中過之不值題壁詩二首
詩翁家住泥橋北畫史堂開水郭東郞說畫傳詩句
裏儂云詩在畫圖中
張隱君遂辰字卿子一字相期號西農卜築東城
詩格澄濇孤峭多自得之語著有湖上白下蓬宅
衰晚四編爲醫自給能起人死今里人名隱君所
居曰張卿子巷在土橋北孫宇台治有題張卿子
隱居詩　藍瑛字田叔家東城善畫山水自號東
皋蜨叟又號東郭老農牓所居曰城曲茅堂子深

字謝青爲諸生亦以畫名龔蘅圃有城曲茅堂感
舊詩
主人屢易姓長留水木清華檻外收匹練橫河看不
足插雲高築望江樓
土橋畔金中丞別業在焉里人至今猶稱爲金衙
莊中丞名學曾字子魯號省吾仁和人隆慶戊辰
進士初授工曹旋擢楚學使既而分守湖南以不
合張江陵意罷歸結社孤山有終焉之志江陵歿
起用撫八閩數年以老乞休結廬城東擅水木之
勝嘗爲太夫人造望江樓極高風帆沙鳥在欄檻

閒眞大觀也
數頃平山十畝塘皋園選勝小滄浪水邊林下秋風
冷今日登臨憶侍郎
皋園在淸泰門稍北嚴少司農所築郎割金中丞
別業之半中有梧月樓滄浪書屋跨溪小太湖墨
琴堂綠雪軒芙蓉城怡雲亭諸勝引外沙河從水
門穿壍入園中流經亭閣閒東而爲淵展而爲沼
縠紋鏡光隨風日波蕩復注籬外長溝以達于東
河倚杖閒聽潺湲有聲城市所無也　張祖望丹
題皋園詩暫時休沐處結構俯河濱　徐華徵鄰

挽少司農絕句云卜築東皋闢草堂城隅樓閣望
蒼蒼淸秋風景朱門客他日登臨憶侍郎少司農
名沆字子餐別號顥亭餘杭人家錢塘順治乙未
進士由給諫擢侍郎父忍公三嚴先生之仲氏也
疊石參差更鑿泉黃門風雅繼前賢自從妙句留題
後媲美蘭亭與輞川
皋園今屬孫牧堂給諫宗溥杭堇浦太史世駿遊
皋園詩云慨此泉石區已閱幾興廢先後兩黃門
風雅遞禪代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集蘭亭序摩
詰傳語題聯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座中

惟藥爐茗椀經案繩牀可稱工妙
柔櫓咿啞釣艇移風搴荇藻楸淪漪解吟活水城根
齧只有符郎五字詩
符之恆字聖幾號南竹仁和茂才年十五從厲樊
榭過城東皋園有寒煙棲木末活水齧城根之句
爲一時名彥所稱賞著有秋聲館吟稾
醉墨淋漓灑藥欄送春有句惜春殘延陵兄弟美才
調又賦夕陽秋水寒
藥園與皋園相望明季吳文學我匏名溢構軒檻
虛敞竹木蕭疏玉照堂前玉蘭一株大可數抱花

開如雪蓋百餘年物也我匏與嚴子餐柴虎臣祁
止祥范文白往還吟賞著有藥園盍簪集我匏之
孫闇園比部尺鳧明經讀書其中康熙中蕭山毛
西河太史奇齡與吾杭諸名士集此作送春詩時
橐筆數十人多有佳句末坐錢景舒录年最少獨
集唐二首其二五六用翁綬白居易句百年莫惜
千回醉一歲惟殘半日春太史極賞歎之錄入西
河詩話闇園又闢新圃于藥園之東尺鳧有飲闇
園大兄水閣詩云尋到東籬荷已殘何妨蕭閣共
憑欄高城吹角夕陽下飛鳥帶波秋水寒苔蘚紋

深留鶴印楓菽根老插漁竿棲遲不用重招隱宏
景清時早挂冠
十笏精藍近水湄清流縈繞豆花籬風吹幡影聞疎
磬雨洗苔斑讀古碑
東城精舍最多蓮居爲勝其地左負郭右亙土橋
門外清流縈帶循六枳之籬而入一往深窈寮舍
堂殿如蜂王國如燕子巢戶牖相向皆極低小古
木離立突怒霿鬱蔭滿堦除苔痕常如雨過妙香
時聞翛然有出塵之想矣明萬歷時大覺瓏禪師
所創師戒行精整沈嘉則明臣屠緯眞隆吳伯霖

之鯨諸名士皆與之遊有一碑虞長孺之文驚奇
李長蘅之書瘦硬宋比玉之篆蒼嚴足稱三絕
俞美英蓮居晚磬詩雲歛煙飛又暮晴橫橋古渡
佛燈清笙歌無數喧中夜誰聽寒林磬一聲
讀書結社在城東卽是香林廨院中不野不山偏入
畫涼雲到水梳空濛
泰和蕭伯玉士瑋讀書社文序略云余至武林聞
子將出讀書社諸君子文與余視之脫然落墨不
墮毫楮獨留一種天然秀逸之韻倏忽往來撲人
眉端　東城雜記杭州明季先有讀書社倡自聞

孝廉子將啟祥張文學天生元馮公子千秋延年
暨嚴印持調御忍公武順無勅勅後乃合於吳中
復社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城隅舊爲香林廨
院天啟初重建仁和錢宮贊謙之受益碑記有不
野而望超不山而聞寂二語狀境殊勝　梁穀林
編修啟心重九日同樊榭堇浦謝山柳漁甌亭竹
田游東城報國院分得杜少陵藍田崔氏莊詩韻
爲愛城東一水寬言尋蕭寺共追歡黃花雨後猶
堪餌白髮秋來最戀冠葉亂池光疑鳥下僧依竹
色對人寒晚鐘忽動連吹角古堞蟾生興未闌

架木爲橋行路難險如江上走沙灘濟人自具迴瀾
手磐石千年說萬安
錢塘縣志錢科敦行尙義嘉靖間連歲洊饑自設
粥廠拯濟里民所居近渡船埠後架木橋徑曲險
瀰多溺者科特闢所居屋直衢達河且甃石爲大
橋行者德之稱爲南橋以別于橫河東西二橋科
後遂以南橋爲號更名其橋曰萬安至今利焉
波痕嚙岸蕩成圜停泊圜篷儂也歡岸上胡盧兜偪
仄水寬到底養魚寬
游覽志石板巷內有胡盧兜　宋萬安橋西岸窪

然廣闊俗呼爲萬萬安橋團團疑是潭字轉音湖州
小圈篷船皆停泊於此

金鎗銀鎗洞口排組練照耀金銀臺可惜仙源迷咫
尺瀛洲水淺阻蓬萊

萬安橋落北河西有銀洞橋河東有金洞橋兩橋
相望俱不通舟楫銀洞橋左右有金鎗班銀鎗班
二巷蓋宋時禁軍下直所也　咸湻志班直金鎗
班銀鎗班在豐禾坊北

最上禪從太素參蓮池同日結茅菴出家孝義能無
礙心迹清如月印潭

仁和縣志無礙尼庵在東里坊菜市橋西古無礙
院舊址萬歷三十四年女僧袾錦重建袾錦號太
素俗姓湯爲蓮池和尚在俗諸生時繼室年十七
與蓮池同時出家因事母孝秉節自持故顏其額
爲孝義無礙庵

泛宅浮家亦足歡問郎何事雙眉攢艤舟醋庫紅亭
側怪道心中只帶酸

咸湻志紅亭醋庫在菜市橋東街南面北今名醋
坊巷宋時酒醋皆官庫醞造納緡錢于戶部臨安
有醋庫十二此其一也

瀟瀟暮雨碧雲寒冶夢煙花夢已闌至竟東青橋下
水居人認作武陵看

瓦子句欄南宋在臨安有二十三處其在城東者
薦橋門瓦在崇新門外章家橋南菜市瓦在東青
門外菜市橋南艮山門瓦在艮山門外瓦舍者謂
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今遺迹皆不可攷獨
菜市橋瓦子巷其名猶存夢窗玉樓春詞有云問
稱家住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
眠猶夢婆娑斜趁拍蓋指此也余友吳穀人編修
錫麒有過城東瓦子巷詞調寄鳳凰臺上憶吹簫

云冷落鴉邊淒涼葉底一條古巷彎環問冶春蹤
迹歎夢都難歎息琵琶仙去流水外別調誰彈西
風緊蕭蕭草樹暗起清寒　湖山故宮十里算桂
子荷花儘足盤桓甚小門閉後斜照同閒燕子歸
時應戀凭翠袖幾處闌干重回首新愁舊愁併作
秋看

選鋒曾此戰門開橋接端平起石臺忽聽鳴金喧水
次中丞船看海塘回

夢粱錄選鋒軍東曰太平橋北曰端平橋按湻祐
志端平橋列太平橋無星橋之後騎駝橋之前注

云九宮壇鋪洪武杭州府志會靈護國祠在艮山門外端平橋東土塘上今則端平橋遺址不可考矣咸淳志海神壇在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淳祐十二年有旨中興以來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爲大祀下太常議禮詔守臣馬光祖建殿望祭今則薄海乂安恬波利濟而中丞閱視海塘時在批驗所登舟云　游覽志鹽倉批驗所在艮山門內元時名檢校批驗所洪武十五年改今名

雪中訪戴汎扁舟遺興還登王粲樓夜半鐘聲驚客夢杭州錯認作蘇州

太平橋新橋之西岸俗稱戴家河頭王家河頭萬安橋西岸地名宿舟河下俗訛爲蘇州河下

稅局官廳近市闤到門流水綠彎環錯刀錦段愁無盡目送郎舟出大關

城北務在艮山門內去大關東南十五里通水門上河係商賈出入之地明初爲稅課局今改爲分司設大使一員書手三名務牌三名

臨河楊柳拂樓臺畫角聲中暮色催同上新橋看明月玉波浮動夜珠來

毘陵惲壽平格在杭日簡毛稚黃札云從東園綠柳塘行三四里逢橋五六過城北茅子鴻新居時芻牧驅馬駝蹀躞奔驛吹角之聲相聞暝矣不取故道從市中肩摩而過抵高雲閣中新月已挂高柳之半露蟲大作吟聲此時意君已就臥或尚立橋下哦秋風得奇語正思惲子來叫絕然興倦後不能再穿深巷呼君同上新橋看月也

跨街玉柱架虹梁橋畔猶存尚義坊記取題名稱善士流風遠竝溯河長

仁和縣志表揚尚義坊在東街新橋萬歷十九年四月爲善士唐耀立今則石柱猶存一半闌入酒

肆矣　案清泰門長明寺前亦有尚義坊

積貯標題永濟名義倉嘉穀更豐盈汎舟滿載倉河下米市何須絡入城

游覽志廣豐倉在艮山門內河西廣積倉在艮山門內河東　杭州府志永濟倉舊名廣豐倉在仁和縣新橋之西北即明預備倉也康熙五十四年具題添建倉廒二百四十間改名永濟　廣濟倉原名廣積存貯南米在新橋東後南米積貯南糧省倉遂廢爲民居　鹽義倉雍正六年創建李衛鹽義倉碑記略是倉卜築於艮山門內錢氏園基

其地約四十畝其廒計百四十間其貯可八萬五
千石其於水近可便搬運　仁和縣志錢受益字
謙之官少詹念杭州米市遠在湖墅城中素無蓄
儲議移米航于城內菜市橋黃婆牐而入則河闊
而道近積貯內有所恃居民糧食省遠販之勞爲
計甚便刊有河牐公言
踏燈看月醉揮毫扇影隨人上晝橋但覺銀河通咫
尺誰云淸淺不容刀
寶善橋乾隆二年里人茅瀚等建　辛丑中秋同
人小集予舍各賦中秋踏燈詞四首余首倡云輭

繡鋪成街一條連廂打鼓學元宵鬧燈翻覺秋風
暖扇影隨人上畫橋翁柳湖承高云游徧歡門與
未闌滿拌通曉看蟾盤偶來寶善橋頭立始覺淒
淒風露寒黃書厓模云更上河橋看月華紅燈俯
見萬人家西涼遊翫知何似一霎高寒透夾紗
莊船步頭挂布帆微風掠水日西銜夜來別有空濛
景漁火星星隔翠杉
寶善橋下地名莊船步爲蘇州莊船停泊之所又
下爲揚州盛澤船停泊之所船步有石梁亭
舊雨時時載酒過平橋低亞石盤陀東花園內瀠洄

水一道鴻溝直灌河
咸淳志駱駝橋在法明寺前　駱駝橋跨艮山門
直街上橋低而小下爲溝匯東園諸水出東河或
作樂渡橋　陳雪廬孝廉秭過余舍詩云步屧平
橋路不紆琴尊花下屢招呼平橋即指駱駝橋也
古刹移來寶慶年定香橋遠在湖邊莓苔小徑拖吟
屐謂是詩禪亦畫禪
游覽志定香寺在艮山門內宋乾德四年建於西
湖上今定香橋是也名香積院治平二年改今額
寶慶間建旌德觀移建今所　釋實月有定香寺

雜詠十一首其二云淸曉柴門手自開煙鬟小徑
綠封苔賣花聲向橋西去買得一枝隨意栽詩中
所云橋蓋壩子橋也實月號漁隱又號智假常駐
錫定香寺後居理安著有南礀吟草臨江鄉人吳
西林穎芳爲之序
開門浪說擁煙鬟平楚蒼然不見山若問當時迎餞
地亦如山在有無間
舊志艮山門東北第一門也內外俱屬仁和東北
隅有艮山故名門內有順應橋一名壩子橋俗因
呼門爲壩子門有水門　吳越備史杭城凡七十

里門凡十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諸門皆有星橋
惟艮山門獨無　仁和縣志艮山在城東北隅一
小土阜耳南宋時公卿往來迎餞於此　艮山雜
志山有地脈者亙古不變今艮山高不踰丈未必
爲地脈蟠結元沈德章撰艮山土神廟記云雉堞
之餘築爲土臺可知此阜所由來也宋紹興時東
北城門已有艮山名艮爲東北之卦門位東北命
之曰艮兼山爲艮命之曰艮山不必實有山也咸
淳志載諸山甚詳備未收艮山豈近在負郭且榜
諸城門而獨爲闕略耶　厲樊榭遊艮山詩城陰

艮其背有此山戴土　杭堇浦有艮山野望詩
跨城樓閣勢嵯峨樓下雙橋鎖錦波獨倚危欄成一
笑未能望海且觀河
萬歷舊志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督撫胡宗憲於
清波門南城上築帶湖樓東南城上築定南樓鳳
山門西城上築襟江樓各一座按艮山門東城上
有望海樓俗呼跨海樓當亦是時同築　艮山雜
志望海樓當城東北之隅下臨艮山樓內奉艮山
福主卽元時艮山上土穀廟神因廟廢奉此裔孫
烇張氏園林記茲樓之始曰康熙乙丑中丞趙公

士麟修葺杭城並建此樓初名跨海尋易今名俗
亦呼艮山樓按白文公詩望海樓明照曙霞注云
城東樓名望海則唐詩望海樓原在杭城之東蘇
文忠望海樓詩又有沙河燈火照山紅句今樓非
唐宋故蹟而雄據城東下瞰沙河有與二公詩句
合者　魏玉衡望海樓詩危樓縹緲向江開古堞
參差抱郭回三浙怒濤當檻立半山飛雨撲簷來
風高玉宇鳴箏勁日落沙河畫角哀喜見太平佳
景象平原桑柘積如苔　嘯翁艮山城樓眺望詩
煙際羣峰出蒼然望有無雙橋連古渡一水接平

蕪
鴨綠波傾翡翠梢艮山東麓碧雲交天然圖畫憑誰
寫欲向倦壇喚大茅
歲寒堂集艮山東麓南渡宸游看新綠處　梁文
泓茅瀚傳瀚字靜遠號竹村勇于爲善好觀書作
畫畫入能品所居在壩子橋南　趙意林信南宋
雜事詩艮山門外晚風尖玉輦低垂錦幰簾佳處
但從東麓望一方新綠畫春奩
城門水深月半沈水與儂情一樣深誰弄水聲歌水
調琵琶彈夢到江潯

舊浙江通志水門有樓者武林艮山而已按咸淳志載水門曰保安門南水門北水門天宗門餘杭門艮山有水門不詳　夢粱錄水門皆平屋其餘旱門皆造樓閣　諸虎男臣鼎夜聞東河榜歌東河水流雞鳴晨碧空雲淨天無塵櫓聲伊啞入銀漢街鼓隆隆夜將半城門水深虬箭催烏啼向城城未開誰弄水聲歌水調月墮竹聰驚共嘯初聞似隔潯陽潮琵琶何處風瀟瀟漸聽悠颺滿人耳柳岸眠鷗忽驚起休翻子夜破青冥莫愁高樓夢未醒

年來杼柚更翻新羅綺爭香滿屋春覓得支機一拳石河頭時有浣衣人

東城機杼之聲比戶相聞鄭仁寶云起於褚河南九世孫載善織作綾錦今褚家塘通聖土神是也

芳草春波漾縠紋綠香溢岸好湔裙裏染人濯水成五色散作芙蓉鏡裏雲

湅坊出水多在河濱

春風織路水紋斜新樣船聰罩碧紗半載尊罍爭粒管梅花看過看桃花

臯亭山前後多梅花而桃花更盛延播十里開春二三月遊人載酒肴往來河中宴飲遠近婦女祈蠶報賽入半山祀倪夫人清明時絡繹不絕

苦竹編籬補壞牆沿河隙地亦栽桑女兒清早踏梯采陌上城中一樣忙

石門吳孟舉之振課蠶詞下路桑枝著地低杭城都用采桑梯　東臯雜詠詩註蠶家呼四月爲忙月

競渡飛來指顧間榴花照水妬紅顏東河亦有銷金處多少游船落半山

仁和縣志近日半山龍舟爭盛諸璫各畢無不於

朔日奔赴遊人雜遝不減湖中至五日人家賞午飲雄黃酒畢各至河干觀競渡畫船非貴游不得覓一漁艇索錢至數百緡江文植半山看龍舟詩游人畫舸璫雜越埜艇村航次第來　錢塘縣志市河龍舟出艮山門至半山而還士女傾城出觀遠者駕舟設宴以往河干蠭屯蟻集簇擁喧鬨龍舟多至數十飾以綵旗錦繖映波耀日櫂舟者皆裹五色巾著畫繡半臂裸手足運動如飛雖沒水不畏呼耶之聲助以金鼓觀者皆震魂盪魄而不知返　西湖遊幸記西湖杭人無時而不游故杭

諺有銷金鍋之號　梁薮林五月一日城東觀競渡詩河橋宛轉見游龍南渡繁華此日重舊恨沈湘歌楚些遺風踏浪笑吳儂誰家鬢影當牕豔隔岸榴花對酒濃髩鬌一清堂外路歸扶殘醉晚煋松

雀竿游戲等尋橦賺出佳人倚繡牕扇影輕搖看不定鞦韆水上打雙雙

競渡船又雜設雀竿鞦韆諸戲　西湖游覽志三月三日俗傳為北極佑聖眞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醮事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于庭高可三丈

一人攀緣而上舞蹈其顚盤旋上下有鷂子翻身金雞獨立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瞪神驚汗流浹背而為此技者如蜓拍鵶翻蘧蘧然自若也按此即漢西京都盧尋橦遺術今于水嬉作之更駭人觀聽矣　朱鹿田鞦韆船詩鞦韆船立雙繡旗紅衫女兒水面飛續命五絲留不得妝梳散作餘霞色中流簫鼓斷絹鳴絲牕細語覶春鶯清歌宛轉盡一曲風掠落花無限情須臾迴波吹蕩漾性命孤懸轆轤上玉繩夭矯盤空中喚出佳人倚欄望飄然而來花冥冥忽然而去風泠泠衣香人影看不定暗合節奏人難聽扇底桃花換人面一寸弓腰前後卷崑崙慢撚琵琶絃偃師空習魚龍戲反手頻彎卻月腰纏頭錦帶香飄飄貼地迴環張靜婉當筵飛渡董嬌嬈白日欲沒飲徒散座上有人發長歎此生能得幾回看野鶴秋鳴怨夜半吾邦赤子貧可憐罌無貯粟囊無錢一身飄蕩朝兼暮如上險竿長倒懸人間只有鞦韆女竿木隨身無定所回頭四望生漁煙一霎仙乎撇波去

六月銀鯔一尺長算盤珠美喚儂嘗儂家慣結臨波

網生長東河是水鄉

河產鯔魚甚美厲樊榭食鯔魚詩一尺銀鯔美東河亦水鄉躍時過暑雨肥處近秋光收得西施網調成介象虀吳船通酒市風味付廚孃　仁和縣志鯔土人于仲春捕盈寸者養之秋而盈尺腹背皆腴為河魚之最目赤而身圓鱗黑至冬能牽泥自藏　案鯔魚肝諺稱算盤珠

藕絲衫袖曲闌憑笑語時時隔水譍萬朵齊開紅菡萏地燈點罷放荷燈

仁和縣志七月十五日白帝乘時地官按籍各詣

吳山炷香各寺院作盂蘭盆會延請衆僧施食是
夜點放荷燈於河中謂之照冥
木樨花放雨淒淒水長船高橋洞低鯉躍中流人指
說今年河水又平隄
青烏家言杭州湖水平隄出狀元東郊諺云池水
平隄出秀才余戲爲城中諺曰河水平隄出解元
晚稻紅蓮粒粒珠放船郭外去收租歸來風雪壓篷
背一幅袁宏運米圖
仁和縣志穀之屬凡六一曰秔稻之不黏者有旱
晚仁和種多晚有紅蓮子木樨黃雁來青銀杏白
之名
梗長葉闊東門菜歷擔挑來小雪天鎮日青青河畔
洗阿儂辛苦手卷然
晁補之七述云杭之爲州負海帶江而東南美味
之所聚焉水蓋陸品不待賈而足菜則蕫蒿菌陳
紫蕨青蓴韭畦芋區茭首芹根藤花羞盤菊葉薦
筥葍辛薤淡薺甘荼苦此吾杭之菜見稱于文士
之始周平園二老堂雜志云車駕行在臨安士人
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
民居彌望皆菜圃也小雪前後人家皆買冬菜名

日長梗白瀨河兩岸洗菜家家
井水多鹹河水甘井欄偏喜竝河干淄澠兩味依然
別那比郎儂意一般
杭諺云河水不犯井水
源頭活水自南來椒作玻瓈萬頃堆門外泛洋湖最
近乘槎相約弄潮回
湻祐志泛洋湖在仁和縣之北天宗門外一名陷
羊　嘉靖志泛洋湖在猪圈壩下受城中諸河水
通上塘運河正德間湖畔居民啟土出一大船乃
是汎海之舟規制甚異由是觀之是湖在昔日猶
海水所溢也　仁和縣志杭城水道惟東運河最
爲深廣南自錢塘界來流至橫河復出直達壩子
橋河出艮山水門與城外河合
蓄水種魚如種田魚粱魚椵互鉤連城河開後魚論
斗甘露亭前泊幾船
夢粱錄壩子橋有鮮魚行　鴻鳴草堂雜錄甘露
亭在艮山水門外康熙初耆舊募僧向各方收埋
遺骼建設道場於此　秀水萬柘坡孝廉光泰出
艮山水門詩魚椵屢逢疑雨響　漁人往九江販
魚苗養河中至五月方賣謂之開城河逐隊提籃

淸晨在廿露亭作市九十月間用木鴨撈取謂之賣河底
筍蔬瓜果販沙田小艇如梭水面穿解渴有八還賣水船艙滿貯寶幢泉
涫祐志月塘地宜種瓜有周姓者瓜最佳人呼月塘周家算筒瓜　游覽志月塘者沙田也土脈宜瓜　戴淸沙田曉市詩喧闐人語疊塵埃寒擁重門候曉開一路層冰過市上滿肩殘月照城隈野蔬園果隨時販竹杖芒鞵挨道來誰識風霜經歷盡日高暖閙夢初回河近沙田販貿蔬果往往有

駕小舟而罔市利者　朱樟出艮山水門過佛日山泊安隱寺煮茶詩小試風爐緩緩煎居人爭汲寶幢泉不曾上岸尋僧話寺外空停賣水船
施家橋畔儂家住不隔河流只隔城日暮蒼茫動魚鑰一重門鎖萬重情
咸淳志施家橋在五里塘西　涫祐志五里塘在尉司街側路通東新橋　杭州府志施家橋一名上堰橋洩泛洋湖水出五里塘出東新關合上塘大河按舊志又作司家　艮山雜志泛洋湖東西兩端舊有上下二堰萬歷杭州府志云上堰在天宗門外下堰在餘杭橋側施家橋近於上堰故一名上堰橋　周穆門京出東郭看桃花詩雨餘二月川原春小船出郭搖春津施家橋外綠成路施家橋裏紅照人
蓼花灘前秋草萋妾住下橋低復低日出移船上塘去浪高如踏廣寒梯
明李某濬治西湖說城東大河今名菜市河者本從海甯仁和境上臨平湖而來一百二十五里入艮山水門至斷河而止謂之上塘其市河合西河出武林門北通崇德百餘里謂之下塘上塘比之

下塘以猪圈壩視之高幾一丈　高菊磵下塘河詩日出移船日又斜蘆根時復見人家水鄉占得秋多少兩岸新紅是蓼花
鷺鷥灘上鷺鷥飛鴨舍橋邊放鴨歸儂在鳳皇亭畔住從來不見鳳皇棲
艮山雜志鷺鷥灘在艮山門外河西　咸淳志鴨舍橋在城東官園裏　艮山雜志鴨舍橋與焦家橋各港而東西相竝由橋北過靈德廟轉東爲[illegible]梢橋通千墩道中之雙木橋俗音訛鴨舍爲壓殺里人忌之改稱岳帥橋言岳武穆嘗居此也　按

壩于橋上有亭俗呼鳳皇亭相傳鳳皇來巢是以
鳥不棲宿語雖罔據但此亭從無宿鳥亦從不傾
攲余自幼時所見已然
壩南壩北水盤盤聞說當時設壩官桐石有詩眞絕
妙篷窻濺沫恣人看
淯祐志沙河塘昔潮水衝擊錢塘江岸至於奔逸
入城勢莫能禦開沙河以決之河有三日外沙中
沙裏沙至和元年郡守張閣立標題其處近南有
壩頭　讀史方輿紀要艮山門外有會安壩洪武
初置以豬上河之水　嘉靖仁和縣志壩置碑亭

東河櫂歌　三十

一座載奉旨車壩所用篾纜不許科民事設壩夫
三十名宏治十八年工部水利郎中臧鳳因地僻
事簡奉准裁革二十二名只存八名牐一座名清
涼牐夫二名舊並豬圈壩官帶管自裁革後受德
勝壩官帶管　汪仲鈖豐玉觀盤壩詩水從臨安
來順下勢恆急高處萬稻田旱乾民不粒東之壩
斯築積土黃炭業龍頭大名舸䑩尾小名艓行旅
敢憚勞往來各停檝囊中探青蚨一呼壩夫集獨
木高既架長繩密還縈上如樹緣猱下如城縋諜
田中桔槔運井底轆轤汲盤車糞馬困旋磨吳牛

怯飛梭忽須臾濺沫滿篷溼舟人理盌盌心獲小
甯貼曉色覘熹微行行遠關及紀程憶石湖曾詠
長安牐
香市喧闐松木場年年三月集郵航分頭蓊路東河
去船尾拖旗打鼓忙
梁共菴孝廉履繩香市詞郵嫗郵公共小舟燒香
幾度上杭州烏篷壓恰喧鉦鼓一片神旗蘸碧流
湖郡士女春時進香天竺多泊舟於松木場亦
有進艮山水門者
長安扯到一板縴榷酒三瓶寄夜航試點竹篙充水

東河櫂歌　三十一

手飛篷河上共翺翔
一板縴扯到長安杭諺語也　案皮日休與魯望
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榷酒三瓶寄夜航　夢粱
錄杭州裏河船隻皆是落腳頭船載往來士賈及
搬載香貨雜色物件有大灘船係湖州市搬載諸
鋪米及跨浦橋柴炭下塘磚瓦灰泥幷運裝鹽袋
若士庶欲往蘇湖常秀多僱舸船舫船飛篷等船
或府第莊舍亦自創造船隻撐駕往來　吳太沖
重修運河記省城由上河至海甯往來接迹猶是
一邑爾其末至海甯則有長安壩遂達運河於是

商販之貨捷足取便必經是焉近遠無不屆也尋

丈之水舟行如織

續東河棹歌

許增書

光緒乙未泉唐
嘉惠堂丁氏刻

續東河櫂歌自序

先人敏廬本外氏徐濯園託墟菜市綫渠說禮敦書與古爲徒櫂歌清娛傳唱東隅曾不須臾毒劫吞屠榜童荷殳浣女沈珠血流河汙桑滄感吁天戈載驅幸還舊居勞勞網蛛匆匆隙駒壬午秋徂客小長蘆因釣師朱回念鄉閭心寫力摹繭紙鴉塗塵事阻紆卷而懷諸鴻案賓疏雁序影孤纏緜拮据星霜十逾忽焉起予巢鶴歸歟水調重斂覆梓如初稿收桑榆芳擷菰蒲夢復華胥謳和老漁文獻喁喁事物臚臚楊柳魚魚竹枝烏烏藻采固殊篇什相符大巫小巫今吾故吾面皺何如質之太虛

光緒甲午正月杪雪中松生丁丙

續東河櫂歌

錢唐丁丙松生

太平門裏太平人且喜今春是富春翠蓋青旗喧舞隊家家踏雪看芒神

明張瀚松窗夢語杭人增設迎春之儀集優伶飾冠帶效雲臺諸將瀛洲學士乘臺閣中備極繁華羣聚而觀塞途充路覘天氣晴和呼爲富春　杭郡詩輯施鳳啟號朗亭乾隆己卯舉人工篆刻自作小印曰太平門裏太平人按迎春於慶春郭外偶亦經過慶春橋

篁庵校寫聽園刊書局東西近萬安亭衕亦如觀水術流傳　四庫溯　文瀾

浙省因被兵火書籍蕩然同治六年　奏開書局校刊羣籍西局設小營巷篁庵東局設忠正巷三忠祠卽舊之戴氏聽園

華官營裏紀鐙燒火樹銀花燦碧霄歌詠康熙全盛日鐙橋水際慶元宵

華官營卽今之田家園　美白石集觀鐙口號修內司人偏戲鼓華官營裏獨燒鐙春風到處看君賜金柳絲絲滿鳳城　金埴東闉跕鐙詞慶春門

內慶元宵火盤珠毬望裏遥一種新奇誰製出水
邊紅樹結鐙橋
橫河差埠葉家操桅展黃旗刺綵篙頭號貢船充
上用尙衣使者解　龍袍
橫河葉家船埠專應上塘河差役織造府解　上
用龍衣船必泊於萬安水次
閒披魏老書千卷靜灌潘園菜一畦柳檻梅窗風月
好教人那不住河西
東城雜記魏一愚杭人自號青門處士醞懿靚深
平日危坐閱所蓄書幾萬卷味其言行可爲人勸

續東河櫂歌　二

者疏示諸子楊維禎爲墓志　錢唐縣志潘時雍
錢唐人讀書賦詩視富貴蔑如也城東二百步有
地十餘畝古井一宋故輦院也荒棄弗治購得之
爲畦種蔬天稍不雨置桔槔井上出水灌之見菜
色青青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貝清江爲作灌
園賦　徆舟河下乃宋之船官廨嘉熙閒施知言
樞嘗居是職著芸隱橫舟稾柳風拂檻時鳴櫓梅
月橫窗夜讀書作於斯地
厤書一受百偏還僉憲廉風感懦頑甘守蓬廬寒餓
老淸流給擲兩金環

康熙杭州府志王僉憲琦嚴於交際當道憫其貧
而不敢餽計惟歷日當不致卻乃餽百冊公受其
一餘悉卻之有繼餽者不復受也病時家人不能
舉爨其宜人出二金環請易米公訶安得此宜人
曰君昔有德於某人餽多物爲報吾獨受此耳公
徉爲喜狀卽攜之入市投菜市橋河中歸紿宜人
曰向環乃贋物也爲人所識已投之水中矣竟以
寒餓終
河頭史氏舊家風咫尺籤祈關廟中默示大魁天下
兆漫詳庚甲未亨通

續東河櫂歌　三

萬安橋堍有史家河頭甯波史狀元立齋大成鄉
試杭州禱於萬安橋之關帝廟神示籤云君今庚
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史心怏怏謂一第今
無分耳及榜發中順治甲午舉人明年乙未狀元
始解神言謂亨通在甲未也見金埴巾箱說
巍科解會兩騰歡榜眼探花姓氏喧眞個西流風水
好三槐更溯武三元
吳筠解元蔡念慈許彭壽會元許乃普榜眼沈淸
藻探花皆居近東城金洞橋暗水西流武三元王
玉璧居在長明寺後里人稱王狀元圖按王璧字

楚珩仁和人鄉試第一順治壬辰會試復第一殿
試一甲第一授福建都督僉事時海寇陷泉州興
化屬邑而漳之南靖長泰漳浦詔安亦陷玉壂解
圍恢復出奇力戰生擒賊首楊炯韓泰等陞陝西
延綏定邊都督同知調天津總兵致仕家居三十
年年九十卒事載通志
平皐鶴叟隔城逢流水桃花深幾重半郭半村覊自
傑土橋章後土橋𧀄
朱珪名蹟錄元張仲舉自號平皐鶴叟蓋取臨平
皐亭黃鶴三山名也　沈明經映桂香粟齋詩鈔

余家東城之偏城根一溪發源報國寺左幾經委
折而入祇園當春水初生落花浮於其上往往不
知所之因取太白詩名曰杳然深處　杭諺云秀
才勿要狂恐遇土橋章蓋指戴功撫功藻功也同
居是里者尙有𧀄硯北明經斌晩號半翁著不能
草子敬身字㞼懷乾隆己丑進士官雲南迤西道
弟理身字治同號水南居士諸生又禔身字深甫
乾隆壬子舉人內閣中書有吟臞山房詩艸敬身
子麗正字闇齋嘉慶丙辰進士官蘇松太道禔身
子守正字季思嘉慶壬戌進士歷官禮部尙書諡
文恭麗正子自珍字定庵道光己丑進士官禮部
主事有集守正子自閎字養和道光甲辰進士官
宗人府主事弟自閌字叔雨同科進士官工部侍
郎
重新新壩界橫河漫說司勲論不阿巽水若然非大
吉如何七子𩐌登科
壩務山舘集萬厤中賈豎欲奪會安吏木之利揚
言慶春水門入巽水主大吉里中自是無富民
杭郡詩輯吳夢鼎字仲鎭父恆吾公萬厤時橫河
壩圯抽分木之過會源壩者多阻滯衆病之恆吾

公獨捐建壩於泥橋堍築水門城樓通志稱吳公
新壩者是也　潘世恩思補齋筆記錢唐許小范
治中學范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子乃來乾隆
癸卯舉人乃大嘉慶辛酉舉人乃濟嘉慶庚申舉
人己巳翰林乃穀道光辛巳舉人乃普嘉慶丙子
舉人庚辰榜眼乃釗道光戊子舉人乙未翰林乃
恩道光癸卯舉人七子登科海內所未有也
庵可爲舟舟可庵長公寓闗徑三三菟羅合補城東
記牛鬼蛇神助劵談
樊榭山房文集舟庵者吳可堂比部顏其僑居之

屋蓋本其尊甫所自號也風晨月夕徙倚欄檻與
波上下以爲舟也可以爲庵也無不可庵在新橋
長公可堂别字也樊榭又有飭長公移家來杭詩
云栽花更辟徑三三　曠園雜記新橋賣牛肉家
有牽老牛過賣孫某經其門心忽動云何不買之
免其殺業次早牛自叩孫門求救屠者方訶失牛
訪至孫所孫駭異告於衆斂錢贖之　東城雜記
康熙初新橋柱下忽出兩蛇相鬬觀者漸衆橋忽
崩裂壓斃數十人蛇亦不見

東嘯軒流古桂蟠丹黃書軸照鐙青拾遺補缺完遼
史文士從來洵有靈
郁禮字佩宣家駱駝橋東嘯軒額爲董香光書庭
前古桂萬厤閒所植嘗購厲徵君遼史拾遺稿中
缺五十葉屢求不得一日忽遇拾字僧肩廢紙兩
簏視之皆厲氏所棄購歸細檢綴輯成編適符所
缺後振綺堂汪氏卽據以刊傳
松吹茅堂記讀書書傳芃野墨重摹風流又數秋生
葛題徧橫橋吟館圖
杭堇浦太史居大方伯里繪松吹堂讀書圖厲太
鴻徵君撰記見樊榭山房集題者凡數十家其從
孫芃野文學復倩奚鐵生隱君繪小松吹堂讀書
冊題者亦盛　葛慶曾秋生仁和諸生工詩詞久
躓場屋賫志以終四壁相如遺稿散佚向設帳於
橫河橋許小范先生宅因倩婁東王子若繪橫橋
吟館圖徧徵題詠
三千里外守陵臣八十齡餘老病身生保尙書返華
屋周瘋子術信通神
杭郡詩輯梁肯堂字構亭累官刑部尙書直隸總
督後守護　裕陵二年家人意惴惴有周八瘋子
精壬遁厭勝術爲營度太平橋居第曰吾必使生

尙書入此室來歲以原品回籍至家七日而卒年
八十五
旅魂宗伯返家江後圃玲瓏隔岸窗春水綠波光蕩
漾皎如玉樹映雙雙
關雲巖少宗伯槐營艮山新第遽歿於宿遷舟次
哲嗣午亭太守炳以新第公未嘗一日居肖像於
後圃之樓其閒玉蘭高出墻外花時如雪宗伯夫
人孫氏名樹蘭忠烈公之裔著有坤甯妙經詮釋
一卷
渺渺東河唱扣舷琴臺文燕盛當年一從老鶴冲天

去郭是人非雞犬仙
竹嶼姚翁結廬於城東定香寺巷而規其旁以爲
圃曰鶴巢翁之從孫春漪讀書其中一時如杭大
宗翟晴江黃相圃陳雪廬輩俱雅集焉有鶴巢燕
集詩磚刻　平湖黃鶴樓有琴臺賞雨序云琴臺
者在艮山門內蓋姚春漪孝廉之墅嘗與吳穀人
祭酒談藝於此者也
小淵明住古城垣豔紫花黃鬬晚暄從此逢人都說
項秋容閒賞兩家園
夏基西湖覽勝詩選無名氏二十四人蓋月泉吟

社之流中有自號小淵明居城東隅蒔菊百種後
項秋伊於艮山門闢可美圃藝菊數百種柴門籬
落頗饒秋趣戴鹿牀侍郎贈以詩有客來媿我非
陶令此後逢人說項斯之句
古歡崇雅聽香齋三代槃槃大集佳太息孝廉船不
返孤忠一躍水之涯
胡莉唐濤有古歡書屋集子敬書農有崇雅堂集
孫瑆孟紳有聽香齋集瑆弟琨次瑤道光甲辰舉
人少穎悟於書無所不窺咸豐十年二月賊犯杭
州誡其孥至艮山水門閉不得出及城破因呼曰

樂哉此清流也遂投水死妻孫妾方女和從之
孝女峩峩聳石坊眼科名著莫山房鵝翎一滴清涼
散抵得門前雲水光
浙江通志莫孝女名勝儒年十三父京病不離左
右及歿哀毀如成人聞其孝者爭欲締姻女以兄
美章遠出母傅氏無侍奉者誓不嫁布衣操作以
供母母病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母卒晝夜紡績銖
積數年遂擇地營葬雍正六年題　旌坊建於土
橋之右橫河橋南岸莫三房眼藥甚效殆卽孝女
之族也

生憐寡鵠與孤鸞僦屋河干淚雨酸吟到不如雙燕
子哺雛忍見傍檐端
舒四德字筠軒仁和人諸生汪養大室汪早歿貧
甚賃太平橋施氏破屋居之有女名瑞珠字萃文
亦嫺文翰遇人不淑依母以居母歿祝髮於文星
庵筠軒有句云自笑不如雙燕子營巢猶得傍人
家
撒沙神女閃靈旗一脈流傳烈婦倪終古太平橋下
影白蓮透水不沾泥
曹德馨倪烈婦傳烈婦王氏仁和通甫女也年十

七嫁倪德昌三月而寡謹事舅姑八年不褻舅姑欲嫁之泣曰夫死不即死者以舅姑在也願晝夜貼錫以養旣而舅姑陰納聘先一日乃告之烈婦佯諾夜半門啟失婦遲明父至述夢女歸以死告且謂上帝命爲河神無苦也方共駭訝傳太平橋河有覆水屍蔽髮蒙面銜口中上下衣密縫視之乃婦也道光八年四月十二日事河淸三日墓在西泠橋北　半山撒沙夫人姓倪氏

瘦沈風波避可憐蕭姬任挾贈金鈿口脂香散花兜巷孤負春魂錦字箋

續東河櫂歌　十

杭郡詩輯沈紹姬字香嚴年十二學爲詩沈思苦索人呼爲吟癡居城東橫河橋後遭家難避於南屏遇蕭妓脫簪珥贈之使他逸乃遊吳楚之閒有寒石齋詩鈔　沈紹姬寒石詩鈔枇杷門巷近花兜走馬曾過燕子樓垂老天涯白頭盡一燈禪榻懺春愁　王辛鳴訊蕭姝近事記之以詩板橋流水帶孤城彷彿花兜是巷名斗帳濃纖春蚓字洞簫嗚咽夜猿聲偷貽半臂初留約索解連環久守情記得飛來峰下路普門曾與誓他生　乙卯過蕭氏故居臯臺一去路迢迢賸粉遺簪總寂寥重叩碧紗窗外月口脂香在鳳頭簫綠珠井上花如雪蘇小墳頭草似煙只有賣珠鄰嫗在依稀猶識杜樊川

閒憑盲女試彈詞青翰舟中樂酒巵摹出纏綿悲憤意何須一顧始題詩

王三姑字香印盲女也居慶春橋側王夢樓太守爲書青翰舟榜其廬工三絃子轉喉引聲摹英雄兒女口吻能使聽者忽喜忽怒忽悲忽泣爲航錄事能使客盡歡吳西林杭堇浦汪槐塘袁簡齋諸老均贈詩閒憑盲女試彈詞厲太鴻句也

續東河櫂歌　十一

東靑巷溯古城邊宋代屯營散野煙秋水且無堂址在一泓誰識武安泉

東靑巷本南宋城基元時城爲張氏所展宋紹定閒余安撫天錫請置殿司後軍寨殿司策選鋒寨各元額五百人巷本宋代屯營地也巷西有秋水堂爲周穆門宅名流雅集酒盞流連前後如汪槐塘胡孟紳金亞伯輩俱有酬倡自庚辛後月榭風廊已灰滅矣秋水堂之北有王馬巷搖鼓蕩或稱堯古又稱姚顧水甚淸洌攷夢粱錄武安泉在皇城司營水淸甘有石刻武安泉三字姚氏西湖志

東青門之左宋有皇城司營武安泉水甚佳則蕩
爲武安泉無疑
達達城邊練水軍回回河畔唱秋墳昔時城外今城
裏蒙古伊誰述舊聞
成化志斷河頭以上爲達達城上路達達元時水
軍名　回回墳在萬安橋西遺迹不可考矣見姚
靖西湖志
第一橋居仇一鷗奉親教子守箕裘自來馬糞稱名
族何礙門前濁水流
平安一橋宋稱通利橋　朱學齋集余卜居平安

第一橋門前水流甚惡久謀他築朱逭也適叔安
吾廬詩極道居址林木之美笑無以和作此解嘲
詩中有連日有客重欵門嘲笑老夫海上逐河邊
流惡信不堪掩鼻欲行脚欲縮共說牛欄有故人
多慚馬糞稱名族之句一鷗名養正乾隆乙酉副
貢丁酉舉人桐廬訓導父青士先生起家甲科知
上蔡縣死勤於官民尸祝之子晉己酉舉人
賣豆人疑似尾生橋臨米市價公評不勞餘力分駝
載日斛三千白雪杭
夷堅志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旁有賣䜴豆者
腰間生尾長四尺餘每用索纒縛數匝乃得出爲
市中小兒窘逐必求觀乃止　平安第二橋即薦
志所稱米市橋夢粱錄杭州人煙稠密每日民食
不下三千餘石新開門外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
發分售舖家乂袋自有賃戶肩駝脚夫有甲頭管
領船戶各有受載舟戶故不勞餘力而米自到舖
三橋河埠水偏清越角吳根管送迎風裏但勞遊客
榜煙中誰覓老兒營
平安第三橋俗呼豆腐三橋即舊名五柳園橋也
按夢粱錄老兒營後曰五柳園橋咸湻志壽慈宮

營俗呼老兒營在崇新門外
老霍洞穴古城根城拓衢開迹就湮豈竟財源通洞
府塾師藏從一瓶銀
入旗兵教場後有老霍洞俗呼爲老人洞水穿城
而出入於新河元張氏拓城後水道仍而不變故
稱老霍洞每當春夏雨盛時聲如雷鳴亦城中希
有之觀也見黃蘓泉北隅掌錄按今之銀洞橋向
不通水舊在宋城根下後誤稱霍洞爲銀洞耳
忠清里南陳紅花者延一師每歲得館資藏其半
於瓶埋牀下約三十金一年得上半歲館資發覆

藏之有空穴而無瓶憂甚切俟夜秉燭照之見床側一隙甚深不可物色不得已吐實主翁勦索之遍二室不得師竟憂死見快雪堂漫錄

五星明月兩高樓月夜星辰貫斗牛樓上天光樓下水樓中人物最風流

張奕光東亭別集橫河月夜同五星樓諸子詩有涼影動星明碧空如水清霜橋兩岸接月夜一河橫之句　毛先舒瞻雲集序余與陳際叔廷會館明月樓樓在東城稍北叢竹高樹土橋淺壩時通商船余喜弄煙月遊酒而際叔激烈悲歌嘗登臨酹月醉不肯休

包龍喬接九頭蟲橋本迴龍壇九宮威乙巷深傳曲解誰將野語辨齊東

施氏約略說朱氏家譜包某號龍橋家饒喜施予里人德之故名其居爲巷按東城雜記湖鳴寺後有小橋曰回龍卽宋高宗旋駕處也是回龍橋稱包龍橋沿譌已久故老幾無有知者且朱氏家譜宜書祖德不應旁及他姓其譌亦可見矣九頭蟲巷係九宮貴坤壇址也攷咸淳志云壇制二成四方各出一階西南神道又爲一階設小壇九縱廣各八尺高一尺五寸由下望上有九頭之象蟲與宮音相通殆因相似而傳譌歟　嘉靖仁和志威乙巷虎之威骨曲如乙字巷之曲類此故名康熙志同按乾道臨安志宣和二年因討睦州殿前司奉旨撥威捷第一指揮寨幷全捷第二第三指揮俱駐劄東青門裏此威乙巷正卽威捷第一指揮營基自嘉靖志創爲虎威骨曲如乙之說康熙志遂亦沿譌要皆未究宋代營地耳

小蔡湖橋迹已湮吟廊絲杭太湖濱釜魚追悼全城泣一頃煙波禁釣綸

康熙仁和志東城八景之一曰太湖垂釣按卽皋園中之小太湖也咸淳臨安志小蔡湖橋在淳祐橋普安橋蔡湖橋之下元張氏拓城絡河於內河流湮塞未淤一段當屬橋址後人誤呼爲小太湖耳劫後皋園改建忠義祠以祀兩浙庚辛殉難官紳士女湖屬於祠桑觀察樹勳就湖放生立石爲界禁止網罟許方伯應鏻面湖構閣顏曰枕湖吟榭

班門仙斧試通靈順應橋成歲幾經傳說當年張果老騎驢來憩鳳凰亭

涫祐志城東壩子橋改名順應　康熙仁和志壩子橋橋洞有三相傳爲魯般所造　塗說壩子橋張果仙曾跨驢來游　東城小志艮山門壩子橋舊有鳳凰亭爲一方之蔭咸豐八年亭忽自焚僉謂亭形類絲車於機業不利未幾有庚辛之難絲市機聲蕩爲灰滅里諺不爲無徵

市橋涫祐滯淤沙春鍤雲興暢櫓牙但識中丞施教化誰知方伯便澆花

碧溪詩話應潛齋先生之高祖諱朝玉世居城東萬厤己未進士官刑曹不屈魏黨官至河南左布

續東河櫂歌　十六

政俗呼其地曰大方伯舊第甚壯麗後圃亦寬亘東有小巷鑿井灌花名澆花衕今俗譌教化衕然詢之里人無有知者　浙江通志康熙五十七年巡撫朱公軾委錢唐令魏公嵊開濬斷河頭至涫祐橋教化衕口河道四百七十七丈

棗梨雕刻擅東街仇厲詩傳繡墨齋更有陳吳精校勘橫河舟次兩情諧

金洞橋田翠合繡墨齋刻字甚工仇山村集樊榭山房集皆爲開板按康熙仁和志萬安橋落北爲金洞橋不通水　吳騫拜經樓集橫河舟次陳仲魚出元槧本左克明古樂府共讀首有玉玲瓏閣圖記蓋龔蘅圃侍御故物也

臧氏金昆泊試航回墳瓜圃蓄三羊分明九里湖中夢科第聯緜應吉祥

陳頁譔見聞紀訓長興臧應奎有舅氏某宦閩託祈夢於九鯉湖用卜一生窮達其舅詣神祈焉夢神告曰正去採絲瓜見赤毛羊三箇繫在圃中奐草覺述莫解迨正德丙子應奎偕弟應璧赴試於杭侯舟於回回墳旁有廢圃圃中有絲瓜棚應奎就而採之轉盼有三羊繫藩毛色皆赤乃大驚咤

續東河櫂歌　十七

呼其弟曰昔夢云云今果驗矣然不知其何兆是歲應奎中鄉舉明年試禮闈與予爲同年云

古白洋池兩隔街橫河一道忽新開田家灣口橋通壩大小河船隻隻來

光緒己卯梅中丞啟照從慈孝庵側開通白洋池至田家灣以達中河而西河亦相因而通矣東築新橫河橋西築田家灣濟橋仍舊名也中築泥壩以盤河船新橋柱聯云匯東西中三河以通其利又宋元明歷代未竟之功又云流通北道千倉粟系東南湖萬頃波田家橋聯云毓秀鍾靈又運大

開金栗界賞心樂事武林小現水晶宮又云南渡
舊風光荷送清香集鷗鷺北門新水利苔披幻影
伏蛟龍
會安壩溢水滔滔泛入河沿浸市梢一片黃流隨碧
鯉上江昨夜起潛蛟
上江起蛟泛洪江水溢塘每自會安壩進清泰艮
山兩水門則河水皆黃矣
防營鼓捷轟崔嵬礮貯開花幷地雷水外土城城外
水保全軍火不飛灰
水星閣旁舊有火藥局克復後接備海警洋礮洋
槍儲積甚夥脫有不測東城危矣崧中丞駿飭劉
鎮軍祥勝督勇環局剷濠外築土壘壘外開河以
防轟裂保衛之功有足紀也
綵虹社罷尙飛騰崇善神祠舞喙興來助東嘉忠靖
會龍船看過看龍鐙
廣安新橋夏后巷稱彩虹渡每歲重五競 極盛
陳春曉有東河龍舟詞 湝祐橋巷有崇善院元
延祐間建祀西晉杭州刺史陳公頊橋東爲小粉
場中元日里人設三官供約二十桌面綵繒裝闌
凡神座旗牌儀仗十八般武藝賽會所具者無不

縮製精巧又龍鐙旛竿神鑪種種戲具織悉畢裝
有寸人豆馬之妙按夢粱錄中元日地官赦罪之
辰諸宮觀設普渡醮上元下元俱設齋供此雖專
設中元猶有南宋遺風焉忠靖王旌德觀前通衢
製造鰲山燈船鼓吹其下衆族觀聽以爲樂金江
聲有武林踏鐙詞因此而作也
佛涅槃開勝會時長明看盡叩禪緇諸天功德同西
像更數紅衣老釣師
夢粱錄仲春十五日花朝節崇新門外長明寺建
涅槃會羅列幡幢香花挂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
莊嚴道場觀者紛集 潮鳴寺舊藏戴文進諸天
功德畫二十軸胡孟紳比部有詩
曹郎夢覺說無憑果遇橫橋長爪僧祇爲黃金慳一
擲慈航緣淺不同乘
七修續稿甥孫曹岳斷乳素食信心於佛一夕夢
僧持杖如地藏者使之捧杖環卽時升起過屋岳
懼而驚醒焉後復夢見之今年二十三矣仲冬復
夢此僧曰在橫河橋待明發不語家人尋至其處
果見一老僧坐階岳拜之欲隨之僧曰我長往湖
湘矣汝可隨予岳懇求去遂同登夜航明日至飯

肆澡面見其十指甲拳縮寸許入水伸長尺五六人共駭然食飯數口而止岳納飯金於主僧曰可擲之岳惜未應猶同至蘇州僧曰擲金乎岳又不應且思家淚下僧曰汝緣淺汝緣淺指側舟曰可倩以歸時順風一日夜至杭矣

章家利濟迹非虛野鶴橋邊舊卜居豔說觀鐙炎市好可隨丁令返鄉閭

康熙錢唐志元丁野鶴居裝駕橋北業東箭棄去師徐洞陽於紫陽庵潛修密證不露風采惟沿門誦經僅於官巷杜氏輩數十家受少許米不他丐

也元宵衆競談蘇州鐙市之盛丁令各閉目目啟而鐙見俄失丁則已歷叩衆家語故矣久之衆歸急往謝之

顯眞院奇讀書齋玉帶酬神東錦袍從古神仙即忠孝壁閒題畫墨葡萄

慶春街顯眞道院後祀火德星君舊有于忠肅公讀書樓公少時許異日爲神莊嚴及繫獄命以玉帶移供神御記見段玉裁經韻樓集院之寢殿照壁畫水墨葡萄并紀以詩後書京兆呂巖題乃眞人仙筆也嘗有病丐臥其下一夜見葡萄纍纍下垂摘取食之病霍然愈及天明視之仍水墨畫壁而已

水成丁字比秦淮結伴妝新艾虎釵生怕分離禱雙廟東西香進萬安街

萬安湻祐兩橋之閒轉至橫河水成丁字之形

康熙錢唐志關帝廟萬安橋有東西二廟明嘉靖中封禮部郎錢科闢捐所居地築橋建廟以安里社康熙閒東廟燬五世孫知縣復拓居地重建

好木何從問舊何定宗於此入三摩南洋免涉蓮花險行腳來朝小普陀

古今圖書集成西江禪院在菜市橋西好木禪師棲隱於此名好木庵道光閒僧定宗從南海來苦行精修建白衣寺於庵前稱小普陀

壩橋舊號古觀音香乳宏施解渴心心印善男還善女睦庵龍藏照禪林

古觀音橋即俗稱壩子橋橋西香乳庵里人沈學曾建復旁築風雨亭冬以薑沸湯夏以泉烹茗而施行旅靈隱具德上人顏曰香乳䰟季子文集有建香乳庵序　丁敬身墨蹟有署壬午六月訪揚州項貢父羅兩峰於艮山門之睦庵按庵今名孝

慈劫後尼慧機以苦行大結佛緣請龍藏全經搆
閣尊藏

臨安舊守拜甘棠冷面孤臣鐵比剛絕似行轅備官
府古城隍又省城隍

定香寺巷有古城隍廟祧祀宋太守孫公謨卽洋
市街之分廟新橋街有省主城隍乃祀周公新也

任他織女會牛郎道德惟推救命王救得無災幷無
晦在天在地總生長

菜市橋西河沿救命王廟按道書七月七日爲道
德臘神於是日誕生故稱淸虛道德眞君或云神

本馬王因旱禱而獲應覃又稱爲救命王神方療
疾月以千百計陸有壬有詩張大昌有聯云扶服
救之曰道曰德保佑命爾宜君宜王

寶善橋邊水泊磯淩雲斗閣牓璇璣靑鶯縹緲丹霄
下偶戲人間判是非

寶善橋西有璇璣閣設壇扶乩衆皆叩禱

假頭髮巷假髻兜兜前巷後水如油儂家髮綰同心
髻波鏡晨妝關舵樓

田氏西湖志舊城基南路保信巷按前有市假髮
之舖聚於巷中人呼爲頭髮巷　南場巷對北場
巷內有假髻兜

馬婆巷外水方生上冢租船趁曉晴凝淚提攜東郭
祭柳雲梨雪感淸明

武林舊事淸明前婦人淚妝素衣提攜兒女東靑
門之菜市尼庵道院尋芳討勝　元戴帥初戊戌
淸明杭邸望雪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
不晴雪是梨花雲是柳馬婆巷口過淸明

鱗塘鞏固不崩穿例祭秋潮趁月圓腳槳烏篷齊落
後中丞小試火輪船

越州烏篷船腳划船最稱輕捷近多泊東河光緒

己卯梅中丞尙洋務每至海甯閱塘試乘小火輪
船以達萬安橋

鴛鴦湖水接迢遙雙宿雙飛織畫橈更聽湖州夜航
語往來同泊駱駝橋

東河航船嘉興則有石門烏鎭各路湖州則有新
市菱湖南潯上陌諸鎭皆往來如織湖州亦如東
河有駱駝橋水市甚盛

灘岸羊毛接狗毛草人鹹瀉雜停橈誰知臭腐神奇
化出糞船旗德壽標

狗毛灘羊毛灘在萬安橋西北或云當時就地有

以二毛織毯出市者毯誤灘耳其河沿多泊下河垃圾肥糞等船　宋稗類鈔南渡後浙中賦稅全是橫歛由此多賄中使作宮中名字免稅辛幼安云曾見糞船亦插德壽宮旗字

纏綿辛苦爲春蠶一月蓬鬢不理篸郎去賣絲歸記取鉋花須買七龍潭

嘉靖仁和志龍王庵在東青巷晉天福閒建元末兵燬明洪武初東河有黑龍見其下成潭僧普覺持大悲咒幷塑龍王像鎮之自此安堵按七龍潭在東青巷內殆黑誤漆漆轉七歟其地市掘頭鉋

花　錢塘汪璐松聲池館詩存詠鉋花云無樹繁花頃刻開蕭蕭瑟瑟委塵埃不愁蜂蝶閒尋至也引兒童共捉來妙手宛如天女散春花漫許萠刀裁卷舒自在憑誰力還仗工師斤取材

玉玲瓏舊主重逢直指歸田逸興濃花木池臺方結構攜琴空撫白皮松

玉玲瓏閣爲庾園勝景之一園在城東橫河兩橋之中閣以石名石本靈隱包園中物也順治初沈庾庵移至庾園園有白皮松道光閒歸沈蓮叔直指拱辰直指新婦阮氏恩灤文達公女孫也曾有題詠謂其園景之勝有茂林修竹映帶左右過之每低徊不忍去惜未及攜琴林下一彈再鼓之語

寓傳二隱赴無遮生夢書挑學士家垂老不忘安樂地井邊羊棗馬纓花

杭州府志二隱不知何許人自江南詃逮來浙寓安樂橋憲訊有期矣謂弟子將示寂諸弟子泣拜曰旦日當庭鞫賴師理解師撒手其如弟子何乃止次日事果得白歸命設香湯俟之逡晨爲弟子聖徵授記已問日午未曰午矣說偈曰昨日歸家時未至今日歸家正午時夢幻空花留不住此心

能有幾人知微笑而逝　胡書農年譜乾隆己丑十月十八日生於安樂橋河下舊宅母丁氏嘗言是時夢有人挑書以入及覺而生素敎手足之誼垂髫至老無閒也安樂橋舊宅之後隙圃有棗一株枝葉蔭井上旁植馬纓花常與諸姝嬉戲其側垂老猶夢見之

鴨腳青黃暝色銜相思寄語向喃喃葉舟先出東新柵侍緲宵城達信函

寶善橋堍有銀杏一株百年物也杭城信局船傍晚先出東新關柵外暮夜始將各信總緘挂艮山

城轉遞信船
和灰塗竈更塗墻小火爐紅酒甕黃生藉土膏膠且
膩臨河淺岔賣泥場
沿河掘坎載下湖膠土實之待售稱泥場凡封坦
造竈築爐糊甕多資其用取黏膩也
青紅菱賣斷河頭論擔論斤九九秋蜜橘枇杷更甘
蔗塘棲船又上杭州
杭諺斷河頭打老菱不殼不殼九秋時菱船多泊
東河買者按擔計價篇海擔防教切音飽通俗編
銀十兩藕十斤皆爲一擔

花元寶賣歲將除製出章庵價獨殊好與膠牙餳一
碟醉來司命送東厨
金洞橋章庵製賣花元寶專業也通城皆購之以
送竈司
朝夕何妨近市塵食單不待議門生蔡豬頭與蕭羊
肉也附東門菜得名
周紹蕙杭城消夏詞學做鄙人差有味大東門切
蔡豬頭艮山門外蕭家羊肉極有名
販自高郵秋未殘輕搖小艇獨持竿一羣鴨鴨資生
計傍著河沿護竹欄
江北販鴨船多聚東河之濱圍以竹欄飼以穀料
爲中河小河所無

續東河櫂歌終

汴水說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輯

汴水說

歴城朱際虞石軒著

水之難核其實者莫如汴以古今之互異也據古人之書者曰汴水起自陰溝過陳留及睢陽東流入于淮泗以達于海據今日所見者曰汴水卽今朱仙鎭以下由陳蔡會沙潁而入于淮者也據古者譏據今者曰爾誤矣朱仙鎭以下之河乃宋之惠民河也而奈何指爲汴乎君輩坐不讀書耳據今者譏據古者曰爾誤矣朱仙鎭之河倘非汴河而由是河而上之湖洄三十里其地何以名汴梁口邪何獨不見汴梁口下復有一河別行陳留以及于睢陽而爲汴河邪子其詩之愚而書之誣哉于是乎偏袒據古者廣引載籍以抑今斷斷如而不白偏袒據今者詳陳所見以排古呶呶焉而莫斷勢如健訟雖有賢士師難折之于片言之下也而余則質然曰鄙人嘗學斷斯獄矣蓋汴水有源焉有流焉有古今變遷之互異焉要

非可以一言盡也今先爲之探其源索水經云汴水出陰溝逕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睢水餘波入睢陽城中注云陰溝者蒗蕩渠也蒗蕩渠者昔在禹于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厥後稱名不一曰鴻溝曰蒗蕩渠曰浚儀渠曰石門渠是陰溝卽鴻溝也卽蒗蕩渠也卽浚儀渠也卽石門渠也其派出于黃河此汴源之著于水經者如是又見一統志云汴源出開封府滎陽縣大周山東南至中牟縣北入黃河此汴源之著于地志者又如是然則其孰是與曰是嘗考于曾子固之書而知其實焉子固謂陰溝之水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夫旣曰兼則明乎其爲兩水合流矣是可知汴源之出于大周山其勢之盛故卽指爲陰溝而不復窮其源于大周山而說無疑及其至敖山之北與陰溝合入第見陰溝水水經亦因之而誤耳今再爲之窮其流汴水合陰溝逕浚儀至蒙縣而入睢陽城中誠如水經所云但語焉未詳其東流入泗以達于淮而放乎海又不可不知此汴水之流也惟其如是故不但隋煬帝幸揚州

由汴而至宋都于汴江南淮南浙江東西荆河南北六路之粟亦皆自淮入汴以至京師者也然而汴之所以變遷互異者則又不可不辨今自朱仙鎮以下見惠民河而不見汴水者以汴水入于惠民河也何者自宋而上汴之正流由開封府城南朱仙鎮東流赤倉逕陳留睢陽以至淮泗固可以輸江浙六路之粟矣而陳蔡之粟所以至京師者則由潁水潁水出少室山東逕鄭州又東逕襄城縣又東逕臨潁縣扶溝之南至陳州西南五十里孫家背而沙水自魯山

縣温泉來合流爲一由是而逕潁上縣潁州以至于淮宋之輸運以達汴爲至京師猶禹貢以達河爲至帝都迺陳蔡之粟直由潁水而上則出于京師西南相隔遼絕不可以至京師徜舍潁水不由而陸道輓輸則又用力多而民不堪命矣于是乎特爲濬鑿下自周家口之潁河由雙西河入潁之微迹中至扶溝縣上至朱仙鎮直達于汴而民之輸運者乃不至苦于奔命故名之曰惠民河也當是時汴之正流自注于東以達于淮而惠民河者僅入于其中焉耳自是

以後汴水之由赤倉而東者浸以淤塞絕而不通而汴水之全勢乃奔放傾瀉由朱仙鎮以下盡入于惠民河矣今人所以但見惠民河不見別有所謂汴河而遂以惠民河爲汴河也然汴既盡入惠民則即以惠民河爲汴河亦可也此古今變遷之互異者也由是言之則稽古者以由浚儀而逕睢陽爲汴者未可厚非也特泥古而不考之于今也據今者以由朱仙鎮而行惠民河爲汴者亦未可厚非也特知今而不本之于古也惟合古今而觀其會通又何聚訟紛紛

而難判之有曰言汴之上流者往往言濟水旃水京索須鄭諸水謂與汴水相出入何也曰濟溢爲滎之餘波自陰溝初分即合陰溝至廣武而東而濟自絕也旃水者大河之北有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絕河南出至滎陽而入于汴也京索須鄭諸水皆在大周山之東而入于汴也此皆不可以亂汴之上流者也曰言汴之下流者往往言濉水汛水睢水謂與汴水有異同何也曰爾雅云水自河出爲濉則濉即蒗蕩渠即汴水也水經云汴出陰溝至蒙縣爲

睢水則睢卽汴也而以睢別爲一水而謂汴之所入者非也沮水濟之支流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與睢異也而以睢出芒縣卽沮水者非也曰然則一統志云汴出大周山而言至中牟而入黃河者又何也曰汴之正流初不入河以河汴隄壞汴因得與河合志乃指此以爲言焉獨不曰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河汴隄成分流復其故跡乎而亦安得指其壞亂之形而遂目爲不易之典哉

跋

史公河渠書稱自禹而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則指陰溝爲禹所開者謬也至謂陰溝特河之分流汴水不出于陰溝而出于大周山陰溝東注至敖山之北始兼汴水是汴乃河之兼流也又謂惠民河實潁水宋時自周家口以下開濬至朱仙鎭以達于汴其後赤倉而東汴之正流淤塞全入于惠民河故後人遂以爲汴河是一是二辨晰分明朱氏之言信矣

翠嶺沈楙悳

漢水發源攷

昭代叢書乙集補卷三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輯

漢水發源攷

崇明王筠湘庭錄

自來攷河源者咸以爲出昆侖又謂有兩昆侖一遠在青海一近在肅州攷漢源者咸以爲出嶓冢又謂有兩嶓冢一北在秦州一南在寧羌山既有兩于是諸儒之說紛如余謂河源發于青海至中國七千餘里必不出自肅州若漢水則有東西兩源而皆發源

于秦州之嶓冢漢書地理志明言隴西氐道縣禹貢嶓冢山漾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措于氐道縣不載禹貢嶓冢山在南而于西縣則云禹貢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以致後人之疑然東西兩源同出一山從此可決而寧羌實未有嶓冢也但其閒山坂參錯溪澗紛糾所謂漢源者非經目驗恐難自信昔王漁洋先生典試四川探其源委作東西二漢水辨則信通與謂嶓冢有二東漢水出金牛之嶓冢西漢水出上邽之嶓冢退而攷諸傳記若吳江朱氏愚庵小集歙縣金氏禮箋則又與王氏異近見錢氏新斠注地理志于氐道縣下云乾隆五十四年奉上司檄委窮究涇渭二水道經秦隴熟悉其地知漢水兩源俱出秦州之嶓冢後人謬言寧羌別有嶓冢耳錢氏既經目驗其說必然可據今兼錄朱氏金氏兩條而以錢氏之說爲折衷焉

嶓冢漢源辨

朱氏鶴齡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解者多糾結于水經地志諸書迄無歸一之論班固地理志云隴

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桑欽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沔水出武都沮縣狼谷中東西流注常璩華陽國志云漢水東源出武都漾山爲漾水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葭萌入漢所謂西漢者逕階沔利劍東南至渝州入江所謂東漢者逕梁洋房均襄郢東南至漢陽入江酈道元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其說與班桑微異杜佑通典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所出逕嘉陵曰嘉陵江逕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

水亦曰沔水其說與桑酈又微異朱文叔黃氏度書說始正之曰漢有漾沔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益潛漢也經不言其所出自古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漾沔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漾沔俱爲東漢也獨氐道武都川渠阻隔武都受漾別無可據而桑欽遂徙氐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証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

齬故當盡廢諸說一以經文爲斷也先朝苑洛韓氏邦奇又正之曰翚昌嶓冢是漢源漢中無嶓冢沔水出金牛山在沔縣西人誤爲漢水遂以金牛爲嶓冢耳愚按自古稱漢有東西二源禹貢漾流爲漢此東源也但班志以西漢水出隴西嶓冢于武都東漢止言受隴西氐道漾水而不著其所出之山則是東漢之源與西漢同出氐道明矣漢中嶓冢杜佑以前未聞常璩亦止言武都漾山不明言嶓冢也韓苑洛漢中無嶓冢之說正足與班固相發明韓關中人其言可信孔安國曰漢

上曰沔漢上者漢水之上流也嶓冢漾水出沔陽今沔縣爲沔水經南鄭爲漢水謂沔水即漢水不可謂沔水非漢水亦不可也氐道武都川渠阻隔誠如黃氏所疑然漢水多伏流故別曰潛漢漾之爲名特泉始出耳東行武都其流始大今漢中沔縣即漢武都地也其曰受漾者正謂氐道至武都自源徂流水脈相接而豈必有川渠之可求哉葢大禹導漢與導江不同江水導其流故岷山直曰導江漢水導其源故嶓冢不曰導漢若嶓冢近在沔陽則漢水已津流浩瀚

不應有漾水之目矣桑欽誤分漾水爲西漢沔水爲東漢遂滋後人之惑今之撰通志一統志及雍大記諸書者類皆沿襲舊說此不可以不急正也至于潛漢非即西漢諸家亦從無辨明尚書正義引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罡山下西南潛出舊俗云即禹貢潛水也史記正義云潛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庚仲雍以墊江晉縣有別江出晉壽縣此即潛水余按今保寧府廣元縣漢廣漢地也蜀漢曰漢壽晉改晉壽

隋改綿谷石穴水當是經綿谷出宕渠今渠縣杜少陵詩綿谷元通漢此一証也鄭康成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葢卽指綿谷水耳然此水既從沔陽南流則是東漢枝派與西漢水迴不相蒙地理志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符特山西南入江不云潛卽西漢康成始合之爲一酈道元孔穎達輩因之疑康成說不足信及考水經注西漢水自嶓冢而下卽西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爲嘉陵水又東南流經宕渠合宕渠水乃知西漢水入潛故世遂以潛卽西漢耳若必如注疏解求所爲出漢入漢者爲潛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嘗與沔漢相爲沿注哉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沔因潛水伏流故阻漾枝津酈道元所謂漢水枝分斜出其說當不妄而黄氏并此非之過矣鄭端簡又云梁州三十六江皆是潛水此又非定論謹識之以俟博聞

漢水所出

金氏榜曰後儒言漢水源者咸求之于嶓冢榜以漢志考之嶓冢導漾惟据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荆州漢水則不導源于嶓冢故志言沮水出沮縣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說文水經後漢郡國志皆云然葢漾水輟流不與漢水相屬由來久矣志言禹貢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禹貢鄭注亦引志文此明禹貢漢水故道若魏郡鄴東故大河館陶屯氏河之類班氏自謂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者如是非謂漢代逕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氐道水也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謂西漢也水經凡稱東漢水爲沔西漢水爲漢東南至江州縣東南入于江漾水既輟東流勢必西入徒以氐道無可考見後世莫能定其孰爲漾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得水經校之益明後儒考漢志不詳于漢源求嶓冢不得因旁漢水之山强名之爲嶓冢亦近誣矣漢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不見于氐道然于氐道言禹貢漾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正釋經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明氐道亦得有嶓

冢山是山峯岫延長西氐道皆其盤迴之地準之地望氐道當在西縣東志已于西縣著嶓冢山氐道例不重出如雲夢澤跨江南北志惟于南郡華容一見也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郭景純山海經注亦言嶓冢在武都氐道縣南可與漢志互明西漢水鄭書注以爲禹貢梁州之潛注云潛葢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又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道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案馬季長注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名潛卽鄭注水積成澤之義以上受漢別故得西漢水之稱後乃併其上流出嶓冢者名爲西漢水矣

新斠注地理志

錢氏坫曰隴西郡氐道縣在今秦州淸水縣西南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養卽漾字說文解字云漾古文作瀁是也此從省而通于養耳氐道在上邽之東南下辨之東北則養水亦出嶓冢山其明證矣隴坻山坂零雜溪澗糾互衆流莫析以今證古則水從嶓冢東南流逕故河池而合泉街水葢今黑谷水之源似卽養水之源濁水之流似卽養水之流但自酈氏以後俱衍黑谷水入濁濁水入西漢爲說而莫曉山坂糾紊二水互通之緣遂令迷于所始是談地理之一謬也余以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奉上司檄委窮究涇渭二水道經秦隴之閒熟悉其處故知禹貢暨本志之水皆無所誤證以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流注于沔水經云嶓冢山在氐道南二說更信言之非舛但後世多以志義爲非而又別嶓冢有兩山移禹貢之嶓冢于今寧羌州地穿鑿附會斯更巨戾不可以不辨西縣在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禹貢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

至江州入江山在今秦州西南六十里葢當西縣東北志誤作西耳白水墊江也墊江至昭化縣北合西漢水今水出嶓冢山西南流逕西和縣北禮縣南折南折東逕階州北成縣南又東折南入嘉陵道曰嘉陵江又南逕略陽縣西陽平關西朝天關西廣元縣西合墊江所謂南入廣漢白水也又南逕蒼溪縣西折東逕保寧府城西折南又東逕南部縣北又東南逕蓬州東折西南逕順慶府東南又南逕定遠縣東合州東至重慶府城北入江

筠案朱氏謂東漢之源與西漢同出氐道漢中別有嶓冢杜佑以前未聞金氏謂漢時漾水東流已輟班固特言其故道又謂志已于西縣著嶓冢山氐道例不重出據此兩條則王氏之辨大非矣再以錢氏目驗一條證之兩漢發源同出一山夫復何疑

筠又案水經云嶓冢山在氐道縣南則氐道故城在今秦州西嶓冢山在西縣東北漾水出其東北隅則在氐道縣南今爲秦州地東南流爲漢水別在武都縣東北今爲成縣地地理志云武都郡沮縣沮水出

東狼谷沮卽漢之別源東狼谷在略陽縣東北沮水逕縣東至青羊驛與漢水合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爲漢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曰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沮口在沔縣西關城卽陽平關在縣西北獻水既受漢水從徽縣南流徑略陽縣西與西漢水通折而東流至沔縣西與沮水合後人或以此而移嶓冢于金牛與

跋

甚哉攷據之難也筆耕者旣莫知所從目擊者亦未必得實漁洋王氏自謂典試西川詢諸土人得究東西二漢水之源而不知其爲杜君卿所蔽意者位尊望重徒得諸採訪未嘗親履其處耳嘉定錢氏奉檄馳驅所云山坂零雜溪澗糾互身實歷之目實驗之且其言與禹書班志悉合余故取以補乙集之闕翠嶺沈楙悳

東西二漢水辯

東西二漢水辯題辭

桑欽作水經而酈道元爲之注世人徒愛其筆致之妙至山川之原委相合與否則不復計之矣然以天下山川之大而欲以一二人之力爲之條分而縷析其勢有所不能必也身歷其地相其陰陽觀其向背究其高下順逆乃能得之先大夫昔曾使蜀自

子告歸林後嘗爲里中門人故舊敘漢水之源流余年裁十四五今不復能記憶濟南王阮亭先生亦以典試西川深悉漢水之原委謂古人于東西兩漢混

而未晰皆由于不知嶓冢之有二遂筆記于蜀道驛程記中猶以爲未悉也復作此辯庶讀之者有以知東西兩漢之不可混如此余思官此土者亦孰不溯洄其中挹注其際究不知此水之爲何水自何道而來向何道而去皆不復在其意中則其精神之所注者不從可知乎今先生之試蜀卽漢水一事爲之詳稽而博考不啻一而再再而三則其于場屋中凡士子之一字一句其肯苟然以從事乎吾知西川多士其文如錦經先生之浣濯而益明矣歙縣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四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東西二漢水辯

新城王士禛阮亭著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酈道元以來諸說紛紜轇轕不解予嘗兩入秦蜀于東漢則探其源于西漢則窮其委因爲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而爲東漢嶺西

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爲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卽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卽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按常氏以沔爲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辨之韙矣又謂東西同出嶓冢則非也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

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羌水合是以漾爲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涇沮水戍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爲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漾之東流見于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嶓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卽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其爲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合常氏旣附會漾山之名以爲東漢所出又妄以沔出

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是明與嶓冢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爲二條其流迴別至云漾合白水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又大剌謬今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卽五丁峽）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説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于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嶓冢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爲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爲一山故自爲矛盾如此酈氏于漾水條下又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則未嘗按脉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説以成其誤不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

合也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沔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皆謂東漢水也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黄氏日抄云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

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何紛紛聚訟爲哉

跋

桐城方密之先生通雅中引馮嗣宗之言曰漢二源其出鞏昌府秦州之嶓冢至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入江者西漢水也水經所記禹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出漢中府沔縣之嶓冢至漢陽府入江者東漢水也水經所記沔與漢合者也漾至沮縣卽爲漢水沔水自出沮縣蓋別爲一水也其言亦別嶓冢爲有二與阮亭先生之言合附載于此心齋張潮

四明它山
水利備覽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唐文宗太和七年歲癸丑邑令王侯元暐始築它山堰越四百十有六年爲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鄞人魏公峴著它山水利備覽一書凡二卷上卷自水源至設醮紀事也下卷自善政侯祠堂誌至它山詩文跋錄文也顧其書謝山以爲非足本是也見謝山它山水利備覽跋壽鏞得故太僕陳朝輔刻本於張洽僧是刻爲徐氏柳泉刊四明六志時所曾見既作釋文一篇又於校勘記列一十七條更於原書多所注證補闕拾遺而是書略備壽鏞因而參校重刻之乃歎曰王侯築堰之日於今一千四十一年矣魏吉州所謂家飲淸泉舟通物貨者猶有賴焉甚矣水利之不可不講也夫杭之西湖寧之東錢湖均廢良田爲之鄞之廣德湖獨以湖而墾爲田當時主其事者且廟食焉而其後鄞之七鄉無歲不以旱告作史者傳其人而悲其事縱有賢子孫而莫之能改也讀攻媿它山堰詩賢哉唐家王長官欲圖永利輸長算句而太息輸長算者之少矣憶壽鏞幼時猶及見陳小樓孝廉奔走駭汗請復廣德湖族伯品階茂才禕祖銜以濬北鄉灣頭河附祀种公祠既濬灣頭河又請濬東錢湖此二人者當時以爲愚者也王偶翁有言臣盡愚也天下治矣此尤不能不憾吾鄉王長官之不多得也今廣德湖既廢而東錢湖歷年未濬所恃者惟它山堰耳書中所謂言水利者不必言其流衍之時而當言其旱涸之際如流衍之時何往無水惟亢旱不竭方足恃也嗚呼今歲大旱農田荒歉纍纍彼與水爭利而不預爲未雨之謀者可以鑒矣爰有所感而書於耑民國二十三年十月鄞張壽鏞

序

序

民以食爲天然以滋以漑生是百穀而粒我蒸民者非水之功乎此六府養民所以首水而終穀也田而不水雖后稷無所施其功鄞邑之西鄉所仰者惟它山一源厥初大溪與江通逕以渭濁耕墾病焉唐太和七年邑令琅琊王公元暐度地之宜壘石爲堰冶鐵而錮之截斷江潮而溪之清甘始得以貫城市澆田疇於是瀦爲二湖築爲三堨疏爲百港化七鄉之瀉鹵而爲膏腴雖凶年公私不病人飽粒食官收租賦歲歲所獲爲利無窮可謂功施國德施民矣然時有旱潦則當蓄泄水有通塞則當啓閉堨埭當修沙土當捍不無待於後之人峴幼嘗承教於先生長者以爲學道愛人之方不必拘其事苟可以致其道人之心無非道也家距堰不數里自問歸來歸閒居十餘年日與田夫野老話井里間事且州家嘗屬以任修堨淘沙造閘之責益得以淸源委究利病又考圖志所載及前哲記文粗知興造增修之由參以己見編爲一帙目曰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庶幾講明水政者觀此或易爲力云大宋淳祐二年上元節里人魏峴序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

宋鄞魏　峴撰

它山水源

它山之水源自越山委蛇縣歷幾二百里由上虞縣分水嶺（一名斤嶺自趾至顛凡十六里故名）百餘里然後歷大小皎䆫嶴樟邨桓邨平水此其大派也又一派出仗錫山竝合衆山之流會於大溪至於它山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淸甘之流醲泄出海瀉鹵之水衝接入溪來則溝澮皆盈去則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於飲唐大和七年邑令王侯

元暐相地之宜以此爲水道所歷喉襟之處規而作堰截斷鹹汐導大溪之流自堰之上北入於溪百餘丈折而東之經新安歷洞橋此前港也自鎭都入惠明橋至仲夏此後港也仲夏之水至新堰面合流經北渡櫟社新橋入南城甬水門豬爲二湖曰日曰月暢爲支渠脈絡城市以飲以灌出西城望京門由望春橋接大雷林邨之水直抵西渡其閒支分派別流貫諸港灌溉七鄉田數千頃天之旱潦有不可必此水歲可恃以爲常田事仰之實爲霖雨自唐逮今四百十有六年民食之所資官賦之所出家飲淸泉舟通物貨公私所賴爲利無窮先賢堰是而以此水錫吾邦人所以爲生民立命也

置堰

侯之經營是堰也歷覽山川相地高下見大溪之南沿流皆山其北則皆平地至是始有小山虎踞岸傍以其無山相接故謂它山詳見鄞志南岸之山勢亦俯瞰如飲江之虹二山夾流鈐鎖兩岸其南有小嶼二屹然中流有捍防之勢人目爲強堰其北小山之西支港入溪則七鄉水道襟喉之地因遂堰焉由是溪江中分鹹鹵

不至淸甘之流輸貫諸港入城市遶村落七鄉之田皆賴灌溉（七鄉曰　通遠　光同　桃源　句章　淸道　武康　東安）

堰規制作

它山乃衆流胥會之地每歲至秋萬山之閒洪水暴漲湍激迅疾極目如海侯之爲堰也規其高下之宜澇則七分水入於江三分入溪以洩暴流旱則七分入溪三分入江以供灌溉堰脊橫闊四十有二丈覆以石版爲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級各三十有六歲久沙淤其東僅見八九西則皆隱於沙堰身中空擊以巨木形如屋

宇每遇溪漲湍急則有沙隨實其中俗謂護隄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土人以杖試之信然堰低昂適宜廣狹中度精緻牢密功侔鬼神與其佗堰埭雜用土石竹木輒篠稍久輒壞者不同常時大溪之水從堰入江下歷石級狀如噴雪聲如震雷耆老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所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忽至其神矣乎

梅梁

梅梁在堰江沙中鄞志謂梅子眞舊隱大梅山山有大

梅木其上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在它山堰亦謂之梅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風雨夜或飛入鑑湖與龍鬬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蘋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之於柱它山堰之梁其大逾抱半沒沙中不知其長短橫枕堰址潮過則見其脊偃然如龍臥江沙中數百年不朽暴流湍激儼然不動有草一叢生於其上四時常青刃或傷梁輒流水如血耆老相傳以爲龍物亦聖物鎮堰者耶

三堨

侯既作堰慮暴流之無所泄遂爲三堨以啓閉蓄泄澇則釃暴流以出江旱則取淡潮以入河平時則爲河港之積耆老謂侯自堰口浮三瓢聽其所至而立焉由堰之東十有五里爲烏金堨（俗謂上水堨）又東三里爲積瀆堨（俗謂下水堨）又東二十七里爲行春堨（俗謂石堨）此小溪鎮入南城甬水門河渠也皆隨地之宜而爲之節耳烏金堨久廢嘉定辛巳峴請於朝重建詳見郡志及烏金堨志

日月二湖

鄞志稱城中日月二湖皆源於四明山自它山入於南

門瀦爲二湖在城西南隅月湖中有十洲三島之勝湖之支渠徧遶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又云四明山之旁衆山萃焉雨盛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無以瀦之其涸可立而待非特民渴於飲而河內海潮以之灌溉田皆斥鹵畊稼廢矣唐太和中侯乃視地高下伐木斷石橫巨流而約之浚二湖以受其入溉田八百餘頃唐地里志載鄮縣下注云南二里有小江湖大和中令王元暐置小江湖即日湖也以此考之人知侯置堰而已而不知疏南城一帶之河立三堨浚二湖皆侯之功

也崇寧間楊蒙爲重修它山堰記曰唐人王元暐令鄞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瀦爲平湖疏爲長河捌爲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舒公信道西湖引水記西湖即月湖也時有旱而引它山之水入月湖以濟一城之所用邦人喜而公爲之記也今城中十萬戶日用飲食可不知所自乎

廣德湖仲夏堰已廢竝仰它山水源

唐地里志載鄞縣其下注云西十二里有廣德湖溉田四百頃貞元九年刺史任侗因故迹增修西南四十里

有仲夏堰溉田數千頃太和六年刺史于季友築今湖堰竝廢寶慶二年郡守尚書胡榘再修鄞志既載廣德湖與廢之由復附言於後曰今歲夏初愆陽再旬東鄉惟恃錢湖以不恐西鄉渠流已竭舟膠不行幸而禱雨隨應錢湖之閘未開而澤已浹設更數日不雨錢湖猶可資灌溉而它山堰水決無可救旱之理此蓋未知它山之水源深流長也峴因亢陽惜水之泄從權以土石增障堰上約鄞江之水以入溪又浚水口淤沙引水以入田故水勢流貫諸港滔滔不已使有人焉力行障堰排沙之說則何旱之足慮謂其無救於旱則誤矣或曰廣德廢湖之田中間川渠及仲夏之港縱橫流貫豈無大雷林邨建嶴之流何獨它山夫言水利者不必言其流衍之時而當言其旱涸之際如流衍之時何往無水惟亢旱不竭方足恃也大雷林邨建嶴之水山近源淺常時與它山合流絕無以別稍遇旱涸則流必先竭至它山之水獨其輸灌以此言之雖謂悉仰它山之水可也

淘沙

四明水陸之勝萬山深秀昔時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亦皆茂密雖遇暴水湍急沙土爲木根盤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開淘良易近年以來木植價穹斧斤相尋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爲之一空大水之歸既無林木少抑奔湍之勢又無根纜以固沙土之留致使浮沙隨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綿亙二三里兩岸積沙侵占溪港皆成陸地其上種木有高二三丈者由是舟楫不通田疇失溉人謂古來四季一浚今既積年不浚宜其淤塞嘉定乙亥旱勢如焚田苗將槁峴隨宜爲

浚流障水之策一綫之脈滔滔其來流貫百港隨水所
及俱獲霑丐夫浚之一寸則田獲寸水之利浚之一尺
則田獲尺水之利浚之愈深所灌愈遠爲利愈博矣雖
然淘沙當於未旱之先又當棄之空閑無用之地何則
旱歲淘沙此則救一時之急耳是時農夫皆自欲車注
以救就槁之苗其勢不可久役稍或違時苗已槁矣宜
於未旱之前農隙之餘多其工役假以日月務令深廣
庶幾可久天下之事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
安若憚費畏勞用工不深其效亦淺或略開沙中之港

而不去港中之沙止可爲旱歲急救旱苗之計經一小
雨則沙淤隨塞或去港沙而堆兩岸經一大雨則仍前
洗入港中如能運沙遠去江近則棄之於江水之中江
遠則堆之於空閑之地庶幾可久然地皆民地種植所
資安得空閑宜臨時相視遇窊坎空閑處不憚稍遠則
可矣但戒董役之人務在公平不得容私獨堆一處則
人心自服如能浚深一尺或二尺其利尤博開浚之時
先宜壅住上流然後從下流爲始庶得沙乾不先爲水
所浸役夫易以用力淳祐元年辛丑歲沙淤尤甚高出

水面至四五尺自堰港口至新安廟前凡五百餘丈舟
楫不通峴聞於鄉帥余大參天錫見委提督浚治役夫
人給米二升省錢四十文足和僱通遠光同句章三鄉
人戶及輪差柴船戶各備鉏擔先期約日標識界分令
各甲管認丈尺晨集暮放至則記名印臂以檢人數放
則點名辨印以給錢米錢米纔給臂印隨拭峴親自監
臨務令均平耆實僱直既優給散以時視其勤惰量加
賞罰人心懽趨且不敢慢自十月十日甲子鳩工至十
一月二十六日迄事是役也助以姪溥且令兒輩監視

及放水口弃湍而入勢如江潮始爲堰上之水其踰尺
高移時之閒堰水低平盡引入港壬寅七月以連雨水
漲港復填淤鄉帥陳大卿塏復委峴開浚週沙閘成更
欲去沙令深亦委峴淘沙

程趙二公給田收租歲充淘沙僱夫之用

嘉定七年權府提刑程　覃指撥錢千有二百貫置田
四十畝三角二十九步收租穀一百一十四石一斗五
升係西郭斗斛歲充它山淘沙之用嘉熙三年峴嘗以
淘沙利便乞增置田畝前政都承趙公以夫給到劉泳

沒官田二十九畝三角二十五步每年收租米二十一石二斗二公慮民之意可謂遠而惠民之德可謂厚矣程公所置穀田始委鄉之上戶掌其租入督以邑丞上戶不欲與聞官事委之雲濤觀觀又不欲遂歸丞廳歲旱之時民救將槁之苗如救氣絕之命穀既在官臨時申請緩不及事近者連歲旱涸峴多自出力僱募開淘然私家之力終不如官使穀在丞廳遇旱卽發濟用不淺緣上下甲請其勢未免轉搯倉卒糶穀價錢減而僱直輕淘沙不過半日僅如人家開掘溝瀆分開中間一

綫水路而已所辦倉卒何暇深廣趙公所給米田書契發下丞廳租米付與雲濤觀觀又辭不受然峴思之不若府倉自行收樁遇有旱暵遣吏開淘然恐細民畏懼官府不敢申請稽留日久無及救旱莫若委小溪監鎮就近兼措置淘沙事遇旱則行支請庶免緩不及事之患夫旱暵之時官府祈禱徧於名山大川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猶有勿應如能於勿雨之際用工深浚沙港并浚南門沿河高仰之處自然水應可供車注關集鄉社各開近地河港家出一老人各兩日輪僱處處開掘以

接它山之水則處處有水矣禱神未必卽應浚沙其效可必所貴官民各勿憚煩當旱乾時人心欲水恨無可浚縱無僱直人亦樂趨如穀米寬餘給之固善所慮諸鄉各浚近地役徒之眾不可徧給耳程公所給穀田嘗申朝廷照會永充它山淘沙之用趙公所給米田亦宜如程公穀田申朝省照會

防沙

它山一境其地皆沙納水之咽既窄引水之港復狹以致流沙易於壅塞沙之入港凡有三焉七八月之間山

水暴漲極目如海平地之上水深丈餘湍急迅疾西岸之沙逕從平地橫戛入港須臾淤滿一也或遇積潦雖不沒岸而溪亦湍急沙隨急流迤邐入港日引月長不覺淤塞二也自港口至馬家營一帶兩岸之沙或因霖雨衝洗或因兩岸坍損或因木植衝擊積久不已亦能塡淤三也欲障平地之沙宜於西岸去港一二里壘買地段南自港口北自山下以屬於溪北去港遠南去港近帶斜築疊隄以粗石闊爲基址高七八尺外植櫸柳之屬令其根盤錯據歲久沙積林木茂盛其隄愈固必

成高岸可以永久欲障積潦湍流入港之沙宜就吳家橋南港狹去處立爲石閘中頓閘版五六片略與岸平水輕在上沙重在下水從版上不妨自流沙遇閘版礙住不行沙之所淤不過閘外三四十丈淘去良易版之爲限以水爲則水漲則下水平則去啓閉以時不病舟楫欲障兩岸之沙宜於兩岸釘松樁用粗石砌疊博岸覆以石版如城南塘路庶免水洗岸沙木植衝擊坍損之患然置閘砌岸可以防平常積雨港內之沙或遇大水徑自西岸擁沙而來非二者所能禦石隄之議此策

之上者也姑存三說以俟來者

前後修堰

耆老相傳謂堰先賢靈蹟功與神侔不可妄加增損後人有增損者輒有禍罰南渡之後里之富民周四耆者謂堰稍低惜水之泄遂於堰上加石版厚七八寸比俟元石長減二尺前敘規模制作言爲片八十有半者即周耆石也堰之元脊在周耆石下不可復數周耆未幾家廢人亡遂謂增堰得禍故視堰如神物不敢措議修築爲是說者果先賢意耶先賢之意惟民利是視而已

堰非天造亦人爲耳寧無成壞苟有能嗣而葺之以壽此堰於無窮寧非先賢所望於來者哉周耆之前修築者亦不一郡志稱國朝建隆間康憲錢公億疏請於神增築全固崇寧間楊蒙重修堰志云歲久川淤隄墊堰纍人各自私歧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郞唐意望其歧派培其堰隄郡志亦言以土交第增築篏幕承議郞張君必強復增卑以高易土爲石冶鐵而固之肩輿而往操舟而還人歎神速又魏行己增修它山堰記云紹興丙寅農事畢趾而它山之堰緣風颶忽起

潮汐衝突川淤隄墊堰埭隳圮太守秦公委督官吏補土石之罅漏塞梁坍之隤穴易土冶鐵而固之旬日之間厥功告成以此考之周耆之前堰蓋嘗屢修矣謂堰不可修築者果神意耶然唐意以其土第第而築之或者從權救旱之策未必可以經久蓋它山之流湍激迅疾非疊石冶鐵以障以固則日久衝洗安能久而不壞哉意之策用於救旱之時明矣後人之欲議修築者幸無泥增土之說夫山嶽巖崖元氣所結猶有崩裂物久則壞此其常理壞而復修乃得全固耳神寧惡之耶然

非果損則斷不可輕動今但在夫保護之俾勿壞則神人之所共願也

護隄

浚沙若觝與於堰其實關係於堰者利害不細沙港淤塞之時舟楫不通竹木薪炭其價倍貴販鬻者裝載過堰竹木排筏越堰而下猛勢衝擊聲震溪谷堰身中空不勝負重城門馬力追蠡歷年初雖不覺久必大損辛丑歲因此堰石頗有損動前後府牓非不禁約人取其便不顧利害雖禁莫止此堰若損溪水飆泄鹹鹵衝入

田不可稼民失粒食官失租賦況此堰靈蹟聖異殆有鬼力神功萬一損壞寧後人所能遽行營設即使可辦不知當用幾工幾金經涉幾日然後可成公私同一利害願其寶護之

開水口

堰上水口狹甚溪流入港者少而入江者多水口有石幢爲界外爲官港內爲蔣宅之地約一二畝若買此以展水口庶幾納水稍洪

古小溪港

許家橋東有地名童家廟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爲沙所塞而汚濊尚在耆老相傳此正小溪也溪漑建嶴田數百頃每因洪水所經最易淤塞峴嘗提督開浚以通它山之水今後不可令其淤塞

洪水灣

去堰半里餘沙港之南地名古城有小港南屬於江今爲沙所壅耆老相傳謂舊嘗於此置堨近緣屢經洪水江流衝入漸與港通恐日後爲江水衝開溪流頓泄宜築隄岸

北山下古港

它山堰上大溪之北緜延皆山山下有古港西自鍾家潭大溪分派而來延袤二三百丈未至沙港百餘丈其流中斷水稍長則越過平地徑入沙港近下石道頭水平則止水之所道迤邐低窊港瀝分明古老相傳云俟之造堰先作壩截溪水令乾然後用工故自鍾家潭引大溪之水循山而東屬於沙港堰成去壩遂爲二派一派徑從堰上入大江一派則鍾家潭之港也今雖斷流港瀝儼然若能開浚此港徑取大溪之水東入沙港一

則水勢徑順入溪必多二則淇水汎張之時水與湍沙順流俱東不被橫戛入港姑存所聞以俟來者

水喉食喉氣喉

峴考郡志所載引水於州北鑿兩池以停之淫潦汜溢則城之東北隅有二堨以泄於江目之曰食喉氣喉注云水自離入不有二堨以泄之歲旱則有火災紹定元年守胡榘聞諸朝廷禁民立屋以塞二堨且欲浚導必時隄防必謹然不明言堨之所在峴詢諸耆老僅知來歷氣喉堨視食喉稍大經都稅務前在東渡門牆下以

版爲閘潮長則與版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啓閘以泄於江食喉堨視氣喉稍小在市舶務之南牆下止用泄水郤不通潮又有水喉一堨亦以泄水若夫二池人謂蛟池蜃池是也郡志止說清瀾池及府池而亦不言蛟蜃二池在何地或謂蜃池湮廢已久今爲民居堨與池雖無與於堰而水源皆出於它山實關一郡之氣脈故併及之

積年沙淤處

馬家營西至孫家橋五十二丈六尺孫家橋至許家橋七十丈許家橋西至潘知府宮前一百丈潘知府宮前西至萬家道頭九十丈萬家道頭南至吳家橋一百五十四丈八尺吳家橋南至它山堰口四十七丈

王侯名爵侯封廟額

侯姓王諱元暐瑯琊人也見蘇爲記唐太和七年以朝議郎行鄮縣令上柱國築它山堰浚小江湖民德之立祠堰旁爵曰侯謚善政見鄮志而不言何代所封乾道四年邑人朱世弼等請賜廟額增封爵省牒云奏內稱在唐巳封善政侯歷年既久元封文字不存難以於侯爵上加

封兼本朝以來未曾封賜廟額勑宜賜遺德廟寶慶三年邑人復有請時里人王公塈在朝實主盟其事亦以元封文字不存仍封善政侯廟額遺德鄮志縣令題名云府學有請立文宣王冊文牒碑具載年月姓名唐書地理志云開元中令又以暐爲緯俱不同豈唐史有承承之誤耶

造堰協謀之人

堰之造也採公闍黎實佐經營今有祠像在侯之左今俗稱懸慈法師

憲帥程公初置淘沙穀田設廳石刻節文
乇山水灌溉鄞縣管下七鄉民田每年沙漲四季合用淘沙開淤和僱人夫一歲當一百千木府措置今支一千二百貫文官會委鄞縣丞同鄉官朱中顏將仕等置到田四十畝三角二十九步半上白粳穀一百一十四石一斗五升每季係鄉官收支掌管開淤仍委鄞縣提督已申奏朝廷從申劄下嘉定八年六月日朝散大夫直寶謨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司公事程覃記

趙都承淘沙米田牒魏都大
照應據白劄子條具乇山水利便宜事件數內一項乞浚河淘沙奉台判呈劉泳沒官田欲就內撥一項充淘沙使用據元承勘司理院推級劉楠供到山田地坐落價鈔數目內水田二十九畝三角二十五步元契面錢計六百三十一貫七百文九十八陌每年上租米共二十一石一斗奉台判水田一項契書發下縣丞廳租米每年責付雲濤觀認租仍牒魏都大知府照應府司除已將契書發下鄞縣丞廳仰責付雲濤觀交收并給據付雲濤觀及關常平按照應施行外須至公文牒請照應嘉熙三年十月日牒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副使趙以夫押

淳祐元年十月余參政委淘沙
本月初十日興工至二十六日畢自馬家嶴至堰上水口共五百十三丈爲工四千每工支官會五百文米二升半省官會計二千五百貫文十七界（內二百貫文代鄉民醮願）米一百石（監工等人用食在內）本月十三日興工至二十日畢爲工一千每工支官會一貫五百文不支米錢計一百二十

貫文足十一月迴沙閘成陳大卿再委淘沙本月二十四日興工至十一月初八日畢爲工一千九百三十二工每工支官會一貫五百文不支米官會計四千九百五十一貫二百文十七界

建迴沙閘
淳祐二年八月內陳大卿委提督建造始九月初八日至十一月七日畢同提督制幹林元晉正奏名安劉閘三眼長三丈九尺高一丈零五寸中一眼闊一丈二尺八寸兩旁各闊一丈一尺柱位四尺東臂石岸八丈石

鎚十五層西臂石岸一十八丈石鎚十五層石匠工錢每工支官會二貫八百文米二升二合計工錢二千九百三貫二百文十七界雜夫每工支官會一貫五百文計工錢四千四十九貫五百文十七界砌粗石每工支官會二貫三百文計工錢一百二十九貫一百文十七界買石及松樁石工雜夫官會共計二萬六百二十貫七十一文十七界

看守迴沙閘人

中一間閘板七片　許廿四　許亞六

東一間閘板七片　許十二　許十五　許三十七

西一間閘板七片　許阿二　許阿三　許阿四

看管閘人每月共支米一石府歷赴倉請領均分

迴沙閘外淘沙

淳祐三年七月初十日八月二十日兩次大風水湍沙遇閘即止但閘外淤沙約五十餘丈併裏河王家水[illegible]岸旁之沙坍洗入港者三十餘丈帥黃大卿壯猷委峴開淘始於九月初二日至初八日畢爲工九百八十錢其計一百三十四貫四百文雜支在內

洪水灣築隄

淳祐三年秋連經大風水衝壞江隄溪流走泄峴聞於府黃大卿併委築治始於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七日畢隄高二丈闊一丈二尺長一十二丈爲工三百七十二爲錢共計八十七貫二百九十文足

請加封善政侯申府列銜狀

右峴等居處海濱涵濡聖澤屬當游歲轉爲豐年神有顯功理難自嘿竊見本府鄞縣事以一郡飲食七鄉灌溉皆仰它山之水外此別無水源而鹹潮混雜大爲民

病兼水大則湧入於河水少則多泄於江建置一堰民到於今享其利血食滋久靈著如初日雨曰暘有禱必應一郡七鄉之民恃爲司命今歲秋初淫雨不止稼穡幾壞於垂成鄉人老稚羣禱祠下片雲閣雨霽日開明屢禱屢孚其荅如應今歲一飽厥有由來緣神在於唐朝已封善政侯本朝乾道四年邦人有請准省劄仍封善政侯賜遺德廟額玆者恭覩明堂赦文應諸路保奏神祠禱祈應驗者並與加封今來善政侯有此莫大之功靈著之迹所合敷陳況使府近創迴沙一閘爲民興

利涇續神休謹錄白封告廟額敕牒在前具狀申伏望
台判備申朝省乞與峻加美號以答神貺峴等下情不
勝眞切之禱謹狀

設醮

紹熙五年因旱府帖小溪鎭祈雨鄉民咽許師巫樂龍大三牲神願小溪監鎭蔣修職子疎立疏寶慶二年夏旱師巫嘗斂鄉民錢物欲償前願又以人情牽制竟成逦邐近年沙於日甚或謂神願未償所致辛丑冬淘沙因稟鄉帥余參政給楮券五百千代民償願緣三牲用費不貲兼不欲擾民又雲濤觀有三淸閣之嚴淨又有東嶽行宮之威靈亦不敢用牲牢然未斷於神不敢輕改衆議殊未有處峴恐成因循遂作三醮其一命道士改作三界淸醮一百二十分以答龍神幷施斛以享堰神其二命師巫作三界淸醮其三用小牲牢三界卜於龍王及善政侯得第一鬮峴卽以其事白之陳帥再得官券三百千助成醮事時雨雪連綿奏詞之日陰雲解駮日光穿漏自是晴霽邦民咸悅皆以爲精誠所格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下

宋鄞魏　峴撰

重修善政侯祠堂誌

蘇　爲

祭法德施於人則祭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祭之是知聲光垂於簡編德譽嚮其廟食者豈徒然哉善政侯瑯琊王公諱元暐冊封之典圖志載之備矣按有唐太和中出佩銅章字人海徼時屬承寬之後躬行阜俗之化以勤優誡游墮以誠愨崇孝慈貪夫斂手於袖間暴客屛跡於境外能使婚嫁有序惸獨有依他民愁歎我則民謳乎禮樂他民彫弊我則民豐乎衣食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歟先是厥土連江厥田宜稻每風濤作沴或水旱成災不若採石於山爲隄爲防迴流於川以灌以漑通乎潤下之澤建乎不拔之基能於歲時大獲民利故自它山堰漑良田者凡數千頃得非謂德施於人乎能禦大災乎則侯之爲政也易俗移風惠其生民沐義浸仁澤及來裔使永永之世猶受其賜者不可勝數則子由治蒲之政西門投巫之酷諒多慚德矧今海內晏淸哲后求治一同之任非賢弗居太博王君

輟玉笥之班假墨綬之秩去民之害必杜其漸興民之
利必臻其源他日謁侯之德聲謁其祠庭則門榛砌蕪
曝露尤甚乃歎曰將何勸民乎吾將新之吏忻民懽風
動草偃徵材揆日經之營之於是遷祠之基止堰之上
使泛舟者賴其德力農者懷其恩覩其廟貌翬飛軒牖
赫虧及其庭也則若聆乎片言升其堂也則如聞乎七
絲我乃潔誠端簡享神於祠是使遺愛之道載彰嚴祭
之禮斯備在江之滸佑我蒸民嗚呼侯之生也以子男
之位能以善政被乎俗其歿也以正直之道能以不朽

留其神向若為唐鉅僚列爵重位必能霖雨四海舟航
巨川則貞觀之風不為寂哉知縣太博譽播乎淯化德
施乎疲俗景慕前哲樹之休聲庶使嚮斯之廟者知仁
政之可尚也為通理侯藩備熟徽烈俾旌如在無愧直
書其祠堂之棟宇官吏之名氏請附之碑陰時大宋咸
平四年歲次辛丑六月初伏前一日記宣德郎守殿中
丞通判明州軍州兼市舶騎都尉借緋蘇為撰朝奉郎
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明州軍州兼市舶上騎都尉賜緋
魚袋借紫丁顧言書

西湖引水記　舒亶

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炤所修
也蓋今俗俚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爲湖廢久矣獨
其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也明之爲州瀕海枕江水
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
山之水爲旱歲備熙寧乙卯歲大旱湖涸建中靖國改
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窦下漉滋滓以飲
而國家將有事於郊巨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交
病上下狼顧漫不知所爲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

場宣德郎唐君君即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
所謂它山堰者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蓋所謂它山
者四明之衆山萃焉一山作雨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
方歲小旱衆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遂絕也特河
勢中窊循兩隄卒支渠灑泄以去以故不得行蓋非特
天時之罪也君既得其所以爲利病審不疑矣乃屬民
盡堙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其土窒補堰隙復累石
於上以遏入江之羨流於是水稍引以北顧獨距城十
數里河亦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行

之理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番如是豈人力所
能及哉頗聞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玆水賜其邦人廟
貌固在也其能漠然乎即爲民致禱焉一昔而水輒薄
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冽可食而行舟於河不復
留礙耋穉驩叫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何異
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
宣德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其
終蓋宣德君身莞庫之責而能用意勤民之事侯生既
施勞於人而歿猶炯炯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與

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恤憂視民災而莫知救者顧可同
日而語哉侯諱元暐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太和中
實令是邑得之父老它山以北故時皆江也溪流猥斥
幷與湖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爲視地高下伐
木斲石橫巨流而約之率三入江七衷於河溉田凡八
百餘頃其功利博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意字居
正江陵人也乃祖若父以風節文章聞天下而君清直
強學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既德侯之賜不敢
忘斥金以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謂天

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具論如此
且以著二君之志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考焉冬十
月令日誌

舒公亶引水記云按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唐
貞觀中令王君炤所修也蓋今俗俚所謂細湖頭乃
其故處焉唐地理志載鄮縣注云南二里有小江湖
開元中令王元暐置小江湖即日湖也楊蒙引水記
云唐人王元暐令鄮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
勢貫城以入瀦爲平湖魏行己增修堰記云它山一

堰七鄉富腴無慮千數百頃豬爲平湖疏爲長河以
待旱乾水溢之患唐志言小江湖王侯所置二記亦
言侯置堰瀦湖君炤在貞觀而王侯在太和不應貞
觀嘗修而太和復言始置豈王君既修之後湖廢而
侯復開浚之故言置耶蓋湖之爲湖久矣它山未堰
之前四明諸山之水多泄於江水不及湖雖修易涸
其餘可知它山既堰之後王侯疏河引水入城復開
是湖以爲瀦蓄之地若是則雖謂侯置湖可也然舊
實有湖不言修而言置何耶夫略有沮洳餘瀝之可

因謂之修可也明之爲州東北皆江而西南皆山皆一二百里湖在平陽之地水無其源何時不廢爲平地明矣非置而何魏峴記

重修它山堰引水記　　　楊　蒙

四明澤國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帶其東北然七八月之交十日不雨則舟膠於河民病暍矣蓋湖獨用以溉旁湖之田江又潮汐上下鹵惡而不適用唐人王元暐令鄮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豬爲平湖疏爲長河捌爲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丐請封

爵侯曰善政世世祀之歲久川淤隄墊堰壞人各自私歧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郎唐意往窒其歧派培其堰隄水雖暫至二年復涸議者謂不可修矣簽幕承議郎張君適莅其事白於州率邑大夫宣議郎龔君詢其父老相其利害增卑以高易土以石治鐵而固之俾潦不至淫旱不至涸肩輿而往操舟而還邦人聚觀歎贈嗣速承議君諱必強明人也蓋古所謂不敢欺者宣議君諱行修循政勤民蓋古所謂不忍欺者二君相濟公私不擾而厥功告成實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承議郎錢塘楊蒙爲之記其詞曰有唐太和王侯始基粤歲數百民食其利二君嗣功既固既崇又將永永而無窮湯湯其流汎汎其舟以溉以濯以酌以游於以著二君之休

重修增它山堰記　　魏行己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噫若漢宣帝者可謂知治之本所以能中興漢室功光祖宗也今天子挺上聖之資造中興之業凡以得爲邦之本加惠於元元

者至優至渥方且輟近班之法從殿方面之侯藩躬行阜俗之化專意牧字之仁千里之民何其幸也紹興丙寅農事舉趾而它山之堰緣風颶忽起潮汐衝突川於隄墊堰埭壞圮七鄉民田將就枯涸海波江鹵駸駸彌漫太守待制秦公憂見顏色乃默禱神祠使息風濤委督官吏經營強堰然後增葺它山補土石之罅漏塞衆坍之隤穴易土以石冶鐵而固之旬日之間厥功告成非獨使今秋豐稔千里足食且俾斯民永賴其利於無窮古之良二千石雖龔黃不能過也誠可以仰寬東顧

之憂上副明天子委任之意猗歟休哉堰成之日泛舟者歌詠其德力農者懷感其恩咸謂異時入秉鈞衡登庸華要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蓋權輿見於此也夫四明澤國負三江捍兩湖潮汐上下衝接山下其來則溝澮皆盈其去則田疇並涸所恃以分甘泉鹹鹵者隄防堅固而已方其堅全則均被其利毀決則悉罹其厄惟它山一堰所係九重七鄉之間膏腴無慮千數百頃豬爲平湖疏爲長河以待旱乾水溢之患皆它山一堰之利是以今春偶經齧決環境之民惶怖憂恐所謂九

工積累公帑私財不擾不費若有神助成以不日皆太守待制秦公至誠之所感也邦人德之形於歌頌行已偶奉府檄實董其事不敢嘿而不書大宋紹興十六年餘月望日知明州鄞縣丞魏行已謹誌

四明重建烏金堨記　魏峴

出城南五十五里有堰曰它山唐鄞令王侯諱元暐所建水自越之上虞歷四明山萬壑爭流濆迤砰湃南注於江自堰之立約水入河乘除有數鄞西七鄉爲田數千頃藉以灌溉其流貫於城之日月湖闔郡之人飲焉食焉泳焉游焉堰之利博矣然視水之大小而提閼者堨之助爲多野老謂侯由堰口浮三瓢聽所止而立殆神其事今自堰之東十有五里爲烏金又東三里爲積瀆又東二十七里爲行春皆相地之宜而爲之節惟烏金首枕上流歲久摧圮人情往往拘閡因仍苟偷日就湮塞莫能興其廢者沙淤愈甚河流易涸公私交困嘉定辛巳耆老合辭以請少保大丞相魯公素知本末慨然下其事於郡且俾峴効規畫之愚乃計工賦材選州縣官主之委里士爲人信服有計知者督其役出給調

度一不以屬吏民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從旁南低舊趾三尺許身東西五丈二尺有奇南趾七尺脅東二十七丈西十三尺橋五丈五尺而長高九尺闊稱之合石爲之櫃楯石爲之檽規模宏壯工力縝密時少卿余公建監簿章公良朋相繼來牧皆捐金佐費始終其成初郡併請修行春築朱瀨堰浚江東道士堰河至是悉以次就緒蓋給於朝者錢十萬助於郡者四百萬總爲工萬有九千越三月而畢邦人舉手加額曰願有紀峴世居光溪之濱與田夫野叟念此至熟茲幸贊是役則敘

次事實不當以固陋辭切惟是堨防建於有唐太和中距今數百載補罅葺漏寧無其人而莫有記歲時之詳者獨元祐六年二月十六日重修有石刻在實呂公大防當軸時也君明臣良百廢具舉相望餘兩甲子今相國復推廣公德志切爲民推此邦無窮之利視元祐成績有光矣或曰相國霖雨四海澤及萬世一水利之興顧何足以頌勳德之盛峴曰不然謝文靖晉室賢輔淝水之功偉矣絕口不言而拳拳於召伯之一埭愛人利物大臣之用心固如此是不可不書餘皆載之碑陰十二月旦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魏峴記并書

迴沙閘記

林元晉

慶元表東海地枕江抱湖水政舉則多豐年不則爲沴淳祐改元冬可齋陳公由少司農以祕閣修撰出鎮兼制置沿海二年春開藩諏連歲失稔之故父老曰是邦儲水而啓閉以時者曰堨泄而不防則乾積而不釃則溢歲久多圮民甚患之夏勞公揪堨一曰保豐復堨二曰斗門曰大河橋修堨號爲喉者三曰食曰水曰氣是歲東西浙俱歉於澇明獨有秋公曰今所導者流爾盍治其源城內外爲湖爲港鄞西七鄉以飲以溉皆源於它山而邦人知其利未知其害者居半也它山而上則又大溪爲之源越水所注夾岸沙彌望雨則與水俱下長官堰下上級皆三十六其上沙沒殆盡下不沒者五六梅梁天矯之狀不可復見其盪入於溪者數里溪流幾斷於是井皆汲鹵田苦竭澤歲浚至三四役工數萬計民亦勞止間有暴漲自西岸而下壅塞尤甚一日公顧其屬林元晉曰岸之防固未易圖而浚治之繁其可無簡要之策與其浚於既積不若遏於未至水輕清居上沙重濁居下宜閘以止之水平則啓通道如故沙厭於外則去之易爲力會新吉州魏侯峴以書來述鄉氓意與公合卜於長官祠又合乃度地吳家橋去大溪五十尋而近經始營之侯家溪上疏它山之澤夙備肯綮其事佐以新進士安君劉合志堅久起八月戊寅迄今十月丁丑無一日不晴已乃雨是殆天所助人心大懌公命元晉記之夫水之利若害判於反覆手禹川濬渠疏濬釃導不遑暇何古人拳拳加意而近世率視爲故常也公家古靈先生受業胡安定之門淵源所漸遠

矣體用之學公得其傳大抵推所學以達諸政鄙不自
其心始多事者爲民不能專多慾者及民不能詳公濬
然政尙清簡見明行果於利民一所無靳錮近租六十
萬積平糴本百萬惠猶以爲小要未可以施諸是邦者
限量也唐僧元亮賦堰詩有曰海潮從此作回期人謂
絕唱長官距今四百十有六年始有繼其志者堰之於潮
鬬之於沙古今一轍爾邦人又將世世爲吳談公名塏
長樂人餘月庚戌從事郎特差沿海制置使司幹辦公
事林元晉記奉議郎新除大理寺簿趙隆書奉議郎主

管建康府崇禧觀應緜篆蓋

它山歌詩　唐僧元亮

它山堰堰在四明之鄞縣一條水出四明山晝夜長流
如白練連接大江通海水鹹潮直到深潭裏淡水雖多
無計停半邑人民田種費太和中有王侯令淸優爲官
立民政昨因祈禱入山行識得水源知利病權舟直到
溪巖畔極目江山波濤漫略呼父老問來由便設機謀
造其堰疊石橫鋪兩山嘴截斷鹹潮積溪水灌溉民田
萬頃餘此謂齊天功不毀民間日用自不知年年豐稔

因阿誰山邊卻立他神廟不爲長官興一祠本是長官
治此水卻將飲食祭閒鬼時人若解感此恩年年祭拜
王元暐

又詩　前人

截斷寒流疊石基海潮從此作回期行人自老青山路
澗急水聲無絕時

題它山兼簡鄞令　宋嬾堂舒亶

嗚呼王封君心事鬼出沒驅山截長江化作雲水窟旱
火六月天萬棟挂龍骨蕭條一祠宇像設何髣髴破屋

夜見星漏雨溼彤㣈杯酒謝車篝茲事恐亦忽我聞古
先王報施亦稱物矧今崇佛宮民力殆言屈豈無制作
手一爲起荒茀李侯仁賢資撫字艮矻矻可但淸似水
方看健如鵠沈蹟千載後行且見拔拂陰功世易忘遠
慮俗多咈勉哉君毋遲斯民久已鬱

粹老使君前被召約往它山旣不果以書見抵謂
可歎惜幷示廣德湖新記因成詩一首

舒亶

長江袞袞西南流秋水時至狂不收大浸似屋山欲浮

王侯神智禹所啾萬鬼豖石它山幽梅梁最厲臥龍吼
咄嗟湍駛就斂擘巨靈縮手愚公羞障成十里沙中洲
支分脈引聽所求赤旱稽浸民不憂那得蟲蝗隨督郵
汙邪甌窶滿車篝斯民飽煖何所酬廟貌突兀寒灘頭
歲歲雞黍祠春秋老農擊鼓稚子謳當時人物紛雁鷗
豈無鼎食腰金儔朽骨往往空蒿邱姓名幾復人間留
惟侯惠施膏如油江聲浩浩風颼颼千古不見使人愁
拔俗萬丈山標峭使君不減裴商州下車百蠹隨鋤耰
一笑四境無瘡疣天閑老步須驊騮已聞歸作金華遊

欽賢訪古意未休畫船載酒岸鳴騶相約與我置脯膴
冠蓋紛紛暇莫偷搔首悵望情綢繆我問使君亦何尤
西湖萬頃蛟龍湫幾年荒蕪今則修鼙鼓勿勝財不掊
長隄岌嶪高岑樓寫有澮兮蕩有溝餘波北注引漕舟
桑麻被野禾連疇鶴鶴白鳥雜遊儵菰蒲菱芡饜採摎
楊柳成幄蔭道周耕漁呼歌羸痾瘳使君之賜侯可侔
天邊旌旆看悠悠父老雪涕爭攀輈地僻借恂恨無由
高文摛秀春華抽豐碑崒律鑱銀鉤千年空此留海陬
君知此日思君不還如今日人思侯

它山堰　　攻媿樓鑰

它山堰頭足奇觀百萬雷霆聲不斷誰把幷州快翦刀
平剗波瀾成兩段四明山深水源遠衆壑會溪長漫汗
滔天狂潦不可留瀉入長江勢奔竄賢哉唐家王長官
欲圖永利輸長算想得慘澹經營時一一山川應飽看
西偏千嶺相屬聯惟有玆山擁東岸遂於此地築橫埭
截取衆流心自斷斟酌利害不全取高下參差僅強半
水大七分入於江徐把三分供溉灌支流瀰漫穿郡城
脈絡貫通平且緩旱時及此水亦足坐使千年忘旱暵

無窮廟祀報元功像設森嚴人敢玩梅梁夭矯有冥助
大患於今尚能捍前輩所作多神靈日月冥成赤心貫
後人小知或更易費盡工夫隨破散河堙盡浚謀不集
隄斷河傾流甚悍富民縮手人受殃仰望古人重興歎
老木號風波湛碧畫屏俯仰丹青煥更須積雨看驚湍
濡足褰裳何足憚去家不遠時一遊短艇垂綸流可亂
八月倘有仙槎來便欲乘之泝天漢

題它山善政侯廟　嘉定丙子友林史彌寧

粲曉輕舠掠水飛乘閒來訪長官祠雲巒著色四時畫

石瀨有聲千古許華黍幾霑膏澤潤甘棠長起後人思
伊渠不盡爲霖意除卻梅梁誰得知

口口　無名氏

誰將倚天劍劚出天河水傾瀉落人間合流奔至此六
丁戰海若橫築萬石壘波濤斂潮汐辟易走千里蓄泄
有堨埭深長富源委支派繚村落湖渠貫城市千畦藉
灌溉萬井酌清泚偉哉霖雨功千載流不已

宅山堰　永嘉薛叔振

官爲唐令尹心切禹蒸民疊石流川水分波及稼雲萬

濤驚不夜千古見如新更有朝宗脈聲容匪獨鄞

宅山堰次永嘉薛叔振韻　魏峴

一朝堰此水千載粒吾民只仰溪爲雨何勞旱望雲四
時人飲碧六月稻嘗新流出心源澤年年惠我鄞

口口　可齋陳塏

數月雨出郊勸農復覩稼始言麥壟春今已稻畦夏女
紅絲絍餘丁黃耘耔暇庭涼故不齊晴雨倏忽乍百豐
未爲多一歉誠所怕躅逋廣上恩平糴裁米價毫髮可
及民豈不念夙夜昔有王長官築堰宅山下惠利久益

溥神靈此其舍泓深或龍蟄堅屹無蟻罅定爲三七分
釃爲數十汊石梁貫雲濤誰敢著足跨流沙從何來疑
有物驅駕人力幾淘浚壅淤仍障壩神功終此惠去沙
而變化視古誰比方鄭白其流亞

迴沙閘成次鄉帥陳大卿韻　魏峴

一堰限溪江七鄉利耕稼鹵汐回東溟多水流仲夏仁
哉王長官一勞貽永暇長輸不盡澤絕勝晴雨乍旱魃
縱肆威恃此不足怕滴水一滴金欲買真無價年來沙
作祟奄倪變日夜役夫鍤方舉賢帥車已下豐貲發公

儲嚴祀關神舍臨流肅旌旗問瘼窮隙罅買地開一坑
納水通百汊山判不可移石級誰敢跨董正有贊府相
視旨別駕仍憂竭尾閭置柵抵立壩卽此是商霖何必
騎陽化宅山不可磨錢秦特其亞

宅山堰　應燘

十里猶聞地震雷海神驚懼勒潮迴遊人只愛山川好
一飽因誰惠得來

和韻　魏洽

幾何水作四時雷試去尋源權懶迴欲看澤民千古樣

我來不是等閒來

謁善政祠　魏澪

攜家再謁長官祠桂子風吹遊子衣惠澤至今猶瀰漫宮楹雖古自光輝梅梁偃蹇蒼龍伏石級參差白雪飛此地本非供翫賞騷人到此自忘歸

游它山　應樞

登陸由來說四明它山勝地久馳名龍眠巨堰兩崖下鼉吼奔流一水清寶閣鐘鳴羣動息金輪鼓奏百神驚後來水政誰研究肯與雲濤更主盟

它山堰　陳坰

堰雷推動阿香車惠澤均霑十萬家誰任長官身後責迴潮今又見迴沙

它山歌詩跋　魏峴

人知它山之詩而不知它山之歌歌以言其詩之未盡詩以言其歌之所不欲文不觀其詩無以見亮公之絕唱不觀其歌無以見王侯之始謀予方幼時蓋嘗耳其歌之大略矣每以石刻不存為恨咨詢耆老有年於茲近劃得墨刻讀之甚喜或疑圖志止載絕句為唐僧元亮所作此刻不載歲月名稱恐非亮公之筆然即其歌以遡其意如因祈禱入山與夫櫂舟深入之語非亮公距王侯未遠其孰能知此耶予因連歲浚沙之艱而思捌堰之不易雖大書特書亦未足以答侯賜是歌也詎容不傳敬摹以壽諸石使歌與詩並行益以揚侯千萬祀無窮之澤云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下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清鄞　徐時棟柳泉撰

釋文

備覽重刻於明季今本與高隱學敬止錄中本皆由此傳寫者脫錯難讀已爲是正語詳校勘記中而吉州原書多古文假借字明人以意更改但於篇下注云某字原本作某或并不注明然其中有因不識古文而不改者如展之爲襃委之爲骫有因不知通字而不改者如內之卽納從之卽縱有因改而誤者如泚之誤泄楧之誤撫有輾轉致誤者如之之誤出敕之誤陳有脫去半字者如礨之誤磊埊之誤坐點竄古本貽惑後來今參攷羣書就其所注與雖未注而旁見他籍者竊復更正冀還舊觀別爲釋文如左使覽者有徵焉壽鏞按書中古文假借字明刻本與煙嶼樓刻本畧有異同今本爲便於省覽計閒從今文仍錄徐氏釋文於校勘記中使覽者有徵亦徐氏之志也

之作屮古文○日月二湖條導屮山之水敬止錄誤出水淘沙條一線之脈原本及敬止錄俱誤出脈護隄條沙港淤塞之時原本及敬止錄俱誤出時重建烏金碶記今自堰之東原本敬止錄及

康熙鄞縣志乾隆鄞縣志竝誤出東

由作繇古通

一作弌古文

巖作礹按巖與嵒嵒碞通字書無礹字疑當爲嵒之譌或宋時有此字不敢改仍之○僧元亮詩櫂舟直到溪礹畔誤作溪嵒

此作乢此之變文

流作汓古文

溪作磎廣韻溪或作磎

俟作竢說文云俟本作竢

地作埊古文

以作㠯古文

喉作唉集韻喉或作唉按此由俟竢而通者

前作歬古文

供作共古通○堰規制作條以共灌溉廣德湖條獨共輸灌程趙二公條可共車注趙都承條劉楠共到攻媿詩徐挹三分共溉灌魏灣詩此地本非共覯賞皆供字也

四作亖籒文

三作弎古文

神作旦按旦本非神之古文惟禮郊特牲旦明之義鄭云旦當作神篆字之誤也又莊子大宗師有旦

宅而無情死且亦讀作神然釋文稱李本作怛崔本作䎂是莊子之旦不必讀作神禮記一見鄭已云誤此沿而用之殊爲好奇之過

他作它古通

時作旹古文

乎作虖古文

風作颿古文

春作旾古文

映作暎與映同

池作沱按此由此沱而通者○日月二湖條人酌清沱無名氏詩萬井酌清沱原本皆改作淸沚不知沚者水清貌若作清沚何可酌乎且人酌清沚語本圖經不容妄改也

納作內古通○日月二湖條而河內海潮防沙條內水之咽既窄魏吉州詩內水通百汊皆納字也吾友姚孝廉燮作它山圖經改內水爲汲水誤矣

耕作畊古文

德作悳德本字

寶作琺古文

開作闓義通見漢書

茂作楙古文

奔作犇古文

得作㝵古文

雇作顧顏師古曰顧讎也若今言賃雇也

趨作趍詩巧趨蹌兮釋文本作趍

陳作敶陳古文作敶玉篇云或作敶○請加封條敕牒在前原本誤作敶牒敬止錄遂改爲陳牒大誤

畝作晦畝本字

懼作愳古文

照作炤廣韻炤同照

粗作觕集韻粗或作觕

松作寀古文

俟作竢古文

嗣作孠古文

氣作炁古文

少作尟按說文尟少也從是少今人借用鮮字則尟乃別一字非少之異文

展作襄按展古文作𧝓說文云本作㞡從尸襄省聲而周官內司服展衣廣韻引作襄衣是展爲襄之義也

災作烖說文云災本作烖

國作圀古文

災作菑古通詩無菑無害

移作迻 按遷徙之移本作迻

呼作嘑 見周官

隙作隟 古文

赤作烾 古文○西湖引水記河赤地裂原本作河烾按赤有作烾者見說文有作烾者見篇海無烾字蓋原本作烾說脫上火字耳

似作佀 似本字

農作䢉 古文

野作埜 古文

委作骫 顏師古曰骫古委字○烏金堨記骫里士為人信服有知計者敬止錄稿本旁點骫字以為疑丌然但見此記中餘竝作委

模作橅 與模同

浙作淛 古通

乃作迺 玉篇迺同乃

歌作謌 玉篇謌同歌

呼作謼 顏師古曰謼古呼字

卻作郄 古通

食作飤 玉篇云飤通作食

拜作𢱭 拜本字

嬾作孄 與嬾同

濕作溼 說文溼或作濕

杯作桮 說文云通作杯

蠹作蟸 古文

搜作捜 集韻云與搜同凡从叜者今文作叟

翦作劗 與翦同

慘作憯 古通詩胡憯莫懲

縱作從 集韻云與縱同

玩作翫 古通

鯨作鱷 說文云鯨本字

喜作憙 說文云省作喜

耶作邪 說文云俗作邪

刊誤 壽鏞按原本刊誤分列卷末今併正文中按語彙錄於此

卷上

淘沙 人謂古來四季一浚 康熙志引此作古來四季一浚有官錢官米役夫之制乾隆志引作舊時有官錢官米役夫疏浚之制按乾隆志不引古來四季一浚句故增加舊時疏浚四字然則此本浚字下當脫有官錢官米役夫之制九字

程趙二公給田收租歲充淘沙顧夫之用 原寫本及敬止錄康熙鄞縣志乾隆鄞縣志諸書所引皆以此

十六字雜入正文上接委峴淘沙下接嘉定七年蓋
竝沿明季雕本之誤今細核文義嘉定七年以下實
當另爲一條而此十六字
乃其標目耳今以意改正

前後修堰

易土冶鐵而固之 按下卷魏行己記土字下有以石二字是也此脫

古小碶港 自溪漑建壘田以下三十八字至正志引及敬止錄引竝作溪通建壘嘗開浚以通它山之
水今沙淤塞或謂可以再浚康熙志引亦同惟今沙
淤塞二句作今可以浚其淤塞以復古蹟鮎埼亭外沙
編引亦與至正志同惟溪通作直通以通作以引而
無今沙淤塞四字以上諸書皆與今本大異竟不解
其何故今本文義順適竝無誤字不敢因他書徵引
遽便刪改而諸書殊塗合軌又必非無據故特附注
本條俟博雅君子審定之〇又按今本溪漑建壘田
至最易淤塞十八字蓋耆老口中語言古時小溪如
此不然焉有僅存淤瀝之港一
經開浚即可漑田數百頃者

余參政委淘沙

十月迴沙閘成 原本十一月一字誤刻在再委淘沙之下 三十
二工 守山閣本無工字

卷下

擭鑰它山堰詩 原本此下七詩無題今據攻媿集補此題目

題它山善政侯廟 此目據友林乙稿補

無名氏詩 它山圖經以此詩爲史春坊作今乙稿無之又目作題它山亦不知其何據也

它山堰 此目據四明詩存選魏吉州次韻詩擬補

它山堰次永嘉薛叔振韻 此目據四明詩存補又按例下魏洽詩原目當作和韻二字

陳塏詩 據四明詩存選魏吉州次韻詩此題當作迴沙閘成四字然至正志載鄭安晩同韻詩二首詳

其題目首倡者實係安晩因合四詩互勘蓋可齋方
有意水利安晩以詩勉之旣而可齋按視它堰拜長
官祠而思防沙之策乃用安晩原韻賦此以答其意
是時迴沙閘固未成也及閘旣成安晩再用韻頌美
其功而吉州和之耳然則此詩原題必非迴沙閘諸
家選本不見此詩姑仍闕文以俟博雅〇又按它山
圖經載此詩題作它山行
是書晩出難信未敢據補

迴沙閘成次鄉師陳大卿韻 此目據四明詩存補

佚文 四十一條 壽鏞案見六志校勘記四

卷上

北山下古港

而更開建壘以導之尤足以佐大雷諸水所未及十九字在不被橫戛入港之下 蔣學鏞水利考引備覽

建迴沙閘

大小溪之上夾岸皆沙雨則與水俱下溪塞不流七
鄉河渠不受利歲發衆淘之至三四舉費緡錢數萬
已復塞如初與其淘於旣積不若未至而遏之便用
爲閘則水輕上流沙重下止水溢則閉平則啓使得
行舟沙溢閘外淘之易爲力乃仍吳家橋閘之三門
板各七刻平字水則字於兩柱上令土人許阿一者
司之啓閉有節榜石於旁以示禁 嘉靖寧波志二十三引水利備覽

雍正寧波志十四引水利備覽○按今本防沙篇亦說建閘事而與此不同且防沙篇議於未建之前此則論於既建之後至今本建閘條則但說歲月丈尺及工役費用而已似亦有脫此百餘字當在建閘條之首

□□按至正志及敬止錄所引備覽諸堰凡三十九條原本必當別有標目今不可考矣然必在上卷無疑

欄浦堰鮚埼亭集外編三十五引欄作攔去宅山七八里在小溪鎮

有土壩

唐家堰去小溪鎮洞橋二三里

黃家堰去唐家堰一二里

新堰面外編引無面字

擂木堰在謝家嶴

朱家堰近風伯廟

風伯碶北渡橋南與風伯廟相對舊有碶今廢

何家小堰

沈家堰近顏家橋

張家小堰近徐家堰

徐家堰在櫟社南

樓家堰

華家堰

鰕堰

黃家藕池堰

屠氏橋閘

范家堰外編引堰作閘在屠氏橋閘裏近江際

邢家堰外編引邢作靳

鄭家堰在縣城外半里

祁胡堰以上堰並在范家堰之左右

李家塔堰

陳五眷堰近鄉兒渡去城十二里

張家堰與余村港相對去城十餘里

小馮堰近鑪頭堰

鑪頭堰近蔣家堰去縣南二十五里

蔣家堰行春碶南居民新坳

大蘇堰行石碶下

段塘堰去城六里

朱瀨堰

王家堰近松樹浦

松樹浦有小閘通江及有強堰

鄭十八郎堰

鄭家食利堰在南城門外 以上三十三條至正志四引魏峴水利備覽○敬止錄山川考五引水利備覽無新堰面風伯碶鰕堰鄭家堰四條又餘條注文亦多與至正志引小異已詳札記第十九卷不贅述○至正志又曰凡江溪相通去處並在它山堰東蓋皆防蓄水源滲洩去處時加修築以備旱潦農事之急務也 按此三十餘字疑亦備覽文

長堰

石堰俱西南三十五里 以上二堰錄引在黃家堰之下

北渡堰南二十五里爲奉化之北故名 錄引在朱家堰之下

翁家堰西南二十三里 錄引在徐家堰之下

桑堨堰西南十二里 錄引在戒家堰之下

王師堰西南十七里 錄引在李家畲堰之下以上六條敬止錄山川考五引水利備覽

雜錄一十七條 壽鏞案見六志校勘記六

宋淳祐閒守陳塏咨於鄉人盧陵守魏峴峴作水利備覽 嘉靖寧波志河渠書雍正寧波府志河渠同

蓋溝洫始於夏禹經界始於商高宗而水利所繇興若周官營溝行水之制止水畜水 按原本作蓄水 之令犂然大備昔之爲民興利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陂池起水門提閼數十處以廣灌漑此王政必務其大也唐鄮令王公元暐之作堰它山也關吾鄉旱潦豐歉之數綦鉅而潬衍不適於度茭塛不起於防漏井匽豬不平其衡水屬梢 按原作稍據考工記改 溝不符於則此不令經界偕溝瀆胥病耶郡乘閒採宋魏峴它山水利備覽之說而全帙漫漶莫稽顛末頃林郡公屬吾年友楊齊莊補此志 按此志者謂上郡乘也或改作地志非是 之缺余過從商榷緇几上得之詢自鍾潭齋家藏此鈔本亦成化閒物也齊莊指示余此卽不

得爲指南車或亦借作驅山鐸 按原本誤驛今改正 而余亦驚喜見所未見因先壽諸鋟以傳夫志牒之尙於過存也卽如孫叔敖芍陂一事史僅約略言之使不考唐六典疇知此陂首受灊之淠水 按灊原本作灊字書所無考漢書地理志云廬江郡灊縣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此水卽淠水也灊本山名漢時以名縣故唐六典云淮南道其行山有灊山徐蠡期南嶽記云從南嶽之祭於廬江灊山然則芍陂所受之水出灊山無疑原本從山誤也今改正 又疇知濠水流注陂中 按唐六典無此語不知所據何 不考水經注疇知肥 按原作𣲖據水經注改 水東北經 按水經注作逕 白芍亭下東集爲湖 按水經注云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當以東字爲句此添下字以東字屬下句誤 而芍陂以此

得名不考元和志疇知此陂外楚相又作陽泉大業諸陂不讀鴻烈疇知芍陂之卽是期思不考三國志及鳳陽郡志疇知尙書郎鄧艾重修於建安閒旁爲五十小陂利被沿淮廣陵數十鎭不考隋書疇知趙軌之修開五門按原本誤作六開據隋書循吏傳改正爲三十六門灌田至五千頃按序論宅堰而遠及風馬不及之芍陂覼縷不厭過詳似乎有意炫博然此陂所受者有巫山霍山如谿白沙河期思騶虞石橫石黎漿舊溝諸水其別有香門龍泉及芍陂瀆安豐塘諸名其重修有漢王景魏劉馥晉劉頌宋劉義欣齊垣崇祖諸人悉數未易終物而博考羣書僅得淠濠肥三水期思一名鄧趙二人則亦未爲能盡臚其事者矣又唐以前書說芍陂事者如漢地理志續漢郡國志崔寔月令皇覽意林通典壽春圖經輿地志之屬皆有證明宋以後書更難枚舉亦非僅此五六書可盡也夫以彼章章如是而博雅君子猶有未能盡臚其事者何況僻在東南又僅藉寥寥文獻爲足徵討論功疏吾黨亦與有其責矣禮有之上有大澤則民按民字原脫夫人待於下按下字原脫流此卽善溝水潊之說也易有之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按原作蓄衆此卽善防水淫之說也潊則爲川爲渠淫則爲澤爲陂必如此而後盡溝瀆之利必如此而後倍經界之樓坎止流行之象不觭爲水利設而水利之大通於政矣潊流之說可以旁通者余得唐韋瓘按原作崔灌唐無其人據

唐文粹所載乃韋懋宏文也今改正下同又按瓘灌尙以形近致譌而崔韋二字絕不類乃篇中三稱三誤不可解也之記大農陂按原作大業陂誤也本目大農陂記曰撥按原誤挨腐縣淤倍按文本作培然漢書溝洫志云增卑倍薄今仍之高徹卑又曰橫殺衝波泄流引洫卽是數語足賅按原作眩以意改水經又得之穆員之記石斗門按本目作新修漕河石斗門記曰善爲水者不與之競按穆與直記云善爲水者唯其所趣使若自然其要在於不與之競而已如斧斯銳以分其衝如月斯仰以折其勢宛然喉深口束按束原作速自宛然以下乃陳太僕自爲文而此四字亦本穆記記首云舊制喉不深口不束今據改之象猶指諸掌茲以備覽方溝洫志河渠書不足以方韋穆二記有餘矣而又安知韋穆二記是修溝洫河渠者之所必收乎故此等書通都大邑未必得而板扉小築中或得之鍾氏之藏所謂禮失求之野也余以得購訪遺書之法玉軸牙籤未足錄而殘編蠹簡中足錄之齊莊之采所謂謀於野則獲也余以得網羅舊聞之法要以水利經畫自叔敖李冰史起以下漢則有若劉信文翁鄭當時兒寬召信臣王景按原作京據後漢書及水經注改諸人唐則有若雲得臣長孫祥李襲譽按原本無譽字唐書地理志及李襲志傳竝云襲譽作雷贍不聞唐時治水利者又有李襲也玉海聯語中有李襲引雷陂之語蓋板刻偶脫陳或誤本之耳今補黎幹溢造

孟簡諸人宋則有若范文正劉彝呂頤浩錢良臣諸人
我明則有宋公禮劉公大夏陳公瑄徐公有貞朱公衡
潘公季馴諸人按此處忽作點鬼簿掛一漏萬於義何取且即其稱述治水諸人亦多未當蓋隨意牽扯以示博雅明人習氣往往如此又所數漢劉信者不知何人史河渠書漢溝洫志皆無此人姓名又不知其何所據也計此一代遠猷百年碩畫暇時並當仝齊莊
輯成全部以商治河通漕之略俾王公與前後諸賢並
垂又俾此書亦與前後諸賢紀述並傳是豈在宋徐節
孝先生治河議之下而不遠出我朝戴村白老人獻策
之上哉經濟君子循覽是書廢修墜舉當不僅爲此地

旱澇豐歉之計大埤賛已也齊莊大小並識今古兼綜
新志成行將重於琬琰而借此槀本作津梁是書之傳
又無俟余言之畢矣時在皇明崇禎辛巳七月既望前
柱下史郡人陳朝輔燮五氏謹序重刻它山水利備覽序

按曰太僕此序頗非合作已略爲是正附注篇
中至其篇首謂王公作堰不適於度不嵗於防
不平其衡不符於則則紕繆之尤者也夫其所
謂不適不嵗不平不符者謂當日事耶則是顛
倒黑白之語不足與詰者矣謂今日事耶則是
因漢唐以後河水屢決而妄議神禹者矣反覆
推求未得其解乃其下又不申明之但牽附他
說炫博矜奇而於王公所以作堰魏吉州所以
著書之意絲毫無關痛癢雖不作可也
又按曰太僕引用諸書余皆爲之攷證惟鳳陽
郡志未之見耳而元和郡縣圖志繙閱一周不
見所謂陽泉大業諸陂或余審視不密容有漏
遺不敢自諱也抑芍陂在唐隸淮南道而淮南
卷原書久亡太僕亦不得見之此二陂者或本

楚地而隸他道者耶記之以俟再考

四明山之水注於江與海潮相接鹽不可溉田唐太和
間縣令王元暐壘石爲堰於兩山間闊四十二丈級三
十有六冶鐵灌之渠與江截爲二其詳見諸文而魏峴
之論備矣乃鄞萬世之利也高宇泰敬止錄山川攷
至正續志言自蘭浦堰以下載之魏峴水利備覽今里
中所刻峴書未有始知尙未全也同上
魏峴官廬陵守寓隱鄞之小溪著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康熙鄞縣志修辭考

魏太守寓在小溪之上吉州魏峴嘗知廬陵及爲泉使歸閒居於此著宅山水利備覽又雜記考

按曰峴世居溪上吉州乃其宦地即廬陵也爲泉使在守吉之前先輩說峴里居官位無不誤者詳見後作者卷中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上下卷淳祐二年里人魏峴編輯浙江通志兩浙志乘

宅山水利備覽一卷予鈔之故太僕陳朝輔家然非足本也按至正四明續志載宅山堰東諸碶閘凡三十有

三曰攔浦堰曰唐家堰曰黃家堰曰新堰曰插木堰曰朱家堰曰風伯碶曰何家小堰曰沈家堰曰張家小堰曰徐家堰曰樓家堰曰華家堰曰蝦堰曰黃家藕池堰曰屠氏橋閘曰范家閘曰靳家堰曰鄭家堰曰祁胡堰曰李家搶堰曰陳五耆堰曰張家堰曰小馮堰曰鑪頭堰曰蔣家堰曰大蘇堰曰段塘堰曰朱瀨堰曰王家堰曰松樹浦曰鄭十八郎堰曰鄭家食利堰王總管曰以上皆載魏氏水利備覽近松樹浦又有強堰皆防若水源滲泄去處宜時加修築以備旱澇今是本皆無之是知非完豹也五百年以來水利日荒三十三堰蓋多不可考者矣書爲泉使魏峴所作吾鄉魏氏大都出丞相文節公之後其見於志者有豹文有峻而泉使以水利之書傳有功梓里不媿溪上之彥哉泉使諸子曰溥曰洽皆以詩稱亦見是書中全祖望宅山水利備覽跋

魏吉州名峴由廬陵來僑居著宅山水利備覽最爲詳整又重浚小古溪港議自註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二卷寫本右宋鄞縣魏峴撰自序謂鄞之水利皆仰於宅山峴爲里人故考其顛末爲此

俾後來講明水利者觀之易爲力云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宋魏公峴佐大參余公天錫提督四明宅山水政徵王侯稍績著有宅山水利備覽其講明源委指陳利害嗚呼懋哉功媲王侯鍾嘉秀魏泉使傳說

公淳祐間以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耆老相傳瀾浦魏家府基爲公第觀水利備覽序公自稱里人林元晉迴沙閘記云魏侯家溪上公又自云峴家距堰不數里據此則公第在瀾浦誠若可信及考郡志宋時光溪資有魏學士山房而學士名杞非名峴豈學士卜宅於玆而

公乃其後與抑山房非公宅與是皆未可知也同上

按曰嘉秀所爲傳說卑弱蕪穢本不足錄轉念吉州此書雖見采於至正嘉靖二志而專本不易覯賴成化間鍾潭人繕鈔一帙先輩據以付雕傳入聖代用以備天祿石渠之儲藏而嘉秀復手錄此本於乾隆辛未輾轉歸余得以附刻六志之後則嘉秀之功不可沒也故爲節其稍可觀覽者以存其人嘉秀字蘊芳亦鍾潭人

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乾隆鄞縣志藝文

楊德周字南仲最精考据宋人魏峴著它山水利備覽爲之注且版行焉蔣學鏞甬上先賢傳文苑

按曰余家所藏本即從楊本錄出者卷首但題楊德周齊莊訂正而已又同時陳太僕作序亦但云齊莊得此於鍾潭舊家見所未見先壽諸鋟然則固未嘗爲之作注也樗庵此傳自注本續耆舊集今集中亦無此語且耆舊集作於謝山而謝山跋此書亦不云齊莊曾有注本當是樗庵誤記耳

吾鄉水利日已廢塞幸里中先正之書猶有存者如魏提舉峴之它山水利備覽又水利考序

至正志水利凡舊乘所已具者皆略不書而增補亦甚周悉多與魏峴書相表裏成化嘉靖二志紹無足觀似於水利備覽亦未及一閱者又水利考

魏峴吉州人以廬陵守致仕寓家光溪時它山堰壞沙淤溪港郡守陳塏委之修築瘉後著其利病於書曰它山水利備覽家居十餘年卒姚燮四明它山圖經

傳略

魏峴鄞縣人理宗嘉定間以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見峴所撰烏金堨記紹定初爲都大坑冶司按史稱坑冶司在饒者領江東淮浙七閩峴蓋治饒州故淮西路蘄州爲所屬耳○又按寶慶志兩云嘉定十四年泉使魏峴似峴在嘉定間已司坑冶然爲金堨記作於是年十二月○尙以船司署銜蓋志作於紹定初據其現官記舊事耳○又按備覽目錄稱魏都大而趙都承牒中稱魏都大知府蓋爲泉使時又兼知府事也五年五月臣僚言積陰霖霪必有致告之故比聞坑冶司抑蘄州進士馮杰爲爐戶其妻以憂死女繼之弟大聲赴愬死於道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妾舉火自經死民冤如此以是干陰陽之和帝詔峴罷職見宋史理宗本紀○按此事未可盡信說見後淳祐二年

此據寶慶志十二及林元晉迴沙閘記起爲直祕閣以中大夫知吉州軍
兼管內勸農使見峴所撰蔣山龍潭廟記○按此碑署銜見撤止錄原本吉作合必傳寫形近
致譌據寶慶志及林記改正峴世家光溪之濱見烏金堨記唐鄭令王元
暐築堰其地以界江溪曰它山堰溪上苦沙淤峴常募
工淘浚本書程趙給田條云近者連歲旱涸峴多自出力顧募開淘又嘉定八年及淳祐元年二年淘
沙並見本書淘沙條顧以爲私家力弱不敵於官始攝守程覃置
淘沙田三十畝有奇嘉定七年峴請於守趙以夫乞增置以
夫復給田三十畝然田穀掌之丞廳遇旱申請緩不及
事峴請委就近措置見本書程趙給田條乃以田租責付溪上雲

濤觀並牒峴照應嘉熙三年見趙都承米田牒及制置陳塏將建迴
沙閘適峴述鄉民意走書白塏塏因屬峴主其事而以
幕官林元晉進士安劉佐之淳祐二年見本書建閘條寶慶志十二及迴沙閘記
峴嘗謂君子學道愛人不拘其事苟致愛人之心無非
道也民以食爲天田以水爲本六府所以首水而終穀
本書序故其家居疏它山之澤夙備見迴沙閘記請於朝得祠
牒使里中朱王二氏拨渠堰隄閘之壞而修之嘉定十四年寶
慶志四又修烏金碶嘉定十四年見本書三堨條寶慶志十二及烏金堨記又謂洪
水灣積爲江水所衝久之將泄溪流宜築隄岸本書洪水灣條

卒告於守黃壯猷成之淳祐三年見本書洪水灣築隄條又請加封王
侯本書請加封善政侯條而設齋醮以答神貺淳祐元年見本書設醮條於是
條具造堰始末與其利害以及夫所當興修隄防者著
於篇以告後人曰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凡二卷淳祐五
年旱峴率里人禱蔣山龍潭得雨倡衆新其廟明年春
廟成峴爲之記蓋此時尚未之吉州任云見蔣山龍潭廟記

按曰吾鄉前輩說魏吉州里居官位雖博雅如
全謝山亦無不錯者吉州自序備覽云家距堰
不數里其作烏金碶記云峴世居光溪之濱林

制幹迴沙閘記云侯家溪上寶慶志云泉使魏
峴以鄉郡爲僉顯證如此而謂其寓居溪上何
也舊志云官至廬陵守廬陵即吉州故林記稱
新吉州魏侯寶慶志稱新廬陵魏守蔣山廟記
自署新知吉州軍事顯證如此而謂其自吉州
來寓溪上又何也蓋寶慶志第十二卷有溪上
寓公新廬陵魏守之語而林記中所云新吉州
魏侯者一本誤脫新字語見劄記第二十前輩必本此
二者爲詞不知宋時稱寓不必寄公或從其自

趙郡望或主其應舉籍貫故寶慶志公宇門稱
陳清敏卓爲寓貫開慶志高橋記稱余尚書晦
爲寓貫按前人呼尚書爲棄此皆生長四明里籍又顯著
之史傳者今以偶然之稱謂與傳寫之誤本而
反沒其人自稱里貫之鐵據可乎又寶慶志嘗
稱峴爲泉使後人相率沿稱之亦究不知其何
官也余攷理宗紀始知其嘗爲都大坑冶司宋
制都大坑冶司掌鑄泉貨由是而備覽序中之
所云問鑄蔣山廟記中之所云鍾官按二字見史記平準

書及漢書百官公卿表注云主鑄錢官也寶慶志中之所云魏泉使
備覽書中之所云魏都大一皆豁然貫通無復
疑義不然開卷茫然恐不知生軍是何物矣謝山
作而上族望表云泉使魏氏吉州人也自泉使峴來鄞此數語無一字不錯泉使雖不錯然峴
官坑冶遠在知吉州之前何得稱其舊任蓋亦未知泉使是何官耳然吾不解謝山何以錯誤
至此
又按曰宋史眞文忠傳稱德秀爲江東轉運副
使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親至廣德與太守
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先是胡
槻薛極每詆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
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贈太過乃
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
峴祠授庠幹官而擢德秀知泉州云云夫始既
目擊情形便宜發粟繼乃爲人指使彈劾同事
反覆如此其人殆不足道後余綜核時事始知
別一魏峴而非吾鄉之魏吉州也文忠本傳爲
江東轉運副使在嘉定閒宋史寧宗紀於嘉定
八年書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又書秋七月

丙子發米三十萬石振糶江東饑民紀與傳合
三十萬石即文忠與魏峴所發之廩無疑而備
覽淘沙條云嘉定乙亥旱勢如焚田苗將槁峴
隨宜爲浚沙障水之策乙亥者八年也正與本
紀書兩浙旱蝗之語合然則是年五六月閒吉
州方以鄉邦憂旱淘沙浚河而其秋七月乃即
在江東路廣德軍發粟振貸此事理所必無者
且發粟雖在七月而其目擊旱蝗與文忠講論
荒政亦必在五六月閒又況所見所聞吉州從

無知廣德之說其爲姓名偶同而別自一人斷斷無疑至理宗紀所書都大坑冶之魏峴可決爲吾鄉之魏吉州者以旁證甚多又且坑冶罷職在紹定五年備覽序作於淳祐二年序云閒鑄來歸閒居十餘年其年數又適脗合則此事固難曲爲吉州諱矣特吾甚有疑焉吉州事蹟雖不少槪見讀備覽一書懃懃懇懇憂民甚至當不至以人命爲兒戲且進士非平民何至以鑪戶受逼卽爲鑪戶何至憂死其妻女其人尙

在何以弟爲代愬理曲在彼何以不自申論坑冶司非赫然在朝之權姦進士非懦弱無知之編氓而乃自殺其子又殺其妾既死其身又火其家一若死亡頃刻萬難自全必不得已而出此者按之事理劾語殊恍惚叵信況此事果實黜免已幸何以復起知州邪乎蓋理宗久之亦悟其冤矣抑吾又聞吳丞相之兄莊敏者當時所謂正人君子者也方莊敏官都大坑冶時臣僚劾其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見宋史理宗紀又有大蜈蚣小蜈蚣之謠見李有古杭雜記然則當日之彈章固多出於門戶嫌怨不盡公言而坑冶之司掌握泉貨又爲他人所垂涎覬覦者欲奪其位尤不能無羅織之詞此則讀史者所當平情細察固非阿私鄉賢而故爲之昭雪也故傳中據事直書復爲詳論於後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三吳水利條議

第一三三冊.98.5版 12A

三吳水利條議　　補編卷第二十二

吳縣錢中諧宮聲著

論設水官

水利之名三代未著也井田之法方井之地廣四尺爲溝十里之成廣八尺爲洫百里之同廣二尋爲澮捐商賄之地以爲溝洫之制遂人匠人俱治田之官而卽以治水者也自秦人開阡陌而溝洫廢厥後史起鄴國白公召信臣之徒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後水利與焉其在吳越固魚龍之所宅黿鼉之與遊

壞爲下下田賦不入天府故治水之事可紀者僅周敬王二十五年吳行人伍員鑿河元王三年越大夫范蠡伐吳開漕烈王十五年楚春申君治水松江導江入海開港涜田開浦置上下屯漢陽羨令袁玘築長橋堤使民河亦以避游湖之險未必因田開治也其後隋河築塘代不勝書或以通舟楫或以灌田畝常雜而施之惟自唐以來興開隄防之建于灌溉之功居多焉至天祐元年吳越錢氏置都水營田使司以主水事募卒爲部號曰撩淺每部二千人以疏導

諸河于是遂有專官而水利之制始密無他錢氏擁有吳越國用軍與無不取給于數州之地所謂享其利者不得不爲之去其害也宋南北三百年遣官修浙西水利者計二十有九元興九十餘年之間都水營田使司之廢置者再四而相視督治之官不與焉明制蘇松田稅既數倍于昔故永樂閒命大臣治水而以亞卿給事爲佐宣德時又令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各置勸農水利通判屬縣各設水丞簿以專其職從巡撫周忱之請也而周于是時實兼水利農田

尋復兼督杭嘉湖水利可見七郡江湖固脈絡流通不能畫疆而理明矣以後或遣部郎或置僉事恆以七郡責成之及其季年以蘇常道臣分理故不得專任其事而州縣之水利復以爲冗員而裁并之于是水患日甚而經理無人議錫備荒皆苟且終歲之計而已則水利之制不興究非久安長治之謀也夫東南澤國也天災橫流歲一有歉雖設官分職猶懼其不克濟況乎并其人而去之乎宋元兩朝浙西賦額甚輕猶且按視興修講求利害周詳勤懇若此今東

第一三三冊'98.4版　12B

南之賦仰給半天下所謂享其利矣安可不為之去其害乎夫去害即所以興利也興利之宜先在乎設水官江浙農田當命大臣總理而以部郎官二人分理浙江江南州[illegible]之宜倣永樂二年之制其府州縣之佐貳官亦宜復設以專其任宜倣宣德二年之制其各湖浦閘壩時易淤塞宜倣洪武初各設官使以備常年開濬撩淺之卒當如錢氏之法召募為部而以額設之河夫銀兩為其工食則大小既有專責而水利漸次可舉行矣不然者以他官兼理則委任既

不能專而猶之無人也或設官而不募卒驅使不備譬之將帥無兵無以戰守也此廟算所宜早計者也

論太湖三江五堰

王鏊五湖記曰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在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江寧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并鎮江潤州金壇武進延陵丹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一自寧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繇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然今湖中迹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而吳人稱語則惟曰太湖云又按王同祖三江考曰禹

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于經者止此兩言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于此三江皆西通震澤東流入海禹時洪水滔天震澤之水汎濫懷襄故禹之治之也因東流之勢決排壅塞使繇三江入海故言底定以明不為害也其駁辨先儒三江異同者反覆推詳而以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之說為有據以庾仲初吳都賦註與正義說合而尤分明其謂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為松江又東南分流出白

蜆江入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為東江但澱湖之東已湮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龎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上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為二一名小娘港五里許復合為一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係江灣青浦入海者為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是婁江亦已湮也讀朱長卿吳郡圖經謂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即婁江指今之劉家

河者非蓋太湖之說王鏊言之甚詳三江之道同祖辨之甚核而今之所急者固不在乎區區之論說惟在明水之來源與其歸墟而辨施功之次第耳愚嘗按其圖江浙七郡惟吳卑下水之所都其入海之路大者有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又有七鴉許浦茜涇楊林亦屬吐納之地皆在蘇州而在松江者為黃浦至其委實與吳淞江合流以入海吳江縣之長橋實為太湖出水之徑故宋單鍔論長橋為三吳諸水之足以承震澤之腹而往來吞吐之勢率由于此而今

僅通一綫是知治水者不必復泥三江之故迹第如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三大浦者即今日之三江也三大浦既通而水患可紓是即謂行禹之迹可也故治水者宜先三江吳江之長橋為門七十有二以殺水勢而今之貪利者東西蒔葑蘆數百頃久之漸成平壤架以屋居坐視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派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為患譬之扼其吭而欲氣之流通閉其水火而欲具飲食者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且不止為全邑之害而已全郡受之鄰郡并受之

故治水者宜亦在吳江之長橋至于水之來源則不外建康天目二脈而寧國建康之水高若建瓴故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陽縣者古人欲分殺水勢使西南諸水不入荊溪由分水銀林諸堰入運河以至大江而後蘇州水患十去六七沈啓曰太湖雖廣而能容而來水幅員其授尤廣正猶人家闢一畝方庭而外周二畝屋舍加以一尺之雨則簷溜并傾庭起三尺之潦無疑矣溝非盈尺則滲洩不速芥舟于堂待立可見使簷設竹溜引而注之他處庭潦或可

稍減一二此上流分殺之說豈謂無益乎故治水者

次長橋又在五堰也

論吳淞江

明初夏尚書之治水浙西也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吳淞事劉家河首開崑山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劉家河復挑嘉定縣之顧浦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劉家河入海是時吳淞江尚闊百五十丈夫劉河之濬一時不爲無利自白茆漸塞全河之水以一劉河洩之似未爲安至隆慶間巡撫海公則專治吳淞江數十年

間雖有小災不爲大害所謂擇善而行巧于師古者其時吳淞舊蹟自黃渡起至宋家港口長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議減半開河面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六尺計工食六萬餘兩夫夏公之時吳淞闊百五十丈至隆慶間而舊蹟止存三十丈者因水分道于劉家河而遞減也嚴衍曰此江開于五六十年前則難開于今日則易往者波濤洶悍勢如奔馬駕舟而渡者時常覆溺斯時欲築壩戽水費不下數千金而開濬非二十餘萬未易畢工也今則洶湧俱成平地中間僅存一綫殆與無江同如欲開濬則築壩戽水之費可省大半較之洪流澒洞全藉桔槔之力非用數萬人一月之功無能使通江之水盡去而施畚鍤者也倘此月之中陡値霪潦則旋戽旋滿又不知其費力多少而水乃可盡是濬鑿之力未施而民力先疲財用先竭矣故曰此江議開于五六十年之前則難然在今日江身等于平地而欲開平地爲深江則其功奚啻十倍于前而云今日反易者何也耆老言茲江湮塞以後太湖壅絕不下瀕湖諸邑固並受害而江

邊之田亦乏灌漑既欲開江則于西瀉湖水東蘇民困不必復舊時之大觀或十丈或七八丈俱可苟能永久通水自足以洩湖水而注之海灌枯田而滋其脊矣抑更有說濁潮不上清水日下則江底日深江岸日蝕焉知今日之所謂十丈七八丈者不漸爲後日之二十丈三十丈乎此小借民力全用水力日久而成川也嚴衍之言正與海忠介之取深不取闊者同一義也又言清水不下皆由吳江長橋之壅阻湖水東洩之勢不迅故海潮日上湖水不下而江塞至

欲使濁潮不上則非江尾設閘不可所謂江尾者非江之大尾闊盈十里者蓋指通海之處耳吳淞水盛春申君從江腰開一浦南洩其水于三泖人遂呼之爲黃浦此浦既開江水遂從浦中南行入泖而西路之江遂塞其塞處名宋家渡今當于宋家渡設閘一潮退則開以洩西來之清流潮上則閉以遏東來之濁泥則此江永無淤澱之憂況此江自宋家渡以東勢尚浩瀚則無容開自黃渡以西不失故迹亦不必開惟黃渡之西宋渡之東湮塞要不過三十里耳今

止開十丈之廣爲費約五萬金寬之以三年乘農隙之時而募貧民爲傭既不築壩又不戽水晴則興工雨則歇作從黃渡有水處爲始不敢辦于一時不苟且于目前務濬深一丈五尺而止閘之設以兩重閘岸即築廨宇設閘官一人閘夫五十人以司啓閉而常年小濬責之兩岸專利之豪民則此江日廣日深而三吳之水患庶幾少息此皆羣衍諏求故老熟悉水利之言鑿然可行者也南曹九儒之論黃浦則以爲澱山湖水注爲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五浦而

入于淞江三泖則注爲各塘涇港數百餘而入于黃浦自范蠡圍田東江漸塞後春申君遂就其閒始開黃浦是浦實承太湖東南委輸之水及杭嘉湖分注之流向也東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河閘港諸處直東入海何其便也東江既塞黃浦雖濬其水不東而北屈與吳淞江會吳淞通利茲水尙爲迂流吳淞若塞并入婁江愈迂愈溢害莫鉅焉昔人謂黃浦亦爲亂流良有以也至于劉河向爲吳淞之子江今婁江上接至和塘塘上接鮎魚口則劉河直承太湖

之水無藉吳淞其劉家河之通利與否與夏駕顧浦無大相關是二者有之適所以爲吳淞之累建議當塞之今覩嚴曹二子之說則吳淞之開濬較之劉河門茆不可不先也而東之劉家河東北之白茆港以至七鴉許浦楊林及諸通江海涇浦亦宜漸次盡力又未可專恃吳淞也何則夏公專治劉河海公專治吳淞皆救一時之急而非百世之利也故其功往往數十年而湮今以吳淞爲之綱而劉河白茆爲之輔則浙西有三大川可無慮水之溢以七鴉許浦楊林

諸涇浦爲之緯則三大川又有分流以廣其趨下之路亦可無慮三大川之壅故開吳淞及宋渡者宜行衍之法卽開劉河白茆者亦宜倣衍之說不必循舊時水面故迹但使之深濬常通則利在斯民矣或者曰夏海二公以全力辦與當時布衣蔬食術行度土豈不爲百世計而今皆湮塞如故殆亦氣運使然耳愚以爲禹之治河千載安流至戰國而河患方始蓋由于秦人決水灌安邑也今東南之水不比黃河湍悍遷徙不常禍在豪民之占河爲田中流爲梗故迂

曲而成淤塞耳使順其性而導之更有常年疏濬之制分地督理之官安在其不通駛而歸墟也此與治河者功相萬也

論劉河白茆及江海支流

劉家港在太倉州東七十里港外卽大海水面遼廣與鮑港浦不同上接至和塘塘自府城婁門東經沙河又東入唯亭諸水至崑山縣一南繞城爲濠東行轉北一北行而東橫貫城中並入婁江一白茆港出常熟縣迎春門起至海長八十里凡太湖之水自無

錫常州而下者若蠡河若元和塘若陽城湖以逮崑山之傀儡蕩巴城湖皆會于華蕩昆承尙湖由茆入海蓋浙西之水咸以太湖爲壑太湖又以海爲壑三江爲門戸東江既塞引水紆回北向惟藉白茆一綫以分婁江之勢者也七鴉港在三十六浦爲最鉅形勢與白茆相埒工部主事姚文灝重濬七鴉浦記曰白茆海口漲沙爲梗似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別有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但其閼亦頗爲村市居民所

阨塞水性未遂宏治十年請于朝遂籍常熟崑山二縣近浦之戸得二萬五千三百八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値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闊如舊而深倍之下闊直塘兩岸市肆所侵其闊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溢洶湧則七鴉者白茆之東南劉河之東北一大支流也侮李塘之源自雉浦入耿涇千步涇迤邐常熟縣東出許浦入海倪岳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曰縣治濱海其東北有許浦

塘上接梅李塘會昆承諸湖水以達海宋元時嘗立水軍寨明更置巡司歲久海水衝坍至今海口三十六里巡司三易其地浦為潮沙所壅湮塞亦久至是始濬浦之壅者闊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奇分占工作為力易者八三尺難者一尺有奇不踰月告成凡役二萬二千八有奇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岸積土為坦道植柳俾土不崩得舊閘于雙墩移置海口易置巡司于閘上俾兼啟閉復設梅李寶居上流水比不通仍以萬二千餘人濬之長

六千一百三十丈有奇深闊減許浦十之二自城東門抵海口七十餘里凡為工二萬三千有奇而成功則許浦者又白茆之東北一大支流也楊林河東至花浦口入海西由新塘上承巴城湖長可敵七浦其他錯腳港陳大娘浜泗浦大錢鹿鳴雙鳴唐茜諸涇俱東入海之支流也松江府黃浦約長二百五十餘里北吳淞江劉家河更闊大而由夏公所開之范家港以入海皆不可不濬者也至水道之通江者蘇州則有常熟而福山為大常州則武進之孟河為大而江陰黃田諸港鎮江北境之丹徒孩兒諸港並通江潮出入以濟運河溉高田亦不可不濬者也蓋蘇松之水利在宜洩惟埛身之左右宜設堰瀦水以備熯旱大約主于洩者十之九常鎮之水利在吐納故濬河上下常建閘蓄流以資轉運大約主于蓄者亦十之九也常鎮之疏濬正通江水之往來蘇松之開拓惟恐湖水之不去此四郡治水異同之大概也繼而海諸公而起者所宜留意焉

論水勢埛身

周大部曰治水之法必先明其來歷之源然後導其歸宿之路其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逆施考常州之水至無錫達蘇州運河東南注于太湖直至胥口方引太湖之水由橫塘以出胥門城壕自蘇州以至無錫常州未聞有出太湖之水也惟運河以東之水入太湖不遠者乃東下長蕩鵝鴨諸蕩而分瀦為陽城諸湖故自婁門以達崑山縣陽城湖而南皆出吳之水未聞有水自太湖北入于婁門塘下注于陽城昆承尙湖而洩入于江者也此其跡之顯然不可誣者

然此沿江諸浦所洩者乃不及入太湖之水謂之殺其上流之怒而分太湖之勢可也何論者咸謂震澤之水北注于陽城昆何諸湖指福山許浦等塘爲震澤之尾閭茜涇諸浦爲震澤之後門乃謂浚三十六浦以洩太湖之水同歸于海然則以三江爲震澤之咽喉乎爲震澤之胸腹乎此不經者衆之故也宋黃震曰昔人開茜涇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開浦盡廢而海沙壅塞爲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海一帶地形頗高于內田而湖水因之

不得急洩故呼爲堈身然開三十六浦之後沿河積水高出丈外而腹內之田旱則無路引水以爲灌溉之資潦則無門出水以爲洩放之計故沿海舊有一帶之堈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浸人皆知之而三十六浦之沿河隨處皆成堈身形如圍牆田地荒棄人所不知也宋郟亶言水利六失首及之矣三十六浦之中惟白茆七浦爲最次則楊林湖川福山等浦但宜相時開浚不可壩截餘如茜涇東楊林雙鳴鹿鳴大錢周涇許浦等河各于開浚之後須兩頭作壩以節

淸水以拒渾潮旱則瀦而蓄之潦則決而放之則官不勞于開濬工力之艱民不病于田地抛棄之苦實爲兩便也觀于大部之言水之形勢略盡矣就其中所謂堈身者曹允儒以爲與常州地形相等起自福山圌山迤邐常熟太倉嘉定三州縣間三百餘里允儒嘗出太倉東門詣茜涇中間有腰芰站者誠如白下七里八岡昔人謂茜涇南北之地比蘇城崑山其高不啻丈餘是也往年開治各涇浦其闊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且止于其地而爲丈尺而不知以江

河之水面爲丈尺又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所謂卻行而求及前人者也允儒未論堈身而因及從前開濬之誤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雖夏海諸公專志并力亦恐其未及此也蓋當時民苦昏墊費國家之儲蓄盡人力之疏排勞大小諸賢之跋涉經營水得通流奔駛足支數十年已爲過望縱前人計慮及此斯時民力已竭財用亦空欲從而窮其形勢情狀有所不得也是非諸賢之過也後人精求治水之法補昔賢之不逮則允儒之言宜有採焉夫許應逵亦嘗治

吳淞矣初至見水尚通流前人之疏鑿可攘爲己功也不酌羣言獨任私智惟務築壩曾不運土每車戽徵乾稍削茭蘆即已放水又末段去海不遠潮勢湍悍遂以頑石壓艤舟搡築費數千金而潰其所沈木石留礙江心潮汐依之易爲澱聚未及兩載海公所疏復爲平陸後之繼之者不可不愼也

論五堰

廣通鎭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諸

水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故旁有伍牙山左傳楚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蓋繇此道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唐景福三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軍故得不困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之水易洩民多墾湖爲

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其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士單鍔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爲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幷其書薦于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承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極言開銀林湖爲非時卒不行明興以金陵爲南京謂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命

曰廣通鎭設巡檢司稅課司茶引所是時河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胭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焚石以通之引湖水會秦淮入于江于是東壩直達金陵爲運道云永樂遷都此道遂廢而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爲蘇常患也引單鍔議奏改土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人守之自是宣歙諸水稀入震澤而壩猶低薄水開溢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汎溢壩大決蘇常渰甚租稅無所出于是周文襄楊埧大集夫匠重築之幷欽降版膀有走

洩水利淹沒蘇常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匠充軍其
後屢議復故道而輒阻葢利塞者三郡之民而利開
者高淳之田也嘉靖二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
者絡繹不絶沿壩居民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
更築一壩兩壩相隔湖水絶不復東而高淳之田漸
圮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
一決蘇常便爲魚鼈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
紛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
有以聞于華亭徐內閣階者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

重禁之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言若此愚按五堰去溧
陽八十里自廣通壩而東十五里曰新壩因以廣通
壩鑿河故從東復築此亦不堰水自此而東九里第
一曰昇平堰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堰又東九里曰南
度堰又東九里曰沙漲堰又東九里曰前麻堰是爲
五堰在廣通壩下流半受廣德建平高淳之水其溧
水溧陽丹陽句容之水又在五堰之北沈啟曰五堰
之水相平霖雨稍積山源怒沸則諸水奔馳東下連
五堰所受者同入太湖沛如也非五堰所能節也詳

宋郟僑書曰宜興而西有五堰者所以節宣歙金陵
九陽江衆水直趨蕪湖後廢去五堰則水皆入于宜
興之荆溪而入震澤東灌蘇常湖三州由是觀之則
昔人所節似連五堰之水俱堰入于蕪湖又詳宋昔
震荅泄水書云古人于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
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銀林五堰入于運河以
至大江國初南渡以來五堰既以不便木簰往來而
壞又射林唐末商販簰木由宣歙以入兩浙乃病五
堰艱阻紿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蕪

湖而東入震澤由前後之言觀之則五堰在所壩之
中無疑矣今壩設五堰之上所拒同是宣歙諸水其
拒水不入于五堰而非築五堰邀其水以出蕪湖也
前言皆以五堰爲節水之具則昔之所築疑在五堰
下流別有要害之地而非今之所壩者也明初欲藉
五堰節水分流以入蕪湖可見五堰者但可爲湖而
不可爲田也復恐其賦稅爲累啟後人開堰之說乃
掣其賦于蘇州代輸葢期諸堰以次蓄水而不疾趨
于東吳也聞五堰豪家隱其水利有關三郡之情于

嘉靖三十五年乘縣官入覲從署事府判欺田壁科盡占爲田夾築土梗于諸湖之中壩東之水不容餘瀝停貯竭其流而決入于太湖太湖豈爲辭哉不知下流二三百里之田陰受其汨沒之禍而莫之計也啓之言與邦憲所考相異同若此夫高淳之病因廣通截五堰之水不得宣洩故汎濫恣肆而莫之救然其賦已掣入吳中矣其患爲小吳中之病因廣通壩在五堰之上而五堰復爲豪民占佃不得渟泓宣歙金陵諸水乃奔潰四出而下太湖其患爲大以高淳爲壅固不可以三郡爲高淳一縣之壅尤不可也且高淳之與三郡賦稅人民多寡輕重果何如哉夫高淳溧陽之間不全藉占佃五堰者以爲賦稅也開五堰復爲水而除其科在 朝廷不過歲捐全額之二三耳卽使高淳田五堰之田爲全額而全除之而蘇州所加之賦固自在也則五堰不可不開也廣通旣居五堰之上故高淳以上之水無所入雖入矣而爲占佃者所阻故三郡以上之水無所蓄惟移壩于五堰之下則五堰爲高淳洩水之區而新壩復爲三郡

截水之路兩者均利焉則舊壩亦不可不移也治水者大抵以三江爲急以五堰爲緩愚之反覆于茲者惟恐後之治淳者偶見一邑之疾苦妄建決堰之說以貽三郡之大害故不禁詳言之

三吳水利條議跋

論水利于三吳上流莫利于隄防東壩之築是已下流莫利于濬導吳淞江之開是已而其利之尤大者莫若聚各湖之叢蕩而盡去之使蘇松常之水有所瀦洩則永不爲患自明初開吳淞江而三郡之水悉達于海旣而江水挾宣歙金陵諸水以浸灌三郡復築東壩以攔之似宜無水患矣玆又連年暴漲高下淹沒此由姦民貪利徧種蘆葦菱芡當官者不以爲害而莫之禁不數年閒草積泥淤大澤變爲平原于是大雨行時水無貯處三郡之民田悉爲巨浸矣然則爲今之計必先除各湖之蘆葦菱芡使水行無所阻滯而姦民不復敢占澤爲田然後以錢君之說行之庶幾有裨于國計民生乎壬寅春日吳江沈楙悳識

甬上水利志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句甬爲古於越區瀕江帶海居斥鹵之最下阡疇交錯每苦灌輸之難自有唐王陸兩邑令築它山堰瀦萬金湖而郡城江東西之水咸有所蓄洩遂無以旱潦爲慮者歷來賢守土官復相其高下度其陰陽作隄堰防牐以通塞其要害而句甬之水利始有備而無患焉沿革既久多荒廢不治民乃復以艱食爲憂後將形跡罔稽幷前賢之功勳盡泯之是亦誰之責也周廣文介園留心掌故其於湖渠利弊尤能考證詳明鴐宋元五志而上之著書六卷凡隄堰之屬悉因乎流之所經眉列其下蓋體例本潘氏河防一覽而又能簡而無漏信而有徵其碑文議論之可採者亦附之眞可謂盡善而美者矣余攝守是郡方有濬錢湖興復烏龍碶之役而介園適成是書浼余序其首所謂里有賢士人不患地方事之不可爲也矧水利一門尤關乎民食之大者哉因論列其大旨而應之時道光二十八年十月欽加道銜嘉興府知府署寧波府事調授杭州府知府臨川徐敬撰

甬上水利志目錄

卷一

城內河渠 水則碶閘橋梁附

淸瀾池

日湖

月湖

卷二

東鄉三塘河 橋梁碶閘附

茅山河渠 橋梁附

卷三

東錢湖 塘堰碶閘附

大嵩河渠 塘壩碶閘附

卷四

南鄉河渠 橋梁碶閘附

卷五

西鄉河渠 橋梁碶閘附

十字港 橋梁

舊廣德湖

顏公渠 橋梁附
卷六
鄞江 橋梁江塘堰壩附
慈谿江
奉化江

甬上水利志卷一

清鄞 周道遵介園考述

前守之留意水利者莫如吳正肅公故所著開慶志於創建碶閘並載碑記延祐志今闕三卷河渠適在闕中王元恭稱其於兩湖言之最詳惜無從見之至正志凡舊乘所已具者皆略不書而增補亦甚周悉多與魏峴書相表裏成化嘉靖二志似於水利備覽未及一閱者閩志體裁割裂湖潭溪瀆隄堰碶閘各以類從夫水利當誌其源流而隄

堰碶閘之設則隨河流所經詳其遠近俾覽者得稔其形勢之所在豈特分載其名而已邱志但作一總論統東西鄉言之然自錢湖它堰之外一概從略并不詳載諸碶閘及水道之昔通而今塞者無以為後人修復之地李志曹志直襲邱志原文一字不加增損錢志僅附載於山川卷內專據胥吏案牘記現存碶閘丈尺之數即舊志亦不甚加採取蓋纂修者初不為鄉邦利病計也今從蔣樗菴先生水利考之例先敘城內河渠次及東西為

二隄堰碶閘橋梁即隨河流所經而附列焉至廣德湖已廢郎志仍與諸河渠牽連並書今另爲一條誌其顚末諸碑記則盡錄之使賢守令之用心有可考焉

在城河渠 水則三喉橋梁附

城之河渠一 水自宅山經仲夏而入南門一水自大雷經廣德湖而入西門淫潦泛溢則城之東北隅有碶以洩於江碶閘猶存二水之入城爲州民之利今猶昔也乾道圖經

府東河

北通府後池接府學前河南歷府東橋寶慶志作府東門橋東達鑒街西抵府西橋 渡母橋本名杜母寶慶志報恩觀西一名純孝橋西抵行用庫橋東達東渡門 迎鳳橋東達千歲坊西抵醋務橋通平橋河敬止錄 支港二一由渡母橋裏轉西通董廟門內河歷清瀾橋在清瀾池上亦稱明遠橋俗呼府橋南抵平橋北達永豐街 通察院門內河出行用庫橋東達渡母橋西達河利市橋 入挽花匯大河此支今已淤塞 一由渡母橋外轉東直通縣前河據宋羅城圖新增

清瀾池

在譙樓前即今鼓樓東通府東河於渡母橋北西通府西河於行用庫橋北宋節度錢億浚爲火備後州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土培鎭明嶺有橋北直譙樓名府橋舊名清瀾橋 元至治間帥府同知德哥副使沙的重浚築短垣閘護留水門東扁題曰清瀾西扁題曰碧漪以便民汲今淤敬止錄 案今董廟內關及察院行臺各門下皆其遺址尙有府橋即清瀾橋可證

府學前河

南通府後池接府東河東歷鑒橋南達貫橋北達貢院橋 歷乾

溪橋寶慶志作石碶橋 抵乾碶頭西至貢院橋一名鹽倉橋今稱高遠橋南達鑒橋北抵費河頭 北經伏飛廟前報德橋入費河頭爲渠出引仙橋北達白衣寺前橫街大橋南達永豐街北抵費河頭李衙橋南通東上橋北即白衣寺前橫街 達白衣寺前通府西河參敬止錄

平橋河

平橋舊名四明橋案唐太平三年刺史李文孺建亭其上宋開慶間判府吳潛於橋西立石書平字爲水則寶慶志無平橋并四明橋之名有永濟橋注云路分衙前景德四年僧惟一建乾道五年守張津作亭其上嘉定十三年火亭廢於西北廂與成化志平橋注合必平橋又名永濟也北過譙樓抵寧波衞治南抵均香橋 其河西通月湖東折南歷竹行橋千歲

坊一名光祿橋案寶慶志迎鳳坊稱南湖千歲坊稱南湖頭蓋自平橋起西至三板橋河月湖十洲環於內為月湖盡處平橋以東至千歲坊河其水自捧花橋來為日湖盡處故曰南湖頭章耆巷橋一名都憲橋東抵千歲坊西達平橋街曾家匯橋在章耆巷橋之南南通廣濟橋永巷橋寶慶志注曾家匯西今橋欄刻永安橋者乃廣濟橋對北應云匯東北廣濟橋曾家匯東南即古四柱橋東抵漁欄橋直街西達紫微街握蘭橋舊有握蘭坊故名寶慶志作木欄誤西過廣福寺前達湖橋東抵漁欄橋直街寶慶志云廨院前東新橋西過縣學達鎮明嶺直街東過郡城隍廟抵福明橋周家橋新橋對南普照橋舊有普照尼寺故名東達紡絲巷西折北又西過寶雲寺達鎮明嶺直街東歷捧花橋寶慶志亦作奉化南達延慶寺前北通市心橋直街龍舌頭入日湖其支流有四一東入市心橋北達千歲

坊南抵漁欄橋北流為萬壽寺西渠歷廣慧橋東過萬壽寺出大梁街巷口抵開明橋直街西抵千歲坊直街柴家廟橋東出小梁街巷口抵開明橋直街西抵高衕等萬壽寺西直街又西達貫橋直街至蕭家橋口通縣前河一自握蘭橋北側東入漁欄橋又名吳欄鄞土音讀魚為吳北抵市心橋南達龍舌頭初淤後為里人戴氏開濬數丈隨復淤遺址尚存流為城隍廟後渠今悉入民家不可復見一自章耆巷橋南側西入章耆巷南今淤在黃僉憲甲第中南出解元橋孫解元鑰居此故名一名孫家橋今淤東抵廣濟橋西達紫微街為縣學後河歷傅家橋南抵縣學後街北達廣濟橋大街均奢橋北抵平橋南達鎮明嶺入眾樂橋河西出建碑橋在月湖東畔昇平橋今名館驛橋東南側北達府基巷南達鑄冶坊巷入月湖一自廣濟橋南西入通安橋曾家匯南寶慶志名廨院橋與孫家橋一支合敬止錄

縣前河

西歷蕭家橋北抵縣前街南達大梁街貫橋寶慶志作千歲橋注周廣順二年建一名萬歲橋一名貫橋北達鑒橋南達市心橋北飯巷橋舊名蔥行南達南飯巷北北達北飯巷通府東河東歷黃封橋寶慶志作皇封北抵縣前街南達牟城巷抵小梁街回渡橋南抵小巷北達魏家巷開明橋寶慶志一日通明鄞縣前宋時縣治即按察分司址北抵按察分司前南達三角地龍舌頭抵奉化橋積善餘慶二橋鄭清之宅前照池左右俗呼大池頭積善南達廿九營餘慶南抵巷俱北抵大街琅琊橋在二境廟拱星坊南達廿條橋街北

達東門大街做絜橋廊頭巷東北達廊頭巷南達搬柴鹽巷案此橋蓋建城開運河後所造蛤橋東直東渡門大街南達車橋團橋北直東渡門大街南達車橋至近東城斷今從生薑橋直出東渡門碶閘未至團橋數丈南折入生薑橋北達大街南達小巷入葛家橋東達東城下西距東殿廟直街於橋南東折入四港橋市舶司後鹹塘匯橋東又稱市舶司後橋斷又自葛家橋歷鹹塘匯橋海神廟東成化志稱張家橋四明談助鹹塘之所以稱匯者以東門進潮西行至團橋轉南經鹹塘匯橋至小江橋轉西過泥橋再轉北至廿條橋碶閘有此一大曲也若指市舶務後之碶言止有一橫一直何匯之有南折入鞔鼓橋東達東渡門南街西達鹹塘匯又東南合車橋河又自生薑橋西南折入滑石橋即俗所謂清水

廿條橋直渠四明談助橋下北首向有碶閘想當日蓄淡水以灌田於句江之尾設碶至建城後爲便於漕運始開河直至生薑橋與進城江滿相接遂碶閘於東門漸次變江爲河而名仍其舊故今之澄淸橋寶慶志稱小江橋至乾隆間邑令錢維喬浚河甘條橋之碶閘始滅入東壽昌寺橋俗呼釘打橋卽沖虛觀前大街左又南折達破石河頭橋嘉靖志作件食橋南達江心巷俗稱家井巷北抵沖虛觀前街敬止錄

嶽廟西河

北歷車橋東出靈橋門西抵新牌橋西入小江橋寶慶志積善坊北達鹹塘匯南抵車橋大街爲渠歷迎春橋成化志作林家橋在小江橋側全捷營前北抵直街南通小巷直出車橋街霓橋成化志作泥橋北達撒柴巷南達江心巷合破石河據成化志江心橋注云塗張橋塞應是泥橋江浦有支港轉南江心橋在大街上旁有江心菴然今不可考矣又北通鹹塘匯河南歷阜荚廟橋東抵東城西達白塔菴巷鄞江廟橋東抵東城西達沙泥街石橋四府前至明州橋寶慶志南寺前直南南抵南城北抵白龍王廟四明談助自明州橋至鄞江廟前河寶慶志及成化志俱稱東河際以外卽爲甬江內蓄淡水灌田稱甬水村此河瀕江爲東河之邊際也入於日湖爲延慶寺前一支西入獅子橋寶慶志興教寺南鄞江廟橋側南達塔兒橋北達車橋街歷興教橋今名大橋北抵沙泥街境淸寺巷口南達直指菴街戚家橋北抵沙泥街忠信巷南達直指菴街寶慶志南寺後門大福橋北抵沙泥街南達廣積南倉巷長石橋北入塔前路南達軍營西經塔前至王監橋西卽龍舌頭東達廣積南倉巷入日湖此爲天

封塔東河也一支西入青龍橋東達軍營西抵官路歷袁學士橋獅子橋西行宮橋今稱驗點橋相傳方氏養馬於五臺寺基每遇點驗馬匹令過此橋不使弊混故名又北折通沙泥街河於大福橋東敬止錄

天封塔西河

北歷天封橋西達壽昌寺巷東達沙泥街福明橋寶慶志景福寺東今城隍廟東俗呼石柱橋西達新橋東達阜荚巷洗馬橋寶慶志新寺後門東達霓橋巷西達新街新牌橋東達車橋西抵大街泰和坊橋東過沖虛觀達鹹塘匯西達大梁街隱仙橋沖虛觀後東達大泌頭西抵大街通縣前河其南至甎橋西卽龍舌頭東達塔前路過王監橋甎橋前入日湖於龍舌側據寶慶志王監橋在戚家橋東在龍舌頭者爲史學士橋敬止錄

南水門裏河

卽所爲甬水也源自它山入南水門東入淸洞橋舊名甬水門裏橋俗呼兵馬司橋案宋圖舊名錦照南出甬水門北達傳桂坊大街東歷洪橋南抵南城北達捧花橋北歷水月橋東過延慶寺西抵洪橋路採蓮橋東達塔兒橋路西卽直街寶慶志南寺前卽爲日湖而於淸洞橋內北有藕花漕俗呼牛尾巴漕一支自採蓮橋邊東入歷行香橋延慶寺後寶慶志舊日焚香採蓮橋東塔兒橋旁有石橋南達明州橋北達獅子橋通嶽廟西一帶河又自南水門直北歷桂芳橋東抵南門大街西達長春道院宋高閌居

此兄弟五人登第故名西經靈應廟前歷畫錦橋俗呼大廟橋宋樓氏所居舊有畫錦坊故名東抵廟前街西入王家墩北歷尚書橋因宋尚書汪大猷所居得名又名汪運使橋東抵鎮明嶺大街西達王家墩縣社壇橋一名勞家橋宋時縣社壇在焉今有社壇廟俗稱南社壇橋東過大街達寶雲寺巷西達湖心東橋韓家橋俗名硞犗又名永寧東抵鎮明嶺大街西達鑄治坊巷衆樂橋案宋圖在幢幢東橋之東乃四明驛東之第二橋俗呼湖橋頭東直衝縣學後小巷以上俱傍鎮明嶺右直北下又北歷柴家橋九曲巷橋後所營橋實奎廟側橋以上四橋俱一直北對下東抵武鎮坊至平橋直街二丈許至平橋水側左入月湖又一支自桂芳橋直進入倉橋東抵大街西達鎮明嶺歷稽家橋簡要志云殳家

廟橋注北抵蔣家帶巷南達捧花橋疑卽此稽殳音相近之訛又今之聚福廟橋亦疑是通普照橋一帶河見平橋河又自稽家橋側北入為前所河今北入之案今北入之蹟已湮尙有一綫溝渠故蹟直進內有一池今名腰帶河頭是也敬止錄

府西河

卽古子城之西濠其北行西入祝都橋北抵頂戴橋南達火筒營巷為屠家橫河又自祝都橋直北行西入頂戴橋南達祝都橋北抵東上橋為金家橫河又自頂戴橋側直北行西入東上橋北抵孝聞坊南達頂戴橋俗以橋側有小橋名為東雙橋西上橋亦然至西上橋北達北門南達河利市巷俱西通天寧寺西河又自東上橋側

直北入忠佑廟門橋循道衙西入塌水橋今稱禿水橋南通東上橋北達白衣寺前街至李衙橋南通東上橋西卽白衣寺前橫街西折至白衣寺西斷又北折入白衣寺西小橋北行繞白衣寺後其東過李衙橋入大橋南折數十丈斷其北折入引仙橋通贇河頭河其南歷府西橋寶慶志作府西門橋東抵府東橋西抵西門街過清瀾池口歷行用庫橋通西水門裏河敬止錄

天靈寺西河

其北行過烏龜潭西入楊家橋南達西門大街北達水浮橋為橫

河經章銀橋北達西河營南達虹橋巷入烏黯橋因董孝子故名近避孝子諱改烏台南通西門大街北通西河營向北折西歷大雙橋東達烏黯橋西抵西城下達西門界河與西水關來水會今河已大半淤塞其斷續溝渠尙存又自楊家橋外側北行入芳嘉橋寶慶志作方家西抵河利市橋東抵西門直街西入水浮橋南達楊家橋北達西上橋為橫河入永安橋南達都憲橋橫街北達西河營數丈南折入都憲橋西抵西城下東抵河利市橋巷與烏黯橋橫河合又自水浮橋外側北入林鰟魚橋東達西門街西達河利市橋巷洞橋林鰟魚橋內至西上橋東側合橫河東則通東上橋西歷觀音寺基西河營入許家橋北達北門南通

虹橋巷北折入魏家橋東達忠佑廟西達西城下近入圖浦舊有穴城水道分水落江雍正初修城築實東折細流至白衣寺西側又自西上橋東側北入四港橋東達東上橋西抵觀音寺前街歷渡母橋東達李衙橋西達西城下亦通白衣寺西側俗稱天字號河棚者今塞矣其許家橋東側南入數丈斷其南行歷河利市橋東達行用庫橋西達望京門通西水門裏河敬止錄

西水門裏河

源自大雷林村入城西水門歷迎恩橋一名仁安北抵大街南抵褚家灣巷府社壇橋大德元年重建改名大德俗稱西社壇橋北抵大街南達菱池頭虹

橋俗呼虹為降北達虹橋巷抵烏黯橋街南達聚福菴巷惠政橋俗呼天寧寺橋北直寺門南達醋務橋東出貫船巷抵水仙橋西小巷直接西城下東至石灰埠折北通行用庫橋南歷醋務橋舊名酒務西達惠政橋大街東踰平橋大街達迎鳳橋東側達水仙橋入月湖一支自府社壇橋歷經閣橋福聚菴右明嘉靖間聞源塞河而廢通菱池頭河敬止錄

水仙橋河

水仙橋舊名感聖一名緩帶又名袞繡案宋刻月湖圖感聖橋舊有保聖崇教二寺其坊曰緩帶通醋務橋故橋亦以坊名名之是時史彌遠相府右鑠觀音橋即虹橋左鑠此橋袞繡之名更於此簡要志謂袞繡北達醋橋南達虹橋與宋圖合又考縣北保豐碶老人吳壽甫嘗建言廢在城袞繡橋石修之則知袞繡古蹟已廢今之水仙橋蓋規故址而小之無復昔時之傑制也水仙云者以側有水仙廟俗稱水仙廟橋又案嘉靖志列此橋無注別列袞繡橋於虹橋之後注云史相府前一名緩帶且誤以今虹橋為感聖橋殆未見宋圖而月湖西畔虹橋左右將何處安頓此一橋也其河東通月湖西歷靑石橋東達袞繡橋西達褚家灣錦里橋三郎板橋北抵聚㕍菴路南抵永寧倉巷橋在尚書楊康簡公守隨宅前楊以兄弟尚書故橋以錦里名為菱池頭本與西水門裏河通後為主事聞源塞斷水南流入其宅內設水門閉之為己有今屬天一閣范氏敬止錄

明邑人陸世科張邑侯大浚城渠記鄞侯張公浚復

城渠洎宏四鄉水利役竣邑父老子弟歡然手額曰今而後吾儕之長子孫而康粒食皆侯賜也敢世世不忘侯之勞勩咸乞予言紀諸石以告來者俾守成緒如一日余惟一署而備六曹之事者無如令諸河渠嘉肺錢穀農桑簿書營繕之屬靡一不關職守然亦視邑所最棘者宣勤於夙夜而若吾鄞則所棘無如河渠何者鄞負海枕江民稠而地鹵薄即遇有年歲之入不足供歲之食郊以外倘困天吳妨稼猶十之二三困蜆螘且損救十之八九若城中十日不雨

不第舟膠於渠民又病汲矣顧大江自蛟川蜿蜒東來至桃花渡口一折而北流一折而南流劃然中分吾壤而支流則紛綸莽互隨處與河渠相距所恃惟咫尺之隄圩爲坊碶閘爲之封洩在東偏則東錢一湖居上流司瀦東岡一碶居下流司封洩在西偏則它山一堰司洩司瀦西津一壩風堋長春諸隄坊洩穴城引水注爲日月兩湖疏湖之派如縷修渠引帶環萬家之煙火而又提封洩之衡於平橋水則前人之法備矣顧比來新者圮故者湮疏者梗支東詘西

之歎爲令者無日不仰屋焉歲壬戌侯以歸安移繁吾邑視城中東北陬地亢甚且乏一綫之流稍旱井竭輒走數里西南汲於湖無論負戴惟艱鬱攸莫禦且脈絡閼而不貫故東北之登雋較西南遠遜焉侯議浚復故渠爲士民百世利猶念日湖源它山月湖源桃源藉令泉竭漏卮即兩湖且告涸安所疏衆流哉於是因宏水利以營版築又因課農桑勸爭業以核水利歲無虛月月亦無虛旬概邑之關鍵爲壩四爲閘五爲塘十爲碶二十八爲堰七十有七靡不在

劼毖至最爲一邑喫緊者江以西南則閱治它堰築風堋塘迴諸山之水於渠西則重築西津壩俾無漏諸山之水於江江以東治東岡虞封洩太過增東錢諸碶使萬頃一波所瀦恆足三渠有半侯曰夫今可議疏城渠矣遂於癸亥冬十月經始晨起坐堂皇了一切公事即巡行委巷以勞來其民命傍渠之家分尋尺取土從事者如子來閱月疏導殆盡嗣天雨隨處以竿測水諸不中程者更浚之入春大雨復乘舟核深淺偶遇中梗又再浚之遇水漲可深八九尺即

水落亦深五六尺猶念淤土無歸浚猶不浚也稔得長春一塘界於江渠間如馬鬣不護隄址隄必壞遂復募夫百捐俸僱民舟四十載租礫護隄由是城渠故道無弗盡刷永豐和義東渡靈橋四城隅百餘年不見舟舫者今蕩槳之聲盡日識者謂浚渠有八利展然哉猶念四郊碶堰道里遼遠待旱潦而議封洩晩矣復濬水則於平橋淤土中視平字出沒準啟閉而西郊之新河洩王氣不尠并徙積土築塹瀁漭中冀後來之甲第雲起是役也浚內渠因固外圩瀦外

渠遂盈內渠斥鹵之鄉因成沃壤郎風雲嘉會城南北行並鼎盛矣昔史起鑿漳鄭國導涇倪寬穿六輔渠皆貽後人美利至今頌之不衰跡侯所行水通與情於成法中以創為因鏤心嘔肝拮据婉摯又超前賢而上之矣侯諱伯鯨字瀚伯籍直隸揚州府之江都萬曆丙辰進士

國朝士民感頌汪郡伯浚河碑記郡名寧波蓋取海定則波寧意也其水利之大者左襟海右帶江固無俟於浚導矣若其內河道發源一由四明山行口十

里折於它山又行七十里而入郡城之長春門一由大雷山迤邐渟涵三十餘里折於桃源又行五十里而入西水關匯於日月兩湖支分派別其周流於郡城外者村煙霧列阡陌雲連滋灌溉通舟楫民咸賴之官斯土者自唐邑令王公元暐陸公南金宋則郡守李公夷庚使相吳公潛皆殫力經營勞心水利載在志乘班班可考至明季湮塞幾如斷港絕流矣至城中水道淤渟淺隘蓋有不可言者乾隆七年春廣陵汪公名超奉命由尚書郎來守是邦甫下車而廣樂

育厚民生修舉廢墜方將大有造於茲土乃不旋踵而是冬十月即以憂去口念勿忘明年春特捐己帑運自維揚自估修學宮一千二百四十餘金助贍育嬰堂五千金外又以二千為浚河經費口口興工先清侵佔以開廣其道次拆河棚以疏通其氣流之淤塞者掘之使會於大河岸之崩頹者築之俾齊於漕口工非一工自春徂冬候非一候且淘出泥沙瓦礫處處如山堆積則裝載口船以固長春塘而近江之水患息各處支河淤塞難治則晝夜車戽以通其血

脈而闔城之水利興遂使寧郡數百年來久淤河道一旦俱通不惟人心大快從此地氣亦且上召天和旱澇無憂而豐亨有象矣利民裕國之舉孰逾於斯然謀始者未必謀終有美勿增有善維不口口口口口時則綦逢觀察葉憲又為籌畫萬全資斧無憂不給更賴提督陳憲諭民兵協力事無推諉刺史魏公計久遠定規模兼之司馬陳公別駕周公與明府傅公復圖度區畫盡善因地制宜而巡司鄭君又殫心督理行所無事不踰年而告厥成功堪垂永久克繼

唐宋前徽則郡侯去後之恩尤深而各上憲同心之舉咸欲銘諸金石用傳奕禩偕河流永潤於無盡也是爲記

日湖

宋嘉定間丈尺圖甬水門東錦照橋取浮木橋一帶湖港長一百十丈八尺方七太屋後取竹墅三丈二尺趙侍郎水閣取南城下七丈九尺浮木橋取延慶寺橋二丈九尺延慶寺橋取採蓮橋七十四丈五尺延慶寺荷花池取西官路三丈四尺池中取官路二丈六尺延慶寺橋取西荷花池十二丈六尺荷花池取採蓮橋港口五丈五尺採蓮橋取捧花橋一帶小湖五十八丈陳少師屋基側取西十二丈六尺門樓基取西九丈一尺樓幹院屋基取西十六丈八尺成化志

四明山水自它山入南水門瀦爲日湖郡治東南一名細湖一名競渡湖昔有鍾黄二公競渡於此縱一百二十丈橫二十丈周迴二百五十丈有奇今僅存湖之名而已乾道圖經以爲小江湖非敬止錄上有四橋曰採蓮橋水月橋行香橋塔兒橋見前闕志

宋王應麟小江湖辨唐志鄮縣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暐置民立祠祀之按九域志即它山堰也今有善政侯王長官祠郡志指寶慶志乃謂城中之小湖誤矣圖經云小江湖在鄞縣南二十里唐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與唐志不同唐志又云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蓋今之錢湖也南豐記云鄞東鄉之田錢湖溉之西鄉之田廣德湖溉之唐志鄮縣東有西湖西有廣德湖可以見西湖之爲錢湖矣郡志以西湖爲今城中之西湖亦誤

元袁桷小江湖辨舊志小江湖在縣南溉田八百餘頃蓋即縣令王元暐所濬九域志言它山堰是元暐建今有祠在堰側今惠光院舊號小江塔院正在西南則小江湖其地相近旁有千丈鏡支港尤多以是得名而城小江蓋由靈橋之小江里非小江湖也

月湖

宋嘉定間丈尺圖南城下至竹州五十一丈竹洲取湖心寺前三十八丈八尺湖心寺後至逸老堂一十

九丈五尺湖亭外椿取碧沚八十八丈一尺碧沚取
紅蓮閣四十一丈樓三學士宅取樓安撫宅後四十
九丈六尺南城下至樓安撫宅後六丈三尺自此取
南水門一百四十七丈錦里橋取竹洲西岸七丈三
尺汪尚書宅取竹洲東岸九丈九尺徐運使宅取湖
心寺西岸二十一丈趙敷文賃屋取湖心寺東岸四
丈四尺楊侍郎宅取湖亭西岸二十一丈馮統制宅
奴湖亭東岸一十八丈八尺豐尚書宅坳處至觀音
橋五十六丈八尺感聖橋至碧沚西岸二十四丈九

尺碧沚東岸至史越王府八丈二尺史越王府至史
丞相府街五十一丈九尺船坊取西至民屋後二十
二丈七尺五寸成化志四明山水一自大雷經舊廣德
湖入西門瀦為月湖郡治西南一名西湖縱三百五
十丈衡四十丈周迴七百三十丈有奇今則四旁民
居日侵削為地廣長減十之六七而所有汀洲島嶼
不可復識矣敬止錄連支流上有十二橋曰憧憧東橋一名昇平又名湖東以在四明驛東俗稱館驛宋天僖五年僧蘊臻建乾道五年守張津建亭於上東達湖橋西達尚書橋憧憧西橋一名澄淸一名湖西二橋明天順間守張瓚為大司寇陸瑜建

坊於橋西改名尚書橋東達館驛橋西達聖功寺巷橫達洲西大街湖心東橋舊湖心寺之東西達西橋東達鑄冶坊巷湖心西橋舊湖心寺之西東達東橋西達大巷橫達大街錦照橋通竹洲以洲中舊有錦照堂故名今俗呼貼水橋者即其故址錦里橋竹洲之西爲宋學士趙彥逾宅又名五馬以彥逾嘗典鄉郡也今俗呼莊衙漕橋者即其故址虹橋廣益倉之左倉基舊為能仁觀音寺橋亦名觀音成化志誤作感聖問字橋花果園廟之右明嘉靖間尚書張時徹既廢湖心寺為已書院乃建此橋建碑橋月湖東畔北達府基巷南達鑄冶坊巷水仙橋
青石橋三版橋見前聞志
宋舒亶西湖記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廢久矣獨西隅
存焉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衡東西

四十丈其周迴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二絕
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
僻在一隅初無游觀人蹟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
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
丈廊之中有亭曰眾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
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為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為
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
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
浸廣今遂以為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寺四并

14A

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嘗倅是州實始創之有記在焉閣之北郎郡酒務故時使人卽湖以汲水勞費甚乃隄湖之中蓄濤流作樓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爲便然是湖本末圖志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攷蓋嘗聞之父老明爲州瀕江而帶海其水善洩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蓄以備旱歲始未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合境取汲於其中湖爲之竭旣又穴爲井置廬

以守之鄞令虞君大寧嘗記其事刻石於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輒浸廢不治其亭南旣隄以爲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隄以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爲田淀淤無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培薄環植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爲十洲而斂壽聖之閣以其名名之蓋四時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爲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獨是湖也若劉侯可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考焉元祐甲戌三月

水則　縣治西南平橋下宋寶祐間丞相吳潛來治郡三年凡碶閘堰埭皆爲修改又於郡城平橋南立水則書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爲啓閉瀦洩之準且空其旁地使守令車馬過輒見之卽時稽察水候可否明嘉靖十三年知府鄭威建社學於空所失初意

矣後百有餘年社學久已不存而水則盡埋入瓦礫中國朝順治七年海道王爾祿開掘乃克復見水則考寶慶志議曰碶閘之設必啓閉得宜則水有所洩旱有所瀦水常爲利其或當啓而閉當閉而啓則胥爲害矣四明水害至民居沈竈禾稼生耳者無他惜水太過諸碶不盡放故也淳祐二年夏淫雨不止者兩月餘一飽壞於垂成郡守陳塏籌之遂置平水尺朝夕度水增減以爲啓閉大概郡城河濱之水常以三尺爲平餘可類推過平以上則當洩閒數夕暴雨

水驟漲至四尺有奇守夜聽雨聲日視水則時常啟閉率分遣官吏四出斟酌尺寸爲放水分數亦或盡板一決城中三喉晝夜使之流通是年雖積潦穀米蔬果一無所傷乃以稔告蓋常年放水田甿告之都保都保告之縣縣告之郡往復行移動經數日水之溢者已壑稻之浸者已芽今州縣一聞雨驟水泛不待都保縣道申到放閘之人已遣行矣防患未然後所當法也李志嘉慶二十四年觀察陳中孚浚河以平橋爲水道要口加倍開闊北岸多廛舍不動南岸開

至小街旁有老衕仍在水則平字於瓦礫中尋出仍立原處四明談助道光二十六年慈谿國學生潘鋐重修

新增

宋制使吳潛水則記四明郡阻山控海派於江其勢卑達於湖其勢高水自高而卑後納於海則田無所灌注於是限以碶閘水溢則啟涸則閉是故碶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脈而時其啟閉者四明碶閘之精神異時加意於碶閘者至今猶有遺論此未暇問也而考其爲啟閉之則曰平水尺往往以入水三尺爲平

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面在地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嗟乎異哉余三年積勞於諸碶至洪水灣一役大略盡矣已未劭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泛舟以歸暇日又自月湖沿竹洲檥城南偏度水勢其平於田塍下者刻爲識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爲準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於上方暴雨急漲水沒平字戒吏卒請於郡亟啟鑰若四澤適均水露平字鑰如故平橋距郡治甚語可達也都鄙旱潦之宜求其平於此而已余數丐歸老行且得請然於

此郡之豐歉不能忘故置水則於平橋下而以平字準之後之來者勿替茲哉

國朝郡守楊鉅源重修水則亭記水則亭者宋寶祐間觀文殿學士吳毅夫丞相判府事時創建也亭在城南四明橋下取適中之地測量水勢鐫平字於石上城外諸碶閘視平字出沒爲啟閉民以是無旱潦憂稱四明橋曰平橋橋下之東立廟祀公紀公績而報公德也自宋迄今垂六百餘年歷時既久幾就淹沒皇上御極之元年前觀察陳公勤求民瘼因疏濬

城河得是石於古址乃重加修葺俾復舊觀碑記具在食舊德者猶能稱述不衰水利之關係民生大矣哉古者溝洫畎澮之法用備水旱盈者注之涸則存之宣洩得宜故能豐亨屢慶災害不生民食足而民氣恬焉甲辰春余奉命守越中展謁先朝名宦湯太守廟於三江口周視二十八閘取上應列宿之義置田納租歲修有常費固宜完好鞏固久而彌新洋洋乎前徽未墜也去秋九月調攝寧篆考郡志知吳公立水則於城南按圖履勘則石猶存而亭已圮謀所

以鼎新之務與越中湯太守應宿閘兩相屹立天下事利與害原相因前賢類能收其利防其害與斯民相養於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後之膺是任者竟聽其或有或無漠然無所動念於其中留心民事者豈至出此上冬積雪凝寒春復陰雨不斷未遑集事入夏以來暘雨應時正擬卜吉鳩工適慈谿上舍潘君鉉毅然以獨任是舉爲請以此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且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善之在人與善之在已矣以異遂允其請而勉之潘上舍庀材命衆踴躍赴功不踰月而蕆事余謂吳公當日之創斯亭也祇爲民計安全耳而民之報功者至今且繫遠思口碑勿替則夫後之人苟有勤施於民民亦將思念而不能忘觀斯亭者宜何如感發而興起也上舍急公好義修舉廢墜其志亦足嘉尚故於其落成也爲之記以誌嚮往之私云爾

三喉　至正續志水喉閘在東渡門牆下都稅務前四明談助都稅務在東渡門內門臨大街街南即水喉碶見寶慶志圖故舊志俱云水喉碶在東渡門牆下宋之都稅務前也元因宋舊址至至正元年重建見至正續志至明洪武間移都稅務於街南故海神

廟地即故城守署見敬止錄因憶前開河時尋喉道別於大街之南深泐一溝見下有條石實砌如河衞未解其故今始知宋都稅務之照牆腳也以板爲閘潮長則與板平河市之水充溢則啟閘以洩於江食喉閘視氣喉閘稍小在市舶務之南牆下止用洩水不通江潮氣喉閘在獅子橋東舊鄞江廟側舊圖同皆穴城出水者敬止錄

國朝乾隆五十年邑令錢維喬修復喉道誤以食喉爲水喉別開食喉於靈橋門側後令周揆知其錯而塡滅之嘉慶二十四年觀察陳中孚因疏濬城河搜訪故址三喉並行開復新增

國朝觀察陳中孚浚復城河三喉記予始至明州覽其地大海環匝而噏吸民生利害所係莫要於水利城中舊有河經支計四十五道堙塞過半稽諸志乘宋吳丞相潛置水則於平橋之南下刊平字於石視其出沒以為啟閉則城河實眾水之標極焉水自四明諸山發源從西南二水門入城東北地隆起流無所洩自唐刺史黃公晟建羅城穿城為水道以通江至宋而有水喉食喉氣喉之名古之稱水者或原也或委也向無三喉則原委之義不備其始置之意乎

乾隆五十年邑令錢君維喬從紳士請集貲疏浚未得半而止食氣二喉略復其舊水喉誤以靈橋門內小溝當之蓋因明以來郡縣志紀載俱失其實惟宋寶慶志圖說甚明郡城藏書之家缺軼首卷無可徵信邑紳黃君定文赴武陵文瀾閣鈔得之參諸高武部敬止録所載始確知經東渡門南首穴大城穿甕城東出者為水喉而吳丞相水則平字亦同時掘得故道前人成蹟乃沒於唐宋以來數千百年塵埃瓦礫之中一旦軒豁呈露其亦有數存與先是江右楊

中丞捐廉三千金以備海疆不虞適興茲役請於公挈而助之又自割俸千金為之倡於是集夫匠操畚鍤居民佔蓋河基者悉令遷還狹者闊之淤者浚之斷者通之工始於月湖提其要也次經河挈其綱也次支河理其緒也河寬二三丈至一丈二三尺有差深一丈五六尺有差於闤闠湫隘之區設水倉四十餘處俾兩舟相值交讓而行修改橋梁六十餘座撤而新之食喉氣喉導其壅遏而已水喉適修城之便伐木采石於城根作背負之勢上橫以梁旁甃以石

中蠡以闌又近裏為閘狀設板禦潮河溢則啟放以時流東北至四明驛會氣喉水過船廠歷羊府廟前入江以達於海皆循其舊非創也浚起汙泥運載城外繼增江海塘隄又於甬東沿江築塗地願售者聽取其值充公用經始於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告竣於道光元年七月度支三萬緡有奇民不知役鼓舞歡頌之聲不絕於耳何其淤之久而成之易與抑本其興舉之由而皆自於人與是時郡守姚君令俞縣令孔君龍章署縣令郭君淳章董其役首事黃君定文

張君烜湯君桓馬君士龍縣書張永懷尤實力勤瘁其事朝夕相度不遑告勞捐輸各紳士如亟家事皆當勒名於石以垂不朽後之人尙覩玆哉是爲記

邑人黃定文復水喉記鄞城之有水喉舊矣然其名僅存其迹若滅若沒不可詳攷大約始於吾祖刺史公建羅城時則已有之而書缺有間無復可徵其明晰可依據者莫備於寶慶志之羅城圖於東渡門側書水道曰水喉碶而都稅院卽臨其北又循城而南至市舶門北爲食喉碶又南至鄞江廟前爲氣喉碶

三喉踪蹟羅列宛然而吾鄉藏書家所貯寶慶志俱闕其首三卷雖前輩博極古今者求其書不可得見乾隆五十年知縣錢公開復三喉乃誤以食喉爲水喉而於其南尋得小溝穿城者爲食喉郡人多有疑義溝亦旋塞戊寅春郡人有浚城河開水喉之議觀察陳公中孚邑侯孔公龍章力主其議而水喉故蹟終未有定余閱四庫全書提要見有寶慶志全書乃請於當道就文瀾閣錄其首三卷幷圖以歸於是衆目曉然知水喉之在東渡門牆下實宋都稅院前無可疑者然其地爲商賈匯集之所民皆駕巨屋其上不可動觀察公督責益勤孔公及繼任郭侯亦力任其事先於月城中掘得其蹟則寬闊倍於食喉兩岸石砌堅潔中皆撐以十數圍巨木工緻密栗爲近今未有於是循蹟施工則屈曲穿月城東牆而出凡民屋當喉道者皆拆去以至城外一律循故道開通巨屋當道者尤夥盡撤去無敢違者喉道凡九曲至四明驛乃會食喉下流以注於江於是就江口撤故閘而新之堅厚宏偉倍於舊設閘夫以司啟閉會其年

縣方領帑修城則盡撤城垣址益搜掘喉蹟凡昔時以巨木撐柢者木既毀則易以巨石兩岸益用巨石堅築如舊有加焉遂直接城河呼吸相通潮大時可至鹹塘匯以南水潦則啟閘奔放如注而城河之淤濁遂以一清於是六七百年若滅若沒之古蹟乃始顯然呈露而收其功人皆頌陳公及孔郭二侯之德不衰而益知國家開四庫館搜羅遺籍其爲功於斯民不淺也嘗考錢志竊謂其所以致誤者實緣於魏峴之宅山水利備覽其所稱曰二堨曰氣喉曰食喉

曰又有水喉而惟氣喉通江與寶慶志圖顯背馳與修志之胡公同時不知何以致誤如此然至正續志所載喉名喉址皆一一與寶慶志合而莫謬於聞志以東渡門牆下之喉爲氣喉而水喉則云在靈橋門左喉名喉址皆顚倒錯雜遂啟錢公誤開小溝之失今則書既有徵地復顯列乃於工竣之後志其始末使後有考焉

邑人徐兆昺三喉說三喉之名本無謂乾道圖經僅云城東北隅有碶以洩水至寶慶志始有三喉之名

顧寶慶時去乾道時不遠水之洩江圖經明云碶石猶存寶慶志何以不云水從市河碶閘直出而渾云水喉在東渡門牆下至紹定元年守胡榘闢於朝但云禁民居立屋以塞氣喉食喉者並不提起水喉即宋末魏盧陵峴所著水利備覽亦云詢諸耆老僅知氣喉視食喉稍大經都稅務前在東渡門牆下不特不明指所在并所稱喉名亦不淸想因當時兵燹之後主事者惑於形法家言滅其直出之故碶而刖開碶於鹹塘匯（明時都稅務前）以致守令不敢明言又嫌其太小更開碶於市舶務前合獅子橋之故碶而爲三遂加以水喉食喉氣喉之名而不順自然之水性皆因講形法者之誤人也昔謝山先生嘗言蛟門李君陟玆遊郡城至五臺寺東云此地宜有水道入江而竟無之至平橋之下又云宜有水道入江而亦無之此亦泥於形法之言也而謝山信之況其它乎乾隆五十年間錢大令維喬因疏城河兼訪三喉故址惑於盧月船之言而以明時都稅務前者爲水喉更尋食喉於市舶務前其說皆本於謝山先生議復三喉之

文第謝山之時東門河道塡爲平地已數百年惟餘生薑橋碶閘一柱故誤認開於明都稅務前鹹塘匯者爲水喉而云惟水喉尙有遺蹟月船之時正値開掘東門河道開至城下將近橫街見有碶閘兩柱平直完固埋於地下何以反稱此係未建城前之碶閘將其柱與生薑橋之柱一并放倒而仍開市舶務前之喉此則不可解也後數年周邑侯換莅任大議此舉之錯當即塡滅將欲開東門之碶并重修縣志未幾病卒又數年廣太守善留心水利令紳士具呈

興辦已掘出東門城梯下直出至方井頭水道正將
辦理爲不利於開者阻撓事復中止要而言之靈橋
門之碶爲後人誤開可不必說獅子橋之碶至長春
塘落江所以洩南路水也今長春塘已塞或此碶不
設南路水并出於鹹塘匯亦無不可而所重在東門
之碶若嫌其太小不足以洩水或變穴爲門可通舟
楫城外築壩城內照古制運河開闊設緈路連築圓
洞大橋將小街變作大街闊廣鋪戶洋行俱可臨河
布列豈不甚善淮俟氣運之至耳茲因新縣志內有

月船食喉八辦恐再誤後人故詳言之
乾隆五十年修復三喉示禁碑文正堂錢爲永遠飭
禁事據各紳士呈請捐資復喉濬河以期利濟奉提
道府憲批飭遵行在案今三喉業經開復經支各河
亦俱一律淘濬誠恐兵民人等不知條禁日久漸淤
除現行出元曉諭遵行外合行勒石永禁所有條則
開列於後
一三喉出水最宜通暢現於喉內近城橋椈添設木
椿以闌水面浮草斷梗一切汚淤等物俾水流澄澈

每遇水大之時着該啚地保於各該處照管隨時撈
淨以防淤塞倘日久該保玩忽不行經管無論紳士
兵民許卽報明責處　一三喉內各設有閘板飭令
各該保收存遇有秋汛大潮着卽時閘止以免鹹水
入城　一經支各河有砌石崩頹者着該保報明卽
押業戶隨時修築如實係無力修築及官街地面卽
着莊首估計於啚內按戶出資公修如敢玩延推諉
許該莊首稟明押辦　一河身上不許搭蓋棚閣如
有隔河房屋欲通往來只許用板橋寬不得過四尺

旁用木欄并不許搭蓋竹席篷屋其橋板離岸升高
三尺俾水滿毋礙行舟違者許鄰保呈報責處押拆
一河身浮浸木竹往往上堆土石取用時隨將土
石落水最易塡淤深爲水利之害嗣後如有復蹈前
轍許鄰保呈報責處並卽押令淘深　一東門城內
外有開設棕鋪及織席爲業者棕屑草皮毋得仍傾
河內違者許鄰保報明責處外差押淘浚　一有淘
沙生業者止許在城外河寬水深之處淘漉不得於
城內各河淘沙違者許在城就地居民投保呈明責

處　一附近居住兵民貪圖近便傾倒灰泥穢物等類最易填塞河身應行飭禁違者許鄰保指名稟究

三喉總閘　東城外江浦自羊廟前進水宋時潮汐直至水食兩喉內蕩滌市河穢濁又恐水盡鹹鹵故近喉各橋俱有閘城外未設壩難通舟楫故亦不建水門即以江浦作濠城中市河自西門入城至大泄凡三大曲自二境廟東入廿條橋河至鹹塘匯自南而東而北又一大曲始直出東門月城今從二境廟東歷瑯琊橋做絮橋鹽蛤橋生疊橋直出水喉碶至方井頭再轉北落羊廟浦通謂之界河嘉慶二十四年浚河新設閘於羊廟前題曰三喉總閘四明談助

甬上水利志卷一

甬上水利志卷二

清鄞　周道遵介閣考述

四鄉河渠 橋梁碶閘隨河附列

鄞邑東西各七鄉武康鄉統東北隅安東鄉統西南隅並在城中老界鄉陽堂鄉在縣正東手界鄉豐樂鄉鄞塘鄉在縣東南句章鄉在縣正南通遠鄉光同鄉桃源鄉在縣西南清道鄉湖田隅在縣正西自鄞塘鄉以上皆屬於東自句章鄉以下皆屬於西蓋就江流所界言之也河渠絕不相通蓋大浹江自鎮邑來直至城東桃花渡亦名三江口分為二支一支自北而西至西壩渡與慈谿江接歷餘姚通明壩而止一支迤邐而南由北渡入奉化江至市橋而止其自奉化而西南行者繞出它山堰之外故東西鄉之水因江流南北橫亙其間遂劃然中判蔣樗菴水利考

東鄉河

東鄉之水凡三支俗呼為中塘河外塘河裏塘河而俱以補陀寺東直河在縣東老界鄉二都南至嘉慶橋入謝婆港口河北入東塘大河其支一東流入界橋分為三等鄉之港一西流入粲戲橋注之江一西流入雷公橋為渠灌田為之經其河北自張斌橋至嘉慶橋台受三塘之水而其西有大石橋碶江東碶閘林家道頭閘以洩水其林家道頭閘久廢別開烏龍碶以洩裏塘河西流其內為大河橋河俗呼王家墳頭

河直出張斌橋為直河其江東碶閘內為補陀寺前河在萬齡老界鄉甬東隅東至高匯橋入寺東河西至江東碶閘入江其支流一入解院橋一入會安橋各分為渠灌田直出高匯橋為直河其大石橋碶碶即為直河西岸內為鎮安橋新河演武場內明嘉靖九年父老應文澄嚴訑等請於知縣黃仁山引橫溪河之水由大石頭入演武場西轅門止因建此橋東接大石橋碶西通江口閘為今要害之衝又通道士堰內謝婆港河而東出白鶴橋為直河敬止錄其東塘河合流橋梁凡二十四東鄮橋王家橋大河橋俱林家道頭廢閘內東達宮塘路西達后塘街浦東橋一名陡門又名余家南抵大街北抵河泊所街澄波橋一名夾家與浦東俱為宋守陳塏增高二尺改今名米行橋南抵大街北達小巷胡家店橋董孝子廟橋一名徵君廟橋會安橋東達解院橋西達浮橋與解院橋俱橫河水分合崇壽橋俗名七塔寺橋北直寺門南達華嚴巷拗水橋解院橋西達會安橋東達買席橋高家匯橋一名買飯橋南達綵戲橋北達雷公橋已上十橋俱江東碶閘內鎮安橋演武場南綵戲橋宋史彌鞏故宅西彌鞏乞祠歸為娛親行樂之所故名大石橋俗名四眼碶橋李家橋白鶴橋東達大石碶橋西達十九都已上五橋俱大石碶及道士堰內虹橋東南達王家衖等處買席橋東北達錢龍漕西抵補陀寺東直街嘉慶橋一名和安西達解院橋東達二等都界橋南達十九等都北達二十一等都南直達莫枝堰北曲達演武場已上三橋俱跨補陀寺東直河雷公橋北達張斌橋南達高匯橋為直河水西入為渠海碶橋南達白鶴橋北達高匯橋

新增

南塘河

一名外塘河有二源一為金峨之乾坑源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北行為橫溪河自南來至大象橋入橫石橋合於宋昭橋前後水一為白杜源自西南來至趙泥橋東入太平橋合橫溪水源出橫溪等溪敬止錄同由黃山橋而顏橋而胡墅橋而張村橋而錢家橋而三橋而繆家橋而白鶴橋其支流西通八字橋撒火橋宋昭橋為謝婆港口河聞志謝婆港口河縣東萬齡手界鄉東至嘉慶橋入補陀寺東河西流抵道士堰南至橫石橋抵莫枝堰北流入白鶴橋為渠合綵戲橋之水而西注之江乃西入嘉慶橋至補陀寺東直河大石橋碶與補陀寺前河江東碶入江內茅山左右諸河連絡其間另列於後其水皆西北流所經之碶不一其大者為雲龍碶支流南經貝則碶上接雲龍碶之水入內江至銅盆浦堰下為大江其經流則自雲龍碶迤西合於中塘河蔣樗菴水利考所歷橋梁凡二十八曰大象橋周貢魚橋武陵橋俗名繆家橋東抵官塘路西抵十八都三橋東西同上錢家橋東抵官路西抵十八都張村石橋東達十五都西達二十一都胡墅橋東達十六都西達二十二都鄧橋雲龍碶橋虹橋鄒石橋顏橋東達二十三都西達二十五都鄭

灣橋太平橋（東抵官塘路西達橫石橋）黃山橋（東抵官路西達故千里等處）滕公橋擇陽橋陸廣橋（已上自橫石橋抵橫溪一路）趙泥橋張義橋坊橋王家橋都憲橋惠鄉橋朱家碶橋迎恩橋同方橋上游橋（縣東南四十八里接奉化縣界已上自太平橋抵白杜一路 新增）

茅山左右河渠連絡於南塘河其北凡四支一奉先橋港南通大荻港北通櫟社長汀西南通坊橋一大荻港東通石觀音堂南通斗門橋北通坊橋一小何家橋港東通五港南通斗門橋北通坊橋一唐家港東通南林堰南通五港西通小何家橋北通斜橋裏

河橋其上橋梁凡十有二曰蔣家店橋（山北一里）娑婆橋（山北四里以樹似娑婆故名）豫章橋（山北四里）塔浮橋（山北五里旁有五塔）邵恩橋（山北五里）裏河橋張和尚橋（俱山北八里）蔦蘆橋三石橋（俱山北九里）奉化橋躬稼橋（俱山北十里）慈雲寺橋（棟樹碶東）其東凡五支一斜橋河東通姜山南通東林寺西通車旗堰北通楝樹碶一姜山河東通定橋南通蔡橋西通斜橋北通銅盆浦一鮑家匯南通南林堰西通唐家港北通斜橋一五港曰保豐曰通江曰濟民曰濯纓曰洗馬東通南林堰南通蔡橋西通茅山後河北通小何家橋一走馬塘港（案臨河直路相傳是張兵馬鈐轄使仁皓騎從往來處故名走馬塘）在茅山南宋嘉定間陳塡置莊種竹稱君子河東通五港南通王大悲港西通劉家港北通茅山後河其上橋梁凡二十一曰高塘橋（山東北十五里）後莊橋（姜山後）斜橋（姜山）燕山橋（山東北九里）石浮橋（山東北七里相傳劉石江中之沈石扛此作橋）王伯橋（山東北八里）東林橋（山東北七里）西林橋（山東北六里）豐樂橋涼橋（俱山東七里）顧家橫橋（山東北五里）五港橋（山東五里）新塘橋（山東十里）蔡郎橋（山東十二里）皋家橋（山東一里）寶慶橋清河橋（俱山東南七里）袞繡橋（山東南九里）晝錦橋（山東南六里）龐公橋（山東

南三里）蓀橋（山東南五里下產蓀草香同石菖蒲其葉無脊訛稱蓀家橋案凡單注山者俱係芧山 敬止錄）

大石碶 天童育王兩山之水自此入江歲久湮塞宋淳祐間郡守陳塏遂於橋下作平水石堰而於浦口置閘立橋內可以洩水外可以捍潮（至正續志）元末浦漲堰閘皆廢址入演武場一遇大水東七鄉之民輒病昏墊嘉靖間尚書張時徹力言於府縣尋故道而修之廢舊大石橋碶於今橋下甃石置閘由是眾流皆由此入江上流無泛溢之患（孝志）老界鄉十九都一

邑俗呼四眼碶長三丈四尺闊六尺錢志
明沈一貫重修大石碶記略鄞邑倚於郡其境中分於江江西田仰溉於它山桃源之泉泉從四明山來最遠故多腴江東田仰溉於橫溪錢湖小白諸泉從金峩福泉太白山來源近故多瘠入夏半月不雨農病矣雨三日不休復澇瀦洩之時惟藉人力哉三面濱江釃為水門以碶名者十餘而最著為雲龍為烏豐為五鄉雲龍南洩烏豐西洩皆入江而五鄉東洩入小港達海最捷波流靡不能為澇故烏豐亦嘗前

廢不修自定海人別碶東岡於五鄉五十里外環游渟瀠壅不時下淫霪適來籔為巨浸人享其利吾不能無蒙其害至萬曆甲午急矣民乃相率言於郡縣而奮鐇揚钁排烏豐之隄曰江東大石者而洩之土始獲平江東大石者烏豐之第三第四碶也碶有五此居其要宋淳祐間守陳公塏治之堙今嘉靖間守周公希哲曾公鎰又治之復堙江東介民居中蹟宛宛在顧骈蕨沮洳水不行疏之行矣大石在演武場中地曠力易施而渠既石陋又止一洞黍瀕江潮易

咽於是守吳公安國與令翁君憲祥採予之言而爰視爰相經始其事白之海憲吳公鴻洙而新之徙基去江千十餘丈倍其洞為三密築以松鉅石銅進而甃之梁互其中空以防盜舟之決橋於其旁便人往來浚河倍寬之俾潦有游又慮啟閉宜置守置守宜有以食之賦諸民非久計則視演武場多裔地而建菴如干楹召僧居之履二十畝不稅以給俾蔬茹於其間且當兩碶楗貫菴以碶設名曰永利所沾溉田起甬東一都至三十都凡三十七萬畝不欲多徵畝

取釐銀以兩計者僅四百益以助俸時疏罪人執役不浮涓一錢故善而亟余惟水者天下之大利害也過之與不及之皆害向東岡之未碶也人皆言東岡利比碶之又言東岡害有所以除其害而後其利全既三倍大石之洞則烏豐之他湮可無問其利又全此雖一役而計水之平已審可記以為法倘冀後之人之視此也無廢厥初焉

江東碶閘　即錢家道頭閘洪武二十七年修永樂志

宋淳祐二年士民上言江東米行河舊有碶閘隨時

啟閉內通東湖水脈外障大江潮汛沿河兩岸各有石磡近年以來兩岸民跨河造棚汚穢窒塞余家橋夾家橋低塌河面舟不能通有妨運載況父老相傳此河通塞有關四明風水乞行開濬復還故蹟仍乞增高兩橋以通舟楫郡守陳塏遂倡屬開浚重修浦口疏水二閘改造浦東橋原名余家橋澄波橋原名夾家橋各增二尺仍差官打量自浦口橋河道南北兩岸闊狹丈尺從制置司置立石碑於閘官舍內以示久遠浦口橋即斗門橋下闊一丈一尺浦口閘外數如之浦東橋

下西闊一丈二尺五寸東闊一丈三尺六寸澄波橋下西闊二丈三尺東闊一丈六尺米行橋下西闊一丈三尺八寸東闊一丈四尺疏水閘裏闊一丈四尺胡家橋下闊一丈五尺五寸徵君廟橋下闊二丈六尺七寸徵君廟橋東至棲心寺橋一帶並係大河以上自浦口橋打量至徵君廟橋河道東西通長二百丈三尺七寸並係浙尺事載寶慶志中至今殆四百年於茲河日湮塞水無所洩而旁河居民不時起蓋浮棚又皆甃石增岸俾左右古遺丈尺僅存三分之一且浦口閘東西之民盡爲治戶居常以鐵砂壅積成隄碶閘日湮沒不爲用一遇大水淹榻沈竈數日不退而東七鄉之田告病矣明嘉靖三十八年知府周希哲據里人唐宗玉狀令鄞主簿張纁督役興事起徵君廟至於江爲丈者二百有奇碶閘可仍者仍之於是東鄉之水盡由此民得免患厥後百十年湮塞如故至康熙十年海道副使史光鑑復浚之水道以通然今東鄉之水盡趨於大石碶而此碶非值洪水初無所洩與大石碶利害相遠矣李志甬東二圖乾

隆三十一年知縣張又泰疏浚錢志

明徐時進重修江東浦口碶記環郡而江郭東出度浮橋爲江東浦口碶者江東市廛中導河入江時蓄洩而均浸漑之渠也郡所抵東極海爲邑爲衞所棋置盤迴數百里而遙率以江東爲綰轂小民生活其中容膝則給故其地湫隘直上局制寸則寸而涓涓之一綫無幾存矣猶未厭而跨渠爲棚通前後衢爲一肆碶與閘湮於灌莽中不可詰歲暑雨則水橫流而居之稍窪者以沈竈病負廛而招耕地上腴澇則

經市而赴於江甚近碶壅則無途之從還而東注於二三十里之外其爲道也迂其洩不以時而穡事病河紆縈屈闢闔爲地肺淸泚疏流自昔謂東七鄉之水朝宗郡城脈絡此矣碶夷爲平陸而地靈且以泜滯病極其勢不一大創更正之民且惡知其非有矣於是諸士民偕而白其狀於邑江侯侯曰吾責也輒往察故址石砌具如士民狀即爲請於郡縣觀察撤浮舍若干間刊滌滯垢俾水由閘入江具如狀又設司碶老人一名兼攝大石碶及米行橋河一帶有觸

禁不以首以其罪罪之且坐賄論於是民大悅相勸不日竣役諸文學造予請記其事予爲考郡志宋淳祐二年守陳公塏嘗復江東大石二碶江東即今之所謂浦口也宋以前已有此碶而不能詳其所始其不能不湮而有俟於後之治且論昔與今無異獨難如守陳公者踵接得耳入明嘉靖三十八年守周公希哲方經始淘米行何井修諸碶繼爲曾公鎰仍肩事而令田公登年鉤稽得度省督有程渠西下如龍尾灑灑注於江如舊志今之父老猶有及見者而其湮也已若爾江東於郡爲巨鎭從睥睨眺江東即一區詎古所稱萬家邑奸僞萌生所當按治奚恩貸人情惟己之圖不遺餘力而以妨於公則勿恤曾不思己亦公中之一人已之踞此何日之有愚夫婦何能以戶曉侯惟曰惟有三尺從事已爾志又稱前事士人以私故抵擱百方今慮無不唯唯退舍抑亦有洞於侯之坦衷非有作於正夫斥汰矣或又言自築東岡廢回江今日浦口之導流又有棟於曩時所由陰受侯貺詎惟一壥之爲賴王駐洋之周家堰四都之

楊木堰皆碶之閘之以補回江之廢去東錢之茹葑通米行之內口議載前志皆侯所欲次第舉者侯名秉謙徽之歙縣人庚戌進士碶渠深廣丈尺備如志仍以勒碑陰云

開慶碶　寶慶志云已廢爲田延祐志載開慶元年判府吳潛興水利徧乎四境復創爲此碶河流不復滲漏海潮不復入河名曰開慶紀更造之年也嘉靖志云今復廢敬止錄　縣東十里手界鄉舊名鵲巢碶聞志

廟堰碶　二十都三圖雍正十一年修築長三丈一

尺闊四尺北距大石碶五里南距蕭臯碶十里接塘
河臨大江東南山水悉由此洩乃東鄉第一要害之
所而郡邑舊志俱無廟堰碶之名嘗訪其緣起則里
老相傳云是地逼近大江河水外洩江水內泛宋時
有鍾令者創是碶民德之建廟碶旁洎碶廢廟遷水
患復作乃於廟址築堰以禦之後又築碶以宣之因
名廟堰碶今之鍾廉廟即創是碶之神也按鍾廉廟
舊志謂建於開元間當其先既已創碶碶豈無名竊
考之寶慶志則云鵲巢碶在縣東十里手界鄉吳判

府之改名開慶碶亦即此址自後諸志則云已廢今
此鄉鵲巢開慶之蹟杳不可得而廟堰碶適當其缺
稽之時代相之形勢核之里老流傳則廟堰之爲鵲
巢無疑惟是此碶啟閉之宜較之他碶實更重大所
賴當道賢令宰嚴其禁約毋使營私自便之徒有所
侵佔更易則東七鄉之田畝永被其惠矣錢志

蕭臯碶　天順五年知府陸阜修築成化志縣東南十
五里手界鄉聞志二十二都四啚與二十一都一啚合
管長一丈五尺闊五尺乾隆十九年知縣宋鑒重修

錢志

貝則碶　天順五年知府陸阜修成化志縣東南三十
里手界鄉聞志二十二都一啚與二啚合管長二丈五
尺闊八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三兩脇板銀一兩五錢乾隆四十年知縣
張天相重修錢志

雲龍碶　縣東南三十里手界鄉二十一都又名荻
埭碶宋熙寧間邑簿黃宁創築宰曹隲成之元大德
十一年邑丞盧廷信重修置上下梁又建僧舍俾之
守理歲久湮圮明天順五年守陸阜修而未成八年

守張瓚成之聞志二十一都四啚與五啚合管長五丈
闊一丈二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三兩六錢脇板銀二兩八錢錢志

元趙孟河記鄞之東三十里凡七碶襟江帶河荻埭
最巨創自邑簿黃公宁而宰曹公隲成之設僧舍以
守力大勢危驚湍舂薄歲久仆且決鄉民病焉歲丁
未孟春丞盧公廷信以都水監奏鄉甲戶治舊蹟畫
運石夜搬木以築中固旁堅且置上下梁慮其洩越
四月落成餘則畀僧理守舍是役也福前制爲壯民
忘其勞身先之也丞眞定人性簡毅涖政淸以明省

若臺檄下率曰委靡能屵將仕書政之多兹復何述然繼黃曹凡幾政而廢壞如昨此時此役寧無纂成蹟上太史氏者乎始述鄉民之歌曰截荻江而瀦兮練雲龍之碶兮可澇可疏私有蓄兮公有輸丞之德兮曷已民之思兮贍以水

鄞碶　縣東南四十里豐樂鄉二十三都聞志

東周碶　豐樂鄉二十五都李志

古塘碶　豐樂鄉二十五都聞志

樟木碶　縣南三十五里鄞塘鄉二十八都一名明

天順五年知府陸阜重修聞志長五丈闊一丈五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三兩牐板銀一兩土塘長十丈一尺闊一丈二尺係七啚一啚合管錢志

棟樹碶　縣南三十五里鄞塘鄉三十都二啚聞志長三丈一尺闊五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二兩牐板銀一兩乾隆二十一年知縣宋鑒重修錢志舊志作棟木碶新增

茅針碶　縣南四十五里鄞塘鄉永樂志名茅山港口碶敬止錄

中塘河

出於東錢湖栗樹塘木橋前堰高湫諸堰下等水支絹派合高錢之北高塘頭邱隘橫涇王家衕諸處之前河西出盛店橋里許至港口直對大石橋碶又自嘉慶橋而為鵝涇匯四港橋等河則可抵栗樹又為高錢之前河其北下則出盛店新橋之南側上則繞鹿山而出匯絳橋與北塘河通所歷橋梁凡十有四曰宋昭橋西達十八都東抵官塘路港口橋東抵官塘路西達道士堰朱家橋隸手界鄉橫石橋東抵官塘路西達橫溪路蔡家橋搬火橋東達三都西達十六都四港橋東達三都西達十五都報恩橋楊木橋東達三都西達十七都

沙家店橋八字橋東達十都西達十八都上自嘉慶橋至栗樹一路已盛家橋葑橋方橋敬止錄

北塘河

一名裏塘河其源有三一自寶幢而來為寶幢河聞志源出太白諸山西流合東吳小白二河之流經匯絳橋至張斌橋南入補陀寺東河而注之江其支一自鄭山橋南入分流抵梅湖等堰一自盛店橋南入分流抵高湫等堰一自張斌橋西流合大河橋之水而南抵王家墳頭一自天童而來為小白河聞志源出凰下等溪西流合東吳河入大涵山橋至匯絳橋注於東塘大河一自東吳而來源出三溪為三溪浦歷府前橋秋波橋鄭家橋與小白河合至大涵

山橋與寶幢河合至匯緯橋爲東塘大河歷鄧山橋
盛店橋福明橋七里店橋其水皆西流所經碶則五鄉碶爲大舊爲回江東西
二碶其外通鎮邑之小挾江自鎮令宋繼祖徙碶於東岡遏江爲河今僅存斗門不甚關於蓄洩及
城東張斌橋西合大河橋之水而迄楊柳道頭土名王家
墳頭以洩於林家道頭閘迨明閘廢乃從張斌橋至補
陀寺前河洩於江東碶閘後緣大河橋河水爲北塘
河西流之下流倒流入補陀寺前河其勢不敵上流
之健因別開烏龍碶以洩之事參敬止錄甬東軼蔣樗菴水利考所歷
橋梁凡二十三曰張斌橋元豐二年里民張斌建因以其名名之北抵東官塘

路南達雷公橋七里店橋店一作墊南達二都北達一都福明橋南北同上盛店
橋店一作墊南達三都北達四都盛店港口橋南北與七里店橋同新橋南北同盛
店橋鄧山橋南達十都北達六都匯緯橋南達大涵山北抵官塘路已上入橋三源合
流而下者行舟分二路東向北往育王東向南往東吳小白·回江碶閘橋皎碶橋
斗門橋鄧溪橋姜皇后橋下莊鎮橋同毀口葛家橋已上
七橋育王水所經行舟自寶幢河頭李家洋橋一名敀敬橋鄭家橋西抵九星橋路
東達小白河頭九星橋緯路因河四入故建此已上三橋天童東吳水合流而下者東吳
橋在大涵山足嘉靖志有大涵山橋乃重列也南達瓶窰北達小白橋秋波橋一名大橋南達
東吳市北達官路府前橋有史嵩之舊府基南抵官路北達小白路三溪橋南達大嵩

官路北達小白路爲三溪等溪所出已上四橋東吳水之所出小白橋與東吳橋同岸並列
相去十丈許南達秋波橋北達東吳橋此天童水所出進五里爲小白河頭行舟始此敬止錄
林家道頭閘　洪武二十七年重修永樂志縣東三里
許老界鄉閘志即甬東原五哥之楊柳道頭今廢其閘
柱一枚尚存十鑑樓南漕新增
烏龍碶　在林家道頭閘之北錢氏芍藥沚之西其
龍脈發自慈谿驃騎山由龍尾河渡鐵沙匯大江入
烏龍碶屈曲匯於塘河又越河至芍藥沚而龍脈潛
焉故漕曰潛龍俗作錢龍漕以錢氏聚族而居也其碶港初不甚廣

非若林家道頭閘河港之闊可任後塘河遠來之水
直達於江且分洩於錢家道頭閘入米行河而出於
江東碶也自林家道頭河久就湮塞正嘉之間有傍
閘而居之唐錫範者潛掘其兩旁石砌佔蓋房屋其
子宗玉壻於張尚書時徹之子邦岱倚勢作威闢其
居址改造樓房中貯所蓄秦漢古鏡十牓其樓曰十
鑑且於嘉靖己未呈請郡守周公希哲濬復米行河
以通水道蓋恐人之議開林家道頭舊港也時周郡
守方修郡志延張尚書爲總裁遂浼分修者之尚書

從姪邦翰詭云洪武初湯和總兵明州以林家道頭閘水自寶幢而來綿亘四十餘里勢如利矢直射郡城爲談形勝者所最忌於是廢其故址官鬻於並閘之居民以爲廬舍等語登諸郡志以杜人言宗玉此舉可謂慮周以密矣孰意不三十年身亡家敗十鑑樓旋售他姓而所廢林家道頭之故址尚留一石閘柱於河岸以貽後人之口實迨萬曆辛丑魏公成忠來知鄞縣盡心水利見五河橋一帶河水臭穢渟蓄訪知宗玉之繇爰於唐氏轉售他姓之十鑑樓外臨

河隙地造樓十間逐桃花渡頭之王娼聚處其中用垂炯鑒因稍廣烏龍碶以通污濁之水而注諸江天啟壬戌巡道洪承疇觀察四明又加疏瀹且立碑於碶旁之烏龍廟以示永遠距承疇蹈漢李陵之故轍村民不義其人碎其石碑投之於江而所謂烏龍碶者欲其不爲林家道頭閘之續是所望於官四明者之守令也甬東軼事縣東三里甬東六啚七啚交界處爲裏塘河西流要口闊八尺其水道凡九曲由府主行祠石戲臺下至烏龍碶橋數丈南折至洪聖廟旁折北而西通入閘商會館後牆內過南一曲出會館南牆至江口直對東城水喉乾隆五十四年里人包詩淦重修嘉慶九年里人史積蘭又修道光二十八年里人王秉勤等復請疏復呈蒙攝守徐公敬勘准挑浚新增案烏龍碶有三一在明堂岙鬼谷祠旁一在林村下宅朱都堂公墓前一即江東之烏龍碶也甬東軼事爲明季異人李埈所著其書現存錢志既經收入藝文當必目見其書乃於林家道頭閘仍採嘉靖志僞託信國之說而不列烏龍碶專條丈尺此正纂

修者之疏於考訂也載稽明史列傳紀湯和於洪武十八年以征虜將軍從楚王討平思州叛蠻歸而倭寇海上帝即遣行和請與方國珍從子鳴謙俱乃度地浙東西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二十一年閩中並海城工竣和還報命中都二十三年朝正旦感疾失音帝遣還里疾小間復命其子迎至都二十七年病寖篤不興明年八月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定而城明州乃大嵩在洪武二十年又明載志乘永樂志於林家道頭閘又有洪武二十七年重修之文

是因元延祐時已多湮塞而修之也則嘉靖志云云爲唐宗王僞託以控制後人之議開林家道頭舊港無疑乃錢志不採甬東軼事而仍採嘉靖志並不列烏龍碶事條文尺卽此可見纂修者之疏於考訂也

國朝邑人夏星垣裏塘河西流出口辨聞政張斌橋上流當震方志曰一自張斌橋西流言其流自東而西也至是而西流又分二支一支向南志曰西流合大河橋之水而南抵王家墳頭此言西流之南支也一支從石戱壟仍向西流此卽烏龍碶之上流也南

支已湮西支詎可復淤則烏龍碶不可不亟議浚復也試以三塘河水利言之東鄉之水凡三大幹俗呼外塘中塘裏塘是也外塘亦名前塘南受乾坑白杜兩源有樟木棟木等八碶洩之而外塘亦足以自支中塘受錢湖七十二峰之源自梁木木橋而下七堰專洩錢湖之水而中塘亦因之而啟閉惟裏塘之水勢最大八碶七堰而外支絡派合其餘波盡入裏塘裏塘一名後塘源出太白天童諸山自寶幢蜿蜒而來至張斌橋而西流駛矣故於上流置碶閘以殺其勢亦因勢而利導之非惑於堪輿而改道南入也彼梅湖高湫之力據上游者皆爲殺其勢而設導引家所謂扼其吭也殊不知經匯絳橋南合東與小白之流而裏塘之水勢愈大其上流旁殺者惟一大石爲居要而入河注江之道又半爲中外塘所分據是大石專爲中外塘而設裏塘不過波及耳其次莫如江東碶南入補陀寺東河而注之江此卽南入江東之道也而路迂港狹不足以殺其勢則下流之湍激如故每當霪雨交至南抵王家墳頭之水皆屬倒流一

遇旱乾河水臭穢疫癘盛行故裏塘出口莫若烏龍碶最爲吃緊蓋三塘之水至張斌橋俱西流大石江東不過上流分注以殺其勢者也而下流之仍向西流者豈無出水要口故於橋畔西偏設立閘石鑄開閉字以驗西流緩急西流急則開烏龍以防水潦西流緩則閉烏龍以資灌溉迄今閘石猶存此猶正肅與公水則之遺範卽爲大石江東而設亦以西流之緩急驗之則西流要自有出口也志載東塘大河源出太白諸山則是指裏塘西流而言又載西流合東

與小白之流云云此言上流之旁殺者也志何以不析言西流上下流之所由分下流南西支之所由出又載一自鄧山橋南入分流一自盛店橋南入分流可知俱指上流之分注而言志亦未嘗分別言之也又載一自張斌橋西流云云夫旣載張斌橋南入注江則西流之入河必有所從入之道而西流之注江亦必有所由出之口而何以又載張斌橋西流云云可知西流之下流又別有一支西流也旣言西流則西流自有歸宿志何以不明言西流之南抵巳湮而

西流究於何處出口此皆錢志脫略而不分明也夫裏塘之水甲於兩塘而三塘之水匯於一塘而洩三塘之水之碶又惟大石江東而南支分抵王家墳頭之水今又湮塞則水之不得不仍向西流者其勢使之然也大凡水之勢直猛而橫殺猛則雄雄則強殺則緩緩則弱有必然者下流壅塞直者旣無以遂其猛雄之性則水必逆流汎濫橫溢其害不可勝言水一逆流則橫流皆作直流旁決者亦從之而倒流而殺者以猛弱者以強則橫出者反助其倒流之勢而

其害更不可勝言況霖雨大作倒流之水與三塘之水兩相排擊而橫出矣而旁決矣夫有蓄則有洩譬如人之飲食然胃爲水穀之海萬物皆歸其精液從幽門上輸於肺分佈五臟其糟粕從肚門下注大小腸而出旣出矣何以又有大小腸之分小腸分別清濁下滲膀胱水液入膀胱卽溺道焉滓穢入大腸卽穀道焉竊張斌橋爲三塘西流匯聚之所猶飲食之有胃脘焉其上流灌漑田禾猶肺之分佈五臟焉其下流南抵王家墳頭猶水液之入膀胱焉其西支仍

向西流猶滓穢之入大腸焉今南支歲久淤塞膀胱已失氣化之機而西支不開爲龍碶未有不閉塞下竅而癃腫者此類是也願吾鄉有心水利諸君子熟思之

周道遵東鄉碶閘論竊嘗舉東西兩鄉水利而衡之東河水勢之大而西河之水勢更大東河發源之多而西河之發源較多而東鄉水患每甚於西鄉何也西鄉碶閘適足以洩之行春風堋積瀆烏金此洩南路之水者也保豐石塘此洩西路之水者也而六碶

又皆大碶此西鄉水患所以亟於東鄉也東鄉之水凡三支俗呼中塘河外塘河裏塘河是也中塘河源出東錢湖而東錢湖受七十二溪之流自栗木木櫧前堰高湫諸堰而下支綰派合而納於中塘此中塘之水所以大也外塘河即東塘河其源有二一爲乾坑源而自南來一爲白杜源而自西南來兩派交注而納於外塘此外塘之水所以大也裏塘河即北塘河其源有三一出太白諸山而自寶幢來一出鳳下等溪而自小白來一出三溪爲三溪浦而自東吳來

三支合流而納於裏塘此裏塘之水所以大也有三塘之大河而洩之者寡此東鄉水患所以甚於西鄉也而洩之者之寡又何也彼七堰之專洩東湖者無論已自明嘉靖中定海令宋繼祖別碶東岡於今鄞鎮交接之界因廢回江東西二碶以出口之遠近較之所以爲鎮者重而所以爲鄞者輕遂使東鄉碶閘止有楝木貝則樟木雲龍蕭皋廟堰楊木烏豐江東大石十碶而已而洩三塘之水之碶又惟大石江東二碶而已以二碶而洩三塘之水在平時固足洩之一遇霪雨河水並漲亦烏能以大石之三洞江東之一洞容其放洩況江東志載惟洪水可洩是江東亦一虛碶哉道光癸卯秋霖雨大作外塘水較中塘先退一日中塘亦較裏塘先退一日而裏塘較中外兩塘後退三日故田禾即因之多淹三日此近事之明徵也細求其故裏塘河自張斌橋南入補陀寺東河此不過上流之殺其勢者而況路紆港淺究非裏塘西流之要口且以三塘而并於一塘水勢必不大自大此裏塘之水患所以較甚於中外塘也沈蛟門記

云旣三倍大石之洞則烏豐之他涇可勿問此必蛟門受唐宗玉之託而故意言之以杜後人之議開林家閘並非公論也錢志云前人論五鄉東西碶廢宜於周家堰楊木堰各設碶以補之庶東七鄉不受水患今楊木雖改爲石碶然但洩支港之水而裏塘河水遠莫能致況周家堰尙未改爲碶乎則欲除裏塘河之水患必當爲裏塘河另設一碶烏龍碶故址現存留心水利者能以開復之責自任豈不甚便願高明審三塘形勢而斟酌行之可也

烏豐碶　在一都二啚舊係泥堰長十八丈闊一丈四尺嘉慶九年里人史積蘭改置石碶爲裏塘河東流出口（新增）

楊木碶　即楊樹堰縣東二十里長六丈二尺闊一丈高一丈東西俱有土備塘二都三都合管（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三兩牐板銀一兩二錢）乾隆四十年知縣周樽重修（錢志）道光二十四年又修（新增）

五鄉東西碶　縣東三十五里陽堂鄉六都即回江東西二碶（至正續志）此鄞江合慈谿江而流爲定海江者

通號爲五鄉碶（敬止錄）嘉靖中定海（今鎮海）知縣宋繼祖別創東岡碶因廢（李志）若連日霪雨暴水壅至不能驟洩東七鄉之田往往成巨浸今宜亟修大石橋碶而又於王駐洋之周家堰四都之楊木堰各設碶以補回江之廢則七鄉之水不爲災也（聞志）

樓家碶　即樓家堰在縣東北三十里四都二三啚乾隆五十年知縣錢維喬據士民徐煜等呈稱太白山水綿延數十里并東吳河小白河寶幢河合流至匯締橋直達梅墟此處地稍低窪其在東之東岡碶在西之楊木碶各遠二十里一遇山水大發不能驟洩田禾多被浸害應改建石碶一門按照就近四都三四五啚田畝派捐興建即令坐啚莊首輪年值管時其啟閉毋致廢弛實於水利有益勘定舉行遂改石碶（錢志）

東岡碶　在定海縣（今鎮海）崇邱鄉東岡山下去定之東岡碶三里許明萬曆間鄞令魏成忠創建地屬定而碶乃隸鄞也（聞志）長十四丈闊七尺五寸高九尺碶門設十三洞皆砌石有公田四十二畝（三十畝前明修築餘貲所置續增十二畝係江口漲塗）每年租息抵給碶夫工食及歲修之資六都一二三啚合管（錢志）道光二年觀察陳中孚督同鄞鎮二縣會勘修築加高二尺旁設滾水石壩（新增）

明嘉靖十四年鄞縣帖文竊照鄞東五鄉之河南則樝溪白杜諸水東則育王天童太白諸水中則八十里東湖所受七十二溪之水皆匯焉環繞百里鄞之陽堂等鄉定之崇邱一鄉百餘萬頃之膏腴胥資灌溉有錢堰諸堰以蓄之有五鄉諸碶以洩之修築不廢啟閉以時雖水旱不爲災唐宋以來此法莫變正

以有利無害不可變也五鄉碶東西各五洞槎堰東西九十餘丈鄞定利害之咽喉皆係於此蓋五鄉碶浹港入海之門戶而下流則東岡山經爲槎堰爲河水入定之道而上流則紀家橋經焉碶一啟水即注於江鄞可無水患矣堰一固水即注於河定可無旱災矣是兩縣得免於災者以浹港無下流之壅河水無上流之閉耳邇年以來湖畔爲田水之蓄也視舊既少槎堰時圮水之漏也視舊復多定民始以旱爲慮矣案行兩縣合修槎堰之口鄞民曰利在定也定

宜修定民曰地在鄞也鄞宜修各因利己闘訟紛紛使兩縣掌印官虛心順理同寅協恭行修廢舉墜之政鄞定雖百世利可也何鄞縣起議於紀家橋增修一閘水餘則啟不足則閉置槎堰於不顧繼其後者執議益堅定海縣不責其修堰之不協乃責其置閘之不宜力與之爭而不能勝慚愧忿激於東岡山下創議築堰移山麓之土以斷通海之流不數月而浹港果無潮汐之至乃於故道之北創設東岡一碶僅足以洩定海之水至是而鄞定諸堰不復修旱魃不

足慮矣第下流既壅五鄉兩碶無所用之雖霪雨一日河與田皆盈一望無涯禾草莫辨累十餘日不能洩收穫減五之四甚者室家有沈竈之虞民安得不困且急也連年大水鄞民不約而同者三百餘艘二千餘眾持弓矢挾利刃冒死以決東岡之新堰是時非無江東雲龍新舊諸碶也設若何以洩水豈鄞民獨愚蠢樂就死乎緣大江諸碶之不足恃明矣假使陽堂等鄉亦屬定海利一鄉而害五鄉東岡肯使堰乎否乎蓋鄞之官民專利於上不顧下流之水旱固

失之於始定之官民專利於下不顧上流之水旱亦失之於終皆以槎堰不修起於私而成於激耳定人乃假防海備寇之說以惑上聽要非至當之論也蓋東岡碶去海口尚二十餘里舟楫出入今猶莫禁豈眞可以備寇也況自有倭患以來何寇自小浹港入哉且甬東巡檢司設於海口亦足以備禦若因其通海而塞之則河頭渡大浹港諸處可併塞乎爲今之計莫若蓄湖水修槎堰罷紀家橋閘去東岡之壅以復江湖之舊兩利無害策之上也其次東岡去堰而

置碶各五洞與今碶併庶可以少殺其汛濫然以曲轉迂遠不若故道之順鄞民猶不便矣若憚於工力碶止五洞乃曰緣江諸碶在焉則地勢高水道遠且滷潮日壅為害反深策之最下必不可行者也卑職亦鄞官也此議出於鄞官之口恐亦自有私其民之嫌惟臺下親臨其地而相度其形量人民之衆寡酌利害之大小而為之處置當有大公一視之仁萬世不易之法矣

明沈一貫記鄞之有東岡碶修築甚艱蓋其地東匯

定海南浹奉化為鄞東鄉咽喉其原田灌溉惟仰東錢一湖其關要尤在東岡一碶其瀕江為碶者如雲龍樟木蕭皋貝則大石五鄉由五鄉小浹港達二十餘里而為東岡緣兩崖而堰者如上巾下槎二十餘所賓障扞之顧土壤易圮下流易涸嘉靖間令長公夏侯與東岡之役而五鄉之防可緩第五鄉二碶洞有十東岡併而為洞五水漲不易洩而民病潦並石碶三里許有木碶七洞之設則鄞助定役為之萬曆間河水溢又守者失開放之候鄞民稱不便仍以五鄉為防無何以沿涯泥堰多壞不如保東岡尋築尋壞有言修之便有言不便鄞之五鄉地勢窪者利於洩定邑地斥鹵貧上流又利於障故有言宜碶者有言宜堰者是修築之為艱我邑侯魏公涖境輒諮利病目擊斯患咨嗟久之曰是吾守土事庸可令東鄉旱輒稱赤地平且原田高者什九窪者什一歲時病潦未數特病旱數矧雲龍大石等碶蓄洩以時即旱潦兩不病且嘗所波及旁境亦時有之則修築東岡一碶何疑其西碶築塞事在定海本郡暨二縣參酌

之而東碶之役遂果乃更權广標本先於東錢湖隄築之增高碶閘有加時時親閱以稽守者於東岡則鳩工聚土名質傾度九百有奇議於沿江田畝派厥緡民樂以輸爰備詳其事於撫臺尹按臺吳海憲洪郡侯鄒郡丞黃通守湯錢郡理何僉曰是興東鄉世世利實予為人上事矧賴有賢侯其急是圖侯於是力肩厥任悉心料理凡畫制而曲防者靡所不至以政務旁午且其地去縣五十里而遙乃分屬指事侯則五日七日一巡覈以稽工之勤惰蠲之疏密樹碶

之日親率工匠露立野宿不辭勞苦碶舊止八洞今增之五共十有三柱壯以大砌厚以堅彌窄彌固令私啓放舟者無所覬下承上覆悉用鉅石又廣土疏易陷用灰倉三道以堅其底皆侯所親督築也碶較舊低一尺以固其址潦則水從上流旱則水鮮下漏經始於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落成於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民望其規築而誦侯之功壯且鉅也望其蓄豬而誦侯之澤深以泓也父老相率幼穉而交祝曰天賜我侯侯賜我澤願侯世世興隆與

斯澤同久長也經費止用緡七百許以其羨一百許置廬買田招僧人守之以司啟閉而東鄉里役碶夫工餉之費遂免又其羨則從東鄉沿江雲龍等碶修築之其不盡則以及之西鄉石塘等碶是槪邑石碶幷獲萬全不直東岡一碶云爾侯之財用廉而施澤廣也若是昔唐鄞邑侯王公創築它山石碶功施甚深且溥今侯之功詎在它山下哉於是邑縉紳王君以諸父老意請予一言以章精勤志惠澤予旣嘉尙賢績且爲吾鄞世世慶爰記之以勸諸石

附明張時徹定海東岡碶記寧波治邑鄞與定海錯壤鄞東三十五里有東錢湖焉橫縮八十五里合七十二溪之流而豬之溉田百萬餘頃鄞七鄉暨定之崇邱負之播藝胥受課焉然崇邱之引湖也必由斗門下小河以達河之腹有蛇堰者細而逼江易決難築其決也水盡注於江勢若建瓴故河渠與湖未旱而先涸三農病焉定民曰是堰在鄞鄞民宜役鄞民曰是利在定定民宜役其弗諧也鄞民乃進上流定民決之每相聚鬬鬩各挾其令長以訟曾無已時於

是縉紳父老廣患日棘深求便宜之策圖而議曰若北去二十里所而堰則堰以上江盡爲河瀦停並巨蛇堰可無用即鬬訟可消止也爰以請於監守諸司諸司不察以爲難囿有與事其所謂江即名小浹港也自大關以南海支別而北上通五鄉碶長可五十里比年夷寇充斥厲於關禁以斷鄉導交通之路而小浹港則故無關也不逞之徒乃姦闌出入其間晝夜絡繹莫可防制此其爲患又不止於河決赤地而已也維是甲寅之歲成都宋侯來令定海志在振厲

頹靡以沛宣休澤孳孳問民所疾苦而與釐之乃父老欣欣𥩟向以其故告侯矍然曰有是哉令以為民苟有利也其何敢不力乃從一二徒隸披草莽率士庶而景相之遂盡洞其巔末與往昔徙堰之議蓋相符也爰度東岡山之下江水稍淺橫亙僅二十餘丈曰是可以堰西去二十餘丈即土田疏之以殺水勢曰是可以碶堰以蓄水碶以洩水度費金五百有奇遂以父老之請請於當道申之曰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凡民之恆情也築室道謀迄用靡成涓言之亂

聰也是舉也利於農而不利於商將肆譸張以撓成功者踵至矣惟當道財察之已而次第報可下令惟肅庶民子來率作興事卒靡有梗議者工肇於乙卯四月迄於是年十月鄉民以畝率費而盡歸所給之官銀自是堰以上為河其下為江鹵水不得內湧河渠不得外洩溉田無慮數萬昔日瘠鹵之地盡變而為沃壤畝入可數鍾蓋不惟崇邱之民永無旱患而鄞之七鄉亦胥被汪濊矣又外寇內姦憑舟楫出入者不得詭蹤跡以越屹如關隘之防阜民禦寇一舉

兼得鄉之士庶祝天而謝曰惟天祐我偏鄙民俾康於粒食保有家室惟侯功德世世當不磨乃廟而碑之謂東湖黃公信而可徵相率乞余論著其事余乃言曰甚哉吏治之衰也卑瑣齷齪者固無足論世所稱高等亦不過奔走逢迎急簿書期會僥倖一切以免上官之督過云耳又況海寇陸梁兵革繁興料丁轉餉曾靡虛時又孰能圖議於几席之外與斯民興百世之利乎侯乃力求表樹詢民之瘼不謀而僉同不費而事集此豈規規旦夕與儕輩競尺寸者哉於

乎是可碑也已嘗考之郡乘昔王元暐龔行修作它山堰李夷庚陸甫金浚東錢湖陳祕閣治迴沙閘皆洞悉機宜惠澤無疆民到於今思之侯之績豈異是哉或以潦水不得遂洩殆不免於魚鱉則去郡二里許故有江東碶閘修而復之啟閉以時將永無害災斯百世之利也

甬上水利志卷二

清鄞　周道遵介園考述

東錢湖

縣東三十五里福泉贍埼韓嶺諸山三面環繞受七十二谿之流匯成巨浸昔人因山麓斷處爲隄合之莫考所自始唐書地理志於鄮縣下稱西湖以時縣治在鄮山居湖之東也一名萬金湖因其利溥而言唐天寶中縣令陸南金復取民田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潴之障以隄田賦則就所沾溉之鄉而均派焉每畝加米三合七勺三抄自此湖益加廣周圍至八十里宋天禧中守李夷庚又濬治之補隄趾之廢者而增築加固嘉祐中始置碶閘此據舊志而言意嘉祐以前亦必先有碶閘乃可注河以溉田或至嘉祐始定今四閘之制耳湖四岸凡七堰東北曰梅湖堰西曰栗木堰曰莫枝堰曰大堰曰平水堰曰高湫堰西南曰錢堰爲塘者九曰梅湖塘曰梅湖堰塘曰栗木塘曰莫枝堰塘曰大堰塘曰方家湖塘曰平水堰塘曰高湫塘曰錢堰塘塘之長者莫如梅湖高湫方家湖三塘以山麓相距稍遠也就堰旁置碶

者曰大堰碶所洩之水通外塘河從雲龍貝則蕭臯櫟木諸碶入江莫枝堰碶通裏塘河直至大石碶入江錢堰之碶從楊木碶入江梅湖堰之碶注鎮海崇邱鄉從東岡碶入江而經流則自大堰而下即東塘運河俗所稱中塘河者至城東分爲二南洩者爲大石碶稍北則抵於新河頭此三支之大略也然外塘裏塘二河其源淺而近故水利惟錢湖爲大湖之易於廢者昔苦茭葑爲害今則又患於侵占自宋慶曆間王安石爲令薙復湖界治平間重修六隄舊志不載修自何人考嘉澤廟碑謂因修隄而立陸李二公之廟關祀爲之記則六隄即創於李公而祀重修之與其後茭葑滋蔓湖幾湮廢淳熙間皇子魏王守郡請出內帑金錢五萬義倉米萬石佐除葑淤特撥水軍及民之食湖利者計畝出力凡去湖中積葑以湖面計之約二萬餘畝然所除者未經運置湖外僅就四岸分堆旋復填塞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乃議用官錢置田若干畝歲收穀四百餘石如義倉例使高貲富人掌之分頓近湖僧寺中每歲農隙募民去葑計船大小地遠近酬穀有差凡湖堧近地人種茭蘆其

中因而成田者悉按舊址淸復之上奏報可有侵湖者論如律刻版榜示初月波隱學二寺及嘉澤廟前常植荷亦一切禁絕旣而有司坐視田租移之他用湖日就湮寶慶中胡榘以尚書出守復修覃策命於九月水退時用水軍船先去葑菱務薙其根十月農隙則募湖下有田之家出夫助工先修運河諸碶閘放河入江然後放湖入河湖涸乃去積淤請於朝得僧牒百道常平米五萬石命水軍番上迭休鄉民就役給劵兼募漁戶浚之以所贏錢增置田畝使翔鳳

鄉長顧泒之主其事籍漁戶五百人分爲四隅人歲給穀六石隨葑之生則絕其種立管隅二人管隊二十人轄焉渠去不薙葑者又十六年淳祐壬寅守陳塏別行買葑之策不遣軍不役夫命鄉民刺葑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則給以錢初止數百人後裏糧棹舟至者日有千餘而湖漸復其舊迄元時田不可問而葑可糞田民自採之以市則有司且征其税矣征税事見戴南江水利說中大德間勢家有以湖爲淺淀請墾田入租於官時都水庸田分司某舊志不記其名追斷復

爲湖南江水利說引祕祐志謂湖幾廢者卽指此明洪武二十四年耆民陳進奏言水利朝命遣官董其役然葑暫除而根在復生淤積雖去而溪澗之沙隨雨驟下閱久不治輒致壅漲居民因而界築漸成畎畝宣德間下水王士華以參政家居遂田其中幾數千畝七鄉民訟之監司得中止嘉靖九年寧波衛又請爲屯田縣令黃仁山用父老嚴訑之言勘覆不行國初明魯藩據守越城僞總兵王之仁又欲廢湖爲屯鄞令袁州佐申阻營弁周某又請但廢梅湖袁令復移牒云東錢湖廢

田積水民輸湖米則已納田租矣今復廢之爲田是虛征也且梅湖卽錢湖之別名特其東北隅耳自錢堰至高嶺長隄計三千七百步欲屯梅湖須藉此隄以堵水必加高五六尺其間下無石脈高則必潰所屯之田仍爲湖揜又梅湖塘下有旱田三千七百畝另設小斗門細流分注若屯梅湖以遏其源旱田必廢棄此成彼亦復何益或謂可引錢堰之水灌之豈知湖碶之下各有所歸從高湫平水而下者專灌奉化橫溪一帶從大堰莫枝而下者專灌十七十八

二十都陶江雲龍一帶從錢堰而下者專灌一二三四五都一帶從梅湖而下者專灌六七都及鎮海崇邱鄉一帶錢堰與梅湖相去十里中隔大山豈有相通之理梅湖廢而六七都及崇邱之田亦立槁矣大湖之下皆泥故葑多梅湖下皆沙石葑茭不生即廢之終不可田時士民於會勘時湧集至數萬袁令復作鄉屯問答四條始得罷議蓋此湖自唐以來守令之加意濬治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一見請廢者自元至明末已閱其三特幸而得存耳然湖未廢而

終有廢之漸舊志謂湖波望之浻淼以竿刺之最深處不及數尺即載輕舟行不得其故道輒膠不前又昔人稱一湖可灌三河半今且減爲半河矣有司知偷洩之害而不知盜佃之害偷洩者司閘之夫率多奸民貧戶漁人利於採捕賄囑典守者竊啓之而以網罟承其下一值亢陽欲放湖而湖已先涸此自來弊習前錢令爲鄉民禱雨者所激聒痛懲里正偷洩爲之少止若盜佃之害則日增月益湖之存者已非復八十里之舊姑就近事徵之袁令存湖錄中載鄉民訟牒謂濱湖忻曹周戴等姓佔灘蓋屋此國初時事也李暾修東錢湖議謂沿山居民原有老隄與湖爲界始則於近岸處堆草加泥爲種作計漸搭茅舍今則竟造大廈此康熙雍正年間事也自玆又五六十年盜佃者更不知其幾夫湖中增數丈之田即減數丈之水浸淫不已則李守所瀦田爲湖者仍至湮湖成田何待如元明間之議廢哉況其害不僅此湖之塞多由於葑前此不知葑之可以糞也湖下之民既知葑之足資地力亦自能芟除而運載之袁令

謂近年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芟葑不泛蓴蘆生之者鮮此聽里老之妄言殊不足信特葑積而塡淤隨之侵湖者正因以爲利苟欲去湖葑必欲正湖界而後市葑之策可行又湖灘率皆低窪水滿湖田即掩沒惟私洩之而水減方可種植且以近湖故雖旱無所害是以湖壖之田倍收而湖外之民告病矣今欲盡舉盜佃之阡陌而廢掘之非有大力者不能行惟春夏之交尤嚴啟閉俾侵據者歲歲苦潦或因無益而自止明邱緒入議其二三條意亦類此苟欲清

湖界必先立水則而後灌河之數可復此皆爲謂水
計也蔣樗菴水利考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旬颶風大作蛟
水蝦塘堰紳士議將傍湖佔佃田畝當官變價爲修
築費周道遵作書阻之二十八年巡道麟桂捐廉五
百貫護道楊鉅源攝守徐敬攝令徐嘉禾各捐廉三
百貫給令舉人袁世恆等募捐督修梅湖堰五里塘
大堰碶以及塘堰之損壞者一律修補新增
宋制使皁子魏王愷劄子臣奏照對四明被山帶海
山高於田田高於海水有所洩每歲不苦水而苦旱

前古因山形有不合處築爲長短塘受澗谷之水七
十有二號東錢湖亦號萬金湖唐天寶中鄞縣宰陸
南金益濬而廣之其長八十里灌田一百萬餘頃至
本朝天禧中守臣李夷庚因舊廢址增築堅固自此
七鄉之民雖甚旱而無凶年慶曆八年縣令王安
石重濬湖界嘉祐中始置碶閘至治平元年復修六
隄立陸南金李夷庚之祠於隄旁皆有遺蹟又碑刻
可考惟是自治平元年至今百有餘歲湖淺湮廢茭
葑生之至二萬餘畝瀦水不多舊年於湖內取水灌

注田畝一歲凡三次今止放得一次不能徧及郡人
病之乾道五年守臣張津乞開茭葑得旨依奏趙伯
圭踵其後遣知縣楊布量步畝計徒傭工役至大費
用不貲以故中輟自臣到任恭承前後所降詔書指
揮興修水利今年四月據知鄞縣事姚枱乞開東湖
委長史莫濟司馬陳延年相視基址詢訪湖邊父老
以及士大夫皆以爲當開遂委官量步畝實數具奏
以聞在法農田水利並以食利衆戶共力修治今是
民間出財陛下聖慈愛念黎庶爲之出內帑會子五

萬貫義倉米一萬石臣仰體聖意凡用竹木支犒賞
搬運茭葑並用本州錢以佐其費緣其地界闊遠分
作四隅差官董役復選擇士人有心力者相與辦集
令莫濟陳延年往來監視至十月十三日畢事但搬
運已開茭葑增廣塘岸或積在山均更須月餘方得
淨盡民間見百餘年積弊一日掃除無不稱頌聖德
臣亦忻快抃蹈良自慶幸臣本州官吏除長史莫濟
司馬陳延年已蒙聖恩除職外其餘提督官以下委
有勞効欲乞睿旨許臣開具保奏推賞庶幾爲民興

利之官有所激勸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宋攝守程覃劄子竊見慶元爲郡瀕海近江並無陂塘全仗東錢湖及廣德湖它山水灌溉田畝廣德湖久已成田餉水軍不敢復議惟東錢湖爲民利甚溥湖面闊約十萬畝灌田一百萬餘頃爾後葑葑湮塞向者郡守控告朝廷陳乞錢米僱役民夫開濬葑葑未蒙允可魏王判慶元日復行申奏蒙聖旨出帑五萬緡義倉米一萬石本府均官民戶有田之家出人夫器具又差撥水軍同共搬葑積於湖中候有水方

行搬載暨有水之時欺罔官司將葑復行平攤在湖徒費錢米無補纖毫其時葑葑尚少今乃不然民間因葑葑之漲塞並皆計囑請佃或恃強侵占爲已業種荷裹田今則湖中之水通舟如綫夏初缺雨盡開湖閘灌田無多幸而朝廷祈禱即應遂得一熟士庶陳述利害覃同通判親往相視委實湮塞若欲科率民戶有田之家畝頭出錢則騷擾尤甚復差水軍非惟無補水利且妨教閱覃區區管見不可求速效當磨以歲月合置田一千畝每畝常熟價值三十二貫

官會計錢三萬二千貫每歲得穀二千四百餘石如義倉例輪委近鄉戶物力最高者掌管分在近湖寺院安頓每歲農隙之時許民間剗取淤葑計船之小大論取葑遙近里數葑之多寡立爲定則酬以穀子一年會計可以運二萬餘船若能去二萬餘船葑則可辦二萬餘船水年年開濬水利日廣數十年之後必可復見舊湖基址諸鄉之田雖旱無憂若不早爲之計他時慶元之田既無水利可恃則與仰天山田等耳覃備員攝郡撙節浮用徑備上項三萬二千緡

責付等戶一面置田條畫規式置立板榜但其間除月波寺隱學寺嘉澤廟前堰四處舊有荷池許留栽種見委縣丞縣尉置椿釘立界至存留外餘外盜種強占或有已裹成田並合開掘如仍前盜種強占不以官民戶定行追治監賞覃竊慮所立規模今年置田來年收穀農隙興工役年田家方得其利如是則來年缺雨農家豈不利害覃今再備錢三千餘緡糴穀二千餘石一面收買淤葑庶幾向後可以倣此施行事大體重若非朝廷立賜主盟他日必有復萌侵

占者妄行陳乞更改伏望特賜敷奏行下本府常切
遵守不許妄將上件穀子別有移用如違許民越訴
照常平條法施行伏候指揮奉旨依所申事理施行
其月波寺隱學寺嘉澤廟錢堰四處荷池亦仰一體
盡行開掘仍出榜禁戢今後不許復有侵占如或違
戾仰本府追人根勘其情犯申尙書省內命官取旨
鐫責其官民戶定重作施行

宋郡守胡榘劄子竊見本府負郭膏腴連亙阡陌劭
農之政莫急水利鄞縣七鄉歲不告旱所資以爲灌

漑之利者惟東錢湖湖面闊十萬畝周圍八十里受
七十二溪之水所歸水盛可瀦旱乾則放凡湖下之
田受灌漑者百萬餘頃年來茭葑障塞官司失於開
淘以致水面日狹積水浸少今年春夏之交偶缺雨
澤委鄞縣丞從事前去開閘放水下田據稱所放一
二板而湖水所存已無幾若因循度日不行經理深
慮浸致淤湮坐失水利委涉未便提刑程覃來攝府
事嘗創立開湖一局撥府錢三萬二千緡欲買田一
千畝歲收租穀二千四百餘石募民歲取茭葑二萬

船可添豬水二萬船運以十數年東湖之葑可以盡
去然自置局之後有司不曾舉行已買之田歲收租
穀未免將作應付修路之用未買之錢見充留於庫
不曾買田今湖中茭葑日生月長無有窮已根株滋
蔓日吞水地昨因士民有請榘卽躬親前往相視繼
委通判蔡奉議重行檢踏據申自錢堰挐舟先登二
靈山一覽盡見積葑充塞殆十之八九惟上水下水
與梅湖三節粗存水面旣以得其大概乃卽易舟前
邁令舟人以竿刺水步步考驗根株之下虛實相半

最深渺處不過數尺惟是葑積歲久勢雖浮上根實
附下其閒又雜茭葦彼此麗屬重以荷荇蓴蒲之類
生生無窮異類同黨其近山岸處積湮更甚亦有因
而爲塍漸成畝畝者及詢問父老審訂事宜皆云東
湖自魏王臨鎭之時申請浚治一次今踰四十年有
司未嘗過而問焉失今不治加以數年茭葑根盤水
不可入雖重施人力亦終無補會稽之鑑湖盡可鑒
也倘蒙有司申請開濬則湖下兩縣田業可以歲享
灌漑之澤湖上四望漁戶可以日獲錙銖之利號令

一出其誰不然且魏王開湖之始役兼資於兵民功具舉於表裏故事立就其後有司非不念此而或廢於鹵莽或牽於事力或坐視不治或相舉無益因循積累至於今極矣至於所用日時必須於農事之隙八九月之交水勢稍退興工併作則民有餘力官無峻期或縮或伸惟吾所命實爲至便今條具到用功次第下項

一今開濬東湖以興水利勢須先去葑葑併其根株然後放乾湖水以去淤泥庶幾開濬旣深可瀦水澤但功役頗大未易輕舉今當以序而爲

之然役水軍則用生券或資民夫則用傭值魏王開湖因錢米不給頗有擾民今要當斟酌使公私俱便乃爲至計擬於八九月之間先用水軍人船以去茭葑然後於十月內募湖下有田之家出工夫人力以助有司庶幾可以辦集

一魏王開湖規畫未遂盡善頗有遺恨所開茭葑積於湖旁候有水用船運去洎至水生用人船搬運乃多爲欺罔將茭葑平攤湖中復至湮塞水面徒費錢米無補纖毫今者用工不可又蹈前轍然湖際四山少有可積葑去處若卽用船搬運尤爲重費衆議今當聚茭葑淤泥築爲一隄可以盡除茭葑之根株可以便民旅之往來但昨者衆議欲自月波寺築至二靈山橫絕渡湖延袤八百餘丈功役尤大不可輕爲今者之議欲自邵家山頭築至楊家山頭纔三四百丈工役減半可以舉行

一東湖植荷民徼微利所至皆是未免妨水或者乃持荷可養水而不受淤泥之說曾不知水淺則荷盛水深則荷衰理之必然所易曉者昨程提刑嘗申請不許民戶種荷已蒙朝廷行下盡令屏除今未十年

荷塘已占三之一茭葑因占三之二今若濬湖勢須盡行屏去自後不許種植荷蓮仍乞朝廷檢會已降指揮施行如或違犯許人陳首追人根勘是情犯申尙書省內官取旨重作施行

一今濬湖必當放水先須修整諸處碶閘放運河之水以入於江然後放東湖之水以入於河河水瀦蓄稍多庶幾湖田之民來春不失灌溉之利

明邑人邱緒修東錢湖議東錢湖會合七十二溪之流停蓄甚泓而注溉三縣七鄉之河其利賴甚溥也

自昔盡七鄉之河足資三次放瀉之益雖亢陽赤地而苗不患槁稱爲沃野今則淤葑不治而侵塞塡壅者相尋兼之漏洩無禁遇旱開放不盈半河窒者不支十日而亢者一不沾漑欲民之無饑不可得已是故浚湖之議在今日當亟講而力行之者也浚治之目有八一曰固湖防今湖之爲塘者八其尤長者則高湫方家梅湖塘也夫塘短則兩山夾隘脈或橫亙其下其勢常固塘長則兩山不接皆客土所成其勢善崩非至堅厚不固曩年方家塘決廿里之外皆爲

魚鱉其已事可徵已今欲浚湖使深土無所歸宜以所浚之土即加塘上倍闊二丈增高五尺則雖侵湖二丈之水而所浚之土既得所歸隄防之築又足以益固可永免潰決之虞矣二曰明水則夫湖水淼漫莫知多寡必制水則以準之然後蓄洩以時而水旱常盈自沿湖居民或侵塡以爲居室或棼植以爲園林土薄勢卑湖水一盈輒掩其則至有竊減以就低者御史張景雖嘗改正然亦未能適當舊則也今必於固隄之後準定水則使一湖之瀦恆足三河之用

即沒入居室園林皆所不恤則所害者少而所利者衆矣況其地本侵湖不治其罪亦已幸矣而況可復加顧慮乎三曰嚴侵塞之禁侵湖之家以水爲病春夏水盈輒偷啟諸碶而縱洩之欲湖之無涸不可得已故既立水則之後凡水所不及之地白僭爲業者必嚴加丈量悉從重則起科使尺寸不得隱則重科之害庶足以抵其白僭之利而民或者其有警心矣蓋已成之業不忍遽壞姑以是抑之嗣是而猶有仍前侵塞必重爲之罪且幷坐其塘長及里鄰凡並湖

之民皆許舉首則厲禁之嚴庶幾民知重犯法矣四曰重漏洩之罰東錢之碶有四曰錢堰曰梅湖曰平水曰高湫皆湖之所由以爲盈涸者也比來塘長碶夫皆取貧難小戶充之既不能多捐功力又不肯愛惜湖水舊閘徒設不用版築但取薪茅雜沙土壅之恐其決也則減從低下不與水則相平水一踰則蕩無限止盡皆溢瀉且以捕魚爲利時常偷放平時無半湖之蓄又何望其爲旱乾之備哉今必取近湖富戶差點碶夫而塘長亦以士人之家任之則彼當自

顧惜而盜洩之患可止矣五曰去葑葑之害夫湖之所以淤塞者以茭葑蕁蒲菱芡之屬滋蔓其中日久湮塞而茭葑之害實居大半自昔至今亦嘗屢浚然或少除葑草而根在復生或薙之未出湖隄而旋復委置其在今日則蕪沒益甚矣謂宜課七鄉食水利之田始令畝先出銀一分不足則增加之務以茭葑盡去爲止而所去茭葑必募船裝載出湖直至江滸交卸差其船之大小而優給以直令細民樂於應募而絕其根之復生則民固不免於出銀之費而要之

以佚道使之者也雖盡七鄉之民而戶徵一人助役但毋令踰旬焉有不樂趨者哉即生一時而惠及百年長民者宜不憚爲之矣六曰公草之利凡湖中水藻之所生可以糞田往時沿湖居民隨其居址山場所近各出力採薲雖其利甚微亦足爲小民之一助乃今豪貴之家悉行標管至糞田之時重價勒民貨賣近湖之民或有取其藻梩者輒肆笞箠誣一償百夫僭七鄉公有之物奪小民近便之利此豈人情王法之所宜哉此在當路者不畏強禦嚴爲立禁一以

公之於民則濟民者庶不至於病民矣七曰築隄以通道茭葑可以舟載而浚湖淤土不可以舟載今自高湫栗木等堰往韓嶺及上下水者皆舟於湖屢有不測莫如即其中徑直處取濬湖淤土而爲之隄起邵家山跨楊家山麓計其長不過四百餘丈闊四丈高四之一固之以石植之以木則土有所歸湖之豬停益富而行者有陸走之便或者以買石固隄費當不貲不知湖心之土欲以力致他所其費更何如也若梅湖與大湖之間舊有一隄宜亦增高倍廣以去

兩崖下之淤斯可矣八曰因土以成山夫湖之淺渟可浚也而間有不可浚者何也溪澗沙土隨橫潦而出壅塞浮漲幾與隄平豪貴之家遂僭爲田邊湖小民率行佃種如近年下水湖口之爲者此廢湖之漸不可不慮也蓋既耕爲田其勢苦窪必洩水以便業水洩則灘漲皆出效尤而耕者踵至矣然漲土積高不可以頃畝籌算必欲盡出於湖之外即百千之眾誰能畢之不如因高成邱隨其所在聚爲山阜旁樹榆柳使不爲波濤所齧如方家湖塘之下有河一帶

非舟楫所通即以旁近淤土塡之既而成田官賣以充淘湖之費又其地近山谷者即隨高低大小聚而堙之則淤土可以盡去而蓄水必多七鄉灌溉之利萬世嘗歌誦之矣或曰子之議則得矣其如工費鉅萬民不能堪何哉曰昔人有言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安西門豹爲十二渠民頗煩苦之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吾言也其後渠成民卒利之數百歲後猶頌其功不衰況今民失湖利歎苦旱

災思欲濬治久矣因而率作之是爲所欲與聚將幷患苦而無之矣何不堪之有哉今觀唐之陸南金宋之李夷庚凡濬湖有成績者皆祠之不忘蓋可知矣何獨至於今而疑之乎

國朝邑人李暾修東錢湖議鄞治東三十餘里有湖曰東湖曾南豐云鄞邑東鄉之田錢湖溉之又名錢湖亦名萬金湖言利溥也陸士龍答車茂安書言鄮治東臨大海西有大湖蓋因鄮縣未徙時湖在鄮城之西可知晉時已有湖矣唐天寶三年鄮令陸南金

開廣之廢田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即將其賦派入沾利之田每畝加米三合七勺六抄於是以爲周圍八十里之東湖築八塘曰大堰塘方家湖塘平水堰塘錢堰塘木樕堰塘梅湖堰塘梅湖塘栗木塘築四堰曰大堰木樕堰錢堰梅湖堰以受七十二溪之流蓄水三河有半灌溉鄞奉鎮三縣老界陽堂翔鳳手界豐樂鄞塘崇邱七鄉之田五十餘萬頃宋李夷庚王安石補廢完固經理盡制淸波浩瀚皎潔圓若大鏡懸空光映瑩日月大堰坐翔鳳鄉有從雲龍

碶入江者有從蕭皐碶入江者有從貝則碶入江者有從棟木碶入江者木樕堰坐翔鳳鄉從大石碶入江者錢堰坐老界鄉從楊木碶入江者梅湖堰坐陽堂鄉其水直至鎭海縣崇邱鄉東岡碶入江者諸堰之水條分流別而總以東岡碶爲出水之要地東岡在鎭海縣地方有二碶一新碶屬鄞縣所轄者一老碶屬鎭海縣所轄者地既曠野下通小港無居人稠密碶夫與近地不法之民得易營私排籠捕魚放船一隻得錢若干爲生計曾不知東岡碶者乃東鄉大

利大害之區也四五月間時雨連旬太白諸山山水大發常有一夜竟成巨浸故上則大石碶中則楊木碶下則東岡碶井一路小碶堰必先半日而開之則田中稻秧得運一日之害而且水之退也亦先一日半日其間利害豈不懸絕哉若以東岡碶徒爲出水之地則謬矣大雨之後必有大旱雨意已除水勢稍退即當上板築泥以蓄河水故東錢湖之塘堰盡爲蓄水之計而東岡碶之設固爲洩水計而實爲蓄水之計也啟閉得時旱潦不懼論東鄉之水利其要盡

於是矣至一路塘堰共有七十餘所惟梅湖塘爲最長而且江河相隔止此一隄一有沖決江水入河東鄉之田皆爲鹹鹵之地可不深慮而預防哉湖中之侵佔不可不禁也沿山居民原有老隄與湖爲界始則於近岸處堆草加泥爲種作計漸搭茅屋今竟起造大廈矣又有將傍湖之地圖佈種射利既種低窪之田惟藉偷洩湖水以冀收成如此效尤必致湖盡爲屋湖盡爲田而後已湖中茭葑原亟宜除但魏王趙愷大浚之提舉常平司程覃又大浚之尚書胡榘

成二公之意農不妨耕兵不妨鬪給漁戶錢沒水取葑是時東湖千頃草莽荒翳之場便澄泓如鏡之舊但所除滋蔓不能挑出湖隄大雨大水隨即填塞亦無可如何也祕書修撰陳愷行買葑之策巡按御史張景有開濬不如加塘之說欲繼前美者皆可酌而行之也

周道遵阻賣佔築湖田書知利害之所在而必興必除民吏也知利害之所在而不興不除庸吏也知利害之所在而不但不興不除且將除千百載必興之

利以興千百載必除之害此庸吏之所不爲而轉欲擬之議之慫恿當道以爲之其得罪於庸吏且甚何況得罪於民吏鄞東錢湖一名萬金湖在唐鄮縣之西故又名西湖福泉贍埼韓嶺諸山三面環繞受七十二溪之流匯成巨浸周迴八十里闊約十萬畝四岸爲塘者九爲堰者七水入則蓄雨不時則啟閘放之鄞奉鎮三縣七鄉之田得資灌溉以其所瀦恆足三河半之用也此正必興之利之所在也葑草生則務去之蓮藕種則亟究之溪澗沙土隨雨而下恐其

淤塞則令七鄉食利之家時常出力淘濬之至於固
湖防明水則重漏洩之罰嚴侵塞之禁千百年來行
之已久此正必除之害之所在也唐天寶初陸令南
金知其利而開廣湖界宋天禧中李守夷庚知其利
而增築湖塘慶曆乾道而後賢令如王公安石賢守
如張公津趙公愷程公覃胡公榘陳公愷或置碶閘
或開菱葑或捐錢雇掘或請牒修濬又皆知其害而
必除之以興水利也元大德間勢家有以湖為淺淀
請墾田入官租者時都水營田分司某追斷復為湖

明宣德間里人王士華見上水下水歷年淤塞而成
田者數千畝因以參政家居田於其中七鄉之民訟
之監司遂得中止嘉靖九年寧波衛屯軍請為屯田
知縣黃仁山勘覆不行國初明魯藩據越總兵王之
仁又欲廢湖為屯鄞令袁州佐申阻營弁周某又請
但廢梅湖袁令亦移牒阻之復作鄉屯問答四條始
得罷議此又除佔侵之害興灌溉之利歷有明徵者
也乃自曩年疊遭風水湖決塘坍當蒙邑主邀紳勘
估僉謂工程浩大經費難籌而善籌經費者見湖旁

多私墾之田將獻官賣之策嗟乎我不敢知曰為是
謀者其慨治湖無人因憤激而議及此乎抑謂生財
有道因覬覦而議及此乎但自有此議開廢湖之漸
而實蹈廢廣德湖之故轍已昔宋樓异借籌備國用
之名以逞求典鄉郡之慾塞湖為田遺臭後世每逢
旱暵邑西之氓今猶嘖嘖而東鄉之不患旱暵恃有
錢湖也脫能稟請當道去葑以開其淤禁荷以杜其
壅運隨雨而下之沙土以復其深掘傍湖而填之隴
畝以還其闊即不能與陸李諸賢廟祀嘉澤而與日

志中豈難於邱緒陸宇爛之後復得一人哉而奈何
開廢湖之漸不顧蹈宋樓异之故轍夫湖非海比海
有來潮而湖無來潮無來潮即無漲塗其指佔填之
田為漲塗者謬也山有積沙而湖無積沙無積沙即
無實土其指佔填之田為實土者妄也萬一當道不
察竟從所議而招願買者升科償價供目前修塘之
費竊慮今之買者百畝已成之田也明日即可再填
百畝指為漲塗援今例以報升猶及駁乎否乎今之
買者千畝已熟之田也明日即可加填千畝指為實

土拨今例以召賓猶及禁乎否乎則廣德湖之廢已難復東錢湖之廢又可待豈非無利而有害哉況乎錢湖塘堰向有管例實估工料不過四五千貫設修錢堰塘責成專管之三都一啚修大堰塘責成專管之十六都六啚修栗木堰塘責成專管之十都一二啚修方家湖塘責成合管之十六都五七啚修高湫堰塘責成合管之十五都一二三四啚固自易易即使工程浩大如紳估之萬金亦正可援梅墟塘之例諭令東管百餘啚之食利者捐資公修而且湖水溉

及三縣井可援東岡碶之例諭令奉鎮沾利之鄉捐資幫辦又況三縣七鄉之田得資錢湖灌溉不下千有餘頃內除貧佃之不能捐公祀之不便捐七成折算按畝捐錢數十亦自敷用而奈何開廢湖之漸不顧蹈宋樓异之故轍且查錢湖自唐陸令取民田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開廣豬之田賦則就所沾溉之鄉而均派焉每畝加米三合十勺六抄歷千百載民無怨言何也蓋咸知湖之廣之有益於沾溉也今設反陸令之開廣而從所議行之樓异固復生矣而

所沾之鄉所加之米孰肯復爲爲請輕之楊欽即有肯爲請輕之楊欽而孰肯爲聚實准折之林富則此議之遺害又不但廢塞水利焉已伏希採及芻蕘徵諸文獻熟思詳審夫元分司何故斷復明監司何故禁止黃邑侯何故勘覆不行袁邑侯又何故必作存湖錄亟燬議稿改上條陳俾當道知利害之所在而必興必除遵雖不敢上媲陳進嚴訑而作者之令聞自與邱陸並傳不朽又何至得罪於唐宋以來之良吏願諸君裁酌不宣

錢堰　縣東南三十里老界鄉閘志三都一啚亦名前堰碶長一丈五尺闊一丈四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二兩五錢閘板銀一兩石堰長一丈五尺闊一丈四尺石塘長三丈五尺闊五尺案李志但有堰塘曹志載錢堰碶錢志

五里塘　在錢堰之東別名梅湖湖山遊記

梅湖堰　縣東南三十五里陽堂鄉閘志碶長一丈二尺闊一丈三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二兩五錢閘板銀一兩石堰長三丈七尺闊二丈一尺小斗門閘長一丈闊三尺石塘長三十三丈闊三丈在十都一二啚合管案李志不載

碶曹志堰旁有碶錢志

栗木堰　縣東南三十五里陽堂鄉石塘長十丈五尺闊五尺在九都三啚案曹志栗木堰旁有碶今但有塘錢志

莫枝堰　縣東南三十六里翔鳳鄉聞志十六都三啚一作木樁堰碶長一丈六尺闊一丈二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二兩五錢閘板銀一兩石堰長五丈闊五丈石塘長五丈闊五尺錢志

平水堰　縣東南三十六里成化志在翔鳳鄉聞志十六

都三啚舊名平湖堰石堰長六丈闊五丈石塘長四丈二尺闊五尺錢志

大堰碶　縣東南三十七里成化志在翔鳳鄉聞志十六都六啚碶長一丈六尺闊一丈四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二兩五錢閘板銀一兩石堰長六丈闊五丈石塘長十丈闊四尺錢志

高湫堰　縣東南三十八里成化志在翔鳳鄉聞志石堰長五丈闊二丈石塘長四十丈闊八尺十五都一二三四啚合管錢志

方家湖塘　翔鳳鄉十四五都界曹志石塘長三百五十丈闊二丈在十六都五七啚合管錢志

大嵩河

縣東南七十里三面環山東南際海向無河渠國朝雍正五年知縣楊懿詳明督院具題發帑新開一開梅樹灣至大碶頭止河道一千四百六十九丈七尺俱面闊三丈深一丈一開大蟹浦由横山港至大小礁閘止支河六百九十丈俱面闊四丈深六尺一開小蟹浦至球琳南閘止支河二百六十丈俱面闊四丈深六尺一開了义港至球琳北閘止支河二十七

丈深闊同前一開滚水閘下河一千二百丈投漫小河出管山之潘家碶下又開河四百五十丈至獨山碶又於獨山碶下開河三百五十五丈至梅樹灣投前已開成之新河聯絡貫通每丈河面俱闊一丈五尺曹志參錢志

大嵩塘　自蔡墩起至横山大湖港至舵艟止土塘二千七百四十五丈五尺自大嵩港口起至金雞橋南北兩岸土塘九千九百九十丈俱雍正五年發帑新築工成後置存公田一百二十畝舊設塘河總

理四名五年更換司其租入以資修濬之用不敷仍
開沾利田畝公辦 曹志參錢志
國朝制軍李衞大嵩塘工碑文我皇上御極以來海
晏河清雨暘時若薄海內外含哺鼓腹玉帛來朝同
風一道猗歟休哉雖三代郅隆之治未有過於今日
之盛者也余奉命節制江浙聖恩優渥夙夜冰兢勉
圖報稱雖幅幀遼闊耳目難周然閭閻利弊民生休
戚時爲諮訪以冀措施之咸宜惟是寧波一郡實爲
浙東藩籬其地濱海彌望斥鹵而鄞屬大嵩距郡八

十餘里向嘗設所屯守承平既久田野日益墾闢顧
水利未修偶遇旱澇輒嗟艱食農氓病之是非疏濬
河渠修建碶閘爲禦鹹蓄淡之計何以轉瘠土爲膏
腴乎但工鉅費繁興舉匪易余仰體聖天子愛養元
元之意陳請勅發帑金疏入報可於是相度地勢之
高下計定丈尺之淺深鳩集物料人夫爲一勞永逸
之計按大嵩形勢東南際海三面環山中有熟田暨
塗田若干千頃初議於大嵩港下建築巨壩使鹹水
不入然後疏諸山之水以資灌溉而建舵艎球琳南

北大小礁橫山六閘以蓄洩之迨六閘已漸告竣而
港口闊深潮湧沙浮工費既浩大不支且慮難於持
久因復酌量形勢改議於大嵩內港接連橫隄之處
夾河築隄退西四十餘里擇其潮水稍緩山根堅固
之金雞橋內設立滾水壩一座以阻鹹潮以洩山漲
而又於橋之西岸鑿山通渠建設閘口導泉水東流
以溉田而分注於橫山等閘以洩之當雨水和調之
日鹹水無憂侵浸遇溪流一綫之時亦易瀦蓄而足
供車戽綢繆未雨莫善於此委員分理而畚鍤隨之

經始己酉之四月迄工辛亥之十月凡閱三載而大
工告成余更念大嵩僻郡東爲海口要區今茲水利
既修則田疇日闢戶口日殷凡熬波漁販之徒出沒
海嶼中譏察綦繁必得親民文吏始克勝彈壓之任
用疏陳於上請移郡同知一員駐劄其地俾之戢奸
宄督勸課且河渠隄閘之設築亦得以時相視葺治
無俾廢墮以綿諸久遠幸復蒙恩俞允自是而嵩之
斥鹵盡爲沃壤嵩之士女歲歌大有戶沐樂利之澤
而世享昇平之福莫不感戴皇仁祝聖壽於億萬斯

年也巳因勒諸貞珉以紀其盛時董理其事者太常寺卿署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孫國璽分巡寧紹台副使孫詔寧波府知府曹秉仁提標前營遊擊袁有明鄞縣知縣鄭大德例得并書是爲記

滚水壩　在金雞橋內雍正五年與舵艫球琳南北大小碶横山六閘請帑建築長十七丈高五尺南岸山根之下鑿渠三十丈建石閘一座計三洞曹志

珠山碶　長一丈闊八尺在十一都一啚錢志

小溪碶　長一丈闊四尺在十一都一啚錢志

周湖碶　長一丈二尺闊八尺在十一都一啚錢志

小石碶　長一丈二尺闊四尺在十一都一啚錢志

永順碶　長一丈闊一丈在十一都一啚錢志

穿鼻碶　長一丈六尺闊八尺在十一都二啚錢志

丁字碶　長一丈二尺闊八尺在十一都二啚錢志

舵艫碶　計五洞曹志長四丈八尺闊一丈一尺在十一都二啚錢志

球琳北閘　計三洞曹志長三丈闊二丈四尺在十二都一啚錢志

潘家碶　長一丈六尺闊一丈在十二都二啚錢志

王家碶　長一丈二尺闊四尺二寸在十二都三啚錢志

千家碶　長一丈闊三尺三寸在十二都三啚錢志

西塘碶　長一丈闊三尺七寸在十二都三啚錢志

張家碶　長一丈二尺闊四尺五寸在十二都三啚錢志

學塘碶　長一丈二尺闊四尺五寸在十二都三啚錢志

球琳南閘　計四洞曹志長一丈六尺闊一丈二尺在十二都四啚錢志

大礁碶　計三洞曹志

小礁碶　計三洞曹志長一丈闊五尺在十二都四啚錢志

横山碶　計五洞曹志長二丈五尺闊一丈八尺在十二都四啚錢志

蔡家碶　長二丈五尺闊一丈在十二都五啚亦名蔡墩碶錢志

育王碶　宋寶慶間創育王寺所築歲久不治元皇慶元年縣尹王思義諭里社修之長一丈闊七尺在十三都三啚錢志

大慈碶　長一丈闊六尺在十三都三啚錢志

張齊碶　長一丈闊七尺在十三都三啚錢志

承發碶　長一丈闊五尺在十三都三啚錢志

東陶碶　長一丈五尺闊五尺在十三都三啚案以上俱大嵩一帶沿海碶牐外禦鹹潮內有太白福泉諸山水源流注賴以閘蓄各碶俱有土塘即總計九

千九百餘丈之塘也錢志

獨山塘碶　今廢錢志

甬上水利志卷三

甬上水利志卷四

清鄞　周道遵介園考述

南鄉河

自宅山堰西南四十里入長春門即所謂甬水也故長春門亦號甬水門其源出於四明山之西自會稽縣歷幾二百里由上虞縣斤嶺（自趾至巔凡十六里故稱斤嶺）歷小嶺上莊石壇龔村小皎而東其出上莊以南者經蘆棟坑口（曹志謂出分水嶺之南不知分水嶺即斤嶺別名見魏峴備覽）下流亦入二皎一派出仗錫山歷杜嶴鄭家巖與蘆棟水合至鯨

魚山前二皎之水亦合由蜜巖樟村桓村至平水又南二派一出天井山一出灌頂山俱至平水而合衆山之流會於大溪經鍾潭迤東至宅山堰自堰北行之水分二港去堰百餘丈折而東經新安許家橋普寧寺歷洞橋此前港也自普寧寺東分流北入惠明橋至仲夏此後港也由仲夏橋合流以來左有烏金積瀆行春三碶又南出眺江橋爲北渡右自寶祐橋分入裏港橋爲千丈鏡源出自建嶴等溪自寶祐橋分入象鑑橋爲馬家灣張家潭以至黃公林戴家宅

跟自夏家橋分入新塘橋爲崇法寺前河卽祖關也其上源之河港入西則經仲夏橋至石塘林村參敬止錄及蔣㯭庵水利考所通橋梁凡七十六曰長春橋長春門外直接長春街一名向陽橋甬水橋寶慶志作夏家俗稱下觜東抵接官亭西達祖關敬止錄橋側有土地龕相傳延慶寺伽藍遷此橋於永樂間改造崇禎間耆老張天成等修舊基在歸津庵後水衙相對新塘橋甬水橋西南橋右有小桃源俗呼爲周家岸橋迎龍橋舊名崇法寺橋久廢明萬曆間侍郎全元立復建改今名橋在𣳚關之西迎鍚山龍脈也沈店橋一名啓文橋東抵官路西達承天寺通津橋雅兒渡橋舒氏九春女捨奩具建南抵官路北達馮家灣新豐橋俗呼新橋北達塡頭橋南抵官路寶祐橋俗名櫟社南抵官路北達千丈鏡路顏橋南抵官路北達施家岸北渡橋支流入眺江橋半里而近眺江橋東達櫟社西達洞橋王將橋一名洞仙南達官路北達千丈鏡路港口碶橋七鄉橋通乇山之水灌七鄉之田故名古有浮梁爲風壽所圮明永樂三年重建石橋北達四十一等都南達元貞橋諸路浮石橋王家橋南抵官路北達四十等都繼先橋洞橋南達百梁橋路北抵乇山路上源至此會惠明橋之流以經此橋復合仲夏橋之水馬湖橋惠明橋東抵洞橋街西抵乇山路俗呼爲魚貫橋其流通石臼諸山下慶孫橋定山橋許家橋南達鄞江橋北抵後隆等處高橋西南五十里宋元符元年建非西路高橋也寶慶志兩列之襃港橋太平橋善慶橋千丈鏡橋一名鏡川南達王將橋北達湖田明行橋俗訛爲楊家橋又訛爲張爲姜在楊家堰上頭東達櫟社南出七鄉橋顧家匯橋新橋

虹橋桃浦橋相傳浦有桃樹大二十圍陰蓋里許有塔有井俱以桃浦名虞家虹橋沈家虹橋繼義橋邵螄螺橋上張橋彰聖橋楊官人橋三僧橋夕陽橋建𡿪橋陸家橋或云伏龍橋周大鼻橋土橋以上自寶祐橋入裏港橋至千丈鏡以抵建𡿪一路切近諸河象鑑橋邊湖橋文秀橋藕纜橋孝庵橋傍有張氏庵鷹橋朱家橋一作送嘉王家橋洗馬橋白鶴橋下傘橋張尙書橋傅家官橋周家大橋周學士橋有宋周鍔墓南達櫟社北達湖田崇福橋東達櫟社西達施家岸六和橋一名胡家橋五馬橋太守敷龍建資善橋一名五港橋以上自寶祐橋分入張家潭至戴家宅跟烏黯橋仲夏橋在芝山下魏丞相杞名之日碧溪古有大橋徑趨小溪宣和中斷之以防寇往來者病之紹興八年通判舒國佐重建鎭官游彥忠成之莊漢英張允明莊椿輸財長十六丈闊一丈二尺始於十四年八月成於次年仲夏故名東達千丈鏡西達建嶴等處仲春橋祝家莊橋尙書橋石塘橋何家大橋流花橋又名抑洪潘家大橋天象橋以上自沙港入西一路敬止錄

永寧碶長春門外當甬江之衝舊障以泥不時崩圮明萬曆戊午邑令沈猶龍改築石塘名長春塘聞志國朝雍正八年寧紹台道孫詔創修石碶設橋於上名曰永寧曹志塘長四十五丈闊二丈五尺碶長二丈闊九尺在城西隅二啚錢志

國朝觀察孫詔重建長春塘永寧碶記國家以農事爲重而農事以水利爲先寧波爲濱海重鎭鄞則附郡之首邑也邑之東北西南均以江爲限大率東北分而西南合西南之水發源於四明其間名山大川緜亙數百里阻鹹蓄淡以資灌漑設塘隄設碶堰者所在多有而水之會於城南則惟長春土塘一帶當其衝壞則西南之水涸可立待所關甚鉅余奉命刺明州陟監司時加意隄防歲己酉五月塘圮余與提臺陳公星馳督築奔騰之勢若驚濤駭浪奮迅無前

人力莫能施壘石沈舟幾合而復潰者數四歷一晝夜崩湓始定歲獲有秋斯時故令楊君懿者倉皇失足溺水幾斃致病之由實基於此余甚惜之睹此情形因聞從前之經紀此塘者一遭沖塌必至破家斯言不謬矣但補苴終非良策欲爲善後計工費旣艱任人亦復不易正在躊躇乏術適紳士董德愈等有給示勸輸之請余思築碶截水運石砌塘自是經久之謀農田水利固應如此籌畫第恐工費浩繁謀成築舍如果輿情踴躍則經始落成可計日定也爰允其所請並訪紳士中之樸茂老成才守兼優者司其事築石塘建碶閘用截上流之水兼杜外塘之患郡守曹君殫慮經營時加督勸而鄭令亦協力同心不踰年而鉅工告成其中葺庵宇以奉龍神置田畝以資啓閉工旣堅緻事復周密余旣喜里民之踴躍樂輸實深嘉紳士等之不憚勞不惜費布置得宜以相與有成也但承管鄙啚久有成例永寧一碶旣經久無虞可免貽累而城西二啚之承管更無庸藉詞推諉妄生異議因立碑以誌不朽云

餘豐碶閘　在社稷壇東南上流名陸家河下流即甬江浦舊名何官人浦久圮嘉靖間復建闊十丈餘復圮天啓間袁氏又修之陸家河在接官亭後水從洪碶橋北塘路大河邊一線石罅流入自洪碶橋至接官亭一帶南塘以東先爲河後爲田僅留陸家河一綫洩水委曲至碶浦洩之入於甬江 敬止錄

行春碶　縣西南十五里又名南石碶世傳王侯自宅山堰口浮三瓢隨所至而立碶焉東十五里爲烏金碶又東三里爲積瀆碶又東二十七里爲行春碶

蔣楞庵水利考舊傳王侯作木鵜三隨其所止而設三碶竊意相去遠近乃當日審度地勢爲之非必專
借驗於浮物也歲久滲漏明洪武二十七年重修成化志唐令
王侯元暐既置它山堰慮暴流無所洩遂爲烏金積
瀆行春三碶澇則決暴流以注江旱則納淡潮以入
河誠兩利之制也今則惟知洩暴流而不知納淡潮
國朝康熙乙巳郡旱有言於郡守諭民納潮士人皆
不信崔侯維雅親至行春碶督民啓版納潮盡旱方
四十日內碶外之潮尚淡踰此則不可納矣聞志長六
丈闊四尺在光同鄉四十三都三啚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三兩閏

板銀二兩五錢乾隆二十五年知縣商皓重修錢志
屠氏橋閘　縣西南二十里櫟社至正續志今廢新增
風堋碶　縣西南三十里光同鄉一名望碶宋熙寧
中令虞大寧置用卻暴流納淡潮者後廢按行春至
積瀆相距三十里行春居江下流鹵汐易至烏金積
瀆處上游非潮盛漲鹵汐不至河渠少涸江潮尚澄
淡可壅入河渠以溉田潦亦易洩故風堋視他碶爲
尤要亟宜修復者也聞志石塘長六十丈闊一丈五尺
在四十二都二啚案聞志載北渡風堋廟之前有廟

前塘明萬曆間司李魏復琦修築故亦名魏公塘計
長百餘丈大約碶廢而改修爲塘丈尺則至今更減
耳錢志風堋碶今廢不修余往來北渡者屢嘗於河水
將涸時就觀碶址見其尚可憑藉得賢守令修復之
於初旱時積瀆與此碶並開藉以納潮可支半月即
南鄉不至失收蔣楞庵水利考道光元年邑令郭淳章重建
邑紳黃定文張烜湯桓李承章成之二十四年邑紳
張景豪重修二十八年又修新增
宋舒亶記鄞於明爲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

無慮幾萬頃其豬蓄以待灌溉者既無幾而凡所以
爲捍防釃導之具吏又忽不時省頹漏廢圮十或八
九不幸天時稍愆亢則其涸可立待而民輒病閒無
如何注江流以趨一時之急且鹹鹵至腐敗諸苗稼
積不已往往田遂瘠惡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
虞大夫爲邑於此始與民圖之即北渡之西曰風堋
積石爲碶以卻暴流納淡潮既又自州之西隅距北
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
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碶

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一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公不費役民於旣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寘因系之曰蓋古治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惟所以應之者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災先王之政事做於苟媮之俗久矣朝延方慨焉比歲以來深詔執事而農田水利之官徧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役使功實或漫不可

考嗚然詆法至引之於蕆鳴呼由是以考鄞大夫之政其盡心果何如哉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其以此自必於無窮哉亦惟來者申之而已謹記

明邑人徐時進重修風堋廟塘記略郡跨甬水據其勝地原隰陵阜錯高下河渠之有碶閘塘堰伺蓄洩蓋因勢爲用云郡東界大江西南二鄉之水自大雷宅山合流以東源甚遠延流所注各有碶堰雨滿暴碶之洩不二三水乘瑕而潰攻莫可抵雨止不及旬河輒涸待命於天稍愆以無年告矣風堋去郡三十里舊有碶自宋大觀更築爲塘起眺江橋地漸下及南望積瀆又漸昂風堋以塘亙居中如帶勢獨下水或橫出上又址薄江塘浸受嚙歲有圯陷以一切彌縫之今上乙卯秋七月雨浹旬塘中斷駢流赴如奔馬守隄吏率農人集諸具爲隄防莫知措公聞而憮然曰是以雨病不雨又病患所從來矣及冬借得公署邑事詢民急首此沒下椿渠底與土平採巨石層累其上擇耆民之樸謹八人計丈分工凡再越日公

一詣塘衡物料程工拙無少倦役始乙卯十一月十二日竣於丙辰春王二十二日計長一百三丈闊一丈二尺高九尺費金五百七十四兩事半功倍則身董之效也諸父老聚閭而謀曰風堋自虞公有塘其廟至今在五百有四年矣吾儕不敢廢俎豆顧其築以土歲補罅爲苟延何知今日之累石速而堅砝無卻顧如此計今當與河山不磨疇則貽之請以名曰魏公塘虞公不得專美於前吾且尸而祝焉徵予文紀其事公又選閘及陸家堰銅盆浦堰大石堰皆以

不日成云予惟水利繫民生最鉅方在事率苦渴日以赴眉睫急若驅而事有迫需之一朝而若爲闊遠情實者又公見而公置之曾不計中河之失舟也一壺而千金金非所靳矣壺焉從市有如公之預爲備而身先事者幾諸父老請爲塘事載諸道周只此尋咫之珉乃眠所慕用與公異日所被於天下詎此珉已哉

國朝邑令郭淳章重建風堋碶記嘉慶二十五年春余奉檄權鄞縣事維時分巡寧紹台道爲武昌陳公

始謁見公則諗余曰牧令莫先乎惠民惠民莫大乎水利爾鄞北枕慈谿負二港以貫江東則有東錢湖而西南七鄉數千頃之田時其蓄洩惟風堋碶是賴惜其廢滋久也古良吏如西門豹於鄴長孫恕於龍門皆以陂澤之利利民垂休於千載君於是碶得毋有意乎余避席曰謹奉教按縣志風堋碶創於宋熙寧八年邑令虞公大寧於北渡之西積石爲碶以御暴流納淡潮至明萬曆間司李魏公復琦改修爲塘遂名魏公塘余履其地眎之塘亦久圮顧竊疑潮水何以謂納淡耶里老爲余言四明奉化諸山之水至北渡而合以趨於甬江當潮來時從下游遏江水之淡者以納於渠是以云耳余乃歎古人善因勢以利導而興復良不可已也是歲余方濬城河未能兼及於此明年爲道光初元城河既訖工將有事於碶以經費無出集邑紳謀之黃君定文張君烜湯君桓李君承章合詞曰彼鄉之民思蒙利願輸貲以成其美久矣如令畝出穀八觔宜無難焉者已而遍詢其民皆欣然曰諾於是因舊址爲久遠規椿於下者木必

粗磐於上者石必巨碶有門凡五門闊八尺深九尺五寸咸置版以時啓閉又仿海塘法爲石坦坡碶之內爲坡四其外五經始於元年正月斷手於三年十月用錢以貫計者一萬二千有奇糶民所輸穀得十之八九焉先是經畫甫定而陳公升任去余亦以二年七月調鎮海諸君終始其事而費不敷則縣吏張永懷別籌以補苴之陳公後巡撫山東猶以書來問碶及城河而惜其不久遂歿矣今年春余以吏事趨郡張君謂余前者三年夏霪雨害稼幸茲碶以洩暴

水昨者九年秋旱又藉以收淡溉種而七鄉用無憂於歎宜有文以記顛末余方以移任未克終事爲內愧而又念陳公提命之殷諸君子襄事之力苟不明以著之後人弗考或且歸美於余至躋之古良吏之列則余之冒榮名而獲戾滋大且歐陽子有言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民將永久受福天下豈有遺利是又深有望於後之君子也於是乎書

國朝郡守李汝霖重修記略嘗讀周官稻人水之蓄止蕩均舍爲各以豬防溝遂列澮之宜匠人爲溝防

必因水地之勢而漱之淫之又必先以爲式而後可以傳眾力而知聖人於稼穡之道制水爲特重後之賢士大夫往往因宜疏導明修利之備增卑培薄益之以木石俾能徹壅通堙股引派運以廣灌溉而致良沃一方之人世享其利鄞之西鄉自廣德湖廢後水潦多虞賴沿江諸碶以資鍾洩而風堋碶扼其要蓋水勢地勢均適其宜也歷歲既久屢圮屢修嘉慶二十五年前觀察陳公中孚率邑令郭君淳章集紳士董而成之計畝輸穀閱三歲而工竣鄉民便焉去

年秋颶風壞碶石及兩磡無可隄閼水躑洩余與邑令閻葉君埜亟籌重修適紳士具呈以張君與蒙董其事告張君督工匠量度之以時當隆冬工作難施且巨石亦匪易購復深慮妨東作因權以大木塞碶門使水勿再洩而工僉云碶柱擊斷須盡起碶底掘深七八尺先施土木爲塘以抗上下流始能興築厥工甚鉅費將千金而修費尙不與焉張君以爲日久則恐妨農時費鉅則恐傷民力瘡痍未復無以是重爲父老憂某願獨任其事工匠十八咸欣然歎服迺

用巨石由碶底實疊於近江邊將巨石鑿直笋相爲關鍵牢閘碶板與各洞石柱相並實爲事半功倍經始於三月訖功於八月不藉眾力獨捐己貲其輕財重義卓然有古風足以獎勸時俗夫豈僅斯鄉之永賴慼利已哉葉君請記其事余喜而爲之書時在道光甲辰歲季冬月

積瀆碶　又名下水碶西南三十五里光同鄉宋嘉定十七年重修（敬止錄）長四丈闊一丈三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三兩牐板銀一兩五錢）在四十一都三啚（錢志）

廻風閘　西南三十五里光同鄉謝家墈元至正末
里人楊阜建敬止錄
周大悲碶　西南三十五里光同鄉宋慶元五年建
明洪武二十七年重建敬止錄
章家碶　長三丈闊三尺在鎮都二啚錢志
烏金碶　又名上水碶西南三十八里句章鄉鎮都
敬止錄長六丈闊一丈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三兩六錢牐板銀二兩八錢土塘
長四丈闊一丈五尺在鎮都三啚錢志
宋邑人魏峴重建烏金碶記略出城南五十五里有

堰曰它山唐王侯元暐所建木自越之上虞歷四明
山萬壑爭流演迤有砰湃南注於江自堰之立約水入
河乘除有數鄞西七鄉爲田數千頃藉以灌溉其流
貫於城之日月湖闔郡之人飲焉食焉沃焉游焉堰
之利溥矣然視水之大小而提閼者碶之功爲多野
老謂侯由堰口浮三瓢聽所止而立祠神其事今自
堰出東十有五里爲烏金碶又東三里爲積瀆又東
二十七里爲行春皆相地之宜而爲之節惟烏金首
枕上流歲久傾圮人情往往拘閡因仍苟簡日就壞

塞莫有興其廢者沙淤愈甚河流易涸公私交困嘉
定辛巳耆老合辭以請少保大丞相魯公素知本末
慨然下其事於郡且俾峴効規畫之愚乃計工賦材
選州縣官主之委里士爲人信服有計智者督其役
出給調度一不以屬吏民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從
旁南低舊址二尺許身東西五丈二尺有奇南址七
尺背東二十七丈西十三尺橋五丈五尺而長高九
尺闊稱之合石爲之櫃植石爲之檽規橅宏壯工力
縝密時少卿余公建監簿章公良朋相繼來牧皆捐

金佐費始終其成初郡併請修行春築朱瀨堰浚江
東道士堰河至是悉以次就緒蓋給於朝者錢十萬
助於郡者四百萬總爲工萬有九千越三月而畢邦
人舉手加額曰願有記峴世居溪之濱與田夫野叟
念此至熟茲幸贊是役則敘次事實不當以固陋辭
因書之碑
明徐時進烏金廟後改築石塘記郡南三十里而遙
爲烏金碶唐太和七年鄞令王侯元暐築堰它山而
又於其下流設爲碶以疏分之者也郡河渠書云王

侯已堰宅山用三木鵝乘梟流浮之視鵝所棲處築碶門泄水今之烏金碶濆行春是也自太和至今七百八十五年無毀碶左右互爲堪界江河如帶碶礎石不可沕一時用民不能併塘皆爲石歲暴雨受湍攻土力不敵塘中斷水趨之如奔馬迫圖障塞而莫有爲狂瀾挽者矣雨止輒涸爲障易而民方嗷嗷爭升斗自活又不暇爲公衆役矣其地爲句章之鎮都舊編止七里事迫告病簿尉趙董工誰當裹餱從事功又卒卒罔且夕效不獨民病司事亦交病矣歲丙

辰雨浹旬諸窪陷道相望者父老鰓鰓願殫其頂踵愬於觀察蔡公下郡議守楊尊郡司馬商尊僉曰更石便何憚此一勞不以徇民於是商尊行度地方圭之日是不可已考量工費諸在沾利畝税九毫無何河渠使梁君來終厥役後先程工則邑曾尉守約也里排王太和等請記其事予問何以名烏金廟後塘曰廟在水中央塘在東則廟之後也廟爲何神即堰宅山之王侯宅山已有廟此爲侯行祠也民之不能忘如此予謂諸父老塘以石愈於土即碶與塘之有崩不崩可前睹矣久則雖石不保無少圮聽之而少者巨矣覩今創事以較補罅其難易奚相倍蓰侯後之君子何日不有佚道使碶其有感於斯與起云

沙渚鵲巢碶　在東津橋外　新增

國朝邑人全祖望記由府城而西四十里桓溪之水東下一支自洞橋而東爲前港一支自仲夏橋而東爲後港皆宅山水所注而後港則桃源之水西來會之落後港分流不及五里而合其合也有渚回沙如帶環港口爲鄞江之南流者經馬湖響巖諸山其名

曰慧江適當桓溪之背桓溪前港之上流過唐君廟下流由唐家堰以入江其下流則合後港之水由烏金碶以入江而沙渚介乎其中我全氏自宋侍御公居溪上於今八百餘年矣社木與墓木森然相望其自洞橋兩岸而下十里之中皆全氏也沙渚之背有浦其水不與溪相通然實即溪上之水引入田中而爲浦者旱則亦能蓄江水以灌田出東津橋有碶入慧江名曰鵲巢碶蓋全氏在宋時旣爲理宗之母家而有兩尙縣主故爲樹雙闕於碶上城南之人皆呼

之曰鵲巢全氏

史家碶 縣西南四十五里句章鄉三十三都閩志乾隆五十二年士民呈請建復錢志

進閘碶 西南四十五里先是因浦直達於江水無瀦蓄遇旱民輒告病元省元潘夢桂甃石爲碶以時蓄洩碶旁有夢桂木閣故名歲久頹圮嘉靖志

乇山堰 在縣西南五十里唐邑宰王元暐之所建也界石爲隄江河分流截然爲二若神功然明之爲州瀕海枕江水善洩而易竭雨澤少屯井泉輒涸酌

飲江水人以爲病引乇山之水自南門入城瀦爲西湖闔境取給始無旱暵之憂乇山堰之爲利備矣乾道圖經先是四明山水注於江與海潮接鹹不可食田無以溉唐太和中鄮令王元暐始疊石堰兩山間闊四十二丈級三十有六冶鐵灌之渠與江截爲二渠流入城市縷鄉村以汲以灌其利甚溥宋建隆間堰損水不入渠節度使錢億臨請於祠增築全固建中靖國改元監船場唐意見水多釃洩乃盡塞支流稍浚上源因以其土補堰隙復累石於上以遏入江之湊

流木漸引以北越一歲復溷翁幕張必強鄮令龔行修又歷視舊堰修之益卑以高易土以石冶鐵以固之水遂通行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謂奔湍流沙沙壅水滯乃勢之常歲不一治之厥後用力益艱捐俸置田四十畝委鄉之強幹者掌其租入歲給役夫之資督以邑丞意則善而行之者寶其文十四年泉使魏峴以鄉郡爲念請於朝得祠牒十委里人朱王二氏按渠堰碶閘之廢湮者重加修築澇則七分歸江三分入溪旱則七分入溪三分歸江於是隄防浚

導歲以爲常日久稍稍旁有罅漏明嘉靖十五年知縣沈繼美用石版築亙堰口者半高於舊堰一尺許以故水之入溪者如舊李志長四十二丈闊一丈五尺在通遠鄉三十五都一二三啚合管錢志

宋楊蘩重修乇山堰引水記 四明澤國也大湖浸其西南大江帶其東北然七八月之交十日不雨則舟膠於河民病暍矣蓋湖獨用以溉湖旁之田江又潮汐上下鹵惡而不適用唐人王元暐令鄮始導乇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瀦爲平湖疏爲長

河瀦爲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丐請封爵侯曰善政世世祀之歲久川淤隄壞堰墮人各自私歧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郎唐意往窒其歧派培其堰隄水雖暫至一年復涸議者謂不可復修矣簽幕承議郎張君適莅其事白於州卒邑大夫宣議郎龔君詢其父老相其利害增卑以高易土以石冶鐵而固之俾淼不至淫旱不至涸肩輿而往操舟而還邦人聚觀歎嗟神速承議郎諱必強明人也蓋古所謂不敢欺者宣議君諱行修循循勤民蓋古所謂

不忍欺者二君相濟公私不擾而厥功告成賔崇寧二年七月二十日承議郎錢塘楊蒙爲之記其詞曰

有唐太和王侯始基越歲數百民食其利二君嗣功既固既崇又將永永而無窮湯湯其流泛泛其舟以溉以灌以酌以游於以書二君之休

宋魏行己修增它山堰記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噫若漢宣帝者可謂知治之本所以能中興漢室功光祖宗也今天子挺上聖之資造中興

之業凡以得爲邦之本加惠於元元者至優至渥方且輟近班之法從殿方面之侯藩躬行負俗之化專意牧字之仁千里之民何其幸也紹興丙寅農事舉趾而它山之堰緣風颶忽起潮汐衝突川淤隄墊堰埭隳圮七鄉民田將就枯涸海波江鹵駸駸瀰漫大守待制秦公憂見顏色乃默禱神祠使息風濤委督官吏經營強堰然後增葺它山補土石之罅漏塞梁坍之潰決易土以石冶鐵而固之旬日之間厥功告成非獨使今秋豐稔千里足食且俾斯民永賴其利

於無窮古之良二千石雖龔黃不能過也誠可以仰寬東顧之憂上副明天子委任之意猗與休哉堰成之日泛舟者歌詠其德力農者懷感其恩咸謂異時入秉鈞衡登庸華要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蓋權輿於此見也夫四明澤國負三江捍兩湖潮汐上下衝接山下其來則溝澮皆盈其去則田疇並涸所恃以分甘泉卻鹹鹵者隄防堅固而已方其堅全則均被其利毀決則悉罹其阨惟它山一堰所係尤重七鄉之間膏腴無慮千數百頃瀦爲平湖疏爲長河以

待旱乾水溢之患皆它山一堰之利是以今春偶經
墊決環境之民惶怖憂恐所謂九工積累公帑私財
不擾不費若有神助成以不日皆太守待制秦公至
誠之所感也邦人德之形於歌頌行已偶奉府檄實
董其事不敢默而不書
宋魏峴它山水利備覽序略鄞邑之西鄉所仰者惟
它山一源厥初大溪與江通涇以渭濁耕鑿病焉唐
太和七年邑令瑯琊王公元暐度地之宜疊石為堰
冶鐵而錮之截斷江潮而溪之清甘始得以貫城市

繞田疇於是瀦為二湖築為三碶疏為百港化七鄉
瀉鹵而膏腴雖凶年公私不告病人飽粒食官取租
賦為利無窮可謂功於國德於民矣然歲有旱澇則
當蓄洩水有通塞則當啓閉碶埭當修沙土當捍不
無待於後之人　一曰 它山水源 它山之水源自越山委
蛇緜歷幾二百里由上虞縣分水嶺百餘里然後歷
大小皎蠻嚴樟村桓村平水此其大派也又一派出
仗錫山並合衆山之流會於大溪至它山衝接入溪
來則溝澮皆盈去則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於飲

唐太和七年邑令王侯元暐相地之宜以此為水道
所歷喉襟之地規而作堰截斷鹹汐導大溪之流自
堰之上北入於溪百餘丈折而東之經新安歷洞橋
此前港也自鎮都入惠明橋至仲夏此後港也二水
至新堰合流經北渡櫟社新橋入南城甬水門瀦為
二湖曰日曰月暢為支渠脈絡城市以飲以灌出西
城望京門由望春橋接大雷林村之水直抵西渡其
間支分派別流貫諸港灌溉七鄉田數千頃天之旱
潦有不可必此水歲可恃以為常田事仰之實為緊

兩自唐迄今四百十有六年民食之所資官賦之所
山家飲清泉舟通物貨公私所賴為利無窮先賢堰
是而以此水錫吾邦人所以為生民立命也　二曰 置堰規制
它山乃衆流會之地每歲至秋萬山之間洪
水暴漲湍激迅疾極目加海侯之為堰規其高下之
宜澇則七分入江三分入溪以洩暴流旱則七分入
溪三分入江以供灌溉堰脊橫闊四十二丈覆以石
版為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級各三十六歲久沙淤其
東僅見八九西則皆隱於沙堰身中空摯以巨木形

如屋宇每遇溪漲湍急則有沙隨實其中俗謂護隄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土人以杖試之信然堰低昂適宜廣狹中度精緻牢密功侔鬼神與其他堰隸雜用土石竹木甎篠稍久輒壞者不同常時大溪之水從堰入江下歷石級狀如噴雪聲如震雷耆老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所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忽至其神矣乎　三曰淘沙　四明水陸之勝萬山深秀昔時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茂密雖遇暴水湍急沙土爲木根盤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開

淘良易近年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空致使浮沙隨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綿亘二三里兩岸積沙侵占溪港皆成陸地由是舟楫不通田疇失溉人謂古來四季一浚今既積年不浚宜其淤塞嘉定己亥旱勢如焚田苗將槁峴隨宜爲浚流障水之策一綫之脈滔滔其來流貫百港隨水所及俱獲沾丐夫浚之一寸則田獲寸水之利浚之一尺則田獲尺水之利浚之愈深所灌愈遠爲利愈博矣雖然淘沙當於未旱之先又當兼之空閑無用之地何則旱歲淘沙此則救一時之急耳是時農夫皆自欲車注以救就槁之苗其勢不可久役稍或違時苗已槁矣宜於未旱之前農隙之餘多其工役假以日月務令深廣庶幾可久或略開沙中之港而不去港中之沙止可爲旱歲急救旱苗之計經一小雨則沙淤隨塞或去港沙而堆兩岸經一大雨則仍前洗入港中如能運沙遠去近則棄於江水之中江遠則堆於空閑之地庶幾可久然地皆民地種植所資安得空閑宜臨時相視遇窊坎空閑處不憚稍遠則可矣但戒董

役之人務在公平不得容私獨堆一處則人心自服如能浚深一尺或二尺其利尤博開浚之時先宜壅住上流然後從下流爲始庶幾得沙乾不使爲水所浸役夫易以用力　四曰防沙　宅山一境其地皆沙內水之咽既窄引水之港復狹以致流沙易於壅塞沙之入港凡有三焉七八月之間山水暴漲極目如海平地之上水深丈餘湍急迅疾西岸之沙徑從平地橫戛入港須臾淤滿一也或遇積潦雖不沒岸而溪流湍急沙隨急流迤邐入港日引月長不覺淤塞二

也自港口至馬家營一帶兩岸之沙或因霖雨衝洗或因兩岸坍損或因木植衝擊積久不已亦能塡淤三也欲障平地之沙宜於西岸去港一二里量買地段南自港口北自山下以屬於溪北去港遠南去港近帶斜築疊隄以巖石闊爲基址高七八尺外植櫸柳之屬令其根盤錯據歲久沙積林木茂盛其隄愈固必成高岸可以永久欲障積潦湍流入港之沙宜就吳家橋南港狹去處立爲石閘中頓閘板五六片略與岸平水輕在上沙重在下水從板上不妨自流

沙遇閘板礙住不行沙之所淤不過閘外三四十丈淘去良易版之爲限以水爲則水漲則下水平則去啓閉以時不病舟楫欲障兩岸之沙宜於兩岸釘松樁用犗石砌疊博岸覆以石版如城南塘路庶免水洗岸沙木植衝擊坍損之患然置閘砌岸可以防平常積雨港內之沙或遇大水徑自西岸擁沙而來非二者所能禦石隄之護此策之上者也　五曰開水口堰上水口狹甚溪流入港者尟而入江者多水口有石幢爲界外爲官港內爲蔣宅之地約一二畝若買

此以展水口庶幾納水稍洪　六曰古小溪港許家橋東有地名童家廟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爲沙所塞而汙瀝尙在耆老相傳此正小溪也溪通建嶴舊嘗開浚以通宅山之水今沙淤塞或可請以再浚　七曰北山下古港宅山堰上大溪之北緜延皆山山下有古港西自鍾家潭大溪分派而來延袤二三百丈末至沙港百餘丈其流中斷水稍長則越過平地徑入沙港近下石道頭水平則止水之所道迤邐低窊湛瀝分明古老相傳云俟之造堰先作壩截溪水令乾然後

用工故自鍾家潭引大溪之水循山之東屬於沙港堰成去壩遂爲二派一派徑從堰上入大江一派則鍾家潭之港也今雖斷流港瀝儼然若能開浚此港徑取大溪之水東入沙港一則水勢徑順入溪必多二則洪水汎漲之時水與湍沙順流俱東不被橫戛入港姑存所聞以俟來者　八曰前後修堰耆老相傳謂堰乃先賢鑿蹟功與神侔不可妄加增損後人有增損者輒有禍罰南渡後有周四耆者謂堰稍低惜水之洩遂於堰上加石版厚七八寸皆俟原石長減二

尺前敘規模制作言爲片八十有半者卽周耆石也堰之原脊在周耆石上不可復數周耆未幾家廢人亡遂謂增堰得禍故視堰如神物不敢措議修築爲是說者果先賢意耶先賢之意惟民利是視而已堰非天造亦人爲耳寧無成壞苟有能嗣而葺之以壽此堰於無窮寧非先賢所望於來者哉然非果損則斷不可輕動今但在夫保護之俾勿壞則神人之所其願也護隄浚沙若無與於堰其實關係於堰者利害不細沙港淤塞之時舟楫不通竹木薪炭其價倍

貴販鬻者裝載過堰竹木排筏越堰而下猛勢衝擊聲震溪谷堰身中空不勝負重城門馬力追蠡歷年初雖不覺久必大損辛丑歲因此堰石頗有損動前後府榜非不禁約人取其便不顧利害雖禁莫止此堰若損溪水灑洩鹹鹵衝入田不可稼民失粒食官失租賦況此堰靈蹟聖異殆有鬼力神功萬一損壞寧後人所能逆行營設卽使可辦不知當用幾工幾金經涉幾日然後可成公私同一利害願其寶護之

迴沙閘　在宅山堰西北相距百武地名吳家橋大小溪之上夾岸皆沙雨則與水俱下沙限於堰不得入江則併聚於內港嘉定間歲旱提舉魏峴家於溪上稍疏浚之隨水所及俱獲沾溉淳祐間沙淤尤甚峴白於參政余天錫復大爲浚治其後連雨沙復漲制置使判府事陳垲以歲浚勞民不若遏於未至乃度地置閘三間（前此溪流直衝於堰屢堰易壞稍迴曲之置閘於西北既以隔沙兼用固隄）設板七片水輕從板上過沙重爲板所限其淤積者不過閘外淘之殊易爲力嘉定八年提刑程覃攝守用官錢買田四十畝零爲淘沙之用嘉熙三年知

慶元府趙以夫又益以沒官田二十九畝計淘閘外淤沙約五十餘丈然其穀儲於丞廳給不以時遇旱則民間自爲開掘不過中通一綫而已後其田亦不可復問元至正二年本路總管王元恭親委所屬農事官自堰去閘一百八十步官爲倩夫淘浚其閘內流入沙土命諸落守閘耆宿上戶籍定排年姓名自行堰用工淘浚永爲定式明嘉靖十五年邑令沈繼美加石堰上約高於舊一尺而沙不復壅戴南江水利說序引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注謂導水就下

則湍水自能盪滌積淤堰高故水深而流迅非沙有今昔之異也今閘已圮而閘柱尚存其中洞長一丈四尺旁兩洞各長一丈二尺自洞沙之役久廢堰北數百丈皆成沙地惟大水始能至堰無復昔時衝擊之勢南塘河則仍通行如故蓋水道又一變矣蔣樗庵水利考

宋林元晉造閘記慶元表東海地枕江抱湖水政舉則多豐年不則爲沴淳祐改元冬可齋陳公由少司農祕閣修撰出鎭兼制置沿海二年春開藩諏連歲

失稔之故父老曰是邦儲水而啓閉以時者曰碶洩而不防則乾積而不釃則溢歲久多圮民甚患之夏澇公創碶一曰保豐復碶二曰斗門曰大河橋修碶號爲喉者曰食曰水曰氣是歲東西俱歉於澇明獨有秋公曰今所導者流耳盍治其源城內外爲湖爲港鄞西七鄉以飲以溉皆源於它山而邦人知其利未知其害者居半也它山而上則又大溪之源越水所注夾岸沙彌望雨則與水俱下長官堰下上級皆三十六其上沙沒殆盡下不沒者五六梅梁夭矯之

狀不可復見其盪入於溪者數里溪流幾斷於是井皆汲鹵田苦竭澤歲浚至三四役工數萬計民亦勞止間有暴漲自西岸而下湮塞尤甚一日公顧其屬林元晉曰岸之防固未易圖而浚治之煩而無簡要之策與其浚於既積不若遏於未至水輕淸居上沙重濁居下宜閘以止之水平則啓遡道如故沙聚於外則去之易爲力會吉州魏侯峴以書來述鄉民意與公合卜於長官祠又合乃度地定家橋去大溪五十尋而近經始營之侯家溪上疏它山之澤夙宵功

肯繼其事佐以新進士安君劉合志堅久起秋八月戊寅迄冬十月丁丑無一日不晴已乃雨是殆天所助人情大悅公命元晉記之夫水之利若害判於反覆手禹川漢渠浚釃導不皇暇何古人拳拳加意而近世率視爲故常也公家古靈先生受業於安定之門淵源所漸遠矣體用之學公得其傳大抵推所學以達諸政鮮不自其心始多事者爲民不得者多慾者及民不能詳公淡然政尚清簡見明行果於利民一無所靳蠲近租六十萬積平糴本百萬患猶以爲

小要未可以施諸是邦者限量也唐僧元亮賦詩曰海湖從此作回期人謂絕唱長官距今四百十六年始有繼其志者堰之於潮閘之於沙古今一轍耳邦人又將世世爲美談公名塏長樂人

洪水灣石塘　長三十三丈闊一丈二尺三十三都一二三啚合管乾隆四十一年知縣周樽修築志錢去宅山堰一里餘介於江河之間外易崩而內易洩民久病之吳丞相於寶祐六年判府事始就其地置壩者三一瀕江以禦潮一瀕河以蓄水一介其中爲表

裏之助先是其地本何氏竹木園當水之衝江潮激而北侵故隄善敗吳公謂不宜與水爭地乃用官緡一千三百四十貫市何氏園及葛趙二姓地共六十五畝有奇遂鑿爲江兼畚沙以實二壩之北河隄始爲堅密初淳祐間亦嘗立石塘而不知鑿地以安江流不久即圮吳公始撤其蔽而疏通之其功與王侯之置堰等今沙洗石落瀕江者墊水中土人謂主土皆沙壖其質疏易爲水所齧宜遠取硬黃土以塞之此固有待於後人者耳 乾隆初年洪水壩圮城內外河流立涸有司督民修築止完其瀕河者使三壩具存倘壞其一則水不遽洩且無奔騰直下之勢修之亦易爲力牧民者毋恃其幸存而竟度外置之 蔣樽庵水利考

甬上水利志卷四

甬上水利志卷五

清鄞 周道遵介圖考述

西鄉河

有二源一源出大雷諸山下流四達其北行者直抵西壩為西河塘由西津橋折而東五里至高橋一源出林村下資山相傳為僧智同卓錫處從地中出湲湲作浮漚名靈泉又別有湧泉二水合流經雙瑞橋至泥峙堰分為二流一從堰下入林村大溪注十字港歷望春橋與高橋來水會一至湖泊注右塘東合高橋水二十里直沖入西水門直進二里許歷惠政橋至石灰埠始南折形家以正金方衝入為忌而不能有所更也其自望京橋側北入慶豐橋為城下大濠至保豐碶自大卿橋西北入新河橋乃宋寶祐四年判府吳潛鑿新河建此橋引西塘河水北入環海會寺而東出新塘橋合西濠之流北至保豐碶而注之江灌田數千頃其自大卿橋西南入則為鄮山書院橋曾江岸大禹王廟前後壽安橋諸河自望春橋南入雙眼橋則為龍舌新莊布金寺前等河自望春

橋南入西折入包家橋則為十字港等河另見後敬止錄參蔣樗庵水利考所歷橋梁凡十有七曰望京橋大卿橋工部尚書陳恭宅其地故名南達鄞山書院橋北抵西關外大街西成橋北抵官路南達新莊湖田等處望春橋又名慶寶北抵官路南達新莊湖田等處新橋北抵官路南達湖田上升橋北抵官路南達湖田高橋宋寶祐四年重建高三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八尺上下凡六十六級洞闊三丈八尺東達西關西達石塘西津橋東抵官路至西壩西達昇福寺湖泊橋東達石塘碶西達林村市以上自西門至西壩一路慶豐橋望京橋北側舊名望雲新河橋東達西關西達高橋新塘橋南達西門大街北達忠祐廟賣魚橋西南達西門大街東北達柳莊坊內木家漕金版橋馬功橋東達寶豐碶西達梁山伯廟簡要志作馬公以上慶豐橋內并新河橋內環合諸橋鄮山書院橋北達大卿橋南達仲家橋火燒橋南達祖關北達蓑衣港

宋袁商重建高橋記建炎三年金虜犯明州戰於高橋衂而道由是六龍駐蹕錢塘用再造我區夏橋雖更紹興重建然年深木腐石泐壞輒修修輒壞民不惟病涉亦病修寶祐四年履齋吳公以大制使判府事一政一事靡不經意朞年之間官府肅而田里安翕翕然興誦興矣公猶以為未也暇之日周覽壄野指是橋而歎曰中興諸將戰功凡十有三實自此橋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二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揵始今圮不可支非所以識舊也乃捐金召工撤
而新之結洞爲橋純以石雄峻堅密城內外諸橋可
俯而視之矣既落成邦之人士屬商爲之記竊謂橋
梁之設所以便民也造舟爲梁既昉於周至鄭以乘
輿濟而君子不以政予之則夫善牧民者殆不可以
細故忽也秦以前未聞梁石近代以來名都要會閒
用之如吳之垂虹閩之方安不過杭煙水梁海波皆
無與乎政之激勸斯舉也可以昭中興之聖烈可以
旌江表之虎臣其感人心也有義用民力也有仁蓋

將風厲乎天下匪直私惠乎鄞人信賢相之作牧發
於心見於事知所先務夐不與他人均鄞之人因是
得以覘公之經綸矣橋去西門外十五里高二丈三
尺五寸長九丈八尺上下凡六十六級洞闊三丈八
尺

十字港

廣德湖址自望春橋西南悉是今湖田之渠不能備
載而十字港乃一大關會也其東自東港口抵望春
橋西自西港口抵林村南自南港口抵清店蔣山湖

後其北則自北港口出至高橋之南即九里十條橋
一路蓋自望春橋南折又西折歷包家橋一帶亦林
村大雷之水所由入城也其上橋梁凡二十一曰雙
眼橋俗呼雌雄橋 包家橋今改寶稼橋 龍宮橋俗呼白龍王廟橋 顏家
橋中鎮橋俗呼麵橋 買屠家橋樓太師廟橋袁打車橋十
字港橋即東港口橋今改集士以上十字港之東 楊官人橋望春山前 聖仙
橋俗名廟橋 關山橋磻溪橋武陵橋俗名板橋 萬安橋俗名洞橋 流
花橋張洗馬橋翠山寺橋圓洞跨溪上下百級 鄮縣市橋以上十字
港之西 林村市盤橋宋熙寧初建乾道六年監務范淮率鄉人易木以石 洞橋在林

村

舊廣德湖

縣西一十二里舊名鶯脰湖唐大曆八年縣令儲仙
舟加修治之更以今名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
大之宋建隆間錢億爲守之初復奏乞於諸縣農隙
集鄉夫萬人爲十隊以官吏分董開鑿之役當時嘗
給米九千石錢五千萬公復出金千緡以相其費周
迴凡萬有二千八百七十一丈驕陽鑠石無旱暵之
患淳化中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大

中祥符年蘇朞爲守以湖壞漏不補復而浚之熙寧元年邑令張峋增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又總爲碶九爲埭二十湖之興已數百年而民之請爲田危於廢者屢矣（乾道圖經）至政和間邑人樓异服除到闕蔡京不善异而鄭居中善之始至除興仁守已奏可京乃改知遼州月餘又改隨州不滿意也异時高麗入貢絕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將迎館勞之費不貲崇寧加禮與遼使等置來遠局於四明侍人鄧忠仁領之忠仁實在京師事皆關決异欲舍隨州而得明州會辭行上殿於是獻言明州廣德湖可爲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麗人往來之用且欲造畫舸及涉海巨航以須朝廷遣使皆忠仁之謀也既對帝悅即改知明州以興鄉郡經理湖爲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僅二萬石於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異時膏腴今爲下地廢湖之害也紹興間寶文閣待制李光奏嘗欲復湖卒不能復王庭秀作湖興廢記异之壻王正己爲廢湖辯以飾之今雖廢而前之有利於七鄉者其德甚廣不可沒也（聞志）

宋曾鞏廣德湖記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余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鼈茭蒲葭菼葵蓴蓤芡之饒其舊名曰罌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爲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與宋興淳化二年知州事邱崇元躬按視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沙木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自

取之吏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閒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按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白此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西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功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

尺廣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土湮水闕其閒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爲之益舊總爲碶九爲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山相直因其山名山之上有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共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雁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

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故爲之書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

舒亶水利記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浩蕩泛濫有如海潮居民廬舍往往渰沒不一二日輒下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溉而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食於此三利也歉歲窮民以蕁蘱爲飯米蓋自別邑它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

利也嗚呼其利溥矣有心於民者繕其隄防謹其經界時其啓閉禁其畜牧可也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議以爲田獨不知沙沫爲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顧不在此與越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沫地纔四十頃參天下顧少四十頃田哉今夫導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而不之成奈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千頃易見無窮之利哉或謂是湖隄塘善頹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並湖之民亦勞費今誠能即其嘗決少損爲田歲積

穀以爲修繕之備亦因利之之利也是不然旨慶曆丁亥距今元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隄之修前荆公中張侯峋最後殷君藻蓋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如何耳今置大利而顧小害未可謂知務也隄所以瀦頹無宅由啓閉不時而畜牧陵踐故耳此縣令之事也嘗得父老謂殷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目姓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止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王庭秀水利記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於東湖今俗所謂錢湖是也西南諸鄉之田所恃者廣德一湖環百里周以隄塘植榆柳以爲固四面爲斗門碶閘方春水泛漲溢則洩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則令佐躬親相視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勢如建瓴閱日可浹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而稻已成熟矣唐貞元中民有請湖爲田者朝廷重其事爲出御史按利否御史李後素銜命詢咨本末利害之實錮獻利者置之法湖得不廢後素與刺史及其寮一二公唱和長篇紀其事而刻之石詩語記湖之始興於時已三百年當在魏晉也國初民或因淺淀盜耕有司正其經界禁其侵占太平興國中桀黠之民覬其利而欲私之復進狀請廢湖朝下其事於州州遣從事郎張大有驗視力言其不可廢且摘唐御史之詩敘次詳緻記於石刻熙寧二年知縣事張峋令民浚湖築隄工役甚備曾子固爲作記歷道湖之爲民利本末曲折以戒後人不輕於改廢也元祐中議者復倡廢湖之說直龍圖閣舒亶肩詰折之紀其事於

村資壽院綠雲亭壁間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今舒公集中載焉於是妄者無敢鼓動久之有兪襄復陳廢湖之議守龔棣深罪襄襄不得騁遂走都省獻其策蔡京見而惡之拘送本貫襄懼遁逃政宣間宦官用事務興利以中主欲一時佻躁邀競者爭獻括天下遺利以資經費率皆以無爲有縣官刻民膏血以應租數大槩每一事必有一大閹領之時樓异丁憂服除到闕蔡京不喜樓而鄭居中喜之始至除知興仁仁府已而改遼州月餘改隨州不滿意也與時高麗

入貢絶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將迎館勞之費不貲
崇寧加禮與遼使等置來遠局於明中令鄭忠仁領
之忠仁實在京師事皆關決樓欲舍隨而得明會辭
行上殿於是獻言明之廣德湖可爲田以其歲入儲
以待麗人往來之用有餘且欲造畫舫百舵專備麗
使作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廷遣使皆忠
仁之謀也既對上悅即改知明州下車興工造舟而
經理湖爲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近二萬石佃
戶所得豐倍於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異時膏腴
今爲下地廢湖之害也靖康初巓有意於復民利予
時爲御史屬嘗以唐諸公詩與曾子固張大有記文
示同列欲上章未果而金騎圍城自是國家多故日
尋干戈用度不給豈暇捐二萬石米以利一州之民
則湖之復興殆未可期建炎甲戌金人陷明州盡焚
州治自唐至今石刻皆毁折剝落無遺跡予恐後人
有欲興復是湖無所考據故詳錄之以俟討求

吳公塘　自望春橋至高橋西渡凡三千六百六十
丈宋制使吳潛修砌塗人歌頌之榜曰吳公塘 敬止錄

渾水閘　縣西二里西門外花園之側 李志

泥峙堰　縣西三十五里四十七都二圖資福寺東
下各三竅以均限靈泉水利北流者由李蘇橋以至
水經溪東流者出蟠溪以至竺迦碶 曹志

竺迦碶　林村杜氏居之東上接流花橋以至泥峙
堰水下通積瀆漕以至湖泊碶 聞志

湖泊碶　縣西三十五里桃源鄉四十七都 聞志

桃源烏金碶　縣西三十五里舊在四十八都聖女
山東北今徙至四十六都翠山莊田者多不便 聞志

黄梅堰　縣西三十六里四十七八都之界以均限
大雷山水利堰上出烏金碶下出大溪 曹志 案西鄉廣
德湖雖廢而自泥峙堰至黄梅堰皆層遞蓄水每遇
桃源水漲可使低田水不至易没高田水不至易竭
今皆久廢不治僅存其目有心水利者當復之 新增

保豐碶　縣北三里又名永豐碶西嘗支港受它山
林村兩路之水滿則洩之江若行春積瀆烏金石塘
諸碶皆所以洩嘗水也行春積瀆烏金相距不過數
里惟石塘回環西北三十里間無一碶可以洩水每

遇霖潦往往匯於城下返藉城中三喉傳送三喉穴城爲水道僅通一綫所洩能幾此保豐碶之不可不修也先是淳祐辛丑參政余天錫與鄉郡嘗有意經營好事者以風水之說阻之明年郡守陳塏究水利邦人備述保豐興廢關鄉里豐歉塏乃相其故基爲居民所有尋督濠寨引繩度地以復之碶所不用者捐以予之且厚所犒由是爲閘兩間立石柱三造版橋於浦口以便行往民藉此碶之利則豐年可保故名保豐宋開慶元年判府吳潛因廣其址改創爲五

柱四門堅密雄偉雖湍流湧激未嘗有損近又更名永豐歲久湮塞老人吳壽甫建言廢在城衮繡橋之石復加修理成化志洪武二十七年重修敬止錄亦名北郭碶長四丈二尺闊一丈二尺額設碶夫一名工食銀三兩六錢艙板銀一兩五錢在城西隅九嵩乾隆五十三年知縣錢維喬拆改重建添設內坦水一道以資闌護錢志

宋應游記鄞人累土堰水閼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此南豐曾公記廣德湖語按小學書碶字未見南豐仕越越與明壤接諭方言知地勢曉水利故其語彌精水利廢既入南豐所謂九碶者存焉蓋寶宅山桃源之水羨於郊所鍾自南徂西西有行春積瀆烏金相比最著者曰石塘自石塘北抵城下亙三十里獨無碶水雖欲注之江不可得焉其貫入日月湖諸渠往往股引反藉穴城趾爲喉者三以出不能大有所宣通以故城內外閉歲多沴淳祐二年春正月知府事兼制置中大夫祕閣修撰陳公寘問民病疾苦躬出入阡陌水政罔不修舉廉知距城北半里故有碶往視則厥基隱然居民居其

上或畦以種蔬索質視空無有訊之父老讙曰碶果復茲可以無水患公意遂決乃疆乃理仍庚直且割其餘畀之伐石斵木顧其予價若私家賦役以帳兵給生券焉樂爲用遂成築鍵如闢之牖如堅緻水支久竝碶爲橋以便行者碶樀以寶峯名公謂寶峯直北在旁邑隔兩舍遠取非是因易其字曰保豐且曰有是則豐年可保也衆喜謂宜公之先正通奉公於古虞有遺愛大較以務農興水利爲治之本公講明孔夙爲政必首垂視於此夏暑雨連數日夜水溢出

山谷僉以爲夔公單車察水道親督疏治念不可徧
歷出意匠創平水則高下淺深各有差測稍驗過其
度遣察宗走騎吏啓閉不踰刻人皆歎其神速於是
水不爲沈旹歲得大熟已乃以其式登之郡乘使來
有所稽公之爲民慮深矣天不能無水旱之災而能
使水旱不爲災者人也成周畎澮溝洫之制待其人
然後行西都循吏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
作均水法刻之石其施置猶有古意公立心無欲用
志不分所至爲人作豐年視班氏所書其殆無愧知

鄞縣事謝琳請記保豐之役爲誦所聞公葺碶凡五
六又創迴沙閘以餘力除東湖葑開利無窮者非一
簡册屢書公名塏字子爽自號可齋云

洪碶 長四丈五尺闊一丈在五十都六七啚合管
錢志

石塘碶 縣西二十五里清道鄉宋寶祐間判府吳
潛建敬止錄 明萬曆丙申邑令翁憲祥重修聞志長三丈
五尺闊一丈五尺在四十九偶二啚錢志道光二十六
年慈民因旱毁閘與鄞民爭訟不休二十七年攝守
楊鉅源親履勘視照舊判鄞專轄并酌碶式飭令鄞
邑紳耆張恕等修築完固爲記勒石以垂永久新增

明沈一貫重修石塘大小二碶記方國生民藉衛於
土厥土用水說在岐伯氏之養榮也吾鄞由甬江而
西沃野二百餘里它山據江之上游以注於曾城靈
源大啓故西南諸鄉無不藉榮於它山者顧泰雨橫
決泰旱焦涸決不甚虞而涸則助割於是有保豐諸
碶以司蓄洩石塘界在西隅視它碶稍隘而爲利滋
鉅折而東有小碶循碶而下爲九里浦以注於江高下

斗懸皆鄞土也小碶之內支流蜿蜒有逮於慈者然
而碶非慈有矣碶固有限不以石以木當創始者酌
啓閉之宜而定規與碶終始夫寧不知石之貞遠也
爲蓄易而洩難利於下流不利於高壤乃處下流者
邀我之啓以爲蓄而踞高壤者因彼之訾以妨瀉幸
得利而漫有害石之不宜於碶也明甚萬曆乙未小
碶崩圮司碶之吏議緪初由而慈民以其私臆謂不
利於己至鳴於上官令君常熟翁侯憲祥誠慨斯事
率諸父老繞碶而挨追維往蹟曰吾爲甬吏我民之

18A

勿莫追恤其鄰遂報中丞御史臺暨巡海使者仍用木於是鄞民靳然頌德趨事若子浹三旬而大小二碶畢事既畢事而鄞之民謂自茲以往水藏安平雖有旱潦無損於秎穫永有石塘之利矣夫莫非王土何別於慈顧爲慈畝不過數頃爲鄞不獨五隅偏於七鄉鄞之藉以朝夕者大半夫斷指以存頸仁者不爲況斷頸以存指乎宜侯之力捍吾圉而樹淵邈之圖也事在丙申之秋明年春詔充法從諸父老徵石言於予遂不辭而爲記

國朝郡守楊鉅源修築石塘碶閘記鄞之西石塘山麓設碶閘三門折而東有小碶一座循碶而下爲九里浦以注於江碶之設所以瀦上河之水而鄞邑五隅七鄉之田資以灌溉利至渥澤至溥也顧碶與慈谿連界考舊志碶爲前明萬曆間鄞令翁君重修時則慈民謂不利於己鳴於上官賴翁君力行建議修碶鄞之民始得保有石塘碶之利然則碶之利於鄞與碶之爭於慈其來久矣利之所在人所必爭甚矣當事者貴有以持其平也余自乙巳九月以紹興守移攝明州籌海餘閒留心水利會鄞慈兩邑紳民以石塘碶閘一案纏訟不休蓋石塘瀦上河之水自林村下資山經雙瑞橋至泥畤堰分流入湖瀦於石塘塘背有碶碶爲鄞設修築應聽鄞便而慈邑自有下河之水利自烏巖寶舍諸山下注清溪堰以及大斛小斛雲溪寒溪諸處建有朱童浦漳浦黃家堰石湫馬車擂木六閘引潮瀦淡本自裕如乃因一時亢旱輒敲毀碶閘圖放上河之水幷以三七分流爲詞今春三月督同兩邑令暨兩邑紳耆躬履上下河逐段

勘視維時春澤偶愆上河之水已不及十分之三而下河之水尙有其半則清溪堰一帶來源甚旺已有明證與其涉訟而求上河分注孰若堅築各閘而求下河自有之利余職司統率鄞慈同屬部民設使下河之水縮於上河民命所關詎容聽其遏抑茲既瀦蓄有餘各有其應受之利則必爲之破其疑息其爭其矢公心共持平允非若前明翁君僅長一邑專爲鄞民起見也且因是益見翁君之例是案固爲鄞邑計亦實無損於慈民是以數百年相安無異未聞復

起爭端此持平之所由持久也惟碶閘用司啓閉自應酌示限制擬碶柱自頂至脚高七尺八寸用平水法測量碶上河身許高五尺八寸斷令四尺以下夾甃土石堅築完固以蓄上河之水石版之上用木木石相連之處較河身低一尺八寸得以分進下河即以應慈民三七分流之請大碶之東小碶亦應概用下石上木高低平分以便蓄洩用示大公而昭平允至下河朱董浦等閘慈邑素多好義之士應令一體修整無任車拔船隻致滋滲漏而有不足之虞判既定

兩邑紳耆張恕鄭芬等咸以爲公各具遵結而退至秋九月鄞邑石塘碶閘之功告成高低丈尺一一皆如所判之式爰濡筆而樂爲之記

顏公渠

自桃花渡而東迄定海縣西市綿亙六十里原港久湮田疇失溉淳祐六年制帥顏頤仲因農隙鳩工榜示通衢民聽惟睦浚復故河廣五丈深一丈二尺置碶閘三跨橋六鄞令趙希濋定海令劉仲囊慈谿令季鏞各因渠之所隸而董其役郡倅張覬總之民便其利而頌其德因刻石曰顏公渠志寶慶歲久淤塞明嘉靖十五年鄞定二邑大加浚治閘志坐鄞者上有四橋曰孟陽橋舊名麥陽橋敬思橋俗名馬郎橋在孟陽橋西引仙橋去孟陽橋二十餘步甄橋又名鄞定橋通鎮海縣界敬止錄

宋制帥顏頤仲榜示照得民以食爲命食以農爲本農以水利爲急本郡田畝全藉水利如東管則賴有東湖之水西管則賴有它山之水獨自桃花渡至定海縣一帶東西南北周圍六十里舊有河港久不浚治日侵月占皆爲湮塞水無所豬惟仰天雨晴未十

日即已旱乾農家無計可施坐待其槁昔號膏腴今爲墝瘠食且不給何以爲生居此方者委可憐念其次則裏河既已斷港未免冒險涉江民旅往來軍兵打請又有風潮不測之患數十年來太守屢嘗有意開浚祇事體重大費用浩繁莫敢輕舉當職冒應千里宅生之寄常軫視民由己之心苟可興利豈敢吝費亟欲趁今農隙支撥錢米僱募夫工自桃花渡直至定海縣西市依舊來河道盡行開浚一則可瀦水澤以溉田畝二則可通舟楫以便軍民誠爲一方無

窮之利其間近河居民或有侵占舊來河道為田起
屋者自當悔悟日前冒占官河之非體承州郡為民
興利之意各謀改徙無復執迷斷不可以一二人之
私計而妨六十里之水利本府亦當斟酌地段支錢
給助應是開河之費蠲從本府出備更無一毫擾及
民戶所合先行給榜曉示者

明李堂顏公渠贊顏公頤仲龍溪挺生淳祐宋季守
我四明崇賢興學惠洽政平顧瞻東渡水利究情開
渠旹姓郡乘可徵無詞述贊匪云勒銘鄞江東北定

海壖通川墝地鹵旱嘆可恫袖手曷措待槁奚庸公
重民食謂食資農畎畝之賴河渠是供苟虧灌溉孰
致稔豐維六十里經度周旋乃施濬治乃瀦雨泉橋
梁以濟碶閘以宜五丈之漕倍尋之淵胼胝殫力車
厍回天侵占者復專霸者悛緬懷東管湊有錢湖西
鄉蓄水宅堰為沽公渠在北鼎成可模桃花古渡白
沙祇塗悠悠可嗣石刻永孤覩我韻語庶激懦夫

甬上水利志卷五

甬上水利志卷六

清鄞 周道遵介圃考述

鄞江

源出四明山自仗錫過大皎出宅山堰迤邐東來會
大埠頭剡源水同出斗門橋又會奉化金溪龍溪水
自方橋出是名三江口東南經北渡狗頸塘翻石渡
銅盆浦周宿渡長春塘過郡城之東迤北而慈谿江
自西流入焉又名三江口合流東北經白沙梅墟至
鎮海入海名大浹港 敬止錄 道光二十二年暎夷滋事

紳士議於梅墟截江為防堵計諸生周道遵赴參贊
行臺上書阻之跨江有五橋曰東津浮橋元貞橋百
梁橋鄞江橋陳婆渡橋 另詳後新增

國朝邑令錢維喬鄞江源流辯案鄞江之正源出於
四明山自仗錫過大皎出宅山堰過鄞江橋始有鄞
江之名又東南過百梁橋元貞橋至方橋而奉化江
自東南合焉又東南經北渡九經塘翻石渡銅盆浦
周宿渡長春塘過郡城之東迤北而慈谿江自西流
入焉所謂三江口也合流東北注至鎮海而入於海

謂鄞江合奉化江至郡城東始有甬江之名及慈谿江西來同注於鎭海統名甬江矣鄞江奉化江慈谿江各自有源始分而後合齊氏水道提綱謂鄞江有南北二源（即慈谿奉化二江）而不知鄞江自有正源一謬也又謂慈谿江與奉化江會於寧波府城西南則奉化之水斷無流向府城西南之理二謬也若云二壩下流爲慈谿江之下流則尤不達於地勢二壩以內之水上承山溪流入於江江水不能入壩也江水通潮古人遣碶壩以禦鹹潮使江流不得溢入齊侍郎生長浙東何乃昧於流之上下三謬也且二壩以上之水係鄞江之別支與奉化江無涉縱使舟楫可通亦須越幾重壩而至豈容指爲交會四謬也其言奉化江分南北二派其北派與慈谿二壩下流會尤屬妄說奉化江至方橋而合於鄞江江之北岸皆有碶閘碶閘以內皆它山之水分流交注實鄞江上源之支也內水高江水低其非江水所分明甚五謬也辨水道者當先知地形之高下以浙、故浙水尚有此失地理豈易言哉

周道遵阻截梅江書近聞愚紳創議欲塞梅江爲防堵計不如梅江而塞之也害民之弊居其八耗稅之弊居其二所謂害民之弊居其八何也郡南之水源發它山奉水又來會之郡西之水源發紹興餘姚之太平諸山慈水又來會之一逢淫雨溝澮皆放是爲上落水也而皆從梅江入海勢甚洶湧擱腰一截水無去路鄞慈奉近江居民必爲魚鼈其害一潮由大浹灑入上虞餘姚慈谿奉化路歷數百里港經數十支擱腰一截潮無進路勢必合數百里數十港日至之潮溯於一處即非秋汛而瀰漫撼激鎭關以內居民亦爲魚鼈其害二梅江一名蠏猛謂江自大浹口至鄞江水道本直注至馬嘴匯成蠏嘴至三官堂始西接鄞江潮流甚猛急也於此截斷必至上衝下激塘堨隄坍兩岸決無可種之田可居之屋矣其害三鄞東自楊木碶以下鎭西自張鑑碶以上江塗斥鹵栽種非宜故其居民皆以燒鹽爲業課登引額梅江一塞潮不內入勢將外溯則鄞之鹽場必成廢地鎭之鹽場必成浮塗其害四餘上慈奉四邑民田兩則

諸江洩放旱則豬潮灌漑梅江實要口也塞不使通鄞慈奉三江將變為河大旱易竭何以救災其害五鄞之東錢湖姚家浦蔞茅山與鎮邑西北兩鄉民多漁戶每逢漁汛萬艘進出梅江乃必由之路塞之則貨當起駁鮮者易餒餒者難銷虧資折本必令漁戶失業自水盜船皆失業之漁戶也其害六甬江馬頭外省商船皆泊於此各路客貨皆囤於此梅江塞住祇有鎮關可通而鎮關狹隘馬頭難立得毋上欠關款而下滯民財其害七或曰塞梅江而左開泥道頭

堰右開清水鋪堰鄞慈之水仍有去路於民何害然而堰口之狹不敵江面之寬兩堰雖開若逢大水去將何及而且淡水可從此出鹹潮即可從此進餘上慈奉之不受鹹潮以大江之遠海也今以近海之小港納之四邑之田必受鹹潮不然前人之塞斯兩堰誠何心哉其害八所謂耗帑之弊居其二何也舊年釘樁沈船浮銷幾何壞費幾何迨夷船一至得其益者又幾何填之以石似乎較勝抑知水深江闊施力殊難海潮至此又甚猛急隨填隨壞勢所必然即使僥倖成功而上水不能禁其衝下水不能禁其激時常修理費用莫定是直以梅江為漏卮矣其耗一南岸石塘一遇颶風助浪輒多擁塌此所以每年修築也若中流復有阻攔衝擁必烈倒塌必數修築之費伊於胡底是又以梅江為鑠鑪矣其耗二況乎防堵郡城非無良策而獨於梅江始釘以樁繼沈以船見其無益而復欲以石填之愚紳之創此議果何為乎將為開銷之地乎抑為浮冒之地乎試以害民耗帑之弊折而止之則黎庶幸甚則國家幸甚

東津浮橋　一名靈橋俗呼江橋東達東七鄉西入靈橋門自唐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創置凡十六舟亙板其上長五十五丈闊一丈四尺初置東渡門外水駛不克成乃徙今地方經始時有虹映其上因名橋曰靈現又曰靈建太和三年刺史李文孺僖昭閒刺史黃晟重修宋開寶中節度使錢億新之乾道中郡守張津慶元中守林大中嘉泰元年守陳杞嘉定四年守程覃六年提刑攝守程覃十年守趙師嵒寶慶三年守胡榘淳祐二年守陳塏皆因其壞而重新焉

元至元二十八年廉訪副使陳祥重置至正二十年江浙省平章方國珍再造置田立廳籍夫守僧其法最善迨其末年田與局俱廢嗣後多簽富民修治而橋政滋害矣明洪武二十七年郡人黃公廓建言增設船二隻簽民七十三戶守之正統十四年守陸奇重造維以鐵緪成化二年守方逵更置嘉靖間邑令劉宗仁徐易郡守張正和周希哲皆修之明季每損壞僉報富戶修造工成獎以冠帶謂之江橋大戶儋其役者苦之國朝順治間知府楊之柄從生員聞性

道之議始詳請每里科銀三兩五年一徵官爲修造康熙二十六年過颶船排飄散知府李煦捐銀千餘兩重造鐵船用大小排方厚板密釘左右設欄楯欐枋皆擇巨木以篾纜絞縛互相聯絡兩岸統貫鐵鍊復加篾纜中繫橋排旁砥岸之四角仍通詳浮橋內外不許泊船衝擊勒石橋畔示禁康熙三十年分巡道趙員璧因舊寧波衛地招民造屋每間輸稅一錢每年收稅銀一十四兩零由縣徵解府庫爲歲修之用康熙四十三年橋西新漲沙塗一方居民具呈情

願填築蓋屋四間每年出地稅銀二十兩作歲需纜索之用嗣後每歲修葺需費或二三百金不等除海關領款銀八十六兩六錢四分外餘於藩庫動支乾隆三十五年以司庫並無閒款令本縣自行籌辦知縣商皓議令填築甬江塗岸砌甃蓋屋凡一百三十四間半每間輸塗租一千四百文共錢一百八十八千三百文以濟橋工通詳批准自後歲修浮橋皆以關款塗租二項報銷其看守水夫十名每名給工食銀五兩篾纜銀一兩均係鄞縣於地丁項下支銷歷參

志嘉慶間兩次募修將原設九排十六舟改爲八排十四舟每遇風潮輒致衝壞道光二年風水大作衝壞尤甚紳士徐桂林吳楠李權等各捐己資與蒙各憲捐廉協濟再經縣書史義震王宗堯等分頭勸募得復舊制九排十六舟東西兩堍加高墊船排板加厚自道光四年興工至五年秋一律告竣又恐歲修經費不敷續勸東西兩岸未認之沿江房屋一百八十餘間每間每年納塗租錢一千四百文再於修理浮橋餘塗內建造房屋六間當秋收時歸於公用工

畢出租生息每年計得租錢一百二十千文爲豊堰下塗地亦准出租每年計得租錢一百四十千文總計新舊塗租及奉發關款每年可得八百餘貫歲修經費無慮短絀矣若因風水衝壞勢宜重造則所入有制而須用不能預定惟有臨時設法辦理而已新增

宋王應麟濟南陳公修東津橋記四明自唐長慶初遷州治於鄮城東門之外濒江民病涉刺史應彪始建浮橋有虹景見雲表即其地維舟隨潮汐上下故橋以靈名其長爲丈五十有五廣尋有六尺宋更名

橋曰東津屢圮屢修郡乘備焉由長慶癸卯迨今四百六十有九載橋之名雖存舟漏木朽鐵繩斷竹索腐行人肩摩趨犇航以濟迅飈駭浪瞬息淪爲魚鼈或省憂濟南陳公祥咨諏民瘼聞之嗟戚慘怛若己納之溝更舊圖新以身帥之牧守掾屬叶力競助士庶風動不約而從飭材庀工治舟易木鼓鐵爲纚揵竹爲笮規制輩壯民不知勞昔之畏塗今履康莊波臣受職罔有昏墊漕艫琛舶湊集城下夸爹創見仁人之利溥哉公猶爲永久之慮擇民戶十有六家蠲徭役科調隸局任橋事未敝而修費約工省不止一時之謀而貽無窮之利仁心遠矣邦人訢訢謂惠行政舉鄭子產有愧焉百世之澤也迺識其事俾後人勿壞

元劉仁本重修靈橋記略四明環郭皆水自剡源合七十二溪會於奉川又分而錯下其西南北流悉導治爲河獨東匯鄞江以達於海者潮汐吐吞横亙其外郛故往來患涉焉按郡乘唐長慶中刺史應彪度江廣以丈計之五十有五制十六舟舟連貫板成橋

橋具而虹霓現因名靈橋歷五代及宋屢圮屢建七八月間颶濤作代濟以小航率皆區畫無法國朝至元間憲使陳祥更治之遴編戶殷徭俾專繕修久則姦起故蠹者利其脫落終歲營造弗就輸役之氓病之至正十二年淮氛浸擾江浙省平章方公肅廷命統舟師分署鎮鄞鄉父老水濟川獻言於邑丞麻公直曰縣官賦米得三百二十五石配徭戶受作子本計造橋直籍而儲之歲歲而葺之事未就緒民罹供億日繁重力不逮今儥米直願爲之計丞上其言於

省省議韙之遂檄郎中張啓原董治與丞鼇正官出
緡錢九百定有奇購材召工倣台郡中津橋制每舟
以二爲偶肩連櫛比合爲一扶中實以材凡爲舟一
十有八其爲扶偶者九鐵綆貫串紐組岸滸篾纜相
維杙楗江底仍籍丁夫二十一人相之於是往來者
履康衢矣既而計餘鏹作二航以濟桃花渡之涉磬
餘錢買田一百五十畝城之士民率助者倍其買數
又規橋側靈濟廢寺畝一百六十有奇并其基址易
構爲橋局公廨中建廳事四楹旁列倉庾八楹後爲

佛堂六楹舉其香燈命僧居之公爲檢籍歲收子粒
愼其棄鑰專理橋務民弗再勞官無旁出既落成有
衆驩然相與來告用書以勸後來者
明陸瑜浮光陸公修橋記略正統九年浮光陸公奇
初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卓著聲績大司空薦陞知
寧波府下車之初恤民疾苦備其征徭計修東津鼉
橋之費不可猝就督戶租爲其具於是捐祿入積錙
餘同寅相謀乃命耆民經始伐大石垛橋首各樹石
柱二造排栰十有一遣人於錢塘擇木爲舟二十價

廉工省數月事集每岸維一栰扶一舟餘如故制爲
九扶偶肩聯櫛比中實巨枋篾纜相維矴於深淵旁
加欄楯夾貫鐵絙紐組石柱鉤圜中縮備開合蟬聯
虹跨隨潮汐上下規制鞏壯徒御安行又作一亭三
楹爲守夫過客寒暑風雨之庇以舊廢舟栰價構養
濟院房五十七間一舉二成民不知勞其惠下之仁
溥矣邦人訢訢相告願著石章以詒無斁嗚呼創固
難其人繼之尤難其人是橋自長慶癸卯迄今正統
己巳六百二十八年更守宰不知其幾能以仁民爲

心者落落可稱何仁賢之不多得也彼豈無是心哉
惟知利己不知恤人苟生幸死甘恥無聞後人迓續
斯仁濟民之艱猶己之艱橋之永如此江二之流如
此水矣
明黃潤玉重修浮梁記略成化改元之明年朝廷舉
賢刺郡大理方公來守吾邦時和歲豐百廢具舉乃
撙節冗費盡撤東津浮梁腐材重以杉木造二十舟
丹塗舟首以厭水怪堊墁舟腹以禦水蠹方之而構
以編棧箱以互闢乃聯之貫鐵綆於東西岸之石橛

復甃兩石肘岸旁並岸之棧施轉軸貫肘隨潮汐縱
縮軒輊之下吉將比梁郡父老合言於鄞縣尹劉侯
昇願紀成績以詔後人余謂東津之東衛司演武場
所在浮梁實捍一郡要衝凡沿海九衛所守隘十巡
司課鹽三十一場分泊七鄉齊民數萬餘家不惟往
來人馬輻輳棧緯而郵遞聲息下上文檄晝夜不絕
鎮帥所部演武卒伍寒暑不停是誠一日不可廢浮
梁也方舟一被潮颶衝激解去必須扁舟橫流渡之
人裔雜遝常罹覆溺之患今公斯舉規制宏大木材

堅貞由於前人計慮之表俾守津者省繁擾之費渡
津者寬覆溺之憂此見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也用斵石鐫文以告來者公名進字景由世家
閩之莆田登甲戌進士第

國朝郡守李煦捐修浮橋申詳奉批碑文爲詳明修
理浮橋等事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巡撫
都察院趙批本府申詳竊照郡城靈橋門外逼臨鄞
江山溪奔騰海潮澎湃兩岸懸絕誠天險也南通台
溫北接定關東抵各鄉鎮爾左界演武教場兵馬稠

雜人民輻輳轂擊肩摩刻無寧晷若欲壘石爲橋習
勇莫逕徒切望洋之嘆倘爾扁舟問渡覆溺頻聞羣
駭陽侯之怒考唐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始置巨舟十
六艦板長三十五丈闊一丈四尺以濟行人方經始
時雲中有虹影其上遂名靈現又名靈建此寧郡東
郭之始有浮橋也厥後時葺時圮明季僉報富戶修
造誘以冠帶謂之江橋大戶僭役者家破民甚苦之
本朝五年一葺俱屬里民捐輸柰經收未得其人縣
胥恣肆中飽惟以不堪材料苟且從事搪塞目前踰

時即敗去歲之六月廿八日颶風忽發怒濤崩擊船
排飄散盡歸烏有遂致咫尺江干如隔千里本府自
愧疏庸臨流興歎不揣綿力獨任重新復念此番動
作必倍料加工始得經久適有鄞民王海粟詣府條
陳隨加酌量經營僱募夫匠採運桱松杉木購買灰
灿麻鐵於九月十二日興工至十二月初二日告竣
其監督之事即委王海粟任之果能領略指畫悉心
料理計造鐵船一十有六各長六丈八尺闊一丈四
尺船排九方其計三十五丈各闊一丈五尺小排亦

一十六方並皆厚板密釘布置牢固左右俱設欄楯
雖枋皆揀巨木悉以篾笏絞縛互相聯絡包以鐵箍
兩旁統貫鐵鍊連環無間復加粗大篾纜一十四條
小纜三十二條分若蝦鬚中繫橋之腰排碇岸之四
角縱遇狂風巨浪亦堪中流砥柱是役也夫匠按日
給銀料物照價平買動費咸出己資絲毫不擾民力
但查往例浮橋內外不許灣泊船隻恐衝撞易朽勒
禁尚存今則姦牙覓利移埠橋前大小舟楫盡傍橋
側相應仍請勒石以垂久遠則民之永得利涉擬合

詳報等因奉批據詳復造浮橋不擾民力咸出己資
殊可嘉尚其灣泊船隻如詳嚴行禁止仍勒石永遵
繳康熙二十四年八月日立

國朝觀察李可瓊重修浮橋記四明東郭外之有浮
橋由來舊矣昔唐刺史應彪度江之尋丈用十六舟
肩連櫛比上架木板紐以鐵索維以竹纜持以巨木
兩旁各設欄楯以護行人民於是利濟焉五代以來
屢敝屢修雖舟之增損不一大抵不離乎舊規也我
朝順治間重爲修造至康熙二十六年遇颶風漂壞
因改造之乾隆三十五年復改造之要皆官輸不足
取貲於民而後集事迄今五十餘年矣此郎風日不
及雨露不零亦難免於朽壞而況地處海防關要人
馬絡繹商賈輻輳又兼潮汐上下簸揚磨擊剝損北
易行人惴惴如履薄冰焉予竊憂之先後籌於默園
詠之兩郡守丹山雲本兩縣令俱謂此刻不容緩之
事其捐廉爲倡勸民捐輸民亦樂助而紳士徐桂林
竟慷慨捐錢千緡李權不惟勤事任勞並捐錢百二
十緡尤足嘉尚計橋之成其需錢六千三百緡有奇

以原橋之舊材售錢三百八十緡益以預備橋工之
本年新舊塗租錢六百六十緡餘皆捐輸之所集事
也可不謂勇於爲義者乎於是亦爲舟十有六大小
相參而材木加厚焉爲鐵索二各長四十五丈而煆
煉加熟焉爲大篾繩二以代竹纜爲大排木九以易
木板而各排之下用大木十一株擊之排木空縫又
用小木八排以平之兩旁仍設欄楯以爲護衛橋之
沿岸築石砌以防水激橋之東西特建兩坊以爲表
識五月鳩工九月告竣內既堅固外亦壯觀藉非理

事者位置得宜督率勿懈爲能如是速成哉顧橋既成矣歲修亦不可不預籌也往者僅藉關款銀八十餘兩西岸塗租錢二百緡歲爲修補而已今東岸居民亦願效西岸歲出錢二百緡又歲益烏豐隙地承租錢二百緡視曩者歲修之費不僅倍之議以曩所備者仍爲歲修以續所備者積至二年一大修今而後民可無病涉矣爰爲之記

元貞橋　縣西南五十里元貞元年里人王子明建古有盛家渡元貞時置橋一名盛家渡橋敬止錄　南達

奉化縣境北達小溪開志

百梁橋　縣西南六十里南達甘嶺北達小溪寶慶志作小溪江橋宋元豐元年建長二十八丈闊二丈四尺而爲屋於其上計二十二楹七洞每洞十四梁中洞十六梁建炎兵燬紹興十五年邑人朱世彌世則紹祖父功重建元至正甲辰重修明隆慶庚午燬於火次年重建萬曆三十八年橋屋頹里人馬一中李子高請之郡府戴新僉報邑民十四名重修敬止錄

宋唐昌言重建百梁橋記略四明山占鄞之句章剛嶺重複峯律連空盤紆深險壤接會稽泉源所自出也千巖萬壑晝夜爭流東注湍怒勢擊雷霆唐縣令王侯即山之麓疊石以障水勢號它山堰其水旱則三分入江七分入河澇則反是自堰距江縣數里南列市廛北立官鎭居多衣冠族人物繁庶乃邑之一奧區也山水暴漲江濤怒湧舟楫難濟熙寧中里人朱文偉慨然以爲利涉大川必假橋梁於是捐己貲以經營之壘石固隄跨以虹梁覆以華屋惜工未竟而歿焉其子學錄公用謐克紹前功歷數載始成往

來之人莫不德之建炎初胡馬長驅燬於兵火越年久官私睥睨而不敢舉以事重而費不貲也汴陽高公龍圖來守斯邑下車之初勤恤民隱究諸利病嘗歎是橋實爲要津若廢而不葺其如前人之功利何重慮勞民未輕興舉乃見鄉之耆老必勉爲之倡偉之孫世彌世則孝友篤學懷才抱志乃相謂曰我祖我父首創此橋今罹煨燼每一見之輒爲痛心矧重煩邑大夫之激勸其容已乎於是鋭然鳩工度材一新舊制採山植柱作砥中流設以巨板縱長二百八

十丈橫廣二十四丈覆屋二十有二楹費約二千餘
萬緡以紹興十有五年乙丑仲秋經始越季冬落成
嗟夫父作家室厥子猶有弗肯堂構者又況祖父之
建立初非一身一家之利孰肯繼述於旣廢之後乎
亦可見仁人孝子之用心矣然非賢邑令愷悌結人
安能役民動衆使朱氏兄弟傾囊倒廩以專任其責
哉斯民惟恐高公指日踐揚清要以失此遺愛爰欲
擬像貌公立祠於亭朝夕瞻拜庶使百里之民歌甘
棠如曩日公聞而力拒之輿情終未已也昔子產乘

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則是橋之成非特
朱氏不忘祖德抑亦樂只君子得爲政之先務也鎭
官趙公榷酤之暇竭蹶從事宜力居多知所贊猷其
宅心亦可尚已鄉之耆彥史樓諸君屬昌言紀其盛
績余聞而喜其累世之惠於人也故摭其實而稱其
相繼之休云

鄞江橋　縣西南六十里南達木坑北通建嶴閩志一
名大德宋元豐間建屢圮屢修至國朝道光十三年
知縣周召棠督率里紳朱孝銓等募捐重建新增

國朝郡守葉中薌重建鄞江橋記鄞江源出四明山
東南奉化西北慈谿二江合流於鄞古所稱三江口
也跨江之橋凡五而鄞江橋實當其衝利溥而形險
創艱而敗易自道光七年盛諤王汝霖等請於前邑
侯程以重建通詳未遑經始周侯來尹斯邑乘凋攰
之餘甫下車卽廑廑以屯山洪水鄞橋三政爲急橋
尤先務相時授規閱四月工竣凡石之陷潰者木之
摧朽者屋舍之傾陊崩漏者咸鳩材選良視昔加緻
焉嗟乎橋之建在元豐間元明以來屢有興替今圮

二十餘年矣謀七年而未集一旦安享其成竊歎周
侯之感孚於民者捷鄞人之篤於好義用力巨而爲
功速也夫捍患濟衆謂之惠此數世之利也乃相與
勒石紀述用告後之人俾勿壞橋亙三十八丈橫經
三丈橋上覆屋二十八間歲收租息以貯經費著爲
令經始於道光十四年正月閒斷手於四月糜金錢
六千貫有奇周侯名召棠雲南人

國朝邑令周召棠鄞江橋記鄞江橋一名大德橋北
通建嶴南達木坑爲四明之鎖鑰凡由紹而寧而台

之入山皆咸取道於此橋橋建於宋元豐間歷代屢
興屢廢其地上承宅水下接鄞江溪流奔注風波激
沖故木易朽而石易泐迄今久未修治里人僅於敗
磴之上駕木以渡行旅病之道光七年間生員盛謨
王祖禹等先後以修復宅堰洪塘及此橋三事爲請
前令程勘度詳捐蹉跎未舉余於十三年秋承乏來
此閱案親勘知三者均宜葺治而先務之急當自橋
始遂陳之當道延遼陽刺史胡公枚議定章程里紳
朱君孝銓等勸捐莅事衆心允愜咸樂輸將出入惟

平公私不擾閱十旬而告成事速而工固往來者胥
歌頌歸功於余予惟除道成梁有司者之責也何足
以言功所賴吾士民不吝財不惜力以數十年之病
涉一旦而履若康莊義舉爲不可沒耳至於宅堰洪
塘尤關西南七鄉水利亦不可視爲緩圖尙望合邑
賢紳士其興舉之庶與此橋大德之名並垂不朽焉
爾其橋屋租息貯充歲修之費立殷實董事十二人
輪流經理并酌定禁約事宜以俾永守凡率公錢者
書姓氏於碑陰若夫橋之修廣及工程錢數已詳於
葉郡守記中不復贅及也

陳婆渡橋　南達姜山北達小溪閻志

江塘

甬東南土塘　長二千九百十二丈闊一丈甬東一二三四啚合管錢志

甬東北土塘　長二千三百六十一丈闊八尺甬東八九啚合管錢志

萬金土塘　長六千五百十三丈闊八尺十九都二十都合管以上三塘俱乾隆十六年浙東大祲大憲

奏請行以工代賑之法將境內應修工程發帑修築
令饑民就食赴工知縣宋鑒因請修築江塘考舊志
載江塘有二一在老界鄉甬東隅一在鄞塘鄉二十
八都今東隅既有南北塘而萬金塘近接大教場亦
係舊塘因請帑大修特有萬金之名是現有三塘與
舊志未合至鄞塘鄉爲姜山一帶亦屬沿江蓋另有
土塘也錢志

陳家洋石塘　桃花渡東北沿江十里與鎭海縣接
界名陳家洋舊爲土塘明成化五年改爲石塘高五

丈長二千一百餘丈橫倍其高加三之二新舊
明洪常記略東出寧波城由桃花渡沿江東北行十
里其地屬鄞紆曲盤迴與定海界接名陳家洋舊築
土以為塘塘之上為驛路凡往來海隅者咸道焉洋
距定海港不五十里而近港之外即大海其潮汐之
盈縮至於是必奔放衝突塘遂日以傾潰居民歲殫
力與抗卒莫能勝故其為路齧蝕而僅存者廣不盈
四三尺斷續崎嶇兀然窪然不惟人病於進趨而鄰
並之田亦就見側當夫風雨晦冥之時能無顛躓而

負泥淖者寡矣況為患愈久為力愈難將或至於汎
濫而莫之禦也浙江按察副使朱公奉璽書督海道
按部過此惻然興念於是咨諏鄉老設法措置市材
庀工不擾而集植杙為址疊石為岸甃以實虛灰以
固螯復布石於上既平且正實堅而好途人無虞田
者可稼作始於成化五年十月訖工於七年三月塘
高五丈長二千一百餘丈橫倍其高加三之二凡用
木石以枚數之一萬一千八百有奇灰甓之費惟宜
惟稱民之輸力如子趨事矜勞戒亟二月樂成夫水

土之患厲民禹能平之萬世永賴今公以廉慎公勤
受安邊之重寄能體國家愛養元元之心於所職之
餘力舉是役以利悠久視禹之績雖有小大然其畏
天命而憫人窮蓋等也紀之以示將來

梅墟石塘　明天順間方伯錢璡創議易土以石萬
曆九年工竣長二百八十丈闊一丈二尺國朝乾隆
二年重修嗣後遇有傾圮東鄉食利之啚分段捐修
塘上立有石碑刻明啚分以為標識道光四年塘內
添設備塘面廣以三丈二尺為度二十四年又修新增

明范欽重修梅墟塘記環鄞東三十里而遙有墟焉
漢南昌尉梅福所棲遲也因名梅墟江闊灘橫急流
奔湧萬頃田無籽粒爐舍皆為魚游又名曰茅洋天
順間先正方伯錢公璡捐資創議塘亦稍稍就緒焉
歲久而圮則潰決歆陷其在今也為尤棘維時萬曆
九年憲副馮公時雨大尹楊公芳得庠生錢子江方
伯錢公之後裔也偕戚子楠陳時政知茲塘為利甚
溥也而否則其害亦相當也期獲任事者而難其人
則有若邑簿孫公春芳廉潔士也蓋亦有幹力贍智

嵩乃下令中丞之孫公慈悉篤肫其於撫字天性也矧關民生利病若茲塘者乎乃度土鳩工而歎曰惟海憲惟邑侯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不能事事其何以奏厥功承乃寵命於是乎稱畚鍤程土物略基址量日命工不愆於素凡閱月而告成焉其功最鉅亦最險嗟乎秦鑿涇渠關中沃野漳水既決安邑稱饒雖利有大小其於惠民一也孫公德澤其在人心乎凡此三縣七鄉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公今去矣歌詠不忘僉曰猶望孫公也庶撫我乎公之功卓

哉其可歌也已不寧唯是恪其正守則賢明決庶獄則賢練達時務則賢平易近民則賢理繁治劇則賢而又仁心自然不爲矯激清白之操淬勵不易所謂古之循良者非耶區區興一利澤一方曾不足爲公重且公與予有舊好也習知其爲人因述其顚末書於石庶永永有垂來世繼軌賢尹周公基繩引不替克綏東土塘之上結茅爲庵命庵僧圓琮恪其其事仍撥閒曠塗蕩令其開墾成熟將所入花利贍其時常修補之費永垂不朽云爾遂附其名於此

國朝邑令楊國翰增修梅墟石塘記鄞於寧爲澤國枕江抱湖東西十四鄉公私田幾十萬頃所資以瀦蓄灌溉者全恃隄防要害失時不修爲患滋大癸未冬余權篆茲邑於水利橋梁碶閘堰壩漸修以次郭東三十里有塘名梅墟者舊矣明成化間先正錢方伯璡創議易土以石醬淤禦鹹以二百八十餘丈之塘隄衞一百七畝之田舍厥後計畝出資以時修補具載於石甚善舉也乾隆二年又經邑廪生陸君用拯等重修歲久傾圮民多覬望迄道光三年七遇風

潮坍塌亟矣紳耆錢鉠錢澇陳林錢世德等合詞而進曰我侯之至百弛具張矧茲要害敢請隄防余巡往周視或坍或圮略無完固民或惜費憚勞權議擇急小修非善之善也遂進父老告之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安斯塘爲鄞鎮兩邑之衝水陸孔道江闊灘橫急流奔湧非全行固築添設備塘不足以垂久遠今爲吾民計其坍塌已甚若某啚至某啚者則重築宜其傾圮不固若某啚至某啚者則增修宜渠塗泥以爲址甃巨塊以爲身砥蓋石以爲平

面廣度以丈四尺址廣度以丈八尺而隄內復設備
塘其面較廣蓋三丈二尺爲度分段修築不懲於素
剋日計工毋怠厥成於是民咸悅從踴躍捐資若趨
家事閱七月告成余復詣驗工堅料實東西行過是
鄉者舉謂自茲以往淡不洩鹹不齧禾稼豐熟道路
坦平永有石塘之利矣𠈁之得圉我民豈止是哉未
幾余以例調去士民籲大吏乞留不獲請書增修之
故於石俾後之人無替前修有以久捍防之利於無
窮余嘉諸紳耆之任勞任怨相與以有成也是以記

泗洲塘 長十七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三啚錢志
洋河石塘 縣南二十五里外江內河中限以塘閩志
長五十丈闊一丈五尺在四十二都一啚錢志
狗頸塘 卽南塘以形得名亦名九經塘在長春門
外二十五里外受江潮之衝內障大川之流洪水時
至則塘岸易決江與河合而西南諸鄉皆受害矣康
熙十年縣令朱士傑鳩工修理先設東西兩備塘以
遏上下之流然後加工修築經年工成乾隆二十五
年知縣高大澤重修嘉慶十一年塘復壞知縣周鎬

會同紳士公議將已坍之塘并河俱讓出以免南來
水直射衝激另買沿河一帶民田爲塘修築堅固改
名永鎭四十二都一二三啚合管參李志錢志及四明談助
國朝邑令周鎬重築永鎭塘記鄞澤國也潮江貫其
中分東西兩戒潮水鹹不利灌漑必取資於山泉地
勢中高外卑一瀉立罄故鄞之言水利者隄防之力
居多其在東七鄉以東錢湖爲本在西七鄉以它山
堰爲本然東錢湖四面環山於峽口設碶節宣旱閉
澇洩一碶夫足以司之它山堰發源四明下至西壩

綿亙百餘里大約與江爲鄰蓄瀦禦鹹惟塘是賴而
永鎭塘尤其單弱衝要處也塘在長春門外二十五
里舊名狗頸塘蓋以形得名其地外江內河兩面塹
削對岸沙塗凸出潮水漲落逼衝於塘以故屢築屢
倒康熙十年前令鳩工修理特設東西兩備塘以遏
上下之流河流中斷而正塘傾決如故自是歲修不
貲罔或有效嘉慶八年冬余以常山令攝篆鄞邑東
鄉士民卽以東錢湖爲請余爲稽考舊章嚴碶夫私
洩之禁而湖水以治唯狗頸塘則任其廢壞無一人

請治之者詢之士人僉曰此塘有妖前縣歷歲繦修民力大困而迄無成功是以動色相戒莫敢再議余俟潮落時細審形勢並其傾圮之狀曰得之矣五行惟土制水今植丈尺之木於深淵而戴之以石上實下虛潮汐震撼其傾陷也固宜茲維大反所為就其傾陷之處塡以亂石石與水平然後加土其上復以巨石甃其兩旁則土石勝而水氣自殺且塘基狹不能持久若將斷河盡實以俾與塘鎔成一片則土力愈厚潮雖悍無能為也僉曰善惟古河閉截終以為憾且取土匪易請於斷河北岸買田鑿河卽以鑿出之泥塡入廢港則施工易而河道亦通余韙其言顧經費浩大乃集西鄉紳士郁鼎和趙東臺陳墨林等廣為勸輸督工庀材各任厥職經始於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閱五月告成計築新塘九十二丈一尺二寸闊十丈開鑿新河九十七丈闊五丈有奇又修築老塘八十五丈闊三丈七尺計費緡錢三千八百餘貫皆民力也既蒇事諸紳士復前請曰是塘為患七百年今而後庶與東錢湖並治唯是地處曠野四無居民脫有滲漏誰其省視且恐鄉愚之利吾石而竊取之也願加捐千金構屋數楹以備居守卽以塘之餘地十畝零任墾植以酬其勞而前買糧田鑿河亦可如數抵補無闕余喜士民之助余有成而更綢繆以善其後也用鐫碑以記巔末其捐數詳書於扁並垂不朽原名不雅馴易之曰永鎭志祝也

風堋石塘　在四十二都二啚長六十丈闊一丈五尺案聞志載北渡風堋廟之前有廟前塘明萬曆間司李魏復琦修築故亦名魏公塘計長百餘丈大約碶廢而改修為塘丈尺則至今更減耳錢志

沈公石塘　縣南二十六里洋河塘之南約長十丈與狗頸塘相鄰萬曆中知縣沈猶龍所築也塘之旁向有沈公橋橋之內又有水漕橋下通大河之流以灌田漕之迂迴盡處有沈公外塘不與河通田甚病焉外塘既不修則潮易衝入仍當於舊橋下開一穴如舊制至外塘偏僻官府勘視往往不到每為偷於修築者所矇不可不察也聞志長六丈闊一丈五尺在四十二都三啚錢志

長堰塘　長十八丈闊一丈三尺在四十一都一啚與二三啚合管案舊志有長堰在縣西南三十五里疑即此錢志

楊木塘　長一丈闊八尺在四十一都三啚錢志

蔦上塘　長三丈闊一丈在四十一都三啚錢志

柳橫塘　即西壩石塘明正統間知府鄭珞因歲久塗漲移壩置於浦口兩岸甃石爲塘長三十二丈闊一丈植柳其上以便往來民稱鄭公塘曰柳橫塘錢志乾隆五十三年知縣錢維喬於塘南之洞橋建石鋪一座以資蓄埍新增

新舊堰壩

倪家堰　縣城東半里至正續志在老界鄉聞志今廢

林家堰　縣東五里年久崩漏不足爲江湖蔽障每巨濤澎湃則斥鹵浸淫積澇久之則滲泄於外不獨爲民畝害抑亦不利舟楫判府史爵因民之請以石更之塘高濟深祇舊址舒長添甃石砌修蓋車屋補築土塘自是民田有灌溉之益舟楫無險阻之虞至正續志今廢

石箄堰　長三十丈闊七尺五寸在一都四啚案曹志有石家車堰縣東五里又名舊箄堰當即是此錢志

過堰　長七丈五尺闊六尺在二都一啚錢志

黃墅堰　縣東五里訛呼黃市堰成化志李志作王駐洋堰錢志在老界鄉聞志

徐師堰　縣東三十里成化志在老界鄉聞志

張家堰　縣東三十里舊名楮浦成化志在老界鄉聞志

阮家堰　縣東三十里舊名佘家成化志在陽堂鄉聞志

梅墟堰　縣東北三十里老界鄉聞志以上五堰俱廢

道士堰　縣東南五里老界鄉舊名林家堰與鄞江右鄭郎堰相對李志作林郎壩長二丈闊一丈六尺二十都一啚與十九都合管參聞志錢志

周宿渡堰　即曹志渡頭堰長二十五丈闊七尺乾隆二十三年改建石塘長二十八丈闊一丈三尺在二十都一啚錢志

大漲堰　長八尺闊六尺在二十都一啚錢志

小漲堰　長十四丈闊五尺在二十都一啚錢志

十河堰　長一丈闊六尺在二十都一啚錢志

胡家堰 長十四丈闊四尺在十都二啚 錢志

顧家堰 長二十三丈闊四尺在二十都二啚 錢志

雪家堰 疑應作薛家堰長三十一丈闊五尺在二十都三啚 錢志

小堰 長五丈闊五尺在二十都三啚 錢志

衝江堰 長十一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啚

銅盔浦堰 土人名為徐更樓堰堰內即往姜山河 敬止錄 長六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啚 錢志

李師堰 長三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啚 錢志

廟前堰 長一丈六尺闊五尺在二十都四啚 錢志

蒲王堰 長十丈闊六尺在二十都四啚 錢志

毛家堰 長二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啚 錢志

王家堰 長三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啚 錢志

青墊堰 長五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啚 錢志

佘家堰 長四丈闊八尺在二十一都一啚 錢志

庵前堰 長四丈闊八尺在二十一都一啚 錢志

大慈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二十一都一啚 錢志

陳婆渡堰 長五丈闊五尺在二十一都一啚 錢志

桃枝堰 長十五丈闊三丈在二十一都二啚與三啚合管 錢志

傅家堰 長二丈九尺闊八尺在二十一都二啚 錢志

後堰 長六丈五尺闊八尺在二十一都二啚 錢志

黃沖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二十一都三啚 錢志

王小水堰 長八丈闊七尺在二十一都四啚 錢志

花山堰 長一丈五尺闊七尺在二十一都四啚案舊志有大花山堰小花山堰俱在手界鄉今僅存其一 錢志

臨江堰 縣東南三十里手界鄉 聞志 今廢

鍾家堰施婆堰 俱縣東南三十一里手界鄉 聞志 今廢

戴蔣堰古塘堰 俱縣東南四十里豐樂鄉 聞志 今廢

前堰 長四丈三尺闊六尺二十一都四啚 錢志

後堰 長二丈五尺闊八尺二十一都四啚 錢志

寺後堰 長二丈闊一丈二十一都五啚 錢志

上河堰下河堰 在縣南三十五里乃鄞塘鄉姜山之前上下河之隄也上河則白杜橫溪山源注之與

東錢湖水通下河則銅盆浦有堰常浦進林有碶通奉化江潮雨漭則江潮接之二河漲水相迎故堰善崩行省居者皆謂二堰各遷十餘丈則依山之麓易於隄防且得白杜橫溪之源同環舊河中可溉田五六百畝而得常稔亦無妨他鄉水利寶慶志今廢聞志

繆家堰　長十四丈闊七尺二十八都一啚與九啚合管錢志

鄭家堰　一名程家堰長六丈闊九尺在二十八都二啚錢志

王家堰　長五丈闊二丈在二十八都三啚錢志

周家堰　長十丈闊八尺在二十八都四啚錢志

劉家堰　舊志有樓家堰疑即此長七丈闊一丈在二十八都四啚錢志

朱家堰　長二十八丈闊七尺在二十八都五啚錢志

陸家堰　長二十六丈五尺闊一丈八尺在二十八都六啚錢志

徐更樓堰　長七丈四尺闊一丈九尺在二十八都六啚與三十都一啚合管錢志

干婆堰　一名王婆堰長十二丈闊七尺在二十八都七啚錢志

徐家堰　長十二丈闊七丈在二十八都八啚錢志

東里堰　長十丈闊九尺在二十八都九啚錢志

小黃土堰　長九丈闊七尺在二十八都十啚錢志

長塘堰　縣南二十五里鄞塘鄉江河夾岸爲塘延袤百餘丈俗呼百丈堰當風潮之衝禦河流之泄累築累敗役戶坐是蕩產者衆里士黃堂相地勢謂河洞本以溉塘下之田然不可與水爭地乃以田易鄧

橋廣福寺田鑿渠環之以接舊河之洞使仍可溉塘下之田更於河洞鄰江之地各捐半里許於其外爲一堰以殺水勢舊塘遂堅壯民病始蘇寶慶志

茅家堰　長五丈五尺闊四尺在二十九都一啚錢志

顧家堰　長五丈五尺闊三丈二尺在二十九都二啚錢志

後墻衖堰　長二丈闊六尺在二十一都五啚錢志

花衕堰　長三丈闊六尺在二十一都五啚錢志

陸家堰　長一丈五尺闊五尺在二十二都一啚案

陸家堰今有二查聞志僅載一堰在縣東南三十里此爲近之錢志

寺後堰　長五尺闊八尺在二十二都一啚錢志

泗洲堰　長四丈闊四尺在二十二都一啚錢志

范家湫堰　長三丈闊五尺在二十六都一啚乾隆五十二年居民具呈改建石碶錢志

紫金堰　長三丈二尺闊六尺在二十六都二啚錢志

徐篠桶堰　長一丈九尺闊七尺在二十六都三啚錢志

前百丈堰　長六丈四尺闊八尺在二十七都一啚與二三四五啚合管錢志

後百丈堰　長五丈闊八尺在二十七都六啚與七八九啚合管錢志

傅家堰　長七丈闊五尺在二十八都一啚錢志

鮑家堰　長五丈闊四丈在二十九都四啚錢志

聞家堰　長五丈闊三丈在二十九都六啚錢志

斜橋堰　長十丈闊三尺在三十都一啚錢志

上蔣堰　長十二丈闊三尺在三十都一啚錢志

下蔣堰　長十丈闊三尺在三十都一啚錢志

鷺頸堰　長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二啚錢志

張家堰　長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二啚錢志

茅家堰　長二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三啚錢志

長春堰　長三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三啚錢志

開頭堰　長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三啚錢志

施家浦堰　長八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三啚錢志

杜家堰　聞志作屠家堰長二丈闊三尺在三十都四啚錢志

下梁堰　長十丈四尺闊三尺在三十都四啚錢志

任家堰　長二丈闊三尺在三十都四啚錢志

葛家堰　長六丈闊四尺在三十都五啚今改石碶名豐樂錢志

蟛蜞堰　長三丈闊四尺在三十都五啚錢志

周思堰　長四丈闊五尺在三十都六啚錢志

蔦蘆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三十二都一啚錢志

蝦泥堰　長八尺闊七尺在三十二都一啚案聞志載花堰又名蝦堰在縣西四十里鄞塘鄉核之道里

疑即此錢志

南河堰　長一丈闊五尺在三十二都四啚錢志

以上堰凡九十並傍鄞江之左

鄭郎堨　長三丈闊一丈七尺在城西隅二啚案聞志舊名鄭郎堰蓋初係土堰後改爲石堨也錢志至正續志作鄭十八郎堰新增

鄭家食利堰　城南門外與鄭十八郎堰並列至正續志

瓦窰堰　縣南三里聞志

新朱瀨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五十一都二啚合管錢志

老朱瀨堰　長八丈闊二丈六尺在五十一都三啚錢志

小漲堰　長十五丈闊八丈五尺在五十一都四啚錢志

段塘堰　縣西南十里清道鄉聞志

張家堰　長十二丈闊四尺在四十三都二啚與三啚合管錢志至正續志又有張家小堰近徐家堰新增

翁家堰　長十五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一啚錢志

華家堰　長七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一啚錢志

范家堰　屠氏橋閘裏近江際敬止錄　長三十六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一啚錢志

寺莊堰　長九丈闊五尺在四十三都二啚錢志

王師堰　長七丈闊四尺在四十三都二啚錢志

桑塘堰　長十五丈闊七尺在四十都二啚今分大小爲二道錢志

下陳堰　長十八丈闊二丈在四十三都三啚錢志

松樹浦堰　縣南十里清道鄉上有強堰下有小閘通江今淤敬止錄

王家堰　近松樹浦敬止錄

盧峯石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三啚錢志

大蘇堰　行春碶下成化志

蔣家堰　行春碶南成化志

鑪頭堰　近蔣家堰過江即銅盆浦海防考云明永樂二年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酋二十餘人即治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時銅甑猶存鑪竈遺址在鑪

頭堰聞志

小沔堰　近鑪頭堰成化志

邢家堰　西南二十里俗訛淩家成化志

陳五耆堰　縣西南二十里近娜兒渡成化志

黃家藕池堰　縣西南二十二里成化志

祈湖堰　縣西南二十二里光同鄉聞志

樓家堰　縣西南二十二里光同鄉聞志

徐家堰　縣西南二十三里光同鄉聞志

蔦蘆堰　長五十二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四啚案

三十二都有蔦蘆堰在鄞塘鄉之蔦蘆故名此堰在櫟社亦名蔦蘆或曰烏埏未審所自錢志

淩洋堰　長十二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四啚錢志

北渡堰　縣西南三十里成化志　舊名背浦碶敬止錄今係石壩長三丈闊一丈六尺額設壩夫三名每名工食纜索銀五兩在四十二都一啚錢志

何家小堰　縣西南三十里成化志

朱家堰　近[illegible]堋廟敬止錄

沈家堰　近[illegible]家橋敬止錄

石堰　縣西南三十五里成化志

范家塘堰　縣西南三十五里謝家壋又名擂木堰成化志

黃家堰　縣西南四十里句章成化志

仲夏堰　縣西南四十里唐太和元年刺史于季友於四明山下開鑿河渠引山水流入諸港置堰蓄之溉田數千頃後因別置它山堰疏而為河此廢不用聞志

崔家堰　縣西二里聞志

和尚堰　縣西五里聞志

朱將軍堰　縣西二十五里聞志

唐家石堰　長三丈三尺闊一丈一尺在鎮都二啚錢志

北郭堰　長一丈六尺闊一丈三尺在城西隅九啚錢志案北郭堰諸志俱不載及閱宋志北門舊名鄭堰門知堰之由來久矣其制砌石為之高與路平永固如斯不致崩塌泄水四明談助

北津堰　縣西北二里又名北淸蓄水以通城下濠

池今湮敬止錄

倪家上下堰　各長六十五丈闊二丈在五十都一啚錢志

桀家堰　長十丈五尺闊一丈在五十都二啚乾隆五十二年居民呈請於沾利田畝捐資建復未及舉行錢志

吳家堰　長二丈五尺闊一丈在五十都三啚錢志

方家堰　長二丈闊一丈二尺在五十都三啚錢志

金仙廟堰　舊名集神堰長八丈二尺闊一丈六尺

在五十都三啚錢志

王家堰　長十五丈闊二丈二尺在五十都五啚錢志

西渡壩　縣西北二十五里歲久塗漲明正統間知府鄭珞移置浦口兩岸甃石爲堧成化志今名西壩長四丈闊二尺額設壩夫十名每名工食纜索銀九兩二錢在四十九都二啚錢志

金家堰　長六丈闊六尺在四十九都二啚錢志

王野堰　長五丈闊四尺在四十九都二啚錢志

大堰斗堰　長十一丈闊七尺在四十九都二啚錢志

橫河堰　長八丈闊六尺在四十九都三啚錢志

馬郎堰　長三丈闊六尺在四十九都四啚錢志

邵家堰　長五丈闊一丈三尺在四十九都四啚錢志

原名遶江堰今訛又名顧家堰新增

後浦堰　長三丈闊五尺在四十九都四啚錢志

包家堰　長十三丈闊五尺在四十九都六啚錢志

黃婆堰　長九丈闊八尺在四十九都六啚錢志

以上壩二堰凡五十九並傍鄞江之西

鄮童堰　縣西南二十里聞志

蘭浦堰　小溪鎭洞橋側敬止錄縣西南四十五里聞志

杉木堰　縣西南五十六里舊爲泥堰溝引江潮入河溉田數十頃惟潮湧則行人不便明弘治初爲石堰塞其溝路水利不通行者便而農甚病謂宜易之以碶閘而上跨以橋庶得兩便聞志

禪巖堰　在杉木堰之上通清源之水由懸磁入江敬止錄縣西南六十里聞志

西高堰　縣西南六十一里聞志

大皎堰　縣西南七十里聞志

以上六堰俱在句章鄉並由宅山堰水所從出之處置之

慈谿江

源出紹興餘姚之太平山至丈亭歧而為二一貫邑中一環邑外其西北諸山之水未至縣五里匯於彭山堰有斗門以洩於江二江皆東來至西渡復合以歷郡城北至郡城東北會鄞江為三江口宋吳潛因於台處堰其貫邑中者名小西壩敬止錄

奉化江

源於鎮亭山出縣之惠政橋下與諸溪水會而南來至三港口與鄞江自小溪出者合而亙郡城之東敬止錄

甬上水利志卷六

光緒戊戌仲春

西湖水利攷

泉唐胡克勳題

錢塘丁氏嘉惠堂刊

西湖水利考

仁和吳農祥慶百

宋蘇文忠公軾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以文忠比西湖於眉目猶淺視西湖也譬之人身血脈治則四支堅強西湖則杭之營衛也且人身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西湖則杭之腸胃也眉目而失淸揚未足以爲病營衞不能通水穀則雖有神醫無能救矣眉目而失淸揚卽足以爲身累腸胃不能受水穀則雖自以爲無病見之者必反走矣自唐宋以來李長源泌之始開六井白樂天居易

從而修之嘉祐中沈太守文通於六井之南開南井熙寧中陳太守述古又疏之元祐中蘇太守軾患其湮涸復爲經理六井雖由城中開鑿而寔引湖水爲本源陰相灌輸使易斥鹵爲甘醴則西湖非杭之營衛乎白氏之通石函也蘇氏之築石堰也石函之流細其言曰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石函之利也堰則用瓦筒石槽匯之西湖者注之運河春漲不使汎行秋霖不使驟溢制以定而有常自仁和以抵海寧阡陌數千頃皆賴湖水以救亢旱此石堰之利也諸邑犬牙繡錯而皆賴湖水則西湖非杭之腸胃乎湖自南宋漸成繁華而元廢不理勝國之初仍之寖成池沼爲民居倡爲濬湖之說者宣德正統時則有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成化弘治正德時後先則有太守胡濬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御史吳一貫太守楊孟瑛而孟瑛任事至猛議當開者有五漸復唐宋之舊然湖之究不得復者有三一曰積習之難拔也自本朝溯勝國自勝國溯元已四百餘年矣昔所云豪右之圍占者今皆爲易主之世產也昔所云版籍之漏沒者今皆爲國計之徵辦也無尺寸之

不售於民亦無尺寸之不納於官也今使執子孫所應割之產業以追求其祖宗所當吐之田廬則已夏五郭公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矣況所授受展轉則又齊景公之所樂而皆爽鳩之所貽也能止羣謗之不興乎能防浮議之不格乎溫原之賜殆不可必之於郤氏而汶陽之疆豈能還正之於魯也一曰國賦之難除也湖之遷而爲蕩湖之廢而爲田其來已久而明初定湖蕩止糧每畝二斗七升抄沒官田多至六斗以上可謂重矣以極重之征而民寶之而不忍捨者豈非旱潦無憂而獲利加倍乎如欲

奪其所有必當捨其所應納之賦與役而成化開濬之議起臨湖查勘已不敢明告於君上悉舉其所以然而鋤去稅糧百三十餘石强派之隄西有產之家於是失產者怨而有產者亦怨無幾何而圍築如故矣當時劉楊諸公皆具經濟能剸割成化時且承平能信大臣爲國爲民之事而始終乖違若此則亦可見任事者之難不第紛紜之口舌已也一曰國費之難供也鄴侯之成六井事奇而費約可以意揣矣蘇文忠之濬湖也請上供額解出糶常平增減折耗之餘米一萬餘石又請降度牒減價出賣募民開治又

奏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又計避浮山之險以開龍山之運河用度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計二年始成由此觀之古人之成一事未有不通前後計畫而能有成者也通前後而計畫未有於國不費一錢不雇一夫而能公私無困者也長蘆之築宋章獻皇后臨朝內出錢數十萬貫龜山河之開神宗亦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今議濬湖無亦通前後而一計之此尤近日之急著也乃世之以濬湖爲不便者成化志載之矣曰

西湖自宋亡後歷元入明官無厲禁爲官民寺觀侵佔蘇隄迤西直抵西山之麓盡成桑田僅留六小港以行鈌瓜舟子其酒船無論矣裏湖稍僻皆成私居外湖則自蘇隄北第一橋迤東沿西泠橋孤山沿城而南抵南屏爲池蕩田廬彌望湖身窄小昔稱外湖南北十里今五里而近焉浸淫至神熹又可知矣而議者則曰湖濱之爲民恆業也小民男女萬人養生送死身口衣食仰給於此且竈突相接桑柘成林墳冢梧楸林木茂密而忍平其馬鬣塞其井竈是非仁者所爲則應之曰公之所惜者傍湖之三百餘戶也

今之所惜而欲濬之者一郡之風氣數萬戶之生死也全數萬戶與三百戶孰大而孰小爲一郡計盈縮與環湖之民家計可否孰智而孰愚議者又曰湖水西來其勢高城二尺辛弃疾所謂決之可以灌城者是也今分削其勢似亦爲宜則應之曰湖高城卑公無乃誤讀前賢語乎陳同甫欲宋孝宗都建康圖恢復故詭言錢塘不可都以激發庸主耳非實謂湖身高於城如明季汴渠之塹也今以匠氏之槩計之西湖之廣二十里而近郡城之廣四十里而遥非無晉陽之畏智伯樊城之壁于禁也以二尺二十里之狂

瀾注四十里開東西北三關之地有順而四走耳何能爲害哉而議者則又曰杭地穿城四河東西北水門各受他河之經絡與湖殊隔各河所受潮水及吳山諸源之水本自有餘今上塘之河匯臨平湖而來趨艮山水門抵斷河而止下塘之河中匯三里洋十二里洋水勢平衍由市河出武林水門皆隔西湖西湖所洩一入新河及壩而止一入下湖及古蕩而止雖東有小河又有清河三閘兼阻二壩與運河寥闊上塘梁下塘高且一丈湖水安得逆流以溉夾河之田耶則應之曰杭城之通西湖沈司務守正言之悉

矣其言曰杭城之水有上中下三河轉展遞注皆受西湖之水三道入城一奔湧金門一奔湧金陡門之下一奔清波門流福溝經府縣南過運司及織染局會曲阜橋外南抵藩署之左北達八字橋又播爲二一西經舊五道前穴臬署圜扉越車橋出武林水門一北經張中丞江學士之門出衆安橋止清湖等閘一北經張中丞江學士之門出衆安橋外又播爲二南行則經千勝廟等橋逆流而上至清冷橋迤東穴新宮橋運河沿通江橋直出鳳山水門越南新海月等橋抵浙江驛之南龍山閘而止入於江一經巡撫公署過軍橋而東越保安等橋出候潮

水門至永昌會安二壩而止北行則經度生橋貢院西橋徑天水等橋順流而下亦出武林水門會清湖等閘而止溢則流入下河是曰上河其會安壩內有清涼柳林二閘洩入五里塘東新關李王塘至海甯長安壩而止南流則入艮山水門上抵巡鹽官署之東斷河頭而止是曰中河合上中河諸壩閘之水溢而下流舟楫四通東至海北達神京是曰下河由司務言思之則開濬誠急矣蓋杭城所賴水道前江後湖茅山鹽橋兩河通江潮者也城中所云三道通湖水者也然江潮迅疾易壅塞子瞻所謂重修堰閘阻

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引湖水爲一郡之利是也江潮雖苦櫛爬撈掃之敝而實不可阻子瞻所謂猶慮缺乏宜引江水以助之是也江湖似亦並重而湖爲主江爲客湖爲清江爲濁湖晝夜灌注江則候有潮汐是則防江以卻其泥沙通江以受其灌溉固不可廢而湖之爲利尤深矣勝國宣德時海宇無事講求國事稍興開濬之說而未及毅然行之成化十年撫按諸公得祖其說凡舊隸湖而被侵佔者不分遠近盡行芟薙仍於修復之處築隄表之起段橋東至雷峯而止計二千餘丈址一丈五尺上七尺

高五尺湖身始復而豪右爭以爲不便引賠糧之說以逆阻之已作而旋棄由嘉靖以至於熹廟無有敢言之者卽有之卽中以他罪使去官而李侍郎旻至欽身排難引王安石之行水利吕惠卿之壞蘇隄以爲濬湖之罪要而論之唐宋諸賢行之而得遂其志者杭城土薄人稀民未蒙濬湖之利而先受斥鹵之害故事立而功溥勝國諸賢未嘗無白蘇之願而旋作而旋廢者杭郡土厚水深民已食西湖之利而忘其斥鹵之害故論行而物敗之唐宋諸賢行之而無獘者兩朝寬文法以御下下卽以便宜從事其所奏

請朝報夕可未嘗有太府之疑駮度支之靳惜故諸賢得視國事如家事勝國諸賢纖悉動相掣肘不得逞其三尺之喙而戶部自黃冊編定之餘尺寸無從寬假所有奏請每阻於國費故有審侵佔而誤許納糧有當開除而重使賠累而諸賢上無利於國下亦無利於民果能鑒勝國之所以失用唐宋之所以得則不患無任事之臣如李如白如蘇者也

西湖水利考終

西湖水利續考

仁和吳農祥慶百

西湖形勝爲一郡所藉賴昔賢言之詳矣愚以爲宋之水利與唐異明之水利與宋異本朝之水利又與明異何也唐之水利奪湖於江者也奪湖於江其法利用豬湖使江不至於侵湖而郡受其利矣宋之水利分湖於江者也分湖於江其法利用衞湖使湖强而江弱湖爲主而江爲輔而郡受其利矣唐宋以後斥鹵之境漸化爲膏腴葑荇之泥已除其枝蔓而沿湖之地一歲收數鍾之益於是築爲僧廬宮觀者十

之二揭爲邱墓園林者十之三隄爲池渚田蕩者十之四勝國自洪永以及於神熹豪右搢紳之家各私湖利爲傳家之產而湖日瘠且隘勢必至於折入於私家而後止其法利湖之開使湖之舊壤得復而後湖足以納萬峰之水湖足以納萬峰之水而後湖之隱者洑者突者激者下通於海者傍穴於山者潛行於地者皆得不逼不削不壅不絕而郡受其利此勝國言西湖者之大概也　本朝承勝國彫敝之餘而西湖之水利久置不講而上中下三河受西湖之水從湧金水陸二門奔注者陸則流福一溝沙土塡塞

無從引湖以達城於是旱則運司一河龜坼瓢裂淺成平地一雨則夾山諸嶺之水呀呷澎湃濆滉瀰漭下至民居上至官署皆懸竈而炊束版以渡爲公私所病水則抵藩署穴臬獄者殘流哽咽僅危一綫以會於清湖等閘水弱不能勝舟泥壅不能載物於是南則經千勝等廟逆流而出鳳山水門北則經度生橋順流而出武林水門者處處爲瓦礫民居所佔譬則人身百脈不通經絡停滯將成痞隔否則痺痿不仁其法利疏湖之支排湖之幹支疏則體輕幹排則氣達體輕則上流可以受幹達則下流無所積而郡

始受其利此本朝言水利於西湖此其大概也今大臣任封疆之責者萬目而憂已從事於支幹謀於下僚籌於故老舉難與慮始樂於觀成之衆拔其疑根又洗滌閭里横互吞噬之積習一切勒還之盲其策之不可謂不深其行之不可謂不斷矣而愚則鰓鰓然過計者良醫之治病也其藥餌之所不及者酒醴漸之其酒醴之所不及者金石伐之其金石之所不及者針灸救之如功已十有其九而中止則其病又深於膏肓腠理之間故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也今城中水道民居其九兵居其一今屯戍者割二門以

隸之如八字橋以及張中丞江學士等諸河各隸圉營北人不識水利其所營造互相排窄所居官屋戍滿卽歸非子孫授受之產非金錢市易之劵責其從公開濬勢必苟且塞責如鋤未能豁客土蹔不及錯土石建不得高梁橋芟不欲傾馬廐有一於此其成將敗水之性迅而就下土之性疏而善崩必將由淺及深因高臨下春霖秋潦灝溔礴擊滲淫委輸不必一年又將阻塞閱歷歲月弊且仍前此其一也城中諸河湖之支幹也湖則諸河之本源也古之人愛西湖比於眉目者如鏡之不可受塵受塵則清光掩矣

如劍之不可觸穢觸穢則寶氣喪矣古人之狎此湖也植以杞柳夾以芙蓉榮以桃李參以竹柏豈止飾游觀追嘯傲矣哉所以堅隄塹翼根基也今湖中淵泉百道久多抑沒而湖中時長陰沙如昔所謂息壤者隆崇崔嵬坡陀曼衍處處峙起湖中三潭昔云深不見底者波光雲影可得俯浴城中日暮小兒吹角導馬出城萬蹶馳突往往渾濁水色腐敗茭草閱歷歲月或變桑田此其二也愚謂城中諸河隸屯內者旣非如土著戶口可使計工竣事又非如閒田甌脫可置棄而不問亦莫若官自爲之計道里輸畚幹因

原隰呈糗糧必使內外如一方可支久一身之中計己抉筋搦髓揲胃浣腸而一手一足之微不爲除去使留病本爲後日周身之患非智者也至若湖中陰沙當時時挑濬泉眼請如吳越時特置撩兵千人每歲視其梗塞者循環疏通蓋西湖諸泉燦如列星開此則塞彼前坍則後漲以葑弱而易生又即芟而即長乘梅雨之候葑根易動之時而撩之此治之以時計者也乘舴艋之舠操笭箵之器因利乘便使葑不至狂蔓沿隄迅撩此又治之不可以時計者也乃國馬爲武事所須而江干曠遠傳有云川澤藏垢宜徙

馬肆於江干無人居之域採苜蓿則易縱飲齕則安必不可使近西湖亦治西湖之要計也夫治湖而不及慮其本源亦猶日計運河而不計黃河也黃河得其故道而運河自治者有之矣黃河橫嚙奔決而日修運河之版閘自謂運河無虞不可得也抑又聞之餘杭南湖者西湖之祖也南湖雖隸餘杭實爲三吳水利要害北塘毀餘邑十六壩首被之浸潰於仁和德清而吳興受其菑南塘毀餘邑靈源章鄉首被之浸潰於錢塘石門而嘉禾受其害趙宋時京尹趙與𥲅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餘杭塘達溜水橋凡歷數堰桔槔運之以注西湖則又以西湖接南湖之說也治西湖以開通一郡治南湖以開通數郡乃緩急偏全之局也

西湖水利續考終

關中水利議

關中水利議

安康張鵬飛補山

客有自省垣來者言二月十六日關中書院月課以修關中水利議命題二十七日又示舉貢生監諳水利者各抒所見交監院官轉呈仰見大人因兩暘偶愆思登饑民於飽煖仿鄭白渠故事以工代賑救一時之災興萬世之利一舉兩善斯眞一省福星也舉人足不登長吏庭守口如瓶者十年突見饑民逃至南山蝟聚蠭屯紛紛然傳說大人廣轉危爲安之心於殷殷下訪時露出聞者無不以手加額頌盛德於不諼竊思言及之而不言隱也稍有知而

不對自外也謹師明參政劉麟陝西無地不宜水利議專丁齋覽未必可資采納然藉此少紓饑溺猶己之心則有萬難括囊者蓋聞鼂家令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陸贄上救荒之策謀及百年仲淹興代賑之工家頌二輔歷觀往哲代有嘉謨宜我賢良詢於衆庶此豈徒示謙沖哉抑以見荀子云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穀君子不如農人耳關中據百川上游導引最易夏商以前水利不可考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公一生足跡不出東西二京觀地官治野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者西京卽今日關中是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行之久矣公見之習熟故著書立說其言甚詳然則公所以致太平者非以水利大興之故乎自商鞅開阡陌井田之壞實自關中倡之後世民生日蹙皆鞅階厲所以歷代名臣思富國者如孫叔修芍陂而楚強吳起修漳河而魏富蕭何修褒谷而漢興李冰修離堆而蜀足非導事哉況史記貨殖傳稱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好稼穡植五穀東方朔諫疏謂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天下陸海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利是不獨禹貢稱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

可見虞夏商周井田盛行關中實專其利也且圖書編論浚渠古之畿甸必有溝渠溝渠多則西北之水不助河爲虐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物產日殖萬世永賴此謂務本明太宰徐元扈光啓農政全書謂西北地力不盡由水利不興能用水不獨救旱且弭旱灌溉有法纖悉無遺此救旱也均水田間致雨甚易此弭旱也三夏大雨時行正農田用水之候使徧地耕墾溝洫縱橫資其灌溉必減黃河之流明臣周用亦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此可弭河決之患者旨哉言乎可見用一利能遠數害使涇渭滻灞灃雒滈潏諸水皆歸溝洫則黃河減一支流使甘陝

晉豫諸支流皆歸溝洫則黃河何自得決所以禹抑洪水能使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厚生正德利用惟和一舉而萬事利諸公眞能通經致用哉大人今議及此以此見湛深經術不易窺測且虛懷下訪尤見河海不擇細流但今日時勢興一利必滋一弊非通盤合算未易成功非同寅和衷不易集事請先徧飭現在任守令與候補者使議隨時制宜酌乎人情宜乎土俗不必汎古不必惑今但求養民不倦千年遵行斯可耳想來自田閒者必道之鑿鑿或現任有不諳水利者使各召治下父老講明其邑地形何處高何處低何處水勢通何處水勢塞並詳言疏淪排障之

方大小緩急之序饑民力役之規富民勸賑之義經費出入之法催督考課之道逐一擘畫分著圖說其言確者其行必果是現任守令即能興水利否則即易候補廉能者代之亦可觀成但以東南人談關中水利智者千慮不無一失不如關中人自言愚者千慮不無一得舉人生長南山隄堰斗門田里樹畜略有見聞竊謂關中水利有前人修而未盡者有修而又堙者有全未議及者且有物土之宜未布其利者謹條分縷晰臚列於左何言乎修而未盡也其一滻灞之隈澤農引水有漑麥禾者有漑菜蔬者惜所引甚微其利不大急宜廣開種稻以盡地水其二咸陽

馬跑泉昔漑田入百餘頃今皆漑地失種稻利且三泉水派其源甚活如大加疏濬枝分派別可卜水旺其利益廣其三渭河兩岸自寶雞至潼關曠地不下數萬頃如札商甘肅制臺自渭源起首處處諭居民引水入田則下不至汎濫不必大力濬渠止引水上地堆土爲塍此不過一舉手之勞皆可登稻獲厚利其四七十二峪自鄠至華陰處處可因山爲渠或半里或數里或數十里可成田者尤不勝僂指惜皆棄水注渭且有匯於大路礙及行車使望灘而返迂遶數里數十里倘畢襄公見此不知其謂之何想大人亦悵然久矣何言修而又堙也見於詩者彪池北流

浸彼稻田箋謂在豐鎬之閒今成陸地見陝西通志者在長安有昆明池與池下石闥堰渠唐太和時堰廢池亦涸又豐河渠一名張王渠亦迹存水湮在咸甯城東南者有龍首渠引太乙峪甜水入城革居民飲苦水明末堙塞迤東漕渠藉挽運以資灌漑民頗得利大歷後舟漸不通今全種禾黍其南暖泉亦然在咸陽有漆渠成國渠昇原渠興成堰清渠今皆失灌漑利在興平有百頃泊宋泊曲泊隋唐享魚蒲利今俱廢在臨潼有中白渠中南渠析波渠昌連渠高望渠禑南渠其下流得水均鄭在高陵有樊惠渠漢改甘壤今仍成斥鹵在鄠有檀谷水三里河一灌安

善里一灌中原渭曲與仁三里今俱廢在富平有判官渠懷德渠薛家渠朝陽渠常平堰潼河皆圮失利在醴泉有巴谷水在同官有武子泉在岐山有斜谷河渠漳水渠均淤塞已久在郿有通潤渠寧曲水井田渠通濟渠譚谷河堰其利昔傳今俱否在寶雞有溫泉磻溪在汧陽有新碧潭上下馬灘渠惜均失灌溉利在隴州有五節堰白龍泉亦然在大荔有莊熊羆穿龍首渠惜與坡底泉馮村泉紅善泉均涸失利在朝邑有刺史姜師度引各水灌通靈陂亦與象底泉蔡莊泉西莊泉俱堙塞失利在韓城有龍門渠引黃河水溉田六千頃惜大利全廢在華州有天鵝池

渠太平渠駱駝渠白龍渠俱失灌溉利在華陰有叚明渠南河水一溉東鄉一溉西鄉今俱廢在乾州有沙溝泉莫谷河甘谷水皆可溉田今失利在武功有六門堰五泉堰湭溪均堙廢在邠州有水簾鎮渠拜家河渠兩塚溝渠大廣村泉街子村泉穆家堰惜均涸廢以上諸堰皆關中舊水利但通志所云田今半成地可否飭守令督民疏決滋產必較前加倍知大人必能變通使民不倦也說者謂鄭白渠乃關中大利自古豔稱今何以不及舉人觀通志知渠高水低歷代屢修屢圮今當勸捐興利此政似可姑停或又謂雍正五年命陝督岳鍾琪督工濬此涇陽高陵五縣不既大獲利乎不知前係發帑今則民修時勢不同未可概論大人或能繼岳公爲此則非陋儒所得知者若前人未議及者其一鮑陂至曲江皆在咸寧縣南唐疏龍首渠時聞此帶水瀦成淵自龍首渠闕皆種禾黍其地窪下大雨時行每悵渰沒論者謂宜用元儒梁寅鑿塘溉田議畝畝之間若十畝以一畝鑿塘則九畝可以無患當相視坡陀高仰處截爲陂塘使多受水遇亢旱從高瀉下霑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爲害矣況池塘之利魚蝦鵝鴨菱芡蓮蒲萑葦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漁利使曲江鮑陂一帶處處仿此爲之其爲利不亦溥乎其二磑谷渠

在臨潼縣西每當大雨時行山水陡發自南溢北衝出巨石橫塞官路近十里行人苦之論者謂如得漢陰民治龍王溝法化沙礫爲沃田利則普矣其三興平縣馬嵬坡西有黃山澂水數處每當雨發皆有水衝路南注渰沒麥禾論者謂宜截水爲堰如曲江鮑陂一帶治法計一里可獲稻數百石其四武功縣澂水東西兩岸處處宜修渠治田此水不及渭橫則棄水利尤可惜其五隃麋澤在汧陽縣東入里其地近水宜稻其六郃陽縣東北十五里三泉並出將軍山麓合流爲一其地宜稻其七潼關城南二里麻峪水亦可蒔稻其入三水縣北石泉渠與西門外西溪河

均宜栽稻其九三水河渟化河均在渟化縣北姜源河則在西北均宜引水溉田此皆前人遺利留待後賢疏濬以收灌溉之資者似宜即今急修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以甘雨生於荷臿多稌生於決渠不必禱桑林而靈澍足易所以重勞民勸相哉至於物土之宜未布其利關中甚夥請先言其易見者入水沙壩與南山無異但南山沙壩均種落花生生薑芋子甘蔗山藥歲獲大利舉人所見止盩厔略種薑芋竹他邑均否夫渭川千畝竹見於史記而今一竿亦無豈宜於漢不宜於今耶史記貨殖傳汶山之下產蹲鴟蹲鴟芋也漢諺大饑不饑蜀有蹲鴟錦里新編明

末丹稜縣民彭嵬萬家眉谷種芋活避亂數千人三年不饑草堂閒話閣皁山一寺僧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墼爲牆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墼以度凶年芋之濟人甚溥豈盩厔宜種而他邑則否耶安康人種落花生每秋冬舟運兩湖三江獲利以億萬計西同乾鳳不蒔此非坐失沙土之利耶至陸地瘠痙處關中諸邑皆有輿人閩宋仁宗以珍物易占城旱稻由福建至浙江使咸種濩利又建安江翔宰魯山從原籍取旱稻勸民曾種高地歲歲豐收聞江公教民種旱稻如種麥法浸種一宿撻潭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鋤一次澆糞水一次至

於三即秀矣大人愛民如子當此久旱請師宋帝江令遺法通行全陝則不獨關中可以救旱也諸有紅白二種陝人呼之曰藉此物宜陸種而紅土尤蕃美南山近年歉收四民恃此度歲曩見盩鄠有此他邑則否不知此物冬月可削片曬乾貯之竹囷每夏曬一次永不生蟲以之禦饑不亞於穀而西同乾鳳不知廣種豈非坐失陸地之利耶洋芋來自海島自興平楊雙山載歸種於南山乾隆時知食者少嘉慶時漸多近則徧高山冷處咸蒔之其生甚蕃山民遇旱咸資此養生今年每斗取錢六七十文請示西同乾鳳四民多運此出山買之者多則明年山民蒔之愈

衆此亦度荒一資也如諭山民仿閣皁山僧杵芋爲墼法將紅白藉洋芋一同造之則全陝四民永不受荒旱之災農政全書有野菜譜明周王橚有救荒本草王纘堂有救荒餘編安康令陳餘山有濟荒必備舉人有救荒三策此皆可刊廣布關中其尤要者伊尹救旱區田法不必用良田或高原傾阪壙邊宅畔城郭上下皆可種說見氾勝之書務本書農桑通訣農政全書鄠縣王豐川集賀耦庚經世文編皆鑿鑿言其屢效長安馬應宿宰湯陰勸民種此獲屢驗刊有小册此田最利貧民地少者全資人力以盡地利金史食貨志承安元年初行區田法男十五以上六

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此政今日似急宜行元史食貨志田無水者鑿井井深難取水者則否以舉人所見灞河兩岸咸長城北興平縣南山西永濟安邑夏縣虞鄉皆五畝鑿一井四圍植樹木取陰用牛馬車水灌地咸長興平則純用人汲以故諸縣不藉天雨歲皆倍收王豐川有救旱鑿井說此政今日亦宜急諭民間普師之則久旱有水勤民庶可免流亡又氾勝之書種芋法其區方深皆三尺取豆萁納區中足踐之厚一尺五寸取濕土納區中其上令厚一尺二寸以水澆之足踐令保澤取五芋母置四角與中央足踐之旱數澆之芋生子皆長三尺區收三石竊謂區田區芋鑿井三方似宜急行分布全陝藉濟荒年不獨關中而關中當久旱後似乎急需以上物土之宜如在上者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內必大盈餘雖遇凶荒可以有備此皆務本事業而樹畜則有不可略者元史食貨志每丁課種桑棗各二十本一切蔬果以多種爲衣食之助有池塘者必養魚蝦鵝鴨蓮芡菱茭蒲葦等利以補不足且多種苜蓿防饑而關中養豕者尤少殊不解夫無豕不成家字關中人皆有家盍少顧名思義者且養豕一年春夏秋飼草至冬始飼黃豆包穀所費不多得利最厚合無勸導令民備生生之資至祈雨法最

多惟擾龍事宜行於久旱說見荒政輯要此法舉人在四川親見三同寅行之均效但必得眞虎頭骨投有龍潭中立應其否者不是骨假必潭無龍以舉人所知如韓城龍門朝邑三河口高陵涇河口大荔九龍泉太白山三池此數處必有潛龍購得眞虎骨何訪試行之至春秋繁露載求雨方其理不爽如誠心遵辦必有應者凡此皆因物土之宜類及之以備采擇而莫如水利爲尤要水利所興有土有石有沙灘有山凹其引之者有直有曲有長數十里有短不及半里有過谿澗者有鑿山腹者有土築者有石甃者有支木梘者有砌石槽者有用水閘者有下鐵樁者有烈火煆者有釀醋激者其製引水之器低田用虹吸鶴飲高則恆升玉衡等具載在泰西水法關中人未必不知而耿橋撻水綫以浚渠法尤不受奸民之欺此尤賴勞民勸相者總之興水利之事甚繁而經理必在得人在官常則非紳士所得知若論紳士今日西同乾鳳均有湛深經術體用兼全其出有爲其處有守者舉人不便徧舉想無不在洞鑒中但每府令齒德兼優者各舉所知分襄辦理召安康漢陰老農慣修渠堆塍者六七十人分布四郡不過一二年此政必成但經理紳士領工夫頭不可擅用少年輕佻與心計奸猾一入局中物議必騰非但不能與水

第三三冊 86.4版 208

利卽勸捐一事人皆望而生畏僨事於始安望觀成於終乎夙聞大人平糶勸賑步禱西嶽精誠所感與元臣張養浩無異宜乎萬口一詞鼚鼓軒舞今又詢于芻蕘議興水利是欲嘉與三秦士臻於長治舉人雖禱昧敢不仰副憲心哉嘗稽晉史王猛仕苻堅見關中水旱不時發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通渠引瀆民賴其利魏裴延儁當幽州水旱民多饑餒疏督亢渠得利十倍宋歐陽修當穎州大饑大修陂塘以漑民田汪仲舉當蘭谿苦旱勸富民大濬塘堰以活饑民此外如明林希元鍾化民均於饑年舉涸塞之當濬役饑民而代賑此豈僅云安貧哉實兼以保富耳踵而行之與諸公後先輝映矣但非常之舉黎民滋懼范文正公以工代賑尙遭監司勞民傷財之劾何承矩知雄州初年勸民種稻值霜不成後納閩人黃懋言改種旱稻七月可熟阻之者頗衆至稻熟承矩載稻數車輦至都下議者始息且關中士民不諳稻利倍他穀謂食之腹陰則今日舉此政保無謗書盈篋耶竊請持志勿搖壹意必行但得習水利巧思過人如元郭守敬者數人贊襄上下善政必興況今日方伯廉訪德星聚於一堂同心共濟尤易集事至素問稱稻得天地之和高下皆宜爾雅翼謂稻味尤美故食稻衣錦爲生人極樂若如關中人言食稻腹陰何

以兩湖三江食此不陰耶大抵水利之賦較陸糧加重每見興水利者數年後田淤不登而升科如故關中陸糧較南北二山不啻加倍所以關中致富皆從商賈起家其多種地者則否富民種地無過百畝者且畏一興水利後必升科以此遵者百無一二合無出示告以永不升科藏富於民與在官奚異去其疑團則水利興也必力況雍正元年上諭戶部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自墾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撓百姓開墾多者准令議敍此成憲也如果率祖攸行定知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且今盩鄠咸長種稻者均漸至小康民知稻價較他穀加倍何至棄水利不修大抵不諳水且憚種稻有霑體塗足之苦習於逸而棄其利南山士民睹入水東流代爲扼腕者久矣今必議興水利請先奏明使經理者久於其事如必須交卸責成後任先後同心至經費一項大人必有成算但當停工請帑之年又值屢次勸捐之後若再勸富室恐觀望逃避者所在皆是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通之法請詳言之虞伯生集興水利召富人予官周用則集軍流徒諸罪人以功贖罪第其大小久暫而分之今之議敍與伯生似同實異蓋彼實予之秩今則止博虛榮竊恐再議敍無人出應所以然者何也今之富室

不但老壯皆得議敍其少者襁褓者類皆有之數見不鮮此虛榮所以民不願博也合無請奏明招富民墊墾每畝每年議租若干則應者必衆今日水利如與實關中長治久安之基關中久安則天下大勢均如磐石舉人年近七十功名望絕聞大人集水利議覺平日講求之心怦怦然動所以冒昧議此專丁賫投報皇上養士之恩酬大人延訪之意倘以水利繁冗有言未盡者召之出山面罄一切舉人卽長歸南山爲聖世閒散山臞永享食利千年之澤此心如古井久無熱中時合並聲明不勝待命之至謹議

丁未三月初聞咸長人入山者談此盛舉當夜搆思脫

稿專人送省去後念此事非面罄一切恐未易集於是兼程至省聞經費支詘因先走素封二家勸其墊銀六萬兩於咸長易辦者先辦之每畝取租若干俟中丞酌定出示則附近水利成外州縣望風景附勢如破竹此意貯之於胸俟中丞出見時方謀面罄不能枉道赴轅也詎三月二十四日呈院二十五日經中丞圈出數條飭丁探問寓所意必下顧忽人有尼之而此日升雲貴總督之命適下遂不出見此册挾之俱南矣自知機緣不巧卽於二十七日策蹇還山夫關中水利之興易於反掌乃將行而不果行天乎人乎彼尼之者不過忌人成大功耳豈知此利不興西陲何以禦饑西陲饑而天下之民均不能安其關繫國計民生者鉅矣因不揣固陋付之剞劂萬一有關心時事者或官督民修或素封者自修均未可量祇求有益於國不必功自己出想天下同心人正不尠也 自記

關中水利議跋

路德

議水利於今日鮮不以爲難行不惟無請帑理勸捐亦鮮有應者惟有勸大戶自修令自享灌溉利以其餘溉他人田令計畝收租償其修費使修者有贏無絀費在一時利及後世此大戶之所貪也每畝歲取租約抵修費之十二中小戶分水利者以二分酬大戶而自食其入視不得水者所獲實多此中小戶之所貪也豫納一年租者免二年之租豫納二年租者免四年之租以數增之其免以是爲差此又中小戶之所黽勉樂從也修時必多役人力貧民無田者得傭工取值荒年則用以代賑豐年則足以贍家

此又無田者之所踊躍恐後也渠堰成或就近鑿塘蓄水種魚鼈及蓮芡茭蒲或別爲竹林果園藥畦蔬圃或相地勢置水磨水碓每一處歲入抵腴田十畝居民之賴藉者尤多此又田中之田利外之利不可以尋常計也凡舉事必因人情尤必因地勢人情悅地勢便則用力少而見功多奚以知其然也引水者自下而上也難自上而下也易水之出南山而入渭也勢如建瓴漸趨漸下隨處可爲渠堰兩山之間必有川以吾盩厔論黑水田谷水甘水澇水皆大川也其小川未及徧歷大約皆可疏引但今日疏引之水灌田有限旱暵則上流截水下流無所得每爭鬭成訟水潦則聽其流注灌入農田余家中南鎮鎮西十餘里曩所稱上腴者往往匯爲巨浸累月不消所以然者分水之渠太少且未諳深廣之度也以余所見大渠深廣僅二三尺許水深不過尺許小渠深廣僅尺許水之深不過數寸川之來也不竭而人之取之也廉故利少而害反多竊謂古者溝洫遂畝其法俱在今師其意爲之大川之旁其渠廣八尺深八尺如古成間之洫次者廣四尺深四尺如古井間之溝又次者廣二尺深二尺如古夫間之遂其小者廣尺深尺如古一耦之畝洫分爲溝溝分爲遂遂分爲畝以盩厔水灌盩厔田不仰給於他縣而取之不盡用之

不竭一家利則一邑勸一邑利則鄰邑勸一郡利則鄰郡勸一省利則鄰省皆勸以大川之水分布於萬億家之田水之注川者必減大半諸大川之注黃河者亦必減大半以萬億家之手足較今東河南河之弁兵夫役奚翅千倍但使之各治其田而黃河之在東南者其險工必減大半每歲兩河帑金亦必減大半此天下之大利也關中踞天下上流無河工而有水利關中之水利不興東南之河患終不去關中病則天下病關中安則天下安今日之計莫急於此吾友補山孝廉負經濟才其於國計之贏絀吏治之汚隆民生之利病靡不究心因中丞林公議興水利特

上是書書甫上而林公去余竊惜之匪獨爲關中惜也亦非獨惜水利之不興也時方刊經世文編補余勸之刻入卷中因補其未盡之言綴於簡末以俟後來之興廢舉墜者

原議略盩厔以久食水利而不知亦受水害此則旁觀不及當局之明至關中水利成可減東河南河險工之大半並減帑金亦大半解人固當如是是非留心國計者不能言之剴切詳明

跋

修關中水利議一卷張補山鵬飛著補山安康人以舉人舉孝廉方正博極羣書洞達時務道光時嘗上治平二十四策咸豐時又擬平匪十策雖未得盡行其志而名噪一時著有來鹿堂文集若干卷是編卽文集中之一其於三輔南北兩山水渠大小溉田多寡與修時代以及淤塞情形無不瞭如指掌如數家珍洵關中水利必備之書也今涇渠已告成功矣而渭洛諸渠方將次第疏濬以復天府沃野之舊參酌而互證之是所望於今之言水利者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渭南武樹善

畿內治河記

畿内治河記

白石　新井君美著

天和三年癸亥。國家有議。大興畿内治河之役。蓋水之爲患。所在有之。而源遠流悍者。其患大矣。衆流相湊。併歸一道。以達於海者。其患最大矣。水患之最大。而難治者。無若攝之大坂河。大坂河。卽淀河也。其源江州琵琶湖。流出宇治。由伏見。經淀城。至大坂。入于海。其間五畿及比近州縣諸水。來會甚衆。而大和河。木津川。加茂河。桂河。其最大者也。大和河。出和州初瀨山東南。合生駒立田等衆河。歴龜瀨。會石河。至弓削村。分二股。一久寳寺河。是爲正流。一玉櫛河。至吉田村。又分二股。一吉田河。一菱江河。吉田河北趨。滙爲深野新開二巨浸。恩地河。及久良加利飯盛等。淵谿諸水皆歸之。周廻廣莫。瀰漫數千頃。又南向出森河内。與菱江河。俱合正流。至大坂京橋之下。入于淀河。木津河。出伊賀鹿伏兎谷。傍笠置山。城州南方衆山之水。悉注之。至淀大橋。入于淀河。賀茂河。出城州若屋山北。受鞍馬。貴布禰。八瀨。小原。溪澗諸水。遶京城之東。合白河紙屋河。西南入桂河。桂河。

出丹州園部西北。會淸瀧河。經嵯峨。從鳥羽。與賀茂河會。俱入于淀河。淀河。實納四大河之流。其上流自湖口。至宇治。曲折山間。兩岸皆高巖石礁。水流其中。不能爲患。自宇治而下。始出險而更平地。特以隄防爲之限。河流緩而灘沙停積。加之。大和河。木津河。桂河。並挾泥沙趨之。壅塞河道。河身日淤。船隻阻滯。一遇霖潦。則泛漲溢溢。其勢不可得而制。重以百川灌集之威。衝蕩潰決。敗壞縣邑。淹沒田廬。畿内之民。被其害者。歳以萬數。嗷嗷怨嗟。已數十年矣。我　東照大神君。受命以來。明哲繼踵。弛其必張。百廢俱興。乃屢遣官。巡視畿内水災地方。以求修治之策。議者謂。諸水之會淀河。多在上流。獨大和河在下流相會。横衝河身。是河水所漏之處。兩河相委。水勢相爭。不得共順下。故淤沙日積。河身漸與岸平。若夫深野新開諸水且蓄積。雨水纔至。則村野之間。爲揭厲舟棹之區者。皆原于此焉。宜別開河道。導大和河。分殺水勢。兩河各得其所。因求其鑿開之地。或謂鑿瓜破野。至住吉浦。以注于海。或謂鑿阿部川。至難波浦。以注于海。而其近邑土著之民。恐其被割田廬。刺心隱

痛。與夫被水害之民。爲哀訴不已。工費亦不貲。其餘建白競言巧便。而卒紛紛莫之定也。有司亦不知所取材。格而不行。從有年所。但嘗河官吏歲費官錢。植椿累石。增修隄防。雖務致救護。河患未已。施及寬延之交。河道益淤。水害益緊。流亡漂溺之災。無歲無之。瀕河人民。不知所歸。 今大君紹纘丕基。光昭前烈。文武並行。萬方莫不循軌。風化一新。群動莫不被澤。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獨於畿內之民。豈可令墊溺。於是。誕垂嘉惠。博施洪恩。將救治水患。令茲春二月。遂命稻葉石見

守及彥坂壹岐守大岡備前守。往巡察畿內河道處所。擇勘定官三人。伊奈半十郎手下吏二人。可任役事者從之。都下有河村瑞賢。亦差遣從行。以計便宜。越三月。石見守及壹岐守備前守。至京師。督同州縣當該官吏人瑞賢等。先行賀茂河及白河。將求桂河上流。以其路絕險不可涉。西攀老坂自丹之保津。舟行下嵯峨。至淀鳥羽。由伏見浮淀河。以達大坂。視河口東傍大和河。至龜瀨。經廻深野新開。復踰清瀧山。歷視其東北衆山。瀧灌皆沙土。而且其沙每崩下流入溪澗。復沿天野河而

下。至其股合淀河之處。復西循攝之郡邑。憂水害之地。行視德庵堤。(深野新開。北近田間瀦水。行之。至今福村南。入大和河。)鯰江河。(河西攝東郡邑。羨溢之水。多置閘於今福村。以洩于此。及備流過備前島片町之際。至京橋下。流入大坂河。)前島片町。京橋等處所。復緣平野河。(攝河東南山際高阜涓流。及引狹山池。以灌溉田上之水。又置大閘於弓削村。引大和河。以備溉浅之溝。皆歸之。至京橋上流。入大和河。)過猪甘小橋(仁德天皇十四年。爲橋於猪甘津。即號其處曰小橋。)等處。廻狹山池。(聖武天皇天平四年。築狹山下池。)巡相阿部。瓜破及依網池。(推古天皇十五年。作依網池。)手水橋。(在堺津與住吉浦之間。)向欲開鑿之地方。往反數四。左右旁求審詳治水患。實在海口。而不可別開河導大和河。

說者之計。不足信用焉。復逾中津河。(淀河支流。自長柄村西分。至傳法口入于海。)自神崎河。(淀河支流。自江口村西分。至尼崎入于海。)西出尼崎。復避海浮舟。南循行堺津住吉浦等處。熟視大坂河口。沿海斥鹵之地。蘆葦鋪生。日以蕃茂。令河水失宜洩于海之便。兼之近年就其地。開田築堤。下流益爲壅塞。斯治水之最所可急也。故先指畫發其新田。壞其隄防。芟其蘆葦。令海口開豁寬廣。自是每歲夏秋之間。官令土人芟除蘆葦四次。以爲恒例。凡在大坂。往來相度者久之。於是。發大坂。道石河。泝其上流赤坂。再歷龜瀨。至生駒。躋初

瀨。取途於奈良。沿木津河而下。由宇治。抵鹿飛。過供御
瀨。縈石山。出勢多。鹿飛。供御瀨。石山。勢多。皆在自宇治迄琵琶湖口之間。踰險涉
水。根極河水源委。具圖方略。以歸京。仍令瑞賢陳其所
見。故造闕以告治水之便利。石見守領之曰。可也。越夏
閏五月。石見守及壹岐守備前守。還江都。以條上治河
之策。因言諸水發源處所。斫損林木。山禿土穿。過雨易
崩。下流淤塞。職此之由也。山林必須鬱茂。而勿濫採伐。
自今而後。既斃者不可復斫。不毛者宜令植樹。于是堂
議遂定。如治河之事。宜命河村瑞賢。一切委之。蓋其籌

策。如諸水發源處所山林。則不論公私。俾該管官民。兼
行。越秋九月五日。壹岐守備前守。相會於石見守邸。召
瑞賢。委專治河之事。且賜驛符及吏胥月糧。以加藤兵
助堀八郎右衛門豬子佐太夫監督之。令往。冬十二月。
遂發江都。明年貞享甲子。春正月。至京師。謁所司代稻
葉丹後守。稟奉命往興役。其月至大坂。審河勢。相地形。
而其施工之先後緩急。斷然有所見矣。蓋大坂河將入
海。有九條島當之。河爲島所扼。洗流而入海。此上流之
泛溢。淤沙之壅塞。所由致也。故二月十一日。先於九條

島。起役。直鑿島中。以開一道新河。自九條及福島。袤約
一千丈。廣三千餘丈。使河流直達于海。此昔治水始於
冀兗之遺意也。畿內之民。久望此舉。不翅雲霓。一聞官
家興工治河。以救民之疾苦。騰懽相賀。四方子來。不論
地之遠近。奔馳以應募者。日以萬數。於是。分隊立部。各
置首領。統攝驗勘以就役。奔鋪蟻集。不待督責。用力自
勸。乃二旬而新河成。初瑞賢招致各國水工精練者。博
取諸人。以稗其褒器。預聚巨材。鋸作木板數萬。作繼車
數百。又作萬餘木擀。編竹爲簣。黏貼一邊。縛住使牢。以

其三件具。堆積於九條島如山。觀者愕然。不知其爲何
用。至二月起役。先於該鑿河道正中。濶五丈掘深渠。留
上下兩頭及中間而不掘徹。作土障以限渠。上以防河
水衝入。下以防海潮侵混。竊計河道生地。左右皆舊河。
而土薄泉淺。至稍鑿。必見水。而施工不易。故設渠使地
中水。溜下會于此。既而鑿新河。鋪鑁纔下。雖果見水。即
潛泄歸渠。因於兩頭及中間土障處。左右橫開渠。並置
繼車。以衆力轉斡。撤去渠中水。加以肩擔弁手抒去。夜
以繼日。不少休歇。於是。生地皆水漸盡。不致泥淖。尤易

爲工。及新河稍深。以木搆密倚兩岸。竹簀仰承人趾。不致踏脫。且透漏泥水。使人不滑倒。甚便升降。所挑泥土。衆人撤去。往來蹤跡。泥淖塗地。故於路上。鋪布木板。畚者趾不陷沒。行步如飛。其器械預備者。皆有所施。而成功之速。資此實多。於是人服其先計。迨新河道既鑿訖。兩岸俱砌以石。撤兩頭土障。以烽火爲號。齊力一時決去。放河水達于海。流勢一道。隱如長虹。南岸盡頭沿海築堤。橫亘二百丈。以禦潮濤之侵衝。新河接海處。水渙散而無涯際。因多下竹條。分插接樹。以爲楗。凡一百八

十餘丈。均制河道。以達于海。俾水勢急駛。而自滌深也。蓋爲楗。始于淇。（河渠志云。元光中。河決瓠子。武帝自臨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塞決口。築宣防宮。）本邦未嘗聞有爲之者。今始用之。事簡而功大。甚利於治水。凡此役爲楗最多。爲制皆同。而其用則隨處各異。大要所以使河水游蕩于此。泥沙停積于此。能遏橫流。而能利導水勢也。新河既成。全河沛然傾注。向之泛溢者。自順下。壅塞者。自刮除。江州發源處。水爲之急。泥城有筒車汲河引城中者。轉輪更疾於往時。其水勢駿迅。亦可見矣。又新河南相距數百步。移所宅挑之泥。堆積

爲山。樹以松檜。鬱蒼。使渡海者望之。得知方所也。玆復淀河自長柄分。爲大坂中津二河。頻年。中津河日盛。而奔流浩蕩。勢難廻。故大坂河之流漸減。日就淺淤。運道艱澀。舟楫避滯。大爲公私之患。向官司百計治之。而無效績。救治之策。束手不知所施。今精思熟慮。具知前功之所以不成。改紘易轍。首滌一法。其法編木多作大圍。（明成祖永樂十年。工部主事藺芳。立作圍之法。）中實以石。下之兩河岐頭。使交錯壘階。自諳水底。牢不流動。以爲楗基。水底大圍。勢已定。而由圍下竹楗。令上流銳。漸次下濶。而插接樹。直

出于河心。長二百餘丈。突如鋒頭。縱制中流。兩水均分。勢如燕尾。於是中津河不能肆侵奪之勢。而大坂河。滔滔安流。淤滯亦自疏矣。蓋水至柔。而能攻堅。凡當其衝者。雖鐵石必壞。故以力爭之者。卒不能勝焉。竹楗柔軟。而狎柔而制之。則水無所施其激搏之暴。而自得循軌而行。此功之所以竟成也。大坂河。又自中島東頭。分而爲二。南爲土佐渠。北爲堂島河。堂島河。又分爲曾根崎河。俱流過福島。於九條島東頭。又合。三派均注。則足以分折洶湧之勢。頃年。水直下土佐渠。而堂島曾根崎二

流。梗澀而水既乾涸。故先開堀撈濬曾根崎河。長七百
二十餘丈。又堂島河由堙廢。不得就河道而流。浸灌于
洲潬蘆葦之間。散漫潛行。下通福島。故於其洲潬蘆葦
之間。亦樹楗。縱横錯綜。是所以使制散漫之水。以就河
道。而洲潬亦由之得停貯泥沙。自成平陸也。又中島北
渚。因堂島河堙廢。沙土已凝。久成陸地。乞丐無依之徒。
侵占群居。自作席舍。殆成聚落。今一掃撤之。鑿開濬挑
二百五十丈。又自福島至百石島。開濬河岸。四百餘丈。
其間六軒屋及葦船廠二所。並撤去之。又福島前有豬

島。在中流而河身迫阨者。長一百五十丈。役鑿去之。于
是。江都召瑞賢。秋八月。與監督加藤兵助等。同發大坂。
還江都。上陳已治未完河道處所。堂老從遣瑞賢往率
餘工。從是不遂遣監督官。冬十一月。瑞賢至大坂。疏濬
障排。督役略成。明年。貞享乙丑春正月。還江都。繪圖以
上。條呈治河之工。猶有未周備者。於是堂老覆議。俾委
瑞賢任其所為。以成巨績。冬十一月。發江都。至京師。
謁所司代土屋相摸守。稟後興役。十二月。到大坂起役。
堂島河下流有洲沙。積如丘陵。河特堙廢。不通勺水。鑿

開之三百丈。又自曾根崎至福島。一帶河岸。或以石砌。
或植木柵。以禦暴水嚙岸。岸上新開道九百丈。隨處造
橋。以便往來。又中島北岸。紆曲不正。使河水蛇行而下。
勢不峻利。或削去之。或補築之。縮而直之。臨岸官舍民
屋並撤之。新開道七百五十丈。先是。緣河岸上。無道路
之處。今皆開道。使人往來縱行。此所以使其居人不得
侵築岸涯。以迫河道也。又九條河岸。蓋船廠處所。有曲
灣。水勢趨之。河道淤涸。因於其灣頭。亦交錯樹楗。使泥
沙凝停。自成洲。水得趨新河。以入于海。於是大坂河下

流。稍治矣。諸水之最多患者。莫若大和河。是須次而治
焉。越丙寅春三月。又興工。從事于大和河。自石河而下。
填淤成洲。曲岸礙流者。或濬而疏之。或鑿而通之。大和
河分派。至森河內前。又併合為一。水勢衝抗。每致上流
壅滯。於此樹楗一百五十丈。分導河流。使無相逼也。自
此而下。河道狹隘。暴水易溢。故南岸起森河內。經鳴野。
至定番官別館處所。鑿岸拓廣河道。計一千三百丈。其
間有房屋田圃。迫河道者。並撤去之。北岸起蒲生村。至
片町之下。與淀河合去處。亦拓廣河道。因接修京橋十

餘丈。以京橋爲大和河咽喉。而岸狹勢扼難宣洩也。自
京橋而下。兩河已合流。每遇雨水。淀河水直抵南岸。大
和河爲之所衝。水勢相捍。俱致泛溢。此由近世北岸川
崎天滿侵築河岸。以開街衢。起邸舍。迫扼河道也。故川
崎官木廠前一大洲。延袤二百餘丈者。先鑿開之。其岸
受河水衝浸處。用石包砌。二百五十餘丈。又起官木廠
處所。盡天滿岸撤去邸舍市廛。以鑿開其岸。長七百餘
丈。且濬淺淤。令河道大溪濶。其間有天滿橋。天神橋。難
波橋。並葺修長之。每橋十二丈。以架接新岸。攝之橋梁。

莫長於此三者。天滿橋通計七十五丈。天神橋通計七
十七丈。難波橋通計八十四丈。自此兩河之委。有所歸
納。不至束溢。於是大和河上流。所在填壅方啓。深野新
開等瀦皆自退。無復泛漲之患。向堂島河堙廢者。亦由
爲天滿岸所礙。今隨廣其岸。水直注入之。河道循軌。又
緣大坂河而上至源八渡。友淵村。長柄。毛馬等處。濬深
淤塞。繼治曲岸者一千丈。又自三番村。至逆技村。（二村在長柄毛馬等上流淀河北岸。）
隄防蜿蟺。水由灣曲而下。故逆枝村前。淤
沙累積。自成一巨洲。遂爲居落。洲頭置舖。勘視運船往

來今撤舖毀居落。鑿去曲堤巨洲。以直河道。計五百餘
丈。西轉神崎河。自江口吹田。至尼崎。悉行浚深。又中津
河一帶。及傳法口。逆河。（中津河自傳法分。折旋四貫島之水。逆行接入大坂河下流。故
曰逆河。）（四貫島。在傳法村與九條島之間。）俱用工。曲者改直。淤者改深。
牽道各隨河形。先是四貫島。當船隻往來之咽喉。故設
立公舖。譏察海口。自九條新河一開。而後官船商船。壹
是張帆。徑由此。灘截絡繹。無復挽撑撥剝之苦。尤爲海
口出入之要路。自是移置公舖於新河北岸。又江小島。
寺島。博浪淵。三軒屋。至木津口。（俱在大坂河南轉下流。迄木津海口之間。）分

委各該官吏。河身之淺者加深。河岸之狹者加開。又大
坂中。多有縱横溝渠。股引河水。以利漕運。其兩岸舊無
石砌。且其縱渠。設閘於渠口。啓閉之。雖以備暴水。然諸
渠由此澱淤過半矣。暴水時至。則甚失漏洩之便。向石
見守巡視之日。撿勘明白。曾有處分。既而今茲大坂尹
藤堂伊豫守。仰沿渠人戶。令撤閘浚澱淤。修岸砌。縱横
通計。一萬五千餘丈。其岸皆開之使慢敧。渠面之廣。增
加於水底。則每遇霖潦。容受有餘。使水寬緩游蕩。而無
泛溢之勢。且其兩岸甃石爲級。平時使可升降。以便人

居也。又淀橋之下。有寺曰圓通。其地本河道。以洲沙積久。漸成陸土。遂侵古刹寺。又宇治橋下流。有横隄。出于河心。想是天正年間築之。以使廻河引伏見城邑。以便者耶。其隄防塡淤肥美。民因耕田之。俱致水勢迫阨。今廢寺撤堤並鑿開。令河道廣豁。而無所障。凡宇治橋上下。伏見大池。淀鴉殿。及木津河一帶。往往有陂澤。苦霖潦羨漫。則水于此游蕩。而蓄瀦焉。比年。蘆葦楡柳叢生蕃茂。日漸於高。已不受水。今令各所官吏悉剪伐之。每遇暴水。使游波寬緩休息。而無抑鬱偪迫之患也。又木

津河西岸。飯岡山下。有巨巖突出。礙流使激。今鎚摧除之。先是淀河。大和河。於堤岸衝要之處。或聚石。斜爲小堤。或多植樁橛。使水不得突射。然散之于此。則復衝于彼。互相激水勢。且泥沙易停。尤害於河道。故一切除之。使莫復爲焉。其所充工料之石。采之宇治山。石皆褊薄。遇水易崩。沒泥淖中。水欲衝刷。而勢不得轉。階之致淤。且宇治山。在河之上流。每鑿採石。則土沙崩下。流入于河。遂爲壅塞之漸。故具由告官。其餘工役。令莫復采用焉。又大坂河水底。有亂石。傳道。往昔工役之餘。棄而不

收。甚礙河流。今悉鑿出以充工料。又堂島洲澤。自樹楗三年于今。沮洳漸乾。因以各河挑鑿之土石。塡築之。下至九條新河兩岸。及福島。以爲宅地。擬開街衢。廣狹縈廻。各隨地勢區畫焉。通計二千餘丈。使附近人民。作居屋。出戶賦納官。蓋啓此地。以建邑者。所以使居人看護其河道。保守其岸彻。不至頹塌圮敗也。初巡視之日。瑞賢曾建此策。石見守大許可之。今施行之。凡是新邑。皆河口襟喉之地。富民土豪。爭聚競興。盛開市肆。重檐傑棟。相比結架。爽塏映照。遠近遊者。稱爲壯觀。所謂閭閻

撲地。簇櫓成林者。不多讓焉。遂復爲無雙之要津也。凡大小幹河支河。隄防通計十萬餘丈之間。田圃廬舍。侵占河岸者。令悉撤去之。又隄旁隄內。所生之蘆葦竹樹。令該管官民悉芟除之。（秋夏芟除。以四次爲恆例。）於是河道堤岸。界限明白。而杜奸民侵塡之萌矣。其餘出奇應變。除害興利。籌算效績難悉記。自役興已五載。河功完成。還江都。具狀告成。實貞享丁卯夏五月也。初興役之日。石見守謂此行治河。工役重大。固非官家之力。則不可也。雖今成此役。不繼浚治。恐河患又起。凡山陰山陽等道。及四

國九州漕運。輻湊于此。則役一成之後。徵工費於此諸國。置官吏。令掌相繼濬治。永遠依行。莫後有淤塞可也。因令瑞賢設爲其法制。雖已有定案。至此役成。其議亦寢。事不及施行。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猶且有消長。況於川澤乎。源委時易。淺深世異。據之昔水患尚矣。按仁德天皇紀曰。朕視是國。（時都難波。是謂高津宮。）河水横逝。流末不駛。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船。故決横源而通海。塞逆流以全田宅。堀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今大和河歟。）以入西海。因以號其水曰堀江。（今大坂長渠上。其古跡猶存。）時五穀豐穰。百姓富寛。頌德既潚。炊烟亦繁。（有高屋之御製。）是以政令流行。天下太平。於今稱聖帝。（在位八十七年。）由是觀之。治河之工。其始自此乎。世之相去。千有餘年。泥沙日累。而水底漸高。海波月退。而洲渚隨長。於是河之距海漸遠。海之容河亦阻。而下流停滯之患。胚胎于此矣。且昔者自洛到大坂。其道經飯盛山下。出四條畷。或由野田福島。或過渡邉橋。今所往來。枚方而下。迄京橋之地方。舊皆汙澤也。天正中。築隄防。以制河道。因爲伏見大坂之捷路。於是水所游蕩汙澤。遂爲良田。至若城邑富庶。戸口

日增。壅防河道。各起館舍。侵占沮洳。以爲田圃。地不遺川澤之分。水不得休息之所。其迫阸束隘如此。河何以得不淤。水何以得不溢。堤何以得不決。宜乎後世之有水患矣。嗟夫不可以令復古固也。雖然河果不可治乎。憂民之憂者。不可不審時勢而理之矣。今此役。大要不過導滯鑿阻。疏通下流。使河水直達于海而已。下流既疏。則水勢自疾。水勢疾。則其所趨。積沙停淤。衝刷刮蕩。河道入地日深。故洲渚之當河心而遮流。或二三里。或數百丈者。不借人力。自崩自潰。所謂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者也。於是昔年浸潦之田。今皆成沃壤之地。瀕河民生。始免魚鼈。播種耕耨。各歸其業。懽忻交通。頌聲滿野。不特河患弭。而南海西海。諸道漕運。無阻礙。舳艫銜尾而入。誠國家無疆之慶。而生民萬世之利也。振古未有若是役重大者也。若自非　大君仁恩如天澤洽下民。明斷毅然。必行不疑。則雖有智巧謀略之臣。其誰能效績哉。此洪化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以佚道勞民。則民勞而不怨。況此役。雇募貧困之人夫。未嘗調發疲弊之民丁。工費仰給於官庫。未嘗派徵編戸錢糧。委

任既專事不中制。惠政良法。盡施行於今日。不世之大功。於是乎立矣。較之上古不愧。傳之青史有暉。嗚呼盛也哉。

畿内治河記終

西湖遊幸記

西湖遊幸記

元　周密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窰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粧自衒。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凡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茶弄水踏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宮姬韶秀。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媼。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眞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耀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湖邊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秋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酒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卽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靚。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縻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讙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閑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以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在御、略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櫂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搶金爲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鎭汎湖。一時文物亦盛。髣髴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爲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沉沒。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主之故。尙在。其舟平底有柁。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錢唐西湖百詠

光緒六年嘉平月武林丁氏刊

錢唐西湖百詠

和楊公濟蟠作　　當塗郭祥正青山著

湖堂

宴啟簪纓集堂開錦繡重舞娥臨短岸天影襯芙蓉

湧金池

眾沼皆涵碧斯池獨湧金寶光中夜見不是月華深

柳洲

春光湖水滿春色柳洲深莫作風中綫條條繫客心

新徑

使君開小徑斜繞碧城隈只欲通花縣春風幾度來

看經樓

樓下水連天樓居卽水仙何須把黃卷極目盡紅蓮

白公石函

開函測深淺啟閉以時均欲識白公惠堂堂勒翠珉

秦王纜船石

秦王昔觀海此石繫樓船錦纜已無迹蒼苔昏野烟

十三間樓

危樓插湖腳紺碧十三間待月客無寐看山僧自閒

水仙廟

丹青嚴像貌藻荇薦杯盤月掩廟門靜龍蛇驚夜寒

寶叔塔

寶叔存遺塔影搖湖水光層層仙露溼苔蘚自生香

巾子山

嵯峨插天頂寒翠灑湖光吟客搖船子猶疑漉酒香

寶雲庵

有客學無心庵雲結寶陰松風深夜起時作老龍吟

林和靖橋

不作市朝客甘爲漁釣翁柴門危徑斷猶喜一橋通

巢居閣

小閣臨僧塢容身慕鶴巢乾坤隨俯仰君相不容交

白公竹閣

竹閣公所愛延僧酌夜茶漁歌天外起何似聽琵琶

孤山

塵寰千嶂合月窟一峰孤欲識僧歸處飄然八寶珠

辟支塔

崔嵬辟支塔舒卷半腰雲知是藏眞骨靈光玉色紛

陳朝檜

歲老枝葉簡春深香氣新可憐湖上檜曾識井中人

贊甯僧錄房

有道歸眞主無心戀舊房一鐙長不滅分付水雲鄉

金沙井

泉脈應通海沙痕漾細金成仙吾未必一酌洗煩心

碼碯坡

坡頂夜光發人來雨後尋山祇元悋寶君莫起貪心

陶器墳

陶器爲棺槨中庸孰可名一邱春草色兩樹野松聲

夜講亭

往矣中庸子亭標夜講名我來何所得襟袖水風清

閒泉

人去泉長在人忙泉自閒不供魚鳥飲只是照青山

高僧塔

高僧何代僧葬骨兩三層不遣白雲護游人取次登

西村

遠近皆僧剎西村八九家得魚無賣處沽酒入蘆花

松門

沿湖九里松行客憶袁公不識炎天熱門深太古風

合澗橋

兩澗飛來處雲深合一橋更無岐路別從此入烟霄

玉女嵓

投壺非有術掣電亦無心月下與誰語雲來自布陰

靈隱浦

有靈何所隱深浦老蒹葭漁父一舟泊卻疑秋漢槎

方外門

方外元無地空中忽有門請君從此入輒莫羨桃源

北高峰

翠出諸峰上湖邊正北看夜深雲霧散獨挂斗杓寒

錢源

至寶豈無源源深人姓錢直須朝海去餘派保千年

呼猿澗

隔澗白猿子呼來驗是眞一從滄海別唬嘯不知春

白雲峰

湖上峰爭碧此峰藏白雲雲光連月色鷗鷺亦迷羣

袁公亭

民樂袁公惠開亭古道邊能將九里碧長與萬人傳

九師堂

爾學五古子緣何繪九師一堂風月潛日用少人知

朱野

梁國衰微後徵君隱逸時至今風味在試聽野猿悲

葛塢

二葛繼成仙猶存鍊丹處有時化鶴來徘徊不知去

石橋

橋下無懸瀑橋邊多綠苔跨空纔一丈何處特飛來

朱崖

彤霞貫來久赤石異諸崖月照夜光發風生雲霧埋

青壁檻

仙家青壁檻未見靈花發我欲提碧壺來斯挹明月

渦渚東嶼

小嶼春歸後青蒲渦渚東日高魚鳥散烟蕩一林風

許先生書堂

丹井光長在空堂貌亦存鄰僧深夜磬時復與招魂

石門澗

啟閉何人見湍流一澗分仙家無路入空鑿石樓雲

臥龍石

龍臥蒼山下豈知今古春不憂雷雨作頭角本非眞

連嵓棧

鳥道出雲巔雲深春更鮮游人莫嗟險一棧與嵓連

伏龍灘

潭心有伏龍急湍和雲濺頭角何時成願借風雷便

西庵 藤州契嵩禪師舊棲

釋子能儒言迥出惠遠上庵中閱遺編光焰高萬丈

楓樹林

一塢藏深林楓葉翻蜀錦寄語別家人路遙霜霰凜

臥犀泉

有角翻害身沈泉避刀劓故依金地慈非憚滄溟遠

青蘺嵓

青帝留行迹嵓前春不歸盡從霜與雪君看碧依依

醴泉 大麻中出

不爲太平出胡爲名醴泉兵戈方滿眼聊以慰凶年

西塢漾

漫漫西塢漾青山秀菰蒲源淺不通海光寒稍映湖

白沙泉

幽泉出白沙流傍野僧家欲試甘香味須烹石鼎茶

楊梅石門

顆顆龍睛赤深深映石門自憐非荔子不得薦堯閽

西溪

西溪在湖外一派濯殘陽游子能漁艇卻愁歸山長

見山亭

游子一憑欄遍看湖上山不須飛鳥去已在畫屏間

神尼塔

神尼鑿一塔杳在碧雲端舍利夜光現君須正眼觀

韜光庵

逢人寂無語結草自棲禪但見巖花笑厖眉不記年

香林洞

幽香來近遠此洞接蟾宮欲借飛翰去聊乘桂子風

天竺峰

誰從天竺國分得一峰來占盡湖山秀最宜烟雨開

錬丹井

欲息丹中火須沈井底泉何如栽杏實亦解上青天

香桂林

根託山中地香分月裏秋游人莫攀折風散一嵓幽

重榮檜

人老不重少檜枯還復榮何時逢匠石今日棟梁成

龍泓洞

洞口無凡木陰森夏亦寒誰知一泓水曾有老龍蟠

理公嵓

晉代胡僧理開山第一人欲尋嵓下迹猿鳥送餘春

客兒亭

翻經人已去誰爲立幽亭一望野雲白半藏山骨靑

石蓮華峰

亭亭碧蓮華何年化爲石越女莫驚猜嵓猿自相識

翻經臺

盥手天池水熏毫海渚香翻成多少帙臺石尚輝光

葛仙丹竈

丹成竈猶在夜氣接湖雲仙路何由問刀圭幸見分

稽留峰

孤峰出天外客到亦稽留不覺月華晚澗猿號更愁

流杯亭

斷石引溪水杯行自勸人試聽林下鳥號血不留春

望海閣

客望海中日窗開物外山天形垂欲盡飛鳥不知還

東岡塔

窣堵藏眞骨東岡氣象殊烟雲掃不盡苔蘚一痕無

西嶺草堂

應識游塵世湖邊一松堂松聲半夜雨花氣四時香

葛公石徑

誰來躡高步幽徑已荒涼落葉無人掃哀猿空斷腸

靈石山

靈石山前路山深寺更深不知明月去空惜白雲沈

靈石西庵

欲問庵中事入馴虎亦馴楊梅幾番熟誰爲惜餘春

南高峰

岌岌穿南斗層層瞰下方揭爲湖海鎭半夜挂朝陽

暗竹園

篁竹無人洗烟雲暗不開網羅無入處豺虎莫驚猜

夏珠泉

入夏泉嘗濫光跳萬斛珠世人收得去此景已應無

烟霞洞

玉像存深洞烟霞分外多焚香千騎入猿鳥不經過

大慈塢

十剎密相望林開一塢香木魚聲漸急山衲下雲房

虎跑泉

未見虎跑蹟窺泉試一吟遺珠偕不取密竹助泉深

翠樾堂

深堂待游客老木競留春花發多臨水雲開始見人

陟崖門

陟彼崖上門門深路還絶香草遞仙風怪林藏古雪

步月徑

一步復一步月華黏屐齒不知山徑深疑到蟾宮裏

良涼泉

六月想冰雪此泉淸且深相如方病渴植杖故來尋

淸隱閣

閣近山中寺誰爲淸隱人移文招不得騎馬入紅塵

樵歌嶺

嶺下聽樵歌歌聲雲外過盡窮斤斧力不道得樵多

華嚴塔

講盡華嚴偈攝衣辭世塵泉淙死前語玉凝塔中身

映發亭

吳越江分斷山光還映發白鳥東飛來應隨渡江月

楊梅塢

紅實綴靑枝爛熳照前塢不及杏繁時林間有仙虎

修竹軒

不作笙簫用開花待鳳凰陰陰一軒裏誰識阮生狂

南屏山

眞山反如假疊徑入雲屛不借湖光洗朝朝潑黛靑

長橋

橋短故名長路穿雲水鄉游人欲歸去濯足弄殘陽

慈雲嶺

峻極分南北見湖仍見江游人倦登陟飛鳥自雙雙

淸軒

軒壓冰壺上風生玉宇閒客來清徹骨不待看湖山

西水亭

湖添秋氣淨鳥伴夕陽沈鳴咽城笳起猶忘歸去心

附刻楊公濟原唱

湧金池（見西湖百詠）

湧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秦王纜船石（見宋文鑑）

色陰常帶雨疑是白雲根欲問東巡事今猶不敢言

巾子山（見咸淳臨安志　一作金輪梵天院）

首出羣山內晴窗幾處看不須風雨折開檻滿溪寒

巢居閣（見淳祐臨安志）

昔日巢居客今爲天上仙文章流海內几杖葬山前

孤山（同上）

裊裊雲中路滄波四面開詩人吟不得喚作小蓬萊

辟支塔（見成化杭州府志）

佛心隨處見層出更分明不用催鐙火天高月自生

陳朝檜（見咸淳臨安志　一作柏堂）

零落雪霜後猶含千載春一株化爲石誰是種時人

金沙井（見淳祐臨安志）

細細沙痕落流金在井泉山人邀我飲化骨共爲仙

碼磂坡（同上）

石徑生光怪傳流碼磂坡天人曾布地此物至今多

西村（見萬厤浙江通志　一作西山）

雲引踏青客尋山西入城始知圖畫上今日有人行

北高峰（見靈隱寺志）

杳杳孤峰上寒雲帶遠城不知山下雨奎斗自分明

呼猿澗（見成化杭州府志　一作呼猿洞）

青松懸絕澗日夜白猿吟掌握多相就安知世上心

白雲峰（見淳祐臨安志）

萬頃田間雨多從頂上生野人猶不足常擬鑿爲平

九師堂（見輿地紀勝）

易道已南矣清風今尚寒山人空再拜不識漢衣冠

朱野（見淳祐臨安志　一作朱墅）

白雲今不去惆悵昔人非葉落風前響猶疑踏雪歸

葛塢（同上）

此塢久無色何年朝太真曉耕雲下路猶恐是仙民

石橋（同上）

突兀臨飛鳥溪僧慣往來雲山多樂處且入小天台

臥龍石（同上）

歲旱須神物皆疑石有名臥龍今不起長負澤邊情

連嵓棧 同上

岌岌青松外安知鳥翼孤寒猿三叫罷便是蜀州圖

伏龍灘 同上

靜久波濤散溪深湧亂絲悠悠山下客將見水停時

楓樹林 見成化杭州府志 一作楓木塢

太平雲外客行採老山中莫歎秋霜早君看世上楓

青截嵓 見淳祐臨安志 一作青林嵓

鳥外無行迹寒林引薜蘿山中僧已老不信雪霜多

白沙泉 見夢粱錄

不見泉來穴沙平絡細聲夜高寒月漾銀漢太分明

西溪 見西湖志

爲愛西溪好長憂溪水窮山源春更落散入埜田中

韜光庵 見靈隱寺志

寂寂階前草春深鹿自耕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香林洞 見淳祐臨安志

百年樵斧外留得掛寒猿不柰西溪水流香出洞門

天竺峰 同上 一作飛來峰

飛來天竺遠山秀已含春不遇名僧識千年豈有神

龍泓洞 同上

六月千里旱偷泉心亦卑不煩山老祝神物久無思

理公嵓 同上

日月嵓前鳥秋來不復聞達人今已化名繫此山雲

客兒亭 見靈隱寺志

昔日林間興風流謝客兒春山花又發不見屐來時

東岡塔 同上

東岡人不識野寺在樵漁落葉年年滿春風爲掃除

靈石山 見淳祐臨安志

石冷雲長掛林寒鳥未棲青松花自發不使後人迷

南高峰 見靈隱寺志 一作南高峰塔

日氣層層秀連山萬丈孤崔嵬天上影一半入江湖

樵歌嶺 見淳祐臨安志

衣冠仁義少敢忽嶺邊人亦恐修榮達行歌自負薪

楊梅塢 見成化杭州府志

夏日紅相照天晴塢自開襄陽多稚子摘贈故人來

南屏山 見淳祐臨安志

日落遊人散山寒起樹聲玲瓏石上穴處處有雲生

長橋 同上

皎皎冰壺裏天寒六月風水仙來往處三島忽相通

慈雲嶺 同上

落日愁飛雨雲中一綫明西湖將盡處忽見大江橫

華嚴塔 見大典輯出 淳祐臨安志

石下有靈骨千年生玉芝山神每藏護不使世人知

保叔塔 同上

寂寥千古事今日有誰登落日雲開合空中露幾層

翠樾堂 同上

野鳥久不去淸風長迎人山間豈有麻祇見四時春

公濟百詠失傳已久南宋雜事詩所引書目亦非實有其書也余錄青山百詩竟徧輯原唱僅四十一首附卷尾略見其概儻異日全豹得窺起雙鬟玉笛低唱於孤山林落閒元祐淸風彷彿遇之當更快耳光緒庚辰重午丁丙識

宋董嗣杲撰明陳贄和韻

西湖百詠

楊文瑩署檢

光緒七
年夏六
月錢塘
丁氏刊
于於越

重刊西湖百詠詩序

予嘗敬閱大明一統志見西湖爲浙江錢唐之勝概今古之美觀也不得如仕者商者緇羽者率無勢分之限而得往觀焉近得天順間會稽陳太常少卿贊所和宋季董嗣杲百詠讀之知其風景不虛此心飄然已在西湖之上矣且逐景述其實董倡居前陳和居次景凡九十有六詩共一百九十有二謂之百詠者蓋亦極言之耳夫謝安之東山醉翁之滁山東坡之赤壁是皆隨地取樂寓情於物而流譽於今者也自分奉藩中州而境內山川形勝皆在二三百里外尙不能一遂登陟遊覽亦如三君子之流譽耳何難於西湖之往觀邪故於是編感寓吾情自不能已用是翻刻流布俾四方好事如予之不能往者可以卽詩知景宛然在目所謂不出門庭觀盡江山者是已其既往者亦將以是編爲實錄而憶其勝矣甯不啟其好樂之同情哉大明嘉靖丁酉春辛巳之吉周藩南陵王雲樓子書并序

西湖百詠倡和詩序

太常少卿會稽陳惟成先生博學多才尤長於詩其致政而歸也樂錢唐山川之勝日與名公碩彥往來西湖之上朝則聯輿而出暮則並舟以還或挈榼攜壺尋幽逐勝或輕橈短棹夷猶清波吾不知視昔人之扁舟五湖鑑湖一曲者其與爲何如也因得宋季董靜傳先生西湖百詠讀之而有契於心乃卽其所詠之景隨韻和之亦得百首眞所謂隨珠卞璧輝耀後先而於西湖之山水若增而高若闢而廣者也好事者聞之爭相傳誦時太監盧公奉上命鎭撫兩浙尤敦尙儒雅聞先生之有是作也取一帙置几席間朝夕諷誦之或因公暇出遊湖上於世俗紛華綺靡之音一切屏去弗用惟命二童子左右立歌是詩以侑酒遇會意處輒撫掌大笑以爲樂又以爲獨樂其樂曷若與人同其樂乃命工刻梓以廣其傳且謂僕與先生相好也俾敘以弁其端僕固辭不獲乃復於公曰江南山川以錢唐爲勝而西湖又錢唐之勝處也錢唐之士生於斯長於斯其朝往夕還而徘徊瞻眺於是者蓋未可以一二計也然詢其西湖之景則多者識其數十少者道其一二三而已求其能得是百

景之全者蓋鮮也今得是集而觀之即其地而得其景因其景而詠其詩則雖不暇遍歷而西湖之勝已在目中矣其有資於遊觀之樂不既多乎且非獨錢唐之士爲然也雖士之處退阨僻壤者亦將曰吾聞錢唐西湖之勝久矣惜未得賫糧貰屩以往觀其勝也今觀是詩蓋不待賫糧貰屩而西湖之勝已若親歷而目睹之矣不亦快哉是則西湖之勝因二先生之詩而益顯二先生之詩得盧公之刻而益傳殆將與王摩詰輞川雜詠朱晦菴詠武夷九曲及近時高季廸姑蘇百詠並垂不朽矣不亦偉與若夫二先生

用意之精深措詞之工雅則讀者當自得之茲不暇細論也天順七年癸未歲夏五月望日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康府知府致仕錢唐陳敏政序

重刻西湖百詠詩序

孔子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作詩者不出此不足以爲教讀詩者不知此不足以爲學然善作者言多隱約微婉非因辭逆志體事得情茫然聲韻之末終無以達其本旨宋錢塘董嗣杲西湖百詠繼而和之者今陳太常惟誠亦既梓行矣其鄉人朱彥明尤慮其未廣將翻刻遠布持以求序念自秦漢下至唐宋西湖形勝日以著聞林泉巖洞坡堤峯嶺祠廟園池樓閣橋亭井墓之屬莫不各有標題詠玩其間國謀人事之興亡善惡

是非得失因是詩亦足興起考見後世周行歷覽延納章素莫甚於白樂天蘇文忠而興利救弊未嘗曠廢表忠觀未立錢氏遺黎過故陵寢輒相與垂泣終無一人反側岳忠武銜冤就獄至死無片語譏讟詩所詠載幾於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致養如聚景園迫還如延祥觀死難如張忠勇廟可以同光棲霞嶺墓事父事君詩亦具備而其緒餘多識又足以通知古今曉暢名物按求遺跡於荒蕪迷佚之中不使終泯夫然後嗣杲惟誠之言庶幾合乎聖人之教讀者尚亦逆志得情毋徒留連景光韻想形勝以小覷彥明

之舉則此集可以史稱矣海鹽靖之張寍序

西湖百詠序

錢塘西湖爲東南偉觀窮騷人墨客技不得一元祐間楊郭二子皆以百絶唱乃無嗣音者兩山仙佛盤錯陂老守郡時遊歷幾徧遺跡尚可考南渡後貴臣邸第多在亭館日闢視前此復不侔蓋富盛極矣予長兹地與山水爲忘年交凡足跡所到命爲題賦以唐律幾二十餘年僅逮百首然皆目得意寓敘實鋪寫非但如楊郭二子披圖按志想像高唐而已搜索奇勝難徧以數舉此直據予所見不以誇奇鬬勝爲工也薄宦於雪公事簡輙是正完恐故老傳說誠僞不一將有以蝦蟆方言指下馬陵者或將笑之予狀景物耳不暇恤歲月無情陵谷易變將使百千年後登覽降望於西湖上者因詩有感焉咸湻壬申臘月靜傳居士董嗣杲書於餘英堂

西湖百詠二卷

宋董嗣杲撰附明陳贄和韻據西湖志嗣杲宋季入道孤山四聖觀改名思學字無益此集當作於是時贄字維成餘姚人徙於錢塘洪武間以薦授杭州學訓導後官太常寺卿其和嗣杲此集亦當在居錢塘時西湖志稱嗣杲原唱及贄所和皆九十六首天順癸未始以二家所作合刻之又稱董倡居前陳和居後仍各九十六首共一百九十二首謂之百詠者蓋亦極言之耳云云此本上卷四十九題下卷五十一題實各足百詠之數與西湖志所記不符鮑廷博稱疑周藩翻雕之時其底本偶有脫頁未及深攷遂以爲原缺四首然其詩皆七言律體每題之下各註其始末甚詳頗有宋末軼聞爲諸書所未載者嗣杲詩格頗工整贄所和才力稍弱亦足肩隨皆迥在許尚華亭百詠之上也

西湖百詠目錄

卷上

豐樂樓　湧金池
環碧園　玉蓮堂
玉壺園　先得樓
古柳林　雲洞園
霍山祠　湧泉
東西馬塍　石函橋
孤山路　德生堂
總宜園　斷橋
大佛頭　葛嶺
保叔塔　巾子山
水月園　水仙廟
寒泉　參寥泉
葛公雙井　江湖偉觀
此君軒　杯泉
初陽臺　孤山
和靖先生墓　陳朝柏
瑪瑙坡　金沙井
六一泉　西林橋

烏巢　樂天竹閣
岳鄂王墓　妙智菴洞
九里松　玉泉
鮑家田　忠勇廟
廣軍教場墓　靈隱天竺寺門
合澗橋　北高峯
韜光菴
卷下
石筍峯　西溪
飛來峯　冷泉亭

呼猿洞　龍泓洞
理公岊　香林
翻經臺　重榮檜
煉丹井　跳珠軒
曲水亭　天竺觀音
風篁嶺　龍井
辨才塔　梅坡園
長耳相　玉岑
南高峯　煙霞洞
石佛菴　水樂洞
楊梅塢　石屋
眞珠泉　虎跑泉
南屏山　蘇公隄
先賢祠　西湖道院
湖山堂　三賢祠
雪江講堂　崇眞道堂
小新隄　翠芳園
甘園　雷峯
勝景園　長橋
劉妃墓　慈雲嶺

包家山　登雲臺
五丈觀音　表忠觀
聚景園　崔府君廟
依光堂

西湖百詠卷上

靜傳居士董嗣杲明德作

餘姚後學陳　贄惟成和

豐樂樓

在湧金門外舊爲豐豫門政和七年於湖堂右以衆樂亭舊基建樓扁聳翠建炎後改今名乾淳間設法酤酒繼有撓政者罷之淳祐九年改建官爲扁鑰城之西有四門曰錢湖曰清波曰錢唐出此三門皆不見湖獨湧金門正與湖水相對建樓掩之

關閉風水古傳樓未建時山水或漂城居

鶯花簫鼓綺羅叢人在熙和境界中海寓三登歌化日湖山一覽醉春風水搖層棟青紅溼雲瑣危梯粉黛空千里掌平都掩盡有誰曾紀建樓功

萬條垂柳百花叢樓外湖山一望中人醉三春羅綺月簾開四季管絃風當時傑構基猶在昔日繁華事已空惆悵文山生恨晚虞淵取日竟無功

湧金池

在湧金門裏錢氏書三字刻石其傍云清泰三年丙申之歲建午之月特開此池揚蟠詩云湧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一道香溝歷郭西粉牆低護石階危短碑數尺鐫何字清泰三年鑿此池橋市浣衣無空處廟門賣卜有靈時碧桃自趁東流水暗老春光水不知

一泓碧甃郭門西御石年深覺半危長見莓苔封斷碣暗添湖水滿方池魚吞片片花浮處人玩娟娟月印時昔日楊蟠詩句好只留何字與人知

環碧園

在豐樂樓北柳洲之側恭聖仁烈楊太后

宅園

繞舍晴波聚釣仙五龍池畔柳洲前清虛不類侯家屋輪奐曾賫母后錢三面軒窗秋水觀四時簫鼓夕陽船攬將山北山南翠獨有黃昏得景全

來游此境似神仙綠水青山遶檻前盛飾名園隣寶地豈論內帑費金錢輪蹄日日看花侶絲竹時時載酒船湖上平章眞誤國可憐斯圃亦難全

玉蓮池

在湧金門城北舊在郡治教場之南堂毗竹園山下池水淳祐九年與竹山閣同建

景定二年移建於此扁一清繼以堂外多
種白蓮復與揭玉蓮舊賜扁
仙根曾就華峰移淨引湘波出浴妃能護先皇二字
在燕居舊尹一清非風簷搖影涼炎新月檻迷香冷
豔肥平展水天菱唱遠竹山蒼翠自成闈
玉井誰將仙種移依稀月下靚糵妃行來白鷺渾
難認看似瓊花卻又非擎破秋房香更嫩取將雪
藕脆還肥高堂對此眞堪賞何用橋前粉黛圍

玉壺園

在錢唐門外菩提寺西東坡詠南漪堂杜

鵑花即此也紹興間劉鄜王建園玉壺軒
歷年尙存淳祐中別建四面堂景定間改
建隸內司扁明秀繼撥賜慈元姪爲府續
後歸慈元殿

莫問南漪與玉壺杜鵑還更試花無坡仙一顧吟空
老地主頻更景不殊船出斷橋春瀲遠鐘傳蕭寺晚
樓孤山明水秀軒扉敞落日漁歌過裏湖
誰創芳園號玉壺杭人曾識此名無雖云景物如
先美堪歎韶華與昔殊岳廟前雙樹古逋仙祠
畔一岑孤西湖因得東坡重未必東坡戀此湖

先得樓

在錢唐門西即錢唐正庫酒樓也咸淳中
州里以三篆字揭之

瀲灩澄波漾彩椽柳絲晴絆俊遊鞭傍湖莫厭官樓
小得月無如此地先迎榜青生空絳帳抱琴才子沃
金船壺天蕭爽人人醉雪色屏風畫謫仙
朱甍畫棟碧油椽馬上王孫指玉鞭白晝迴涵波
影闊清宵最得月華先倚闌堪弄桓伊笛載酒還
來賀監船更有梅花便此景一聯香影屬逋仙

古柳林

在錢唐正庫西大昭慶寺東北抵楊和王
雲洞園

幾眠幾醒幾清明萬態風流學老成古翠碧連雲洞
杳夕陽西捲射場平絮團破徑應迷蝶枝壓荒牆不
蔽鶯松菊膄栽堪卜隱苦無十畝秫田耕
一抹稍頭夕照明春光老盡綠陰成風流張緒今
安在寂寞章臺恨未平飛絮有時迷舞蝶深林何
處覓啼鶯老夫亦有陶公興來此閒吟爲息耕

雲洞園

在昭慶寺北馬軍教場後紹興末楊和王

建園擁土爲洞塗門以雲有堂曰萬景天
全亭曰紫翠閒臺榭扁額皆清麗今花柳
參差中有婦人墓

下湖營圃藉元勳景色天然曲折分水脈窅花通活
港洞基壘石走空雲千間大廈歸春夢一撮危亭納
夕曛扁畫自懸碑自歷當年何事立孤墳

園中殘碑紀先勳藥圃蔬畦次第分竹下流泉窅
漾月林間幽洞曉生雲尋芳游客酣春日弔古詩
翁詠夕曛野鳥如歌又如怨杏花零落美人墳

霍山祠

在溜水橋西霍山廣惠廟長慶寺僧主香
火神姓張名渤血食廣德軍祠山累封至
眞君乾道中廟行祠於此

霍家山下儼祠宮溜水橋西透鼓鐘古蹟建平遺烈
在春風廣惠命詞封露臺獻社呈蒼馬陰壁飛旌繪
赤龍蟣漿乞靈人散後雲街雨陌撼濤松

祠山幾處有行宮此處常聞朝暮鐘曾覽搜神舊
時記誰知廣惠累朝封案前素供盤無豕身上朱
袍繡作龍要識香燈傳已久廟前千尺覆喬松

湧泉

在霍山祠西清水院門相對有泉從石罅
湧出思陵遣使汲泉瀹茶泉自石龍口細
噴入池池有小亭覆之今亭傍爲化場

山腰溜脈出遙峰隔此西湖翠幾重甃漫依僧刹
久煎茶曾入翰林供亭心覆雨塗丹鳳石口濡雲噴
玉龍何日星馳天使絕不知誰利涅槃宗

不知源出自何峰甃石爲池苔蘚重汲注僧庖青
竹引取烹御茗翠甌供亭中坐聽聲潸玉煙際流
來勢走龍汩汩冷冷落溪澗遠隨江漢去朝宗

東西馬塍

在溜水橋北羊角埂是也河界東西土脈
宜栽花卉園人工于種接仰此爲業間有
園亭不過養種西塍有土神廟額扁作馬
城

土城聚落界西東業在澆畦奪化工接死作生滋夜
雨變紅爲白借春風幾家衣食花姿異兩岸園池地
勢同病叟扶鋤鋤晚照前身莫是橐駝翁

馬塍西接馬塍東栽植園人技甚工幾陣簾纖紅
杏雨數番淡蕩碧桃風馨香色色花開別紅紫般
般種不同他日扶筇來飽玩誰攜春酒勸吟翁

石函橋

在水磨頭樂天湖石記云錢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田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蓄洩及時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橋下鑿斗門字尚存記在㵾火隅內

函開函閉筦年豐白傳能方夏禹功湖石記埋泥蘚裏斗門字蝕水花中犂平阡陌猶春雨船載笙歌自晚風遍倚暮闌懷古往月明無奈瀑聲空

蓄水溉田期歲豐樂天爲郡豈無功橋名舊揭高碑上湖記今存斷碣中人玩石函苔蘚刻舟移湖曲芰荷風香山歸去俄千載姓字長留事蹟空

孤山路

在石函橋西南由德生堂過斷橋至孤山出西林橋此隄是也樂天詩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咸湻間郡守就隄上剏亭三

翠微四絕載蓬瀛柳引游人入畫屏詩借樂天傳得遠山因和靖隱來靈半空梁架橋闌赤一道腰分草界青妝點風光如此盛藕花香裏又三亭

老逋元不慕登瀛屋外雲山結翠屏斜過斷橋苔暈合慣曾迎客鶴心驚林花片片風前落徑草茸茸雨後青說與攜壺遊賞客不妨三處憩幽亭

德生堂

在孤山路口即舊放生池亭每歲祝聖節於此慶元四年又建別立碑亭其文有曰鳥獸魚鱉咸若商歷以興夏事諛作商用士論非之湻祐八年重建御書德生堂飛泳亭二扁

瑤臺瑞滿玉皇家澤溥山巔與水涯魚躍鳶飛涵德意天長地久演年華金搖巨扁雙龍護翠掩高碑一字差須信石頑能萬古老龜無語問鶯花

放生池本爲官家聖主仁恩徧海涯溥使含靈蒙帝澤盡教異域慕中華節逢天壽咸稱賀文燦星光未必差遙想當年公宴畢醉斜烏帽插金花

總宜園

在德生堂西張內侍園摘東坡詩淡妝濃抹總相宜御書堂扁

望極湖山變幻奇萬千光景日紛披妙分西子爭妍

態絕想東坡得句時柳徑曲埋兜率寺花陰直接放生池內官愛展亭臺去盡付年華與酒卮

湖山姿態四時奇吟玩閒將鶴氅披想見東坡題句日正如西子靚妝時香風蝶逐荼蘼架晴日魚翻菡萏池園號總宜高揭扁不妨來此醉霞卮

斷橋

在總宜園西唐張祜孤山詩云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或謂段家橋非咸淳中展建

繡轂青驄驟晚風柳絲翠裊石闌紅彩鷁刺水停飛

鶴華表侵雲截臥虹杖履誰歸瀛嶼去笙歌自補玉壺空重招張祜商新詠不與當時蘚合同

拂橋裊娜綠楊風曲曲雕闌映水紅遊客過時徐鞚馬微波映處儼垂虹清新張祜詩還在寂寞林逋宅已空景物不殊人事改落花啼鳥古今同

大佛頭

在石函橋西俗呼西石頭秦始皇東巡浮海纜船於此宣和中僧思淨即喻彌陀就石刻佛半身舊時西湖通海東至沙河塘南向一帶皆江也

不是金塗丈六仙莊嚴法界想西天自因僧淨鐫空像誰說秦皇纜海船全體未知何日現半生且坐此山禪石頭照水無塵土飽聽鐘聲雜管絃

形似西來印度仙半身長映水中天誰令巧匠來鐫石浪說秦皇纜船日炙雨淋遺幻體天荒地老坐枯禪曾移畫舫隄邊泊綠綺閒調月下絃

葛嶺

在大佛頭西葛仙翁往來煉丹之地今兩岸多園館間有僧廬

白雲幾疊翠巘重往往疎鐘出梵宮石骨誰人鐫佛

像嶺頭何處覓仙翁樓臺水月丹青地簾幙鶯花錦繡叢遊子莫支蒼竹去風雷容易起虛空

嶺頭雲氣起重重仙館參差映佛宮誤國會居前代相煉丹那得舊時翁當初占斷湖山景今日俱成瓦礫叢野老扶笻來弔古薰天富貴總成空

保叔塔

在巨石山上又名石甑山郡國誌云上有七層古塔開寶中錢氏建寺咸平中土僧永保入市募修當坊俗人呼為保叔以此名保叔塔方輿勝覽載保所塔非治平中

改崇壽額僧徒專以年建預修冥會普結

衆緣

咸平曾有募緣僧遍走街坊負叔稱定力一堅無外
想窣波七級可中興愚夫春日燒冥鏹道者昏時炙
梵燈祇怪青龍行雨過煙雲偏護最高層

保叔由來苦行僧募緣成塔世咸稱只因南渡人
煙衆遂使西來教法興嘹亮笙歌諸處舫周圍星
斗半空燈昔年我亦間登覽直上青雲第一層

巾子山

在保叔塔西金輪寺後傳牧西湖勝跡事

實云形如巾幘和靖詩云巾子山頭烏桕
樹清霜未落葉先紅

岌嶪山形醜莫收傍湖獨聳傲春秋幾株烏桕無根
在一幅華陽有樣留寒日霜乾還掠額曉天嵐重且
遮頭東籬漉酒人知得醉立風前不可求

山頂雨餘雲氣收形如巾幘幾經秋初疑元亮當
年造又似林宗此日留最喜花枝紅插鬢還愁雪
片白盈頭華陽欲製因無樣觀此何須別去求

水月園

在保叔塔南紹興間楊和王建園御扁水
月阜陵朝撥賜享秀王

園門當路掩清華喬木靈根裏翠霞地擁樓臺齊葛
嶺天分香影傍林家中興勛將曾營業外邸王孫且
看花月色水光三十里何人來此泛仙槎

夜愛波光混月華朝看水底漾鮮霞由來堪作神
仙宅誰料都歸富貴家萬斛秋香飄桂子幾家寒
影浸梅花良宵一棹湖心泛絕勝當年博望槎

水仙廟

在水月園西廟創梁大同年間號錢唐湖
龍君廟錢氏繼請額穹碑尚存乾道中重

建寶慶間郡守別建蘇隄上乃謂舊廟有
視湖邈焉牽連遷就之說梁大同時今幾
傳矣

雲翹雨佩有遺仙香火宵隨世代遷廟始大同年紀
著額頒乾化敕碑鐫鳳閣露葦荒瑤草龍溼秋衣蘸
玉蓮隄上剏新誰述記卻無門外一泓泉

龍君即是水祠仙祠建梁朝巳再遷華扁高懸神
號在蘚碑猶有舊文鐫粉垣翠覆千竿竹碧沼紅
舒萬朵蓮時見乞靈來往客採將蘋藻薦清泉

寒泉

在水仙廟相對東坡詩云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謂和靖也舊名薦菊井上有亭咸淳中增建重揭寒泉二字

照膽寒泓覆有亭此泉曾入老坡評入詩最得吟梅苦一盞能消薦菊清不拜韜光徵士詔卻傳配食水仙名銀牀響絕無人汲臺在孤山木自榮

誰於井上覆紅亭泉味坡仙昔見評一盞醉魂傾卻醒半甌詩骨沁來清想應和靖曾親汲肯讓參寥獨擅名取去禁中煎御茗井神因此亦光榮

參寥泉

在上智果佛殿後東坡在黃州夢與參寥子道潛賦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守杭參寥住智果寺有泉宜茶寒食日泛湖訪之忽憶舊夢因以參寥名泉十六客分韻坡得心字詩刻及題梁歲月墨跡至今尚存

湖曲春風正禁煙試茶味此石間泉坡仙忽憶黃州夢潛老初拈智果禪幾客醉遊三月裏一聯詩兆七年前題梁妙墨如新染合與雲崖淺井傳

正當榆柳換新煙試茗還斟石罅泉坡老已符槐火夢參寥只話葛藤禪歲時曾記危梁上寒甃今存古殿前六一後人偏愛慕此名宜與並流傳

葛公雙井

在壽星寺南相傳葛仙翁煉丹於此井作雙口有石函沈浸井底居人飲此病莫能染下竺又有煉丹井

仙翁洗藥傍西湖源與靈山碧溜俱泉迸一支源更異甃分雙眼味何殊石函霞湧沈鉛汞井屋風清轉轆轤日日汲花朝復暮當方曾說病人無

仙瓢不汲麗人湖別引巖泉孰與俱堪愛靈源流

更潔取煎春茗味猶殊一爐晝夜烹離坎雙甃晨昏響轆轤我願居民同飲此更令痾瘵盡皆無

江湖偉觀

在壽星寺最高處元名觀臺淳祐十年改建其上更叛兩亭直至山椒東坡祠在觀之北

倚空窗戶不曾扃兩眼風煙障翠屏西子豔分晴雨態伍胥魂激浪濤腥鼓簫咽晚難無酒花柳爭春別有亭恨掩四時歌舞去古祠寒玉幾竿青

層闌吟倚豁靈扃萬疊雲山總畫屏竺岫隔湖舒

鳳翼胥濤捲雪帶龍腥嘯歌風月無他處歷覽乾坤有此亭欲喚坡仙同醉酒飛來白鶴海天青

此君軒

在壽星寺西廊僧房中窗外多竹此扁尚是故物寺門坡下亭名一擊軒基不得而考坡詩云一舸鴟夷江海去尚餘君子六千人

瀟灑幽扉掩碧叢塵昏題扁想坡翁六千君子寒光落十二闌干晚色空僧指舊基埋積雨鳥翻新籜起枯風蒼涼不障層坡峻一擊亭閒夕照中

雨後移來嶰谷叢幾竿瀟灑對禪翁王猷逕造狂招誚坡老留題跡已空涼影玲瓏搖夜月寒聲蕭瑟起秋風此君節操何從見都在三冬冰雪中

杯泉

在壽星寺法堂東簷下坡詩云石眼杯泉舉世無要知杯渡是工夫可憐狡獪維摩老戲取江湖入鉢盂

古甃澄泓照膽清畫龍壁上挂瓢輕汲來不竭相如渴掬處難供太白傾傍屋四圍埋石色侵山一溜走溪聲鉢盂可攬江湖闊參取詩禪放眼明

石眼潛流一掬清山瓢細細挈來輕吟消酒渴項杯潋涼沁詩脾翠杓傾瑩甚淺浮青玉色泠然微韻綠琴聲吟翁夜半思煎茗呼取蒼頭汲月明

初陽臺

在寶雲山上葛仙翁登此吸日精月華山下產茶今臺在崇芳園東

琉山山頂結芙蓉方士凌虛幾御風日月光華含吐異雲萍蹤跡往來空石盤草子黏深碧土級苔花剝碎紅側近又將精舍展蓬瀛有路直能通

臺前山列翠芙蓉仙侶簫吹鶴背風每吸霞光餐

顥氣擬乘飈馭遡遙空年來漸覺雙瞳碧老去長看兩臉紅九轉丹成郎輕舉浮邱已有信音通

孤山

在西湖中孤山路西建炎前多有民屋開以四菴院山背皆花圃及冢隧山之東爲林和靖隱廬就葬其下紹興中建延祥觀奉四聖香火獨留和靖一墓民屋菴院悉徙山北觀東爲園景朝臨幸寶祐二年分地之半建西太乙宮陳朝柏在和靖墓南

縹緲蓬萊擁翠寒百年營取屋千間黃庭殿疊煙霞

老瀛嶼堂幽日月閒水泛花陰藏輦路牆分柳色護
仙關林家梅塚陳家栢萬古流芳鎮此山
碧嵐蒼藹畫生寒蓮宇琳宮紫翠閒坡老詩招僧
入社逋仙心與鶴同閒深深花隝留春住寂寂松
扉帶月關雪裏梅開千百樹遊人笑指玉爲山

和靖先生墓

在孤山東北隅錢唐隱士林逋字君復童
鶴自隨結廬於此累詔不起賜號和靖處
士天聖六年卒謚和靖先生葬所居後紹
興中建御園有詔勿遷此墓

詔旨天頒起臥龍首邱甘老水雲東一聯香影孤山
月兩架茅茨萬古風有鶴有童家事足無妻無子世
緣空清標卓絕何人繼表表仙宮隴樹中
古松偃蹇若虬龍緑草荒墳岳廟東北闕幾回徵
隱逸西湖千載著清風一聲老鶴歸何處千樹寒
梅盡已空近日杭人誰好事墓碑扶起棘榛中

陳朝柏

在孤山東陳天嘉二年嘗植二柏其一爲
人所薪其一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者坡
詩云雙檜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
皐陵書此詩刻石
枯株獨壽憶雙棲誰想天嘉蓊鬱時坡老詩成無繼
筆皐陵書此有遺碑日搖槎影龍蛇斷雪綴花痕鳥
雀疑化石可期人莫訝柏堂不復辨荒基
喬枝曾見鶴來棲霜雪難侵歲月時鐵幹共稱陳
代物坡詩猶刻宋朝碑人於得失何須較物有榮
枯詎足疑靖節祠堂無復在樹傍或可訪遺基

瑪瑙坡

在孤山東地有碎石如瑪瑙色樹叢水坑
甚深今傍路尚存兩大頑石

支逕逶迤混碧苔樹根接水沒蒿萊兩坡截路基分
處何日經人斧鑿來誰說異光迷草野要知遺蹟等
塵埃孤山瓦礫曾聞道寄與貪夫莫浪猜
雨晴行逕積莓苔錦石雖存翳草萊莫作寶看潛
鑿去聊供珍玩獨尋來正當湖曲孤山路不受人
間半點埃能視黃金如土苴物情眞贗莫深猜

金沙井

在孤山前樂天嘗酌此泉謂其甘美可愛
視井傍沙光粲有金星寶祐初井前重建
墨滐堂御扁德馨

沙漾金星湧活泉爐堂能染德馨懸朱繩汲冷梅林外翠甃圍涼桂洞前石鼎煮茶非異事井闌鐫字是何年西南雲擁仙人屋品酌今誰想樂天

金沙粲粲映清泉絲綆嘗將碧甃懸斟灌嘉蔬流竹下汲煎芳茗傍花前不因白傅留題品那得皇家紀歲年堪笑尋芳往來者有人坐此欲觀天

六一泉

在孤山西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號六一居士杭僧惠勤文而能詩出公門下東坡倅杭時嘗因公所囑到官三日訪之明年文

忠薨坡哭於勤舍坡離杭十八年重來守杭則勤已示寂堂後有泉因推本其意名之泉銘在亭上坡於泉後鑿石爲室名東坡菴

離別孤山十八年重來忍見講堂泉當時同出師門下今日多傷井屋前取重歐公名有自肯教勤老跡空傳此銘此意留千古鑿石爲菴不可眠

同門曾記哭師年今日愁嘗舍後泉泉脈潛流蒼石罅淚痕猶漬碧崖前心傷勤老歸何處名與文忠喜共傳白髮漁翁知舊事滄浪歌罷對鷗眠

西林橋

在孤山西即古之西村喚渡處

水竹雲山拱畫圖因懷喚渡想東都雨遺晴蝀跡西照風過春船入裏湖闌曲祗供遊子凭林間今有隱人無隔牆莫是神仙宅紅白梅花五百株

詩難題詠畫難圖盡說錢唐勝汴都闌擁狻猊高映水橋環螮蝀近臨湖東風客每攜壺過落日人還喚渡無最是春來猶可玩桃花千樹柳千株

鳥巢

在定業院後唐元和間建鳥巢禪師開山

師名圓修富陽人代宗朝遊長安遇國一禪師得法而歸棲北此山長松結蓋鵲巢於側經四十秋樂天守杭入山禮謁太和七年示寂後人發塔惟見銘誌

松頂巢成亦甚危元和禪此太和歸比邱隨處心傳異刺史遊山禮謁稀銘誌土侵無幾字塔亭雨壞有孤扉一空四十年間夢定業門前鵲自飛

危處無虞平處危松巔巢與鶴同歸僧流行比圓修少郡守賢如白傅稀枝上看看成佛果林間寂寂閑禪屏相依倘有當年鵲月下還來繞樹飛

樂天竹閣

在廣化院樂天守杭日建紹興中寺徙今處重建竹閣有鄭清之記樂天詩云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

此君玉立此樓空不復幽眠思白公百尺有簷侵碧落千竿無語足清風闌尖亭影流漁屋龕面祠香托佛宮石琢端平丞相記都歸賓慶守臣功

竹間高閣勢凌空後世人稱白傅公一榻清虛延夜月四簷蕭瑟韻秋風笙簫時過遊人舫鐘磬遙傳佛氏宮民樂耕桑無水旱穹碑猶紀郡侯功

岳鄂王墓

在棲霞嶺口葬名將太師忠武鄂王岳飛於此

將軍魂夢遶旌旆偃月謀成尙忍言一旦風波誰左袒八陵荊棘自中原更無鴈帶邊頭信惟有天知地下寃鬱鬱棲霞霞外樹墓門不掩鸛巢喧

精忠賜字繡旌旃掃淨腥膻有誓言大將一朝身竟殞權奸千古罪難原烏塡東海那消恨鵑叫南枝若訴寃四季棲霞嶺邊路邦人祭奠鼓聲喧

妙智菴祠

在棲霞嶺頂妙智菴東其地多石厥上剛燥歲剜日鑿倚空如懸成宿中洞外爲亭二曰暢亭曰淪俗北洞近時編入圖經

梵菴雲隔洞高虛傍路陰森樹幾株石室跨空山骨碎林風掠地土痕枯雨亭淪俗秋偏暢六月披襟暑欲無如此巖牆難此立有人編入職方圖

誰構雙亭倚碧虛遶菴緑樹幾多株洞門炎夏寒猶在石眼清泉旱不枯客至一襟涼思爽地偏半點俗塵無世間若有王摩詰來此須應寫畫圖

九里松

在一字門裏舊名袁公松門唐開元間刺史袁仁敬夾道種松錢唐吳說書九里松三字揭之紹興中思陵幸天竺回易以奎扁終不稱聖意旨令金塡說書重揭之至今尙存

開元刺史擅清風九里親栽夾道松屋頂自生濤浪勢根頭誰覓茯苓蹤行春橋掩雲千態一字門封翠幾重人訝金塡吳說筆不知此筆遇高宗

刺史袁君有古風沿湖九里植蒼松涼颸度處琴調韻積雪晴時屐印蹤一路波濤聲汹汹雨行幢

蓋影重重森然總是徂徠僊想與秦封不共宗

玉泉

在演空寺內齊建元中靈悟大師曇超卓
菴演法於錢唐靈苑山龍君遠來聽法又
爲撫掌出泉砌以方池畜大金魚有景定
閻周禎記

南齊事蹟已銷沈曾立苔碑記古今一老出泉猶撫
掌此僧演法欲傳心樹頭龍過家家雨池面魚游尾
尾金行客不須閒照影要知澤物溥春霖
說法禪翁跡已沈靈源一派顯於今遊人來洗塵

凡耳衲子坐澄清淨心泉噴池中皆白玉魚游水
底盡黃金龍君香火相傳久大旱應須去作霖

鮑家田

在東山衖北田上多種白蓮利溥於稻吳
越相鮑君福賜田錢唐至今名焉有玉泉
水流出灌溉

衖轉東山憶故錢錢家曾賜鮑家田地名有自誰能
考相業無聞姓卻傳種藕戶眾招宿鷺尋花人倦信
啼鵑玉泉流蔭分西去併入官塘漾野船
一畝膏腴直幾錢人稱此處總良田靈泉昔爲龍
君出沃壤今因鮑相傳野水平橋初過雨落花滿
地正啼鵑秋成早晚皆收穫穲稏穰穰載滿船

忠勇廟

在九里松行春橋西前軍統制張玘紹興
末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玘戰沒贈承宣使
建廟海州及本軍門首賜謚忠勇

纔接軍符便起程此行要並鐵山名孤忠解得孤城
急一勇判來一死輕堂屋依湖空柳色廟門當路枕
松聲丈夫對着褒榮典誓挽天河洗甲兵
言掃匈奴不計程將軍忠勇素知名一心要解圍

城急萬死甘將性命輕古木秋風荒廟貌空山夜
月慘猿聲奸邪只說和戎便從此朝廷怯用兵

將軍教場墓

在行春橋水竹隖內俗呼馬三寶墓紹興
末因廣教場此塚獨高大衆欲去之方舉
鍤聞有黑蜂數百飛出不可向是夜戍帥
夢一高冠朱衣曰吾錢王之子葬此已久
祈勿毀方怪之詰朝得本軍申遂留此墓

閱武場開傍古松忽驚塵起廢墻東黑蜂飛舞歸鈕
下白骨通靈人夢中花草地寬千騎勇鼓鼙聲撼一

坏空若錢若馬訛傳久誰見埋銘證異同
一灣流水數株松舊塚蕭然廢苑東枯骴恐拋蓁
棘裏精靈默感夢魂中黑蜂散去荒邱在白鶴歸
來故國空此地久無人閱武寒鴉古木景長同

靈隱天竺寺門

在飛來峯牌門東俗呼二寺門又名方外
門慶歷八年太常博士元居中書扁知杭
州蔣堂立至今不易

畫棟朱簷暴虎蹲亂鐘穿翠掩朝昏去來所得無多
衲覺悟何曾有二門山鳥山花應自若佛心佛法與

誰論風埃幾換行人鬢博士元公扁卻存
小朵峯如虎豹蹲上方鐘磬報晨昏諸僧會供過
千鉢四寺殊宗共一門靈澈詩工今鮮比曹溪派
遠近誰論侯君大字眞遒勁尙有飛來舊扁存

合澗橋

在飛來峯路口靈山陰北澗陽即靈隱寺
靈山南澗陽即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
水遶寺峯南北而下至峯前合爲一澗

危闌壓定活流重誰識錢源遶梵宮兩澗共歸橋底
合萬雷莫敵水聲雄遊人移步心還恐野衲棲禪耳
欲聾石倚臥梁山月落白猿一嘯五峯空
綠樹層層怪石重東西澗遶梵王宮橋間流過雙
溪合雨後聲喧萬鼓雄遊客喜開成久立老禪無
聽似眞聾碧闌我昔曾來倚俗累都教一洗空

北高峯

在靈隱寺後山唐天寶中建磚塔七層會
昌中燬大中復興至錢氏重修至道二年
雷火爇湻化後屢修元豐中重建咸湻七
年燬滅作五層

旛竿梟影入靑冥暮鼓朝鐘鎭不停劫火幾灰龕底

像西風兩滅塔層鈴市人祈福心苗異廟祝求金口
角靈三十六彎登絶頂日中長玩七元星
千層翠聳入冥冥雲合雲開不暫停前代捨資營
石塔下方仰面聽金鈴客躋絶頂何辭倦人叩叢
祠爲乞靈老衲禪燈當靜夜分明移下半天星

韜光菴

在法安院後韜光禪師不知姓名唐代宗
朝出蜀師囑曰遇天可前逢巢即止此山
名巢溝隖值樂天守杭遂隱焉樂天招以
詩師有雜敎下碧天之答師與樂天歸濟

後示寂香山菴

悟得師禪隱此林漫傳難下碧天吟巢溝鴟上無人迹雲月堂前樹有陰家棄蜀鄉年歲遠身潛洛寺屋廬深死生托得香山去可遂西來一片心

開寺菴藏寶樹林白公來訪費清吟桂花茶煮雙松下貝葉書翻萬竹陰飛鶴影横山月小啼猿聲度嶺雲深昔曾與客躋攀到到此都忘富貴心

西湖百詠卷上終

西湖百詠卷下

靜傳居士董嗣杲明德作

餘姚後學陳　贄惟成和

石筍峯

在韜光菴西普圓院後西北一峯嶄然特立高數十丈相傳以筍名之

異種休參玉版禪嶄然一角立層巔遠尖自抱雲根壯疊蘚誰疑雨籜纏婁裏三生休過眼胷中千畝謾流涎此龍難入甯僧譜出土摩霄是幾年

昔聞玉版妙參禪如筍尖峯聳碧巔雨過似將斑

籜洗苔封猶訝錦綳纏故知坡老胸無礙卻怪饞師口抹涎底事不抽枝與葉森森然成竹是何年

西溪

在靈隱寺山背居人能力其勞漁樵耕牧各遂其業楊蟠詩云爲愛西溪好長憂溪水窮山源春更落散入野田中

漁樵耕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隖野雲多曲折過橋溪水半清渾一逢白壁書香社幾見朱闌障墓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山家還有別乾坤

西溪曲曲遶西村民業農桑禮意存數朵問雲山入畫一番驟雨水流渾綠蘿葉密遮茅屋紅杏花開映蓽門不與桃源風景異彼乾坤即此乾坤

飛來峯

在靈隱寺前晉咸和元年西天竺僧慧理登茲山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止錫建寺山之靈隱兆於陶唐時飛來之說傳於咸和年間

理公着腳五峯前樹石蒼浮滴翠涎因指何年飛到此要棲中國悟來禪一猿可驗爲靈鷲萬古無言有冷泉今日共知遺跡勝隱名卻自許由傳

正當靈隱寺門前深洞潛龍或吐涎曾有黃猿開獻果何妨緇侶靜安禪石間高聳無名樹山足長流不息泉天竺鷲峯分小朵遠飛來此異僧傳

冷泉亭

在飛來峯下唐右司元藇建刺史白居易撰記按古誌靈隱澗古許由嘗飲於此盧仝父詩云問山何以名靈隱山曰當年隱許由

小朵峯前玉鏡寒幾回倚杖聽潺湲箕公飲澗非凡水慧理呼猿是此山亭角靜依金刹古樹身涼臥石

闕開無因可洗人間熱時御清風照影還

一勺嘗來冰齒寒亭前終日響潺湲靈源瀉出穿西澗別派分來遶北山飲水黃猿攜子至窺魚白鷺比僧閒詩翁欲試先春味碧甕呼童遠汲還

呼猿洞

在飛來峯之中僧慧理曾呼猿於此名呼猿洞楊蟠詩作呼猿澗

此隱鍾靈莫計年此猿清嘯洞門前當時不有胡僧喚今日應無野迹傳寒掛古藤申右臂晚藏碧樹憶西天雲巖煙谷多遺種月下三聲醒客眠

洞號呼猿不計年引兒來飲碧溪前當初會聽胡僧喚今日留爲故事傳白晝深藏雲滿樹清宵長嘯月當天一聲啼過喬松頂驚起巢間老鶴眠

龍泓洞

在靈鷲院理公岩北赤烏二年葛翁於此得道輿地誌云有洞徹於江下過蕭山採石乳者入洞聞波濤聲

葛翁行滿赤烏年丹竈雖披已絕煙龍在此泓誰可見路通別邑自相傳樹頭雷雨遺神火岩腹莓苔帶海涎有耳不須聞浪湧只消採乳亦通仙

葛令沖昇是幾年舊棲虛掩薜蘿煙雲邊鶴馭難重見岩下龍泓是昔傳誰入重淵聞激浪孰云深洞有遺涎西湖不與丹邱異何用乘風遠慕仙

理公岩

在靈鷲院方丈後晉僧慧理偃息之地岩下通人往來淳祐中主僧行果始作閣道以祠慧理

西來識得此雲根終此雲根護法門由晉尚傳斯語在到今休想舊岩存天開教觀香燈盛人仰胡僧相貌尊行果芟教荊棘盡分明隻手破沈昏

蘿龕曾結傍山根聞有於菟爲守門施食臺荒花自落翻經人去石猶存雲遮湖上山千疊月照岩中像一尊隣寺今餘幾僧在數聲清磬送黃昏

香林

在下天竺後塔西日月岩左舊名香林洞又名香桂林今直稱香林

日月岩頭古翠堆縣雲深隔洞門開蒼藤墜石無根活靈杞何年有種栽氣凝野煙疑麝過暖熏山雨誤蜂來空亭誰領幽芬坐雪鶴同行損綠苔

自昔靈根月窟埋移從人世幾花開未將白玉堂

前種卻向黃金界上栽月照千株淸影動風傳萬斛異香來少年攀桂今衰老策杖重尋步翠苔

翻經臺

在下竺香林門道衷謝靈運與僧於此將北本涅槃經翻爲南本三十七卷舊有七葉堂

過門跬步入香林七葉遺陰地尙靈曾借東山康樂手共翻北本涅槃經關腰葉擁空臺赤石鏁泉通遠覓青雲掩蓮花峯下座若人演義若人聽

昔聞康樂訪祇林玩水登山豁性靈學道遍窮三

教旨與僧同譯幾函經舊臺猶在雲長護行徑無蹤草自青想見當年鳴梵唄老猿應向月中聽

重榮檜

在下竺懺堂後相傳隋代所植後爲兵火延燎至大中祥符間復茂盛或謂遁式懺主灑水誦咒故重活

一株蒼檜臥龍身受得隋朝雨露深地下仙根將換骨人間劫火不燒心死條節節春信生意枝枝翁翠陰此木豈知魂可返爭傳咒水出叢林

恐是潛蛟變化身風霜飽歷歲華深當初枯槁甯非數今日重榮豈有心雨過童童攀翠蓋日長鬱鬱布濃陰不知隋代何人植得接金山寶樹林

鍊丹井

在下竺西廊下葛仙翁有丹在井井水可以療病

稚川曾此倒靈瓢關上銀牀壓鞏腰丹氣騰空知幾轉神光射屋起中宵有茶可品春煎細何疾能治曉汲遙萬古仙蹤應不泯轆轤聲落病僧寮

葛翁昔此汲仙瓢藥滿葫蘆繫在腰鍊得丹成非一日不知羽化是何宵青山人去烟霞秘碧甃苔

荒歲月遙緇侶剩嘗消宿恙時聞僧梵出禪寮

跳珠軒

在下竺知客寮中東坡和周次元激水云道眼轉丹青嘗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雨般聲詩碑嵌壁

溪流穩信竹能驅聲遶闌虛入耳孤此竅可消諸念妄一丸長躍半空珠掛瓢留水應知味就壁龕碑不用趺誰謂佛縁占有驗殆於兒戲果何殊

終朝城市厭馳驅來探靈源興不孤雨後琮琤如漱玉月中的皪似跳珠支郎經室苔生砌坡老詩

碑草沒趺煮茗有僧能別味此泉不與惠山殊

曲水亭

在下竺寺前一曰流杯亭有水臺盤在亭心端平中風水拔木亭仆湻祐閒重建適式立陸羽二寺記碑尚存

竹色松陰翠浪浮春風吹落澗聲幽古亭當路空涼透溪水循盤散漫流繭紙敘詩年幾換羽觴傳酒禊重修晴嵐四掩鳴琴杳如在稽山道上遊

片片飛來水面浮陰陰竹樹景偏幽酒斟杯裏循環轉泉遶亭心曲折流昔日右軍名獨盛如今禊

事孰能修願予白髮歸田客擬拉詩朋續勝遊

天竺觀音

在上天竺寺石晉天福中僧道翊見山閒光明得奇木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像建看經院錢氏夢白衣求治其居歷代増廣加厚田業賜賚寶器至今雨暘隨禱卽應

木異難儔衆木淹刻成慈相孔仁謙眞珠瓔珞鴛殿白玉屏風翡翠簾晴雨禱祈隨感召香燈熾盛極莊嚴鎭山寶聚田廬廣靈貺彌彰一百籤

上竺一來遊竟日淹南能留客禮尤謙香雖端妙籤中相珠結玲瓏殿內簾　庶乞靈感敬禮神天護法極威嚴少年早有凌雲志求得觀音第一籤

風篁嶺

在放馬場西路通龍井元豐中辨才法師元淨淬治修篁因以名嶺東坡訪之送至嶺上坡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辨才笑曰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橫陳翠葆列煙屏聯步蒼林想典型二老相分龍井嶺一時如過虎溪亭風搜貼石叢篁碧雨剝題名暈蘚青更有澗流朝暮落此僧不厭客來聽

萬玉森森映翠屏來遊還想舊儀型漫傳惠遠成三笑宜與東坡創一亭風篠不時聲摵摵雲山終古色青青行人倦就蒼陰坐滿耳蕭颼最可聽

龍井

在風篁嶺上本名龍泓吳赤烏中葛翁鍊丹於此故老相傳井與海通其水隨潮候長落

腥攢石縫瀑花多還有龍神蟄此窠通海淺深山不語隨潮長落水無波漫傳方士遺丹在不奈潛鱗吐何時雨徯期無驗處幾番雷火爇松柯

嶺有深泓積蘚多潛龍於此作深窠流傳有脈潛通海消長隨潮暗湧波山客鍊丹名尙在居民望雨事如何喬松偃蹇千年物底事雷神伐翠柯

辨才塔

在龍井演福院潮音堂西元豐中辨才自上竺退休此山燕居十年後示寂東坡致祭有文屬潁濱撰塔銘

瀾翻八十一年空爭訝前身是井龍心靜已成無上智學知今復有誰宗雲生遺塔封慈相雨濺沖泉雜定鐘幾字碑陰坡老筆聲聲想得舊遊從

隻履西歸世相空鉢中無復有降龍談禪深究三乘法面壁還歸一指宗山畔苔荒秋雨楊林間風送夕陽鐘東坡門下多名士外教當初亦景從

梅坡園

在小麥嶺北龍井路口旌德顯慶寺西恭聖仁烈楊太后宅園

牆擁雙屏鎖錦窩溪聲不斷樹聲多誰家種麥曾名嶺今日尋梅且涉坡萬厦棟梁巢燕雀四山風日養松蘿園丁自飽栽花利月給楊家得幾何

花成錦繡草成窩自古名園富貴多直把金錢堆作埒甯論瑪瑙砌成坡瓠瓜㜷㜷緣青蔓松柏垂垂綰翠蘿麥嶺北邊龍井日荒涼今日竟如何

長耳相

在法相院石晉天福中泉南長耳和尙行修眞身在焉有碑載修爲定光佛後身乎日募人作福或問之曰能遮百醜

眉目如生骨骼寒後來曾紀短碑頑雙垂長耳過肩角千古道軀落世間覆履有方隨迹滅守龕無語向人閒想知自醜難遮斷兩扇禪扉及早關

不畏炎蒸不畏寒幻軀留得化冥頑神歸兜率天

宮裏形住閻浮世界間耳彈及肩雖說異口長無語一何閒春光老盡遊人少寂寂松扉晝日關

玉岑

在慧因寺門相對此山木潤或傳山出玉許采大書兩字刻石上少遊夜過龍井濯足於慧因澗即此也

雲掩風林萬竅號慧因橋畔息方袍秦郎閒濯溪頭足許老清揮石上毫玉出何年迷草莽教傳異域想波濤山門翠擁山嵐潤一道光芒月正高

登臨忽聽嶺猿號嵐藹蒼蒼溼翠袍傍澗汲泉烹

鳳髓磨崖題句運貍毫謾傳玉氣浮清夜時聽松聲響怒濤歸上舵樓廻望處瓊瑤簪聳碧雲高

南高峯塔

在煙霞山頂天福中建崇甯中僧修懿修乾道中道者義圓重建湻祐中賜榮國院額塔後石穴祈雨嘗驗草菴在張帝殿下塔西有捨身臺石

誰捨塵身石漫巔浮屠突兀拂霄躔方隅端拱明離位梯級高營石晉年土穴有龍號重霧草菴無衲坐空禪虛危直視煙霞路鐙鞳風鈴到處傳

碧嶂高侵碧漢巔岩嶤疑逼斗牛躔山中衲子甯愁老峯頂浮屠不記年危磴雨晴難着屐深巖月照稱棲禪遊人初到西湖者欲倩丹青作畫傳

煙霞洞

在清修院內石晉開運中僧彌洪遇異人指有羅漢六尊錢氏遂刻十二尊足之洞傍有象鼻峯佛手嵒

萬色無如疊翠何僧鐫像屹差峩山屏晴掩牌門杳風鑰陰封梵屋多象落鼻形懸洞右佛垂手跡奇鐫阿燈輝金碧琉璃椀暗掩僧房絡薜蘿

爲問煙霞景若何洞前山接翠差峩峯垂象鼻形猶怪石刻神僧數更多梵唄尋常鳴月下禪龕重疊傍鐫阿誰攜白玉如來手風動渾疑挽綠蘿

石佛菴

在煙霞嶺東南高峯路口後周廣順中有行腳僧影貼石而行移時不見人遂刻其像及佛像於石此菴頭陀世守香火有修街石碑存

南峯雲墮屋梁危異蹟曾遺廣順時腳影行鐫嵒石澗頭陀老守草菴欹幾年香火傳朝晚萬谷煙霞擁

路岐半掩風屏鐘又響風霜皴盡砌街碑

松蘿屋外掛猿危正是禪翁定起時石上異僧誰與刻山頭層塔竝無欹橋通麴院深遮柳路入梅州別有岐鐫佛甃街功蹟著前人文字紀荒碑

水樂洞

在煙霞路口開運中錢氏建名西關淨化院有洞深窈水聲如擊金石熙甯中杭守鄭獬名水樂祠湻熙中內侍李耒請額重建佛宇增廣園池嘉泰中改賜楊后宅歷年既久水聲絕響賈府得之舊觀復還

梁園裘寺接山椒如此經營豈一朝兩洞倚雲空鎖
鑰亂泉激雨想簫韶樹埋院落關門邃石甃亭臺棧
路遥白髮聾僧扶舊額金蓮又長玉淵苗
洞邊有樹結紅椒洞裏泉鳴暮復朝雨後依稀如
擊磬月中彷彿是聞韶山僧下汲還愁啃詩客來
聽不憚遥縱使農家逢大旱也難分去溉嘉苗

楊梅塢

在石屋西瑞峯塢內有老嫗金姓地栽楊
梅品味極佳俗呼金婆楊梅

仙子遺丹滿瑞峯纍纍疑與荔枝同金婆傳種移根

異火齊燒空滿塢紅鶴頂分丸凝曉露猩唇結顆綴
薰風曩時若解包茆貢一騎星馳入漢宮
楊梅千樹遶西峯色與神州荔子同火齊纍纍盈
塢赤靈丹熚熚照林紅客嘗紫顆如甘露鳥啄朱
丸墮晚風味比櫻桃猶更美正宜貢入大明宮

石屋

在大仁院內錢氏建嵒石虛廣若屋下有
洞路石上鐫五百羅漢石屋上建閣三層

雲梁煙棟翠嵚崟五百癡人謾飾金屋頂誰增華閣
重石頭自擁白雲深鐘聲透谷泉分響鬼力支空雨
聚陰無廢無興無啟閉老僧不動一心生
碧嵒如屋勢嵚崟石鑿阿羅盡貼金行遍正堆紅
葉滿洞門長護綠苔深谷中夜雨添寒溜閣外秋
雲結暝陰此處眞成閒寂境到來無復利名心

眞珠泉

在龍山寨崇政院內開運中建顯德五年
院東泉湧擊聲則泉出如貫珠景祐中元
絳名之州家取為酒名雷峯塔路口張府
園有泉亦同此名

泉光四散駭猿猱迸起平池點滴高誰欲斗量徒積

夢人將瓶汲肯辭勞聲隨夜雨穿疎箔名逐春風入
小槽別有雷峯峯下屑一泓隨沒在蓬蒿
月中或見飲泉猱顆顆圓明躍起高遊客闌邊觀
處駭鮫人淵底泣時勞會聞合浦珠還日莫訝天
台酒滴槽張府園中一泓在欲尋爭奈翳青蒿

虎跑泉

在大慈山廣福院內唐開成中建性空禪
師居此山無水有神人告之明日有泉是
夜二虎跑地遂泉湧

廣福山靈托獸傳發邊依約爪痕堅噬人難負平時

口跑地能開一掬泉不過下車馮婦勇都因脫屣性
空禪大慈隝內腥風起善結叢林渴飲緣
地湧靈源自昔傳於菟亦解發心堅咆哮想是潛
施瓜洶湧俄驚忽迸泉可信神明眞有感遂令老
衲足棲禪性空非是降龍手那得山君結勝緣

南屏山

在興教寺後舊多摩崖剝落之餘止存司
馬温公隸書家人卦及米元章書琴臺二
字未詳所刻東坡訪僧臻詩云我識南屏
金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今寺非昔比山

則蒼翠自若

南有屏山掩翠屏齊雲亭子漫尋基雨淋米老琴臺
字火裂温公易卦碑回首金魚誰撫檻銷魂白骨自
汚池春風不管遊人老愁落朝昏戍鼓悲
山橫屏幛帶嵐霏碧草荒苔古寺基無復元章存
舊刻孰云温國有遺碑時聞黃鳥啼蒼靄尚見金
鱗泳綠池惆悵坡翁仙馭遠斷猿猶向月中悲

蘇公隄

在興教寺相對元祐五年東坡守杭開湖
中積葑 跨南北以制兩山之水詩
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北兩山春
靑紅一綫界沙隄日日香風逐馬蹄三月桃花無浪
起六橋柳色有鶯啼官亭飛蓋春相接酒舍收旗晚
自迷游子豈知坡老意兩山長擁夕陽西
六處橋連十里隄往來遊客競輪蹄緋桃粉蝶翩
翩舞綠柳黃鶯睍睆啼畫舫愛依汀葦泊酒旗應
彼岸花迷蘇公事業傳千古回首湖頭日又西

先賢祠

在蘇公隄南山第一橋下寶慶二年郡守
袁韶奏請倣紹興府鴻禧觀規模買地建

祠取錢唐自古名人從許由至張九成及
節婦五共三十九人摘傳立石祠後建旌
德觀奉祠事

列仙始祖許眞公上國尊賢典禮隆三十九人栽信
史百千萬禩紀淸風衣冠文物流傳盛花柳亭臺曲
折通鏡水在先祠越隱如今彼此可稱雄
憶昔賢哉太守公先賢合祀禮何隆祠堂能致尊
崇意閭里須興揖讓風行逕縈迂松下入流泉屈
曲竹間通姓名雖列穹碑上誰是當時蓋世雄

西湖道院

在先賢祠後旌德觀中院之側有亭名虛
舟堂名雲錦
名祠相拔孫殊庭巧對南屏萬疊青深院冷侵雲砌
竹虛舟閒載錦池萍廊頭道士青符簡門外遊人挈
酒瓶分坐夕陽斜背水鼓簫於此最宜聽
院中羽士誦黃庭門外好山螺黛青白鶴行穿幽
竹徑紫鱗時躍曲池萍仙翁去日封丹竈酒客時
遊倒玉瓶一曲洞簫吹夜月許誰來就此中聽

湖山堂

在蘇公隄先賢祠北第二橋下咸淳三年
郡守潛建後三年增建

彩檻雕闌倚地仙南堂深架北堂先湖光十里饒春
日山色三隄合霽煙簾幙香傳歌扇底鶯花影落酒
旗邊紅塵不受斜陽壓暗逐東風入畫船
華堂高敞聚羣仙此處陰晴得景先夜玩虛明千
頃月曉看蒼翠萬山煙笙歌聲沸春波上鐘磬音
傳夕照邊欲約詩朋同載酒闌前來泊總宜船

三賢祠

在蘇公隄第三橋下白文公林和靖蘇文
忠公祠舊在竹閣乾道間移建水仙廟嘉
定十五年郡守改建於此三軒扁曰水西
雲北日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就三賢西
湖詩摘出
東坡政績匯香山梅下韜光獨養閒一様清風無異
代三公遺像有生顏竹亭畫鶴銜芝老石鼎蟠蛛灶
柏堅摘取吟聯分扁隸英遊時駕碧雲還
三賢祠屋對南山異代同居廟貌閒前守再成新
棟宇後人猶想古容顏由來蘇白才名盛頗覺林
公吟思慳不忘西湖舊風月颷輪鶴馭共來還

雪江講堂

在蘇公隄三賢祠堂北婺州布衣胡恍淳

祐中充三賢講堂堂長結屋居焉自號雪
江選羣公錦囊集
索居占得藕花風幾字頭銜逈不同烏帽染紗裁一
幅錦囊分卷集羣公湖光長日侵皋座竹籜多時積
鶴籠繫柳吟驢何處去想應乘雪釣江空
軒窗涼引芰荷風襟韻超然孰與同湖曲泛舟如
賀老籬邊採菊效陶公金魚供玩何曾釣白鶴隨
行不用籠今日雪江空有號詩編寂寞錦囊空

崇眞道堂

在蘇公隄第四橋下水仙廟北咸湻中剏
建接納三淸雲水集仙閣擁壁甚工徽齋
厨豐腆蜀中道人主之
蹁躚鶴聚水雲中雲水相逢色色空講道無人知畏
壘集仙有閣想崆峒柳隄風日齋鐘散蒲座塵埃食
鉢充一老雙丫離蜀久西窗掩定讀參同
陰陰竹樹列庭中門外層巒倚碧空但願羽流來
福地底須鶴馭向崆峒重修貰舘香燈盛廣接雲
遊供饌充至自靑城老仙客闡揚玄教孰能同

小新隄

在蘇公隄北山第二橋西湻祐二年郡守
新築直至麴院船步水接桃溪寺前澗通
靈隱天竺
添築湖隄種柳條行春路截九松腰直看西日歸三
竺平接南山第五橋麴院岸通沙澗淺桃溪寺接石
津遙遊人從此言旋便不受囘舟著相招
綠柳垂垂千萬條輕盈瘦似沈郎腰小隄新築通
靈隱芳草平鋪接畫橋歸寺老僧猶覺便出城遊
客不爲遙東風何處堪沽酒看取靑旗隔岸招

翠芳園

在南屏山東舊爲屏山園開慶初內司展
建東至希夷菴直抵雷峯山下水地西至
南新路口水環五花亭外御舟名蘭橈有
海查一樹開小紅花移根頁難獨存園門
外尋亦枯矣咸湻間建宗陽宮移拆入城
翠抱南山樹石蒼五花亭外萬花芳雲芝拱斗晴簷
瀅金字屏風水榭涼柳接蘇隄無空地萍侵蘭棹有
深坊未幾移築仙宮遂一本紅查委路傍
地接屏山山色蒼海查一樹尙芬芳百花爛熳春
光好萬竹陰深暑月涼細草近連仙客舘垂楊低
覆御船坊年來此境荒蕪甚遺老經過歎道傍

甘園

在淨慈寺相對齋宮之西舊爲甘內侍園
湻祐中名湖曲園咸湻中屬謝府名新園
園倚雷峯有四面堂湻祐郡守所剏堂下
接翠芳園船坊
內宮園邃傍齋宮楊柳隄南翠幾重四面堂虛凌上
界五層塔近壓中峯徑連湖水行幽草廊接風亭臥
偃松隣岸御舟空望幸深坊長日鎖飛龍
甘氏名園近舊宮東風花綻路重重聲鏘環珮風

前竹翠結芙蓉雨後峯池內已無魚躍藻塔邊猶
有鶴巢松當年中貴今安在應向橋山從六龍

雷峯

在顯嚴院開寶中錢氏妃建塔院側有
雷峯菴郡人雷就故居塔記始以千尺十
三層爲率事力未充姑營七級此山出黃
皮木世傳衆山環遶故名中峯林和靖有
中峯行樂詩慶元元年菴院始合爲一今
止五級或因風水相壓減去今地基廣袤
塔身矮肥往往圖畫者欲着相不能不疑

此地名塔衕

五級浮屠透穴寥黃皮園上梵坊遙當時雷就家曾
棄前代皇妃迹已銷鈴帶水風傳古衕燈分山月照
長橋根基自廣雲層減擁腫難供畫筆描

古塔湖邊久寂寥碑刊歲月亦云遙風來金鐸何
曾響雨剝青紅已盡銷畫見簷陰飛野鴿夜無燈
影落溪橋畫師欲寫西湖景此境應須用意描

勝境園

在雷峯路口東開禧閒韓侂冑園陸放翁
作南園記韓遊村莊曰惜無犬吠隨有效
之者韓敗園屬官名慶樂園淳祐中撥賜
嗣榮王易今名

名花婀娜草纖纖臺榭隨幽遂勝添十樣結亭環水
樹一碑逃記臥雲簷梅關橋落停艭鑰射圃樓空失
垜簾向日相傳誰學吠村莊畢竟出沽帘

春來芳草綠纖纖亭榭園中比舊添芍藥日烘迷
綵檻芭蕉風動拂雕簷花邊碧沼堪垂釣竹外青
山稱捲簾誤國平章何處也東風還颺酒家帘

長橋

在勝景園東在昔此橋跨水甚長橋亭且

壯麗日塡月塞皆民居矣橋西有寺南對
鳳凰山又有澄水閘東抵淸波門湖橋此
最短而長名自若

南港虛明架石梁寺樓鐘落幾斜陽相傳亭跨危基
壯誰想橋橫古道長澄水閘荒沙草碧淸波門近市
塵黃鳳凰山在闌干外玉抹煙屛鷺一行

前朝疊石架爲梁影落清波幾夕陽世事如今雖
已改橋名依舊尚稱長岸頭雨過山逾碧闌畔秋
深柳半黃曾策吟笻閒倚處汀州飛起雁行行

劉妃墓

在方家峪鳳凰山下褒親崇壽院後紹興中思陵敕葬妃子於此

佛廬增耀石人眠莫謂思陵雨露偏寵斷自空蝴蝶夢魂歸猶咽鳳凰泉碑趺蝕翠埋荒土樓栱塗丹落廢磚主祭有誰今若此此時出色想無氈

煙草萋迷石獸眠生前應沐寵恩偏芳魂寂寂依何處幽魄沈沈閟夜泉水鳥競巢神路柏雨苔深翳甃堂磚一坏誰奠清明酒只有楊花鋪白氈

慈雲嶺

在方家峪西南嶺下爲郊臺嶺頂可望江

湖石上刻後唐篆字云梁單閼之歲與建龍山至涒灘之歲開慈雲嶺至今尙存

疊疊流雲步步苔九霄紫氣限蓬萊後唐刻石初開路南宋郊天別築臺慰眼江湖空歲月傷心陵寢蝕塵埃桃花爭趁春風老又引遊人一度來

行蹟石磴躡春苔南宋遺基但草萊開路尙存前代碣拜郊還有舊遊臺東瞻巨海茫茫浪北望中原滾滾埃最是令人凝睇久胥濤遙駕雪山來

包家山

在慈雲嶺南冷水峪多桃花名桃花關關門上揭燕霞二字拜郊臺山之西藉田園在山之南

綺霞蒸日透林梢一族南山尙姓包冷水峪邊苔色老沖雲樓下樹陰高闉隣古道傳耕籍臺倚青城想拜郊欲趁桃花尋隱去關門無鑰不須敲

桃花滿眼錦攢梢春色疑將山色包爛浸正憐千樹合岧嶤還露一峯高詩人着屐開蹊嶺遊客看花競出郊亦有招提在煙谷數聲清磬隔雲敲

登雲臺

在天眞院山上後梁龍德中錢氏建臺名登雲又名錢氏郊臺臺側有靈化洞錢武

肅石刻碑

吳越山川幾落暉登臨轉步入雲扉寺名曾後天眞錫碑字空傳武肅揮靈洞土埋攢棘掩古臺石落借松圍龍旂鸞輅曾遊擁有祀圜丘慶六飛

古苔衰草幾斜暉臺下人家白板扉舊刻已看蒼蘚沒新詩聊把彩毫揮迢迢飈馭三山去寂寂雲山四面圍來此登臨慨吳越歸鴉還帶夕陽飛

五丈觀音

在勝林院內唐開成中建錢氏時有西竺

僧轉智附海船歸風鳴浪湧智誦如意輪咒見如意珠王相高十丈風息得濟智誅高梁以答佛施建炎兵燹止存五丈觀音諺傳人有意度則云轉智者以此也乾道中光堯聖子神孫臨幸有程泌記

海國風濤擁萬尋此身何翅直千金涉波直現昂藏相結屋還堅報施心圓得諸方傳轉智幸存一半有觀音陰廊誰立苦碑在只載三朝法駕臨

大士空中現幾尋莊嚴甯惜費千金若非突兀驚人相那顯慈悲救苦心風度遙傳鐘磬響月明還聽海潮音殘碑尙在荒山裏鳳駕鸞旂不載臨

表忠觀

在龍山南熙甯中趙清獻公奏請以錢氏墳廟於此建觀俾諸生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歲度其徒賜表忠詳載東坡所撰碑紹興至寶祐前後屢增葺咸淳中觀廟合爲一

錢子欣然着羽衣何須學賦鑑湖詩帝俞淸獻垂情疏人讀文忠敘事碑五廟衰圭榮祖節千年香火托孫枝雲林閣上西風起吹落龍山宰樹悲

曾聞大樹錦爲衣惆悵如今爲賦詩鐵劵千年吳越裔記文百世長公碑香燈寂寞存遺址松柏荒涼減舊枝惟有年年春色暮啼鵑空向月中悲

聚景園

在淸波門外阜陵致養北宮拓圃西湖之東斥浮屠之廬九曾經四朝臨幸繼以諫官陳言出郊之令遂絕園今荒圮惟柳浪橋花光亭存

鑾鈴遺響輦遺蹤萬景曾經聚此中寺宇有名基址散君王無逸議遊空橋昏柳浪龍舟雨亭冷花光雉扇風臺沼已無春又老萬年枝上夕陽紅

聚景依稀有舊蹤阜陵曾養此園中花光柳浪名還在鳳輦霓旌事已空金井梧桐愁夜雨碧闌芍藥怨春風如今倚杖閒回首霜葉離離映水紅

崔府君廟

在顯應觀內東漢崔子玉也傳爲磁州府君紹興中建靖康間思陵使至磁州神馬引而南建炎初秀王夫人夢府君擁一羊曰以此爲識遂毓阜陵嘉定間樓鑰奉詔撰碑述神靈甚詳且謂史失其名非崔子

玉也

靈休遠被衛行都陰有元勳夢叉符引馬擁羊昭景
貺立碑建廟迷嘉謨九陵荆棘年空往十里笙歌景
不殊莫倚西齋闌檻去斜陽無語滿錢湖

東漢明神護宋都深宮曾有夢相符試看歿後昭
靈貺定是生前著顯謨金石文章千古在江山景
物四時殊忽聞闌外鳴簫鼓畫舫何人去泛湖

依光堂

在崇福寺內太平興國元年建寺本錢氏
故苑芝生其間遂建寺號靈芝大中祥符

賜崇福額紹興中阜陵臨幸御小車至齋
堂飯僧面湖創堂扁曰依光中設御座

塵凝黼座憶垂衣今日湖波錦四圍靈毓紫芝三秀
遠光開綠玉片金輝松窗自掩空蓮社石榻相朝臥
柳枝半捲珠簾看落景鼓簫長送畫船歸

禪老身披舊衲衣寺前山色翠成圍只因曾沐君
王幸從此長依日月輝苑內舊生三秀草堂前春
長萬年枝鑾輿一去無消息唯見煙林夕鳥歸

西湖百詠卷下終

右宋董嗣杲西湖百詠及明陳贄和詩二卷傳刊本
於陸篠飲飛陸則借於黃小松易蓋廣仁義學藏書
也元本楮墨極古而無刊刻年月可考按西湖志云
餘姚陳贄郎嗣杲元題依韻賡和凡九十六首與嗣
杲詩併刻天順癸未南康知府錢唐陳敏政爲之序
又載嘉靖丁酉周藩南陵王雲樓子重刊序云董倡
居前陳和居後景凡九十六詩共一百九十二謂之
百詠者蓋亦極言之耳今此本首卷四十九題次卷
五十一題共詩二百首是天順嘉靖二刻俱非足本
此當是天順癸未以前所刊在當時已稱難覯矣惜

多訛舛版復漶漫雖就志乘及選家所錄稍加訂正
然闕疑處尚多也又按志以嗣杲爲錢唐道士及觀
卷首咸湻壬申自序有薄宦於霅公事簡輒是正完
之語則知撰詩時董方筮仕其爲黃冠師或在宋亡
之後有託而逃殆南宋之逸民不當僅以方外目之
也嗣杲字明德號靜傳後入道孤山四聖觀改名思
學字無益見周公謹絕妙好詞陳贄字惟成官太常
少卿其行事俟再考云乾隆乙酉十月二日積雨晚
晴得閒居士鮑廷博識於蘆渚之借一軒

舊刻標題云和西湖百詠詩雖分卷爲兩而無卷上

卷下字又和詩原作俱手寫錄竟頗於意有未慊因
重鈔此本稍更易之并補編目錄以便檢閱是歲臘
月十有二日覆勘畢又識

再按西湖志所載周藩重刻序陳惟成是英宗時人則所謂天順癸未陳敏政爲序者自是原刻何以亦止九十六題今志中不錄敏政元序殆纂志時僅見周藩刊本遂據其序所云九十六題者著於錄而周藩翻雕時其底本或有脫頁當日亦未深考耳予所借黃氏藏本楮墨雖在嘉靖以前而脫誤紛如其非元刻甚明前跋所云天順癸未以前刊本究屬臆度終當覓元刻及周藩翻本對勘方釋此疑耳是月望後一日得閒居士再識

陳贄字維成自餘姚徙錢塘洪武間以薦授杭學訓導擢翰林待詔進博學命教內豎沖和坦易人咸親之官至太常少卿所著有自怡客屋諸詩稾 錢塘縣志

陳敏政字志行原籍湖州登宣德丁未進士卜居仁和初授知縣歷陞南康知府政尙和易初授縣時閩邑人多強悍人唁之曰民未有不可化者及徙美邑人賀之則曰士自美吾無利也素不善事當路竟以本官致仕南昌郡人奉主從祀於三賢祠 杭州府志

余先得影寫周藩本有南陵玉雲樓子南康知府陳敏政兩序詩僅九十六題疑未慊也今從 文瀾閣遺書傳鈔是帙百詠獨全鮑以文謂終當覓元刻及周藩翻本對勘方得釋疑余雖未獲元刻差喜得釋鮑疑書貴兼收豈不信哉因付手民以延湖上掌故董靜傳居清河坊陳惟成寓昭慶灣陳志行居鹽橋東又武林之掌故也光緒辛巳端午錢塘丁丙識

西湖竹枝集

光緒辛巳龝日錢唐丁氏開雕

西湖竹枝集序

杭爲東南大郡多佳山水而西湖者郎古之臨平湖也在趙宋建國時琳宮梵宇涼亭燠館星布湖上晝船游宴殆無虛日名賢題詠甚夥自後時移代易雖所存者過半而風流遺俗無異昔時於是西湖之勝而尤甲於東南矣前元楊維禎氏寓居湖上日與鄰紹輩廼連詩酒乃舍泛語爲清唱賦西湖竹枝詞一時從而和者數百家雖婦人女子之作亦爲收錄其山水之勝人物之庶風俗之富時代之殊一寓於詞各見其意[illegible]成維禎旣加評點仍於諸家姓氏之下

注其平昔出處之詳版行海內而竹枝之音過於瞿塘東吳遠矣未幾元社旣屋版亦隨毀全集罕見所存者無幾適余僉憲浙西湖去外臺不半里政事之暇得與二三僚友升高遠望湖光山色交接於目欲訪百年遺事則故老盡矣對景懷古徒增嘅嘆近從左山劉君邦彥處得此本披詠連日喜不釋手嗚呼三百篇之後代各有作谿發一時之所遇諸公竹枝之作亦皆發於一時之所遇者豈有古今之殊哉必欲流傳於將來不意埋沒歲久如干將莫邪在匣室中光怪自不可掩耳遂捐俸繡梓仍廣其傳儻騷人墨客游於湖上酒酣扣舷對兩峯歌此數曲神交前賢於煙波浩渺閒豈不快哉書此以識歲月云歲在何曰屠維單閼月在何曰律應南呂年紀何曰大明天順之三年也賜進士出身浙江僉憲陵川和維振

綱識

余閒居西湖者七八年與茅山外史張貞居苕溪郯九成輩爲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沈胷次洗一時尊俎粉黛之習於是乎有竹枝之聲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韻士屬和者無慮百家道揚諷諭古人之教廣矣是風一變賢妃貞婦興國顯家而列女傳作矣采風謠者其可忽諸至正八年秋七月會稽楊維禎書于玉山草堂

西湖竹枝集

楊維禎字廉夫紹興人泰定間登乙科進士第再轉鄉郡鹽司令以狷直傲物不調者十年將子妾游淮吳間過太湖得莫邪鐵篴遂自稱鐵篴道人仕久屈而文名震海內其所著文有三史正統辨兩漢唐宋史鉞春秋胡氏傳補正詩有古樂府賦有麗則遺音行於時云

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堤上女當壚南官北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

鹿頭湖船唱赧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爲郎歌舞爲郎死不惜眞珠成斗量

家住西湖新婦磯勸郎不唱縷金衣琵琶元是韓朋木彈得鴛鴦一處飛

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儂心

病春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窗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命柳州街口問來婆

小小渡船如缺瓠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入箜篌調不見狂夫橫渡河

勸郎莫上南高峯勸儂郎一作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

北高雨雲雨相催愁殺儂
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峯前山萬重妾死甘爲（一作不辭）
（妾作）望夫石望郎忽（一作舊來或）似飛來峯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牀腳揺𨓜有時
爛（一作浙江潮信有時失）臂上守宮無日消
虞集字伯生蜀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文章爲本
朝宗工論者謂唐文至韓愈而極宋文至歐陽修
而極元文極於先生也詩兼眾體古歌詩數首出
於天才後雖有作者不可尚已竹枝雖不爲西湖
而賦而其音節與喻可以爲竹枝之則云

沙禽東去避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青越女
白從此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溟南斗低明年白石百花
靜憶爾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壚玉雪清簫中吹得鳳皇聲不及晴江轉柁
鼓洗盞船頭沙鳥鳴
魚腹浦前春水生負薪過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
去楚王宮殿在專城
王士熙字繼學東平人博學工古文其詩與虞揭
馬宋同爲有元之盛音竹枝本在灤陽所作者其

山川風景雖與南國異焉而竹枝之聲則無不同
矣
居庸山前澗水多白榆林下石坡陀後車纔度槍干
嶺前車昨日到灤河
車簾都弓錦流蘇自控金鞍撚僕姑山間白雀能言
語試學江南唱鷓鴣
馬雍古祖常字伯庸俊儀可溫氏延祐第一科護
都踏兒榜及第官至御史臺中丞詩名敵虞王西
夏氏之詩振始於石田集也竹枝益和王繼之作
其音格矯健類山谷老人云

日邊寶書開紫泥內人珠帽輦步齊君王視朝天未
旦銅龍漏轉金雞啼
金爐寶薰流篆雲花間百舌啼早春五坊戲馬賽爭
道傳宣催賜十流金
楊載字仲宏浦城人延祐乙卯張起巖榜及第官
至宣城理官卒平生天稟曠達開口議論正直其
詩傲睨橫放盡意所止我朝詞人能變宋季之陋
者稱仲宏爲首而范虞次之
西子湖邊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青春遇著歸來
燕卿入當年王謝家

一種腰肢分外妍雙眉畫作月娟娟春風吹破襄王夢行雨行雲若箇邊

揭傒斯字曼碩豫章人起身文學掾至集賢學士卒文章居虞之次如歐之有蘇曾云其竹枝爲女兒浦歌其風調不在虞下也

女兒浦前湖水流女兒浦口過湖舟湖中日日多風浪湖邊人人長白頭

大孤山前女兒灣大孤山下浪如山山前日日風和雨山下舟船自往還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至治辛酉榜狀元弟褧泰定

甲子張益榜登第皆有盛名時比之宋二宋云

湧金門外是西湖堤上垂楊盡姓蘇作得吳歌阿誰唱小卿墳上露蘭枯

舊時家住黑橋街二十餘年不往來憑仗使君一問訊楊梅銀杏幾回開

柯九思字敬仲天台人由伴讀官仕至奎章閣監書博士當天歷間日趨延閣顧遇尤深文章有臺閣體而宮詞追王建墨竹法文湖州名重當時云

浙江春來春水平洲渚縈迴春日明江頭女兒唱歌去風送楊花迷遠情

薩都剌字天錫答失蠻氏泰定丁卯阿察赤榜及第官至燕南憲司經歷卒其詩風流俊爽修本朝家範宮詞云永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欄干畔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芙蓉曲云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兒將斷腸絳袍春淺護雲暖翠袖日暮迎風涼鯉魚風起(一作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飛木葉蕩舟何處採花人愛惜芙蓉好顏色雖王建張籍無以過矣

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渡綠窗櫺沈郎雖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聽

同同字同初蒙古人狀元及第官至翰林待制詩多臺閣體天不假年故其詩文鮮行於時云

西子湖頭花滿煙謾郎日日醉湖邊青樓十丈鉤簾坐簫鼓聲中看畫船

李孝先字季和昆陽人博極羣書不爲經生學其爲文幽深無際其古樂府詩尤長於興喻海內學者喜誦之故至正文體爲之一變云

十五女兒可憐生手牽百丈踏泥(一作沙)行洗脚上船歌白苧春風吹過闔閭城

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博記覽工文章隱德吳下

爲時聞人一時名人皆折官位與之交談名理最
喜漆園氏旨其爲文辯肆有法度東吳碑碣有不
貴館閣而貴其所著云
岳王墳西是妾家望郎不見見栖鴉孤山若有奢華
日不種梅花種杏花
靑靑兩點海門山郎去販鮮何日還湖水便如郎信
息江花恰似妾容顏
張雨字伯雨錢唐人蚤年書無不讀盡用以爲詩
其詩俊逸淸贍儕輩鮮及晚年棄妻子寄迹老氏
法中詩有如丹光出林掩明月玉氣上天爲白雲

不目之爲仙才不可也始隱茅山後從靈石山中
詩名震京師
光堯內禪罷言兵一番御舟湖上行東京鄰舍宋大
嫂就船猶得進魚羹
貢師泰字泰父宣城人其父仲章爲翰林學士以
文名當世昆季皆顯宦而泰父之名尤著聲藉甚
通儒也
葛嶺東家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靑雲樓船撑入裏湖
去可曾望見岳王墳
芙蓉葉底雙鴛鴦飛來飛去在橫塘人生多少不如
意水遠山長難見郎
甘立字允從大梁人少年得時譽縉紳先生辟爲
奎章閣史至丞相掾卒平日學文自負爲臺閣體
然理不勝才惟詩善鍊飭脫去凡近其烏夜啼曲
云月落城上樓烏啼城上頭一啼海色迷再啼朝
景浮馬鳴黃金勒霜滿翠羽裘烏啼在何處人生
多去留誠可追配古樂府云
河西女兒戴罟罛當時生長在西湖手彈琵琶作吳
語記得吳中吳大姑
宇文公諒字子貞京兆人李齊榜及第轉官至高

郵理官所至稱豈弟詩文尙理趣歌是詩者知其
人矣
蘇小門前騎馬過相逢白髮老宮娥自言記得前朝
事只說當年賈八哥
賈策字治安大梁人美丰姿器重洪雅早年辟宗
正府幕至仁和令卒其僑居西興有賈公塢嘗白
綸巾衣鶴氅吟嘯其上自謂風度去古人不遠詩
工唐七言律字行草聯綿
郎身輕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身重似七寶
塔南高峯對北高峯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居閶谷則衣鹿皮衣著書自號鹿皮子其說經前無古人謂天地萬物一體足以了經子千言萬論以金陵武夷之說不經而未嘗學爲言語文字其效詞人之作葢不學而能者也

望夫石上望夫時杜宇朝朝勸妾歸未必望夫身化石且向征夫屋上啼

僻亭女兒生可憐今年同上采蓮船妾心恰似荷心苦只食么荷不食蓮

吳越相望瘴海深一十二驛到山陰朱鱗日走一千里不爲傳書寄阿心

甫里道人陸繼善字繼之吳江人甫里先生之裔也讀書隱德有志於道學鄉里稱爲善人云

手種宜男寄去時花開灼灼葉離離芳心不似蘼蕪草一任春風爛漫吹

鄭賀字慶父諸暨人幼出家晚歸宗通史學十七史名臣皆能默識其朝代世家爵里及其後人之賢否覆視無一差者文有横溪史鈔若干條詩有詠史自鼎湖訖清風嶺凡三百餘首傳於人

北高峯頭儂望夫望見西子下姑蘇脂塘水狌吳作沼莫將西子比西湖

潘純字子素淮南人風度高遠所交皆一時名公卿歌詩道麗清郁後生多竊詠之詩餘喜爲今樂府與冷齋疎齋相爲左右

雲髻高梳髻不分埽除虛室事元君新糊白紙屏風上盡畫屏風五色雲

黃公望字子久自號大癡哥富春人天姿孤高少有大志試吏弗遂歸隱西湖筲箕泉博書史尤通音律圖緯之學詩工晚唐畫獨追關仝其據梧隱几若忘身世葢游方之外非世士所能知者也

水仙祠前湖水深岳王墳上有猨吟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滄波無處尋

康瑞字瑞玉廬陵人博學工古文尤工古樂府詩邵庵虞公畏友也比年廣東肅政府辟爲掾屬以善建白聞後以常調爲於潛縣稅官棄弗就

蘇公六橋柳垂堤照見郎君鞍馬肥蜻蜓蝴蝶不相識各自相憐尋伴飛

章善字立賢廬陵人博學經史隱德不仕其文章慕西漢翰林虞揭諸公深敬愛之詩尤風度邁人爭傳誦云

江晚白蘋花正開郎船不用待潮來行人只解隨潮
去不解隨潮去卻回
去年作客向長沙今年書來在三巴恨郎一似楊花
性見郎一似菖蒲花
趙奕字仲光故宋諸王孫國朝文敏公仲子博聞强記詩思清絕學書家法猶晉之有羲獻其丰神秀整文彩彬彬眞王謝公子也
湖頭日日水光波兩兩吳娃打槳過笑隔夫蕖不相
識向人猶自唱吳歌
唐棣字子華吳興人由文學掾累官至休寧尹好讀書善畫山水對客談詩終日不倦其克志可知矣
門前楊柳亂吹花第一橋頭第一家馬上郎君休挾
彈柳枝深處有慈鴉
劉景元字太初四明人通經學識前朝典故隱德不仕晚游淮吳門以訓詁學教人爲舉子文雖不通顯而一時學者宗之
柳枝裊裊柳花飛一種春風有是非柳枝插地根到
底花飛出樹幾時歸
陳謙字子平吳郡人博經史工文章金華黃公晉卿爲一時詞宗愼許可見其文必咨嗟以爲不易逮也嘗悼時流文氣不古手編西漢文類若干卷行於時

樓下攤錢還上樓花前夜醉曉扶頭不知命犯何星
宿一日猖狂百日愁
熊夢祥字自得江西人聰敏曠達好讀書作詩爲文思若湧泉能作數家書舉茂才爲白鹿書院長未幾輒棄去游淮浙閒即脫略不拘有晉人風其所著述有釋樂書行於世云
船頭新月恰如眉折得雙頭蓮子歸荷花菱葉不同
種蝴蝶蜻蜓各自飛
楊伋字謹思天台人博學强記渡江後世爲江南顯族君生而穎異五歲能日記數千言十歲善屬文文有皇慶萬言書早歲受知省齋張公平野李公以史館薦不就詩名重於時云
大船搥鼓銀酒缸小船吹笛紅繡窗鴛鴦觸櫂忽驚
散荷花深處又成雙
燕子來春雁來秋曾見錢王衣錦游英雄漫說入百
里只管東西十四州
獅子峯頭插將旗鳳皇山下草離離三宮去後宮門

閒恰似錢王獻土時

李庸字仲常婺之東陽人故宋寶眞閣學士工部尚書諱大同之六世孫自幼好學善屬文尤長於詩詞早歲游京師館閣諸老爭辟爲屬吏令爲江陰州知事自號用中道人有文集曰用中道人集

六橋橋下水流東橋外荷花弄晚風郎心似水不肯定妾顏如花空自紅

朱彬字仲文盱江人家世儒業登進士第工古文作詩尤爲時所稱云

南北高峯作鏡臺十里湖光如鏡開行人有心都照

見勸郎肝膽莫相猜

湖水東來日欲西蘭茗參差那得齊蘇公堤邊人蕩槳吳山樹頭烏欲栖

歐陽公瑾字彥珍廬陵人文忠公八世孫其人有勝氣詩詞流麗

第一橋邊第一家瓜皮船子送琵琶妾身自是良家女不是當年蘇小家

倪瓚字元鎭毘陵人其先以貲雄一郡至元鎭不事生產刻意文史尊師重友能華其家風其詩材力似廢而風致特爲近古與其郡人吳克恭爲唱和友興喻視吳爲高云

鵁鶄生長最高枝鴈堦銜將向北歸天長水闊無消息只有空梁燕子飛

湖邊女兒紅粉妝不學羅敷朝採桑自從學得纖腰舞嫁與城西游冶郎

愁水愁風人不歸昨夜水沒釣魚磯踏盡蓮根終無藕惹（一作著）多柳絮不成衣

桐樹元栽金井西月明照見影離離不比蘇公堤畔柳烏鴉飛過鵁鶄栖

高克禮字敬臣河間人門蔭官至慶元理官治政

以清靜爲務不爲苛刻以簡澹自處工今樂府有名於時云

第四橋頭第一灣看魚直上玉泉山大魚已逐龍飛去留得當年舊賜環

堵簡字無傲京口人讀書開敏工唐人詩風流醞藉流輩罕及

港上蘋蒲翠葉齊鳧鷗鴻鴈總來栖勸郎得意且行樂白苎梅前日易西

屠性字彥德會稽人明春秋領至正鄉薦工古文章詩益清明深重翰林晉卿黃公尤器之

二八女兒雙髻丫黃金條脫銀條紗清歌一曲放船去買得新妝茉莉花

林屋道人富恕字子微吳江人以儒入道布袋笻杖不憚險道訪天下仙山有所得輒寄於詩其作竹枝雖於本題無所比興特於題外爲善刻云

十里荷花錦一機雨餘荷氣撲人衣滿船游女蒙白苎陣陣腥風鷗鷺飛

李元珪字廷璧河東人苦志讀書端方愼重所交皆一時名公卿作詩若不經思往往超詣穎脫字法追踪漁陽中洲之善學者也

郎去遠過江上山望郎江上幾時還只怕郎歸不相識湖邊日日照容顏

三月湖邊花亂開江邊望船郎未回燕子來時春又去心酸不待喫青梅

釋文信字道元永嘉人性孤高爲浮屠氏然持其法而不爲法縛故介而能散所交皆海內名公文人字畫追吳興而別成一家叢林之俊秀也

湖西日脚欲沒山湖東月出牙梳彎南北兩峯船上看恰似阿儂雙髻鬟

湖上採菱憐溼衣泥中取藕偶得歸怪殺鴛鴦不獨宿卻嫌鸂鶒傍人飛

蹙金麒麟雙髻丫白銀作甲彈琵琶何曾辛苦事蠶織水口紅船長是家

張渥字叔厚淮南人明經善屬文能用李龍眠法爲白描前無古人雖時貴亦罕得之

長簪高髻畫雙鴉多在湖船少在家黃衣少年不相識白日敲門來索茶

于立字彥成號虛白子南康之廬山人博學通古今學道會稽山中以詩酒放浪江湖閒愛吳中山水清曠故多居之詩有二李風時人多重愛之予

嘗覯其人如行雲流水無所凝滯游方之外者也

儂家住在湧金門青見高峯白見雲嶺上已無丞相宅湖邊猶有岳王墳

楊柳樹頭雙鵓鴣雨來逐婦晴來呼鴛鴦到死不相背雙飛日日在西湖

錢惟善字思復自號心白道人治經生業長於毛氏詩學至正辛巳領鄉薦時稱其羅刹江賦云

阿姨姊一作住近段家橋山如娥眉柳如腰東山井頭黑雲起早迴家去怕風潮

曹睿字新民永嘉人爲舉子業時輩罕及壯年游

西浙詩文皆清新學者多愛敬之

昨夜西湖月色多照見郎君金叵羅明朝江頭放船去江亭風雨奈君何

吳復字見心富春人少拓落不羈中年折節讀書晚游湖海間海內名人不見雖千里不憚也故其聞見不陋而詩日進有如江花多自落天籟或時鳴雲歸沙嶼白日出水城黃雲氣上天星劍淫竈文入地石幢深蓋盛唐之選也

官河遶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纔重妾身輕

西京記書三載强錦心織出雙鴛鴦肯逐大堤楊柳絮一翻風雨一翻狂

釋良震字雷隱三山人有詩名江湖間愛吟唐人七字詩而不爲律縛如六月七月生晚涼大樹小樹臨幽窗枯槎行蟻過無數啅空好鳥飛一雙

郎去東征苦未歸妾去採桑長忍饑養蠶成絲不忍賣留待織郎身上衣

郭翼字義仲吳之崑山人博文史不爲舉子業專資以爲詩其詩精悍者在李商隱間風流姿媚者不在玉臺下也余以湖上竹枝索義仲而義仲以吳之柳枝答爲賦詩云吳中柳枝傷春瘦湖中竹枝湘水秋說與錢唐蘇小小柳枝愁是竹枝愁

采蓮湖上一雙舟白縠風生覺易秋淺淺溪流齊鶴膝青青荷葉過人頭

四月南風海岸深青旗高高樹陰陰三江潮發來如馬五兩風搖密似林

釋椿字大年吳中大族沈太傅八葉孫早年以詩名叢林中游錢唐南北兩峯詩最多南屏報上人爭奇惜年不永予讀其見予詩云揚雄宅外好修竹黃妃塔前多翠微自愛高文每相見莫怪短筇來叩扉爲之深悲云

放船早出裏湖邊阿儂唱歌郎踏船唱得望湖太平曲共郎長樂太平年

郯韶字九成吳興人少聞敏博學慷慨有大志工唐人詩務追開元大歷之盛故格力欲與北州李才輩上下云

十五女兒羅結（一作髻）垂照水學畫雙蛾倉長橋橋下彎彎月偏向儂家照別離

妾家西湖住橫塘門前楊柳萬條長憑郎醉後莫折斷留待重來繫馬韁

風篁嶺頭西日暉青龍港口新月微放船過過去還蚤
在待取一道夜歌歸
陶愷字中立天台人好學有識量弱冠負盛名領
至正丁亥鄉薦尤工於詩蚤歲與張仲舉蘇昌齡
爲文字友有名淮海間
過江採蓮江水深上山採梔梔滿林江蓮無情搖翠
羽山梔卻解結同心
沈右字仲說吳中世家能掠去豪習刻志詩書與
縉紳先生游恂恂若諸生故其詞理婉順如此
勸郎莫向花下迷勸君莫待醉如泥臨行更有分明

語枝上流鶯休亂啼
吳禮字和叔錄縣人嗜讀史吟詩爲吏有操行雖
簿書叢中不廢吟事故其詞婉熟
湖上鴛鴦相對飛春寒著人郎未歸莫捲朱簾看行
路楊花撩亂撲人衣
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窓
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
才性高曠尤善小李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
之交推爲片玉山人
素雲缺月掛秋河聽得臨風白苧歌湖水西來流不

斷海潮東去是風波
陌上採桑桑葉稀家中看蠶怕蠶飢大姑要織迴文
錦小姑要織嫁時衣
雲邱道人張簡字仲簡吳郡人詩工韋柳翰墨無
俗氣而暗合書法自詩名益著而字畫因之而並
行詩名有如磬石篇云山中學仙人斷穀自有方
泌水生石精鬻之以爲糧候火中夜起松林嬰馨
香切以昆吾刀潤以瓊華漿長年尙服食玉體生
光芒一朝凡骨換白石淩風翔飄飄然有淩雲之
氣者也

鴛鴦蝴蝶盡雙飛楊柳青青郎未歸第六橋邊寒食
雨催郎白苧作春衣
陳聚字敬德天台人世業儒幼與兄弟從師游學
刻志讀書詩尤工律體多膾人口其弟尤有名於
時
茜紅裙子柳黃衣花間採蓮人不知唱歌蕩槳過湖
去荷葉荷花風亂吹
馮士頤字正卿富春人宋死節臣古先生之姪也
爲人倜儻有大度其詩風骨清俊與其鄉大癡道
人雲槎子爲唱和友

與郎情重爲郎容南北相看只兩峯請看雙峯橋下水新開雙朶玉芙蓉

楊椿字子壽蜀人博學能詩文爲舉子業從之游者多所開發云

儂家生長在西湖暮管朝絃隨處呼早聽當初阿姨語免教今日悔狂夫

郎去天涯妾在樓西湖楊柳又三秋郎情莫似湖頭水城北城南隨處流

劉肅字子威河南開封人讀書讀律試郡從事後輒棄去游京師詩尤有法度云

日出放船水中流日落風波浪打頭勸郎移向儂家去楊柳青青堪繫舟

袁華字子英吳郡崑山人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縉紳間如三峯月寒木客笑丹陽湖深姑惡飛皆膾炙語也又如銀杏樹陰不受暑薔薇花開猶早春可稱才子矣

昨夜憶郎開綺窗平湖月白水如江妾似兩峯日相望縱有飛來不作雙

山上有山未還家日日望斷金犢車湖陰種得宜男草直待郎歸始作花

釋元璞字艮琦吳郡人幼悟浮屠氏法風行雲凝無所滯礙既究禪理旁通儒學詩特其餘事耳

西湖游子那得愁美人日日狎春游爲人歌舞勸人酒不信春風能白頭

顧晉字進道玉山仲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法有玉山之風云

楊白花開風滿天花開成絮不成緜不如落向西湖水化作浮萍箇箇圓

郎子別時秋月明說道歸時春水生曉起門前聽過馬馬蹄都是別人行

盧浩字養元錢塘人好古喜學其爲詩不輕於用心天然超詣者流輩莫能儷竹枝首章杭人爭誦之

記郎別時風颼颼銀鼠帽子黃鼠袍別來轍迹不可見湖邊青草如人高

屋前小松郎手移松高過屋郎未知願郎歸來莫再別郎作女蘿儂兔絲

徐夢吉字德符杭於潛人壯年以茂才舉傳貽書院山長歷常熟教授傳祖父毛詩學有琴餘雜言

行於世晩自號曉山中人
雷峯港口晩涼天相喚相呼去採蓮莫爲採蓮忘卻
藕月明風定好回船
邊魯字魯生北庭人天才秀發善古樂府詩尤工
畫花竹然權貴人弗能以勢約之
戴勝降時霜葉青梨花開處近淸明狂夫歸來未有
信蝴蝶作團飛上城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
淸俊奇偉如佛郞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
渡黃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生莫不稱道之其翰

墨法歐楷章草皆灑然可觀
山下有湖湖有灣山上有山郞未還記得解儂金絡
索繫郞腰下玉連環
別郞心緒亂如麻孤山山角有梅花折得梅花（一作枝）
贈郞別梅子熟時郞到家
王立中字彥强蜀人少年倣達陵物晩刻節厲行
能以門蔭公子爭秀於作者之林詩如梅粉凝嬌
不肯添晩雲籠暝壓重簷江南可是春寒甚十日
東風不捲簾又春波橋頭柳似煙越王城郭在西
邊我家繞屋皆春水盡日鴛鴦隨釣船得風流美

譽往往類此
孤山梅花開雪中恰似阿儂冰雪容不學畫橋南畔
柳春來容易嫁東風
湖山堂前密雨飛蘇公堤上行人稀喚郞扁舟早回
去春泥日晩汙郞衣
馬貫字本道紹興人早歲辟府從事不就銳志讀
書詩聲尤著焉
吳姬軋軋小車紅爭來陌上看春風不敢高聲唱歌
去恐驚丞相在船中
百花樓頭聞馬嘶郞從花裏鬬金雞朝朝捲起珠簾

望不是郞歸不下梯
釋照字覺元四明人幼穎悟師覺王出世法不廢
儒業讀書於澱山湖濱者十年故其爲詩有本法
其尤長於詩曰緦愛才多楊執戟家住東吳錦繡
場姓氏已知傳宇宙玉堂新誦好文章畫船百丈
牽春雨鐵笛一聲鳴鳳皇海上相望千里隔尺書
無使爲吾將蓋不在大年之下也
阿儂家住第三橋白粉牆低翠竹高春光一日老一
日怕見花閒（一作開）飛伯勞
日日採蓮湖水濱湖中白日照青春東風吹雨過湖

去江花愁殺未歸人

陸元泰字長卿吳之崑山人先世故宋進士以貲雄一邑至長卿不求顯達而專志書史家聲不墜焉

桃花衖口春水波梅花墓下竹枝歌桃花開處春光老梅花開處月明多

釋福報字福元天台人幼從學浮屠氏苦志讀書尤耽於詩清峻絕人如東海人歸雙燕語北窗病起百花飛又如天台倒影三江北太白垂芒九龍東皆佳句也

貂帽誰家美少年黃金耳環月樣圓日斜走馬過湖去柳下小娃呼上船

黃如塔前西日沈采菱日日過湖陰郎心只似菱刺短妾意恰如湖水深

掌機沙字密卿阿魯溫氏禮部尚書哈散公之孫也學詩於薩天錫故其詩風流俊爽觀於竹枝可以稱才子矣

南北峯頭春色多湖山堂下來棹歌美人蕩槳過湖去小雨細寒生綠波

不花帖木兒字德新國族居延王孫也以華胄出入貴游閒而無裘馬聲色之習所為詩落筆有奇語如玉樓珠箔晚天涼秋色依稀滿建章金井梧桐霜葉盡自隨流水出宮牆亦宮詞之體也

湖上春歸人未歸桃紅柳綠黃鶯飛桃花落時多結子楊花落處祗沾衣

馬稷字民立吳郡人吳中子弟往往不經師授而皆能吟詠豈習俗使然亦風土之多才也如稷者是已稷詩輕俊頗有勝韻葢稷雖居賈販而獨能脫去其習者也

與郎別久夢相思不作西園蝴蝶飛化作春深鶗鳩

鳥一聲聲是勸郎歸

繆侃字叔正吳之常熟人年少有俊才詩工玉臺小體書善楷隸侃父真字仲素好古博雅為當世名士所許家有述古堂貯法書古物故諸郎多翩翩佳子弟也

初三月子似彎弓照見花開月月紅月裏蟾蜍花上蝶憐渠不到斷橋東

熊進德字元修上饒人其為人退然若不及而才名日進不可禦如木怪鬼欲出山空巖自鳴其用心亦幽而深矣而不知其善吐媚語則如此詩者

是也
金絲絡條雙鳳頭小葉尖眉未著愁大姑昨夜苕溪
過新歌學得唱湖州
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
去好花紅到翦春羅
秦約字文仲淮海人博學强記不妄交隱居著書
尤好吟詠古樂府如精衞望夫石律詩如吳桓王
岳鄂王諸篇的的可傳者也
湖中女兒好腰肢織金衣裳光陸離見人不語背人
笑唱得楊家新竹枝

宋元禧字無逸越姚江人少穎悟而好學父欲奪
其志於市井胥吏之事輒哭而辭母哀之貧其負
笈不遠千里從明師逌明經史古文之學詩其餘
緒也
十三女郎一作兒不出門父孃墓在葛嶺根同攜女伴
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
湖上采薪春復春養蠶長見繭絲新老蠶不識人閒
事猶趁一作爾東風了此身
湖光照儂雙畫眉鬢邊照見一莖絲東家女伴多年
別昨日攜來十歲兒

韋珪字德圭山陰人早年以詩鳴其鄉有梅花百
詠梓行於書坊其網羅古今詩人之學而日進於
近古者未已也竹枝二章語意俱新可稱作者矣
湖中艇子風徐徐秋水蕩漾金芙蕖釣魚不是貪雙
鯉爲恐腹中藏素書
蘇小門前月漾波牽牛織女掛秋河恨妾如星圓處
少恐郎如月缺時多
任昱字則明四明人少年狎游平康以小樂章流
布裙釵晚銳志讀書爲七字詩甚工
儂住湖邊一作西湖二十年花開花落任春姸門前有箇

垂楊樹不著游人繫畫船
申屠衡字仲權大梁人少貧恥爲商賈胥吏之習
銳志經史善屬文然爲時經生而兼工詩榦度越
流輩時論難之其擬詞云青鎖春閒漏點遲博山
香煖翠煙微隔簾誰撼金鈴響知是花閒燕子歸
可以列才子之林矣
白苧衫兒雙髻丫望湖樓子是儂家紅船撐入柳陰
去買得雙枝茉莉花
春去春來愁別離淡妝濃抹妬西施只今五斗靑螺
黛留待郎歸卻畫眉

蔣克勤字德敏湖州長興人東湖書院其家之義
塾也克勤爲蔣氏佳子弟好古喜文祖父風流克
邏舊規其詩俊逸不及而典麗過之字畫亦秀潤
步追吳興云

題詩秋葉手新裁好似阿儂紅頰腮寄與錢塘江上
水早湖回去晚湖來

錢大有字明遠嘉興人始恨詩不工輒自忿曰杜
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吾患讀不多不患
作不工也既而下筆流暢不凝於物善於學者也

淡黃裙子縷金衫長髻垂肩短鳳簪不願燕一作西京
嫁宦去花枝草蔓自江南

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
世其家者也此詩雖用藥名隱而不顯善與喻者也

牡丹開時花滿闌芍藥開時春已殘等過三春今半
夏重樓日日倚欄干

顧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也好吟詩時有驚人
句蓋亦漸染玉山之習云

阿儂心似湖水清願郎心似湖月明南山雲起北山
雨雲雨朝朝何處晴

周溥字公輔吳興人經明春秋五傳學用是父子
領鄉薦晚自號東園老人有東園詩行於世其詩
如鄉闈新省比事至百韻葢亦以詩爲史者也

西湖西畔上淸家美人有如綠萼華七星道冠拜星
斗萬一瓊臺乘紫霞

酉睿字養愚括蒼人治經術工古詩文所居好溪
有紫芝元鶴嘗著書自號酉子云

湖上南風六月涼採蓮驚起雙鴛鴦妾心恰似蓮心
苦郎心不似藕絲長

張田字芸巳吳郡人工歌詩不務茍作有擬九體
詩庶可以見其才之通矣

潮去潮來春復秋錢塘江水通湖一作潮頭願郎也似
江潮水暮去朝來不斷流

張翼字翔南建德人早有詩名觀其詩知其人矣

南高北高峯頂齊錢塘江水隔湖西不得潮頭到湖
口郎船今夜泊西溪

馬琬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
工諸畫然皆其天姿之所出也

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
去至今不唱江南歌

張世昌字叔京越之諸暨人爲詩善比事以故多

喜效排律詩至百餘韻不少衰晚學益進詩益工
至搜求舊作輒焚去之益知其學進矣
秦皇石頭三丈高云是秦皇繫船標儂心只似繫船
石莫比郎心船易搖
李介石字守道丹邱人好學工詩有志於儒者也
竹枝一詞不以私語而託以愛親之意亦足裨風
教云
春暉堂前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儻回
首南高峯頂白雲飛
張希賢字希顏吳之崑山人讀書儒雅酷志作詩

好古物圖畫羅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即便持去
毋所顧惜趣尙可知矣
孤山脚下路三叉孤山墓上好梅花不似馬塍桃李
樹隨春供送到人家
顧敬字思恭吳郡人早年衣貂貉裘馳百金馬市
中爲彈射遨游事洎長親且沒遂折節讀書從儒
先生游恂恂然焉若出二人爲古歌詩淩轢時輩
樓船女兒日晚一作挽歌蓮心結子綰雙螺湖水瀟灑
湖月白奈爾湖中涼夜何
朱庸字伯常四明人聰敏過人讀書爲文章往往

同輩不能及詩尤可稱焉
小姑疑郎去不歸爲郎打瓦復鑽龜青山尙有飛來
日不信人無相見時
阿奴采蓮湖上舟阿郎販豆遼東州一心願逐長流
水流到遼東古渡頭
葉廣居字居仲嘉禾人天資機悟才力絕人甚與
其鄉人張翼劉堪爲文字友古文歌詩若有神助
水長西湖一尺過湖頭狂客奈愁何鯉魚吹浪楊花
落聽得櫓聲歸思多
聶鏞字茂先蒙古氏幼警悟從南州儒先生問學

通經術善歌詩尤工小樂章其音節慕薩天錫如
九重天上日初和翡翠簾垂午漏過聞到南閩新
入貢雕龍進上白鸚哥亦宮詞之選也
郎馬青驄新鑿蹄臨行更贈錦障泥勸郎莫繫蘇堤
柳好踏新沙宰相堤
李一中字彥初山陰人好讀書喜吟詠一時流輩
罕及
阿儂隨郎上釣舟郎作釣絲儂作鉤釣絲無鉤隨風
蕩鉤鉤無絲隨水流
完澤字蘭石西夏人聰敏過人善讀書尤工於詩

律仕為平江路十字翼萬戶府鎮府廉謹且尚義平汀寇實有功焉

花滿蘇堤酒滿壺畫船日日醉西湖阿儂最苦兩離別不唱黃鶯唱鷓鴣

堤邊三月柳陰陰湖上春風似海深游人來往多如蟻半是南音半北音

黃季倫字季倫鄱陽人性清介苦學工吟古樂府詩與臨川危太僕為倡和友嘗游京師從翰林學士揭公游充三史書寫工畢奉命覲上中書授以長洲縣教諭

錢塘江頭莎草齊錢塘女兒歌別離願郎相見如月子月子團圞無暗時

湖上女兒猶褐衣出門日日望郎歸春水繞湖春草綠草上雙雙蝴蝶飛

卞思義字宜之光州人氣宇疎曠早年有詩名淛西憲府以其才賢辟為屬掾勞滿轉達德錄判未任庸田都司又以其通敏再辟為掾史雖居官日猶不廢於吟詩長於詠物如汗酒鐵笛為人所稱云

小蘇吹笛最高樓吹作大堤楊柳秋只今青塚在湖上不識黃雲出塞愁

徐哲字延徽萊州陽縣人性曠達才氣過人師南窗謝先生學毛氏詩挾冊游吳下為可堂左丞東泉學士所知遂以茂才薦授峽州路長陽縣教諭不就所著有齊東野語集行於時云

西湖春草碧蔫縣上有青蚨子母全夜擣守宮和血色盡將塗上五銖錢

紅塵萬丈長安途碧波三月宮亭湖驛路連天水到海若比相思一寸無

盡說西湖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臙拚萬斛胭脂水瀉向銀河一色秋

女巫傳神降紫姑再拜紫姑問狂夫狂夫只在灤河上未知一身安樂無

東家西家牡丹花妾家海榴紅勝霞海榴同苞千百子牡丹無實漫妖邪

謝寅字叔畏上饒人疊山先生諸孫也通二禮經學試有司弗利遂就會府辟掌籍吏然手不釋書無塵俗狀上官一見知其啅啅然儒者也

郎書前月發京華燕子來時當到家記得去年栽白苎郎君繫馬石榴花

陳樞字仲機

且莫唱君楊白花聽我西湖竹枝歌竹枝青青都是節楊花輕白奈君何

鴛鴦宛在水中央恰似阿儂一作奴初嫁郎擲卻郎君金彈子勸郎切莫打鴛鴦

莊蒙字子正吳之烏程人易直端厚與朋友交未嘗有二言明易學習舉子業者宗之嘗游湖湘江淮盡交東南名士晚年歸隱於吳

日出裏湖煙水開楚陽臺下抱琴來夜深彈罷烏啼曲明月自照高高臺

李廷臣字仲虞台之甯海人性簡淡好讀書極力爲詩文湖海開人多稱道所作其餘仲容丁先生尤愛重之其人可知矣

楊花飛盡荷花開南人北人湖上來蕩舟自唱黃陵一作菱曲載得山頭月子回

嚴恭字景安吳之練川人累世皆仕宦而景安才性雅淡築室海上號惜寸陰齋日以琴書自適海內文士咸與之友其游戲翰墨則餘事也

湖中女兒不解愁三三蕩槳百花洲貪看花閒雙蛺蝶不知飛上玉搔頭

呂誠字敬夫吳之東滄人幼聰敏喜讀書能去豪習家有梅雪齋日與文士唱和其作詩故清絕云

江頭竹枝青復黃纖纖纖作養蠶筐乍可採桑南陌上不願黃金達貴郎

楊慶源字宗善泗水人幼機警嗜問學能日誦經史數千言長通毛氏詩經學尤精詞賦鼓琴結字之工又其餘事也其祖爲止齋先生父爲改改道人俱有詩集行於時云

小姑女兒住裏湖年來十八十三餘自從湖口送郎去馬上金錢不受呼

湖中采菱菱刺長芡頭新剝掌中藏掌中芡子眼中淚化作鮫珠來遺郎

張守中字大本吳都人十歲能屬文十三通春秋五傳學縉紳先生皆以奇童待之最爲鐵崖楊公所器重家有藏書及佳聲樓爲延師納友之所

西湖女兒似西施瓜皮小船歌竹枝郎心如月有時黑妾身如山無動時

蘇公堤上柳枝枝月子彎彎似妾眉記得雙雙拜新月只今獨有影相隨

周南字正道吳郡人才性淸贍刻意讀書補信州

一永豐縣儒學教諭所交者皆一時名公卿也其爲
詩文尤有法度焉
蘇公堤上草離離春盡王孫尙未歸風度珊珊簾影
直一雙紫燕近人飛
採菱女兒新樣妝瓜皮船小水中央郎心只如菱刺
短妾情謾比藕絲長
郭庸字彥中東平人銳志經學善屬文作詩有新
意時輩罕及嘗從楚先生游觀其竹枝亦可謂中
州之才子也
日落平湖艇子遲岸花汀草伴人歸鴛鴦驚散東西
去唯有蜻蜓蛺蝶飛
流光昨日又今朝猶憶當年醉六橋金鵲翠㲄紛在
眼生紅七尺繫郎腰
沈性字自誠吳興人少孤賴母教養早年事母節
以孝聞善吟唐人詩必務入其法度之域不妄作
也工八分小篆
儂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東江頭憑誰移得吳山
去湖水江波一處流
燕不花字孟初張掖人出貴胄而貧貧而有操不
妄請謁於人讀書爲文最善持論嘗建月旦人物

評人以其言多中云
湖頭水滿藕花香夜深何處有鳴榔郎來打魚三更
裏菱亂波光與月光
强珇字彥栗吳之嘉定人輕財重義工爲詩章嘗
游京師辟官不就海內文士多與之交云
湖上女兒學琵琶滿頭都插鬧妝花自從彈得陽關
曲只在湖船不在家
別里沙字彥誠回回人氏早登上第官至光州達
魯花赤學問精明居官有政詩尤有唐人之風云
鳳篁嶺下月色涼無數竹枝官道傍東家爲愛青青
節截作參差吹鳳皇
吳世顯字彥章永興人襟度灑然讀書讀律詩不
苟作受知於縉紳先生駿馬鑿蹄其進未可量者
也
湖中日日坐船窗水面鯉魚長一雙好寄尺書問郎
信惱人湖水不通江
韓好禮字彥敬 此詞暗藏禽鳥名
翠柳黃鶯金縷衣海棠紅嘴兩相思賓郎本是薄情
鳥獨要阿儂呼畫眉
士女曹妙淸字比玉自號雪齋錢唐人善鼓琴工

詩章三十不嫁而有風操可尙觀其所賦竹枝可
識其爲人焉行書點畫皆有法度嘗寫詩寄予答
之云紅牙筅帚紫貍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其家硯名寫
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可能高其事母孝謹故
云
美人絕似董嬌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
去月明夜夜自吹簫
士女張妙淨一作善字惠蓮錢唐人善詩章曉音律
晚居姑蘇之春夢樓號自然道人
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

在怕見花開雙蝶飛
無名氏
蘇公堤上楊柳青人來人去綰離情東風爲爾丁寧
道折斷柔條莫再生
天竺寺前開翠微長年流水白雲飛流水入湖無日
歇白雲出岫有時歸
丁復補
上塘楊柳下塘陰阿儂愛人不愛金塘水西來東
海水深不是阿儂深
西湖竹枝集

吳越音妖冶浮豔故其歌皆饒輕淺之味而於情獨
深如俗所傳嘉興歌出於婦人兒子船家販豎之口
而正使學士大夫深思苦索或不能就乃知情之所
肖即爲詩西湖竹枝詞所謂肖之者也僞從徐茂吳
齋中見之遂持歸以命書奴對錄親自參校刊正譌
脫三鼓而畢尙期鋟版以公諸好事者萬歷甲辰上
燈夜眞實居士馮夢禎書

西湖遊覽志

西湖遊覽志簡介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明朝田汝成著。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五年進士，官廣西右參議，遷福建提學副使。歸田後，盤桓湖山，窮遊浙西諸勝。所著除『西湖遊覽志』及『志餘』外，尚有『炎徼紀聞』、『遼記』、『龍憑紀略』、『田叔禾集』、『武夷遊詠』等。其中『炎徼紀聞』、『龍憑紀略』是記西南邊事，『遼記』則是記遼東邊事，可見他不僅是曾讀萬卷書，而且是曾行過萬里路的。

從『西湖遊覽志』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田汝成是很熟諳先朝遺事的，這書在體例上和宋朝潛說友作的『咸淳臨安志』相仿，但却別闢生面地在都城山川形勢外，對每一建築物都詳記其興廢沿革、古今題詠，特別詳于人物的歷史掌故，所以它的內容，非常富于文學趣味。地方志而兼帶有文學色彩，我們雖不能說是以田氏此書爲嚆矢，但却是此書顯著的特色。

本書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萬曆十二年巡按范鳴謙重修，二十五年，杭州太守季東魯重刊，四十七年，商惟濬根據他那時杭州西湖的情況將田氏這書加以增刪，但他並不是把他的增補都分用小字附記於書中文句之下，而是就田氏原書加以增刪的。到了康熙二十八年，姚靖重刊這書時，曾刪爲八卷，光緒二十二年嘉惠堂主人丁丙之兄丁申(竹舟)重刻這書，但他所據的實係商惟濬的增刪本，因此並非原書本來面目。我們是據嘉靖二十六年初刻本排印的，初刻本和嘉惠堂本(即武林掌故叢書所本)不同處，另附校勘記于後，俾讀者能明瞭兩種本子的不同面貌。書中除田汝成的自敍外，其他序跋，均爲嘉靖本所無，現在刊出，也只是爲了供讀者參考。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書的敍錄，其用意亦同。書中標點斷句，容或有不妥的地方，希讀者不吝指教。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紀聞，已著錄。是書雖以遊覽爲名，多記湖山之勝，實有關於宋史者爲多，故於高宗而後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宋乾道間，周淙撰臨安志十五卷，咸淳間，潛說友又續成一百卷，湖山特其中之一目，例不當詳。吳自牧作夢粱錄，周密作武林舊事，於歲時風俗特詳，而山川古蹟又在所略。惟汝成此書，因名勝而附以事蹟，鴻纖鉅細，一一賅該，非惟可廣見聞，併可以考文獻，其體在地志雜史之間，與明人遊記徒以觴詠登臨流連光景者不侔。其志餘二十六卷，則摭拾南宋軼聞，分門臚載，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盡有關於西湖，故別爲一編，例同附錄，蓋有此餘文以消納其冗碎，而後本書不病於蕪雜，此其義例之善也。惟所徵故實，悉不列其書名，遂使出典無徵，莫能考證其眞僞，是則明人之通弊，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

西湖遊覽志序

余自結髮，甚說西湖之勝，神爽飄遙也。嗣得武林田叔禾所爲西湖志，閱之，其品藻湖山，表彰賢達，揚扢藝文，彰鉅覽而右風流，蹤跡美無論。乃若褒貶乎偏安佚豫之規，項項乎佞倖盤荒之戒，令人俛首歔欷，有神州陸沈之感。至其委巷叢談，具載不遺，一國之俗，宛然在睫，則又令人慷慨起舞，將其風之靡，而思所以維之也。久之，買棹一至湖上，輒按志而求其處，依依不能去。迨備員閩中，往來經行湖上，遊賞目者屢矣。踟躕四顧，益歎田君之所志甚核，第靡由諮其民風爲何若耳。去年夏，余奉命巡視兩浙，疾驅而入武林。當兵民遭變之後，湖山蕭淡，海內縉紳之士，相戒引避，不肯入，而余適承乏。余始從司馬張公暨中丞蕭公謀，問民所疾苦，滌除之，而力索其瘼，使勿滋焉。朝夕拮据，不敢愛其勞，即咫尺湖山，未遑一託足而遊。今年秋，余既循歷諸郡，再歸武林，歲且大登，眠縷士進，各遂其所。忘前事之修戰，賴閭閻之間，亦嚴嚴聞音滿郭，餘復靡者。蕭公方被詔晉留都少司空，間邀余從湖上酌酒，水光山色，依然襲人，余爲公加酹，相視破顏，謂庶幾復見昇平。噫嘻！此一湖山也，曩爲兵盜，今爲樂土。李文叔謂，名園之興廢，覘洛陽之盛衰，以其言大而無當，今殆然矣。余因憶田君所爲西湖志下『文章卒故』求之，業已漫漶，不可讀矣。湖山在目，而文獻靡徵，可乎？於是捐俸，俾郡丞陳均，校其漫漶，而屬諸劉剛，俾後之觀風者，采而斟酌焉，則武林之風，勿慮其終靡也已。嘉靖十二載，歲次甲申季秋望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江陰范鳴謙撰。（此序嘉靖本無，刊之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敍

錢唐田汝成撰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忽渺茫，莫可蹤跡。豈若西湖疊青淺碧，抱麗城闉，陸走水浮，咸可涉覽？況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卽海上之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瑤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聞夷服也。然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勉之嘗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覽裳不按譜也，子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前，宦遊無暇。迨乎宅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已長。因念古人蹠絆，一物授平，將以舒其苑結，闓箋作賦，用以感於幽冥。予不敏，竊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酬諾，一物二義，爰契我心。於是紬集見聞，再證履討，輯撰此書。敍列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統目，爲卷者二十有四，題曰西湖遊覽志。披剪之遺，彙收並蓄，分門彙種，爲卷者二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宣奢，非以長化也。予則以爲志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錄，則覩者何稽焉？故泰華、終南，守國者恃爲金湯之固，武夷、雁蕩，棲眞者隱爲解化之區；潋灩、鑑湖，講學者闢爲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焉，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祇益浮僞耳，史家不爲也。客又病予此書名繫西湖，而旁及城市，聚實不符。予則以爲西湖者，南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靈醞淑，條貫同之。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專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刺具陳。』欲爲鋟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鋟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劍泉鄢公，按部兩浙，政肅風淸，博雅崇文，垂情藝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覽而嘉之，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貳守丘公綜理之，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榷稅於杭，聞玆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竊愧才綿識昧，筆削無方，符篆蚩冷，虛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貽大方之哂言；若肯直其闕略，剪其訛謬，寘爲別集，被我寵光，是大願也。

嘉靖二十六年冬十一月

目次

簡　介…………一
四庫全書總目敍錄…………一
范鴨齋序…………二
著者自敍…………三
卷一　西湖總敍…………一
卷二　孤山三堤勝蹟…………九
卷三—七　南山勝蹟…………二三—八八
卷八—十一　北山勝蹟…………八九—一四九
卷十二　南山城內勝蹟…………一五○
卷十三—十八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一七○—二三九
卷十九　南山分脈城外勝蹟…………二四○—二五○
卷二十—二十一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二五一—二七一
卷二十二—二十三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二七二—二八三
卷二十四　浙江勝蹟…………二八四—三○一
季東魯跋…………三○二
丁丙跋…………三○三
校勘記…………三○五

西湖遊覽志第一卷〔一〕

錢唐田汝成輯撰〔二〕

西湖總敍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瀦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輸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脈，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蟺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巄，若翔若舞，萃于錢唐，而崷崒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鳳，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三〕，則爲靈隱，爲仙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脈，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巡臺、藩垣、帥閫、府治、運司、倉舍諸署，清河、文錦、壽安、弼教、東園、靈橋、褚塘諸市，在宋則爲大內，德壽、宗陽、佑聖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於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脈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臬臺、分司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爲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霍山，繞湖市半道紅，銜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聯絡周匝，鉤綿秀絕，鬱葱扶輿之氣，盤結牢厚，濬發光華，體魄閎矣。潮輦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脈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唐者也。南北諸山，峰巒迴繞，匯爲西湖，泓瑟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領下夜明之珠，抱懸不釋；若蓮萼層敷，柎蕊莊嚴，而簇擁花心，含釀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鼻景留戀，信蓬閬之別墅，宇內所稀覯者也。六朝已前，史籍莫考，雖水經有明聖之號，天竺有靈運之亭，飛來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檜，然華艷之蹟，題詠之篇，寥落莫睹。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也，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甃、函、筧以蓄洩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減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無凶年矣。』又云：『舊法洩水，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卻還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築高湖堤數尺，水亦隨加，脫有不足，更決臨平湖，即有餘矣。』俗忌云：『決湖水不利錢塘。』縣官多假他辭，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託』，或云：『茭菱失利』，且魚龍與民命孰急？茭菱與田稼孰多？又云：『放湖水則城中六井咸枯。』不知湖底高，井管低，湖中有泉百道，湖耗則泉湧，雖罄竭湖水，而泉脈常通，乃以六井爲患，謬矣。第六井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之，則雖大旱不乏。湖中有無稅田數十頃，湖淺則田出，有田者率盜決以利其私田，故函、筧非灌田時，並須封閉，漏洩者罪坐所由，即湖水常盈，蓄洩無患矣。」吳越王時，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濬泉。又引湖水爲湧金池，以入運河，而城郭內外，增建佛廬者以百數。蓋其時偏安一隅，財力殷阜，故興作自由。宋初，湖漸淤壅，景德四年，郡守王濟增置斗門，以防潰溢，而僧、民規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祝延聖壽，禁民採捕。』自是湖葑益塞。慶曆初，郡守鄭戩復開濬之。嘉祐間，沈文通守郡，作南井于美俗坊，亦湖水之餘派也。元祐五年，蘇軾守郡，上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自唐已來，代有濬治，國初廢置，遂成膏腴。熙寧中，臣通判杭州，葑合纔十二三，到今十六七年，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則無西湖矣。臣愚以爲西湖有不可廢者五：自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集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爲陛下祈福，若任其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枯轍之鮒，臣子視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廢者一也。杭州故海地，水泉鹹苦，民居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取汲，而生聚日繁。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復食鹹苦，民將耗散，此西湖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開湖記云：『蓄洩及時，可溉田千頃。』今縱不及此數，而下湖數十里，茭菱禾麥，仰賴不貲，此西湖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廣，則運河取藉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藉于江潮。潮之所經，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開濬，而舟行市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藉，爲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廢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水泉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水不足，則當勞人遠負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不可廢者五也。今湖上葑田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蒙恩免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亦數十萬石。臣謹以聖意斟酌其間，增價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折耗之餘，尚得錢米一萬餘石、貫，以此募民開湖，可得十萬工。自四月二十八日開工，蓋梅雨時行，則葑根易動。父老縱觀，以爲陛下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蓋有泣下者。但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若來者不繼，則前功復廢〔四〕。近蒙聖恩，特賜本州度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便可濟事。臣自去年開濬茅山、鹽橋兩河，各十餘里，以通江湖，猶慮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闤闠之間，便民汲取，及以餘力修完六井、南井，爲陛下載福州民甚溥。』朝議從之。乃取葑泥積湖中，南北徑十餘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募人種菱取息，以備修湖

之者。自是西湖大展，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湖山表裏，點飾浸繁，離宮別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樓，彤碧輝列，豐媚極矣。嗣後郡守湯鵬、安撫周淙、京尹趙與𥲅、潛說友遞加濬理，而與𥲅復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餘杭塘達溜水橋，凡歷數堰，桔槔運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其時君相淫佚，荒恢復之謀，論者皆以西湖為尤物破國，比之西施云。元懲宋轍，廢而不治，豪敓無禁紀，任民規利，盡為桑田。國初籍之，遂起額稅，蘇堤以西，高者為田，低者為蕩，阡陌縱橫，鱗次作乂，曾不容刀。蘇堤以東，縈流若帶。宣德、正統間，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長民者稍稍搜剔古蹟，粉飾太平，或倡濬湖之議，僅更版籍，竟致閣寢。嗣是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等，咸有題請，而浮議蜂起，有力者百計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闢外湖。十七年，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續占。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緒矣。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銳情恢拓，力排群議，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上疏請之，以為西湖當開者五。其略曰：「杭州地脈，發自天目，群山飛翥，駐于錢唐。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為全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為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跨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脈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殖不繁。杭城東北二隅，皆鑿濠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瀕湖為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陸徑綿連，容姦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為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脈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況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業，非為政之體也。五代已前，江潮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啓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淤塞，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為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澀，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閭閻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菽之需，全賴東北。其上塘瀕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怨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乃以是年二月興工。先是，郡人通政何琮，嘗繪西湖二圖，并著其說，故溫甫得以其槩上請。蓋為傭一百五十二日，為夫六百七十萬，為直銀二萬三千六百七兩，斥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除豁額糧九百三十餘石，以廢寺及新墾田糧補之。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歲，而得子瞻；子瞻之後四百歲，而得溫甫。　邇來官司禁約濅弛，豪民頗有侵圍為業者。夫陂堤川澤，易廢難興，與其浩費于已廢〔三〕，孰若旋修于將壞？況西湖者，形勝關乎郡城，餘波潤于下邑，豈直為魚鳥之藪，遊覽之娛，若蘇子眉目之喻哉！按郡志，西湖故與江通，據酈道元水經及駱賓王、楊巨源二詩為證。竊謂不然。水經云：「漸江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註云：「浙江，一名漸江，出丹陽黟縣南蠻中，東北流至錢唐縣，又東經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徑其南，縣側有明聖湖。又東，合臨平湖，經槎瀆，注于海。」夫水經作于漢、魏時，已有明聖湖之號，不得于唐時復云湖與江通也。水經又言：「始皇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不能渡，乃道餘杭之西津。」後人因此遂指大佛頭為始皇纜船石，以徵西湖通江之說，殊不知西津未必指西湖也。至于駱賓王靈隱寺詩有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楊巨源詩有云：「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與水經所稱浙江東經靈隱山相合，而西湖通江之說，泥而不解。夫巨源與樂天同時，使泥其詩以為江潮必經靈隱山以通西湖也，則明聖之號，不嘗豫立于漢、魏時，而樂天經理西湖時，未聞有江潮侵嚙之患。況自靈隱山而南，重岡複嶺，隔截江濤者，一十餘里，何緣越度以入西湖哉？要之，漢、唐之交，杭州城市未廣，東北兩隅，皆為斥鹵，江水所經。故今閭閻之中，街坊之號，猶有洋壩、前洋、後洋之稱。所謂合臨平湖，經槎瀆，以入于海者，理或有之。若西湖，則自古不與江通也。乃今江既不徑臨平，繞越州而東注，而靈隱之南，吳山之北，斥鹵之地，皆成民居，而古蹟益不可考矣。

西湖遊覽志第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孤山三堤勝蹟

自斷橋西徑湖中，過望湖亭，爲孤山、四賢堂、林逋墓、放鶴亭、瑪瑙坡、倚審俞公祠、西溪別墅、近山書院〔六〕、六一泉，又北爲西泠橋。

斷橋，本名寶祐橋，自唐時呼爲斷橋。張祜詩云：『斷橋荒蘚合』是也。豈以孤山之路至此而斷，故名之歟？元時錢惟善竹枝詞，有段家橋之名，聞者哂之，以爲杜撰，然楊、薩諸詩，往往亦稱段橋，未可謂無證也，姑兩存之。橋堤烟柳蔥菁，露草芊綿，望如裙帶。白樂天詩：『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七〕〇橋口，宋有總宜園，中貴張氏別墅也。稍西，有涵碧橋，宋轉運使陳堯佐重修，碑紀其事。又西，有處士橋、宏春橋，並廢。

望湖亭，唐時在孤山之趾，宋時徙寶石峯，僞周平章張士信所建也。國初，復徙故址，四面玲瓏，夏飲最快。白樂天湖亭晚歸詩：『盡日湖亭臥，心閑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〇韓克莊湖亭宴賞有懷徐復初詩：『芙蓉花開一萬頃，錢唐最好是湖邊。晚風得酒更留月，春水到門還放船。笙引鳳凰天上曲，賦裁鸚鵡座中仙，令人卻憶徐公子，深閉焚香日晏眠。』

孤山，絲介湖中，碧波環遶，勝絕諸山。唐、宋間，樓閣參差，彌布椒麓。唐張祜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出北林。』〇白樂天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客詩：『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棕櫚葉戰水風涼。烟波淡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水中央。』〇孤山寺遇雨詩：『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〇湖上夜飲詩：『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〇林君復孤山寺詩：『低處凭欄思渺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寒烟，遲歸更愛吾廬近，祗待重來看雪天。』〇孤山寫望詩：『水墨屏風狀總非，作詩除是謝玄暉。溪橋鳥影穿黃落，樵斧丁丁隔翠微。返照未沈僧獨往，長烟初淡鳥橫飛，南峯有客鳴幽罷，閒倚林間忘卻歸。』

四賢堂，正德間，郡守楊孟瑛建，以祀唐刺史李公泌、白公居易，宋守蘇公軾，處士林公逋者。泌字長源，代宗時任，引湖水入城，甃六井以解斥鹵，民到于今賴之。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任，築湖堤以鍾洩湖水，溉田千頃。軾字子瞻，哲宗時任，浚湖甃井，治堰閘以利民，民立祠祀之。逋字君復，隱居孤山，徵辟不就，構巢居閣，繞植梅花，吟詠自適，徜徉湖山，或連宵不返。客至，則童子放鶴招之。眞宗嘉其高尙，賜號和靖處士。先是，唐民懷白公之德，卽山之廣化寺以祀公。至宋，益以蘇公、林公，名三賢堂。紹興間，建四聖延祥觀而盡徙之，祠遂廢。京尹袁韶復建於蘇堤中。天順三年，郡守胡濬徙之故址。成化十一年，布政使甯良、杜謙等增建仰高亭、巢居閣。楊公濬湖訖事，奉李公泌而併祀之，遂名四賢堂也。堂之左，舊有四照閣，久廢，成化間，都御史韓雍復建，嘉靖十四年毀。和靖巢居閣偶書詩：『遶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佳客，常帶嵐霏認遠村。吳榜自能凌晚汰，湘纍何苦屬芳蓀？餘生多病期恬養，聊此棲遲一避喧。』〇又絕句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〇僧道潛四照閣懷少游學士詩：『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移絕壁中間破，月自遙峯缺處圓。照坐不須紅蠟燭，可人惟有篆爐烟。校讐御府圖書客，曾昔還同此夜眠。』

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剎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咸淳間，賈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華王庭書之。元胡僧揚璉眞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枝。成化十年，郡守李端葺治。逋嘗作梅花詩一聯，爲士林羨頌，而他詩亦多清逸。比其卒也，四壁蕭然。題詩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且喜曾無封禪書。』時人咸重其節介。而范公希文與公雅厚，贈詩云：『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云：『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逋詩云：『竹樹遶吾廬，清深趣有餘。鶴閑臨水久，蜂懶得花疏。酒病妨開卷，春陰入荷鋤。嘗憐古圖畫，多半寫樵漁。』〇『猿鳥分清絕，林巒擁翠微。步穿僧徑出，肩掛道衣歸。水墅香酤熟，烟崖早筍肥。功名無一點，何處更忘機？』〇『園井夾蕭森，紅芳墮翠陰。畫巖松鼠靜，春塹竹雞深。歲課非無秫，家藏獨有琴。顏淵遺事在，千古壯閑心。』〇『湖水入籬山遶舍，隱居應與世相違，閉門自掩蒼苔迹，過客時驚白鳥飛。賣藥比常嫌有價，灌園終亦愛無機，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夢翠微。』〇『四壁垣衣釣具歷，巳甘衡泌號沈冥。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恁時有衛青。花月病懷看酒譜，雲蘿幽信寄茶經，茅君使者蕭閒甚，獨

壓叢毛向戶庭。』○梅花詩：『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高九萬拜和靖墓詩：『玉函香骨老雲根，占斷孤山水月村。薦菊泉清涵竹影，種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名節，身後從誰問子孫？惟是年年寒食日，遊人來與酹清尊。○薩天錫詩：『先生勝隱得孤山，小艇沿湖日往還。自愛烟霞居物外，豈知名姓落人間？鶴無過迹苔痕老，梅自開花月影閒，表墓有銘祠有奠，高風千載更廉頑。』

放鶴亭，在孤山之北，嘉靖中，錢唐令王釴作。其巔有歲寒巖，其下有處士橋。先是，至元間，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于其下。郡人陳子安以處士無家，妻梅而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並廢。

瑪瑙坡，在孤山之東，碎石文瑩，若瑪瑙然，人多採之，以鐫圖篆。

倘書俞公祠，公名琳，字德章，臨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通政使、太子少保、工部尙書。殿庭數奏，聲如洪鐘，豁達有雅量，祠臨大池，幽淸可賞。其致仕歸也，尙書劉舜臣贈之詩云：『鶯聲柳色滿皇都，疏傅榮歸入畫圖。輿皁每將殺問駕，廩人時有粟供廚。青春作伴真奇遇，綠酒相親豈細娛？莫道倘書無個事，一身詩債欠西湖。』蓋公之錫典、月廩、輿夫，皆出異數，故有問駕、供廚之句。祠內左有木香一本，引蔓雙柏，高三丈餘，枝條蒙密，灑落滿庭。花時如迸玉垂珠，雪色照耀，軟香襲人，聞數百步。衆鳥鳴噪其上，終日不去，至花殘乃不復聞。右有古梅一株，盤抱奇石，幹出石孔中，歲久與石脗合，老幹杈枒，如從石而生也。疎花冷朶，與喬松相映。每霜月流空，斜陽在樹，真若蔘羅浮，與姑射仙人遊也。此湖上二奇，四方遊客見者無不賞羨。〔八〕

西溪別墅，中書舍人洪澄所築也。開徑瀕湖，爽塏深靓，疏泉甃石，簇麗庭除。喬木數十章，左右環映，架樓林表，周楯高明，晨花夕月，春豔秋暉，凡山水之佳，攬挹纖盡。

近山書院，編修金璐別墅也。結構簡素，質而不俚，得林壑之風焉。璐有西湖歌十首云：『翠山歷歷紫雲開，迤邐遙從天目來，到地已分吳越界，近江還有鳳凰臺。』○『百頃湖光一鏡通，分明天上採芙蓉，更攜童子吹簫去，待得西陵月滿空。』○『三竺晴分紫氣來，兩峯遙峙白雲隈，千年肅愍功勳在，萬古精忠日月開。』○『保叔浮圖高插天，碧雲流影下晴川，六橋萬柳千株樹，鏡裏分明錦障懸。』○『萬山西下水東朝，宋室南遷宮殿高，只說西湖載歌舞，不能千載覓漁樵。』○『曾聞天竺與天通，寶藏龍宮次第逢。回首西湖散歌舞，一天香霧晚山紅。』○『三賢遺澤滿杭州，祠宇丹青日月留，更有孤高林處士，水光山色共悠悠。』○『美人秋水隔西東，遙映芙蓉千丈紅，欲取淸香結芳佩，晚風斜度月冥濛。』○『南屏斜日萬峯懸，朶朶青蓮出水邊，山外冥濛卽滄海，望隨星斗下遙天。』○『買得泉山十畝餘，喜隨漁父結芳居，更憐此日西湖酒，不說當年太史書。』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蘇子瞻銘敍略云：『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通守杭州，別公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長于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于湖山而不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抵掌論人物，勤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爲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踰年，六一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守杭州，則勤亦逝矣。其弟子二仲畫六一公像與勤像而祀之，有泉出講堂下，予遂本勤意，而名之曰六一泉。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于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千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復於泉後作東坡庵，以自寓云。』泉屋自南宋久廢，至國朝洪武初而復興。教授徐一夔爲作疏云：『六一泉者，東坡先生會勤上人哭歐陽公處也。泉在孤山之址，勤上人之居在焉。先生爲著泉銘，其徒旣作石屋覆泉，且刻「泉銘」泉上。宋南渡後，廢勤舍爲延祥觀。元初，又廢觀爲帝師祠，泉沒于二氏之居幾三百年。元季兵燹，泉始呈露，但石屋已摧，而「泉銘」亦爲他僧舍舁去。有僧曰行昇者，鉏荒滌垢，圖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還於舊處。欲建祠堂一區，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將持短疏，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傳宗之美、釋門之老，助財成之，庶幾歐、蘇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同不泯云。伏以睠茲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于此幽棲，蘇長公因之數至。迹分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湫出迎勞之泉。名宰表于懷賢，忱式昭于薦菊，故淵源有永，幸與文派俱流；雖名號僅存，幾逐劫灰共化。欲存故迹，必建新祠，此擧非爲福田，實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風而共遠。願言樂助，毋誚濫于〔九〕。』

孤山舊有廣化寺、西閣、辟支塔、鑑堂、柏堂、竹閣、智果院、瑪瑙寶勝院、報國寺、閑泉、僕夫泉、四聖延祥觀、西太乙宮、金沙井、萬壽寺、學士橋、西湖書院，並廢。○廣化寺，或云卽孤山寺，陳天嘉初建，名永福，宋時改爲廣化。○西閣，一名彌勒閣，辟支塔在焉。僧志文詩：『楊柳蒹葭覆水濱，徘徊南望倚欄頻。年光似鳥翩翩過，世事如棋局局新。嵐積遠山秋氣

象，月生高閑夜精神，誰驚一陣鷗鳧起？蓮葉舟中把釣人。』○柏堂，宋僧志銓作，陳文帝天嘉二年，有植兩檜于孤山寺中，至宋時猶存其一，號陳朝檜。志銓作堂其側，曰柏堂，與竹閣連。屬蘇子瞻作詩紀之云：『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尙宛然。雙榦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廈依巖出，乞與嘉名到處傳。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後孝宗嘗書此詩勒石。○竹閣，白樂天作，在孤山寺中，杭人因貌公像而祀之，今爲四賢堂址。其詩云：『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無勞別修道，只此是玄關。』蘇子瞻詩：『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兩叢卻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村，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詰更無言。』○智果院，舊有參寥泉，其時有僧道潛者，號參寥子，於潛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子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鑽火，烹黃柏茶，適符所夢。遂記以刻石，爲之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信，實弊汝神。』又詩云：『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笋盡禪味，松杉眞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參寥子答詩：『泰山乾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突兀爭於是。胸中涵秋漢，皎絕徹雲滓。當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但貴知我希，事愿不吾以？風雲果爾符，六翮排空起，一夕厭承明，抗章求遠邇。餘杭古雄藩，比屋富生齒，立談政即成，與不負山水。雍容梵宋契，訪我頑且鄙，大旆輝松門，禽猿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所恃。軟語如東風，藹然蓍桃李，今朝眞勝事，千載足遺美，安得筆如椽？磨崖爲公紀。』○瑪瑙寶勝院，舊有閑泉、僕夫泉，僧智圓所鑿也。智圓字無外，錢唐人，博學勵行，號中庸子。時王文穆公罷相，知杭州，諸僧出迓，慈雲禪師邀之偕往，圓以疾辭，曰：『傾山倒壑，奔走紅塵，暫留坐鎭。』諸僧歎服。與處士林逋爲友，臨化，命門人卽後山斂陶器而瘞葬之，名陶器冢。自爲銘曰：『清淨本然，無變無遷，爲藏陶器，密邇閑泉。』又作自悼詩三首：『平生宗講亦宗儒，竭慮研精四體枯，莫待歸全寂無語，始知諸法本來無。』『蕭蕭幾後千竿竹，鬱鬱墳前一樹松，此處不須兄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莫談生滅與無生，漫把心神與物爭，陶器一藏松樹下，綠苔芳草自縱橫。』○報恩寺，開寶初錢氏建，亦六一泉地也。○四聖延祥觀，紹興間，韋太后還自沙漠建，以沉香刻四聖像，并從者二十人，飾以大珠，備極工巧。爲園曰延祥，亭館窈窕，麗若畫圖，水潔花寒，氣象幽雅。時高宗絕愛西湖，孝宗嘗奉之以遊，歷三朝爲故事。高疎寮詩：『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壓輕塵不敢浮。山北山南人喚酒，春前春後客凭樓。射熊館暗花扶輦，下鵠池深柳拂舟，白髮邦人能道舊，君王曾奉上皇遊。』元初，楊璉眞伽廢爲萬壽寺，屑像爲香，斷珠爲纓，而舊美荒落矣。○西太乙宮，宋理宗時，中貴盧允升等以奢侈導上，妄稱五福太乙臨吳越之分，乃卽延祥園建太乙宮。而瑪瑙坡、六一泉、金沙井皆歸御圃，宮觀亭榭，理宗以御書額之，若瀛嶼、射圃、白蓮堂、挹翠堂、蓬萊閣、香月亭、清新亭，鏡列秀爽，殆仙居焉。觀有涼堂，紹興間遺構也，高宗將臨觀之。其時有素壁四堵，高二丈，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幸，素壁非宜。』亟趣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卽乞尙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卽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畫成而照亦沈醉。上至，覽之歎賞，宣賜金帛。理宗改爲黃庭殿，周弁陽詩：『蘂宮廣殿號黃庭，突兀浮雲最上層。五福貴星留不住，水堂空照九枝燈。』元時，楊璉眞伽據爲僧窟，未幾，毀廢。○金沙井，在廣化寺，白樂天愛酌之，井底砂爍如金，出之卽黑。○學士港，在山南，由處士橋入。元時，西湖堙合，好事者疏之，以通小舟。集賢學士揭曼碩祀南鎭，弭節葛嶺，見而勖焉，因名學士港，曼碩自爲記。○西湖書院，成化間，布政使甯良等建之以居大理卿郡人夏時正，卽太乙宮故址也。建書庫，捐贍田，以待四方學子。徐奇詩：『天上歸來晝錦行，一區書屋傍湖成。身如五柳先生傲，心似孤山處士淸。松下研硃朝露滴，竹西開卷夕陽明，遙知載述中宵候，萬丈文光北斗平。』

西泠橋，一名西林橋，又名西陵橋，從此可往北山者。元張翥詩：『紅藕花深逸興饒，一雙鸂鶒避鳴橈，曉風涼入桃花扇，臘酒香分椰子瓢。狂客醉歌明月上，美人歌斷綠雲消，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劉邦彥湖上花開報劉廷美詩：『白鷗遙待酒船來，芳草汀洲去復回。爲惜杏花寒勒住，西泠昨夜一枝開。』

蘇公堤、趙公堤、楊公堤。

蘇公堤，自南新路屬之北新路，橫截湖中。宋元祐間，蘇子瞻守郡，濬湖而築之，人因名蘇公堤。夾植花柳，中爲六橋，橋各有亭覆之。其詩云：『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烟空。』章子厚詩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北兩山春。』自是湖分爲兩，西曰裏湖，東曰外湖。南渡後，堤橋成市，歌舞叢之，走馬遊船，達旦不息。

盡久弗治，南湖之湮，日淫喈之，堤漸廢削。我〔一〇〕朝成化已前，裏湖盡為民業，六橋水流如線。楊孟瑛闢之，西抵北新堤為界，增益蘇堤，高二丈，闊五丈三尺，列插萬柳，頓復舊觀。久之，柳敗而稀，堤亦就圮。嘉靖十二年，縣令王釴令犯人小罪可宥者，得雜植桃柳為贖，自是紅翠爛發，燦如錦帶矣。

堤南第一橋曰映波，與西岸第六橋對，舊有崔德觀、先賢堂。觀本定香寺，今止存定香橋，寶慶間，京尹袁韶改建為觀，有虛舟、雲錦二亭，堂名仰高，祠祀許由而下四十人。寶慶初，去潘閬及節孝婦孫夫人凡五人。中有振衣、清風二亭，花竹縈紆，小山曲逕。尋併入崔德觀。○第二橋曰鎖瀾，與西岸第五橋對，舊有湖山堂，京尹洪燾建。結構雄傑，面勢端閎，前擁雙塔，後植兩峯，矗起拱衛，顧盼生輝，四望洲回浦合，蔚然雲錦。三賢堂，袁公所建，以祀白、蘇、林三公者。後有三堂，扁曰：「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第三橋曰望山，與西岸第四橋斜對。水名花港，所謂花港觀魚者是也。舊有雪江講堂，淳祐中，婺州布衣胡侁充三賢堂堂長，號雪江，有歸囊集。○第四橋曰壓堤，與西岸第三橋對，舊有崇眞道院，俗稱庵水庵，賈似道建。庵傍有石臺，龍燈以照夜船。水仙王廟，亦名龍王祠。先是，以樂天、和靖、子瞻附祀兩廡。有井曰萬菊，蓋取蘇詩『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之義也，今廢。嘉靖二十二年，郡守陳仕賢構亭其上。○第五橋曰東浦，與西岸第二橋對。○第六橋曰跨虹，與西岸第一橋斜對，稍北則為西陵橋矣。高竹屋詠蘇堤芙蓉『菩薩蠻』詞：『紅雲半壓秋波急，豔粧泣露嬌啼色。幽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錦。明日粉香殘，六橋烟水寒。』○陳剛中湖堤感舊詩：『昔日珠樓擁翠鈿，女牆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張光弼湖堤即事詩：『湖柳湖波盡可憐，不知春在阿誰邊。滿頭翡翠雙鬟女，細雨吳歌溼畫船。』○李章閣春曉過湖詩：『宿雲如墨繞湖堤，細柳新蒲咫尺迷，行到畫橋天忽醒，誰家茆屋一聲雞？』○吳養浩與張伯雨湖堤暮歸詩：『柳絲淡蕩雨霏微，隔水遙看羽葢飛，馬上仙人強支酒，踏花何處晚來歸。』○何夢桂春日過湖詩：『白髮星星紗帽烏，強隨年少過西湖。清明上冢行人在，寒食開門宮使無。半世行藏隨杖屨，百年悲樂寄尊壺，歸來第五橋邊路，半樹斜陽噪暮鴉。』○孫太初詩：『十里飛花送酒卮，六橋兒女踏春詞。無人會得漁翁意，獨立晴湖照影時。』

趙公堤，宋淳祐中，京尹趙與篔，自北新路第二橋至麯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柳，以比蘇堤，人遂稱趙公堤也。〔一一〕

堤旁舊有天澤廟、小隱園、裴園、史園、喬園、賓國園，並廢。○天澤廟，以祀履泰將軍，姓孫，名顯忠，僞唐人，仕吳越時。嘉熙中，趙與懽京尹禱雨有驗，奏封天澤侯，有天澤井、葛仙翁虯松。○小隱園，本內侍陳源外宅，後收入重華宮，撥賜張貴妃建崇福院，前有雙岸金沙澗。○裴園，裴禧別業。楊廷秀詩：『岸岸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水心橫，傍人莫問遊何處，只揀荷花深處行。』○史園，史衛孫別業。○喬園，喬幼聞別業，其西北有馬蝗橋。○賓國園，履泰將軍故宅也。

楊公堤，裏湖西岸者是也。知府楊孟瑛旣闢西湖，遂築此堤，增建六橋，俗稱裏六橋是也。然近北山三橋，宋時已有之，楊公所築，特南山三橋耳。惜其名不立，無以匹配蘇堤，今擬定之。自北而南，第一橋，近浮空院，玉泉之水出焉，題曰環璧。自此而西，可通耿家埠。第二橋，金沙灘之水出焉，題曰流金。自此而西，可通麯院路，遊靈、竺者之所從佇棧也。第三橋，近龍潭，深黝莫測，有時辟光浮水，蓋神物之窟宅也，題曰臥龍。自此而西，可通茅家埠。第四橋，遶丁家山而東，沿堤屈曲，蒼翠掩映，題曰隱秀。從此而西，可通花家山，又名花家園。第五橋，西挹高峯，舊有三賢祠在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喻好賢也。題曰景行。從此而西，可通麥嶺路。第六橋，從定香橋而入，近發祥祠，虎跑、珍珠二泉之水出焉，其源長矣。詩云：「長發其祥。」非濬導不可，題曰濬源。〔一二〕

湖中舊有三塔、湖心寺，並廢。○三塔，俱在外湖，三坻鼎立。皇明弘治間，僉事陰子淑者，秉憲甚厲。時湖心寺僧倚怙鎮守中官，不容官長以酒肴入。陰公大怒，廉其姦事，立毀之，併去其塔。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西湖十景所謂三潭印月者是也，故建三塔以鎮之。

西湖遊覽志第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出湧金門，折而南，爲南峯書院。

湧金門，舊名豐豫門。宋時，有豐樂樓與門相値，若屏障然。蓋堪輿家以此當山水之衝。今移稍北，近柳洲寺。

南峯書院，皇明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洪公別墅也。公名鍾，字宣之，錢唐人，歷官四川按察使。發姦擿伏，聽決如流，庭無宿訟。時僉事屈銳者，與公齊名，故蜀有『洪不支鍋，屈不解襆』之語。尋以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增築邊墻，自山海關抵居庸，延袤千里。更巡撫雲南、貴州，督理漕運四鎭十年，始入刑部，兼左都御史。復以川、陝有寇，鄖之亂，奉命征之，寇平，加太子太保，乞致仕。築書院於西湖，號兩峯居士。

又南，爲靈芝崇福律寺。

靈芝寺，本錢王故苑，芝生其間，捨以爲寺，遂額靈芝。至宋而規制浸宏，高、孝兩朝，四臨幸焉。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爲新進士會年題名之所。元末燬。永樂初，竺源重建。朱靜佳詩：『黃金匝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紫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篆字苔花雨，清磬一聲楊柳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董嗣杲依光堂詩：『塵緣銷盡憶毳衣，今古湖波繞四圍，靈籙紫芝三秀遠，光開綠玉片金輝。松陰自掩空蓮社，石榻相親臥柳枝，半捲珠簾看落景，鼓篷長搖畫船歸。』

寺畔，舊有顯應觀、揚王上船亭、靈隱堂、寶蓮院、紫霄院、資成院、永隆院、慈光庵、正覺院、超化院、妙淨院、寶勝寺，並廢。○顯應觀，祀磁州崔府君者。府君名子玉，唐貞觀間，爲磁州滏陽縣令，有異政，民立生祠，既卒，爲神于其土。靖康間，高宗爲康王，遁金寇，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値路三岐，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導之。暮至祠下，有土馬，赭汗如雨。因假寐廡下，夢神人以杖擊地，促其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即位，復夢神乘白羊饋之，曰：『得孝子。』實兆孝宗。由是累朝崇奉。六月六日生辰，遊人闐寺。咸淳間，改額昭應，理宗書洞古經石刻，後歸靈芝。寺有蕭照山水，蘇漢臣畫壁。

清波門，過流福水橋，瀕湖爲學士橋，折而南爲茶坊嶺。

清波門，宋時稱暗門，又南有錢湖門，今塞。

流福水橋，瀕湖而引水入城，經府前者。

學士橋，當故宋聚景園前，蓋城中鐵冶嶺諸山之水，奮出錢湖門，紆委於西湖者，必經橋下。大小夾溪，若夾字然，故稱夾字港。港長九十六丈，後人訛爲學士港，然則學士橋者，豈即夾字橋之誤歟？而宋時咸淳志、夢梁錄諸書，皆無夾字橋之名，獨武林舊事有學士、柳浪等橋，而柳浪聞鶯，遂爲西湖十景之一，又(三)不可謂無據也。豈其時有文人爲學士者，得寵昵於從遊、唱酬、題詠，遂以名橋，若李太白偕尚書郎張謂遊沔州南湖，遂改南湖爲郎官湖，近世孫一元著高服(三)于西湖，遂改西湖爲高士湖者，或此類也。橋久崩廢，惟餘石丈餘，横跨港口，舟人以小艇入城清波門者，傴僂乃度。郡人王納者，好義士也，捐貲重建之，高廣倍昔，題其梁曰學士橋，蓋從郡人稱名之便，且疑以傳疑，存舊蹟也。汝成爲之記，立石建亭於橋畔。○馬浩瀾念奴嬌詞：『東風輕軟，把綠波、吹作紋紋縠縐。彩舫亭亭，寬比屋，載得玉壺芳酒。勝景天開，佳朋雲集，樂嚴闌亭後。珍禽兩兩，驚飛猶自回首。學士港口桃花，南屏松色，蘇小門前柳。冷翠柔金紅綺映，掩映水明山秀。閒試評量，總宜圖畫，無此丹青手。歸時傍夜，香街華月如晝。』

茶坊嶺，宋時有茶坊在焉。

清波門外，沿城而北，舊有聚景園，小蓬萊，並廢。

聚景園，孝宗所築。先是，高宗居大內，時時屬意湖山，孝宗乃建名園，奉上皇遊幸。園中有會芳殿、瀛春、覽遠、芳華等堂，花光、瑤津、翠光、桂景、瀲豔、涼觀、瓊芳、彩霞、寒碧等亭，柳浪、學士等橋，壘石爲山，重簷窈窕。其後累朝臨幸。理宗已後，日漸荒落。故高疎寮詩：『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開。』不久而黍離之感作矣。今惟柳橋尚存，世稱柳浪聞鶯者是也。園傍舊有靈慶堂，俗呼包道堂；水心寺、陸蓮庵、法雲院、真際院、定水院，凡浮屠之廬九，並歸園內。○仙姥墩，神仙傳云：餘杭人也，據於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之，自後幸仙時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化去。後十餘年，有人遇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即姥也。舊所居，基高數十尺，今已夷爲坦塗矣。王介甫詩云：『錢塘堂前湖水綠，歸來正復有荷花，花前若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又西南，過長橋，爲南屏山、淨慈禪寺、萬工池。

長橋頗短，而以長名者。先時，水口甚闊，橋分三門，有亭臨之，壯麗特甚。其後湮淤填塞，兩傍皆民居矣。其南舊有澄水閘、南閘，宋時，錢湖門內諸山之水分爲三道，兩甚則使濁西

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雀馬院後爲水渠，引至澄水閘入湖。而南閘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歸長橋，謂之三渠，皆有石橋，今亦湮廢。董嗣杲詩：『南港盧名架石梁，寺樓鐘鼓幾斜陽？相傳亭跨危基壯，誰見橋橫古道長？澄水閘荒沙草碧，清波門近市塵黃。鳳凰山在闌干外，玉抹烟屏畫一行。』

南屏山，峯巒聳秀，怪石玲瓏，稜壁橫坡，宛若屏障。凌空而中峙者，爲慧日峯，今以寺後卷石刻慧日峯三字，謬矣。傍有石壁，刻家人卦、中庸樂記篇，相傳爲唐人八分書，而後人刻司馬溫公書六字，亦非也。又有米元章書琴臺二字，今皆不存。張蓋闡九日遊南屏山詩：『山僧傾客與何長，慧日峯前倚大荒。舊俗尙存三令節，人生難遇兩重陽。丹楓換葉隨秋老，黃菊留花過閏香，更欲磨崖訪陳跡，西風吹冷薜蘿裳。』○丘道源詩：『南屏高瞰府城西，疊嶂千般共醉迷。四柱臺邊烟是幕，百花橋畔葑連堤。龍樓咽路迎輿輦，綺繡登山汗粉題，暮色沈沈郛郭閉，實燈輝映梵天低。』○王伯安詩：『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孫太初卜居南屏山詩：『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眞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蓑鶴似嫌雙口累，爲漁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許結隣。』○『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鶴渚，隔隣烟火是漁家。巖頭老檜占風雨，石上菖陽閱歲華，粧點太平還著我，棲輭桐帽送生涯。』

淨慈禪寺，周顯德元年錢王俶建，號慧日永明院，迎衢州道潛禪師居之。潛嘗欲從王求金，鑄十八阿羅漢，未白也。王忽夜夢十八巨人隨行。翌(三)日，道潛以請，王異而許之，始作羅漢堂。宋建隆初，禪師延壽，以佛祖大意，經綸正宗，撰宗鏡錄一百卷，遂作宗鏡堂。太宗改賜壽寧院。熙寧中，郡守陳襄，延禪師宗本居之，屬歲(一○)旱，湖水盡涸，寺西隅甘泉出，有金色鰻魚遊焉，因鑿爲井，寺衆千餘，飲之不竭，名曰圓照井。南渡時燬而復興，僧道容實鳩工焉。五歲始成，塑五百阿羅漢，以田字殿貯之。五百羅漢者，涅槃經云：昔有五百商人出海採寶，値千盜擄去，併剜其目，日夜號痛，有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苦，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捨，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爲證阿羅漢果。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福人間，蓋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之意。其時塑像成出一僧，而儀貌殊異，神氣如生，像成而僧化去。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黃羅幕傍，晝籤備，側身偃蹇，斜目覷人而笑。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以手摩腹，黑光可鑒，今龕廢矣。紹興九年，改賜淨慈報恩光孝寺額，旣而復燬。孝宗賜金成之，御書慧日閣。嘉泰四年，復燬，嘉定十三年復建。閎勝甲於湖山，故程翰林祕記文有：『湧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階排雁齒，星垂珠網，寶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題，金棟聳乎玳瑁』之語。時宰臣建議，以京輔佛寺，推次甲乙，尊表五山，爲諸剎綱領，而淨慈與焉。廡壁作五十三參等像，皆名師鍾鼎、丁清溪所畫也。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爲南北兩山之最。東坡詩云：『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其弘壯在南渡前已然矣。先是，寺僧艱汲，負擔湖濱。紹定四年，僧法薰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二派，甃爲雙井，鬪是茗椀齋玉，漱風嗽月，千衲頤哺，永無乏供，丞相鄭清之爲記。淳祐十年，建千佛閣，理宗書『華嚴法界正徧知閣』八字賜之。元季時，湖寺盡燬，而玆寺獨存。皇明洪武間燬，僧法淨建。正統間復燬，僧宗妙建。寺內有永明室、圓照樓、蘊玉軒、一湖軒，並廢。鐵鍋重數千斤，款云：『梁貞明二年鑄』。玆寺之建在吳越時，而鍋鑄貞明，或從他寺移來，未可考也。寺北有四眼井。蘇子瞻謁宗本因和周別駕詩：『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閑，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鄭清之雙井詩：『水神何時生六翮，飛出雙泉江練白，平湖浸月渺無邊，一笑對之成我客。轆轤初動曉星橫，夜捲寒瓊聲潚潚，千年佛殿礎花乾，十畝空庭蔭倍柏。問泉何事趁奇觀，故向庭前作異澤，昔年何塞今何通，泉豈有心隨揀擇。若云泉自井中來，枯甃沿山有龜坼。如言地中泉自見，是年何須穿土脈。檣風胥動雨無干，細詮此證歸禪伯，我方饒舌爲井記，了不相干勞刻畫。肯詩更欲結茶緣，付與宗風自鐃拍。』○白廷玉詩：『奎額昭回龍屈盤，入門已覺厭塵寰，何嘗白髮三千丈，來寄清風五百間。帝子釜搖金瀲灩，家人卦剝翠孱顏，西湖日日船如織，半在南屏第一山。』○虞伯生詩：『寒梅的的西來意，翠竹青青劫外春。日出碧雞山作霧，臺空彩鳳地無塵。八年寓還湖山好，萬里歸來月色新，我在錦官城裏住，白雲滿屋便爲隣。』○王伯安詩：『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係遠思。』○姚公綬方丈詩：『第一橋頭歸日晡，天風吹酒已全無。人家只隔東西崦，烟水平分裏外湖。自解金魚贈杜甫，誰招白鶴弔林逋？兩峯勝槩山僧得，好爲南屏一寫圖。』

萬工池，在寺門外。宋建炎已前，寺累遭回祿，術爲荊墟。崇熙間，有善青烏之術者，云須鑿池以厭之；宗本乃募化爲此，與力者萬人，故名。

寺畔，有南屏興教寺、廣教院、寶相寺、法性寺、顯聖寺、空律寺、惠照寺、昭慶院、廣法院、希夷道堂、翠芳園、甘園，並廢。○興教寺，舊名善慶，有脊雲亭、清曠樓。蘇子瞻詩：『我識南

屏金鯽魚，重來撫檻散審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沒，人鑑豐歲尙彫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廣教院，號小南屏。○寶相寺，晉天福九年吳越王建。○法性寺，宋乾德五年吳越王建。○顯靈寺，宋開寶五年邑人羅仁德建。○空律寺，後周廣順元年吳越王建。俱元末燬。○惠照寺，今爲淨慈香積。○希夷道堂，劉袞衣建。○翠芳園，舊名屏山園，理宗朝改翠芳，有五花亭、蘭披、梅槎。咸淳中，度宗賜宮，亭館花石，移取殆盡。○甘園，在淨慈寺對，舊爲內侍甘升之園，又名湖曲園。理宗嘗臨幸，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周密詩：「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踪，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

淨慈寺後，爲蓮花洞、居然亭。

蓮花洞，巧石層敷，若芙蓉之燦爛。居然亭，在洞口，登茲則湖山風景，攬睹無遺矣。嘉靖間，閩人洪玉方爲紹興守，坐法，逮會城，寓淨慈，刑部照磨張文仁，築此亭居之。玉方曰：「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遂名居然亭也。

淨慈寺前，爲雷峯塔、藕花居、倪尙書墓。

雷峯者，南屏山之支脈也。穹窿迴映，舊名中峯，亦曰迴峯，宋有道士徐立之居此，號迴峯先生；或云有雷就者居之，故又名雷峯。吳越王妃於此建塔，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尋以財力未充，姑建七級，後復以風水家言，止存五級，俗稱王妃塔。以地產黃皮木，遂訛黃皮塔。俗傳湖中有白蛇、靑魚兩怪，鎭壓塔下。其旁舊有顯嚴院、雷峯庵、通玄亭、望湖樓，並廢。林逋詩：「中峯一逕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岸聞。長松標古翠，疎竹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又中峯望北山詩：「拂石新林罅，曠然空色秋，歸雲帶層巘，疎葦際滄洲。固自塔長往，何爲辭久留？庶將滌上想，聊作剡中遊。」

藕花居者，洪武中，淨慈僧廣衍建。衍以博學徵修大典，歸老于此。林亭幽雅，開傍湖濱，長夏荷衍，清馥滿室。塔畔有東退居者，亦衍別業也。王伯安詩：「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歸，自有香風拂面來。」(一七)

倪尙書墓者，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文毅公岳之祖墓也。岳，先世爲錢唐人，國初徙南京(一八)，遂籍上元縣。岳之父謙，亦爲南京禮部尙書，諡文僖。

山畔舊有上淸宮、雲濤觀、普寧寺、淨相院、珍珠園、勝景園，並廢。○上淸宮，葛仙翁煉丹之所，道士胡瑩微築，理宗御書「淸淨道場」。○普寧寺，周廣順元年建，名白蓮寺。大中祥符間賜額，謝皇后香火。有鐵塔一，石塔二。○淨相院，吳越王建，有無盡意閣、探客軒、一段奇軒。○珍珠園，宋張循王俊別墅，內有珍珠泉、高寒堂，官庫取以釀酒。○勝景園，在雷峯塔路口，高宗時別館也。光宗時，慈福太后以賜韓侂胄，改名南園。陸務觀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月丙午(一九)，慈福以別園賜今(二○)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賜之餘，葺爲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卻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象列。奇葩美木，爭效于前，淸流秀石，拱揖于外。飛觀傑閣，虛堂廣廈，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畢備(二一)。升而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窈窕邃深，疑于無窮。乃悉取先侍中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閑」，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顏(二二)。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瀦水藝(二三)稻爲「囷場」，爲牧羊牛、畜雁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則曰「夾芳」、曰「豁望」、曰「鮮霞」、曰「矜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照香」、曰「堆錦」、曰「淸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皆莫能及南園之彷彿者。然公之志，豈在於登臨遊觀之美哉？始曰「許閑」，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爲此名，皆取于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將者，豈無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功足以銘彝鼎、被弦歌者，獨相踵也？或曰：「上方倚公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與公之自處，本自不侔。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復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掛衣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辭、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辭也。」

南屏山之西，爲九曜山、發祥祠。

九曜山與赤山聯屬，舊有九曜星君廟。

發祥祠，以祀昌化伯邵公林者。公，孝惠皇太后父也。太后侍憲皇，生皇考睿宗獻皇帝，於今上爲祖母，以戚里恩封公伯爵。嘉靖十九年，敕葬於此，給銀五萬餘兩，阡隧崇嚴，甓甃工巧，江南所無者。其地舊爲法因寺，吳越文穆王建，有古鐵塔、錢王井，甘(二四)冽，雖旱不枯。

又西南，過太子灣，折而南，爲石屋嶺、石屋洞、蝙蝠洞、大仁禪寺

太子灣，宋時莊文、景獻二太子攢園。

石屋洞，高敞虛朗，衍迤二丈六尺，狀如軒榭，可布筵几。其底邃窄通幽，幽然深窒，周鐫羅漢五百十六身。仇仁近詩：「誰擘空青露石坳？遊龍伸脊下南高。鬼神穿鑿地脈碎，風雨支撐天柱牢。蠔壁蒼苔侵佛骨，懸崖滴乳涇僧袍。獅藍聞是香山叟，燈暗祠荒沒野蒿。」

蝙蝠洞，在石屋洞側，內產蝙蝠，大者如鵝，亦有純白者，其囊卽夜明砂也。建炎間，里人避兵于中，容數百人，皆免。

大仁禪寺，吳越王建，宣和三年重修，俗稱石屋寺。其對山名瑞峯塢，下舊有淨梵院。

又南過烟霞嶺，爲水樂洞、烟霞洞。

水樂洞，在烟霞嶺下。洞傍，錢氏建有西關淨心院。宋淳熙六年，以賜內侍李琪，仍建佛宇，巖石盤峙，洞壑盤窈，泉味清甘，聲如金石。熙寧二年，郡守鄭獬名之曰水樂洞。後二年，蘇子瞻來爲倅，遂賦詩云：「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涼州。但向空山石壁下，受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竅，強名水樂人人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聞道磬襄東入海，遺聲滿谷合宮徵，聲來未成君謂喜。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嘉泰以來，洞爲楊郡王家別圃，壘石築亭，最稱幽雅。年久，叢穢弗治，水樂絕響。賈似道嘗用厚直得之，命寺僧深求水樂所以廢興者，不得其說。一日，似道遊焉，俯觀旁聽，悠然有契，曰：「谷虛而後能應，水激而後能有聲。今水激其中，土壅其外，欲其振響，得乎？」亟命疏鑿壅潰，有聲從洞間出，節奏自然，二百年廢興，於是始復。乃葺亭，以所得于蘇長語刻置其上。又取詩語名其亭，若堂曰「聲在」，曰「愛此」，曰「留照」，曰「獨喜」。他如「介堂」、「玉淵」、「漱石」、「宜晚」，則皆祖其勝處。又卽山之左麓，闢磴磷爲徑而上，亭其三山之巔，杭越諸峯，江湖海門，盡在眉睫，扁曰：「上下四方之宇」，奇觀也。洞中泉由「愛此」引貫其下，入「漱石」，匯于「聲在」，達于「玉淵」。山之籟，爲池以受之，每一撤提，伏流飛注噴薄，如崖瀑然。景物之勝，觀昔有加，而淨化院則仍其舊云。洞後有石佛接待庵，相傳有聖僧頂笠挑包，隱形于石。咸淳初，建庵覆之，今廢。王大受詩：「蹴踏空寒六六天，更來洗耳聽寒泉，迅湍激石浮清響，樹擺行沙寫素絃。路口林亭三四曲，洞中日月幾千年。何人獨得開收鑰？歸入宮商與世傳。」○楊仲弘詩：「石林求路轉嵯牙，來訪香嚴大士家。雨過門前生蘚葉，風行壇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砂。欲適山林去城市，久知寂寞勝紛華。」

洞傍，舊有滿覺院、歸雲庵，並廢。○滿覺院，有法華泉、金蓮池。○歸雲庵，宋寧宗時，有永清禪師坐石窟中，聞高峯鐘聲而悟道。

烟霞洞，晉開運元年，有僧彌洪結庵洞口，遇神人指山後有勝蹟，何不顯之？洪忽見洞內有羅漢六尊，顯像石壁，若鐫刻而成者，甚異之。未幾，洪卒。吳越王錢氏夢僧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覺，訪得烟霞洞有六羅漢，遂補刻一十二尊，以符所夢。洞後，宋有清修寺，今廢。惟象鼻石、佛手巖、石羅漢，東坡留題尚存。周紫芝詩：「兩湖兩峯高，屹立遙相望。蒼涼昇海日，就攀露千嶂。巖嶂絕陂陀，巖谷飽追訪。緬懷洪莊初，誰言含萬象，渾沌久已死，誰能眞巧匠，誰令鑿空手？出此奇詭狀，中虛納遊雲，谷靜答幽唱，晴穴下無底，濤聲相悲壯。十八志聲聞，附石出遺像，誰其架修椽？靈屋雲雨上。靑山不知數，遙屋森百丈，忽於兩峯間，萬頃見烟浪，彭湃海潮聲，往往入葵杖。天公愛此山，令我昇嘉覩。吟嵩隔仙凡，欲往覺惆悵，便當學枯禪，綺語謝宿妄，自足伴周遊，長年此遐放。」

陟磴屈折而上，爲南高峯、榮國禪寺。

高峯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詰屈，松蘿蔽蔭，非芒鞋布襪，努策筇杖，不可陟也。塔居峯頂，晉天福間建，宋崇寧、乾道兩度崇修，元季燬。舊七級，今存五級，塔中四望，則東畝平蕪，烟消日出，盡湖山之景。南瞰大江，波濤洄洑，舟楫隱見杳靄間。西接嚴寶，怪石翔舞，洞穴邃密，其側有瑞應像，巧若鬼工。北矚陵阜，陂陀曼衍，箭櫪叢出，麰麥連雲。山椒巨石，屹如峨冠者，名先照壇，相傳道者鎭魔之所。峯頂有鉢盂潭、潁川泉，大旱不涸，大雨不盈，潭側有白龍洞、龍王祠，今廢。

榮國禪寺，卽塔院也。宋寶祐五年，福王與芮建，咸淳六年，安撫潛說友創華光閣、五顯祠，又拓徑以便登陟。今寺廢，而五顯祠尚存。

西湖遊覽志第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太子灣而西，爲玉岑山，其對爲赤山、惠因澗、惠因講寺。

玉岑山，相傳其山產玉，故潤澤異常。孤峯秀拔，層巒綠繞，中有古木倒植，森翠凌冬。巖上「玉岑」二字，許采書，山門「玉岑」，宋理宗書也。

赤山，其土赤埴，故名。由湖而陟此者，近定香橋爲赤山埠，其水曲爲浴鵠灣，張伯雨構水軒于此。劉邦彥詩：「浴鵠灣頭春水，呼猿洞口晴雲，漁歌欵欵互答，樵唱悠悠獨聞。」又詩：「春水初生浴鵠灣，箯輿高枕對青山，馬蹄嘚足忽飛去，門掩綠陰清晝閒。」自此而南，過大慈山，出江干，商旅不絕，宋有牛羊滌宮在焉。張舆詩：「急雨斜風吹客衣，赤山埠頭人渡稀，欲行不行徒步遲，六橋新水漲平堤。雲松冥冥曲徑迷，採蓮舟傍綠荷歸，欸乃一聲天欲暝，隔花驚起鷺鷥飛。」

惠因澗，出自赤山，經惠因寺前以入湖。有蛟居澗中，故洞口鑄鐵爲竇欄，嵌石以拒之，高數尺，因名鐵窗欞洞。

惠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學賢首教。元祐二年，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入寺，施金建華嚴大閣，藏塔以崇之。元祐四年，統義天以祭奠淨源爲名，兼進金塔二所。適蘇子瞻守杭，上疏云：「自熙寧來，高麗屢入朝貢，兩浙騷然，皆因姦民徐戩等交通誘引，妄談庸僧淨源通曉佛法，以致義天拔慕來朝，從源講解。淨源既死，其徒復持眞影舍利，違禁過海，以致義天差人祭奠，兼進金塔探眡。朝廷受之，則以貪示外夷，詐構紛然，朝貢踵接，夷使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不惟中國受疲，而邊防亦疎，乞卻金塔勿受，絕其來意。」神宗從之。寧宗書「華嚴經閣」，理宗書「易庵」。元延祐四年，高麗瀋王奉詔進香，縉經于此。至正末燬，國初重葺，俗稱高麗寺，礎石精工，藏輪宏偉，兩山所無。

赤山左右，舊有廣果寺、開化尼寺、法興寺、保福院、永慶院、眞如院、淨梵院、崇教院、寶林院、廣法院、修吉寺、正濟寺、法雨寺、安福尼寺、極樂尼寺、定光庵、凝神庵，並廢。○廣果寺，在惠因橋北，錢王建。紹興初，漕司試兩浙士于惠因寺，以廣果爲別試院，有虛悅、棲鳳二軒。○開化尼寺，滕知建。○法興寺，舊名法明。○保福院，在長耳巷，舊名寶慶，錢王建。有玉髓泉。○眞如院，貞觀初建。○淨梵院，舊名瑞峯寶林院，錢王建。有可賦軒。○廣法院，內有淸曠亭。○修吉寺，舊名瑞龍，爲郭、夏、李、韓四皇后攢宮。○法雨寺，舊名水心，續改雲龍，大中祥符賜額。○安福尼寺，尼普鑒建。○極樂尼寺，尼德勤建。○定光庵，在法相寺西，有泉盤瀑飛洒，濺沫如珠，雖旱不竭，名定光泉。○凝神庵，黃衣道士張達道所居，高宗嘗賜白羽扇，至元猶存。薩天錫詩：「晴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一眉青。黃衣道士無人識，羽扇年多落鳳翎。」

惠因寺而北，爲法相律寺、六通律寺、胥箕泉。

法相律寺，俗稱長耳相，後唐時，有高僧行修，號法眞，年十三，進具遍參諸方，得法於雲峯存公。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天成二年，自天台國淸寺來嚴遊錢唐，吳越王待以賓禮，居法相院。乾祐四年，趺逝，高足漆其眞身存焉。寺內有錫杖泉。劉士亨贊法相寺海納庵上人詩：「湖上招提信少雙，翠微樓閣白雲窗，耳聞古佛遺眞像，眼見高僧豎大幢。衲挂紫藤驚鼠竄，鉢分滄海毒龍降，懷香欲叩毘尼藏，寸莛隨鐘不易撞。」

六通律寺，舊名六通慈德院，吳越王建。有辟塵爐，非木非石，扣之鏗然，纖塵不染。

胥箕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澗。元時，有黃子久公望者，號大癡，卜居泉上。子久善畫，有「山水訣」傳于世。

赤山之北，爲三台山、于肅愍公墓。

于公名謙，字廷益，錢唐人。英廟北狩時，公以兵部尙書任國事，外攘內撫，有社稷功。英廟復辟，姦臣石亨、徐有貞等忌嫉之，誣公不軌，竟以寃死，其子冕，奉葬于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上遣行人馬暶諭祭之，其詞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以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七年，賜謚曰肅愍，建祠曰旌功。鄭鐸之詩：「太傅出南方，眉宇天人表，蚤在英廟朝，議論多了了。三邊正統末，胡羯日僭擾，先皇巡朔方，虜騎伏潢沼，黃雲閃塞垣，仙仗迷周道，法駕一蒙塵，作意索金寶。京城既搖動，和議紛紛繞，公時贊戎機，決策截淵倒，告廟定儲君，留來守隍堡，擁兵向陰山，虜欲肆征討。居庸扼咽喉，鐵馬豈得搗，坐令虜計窮，食盡師遂老。翠華果全歸，黃屋免再造，雖重褒羿戾，社稷功非小。功高反殺身，於古亦嘗聞，固由天威赫，實爲青蠅嬈。天日終輝輝，卽見是非瞭，神宗啓后聖，殊錫逮幽眇。憶昔靖康亂，謀國何草草，堂堂宋諸良，唯唯遵和好，甘心弄犬羊，所以至絕島，直書在史氏，公論須皦皦。」

三台山之前，爲栗山、八盤嶺、周眞人墓。

周眞人思得，仁和人。精五雷法，揣測休咎，輒驗。皇明永樂初，召試，嘉獎，建天將廟居之，扈從北征，累著勞績。歷事仁廟、宣廟、英廟，寵賚特厚。景泰改元，懇乞還山，年九十三卒。訃聞，遣行人許洗諭祭，贈號眞人，敕葬于此。

自三台山而北，爲小麥嶺、東嶽行宮、靈應廟、永福橋。

小麥嶺，其地宜麥，故名。西有支徑，可通大麥嶺，蓋積慶山之陂陁迤邐者。

東嶽行宮，宋咸淳中建，以奉泰山之神。

靈應廟，其神蔣通，賈直孝親。紹興十一年七月，坐化桐木下。時鷹隼壞烈，七日如生，累見靈異，境內賴之。事聞，詔爲立廟崇祀。

永福橋，俗稱飲馬橋，吳越、宋時，皆牧馬于此。

嶺畔，舊有旌德顯慶寺、靈隱觀、太淸宮、淨林廣福院、冰壑書堂、贊事塔、梅坡園，並廢。〇旌德顯慶寺，宋慈明太后香火，賜田三千畝。後山泉石甚奇，有雲歸軒、濟壑、凝紫、靜雲等亭。〇靈隱觀，宋寧宗時，中貴裴氏㓊，御書沖隱庵。淳祐中，道士范善遷重建，賜名今額。庵在觀右，而觀改仁壽矣。〇太淸宮，寧宗時朱靈寶守固建，楊太后書道德經，刻石幢。有歲寒軒、養性凝神堂，後爲賈貴妃功德寺。〇冰壑書堂，宋樞密金淵號冰壑，築室于此，因葬焉。積慶、永淸二山在後，平鼎山在左，湖山在前，凡錢唐城邑、江湖之勝，近在几席，乃南北二峯中之最高山也。有君子、天一二泉，理宗御書「積慶山」、「怡顏叢」、「書農圃」以賜，又賜寺額曰「積慶教忠」，不及建而止。〇贊事塔，贊事，高氏，德淸人，出家杭州祥符寺，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錢武肅王禮重之。宋興國初，召對滋福殿，詔修高僧傳三十卷，卒諡圓明，葬龍井。〇梅坡園，楊太后宅業，在顯慶寺西。董嗣杲詩云：「園丁自飽栽花利，月入楊家得幾何」者是也。

又西，爲大麥嶺，其傍爲花冢山。

大、小麥嶺，當南、北兩山之界，又西北過仙芝嶺，出九里松。大麥嶺有蘇軾、王瑧題名。

花冢山，一名蛇山，瀕湖而登，爲茅家埠。仇仁近詩：「閒循石澗列雲屏，樹影生涼怯苧衣，靜碧軒窗聊寄傲，軟紅塵土竟忘歸。滿傾竹葉春醲滑，輕摘蕉花曉露稀，禪意法乘俱莫問，且談舊事共依依。」

嶺畔，舊有法空寺、資聖院、盧園、淨安院、崇眞宮、淨嚴院、隆興庵、水陸庵、妙心寺，並廢。〇法空寺，舊名資慶。〇資聖院，爲濮王墳。〇盧園，宋內侍盧允升小墅，景物奇秀，有池，文石甃砌，水冽而深，異魚種集，西湖十景所謂花港觀魚，卽此地也。〇淨安院，宋內侍董宋臣香火院。〇崇眞宮，舊爲女冠，後改永淨尼寺。〇淨嚴院，內侍董永仲香火院。〇隆興庵，楊府廟院。〇水陸庵，亦楊府廟院，又名慶安院。

自永福橋折而西北，爲靈石山，元道士張伯雨墓、明尙書徐公墓。

靈石山，亦名積慶山，林壑中時有景光蜿蜒扶輿，狀若異物。山畔有平鼎、永淸、馬鞍、延壽等山。靈石之麓，舊有吳越太尉薛公墓，今廢。薛公居正，仕武肅王，塚前生紫藤，逼遶三峯，其三世孫昂，仕宋爲尙書左丞，人謂紫藤之瑞應也。墓側有白蛇巖、崑崙巖。

張伯雨墓，伯雨名天雨，錢唐人，號居貞子，又號句曲外史，宋崇國文忠公九成之後。年二十，棄家遊天台、括蒼諸名山，晚入開元宮，從眞人王壽衍爲道士，風裁凝峻，見者異之。工書能詩，文更奇古，與吳興趙孟頫、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豫章揭傒斯、淸江范梈、金華黃溍友善，嘗屏居修茅山誌。墓近玉鉤橋，伯雨買玉鉤所建也。墓久頹廢，成化間，嘉興姚公綬葺之，旣爲立傳，復爲之銘曰：「嗚呼，此句曲外史居貞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鉤，澗渡靈石，路披篠樹，塢帶烟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謦欬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寂。開元耦舍，久無繼續之賢；句曲居貞，全乏訪求之意。遂使墓門荒蕪，兆趾崩奔。松柏摧爲薪，莫毀時樵之棘；身世是何物，曾罹夜客之侵。痛玆劍躍雷津，慨爾硯離玉匣。旣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予心，尙友而景行前哲。」

尙書徐公墓，公名琦，字良玉，錢唐人。宣德初，以左通政使安南，黎利饒金珠香綺甚厚，琦悉卻之。少師楊士奇畫梅題詩贈之云：「兩度安南奉使來，玉花曾見嶺頭梅，天朝使者淸于玉，不帶飛塵半點回。」

山畔，舊有靈石寺、崇德顯慶院、崇因報德院，並廢。〇靈石寺，在棲眞院之上。〇崇德顯慶院，舊名棲眞，樞密使章粢建，有墓在焉。元祐中，僧善本居之，號大通禪師，示寂，名定光塔，後爲永王、祈〔沂〕王攢所。〇崇因報德院，在鬭鷄峯側，有靈石泉，又名歲寒泉，高宗嘗臨幸焉。與積慶山永淸院皆開府薛居正功德，後院廢，而靈石泉猶存。

又西北，爲雙龍山、風篁嶺、一片雲石、楊梅塢、獅子峯、延恩衍慶禪寺、龍井、神運石。

風篁嶺，多蒼筤篠蕩，風韻淒淸，至此林壑深沈，迴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辯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蘇子瞻訪辯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紀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家，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張仲舉陪劉時中遊風篁嶺詩：「山行貴徜徉，綏轡不可驅。天竺已幽阻，風篁更盤紆，前瞻乳竇峯，錯立石筍株，淺雲相虧蔽，蒼翠變態殊。層梯俯山巔，中豁見西湖，晴曼散遠雁，秋色連平蕪。陰崖湛坳泓，直下龍所都，森突人上慄，雷水生斯須。泉流緊活活，魚出閑于于，飛霜未蒼樹，綠陰猶紛敷。茲晨正佳節，況得暄暖扶！雙亭俯澗谷，列坐陳酒壺，松風吹卉華，香韻世所無。奉常老博士，幾載賜茱萸，歸來北山南，同此寂寞娛。我友二三子，文采珊瑚珠，歘然隨所適，形蹟安能拘？窮探忘前期，欲罷重躑躕。浮風收不上，履底青模糊。炊烟忽生暝，落日棲啼烏。終當借上方，雲臥聽月孤，勿盡茲遊興，與君爲後圖。」

嶺下沙盆塢，宋有陳剛中墓，今廢。剛中，福州閩淸人，建炎初，任太府寺丞，上封事，議恢復，忤秦檜，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其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尋謫知安遠，卒，歸葬於此。

一片雲石，在風篁嶺上，高可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鐫刻。松磴盤屈草莽間。有石洞，堆砌工緻，巉巖可賞。

楊梅塢，近瑞峯塢，宋時有金姥者，所栽楊梅盛美，因以起名。蘇子瞻答參寥惠楊梅詩：「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鬭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蓋謂此也。至今其地楊梅異於他產。

獅子峯，高出羣岫，可瞰江浙，北望天竺諸峯，叠秀如畫。楊廉夫獅子峯觀潮詩：「海國梅淸瘴雨收，胡床高踞碧獅頭。三韓水接天無盡，百越山窮地欲浮。樓閣剛風吹碧蜃，旌旗落日照紅鰍。行人莫問驪湖事，潮落山西淺十洲。」○「獅子峯雲涌翠巒，我來親拂頂花看，隨潮月上樓臺淫，度海雲生鐘磬寒。蓬島未應三萬隔，桑田今有幾回乾？大千不究恆沙界，細問彌天釋道安。」

延恩衍慶寺，俗稱龍井寺，唐乾祐二年，居民淩霄，募緣建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書額。紹興三十一年，改廣福院，淳祐六年，改是額。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不復出入，與蘇子瞻、趙閱道友善，後人因建三賢祠祀之。有歸隱橋、方圓庵、寂室、照閣、閑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沼、隱墟石、冲泉、諸天閣諸勝。元祐以來，名賢留題甚多，東坡竹石，康宜仲枯木。楊次公詩十三首，風篁嶺云：「微風搖琅玕，蕭瑟嶺一道，萬帶掃晴空，纖塵不可到。」○龍井云：「嶺下一泓泉，窮奧不可測，有時靈氣生，散作人間澤。」○歸隱橋云：「道人從此歸，影不入塵市，端坐笑浮雲，往來太多事。」○滌心沼云：「縱有狂風生，未嘗險浪起，何嘗招世人，來此鑒淸泚。」獅子峯云：「嚴風壯威猛，晴雷際哮吼，無心露爪牙，百獸自奔走。」○隱墟石云：「解虎錫常閑，飼虎石長在，忘懸度有情，淸風幾千載。」○潮音堂云：「潮來音普聞，潮平音亦歇，孰若此山堂？潮音未嘗絕。」○訥齋云：「天道覺何言？四序自流轉，那知毘耶翁，維默（天）眞大辯。」○冲泉云：「不汲泉不竭，愈汲泉愈淸，湛然有常德，隨氣利羣生。」○寂室云：「白雲隔塵喧，虛堂太岑寂，寒盡春自來，鶯啼報消息。」○照閣云：「幽人無適莫，乘興登高閣，夜月鎖寒林，春花繡嚴壑。」閑堂云：「趙公歸休年，訪師翠微間，始知浮世上，白日兩人閑。」○方圓庵云：「地方不中矩，天圓不中規，方圓庵裏叟，高趣有誰知？」○秦少游遊龍井寺記：「元豐三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而還。」

龍井，本名龍泓，吳赤烏中，葛稚川煉丹於此。林樾幽古，石甃平開，寒翠甘澄，深不可測，疏澗流淙，泠泠然不舍晝夜，閒花寂草，延緣其傍，或隱或見，蒼山圍繞，杳非人間，時聞鳥韻樵歌，響答虛谷。井中相傳有龍居焉，禱雨多應，或見小蟹、斑魚、蜥蜴之類，上覆以樓，爲惠濟龍王祠。水經飲馬橋，合黃泥嶺，東出茅家埠，入湖。秦少游龍井記略云：「龍井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間。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濡，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于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宅阻，內無靡麗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蓄之深，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道者，其爲神物之託也，宜哉。」○虞伯生次鄧文原

遊龍井詩：『杖藜入南山，卻立賞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絢履舊。空餘松在澗，仍作寒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入門避磬洒，脫屐亂苔甃，陽岡扣雲石，陰房絕遺構。澄公愛客至，取水挹幽竇，坐我薝蔔中，餘香不聞嗅，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羣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漱，講堂集羣彥，千礎坐吟究。浪浪雜飛雨，沈沈度清漏，令我懷幼學，胡爲裹章綬？』○姚公綬詩：『龍井泉頭與客過，計程遠度石蜂峨，桑畦麥隴連山麓，僧寺人家各澗阿。決決暗流霜葉亂，斑斑飛雉夕陽多，品嘗願洛風斯下，零落茶經奈爾何。』○孫太初飲龍井詩：『眼底閒雲亂不開，偶隨麋鹿入雲來，平生於物元無取，消受山中水一盃。』

神運石，高可六尺許，奇怪兀突，特立簷下。有木香一架，穿繞竅竇，宛若蛇蟠。皇明正統十三年，中貴李德駐龍井，屬旱，令力士淘之，初得鐵牌二十面，玉佛一杖，金銀各一錠，鑿大宋元豐年號。次得茲石，以八十人拽出之，上有『神運』二字，傍多款識，漶漫不可讀，不知何代所鐫也。繼得鐵牌十五面，銀二條，上鑿吳赤烏年號，蓋皆投龍以祈雨者。其日，黑雲四匝，泉頭洶湧，德懼而止。疏其傍池三，曰插劍，曰浣花，曰洛麟。德，交趾人，幼警悟，讀書一目下數行。洪武間，黎王以獻，高王喜之，昵侍左右。歷事五朝，頗著勞績。鎮守兩浙，卒，敕葬於風篁嶺下。

嶺畔，舊有崇恩演福寺、辨才塔、無垢院、淨林廣福院、顯應廟，並廢。○崇恩演福寺，俗稱南天竺。隋開皇中，有法師眞觀居之，雅操高潔，骨格存焉。側有靈石塢、丫髻峯、仙人棊臺、金沙井、面金(毛)鐘版、龍井，景趣幽清，聽眺俱爽。自此過嶺，値中天竺，乾道間，有道士四人，來寺乞食，時午齋已罷，拒不與，道士索筆題椽間云：『南塢數回泉石，西峯幾叠烟雲，登賞孰與爲侶？顏萬李甲蕭耘。』人以爲首句藏呂字，次洞字，次賓字，末乃同行三人也，書法類李北海。咸淳間，賜田五千畝。元初，名僧清古、源渾、雲夢等叠主之，號稱教海。有白蓮院、夕佳樓。張伯雨夕佳樓詩：『西山朝氣爽，南山夕氣佳，朝爽人共忻，夕佳吾所懷。山僧閱世久，結廬深避乖，意樓將對峙，菌閣亦雙排。維南列崇阜，不受烟嵐霾，我亦遲暮人，心迹倦鳥偕，茲焉記高閣，庶與靜者諧。』○徐一夔訪玘法師宿夕佳樓詩：『萬壑秋多難，湖山亦被兵，名藍俱泯滅，別構獨崢嶸。輪奐看前輩，登臨愧後生，嚴城圍列嶂，半鑑出澄泓。直簇僊簷上，纖蘿附牖榮，倚闌雲鳥度，極目境天平。日夕景逾好，秋高思轉清，殘陽樹間沒，薄靄水邊橫，紫翠霏微合，丹鉛點染成。茅津有漁唱，麥嶺少人行。暝色松門動，寒飈竹嶼鳴，疎鐘度餘響，遠火露青熒。仙梵徹徹出，爐烟裊裊輕，山盤撲簌簧，石鼎泛雲英。洗滌塵凡盡，歸依智願精，行當陪竺士，聽法破無明。』○辨才塔，在演福院內，蘇子由銘云：『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溼性。性於溼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龍所遊戲，鬼神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河漢，觀者不能了，聘胎何暇說。如來知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旣已知是幻，則當識其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訶，禪雖訶予教，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辨才眞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翻瀾，而不失道根，性湛如止水，得風輒燦然，心是於東西，普福禪教所。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繞，師惟不取故，物來不能拒。道成盡有數，西方一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眞實處。』○無垢院，乃無著禪師道場也。舊在石人嶺，慶元中，韓平原爲生壙，遂移寺於此。嘉定間重建，有清香軒、茯苓泉，與廣福院俱併爲廣福寺。○淨林廣福院，開慶楊慶庵祖墳，土人呼上楊庵，有松關、南泉、桂芳亭。姜白石與恬朴翁等來遊詩：『國人林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昔與儂同此味，老仙留字在屏顏。』內有噴月泉、僧錄泉，在晴竹園下。○顯應廟，宋時以祀郡守胡公則仕，當眞宗、仁宗朝，再牧杭州，有惠政。退老西湖，深尊雅敍，左子右孫，日與交親歡笑，輿論重之。寶元初，天子特命其長子楷通守杭州，以便養。卒，葬於此，數見靈異，遂立廟祀之。

嶺北，爲棊盤山。

山頂有方石，舊傳丹砂爲局，子分黑白，今已漶漫。登其巔，則江湖之勝，皆可俯眺矣。

龍井之上，爲老龍井。

老龍井有水一泓，寒碧異常，泯泯叢薄間。幽僻清奧，杳出塵寰，岫壑縈迴，西湖已不可復觀矣。其地產茶，爲兩山絕品，郡志稱寶雲、香林、白雲諸茶，乃在靈竺、葛嶺之間，未若龍井之淸馥隽永也。再上爲天門，可通靈竺，徑術崎嶇，草樹蓊鬱，人烟寂絕，幽悄不禁。

龍井之南，爲九溪。其西，爲十八澗。

九溪，在烟霞嶺西南，路通徐村，水出江干，北達龍井。張光弼詩：『春山緣涉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擬過落花尋曲徑，桃源無路草萋萋。』

十八澗，在龍井之西，路通六和塔。

西湖遊覽志第五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南屏山而南，過錢糧司嶺，折而西，爲廣澤禪寺、甘露泉。

錢糧司嶺，吳越王建司於此，以徵山課，嶺側有龍母池、乾溪水。

廣澤禪寺，舊名甘露，晉天福六年，吳越王建。有泉一泓，甘澄可啜，若甘露然，故以名寺。宋治平二年，改額廣澤。國初燬，天順八年重建。

又西南，爲大慈山、定慧禪寺、虎跑泉。

大慈山，去城可十里，在龍山西，其北有樵歌嶺、戒定巖。

定慧禪寺，俗稱虎跑寺，唐元和十四年，僧寰中建，憲宗賜額曰廣福院。大中八年，改大慈禪寺。僖宗乾符間，加定慧二字。宋末燬。元大德間重建，又燬。皇明正德十四年，寶掌禪師重建；嘉靖十九年又燬。二十四年，山西僧永果重建。○蘇子瞻詩：『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尊自在嘗。』○陳浩和詩：『良二千石昔清賞，虎跑泉頭風露涼，直將才華比賈傅，徧歷山川如子長。流傳玉局播千古，脈絡銀河來上方，清秋擬到三天竺，自裹春茶來煮嘗。』○釋來復和詩：『金沙泉湧雪濤香，灑作醍醐大地涼，倒浸九天河影白，遙通百谷海聲長。僧來汲月歸靈石，人到尋源宿上方，欲著茶經校奇品，山甌留待羽仙嘗。』

虎跑泉，宋學士濂銘敘云：『虎跑泉，在杭之南山大慈定慧禪院，距城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鬱盤，棲禪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跪而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徼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旋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憂也。」翼日，果見二虎，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師名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南泉願、臨濟玄、趙州諗、巖頭奯、雪峯存、無著喜、欽山邃，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於戲！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抗履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尙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巖戒，有道之士也，邀濂觀泉，且披法衣，率其徒同擧梵咒，久之，泉爲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徵作湧勢，濂心異之，遂爲作銘。銘曰：「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勢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倡清泠，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背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旣留止，化泉爲雨，式沛且溥，潤于千里。幻此荒虛，遂成寶坊，羣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猶龍類象，來遊來咨，如山答響。代祀雖遠，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尙被餘輝。我於世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珠琲。擾擾征驂，風埃澎漲，有素者衣，化而爲緇。願挹寸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蘇子瞻詩：『亭亭石塔東峯〔二五〕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趁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盥濯罷，臥聽空階環玦響，信知此來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聶大年和詩：『中峯有路盤桓上，前代遺蹤成俯仰，老禪對客欲忘言，塵事惱人空抉掌。梵音時答海潮聲，山雨暗添泉溜響，倏然長揖下烟蘿，玉珂謾使因風想。』○張輿詩：『步履看花入翠微，暖風蘭氣襲人衣。虎曾聽法跑泉出，龍或逃禪挾雨飛。實悟鑿空開洞府，東坡遺跡著巖扉，世情總被凡僧惑，泡影觀來果是非。』蓋虎跑泉本非因咒而起者，以人聲振動之，則加沸耳。

又西南，爲崇先眞慶禪寺、眞珠泉。

眞慶禪寺，俗呼眞珠寺，舊名薦福院，晉開運間，吳越王建，爲濟鑑禪師道場。宋大中祥符六年，改崇教院。開慶元年，賜今額。

眞珠泉，在眞慶寺內。周顯德間，泉自地迸出，寺僧因甃爲方池，聞剝啄聲，則泉益湧，纍纍如貫珠。宋景祐中，官家取以釀酒，遂以爲酒名。雷峯路口張園，亦有眞珠泉。董嗣杲詩：『泉光四散駭猿猱，迸起平池點滴高，誰欲斗量徒積夢，人將瓶汲肯辭勞。聲隨後雨穿疎竇，名逐春風入小槽，別有雷峯峯下圃，一泓埋沒在蓬蒿。』

西湖遊覽志第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清波門折而南，爲筆架山、方家峪、忠節祠、褒親崇壽教寺。

忠節祠，以祠宋太學生徐應鑣者。應鑣，衢州人，宋亡，義不降虜，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俱赴井死。同舍劉生等收其屍，葬於此，朝命贈爲祕閣修撰。正德間，參政梁材奏請立祠，有司春秋致祭。

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十八年劉貴妃建。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得幸，累遷才人、婕妤、婉容，尋進貴妃，專掌御前文字。工書畫，畫上用奉華堂印。然恃寵驕侈，常盛夏以水晶飾脚踏，高宗見之，取以爲枕，妃懼，自此少戢。父懋，因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爲功德。有泉自鳳凰山而下注，爲方池，命爲鳳凰泉，于湖張孝祥書刻。內有松雪亭、觀音洞、筆架池、偃松、交枝檜，壁間舊有陳公儲畫龍，甚奇。弁陽翁詩：『翟羽驚綃事已空，奉華遺寺對高松。宮斜鳳去無人見，且看門前粉壁龍。』○秦少游詩：『匹馬驕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烟霞。普陀風景差相似，只欠潮音小白花。』○周端臣詩：『萬竹蒼寒擁寺門，寺碑金字御書存。榮華肯信當年事，儀制空留后世恩。影閣有聲塵網暗，殯宮無月土花香，見梅不敢輕攀折，恐是春風水際魂。』

方家峪畔，舊有永隆寺、遇眞院、悟眞院、崇眞院、廣慈院、廣嚴院、廣福院、淨教院、寶藏院、西蓮瑞相院、西林法惠院、安福禪院，並廢。○永隆寺，僧淨林建。○廣福院，陳淑妃香火，又名報恩。○淨教院，蔡貴妃香火。○寶藏院，有烏龍井、錢武肅王廟碑。○西蓮瑞相院，黃貴妃香火。○西林法惠院，宋乾德三年建。慶曆間，禪師法言作西軒，激水爲池，叠石爲山，灑粉峯罨草木之上，以象飛雪。蘇子瞻見而愛之，題曰『雪齋』，秦少游爲之記。子瞻詩：『君不見，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都城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峯。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澄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安福禪院，內侍陳都知香火。

又西南，爲華津洞、梯雲嶺。

華津洞，宋時趙冀王園中層叠巧石爲之者，曲引流泉灌之，水石奇勝，花竹蕃鮮，有仙人棊臺在焉。

梯雲嶺，石磴峻絕，嶺下舊有水月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元末燬。有水月池、靈固石。蘇子瞻詩：『千尺長松掛薜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山深秀有何處，水月池中桂影多。』

折而南，爲慈雲嶺、永壽禪寺。

慈雲嶺者，龍山支脈也，故其山名寺額，多以龍名。石壁間篆刻，『梁單閼之歲，與建龍山，至涒灘之歲，開慈雲嶺。』一十八字。嶺之巔有亭，曰『江湖偉觀』，嶺下有觀音洞，洞口有下石龍庵，今廢。

永壽寺，舊名資仁，後改上石龍永壽院，吳越王建。石壁上刻宋仁宗佛牙讚，讚辭鄙陋，蓋僞爲者。

嶺下，舊有惠光尼寺、地藏尼寺、福全尼院、淨勝院，並廢。○惠光尼寺，乾道間，張循王女孫眞寂，自幼爲尼，奉韋太后香火，相繼住持，皆張氏女也。有佛指放光，故名。○淨勝院，舊名下石龍。

嶺之南，爲龍山。

龍山，一名臥龍山，又名龍華山，與上、下石龍相接，去城南可十里許。天目分支，沿江而東，結局於此，蜿蜒若遊龍然。山北有鴻雁池，其東爲白塔嶺。其上，爲天眞禪寺、登雲臺。其下，爲天眞書院〔二九〕，爲天龍禪寺、天華禪寺、勝相禪寺、龍華禪寺、宋籍田。

天眞禪寺，後〔三〇〕梁龍德中，錢王建。寺居山頂，今惟一庵存焉。

登雲臺，後梁龍德中，錢王建，又名拜郊臺。蓋錢王僭郊天地之所也。臺側有靈化洞，武肅王勒壁存焉。洞深百步，闊十餘丈，和靖、東坡題名。〔三一〕

天眞書院，本天眞、天龍、淨明三寺地。嘉靖九年，僉事王臣、揭陽薛侃、會稽王畿、錢德洪改建書院，以祀新建伯王公伯安。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饗室，置贍田以待四方游學者。○王伯安西南雨中寄德洪、汝中並示書院諸生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眞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又寄答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眞之奇詩：『不踏天眞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湛元明詩：『迢迢訪天眞，歷歷登玆堂。灑落南高峯，睥睨臨錢唐。地位高且深，如道不可量。哲人久已逝，山水空遺光。龜疇列左方，顧沒天文章。平生未一試，千載慨相望。我來增感歎，久要不可忘。陳辭之不足，繼之以心香。』

天龍寺，宋乾德三年，吳越王建，以居鏡濟禪師。大中祥符元年，改名感業。建炎三年，大火，惟木觀音像獨存。紹興十三年，建圜丘，以淨明院爲齋宮，以感業居從官。從此僧徒漸散，而寺亦圮。元延祐間，僧道平重建，至正間，南北兩山諸剎，或燬或頹，惟天龍僅存。寺有堂，扁曰『山舟』，貫雲石所書。寺中有凝翠井。余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峯回，王氣纔銷梵宇開。卓錫地侵行輦地，雨花臺近拜郊臺。草分野色緣城去，風引江聲入寺來，三百年過如昨日，老禪猶說舊蓬萊。』〇張與詩：『鳳凰山中多古寺，天龍之境何深幽！半空花雨春浮殿，萬壑松聲風滿樓。宋室圜丘禾黍合，胡髡方丈石泉流，吟哦不盡登臨興，落日滄江生客愁。』〇劉士亨『山舟』詩：『高僧住處屋如舟，臥穩渾無夜壑憂。篙櫓不施隨地泊，波濤已斷樂天游。香飄半入蒼龍窟，夢落多迷白鷺洲，喚起酸齋狂學士，虎溪溪上共夷猶。』

天華寺，舊名千春龍，册爲鏡濟禪師道場，有頤軒、妙香樓、化生池。

勝相寺，舊名龍興千佛庵，開成中建。錢氏時，有西竺僧轉智者，附海舶歸，風鳴浪湧，智誦如意輪咒，見如意珠王相，高十丈，風息，得濟，智謀建高宇以答佛施。建炎兵燬，止存五丈觀音。蓋傳人有意度，則云轉智者，以此也。乾道中，孝宗常臨幸焉。

龍華寺，舊名龍華寶勝，錢王以瑞萼園捨建。有傳大士塔像、拍板、門槌、司馬溫公祠堂，今皆不存。傳大士，故漁人也，遇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兜率宮？』指令臨水觀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夫婦雙修，頓通佛法。梁武帝召見壽光殿，共論眞歸，大士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喩，再請講，大士乃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頌終而去。蘇子瞻大士像贊云：『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三二〕。』元末燬，國朝宣德四年建。

宋籍田，在天龍寺下，中阜規圜，環以溝塍，作八卦狀，俗稱九宮八卦田，至今不紊。

山傍，有宋郊壇、高禖壇、淨明院、大通院、道林院、寶惠院、般若院、冲天觀、玉虛觀、烏菱池、鴻雁池、玉津園，並廢。〇郊壇，紹興二年建。王元章詩：『蕩蕩南郊路，金輿不復行，古臺餘草色，新樹自風聲。寂寞荒村景，淒涼故國情，遺民能道舊，曾是御營兵。』汪以貿經故郊臺詩云：『厭煩尋路僻，偶爾入荒村，古禮存遺蹟，圜〔三三〕丘儼至尊。松風悲閴寂，江月照黃昏，餘恨無今古，行人欲斷魂。』〇高禖壇，紹興四年建，內有鴻雁池。張仲擧詩：『衰草寒烟老木風，南朝佳氣落然空，壁來山鬼邀秦使，梨泣仙人出漢宮。壞埒尙傳祠乙鳥，荒池曾見射飛鴻，騷人自古多荊思，長在登臨感慨中。』〇淨明院，郊壇齋宮，有易安齋、梅花巖、江月庵、筠鳥亭。高宗梅花巖詩：『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東風第一花。』〇寶惠院，一名普濟，吳越王建。〇般若院，吳越王建。〇烏菱池，一名鑑池。〇玉津園，在嘉會門外，紹興十七年建。孝宗數臨幸，命羣臣燕射于此。自後翠華罕駐，景物漸衰。陸務觀詩云：『聖主憂民罷露臺，春風別苑晝長開，盡除曼衍魚龍戲，不禁芻蕘雉兎來。水鳥避人橫翠靄，宮花經雨委蒼苔。殘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淸都夢一回。』

稍南，爲妙因山，吳越國文穆王、忠獻王墓

文穆王，名元瓘，武肅王子。忠獻王，名仁佐，文穆王子。舊有表忠觀，蘇子瞻爲之記云：『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唐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唐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三四〕昌，奄有吳越，金劵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三五〕山川，左山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

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稍北，爲玉廚山、普慧禪寺。

普慧寺，元延祐間建，伏龍岡禪師道場。寺傍，舊有眞覺院。

妙因山之陽，爲江文昭公墓。

江氏，仁和世族。其父玭，舉景泰辛未進士，歷官給事中，山東右參政。文昭公名瀾，舉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學士、吏部左侍郎。忤宰臣劉瑾，出爲南京禮部尚書[三六]。其弟洵，戊午舉人。瀾之仲子曉，舉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布政使、府尹、工部右侍郎[三七]。三子暉，舉正德丁丑進士，歷官[三八]翰林院[三九]編修、修撰。四子曜，以恩蔭歷官中書舍人、禮部員外郎。曉子圻，今嘉靖丙午舉人[四〇]。仕宦蟬聯，甲於一郡，世德濟羨，而參政[四一]、尚書[四二]、修撰[四三]皆從祀府學鄉賢祠。侍郎、修撰圻[四四]皆以春秋魁榜，尤士族所稀也。

西湖遊覽志第七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淸波門折而東南，爲鳳凰山。

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滸，右掠江濱，形若飛鳳，一郡王氣，皆藉此山；自唐以來，肇造州治，蓋鳳凰之右翅也。錢氏因之，遞加拓飾，逮于南宋建都，而茲山東麓，環入禁苑。張閎華麗，秀比蓬閬，佳氣扶輿，萃于一脈。開署布政，駐蹕宅中，民吏之所憑依，帝王之所臨涖，隱隱賑賑者六七百年，可謂盛矣。元時，納胡僧之說，即故宮建五寺，築鎭南塔以壓之，而茲山到今落寞；乃即開元宮建省治，面對吳山，蓋鳳凰之左翅也。我朝因之，而官司位署，皆列左方，爲東南雄會，豈非王氣移易，發洩有時也！山據江湖之勝，立而環眺，則凌虛鶩遠，瓌異絕特之觀，舉歸眉睫。

其簣，爲萬松嶺、萬松書院、八蟠嶺、留月臺、玉壺臺。

萬松嶺，夾道多巨松，在唐時已有之。白樂天湖上夜歸詩：『半醉閒行湖岸東，馬鞭敲鐙轡玲瓏，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角漸移當路影，湖風欲過滿江風，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重開蠟炬紅。』南宋時，密邇大內，碧瓦紅簷，鱗次櫛比。今夷爲大塗，而松亦無幾矣。

萬松書院，本報恩寺故址也。弘治十年，參政周木燬寺而建書院，中設先師孔子及四配像，爲大成殿、明道堂，居仁、由義二齋，顏樂、曾唯二亭；南北楔綽二，曰『德侔天地』、『道貫古今』；以孔氏子孫世守之。嘉靖五年，御史潘倣建鎭秀閣，翼以精舍，以待四方遊學之士。

八蟠嶺，在萬松嶺右，過北而南，可達月巖。王元章詩：『路遶危垣上，風高松檜鳴，花飛殊失意，草長不知名。遊客辭遺俗，居民指舊京，浮屠天末起，瞻望忽傷情。』

留月、玉壺二臺，在書院右方，上爲月巖，下爲圭石，中有四亭，曰振衣、曰可汲、曰依雲、曰見湖。秀石巉巖，青蒼玉削，纍纍然若芙蓉之未舒，隱見草莽者，不可勝紀。

嶺畔，舊有報恩寺，唐元貞間建。元至正間築城，移建大井巷。國初，併海會寺。成化間，仍徙故址。內有舞鳳軒、萬菊軒、浣雲池、銅井。白樂天浣雲池詩：『白雲本無心，卷舒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浣不可涅。鳶飛魚躍間，上下俱澄澈，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蘇子瞻萬菊軒詩：『一軒真爲黃花設，富擬人間萬石君。佳木盡從方外得，異香多在月中聞。引泉北澗分淸露，開徑南山破白雲，此意欲爲知者道，陶翁猶自未離羣。』○嶺上有沈婆井，嶺下有郭公井，相傳晉時郭璞所相鑿者。蓋其時杭州皆濱江斥鹵，艱於甘泉，故地脈非璞不可識。鐵冶嶺亦有郭璞井。

又東，經鳳山門，折而南，過萬松坊，爲報國講寺。

萬松坊，永樂己亥，金臺王玘書。

報國寺，元至元十三年，從胡僧楊璉眞伽請，即宋故內建五寺，曰報國、曰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勝。報國寺即垂拱殿，殿角有銀杏樹，其實無心。楊仲弘詩所謂『萬年珠樹落秋霜』是也。內有碧梧軒、舞鳳軒。興元寺即芙蓉殿，般若寺即和寧門，仙林寺即延和殿，尊勝寺即福寧殿，下有曲水流觴。楊璉眞伽發宋諸陵，建塔其上，其形如壺，俗稱一瓶塔，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菩薩像萬軀，堊飾如雪，故又名白塔。至順辛未正月十四日黎明，雷震之。至正末，爲張仕誠所毀。其寺鐘，即故內禁物也。西有望江亭，大江百里，盱睫可覽。至今有尊勝巷[四五]。四寺雖隘，而景致宏麗，延祐、至正間，諸寺遞燬。皇明洪武二十四年，重建報國寺。僧願夢堂舞鳳軒詩：『江濤晚上青崔嵬，山勢遙從天目來。錢氏豈能當王氣？郭生端復是儒才。光搖晴旭九苞動，影拂秋旻雙翅回，爲我翩然覽輝下，

一軒著此亦宜哉！』○楊仲弘錢唐懷古詩：『西湖清濁自天開，鴻雁鳧鷖日往來，黃道星辰環太乙，紫微宮殿擁蓬萊。能文競奏王褒頌，獻壽深傾阿母杯，九域輿圖今混一，百年耆舊獨興哀。』其二：『山回禁籞入雲長，無復陳兵衞兩廂，千古金鏞埋野草，萬年珠樹落秋霜。龍文不徙陽人聚，鳥篆終歸軹道傍，九市塵埃來袞袞，一江風浪去茫茫。』其三：『斜界鈎陳通大道，中分魏闕對層巒。雲生殿上金爐暗，露下庭前玉井寒。江漢飛龍俄杳杳，滄溟泛鷁竟漫漫，中天會合寧非數？坐見蒼生奠枕安。』其四：『化城宮闕被層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題日月，實珠光燄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馱，誰道一無超乘有？祇今塵土重來過。』○僧宗泐詩：『欲識錢唐王氣徂，紫宸宮殿入青蕪。朔方鐵騎飛天塹，師相樓船宿裏湖，白雁不知南國破，青山還傍海門孤。百年又見城池改，多少英雄屈壯圖。』又云：『天地無情日月徂，鳳凰山下久榛蕪。獨憐內殿成荒寺，空見前山映後湖。塞北有誰遺一老，海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圖。』○錢思復同武仲仁登白塔詩：『鹿苑蕭條景，龍山慘淡陰，百年同感慨，九日此登臨。宮葉詩誰寫？籬花酒共斟。不知城外雨，涼思滿幽襟。』其二：『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蹟在，白塔瞑〔四六〕烟籠。雨泫交龍柱，風悲孤鳳桐，惟應江上水，千古酹英雄。』其三：『宋宮與是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夏雨染成千樹綠，暮嵐散作一江烟。蒼苔門外銅鋪暗，細柳營中畫角傳，寂寞葫蘆宮井畔，野人拾得舊金鈿。』○鄭洪詩：『江山襟帶尙依然，王氣消沈已百年，八葉龍孫東入海，六宮綵女北歸燕。銅駝荊棘西風裏，石馬莓苔落照邊，玉匣遊魂飛劫火，五陵嘉樹不啼鵑。』

宋行宮，即錢王舊宮也。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朵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長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門，長廣各丈五。朵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以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窨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箓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齋，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續香堂，便門通繹巳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門，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霽亭，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巳堂過錦臙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岡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濟鐘呂、曰得眞。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四七〕，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理宗時，奧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觀鐘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興。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咸出履舄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四八〕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政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蠻聚焉。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元黃溍鳳凰山故宋宮詩：『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荒涼，爲言故國游麋鹿，謾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蘚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趙子昂詩：『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楊子承詩：『天下車書正一家，數逢陽九亂如麻，兩朝北狩過天寶，四海南奔類永嘉。陵寢可憐分異域，衣冠不復返中華，玉簫吹聚錢唐月，誰念黃龍慘暮笳？』○仇仁近詩：『漸無南渡舊衣冠，尙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山寂寂，鴟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采官猶禁，故苑烟花客自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鞍。』○楊廉夫詩：『天山乳鳳飛來小，南渡君臣又六朝，劫火不燒椒壁塌，潮鋒猶抵伍胥潮。燐光夜附山精出，龍氣秋隨海霧消，惟有宮人斜畔月，夜深猶自照吹簫。』○張仲舉詩：『南渡君臣建業偏，不堪喬木點風烟，豈知白馬興王日？又到紅羊換劫年。三輔皇圖空郡國，六朝王氣渺山川，白頭開府歸來日，應覽遺蹤一愴然。』○錢思復詩：『登臨休賦黍離章，千里江流接大荒，劍鎖血華空楚舞，鏡埋香骨失秦粧。薜蘿山鬼啼鶯苑，荊棘銅駝臥鹿場，寂寞萬年枝上月，夜深猶照舊宮牆。』○陳廷言詩：『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話前朝。海門三日潮聲歇，天目千年王氣消。夜月烏啼龍井樹，春風花落海鮮橋，威儀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屠倚碧霄。』○王逢詩：『王氣淩虛散曉霞，虎闈麟閣靜烟花，中天日月迂黃道，滄海風雲冷翠華。望帝神遊夔子國，烏衣夢隔野人家，當時舉目山河異，豈但紅顏

泣塞笳。』其二：『周南風俗漢衣冠，五色雲中憶駐鑾。瓔珞檐高藏白獸，蕊珠花發降文鸞，河通織女機絲溼，雨歇巫娥(一九)翠黛寒。滿地吳山誰灑淚？一江春水獨凭欄。』其三：『瑤池青鳥集觚稜，白塔金鳧閟夜燈，雲母帳虛星彩動，水晶宮冷露華凝。驪山草暗墟周業，鄗塢花繁失漢陵，白馬素車江海上，依然潮汐撼西興。』其四：『金爵觚稜月向低，泠泠清磬萬松西，五門曙色開龍尾，十日春寒健馬蹄。紅霧不收花氣合，綠波初漲柳條齊，遺民暗憶名都會，尙繞湖堤唱大堤。』〇藍澗詩：『南渡山川王氣銷，西風松柏認前朝，紫宸無復千官宴，滄海空餘半夜潮。龍去蓬萊曾駐輦，鳳歸寥廓不聞簫，上方樓閣依稀在，暮雨疎鐘送寂寥。』〇徐賁詩：『荒山欲逐鳳凰飛，誰構浮屠壓寢園？土厚尙封南渡骨，月明不照北歸魂。海門有路雙龍去，沙漵無潮萬馬屯，莫向秋風重惆悵，梵王宮裏易黃昏。』〇劉伯溫詩：『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憑天塹，偸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荊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但聞當宁奏，不見立庭呼。鬼蜮昭華袞，忠良賜屬鏤，何勞問社稷？且自作歡娛。秔稻來吳會，魚蝦出具區，至尊巍北闕，多士樂西湖。鴟首馳文舫，龍鱗舞繡襦，暖沙搖綠積，涼月浸氍毹。紫桂秋風老，紅蓮曉露濡，巨螯擎擁劍，香飯漉雕胡。蝸角乾坤大，鼇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歎瞻烏。白馬違京輦，銅駝擲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塗泥賦上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澥，歌詠已唐虞。鵾革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蓴鱸。』

又南，折而西，爲梵天講寺。

梵天寺，宋乾德中，吳越王建，名南塔。治平中，改今額；元元統中燬；皇明永樂十五年重建。有石塔二；靈鰻井、金井。先是，四明阿育王山有靈鰻井，吳越王迎阿育舍利歸梵天寺奉之，鑿井南廊，鰻忽見，僧贊寧有記。僧志銓詩：『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又入靑蘿去。』〇蘇子瞻和詩：『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〇又寒食遊南塔寺寂照堂詩：『城南鐘鼓鬪淸新，端爲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上客，誰爲寂照鏡中人？紅芳歸去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隣。』

唐、宋以來，州治故在鳳凰山下，南渡駐蹕，因以爲行宮，而萬松、八蟠、介亭諸勝，皆列皇城之外。行宮比州治稍東南，至江干，皆禁籞也。故序州治於此，舊有虛白堂、因巖亭、忘筌亭、碧波亭、高齋、東樓、望海樓、淸暉樓、中和堂、有美堂、石林軒，並廢。〇白樂天虛白堂詩：『平旦起視事，亭午臥掩關，除親簿領外，多在琴書前。況有虛白堂，坐見海門山，潮來一憑檻，賓至一開筵。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絃，持此聊過日，非忙亦非閒。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惟茲郡齋內，囂靜得中間。』〇樂天因巖亭詩：『箕潁人窮獨，蓬壺路阻難，何如兼吏隱，復得事躋攀。巖樹羅階下，江雲貯棟間，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淸景徒堪賞，皇恩肯放還，遙知興未足，卽被詔催還。』〇樂天忘筌亭詩：『翠巘公門對，朱軒野徑連，只開新戶牖，不改舊風烟。空室閒生白，高情淡入玄，酒容同坐勸，詩借屬城傳。自笑滄江畔，遙思絳帳前，庭臺隨事有，爭敢比忘筌。』〇嚴維九日高齋詩：『詩家九日憐芳菊，遲客高齋對浙江，漢(二〇)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木奴向熟懸金實，桑落新開瀉玉缸，四子醉時曾講德，笑論黃霸屈爲邦。』〇樂天東樓詩：『東樓勝事我偏知，氣象多隨昏旦移，湖捲衣裳白重疊，山張屏障綠參差。海仙樓塔晴方出，江女笙簫夜始吹。春雨星攢尋蟹火，秋風霞颭弄潮旗。太守經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又寄題郡樓詩：『官歷二十政，宦遊三十秋。江山與風月，最憶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頭，綠楊春送客，紅燭夜回舟。不敢言遺愛，空知念舊遊，憑君吟此句，題向望濤樓。』又東樓晚眺寄張水部詩：『澹烟疎雨間斜陽，江色鮮明海氣涼，樹散雲收破樓閣，虹殘水照斷橋梁。風翻白浪花千片，雁點靑天字一行，好著丹靑圖寫取，題詩寄與水曹郎。』又東樓南望詩：『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合無痕。鵁帶風帆動，鷗和雪浪(二一)翻，魚鹽聚爲市，烟火起成村。日脚金波碎，峯頭鈿點繁，送秋千里雁，報暝一聲猿。已豁煩襟悶，仍看病眼昏，郡中登眺處，無勝此東軒。』又江樓夕望招客詩：『海天東望夕茫茫，山勢川形闊復長，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樓消暑氣，比君茅舍校淸涼。』〇蘇子瞻望海樓詩：『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十二回。』『靑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應，江上秋風晚來急，爲傳鐘鼓到西興。』『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淸涼，臨風有客吟秋扇，拜月無人見晚粧。』『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喧笑語中，爲問少年心在否？角巾欹側(二二)鬢如蓬。』〇樂天淸暉樓寄嚴維詩：『嚴維制茲樓，立名曰淸暉，未及題花榜，遽催逗粉闈。去來三四年，塵土登者稀，今年新太守，掃灑施簾幃。院柳烟婀娜，簷花雪霏微，看山倚西戶，待月闢東扉。碧窗戛瑤瑟，朱欄飄舞衣，燒香捲簾坐，風燕一雙飛。君作不得住，我來幸因依，始知天地間，靈境有所歸。』〇中和堂，本錢王閱禮堂也。壯麗絕倫，暑月最快。蘇子瞻去任夏日有懷詩：『忠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顧，獨有人間萬里風。』〇有美堂，嘉祐二

參寥聲動息，冥心遠塵世。』○『冷淡杳難羣，幽趣唯吾識，高情薄雲漢，淸談潤金石。不學浮世人，奔名競雕飾。』○『惟靜百慮忘，軒開萬象歸。空江荅夜鐘，高嶠留殘暉，幽砌絕塵蹤，孤雲自依依。』○『顧惡如探湯，觸物類虛舟，他人莫己知，此道本吾求。獨坐時相懷，斜陽下危樓。』○『崔嵬〔舊〕高山側，觸石生片雲，自將霖雨期，不與塵士羣。杳杳遊太虛，對此凝思君。』○『高蹟將誰親？幽棲白雲中，閒階吐蒼苔，古木生淸風。時將西竺詩，講義訓來蒙。』○『靜躁各所好，是非安能辯？聲利如我仇，雲泉若牽挽。寂寂深林中，芳蘭自堪搴。』○『羣峯聳危碧，倒影沈空江，淸景生晚晴，冷色涵虛窗。逍遙縱吟賞，能使吾心降。』○『海日照吟軒，江風動庭樹，此景樂閒情，何人識高趣？登樓獨南望，杳杳空烟霧。』○王伯安詩：『江上但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深林容鳥道，古洞隱春蘿。天迥閉潮早，江空得月多。冰霜叢草木，舟楫玩風波，巖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

月巖，石壁削立，有隙如鏡，中秋蟾魄斜圓，淸輝滿隙，若合璧然，其傍有月樹。陳天瑞詩『怪石堆雲矗太空，女媧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晴見，萬古無虧晝夜同。擣藥聲繁驪白兎，漏天孔正透淸風，光明自照如來境〔奚〕，肯學姮娥西復東。』○王伯安飲月樹別王侍御赴兩廣詩：『湖山久係〔毛〕念，塊處限形蹟，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卽。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進道回阻，取捷上崎側。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羣卉折。堅靜攀江聲，宿虛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羣公餞，何因得良覯？南徼方如燬，救焚豈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尋幽僻。』

月巖之左，爲中峯；其右，爲宋殿前司營。

中峯之上，有亭曰『天峯孤嘯』，少師夏公謹所題。峯之後，爲三佛石、仙姑洞、郭公泉、臥醉石、放光石。

宋殿前司營，爲親軍護衛之所，俗稱御校場者是也。山頂石筍林立，蒼翠玲瓏，森若朝拱，錢氏命爲排衙石。第二峯舊有白塔，塔西小徑，石壁夾道，通人往來，名爲石衙。宋初名公，多題刻其間。從此南望，則長江帶繞；北眺，則西湖鑑開。山下有金星洞、通明洞、栁浦，皆蕪汨不可踪蹟。蘇子瞻金星洞銘云：『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逓蚪起。凝陰噓壑出怪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痣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癃痏。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鄭繼之登御校場望故宮詩：『萬峯雲木鬱蒼蒼，古壘仍存閟

年，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仁宗賜之詩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宣政化，持彙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宵旰憂，循良勤撫俗，來暮聽歡謳。』摯到郡，卽以有美二字名其堂，歐陽文忠公爲之記，略云：『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可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唐。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者躊躇而悽愴。獨錢唐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舊〕。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嶺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唐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唐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蘇子瞻與陳太守有美堂夜歸詩：『娟娟雲月稍侵軒，瀲瀲星河半隱山，魚鑰未收淸夜永，鳳簫猶在翠微間。淒風瑟縮經絃柱，香霧霏迷著鬢鬟，若喜使君能共樂，萬人爭看火城還。』○石林軒，宋郡守孫沔建燕思閣，取立石七株置閣前，號七賢石；蒲宗孟更名石林軒。

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迴繞松磴，爲勝果寺、月巖。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著喜禪師建。吳越王鐫彌陀、觀音、勢至三佛，及十八羅漢像於石壁。宋慶曆初，賜額崇聖寺，元至正間燬。皇明洪武初，與初禪師建，又燬。永樂十五年重建，松徑盤紆，澗淙潺潺。唐僧處默詩：『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舊〕靑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王介甫詩：『登高見山水，身在水中央，下視樓臺處，空多樹木蒼。浮雲連海氣，落日動湖光，偶坐吹橫笛，殘聲入富陽。』○僧圓法師詩并序云：『勝果名刹相望，而高軒虛閣，盡得江山之勝槩。因酬謝宣城「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句，頗類彼景，用以爲韻，成詩十章，寄勝果裕師開士，雖不足發揮騷、雅，庶寫相懷之心爾。』○『江色杳無極，渺渺接遙天。歸帆帶夕陽，去鳥銜寒烟，幽景不同觀，遐想成斯篇。』○『樓閣聳岩巉，參差極雲際。高窗曉色鮮，晚景餘霞麗。

武場。南渡關河雙眼盡，中原風物百憂傍。尙傳草莽開黃屋，想見龍蛇繞御床。往事只今俱灑淚，兩階干羽意何長。』

峯畔，舊有冲天觀、望海亭、介亭、崇聖塔，並廢。○冲天觀，在介亭後。○介亭，宋泗無擇建。蘇子瞻登介亭餞楊傑次公詩：『監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珮空響桃花源。前坡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畏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陀無爲子，多與靑山爲弟昆。孤峯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纔手謝好住，淸風萬壑傳此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次劉景文詩：『澤國梅雨餘，衰年困蒸溽。高堂塵新磚，頗覺利履足。松根百尺井，雨綆飛淨綠。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淸風倘可致，爽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烟，不待絲管逐。西湖眞西子，烟樹點眉目，滄江少醞藉，高浪翻雲屋。俛仰撫西海，百世飛鳥速，遠追錢氏餘，近弔祖侯閾。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巖彩霓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啼鳩起，暮與寒螢續。我老嬾吟哦，賴君時警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淸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再次袁公濟韻詩：『昏昏墮醉夢，禁此六月溽。君詩如淸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綠。袖手猶不言，默識已在腹。是時風雨過，亂霧雲歸麓，疎星帶微雨，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淸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卻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秋風起鴻雁，我亦離華躅，那知君蹭蹬，獨泣荊山玉。相見南新道，靑山垂破幅，早知事大謬，悔不十年讀。莫嗟馮唐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爲饒，蓄好許重續。升沉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爲湖山主，出入窮澗谷。乘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陳述古召飲介亭詩：『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庵裏，倦醉佳人錦瑟傍。猶有夢回淸興在，臥聞歸路樂聲長。』○崇聖塔，高七級，二十餘丈，宋景祐初建。慶曆中，郡守鄭戩，請加崇聖之號。南渡，毀入行宮。

又西，爲棲雲庵。

棲雲庵，小雲石海涯別業也。其父楚國公貫只哥，雲石遂以貫爲氏，號曰酸齋。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庵，其藏修之所也。由門徑而西，可達龍華寺。

又南，爲包家山、山川壇。

包家山，多桃花。宋時有關，扁曰『蒸霞』。二月，遊人最盛，號小桃源。董嗣杲詩：『綺霞蒸日透林梢，一簇南山尙姓包。冷水峪邊苔色老，冲雲樓下樹陰高。園隣古道傳耕籍，臺倚靑城想拜郊，欲趁桃花尋隱去，關門無鎖不須敲。』○錢思復詩：『平生鹿門趣，有意此誅茅，地控江分越，山因人姓包。海鶻飛落日，野馬牧荒郊，流水花千樹，重期載酒肴。』○張仲擧淸明遊包家山詩二首：『遠近紅千樹，繁開奪豔霞。月明寒食雨，春老上陽花。輦路迷遊躅，宮園入夢華。東風麥麥恨，回首野人家。』○『太液曾來鵠，高臺(叶)舊影娥，美人黃土盡，故國白雲多。野草荒神籍，宮蓮怨棹歌，光兒洗馬處(叶)，斜日滿寒波。』

山畔，舊有上善庵、福泉庵，並廢。○上善庵，淳祐七年建，俗名白衣五聖廟。○福泉庵，淳祐四年建，有龍王井，方丈餘，雖旱不竭，又名冷泉峪。

山川壇，洪武元年，先擬建山川壇於城西北，風師壇於城東北，雨、雷師壇於城西南。二年，詔風雲雷雨合一壇，尋又詔併山川共爲一壇。八年，又詔併城隍合祭。

壇之左，爲正宗庵；右，爲三一庵。

正宗庵，元至大間，僧大方建。

三一庵，白玉蟾煉丹之所，有像存焉。白玉蟾，南海瓊州人，嘗宋乾道間，於黎母山中，遇神人，授洞玄雷法，遂遊江湖，修眞訪道。嘉定中，召赴行都，對御稱旨，命主太乙宮，更結小庵於此。一日，去，不知所往。庵中有得月樓，前有石池。白玉蟾詩：『風吹玉露洗銀潢，爽氣平分桂影高，把笛倚樓人不寐，此時直擬數秋毫。』『千崖爽氣已平分，萬里靑天輾玉輪，起向錢唐江上望，冉逢都是廣寒人。』○貫酸齋詩：『茅棟蕭蕭水石間，放懷終日對林巒。夢回不覺丹爐冷，吟罷始知身倚闌。藥碓夜舂雲母急，石瓶秋迸井花寒。鄰魚亦得逍遙樂，何用機心把釣竿？』

又南，爲大慈禪寺。

大慈寺，俗稱包山寺，宋乾道九年，僧德珠建。淳熙間賜額。

西湖遊覽志第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出湧金門而北，爲豐樂樓。

豐樂樓，宋初爲衆樂亭，尋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九年，安撫趙與𥲅重搆之，瑰麗崢嶸，掩映圖畫，俯瞰平湖，千峯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亭榭疊飛，遠近映帶，遊橈冶騎，菱歌漁唱，往往會合於樓前。元末乃燬。嘉靖二十年，郡守陳公仕賢燬柳洲寺而重建之，爲賓使館所，題曰柳洲別館。館後有樓，題曰豐樂，存舊蹟也，編修金璐爲之記。宋趙忠定公詠豐樂樓柳梢青詞：『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湧出歌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元楊仲弘詩：『崢嶸飛搆壓名邦，西望平湖東望江，氣合重玄蒙沆瀣，標存九域奠洪龐。朝來散霧棻朱栱，夜後流星透碧窗，倚遍欄干愁目眩，飛鸞旋轉故雙雙。』

柳洲寺，宋開寶間錢王建，本名資福院。院傍有通元庵、會靈廟，即五龍王祠，開禧元年，趙師異併爲柳洲寺。洲傍有黑亭子灣、呂洞賓祠、集賢亭、上船亭、養魚莊、環碧園、迎光樓、劉氏園，並廢。○上船亭，賈似道建。養魚莊、環碧園，皆楊和王別業，軒、亭皆高宗御書。○迎光樓，張循王別業。○劉氏園，內侍劉玉外宅。

出錢唐門，瀕湖爲玉蓮堂，折而北，爲來鶴樓。

玉蓮堂舊在府治中，宋時，安撫魏克愚徙建于此。都人競渡湖中，以此爲奪標之所，久廢。皇明嘉靖二十一年，按察僉事劉望之欲建賓館于此，問名于汝成，汝成爲陳故實，且曰：『興滅闡幽，以無忘前人，復其名爲玉蓮堂，何如？』公欣然首肯。乃濬池環門，樹以白荷，甫成，而公以憂去，扁額尚未揭也。俚人但稱月牙公館云。

來鶴樓，邑人張文宿別墅也。嘗爲晉江令，有雅致，寄傲湖山，搆樓湖畔，棟宇經始，有鶴巢焉，遂名來鶴樓。

錢唐門沿城而北，舊有錢武肅王廟、九曲城、菩提院、眞覺院、法濟院、妙因院、寶嚴院、普潤寺、玉壺園、望湖樓、賈府上船亭、謝府新園、擇勝園、隱秀園，並廢。○錢武肅王廟，王名鏐，臨安石鑑鄉人。驍勇有智略，壯而微，販鹽自活。唐僖宗時，王仙芝寇兩浙，命都將董昌討鎮之。鏐屬昌部，平朱直，拒黃巢，斬劉漢宏，累功拜杭州刺史。擒薛朗，破徐福，加防禦使，進蘇、杭等州觀察使。新作杭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亙江干，泊錢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進鎮海軍節度使，封開國公。會董昌反越州，鏐受詔討滅之，進彭城郡王，加中書令，圖形凌烟閣。名其營曰衣錦營，封其山曰衣錦山，改封越王，再改吳王。梁開平初，進封吳越王，築捍海塘，建候潮、通江等門。時江濤怒嚙，命強弩數百射之，濤爲斂卻，遂擊西陵。尋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後唐同光初，賜玉册金印。長興二年卒，年八十三，謚武肅。篤孝，善撫士卒，臨敵勤警，無倦容。嘗中原擾亂，而保鎮疆域，民甚德之。五傳至忠懿王俶，當宋太祖受命時，納土，子孫代爲顯官。○九曲城，有五聖廟，蘇漢臣畫壁。○菩提院，本錢惟演別墅也，捨以爲寺。有白蓮、綠野等堂，碧玉、四觀、拔灝等軒，南漪、迎薰、澄心、涵碧、玉壺、雪穩等亭，後併入昭慶寺。周紫芝菩提小軒晚晴詩：『杭潁雌雄本自殊，淡粧濃抹是吾姝。滿傾瀲玉千鍾酒，來看烘銀百頃湖。白鳥去邊山潑黛，綠蒲疏處雨跳珠。不知好事王摩詰，貌得西山落照無？』○眞覺院，即隱浮庵。○法濟院，舊名觀音院，有明軒、爽軒。○妙因院，即慈光庵。○寶嚴院，俗呼九曲院。○普潤寺，宋淳熙初建，元末燬。○玉壺園，宋理宗時御園也。本鄜王劉錡別業，後屬官家。林亭幽雅，長夏森寒。張輿詩：『林亭絕幽邈，長夏綠雲香。明月出山小，白蓮承露涼，譙鼓樓頭急，吳歈風外長。牖絛玉發內，渾與世相忘。』○望湖樓，在昭慶寺前，錢王所作，一名先得樓。潘閬詩：『望湖樓上立，竟日懶思還。聽水分他界，看雲過別山，孤舟依岸靜，獨鳥向人閑。回首重門閉，蛙聲夕照間。』蘇子瞻詩：『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放生魚鱉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未成小隱成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江山。』王介甫詩：『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祇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謝府新園，故甘氏園也，爲太后別墅，在惠照齋宮西，有道院、村莊、水閣；一碧萬頃、眉壽等堂，湖山清觀、歌涼等亭，備華極蘊。架亭湖中，每元夕，亭、館皆垂水晶簾，放燈，上下暉映，金碧奪目。士女縱觀，往往得遺簪墜珥。元時，元帥夏若水據有之。○擇勝園，在九曲城下，宋秀王別墅。理宗御書『擇勝』、『愛閑』二扁。○隱秀園，劉鄜王別墅。

折而西，過溜水橋，爲昭慶律寺。

溜水橋，洩湖中水以入下湖，可通新河壩。

昭慶律寺，晉天福間，吳越王建，宋乾德二年重修。太平興國三年，建戒壇於寺中，每歲三月三日，海內緇流，雲集於此，推其長老能通五宗諸典者，登壇說法，敷陳具戒，其徒跪而聽

之，名曰受戒，至今行之。天禧初，有圓淨法師，學廬山慧遠，結白蓮社，搢紳之士，與會者二十餘人，遂使孫何爲之記。南渡後，以其地爲策選鋒軍教場，尋復爲寺。元末燬，皇明洪武間重建，成化間燬，雲水僧廣慎復營之。宋陳堯佐詩：『湖邊山影裏，靜景與僧分。一榻坐臨水，片心閑對雲。樹寒時落葉，鷗散忽成羣。莫問紅塵事，林間肯暫聞。』○王元之詩：『夢幻吾身是偶然，勞生四十又三年。任誇西掖吟紅葉，何似東林種白蓮？入定雪龕燈燄直，講經霜殿磬聲圓。謫官不得餘杭郡，空寄高僧結社篇。』

昭慶寺之北，爲慶忌塔。

慶忌塔者，春秋時，吳王闔閭既弒王僚，僚子慶忌奔衞，闔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偃，負風則伏，王詰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從之。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于路，遂如衞，見慶忌，言闔閭無道，願因王子之勇，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浚襲吳。渡江，要離坐於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死，葬于此。其地在宋爲豐儲倉，前有石池，深不可測，宋咸淳六年七月，池水壁立，浮直登木，蕩突久之。或云中有大龜數百年者，故興妖如此。又時有怪物出水，若鐵棺然。

自昭慶寺而西，過石函橋，爲放生亭。

石函橋，唐刺史李泌建，有水閘，泄湖水以入下湖。沿東西馬塍、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白樂天記略云：『北有石函，南有筧，決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其去郡別州民詩云：『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荒年。』

放生亭，在寶石山麓。宋天禧四年，王欽若請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民採捕，郡守王隨爲之記，有碑存焉。慶元四年，趙師𢍰建德生堂、飛泳亭於橋畔，理宗御書，並廢。

又北，過羊坊橋、小溜水橋，爲靈衞廟。

羊坊橋，宋時豢羊之所也，有酒庫、瓦子在焉。其西，爲古柳林。

小溜水橋，俗稱水磨頭，其下爲棕毛場。

靈衞廟，宋建炎三年，金酋完顏宗弼犯臨安，郡守康允之退保赭山，錢唐令朱蹕，鳩鄉兵二千，邀擊之，力戰死。尉將金勝、祝威，復集潰兵，據葛嶺，編竹覆泥，爲大塗以誘賊。賊騎颺至，蹈踐而踣，仆者鱗疊，橫尸山委。金人大駭，遁赤山，得奸細爲導，由南璧入，勝、威被執，死之。郡人感其忠節，以馬革裹尸，駢葬雲洞之右，立祠祀之。後人并以祀蹕。淳祐間，賜廟額曰『靈衞』，至今人稱金祝廟者，從始建意也。每歲七月一日，守臣致祭，蓋金公誕辰云。

石函橋之北，舊有趙郭園、水丘園、梅岡園、聚秀園、錢氏園、張氏園、王氏園、萬花小隱園、竹所、雲洞園、瑤池園、錢唐縣尉司、寶勝院、洞明庵、精進院、延慶院、澄寂院，並廢。○梅岡園者，宋韓蘄王別業也。廣一百三十畝，有樂靜堂、清風軒，皆高宗御書。水閣、梅坡、芙蓉堆，花竹輝映，皆聚景之所，四時可遊。吳立夫花園老卒歌：『蘄王手種紅錦花，十載不掛鐵砭鍜，花園老卒守花樹，睡著花磚聞暮鴉。白頭日盡身無事，古塞沙塵戰餘(六〇)騎，多士如雲足健兒，一奇在腹終憔悴。青銅萬緡滿地光，寶函矯飾賜夷王，宮粧粉黛去酣酒，海貨珠璣(六一)歸座檣。王家舍兒鸚吐舌，御府珊瑚碎飛雪，口猶乳臭卻帳前，鑾鍱一翁嗟棄捐。君不見天下英雄本奴虜，左鼻成龍右鼻虎，頸血淋漓思鼙鼓，史傳沈埋誰比數？花落花開幾風雨？』○雲洞園者，楊和王別業也。培土爲洞，屈曲通行，圖畫雲氣，其傍有麗春臺，青石爲坡，不斵礱齒，春時，令麗人歌舞爲戲，得上坡者受賞。園內有萬景、天全、方壺、瀟碧、天機雲錦、紫翠間、濯纓、五色雲等亭榭，玉龍、玲瓏、金粟、天砌等臺、洞。戶牖輝煌，花木蓊鬱，窮極麗雅。盛時，凡用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二人。洞後有天龍庵，嘉定間，惠開法師建。○瑤池園，中貴呂氏外宅也。池週二里，植菱芰，池側有寶勝院。○錢唐縣尉司，相傳爲王子高故居，宋隆興間建。時宇內承平，茲邑特繁麗，仁宗嘗覽西湖圖，歎曰：『眞仙尉也。』遂建眞仙亭。蘇子瞻常率賓僚遊焉，建英遊閣。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芙蕖詩，建詠物樓。○洞明庵，咸淳中，朱端卿捨宅建。○精進院，舊名儲修，晉開運間建。○延慶院，舊名興化寺。○澄寂院，近桃花街口。

過石函橋而西，爲寶石山、崇壽禪寺、寶所塔、壽星石、石屏風、獅子峯、屯霞石、看松臺、落星石、乳泉井、一勺泉、天然圖畫閣。

寶石山，本名巨石山，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錢王封爲壽星寶石山，羅隱爲之記。其下爲寶稷山，山下有乳泉、佛足泉，其絕頂爲寶峯。

崇壽禪寺，吳越王之臣吳延爽者，請東陽善導和尚舍利，建塔於山巔，附以佛廬。宋開寶初，賜額曰崇壽院。洪武初，有高僧慧炬，出家院中，明天台教。時江濤大溢，炬說法，遏浮水止之，賜額以不圮，杭人稱炬菩薩云。

寶所塔，延爽建，九級，尋崩。咸平中，僧永保以日晉募緣，十年始復其舊，目光如故。保有戒行，人呼師叔，遂稱保叔塔也。塔門舊有張即之書『湖山勝槩』四字，今移置淨慈寺閣。元延祐中，院塔俱燬，僧可周建。至正末，又燬，僧慧炬重建，至七級而止。皇明成化間燬，弘

治間，僧可勝重建。一夕，大雷擊死遊僧三人，大蛇一條，重五十觔，腹中白子數十枚。塔漸崩廢。正德九年，僧文鏽重建。又築西方殿於塔後，挹涼亭於山下。嘉靖元年，塔燬；二十二年，僧永果重建。永果，山西人，有戒行，募緣多助，咸稱老山西。又有全眞，號浪滔滔者，亦與協力，故能飾復舊美。錢思復詩：『金刹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江樹晚逾青。鑿屋巖藏雨，黏崖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吹正沈冥。』

壽星石，舊名落星石，錢王改今名。一在塔後；一在看松臺下，各大數十圍，塊然無根，望之如斲。

石屏風、獅子峯，皆以形似名之。石屏風下，舊有石屏院。獅子峯，一名巾子峯，林和靖詩：『巾子山頭烏臼木，微霜未落葉先紅』者是也。

屯霞石，色赭如霞，介立崖畔。

看松臺，去寺左百步所，俯臨巨壑，凌駕松杪。松下有石，圓如隕星，施儒詩：『茲山亦何奇？而喜遊人少，我本烟霞徒，一丘願終老。』王穉詩：『樹蓋珠林勝，花開翠壁妍。淸秋一舒嘯，臺裏著詩仙。』

乳泉井，去看松臺百步所，泉白而甘。

一勺泉，在崇壽院右壁，太僕丞張瑛名之。詩云：『絕頂盤峯秀，蛟龍擁地蓮，塔棲南斗下，僧問劫灰年。鬼斧摧堅石，神功琢湧泉，派疑銀漢瀉，溜訝玉龍穿。沆瀣雲根滿，分明琬琰鐫。一泓通海眼，孤浸立山巔。正正華沈月，渟渟碧蘸天。味翻流乳滑，嵌洩濺珠圓。魚躍金梭見，虹垂寶帶懸。洗甌僧瀹茗，供佛客擎錢。幾許詩脾沁，徒爲俗慮牽，靜焉(六二)仁者學，湛若定心禪。渴想顔瓢飲，酣宜漱石眠，何人識恬淡，終日愛潺湲。莫怪頻來此，煩疴頓覺捐。』

天然圖畫閣，在寺右一勺泉之陽。少師夏公謹詩：『客到西湖上，春遊尙及時。石門深歷險，山閣靜憑危。午寺鳴鐘亂，風湖去舫遲。淸樽歡不極，醉筆更題詩。』

崇壽院前，舊有金牛護法院；巾子峯前，有金輪梵天院，並廢。

寶石山麓，爲大佛禪寺、沁雪泉。

大石佛，舊傳爲秦始皇纜船石。宋宣和中，僧思淨者，嘗兒時見之，作念曰，異日出家，當鐫此石爲佛。及長，爲僧妙行寺，遂鐫石爲半身佛像，飾以黃金，構殿覆之，遂名爲大石佛院。元至元間，院燬，佛像亦剝落。皇明永樂間，僧志琳重建，敕賜爲大佛禪寺。弘治四年，僧永安重修。寺畔有塔，俗稱壺瓶塔，乃元時西河僧所建。張輿詩：『葛仙嶺西大石頭，祖龍東來嘗繫舟，不聞登仙入蓬島，徒見作佛如嘉州。地湧半身雲水繞，山開一面金碧浮，幾回劫火燒不盡，空對湖山飛白鷗。』○吳立夫詩：『手撫一片石，昔爲滄海濆，始皇或繫纜，萬里浩無津。世間本妖妄，何處有仙眞？蓬萊不可到，弱水空飈輪。徐生或云去，方士先避秦，童男雜童女，五穀雜貨珍，島嶼止不返，蛟龍化其民，非惟長年藥，永隔戰馬塵。人君卻未悟，望望轉東巡，山鬼覺將死，海魚祠作神。侯生奉圖籙，讖諫極所陳，驪山閟鳧雁，金椁覺沈淪。惜(六三)茲鑾不還，遺蹟留千春，經營大屋覆，刻斲靑蓮身。漢唐幾英主，覆轍猶爾遵，我恐石有語，神仙多誤人。』

沁雪泉，在佛身右壁，紫陵方思道題。

寺畔，舊有相嚴院、冠勝軒。西有水月園、大吳園、小吳園、嘉澤廟、孫花翁墓，並廢。○相嚴院，晉天福二年，錢氏建。有十三間樓，樓上貯三才佛一尊。蘇子瞻治郡時，常判事於此。○水月園，高宗以賜楊和王存中者，御書『水月』扁。孝宗朝，更賜秀王伯圭。有水月瀛、玉林堂，俯挹澄湖，萬柳成幕，燕遊者多集焉。○嘉澤廟，卽水仙祠，梁大同間建，以奉錢唐湖龍君。錢鏐碑記。宋時，移建於蘇堤。○孫花翁墓，翁名惟信，字季蕃，仕宋光宗時，棄官隱西湖。工爲長短句，好蒔花卉，自號花翁。家徒壁立，無旦夕之儲，彈琴讀書，晏如也。既卒，安撫趙與懃葬之，墓近水仙王廟。仇仁近詩：『水仙分地葬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萬菊有亭今作圃，搖松無子謾留墳。蝸牛負殼黏碑石，老鶴攜雛入隴雲。欲把管絃歌楚些，卻憐度曲不如君。』

又西，爲智果禪寺、參寥泉。

智果寺，舊在孤山，吳越王所建，宋紹興間，徙築於此。先是，蘇子瞻守杭州，與智果院禪師參寥子善，名其所居泉曰參寥泉。寺旣徙北山，有泉適出寺後，好事者仍名參寥泉，以志舊蹟。元末燬。皇明洪武初，僧可群、惠炬重建，其梁題云：『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蓋子瞻手書，自孤山移置者。○張光弼詩：『佳遊在上巳，爲此淸明前。春景已云暮，風光猶未暄。往尋智果寺，覓得參寥泉，景物豈殊昔？人世自更遷。遠哉長公詠，風流想當年。我輩復登臨，化界何因緣？古佛儼香閣，異詮積華軒，境超萬念空，道勝諸妄捐。緬懷此會難，徘徊未云還，申章續芳藻，冀或來者傳。』○吳立夫詩：『古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潔如玉，巖骨旱不枯，舊從參寥鑿，得與蓋壤俱。東坡或茗宴，西嶺猶松竽，人誰問詩侶？世頗笑酪奴，瓦甃縱然在，木瓢知已無。汲水宜汲深，虛心非轆轤，別禪勝別味，俗舌忘醍醐。老僧久不識，香炮冷宿盂，卓哉郡太守，遺像擁眉鬚。閒來

試我酌，霧雨變須臾，倘持金芙蓉，便踏赤鯉魚。』

又西，爲顯功廟。

顯功廟，以祀宋布衣岳琚者。琚，餘唐靈山人。建炎三年十二月，完顏宗弼由獨松關犯杭州，守臣遁於赭山。琚乃捐家貲以充軍餉，推餘唐令朱蹕爲謀主，金、祝二尉爲先鋒，率死士，誘虜由西溪並天竺東來，斬萬嶺，編竹覆泥以陷之。虜後寇城西，琚力戰，死焉。郡人感之，爲請於朝，立祠於此。

又西，爲錦塢、初陽臺、(六四)葛翁井。

錦塢，在寶雲山之東，宋時，此地花卉燦然若錦，故名。

初陽臺，在山巔，葛仙翁修眞時，吸日月精華於此。高朗宜遠眺。清曉烟消，日出海底，烱然奇觀。楊仲弘詩：『彩雲相纂麗，華露共輝娟，在水渾疑墮，當空孰使懸？潛虬精魄動，宿鶴羽毛鮮。寂寂丹臺夜，相從訝得仙。』○『丹臺欲上路盤盤，秋月圓時正好觀。已作高亭凌岞崿，豈辭深夜倚欄干。雲封大壑蛟龍睡，露下蒼林翡翠寒，下顧塵寰悲迫阨，致身何止在雲端』。○張伯雨詩：『初陽臺上新亭好，一曲笙簧石壁開，驚起玄眞狂道士，步虛飛下玉淸臺。』(六五)

葛翁井，去智果寺西南可數十步(六六)，上方下圓，相傳爲(六七)葛稚川投丹之所，今在馬氏園。宣德間，大旱，馬氏(六八)甃而涸之，得石匣一、石瓶四；匣固不可啓，瓶中有丸藥若芡實者(六九)，啗之，絕無臭味，乃棄之。施漁翁獨啗一枚，後年百有六歲。井遂淤(七〇)惡不可食。以匣投之，甘冽如故。張伯雨詩：『一宿葛翁丹井上，化爲蝴蝶夢魂淸。湖田涼蛤四散吠，烟寺曉鐘相遞鳴。孤嶼橫陳爲玉几，初陽煥爛似霞城，挐舟又入水雲去，遲我風篁雪竇聲。』○『葛洪井上訪眞居，一飲丹泉足自如。拂袖莫嫌狂散甚，子非知我我知魚』。

錦塢西，舊有普安院、治平寺、玉淸宮、雲巢樓，並廢。○治平寺，初名錦塢庵，僧法聰建，有烟雲閣。○玉淸宮，宋紹定初建，理宗御書扁；元至正末燬。趙達夫、白珽、鮮于樞聯句二首：『湖田漠漠水禽飛，達夫堤柳斜斜帶夕暉，樞二月江南好天氣，珽初陽臺上愜春衣。樞』『巾子峯頭纜釣船，達夫初陽臺上坐鳴絃，出雲高樹明殘日，珽過雨蒼苔泫細泉。絕俗誰能繼遐躅？樞凌空我欲學飛仙，達夫還家正恐鄉人問，珽化鶴重來知幾年？樞』○雲巢樓，在玉淸宮內。張伯雨詩：『初陽臺上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棲息一枝緣未穩，飛翻千仞奈危何。雨中幕燕雷驚起，峯頂笙鸞月送過，好在丹梯無百尺，屋頭看盡白鷗波。』

又西，爲寶雲山、瑪瑙講寺、後僕夫泉。

瑪瑙講寺，故名瑪瑙寶勝院，在孤山，晉開運三年，錢氏建。宋大中祥符間，高僧智圓重修。紹興間，徙築於此；元末燬，皇明永樂間重建。陟山之巔，石磴數百級，有閣凌空特起，憑眺最勝，俗稱瑪瑙山居者是也。陳綸詩：『雨霽佛屋明，苔逕深曲折，樹搖高露驚，草密暗泉咽。前林或淸磬，烟燈遠欲滅，寄謝塵中人，與君從此別。』

後僕夫泉，元僧芳洲所鑿也。先是，智圓居孤山，有僕夫，藝竹得泉，遂號僕夫泉。後徙寺茲山，藉葛井以汲，寺僧艱之。芳洲鑿地得此，遂名後僕夫泉。

寺西，宋有養樂園、半春園、小隱園、瓊華園、寶雲庵，並廢。○養樂園，賈似道別墅也。內有光祿閣、春雨觀、嘉生堂、生意生物之府。似道旣敗，有人題其壁曰：『老監曾居葛嶺西，遊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算來藍是孤山耐，依舊梅花伴月低。』蓋似道嘗往圃中，有遊騎過門者，輒爲偵事者擒入。有官者黜，有財者籍，其妾兄闚瞰，亦縛投火中。○半春、小隱、瓊華，皆史彌遠別墅也。臺榭工麗，在在殊宜。○寶雲庵，宋乾德二年，吳越王建，名千光王寺。雍熙二年，改今額。寶慶間，爲邳王攢所。元至正末燬。內有靈泉井、月窟、澄心閣、南隱堂、妙思堂。蘇子瞻次寶雲僧仲殊雪中遊湖韻詩：『寶雲樓閣鬧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七一)。閉戶莫教風掃地，捲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又西，爲葛嶺、葛仙翁墓。

葛嶺，上有葛仙翁墓。葛洪，字稚川，晉時人，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好神仙導養之術，見高士郭文舉於大滌山中，覩德而悟道，結廬西湖，修眞著書，號抱朴子。嶺上有甘露泉、梅泉。薩天錫詩：『煉丹仙子渺茫間，一夕乘風去不還，火冷爐頭灰已盡，雲封洞口嶺長閒。千年瑞氣生瑤草，夜半天風響佩環，眞境空明自今古，烟塵依舊隔瀛寰。』○吳立夫登初陽臺謁抱朴子墓詩：『人生擾擾間，頗覺天地窄。我憶抱朴子，高臺睨空碧。初陽出山上，照破萬古石。丹光動鼎鐺(七二)，霧氣浮冠舄，遺書上下卷，道妙或黃白。老衰及病瘦，辛苦爲形役，豈伊鸞鳳姿，終以孤兔宅。尸解本無形，空飛事復蹟？郭君曾有傳，勾漏恍所歷。降子倘可問，稚川特未隔。幽林來魍魎，欽井守蜥蝪，神仙果何人？海嶽長戲劇。世傳老聃死，吾謂方朔躡。盧墳誰所爲？怪樹獨悲激。滿前湖與山，秋色落几席，因茲些爾魂，目送天邊翮。』

嶺上，舊有招賢寺，嶺下，有集芳園、壽星院、善住閣、香月隣、挹秀園、秀野園、趙葵芝墓，並廢。○招賢寺，唐德宗時，郡人吳元卿爲六宮內使，棄官學道，結庵山中。開運三年，錢氏改建爲寺。有尉遲恭井、鑿泉，東坡書扁。白樂天紫陽花詩序云：『招賢寺有山花一樹，色紫

氣香，芳麗可愛，頗類仙物，而人無識者，因以紫陽花名之。』詩云：『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集芳園，故張婉儀別墅也。紹興間，收歸官家，藻飾益麗，有『蟠翠』、『雪香』、『翠巖』、『綺繡』、『挹露』、『玉蕊』、『清勝』諸扁，皆高宗御題。淳祐間，理宗以賜賈似道，改名後樂園。樓閣林泉，幽暢咸極，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迴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逶迤。隧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濱。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邃精妙。前挹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理宗爲書『西湖一曲』、『奇勳』扁，度宗爲書『秋壑』、『遂初』、『容堂』扁。又有初陽精舍、警室、熙然臺、無邊風月、見天地心、琳琊、步歸舟、甘露井諸勝。元大德初，僧滿月即其址建福地院，趙子昂爲之記。至正末燬。林景熙詩：『當年構華居，權燄傾衡霍。地力窮斧斤，天章煥丹臒，花石擬平泉，川途致茲壑。唯聞丞相嗔(十三)，那後天下樂？我來陵谷餘，山意已蕭索。蒼生墮巔崖，國破身誰託？空悲上蔡犬，不返華亭鶴。丈夫保勳名，風采照麟閣。胡爲一聲鈺，聚鐵鑄此錯，回首草萊碑，荒烟掩餘作。』○壽星院，有盃泉、靈泉、寒碧軒、此君軒、平秀軒、垂雲亭、明遠堂。其上有閣曰江湖偉觀，安撫趙與憲建。蘇子瞻守杭日，常遊焉，入門，即悟前身曾到，歷言院後殿閣山石之名，無一遺謬，故湖中詩詠，於此居多。其次周長官韻詩：『瑠璃百頃水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疏松敧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華，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寒碧軒詩：『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垂雲亭，僧清順作。子瞻詩云：『江山雖有餘，亭榭苦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惜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路窮朱闌出，山破石壁狠，海門浸坤軸，湖尾抱雲巘。葱葱城郭麗，淡淡烟村遠，紛紛烏鵲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獲，微景收昔遁，道人眞古人，嘯詠慕嵇阮。空齋臥蒲褐，芒屨每自捆，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澀旋鋤墾，從君覓佳句，咀嚼廢朝飲。』○此君軒詩：『臥聽謖謖碎龍鱗，俯看蒼蒼玉立身，一舸鴟夷江海去，尙餘君子六千人。』○車玉峯明遠堂詩：『十年不向此凭闌，景象依然一望間。龍歷吐雲天入水，樓臺倒影日銜山。僧于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未是閒，孤鶴似尋和靖宅，盤空飛下復飛還。』○朱繼芳江湖偉觀詩：『吳山表裏水爲池，百有餘年壯帝居，天目遠將雙鳳落，海門近拱六龍飛。胥濤白雪生秋思，太乙紅雲駐夕暉，江上沙鷗湖上舫，柳邊風裏雨依依。』○善住閣，運使畢拱捨宅建。有山中四時亭、安樂窩。○香月隣、廬瑩中園，後併於似道。○挹秀園，楊駙馬別墅。○秀野園，劉鄜王琦(十四)別墅，有四并堂。○趙紫芝墓，趙師秀，温州人，工詩，有集，卒，葬於此。劉後村弔詩，有『壺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之句，蓋亦宕逸之士也。

其前，爲四聖延祥觀、竹閣。

四聖延祥觀，舊在孤山，宋高宗爲康王時，常使于金，夜見四巨人執仗衛行，詢之方士，云：『紫微有大將四，名曰天蓬、天猷、翊聖、眞武。』王心異之。及即位，乃建觀祀之，即今六一泉地是也。元初，楊璉眞伽改于武林門外，至正間，再遷葛嶺。

竹閣，舊在孤山寺中，白樂天所作，杭人因以祀公。宋時，徙建於北山報恩院，故稱竹閣寺。黃宜山詩：『移自孤山占此山，荒涼老屋萬琅玕，櫻桃楊柳空花夢，千古清風滿閣寒。』今其地爲杭妓沈氏園，嘉靖二十四年，沈氏坐法當籍，太守陳公一貫欲改祠宇，以祀楊公孟瑛，士論以妓室不可棲郡長，陳公患之。時客有說公者曰：『何不還以祀白公也？白公守杭時，勸民歛政，操履清白，然雅好聲妓，去郡數載，猶有沈紅旣綠之思，故其詩云：「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意趣所鍾，生死一致，奉以妥神，似無不可，況又仍其故地乎？』陳公然之，遂扁其堂曰『竹閣』，門曰『玄關』，從公詩所謂『無勞別修道，只此是玄關』也。近廢爲六橋草堂，少卿徐江山別業。

又西，爲虎頭巖、嘉德永壽講寺。

虎頭巖，山形突出，若虎頭然。吳越王盛時，望氣者云：『杭州有王氣。』藝祖命鑿之，今斷落矣。巖下，宋有儀王墓、顯明寺。儀王仲湜，宋宗室也，當靖康時，徽欽北狩，六軍欲擁王而立之，王堅拒不從，曰：『自有眞主。』六軍遂約王：『蹤月眞主不出，則王當大位。』王陽許之。未幾，高宗即位於應天，王艱關詣行在，命爲濮王。後常自贊其容曰：『性比山麋，貌同野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薨後，葬於此，其子孫視諸邸(十五)爲盛，人以爲積善之報云。

嘉德永壽講寺，宋理宗時，秦國夫人毛氏者，皇后母也，旣老，結庵於此，就葬焉，即庵爲寺，有芝產墓側，因名芝巖。前有放生池、翔泳堂、幻隱洞、寶粧閣。東有寶嚴院、垂雲亭、借竹軒。西有定業院、環峯堂、雙夢軒、神仙宮、靈耀觀，並廢。白廷玉翔泳堂酒中詩：『環醉度得雪兒歌，濃墨斜書碧玉柯，醉折芙蓉薰酒盞，裏湖涼似外湖多。』

又西，爲鳳林禪寺、君子泉。

鳳林寺，俗呼喜鵲寺，唐長慶初，禪師圓修居此，四十餘年，棲息松上，有鵲構巢其傍，人遂呼

爲烏窠禪師。白樂天守杭州時，常往參之，曰：『大師居處甚險。』禪師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禪師曰：『心火相搆，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宣德間，僧如月重建，敕名鳳林寺，圓修骨塔存焉。僧來復詩：『寶網金幢變劫灰，鬃曇寺裏盡蒿萊。烏窠無樹山鸎泣，不見談禪太傅來。』

君子泉，本在定業院中，亦烏窠禪師道場也。院廢而泉湮，後人遂勒石于此，寒冽而深，會爲方沼，可冰鮮焉。

寺右，舊有快活園、水竹院落、仁壽庵，並廢。○快活園，趙婉容別墅。○水竹院落，買似道離亭，在西泠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波光萬頃，與闌檻相値，騁快絕倫。內有奎文閣、秋水觀、思刻亭。

西湖遊覽志第九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葛嶺之西，爲履泰山、棲霞嶺、桃溪、棲霞洞、紫雲洞、牛皐墓、妙智庵。

棲霞嶺上，桃花爛熳，色如凝霞。其北有古劍關，蓋左寶雲，右仙姑，兩〔六〕山夾峙，若劍門然，宋立巡司于此。有水一道，名桃溪，經岳墳前入湖。嶺西，爲烏石塢。

棲霞洞，在妙智庵左，地多怪石，隱翳榛莽中，賈似道望而異之，命施畚臿，倏見奇邃，乃扶藏剔幽爲亭，曰鏘、曰鎗〔七〕俗。入其中，窅然如夏屋，雙石相倚爲門〔八〕闕。風從南來，谽谺而出，寒骨淒神，不可久竚，故暑遊最勝。石甃小臺，突然坎中，銜二石，下達於坻，仰覷左竇，四五通明，大者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頃者，惡僧以遊人之多，塞兌垢徑，僅餘丈尺耳。

紫雲洞，在嶺巔，去妙智庵數百步許，倚空如懸，陰涼徹骨。

牛皐墓，在劍門關畔。皐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爲岳武穆部將，累立戰功，轉寧國軍承宣使。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亟歸，語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卽死無恨。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皐云。景定初，追封輔文侯。

妙智庵，卽牛皐香火院，嶺北有金鼓洞，昔人伐石其間，聞金鼓下作，乃止。

嶺下，有處士仇仁近、員外郎張光弼墓，並廢。〇仁近名遠，錢唐人，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元初，辟溧陽州學正，未幾，隱去。工詩文，所著有山村集。洪武初，祠於府學鄉賢祠。錢思復挽詩：『詩窮八十年，江海正淒然。玉臺鳳生頰，青山雪滿巓，門牆張籍俊，墓表孟郊賢。出處人皆識，哀歌徹九泉。』張仲舉詩：『前輩凋零盡，南陽有古阡，詩應傳四海，酒不到黃泉。槐國眞成夢，桃園亦是仙，松根一掬淚，慘淡墮風烟。』〇張光弼，廬陵人，仕元爲浙省左司員外郎。罷官，居花市，遨遊湖山，累月不返。有詩名，所著有左司集。其詩云：『但教懷抱能傾倒，莫向樽罍計有無。不爲防僧三竺寺，肯乘烟艇過西湖。』『酒館湖船盡有名，玉杯時得肆閒情，至今人號張員外，不是看花不入城。』

嶺下，爲岳武穆王墓、翊忠祠、分屍檜、流芳亭。

岳武穆王墓，王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毅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宋高宗時，以戰伐功，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慮欽宗之返而擠己也，陽獎而陰懷之。丞相秦檜，揣知帝旨，遂力主和議。會兀朮寇拱亳，詔飛往援，金人大敗，追及朱仙鎮，中原響應，謂其部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欲劃淮以北棄之，仍詔張俊、楊沂中先歸。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師。飛憤惋泣，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壞于一旦矣。』明年，兀朮寇淮西，張俊畏敵，不敢進，詔飛往援，兀朮遁。俊忌之，飛遂力請解兵柄。會兀朮遺檜書，言飛不死，和議終不成。檜乃諷臺臣何鑄、羅汝楫等，交章論飛，言金人攻淮西，飛至舒、蘄而不進，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張俊又劫王俊，誣飛令張憲、岳雲通書協謀，冀以兵柄還飛。檜遣使捕飛父子下獄，令諫議大夫万俟卨鞫成之。會歲暮，獄無佐證。檜一日獨居書室，食柑玩皮，若有思者。其妻王氏竊笑曰：『老漢一何無決，擒虎易，縱虎難也。』檜犁然當心，致片紙獄中，卽日報飛死矣。蓋搯殺之，年三十九。雲、憲皆棄市。獄卒隗順，負飛屍踰城，至九曲叢祠，潛瘗之，以玉環殉，樹雙橘識焉。紹興末，金人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訟飛冤，詔還飛宗屬徙邊者。孝宗時〔九〕，詔復飛官，諡武穆，改葬棲霞嶺，雲祔其傍。廢智果院爲祠，賜額曰褒忠衍福寺。墓上之木皆南向，蓋英靈之感也。嘉定四年，封鄂王。宋亡，寺廢。王之六世孫在江州者，名士迪，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之。未幾，復廢。至元間，天台僧可觀者，訴于官，鄭明德爲作疏語云：『竊念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略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忘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鐘，長爲擊冤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祀田，墮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遂頹廟貌。鵑夜啼拱木，鄉閭春閉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世狂子野僧，挽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冀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爲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杭州經歷李全，慨然重興之。廟塑王像，以其子雲、雷、震、霖、靄祔焉。後作燕寢，像王父母及王夫人，與王之女號銀瓶娘子者，尋燬〔一〇〕。雲，飛養子也，每立奇功，飛輒隱之。能握鐵椎重八十斤，死年二十三。霖子珂，嘉定間，作『籲天辨誣錄』、『天定錄』、『桯史』、『金陀粹編』，飛事益白。廟中有石刻飛詩詞二首，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其詞云：『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

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皇明初，勅建其祠，有司春秋致祭。弘治間，參政周木，得其裔孫於衢州，召令世守之。太監麥秀，重建殿寢，雲所用鐵鎗猶存。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鑄銅爲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露臺。十二年，太監王堂，塑王父母妻子女諸像，扁曰一門忠孝。古今弔其墓者，詩已成集，略掇其著者。葉紹翁詩：『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林弓寮詩：『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苔雨樓牆暗，花風廟路香，沈思百年事，揮淚對斜陽。』○趙子昂詩：『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詩：『莫向中原歎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庭忽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尙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潘子素詩：『海門寒日澹無暉，偃月堂深晝漏遲，萬竈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詩：『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蒙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徐孟岳詩：『董大王歸事已離，岳將軍死勢尤危。直教萬歲山頭雀，去逐黃龍塞上旗。飲馬徒聞腥鞏洛，洗兵無復望條支。湖邊一把摧殘骨，蓋世功名百世悲。』○高季迪詩：『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尙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霧中。』○陶九成詩：『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裘奧凰〔八一〕，空山日落叫駒〔八二〕鵑。運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偸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臨征轍，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眞〔八三〕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嗚乎竟死姦邪手，顛沛誰爲社稷憂？黯黯冤魂遊狴犴，紛紛雨淚泣貔貅，唯餘滿地萇弘血，不見中流祖逖舟。氛埜已塵金匼匝，冕旒終換鐵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尙知朝禹穴，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田起廢憐僧寺，移檄褒嘉賴省侯。聖世卽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

翊忠祠，以祀劉允升、施全者。允升，建州布衣士也，聞岳武穆王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冤，秦檜大怒，下棘寺論死。全，殿前司小校也，憤秦檜主和議誤國，挾刃刺之，不中，被擒，磔於市。弘治二年，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建祠祀之。四年，按察使楊峻、副使吳伯通等，重拓大之，題其祠曰翊忠。

分屍檜，在墓前。天順間，杭州同知馬偉鋸而植之，首尾異處，以示磔屍狀，至今猶活。前有石壁，書『盡忠報國』四字，每字方五尺餘。

流芳亭，在墓西，有石刻王像存焉。其贊曰：『惟武穆王，天錫勇智，氣吞強胡，力扶宋季。桓桓師旅，元戎是寄，行將恢復，遭讒所忌。生旣無怍，死亦何愧？萬古長存，惟忠與義。』

祠之後，爲塔帶塢、黃龍洞、護國仁王禪寺。

護國仁王禪寺，宋淳祐間，經略花園使孟珙建。自其趾斗折而上，有洞谽谺，深杳莫測，水泉紺凜，旱不縮而潦不盈，有龍居焉。故老相傳，每夏雨初霽時，常有神物蜿蜒臥松上，其氣茀茀然而黃，蓋黃龍也，故世號黃龍洞。珙旣建仁王寺，幷作龍祠，延高僧慧開居之。屬歲又旱，理宗召慧開祈雨，退而默坐。帝遣內侍問之，對曰：『寂然不動，感而後通。』旣而大雨。自是無雨輒禱，禱輒應，遂封黃龍爲靈濟侯，賜祠額曰護國龍祠。元至正燬。洪武初，僧福吉重建。其東有黃山橋，塢內有天龍庵、永安院、西塔宮，並廢。

又西，爲淨性禪寺。

淨性寺，宋乾德五年，吳越王建，名淨心院。大中祥符間，改今額。元末燬，國初重建。傍有青衣橋。

履泰山之西，爲仙姑山、張憲墓。

仙姑山之西，東山衖口，可通古蕩、西溪，靈隱山脈，至此少伏，若斷而連。其傍有梯花衖，舊有淨勝院，俗稱昇仙宮，宋時，女僧妙濟建。高宗嘗臨觀焉，有御愛松，院側，有乾、溼水洞。

張憲墓。憲，岳武穆愛將也，累立戰功。紹興十年，兀朮頓兵臨潁，憲破其兵，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班師，憲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卒無人應。張俊乃自爲狀，付姦人王俊，妄言憲與岳雲通書，謀還飛兵權。張俊親行鞫鍊，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乃手具獄詞，告成于檜，憲坐死，葬于此。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元總管夏思忠爲立石，表其墓，尋廢。皇明正德十二年，布衣王天祐發地，得碣石，乃崇封焉。知府梁材爲建廟宇，修撰唐皋爲之記。

山麓，舊有沖虛觀、福壽觀、妙明院、傳經院、淨元觀、菊洲園，並廢。○沖虛觀，宋寧宗時，宮人張氏爲尼，建此。○福壽院，乃旌德寺之子院也，有寧宗御書『桂堂』二字。○菊洲園，寥壁中別墅，有花香竹色、太平相在、世綵、愛君子，習說等亭。

仙姑山之西，爲青芝塢、玉泉諸寺。

青芝塢，有五色土雜銀星者，嘗産青芝，從石板巷入。南宋駐蹕，繞湖皆市廛也，故有巷名。其前爲佛牙塢。

玉泉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超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龍王祠。晉天福三年，始建淨空院于泉左，宋理宗書『玉泉淨空院』額以榜之。祠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畜五色魚數十頭，遊泳如畫。其泉溉田千頃，近者曰鮑家田，吳越相鮑慶臣采地也。皇明宣德間，置白紙局，就池造紙，溷濁久之，局廢，而泉復冽矣。旁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粉投之，亦成綠色。白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閑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何人。』○吳康靜過鮑家田詩：『搖蒗家家酒，扶犁處處村，草深迷井口，樵密擁籮根。綠水明秧本，青山失燒痕，多應忌盤事，長客掩柴門。』

塢內，舊有慈聖院、普向院、竹所院、天濟宮、常清宮、南禪資福尼寺、顯忠寺、顯嚴寺、報德寺，並廢。○慈聖院，有呂公池，宋乾道間，高僧能會池上縛庵，取水咒之，以施病者，輒愈，遂號聖水池。○普向院，宋紹興間，殿帥楊存中請以鮑家田爲殿司諸軍葬所，建院守之，尋加『慇忠資福普向』之額。○天濟宮，宋時道士沈師謙建。○常清宮，宋沂王功德院。○南禪資福院，宋紹興初，開封尼惠果從駕建。累朝內宮施捨，殿宇甚盛。○顯忠寺，宋內侍羅彝香火。

其後，爲靈峯禪寺。

靈峯寺，故名鷲峯禪院，晉開運間，吳越王建。延伏虎光禪師居之，捨田數千畝，度僧數百。宋治平間，改賜今額。俗傳爲唐時裴休墓院者，非也。寺內有翠微閣、眠雲堂、洗鉢池，幽僻岑寂，遊人罕至。天陰月黑，時聞俁魎悲嘯林間，近有築墳其傍者，穴地丈餘，得甕缶，畜磨墨物若髑髏類者，蓋兵燹之餘也。前朝居民稠密，湖山殆無隙地云。

又北，爲法華山、秦亭山、方井、佛慧禪寺、智勝庵、東嶽廟。

法華山，去靈隱山後可里許，去北十里爲西溪。秦亭則法華之分脈也，俗訛爲蜻蜓山。

方井，在桃源嶺下，徑六尺，深一仞許，井上有亭，米元章書扁，久廢。正德十年，里人王槐重建，進士鄧鑾記。

佛慧禪寺，晉天福中建。○智勝庵，皇明弘治間建。○東嶽廟，宋時建。

青芝塢西南，爲慶化山、水竹塢、神霄雷院。

水竹塢，宋爲步司前軍寨，其傍有宋殿撰周杞墓。杞，處州人，建炎三年，知常州，值苗劉之亂，杞倡義勤王，以功除右文殿修撰，卒，葬于此。其兄格，建炎初，爲浙西提刑，死於陳通之亂，贈龍圖閣學士，敕葬於北(高)山。兄弟忠義，名震一時云。

神霄雷院，宋咸淳間，羽士陳崇眞者，自閩來，卜居于此，善雷法，因敕建雷院以居之，賜號沖素眞人。六月二十四日，郡人雲集，設醮捨資，至今不廢。

西湖遊覽志第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仙姑山之西南，爲駝𪩘嶺。過行春橋，入九里松。

駝𪩘嶺，一名駝苑嶺，有濟王墓。濟王竑者，寧宗長子也。先是，寧宗選教宗子，得太祖十世孫昀，以嗣沂王。濟王與史彌遠有隙，彌遠日媒孽於寧宗，屬意於昀，後寧宗崩，彌遠比周楊后，矯詔立昀爲帝，是爲理宗。濟王出居湖州，太湖賊潘壬、潘丙劫（옹）濟王，謀立之。濟王不從，率州兵擊賊，變聞，彌遠稱詔殺濟王。人多冤之。尋乃見祟，詔復王官爵。景定五年，敕葬於此。

行春橋，宋時爲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廝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雁門馬氏，葬橫衢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其定數如此。始知行春橋，乃橫衢橋也。又西，有小行春橋，乃九里松徑。其南，爲黃泥嶺，可達南山。又西，爲唐家衕、馬家衕。

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植松以達靈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宋有一字門，吳說書『九里松』三字，高宗欲易己書，以翻覆湖山，命筆數十幅，歎曰：『無以易說所書也。』遂以金飾舊額，重揭之，今亡。余闕賦九里松送吳左丞詩：『結驃向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直渡小春橋。偃蹇成芝蓋，蕭瑟蔭蘭橈，相逢何所贈？期君保後凋。』○少師夏公謹詩：『百盤雲磴入千峯，飛蓋行穿夾道松。長晝風雷驚虎豹，半空鱗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濃，欲藉丹青圖直幹，恨無章偃得相從。』

九里松傍，舊有麴院、西溪庫、三藏塔、明眞宮、賫德廟、萬壽院、紫芝道院、靈曜觀、崇壽院、昇仙宮、香林園、斑衣園、朱弁墓，並廢。○麴院，宋時取金沙磵之水造麴，以釀官酒，其地多荷花，世稱『麴院風荷』是也。○西溪庫，沽酒之所。○三藏塔，在臙脂嶺下，土色甚赤，故名。○明眞宮，宋嘉定中建，寧宗書扁。○賫德廟，在唐家衕口，有嘉容貴妃墓。○萬壽院，在瑞岡塢南山，白雲宗建。○紫芝道院，道士陳崇眞建。○靈曜觀，在駝苑嶺下。○崇壽院，張淑妃香火院。○斑衣園，韓世忠別墅。○朱弁墓，弁，徽州人，紹興初授官，副王倫使虜，見執。附表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覽之流涕。後歸，卒，葬於此。

折而南，爲仙芝嶺，普福講寺，萬翁井。

仙芝嶺，俗稱臙脂嶺，下有瑞岡塢、鷄子塢、香樂磵、綠筠坡。自北而南，可達小麥嶺。

普福講寺，宋咸淳間，天台僧朋礪募貴戚鮑氏建，凡八年始成，穹殿傑閣，諸刹罕倫，飯僧至三千人。家之巽爲記，元時，趙子昂書額。國初猶盛，今寥落將滅矣。寺內有芝雲臺。鄧文原寄住持無公詩：『淨土談玄屢欬屏，平生我亦悟毘尼。天台道在毘陵記，廬阜神交惠遠師。度嶺口雲飛錫處，散花清晝說經時，西南峯下龍泓路，曾記山房舊賦詩。』

萬翁井，亦稚川遺蹟，有無尾螺螄。

寺西，舊有圓覺天台教寺，自唐開山，爲修證了義法師塔院。宋南渡後重建，高宗書『天申萬壽圓覺寺』額以賜。時有僧守璋，能詩，所著有柿園集。高宗嘗書其曉春一絕云：『草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復親書圓覺經及製二詩賜之，詩云：『古寺春山靑更妍，長松修竹翠含烟。汲泉擬欲增茶興，暫就僧房借榻眠。』『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圓覺何曾覺，但見盧勞盡日狂。』寺有歸雲堂、三昧正受（수）閣，理宗御書『清涼覺地』，元至正燬。○宋吳實饌詩：『梵室飄香隔竹開，壁間舊賜爛奎文，山深翠輦經行處，猶臥從龍說片雲。』○元鄧文原詩：『大圓覺境清涼地，舉闡毘盧貝藏開，飛賜不妨隨鶴下，蟠桃曾見有龍來。相逢定性三生路，盡了塵心萬劫灰。憶我初年慕蟬蛻，石橋烟雨過天台。』

又西，爲黑觀音堂。

黑觀音堂，在集慶寺之東，俗傳弘治間，太監張慶，遊山至此，見靑衣女子衝過，匿入此庵，索之不得，見座中黑漆觀音，禮拜而去，自此香火遂盛。此褻瀆之說也。不知觀音男子女相者也，豈眞女子哉？白玉蟾觀音像贊云：『柳絮多頭緒，桃花好面皮，夫是之謂誰？東海比丘尼。』又云：『頂戴彌陀呈醜拙，手持楊柳惹塵埃，縱饒入得三摩地，當甚街頭破草鞋。』夫以觀音爲比丘尼，亦取其女相而云然爾。

又西，爲集慶山、顯慈集慶講寺。

集慶講寺，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貴妃閻氏建爲功德院。閻氏，鄞縣人，明豔絕倫，後宮爲之奪寵。寺額皆御書，巧麗冠於諸刹。經始之辰，內司分市材木於郡縣，旁緣爲姦，望靑採斫，鞭笞追逮，雞犬不寧，雖勳臣舊輔之墓，皆不得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臥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廈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漸隆，雖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于法堂鼓上，得大字一聯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於是

行下天府，緝捕其人，終不得。有三池、九井、月桂亭、金波池，並廢。猶存理宗御容一軸，燕遊圖一軸。仇仁近詩：『平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顧凱禮留金粟影，杜陵忍賦玉華詩。旋烹紫筍猶含籜，自摘靑茶未展旗。聽徹洞簫淸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又西南，過合澗橋，爲飛來峯、龍泓洞、靑林洞、玉乳洞、射旭洞、靈鷲塔。

合澗橋，在飛來峯路口，北澗自靈隱而下，南澗自天竺而下，合流於此，號曰鍰源。唐時有靈隱天竺，寺門袁居中所書白樂天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張光弼詩：『兩澗何年合？一橋終日閒。桃花逐流水，未覺是人間。』

飛來峯，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間，蓋支龍之秀演者，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靑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蕤，蒙羃聯絡，冬夏常靑。烟、雨、雪、月，四景尤佳。其下巖扃窈窕，屈曲通明，壁間布鐫佛像，皆元浮屠楊璉眞伽所爲也。晉咸和元年，西僧慧理登而歎曰：『此乃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仙靈隱窟，今復爾否？』因樹錫結庵，名曰靈隱，命其峯曰飛來。支分而回拱者，曰靈鷲、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花，盤礴照曜，爭奇而競秀，乳泚冷冷，大旱不秘。僧慧洪詩：『意行忽出門，欲留聊執杖。驀聞飛來峯，巋然眉睫上。氣勢欲翔舞，秀色無千嶂。萬物皆我造，何從有來往？大千等毫末，古今歸俯仰。心知目所見，皆卽自幻妄。如窺鏡中容，容豈他人像？頗怪胡阿師，乃作去來相。此意果是非，一笑聲輒放，但復臨冷泉，舉手弄淸漲。』○陳剛中詩：『寒峯插天出，玲瓏萬菡萏，微風起松際，怪石勢搖撼。上有百尺松，幽花綴紅糝，野猿忽躍去，摘下露千點。回首冷泉亭，天鏡光瀲瀲。遊姬長眉靑，嬌童兩髻髿。平生山水癖，如人嗜昌歜，對此一壺酒，玉色翻醉臉。路逢老祝髮，絳袍金光閃，茲山信自佳，恨爲緇塵染，畫之且復醉，天竺鼓枕枕。』○林景熙詩：『何年移竺國？秀色發稜層，淸極不知夏，虛中欲悟僧。樹幽嵐氣重，泉落乳花凝，猶憶烹茶處，閒來話葛藤。』○尹仲明詩：『湖山獨愛鷲來峯，孤猿長嘯寒烟中。丹霞赤壁藏梵宇，布被草屨來仙翁。松根詰曲絡山骨，水光雲氣相冥濛。流泉來自天竺國，攫奪造化閑鴻蒙。吾意此語特虛幻，豈有重濁能淩空？山川大地太始莫，何假移掇迷西東。詩人好奇故靈覆，眩惑千古欺盲聾，是耶非耶姑勿論，且坐挹此亭間風。』

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底可通浙東，有探乳石者入之，聞江濤浪浪然，櫓聲聒耳。壁間有蔣之奇篆書，賈似道、廖瑩中等題名。唐咸通中，有高士丁飛者，字翰之，居洞中，蘋膏採藥，力田自給。年七十二矣，操梗缶斤斲，陟峻如飛。嘗月夜登巖鼓琴，流淙協奏，天籟淒冷，往往致鸞鶴之翔集。

靑林洞，一名理公巖，广〔穴〕屏深杳，寒粟侵肌，暑遊最快。

玉乳、射旭二洞，宛轉通明，懸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徑可陟山頂，壁間題刻甚多，苔蘚侵蝕，漶漫不可辨識。奇石壘疊，若鏤若刻，信天巧所爲，非人力也。

靈鷲塔，一名理公塔，在龍泓洞口，蓋慧理遺蹟也。

過回龍橋，爲石門澗、冷泉亭。

回龍橋，在龍泓洞之左。

石門澗，卽冷泉所經，一名靈隱浦。楊蟠詩云：『有靈何所隱？深浦老蒹葭。漁父一舟泊，卻疑秋漢槎。』蓋先時澗浦深廣，可以通舟。宋紹興間，有善堪輿之術者言：『靈隱，火山也，得水可以禳災。』乃建石閘以蓄澗水。皇明弘治十三年，山水橫發，閘崩而澗淤，寺亦頹廢云。○澗傍，舊有連巖棧、伏虎棧，皆爲楊髡鑿爲佛像，醜怪刺目，無復天成之趣。澗中有臥龍石，慈雲法師種松其上，今松旣不存，而石亦埋沒，陵谷變遷，亦可慨也。白樂天石門澗詩：『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蹟。時逢山水秋，淸暉如古昔。嘗聞慧遠輩，題詩此巖壁，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覓。蕭疎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陸務觀冷泉放閘詩：『泉聲飛出閘，委迤綠陰間，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鼓疑石墜，水定見魚還。誰得同龜鶴？遊吟半日閒。』○周紫芝詩：『呼猿洞口水濺濺，忽見奔流下九天，乞得少陵三峽句，爲君題作倒流泉。』○『萬里西興浦口潮，浪花眞似海門高。誰將一夜山中雨，換作三江八月濤。』

冷泉亭，唐刺史元藇建，舊在水中，今依澗而立。冷泉二字，乃白樂天所書，亭字乃蘇子瞻續書，今亦亡矣。今扁，盱江左贊隸書。白樂天記略云：『東南山水，餘杭爲最。就郡則靈隱寺爲最，就寺則冷泉亭爲最。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氣血。夏之日，風冷泉渟，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幽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先是，領郡者相里君作虛白亭，韓僕射皐作候仙亭，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右司郎中元藇最後作此亭。五亭相望，如指之列，佳境殫矣，雖有敏心巧目，復何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又留題天竺、靈隱兩寺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

桂落，醉爲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蘇子瞻送唐林夫詩：『靈隱寺前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我在錢唐百六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就靈隱居，葛衣草屨隨僧蔬，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曾既明詩：『朱簷日靜軒窗冷，碧嶂雲低草樹香。山影倒沈波底月，夜闌相對寫寒光。』○張興詩：『小朵峯巒擁翠華，倚雲樓閣是僧家。憑欄盡日無人語，濯足寒泉數落花。』○林丹山詩：『一泓清可浸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趙師秀冷泉夜坐詩云：『眾境碧沈沈，前峯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清靜無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

靈隱山、北高峯、靈隱禪寺。

靈隱山，去城四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靈苑、曰仙居、曰武林，俗稱西山。其山起歙，出睦，跨富春，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于錢唐。如引兩臂，南垂臙脂嶺，北垂駝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高峯之東曰屏風嶺，又東曰駝峴嶺。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西曰石筝，又西曰楊梅、石門，又西曰西源，亦曰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巋然者，曰白猿。左出白猿之前者，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八九)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臙脂嶺；白猿之西，曰獅子峯；又西，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曰中印；中印之前，曰無碍；又前，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稱雞籠者，訛也。稽留之西，曰蓮花；有巖，曰玉女。蓮花之東，曰飛來，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巖洞，曰龍泓、曰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南澗自合澗橋迴流至白雲峯之下，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脊橋迴流至西源峯之下，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木也。南澗之源，出自白雲峯而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經合澗橋。北澗之源，出自西源峯而東注，過騰雲塢，偪楓樹塢，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西塢，渫渟于洗耳潭，潴于渦渚東峽，亦曰暖泉，瀲灩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潛激于龍脊橋，東經合澗橋，又東二里過行春橋，出靈隱浦，入西湖，謂之錢源。泉之南出者七，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聽明、曰倚錫。月桂在天竺寺之右，伏犀在飛來峯之巔，其餘皆出支塢。泉之北出者九，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筝、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曰彌陀、曰騰雲。惟冷泉在澗壖，其餘皆出支塢。

北高峯，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上有華光廟，以奉五顯之神。山半有馬明王廟，春月，祈蠶者咸往焉。浮屠七層，唐天寶中建，會昌中燬，錢王修復之，宋咸淳七年復燬。羣山屏列，湖水鏡淨，雲光倒垂，萬象在下。漁舟歌舫，若鷗鳧出沒烟波，遠而益微，僅覩其影。西望羅刹江，若匹練新濯，遙接海色(九〇)，茫茫無際。郡城正值江湖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草木雲蓊，鬱鬱蔥蔥，悉歸眉睫。山頂舊有望海閣，今廢。蘇子瞻詩：『言遊高峯塔，蓐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暝，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覩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藜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彷徨，贈別留匹布，今歲天蚤霜。』○鄭林詩：『捫蘿百折上嶙峋，世界凡仙到此分。小朵岳遙來異域，孤撐天柱入層雲，江湖俯看杯中瀉，鐘磬回從地底聞。借問須彌在何處，老僧留客且論文。』○姚肇和詩：『高峯千仞玉嶙峋，石磴躋攀翠靄分，一路松聲長帶雨，半空嵐氣總成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蘇內翰，登臨處處有遺文。』

靈隱禪寺，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門扁曰『絕勝覺場』，相傳葛洪所書，或云宋之問書。寺有石塔四，皆吳越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靈隱禪寺。元至大元年，僧慈照重修覺皇殿，至正間燬。國初重建，改靈隱寺。宣德間，僧曇贊建三門、面壁軒。良玠建佛殿，殿中有拜石，長丈餘，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如畫。正統間，玹理建直指堂，堂扁故張即之書也。舊有百尺彌勒閣、蓮峯堂、千佛殿、延賓水閣、望海閣、巢雲亭、見山亭、白雲庵、松源庵，及宋理宗御書『覺王寶殿』、『妙莊嚴域』，並廢。宋之問詩：『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張祜詩：『峯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烟。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澗石點苔鮮。好是呼猿久，西巖深響連。』○賈島詩：『峯前峯後寺新秋，絕頂高窗見沃洲。人在定中聞蟋蟀(九一)，鶴於棲處掛獼猴。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林逋同運使遊靈隱詩：『山堂氣相合，旦暮生秋陰。松門韻虛籟，錚若鳴瑤琴。舉目羣狀動，傾耳百慮沈，按部既優游，此時振衣襟。泓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飄颻白猿聲，答我雅正吟。經臺復丹井，捫蘿嘗徧臨，

鶴蓋青霞映，玉趾蒼苔侵。溫顏照槁木，眞性訴幽禽，所以仁惠政，及物一何深。瀨翰嶙峋壁，返駕栴檀林，回瞻窣堵峯，天半千萬尋。』○子瞻和李杞留題靈隱寺方丈詩：『君不見，錢唐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箠呼。四方宦遊散其孥，宮闕留與閒人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木百丈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六二)海圖。淸風時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六三)蘧。歸時棲鴉正畢逋，孤烟落日不可摹。』○王鎭成詩：『路入西山窈復深，法筵應有聖僧臨。兩峯塔影天垂蓋，千佛林光地布金。牛畓倘逢圓澤語，龍宮還見閬仙吟，空中更上棲雲洞，水樂泠泠奏八音。』○少師夏公謹和楊邃老詩：『捫蘿詰曲歷崔嵬(六四)，玉削芙蓉面面開。白日老僧初出定，中春有客到山來。林深祇樹雲霞遶，地迥諸天日月迴，世上宰官元是佛，洞門猿鶴莫驚猜。』○少師嚴中望自西湖入靈竺詩：『蘇橋初進艇，靈峯忽振衣。三竺開丹鷲，諸天在翠微。澗水浮花片，松磴鎖烟霏。屈折巖扉到，蕭條苔徑歸。藉草還留酌，聞香頓息機。』

山畔，舊有隱居堂、思眞堂、夢謝亭、紫薇亭、翠微亭、蟄雷亭、瀑雷樸、盧白亭、觀風亭、候仙亭、見山亭、靈鷲寺、無垢院、處士徐爽墓、鐵舌庵、海峯庵、無著禪師塔、煖泉、醴泉、臥犀泉、蕭公泉，並廢。○隱居堂，後漢陸瑋(六五)建。瑋字文該，隱居茲山，學易，聞淮南王劉安及九師象以祀之，又名九師堂。○思眞堂，晉許邁建。○夢謝亭，晉杜明禪師爲謝靈運建。靈運，會稽人，其父舉之，憂不宜畜，乃寄養於杜明。杜明夜夢東南有賢人相訪，翌(六六)日，靈運至，遂建夢謝亭，一名客兒亭。盧元輔詩云：『長松晉家樹，絕頂客兒亭』是也。○紫薇亭，唐紫薇舍人唐詢建。○翠微亭，宋韓蘄王世忠建。世忠旣忤秦檜，解樞柄，奉朝請，逍遙湖上，因建此亭。○盧白、觀風、候仙、見山四亭，見白樂天記中。樂天醉題候仙亭詩：『蹇步垂朱綬，華纓映白鬚，何因駐衰老？只且有歡娛。酒興還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要人扶。』又云：『謝安山下空攜妓，柳惲洲邊只賦詩。爭及湖亭今日會，嘲花詠水贈蛾眉。』張商英見山亭詩：『簾捲疎烟醉眼開，浮雲飛盡見崔嵬(六七)。若嗟霖雨遮藏久，深謝晴風引致來。丹桂有時明月滿，舊山無路白猿哀。禪僧指我眞空理，心火茫然一夜灰。』○靈鷲寺，在合澗橋邊，晉開運二年，吳越王建。宋嘉熙初，改興聖寺，有靈山海閣、演翠軒、九品觀堂、東坡祠堂。元末燬，今爲張氏墓。○無垢院，在寺後方丈。○徐爽墓。爽，錢唐人，隱居湖山，以修眞終老。宋徽宗聞其名，賜號沖晦先生。○無著禪師塔。禪師名文喜，唐肅宗時人，瘞骨於此。韓侂胄取爲葬地，遂啓其塔，有陶龕焉，容色如生，髮垂至眉，指爪盤屈，遶身舍利數百粒，三日不壞，竟荼毘之。僧肇淮海有詩云：『一定空中五百年，不須惆悵啓顏顴，路邊多少麒麟塚，過眼無人贈紙錢。』○煖泉，一名渦渚，臨安志云：在東嶼。臥犀泉、醴泉，俱在煖泉側。蕭公泉，在寺西。

山半，爲石笋峯、茯苓泉、韜光庵。

石笋峯，一名卓筆峯，高數十丈，圓峭特立。峯舊有普圓院，一名普嚴，天福二年，黃氏重修，改名普圓。內有超然臺，金沙、白沙二泉。杭守祖無擇愛茲山之勝，建庵于此，左右金漆板屏，皆趙閱道、蘇子瞻、秦少游、黃魯直諸賢留題，文與可畫竹數枝。後黃夫人以超然臺爲葬地，徙院稍西，勝蹟泯矣。

茯苓泉，在靈隱寺後山，古松婆娑，泉極甘冽。

韜光庵，韜光禪師建。師蜀人，當唐太宗時，辭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逢巢即止。』師遊靈隱山巢溝塢，値白樂天守郡，悟曰：『此吾師之命我也。』遂卓錫焉。樂天聞之，遂與爲友，題其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入城云：『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濾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靑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韜光不赴，報之詩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靑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內有金蓮池、烹茗井，壁間有趙閱道、蘇子瞻題名。

靈隱寺之西，爲嚴將軍墓。

嚴將軍者，名德，太平當塗人，從高皇帝征伐有功，累授中翼元帥府統軍元帥。會張士誠據兩浙，命德統兵征之，連戰皆捷，遂令守禦杭州。洪武元年，天台賊反，德往討之，中流矢卒。上悼之，贈驃騎上將軍，追封天水郡公，敕有司治葬于此。

又西，爲栗山、石人嶺、玉女巖。

栗山，高六十二丈。石人嶺，一名馮公嶺，形如人狀，雙髻聳然。下有洞府，名玉女巖，一名新婦石。西北有珍珠塢、東蓋嶺飛泉二道，吳大帝石杵存焉，上刻『黃武二年，歲在戊午，八月三日』，凡十二字。

過嶺，爲西溪。

西溪，居民數百家，聚爲村市，俗稱留下。相傳宋高宗初至杭時，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後人遂以爲名。楊蟠詩：『爲愛西溪好，長憂溪水窮，山源春更落，散入野田中。』○董嗣杲詩：『漁樵耕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曲

折，過橋溪水半清渾。一逢白璧書香社，幾見朱關障塞門。地理最饒人事僻，山家還有別乾坤。』

嶺下，舊有時思薦福寺，晉咸和中，建于下天竺基；宋紹興間，遷于此，爲徽宗吳太后葬所。高宗書額，太后手書金剛經置塔中。有宜對亭、通雲亭、天池樓、雙珠亭、萬玉軒。湖山至此，幽邃極矣。元至正末燬，國初重建，復燬。墓前有二石馬，琢刻如生，舊傳夜輒馳驟，秋巒光瑩如玉，至今苔蘚不侵也。葉紹翁宜對亭詩：『講罷閒來立矮闌，袈裟衣惹翠光寒，請師莫起翬屏想，只作當年面壁看。』○張伯雨天池樓詩：『天池一樓小如架，擎出半天天雨華。山園丈室獅子座，寺屬三朝母后家，時呼白猿聽奇句，亦許衆仙餐紫霞。我來把斷閻風口，只留林角置袈裟。』

飛來峯之西，爲呼猿洞。

呼猿洞，在冷泉亭左，晉慧理嘗畜白猿於此。六朝宋時，有僧智一仿舊蹟，畜猿於山，臨澗長嘯，則諸猿畢集，謂之猿父。好事者遂施食以畜之，因建飯猿臺。梅詢詩：『古澗飛白猿，寂歷不知歲。風激石上泉，僧疑月中樹，微茫認松雪，彷彿橫樵路。空碧增爾思，蒼蒼奈烟霧。』○高得暘詩：『冷泉亭外松千樹，時有老猿啜樹間，逐侶出雲風動壑，呼兒歸洞月横山。晚空蕙帳人初去，秋入荷衣客未還，清響不聞巴峽怨，時聽嫋嫋和潺湲。』○吳大有詩：『月照前峯猿嘯嶺，夜寒花落草堂春，聞聲蜀客腸偏斷，曾是孤舟渡峽人。』○李草閣詩：『靈隱寺外冷泉亭，蘿風吹日晝冥冥。猿啼一聲松子落，無數白雲生翠屏。』

洞對，舊有上、下永福寺、天聖寺，今廢。○永福寺，在形勝山下，一名資嚴山，宋隆國黃夫人功德院。宏規巧搆，丹艧相輝，瓦用碧光琉璃。咸淳九年建。至元時，分爲上、下兩院，內有金沙池、銀沙池、福泉亭、雨花亭、石笋匡。

西湖遊覽志第十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自合澗橋折而南，度佛國山門，爲下天竺講寺、靈鷲峯、月桂峯、稽留峯、蓮花峯、三生石、翻經臺、香林洞、葛塢、葛井、神尼舍利塔。

佛國山門，舊爲鍾離權書。後改張卽之書，今所懸，乃皇明涼國公署額，蓋僧家者流，託權勢以爲重，未必眞藍氏手筆也。

下天竺寺，坐靈鷲山麓，亦晉僧慧理建。隋開皇十五年，有僧眞觀者，錢唐人，操行高潔，掌有仙文，與禪師道安、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實，拓而修之，號南天竺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宋大中祥符初，改靈山寺，天禧四年，復天竺寺。天聖中，僧遵式重修，有薝蔔堂。慶元三年，改天竺靈隱寺。三竺之勝，周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者，迴聚玆區。自飛來峯轉至寺後，巖洞玲瓏，瑩拔淸朗，如伏蚪飛鳳，層花累萼，皺縠疊浪，姸態怪狀，不可縷陳。其材木皆自巖骨擢起，蒼翠蔥蔚，不土而茂，傳言玆山產玉，故腴潤育物如此。〇張祜詩：『西南山最勝，一界是諸天。上路穿巖竹，分流入寺泉，躡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烟。何處去猶恨？更看峯頂蓮。』〇張仲擧遊寺詩：『石梁濺水浮蒼苔，陰洞傍穿澗底回。殿閣金銀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尙徘徊。』『西湖之西天竺深，天香滿風多桂林，老猿引子下高樹，流水與雲來遠岑。上方已變劫灰黑，古澗長帶秋嵐陰，淸輝娛人且歸去，後夜月明重來尋。』〇白廷玉詩：『山轉龍泓一徑深，嵐烟吹潤撲衣巾。松蘿掩映似無路，猿鳥往來如有人。講石尙存天寶字，御梅當識建炎春，城中遙日空西望，自與長安隔兩塵。』

靈鷲峯，卽飛來峯之別名也。靈隱、天竺，皆慧理道場，而桂子天香之景，兩寺共之。樂天詩所謂：『兩寺元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者是也。

月桂峯，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實於玆山，狀若珠璣，瑤琛奪目，有異人識之，因曰：『此月中桂子也。』遂以名峯。故宋之問詩云：『桂子月中落』，白樂天詩云：『宿因月桂落』，皆謂是耳。峯下舊有月桂亭。慈永拾桂子詩：『丹桂生瑤實，千年會一時，偶從天竺落，祇向月宮知。出海光輪滿，當軒玉樹敧，嬋娟含素影，淩亂下空墀。泉客珠連泣，秋荷露忽垂，林間僧共拾，猶誦樂天詩。』〇種桂子詩云：『嫦娥有深意，飛下白雲關。爲惜仙家樹，移栽佛國山，蟾宮人可折，鷲嶺世稀攀。他日歲寒裏，杉松相倚閒。』

稽留峯，相傳堯時，許由隱居玆山，遂名許由峯，而訛爲稽留。盧同父詩云：『問山何以名靈隱？山曰昔年隱許由』者是也。或曰晉時許遠游，非許由也。然酈道元水經言：『昔有道士，入此不返，因以稽留爲山號。』則稽留之名，自漢、魏時已然，又非許遠游遺蹟矣。許遠游，名邁，自餘杭垂霤山移入靈隱，茹芝吟詩，有終焉之志。嘗與王羲之書曰：『山陰、臨安，多金堂、玉室，瓊芝、瑤草，漢末得道之士在焉。』後不知所往，人謂羽化云。

蓮花峯，在山頂，孤石可四十圍，開瓣若千葉蓮花。梅詢詩云：『巨石如芙蕖，天然匪雕飾。盤礴峯頂邊，嬋娟秋江側，涉川試誰採，作礪當自惜。坐與衆落同，正心未嘗易。』

三生石，在寺後，唐時有李源者，京洛人，父憕，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惠林寺者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遊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于杭州天竺寺。』源悲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自洛適杭州，赴其約所，聞葛洪井畔有牧童，羨髻騎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覘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俗緣未盡，愼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烟棹上瞿塘。』遂拂袖入烟霞而去。

翻經臺，相傳謝靈運爲兒時，翻經於此。廬山記云：『謝靈運見遠公而異之，以北本涅槃經，翻爲南本三十二卷，遂以名臺。則臺當在廬山，而玆山更見，豈後人希謝氏之高蹤而託名耶？』唐姚鉉詩：『康樂悟玄機，寂寥此棲息，經翻貝葉文，臺近蓮花石。』

香林洞，一名香桂林，舊有香林亭，其右爲日月巖。董嗣杲詩：『日月巖頭古翠埋，錦雲深隔洞門開。蒼藤隨石無根活，靈杞何年有種栽？氣裊野烟疑麝過，暖熏山雨訝蜂來。空亭誰領幽芬坐，雲鶴同行損綠苔。』〇黃初庵詩：『日射巖扉曉霧開，杖藜拄石破蒼苔。一雙蛺蝶隨人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爲塢、葛井，皆稚川遺蹤也。相傳吳赤烏二年，葛稚川得道於此。唐時，有方士葛孝仙，亦隱玆山。故郭祥正詩云：『二葛旣成仙，猶存煉丹處』是也。梅詢詩：『仙翁道未泯，棲神在巖石，酌彼山下泉，窮年煉丹液。桐陰春始綠，苔甃秋涵碧，緬邈不可攀，凭欄望鳧舄。』○圓法師詩：『仙去遺蹤在，冷冷翠岳邊。冷光涵碧甃，暗脈瀉寒泉，月映冰壺淺，秋澄古鑑圓。羽人居止近，閑汲灌芝田。』

神尼舍利塔，在靈鷲峯頂。隋仁壽二年，道僧齎神尼舍利，於此造塔。發土，得石坎，因以所齎(究)舍利石函納其中，不差分寸，人咸異之。

寺畔，舊有七寶普賢閣、日觀庵、西嶺草堂、七葉堂、九品觀堂、金光明三昧堂、夜講堂、無量壽閣、慈雲懺主榻、旃(究)檀觀音像、瑞光塔、重榮檜、石面靈桃、無根藤、水臺盤、曲水亭、回車軒、枕流亭、登嘯亭、適安亭、濟蹕亭、跳珠亭、蓮花水、水波石、鬬雞巖、朱墅，並廢。○七寶普賢閣，沙門善照，以七寶塑普賢菩薩像，吏部尙書虞策志其事。○日觀庵，僧遵式建，范仲淹爲之記。寺中至今相傳有文正公臥榻。王隨寄詩：『語傳要妙三乘法，香供精嚴七祖堂，日觀庵中絕塵念，彌天高雨錢唐。』遵式博習教規，著淨土懺儀，天聖中示滅，有大星隕靈鷲峯，塔名瑞光。○西嶺草堂，唐時道標法師立，遵式詩：『昔人枕窮林，繫室行眞道。自後數百年，山邊惟蔓草。』○七葉堂，白樂天詩：『鬱鬱復鬱鬱，此熱何時畢？宜人七葉堂，煩暑隨步失。簷雨稍霏微，窗風正蕭瑟，淸閑一覺睡，可以消百疾。』○重榮檜，在光明懺堂後，隋朝所植，高數丈，大十圍，後爲兵火所燎，至大中祥符間，復茂。○石面靈桃，在翻經臺之側，生於石面，結實甚大而甘。宋政和間，取植上苑。○曲水亭，一名流盃亭，亭心有水臺盤，曲折可流觴，傍有遵式所立陸羽二寺記碑。薛映詩：『臺盤疏石渠，激流環四面。夏屋有餘淸，羽觴隨意轉。賓告辭言歸，主稱情未倦，雖非禊飲辰，豈謝蘭亭讌。』梅詢詩：『鶴髮山中人，疏泉鑿幽石，如憑靑玉案，分遞白雲液。泠泠灑雕俎，瑟瑟穿吟席，醉坐三伏中，煩襟自消釋。』○回軒亭，在曲水亭傍。○枕流亭，內有無竭泉，宋高宗嘗臨觀，賜扁。○跳珠軒，在客寮中，有泉出石罅，飛灑如珠。蘇子瞻詩：『道眼轉丹靑，嘗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朱墅，梁時鹽官隱士朱世卿別墅。

又南，爲楓木塢、中天竺禪寺、千歲巖。

中天竺寺，在稽留峯北，隋開皇十七年，僧寶掌建。寶掌以唐高宗顯慶二年住浦江，化去，自稱度世一千七十二年，故玆山中尙有千歲巖。吳越王改崇壽院。政和四年，改曰天寧萬壽永祚禪寺。南渡初，有摩利支菩薩像，淳熙間，建華嚴閣。元天曆間，有僧大訢，得幸於文宗，故天曆永祚禪寺，其山門『中天竺』三字，乃國朝魏國公署額。白樂天詩：『雜芳潤草合，繁綠巖樹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竹寺過微雨，石逕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城中山下別，相從亦殷勤。』○參寥子詩：『夕陽山氣鬱蔥蔥，路轉松陰復幾重，行過石橋人未見，數聲先聽寺樓鐘。』『稽留峯北好林泉，珍重幽棲得所便，柏子烟中能宴坐，想無餘習可攀緣』。『霜壓龐龍雪泣條，銀河初轉斗垂杓，濟昔共失三更夢，錯恨芙蓉漏易消。』○王元章送僧歸天竺詩：『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苔，明月不期穿樹出，老夫曾此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寄，卻憶三生有夢回，鄉曲故人憑問信，孤山梅樹幾番開。』

寺畔，舊有天香閣、桂子堂、此中亭、如意泉、興福院、多福院、大明寺、永濟寺、東岡塔、蘇和墓，並廢。○天香閣，黃溍詩：『上方樓閣鬱岧嶢，百尺危欄架沉寥，曾是高人行道處，天香雲外至今飄。』○興福院，淳熙初，慧光禪師建。○多福院，吳越時建。○大明寺，法華和尙建。○東岡塔，隋法師眞觀建。○蘇和墓，和，錢唐人，建閣收書，蘇子瞻題曰『錢唐書藏』。卒，葬於此。

中天竺之側，爲永濟塢、心庵。

永濟塢之背，卽爲龍井。正德中，陳氏建庵塢中，名永濟庵。

心庵，正德間，實珠禪師建，有白雲巖、玉液泉。

又西南，過肅儀亭、見心亭，爲上天竺講寺、乳竇峯、獅子峯、雙桂峯、白雲峯、天香巖、夢泉、大悲泉、如意池。

肅儀亭，宋嘉祐中，僧元淨建。元淨字無像，於潛人，受戒於天竺慈雲師，學行精進，神宗嘉之，錫號辨才。居上天竺十九年，與蘇子瞻昆季、趙閱道友善。頃之，還於潛，復歸天竺，遷居龍井。子瞻贈之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靑山有餘哀。忽聞道人歸，烏悅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趙閱道贊云：『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大士大悲，實師焉依。師乎眞乎？眞金琉璃。教宗智者，法嗣韶師。須彌有壞，至道無爲。稽首慈相，仰之讚之。皆無妙幻，豈勝言思？』亭久廢，皇朝洪武二十八年，僧一如重建。一如者，會稽人，善講法華經，少師姚廣孝嘗語人曰：『如公，兩浙一人也。』永樂間，修大藏經，詔一如總其事，寵賚甚渥。卒，葬天竺山。少傅楊士奇爲之志。

見心亭，嘉靖十三年，都指揮僉事李節建。其西有梅峯庵，今廢。

上天竺寺，晉天福間，僧道翊結庵山中。一夕，見瑞光發於前澗，就視之，得奇木，刻畫觀音大士像。後漢乾祐間，有僧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妙相咸備，晝放白光，士民崇信。吳越王嘗夢白衣人求緝其居，寤而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觀音而禱，甘雨霈足，自是有禱輒應。蘇子瞻雨中遊觀音院詩云：『蠶欲老兮麥欲黃，山前山後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坐高堂。』蓋有望於祈晴也。南渡時，捨施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貓睛等，雖大內亦以爲罕見。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謂觀音以聲音宣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命僧辨才、元淨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靈感觀音殿額，元淨乃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簷。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高宗逃於海，兀朮歸天竺，問知觀音本始，乃舉之輿中，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舍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天竺之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詭曰：『藏之井中而出之。』至今稱觀音出現井，其實非故物也。乾道三年，建十六觀堂。七年，改院爲寺，門、扁皆御書。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元至元三年燬。五年，僧慶思重建，仍改天竺教寺。元末燬，國初重建。累朝代有宣賜金帛及寶旛之屬。寺內有白雲堂、雨峯堂、中印堂、雲濤閣、應真閣、延桂閣、秋芳閣、伴雲閣、清華軒、植杖亭、謝展亭、流虹澗、金佛橋、崇老橋、凝翠泉、觀音泉、雲液池，池上有辨才手植山茶花，並廢，唯白雲堂尚存。○宋孝宗觀音像贊：『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言有說，爲世之宗。明環無二，等觀以照，隨感即應，妙不可思。』○理宗觀音像贊：『神通至妙兮隱顯莫測，功德無邊兮感應甚速，時和歲豐兮祐我生民，兵寢刑措兮康此王國。』○李太白與從姪良遊天竺寺詩：『桂席凌蓬丘，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竺森在眼，松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遙海，當軒寫歸流。轉成傲霽月，佳趣滿吳洲。』○蘇子瞻秋日龍井訪辨才詩：『不辭清曉扣松扉，卻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捲簾惟見白雲飛。』

乳竇峯，在天竺寺南，下有空巖，懸乳如脂，甘和可啗。其西爲獅子峯、雙桂峯，又曰雙桂巖。其北爲白雲峯。其東爲天香巖、烏石峯。稍南爲中印峯，重岡叠巘，蒼翠輝映。又西爲蛾眉山。

夢泉，宋崇寧元年，浙西大旱，寺中廚水不給，主僧玉法師夢泉發於西坡，鑿之果得，遂名夢泉。

大悲泉，在講堂下，流遶殿前，經如意池。池以青石爲之，方丈，面鑴(100)如意文，曲折回遶，可流觴焉。出寺，折而東南，爲曲涼嶺、捫壁嶺、活沙塢，再上爲天門。

曲涼嶺，俗稱水出嶺，病其不雅，易以今名。深壑泠泠，巉石齒齒，陟此者，必布襪芒屨(101)，前後牽挽，三步一踬，五步一喘。草樹四周，仰天一線，至捫壁嶺，則左迫峭嶂，右臨深溪，緣木扳蘿，方可舉趾。活沙者，流沙也，滑而善崩。上至天門，則諸山下伏，雙峯錐立，西湖鏡開。遊覽至此，譬諸洞開武庫，珍寶橫陳，無復底蘊。從此而東，則爲龍井，又南爲郎當嶺、小青嶺、大青嶺，升降相因，西湖或隱或見。又南，則爲五雲山矣。

西湖遊覽志第十二卷

南山城內勝蹟

錢唐田汝成輯撰

吳山

吳山，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於越，故曰吳山。或曰，以伍子胥故，訛伍爲吳，故郡志亦稱胥山，在鎮海樓之右。蓋天目爲杭州諸山之宗，翔舞而東，結局於鳳凰山。其支山左折，遂爲吳山，派分西北，爲寶月、爲峨眉、爲竹園，稍南，爲石佛、爲七寶、爲金地、爲瑞石、爲寶蓮、爲淸平，總曰吳山。奇崿危峯，澄湖戲鑑，江介海門，回環拱固，扶輿淑麗之氣鍾焉。是以邑居叢集，華靡工巧，殆十萬餘家，鱗甲襄宇，恢然一大都會也。其陟山之徑，有門曰『登高覽勝』，石磴斗折，可數百級許，元時平章答剌罕脫歡所甃也。立而環眺，則官司廨署，衙鎮崇嚴；閭閻街衢，紅塵霧起；市鎮闤闠(一〇三)，漏壺稻喧；道院僧廬，晨鐘暮鼓；齊樓畫閣，雜以笙歌。升其巔，則縹渺淩虛，碧天四匝，山川包界，脈絡縷分。或昂而爲首，或穹而爲脊，或掉而爲尾，若亂若聯，運掌可數。楊仲弘同平章巎巎子山吳山晚眺詩：『山椒聳構四垂寬，上相旌旗會覽觀。旁近江湖天廣大，上連星斗界淸寒。龍宮永鎮函書閟，鳳嶺重嗟苑樹殘。此際獨無雲蔽日，正宜翹首望長安。』○薩天錫錢唐驛樓望吳山詩：『仙居時復與僧隣，簾幙人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嶺接，上方鐘鼓下方聞。市聲到海迷紅霧，花氣漲天成綵雲。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

忠淸廟、東嶽中興觀、玉樞道院、至德觀、惠應廟、承天靈應廟。

忠淸廟，以祀吳行人伍員者。員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平王以讒殺奢，子胥奔吳，說吳王闔閭伐楚以報父仇，吳遂以伯。入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越使行成，子胥諫不聽，卒赦越。頃之，吳伐齊，越率其衆而朝吳，子胥諫曰：『是棄吳也，不如早從事焉。』又不聽，賜之屬鏤以死，浮尸江中，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因命曰胥山廟。唐景福二年，封廣惠侯。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曰『忠淸』，封英烈王。紹興三十年，改『忠壯』。嘉熙間，海潮大溢，瀰望七八十里，隤爲洪流，京兆趙與懽禱於神，水患頓息，乃奏建英衛閣於廟中。元末燬，國初重建，正統十四年重修，每歲以九月二十日致祭。唐盧元輔胥山銘序，略云：『有吳行人，伍公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胥山」者，謬也。伍公絕楚出疆，在平爲末官臣，在奢爲毓壯子，坎壈伏節，乞師於吳，五戰至郢。先王有言，撫則后，虐則仇，成湯用爲六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 騷人賦爲大怨，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旣王，宰嚭受賂，太伯廟血將乾，公朝爲實焉，入則諫實。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於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迄今一日再至，海鶻峯飛，陽侯夾從。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蕩潏千里，洪波砥平。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罍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展怒，厲叱大邪，萬里永淸，人覩斗氣。銘曰：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戮鉏直士。赫赫王闔，實聽奇謀，鍇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嘗不泣，顚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於江上，自統波濤，晝夜南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鏇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濟，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王介甫廟記銘曰：『烈烈子胥，發節窮遭，遂爲策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發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顚，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后不誣。』○宋王僑(一〇四)詩：『朝驅下越坂，夕飯當吳門，停車訪古跡，靄靄林烟昏。胥山海上來，勢若游龍奔，星臨牛斗域，氣與東南呑。九折排怒濤，吐吸天地根，落日見海色，長風捲浮雲。山椒載遺祠，興廢今猶存，殘香弔木客，倒樹哀淸猿。我來久沈抱，重此英烈魂，吁嗟屬鏤鋒，置爾國士寃。峨峨姑蘇臺，榛棘曉露繁，深居糜鹿游，此事誰能論？因之毛髮豎，落葉秋紛紛。』○高季迪詩：『地老天荒伯業空，曾於靑史見遺功。屍鞭楚墓生前孝，抉目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翻白浪，劍埋寃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越山烟雨中。』(一〇五)

東嶽中興觀，宋大觀中建東嶽行祠(一〇六)，理宗書『東嶽之殿』以賜。道士陳壽文謝表云：『琳館肇新，位定東方之震；宸奎寵錫，光昭南面之離。道日晉(一〇七)明，宗風益振。臣愷惶頓首(一〇八)，竊以泰山之主，實爲方嶽之宗，眷此神皋，首從祀典。海山歸會，坐令江漢之朝宗；火木相生，有永邦家之正氣。(一〇九)當奎宿之躔次，控胥岱之要衝，鬱然膚寸之雲，徧作崇朝之雨。權旣尊於管轄，向當取於發生。臣壽文，浪跡江湖，猥司香火，甫鳩工之有日，忽渙號之自天，畫(一一〇)煥龍章，增重湖山之勝，益香鳳篆，於昭雲漢之光，聳三極之具瞻，翕萬靈之扶護；胥休宗社，永鎮乾坤。茲蓋恭遇陛下，旣聖多能，淸心寡欲；仁恩溥博，撫先王必世之

時，厚德施生，致大道無爲之化，兵鋒偃息，民裕阜安。瑞露凝甘，景風吹暖。際此清閑之宴，游茲翰墨之林。遂致微臣，亦從所藏。臣應對灑掃，仰瞻御藻之星垂，曉夕焚修，願祝皇圖之鞏固。』表入，帝嘉之。（二〇）元季燬，皇明景泰間重建；成化十年大火，忠清、海會諸廟宇悉燬，觀亦延燼。嘉靖十一年，道士徐志源重建，侍郎江曉爲之記。觀側有聖母池，圍以石欄，今廢。

玉樞道院，俗稱神霄雷院。天順六年，道士吳志中建。

至德觀，在宋渾儀臺側，十一曜太歲堂也。紹興間建。端平三年，理宗書額曰：『至德之觀』。元至正燬，渾儀無存。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重建，搆星宿閣，塑三天帝真，五星九曜，周天星宿，后土神殺之像，今俗第稱星宿閣，而諸像泯矣。元末燬，天順六年，道士吳志中重建，成化甲午大火，諸廟皆焚，而茲觀無恙。每歲迎春，奉勾芒之神於此。觀側，宋有太史局，置神御殿以奉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高宗、寧宗、理宗之神。測驗渾儀所，臺上有渾儀，下有土圭。

惠應廟，俗呼皮場廟，相傳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鞹蒸潰。產蝎，螫人輒死。神時爲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禱神殺蝎，鎮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瘡瘍，有禱輒應。漢建武間，守臣以聞，遂崇奉之，傍邑皆立廟。宋時，建廟於汴京顯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爲廟，額曰惠應。咸淳、德祐，累封王爵，兩廡繪二十四仙醫，相傳佐神農氏採藥者也。當宋時，顯著靈異，有處州葉生，奉神甚虔，下第不能歸，語同舍曰：『明當禱皮場，乞錢三萬。』衆皆哂之。及還，曰：『神許我矣。』明日薄暮，有近郡太守，以三萬招館客，衆以失意不欲往，葉亟往自獻，得錢符昨數。濒行，須一力荷擔，又往禱之，喜曰：『神許我矣。』既裝束，杳然無人，乃令齋僕齎行。同舍曰：『此僅可抵江下，奈渡江何？』葉生曰：『吾所恃惟神，他非所慮也。』長揖徑出。至午，齋僕回舍云：『葉上舍登舟時，一鄉夫自江西來，云與隣居，欣然隨去矣。』衆皆異之數日，同舍生自越州回，乃與葉生同舟者，云是日中流風作，檣仆，舟中人驚怖欲死，而葉生熟睡鼾鼾也。俄而風正檣起。舟人言：『危時，見金甲巨人，仗劍坐篷上。』葉生竦然曰：『此吾所奉皮場大王也。』啓篋出繪圖，舟人驚服。

承天靈應廟，舊爲天地水府三官堂，故俗稱三官廟。宋乾德三年建，名玉虛觀，紹興四年，改冲天觀，尋燬。端平三年重建，改賜今額。有天開圖畫閣、清暉亭，元末燬，洪武二十三年，道士嚴一清重建；弘治七年，道士沈玄理、韋德芳相繼修之。元吳訥登吳山留題承天觀詩：『滿目盡樓臺，路從山頂來。潮生沙岸沒，雲破海門開，官舍籠鵝去，道人騎鶴回。題詩向何處？石壁擁蒼苔。』○東軒詩：『孤客憑危正悄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黑送千艘雨，城郭青炊萬竈煙。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久離弦，伍員白馬今何在？幾處荒臺野鹿眠。』○宿承天觀用楊廉夫韻詩：『承天觀裏開圖畫，吳越山河一覽中，半夜月明湖水白，五更日出海門紅。踩船春晚笙歌歇，粉堞風高鼓角雄，十二闌干都倚遍，歸心飛過大江東。』○劉伯溫承天觀詩：『吳山頂上承天觀，玉牒金符鎮地靈。百尺樓臺依斗極，九霄風露出窗櫺。江聲洶湧蛟龍鬭，雲氣虛無翡翠屏，見說蓬萊恰相對，仙凡只在隔滄溟。』○張伯雨淸暉亭詩：『萬瓦連雲人世窄（二一），一聲啼日海波紅，欲窺倒影青冥外，故著危亭紫翠中。』

石佛山、海會寺。

石佛西聯寶山，南面瑞石，舊有大乘石佛寺。宋嘉熙間，僧鑿石爲三佛。元至正間，河西僧朵羅只募緣，莊嚴建寺，居之，改名智果院。

海會寺，吳越王建，舊名石佛智果院，宋大中祥符間，改名積善海會寺。嘉泰間燬，至正間重建。平章巎巎子山書大海會寺額，御史大夫慶童書觀音寶殿額。成化十年火；踰年，僧浩中重建，其下有康張廟，以奉威濟善利孚應昭烈康元帥，東平忠靖洪濟景祐張元帥。

寶山百法寺、（二二）寶奎寺、玄妙觀、施公祠、忠節祠、眞聖觀、普光庵、

寶山，東接石佛山，蘇子瞻同秦仲二子遊寶山詩：『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閑。立鶴低昂烟雨裏，行人出沒樹林間。』○寶山新徑詩：『藤梢橘刺元無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遍踏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

百法寺，在石龜巷。宋建炎初，僧寶亨建。有大佛半身，依山鑿石爲之。淳熙十四年，賜額廣潤，元時改額百法，趙子昂書。元末燬，皇明天順元年，僧道冲重建。

寶奎寺，在寶山頂，宋丞相喬行簡故第。奇石峭拔，東望海門，如在咫尺。紹定間，理宗幸其第，書『見滄』二字賜之，勒之崖石，遂舍宅爲寺，以寶奎請額，詔從之。元季燬，皇明弘治間重建，尙書洪鍾爲之記。郡人茅瓚讀書寺中，嘉靖十七年，狀元及第，因號見滄，而作亭覆石上。

玄妙觀，在石龜巷。唐末爲紫極宮。梁開平二年，改眞聖觀。宋天禧中，郡守王欽若奏徙天慶觀額於此，理宗書『天慶之觀』以賜。內有眞宗賜王欽若詩，高宗書道德經石刻。元時

改玄妙觀，尋燬。洪武間，有陳四者，佃其西之半。陳無子，捨道士俞復中，重拓之，觀始復舊。後有石洞，幽雅陰寒，夏遊最快。先是，觀中有蕉花一株，以盛衰卜休咎，方玄妙改額時，蕉花盛開，有趙道士居之。一日，羽客來訪，趙適他出，客題詩蕉葉云：『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霧蒼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又曰：『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霄鶴未來。』識者以爲呂洞賓也。自是士夫題詠甚多，今摘其著。張素詩：『遠別仙人黃石翁，一龕烟火傾祠宮。青衣洞僻荒苔雨，白馬山寒古木風。金鼎空歌聲渺渺，蒲團宴坐息濛濛。不知巖客重來否？零落蕉花石沼中。』○吳全節詩：『榴皮書壁走龍蛇，池上芭蕉又見花。北闕恩承新雨露，西湖光動舊烟霞。春風日長玄都樹，秋水星回碧漢槎。脩月功成三萬戶，蕊珠宮裏歸南華。』○吳伯宗詩：『吳山宮闕碧巃嵸，歸去還棲第幾峯。身上衣如華表鶴，手中笻是葛陂龍。題詩嘗見仙人過，採藥惟應海客逢。聞有著書藏石室，何年爲啓白雲封？』○歐陽玄詩：『羽衣朱拂紫芝泥，除道松關驛馬嘶。水國螢符驅海蜃，雲房解榻聽天雞。月中桂子〔一二三〕吹香送〔一二四〕，池上蕉花與屋齊。珍重穀城黃石老，輕身許我躡丹梯。』○葉明誠詩：『黃石山人白玉冠，手持千歲青琅玕，吐吞日月脩內景，呼吸風雨來雲壇。蕉池春漲烟霧溼，松几仙筆蛟龍蟠。天香滿袖騎鶴去，雞犬夜夜聞雲端。』○揭徯斯詩：『誰道儀唐非昔日？神宮仙館參差出。天靈已開玄妙門，桃花猶結千年實。仙人巖客題詩處，道士著經曾姓褚。舊人雖有馬先生，年幾一百猶童孺。永昌門外浙江潮，趁潮暮暮復朝朝，仙人一去不可招，蓬萊願往那能橋？鍊師歸領祠宮事，淨洗塵心養真氣，滿城煨燼猶哭聲，空有吳山千丈翠。』

施公祠〔一二五〕，在石龜巷口，其神曰施全，宋殿司小校也。紹興二十年二月，全憤秦檜姦邪誤國，俟其入朝，懷刃刺之，不克，被執。檜罵曰：『汝病心耶？』全曰：『丞相病心耳，通虜欺君，戕剝忠義，非病心何以有此？』檜大怒，命磔於市。郡人且哀且憤，詬曰：『此不了事漢也。』相與立祠祀之。歷元季燬，國朝天順間重建。

忠節祠，皇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員等建，以祀吳行人伍公員、唐僕射褚公遂良、宋少保岳公飛、明太傅于公謙者。事見各祠墓紀中。先是，弘治十年，御史姚壽建忠節坊，爲亭貯碑以記其事，歲久亭圮，至是建祠，而御史傅鳳翔定以每歲八月十五日致祭。

真聖觀，後唐乾符間建，吳越王改兩浙老君廟，元季燬，皇明正統九年重建。

普光庵，在忠節祠北，元元統間，丞相莫華捨地，僧法藏建，有玉壺池、與波泉。

七寶山、通玄觀、七寶庵、定水寺、開寶仁王寺。

七寶山，在宋天慶觀後，今白馬廟巷之西，舊有寶嚴院、廣嚴院、櫻桃園，並廢。○寶嚴院，唐清泰二年，錢氏建，名瑞隆。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有垂雲亭、借竹軒，秦少游曾宿軒中，夢天女以維摩像求贊。淳祐間，建佛閣，理宗書『無量福海』四字扁之。蘇子瞻佐郡時，有雲闍黎者，寓院中，閉戶十五年，謝絕人事，日誦觀音經，忽一日，留偈端逝。偈云：『誦經一字禮一拜，頭白趺跏坐塵界，天雞喚夢啼一聲，明月一輪觀自在。』子瞻弔之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羅幬，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一二六〕？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廣嚴院，吳越王清泰元年建，本名瑞廣，宋治平二年改額。其時有雙竹甚奇，透枯樹腹中，自其頂出，森然並竦。司馬文正公賦詩云：『雙幹格枯腹，青青凡幾霜，龍腰雙角直，鯨噴兩鬚長。旣欲尋支遁，安能闢辟疆？屢來非別意，未與此君忘。』南渡後，分院基之半，爲御廚營。景定初，重建。○櫻桃園，宋時採含桃以薦太廟者。

通玄觀，紹興二十九年，內侍劉敖，入道修眞，結庵於此，高宗御書『通玄』二字榜之，賜名能眞。內有壽域樓、萬玉軒、盤鶴亭、踏斗壇、白鶴泉、鹿泉。皇明嘉靖間，法師徐道彰重修，其徒郁存方修志。存方禱雨祈晴，往往靈驗。觀中修竹蔭庭，赤日無暑。虞伯生詩：『仙壇遙接上眞宮，楚越閩洋一望中。南北高峯雲杳靄，東西天目雨濛濛。金輪旋動仙音作，樓閣參迴復道通，雲鶴仙人無定跡，飈輪時轉望三峯。』○張翥詩：『羽蓋翩翩下九重，江鄉秋晚滯仙蹤。信傳眞府憑青鳥，劍舞瑤臺走碧龍，頃刻風雲興五嶽，須臾雨澤慰三農。慇懃欲問參同契，雙鳥道飛未易從。』

七寶庵，元延祐間，道士玄谷建；至正間，貝一默重修。

定水寺，宋乾道八年，建於萬松嶺；嘉定八年，移清波門外；元至元十三年，築城，徙七寶山。

開寶仁王寺，宋汴京開寶寺，有仁王院，高宗南渡，僧慧照隨駕卓錫於此，遂建寺如汴京。紹熙二〔一二七〕年，賜額，景定五年燬，皇明景泰間重建。尚書孫原貞記。薩天錫登橫山閣詩：『千尺青蓮座，烟霞擁地靈，山川幾兩屐，日月兩浮萍。鳥度天垂海，龍歸水在瓶，深堂說法處，應有石頭聽。』

三茅寧壽觀、雲居聖水寺。

三茅寧壽觀，在七寶山東北，本三茅堂，相傳三茅君長盈、次固、季衷〔一二八〕，秦初咸陽人，得道成仙，自漢以來崇祀之。宋紹興二十年，因東京舊名，賜額曰寧壽觀，并畀古器，其一漢鼎，

高尺有九寸，廣尺，兩耳旁出，曲上三（二九）尺。牛首識云：『有漢建元三年八月作牛鼎，祀太室，銘曰：「惟甲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審厥象，作牛鼎，格於位室，從用饗，億寧神休，惟帝時保萬世其永賴。」』其一唐鐘，識云：『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常州澄清觀女冠王玉仙作，河東薛泚爲之銘，曰：「上德願而鑄洪鐘，仙聖依而人天從，霜朝聞兮窈窕，月夜聽而舂容，蓮花生而麼淨，頂銜繞於盤龍，響上徹於天外，聲下徹於九重，庶長空於鬼獄，魔屏跡而潛蹤。」』其後忽失所在，紹興間，有鐘震於太湖，濱湖緇黃，競舟迎之，獨澄清觀舟至，凌波而上，一引出之，視之，乃本觀唐時物也。守臣以獻，賜之觀中，聲徹雲表。孝宗朝，出金帛度牒易之，置禁中。洪武七年三月，錢唐知縣朱復以廢銅鎔之。其一，褚遂良小楷陰符經，景定庚申，理宗以賈似道有江漢功。賜金帛百鉅萬，不受，詔就觀取陰符經酬之。觀燬於元至元辛巳，洪武初重建。成化十年，建昊天寶閣，棟宇翬飛，金碧騰煥，環盼江湖，渺歸睫底。王元章詩：『層巒開徑隱空青，勃崒嵾嵯眼力生，羅磴曉風留宿雨，石林寒竹動秋聲。城隍下瞰紅塵海，樓閣高標白玉京，夜靜何人吹鳳管？碧桃千樹月華明。』○薩天錫詩：『揚子江頭春水漲，三茅觀裏碧桃開。道人不問天南北，夜半月高騎鶴來。』

雲居、聖水，本二寺也。雲居庵者，宋元祐間，僧了元建。聖水寺者，元元貞間，僧明本建。明本立約，其徒不置恆產，惟資化緣，爲僧家風味。至大間，沙門指月，拓基廣之，掘地四尋，得甃井，甓甃堅好，中有佛首三枚，諸相具足，遂塗金事之，名曰三佛泉。巴西鄧文原爲之銘曰：『我觀大地，積水所載，孰疏鑿是？太虛無外。掘地及泉，視之縈帶，如履冥塗，破諸障礙。其源淵谷，其瀉湍瀨，不止不流，以與井會。瑞相見前，示我三昧，彼壞者石，實相不壞，是實相故，遍恆沙界，以一勺甘，除世渴愛。是相是水，無在不在，我作銘詩，以警盲聵。』洪武二十四年，併聖水於雲居，賜額曰：『雲居聖水禪寺』，內有聽松軒。了元號佛印，善詼諧，以禪爲戲。明本號中峯，又號幻住，博涉經史，洞徹法源，爲文操筆立就。祝髮時，有故宋宮人楊妙錫者，以香盒貯髮，舍利叢生，遂建塔寺中，久廢。成化間，僧文紳修復，有小像一幅，神氣如生，相傳爲中峯自寫。上有贊云：『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作中峯，鏡面添埃塵。』○張仲舉秋日遊聖水寺詩：『高處見滄溟，西風吹酒醒。潮來一片白，山擁萬重青，草木如浮動，烟塵忽杳冥。登臨不可極，吟思滿秋汀。』○夏原吉詩：『誰闢雲居境，峨峨瞰古城。西湖晴送碧，上竺晚分青。經鎖千函妙，鐘鳴萬戶聲，此中眞可樂，何必訪蓬瀛。』

金地山、城隍廟、梓潼帝君廟、火德星君廟。

金地山，舊有妙果尼寺，今廢。

城隍廟，宋已前在鳳（三〇）皇山，舊名永固，紹興九年，徙建於此。宋初，封其神爲保順通惠侯，咸淳間，加輔正康濟廣德顯聖王。元時，繪神之夫人子孫像於後寢。洪武元年，詔天下各府州縣城隍之神，止稱本號，前代封稱咸革，并去其像。玆廟正神已易木主，寢殿繪像猶存，宣德間，御史吳訥奏詔燬之。

梓潼帝君廟，俗稱文昌祠。神初祀於蜀，唐玄宗幸蜀，封神左丞相。宋元祐三（三一）年，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嘉熙間，蜀破，民多徙錢唐，而蜀人牟子才等，遂請立廟於吳山，其傍立二童，俗稱天聾、地啞者是也。方神在蜀時，吳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寐，意頗悔，欲但已。其弟晛，力慫慂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璘、玠以來，有禱輒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己被赭玉，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士已悉付安丙矣。』又曰：『安丙才足辦此。』既寤，大喜。蓋丙判隆慶府，曦僞授丞相長史，託以腹心。丙陽順而陰圖之，結楊巨源、李好義等勸兵誅曦。其他靈驗，不可縷數。元末燬，國初重建。徐一夔作疏云：『文昌祠在蜀之潼川，實司科舉之事。宋南渡後，有祠在吳山之巔，蓋蜀士赴舉者所創也。自經兵燹（三二），頹圮弗治，聖朝更化，首詔科舉取士。乃者賓興，而浙司得人爲盛，此皆神明陰佑斯文所致，而揭虔妥靈之地，弗致崇嚴，庸非斯文之恥乎？用持短疏，徧咨同志之士，共修葺之。伏以英靈發現，肇迹遠在東川，神氣流通，降祥乃及西浙。屬文運方興之日，應國家急材之需，相我士於棘闈，悉登名於桂籍。嗟峨遺廟，尙左江而右湖，寂寞神棲，乃傍穿而上漏，旣蒙陰隲之賜，敢忘昭報之忱？爰務重修，有干同志。白驥數至，定驚棟宇翬飛，青榜多賓，共賀人材輩出。尙資靈貺，助我皇家。』

火德星君廟，大火爲宋分野。宋以火德王，故南渡後建廟於此，以奉熒惑之神。洪武中，布政使王鈍，永樂中，參政易朂，相繼重建。今郡人禳火者，皆就廟中，蓋遺俗也。

瑞石山、紫駝峯、雪風洞、瑞石泉、紫陽庵。

瑞石山，秀石玲瓏，巖竇窈窕，寒泉潏潏，匯爲澄泓者，往往而有。清幽徹骨，空翠撲肌，湖山奧區，罕與倫比。紫駝峯，峭削凌空。雪風洞，紆迴曲徑，履舄所涉，栩栩然覺有仙風焉。○薩天錫詩云：『天風吹我登鼇峯，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涼風吹紫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石篝燈洞中宿。』

紫陽庵，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建集慶堂。元至元間，道士徐洞陽得之，改爲紫陽庵。其

徙丁野鶴，棄俗全眞。一日，召其妻王守柔入山，付偈云：『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鎭長寂。』抱膝而逝，守柔遂奉其屍而漆之，端坐如生，亦束髮爲女冠，不下山者二十年。薩天錫贈之詩云：『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人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到，獨坐蒼苔補道衣。』其庵久廢，皇明正統甲子，道士范應虛重建，作玉虛、望江二樓，聶大年爲之記。

瑞石山之左，宋有太廟，紹興四年建。正殿七楹，爲祏室十有四，以奉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其後益以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凡十二主。欽宗則缺而不祀。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之北，以祀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設配享功臣位於橫街之南，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眞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哲宗則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高宗則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宗則趙汝愚。

寶蓮山、青衣洞、青衣泉、重陽庵、寶成寺。

寶蓮山，與七寶山相連，舊有寶蓮寺，宋嘉定間，楊節使廢而爲園，徙寺於豐豫門外。

青衣洞，相傳昔有人至洞口，見青衣童子，姣好如玉，訊之不應，逐之不見，但聞洞中風雨之聲，殷弁[三三]而出，遂名青衣洞。洪武中，常德丁啓東至杭州，夢羽人攜一童子詣啓東云：『以此子爲君之子。』問所從來，則云：『青衣洞。』翌[三四]旦，往青衣洞訪之，見有童子塑像，儼然昨所夢也。踰年，生子曰潤山，啓東爲之建亭，覆泉上。宣德中，潤山以賢良舉爲閩縣主簿，道杭州，爲之建殿宇。

青衣泉，淅淅出石罅，清鑒毛髮，崖壁鐫有唐開成五年南嶽道士邢令聞、錢唐縣令錢華、道士諸葛鑑八分書題名，傍鐫佛像及大字心經。山頂巨石豎下，有石承之，若餖飣然。前有石門，上橫石梁，壁間皆細字水波文，不知何年洚水至此。宋慶元間，韓侂胄賜第寶蓮山下，建閱古堂，砌瑪瑙石爲池，引泉注之，名閱古泉。陸務觀記云：『韓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黿，徑如驚蛇。大石磊磊，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翩如將翥，或森如欲搏。名葩碩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左顧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溜水亭之西，繚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江之日，旣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淸，可鑒鬚髮，而游塵墜葉，常若有神物呵護屛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也。泉上有亭，亭[三五]中置瓢，可飲可濯，尤於烹茗釀酒爲宜，他名泉皆莫逮。公常與客徜徉泉上，酌以飲客。時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爲我記此亭，使後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三六]五年道士諸葛鑑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湮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於告老之後，視道士爲有愧，其視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復歸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尙能賦之。』

寶成寺，晉天福中建，名釋迦院。宋大中祥符間，改額寶成寺。有石觀音、羅漢像。壁間有蘇子瞻寶成院賞牡丹詩：『春風小院卻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君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去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詩鐫石壁，筆法甚遒，其旁有『歲寒松竹』四字，乃成化間吳東升題者。

濟平山、開元寺

濟平山，在仁孝坊，舊有烟霞閣，四壁畫古賢像，多名人題詠，今廢。巷內有郭兒井。

開元寺，唐玄宗時建。宋建炎間，徙建於西湖。元季兵燹，復徙故址，皇明正統五年，禮部尙書胡濙記。劉士亨贈事和尙詩：『濟平山下古叢林，主席知師道行深，菩薩每分香積飯，伽藍常護給孤金。爾餘千偈燈生暈，坐斷諸緣樹轉陰，愧我未能修淨業，塵勞空役利名心。』

寶月山、蛾眉山、淺山、竹園山。

寶月山，在布政司對，舊有寶月寺，上有黑龍潭，深窈如井。

蛾眉山，在寶月山西，有八眼井。

淺山，有涔沙坑、紫坊嶺，宋有七官宅、楊后宅、大佛寺，後改爲糧料院。

竹園山，在今府治之西南，與山一脈，獨趨而北，隱隱隆起，宋安撫趙與𥲤建閣其上，平臨西湖，扁曰『竹山閣』。

西湖遊覽志第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城闉

鳳山門、候潮門、永昌門、清泰門、慶春門、艮山門、湧金門。

鳳山門，在城南，與北關門對，俗稱正陽門。又東南二里許，宋有嘉會門，南近鳳皇山爲禁垣。北關有和寧門。入和寧門，透大內，直南，有麗正門。杭州城垣，創於隋楊素者，周廣三十六里有奇。廣於錢鏐者，七十里。元時，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統，而內外城隍，日爲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復築焉，晝夜併工，三月而完。城周六千四百丈有奇，高三丈，厚視高加一丈而殺，其上得厚四之三焉。舊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長時則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視舊則拓開三里；而絡市河於內；自候潮門以西，則縮入二里，而截鳳山於外。禮部尙書貢師泰爲之記。明興，遣曹國公李文忠將兵取杭州，守將潘元明納欵，城隍皆如元舊。○宋時，和寧門內有學士院，院內有玉堂、摛文堂。王仲衡詩云：『玉堂晝永署風微，簌簌飛花落小池，徙倚幽欄遐閱訊，夏鶯飛出萬年枝。』

候潮門，在城東而近南，宋時有便門、保安門，今廢。

永昌門，在城東，宋名新門，俗稱草橋門。

清泰門，在城東，宋名崇新門，俗稱薦橋門，又稱螺螄門。

慶春門，在城東，宋名東青門，俗稱菜市門；門之左，宋有皇城司營、武安泉，水甚佳。

艮山門，在城東而近北，俗稱壩子門。艮山者，南山之盡脈也，高不踰尋丈，今已陵夷，莫可指索。沿城五六里，漫爲平原，土沃疇腴，禾菽芃茂，蓋餘氣之散衍耳。

湧金門，吳越王建，門內有湧金池，金華令曹杲所鑿也。

衢巷河橋

入鳳山門而北，至鎮海樓，其街之東爲雲錦橋、義[三七]和坊、義井巷、集義巷、通江橋、懷信坊；西爲仁孝坊、壽域坊、天慶坊、保民坊、長慶坊。

雲錦橋，宋稱六部橋，東通候潮門。大河之水，自龍山閘入鳳山水門，從南而北，首過此橋，次安和橋、黑橋、州橋、通江橋，會茅山河；次望仙橋、新宮橋，會小河；次三聖橋、祐聖橋、梁府橋、柴垛橋、積善橋、清泰橋、豐樂橋、油局橋、惠濟橋、仙林橋、登雲橋、梅家橋；折而西，次通濟橋、萬家橋、天水院橋；出武林水門，洗馬橋，抵德勝壩。官商馳騖，舳艫相銜，晝夜不絕。○六部橋之對，宋有六部，部各有尙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凡二十四司。吏部，掌文武官吏選試、擬注、資任、遷敍、蔭補、考課之政，封爵、策勳、賞罰、殿最之法。其屬四：曰尙左尙右侍左侍右，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戶部，掌人戶、土地、錢穀之政，貢賦、征役之事。其屬四：曰左曹右曹，曰度支，曰倉部，曰金部。禮部，掌禮樂、祭祀、朝會、宴饗、學校、貢舉之政，其屬四：曰儀部，曰祠部，曰主客，曰膳部。兵部，掌儀仗、鹵簿、武舉、民兵、廂軍、土軍、蕃軍、四夷、官封、承襲之政，輿馬、器械之數，土地、城隍、堡寨、烽燧之圖籍。其屬四：曰兵部，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刑部，掌刑法、獄訟、奏讞、赦宥、敍復之政，敕律、章程之式。其屬四：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工部，掌城郭、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幣、山澤、苑囿、河渠之政，營繕、飭化[三八]之法。其屬四：曰工部，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其六部監門，紀部官卯未之出入，病疾之暫告，與謁制之可否，署在大門之內。○又北，爲尙書省、中書省、門下省、樞密院。宋初，門下省設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中書省設官十有一，中書令、侍郎、右散騎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諫議大夫，起居舍[三九]人，右司諫、右正言各一人。尙書省設官九，尙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其屬六部。蓋三省長官加平章政事者，皆宰相職也。初時，別置中書於禁中，與樞密使對政，謂之兩府。事關中書者，中書宣奉門下省審覆，付尙書省施行。事關樞密者，樞密宣奉門下省審覆，付帥府施行。尙書門下，雖尊官不得參襄密勿，故中書之權特重。熙寧改制，以侍中、中書令、尙書令官高，不除；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建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改參知政事，而三省合爲一體。乾道間，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至是，三省之名雖存，而官非初制矣。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招募、閱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設官十，樞密使、知院事、同知院事、樞密副使、簽[四〇]書院事、同簽書院事、都承旨、副都承旨、檢詳、編修；而樞密使類以宰相兼之。自簽書已上，皆謂執政。中爲都堂，爲兩府會議之所，刻周官一篇於正坐之屏，堂中刻累朝詔赦文書，各有跋語。自諫議大夫而下，別爲諫院。省院監門、封樁、安邊所，俱在大門之內。

義[四一]和坊，東通安和橋，東有勝安倉，即聖安寺故址。寺，元貞二年建；至正間，毀爲軍器

庫，今爲倉基。

義井巷，東通黑橋。

集賢巷，東通州橋，宋時與玉牒所、貴恕坊對，東有預備倉。

通江橋，本名慶元橋。其東，宋有都茶場、雜買務、榷貨務、雄武營。北爲太醫局；又東爲保安門，今塞。橋之南，爲過軍橋，北爲鄉義巷，東爲三皇倉，舊爲三皇廟。

懷信坊，俗稱糍糰巷，與長慶坊對，近朝天門而東至望仙橋者。其北，宋有裕民坊。

仁孝坊，俗稱清平巷，西通清平山開元寺者。其對，宋有登平坊。

壽域坊，在白馬廟南，西通（三三）七寶山；山側，宋韓侂胄第。第近太廟，鑿山爲園，僭擬宮禁，引青衣泉注於閱古堂，秀石環繞，絕類香林、冷泉之景。有桃坡十二級，夜宴，則殿巖用紅燈數百，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其巖洞最勝者，曰雲岫，危峯隱石，淺瀨深沼，窈窕渟泓，自比於洞天福地云。

天慶坊，宋稱太廟巷，俗稱蘭子坊巷。宋有大宗正司，以敍族姓昭穆，治其家政。其南，有玉牒所、宗正寺，元時，有榷茶提舉司。

保民坊，卽城隍廟街，西通金地山。宋有司農寺、太府寺、將作監、軍器監諸司，諸軍審計司。○司農寺，隸戶部，以幾察廩庾之出納。少卿張維記云：『漢置九卿，大司農其一也。今倣周制，爲六部，以戶部掌國計，而司農猶爲列卿，贅矣。況倉儲出納，自昔太倉令主之，蓋大司農之屬，猶今之倉部也。以列卿而行太倉令，日惟倉部要束是聽，位雖尊，勢出倉部下。至於軍餉廩給，罷於奔命，世謂走卿，辱矣。』○太府寺，掌軍國之經費，與縣官之私養，奉帨幣，定權量，治鹽茗之簿，劑班內外之庫，稍覈其名數而鈎磨之；殖財用於受藏之府，周知入出，斥幣餘互市之積，以便貿易；比物奠價，俾從其抵，儲藥物以除札瘥，敍財幣以待上之賜好，制券以通商賈。○將作監，掌營繕之事，行都工作，多以京尹、轉漕分任之，故監官多闕員。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寄徑於此，號儲才之地。○軍器監，掌繕諸軍器械，其御前所用者，別有提轄，歸之殿司。○諸司、諸軍審計司，分爲二局，各稟財用稍食之數而會稽之，屬太府寺。

長慶坊，俗稱石龜巷，西通石佛山。宋有都奏進院，卽智果院舊址也。掌王言出納與四方章疏。其南，爲三執政府，乃宰相私第也；內有四眼井。

鎭海樓，舊名朝天門，吳越王錢氏建。規石爲門，上架危樓，樓基叠石，高四仞有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爲通道，橫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東西闕門對闢，名曰武臺，夷敞可容兵士百許。武臺左右北轉，登石級兩曲，達於樓上。樓之高，六仞有四尺，連基而會，十有一仞，貯鼓鐘以司漏刻。元至正間，平章康里慶童改爲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行省劉、王兩參政者，失其名，改爲來遠樓。既榜揭，遣折字人張乘槎者往視之，槎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母死；劉以曆日紙坐法。王延乘槎問故，對曰：『來帶喪形，遠從哀（三四），帶哀形，旁之兩點相續者，淚形也。』頃之，參政徐本改爲鎭海樓，詹孟舉署扁，其陰，篆書『吳山偉觀』四字。成化十年燬，明年重建，叠構三層，闌楯周繞，巨鐘鼉鼓，左右懸架，更嚴之夕，鼓聲角咽，按箭行籌，似落霄漢間，規制弘遠矣。○趙子昂同慶童丞相上拱北樓詩云：『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寂無譁。提疆內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斗泛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楊仲弘詩云：『般地鼓鼙迎日出，倚天梁棟傍雲浮，北瞻帝闕三千里，南控臣藩二百州。江海無波沈罔象，旌旗垂野駐貔貅。驚迴麗榜多深意，縞衰於今有魏牟。』○高得暘詩：『天府南來第一州，胥丘東起最高樓，水分兩浙趨都會，地接三吳控上游。雲外鼓鼙嚴夜禁，城中車蓋樂春遊。玉堂政暇新題扁，彩筆飛光射斗牛。』

自鎭海樓而北，至清河坊，其街之東，折而北，爲布市巷、沙皮巷；正東爲興禮坊，西爲吳山坊、融和坊 清河坊。

布市巷，宋時爲貿布之所，東通望仙橋。

沙皮巷，舊名清平坊，宋時酒館也，至今沽肆不徹。

興禮坊，西與清河坊對，東通新宮橋。

吳山坊，內有大井，周四丈，吳越時，韶國師所鑿。品其水，爲錢唐第一，蓋山脈融液，獨源所鍾，不雜江湖之水，泓深瑩潔，異於衆泉。宋淳祐丁未，大旱，城井皆涸，獨此井日下萬綆，不減不盈，都人神之。安撫趙與籌立祠其畔。洪武初，參政徐本立石，刻『吳山第一泉』五字，紀宋事於碑陰。內有金銀雜色魚長數尺者，或隱或顯，相傳來自井底泉眼中者。

融和坊，宋稱灌肺新街，內有灌肺嶺。

清河坊，與興禮坊對，宋有張循王俊賜第在焉，俊封清河郡王，故稱清河坊，今改旬宣街。

自興禮坊而北，至寶祐坊，爲灌肺坊、通和坊、普濟巷、寶佑坊、五間樓。自清河坊而北，至文錦坊，爲太平坊、惠民坊、巾子巷、中瓦巷、甘澤坊。

灌肺巷，西與融和坊對，內有灌肺橋，宋爲珠子市。

通和坊，東通金波橋，宋有花月樓。又東爲熙春樓、南瓦子。又南爲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

融和坊。其西爲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皆爲瓦市，各有等差。酒客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杯，則先與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趕趁祇應者，亦皆紛至，浮費頗多。妓家富者，酒器、沙鑼、冰盆、火箱、妝盒之類，悉以金銀爲之。帳幔、裀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他物稱是。下此者，亦競尚鮮華，自酒器、首飾、被臥、衣服之屬，各有賃者。

普濟巷，東通普濟橋，又東爲柳翠井，在宋爲抱劍營地。相傳紹興間，柳宣教者，尹臨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參，宣教憾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迷道，詣寺投宿，誘之淫媾。玉通修行五十二年矣[134]，戒律凝重，初甚拒之，及至夜分，不勝駘蕩，遂與通焉。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慚恨而死，恚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產柳翠，坐蓐之夕，母夢一僧入戶，曰：『我玉通也。』既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居抱劍營。柳翠色藝絕倫，遂隸樂籍，然好佛法，喜施與，造橋萬松嶺下，名柳翠橋，鑿井營中，名柳翠井。久之，皋亭山顯孝寺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久矣，盍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爲陳因果事，柳翠幡然萌出家之想，如晦乃引見清了，清了爲說佛法奧旨及本來面目，末且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業障，尚爾耽迷耶？』柳翠言下大悟，歸卽謝鉛華，絕賓客，沐浴而端化。歸骨皋亭山，從所度也。

寶祐坊，東通寶祐橋。其南，宋時有榮王府、看街樓。

五間樓，在亨橋東，與三元樓對。宋時民間市樓之有名者，曰三元，曰五間，曰熙春，曰賞心，曰花月，曰日新。其廚店分沽，則有嚴廚、翁廚、任廚、陳廚、周廚、沈廚，鄭廚，康、沈銀杓等店。每樓各分小閣十餘，器皆銀飾，各有私名妓數十輩，凭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爲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碙[135]砂、豆蔻、小蠟茶、香藥、韶薑、砌香橄欖、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嚌。有賣玉面貍、鹿肉、糟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鰕茸、鱐乾者，謂之家風。有賣酒浸江蝑、章蚷、碙肉、龜脚、鎖管、蜜丁脆螺、鱟醬、法鰕、子魚、鯊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136]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傳唱如流，卽時供應。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楪，及舉杯，則又換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暑雨風雪，不少減也。

寶禰坊，一名東文錦坊，俗稱壩東巷，舊傳江潮至此，有壩限之。東通平津橋，俗稱貓兒橋。

太平坊，東與通和坊對。

惠民坊，洪武十七年置醫學於此。

巾子巷，舊名市南坊。

中瓦巷之南，宋時有武林園，通後市街。稍北，爲龍翔宮。

甘澤坊，與寶祐坊對。

文錦坊，西通三橋街者，俗稱洋壩頭。

自寶禰坊而北，至義和坊，爲安平巷、永清巷、日新巷。自文錦坊而北，至壽安坊，爲連二巷、修義坊、富樂坊、最樂坊、教睦坊、泰和樓、積善坊、秀義坊。

安平坊，東通方便橋。

永清巷，舊名蘭陵坊，俗稱水巷，東通永清橋。

日新巷，宋有日新樓，東通日新橋。

義和坊，西與壽安坊對，東通芳潤橋。

連二巷，宋有連二茶坊。

修義坊，俗稱肉市巷，又稱姜椒巷，西通軍將橋。

富樂坊，俗稱賣馬巷，內有狗兒嶺，今夷爲平路。

最樂坊，舊名衆樂坊，俗稱虎跑巷，後通大瓦子，亦曰上瓦。宋時，瓦子有名者十有三：在城則南瓦、中瓦、上瓦、下瓦、蒲橋瓦；城外則便門瓦、候潮門瓦、小偃瓦、新門瓦、薦橋瓦、菜市瓦、錢湖瓦、赤山瓦、舊瓦、嘉惠瓦、新瓦、艮山瓦、羊坊橋瓦、王家橋瓦、龍山瓦，皆羣花所聚。蓋取聚則瓦合，散則瓦解之義也。

教睦坊，一名敦睦巷。其南，宋有銀甕酒庫。

泰和樓，宋時，城中官沽有八樓，曰和樂、曰和豐、曰中和、曰春風、曰泰和、曰西樓、曰太平、曰豐樂，皆屬戶部點檢所。樓各有庫，每庫祇直數人，官妓數十人，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觴，謂之點花牌。金銀器皿，取自庫中，往往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

積善坊，俗稱上百戲巷，西通施水坊橋，內有罐子巷。

秀義坊，俗稱下百戲巷，內有東平王廟。

壽安坊，俗稱官巷，又稱冠巷，宋時謂之花市，亦曰花團。蓋汴京有壽安山，山下多花園，春時賞燕，爭華競靡，錦簇繡圍。移都後，以花市比之，故稱壽安坊。

自壽安坊而北，至衆安橋，其街之東爲武志坊、戒民坊、新安坊；西爲忠孝坊、修文坊、里仁坊、保

信坊、定民坊、百福巷、弼教坊、十官宅巷、棗木巷、資福巷、下瓦巷。

武志坊，東通李博士橋。

戒民坊，東通棚橋，宋爲行刑地，故號鬼門關，又曰陰山道。入巷，過棚橋，宋時謂之棚樓，粧點勾欄之所。其對，爲中和樓，乃錢塘中庫。元時，平準庫在焉。

新安坊，俗稱新安橋巷，有千勝將軍廟。

忠孝巷，俗稱崔家巷。

修文坊，西通洪福橋，宋有將作監。

里仁坊，西通執鼓橋，宋稱陶家巷。

保信坊，俗稱翦刀股巷。

定民坊，與戒民坊對，俗稱中棚巷，舊有棚心寺、佛牙塔、雙井。

百福巷，舊有百福院，唐天福中，錢氏建於城外。乾道五年，徙棚橋。至正間燬。

弼教坊，俗稱狗兒山巷，宋名睦親坊，今有睦親井尚存，有宗學在焉。先是，宋分宗子爲六宅，宅各有學。南渡後，惟置睦親一宅，紹興四年，始置諸王宮太(一三七)小學。嘉定九年，改宮學爲宗學，凡與籍玉牒者，無間親疎，皆肄業焉。三年一試，如太學法。有明倫、立教、汲古等堂，貴仁、立愛、大雅、明賢、懷德、升俊等齋。自此而西，街之南爲舊相國祠，又西爲金鉤巷。街之北爲新慶巷，北通匱擔嶺，隱隱起伏，蓋南山之蓋脈也。又西爲花園巷，又西爲洗鈇橋。

十官巷，宋時有宗室之子十人居此，故名。

棗木巷，西通石湖橋，宋時范成大所居，號石湖，故名。其北爲結縛橋，相傳宋時，下瓦勾欄，觀者雲集，時馬光祖尹京，令行禁止，得遺物者，結縛於此，以待失者，故名。其東爲匱擔嶺，宋爲沂王府。

下瓦巷，亦曰北瓦，內有勾欄十三座。北有瓦子橋，舊名衆樂橋。

自興禮坊而東，至舊薦橋城，其街之南，爲沙皮巷、布市巷。過新宮橋，爲夾牆巷。北爲熙春橋街、清冷(一三八)橋街、鍾公橋街、佑聖觀街。

新宮橋，俗稱宗陽宮橋。小河之水，自新宮橋分派，從東而西，過鍾公橋、清冷(一三九)橋，折而北，過熙春橋、灌肺橋、金波橋、普濟橋、保祐橋、巧兒橋、亭橋、舍人橋、方便橋、永濟橋、日新橋、芳潤橋、李博士橋、棚橋、新安橋、度生橋、北橋、軍頭司橋、清遠橋、百萬倉橋，折而東，與大河合流，出武林水門，俗稱市河是也。其支派自觀橋而西，合清湖河以北，亦曰市河。

夾牆巷，宋時德壽宮牆外委巷也。

熙春橋，宋有熙春樓、南瓦子。

清冷(一四〇)橋，南通沙皮巷，北通漆器牆。

鍾公橋，通上下抱劍營，本名寶劍營，錢王屯軍之所。又北，通集慶巷。

佑聖觀街，自宗陽宮折而北，東爲巡鹽察院，北爲市舶司。佑聖觀之東爲武林驛，西爲錢唐學、水亭子。

自清河坊而西，至杭州府治，其街之南，爲康裕坊、吳山坊、大隱坊、安榮坊、懷慶坊、豐和坊、龍舌頭；北爲南新街、清望街、德化街、十三灣巷、泰和坊、天井坊、文明坊。

康裕坊，俗呼八作司巷，宋有御史臺，中爲臺廳，謂之朝堂，有御史閣位，廳以內爲西監察位，又內爲殿中位，又內爲中丞侍御史位。臺獄之門扁曰『四推』。南渡鮮置對，有屬臺官讞問者，則刑察就聽於大理之獄。

吳山坊，直北與後市街對，內有報恩寺。

大隱坊，一名小仙巷，宋徽宗時，有處士徐奭居此，徵辟不起，賜號冲晦先生。

安榮坊，上通金地山，直北與華光巷對。

懷慶坊，由此以登寶月山者。

豐和坊，近龍舌頭，可通清波門者，在天井坊對。

龍舌頭，蓋當寶月、峨眉兩山之際，蜿蜒而來，若龍舌之吐者。

南新街，內有懷忠祠。

清望街，舊名新街，即後市街。

德化坊，舊有仁和衙。

十三灣巷，分東、中、西三道，內有惠安寺。

泰和坊，俗稱華光巷，亦稱糯米倉巷。

天井坊，在布政司右，舊名通闤坊，今廢。其對山有天井。按臨安舊志所載，城中之井，自相國而下，有名者六十，自吳山而下，有名者三十有一，初無天井之名，獨於黑龍潭云：『在寶月山，一名天井山，天晴則潭水碧色，有雨則先期變黑。』蓋指黑龍潭爲天井也。嘉泰二年，清河坊大火，郡守丁常任行視火場，得潭井於御史臺西小巷中，深五十餘尺，廣十餘尺，淘浚清澈，甘泉迸溢，得建炎錢數十枚，其堙塞必在建炎後也。

文明坊，即中和坊，亦名浮因坊，鬧兒頭。從此而北，宋爲榷店務，又北，爲戒子橋，元爲燒鈔

庫，今爲黃册庫。又北，爲定安橋，宋有慈幼局、施藥局。〇慈幼局，淳祐七年建，凡民間遺棄小兒，有願收養者，月支錢一貫，米三斗，二歲乃止。無人收養者，官爲顧乳；有願子者，從官請之。〇施藥局，淳祐八年建，元時改爲醫學提舉司，今併入都指揮使司。

杭州府前爲宣化橋，其對爲仁美坊、安阜坊，其西爲流福坊。

宣化橋，宋時俗稱懊來橋，至今仍之，謂好訟者與作惡而被刑者，至此皆有悔心也。

仁美坊，俗稱石板巷，宋時有三通判衙。又東，爲水溝巷。

安阜坊，舊名近民坊。從此而南，有淨因塔，俗稱塔兒頭。

流福坊，在府西，水口透城外，引湖水從西而東，經府前，至文明坊，折而北，過戒子橋、定安橋、淩雲橋、福寧橋、轉運橋，合湧金池之水。今水口雖淤，而條脈猶可考也。蓋宋已前，自錢湖門至錢唐門，引湖水入城者，爲明溝五道，暗溝十五道。明溝者，一爲淸波閘，卽流福水是也。二爲湧金閘，卽湧金池是也。三爲集賢亭水寬。四爲集賢亭後閘；今成化間所導，經蓮花橋出曲阜橋者是也。五爲菩提寺閘。暗溝者，李泌所開六井，沈文通所開南井，蘇軾所開新溝，通猫兒橋及雄武營者。而布政司前百獅池，西通西湖，東出水於普濟橋。又仁和學、府學前，亦有暗溝，繞櫺星門，出於淩雲橋者是也。餘不可考。夫久廢者固不可復矣，有蹤跡可尋而坐視堙梗，非郡城之利也。

後市街，宋時爲柑子園，有龍翔宮、孟太后宅、李皇后宅、全皇后宅、六眼井，直南與吳山坊對。先是，宋時車駕朝饗景靈宮，由御街過朝天門，經中瓦前，直下。回則自洋壩頭，橫入龍翔宮，自太平坊出御街。寶祐癸丑十二月大火，遂從御街當中取大路，直入右瓦之右，以爲武林園；其左以爲皇子忠王望湖樓。其時旅邸有題壁云：『龍翔宮闕壯皇都，鑾路縈迴枉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敎劫火闢通衢。』

沈公井巷，可通修義坊者。宋嘉祐中，郡守沈文通於六井之南，引湖水，絕河，東至美俗坊，爲大井，名曰南井。宋熙寧間，井廢，郡守陳述古疏湧金池爲上、中、下，澣衣、洗馬者不得及上池，列二牐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筒以引之，並河而東，絕三橋，入於石溝，注於南井。元祐間，復廢，民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蘇子瞻復命僧子珪治之，以瓦筒易盛以石槽，疏于朝，卽以子珪之號，號其井曰惠遷井。〔一一〕傍有奉慶院，宋〔一二〕嘉泰元年，僧智師建，又有小悟空寺，今〔一三〕廢。〔一四〕

大瓦巷，北通保康巷；元時，詩婦朱淑眞居此。

石榴園巷，通張司馬巷；國初，有鎭撫司。

三橋街，東通文錦坊，西至湧金門，北通剪刀街，南過惠遷橋。

自義和坊而東，至肅義〔一五〕街，過芳潤橋，其街之南，爲鐵線巷、普寧巷、豐樂橋、忠孝巷、甕井巷、安福巷，北爲固寧巷、興忠巷、安平巷、馬市巷、昇平巷、南斑巷。

芳潤橋，俗呼炭橋，宋時爲藥市；又北爲書坊；沿河而南，爲善履坊。

普寧巷，卽柴木巷，宋時有柴木場於此。通寶橋上、中沙巷。

豐樂橋，宋有豐樂樓酒肆，其北有橘園亭；宋時，此地多樹橘，號橘園。高宗幸建康，於此登舟，作亭臨河，故稱橘園亭也。亭傍，有夏皇后宅、十少保府。其南，爲狗兒山，隱隱地中，無可登陟。其東，有常惠井。橋之上，有華光廟。其北，有靑字營。

忠孝巷，舊名中沙巷。

固寧巷，內小巷曰諸投巷；相傳宋時，行市各有分地，而此巷獨無禁厲。其北爲油局橋，宋時爲油蠟局。

馬市巷，宋時爲馬市於此。東北通南班巷、茅郎巷。

昇平巷，今爲皮市，內有上四眼井、下四眼井、玉陽庵。

南班巷，宋時宗室子列南班、奉朝請者居之。

自壽安坊而西，至井亭橋，其街之南，爲二仙巷、興德巷、八仙巷、鐵作巷、成娘娘巷，北爲花市巷、馬家營巷、新房廊巷。

二仙巷，元時詩人張光弼居之。胡盧白挽詩云：『二仙坊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人不見，小樓春雨燕歸遲。』

興德巷，南通神堂巷。

八仙巷，宋有八仙茶坊。其時茶坊之有名者，曰八仙、曰淸樂、曰珠子、曰潘家、曰連二、曰連三。坊中插四時花卉，名人圖畫，粧點店面。所賣有七寶擂茶、饊子葱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則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之屬。盂、杓、盞子，皆以銀爲之，亦同酒肆，論一角、二角。茶樓多富室子弟，諸司下直人等，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

鐵作巷，西連百子圖巷。

成娘娘巷，宋時皇后無成姓，亦無賜宅於花市者；俗云神娘娘巷，豈訛而爲成歟？花市巷，宋時作鬧花朶者居之，今壽安坊兩岸，多賣花之家，亦其遺俗也。

馬家營巷，錢王屯軍之所，北通修文坊。

白井亭橋而西，爲甘泉坊、相國井。

甘泉坊，與井亭橋對。相國井有二，皆唐鄴侯李公泌所鑿也。自江潮避錢唐而齧西陵，沮洳鹵斥，化爲平原，今之城市聚落，皆江流故地也。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泌，當德宗興元時，守杭州，始作六井，引湖水以濟民，其最大者在古清河，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又名化成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唐縣舊治之南，爲小方井；金牛之廢久矣。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二，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別派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長慶間，白居易續鄴侯之績而浚治之，民以爲利。宋熙寧間，六井皆廢，民苦遠汲，郡守陳述古，命僧仲文、子珪等董其事，發溝易甃，補苴罅隙，而相國之水，清冽溢流，千艘更載而貿之。元祐五年，蘇軾復引六井餘波，至威果雄武五營之間，創爲二井。乾道三年，轉運周淙，重加浚治。淳祐七年，安撫趙與籌，自湧金門北，至錢唐門水口所入，咸作石檻，禁民不得植茭荷以穢水。咸淳間，內侍陳敏賢築室於靈芝寺前，劉公正於相國祠前洗馬，御史鮑度劾之，遂皆奪職。自宋迨今，將三百年，曠廢不理，惟相國井、西井僅存，而城中之井，無慮數萬餘，未必全賴六井也。唐、宋守臣，遞相修浚，旋復壅塞，蓋延引紆遠，則筒槽崩裂。而相國、西井，至今不竭(一吳)者，蓋有自然之源，不係於水口之修不修也。父老言，大旱若宋淳祐間，西湖龜坼，六井斷流，獨吳山大井，日下萬綆，遠近賴之。蓋自宋以前，城市地脈，猶帶江滋，故多苦惡，迨今去江日久，土膏融液，霖雨滲漉，鹵斥全消，渟釀甘淡，凡井皆良，故六井之利不顯。當鄴侯時，民之仰賴者，豈可同日語哉！○過井亭橋而西，宋有俞家園、諸天閣、華嚴院、鶴林宮、激賞庫、卿監郎官宅。○俞家園，在宋初皆荒池汚畝，茭稻雜植，行潦所歸。故諺云：『俞家園，一雨便撑船。』自爲行都，而閭閻輻輳，遂成平原。其南有九官宅。○諸天閣，華嚴院，晉天福間建，尋燬。宋紹興三年重建，丞相梁克家手書華嚴經一部，建輪藏，仍作亭於相國井上。元末燬。○鶴林宮，宋慶元間，旱，道士劉友眞者，禱雨而應，遂請以所寓舍崇奉天將，賜額曰『鶴林』。○激賞錢庫，以供三省樞密院公用者。庫西爲小方井。其激賞酒庫，在錢唐縣南。

自泰和坊而北，至井亭橋，其河之東爲普濟橋、侍郎橋、軍將橋、施水坊橋；河之西爲油車巷、曲阜橋、欽善坊。

普濟橋，上有華光廟，俗稱斷河頭。合湧金之水，過惠遷橋、軍將橋、施水坊橋、井亭橋、洪福橋、鞔鼓橋、馬家橋、八字橋、石湖橋、結縛橋，折而東，過衆樂橋、衆安橋、度生橋，與市河合。宋咸淳六年，安撫潛說友，因斷河堙塞，開至清湖橋，凡四千二百一十丈。

侍郎橋，宋眞宗時，工部侍郎郎簡所居。簡字叔廉，性和易，喜賓客，治園廬以蒔花木。導引服餌，顏如渥丹，善醫術，至老不衰，郡守孫沔表其里曰仁壽坊。

軍將橋，宋有茉莉園。

油車巷之西，宋有度牒庫、德壽橋，今廢入織染局。

曲阜橋，在靈壽寺坊前，宋有韓樞密府。

欽善坊，舊名聞善子巷，宋有柴場。

自井亭橋而北，過甘泉坊，至清湖橋，其街之東爲洪福橋、鞔鼓橋、馬家橋；西爲鮑生姜巷、清風坊、清河坊、癸辛街。

洪福橋之對，宋有紫雲坊，東有樞密五房院，西有惠利井，又名玉蓮池。引湖水以入城者，水口在舊玉蓮堂，基北有楊和王府第。王名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從高宗南渡，累立戰功，封和義郡王。高宗假借諸將，而眷存中尤深。第當清湖、洪福兩橋之間，規制甚廣，自居其中，旁列子舍，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爲上言之，欲引湖水以環其居。高宗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言，宜密速爲之。』和王卽督濠寨兵，且募民夫，晝夜作陰道，引水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遶數百丈，再宿訖事。未幾，臺臣有疏言擅灌湖水私第，以象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初，羣盜蜂起，用羈縻策，剗印封之，所有淮、浙數郡，賴諸將宣力，羣盜悉平。朕籍土地外，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貲以治泉池第圃。以存中之功，雖盡賜西湖，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願卿等容之。』言者遂止。既復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以御書『風雲慶會』四字扁之，蓋取大龜俯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火災。紹定間，其家捨閣於佑聖觀，相者謂龜失其首，次年五月大火，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燼云。

鞔鼓橋之對，宋有崇訓坊。

馬家橋之對，宋有孝慈坊。

清風坊，宋稱活水巷，有莊文太子府。

清河坊，宋稱古清河坊。

癸辛街。相傳楊和王建子第於府側，取癸辛方向，其門巷曰癸辛街。宋季年，有周密公謹居此，所著有癸辛雜識、齊東野語。元時，有省府、廣濟庫。洪武初，賜爲曹國公李文忠宅。永

樂間，籍於官，今爲民居。

清湖橋，與洗麩橋分跨兩河，若八字然，故名八字橋。其水過安濟橋、安福橋、丁家橋、長生老人橋、紀家橋、車橋、長壽橋、新莊橋、師姑橋、中正橋，出城外。

西湖遊覽志第十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衢巷河橋

入湧金門而東，至三橋街，其街之南爲湧金池、轉運橋、永安橋、惠遷橋；北爲鐳子井、友助巷、焦簞巷、六房巷。

湧金池，吳越王時，金華令曹杲所鑿也。楊蟠詩：『湧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郭祥正詩：『衆沼皆涵璧，斯池獨湧金。寶光終夜見，不是月華深。』

轉運橋，俗稱渡子橋，從此而南，爲普安橋，在運司前。河西有桑園巷，併入運司。又南爲福寧橋，與油車巷相通，併入織染局。又南爲淩雲橋，在府學前。其對，宋有豐豫坊。

永安橋，在織染局前，宋稱臺後橋。

惠遷橋，一名金文橋；其南，宋有金文酒庫。內有羅漢洞，壘石嶇嵚，塑羅漢於其下。其里，宋名善俗坊。又南，爲太常寺，昭勳崇德閣，繪趙普、曹彬等二十四人從祀太廟者。內有汲古泉，又名觀音泉，乃法慧寺舊井。宋時有石刻云：『此泉淸甘，雖旱不竭，故老相傳，飲之，有疾者愈，宜愛護之。』嘉泰改元，立石，今歸布政司。

鐳子井，在上方寺南，水口在湧金門外，城下有水門，成化十二年所開者，引西湖之水，由柳洲寺後入城，過紅蓮花橋、白蓮花橋，出曲阜橋，合西湖之水。

友助巷，俗稱四條巷，北通洗布圃。

六房巷，與臺後橋對，舊有如意橋，北爲帳前營。

入淸波門而東，至龍舌頭，其街之南，爲菜市巷、鐵冶嶺，郭璞井巷、金剛嶺巷、螺獅山巷、聯桂坊；北爲聖祖巷、四條巷、石板巷、關王廟巷。

鐵冶嶺，宋名豐寧坊，南上雲居山者。街左仁靜巷，宋有景獻太子府。嶺下有相公井，紹興間，節度使趙密所浚

郭璞井，相傳晉郭景純所相度者。蓋其時杭城苦斥鹵之水，甘泉難得，景純善相地脈，故凡美井，多託郭氏爲名，土人訛爲郭婆井。

螺獅山，一名狗兒山，上通烏龍潭。

聯桂坊，元至元間，有周氏兄弟舉進士，並登甲榜，故名。

聖祖巷，直北爲荷花池。

四條巷，通塔兒橋。

淸波門之南，宋有錢湖門，今塞。門之內，有牙兵寨、虎翼營、教駿營、騏驥營、白鶴井。

入候潮門向西，折而北，透永昌門大街，至下馬坡，其街之東，過諸家橋，爲烏盆場巷、東花園、道義巷、大覺巷、高陽閭巷；西爲大營巷、官井巷、皷郎步巷、撫寧巷、獅子巷、福地巷、大德街、廣福巷。

候潮門，宋時西向，元時改西北向。入門，宋有都亭驛，驛左有打繩巷、侍從官宅。從此而西，直六部橋，稍北爲州橋，有吳太后宅，元有金玉總管府。

候潮門之東，舊有茅山，高可尋丈。有河經之，曰茅山河，入保安水門，過保安橋，過軍橋，折而北，合流通江橋。

烏盆場巷，南通水門。

東花園，宋時，此地多名園，高、孝兩朝，嘗幸東園閱市，至今有孔雀園、茉莉圃等名。

高陽閭巷，俗訛爲羔羊巷，內有慈雲寺，巷口爲羊市。

大營巷，東通勝安倉。

撫寧巷，內有伏虎廟。

獅子巷，折北，有祇園寺。

福地巷，折北，有旌德觀。國初有浙西分巡道。其北，通桃園市巷。

廣福巷，舊名寨口巷。

馬坡巷，宋時稱馬婆巷，蓋其時在城外，馬院近之，教駒遊牝，皆於此地，故名馬坡耳。自東花園而南，爲上馬坡；北抵淸泰門大街，爲下馬坡。

入永昌門而西，過昇仙橋，至望仙橋，其街之南爲上馬坡巷、竹竿巷、總寧巷、武寧巷；北爲保安巷、下馬坡巷、演教寺巷、什物庫巷、板兒巷、馬院巷。

竹竿巷，南通獅子巷，北對板兒巷。

總寧巷，俗稱竹椅巷，南通保安橋，北對馬院巷。

武寧巷，一名牛羊司巷，宋建牛羊司於此，掌御膳牲（一字）及祭祀之牲，有滌宮，在赤山。

保安巷，俗稱水仙巷。

演教寺巷，內有演教寺。

什物庫巷，宋時建什物庫於此、

板兒巷，一名白花蛇散巷。北有景隆觀、靈順宮、金剛寺、安樂園、平安一橋、平安二橋、平安三橋，俗稱爲闕宮橋，乃斷河之水也。

馬院巷，宋建馬院於此，內有馬眼井。

望仙橋之東，宋有德壽宮、蔣院使花園。紹興十五年四月，秦檜建第落成。初，望氣者言：『此地有鬱葱之祥。』檜專國，實覬覦焉，請以爲第。檜死，高宗將倦勤，乃即第築新宮，名德壽，紹興三十二年，禪位於孝宗，遜居之。以朝禁爲南內，以此宮爲北內，鑿池引水，疊石爲山，象飛來峯，建冷泉亭，規制宏麗，詳見偏安佚豫志中。孝宗內禪，移居此宮，改名重華。後寧宗以奉憲聖太皇太后，改名慈福　壽成皇太后居之，改名壽慈。當高宗時，得盤松一本於聚景園中，移植宮苑，奇秀絕倫，高宗嘗自爲贊曰：『天錫瑞木，得自嵌岑，枝蟠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朕壤，溉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又嘗躬製祭文，祈神保護，其文曰：『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我遊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夭矯蟠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醉吟閒適，予情所鍾，壅培封殖，久或力窮。鳥鳥外擾，蟻蠹內攻，神其剿絕，勿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蹤。常令勁節，坐閱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葱葱。牲牢旨酒，爾餘汝功。尚饗。』

入清泰門而西，過崇新橋、春熙橋，至清泰橋，其街之南，爲水仙巷、安薦坊、崇新巷、南場巷、春熙巷、九曲巷、佑聖巷、義井巷、寧海巷；北爲同德坊、蒲場巷、崇新巷、石板巷、北場巷、熙春巷、豐禾巷、高橋巷、忠孝巷。

安薦巷，南通下馬坡，內有香餅園、菩孫巷。

崇新巷，南通板兒巷。

春熙橋，一名裝駕橋，相傳宋高宗自越州渡江，還臨安，泊舟裝駕於此，蓋其時橋在城外故也。士人訛爲城家橋。

南場巷，北對北場巷，內有假髻兜。

春熙巷，北對熙春巷。

九曲巷，對小學巷。

佑聖巷，南通佑聖觀。

義井巷，俗稱四眼井，咸淳志云：『水宜染紫。』

寧海巷，俗稱林木梳巷。

同德坊，南對安薦坊，北爲北營。

崇新巷，自北而西，爲淳祐橋，直北爲橫河橋。

石板巷，內有葫蘆兜。

熙春巷，宋有雙茶坊。

豐禾巷，宋有豐禾倉。

忠孝巷，俗稱中沙巷，北通回回新橋，舟行上河者，檥此。

入慶春門而西，至延定坊，其街之南，爲新開路、蒲場巷、普庵坊、瓦子巷。過菜市橋，爲保信巷、舊城基、薦義坊、福祐巷。過蒲橋，爲上八界巷、下八界巷、清寧巷。過惠濟橋，爲興忠巷、嘉新坊、延定巷。北爲文東巷、清平街、花斗巷、信善巷、東清巷、忠清里、安泰巷、小福清巷、七寶巷、大福清巷、木場巷、醋坊巷。

新開路，舊名麻柴巷，又名刀茅巷。

瓦子巷，宋名菜市橋瓦。

菜市橋，舊在門外上唐沙地，宜菜，故宋時有『東菜西水，南柴北米』之諺。其河曰菜市河，又曰東運河，其源本通保安水門，自宋築德壽宮而堙之，故稱斷河頭也。其水過闕富橋、春熙橋、淳祐橋、橫河橋、慶春橋、壩子橋，出艮山水門。

保信巷，一名保寧巷，南通回回墳、中班街。

舊城基，元時禁天下修城，故杭城日毀。至正十九年，張士誠據兩浙，改築杭城，自艮山門至清泰門，展出三里，而絡市河於內，此其舊基也。

薦義坊，內有佛慈寺。

福祐巷，俗稱皮市巷，折而西南，有荷花池、紫瓊觀。

蒲橋，東塊，宋爲昌樂坊。

下八界巷，宋有崇恩延福院。

清寧巷，內通西北巷。

惠濟橋，俗稱鹽橋；宋時，鹽船待榷於此。上有廣福廟。西塊，宋爲興德坊。

興忠巷，南通豐樂橋。

嘉新坊，俗稱七郎堂巷，又稱祖廟巷，國初，有鎮撫司。

延定巷，俗名糯子巷。

文東巷，北有潮鳴寺、回龍橋、

花斗巷，內有多福寺。

信善巷，一名信扇巷。

東淸巷，內有牛爿寨、海螄溝。

忠淸里，本名昇平巷，北爲褚家堂。正德十六年，里人胡世寧爲都御史，時御史唐鳳儀按浙，欲爲世寧建坊於門閭，世寧辭之曰：『僕計偕時，已得坊費，後遭宸濠之難，被逮京師，當道義助，補前之缺，家人先後妄費，非有司不曾加惠也，豈敢瞞昧，再叨厚貺？竊念僕居近褚堂，以遂良故里得名。近世同里有王公琦者，歷官教職、御史、僉事，皆有政蹟，而淸介絕俗，晚年休歸，枵腹以歿，諸孫見爲傭工。項公麒者，歷官司務員外、郎中，文學廉孝，冠絕一時，而病歸四十餘年，閉戶以終，一子貧贅依人。蓋以俗尙通達而賤方介，以致二公泯滅如是也。此堂街口有平安坊，蓋取在籍坊名爲額，今廢已久。欲請於官，復造一小石牌，上刻三公名氏，更題曰忠淸里，以勵夫人，而後死者亦與有榮焉。』鳳儀從之。嘉靖二十六年，布政使李默，併勒世寧名於上。里內，東有櫃衮巷、軨轄巷、宋有軨（一見）轄司，戚乙巷、西有大東門。〈轉南，樓子營、鬃石巷、大夾道、小夾道、梅東門。

安桼巷，內有靑字營，錢王所立。

七寶巷，內有七寶寺。

醋坊巷，宋時有醋庫十二，一在此，一在府街後，一在菜市橋，一在小新營，一在棚北橋，一在洋壩頭，一在井亭橋，一在朝天門，一在三橋，一在龍舌頭，一在范浦，一在江漲務。

入艮山門，折而東南，爲廣豐倉、廣積倉、淳祐橋巷、白洋池、田家灣、通濟橋、梅家橋。

廣豐倉，在艮山門內，河西。

廣積倉，在艮山門內，河東。

白洋池，在通濟橋東，周三里，深不可測，時有神物潛焉。宋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皆涸，茲池汪濊如故，郡人趨汲之，至有擠踐市中者。池上有張家寺。

通濟橋，俗稱梅東高橋；其傍有臙脂橋。

西湖遊覽志第十五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官署

巡撫都察院、巡按察院、巡鹽察院、清軍察院、布政使司、布政分司、都指揮使司、都轉鹽運使司、杭州府、杭州前衛、杭州右衛、仁和縣、錢塘縣、杭州府儒學、仁和縣儒學、錢塘縣儒學、織造府、吳山書院、市舶司、杭州府稅課司、武林驛、鹽倉批驗所、惠民局。

巡撫都察院，入俗民坊，在通江橋東，舊爲清軍察院。嘉靖二十六年，以海寇擾越中，設都御史提督軍務，以此爲行臺。〔一四九〕

巡按察院，在正陽門北，元時置江南行御史臺，歲遣監察御史二員，分巡省地。當時有南察院，一在按察司右紀家橋邊者，名北察院，守省御史居之。一在朝天門外正陽門北者，名南察院，監燒鈔御史居之，即今所也。國朝歲遣御史分巡浙江，則猶元時守省之職，而按察使、副使、僉事，與御史參舉吏治，其初權等耳，乃今重內輕外，而激揚之權，總歸御史矣。

巡鹽察院，在宗陽宮東，舊爲太平興國傳法寺基。南宋初，普照法師建。皇明正統三年，遣御史巡視兩浙，催督鹽課，遂改寺爲行臺。

清軍察院，即今巡撫都察院也，舊爲三皇廟廢址。先是，清軍御史寓朝天門外〔一五〇〕西天寺，正德間，改建於此。

布政使司，宋南渡初，爲殿司寨，尋改安撫司治，復改祕書省。元至元間，遷〔一五一〕江淮行省於此，總兩浙、福建、江西四道，并闢元宮址廣之。至正十九年，析福建一道，置行省。國初，天兵平浙，因元舊，置浙江行中書省，洪武九年，改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參政、參議。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來屬，屬府十有一，州一，縣七十五。司內有紫薇樓，門外百獅池，皆宋、元故稱。蓋紫薇，中書省之號，而百僚師，師亦宰相之法像也。樓後有山，壘石蒼翠，嘉樹森列，乃元時丞相別兒怯不花所治。山下有松化石，節理宛然枯枿也。經歷司、照磨所、理問所、司獄司、廣濟庫，皆在司內。

宋祕書省，以藏累朝御著信史，古書、彝器、名畫，汴京建於禁中，紹興初，寓法惠寺，十三年始建于此。省內有右文殿、祕閣、國史院、道山堂、著作之庭、國史日歷所、書庫、寶庫、羣玉堂、席珍亭、渾儀臺。其前、有方等院。○淳熙五年九月二十日，孝宗臨幸祕書省，賜丞相史浩以下官詩云：『玉軸牙籤煥寶章，簪紳侍列映秋光。寅開芸〔一五二〕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稽古右文慚菲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聽嘉猷爲贊襄。』著作權禮部郎呂伯恭和云：『麟閣龍旗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焜燿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卑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願將實學酬天造，敢効明河織女襄。』又獻詩二首云：『麟臺高柳識琱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蹕，青緗重入史臣書。需雲下際君恩盛，晨露高張樂節舒，若寫鴻猷參大雅，定非周鼓頌畋漁。』又云：『紫清丹極與天隣，閶闔乾坤繫笑顰，獨爲斯文回一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墨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意在彝倫。』○周公謹遊祕書省記云：『乙亥歲秋，監丞黃汝濟以遊省勾點，邀予偕行，予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扁，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巒，曰羣玉堂。堂屏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兩安守取之長樂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會海。會殂，復獻韓平原，韓誅，籍錄送官。左爲汗青軒，軒後多古桂，兩傍環石柱二，小亭曰蓬萊，曰瀛瓔，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繹志，曰采良門，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渾儀臺，觀銅渾儀，紹興間，內侍邵諤所爲，精緻〔一五三〕特甚，色澤如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留此，以備測驗。最後步石渠，登祕閣，兩旁皆列龕，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四匣。〔一五四〕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尚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偽易真，殊不可曉。其佳者，有董源畫孔子笑魚丘子圖，唐摹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圖絕高古。李成『重巒寒溜』、孫太古『誌公』、展子虔『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士雷『小景』、符道隱『山水』、關同『山水』、胡瓌『馬』、陳晦『柏』、文與可『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也。』

布政分司五：曰管糧道，在蛾眉山麓。曰杭嘉湖道，在朝天門外，舊爲巡視都察院，元時西天寺舊基也，延祐間，西僧板特達降香普陀山，過錢唐，建此。曰金衢嚴道，在太平坊，舊爲鎮守府後宅。曰溫處道，在本司儀門外。曰寧紹台道，在運司河下。

都指揮使司，本元行宣政院也。洪武三年，置杭州衛都指揮使司，其時，徐司馬以其故址開建。八年，改爲浙江都指揮使司，設都指揮使、同知、僉事，而王誠、陳垣，又拓大垣廨，遂以前、右二衛附焉。其經歷司、斷事司、司獄司，皆在司內。

都轉運鹽使司，在湧金門內，本宋轉運司治也。太平興國二年，開署於鳳凰山雙門內，熙寧

間，徙建今所。職司漕輓，訊訟牒，諏民利病，領郡縣學校，應詔選士，其權甚重，鹽課特其瑣事耳。元至正十四年，改爲都轉運鹽使，專掌鹽課。國朝因之，設運使、同知、副使、判官、經歷、知事。

杭州府，自吳越王已前，在鳳凰山下，宋南渡，取爲行宮，徙州治於竹園山淨因寺故址。元時改爲杭州總管府，皇明改爲杭州府，設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屬縣九。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皆在府內。其府治正廳，元時扁曰『宣化』。後堂，宋時扁曰『簡樂』。洪武十五年，郡守阮友竹扁曰『思政』。嘉靖二十一年，郡守陳仕賢建別館於儀門之外，扁曰『親賢』。宋有中和堂、簡樂堂、見廉堂、聽雨軒、恕堂、愛民堂、承化堂、三桂堂、吏隱堂、講易堂、清明平軒、景蘇堂、玉蓮堂、香遠樓，並廢。○中和堂，舊在鳳凰山府治，嘉定間，安撫趙時侃建之，以存舊跡。簡樂堂，卽今後堂是也。時光宗以太子領尹，奏書有『訟簡刑清，百姓和樂』之語，後二年，郡守胡與可乃摭『簡樂』二字，扁於堂，且丐御書，司業薛元鼎爲之記。見廉堂，咸淳間，安撫潛說友得璽書，有『足見廉能』之褒，遂建堂而扁之曰『見廉』。聽雨軒，景定間，安撫劉良貴建。恕堂，紹定間，安撫金天錫建。愛民堂，淳祐間，安撫趙與懽建。承化堂、三桂堂，嘉定間，安撫袁韶建。吏隱堂，紹興間，安撫張澄建。講易堂，卽吏隱堂也，隆興初，陳輝改建。清明平軒，潛說友建。景蘇堂，景定間，安撫魏克愚建，以文忠公嘗守郡，有治績也。玉蓮堂，亦舊府治所有，後守重建於此，魏克愚徙之錢唐門外；潛說友遂卽其廢址爲香遠樓，高出城表，平挹西湖，山翠橫陳，芙蕖布濩，香遠而益清，爲郡署最勝。

杭州前衛指揮使司，舊在錢唐門太平坊，洪武八年，徙都指揮使司大門之左，統五千戶所。

杭州右衛指揮使司，舊在泰和坊，洪武八年，徙都指揮使司大門之右，統五千戶所。

仁和縣，舊名錢江縣。吳越時，在梅家橋西。宋紹興三年，遷觀橋東招賢坊。元初，遷於府左。皇明洪武初，復遷招賢；四年，知府劉文以縣附府爲便，仍遷府左，乃元時錄事司舊址也。宋有無倦堂、安敬堂。

錢塘縣，漢、魏時在靈隱山麓，平帝時，更名泉亭。尋復名錢唐，徙錢湖門外。唐武德四年，避國號，改唐爲塘，徙錢塘門裏。宋南渡後，建景靈宮，復徙紀家橋華嚴寺故址。皇明洪武四年，知府劉文徙於府右。宋有晝簾堂、勤清軒。

杭州府儒學，在運司河下，府治之東；宋初，在通越門外鳳凰山之右，紹興元年，徙建於此，幷今府治，皆淨因寺舊基也。嘉定九年，教授袁肅、黃灝言於朝，拓大之，楊簡爲記。紹定四年，戶部侍郎余昉增置學田，周端朝爲記。元至正十二年，燬於寇，守臣帖睦烈思購禮佛寺之南，得地八丈，提舉王大本爲記。二十二年又燬，守臣夏思忠盡購禮佛寺地，南北二百步，東西一百六十步，提舉楊翮爲記。皇明洪武八年，重新之；永樂十八年火；宣德初，大理寺卿熊槩以上命重建。正統元年，按察使軒輗增建號舍。其制，左爲大成殿，右爲明倫堂，卽宋時養源堂也。宋有八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崇禮、曰賓賢、曰志道、曰尙志。減爲六，又減爲四：曰志道、曰據德、曰時習、曰日新。今仍之。後爲崇文閣，卽宋時稽古閣也，俗稱尊經閣，內有宋高宗御書易、詩、書、左氏春秋、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論語、孟子等篇石刻。臨安府尹趙䂬老於太學建尊經閣，模墨本閣上，寘石刻閣下。宋亡，學廢。元改爲西湖書院；皇明改仁和縣學；後學徒而石刻從之。正德十三年，提學副使徐蕃徙置府學，而聖賢像贊、宋理宗道統十三人贊、蘇子瞻表忠觀碑皆在焉。學前爲淩雲橋，卽宋志所稱淩家橋。○昌文侯祠，本學土神也，侯爲徐文慶，宋岳武穆王飛部將，有戰功，飛死，侯遂不祿。孝宗理飛冤，褒崇及其部將，遂賜侯爲昌文侯，隸充太學土神，今仍奉祀焉。○鄉賢祠，在儀門外，舊祀嚴子陵以下一十六人。皇明洪武中，教授徐一夔增祀六人：漢處士富春嚴光、晉臨海太守錢唐范平、晉中尉錢唐褚陶、晉處士富春孫晷、齊處士鹽官顧歡、梁參軍錢唐褚修、梁處士錢唐范琰、唐右僕射錢唐褚遂良、唐禮部尙書鹽官褚無量、唐大都督鹽官許遠、唐諫議大夫給事中新城羅隱、宋侍中臨安錢惟演、宋和靖先生錢唐林逋、宋知制誥富陽謝絳，本陳郡人、宋諫院臨安錢彥遠、宋八行先生仁和崔貢、宋本（臺）學教授錢唐與師仁、宋贈太師鹽官張九成、宋工部侍郎臨安滕茂實、宋端明殿學士於潛洪咨夔、宋吏部侍郎臨安俞烈、宋知處州事昌化章樵、宋刑部尙書餘杭趙汝談、宋刑部侍郎寓鹽官楊由義，本汴人、宋將作監丞富陽李秫、宋右丞相富陽李宗勉、宋處士寓錢唐謝翶，本閩人、宋處士富陽朱淸、元尙書右丞富陽葉李、元石塘先生寓錢唐胡長孺，本永康人、元湖南肅政廉訪使寓錢唐鄧文原，本綿州人、元處士寓錢唐劉濩，本莆田人、元處士錢唐劉汶、元江浙儒學副提舉錢唐白珽、元溧陽州儒學教授錢唐仇遠、元處士錢唐吾衍、元寧國路推官寓錢唐楊載，本浦城人、皇明四川按察使僉事仁和王琦。

仁和縣儒學，宋紹興三年，縣令孫廷直始建於觀橋之北，卽今貢院基是也。洪武十一年，教諭沈尊，訓導卜埜、瞿佑，病其卑隘，而宋太學在前洋街，元改爲西湖書院者，頗弘敞，尊等言於朝，請改爲縣學，上許之。天順三年，巡按御史閻鼐以其迫近臬臺，乃徙府學之右，本元時試院也。中爲明倫堂，卽宋時彝訓堂，宋爲四齋，曰敎文、敎行、敎忠、敎信，元因之，今減

爲二齋，曰正心、誠意。

錢唐縣學，宋紹興間，建於長生老人橋西；嘉熙四年，趙與懽斥大其址。至正十二年，燬於兵。皇明洪武三年，知縣邵復亨以湫隘，購地佑聖觀之西，遂以建學。九年，僉事潘繼祖重新之。正統初，按察使軒輗增建號舍，爲門曰『集賢』。景泰間，副使鄭彥謩增置什物。宋分六齋，曰友善、辯志、教文、教行、教忠、教信，元減爲四，今減爲二，曰進德、修業。

織造府，在旗纛廟西，掌供御用袍服，以中官掌之。洪武二年，初建織染局於斯如坊朱家橋。永樂中，因地卑溼，分撥工料於湧金門，建局織造，遂以舊名南局，此名北局。後南局壺廢，而工料併歸北局。

吳山書院，故鎮守府也。元時爲平準行用庫，俗稱倒鈔庫。國初因之。正統間，命內臣鎮守各省，改爲府署。嘉靖間，革除鎮守，改爲吳山書院。

市舶司，本宋德壽宮後圃也。永樂中，命內臣掌海舶互市於此。內有芙蓉石，高丈許，竇穴玲瓏，蒼潤可愛。嘉靖中，改爲南關公署。

杭州府稅課司，在文錦坊西，洪武五年建。

武林驛，在芝松坊，吳元年，建於武林門外；洪武二年，徙建於此。

鹽倉批驗所，在艮山門內，元時名檢校批驗所，國初因之；洪武十五年，改今名。

惠民局，在吳山書院北，洪武十七年，置醫學於此。

西湖遊覽志第十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祠廟

旌德觀、蕭相國廟、關王廟、助聖廟、東平忠靖王廟、千勝將軍廟、鄴侯祠、金華將軍廟、昭節廟、三忠祠、忠烈祠、廣福廟、旗纛廟、憫忠祠、揚清祠、三太傅祠(一五六)。

旌德觀，在保安坊內，舊名先賢祠。宋寶慶二年，京尹袁韶建於蘇堤，以祀鄉名士烈女，共三十九人，人各爲贊。其名士爲唐時陽城許由，漢時富春嚴光，吳時餘杭凌統，晉時錢唐范平、褚陶，富春孫惠，宋時錢唐范叔孫，餘杭卜天與，齊時錢唐杜京產、褚伯玉，鹽官顧歡，梁時錢唐范述曾、范元琰、褚修，唐時錢唐褚亮、褚遂良，鹽官褚無量、許遠，於潛章成緬，後梁時臨安錢鏐，新城羅隱，宋時錢唐錢俶、錢彥遠、錢明逸、錢勰、林逋、郎簡、沈文通、吳師仁、虞奕，仁和崔貢，餘杭陸詵，鹽官張九成，富陽謝絳。烈女則晉時富春孫夫人，唐時錢唐馮孝女等。明年，詔易其額曰旌德觀，中書王塈爲之記。元時，改建今所；國初燬，成化十一年，道士許道昌、史志中重建，時參政張實、僉事李顒倡義助之，傳烈女之祀，而增府學所祀鄉賢共五十五人。

蕭相國廟，在弼教坊內，以奉漢酇侯蕭何者。宋時，廟在汴京，南渡後，建廟於此。蓋戒民坊爲戮人之市，而蕭何定律令，平刑獄，義有所取耳。嘉靖十四年燬，道士葵如樟重建。

關王廟，在義和坊，以奉漢壽亭侯關雲長者。宋嘉定間建，元末燬，洪武三年，道士吳一清重建。

助聖廟，在忠清里，以祀唐僕射褚遂良者。遂良字善登，錢唐人，博涉文史，工隸楷。貞觀中，累遷起居郎侍書。在任多讜言，太宗欲自觀史，遂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也。』對曰：『臣職(一五七)載筆，君擧必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遂良諫：『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太宗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故諫者救其源。』時皇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刺史，民之師帥也，臣謂皇子且教以經學，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遣。』帝許立魏王泰爲嗣，遂良曰：『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帝欲自討遼東，遂良言：『非萬乘六師所宜行。』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麗逆臣莫離支貢金，遂良引魯納郜鼎之事諫止。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上諫：『父子濟(一五八)愛者多惡。』拜中書令。帝疾，召遂良、無忌受遺詔。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遂良曰：『皇后無他過，不可廢。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歸陛下此笏，乞放歸田。』武氏立，遷潭州都督，徙桂州，貶愛州刺史，卒。父亮，散騎常侍、弘文館學士。祖玠，陳祕書監。曾祖蒙，梁太子中舍人。高祖湮，梁御史中丞。並著名前史。

東平忠靖王廟，在秀義坊內，以奉唐將張巡、許遠、南霽雲、姚誾、雷萬春者。巡，南陽人。遠，鹽官人。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時巡爲眞源令，起兵討賊。守雍丘，與賊將令狐潮大小數百戰，帶甲而食，裹瘡而鬬。時有大將六人，以勢不敵，白巡請降，巡陽許諾。明日，設天子像，率軍士朝之，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戰守積六旬，馬裁三百，兵三千，遂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巡呼爲兄；遠自以材不及巡，讓巡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霽雲、萬春，咸强毅善射。時賊將尹子琦(一五九)、楊朝宗等，以十餘萬衆，圍困睢陽經年，乏食，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革紙而餉者，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巡出愛妾，烹以啖衆，遠亦助以奴僮，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巡遣霽雲如賀蘭進明乞師，不得請；進明愛之，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因拔佩刀，斷一指，卒不食去。賊知外援絶，圍益急，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等俱被執。巡罵賊不屈，與霽雲、萬春、誾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尹子琦(一六〇)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後封巡東平王，謚忠靖。唐史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豗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廟建于宋建炎二年，元末燬，皇明洪武三十年，里人吳輿捐貲重建，布政使王鈍爲記。(一六一)

千勝將軍廟，在新安坊，其神張亞夫者，巡子也。拜金吾大將軍，立廟睢陽。宋南渡時，凡汴京有廟者，皆得祀於杭，故建廟於此。元元統間燬，皇明洪武間，僧廣成重建。

鄴侯祠，在井亭橋西。鄴侯李泌，字長源，京兆人，唐玄宗時，以奇童召見。及長，博學，善治易，嘗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待詔翰林，楊國忠等嫉之，斥置蘄春郡。肅

宗如位，泌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與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廣平王行軍司馬，益親信用事。李輔國嫉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取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初，泌無妻，不食肉，帝強詔食肉納婦焉。元載惡不附己，出爲江西觀察使判官。載誅，帝詔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有惠政，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市，以便民汲。德宗在奉天，召授散騎常侍。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未幾卒。史臣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位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于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事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鄴侯既薨，杭人感其惠，立祠于此，買以僧舍，俗稱西井寺。宋淳熙十一年，賜安國羅漢教寺額，景定五年，改嘉澤廟。元季燬，祠廢而寺猶存。成化間，都指揮王景端重繪侯像，布政使楊維高拓故祠而奉之。至今祠寺並建，祠前有井，徑丈許，底與湖通，鄴侯所鑿也。井中金、玉魚數百頭，游泳喁噞，滋乳日繁。

金華將軍廟，在湧金門內，其神曹杲者，真定人，仕後唐爲金華令。時郡兵叛，杲以計平之，吳越王嘉其功，就擢婺守。宋初，吳越王入朝，委以國事，遂即城隅浚三池，引湖水入城，以便舟楫。王歸，嘉之，題曰『湧金』，立石池上。杲卒，郡人立祠祀之。

昭節廟，在保安坊，其神曰喬亢、陸軌，襄漢人，仕周爲殿侍東三班。宋太祖受禪，自宜祐門入，守者拒弗納，乃自移門入。既受朝賀，卽召宜祐門守者，一班皆自殺，太祖大驚，趣救之，得不死者二人，詢之，乃喬、陸也。改班長，入以青紅二色帛爲幘飾。二人既出，復自殺，太祖義之，命立祠祀之。南渡後，立廟于杭州，適郡城大火，空中見青紅二旗，書喬、陸二字，火遂息，民益神之。事聞，孝宗賜額曰『昭節』。

三忠祠，在義和坊東，舊名旌忠廟，今覺苑寺是也。其神曰高永能、景思誼、程博古。宋元豐間，同爲統軍，禦虜銀川，戰死，廟食于鳳翔和尙原。宣和間，方臘寇睦州，討捕者禱神而勝歟，上其事，始封爲侯。南渡後，張浚、吳玠，總兵鳳翔，神屢以陰功助武，朝議嘉之，加封王爵，建廟于望仙橋北，額曰『旌忠』，俗稱三聖廟，今三聖橋是其所也。高宗將建德壽宮，徙置今所，廢覺苑寺以居之。皇明宣德中，重建覺苑寺，遂奉神爲寺土神。

忠烈祠，在衆安橋南，以祀宋封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者。雲乃武穆之子，憲爲武穆部將，或云其婿也。此橋爲二侯就戮之所，里人憐其冤，立祠祀之。正德十五年，巡鹽御史劉棨拓大其基，參政鄒麂爲記。

廣福廟，在鹽橋上，其神曰蔣七郎崇仁者，里人也。仗義樂施，倣常平法，以家貲糴穀，賤糶以救貧者。其弟崇義、崇信，亦承兄志，行之六七十年，規以爲常，里人德之。比卒，卽其家立祠祀之，有禱輒應。咸淳初，京尹潛說友請于朝，賜廟額曰『廣福』，封崇仁爲順侯，崇義爲惠侯，崇信爲祐侯。淳熙間，京尹韓彥質將改作其祠，神忽憑老兵言，願徙橋上，遂立廟焉。士女爭趨之，日擁隘橋東西十餘丈，至不得旋踵，兩街沽酒作餐餌、鬻象馬錢二三十家，供給不暇。至今父老言神異事甚多，而石塘胡長孺爲神作傳，述宋時劉宗申事獨著。云：『劉宗申者，暴戾士也，以縱橫說，游蜀、荆、江、淮間。客李曾伯所，怨曾伯子杓，誣以陰事，罪至死，曾伯納官以贖，猶除杓名。劉借七寶寺館焉，買妾置券，盛陳金銀器、飲食。妾父若牙儈，夸示多藏。奴辥棨刺知藏處，夜懷刃入劉臥中，殺劉，擇取藏物逃去。捕急，臨安尹韓君矢侯曰：「三日不獲棨，夷廟、毀像」。棨卜往崇德利，韓君亦卜往崇德，必見獲。已而往崇德，果獲棨。棨自言，逃時常彷彿見邏人從而後，以故不能去，其自疑若有攝者然也。胡長孺曰：「前此四十四年，在虎林，聞故老覼說，趙忠惠公爲臨安尹，會城中見口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民間又藉北關天宗水門米船入四千石，乃爲平糴倉二十八廒於鹽橋北。糴湖、秀、蘇、常州米，置碓(一百二)房，舂治精善，歲六十萬石，輒取賤價糶與民。竟尹去十三年，米價不翔，民不食糲惡，駔儈不羅刑。今口籍除去乘來，與故時無懸殊，若收守人效忠惠時規模，民亦效乎順侯昆季，飢歲尙使勿知，況乎歲耶？」』

旗纛廟，洪武三年建于都督府後，以祀軍牙六纛之神，每歲驚蟄、霜降祭之。八年，都指揮使徐司馬改建于普濟橋東，詔停春祭。歲霜降先一日，本司以所製軍器遶城迎之，鼓吹殷作，謂之揚兵，至日乃祭。

憐忠祠，在清河坊內，以祀皇明贈太傅于肅愍公謙者。正統十三年，英廟北狩，謙以兵部尙書當國，有功，竟以誣戮。弘治初，敕建憐忠祠於其故第。

揚清祠，在褚家塘，以祀皇明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南京刑部郎中項麒者。琦字文璣，錢唐人，永樂間舉于鄉，除汝州學正，尋授監察御史，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以母憂去。起復四川，整飭兵備，非其好也，乞歸。歷官清白，家無石儲，衣敝，以紙補綻。嘗歲暮大雪，偃臥數日，人有憐而餽食者，致恭則受，稍怠卽辭卻之，曰：『吾不忍嗟來也。』郡守胡濬，聞而餽之百金，不受，乃述其清行聞于朝，以上命賜之。琦復辭曰：『祿以養士，未聞養民

也。無功而食，將無愧于心乎？」士流莫不歎服，竟以飢寒發病卒。獻字文祥，仁和人，景泰間以貢士授南京吏部司務，遷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成化初，以母病，乞改南京，授刑部福建司員外郎，陞江西司郎中，以病告歸。雅操尙潔，不入公府，嘗不給于饔飧，而吟詩鼓琴，晏如也。巡臺藩臬若郡縣之長，欣覩高標，而獻終不肯屈節往見。正德二年，平湖令甯某被逮于臬司，憲長鄧公諭之曰：『何不學項正郎？淸白正人在邇，而不往親炙(一四)，自忍點染，何也？』甯頓首出，齎百金入饋于獻。獻厲聲曰：『君事果枉，法司自能直之，苟不枉，則受罪乃其所也。旣剝民以自贖，復以贖己者贖人，是誠何心哉？』甯赧汗而退。明日，獻無疾而卒，年八十有二。正德十六年，御史唐鳳儀廉二公淸節，以其與褚僕射同里也，表其門曰忠淸里。嘉靖十一年，復檄令王釴，立二公神位于褚祠，併祀之。二十三年，提學副使孔天允、郡守陳一貫，以疑異道院奉二公，題曰揚淸祠。

三太傅祠，在萬橋東，舊十方寺基也。當熙春橋西，元僧也里可溫建，久廢。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丕建祠，以奉晉贈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皇明贈太傅謝遷者。安字安石，金陵人，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風神秀徹，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王導深器之。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用世意。屢召不起，有司劾請禁錮終身，安遂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旣累辟不就，而安妻者，劉惔妹也，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當如此耶？』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年四十餘，始有仕進志，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頃之，拜侍中，遷吏部尙書。桓溫卒，進安中書令，尋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兄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鎭物如此。薨，贈太傅，諡曰文靖。○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擧進士，調嵊縣尉。越帥方滋、使汝諧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辟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

曰：『文士在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靑田縣，御史葛邲等薦之，孝宗召見，奏對雍容，除籍田令。紹熙改元，權給事中。會韓侂胄破格轉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侂胄幾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請罷其命。』二年，知臨安府，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朝，累拜右丞相，尋以少傅致仕，薨。以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諡惠正。○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二年，擧進士第一，累官修撰、諭德學士，進大學士。敬皇帝晏駕，與太(一五)學士劉健、李東陽同受顧命，輔毅皇帝即位。正德初，議政不合，致仕歸。嘉靖初，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尋薨，贈太傅，諡文正。(一六)

西湖遊覽志第十七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道院

宗陽宮、龍翔宮、靈順宮、佑聖觀、景隆觀、玄同觀、紫陽觀。

宗陽宮，本宋德壽宮後圃也，去吳山東北五百步，新宮橋之東，三聖廟橋之左。先是，紹興間，望氣者言：『其地有鬱蔥之祥。』遂建德壽宮。高宗禪位後居之。咸淳四年，以後圃築道宮，曰宗陽，祀感生帝，每遇孟享，車駕嘗臨幸焉。有無極、順福、毓瑞、申佑、景緯等殿，玉籟、蕊簡等樓，大範、觀化、觀妙等堂，會眞、澄妙、常淨等齋，丹丘、玄圃等亭，皆揭以奎藻，闢圃鑿池，花卉森茂。元初燬，延祐間，眞人杜道堅重建，築老君臺，肖老聃像于中，旁列尹喜、辛鈃、庚桑楚、南榮趎、尹文子、士成琦、崔瞿、柏矩、列禦寇、莊周。趙子昂爲之記。元季燬，洪武間，葉月庵、永樂丙申，周道淵、宣德癸丑，沈復玹、弘治元年，沈復純相繼重修。內有老君臺、得月樓。○杜道堅，號南谷，當塗人，風度淸雅，嘗以中秋，集儒彥，登老君臺玩月，分韻賦詩，楊仲弘爲絕倡。其詩云：『老君臺上涼如水，臥看冰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龍蛇並起承金榜，鸞鳳雙飛載玉笙。不信弱流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龍翔宮，在淸湖橋西。先是，理宗旣卽位，詔以沂邸爲龍翔宮，以祀感生帝。宮在後市街，其傍別作南眞館，以棲道流，錫田千頃。元至元間，胡僧楊璉眞伽淩轢道流，改宮爲壽寧寺，住持胡元洪力爭于朝，僅得田土一半，而宇不可復得矣。乃改建今所，卽故宋楊和王宅第後奉神祠也。齋居有十，曰履和、順正、全眞、宜休、觀妙、東明、環隱、中和、守正、安晚；中門曰昭符，鐘樓曰和應，藏殿曰瑯函。實藏規制宏麗，視舊益加。元統間燬，住持史景仁重建，楊維楨、葉廣居爲之記。方丈後壘石鑿池，蒔藝卉木，蓊薆蒼鬱，象海中仙島，號小蓬山，陳旅爲之記。元末，張士誠占爲軍器局。國初，住持毛繼祖請於朝，復之，今爲叢林，內有魚樂軒。○楊維楨碑銘云：『二馬渡江一馬龍(一六六)，東觀邸闢森開張，穰將祀予感生皇，十一景緯生寒芒，天人南下南斗傍，翊輿龍飛集龍翔，翠華三度黃塵揚。靈宮突立天中央，湖眉海眼東西望，地柱不傾天乳長，黃鬚仙伯古冠裳。龍腦寶藏聲琅琅，上淸淨掃赤尾弊(一六七)，六龍在天天下昌，山君海孤紛來王，南極上壽日重光。○桂衡魚樂軒詩：『疎簾淸簟卷瀟湘，讀到南華第幾章。活水透門春瀲瀲，游鱗吹浪暖洋洋，朱紅欄檻通方沼，紺碧桃花出矮牆，遲日沙波牽細荇，微風盤(一六八)石拂垂楊。屢分早飯烏麻熟，曾醉春醪白朮香，異日鯤鯨終變化，當年雞犬亦騰驤。天寒翡翠毛衣薄，月出珊瑚樹影長，莊子濠間從看去，琴高海上許騎將。梅邊洲渚渾淸淺，雁後蒹葭愈老蒼，一曲棹歌聲欸乃，三生漁父夢滄浪。積來皓雪深爲洞，留住朝雲巧作房，王母蟠桃依舊好，麻姑鱗脯至今藏。時迎賀客皆英彥，日課詩書敢怠荒？別有功名期令子，臥冰無用學王祥。』

靈順宮，在板兒巷旱河頭，舊名寶山院。宋嘉泰間建，丞相鄭淸之修。皇明正統間，眞人張澹然扁名『靈順』。

佑聖觀，在興禮坊內，宋孝宗潛邸也。光宗、寧宗皆誕于此。淳熙三年，改爲老氏之宮，以奉北極佑聖眞君。時趙粹中爲吏部侍郎，夢有客謁之，著羽衣，長七尺，視其刺曰：『北方鎭天眞武靈應眞君』。粹中奉神素謹，趨下迎揖，不敢執主禮，神固請粹中東向坐，曰：『侍郎，今日之事，子爲政矣。』粹中局蹐而寤。明日，得旨，爲奉安聖像使。紹定間，賜額曰『佑聖宮』，命學士院書之，篆書佑字，傍無人字，道流嘅然曰：『宮無人，何以自立？』事聞，上特許加人字。孝宗嘗題杜甫詩于壁，云：『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理宗又書全篇于東宮廳之屏。元大德七年燬，踰年重建，改爲佑聖觀，基甚宏敞，今錢唐學舍皆其地也。元季兵火，此觀獨存。皇明洪武十五年，置道紀司于觀中。元時，有道士王景周者，闢東閣以居，卽今錢唐公館是也，蘇伯衡爲之記，略云：『王景周居佑聖觀之西廡，居之東，有地二畝而贏，翦荒剔穢以爲圃，修竹數百竿，夷其中，可列坐，風月之夕，或觴或弈，無適不宜，曰「洗竹亭」。亭之右，櫽皁楓(一六九)起，有樹鬱然，則七葉木也，曰七葉坡。由坡而西，有屋兩楹，中庋褰几，瑯函森列，曰禮經龕。龕後，重屋朱甍，碧瓦翔于物表，白雲依簷，君思親之不可見，則泫然出涕，曰夢雲樓。樓之下，簷之外，深樹翬飛，護以欄楯，傍植葡萄，延其上，翳布四阿，淸風自生，日影不下，曰淸暑簷。簷之外，黃精、蒼耳、白朮、紅藥、紵蘭、芎芷、杞菊之屬，雜然並蒔，秩若布卦，曰種藥畦。中畦築圜基，而甃以甓，一鶴息其上，甚馴，曰馭鶴臺。臺側巨石虎蹲，可踞而吹笙，曰吹笙石。石側冬青十餘株，離立若相峙，而高皆數丈，蒼翠掩映，下甃小逕，曰冬青逕。逕南出，値小圃，有井焉，甘冽異常，得開元宮將鶴池八稜石欄置其上，曰天一泉。汲而洗藥，郁烈四達，好事者比之神漢，曰洗藥井。○石欄上刻虞伯生天一泉銘，蓋開元宮故物也。銘云：『大荒南陲元氣積，陰闢闔陽闢洞闢。曲矢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飼貴赤石。天一名錫天元册，曲阿受養良有擇，擇宮方

嚴自王伯，濟蹕臨止，益燮格。盧林森爽化蕤奕，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委遺蛻，白雲映空玉清客。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文纓辟。爾來蕭條世代隔，石碣刻文未漫晝，誰其啓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研書千卷硯貞白，天眞景隨玄繁釋，金室玉堂萬無斁。』

景隆觀，在保民坊板兒巷，宋嘉定十四年，詔以舊修內司改建，名通玄庵，在新門外，寧宗書『景命萬年閣』。元末築城，移入城內，尋燬于兵。成化八年，史志中重建。

玄同觀，在癸辛街。元至元間，都道錄郎如山建，大德間賜額，尋燬。皇明宣德二年，道士殷大宗重建，內有歐碧園，清麗可賞。

紫瓊觀，在鹽橋南荷池上，元延祐間，眞人吳全節建。

長春庵、凝眞庵、純陽庵、玉陽庵、奉眞院、玄眞院、洞玄院、崇善院、顯眞院、洞眞院、眞濟院、上眞院、白馬廟、華光廟、五顯廟、廣福祖廟。(一六)

長春庵，在相安巷。元延祐間，有姚眞人者，錢唐人，家業溫飽，其妻蔡氏，一旦，語其夫云：『欲脫俗修眞。』以家業二分畀夫取妾，爲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爲修養之所。夫曰：『汝既修眞，吾無子女，何忍獨墮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眞不宜夫婦同處。』與夫各建一庵于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妙，時謂之雙修云。蔡氏號沖靜，弘治十一年，賜眞武像、玉樞經于庵內。楊廉夫詩云：『夜坐清都鶴夢長，碧天如水月蒼蒼。雲和有樂(一七)降王母，霹靂無車喚阿香。雪泛玉甌茶吐味，花零金剪燭生光，仙風不動庭前竹，又送微鐘到下方。』趙子昂詩云：『流水橋西一徑斜，青衣相接到仙家。香分橄欖燒銀葉，酒瀉松脂溢紫霞。綠竹滿階初解籜，碧桃幾樹正開花，何時脫卻塵凡累，來叩丹房九轉砂。』聶大年詩云：『蕊宮琪樹麗棲鸞，空有玄都太古壇。野老不尋餐玉訣，山人自製切雲冠。杖龍化去秋池涸，笙鶴歸來夜月寒，前度劉郎偏好事，種桃留與後人看。』

凝眞庵，在忠清里內，元至元庚子，杭州大疫，里人馬均禮延紫陽庵道士姚懶朴作法治之，境內以安。里人共購地結庵以奉懶朴。洪武十八年，徐道眞等、正統二年，蕭自然等、成化十年，屠宗善等相繼重修。

純陽庵，在忠清里小巷，元至正間建，特進神仙重玄子書。弘治三年，道士姚德恂重修。

玉陽庵，在馬市巷。

奉眞院，在下馬坡巷，洪武十六年，道士李道椿建，有巢聖樓。景泰初燬，重建。

玄眞院，在雙茶坊巷內。元至正間建，尋燬。洪武二十九年重建，有來翠樓，方井丈餘，雖旱不竭。

洞玄院，在惠民坊北。元延祐間建。

崇善院，在淳祐橋側。元延祐間建。

顯眞院，在慶春門內。

洞眞院，在褚家塘。宋紹興間建。

眞濟院，在梅東橋東。宋紹興二年建。

上眞院，在裝駕橋西南。宋建炎三年，郡人錢隆捨宅建。

白馬廟，在七寶山之東麓。宋建炎間，以祀磁州崔府君者。詳見顯應觀。

華光廟，在普濟橋上，本名寶山院，宋嘉泰間建。紹興初，丞相鄭濟之重修，以奉五顯之神，亦曰五通、五聖。江以南，無不奉之，而杭州尤盛，莫詳本始。搜神記所載，妄誕不經，而宋朝會要，亦不詳載姓氏。或曰：五顯，五行之佐也。而五通非五顯也。宋政和元年，詔毀五通淫祠，則五通非五顯明矣。豐樂橋上，亦有華光廟。

五顯廟，在里仁坊內。元元統二年建，元末燬，國初王瑞雲重建。正統中，吳玄理、趙道純復拓大之，又燬，郭廷輔重修。五顯者，五行之佐也，無姓氏可考。宋時賜號，一曰顯聰昭聖孚順福善王、二曰顯明昭聖孚義福順王、三曰顯正昭聖孚智福應王、四曰顯直昭聖孚愛福惠王、五曰顯德昭聖孚信福慶王。五王封號，皆有顯字，故謂之五顯廟云。

廣福祖廟，在鹽橋東南，卽蔣七郞家祠也。每歲六月九日，郡人以神誕日奉香火。(一八)

第二三三冊98上版

西湖遊覽志第十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佛刹

演教寺、水陸寺、祇園寺、東岡寺、桃園寺、慈雲寺、金剛廣福寺、大慈庵、靈芝寺、長明寺、慈林寺、普慈寺、悟空寺、相國寺、華藏寺、佛慧寺、仙林慈恩普濟寺、七寶寺、潮鳴寺、法雲寺、崇恩延福院、妙慧院、廣壽慧雲寺、普照院、長生寺、法明寺、白蓮寺、寶梵寺、慧安寺、西井寺、靈壽寺、覺苑寺、眞教寺。

演教寺，在吳山東北半里許。紹興間，僧慧海建于新門外。張氏展城，圍入。宣德間，達禪師、正統間，僧得率、道靜相繼重修，兵部侍郎苗衷爲之記。衷，錢唐人，洪武初，徙居鳳陽，世居寺南去里許，兒時讀書，聞寺鐘聲，卽起篝燈矣。

水陸寺，在獅子巷。宋太平興國七年，生法師建；咸淳間，僧師則重修。內有銀杏樹二株，甚巨，蓋宋物也。寺故在城外，張氏展城，圍入。

祇園寺，在獅子巷西北。太平興國間，僧濟照建。舊在郊臺側，南渡後，造御馬院，移築于此。

東岡寺，在獅子巷西。宋乾德元年，德法師建。紹興三十二年賜額。永樂十八年，僧松巖重建。

桃園寺，在高陽閭巷。宋初爲桃氏花園。紹興初，僧慈昌請園結庵。乾道初，賜額桃園寺。淳祐二年，建廣福殿，以奉理宗御容。洪武初，僧大雲重建。

慈雲寺，在高陽閭巷。周顯德二年，僧圓覺建，名慈濟。宋大中祥符，改曰慈雲。理宗書「靈感道場」，舊在新門外，元至正間展城，圍入。〔一五〕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沙門延禮重修〔一六〕。

金剛廣福寺，在板兒巷。唐天成間，僧善果建。乾祐二年燬，至元十二年重建。

大慈庵，在薑園巷。宋淳祐四年，僧德殊建。洪武三十四年，僧可觀重修。

靈芝寺，在東花園崇新巷，俗稱蠟燭庵。唐貞觀間，郡人施光慶捨宅建，名實際院。元季燬，元統間，僧妙通重建。永樂、宣德、正統間，僧能守、如眞、智淳，皆以募修稱典，徽入錢唐縣。歲造土牛，迎春于此。元時，劉伯溫以行省都事坐法，宿庵中，銜俊上人詩云：「城外春江動客愁，江邊細草綠悠悠。還將短髮隨歧路，長向東風憶舊游。斜日遠天歸雁急，薄雲羅館落花稠，青燈不放還家夢，一夜勝回一萬周。」

長明寺，在螺螄門內。晉天福間建。宋開寶四年，錢王改名法燈。治平二年，改長明，佛印禪師開講于此。元季燬。弘治十五年，僧如塤重建。

惠林寺，在齋場巷。紹興初，汴僧惠林禪師隨駕來杭，建相國院于天慶坊。嘉定四年，移于薦橋門外報國寺基，改名惠林。元至正間展城，圍入，尋燬。洪武初，僧曇芳重建。

普慈寺，在齋場巷內。宋紹興間，僧思淨建。元至元間，僧元忠修。

悟空寺，在淳祐橋東。晉天福七年，僧齊教建，名崇新院。大中祥符改額，淳祐六年，法昌重修。元末燬，永樂元年，德衆重建。

相國寺，在淳祐橋東北百步許。北齊天保六年建，名建國。唐時燬爲鄭景宅園。景雲初，僧慧隣爲寺，值睿宗由相王卽位，賜名相國。元末燬，洪武初，僧大雲重建。置僧綱司于內。正德八年，僧東明重修。

華藏寺，在橫河橋東。後唐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報恩院。大中祥符間，改今額。

佛慧寺，在肅儀巷。元大德間，壽法師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正統十四年，林景山重修。

仙林寺，在安國坊。宋紹興三十二年建。隆興元年，孝宗賜額曰『隆興萬善戒壇』。淳祐三年，理宗賜額曰『飛天法輪寶藏』。又賜鐘銘賜之。銘曰：「大塊監爐，震蕩蓋輿，眘此洪鐘，以實出虛。欒銑其角，十分其鼓，豈有鐘鼎，收金遺禹？博大閎釋，厚薄和均，上開天闕，下徹地垠。乃警聾瞶，乃割昏曉，杳爾有聞，孰不心皎？以爲有聲，匪撞不鳴，以爲無聲，如雷如霆。作鎮梵宮，法音無際，翌我神皋，萬有千祺。」元至正間，張士誠據爲軍器局。洪武四年重建，置僧綱司，有司卽其鐘樓爲郡城昏昕之節。正德間，徙其鐘更鑄，置朝天門。

七寶寺，在鹽橋北。梁貞明七年，錢王建，名上方多福院。宋大中祥符間改額，有六游堂、臨輝閣。郡守王欽若詩。仁和縣歲造土牛，迎春于此。

潮鳴寺，在慶春門北，舊在門外。梁貞明元年建，初名歸德院，高宗南渡，駐蹕寺中，聞江濤聲，以爲金兵追至也，駭之，已而問知其故，遂賜今名。寺北有回龍橋，高宗嘗作詩賜統制劉漢臣，勒石寺中。其詩云：「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攲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法雲寺，晉天福五年，吳越王爲韶禪師建。至正丙申燬，洪武九年，雙林寺愚禪師重建。

崇恩延福院，在鹽橋下八界巷。

妙慈院，在褚家塘。開道（寶）元年，錢氏建。南渡後，以其地爲御圃。元至正間復建。今併佛慧寺。

廣福慧雲寺，在白洋池畔。宋淳熙十四年，張循王之孫鎡，捨宅建寺。紹熙元年賜額。俗稱張家寺。有留雲亭、白蓮池。元至正間燬，洪武十七年，僧文嗣重建。永樂九年，永忠、宣德間，廣誉、弘治元年，福海，相繼重建。〇僧梵琦留雲亭詩云：『人家十萬鶴成堆，未抵南朝一段奇。象輦不來春草綠，小亭雲鎖紫珉碑。』〇僧德祥白蓮池詩云：『念念西池道路賒，東池今已種蓮花。他時若到西池上，應念東池是故家。』

普照院，俗稱報師庵，在鹽橋北。晉天福八年建。洪武十四年，僧正宗重修；嘉靖八年燬，重建。

長生寺，在艮山門。顯德四年，吳越王建。南渡後，改爲九宮壇齋宮。元至元間重建。

法明寺，在艮山門內。宋建炎初建，以寓流僧。今併瀚鳴寺。

白蓮寺，在仙林橋東。晉開運元年，吳越王建，名華嚴院。宋治平間，改妙惠院。咸淳間，僧祖顯誦經持戒，地產白蓮，因賜『白蓮妙惠寺』額。

寶梵寺，在沙皮巷。晉天福初，建崇新門外，名崇壽院。宋淳熙二年，徙建今所。崇寧元年，賜額『寶梵』。洪武二十四年，併入慈雲。永樂元年，重歸原所，尚書夏原吉爲之記。

慧安寺，在十三灣巷。晉天福間，吳越王爲明律師建于草橋門外羅木營地。元季燬，洪武初，僧得賓移于饅唐保安坊東。永樂乙未，又移今所，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爲之記。

西井寺，在井亭橋西，詳見鄴侯祠。

靈壽寺，在曲阜橋東。元至正二十一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建。本畏吾氏世族，故稱畏吾寺，俗訛爲義烏寺。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額。

覺苑寺，在豐樂橋東，詳見三忠祠。

真教寺，在文錦坊南。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蹕，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浙、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號色目種。隆準深眸，不啗豕肉，婚姻喪葬，不與中國相通。誦經持齋，歸于清淨。推其曾長統之，號曰滿刺。經皆番書，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號祝贊神祇而已。寺基高五六尺，扃鑰森固，罕得闌入者，俗稱禮拜寺。

西湖遊覽志第十九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外勝蹟

舊巷河橋

出正陽門，爲慶豐橋、柳翠巷、海鮮巷、南新橋、尊勝巷、梁家橋、顏樓巷、豬橋、馬倉巷、槐花巷、美政橋、洋泮橋、海月橋、化仙橋、進龍橋。

慶豐橋之水，入城爲六部橋。其上流爲岸橋、南新橋。沿城而西，爲萬松嶺，下嶺爲松林街，

其東爲車子巷。

柳翠巷，內有柳翠橋，相傳宋時妓女柳翠所建。

海鮮巷，內有海鮮橋，石長丈餘，其文如魚龍蘊藻之狀，巧如繪畫，蓋宋時故內物也。

尊勝巷，內有尊勝寺。

梁家橋，進九曲巷，出青果園。

豬橋街，通上覷路。

馬倉巷之北，宋有嘉會門。

槐花巷之東，爲白壁營。

美政橋，宋有玉津園。

洋泮橋，有龍王廟。(一九)

進龍橋，近進龍浦。

出候潮門，爲嘉會橋、濟川橋、上覷路、朔清巷、蕭公橋、太平坊、信義坊、利津橋、牛皮街、跨浦橋、渾水閘、茶園巷、鐵箭巷、鐵幢浦。

嘉會橋，通貼沙河之水入城。貼沙河，一名裏沙河，舟筏所經，北抵艮山門者。

濟川橋，在抽分厰前，初名樑木橋。相傳錢氏偏據時，旁堆樑木，俗因呼之。又謂普濟橋，或曰：因舊有普濟寺得名。正德六年，主事王光佐重建，改今名。

上覷路，宋時圜丘大路，御輦所由也。

朔清巷，有漏公廟。

太平坊，宋有便門。

信義坊，俗名筍園巷，其傍有連公池。

利津橋，北爲鐵幢。

牛皮街，上有龍舌嘴。

跨浦橋街，一名秉義巷。

渾水閘，下有善利院、夫差廟。

鐵箭巷，相傳爲錢王射潮之所。劉伯溫《錢王箭頭歌》：「鴟夷遺魄刧餘怒，欲取吳山入江去，雷霆劈(一○)地水羣飛，海門扶胥沒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隨鮫鮐，指揮五丁發神弩，鬼物辟易歷風開。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在，石梁飲羽未足誇，蜀國三犀謾欺紿。近聞黃河水亂流，青徐一半悲魚頭，安得壯士斡地軸？爲拯斯民塗炭憂。」

鐵幢浦，相傳吳越王鏐築塘以捍江水，置鐵幢三以爲水則。幢製如杵，徑七八寸，出土可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若干。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蕩幢，用鐵輪護其趾，而以鐵梗貫幢幹，且引梗維于上下之楗，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耳。宋淳祐間，安撫趙與𥲅作亭覆幢。今亭夷爲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嶄出可驗。一在舊便門東南小巷，一在舊蕭橋門外，皆湮塞無考。獨在利津橋者僅存，而又爲民居所占，若不表識，久亦湮矣。

出永昌門，爲保安巷、新安巷、眞如巷、大通橋、映江樓。

保安巷，通永昌壩。

眞如巷，內有眞如寺。

大通橋傍，有銀杏樹，爲橫舟渡江之所。今沙漲，去岸者二十里矣。

映江樓，宋時有亭，扁曰「煙雲魚鳥」。元至元丁丑燬；至正庚寅重建，扁曰「瞰江」。正德元年，太監麥秀、御史車梁、布政使林符等，改建層樓，扁曰「映江」，吏部尚書屠滽爲記。樓側，爲宋臨安府城南廂廳，有左右軍巡使判官，掌風火、盜賊、推鞫，及捡覆、抄劄、打量、定驗之事；凡事之小者，皆得專決焉。蓋古督郵、司隸之職也，故俗稱兵馬司。

官署

工部分司，浙江驛、浙江亭、城南稅課司。

工部分司，在候潮門外。先是，漕船木料，及京師壇殿、倉庫器皿等，每歲坐派軍民出辦。成化七年，千戶汪禮奏，乞于杭州、荆州、太平等府設關，抽分商木應用，以免軍民之擾，朝議從之。始有抽分之令，歲差工部主事主之。二十二年，差御史；弘治五年，差太監，相兼取辦。正德十六年，專委工部，至今仍之。凡商販竹木，十取其一，初時解銀四千兩，遞歲增之，乃至一萬四千餘兩。

浙江驛，在龍山閘。洪武三年建。

浙江亭，古之樟亭也。白樂天樟亭驛見楊蕃詩：『往恨今愁應不殊，題詩梁下又踟躕。羨君獨夢見兄弟，我到天明睡亦無。』又宿樟亭驛詩：『半夜樟亭驛，愁人起望鄉，月明何處見？潮水白茫茫。』鄭谷題樟亭驛樓詩：『故國江山外，登臨返照間，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孟浩然與顏錢塘令登樟亭驛詩：『百里聞雷震，鳴絃暫輟彈。府中聯騎出，江上待潮觀。照日秋空迥，浮天渤澥寬，驚濤來似雪，一坐凜生寒。』

城南稅課司，在浙江亭邊。吳元年，設於顏樓，洪武五年，改建于此。

祠廟

昭貺廟、順濟廟、順濟聖妃廟、協順廟。

昭貺廟，在渾水閘。其神張夏，字伯起，宋景祐間，以司封郎中爲兩浙漕使。江潮爲患，故隄率用薪土，常被衝擊，每繕修，不三歲輒壞，重困民力，神始作石隄，上自六和塔，下自東青門，延袤十二里，人感其功，爲立祠隄上，賜額『昭貺』，土人稱張司封廟。慶曆二年，贈太常少卿。大觀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三十年，增『順濟』字。每潮水嚙岸，禱之輒應。成化間，江潮泛溢，命工部侍郎李顒督治。禱神，患息，遂即舊址重建。

順濟廟，在清水閘。其神渦傒，字德明，錢唐人。天資剛直，幼孤，孝母。年十八，夢上帝遣神易其肺腑，云：『將有徵命。』旣寤，豁然開明。初不習文藝，至是，書傳大義，曉皆通曉，叩以禍福，莫不前知。足未嘗履闢，而人或見之江海上。元祐中，有舟渡江，値大風，分必死，神即現形雲間，自言名氏，叱咤之頃，風濤帖息。又嘗就寢，竟日乃醒，家人覩其嘔吐，皆海錯異物，徑而問之，則云：『適宴于龍宮。』大觀三年十一月，忽語人云：『上帝命司江濤事，不得辭。』越三日，不疾而終，年三十有六。先期旬日，于清水閘所居西偏，自營兆域。旣沒，靈異尤夥，人即所居祠之。紹興三十年，賜順濟廟額，慶元庚申，封靈佑公；紹定間，封英烈王。

順濟聖妃廟，在艮山門外，其神林氏，莆田人，生而靈淑，歿遂爲神。土人祀之白湖，宋宣和五年，賜廟額曰『順濟』。紹興間，建廟于此，封靈惠夫人。紹興三年，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加『助順』。敕曰：『古以女神列祀典者，若湘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西宮之少女，南嶽之夫人，以至丁婦、勝姑，莫不廟食。夫生不出閨門，而死乃祀食百世，此其義烈有過人者矣。朕惟望舒顯魄，其名月妃，川祇靜波，其名江妃，胥之封爵，旣曰妃矣，增錫美號，彼之極矣，崇大褒顯，以永厥祀。』

協順廟，在石塸，其神陸圭，昭慶軍人。宋熙寧間，以祖澤補右職，爲冀州兵馬都監，宣和中，引兵進攻方臘，敗之，死而爲神。紹興間，海濤衝激江岸，神敕陰兵御潮，潮勢遂平。淳祐間，江潮衝激尤甚，隨築隨圮，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以顯其靈，岸賴以成。浙西帥臣徐栗，以其事聞于朝，賜廟額曰『協順』，封神爲廣陵侯，三女爲顯濟、通濟、永濟夫人。一主護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傍有小廟，祀十二潮神，各主一時。

道院

廣靈廟、水府淨鑑院、順濟宮。

廣靈廟，在石塘壩。宋景定三年九月，潮壞江塘，里中耆老，因立東嶽溫太尉廟，禱於朝，賜『廣靈』爲額。咸淳五年，封正祐侯，餘自李將軍以下九神，皆錫侯爵。李『孚佑』、錢『靈佑』、劉『顯佑』、楊『順佑』、康『安佑』、張『廣佑』、岳『協佑』、孟『昭佑』、韋『威佑』。

水府淨鑑院，在嘉會門外桐木園，乃馬自然修眞之所。龍德三年，錢氏號水府院，天聖四年，改水府淨鑑院。乾道四年，安撫周淙建扶桑大帝殿。

順濟宮，在清泰門外東里隅。舊在湯鎭、赭山之間，曰三龍王廟，宋紹熙元年，賜『雲濤觀』額。四年，旱，禱而雨，改賜今額。嘉定二年九月，錫三神侯爵，曰廣澤、順澤、敷澤。嘉定九年，增封曰廣澤靈應、順澤昭應、敷澤嘉應。永樂間，江潮齧之，徙建今所。天順七年，拓地重葺。成化七年，江湧塘崩，守臣禱神而濤殺，再飾廟貌。

佛刹

尊勝寺、善應總持庵、淨因寺、浴池庵、海鮮寺、福田慶壽寺、延聖寺、普濟寺、資教庵、潮音庵、圓通庵、吉祥寺、眞如寺、正定庵、普陀庵、永慶寺、延壽白石寺、崇福寺、因果寺、寶界寺、定香寺、月塘寺。

尊勝寺，在正陽門外尊勝巷，故宋福寧殿也。元僧楊璉眞伽改殿爲寺，有尊聖塔，俗稱白塔。西有望江亭，內有葫蘆井。僧止庵過故宋宮井詩云：『上有千尺桐，下有千尺井，風吹井上桐，零落井中影。』

善應總持庵，在尊勝巷。宋開寶六年，錢王建於西湖南山，曰總持。治平二年，改寶林院，有可賦軒。景定間，遷建于便門鐵箭巷，改善應總持院。元至元三十一年，復遷建今所。張

孝祥可賦軒詩：『光明獵獵上烏巾，不那西湖爛漫春，借我繩牀對修竹，爲君一洗軟紅塵。』

淨因寺，在正陽門外和甯坊。元延祐己未，僧斯受等建。有銅佛三像，銅塔一座，元末燬。洪武庚午，僧法瀾等重建；弘治壬子，僧宗證等；嘉靖癸卯，僧鳴峯、明濟等，相繼重修。

浴池庵，在甘泉巷。元延祐間，里人施仲禮捨地，僧斯受建。甃石爲池，構室臨之，名曰觀堂。嘉靖二十六年重修。

海鮮寺，在海鮮巷。元至正元年建，洪武三十三年重修。

福田慶壽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宋寶祐二年，徐路鈐捨宅建。請額曰『福田』，以居白石皓禪師。元至治間燬，泰定間重修（一七六），復請額，加『慶壽』二字。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延聖寺，在候潮門外。宋乾德間，吳越王建于清波門外，名士宿院。天聖二年，超法師沿江施食，以濟修隄之士，詔移院於今所，賜額『延聖』。嘉定年間，御帶陳玉節於寺側建天妃殿，崇奉海神。元元統乙亥重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普濟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宋太平興國元年建。有理宗元命殿，御書曰『祈永』；度宗元命殿，御書曰『申祐』；皇太后元命殿，御書曰『順福』。有閣以奉觀音大士，御書曰『圓通寶閣』。石碑具存。元初，以祈永殿奉五顯之神，元末燬，國初重建。

萬壽寺，在江口門，有『江陽第一山』扁。

資教庵，在候潮門外。宋大中祥符元年，僧堯道夫、啓初庭建，名『火星庵』。宋末燬，元大德間，僧生禪師重建，請額曰『火星資教院』。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延聖寺。

潮音庵，在候潮門外。元延祐間，僧永遇（一七七）建。

圓通庵，在候潮門外。宋紹興間，僧德厚建。

吉祥寺，在永昌門外。宋紹興間，建于皐亭山；咸淳九年，移建今所。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福田寺。

眞如寺，在永昌門外眞如巷。宋建炎三年，僧普惠建；洪武十三年，僧俊堂重修。

正定庵，在永昌門外陳鐵巷，元至正間建。

普陀庵，在永昌門外浙江塘。元至正間，僧立宗建。

永慶寺，在清泰門外。宋時楊節使香火。寶慶二年建，紹定三年燬，景定四年重建。元大德至正間，曉大師重建。

延壽白石寺，在慶春門外。宋建隆二年建于艮山白石村。元至正間燬，洪武三年重建。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永樂十二年，移建今所。

崇福寺，在艮山門外，宋雍熙間建。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大觀間燬，紹興間重建。元末燬，洪武十六年重建。

因果寺，在艮山門外，晉開運二年，錢忠懿王建，名『崇壽』。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元末燬，洪武二年重建。

寶界寺，在艮山門外，梁貞明間，建于城中，名『翠峯』。宋治平間，改今額，移建今所。

定香寺，在艮山門外。宋乾德四年，建于西湖上，今定香橋是也。名香積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寶慶間，建旌德觀，移建今所。

月塘寺，在艮山門外何衙店。宋淳熙間建，在月塘之北。嘉熙三年，潮壞，徙今所。元至正初，潮水復壞，徙高原，尋燬，洪武間重建。月塘者，沙田也，土脈宜瓜，宋有周姓者，善種瓜，號『周家算甯瓜』。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

城　圖

武林門、錢塘門。

武林門，宋名餘杭門，俗稱北關門。入門而南，有虎林山，土阜陂陀〔一〇〕，高可三丈，廣不滿百步。宋楊至質記云：「耆舊言，錢氏有國時，此山崖在郭外，叢薄蒙密，異虎出焉，故名虎林，吳晉承訛，轉虎爲武耳。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乃謂虎林卽靈隱山，因避唐諱，改爲武林；元非有兩山，一爲虎林，一爲武林也。樓攻媿爲太乙宮道士賦詩云：『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迺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異有以。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千山餘。』蓋疑此山爲靈隱之餘脈，是又指二山同爲武林矣。淳祐志斷之，以爲漢志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決非城內之山，自漢已名武林，亦非避唐諱而爲武，蓋此坡爲城中勝地，或者自寓武林之名於此耳。門東有水門，出大河、西河、清河之水，達於運河。又東，宋有天宗水門、小北門，今塞。

錢塘門，宋時所築。按錢塘記云：『防海大塘，在縣南一里，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時，募有能致一斛土者，與錢一千，來者雲集，因不復取，皆棄去，而塘成，故改名錢塘。』張君房云：『杭州武林山，在錢唐縣西南，靈隱寺在其上，寺東有水曰龍源，橫過寺前，卽龍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有水曰錢源，過橫坑橋，入錢湖。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湖有金牛，遇聖明卽見。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湖門，次北第三門曰湧金門，卽金牛出見之所也。第四門曰錢塘門，舊縣廨在焉，蓋自前古居人，築塘以備錢湖之水，故曰錢塘。』據此，則錢唐之名，一起於江，一起於湖，二說兩義。按史記：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唐，則秦時已有之，非始於華信明矣。自漢已來，江潮爲患，築塘捍之，今云築塘以備錢湖之水，事無稽證，攷之釋文云：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江干，或築塘以捍海，遂以起名，如富陽孫洲之類是也。至於錢塘〔一一〕門名，第因錢唐舊縣治近此門，因得名耳，非取義於錢湖也。

舊　巷　河　橋

入武林門，折而東，過中正橋，又南〔一二〕，至觀橋。其街之東爲廣豐、廣濟二倉橋街、仁和倉街、普寧坊。西爲同德坊、興賢坊、報恩坊。

中正橋，俗稱斜橋，自此而南，至正陽門，爲宋時御街，長一萬三千五百尺，舊鋪石板，街從三萬五千三百有奇。咸淳七年，安撫潛說友易其闕壞者，凡二萬幅，然後經涂九軌，砥平矢直。至元時，兩岸民居，稍稍侵切，然綽楔無敢跨街建者。皇明正德已前猶然，至嘉靖元年，御史何鉞始爲鄉貢士建坊於吳山坊北，自是題名楔綽，並肩而立矣。然杭城多火，自綽楔跨街，而火益熾，以木則易於燎延，以石則人憚崩摧，莫敢向邇撲救。古人旌別宅里之義，恐不如是。

普寧坊，俗稱清遠橋巷，其東，宋有仁和縣丞廳，又東，有太社、太稷壇。紹興十二年築，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其禮視皇祇之制。壇之北，有靈池，雖旱不竭，稍北，有天宗鹽庫、酒庫、市舶務。過天水院橋，有六部架閣、淳祐倉、草料場。○天宗庫，貯鹽酒，以待宗人之頒給者。○六部架閣，以貯六部圖籍案牘者，蓋漢掌故之遺也，紹興三年建。○淳祐倉，淳祐九年，京尹趙與𥲅建，以儲米之糶于帥司者。○草料場，受畿內所輸稻、麥、萁，以給騏驥院、良馬院、與三衙諸府之馬。

同德坊，俗稱燈心巷，其西爲祥符橋、桐樹園、新莊橋。橋左右，宋有貢院、別試所、大理寺、仁和縣、仁和學、豐儲倉、軍器所、東太乙宮、萬壽觀、元眞觀、晨華館、千佛閣、安福寺，並廢。○桐樹園，國初有鐵作局。○貢院，宋時三州治貢院，在錢唐門外王家橋，以試本州之士。漕司貢院，在北關門外，以待兩浙寓士，及有官人宗女夫等。禮部貢院，在新莊橋東，以待進士。紹興十年，始定取士之法，三年一舉，必有手札付考官，敎求賢之意。自淳熙二年，帝作聞喜燕詩賜進士詹騤等，遂爲令典頒行，並鐫石院中。○別試所，以待貢士之避親嫌者，其後申監漕選者，亦試於此。○大理寺，舊在錢唐門內，紹興二十年，以其密邇景靈宮，號控鞭撻之聲，非所以妥神也，乃徙于此。寺前有清明池。○仁和縣，吳越時，分自錢唐，置錢江縣，在梅家橋西，宋初改仁和，紹興三年，徙建於此。高宗初入杭州，問縣名仁和，喜曰：『此京師門名也。』蓋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以爲吉兆，故駐蹕之意始定矣。○仁和學，在縣治之東，有文、行、忠、信四齋。○豐儲倉，景定初，賈似道行公田法，以此收其租入。○軍器所，以造御前器械，紹興初，以內侍提點，後改隸工部。○東太乙宮，紹興間建，以祀五福太乙之神。兩廡繪三皇、五帝、日月、星辰、嶽瀆、九宮貴神。每歲四立日祀之，四孟，車駕亦幸焉。虎林山在其後圃。○萬壽觀，紹興間建，以大霄殿奉昊天，寶慶殿奉聖祖，長生殿奉長生帝，後殿奉太祖以下諸帝，西側純福殿奉元命。四孟朝獻畢，車駕

詣宮行香。景定間，建晨華館於千佛閣之東，命羽流主之，觀東有回龍橋。○元眞觀，唐中宗景龍二年建，遂名景龍。後唐改中興觀，錢武肅王病目，禱而愈，改爲錢明宮。宋雍熙二年改元眞觀，大中祥符間改天慶觀，天禧間，王欽若請移天慶於眞聖觀，復名元眞。○千佛閣、安福寺，今廢爲同仁祠。

興賢坊，以元時貢院得名。

報恩坊，俗稱觀巷，有報恩光孝觀，舊名開元宮，淸泰四年，錢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觀，崇寧三年，改崇寧萬壽觀，賜田千畝。政和三〔八〇〕年，建徽宗本命殿；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院，尋改光孝，以崇寧香火。其西，宋有惠民西局、御廚、小營。宋之惠民局有五，皆貯藥以待病者。

觀橋，吳越王建，題其梁曰：「吳越王寶正六年辛卯四月八日，因建錢明觀，造此石橋，吳越國王記。」〔八一〕觀橋之水，自東而西，過齊蓮橋、祥符橋，折而北，合淸湖之水。

自觀橋而南，至衆安橋，其街之東，爲懷遠坊、安國坊、延定坊；西爲保和坊、純禮坊、澄淸坊。

懷遠坊，俗稱軍頭司巷，宋時有軍頭司在焉。

安國坊，與保和坊對，俗稱北橋巷，宋有文思院、吉祥寺，並廢。○文思院，掌金銀犀玉工巧之制，綵繪裝鈿之飾，輿輦法物尺寸之度，規範鎔鑄鏤織之法，內外所領，凡三千餘作。○吉祥寺，宋乾德三年，睦州刺史薛溫捨宅爲寺。治平二年，改廣福；南渡初，割其兩傍地爲文思院、軍頭司，而寺額改吉祥，今爲民居。蔡端明吉祥寺賞牡丹對月詩：「花未全開月未圓，看花對月思依然，明知花月無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憐。」蘇子瞻簪牡丹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慚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爭笑，十里珠簾半上鉤。」又花將落而陳述古期不至詩：「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語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述古期明日至因用前韻詩：「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又惜花詩：「吉祥寺中錦千堆，前年賞花眞盛哉。道人勸我淸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爭巧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瑙盤盛金縷盃。而我食菜方淸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跋云：「錢唐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淸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坐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惜也。」又冬至遊吉祥寺詩：「井底微陽迴未回，蕭蕭寒雨濕枯荄。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後十日復至詩：「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朶深紅未暇栽。安得道人般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明年冬十月，寺中牡丹開數朶，述古作詩，子瞻和云：「一朶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閒花得少休。」又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解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

延定坊，舊名淸事坊，其東爲度生橋，俗稱鵝鴨橋。橋畔，宋有春風樓，謂之北酒庫。

保和坊，俗稱磚街巷。

純禮坊，與延定坊對，名後洋街，俗稱竹竿巷。

澄淸坊，在衆安橋北堍，沿河者。

自純禮坊而西，其街之南爲井字樓；北爲孩兒巷、燈籠巷、新營街。

井字樓，宋酒樓也，壘構如井，故名。其西有白澤廟。

新營街之西，元有江淮財賦總管府、丞相伯顏祠，府地廢爲民居，祠地爲按察司馬厩矣。

自澄淸坊而西，轉入興慶坊，爲潘閬巷、紀家橋。

興慶坊，舊名前洋街，與結縛橋對。

潘閬巷，宋初處士潘閬所居也。閬字逍遙，錢唐人，有詩名，語見才情雅致志中。巷內有三官宅。

紀家橋，在按察司右，元時改乘驄橋，北察院在焉，今之嘉湖道，卽其址也。其西爲西湖書院，國初改仁和學。天順間，學徒而其地併北察院，皆爲按察分司及囚舍矣。○紀家橋之南，爲德化坊，舊稱木子巷，有明慶寺、千頃廣化院，並廢。○明慶寺，唐大中二年建，有法喜堂、明碧軒。南宋駐蹕，遂敕比東京相國寺，祈禱雨暘，建散聖節咸在焉。嘉熙四年七月，理宗幸寺祈雨，回鑾撤蓋，甘雨隨注，平章喬行簡上詩稱賀，上遂書「明慶」二字以旌之。淳祐六年，建法堂，上復題爲「南山道場」，嘉泰三年，建御書閣，題曰「宸奎萬壽之閣」。有蘇子瞻書觀音經碑。○王介甫法喜堂詩：「浮屠之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空虛，寸心以此不掛物，一堂收身自有餘。堂陰置石雙嶙峋，不根立竹靑扶疎，一來已覺心廓豁，况迺宴坐窮朝晡。初憶幼時勇自許，壯大看俗尤崎嶇，豐車肥馬載豪傑，少得志願多憂虞。始知進退各一理，造次未可分賢愚，會將築室返耕釣，相與此處吟江湖。」又明碧軒詩：「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江介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趙忠簡公明慶僧房夜坐詩：「月明窗竹冷橫斜，坐看風燈落燼花，老眼病餘嫌細字，枯腸寒甚怯淸茶。羈孤豈是久爲客，夢短其能飛到家，但有流年侵鬢髮，蕭蕭蓬葆颯霜華。」○千頃廣化院，開平元年，

吳越王建。南渡後，爲臨安府祝聖道場。僧了性，善醫學草書，趙閣道題其堂曰『垂慈』，以著醫績。蘇子瞻作草書歌以贈之，歌云：『物生有象乃有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淸露未晞雪已驅，此滅滅盡乃眞吾，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雖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飲松腴，剡藤玉版開雪膚，游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澀羊氏姝！』

自按察司而南，至安福橋，折而東，至八字橋，河南爲通寶坊，河北爲豐財坊。

豐財坊，宋有左藏庫。先是，韓蘄王有賜第二，在新莊橋者，獻於朝，爲景靈宮。在八字橋者，獻以爲左藏庫。庫有東西，受財賦之入，以待邦國之經費。東則幣帛絁紬之屬，西則金銀線劵絲纊之屬，統於太府寺。宋時經費，多糜於贍兵，西蜀(一五五)、湖廣、江淮之賦，須歸四總領所，以餉諸屯；唯閩浙所輸，歸於左藏，而大軍取十之七，宮禁百司之祿裁三之。値有浩費，則天子出中帑封樁，以補所闕。國初，以其地賜蔡指揮，今半爲官署民居矣。又西，爲楊駙馬府，卽端孝公主第也。駙馬名鎭，方建第時，命巨璫董宋臣領之。大拓四旁，其最逼近者，爲太學生方大(一五六)猷之居，璫意其必雄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內轄相訪，得非以小屋奉上旨乎？』璫愕未及對，方徐曰：『內轄以某太學生，將梗化耶？便當首獻。』卽案書契與之，璫以契奏，理宗大喜，數倍酬之。方表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蓋上用毛詩，下用蘇子表語也。理宗又奇之，自此擢第登朝，旋躋膴仕矣。今其地半爲按察分司。

入錢唐門而東，折而南，爲白龜池、鐳子井、黑亭子。

白龜池，在城下，袤廣四畝許，池底通西湖，李鄴侯所鑿。其水自來不堪汲飲，元仇仁近嘗卜居池上，作詩云：『一琴一鶴小生涯，陋巷深居幾歲華。爲愛西湖來卜隱，卻憐東野又移家。荒城雨滑難騎馬，小市天明已賣花，阿母抱孫閒指點，疎林盡處是棲霞。』池傍，宋有都作院。

鐳子井，在上方寺南，水口在湧金門外。

黑亭子，舊有水溝透城，通柳洲寺。

門內，舊有景靈宮、錢唐縣、錢唐學、上方寺，並廢。○景靈宮，本宋韓蘄王世忠宅也。紹興十三年建，以奉祖宗衣冠之游，蓋漢(一五七)原廟之遺也。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饗，朔祭而月薦。五饗，宗室諸王攝事，朔祭月薦，則太常寺卿代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天子躬祭，次日禪祭，則后妃六宮從往。帝后忌辰，則宰相率百官行香，道士作法事，天章諸閣以奉繪像。時節朔望，帝后生辰，皆徧薦之，內臣攝事。欽先、孝思兩殿，亦以奉小像，上日焚香。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以牙盤，天章諸閣以常饌，用家人禮云。宮內有崇禮館、命羽流主之。蟠桃亭、流盃堂、四井堂、橘園、桂園、景靈池，以湖水灌之，水口在昭慶山門左。○錢唐縣，紹興初，詔以錢唐仁和比開封祥符縣，選才授任，謂之赤縣。仁和迺錢唐所分，於錢唐尤重。縣前有字民坊，淳熙初，徙紀家橋。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

官署

提刑按察司、按察分司、射圃、貢院、演武場、養濟院。

提刑按察司，故宋岳武穆王宅也。紹興三十一年，以王宅爲太學，宋亡，學燬。元改爲肅政廉訪司；國初，改浙江提刑按察司，設按察使、副使、僉事。洪武十七年，重建公廨，而東近岳王祠，西迫北察院，基故卑隘，門外居民叢障；成化二年，按察使戴珙等，盡徙民居，開道南出，抵長生街。建坊，東曰端本，又東睦親街曰弼教；西曰澄源，西過長生橋抵城下白龜池上曰肅政。內有一清樓、梅閣，其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皆在司內。○元廉訪副使臧孟祥座右四箴曰：『淨洗眼睛，緊縛肚皮，硬豎脊梁，牢立脚根。』凡十六字。僉事董師謙爲之贊云：『這眼睛，照膽鏡；照見誰？窮百姓，所嘖(一八)誰？姦貪佞。看不錯，定定定。秋月明，秋水瑩，本無塵，洗更淨。這肚皮，長忍飢，衆肥甘，我糠粃。將軍腹，寬十圍，貪以敗，脂流臍。平生事，百甕齏，嚙菜根，事可爲。這脊梁，鐵鑄成，廣平骨，汲黯身。曾強項，批逆鱗；肯折腰，揖貴人。臺中評，謂我傾，我自我，卿自卿。這脚根，如山立，立得牢，踏得實。倖門裏，曳不入，正路中，拔不出。持一定，槃衆試，不退轉，堅固力。』銘、贊皆趙孟頫所書，刻石尙存。

按察分司，凡九道：曰杭嚴、曰金衢、曰提學、曰水利、曰淸軍，在八字橋河下，宋爲左藏庫、楊駙馬第。曰寧紹台、曰溫處，在總司二門東。曰嘉湖、曰海道，在二門西。以副使、僉事分理之，各舉其職，按察使不得統制也。故布政司署使字，而按察司不署使字者，蓋按察者，各行其權，非若藩省府縣，出令止從長官也。故分巡之印，與堂印分寸相同，而因事添設之官，又各有欽給關防，與印一體，官吏臧否，皆得舉劾，軍民利病，皆得條陳，風聞言事，實封上達，不關白于長官，其權與御史等。正統巳(一九)後，憲綱稍易，而(二〇)職掌浸弛，彈壓藩服之權，全歸御史，而布政司、參政、參議，又立分守之名，參伍其事，爲按察者，稍掣肘。近年，朝議乃令按察之長，得署僚佐之考，益非設官本意矣。

射圃，乃(二一)三學諸生習射之所(二二)。

貢院，宋時在觀橋西、新莊橋東；元時在祥符橋；洪武初，在今府學西，卽仁和學基也。其後人才浸盛，又以直隸嘉、湖兩府來屬，地狹不足以容席舍。天順三年，徙觀橋之東，乃仁和倉舊基也。院本宏敞，而自嘉靖以來，每遇當科之年，監臨者遞加營搆，益以藻彩，酷極恢麗。有司承奉風旨，科擾百端，合郡騷動，款待儀燕，競以豐厚相高，名曰作興，稍不如意，卽士謗叢起。竊意國初到今，徵賢歛才，豪傑丕應，恐不繫于貢院之崇侈，禮文之優渥也。

演武場，在錢唐門內，宋時景靈宮及錢唐縣治故基，元時改爲教場，周廣三百一十六丈。先是，官軍每歲二、八月朔日開操，五月、十一月爲止。自宣德、正統以來，正軍皆充漕役，僅以餘丁操備，後復以民壯益之。

養濟院，在觀橋西，元時貢院基也。洪武五年，每縣各置一所；八年，合建于此。收養民間孤老，每口月給米三斗，柴三十觔，冬夏布各一匹；小者給三分之二。

祠廟

忠佑廟、顯忠廟、同仁祠。

忠佑廟，在按察司左。宋紹興十三年，以岳飛故宅改爲太學，學中時時相驚以岳將軍見。孝宗朝，詔復其官，追謚武穆，建廟學左，曰忠佑。淳祐六年，改謚忠武，已而學中復驚岳將軍降爲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立爲土神，封鄂王，改謚忠文，廟曰忠顯。王之父母妻子，下逮將佐，皆有命秩。祠後有銀瓶娘子井，銀瓶娘子者，王季女也，聞王下獄，哀憤骨立，欲叩闕上書，而邏卒塞門，不能自達，遂抱銀瓶投井死。王原吉詩云：『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床，綺疏光流大星墜，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媿死緹縈女。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兮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鵑，先王墓木西湖邊。』

顯忠廟，在長生老人橋西，以奉漢大將軍霍光，俗稱徭使君廟。相傳吳王孫皓有疾，夢神降于庭，自稱霍光，求立祠于金山之鹹塘，以捍水患，祠立而疾愈。晉天福間，吳越王立廟于此。宋理宗時，賜廟額曰『顯忠』。元延祐間，杭城大火，郡人於雲頭見旗幟有霍使君三字，火頓息。香火益盛。

同仁祠，在祥符橋畔，嘉靖十七年，御史周汝員等建，以奉孫公燧、王公守仁、胡公世寧者(二三)。燧，餘姚人，正德十四年，以都御史巡撫江西，屬寧庶人反，被執，不屈而死。亂平，贈禮部尙書，謚忠烈。守仁，餘姚人，寧庶人反時，以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起兵討平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世寧，仁和人，正德十二年，爲江西按察使，疏擧寧庶人不法事，下錦衣獄，謫戍遼東；亂平，起都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謚端敏。

道院

開元宮、寶極觀、天妃宮。

開元宮，在清湖橋西，射圃之北，本宋周漢國端孝公主故第也。宮故在泰和坊祕書省之左，唐開元中建，後廢。宋以火德王，東都有開元陽德觀，以奉熒惑。寧宗既即位，詔以嘉邸改開元宮，建明離殿，以立夏日祀之。元以祕書省爲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八年，大火，省、宮俱燬，因棄宮地作省，今布政司是也。住持董得時，遂購公主故第爲宮。公主觀（一四）理宗女，傑構綴飾，冠于戚里，故宮制爲道院之魁，翰林學士虞集爲記。至治初燬；粹德眞人王壽衍與其徒張伯雨重建，揭曼碩、陳旅爲記。有堂曰清風，曼碩、歐陽玄爲記；一曰介春，張仲淳爲記。時壽衍以高行受知於文宗，故名彥多與之友，豐碑偉筆，照耀一時，今皆仆圯，其基半爲射圃矣。虞伯生碑銘云：「於皇聖世，治綏濟靜，惠宗道家，受寵有祠。內外相望，靡不寵嘉，煌煌我宮，殿于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禧。神告不遲，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除而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謨，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巍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朂我衎，迺像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戍，在今眞人，克恭蘧齋，恩言雅文。眞人用諏，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職贊祠。恩用不渝，錫福予齡，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萬年，至于億世，遂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陳旅碑銘云：『眞人大作開元宮，斬木遂谷來截江，命龜置策辰孔臧，樹屋吉土祠天宗。重簷輕軒儼穹窿，日月出入牖戶中，大靈何樂家層空。老君上遨森以降，仙姝翼蓧從豐隆，驂以赤鳳驂青龍。立神執兵門兩傍，祝融蓋宇承中央，共驅畢方歸海東。曰惟新宮帝所悰。瑋宮回曲蓮渚通，珠樹含祥光玲瓏。宮成鑿帝朝設鐘，岳牧川后罔不恭。眞人稽首飛綠章，天子萬年民樂康。』○揭曼碩碑詩云：『噫嘻饒唐，何王所基？由汴革命，播都南陲，定鼎臨安，協于神龜。元興龍翔，大拓疆土，四海八荒，咸覲其主。噫嘻饒唐，故宮禾黍，帝子之居，是爲開元。以棲百神，驂三紀年，神弗顧依，將事吉蠲。回風卻掃，馮怒熒惑，宜陰導陽，去穢除厲。以來清風，以尊靜曜。革故者天，鼎新者人，矧我眞人，皇人之眞。亦曰多才，能事鬼神。身爲玄師，行仁有勇，一倡百和，風起水涌。神宮告新，曾不旋踵，昫昫樓觀，佗佗垣墉。儼乎天人，衆帝之宮，鳳馭飈輪，於焉從容。薦我明馨，考我鐘鼓，於皇萬年，受天之祜。碑詩揚休，石以永固。』○鄧善之題開元宮圖詩云：『西湖春動風泠泠，欲忽鼓瑟窺湘靈，天君要眇降雲軿，椒堂桂棟羅芳馨。春城日逝崦嵫暮，幽夢重門鎖花霧，玉簫聲沈鳳飛去，迸入秋風五陵樹。至人高情眡雲浮，昔者金屋今丹丘，白鶴來下明月樓，知有王喬飛舄游。仙人好幻多戲劇，海變桑田蓮變碧，百靈呵護融風息，依舊瓊臺絳宇炫爛雲林色。』○揭曼碩開元宮圖詩：『香臺遙對紫皇家，陰洞潛迴七寶車，景氣未收春夢斷，新宮月冷蘼蕪華。』○馬祖常開元宮圖詩：『江畔沙痕認夜潮，湖邊山色識前朝。卷衣天上吹簫女，不怨宮隨野火燒。』○黃溍題開元宮圖詩：『誰使蘋舟一夜移？紅樓翠幕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人化鶴歸。烟遥月明溪草歇，石壇露冷碧桃稀，赤欄橋畔多時立，閒看楊花作雪飛。』

寶極觀，在報恩坊內，舊玄元庵，元延祐五年，道士章無爲建。皇明永樂間，道士周思得者，仁和人，操行雅潔，精五雷法，成祖聞其名，召試稱旨，建天將廟居之。扈從北征，累著功績，仁宗建玉虛延恩殿，宣宗建彌羅寶閣、崇玄演法殿，改廟額爲大德觀。英宗建紫極殿，寵遇優渥。景泰初，歸老故庵，甘茹淡澹（一五），其門人以法顯者，殆百餘人。其時有異人號赤腳張，亦寓觀中，與思得友善。成化間，其徒昌道亨得寵憲宗，詔徙玄元庵于思得墓左，而改其故居爲寶極觀。

天妃宮，在孩兒巷北，以祀水神，洪武初建。神號不見經史。竊意宇宙間至尊者天，有帝象焉。地爲之配，有后象焉。其次，水爲大，有妃象焉。故崇其號曰天妃，而軍營漕運之所，江海河瀆之濱，悉崇奉之。

佛剎

壽聖寺、青蓮寺、祥符寺、興福寺、淨住寺、法輪寺、天長淨心寺、聖壽寺、菩提寺、妙心寺。

壽聖寺，在虎林山上，舊名長壽，在東青門外。永樂十三年，爲湖水所侵，徙建今所，得廢聖壽院故址，遂以名焉。內有大井、合抱銀杏，皆宋物也，而廢碑斷碣，傾仆草中，磨滅不可讀矣。俗稱祖山寺。

青蓮寺，在車橋北。宋隆（一六）德間，錢氏建，祥符中，改淨戒院。先是，宋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于絳；後又以韓厥存趙孤，三人皆以春、秋祠于祚德廟。紹興二十年，建祚德廟于院內，以春、秋二仲祭之。至正末，張氏據聖壽、青蓮二寺爲府，而廟亦廢。按春秋于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于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恐未有此也。

祥符寺，在祥符橋畔。梁大同二年，邑人鮑侃捨宅爲寺。舊名發心，唐貞觀中，改衆善；神龍

初，改中興，後改龍興；宋眞宗時，改大中祥符。其廣九里，子院有千佛閣、諸天閣、戒壇院，院內有鐵塔一、石塔四，錢王所鑿九十九眼井。金人南寇，燬于兵；南渡初，斥爲軍器所；元初，仍建寺；至正末燬，洪武間重建。其傍地盡爲軍民之居。○蘇子瞻祥符寺上元觀燈詩：『紗籠擎燭近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金鼎轉丹光吐夜，玉珠穿蟻鬬連朝，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淸吟常逐夢魂飄。』○曾子固詩：『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明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

興福寺，在斜橋南。宋紹興丁卯，左丞薛昂，以花藥園施僧慧觀築庵，名曰擇勝；尋建佛剎，請龍山廢興福院額表之。國初定爲叢林。

淨住寺，在觀橋之西北，報恩坊內，梁武帝時建。舊名慈光，錢氏時，改今額。紹興間，以其地爲貢院，于是寺分爲三。元末燬；洪武初，歸併興福。

法輪寺，在觀橋南。五代長興中，龕法師建于城東湯鎭，額曰觀音，後改安國；宋大中祥符間，改法輪。洪武間，立爲叢林。永樂十八年，㶏嚙殿基，僧至恂改建于此。

天長淨心寺，在後洋巷，晉天福四年，錢氏建。南渡後，析其地爲軍寨；咸淳元年興復；元季燬；景泰間重建。孫大年送僧日福聽講還山詩云：『歸去深居遠俗譁，莫教巢燕汚袈裟。從今悟了三生話，高倚瑤臺看雨花。』○寺內有龍華寶閣，宋理宗時，捲簾使許禎建。宋亡，禎挈三子居之，學佛自晦，名出塵庵。元延祐元年，有僧誦法華經，天花紛降，遂名龍華，其時實閣穹壯，冠絕郡城。○九曲法濟院，宋乾德元年，錢氏建于錢唐門外，元末，移建于此，今併天長寺。

聖壽寺，即永福寺，在後洋街。宋嘉定元年，永明建。淳祐間，賜額永福，以奉秀王香火。元至元燬；洪武初，善祥重建；宣德十年，賜額聖壽。

菩提寺，在潘閬巷，舊在錢唐門外。宋太平興國，錢惟演捨宅建。建炎間燬，紹興間重建。有南漪、迎薰二堂。元末燬。尋以築城，徙寺今所。永樂間，寺僧守公被召修大典，智淳修戒律，別原修殿奥，約宗亦以高行被召，四代入覲，亦禪門之榮遇也。

妙心寺，在湧金門內。舊在西湖行春橋南，元至正間徙今所，今改使館。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

衢巷河橋

出武林門而北，爲崇福橋、霍山坊、餘杭橋巷、新橋巷、半道紅、清湖三閘、周公泉、枯樹灣、夾城巷、左家橋、米市巷、漁塘巷、碧沼、草營巷、歸錦橋、江漲橋、通市橋、北新橋。

崇福橋，在吳山驛前。

霍山坊，過新河橋路，入西山橋下，爲新河坊口，乃張士誠所開者。舊有廣惠廟，宋康定元年建，以祀廣德王張渤者，遞代褒封。二月八日，傾城士女集焉。周公謹云：『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蓍龜。先子蒞澄江攴，爲有力者擠去，先妣時留霅，禱于南關之祠山，有『水邊消息的非遙』之語。先君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江之命下矣。戊辰年，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弗效，禱籤得蠱之上九云：『蠱有三頭，紛紛擾擾，如蟲在皿，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蟲之劑，凡去蚘蛔三，其色如丹，卽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床。』是歲，外舅捐館。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滿氏火作，次日，勢亦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遑遑不自安。時楊大方、潘夢得皆同居相慰，巫言神語皆吉，因卜去就于神，得五十六籤云：『遭人彈劾失官資，火欲相焚盜欲窺。』于是挈家湖濱，是夕四鼓，成焦土。』

餘杭橋，宋端平二年建，東通豬圈壩，其時有北郭稅務。

新橋巷，東通陸家壩。

半道紅，相傳舊時夾路栽桃花，故名。俗訛爲半塘洪。

清湖上中下三閘，洩城中諸河之水，自東而北，轉達東新橋、德勝壩，爲下塘河。

周公泉，又名北牐泉，在下閘巷。

枯樹灣，東通德勝橋，舊名堰橋，宋韓世忠掩擊叛賊苗、劉于此，故郡人稱爲德勝橋。

夾城巷，東通遞運所，四達之衢，市廛殷阜，肩摩踵接。第夾城名義，不知何所取也。故老皆言，元有總兵楊完者，與張士誠築壘相拒，此其遺基。然當錢氏築城時，云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亙江干，泊錢唐湖，凡七十里，則夾城之名，唐末五代已有之，似非起于楊完者也。豈以其近傍羅城，若杜詩所稱『花萼夾城通御氣』之謂歟？國初，有爲夾城八景卷者，名流題詠甚多，今掇其著者，一曰『夾城夜月』。王洪卜算子詞：『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著佳人夜不來，坐轉梧桐影。吹徹紫鸞笙，寶篆烟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漢雙星耿。』聶大年臨江仙詞：『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城陰寥闃柝聲稀，試登高處望，露溼五銖衣。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昔是今非。驚烏三匝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綵鸞歸。』○二曰『陡門春漲』。王洪詞：『驚雪噴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胥駕海來，勢壓滄溟小。兩岸走漁舟，濺亂飛春鳥，誰信神魚去不留，五色祥雲繞。』聶大年詞：『西北關城如鐵甕，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三汲浪，何處覓仙源？彷彿鴟夷乘白馬，潮頭日落雲昏，瀆祇川后亦銷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門。』○三曰『半道春紅』。王洪詞：『宿雨漲春流，晚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風遇。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聶大年詞：『記得武林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紫騮嘶過處，隨意數殘紅。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歸路西東，舞衫歌扇繡簾櫳，昔遊成一夢，試問賣花翁。』○四曰『西山晚翠』，王洪詞：『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杳靄和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簫與未闌，月照芙蓉露。』聶大年詞：『一抹斜陽低遠樹，分明翠歛西山，蒼蒼松檜鎖禪關，疎鐘殘照裏，倦鳥亦知還。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潺，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斑。』○五曰『花圃啼鶯』。聶大年詞：『芳圃萬花圍繞遍，軟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柳邊迷，爲憐春色好，終日往來啼。記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萋萋，數聲只在御橋(一九七)西，東風回首處，香靄滿長堤。』○六曰『皋亭積雪』。聶大年詞：『昨日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嶙峋，瑤林琪樹間琅玕，蓬萊塵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岧嶢千仞表，羣仙飛珮蹁躚，不知何處倚闌干，洞簫吹一曲，鶴氅不勝寒。』○七曰『江橋暮雨』。聶大年詞：『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橋，蒹葭兩岸響蕭蕭，水村烟郭外，隱隱見歸樵。鴻雁欲歸愁翅溼，誰憐萬里雲霄？空濛山色望中遙，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八曰『白蕩烟村』。聶大年詞：『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下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田翁邀社飲，擊鼓更燒錢。歲戲雞豚泥飲罷，瓦盆濁酒如泉，往來東陌與西阡，誰言淳朴俗，自有一山川。』

左家橋北，宋有春融樓，謂之北外庫。

米市巷，宋時舊名也。其東爲寶慶橋，舊名黑橋，洪武初建。

漁塘巷，自霍山坊而下，有上下陡門，洩清湖河水。由漁塘巷入，西爲范婆橋，橋下爲清水潭，潭西爲望佛橋，西南通水磨頭。望佛橋西，其土神曰左相公廟；廟後，爲福昌巷；巷西行，爲

白蕩夾城，八景所謂『白蕩烟村』者是也；又西，爲古蕩。

碧沼，在湖墅西，左八郎祠前；池廣三畝，水極清冽，俗稱清水潭。

歸錦橋，俗稱賣魚橋，自此而上，至左家橋、夾城巷，皆稱湖墅，俗訛爲湖州市。

江漲橋，在歸錦橋北。元末開河，構木而渡。宣德間，僧覺澂改建石橋；嘉靖二十六年[198]垙[199]。

通市橋，在江漲橋南，宣德間，僧覺澂建。

北新橋，在香積寺北，宋紹興間建，名中興永安橋。元末垙，洪武初重建。

出餘唐門而西，爲東西馬塍、羊角埂。

東西馬塍，在溜水橋北，以河分界。並河而東，抵北關外，爲東馬塍。河之西，上泥橋、下泥橋至西隰橋，爲西馬塍。餘王時畜馬於此，至三萬餘匹，號曰海馬，故以名塍。或曰：馬姓二人，東西居，共爲園田之塍，非也。土細敏樹，杭城四時花卉，于此出焉，今名南花園。北去十餘里爲板橋，今名北花園。元羽士張伯雨，結廬馬塍，陳旅記之，其略曰：『餘唐邑屋叢湊[200]數十里，至爲重樓以居，委巷若閧市，人氣溶鬱爲溽霧。城西山水清曠，而笙歌粉黛，上下無空日。夫杭東南奧區，芬華之所族，而幽靜者之所處也。城北有村曰馬塍，居民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墟遠。至元間，句曲外史來棲焉，爲閣四楹，佳[201]卉叢植，旁有長松數十章，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騰伏閣外，蓋得沖覽之會者。外史舊有菌閣，在金菌山，吳興趙文敏公篆牓，極古，玆復以眞蹟署新閣，意扁舟往來，所志在菌山也。』○葉水心同趙振文遊馬塍詩：『馬塍東西花十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陌，問以馬塍云未識。茶蘪蚪離金沙牆，薜荔樓閣山茶房，高花何啻千金直，着價不到宜深藏。靑鞋翾翾鳥鶴袖，嚴房引前金蔣後，隨緣擷蕊煎冬酥，小分移床獻春酒。陳通苗傳昔弄兵，此地寂寞狐狸行，聖人有道賁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已在苕水住，盡日櫓聲搖上渚，無際滄波蔘自分，有情絲蒲鷗偶聚。追逐風光天漫許，抛擲身世人應怒，君不見南宮載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趙振文和詩云：『昔年家住長安里，春風盡日風塵起，紛紛車馬過綺陌，買花人多少人識。王侯第宅連苑牆，衆若瓊蕊數丹房，花窠近取馬塍本，曲闌高檻迷深藏。主歡對客小攀袖，擊鼓吹簫滿前後，珍珠一斛聘國姝，琥珀千盃酌天酒。幾年農器不鑄兵，雨耕雲耰歌且行，種花土腴無水旱，園稅十倍田租平。擊舟來近菰蒲住，演漾迴溪通枉渚，霜晴沙淺橘林明，日暮水渾魚網聚。東門故侯應自許，灞陵醉尉寧須怒，何須學稼隨老農？荷鋤驅犢田中去。』○張伯雨自詠馬塍新居詩云：『浮家泛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未疎，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作樓居。瀟然到處自鑿井，玄晏閉門方著書，但得草堂貲便足，人間何地不樵漁？』○張仲舉題張外史馬塍新居詩云：『窈窕丹房古澗阿，長松修竹繞層坡，桃園隱者時相遇，茆洞仙人夜或過。沆瀣盃寒供曉食，靑冥笙響答空歌，白雲浮出地痕滿，知是龍泓宿雨多。』○薩天錫宿張外史馬塍新居詩云：『竹樹忽閉乾鵲噪，明朝歸去候新晴。小樓無處着秋意，暗雨空山如海聲。葉落窗虛聞鶴步，峯回路轉斷人行，誰知昨夜玄洲[202]客？剪燭談詩到二更。』

羊角埂，自溜水橋北柴場至乳薑渡口，延袤十餘里，介東西馬塍之間，其形彎曲，如羊角然。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三卷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

錢唐田汝成輯撰

官署

南京戶部分司、江漲稅課司、吳山驛、遞運所、德勝壩、豬圈壩。

南京戶部分司，在江漲橋北，掌榷商稅。國初，差御史監生閘辦課程，或戶部官監收船鈔，未有定署。景泰元年，差戶部主事于蘇、杭二府專掌之，始建鈔關於此。六年，罷主事，歲委府官收鈔。成化四年，罷鈔關；七年，復鈔關；弘治六年，命于南京戶部差官，遂爲定例。

江漲稅課司，在霍山坊，原在北關駐節基，洪武二十五年，移建于此。

吳山驛，在武林門外，洪武七年建，曰杭州驛；九年，改吳山驛。其西，有駐節廳，洪武二十五年建。

遞運所，在夾城，原在城內洪河橋，洪武七年，徙建于此。

德勝壩，在武林門外東，洪武五年建。

豬圈壩，在武林門外東，洪武三年建。

祠廟

社稷壇、郡厲壇。

社稷壇，在錢唐門外西北，宋太乙宮故基也。宋時在嘉會門外，元時改錢湖門外，洪武三年，徙建今所。

郡厲壇，在錢唐門外，洪武三年建，以祀鬼之無歸者。以淸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致祭。

遺祠

石姥廟、五界廟、印侯廟、晏公廟。

石姥廟，在德勝壩，其神石瑰，當唐長慶間，江濤爲患，神竭家貲，築隄捍之，竟死于事。屢見靈異，守臣上之；咸通中，封潮王，故俗稱潮王廟。

五界廟，在歸錦橋西，洪武三年建。

印侯廟，在觀音橋西，廟後有印墓。

晏公廟，在夾城高崇果寺內，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建，舊名羅漢院。宋治平中，改額崇果；洪武初，改奉晏公，相傳爲水神也。故軍營、漕運之所，往往立廟[103]。

佛剎

香積寺、昭化寺、妙行寺、法雲寺、定光寺、化度寺、廣教寺、眞如寺、顯教寺、覺圓寺、普明寺、西隱寺、豐樂寺、永慶寺。

香積寺，在江漲橋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柯氏捨宅爲寺。舊名興福，大中祥符間，賜額『香積』。門臨官河，帆檣往來者日百千計，乘燭猶喧。一逕蛇行，茂林蔭密，隱然城市異數也。

昭化寺，在德勝壩。周顯德間，吳越王建。宋大中祥符，改今額。永樂九年燬，踰年重建。

妙行寺，在夾城巷。宋徽宗時，有僧思淨者，姓喻，畫佛甚妙，人稱喻彌陀，遂棄家學佛，捨宅爲寺，以接待雲水；二十年間，往來者三百萬衆，故俗稱接待寺。方臘之亂，思淨詣賊，乞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稍戢。元季燬，宣德二年重建。寺南爲望佛橋。聶大年詩：『妙行禪寺夾城隈，般雨乾時偶獨來。一榻白雲松子落，滿園黃蝶菜花開。閒看物態陰晴變，老被鐘聲旦暮催，客有可人期不至，步隨斜日下蒼苔。』

法雲寺，在草營巷，晉天福五年，吳越王建。元至正末燬，永樂丙申重建。有愁蒙極和尙塔，在寺之右。蒙極，洪武間名僧。

定光寺，在淸湖中閘巷，晉天福四年，吳越王建。元末燬，洪武五年重建。

化度寺，在江漲橋。梁天監間，朱异捨宅爲寺，名衆安。隋改衆善，唐改重雲，再改承雲，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旁有崇善王廟，元至元間燬，至正間，僧若金復建。

廣教寺，在北新橋東。晉天福中，吳越王建。舊名傾心，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慶元六年，密印法師重修。元末燬，洪武四年，僧智海重建。

眞如寺，在江漲橋東，宋韓蘄王捨宅爲寺，搆重閣，安奉金書大品般若經智度論于其上。元至正二年燬，洪武十五年重建。

顯教寺，在武林門外，舊爲華嚴庵，宋紹興三十三年建。乾道五年，移請今額，後徙在城金剛嶺。嘉熙間燬，寶祐年間，徙今所。元末燬，洪武初重建。

覺圓寺，在武林門外五里。皇慶元年，僧慈濟建。元末燬，洪武十年重建，今併昭化寺。

普明寺，去西湖可四里許，在西馬塍。宋紹熙元年，建庵曰普明，冶鐵爲佛，嘉定十三年，請額，得古廢寺『普明』之額，偶與庵同，遂移賜之，改庵爲院。元末，張士誠據爲敵壘，毀佛爲軍器，院廢。正統四年，僧宗浩重建，天順二年，請賜舊額，甬東徐恕記，俗猶稱鐵佛寺。

西隱寺，在西馬塍烏盆橋畔。宋乾德元年建、舊有福壽寺，在望佛橋西南，俗稱東隱寺。烏盆橋，一名富春橋。

豐樂寺，在西馬塍。宋乾德六年，僧雪嚴建，名歲豐禪院；治平間，改寶覺豐樂寺。

永慶寺，在西馬塍。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湧泉院。宋治平三年，改額。泉從石罅流出，折入黃山橋河，味極清美；高宗愛之，嘗取以瀹茗。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四卷

浙江

浙江勝蹟

錢唐田汝成輯撰

浙江，在郡城之東南，登西湖諸山，則大略可瞰。其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亦曰浙河。其潮晝夜再上，諸家立說不同，宋時郡志載姚寬西溪殘語及徐叔明高麗錄二篇，大抵皆云：『潮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元時裴伯宣作浙江潮候圖說，又檃括其詞，更加明爽。其說曰：『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潬，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潬，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拘怒不洩，則奮而上隮，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按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潮經，言殊旨暴，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沈，而潮汐生焉。日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朓朒，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騖，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意云。』按桑欽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酈道元注云：『浙江，一名漸江，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又東北，經建德州，又北，至新城縣，東北，至富陽縣，又東北，過錢唐縣。』此其說，與今水道符合。其云：『東經靈隱山下，東合臨平湖，又東經禦兒鄉，又東經槎瀆，注于海。』其說與今不合，蓋槎瀆近皋亭山，而海又在其東南，相去甚遠，非入海處也。豈地勢移易，而向之斥鹵，漲成平陸耳(一〇四)？其潮晝夜再上，杭人有爲詩括之者曰：『午未未未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末，初二日未初，十六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此亦其大概耳。其交澤起水大小之度，則四時不同。春三月初一日、十六日，午末，大，夜子正。初二日、十七日，未初，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正，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未末，大，夜丑末。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末，漸小，晚申末。初七日、二十二日，卯初，漸小，晚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末，漸小，晚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晚酉末。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末，交澤，晚戌正。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末。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亥初。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正。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末。十五日、三十日，午正，極大，夜子初。秋與春同。夏初一日、十六日，午末，大，夜子正。初二日、十七日，未初，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正，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未末，大，夜丑正。初五日、二十日，申初，下岸，夜丑末。初六日、二十一日，寅初，小，晚申正。初七日、二十二日，寅末，小，晚申末。初八日、二十三日，卯初，小，晚酉初。初九日、二十四日，卯末，小，晚酉正。初十日、二十五日，辰初，交澤，晚酉末。十一日、二十六日，辰末，起水，夜戌初。十二日、二十七日，巳初，漸大，夜戌末。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初。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末。十五日、三十日，午末，大，夜子初。冬初一日、十六日，午末，大，夜子初。初二日、十七日，未正，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末，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申初，大，夜丑末。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末，漸小，晚申末。初七日、二十二日，卯初，小，晚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末，小，晚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晚酉末。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末，交澤，夜戌初。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末。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戌末。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初。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正。十五日、三十日，午正，漸大，夜亥末。

○元時吳亨壽答嚴起論潮書云：『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有詩，明日，書以遺予，若致疑于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即是試爲足下誦所聞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

已矣。在天為月，在地為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為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為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于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況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于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三日，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于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于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為月魄，離、為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于月，參之于卦，潮之理，其為庶幾乎？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于是焉大，而顧大于震明、巽魄，何邪？」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于四正，震、巽、艮、兌，位于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于此乎權輿，故其為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為明，陰為魄，而乾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為盛，少為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于卦耶？」曰：「以納甲家起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于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于辛巽，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為用也審矣。潮而有取于月也，不亦有取于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為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今乃于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于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于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于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必生于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為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為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去潮生處近，撳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龕山，橫鎖江口，頓然斂寬就窄，其勢必至于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湧水而已，又何疑焉。」』○白樂天看潮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楊巨源送章孝標歸杭詩：『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羅隱江潮詩：『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覆向平流。任拋巨浸疑無地，猛過西陵只有頭，至竟朝昏誰主宰？好騎赤鯉問陽侯。』○蘇子瞻中秋看潮五絕：『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萬人鼓譟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波浪變桑田。』『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觀潮南歌子詞二首：『海上乘槎侶，仙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　雷輥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苒苒中秋過，蕭蕭兩鬢華，寓身化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　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聱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又瑞鷓鴣詞：『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欲送潮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又江神子詞：『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蕖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　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烟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齊祖之觀潮詩：『何意滔天苦作威，狂驅（一〇三）海若走馮夷。因看平地波翻起，知是滄浪鼎沸時。初似長平萬瓦震，忽如圜嶠六鼇移，直應待得澄如練，會有安流往濟時。』○仇仁近詩：『一痕初見海門生，頃刻長驅作怒聲，萬馬突圍天鼓碎，六鼇翻背雪山傾。遠朝魏闕心猶在，直上嚴灘勢始平，寄語吳兒休踏浪，天吳罔象正縱橫。』○張光弼次貝廷琚韻詩：『世代消沈是此聲，幾回東下復西傾，翻騰日月迷朝夕，嵌蕩魚龍定死生。嗇石每憐精衛小，投醪未見濁河清，眼前波浪猶如此，莫向蓬山頂上行。』○錢思復八月十五日同友人登樓看潮，分韻得如字詩：『白馬濤頭羅素車，至今猶自詫靈胥，千年元氣淋漓後，八月長風震盪初，顯晃蛩虛端不爽，神龍變化竟何如？須臾落

日江明秝，東逝滔滔濯尾閭。」

瀕江之人，好踏浪翻波，名曰弄潮。宋治平中，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斗牛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于此觀游。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為矜夸，時或沈溺，精魄永淪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濱，生也有涯，盍終于天命，死而不弔，重棄于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觀潮之戲，惟宋時獨盛，其詳已載偏安佚豫志中。當時有繪為圖者，楊廉夫題之詩：「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鼉夜食羅刹水，須臾海擘龕赭門，地捲銀龍薄于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洗蛇鬼穴，婁留折鐵稻爭雄。望海樓頭誇景好，斷鼇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蹀沙田食沙草。厓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軹道。」○張憲題詩云：「磁州夜走泥馬駒，臥牛城中生綠蕪，炎精烱烱照吳會，大築錢唐作汴都。玉殿珠樓連翠閣，七寶簾櫳歛雲幕，坐移艮嶽過江南，不數東京舊歡樂。茂樹盤盤迷綠雲，龍飛鳳舞峯巒奔，玉床下壓大江小，海水正入東華門。木犀花開秋可數，軌軌靈鼉震天鼓，海門一線截江來，雪壁銀城盡飛舞。吳商楚估千萬艘，黃龍戰船頭尾高，豈無海道走中土？長驅逐北除腥臊。烟霧蒼蒼遶城郭，屋瓦魚鱗互參錯，百萬驕民事醉醲，坐使中原厭羊酪。因循六帝不復讐，西風八月凭江樓，攢宮久飲白骨恨，洪波不洗青衣羞。邦基創盡師臣逐，軹道人稀子嬰哭，繡胸文脛踏浪兒，反首誰能報君辱？廟子沙頭卓大旗，天吳縮頸不敢馳，行人指塔話楊璉，三十六宮秋草肥。」

捍江塘，自吳越王，蓋江潮為患，自唐已然，白樂天刺郡時，嘗禱于神云：「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為利，降流則為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大漲，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鄽，壞敗廬舍，人墜墊溺，籲天無辜。居易祇奉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事虔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為陵，土不篡摧，人無蕩析。」然亦聞有修築之績也。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王始築塘，在候潮門通江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以射，又致禱于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其末句曰：「為報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錢城。」函鑰置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唐，東擊西陵，遂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隄既成，久之，乃為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潮水衝突不常，隄岸屢壞。大中祥符五年，郡守戚綸，與兩浙轉運使陳堯佐，申請遣使自京師埽匠壕寨赴州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桼頗非其變法。七年，詔江淮發運使李溥，同內供奉官盧守勤，復依錢氏制，專其事。時水方大溢，九年，郡守馬亮禱于子胥祠下，明日，潮為之卻，又漲橫沙數里，隄遂以成。景祐中，隄復壞，兩浙轉運使張夏，作隄十二里，置捍江兵士，五指揮採石修塘，隨損隨治，杭人德之，作廟隄上，今昭貺廟是也。慶曆初，六月，大風驅潮，隄再壞，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協力築隄二千二百丈，丁寶臣作記。紹興十年，以轉運副使張匯之請，招填捍江軍額。二十二年，吏部尚書林文鼐建言：「乞選諳曉之士，專置一司，詢故老，究利病脈絡，而後興工。」且言：「羅刹江濱，舊有吳王、英烈王廟，燼于回祿，乞靈無地，乞付有司營葺。」從之。自是百餘年間，屢修屢壞。嘉熙戊戌秋，潮由海門擣月塘頭，日朘月削，民廬僧舍，坍者四十里。己亥六月，詔趙與懽除端明殿學士，知臨安，任責修築。與懽奏：「先于傍近築土塘，為救急之術，然後于內築石塘。」又奏：「近觀潮勢，忽睹異物，非龍非魚，什什伍伍，鼓鬣揚鬐，欲望奏告上帝，或施強弩火炮，以絕其妖。」又奏：「日役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餘人，并募夫工，及修江司軍兵三千餘人，貼立石倉，夾植樁笆版木，晝夜運土填築。」自水陸寺之下，江家橋之上，近江港口築塌，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團圍頭石塘，近江築捺〔三〕水塘，長六百丈。自六和塔以東一帶石隄，添新補廢，四百餘丈。越三月畢工，水復其故。皇明成化八年八月、九月，江潮大溢，塘壞特甚，敕差工部侍郎李顒整築，始復其舊。

月輪山、六和塔、開化寺。

月輪山，在龍山南，形圓如月，其高聳者，為月輪峯。宋時，張君房為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

六和塔，在月輪峯傍，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建。先是，梁開平五年，錢王于仁王廢院掘地得大錢，以為瑞應，因建大錢寺，設寶幢二座于寺門。入宋，寺廢，禪師乃即錢氏南果園建塔，以鎮江潮。高九級，五十餘丈，撐空兀突，跨陸俯川，海船夜泛者，以塔燈為指南焉。宣和中，燬于方臘之亂，紹興二十二年，僧智曇募緣重建，七級而止。塔中有湯思退等彙寫佛說二十四章，李伯時石刻觀音像，嘉靖三年燬。塔下為龍山渡、魚山渡，隔岸剡中諸山，歷歷可數，塔之北為毛湫峪。宋紹興間，塔戕，曹勛記，略云：「浙江介于吳越，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虎駭而龍怒，猛如山立，欻如電轉，掠隄突岸，摧陷田廬，為臨安患久矣。冥冥中若有神物與司其事。錢氏有吳越時，嘗以萬弩射潮頭，終不能卻其勢。後有僧智覺、禪師延壽，同僧統贊事，創建斯塔，用以為鎮，自是潮習故道，居民德之。宣和三

譔〔二〇七〕，塔寺俱燬，赤地無遺，而潮復爲患。紹興壬申，天子憂之，思所以制其害者，在廷之臣，首以復興斯塔爲請，詔賜可。下有司計度，庀工治材，守臣擇可主持斯事者，得僧智曇。諭以詔旨，曇口諾心然，願以身任，不煩官府，乃勸渠化募，而和義郡王楊存中、居士董仲永，首倡捐貲。于是蓮社樂施，雲臻霧集，雖遠在他路，亦荷擔而來，自癸酉仲春鳩工，至癸未之春，五層告成。是年歲晚，則七級就緒，巍然揭立，光動山海。琢璧刻金剛經及塑五十三善知識，備盡莊嚴，凡所以鎮靜山川，護持法界，覊伏魔境者，莫不聞而存焉。塔興之初，土石未及百貲，而潮勢已殺，既成之後，化爲安流，而瀕江之民，恬不驚悸，此則塔之爲功，而智曇之植福也。』〇白廷玉同陳大〔二〇八〕博諸公同登六和塔詩云：『龍山古化城，浮屠峙其巔。開殿生妙香，金碧森貝筵，應眞儼若生，倒飛靑金蓮。頭陀紺林叢，導我丹梯緣，初猶藉佛日，幽境倏已玄。回頭失誰何，叫嘯衣相牽，且復忍須臾，當見快意天。嬌兒詫先登，綱戶相鉤連，烱若蟻在珠，九曲隨盤旋。瀰瀰滄海開，落落雲氣懸，羣峯可俯拾，背閱黃鶴騫。奇觀興儒夫，便欲凌飛仙，絕頂按坤維，始見南紀偏。神京渺何許，王氣須停躔，舟車集百蠻，島嶼通人烟，一爲帝王州，氣壓三大千。剛風灑毛髮，鐸語空蟬聯，紅紅杏花園，媿乏慈恩篇。』〇張仲舉登塔詩云：『江上浮屠快一登，望中烟火是西興。日生滄海橫流外，人立靑冥最上層。潮落遠沙羣下雁，樹攲高壁獨巢鷹，百年等是豪華盡，怕聽興亡懶問僧。』

開化寺，卽塔院也，宋隆興二年建，嘉靖十二年，與塔俱火。傍有金魚池、噴月泉、持正泉、秀江亭，鐵井欄刻八卦，以鎮水怪。僧仲殊登秀江亭南柯子詞云：『金甃蟠龍尾，蓮開舞鳳頭，涼生宮殿不因秋，門外莫尋塵世，捲地江流。霽色澄千里，潮聲帶兩州，月華淸汎浪花浮，今夜蓬萊歸夢，十二瓊樓。』〇塔傍，舊有眞聖觀，寶慶二年建，有眞武像，理宗御贊。歐陽永叔小亭、秋聲賦、歸雁亭詩石刻，今廢。

秦望山、羅刹石。

秦望山，去城南一十二里，高一百六十丈，相傳秦始皇東游江淛，欲度會稽，登山而望，故名秦望。後唐同光中，錢氏于秦望山建上淸宮，有巨石二十餘株，自然成行，名曰金洞門。

羅刹石，在山之東南，橫截江濤，海船經此，多爲風浪擊覆。唐時，郡守每歲仲秋既望，迎潮設祭，則樂工歌舞其上。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白居易詩：『嵌空石面名羅刹，壓捺潮頭敵子胥。』後改名鎭江石。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漲沒。

五雲山、眞際院、尙書胡公墓。

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高數百丈，周十五里，五峯森列，駕軼雲霞，盤曲而上，凡七十二灣。俯視南北兩峯，若雙錐朋立。長江帶繞，西湖鏡開，帆檣隱隱烟霧間，若鷗鳧出沒。上有天井，大旱不枯。宋時，每歲臘前〔二〇九〕，寺僧必捧雪表進，黎明入城中，霰猶未集，蓋其地特高寒云。〇錢思復登五雲山詩：『普覺遺衣久不傳，五雲故色尙蒼然。斷崖蘿薜三千丈，喬木風霜四百年。龍井雨深泉獨響，漁村潮上月初圓，寶坊金碧紅塵聚，何似玆山更絕緣？』

眞際院，梁時普覺禪師結庵，天福中，賜額『眞際』。九月，遊人最盛。

尙書胡公墓，在排山塢，公名世事，字永淸，仁和人，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薨。嘉靖十年，敕葬于此。

定山、風水洞、浮山。

定山高七十五丈，周七里一百步，突出江中，風濤至此，輒抑聲，過此，則雷吼霆擊矣。其西，兩峯壁立，名曰龍門，上有龍潭，能興雲雨。宋時，春、秋習水戰于此，有將壇存焉。下有浮嶼，潭深聚魚。對岸爲漁浦，謝靈運詩所謂『宵濟漁浦潭』者是也。〇沈約早發定山詩：『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〇錢思復定山十詠，『定山曉行』云：『前峯月吐五更初，空翠沾衣積雨餘。溪火夜明經路仄，澗雲秋重負薪蹊。篠林虎與人爭鬭，茅屋雞催客趁虛，不似關山行役者，勞勞服賈遠牽車。』『朱粱夜泊』云：『長虹下飲逆流渾，雪色沙寒石鬪喧，晚飯鐘催隣驛寺，宵漁燈映並山村。月明欲解江靈語，風橫難招賈客魂。忽憶楓橋曾繫纜，一篷烟雨夢吳門。』『六和觀月』云：『招提高占月輪峯，樓閣淸虛十二重。秋憶天香飄古桂，冷疑巖雪落長空。池光照夜明金鯽，塔影橫江臥玉龍，問道廣寒從此往，竹房開處約飛筇。』『五雲賞雪』云：『獻瑞名山自昔聞，化人臺殿雜金銀，樹靈尙吐三花秀，雲凝全消五色文。鳥絕空江知棹泊，鹿迷深徑待樵分，興來更上高寒處，此境應無蕭使君。』『龍門曉雨』云：『神劍峭壁發雙扉，雨挾腥風下翠微，黑入太陰迷爽氣，白翻叢薄散朝霏。蜾橫雜樹應藏景，蛟吐癡雲未霽威，回首他山新似沐，登樓時攬女蘿衣。』『漁浦春潮』云：『江漲夜來高幾尋？輕濤拍岸失歸涔，遲明帆發星灘遠，盡日舟橫雨渡深。杜若風回赬鯉上，桃花浪起白鷗沈，楚人艇子來何許？欸乃時聞空外音。』『風水二洞』云：『空穴風來自吸噓，垂巖出水广〔二一〇〕渠渠。天門此際通閶闔，海眼何年泄尾閭？隱者難招應化鶴，飛仙可挾更乘魚，留題太守懷蘇白，好事今無五馬車。』『鳳凰雙髻』云：『鳳來天目憩東南，棲樹巢空百鳥歡，千仞翩躚秋綰髻，兩鬟蟠鬱暮栖嵐。誰嘲風落烏紗帽？自借山爲碧玉簪〔二一一〕，仙

女洗頭休望歟，相期岸幘對盧談。』『浮嶼藏魚』云：『潭色空澄島影孤，潛鱗時出迓天吳，浪呑泗磬秋浮玉，月照驪龍夜吐珠。萬騎西來疑疊頂，扁舟東去想陶朱，沒淵毎笑窮漁者，何處烟波覓釣徒？』『浙江耀武』云『年年江上習舟師，故事相傳劫火池。春日樓船觀晉將，秋風弓弩學吳兒，素車白馬迎旗隼，紫鳳玄夷畏虎貔。日暮元戎歸細柳，散花洲畔凱歌時。』

風水洞，在楊村慈巖院側，舊名恩德洞。上洞，立夏清風自生，立秋則止。下洞，流水潺潺，大旱不涸。洞中石子，紅點如丹，持出卽隱，置于內如故。○白樂天詩云：『雲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縛使君身。暫來不宿歸州去，應被山呼作俗人。』○蘇子瞻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詩云：『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淸且婉。風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蕚，知君繋馬巖花落。出行三日尙逶遲，妻孥怪駡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浮山，在城南四十里。蘇子瞻守杭日，乞開石門河狀云：『按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殉其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唐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尙稀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皆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于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泗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臣相視地形，訪問父老，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則浙民幸甚。』觀此，則浮山之險，自古爲然，蓋潮入海門，分爲兩派，東派沿捍江塘向富春。西派直射浮山，怒激而回，諺稱回頭浪者是也。

重刻西湖遊覽志跋

西湖可溉田千餘頃，其利甚溥也。唐宋以來，守吏多議開濬，至勤阜囊以干天聽，故負薪畚土，任事無難色，凡以重湖浚耳。不佞代匱爲西湖長，適當頻歲汙邪弗登之後，跋涉壟墟，未敢一風杖履而遊，時時諮問郡中水利，則皆稱迤東阡陌，實藉湖流以代桔槔，蟲守白傅之函，蘇公之圖，經營具在，是西湖之於杭，其所繫之重爲何如耶？乃其濬發諸山，包絡城郭，依麗互異，在名勝于法爲詧，前志可鏡云。志作于觀察田叔禾，神區靈蹟，爲造物所私者，因之以彰。況又志其餘，而都會習尚風流，與今之殊，較若列眉，吏玆土者，稽取之以修憲齊民，陶振風俗，何慮其離舉？又匪徒紀湖濬一事已也。始刻于丁未，繼修于甲申，迄今復漫漶過半矣。不佞讀而思之，郡志圖新于百年久曠之後，綜括大要，足垂明信，若其故實，纖細罔遺，則是志初畧爲多，固裒然一國之史也。山靈有知，雖一字一句之微，且不使之愍祕，志其可無傳耶？乃令生徒校而補之，捐俸再梓。噫！守吏之事重民，濬溉于湖重，則于志亦重，此不佞再梓意也。萬曆丁酉季夏，知杭州府事濟南季東魯跋。（此跋嘉靖本無，刊之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後跋

吾鄉田氏父子，在明時，擅淹貫之目。憲副公嘗同五嶽山人徧游武林諸山，撰爲此志及志餘，觀者稱其繁富。至朱檢討詩話，始有挂一漏十之誚，而承學之士，不暇深究，亦莫知檢討之說爲何如也。顧檢討日下舊聞，亦以體例不倫，傳聞訛舛，重煩考定。而憲副二志，則著錄四庫，且稱事蹟可以備史家之考核。志餘別爲一編，消納冗碎，是其體例之審。檢討有知，當亦爽然。是書始刻於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繼修於萬曆十二年巡按范公鳴謙，至二十五年，杭州太守季公東魯又刻之。及四十七年，會稽商氏惟濬略爲增益，別新雕鏤。是七十三年中，板凡四刻矣。國朝康熙己巳，姚氏靖又刪志爲八卷、志餘爲十八卷。至今傳本更尠於明時諸刊。竹舟先兄，雅志汗青，以卷繁輒止，羅君榘臣、孫君康侯，屢加慫恿，願事校讐，因聚諸刻，擇善而從，計遊覽志二十四卷，綜十二萬八千三百有七言，志餘二十六卷，綜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一言。孫補三孝廉，秉鐸寧波郡學，剞劂之工，盛於武林，因乞竣梓，十月工竣，用錢四百三十緡有奇。圖繪字細，以西法照之。湖山風景不殊，而世變日新，卽見於刻書一端。惜先兄墓木已拱，轉不及見斯刻之成，重可慨已。南宋號西湖爲銷金鍋，今書成貲費，其亦銷金之一證乎？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六日，東河丁丙。（此係丁刻本跋，刊之以供參考。）

校勘記

〔一〕嘉惠堂本（以下簡稱惠本）作「西湖遊覽志卷一」（以下各卷均同，不一一列舉。）

〔二〕惠本作「錢唐田汝成叔禾撰」（以下各卷均同，不一一列舉。）

〔三〕惠本作「西」。

〔四〕惠本作「蹟」。

〔五〕惠本作「賾」。

〔六〕惠本無「西溪別墅、近山書院」，作「歲寒巖、唐陸宣公祠」。

〔七〕以下惠本有「後隄漸損，萬曆中，三河孫隆修築，甚壯偉，雜植四時花木，建錦帶橋，蓋望湖亭，遊人襄集，稱最勝。」三十七字，當係後來增入。

〔八〕以下「西溪別墅」及「近山書院」兩條惠本無，別增「歲寒巖」、「三賢祠」、及「陸宣公祠」三條，玆全錄如下：

歲寒巖，在俞公祠後，石壁陡絕，蒼蘚剝蝕中，隱見篆書歲寒巖三大字。下疏：「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相傳爲蘇長公題。其上平爽四敞，可眺觀全湖，卽林和靖四照閣故基也。

三賢祠，在望湖亭西。與山疊翠，如畫屏列于几前，一鏡平湖，澄波千頃，樓臺迴出，林木翳然，得孤山之秀脈，爲兩湖之大觀。崇祀國朝浙江左方伯潘恭定公恩、袁公貞吉、蔡公國珍三賢，皆經濟弘才，山斗重望。旬宣浙省，雖後先距數十年，而惠澤流芳，如同一轍，士民謳吟思慕，久而不忘。祠宇聿新，春秋俎豆，讀其記，則高風在望，與山水增輝矣。

陸宣公祠，乃中書舍人洪澄別墅，疏泉甃石，喬木數十章，左右映蔚，號稱佳麗。舍人亡不數年，鞠爲荒墟，後屬陸少保炳。少保自謂系出宣公，創祠祀之。規制弘敞，吞吐湖山，臺榭之盛，爲一時冠。炳既物故，仍坐法，祠沒入官，以名賢得不廢。隆慶間，侍御豫章謝公廷傑，益以嚴光、林逋、趙抃、王十朋、呂祖謙、張九成、楊簡、宋濂、王琦、章懋、陳選、陶大臨並祀焉。歲久就圮，侍御江陵范公鳴謙捐贖鍰，檄郡修葺，頓還舊觀矣。

〔九〕惠本作「竿」。

〔10〕惠本作「我國朝」，誤。

〔11〕以下「堤旁舊有天澤廟」一段惠本無，別增「履泰將軍廟」一大段，玆全錄如下：

履泰將軍廟，在裏湖之金沙灘，始建月日莫可考。按武林舊事云：「將軍姓孫，名顯忠，錢唐人，仕吳越爲名將。宋嘉熙中，趙與懽尹京，禱雨有驗，疏聞，封天澤侯，額曰敕賜孚應之廟，人又稱爲天澤廟云。」廟有天澤井，葛仙翁所植虯松，今額井省隸石，與懽手書天澤二字猶存。國朝萬曆癸未夏，

大旱，郡守東吳張振之率僚屬士民徧禱，不雨，一夕，將軍降于乩，示禱雨所需，且爲助雨。明日，振之詣廟，禱如神指，遂雨三日，大有年。廟垂圮，卽拓地新之，仍令夏秋仲月，丞簿致祭，無有所失。郡丞新建喻均爲記，記曰：「屐泰將軍廟，據錢唐之金沙灘，去郭十五里許，地故僻，不屬通衢。而廟隘，僅僅數椽，日月以圮，頹垣敗瓦，隱約桑柘閒，罔有過而顧者，太守張公始撤而新之。廟之址，幾不盈畝，議者爭言廟傍桑柘地，故盡屬將軍，陰蝕於里中之黠者，而削其籍，莫可究詰，第下從事覆按之，卽不煩稽藏，立可致。公謂安神計，安百姓耳，而乃更擾之乎？拒不聽。第昂其直以市，卒之，民內德公而利厚直，爭來售，地遂廣至五畝有奇。前爲廟門，南引而臨衢，門兩楹，中爲殿，奉將軍像，殿四楹，爸弘以敞。後爲寢，奉將軍夫人像，寢亦四楹，而稍稍，不逮殿者什之二。門以內築甬，屬之殿，殿及寢亦如之。夾甬而淵然于殿之左者爲井徼，大旱不涸，置亭覆其上。負門而屹然于井之前者爲臺，臺以禱雨，望祠，杆其上，候神意也。寢之後爲池，窅然幽以深，將軍故以天澤侯封，池所以象澤，從陰氣也。遶殿而東爲僧房，以棲守廟緇流。隙地爲蔬圃，間樹以竹，繚以周垣，既壯且麗。廟新矣，人人知有將軍，易觀聽而禮事之矣。廟所以新者何？先是，夏六月不雨，魃爲政，蓋江以南被之矣。公宣言曰：「旱等耳，而杭爲重，蕘戈者間相踵也。卽幸而安集，斧質之腥未燥，帖席甫爾，而旱且佐凶，如百姓何？天子起振之田間，而畀以杭，謂庶幾紓東顧也，敢泄泄然忘天子之大惠耶？其治壇場，戒璧帛，促爲百姓請命。」於是督撫大臣，遴臺使者，暨藩臬諸大僚，僉是公言，日相率朝上帝，虔禱之。公復與佐吏令長，私走城隍，禱谷力，而境內廣紳三老，亦偕其子弟號籲烈日中，助公以禱。越三日雨，四之日復霽，越五日雨，六之日復霽，颯雨颯霽，凋不酬渼，公憂悴甚。又抑滋味不入口，遂奮然病，病且臥，數拊几歎曰：「獨奈何令二三大夫與廣紳三老侯侯耶！」强起攝衣冠，日望空拜禱不置。一夕，神降于乩，亟稱爲孫將軍云。具示禱雨所需，曰：「吾助若雨，若新吾廟。」且推公爲長者，而自敍其隱泯狀，倏忽數十百言，纍纍不絕，類生人語。公大駭，詢左右，莫有識孫將軍者。稽往牒而信，公病亦霍然已，走視其廟，則將軍固嘗以禱雨顯宋嘉熙間，敕封爲護國天澤侯，從來久遠矣。公益大駭，敕將軍指，徧禱之，車未入郭門，而甘澍隨之矣。一雨三日，隴畝盡沾足，視旁郡猶然枯槁，譯未息，歲不爲凶，而杭用以安。遠邇大讙，胥服公精誠，至播之詩歌，侈大其事，而公頊頊然歉容謝曰：「此一二三大夫與廣紳三老所昭格耳，振之敢叨以爲功耶？幸掩口無爲神羞。」議者稍戢，公始請於監司，發贖鍰新將軍廟，謂神實庇我，而忍負之哉！五閱月而廟成，而下不知，公復爲申著祀典，每歲以夏秋二仲月，檄丞簿尉一人躬詣廟致祭，爲百姓祈穀，令毋旱。而祭品亦且有成式，不豐不儉，無匱吾祀耳矣。易稱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庸盛引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何其彰明也！乃世儒束于所見，委而不信，際先代神靈蔑如矣。卽祀典所應修舉者，直與彌文等，莫或加意，不待旣灌，而誠已不屬矣，靳鬼神之休享，得乎？睹孫將軍近事，詎不甚洋洋哉？而公亦可謂與鬼神合吉凶者矣。往公守吉安，禱雨有奇應，至以時雨名其樓云。頃廣紳三老將謁於公，立石廟中，以詔來茲，而屬記於余。余不佞，爲述其大端如此。」

以下「又有小鼎國、婆國、史國、番國、黃圖國、並廢」等，與嘉靖初刻本同，從略。

〔三〕以下「湖中舊有三塔」一段，惠本增飾甚多，玆全錄於下，以資對照。

湖心亭，自宋、元歷國初，舊爲湖心寺，鼎立湖中，三塔鼎峙。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所謂三潭印月者是也。六十家小說載有西湖三怪，時出迷惑遊人，故歷師作三塔以鎮之。國朝弘治間，按察司僉事陰子淑爲諸生時，曾遊入寺，廉得衆僧之姦。及爲秉憲，甚厲，時寺僧倚怙鎮守中官，見任官長及鄉士大夫以酒肴入遊寺者，杜門不容，陰乃發其姦事，立懲之，併去其塔。嘉靖三十一年，知府孫孟尋遺址，建亭其上，周楯石欄，湖山勝槩，悉可攬結，不數年而圮。萬曆四年，按察司僉憲姑蘇徐廷祿太參、海虞王笠、錢唐尹西蜀婁召重建，而扁額有「太虛一點，宛在水中央」之題，對聯有鄭蓮石峰一聯：「亭立西湖，宛西子載扁舟，雅稱雨奇晴好。席開水面，恍蘇公遊赤壁，偏宜月白風清。」句極佳切。未幾，亦崩壞。萬曆四年，司禮孫公重修，四礎俱用石砌，上植桃柳，改建喜清閣，後塑文昌神像，極其開爽明朗。玳瑁金椽，琉璃玉瓦，鳳簷鸞鈴，月移花影，見解之士，淸臨於上，恍然有羽化仙登之想。名人競立匾額對聯極夥，皆取用唐詩成語，甚至俗談俚語，亦大書于上。獨有推府覺皇胡來朝一聯：「四季笙歌，尙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之句，不惟情懇句佳，且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意。〇許叔夏湖心亭詩：「孤亭突兀敵高秋，鳳起青蘋紫翠浮，一從歸鴻何處去？碧天明月夜悠悠。」〇倘書洪鍾詩：「玻璃千頃碧潭平，風度荷香遠更淸，遙想西湖好風景，採蓮人在鏡中行。」〇徐子與門人湖亭對月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詞人高北斗，開尊明月滿西湖。光依玉樹秋相網，寒照冰心病欲蘇，此地夜遊經幾度，未知誰解探驪珠。」〇陳抑亭詩：「十里湖光一鏡平，何年卜築破空明？月中誤擬瑤臺見，海上眞疑蜃氣成。碧落頻星圖羽□，雲根我石結鷗盟，桃源不必尋歸路，徙倚凭欄挹太淸。」〇陳有孚詩：「煙波萬頃一亭浮，獨□□□汎野鷗，四際芙蕖鋪水面，三天劍戟插山頭。帆檣遠岸窗中見，簫鼓環堤檻外收，月白風淸眞可玩，雨奇晴好總宜遊。」〇茅坤詩：「西湖遊冶屬春光，中使傳宣七寶粧，十里桃花連步障，六橋柳葉幔爲牆。盈盈歌舞珊瑚色，面面樓臺珠玉香，滿眼韶華看不盡，太平今已兆錢唐。」〇湯仲友詩：「山色波光步步垂，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戴笙歌柳外移。過眼韶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休辭金屈卮。」〇吳松欄詩：「中流高閣迥淸淪，隔岸笙歌幾處聞。錦繡散成仙世界，畫圖不盡坐氤氳，千尋翠碧搖山色，十里花堤鎖暮雲。誰是主人能放曠？不禁朝晚酒殷勤。」〇馬何荆玉詩：「平分一鑑似微茫，迥出中亭訝廣寒，冶渡遊蜂分錦道，碧空飛鳥破浮光。詩香不斷輝華棟，酒債何妨混錦囊，拌醉百年成一瞬，叩留明月和文章。」〇彭應壽遊西湖二首：「十里花陰夾道迷，水亭宛轉

映芳堤。舟迴綠浦烟光潤，山壓紅樓樹色低，香氣不消明月夜，笙歌鼓起畫橋西。岳王祠墓應千古，石馬猶嘶向北嘶。」「湖山翳翳望中迷，拾翠人來花滿谿，燈火洲前自朝暮，樓臺波面失東西。開簾烟月侵衣冷，到寺松蘿拂面低，只道冶遊多樂事，興亡異代草淒淒。」〇又九日宿淨慈詩：「湖上秋風喚客杯，天涯九日獨登臺。南朝城闕孤烟細，水國人家夕照開。花雨空階僧入定，松雲滿徑鶴飛來，上方借榻多清事，泛菊題糕暝色催。」〇又湖上進艇：「西湖風日好，進艇傍岩嵬。松霧迷三竺，花陰覆六橋，綺筵山色映，歌管歲華消。欲問前朝事，錢唐去去潮。」

〔一三〕惠本作「蓋」。

〔一四〕惠本作「士」。

〔一五〕惠本作「冀」。

〔一六〕惠本作「水」。

〔一七〕惠本下增「高文端公墓」一條，內容如下：

高文端公墓，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儀諡葬墓也。文端，錢唐人，斥藕花居僧舍地葬焉。

〔一八〕以下「遂籍上元縣……諡文儀」數句，惠本缺。

〔一九〕「二月丙午」四字，惠本缺。

〔二〇〕「今」字，惠本缺。

〔二一〕「耆艾不畢備」五字，惠本缺。

〔二二〕「上爲親御翰墨，以旌其賴」二句，惠本作「御翰也」。

〔二三〕惠本作「蘽」。

〔二四〕惠本作「深」。

〔二五〕惠本作「祁」。

〔二六〕惠本作「然」。

〔二七〕惠本作「泉」。

〔二八〕惠本作「風」。

〔二九〕「天眞書院」，惠本作「勳賢祠」。

〔三〇〕「後」字，惠本缺。

〔三一〕以下惠本不作「天眞書院」，作「勳賢祠」，內容如下：

勳賢祠，舊名天眞精舍，在天龍寺之左。嘉靖九年，僉事王臣、揭陽薛侃、會稽錢德洪、王畿，謀金鬻寺僧地，創建精舍，祀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傳經樓、望海亭諸處。置贍田，以待四方學者。萬曆二年，侍御蕭安蕭公按浙，增建凝道堂。八年，毀天下書院，而精舍亦混爲里甲所佃。十一年，蕭公督撫兩浙，與侍御江陰范公儼爲償之，爲請于朝，禮部是兩公讓，後祠興田，仍欲賜祠額，有司春秋致祭如禮云。〇王伯安西安雨中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眞泉石秀，新有鹿門期。」〇又寄答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眞之奇詩：「不踏天眞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髮環滄海，龍瞻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三二〕惠本作「破」。

〔三三〕惠本作「輀」。

〔三四〕惠本作「鋼」。

〔三五〕惠本作「絲」。

〔三六〕惠本下有「璞誅，贈太子少保，賜諡」等九字。

〔三七〕惠本下有「隆慶初，用臺諫言，贈尚書」等十字。

〔三八〕「歷官」二字，惠本缺。

〔三九〕惠本下有「庶吉士，諫止南巡，出爲廣德知州，召還」等十五字。

〔四〇〕惠本作「舉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主事郎中、廣西提學僉事。曜子梃，以恩蔭歷官應天治中、長蘆運同。圻之子鏵，舉萬曆甲戌進士。淵之伯兄曾孫金，丙子舉人。」

〔四一〕惠本下有「玭」字。

〔四二〕惠本下有「淵、侍郎曉」四字。

〔四三〕惠本下有「曄、學使圻」四字。

〔四四〕「圻」字惠本缺，惠本「修撰」下多「學使鏵」三字。

〔四五〕惠本作「庵」。

〔四六〕惠本作「暝」。

〔四七〕惠本作「楓」。

〔四八〕惠本作「出」。

〔四九〕惠本作「崧」。

〔五〇〕惠本作「漁」。

〔五一〕惠本作「蹇」。

〔五二〕惠本作「倚」。

〔五三〕惠本「家」字作黑方框。

〔五四〕惠本作「置」。

〔五五〕惠本作「瓛」。

〔五六〕惠本作「饒」。

〔五七〕惠本作「緊」。
〔五八〕惠本作「亭」。
〔五九〕惠本作「虎」。
〔六〇〕惠本作「餘觀」。
〔六一〕惠本作「釋」。
〔六二〕惠本作「爲」。
〔六三〕惠本作「借」。
〔六四〕惠本下多「紫陽書院」四字。
〔六五〕以下惠本增紫陽書院一條，內容如下：
紫陽書院，祀紫陽先生也。蓋先生提舉浙東時，有大惠政，於法得祀。潘某屢加修葺，有崇道堂、初陽山房、浴日泉、瑪瑙坡、寶薹茶塢諸勝。
〔六六〕此句惠本作「在智果寺西南」。
〔六七〕·「爲」字惠本缺。
〔六八〕「馬氏」二字惠本缺。
〔六九〕「實者」二字惠本缺。
〔七〇〕惠本作「汙」。
〔七一〕惠本作「喧」。
〔七二〕惠本作「爐」。
〔七三〕惠本作「顧」。
〔七四〕惠本作「鎔」。
〔七五〕惠本作「藩」。
〔七六〕惠本作「雨」。
〔七七〕惠本作「淪」。
〔七八〕惠本作「門」。
〔七九〕「時」字惠本缺。
〔八〇〕惠本作「毁」。
〔八一〕惠本作「梟」。
〔八二〕惠本作「鈞」。
〔八三〕惠本作「直」。
〔八四〕惠本作「其」。
〔八五〕惠本作「推」。
〔八六〕惠本作「萃」。
〔八七〕惠本作「愛」。
〔八八〕惠本作「雌」。
〔八九〕惠本作「水」。
〔九〇〕惠本作「邑」。
〔九一〕惠本作「蟀蟋」。
〔九二〕惠本作「遂」。
〔九三〕惠本作「凡」。
〔九四〕惠本作「執」。
〔九五〕二「璋」字惠本均作「緯」。
〔九六〕惠本作「夏」。
〔九七〕惠本作「執」。
〔九八〕惠本作「畫」。
〔九九〕惠本作「椿」。
〔一〇〇〕惠本作「續」。
〔一〇一〕惠本作「屢」。
〔一〇二〕惠本作「振」。
〔一〇三〕惠本作「俯」。
〔一〇四〕惠本下增「萬曆二年，督撫萬安蕭公按浙，重修前殿，刑部員外郎沈友儒爲記」二十六字。
〔一〇五〕「東嶽行祠」四字，惠本缺。
〔一〇六〕惠本作「昔」。
〔一〇七〕「臣愷惶頓首」五字，惠本缺。
〔一〇八〕「海山歸會……」等四句，惠本缺。
〔一〇九〕惠本作「書」。
〔一一〇〕「我入，帝嘉之」五字，惠本缺。
〔一一一〕惠本作「卒」。
〔一一二〕惠本下有「報功祠」三字。
〔一一三〕惠本作「榴」。
〔一一四〕惠本作「返」。

〔一二五〕惠本作「剛」。
〔一二六〕惠本作「不」。
〔一二七〕惠本作「三」。
〔一二八〕惠本作「衰」，誤。
〔一二九〕惠本作「二」。
〔一三〇〕「風」字，惠本缺。
〔一三一〕惠本作「二」。
〔一三二〕惠本作「養」。
〔一三三〕惠本作「渠」
〔一三四〕惠本作「囊」
〔一三五〕惠本作「又」。
〔一三六〕此「成」字嘉靖本及嘉惠堂本均作「元」，按之前文，為「開成」而非「開元」，陸游「閱古泉記」（載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亦作「開成」，應以「成」字為是，故改。
〔一三七〕惠本作「藝」，誤。
〔一三八〕惠本作「庀」。
〔一三九〕惠本作「四」，誤。
〔一四〇〕「簽」字惠本均作「僉」。
〔一四一〕惠本作「墜」，誤。
〔一四二〕惠本作「過」。
〔一四三〕惠本作「哀」，誤。
〔一四四〕「矣」字，惠本缺。
〔一四五〕惠本作「縮」，
〔一四六〕惠本作「美」，誤。
〔一四七〕惠本作「大」。
〔一四八〕惠本作「冷」。
〔一四九〕惠本作「冷」。
〔一五〇〕惠本作「冷」。
〔一五一〕「疏于朝……」等三句，惠本作「疏請名惠遷，從子珪之號也」。
〔一五二〕「宋」字，惠本缺。
〔一五三〕「今」字，惠本作「後供」。

〔一五四〕惠本下有「近里人趙鳴鸞捐貲，復其井，併建夲慶院」。
〔一五五〕惠本作「義」。
〔一五六〕惠本作「浜」。
〔一五七〕「姓」字，惠本無。
〔一五八〕二「幹」字惠本均作「斡」。
〔一五九〕以下惠本多「鎮東樓」一則，內容如下：

鎮東樓，舊名保安樓，總制新安胡公宗憲建。萬曆十一年，司馬銅梁張公佳允重建，規制雄偉，為會城大觀，張公自為記。

〔一六〇〕「朝天門外」四字，惠本無。
〔一六一〕惠本作「徙」。
〔一六二〕惠本作「雲」。
〔一六三〕惠本作「致」。
〔一六四〕「是日，備閱秋牧冬藏四匣」九字，惠本無。
〔一六五〕惠本作「府」。
〔一六六〕惠本下有「褒忠祠」三字。
〔一六七〕惠本作「謙」，誤。
〔一六八〕惠本作「溺」。
〔一六九〕惠本作「奇」。
〔一七〇〕惠本作「奇」。
〔一七一〕惠本下有「金龍四大王祠，萬曆間建，沈友儒記」十四字。
〔一七二〕惠本作「確」。
〔一七三〕惠本作「灸」，誤。
〔一七四〕惠本作「大」。
〔一七五〕以下惠本增「褒忠祠」一條，內容如下：

褒忠祠，在錢唐學宮之東，舊為清軍公館。萬曆二年，侍御萬安蕭公廪改祀國朝革除死事諸臣，修撰王叔英、博士方孝孺、副使程本立、都御史陳性善、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都給事龔泰、戶部侍郎卓敬、盧迥、谷府長史劉璟、蕭縣知縣鄭恕、東平州吏目鄭華、監察御史鄭公智、陝西僉事林嘉猷，檄有司以時致祭云。大學士呂本為之記。

〔一七六〕惠本作「澀」。
〔一七七〕惠本作「豬」。

〔一六八〕惠本作「磐」。
〔一六九〕惠本作「瓶」。
〔一七〇〕惠本下有「舊城隍廟」四字。
〔一七一〕惠本作「藥」。
〔一七二〕惠本下增「舊城隍廟」一條，內容如下：
　　舊城隍廟，在羊市。宋紹興元年建，以祈蠶穀。國朝永樂末年，憲使周公以直道被法，後爲杭州城隍神。數見於靈，杭民因奉其主爲新城隍，而改奉舊主於此，爲舊城隍廟。
〔一七三〕「舊在新門外……」等三句，惠本缺。
〔一七四〕惠本下有「嘉靖二十年燬，僧圓鼎重建」十一字。
〔一七五〕惠本作「平」。
〔一七六〕惠本下有「萬曆中，建海月橋于橋南」十字。
〔一七七〕惠本作「驛」。
〔一七八〕惠本作「建」。
〔一七九〕惠本作「遇」。
〔一八〇〕惠本作「陂」。
〔一八一〕「錢塘」二字，惠本均作「錢唐」。
〔一八二〕惠本作「西」。
〔一八三〕惠本作「二」。
〔一八四〕惠本下有「觀橋北，有普庵院，至正年建」十一字。
〔一八五〕惠本作「廳」，誤。
〔一八六〕惠本作「太」，誤。
〔一八七〕惠本作「淮」。
〔一八八〕惠本作「靈」。
〔一八九〕「已」字，惠本缺。
〔一九〇〕「而」字，惠本缺。
〔一九一〕「射圃，乃」三字，惠本作「校士館，舊爲」
〔一九二〕惠本下有「嘉靖三十二年，督學桐城阮公鶚改建，校士于此」十九字。
〔一九三〕「者」字，惠本缺。
〔一九四〕惠本作「宗」。
〔一九五〕惠本作「泊」。
〔一九六〕惠本作「乾」。
〔一九七〕惠本作「河」。
〔一九八〕「二十六年」，惠本作「閏」。
〔一九九〕惠本下有「今復建」三字。
〔二〇〇〕惠本作「瞞」。
〔二〇一〕惠本作「桂」，誤。
〔二〇二〕惠本作「州」。
〔二〇三〕惠本下有「萬曆庚辰重修，刑部員外郎沈友儒記」十五字。
〔二〇四〕惠本作「耶」。
〔二〇五〕惠本作「馳」。
〔二〇六〕惠本作「據」，誤。
〔二〇七〕惠本作「年」。
〔二〇八〕惠本作「太」。
〔二〇九〕惠本作「月」。
〔二一〇〕惠本作「更」。
〔二一一〕惠本作「鎔」。

西湖遊覽志餘第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帝王都會

杭州之名，相傳神禹治水，會諸侯於會稽，至此舍杭登陸，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以主禹祀，又名餘杭。秦置餘杭縣，隋置杭州。竊謂當神禹治水時，吳越之區，皆懷山襄陵之勢，縱有平陸，非浮橋緣延，不可徑渡，不得於此顧云舍杭登陸也。說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並舟也。』禮：『大夫方舟，士特舟。』所謂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壑縈迴，造杭以渡，越人思之，且傳其制，遂名禹杭耳。

錢塘之名，劉道眞云：『唐元和中，功曹華信議立此唐，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千錢，來者雲集，俄云不復用矣，民皆棄去，而唐成，故名錢唐。』世說又云：『晉時沈姓者，令錢唐，詭民致土築唐，而錢實不給。』至唐時，避國號，加土於唐，改稱錢塘。然秦時置會稽郡錢唐縣，而史記亦云：『秦始皇下丹陽，至錢唐，臨淛江，上會稽。』則錢唐非始於晉、唐時明矣。考之釋文，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此，或築堤捍水，而遂繫之以唐歟？

杭地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淛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淛江。遂謂吳、越必以淛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唐舊爲越，自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卽檇李，本嘉興府崇德縣，有禦兒鄉，有水名語水，語與禦通。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杜預註云：嘉興縣南檇李城。又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檇李。賈逵註云：檇李，越地。據此，則檇李以南爲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既臣於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今海鹽是也，縱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卽檇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分明，此杭爲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皆有可辨者，其一爲越羣臣祖句踐於淛江，遂謂吳、越以淛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於江滸也。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謂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於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記云：秦餘杭山，去毗陵縣五十里，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且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淛江，則淛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有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於吳者也。所謂至淛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槩以爲故吳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辭不別白，故於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淛江。則是淛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二說，則郡志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又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因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傍舍錢生，博徒爾。』術者召鏐，孰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迺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遂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爲賓客。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鎭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鎭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名也，告道傍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地名，皆曰：『嚮十餘卒尙不可敵，況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還。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杭州刺史董昌搆兵，鏐擊斬漢宏，乃奏昌爲越州觀察使，而自居杭州。昭宗拜鏐爲都團練使，尋進鎭海軍節度使。頃之，董昌以羅平鳥讖反越州，鏐擊取之，乃進鏐封爵，而錫之鐵券，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

杏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淛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淛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亂，為昏鏡水，狂謀惡貫，流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吳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績冠侯藩，著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論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江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卷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名所居營曰『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天祐元年，改封吳王，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吳越王。時有勸鏐拒命者，鏐不納，笑曰：『吾不失為孫仲謀。』竟受命，改臨安為衣錦軍。展飭塋隴，旌旂鼓吹，振耀山谷，曩時釣弋之所，盡蒙以華屋，販鹽擔負，亦裁錦韜之。歎曰：『焉敢忘本！』一隣媼，九十餘歲矣，攜壺漿角黍迎鏐，呼曰：『錢婆留，寧馨長進！』鏐下車拜之。蓋鏐生時，光怪滿室，其父欲不舉，是媼強留之，故名『錢婆留』也。鏐既置酒，父老高會，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時飲玉尊者十餘人。鏐執爵上壽，歌曰：『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律，鏐覺其歡意不洽，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歌訖，舉座賡之，叫笑振席。二年，冊尊鏐尚父。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武肅王起側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過人者。在軍中，恆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榻置粉盤，夜有所記，則書盤中，或發銅丸於外，以警宿直。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為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

元瓘，字明寶，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奢僭，治宮室。天福六年，大火，燒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國中皆畏服。卒年二十，謚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宋太祖即位，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開寶九年，俶率子惟濬等入朝，賜居禮賢宅，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頃之，俶辭歸，廷臣請留勿遣。太祖不納，竟遣之，曰：『善保汝國，盡我一世，足矣。』乃出文字一函，付俶曰：『到國閱之，途中勿啓也。』俶歸錢唐，啓閱，皆廷臣請留章疏也。泣下曰：『我何敢負官家。』及太宗即位，俶遂納土，改封淮海國王。辭國號，封鄧王，薨，謚忠懿。俶性謙謹，未嘗忤物，雖身當除國，而享富貴者七十年，子孫繩繩，比登膴仕，允稱世家。

開寶初，忠懿王俶遣其臣黃夷簡入見，太祖謂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元帥，先朝者居之。今煜崛強不朝，吾已遣兵往矣。元帥可暫來一見，慰我延想，即當遣還也。』忠懿王聞之，遂入朝。太祖大喜，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王與太宗敘兄弟齒，坐太宗上，俶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俶後入朝，太宗亦宴苑中，安僖王惟濬侍焉。泛舟宮池，太宗手舉御杯賜，俶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略曰：『御苑深沈，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其優禮如此。○忠懿王入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郎玉樓雲雨隔。』太祖憐之，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忠懿王時，有和尚行歌於市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之應。

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俶大愧服。二君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眇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略，皆用世之智也。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皆僭號也。至今寺中石塔，有吳越王幷年號處，皆鑴刓模糊，

蓋歸宋納土時所改，不識順伯所收，能盡錄否耳？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其子城，南爲通越門，北爲雙門，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宋初，即其宮爲州治，政和二年，郡守孫沔改築雙門，易以木石，宋高宗南渡，即州治爲行宮，徙州治於清波門內。

錢氏之建國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亙江干，薄錢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凡十，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其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唐乾寧間，楊行密將攻杭州，攜僧祖肩，密來瞰城，祖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可圖也。』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在城南上隅。曰『寶劍營』，在鍾公橋北。曰『青字營』，在鹽橋東。曰『福州營』，在梅家橋東。曰『馬家營』，在修文坊內。曰『大路營』，在褚家塘。

錢氏鐵券玉册，國除日，進之內帑。宋季兵亂，券沉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之。錢氏之後居天台者，曰『世珪』。皇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其券以爲式，尋還其家。岐高季迪爲之歌云：『妖兒初下舍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烟開。羅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旃，醲酒搥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鐫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蘚埋殘碑。』

舊傳讖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作。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蘇子瞻作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蓋全用讖語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帝王都會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宣和三年，封康王。靖康元年，金人犯汴京，以二帝北去，高宗即位於應天府。建炎三年二月，幸杭州，陞爲臨安府，四月幸建業，十月還臨安，定奠都之策。金人犯臨安，出居越州，次溫州；紹興二年正月，還臨安。在位三十六年，禪於孝宗，退居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壽皇太上皇帝』，受養二十四年，崩，壽八十一，葬於會稽，陵曰『永思』。

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宰相呂元直顧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爲赤鳥。』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稭聊以當沙堤。』

高宗好養鵓鴿，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鵓鴿飛騰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命補官。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乃詢於張循王，對曰：『臣於淸河坊舖家買得。』召問舖家，云：『得於提鑑人。』復遣根問，回奏云：『於候潮門外陳宅廚娘處買得。』又遣問廚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舖家及提鑑人補校尉，廚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紹興二十六年，以戶部尙書韓仲通兼知臨安府，七月，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上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疋，被退出，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受。」朕令人以五千五百錢買之，乃是好絹。』令仲通根治，且曰：『近在輦轂尙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九月，知臨安府榮嶷請對，上謂大臣曰：『朕嘗諭以約束吏姦，速還商賈物貨，勿留民訟，乜如御膳之闕，近來未嘗取辦，雖片紙亦不責其供用。』閏十月初，置臨安府左右廂官。時城外已置南北廂官，榮嶷請於城內分置二員，掌訟牒，以京朝官爲之。

高宗以府治爲行宮，嘗題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嗟乎！有一岳武穆而不能用，乃願思材於異代耶？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後。』高宗爲之改容。

沈才之以弈棋得幸高宗，爲御前祗應。一日，在禁與同類弈，上諭之曰：『須子細。』才之遽曰：『舊念茲在茲。』上怒云：『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竹篦二十，逐之。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宮人食也。』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蔥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淸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黏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便是陳修。』因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有子否？』對曰：『臣年六十三歲，尙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二十三，奩具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四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覩儆鴉，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特加一賚。

高宗漁父詞云：『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云：『靑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云：『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蓑未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詞致淸遠，雖客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及也。

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於旅邸云：『山外靑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又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經，士庶往臨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觀此，則宋時偏安之計，亦可哀矣。是以論者以西湖爲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吳也。張志道詩云：『荷花桂子不勝悲，江介年華憶昔時，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誤世終無策，庾信哀時尙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恨是西施。』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淸閒之餘，展玩模搨，不少厭怠，四方獻奉無虛日。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

短，凡經前帶品題者，盡皆折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

高宗嘗御書六經，以賜國子監，及以石本賜諸州庠。翰墨稍倦，卽命吳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高宗旣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人？』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劾贓，廢爲庶人。貧無以糊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喘。』德壽惻然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人尙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德壽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德壽默然良久，乃曰：『朕老矣，人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媿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卽以諭宰相，宰相謂贓汚狼籍，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德壽始笑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謀反，也須放他。』遂盡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德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孝宗皇懼，召宰相虞允文語之。允文曰：『臣請見而解之。』孝宗曰：『朕立待卿回奏。』允文到宮上謁，德壽盛氣。頃之，曰：『朕老而不死，爲人所厭。』允文曰：『皇帝聖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大喜，酌以御醞一杯，因以金酒器賜之。允文回奏孝宗，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德壽云。

德壽在北內，屬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人間，以供怡顏。將舉慶典，市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巵之侑。賈索十萬緡，旣成矣，有他璫從賈求金，不得，則擠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宜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旣聞，遍國中無復售者。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誕，卽高宗也。旣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雖籍貫開封，而原占於浙，豈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讖參之，良不誣矣。

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韋氏自北漠將還，欽宗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有瞽吾目。』乃升車歸。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之憮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后大喜，請療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顧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倏忽不見。遂命成都帥王剛中修朱仙觀，圖其形，儼然當日道士也。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燄光香滃，鈞天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韋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巵白太后云：『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賜諸人，閣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憲聖與太后，初不以色幸，自南渡以來，至爲天下母，率多魚貫以進，常以疾辭。思陵念其久服勤勞，每欲正六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之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媿。俟姐姐歸，爾其遜矣。』憲聖再拜謝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晴美，賞花宴集，纔一思之，淚從腸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亦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回鑾，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以憲聖賜上，恐憲聖記徵時事，故無援立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合取姐姐教旨。』太后陽語上曰：『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德妃吳氏，可立爲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孝宗，秀王子，太祖七世孫也。高宗育以爲子，改元隆興、乾道、淳熙，在位二十六年，禪于光宗，退居重華宮，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又五年崩，壽六十二，陵曰『永阜』。

孝宗初與恩平郡王璩同養于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後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而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授，卽爲王言曰：『上以試王耳，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鴆，躬御鞍馬，以習勞事。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勤，逸入廡間，簷低觸楣，俠陛驚嘷失色，亟奔控馬，已馳過矣。上擁楣垂立，徐扶而下，神采不

動，殿下皆稱萬歲。又嘗于宮中攜漆柱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一日，遊後苑，偶忘攜焉，命兩小黃門取之，力曳乃舉，蓋精鐵也。

光堯既與子，孝宗敬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孝宗銳意大功，新進逢迎，務爲可喜，淳熙中，上益明習國事，老成向用矣。一日，朝德壽，謂之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于有成。』上再拜，大書揭于選德殿。比歲貢士，或聞其語，而不明于大對，但即其近似爲名，或曰持守，或曰要終。至集英傳臚，宰執進讀，獨有一卷，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爲第一。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箇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天之效也。

木應之，名待問，孝宗問之曰：『木姓起於何時？』罔知所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虛元者，豈去複字之苗裔乎？』他日，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壻乎？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姓所出，卿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歎曰：『聖主萬機，廣覽如此，爲士可不研博古今耶？』

孝宗時，有王過者，蜀人，著雋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率爾問之曰：『李融字若川，何謂？』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詔除翰林院編修。

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溫州狂生，用之恐敗俗。』上曰：『朕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不懌。龍友退，乃思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龍友之給捷，而一時僨憒，豈非榮進有數乎？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殽。』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罷。

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傅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於孝武』之句。時趙溫叔爲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二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捷，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淳熙己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几上惟書籍一部，及筆硯楮墨而已。近璫嘗奏高宗皇帝留下寶器圖畫，陛下盍時取觀。壽皇云：『先帝中興，功德盛大，故宜享此，朕豈敢自比先帝？』皆鐍閉不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伯圭宴集於重華宮，伯圭奏：『陛下對此良辰美景，亦頗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是夜但鼓琴兩曲，左右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人主沒人道得，若不自禁制，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飲酒一事也。』

近璫奏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府轉運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重華庫錢，不必關聞南內。』暨役成，更不官差一匠一夫。

孝宗既退重華宮，羣臣請以聖誕爲重明節，有術者以拆字名，歎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

文皆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時有獃道僧者，狀不慧而巧發奇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道僧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爲狂，道僧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罔測其指，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宮中皆縞素焉。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焉。及長，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卽位，進婉容；踰年，進貴妃。成恭皇后崩，中宮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意，尋遣張去爲傳旨，立貴妃爲皇后，復姓謝氏。

壽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十，素謹愿，中年斷葷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壽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尙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尙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尙食，旣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卽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舁尸出閤門棺斂，初舉尙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於地，視之，則羣蛆叢食而穢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馥香襲人而面色如生。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改元紹熙，在位五年。初，莊文旣薨，孝廟白德壽立光宗。宣瑣之夕，德壽故召魏王燕宿宮中，洎次日歸邸，則儲册已行矣。魏邸復入見高廟，有紓言曰：『翁翁留愷，御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語塞，漫戲撫之曰：『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去。』

光宗在鶴禁，意欲內禪，終難發言，數摯鮮于慈福太后。太后疑之，詢近侍曰：『大哥屢排當，何故？』旁則有奏曰：『意望孃孃爲趣上耳。』后笑。頃之，壽皇至東內，從容間，語上曰：『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孩兒尙小，未經歷，故不能卽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后不能強，語光宗曰：『吾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禀曰：『臣髮已白，尙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言高廟遜壽皇於盛年也。

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女。初，后生時，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他日，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乾道四年，生嘉王。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終是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于太后。及太子卽位，册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猶是益劇，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矣。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隆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也。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御，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隨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其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

先是，光宗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園，兩制俱扈從，將進酒於荼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幸外苑，必恭請光堯。光宗方怒言者，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巵，宣勸以賜，會上怒未解，手顫，誤觸巵于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見太上傳宣，卽大怒碎巵矣。』每太上遊幸，官家必有進勸，一日，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光宗偶忘之，太上左右陰颺雞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雞不著。』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爲捉雞，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不聞，而玉色微變。

光宗逾年不朝重華，壽皇居常怏怏，一日，登望潮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鬧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尙不至，枉自叫耳。』凄然不樂，自此不豫。

光宗旣退居，每追計往時成敗，時自瞋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奏觴解慰之，以是爲常。共閤外事，不欲動其心，然久或知覺。初，郊禮成，恭謝回鑾，鑾御樂聲達於內，光宗問何事，后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尙欺我至是耶！』揮之以肱，后仆于閾，自是得疾。

壽仁后惑日者之言有厄，于椒殿別築精室居之，道妝事佛，病革而終，褘翟不得周身。長御欲遷之椒殿，會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承誰命舁此？』相與舁歸。鶴儀及半途，訛傳曰：『鳳皇至矣。』皆委之而走。時光宗見祟恍忽，內中以鳳皇目之。久之，知訛傳，方有再至者，乃爲烈日所暴，體色黝然變矣。置之大殮，宮人無計，致鮑魚于地，又以蓮香數十餅亂其臭，洎事聞于外，梓人進椑，將有小白之譏。葬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敗，人共快云。

寧宗，孝宗第二子也，改元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在位三十二年崩，陵曰『永茂』。

寧宗嘗命二小黃門背小屏前導，隨所至，卽張于座側，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肚痛。』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行處，卻去兩衛，嘗自以補革扇浣油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上不之聽。嘗學于永嘉陳傅良，導以毋作聰明，以亂舊章，故終身不妄更作。龍顏隆準，相者謂之老龍形。

嘉泰中，張巨濟上書寧宗，言：『慈懿攢陵，介在湖曲，而陛下張樂遊幸，豈履霜之義？』寧宗感之，賜轉一秩。由此西湖絕淸蹕之聲，御舄沈之于水，黃洪有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

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隸德壽樂部，以久次出適于外，隨夫至儀眞，僦居長蘆寺前。寺僧善相，謂張氏宜有貴女，勸之仍還行都。一日奏樂，孝宗以爲不諧，中貴人奏：『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乞使已出者通籍內庭，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張氏復還樂部，時后在娠數月矣。及期，乞歸外館，憲聖曰：『第令產仙韶院，何害？』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長汝福祿及吾。』自是養于宮中。旣久，新樂純熟，所生母與儔侶俱還民間。后在楊才人位下，年十歲，爲則劇孩兒。及長，以琵琶隸慈福宮，舉動無不當太后意者。有嫉之者，適太后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而譖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憋詫，他日自會服此。』寧宗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一日，朝長信，偶酒渴盥手，后奉匜以前，帝悅而洒之，自是得幸，常至上所。久而憲聖知之，幾欲鞭朴，大璫王去爲力救之，曰：『娘娘常以天下畀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長信雖少解，然終不恕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返南內，卻復之。』故后暫居去爲家，而去爲之子瑜因得幸。及阜陵事畢，楊后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旣薨，所幸宦官王德謙將指于東朝，憲聖語曰：『乃翁欲吾堂前一人，何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大內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升，後宮雖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伏。甚于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憲聖稍悟曰：『爾言亦有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僾和，以爲娘娘尙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宜子，浸潤鼓扇，崇福遂以賜寧宗。時傅伯壽草制有云：『洪惟大母，念我文孫，美其冠于後庭，俾之見于內殿。』蓋紀實也。后初進爲婕妤，醜其母家；曾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且禁絕王瑜，不許通籍內廷。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閤皆同日，楊因遜曹使朝，而已候于夜，曹不悟。逮旰，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已奏肅帝輦矣。奏促重沓，上遂起至楊所，則得從容，且留寢，故能舐筆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理宗，榮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無子，育以爲子，改元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在位四十一年崩，陵曰『永穆』。

理宗微時，鞠于母黨全氏，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于河。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淛東，舟抵河滸，忽雷雨，帝與與芮趨避舷側，天錫臥舟中，夢見龍負舟，驚起覘之，則兩兒也。問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氏。主人具雞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彌遠門客，彌遠有更立意，囑訪淛東宗子之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還白彌遠。彌遠召二子至臨安，立帝爲沂王，後卒代濟王。帝王之祥，自有異也。

楊后恨韓侂胄之排己也，與次山謀，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曮入奏：『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于社稷。』帝不答，后從傍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洩，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而禮部尙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鎡，皆預其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槌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侂胄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楊后旣誅侂胄，史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彌遠爲丞相，旣信任于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竑指輿地圖示美人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于此。』美人以告彌遠，彌遠大懼，陰蓄異志，謀立與莒爲皇子，更名昀，遂陰與昀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尙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首肯，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爲皇子，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

王妙堅者，興國軍九宮山道媼也，嘗以符水呪祟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旣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有陳生者，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腦不可梳者，還可禳解否？』曰：『此特細事。』命市眞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妄爲持呪，俾之

沐髮，應梳而解。是時楊后方誅韓，而心有所疑，髮膩不解，意有物祟，徧求禳治，令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后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眞，累封眞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詩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以黃絹方丈，帝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俾住太乙東宮。

理宗興于側微，崇儒納諫，以史彌遠有擁立功，百務推遜，無所專與。及彌遠卒，始親政，召眞德秀、魏了翁于朝，時號小元祐。然自即位以來，失襄、失淮、失全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寧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開慶己未，北兵南侵，社稷削弱，猶幸不身親見其亡耳。但其臨御已來，始終崇重周、程、張、朱義理之學，得謚理宗，陵曰『永穆』，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熙』也。

理宗隆準龍顏，臨朝坐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厲精爲治，信向眞、魏諸賢，延紳奏疏，三學扣閽，悉經御覽，所言訐直，無不容受，間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盛德也。在位日久，嬖寵浸盛。中貴盧允升、董宋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奔競之人，驟至通顯，賄賂公行，外戚子弟，任畿輔監司、郡守，贓穢狼籍，臺臣論奏，則宣諭飾貼而已。又置帑內司、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名曰獻助，實則白取。禁中排當頻數，倡優傀儡，皆入供應；宮嬪廩給，泛濫無節，有職掌名位之外，其充朝者艾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淳祐增至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椿左藏庫，其不節如此。

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爲萬世罪人，豈宜崇祀孔子廟廷？合應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說。』令國子監即日施行。』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其掩泣、上馬，北行之讖。民間賤珠翠而尚琉璃，亦流離之兆也。

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脩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不妨，但勿撒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有與宋臣善者，拓木以遺之，宋臣大怒曰：『口說尚可，乃畫此死模活樣乎？』持入，訴上曰：『牟某在當塗罵官家。』上視其圖，笑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彼謂陛下爲明皇，閻妃爲太眞，臣爲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悅。

董宋臣，始爲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逢迎，如櫻桃實，即于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奏曰：『請賞櫻桃。』如賞荷花，即于西馬塍取盆荷，置之大池中，雲錦爛然，明日復還之。理宗一日嘆曰：『宮女翠花俱敝矣。』宋臣不數日即進翠花數千枝，蓋先鋪翠葉，匣貯以待上命。正月十四夜，蔣安禮進竹絲燈，其明過于棚子燈，上大喜。宋臣奏曰：『明日臣亦獻此燈。』安禮退而笑曰：『吾經年乃成，豈一夕可辦？』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宋臣即買數疋，剪以爲燈，頃刻而成，細而且薄，安禮駭服，其多智如此。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帑內司十百爲曹，望青採斫，雖勳舊之家，亦不免焉。一日，內宴雜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朴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當理宗時，禁苑漸頹，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扆于烈日中，上意爲不然。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一亭于池傍。再宴，上大喜。未幾，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意不樂，諭宋臣曰：『前所造荷亭，朕不以爲較，今復有此亭，半年之間，勞民動衆如此。』宋臣奏曰：『此梅亭，即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宋臣奏曰：『此乃拆卸摺疊之亭。』上愈稱賞之。

理宗謝皇后，諱道淸，天台人，渠伯女，深甫孫也。母毛氏憤之。嫡母使毛氏濯足，毛氏曰：『夜者累累夢五色霞罩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項曰：『產皇后耶？』將產，遣就浴室。后生而黧黑，翳一目，幼失父母，業亦破敗，嘗躬操汲飪。深甫爲相時，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翳。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立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立后。後元兵入臨安，以全后等北去，太后獨以疾留，降封郡夫人。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鏡致語，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人皆稱之。

度宗，理宗母弟也，改元咸淳，在位九年，陵曰『永紹』。先是，慶元府阿育王寺，有舍利塔，雍熙中頹圮，非得萬緡不可修。有一行童，發願募緣修造，曰：『今惟八大王榮邸最有力。』持疏勸緣，大王止題一千緡，行童歸，不能成，乃斷臂，流血不止而死。其事莫有言者。度宗于庚子歲，八大王府中降生，日夜啼哭不止。一乳母抱之行廊廡下，入小閣，見黏一塔影，忽然而笑，去而復顧，揭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乳母以告，大王忽悟所題疏末句，下本寺訪之。言行童以某年某月某日死，計死之日，正度宗生之日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塔。度宗取入宮時，

理宗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立爲太子。陸務觀有詩云『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推爲第一仙』，蓋謂此也。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慈聖夫人姪孫女也。略涉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元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臨安府顧嵓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嵓亦罷去。臺臣論嵓，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險艱，處富貴必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歿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帝深異之，冊爲皇太子妃，生少帝。宋亡，從少帝入朝于燕京，後爲尼正智寺而終。世祖令詞臣皆作挽詩，葉森詩云：『繁華如夢習空門，曾是慈明祕殿尊。一夕頓拋塵世事，半生知感聖朝恩。五千里外無家別，八十年來有命存。回首錢唐江上月，夜深誰與賦招魂？』后北去時，手寫其像以遺族人，廣額鳳目，雙眉侵鬢，其衣則縞素道服也。族人居杭之長安鎮，懼禍者或別爲蘇氏云。

少帝，度宗子也，生四歲立，改元德祐，降于元，封瀛國公，尙宮主。陳宜中立其弟昰、昺，是謂二王。昰，楊淑妃所生；昺，俞修容所生，相繼立。五年，國始亡。陸秀夫既抱帝昺投海中，楊淑妃大慟曰：『我艱關忍死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天命至此，更復何言！』遂赴海死。今厓山所立慈元廟者，此也。

俗傳讖語云：『江潮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然拍岸、平堤，往往有之，未必證驗也。杭州所產皇后二人，皆自妃位而起，加贈諡者。宋仁宗生母李氏，侍眞宗，位止司寢。仁宗即位，累進宸妃，既薨，追封皇太后，諡章懿，升祔太廟。皇明成化間，孝惠皇太后邵氏，容宗獻皇帝母也。先以淑媛侍憲皇，今上登極，始上冊寶。所謂妃子之讖，不有證乎？至如吳越文穆王妃吳氏，忠懿王妃孫氏，宋高宗貴妃劉氏，則建都時所選，無足爲異者。洪武間，詔選識字良家女，及能讀大誥者，杭州以江干蔡氏應詔，入宮署爲女官，掌御前文字，寵冠六尙。蔡乃予高祖母之姑也。永樂初，命蔡氏臨選識字女子于杭州，民間騷動。瞿宗吉有詩云：『太平天子御華夷，天擁祥雲地產芝，已喜玉關歸馬足，更妝金屋貯蛾眉。幸因蘇簡收芸草，不爲羊車薦竹枝，臨別親鄰莫惆悵，從來生女作門楣。』後得其甥女張氏應詔，亦爲女官云。

西湖遊覽志餘第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偏安佚豫

紹興十三年，張俊解兵柄，封清河郡王，敕建甲第。二十一年冬十月，高宗幸其第，供進御筵。初坐，繡花高飣一行　香圓　真柑　石榴　棖子　鵝梨　乳梨　榠樝　花木瓜　樂仙乾果子叉袋兒一行　荔枝　圓眼　香蓮　榧子　榛子　松子　銀杏　梨肉　棗圈　蓮子肉　林檎旋　大蒸棗　縷金香藥一行　腦子花兒　甘草花兒　硃砂圓子　木香丁香　水龍腦　史君子　硇砂花兒　官桂花兒　白朮人參　雕花蜜煎一行　雕花梅毬兒　紅消兒　雕花筍　蜜冬瓜魚兒　雕花紅團花　木瓜大段花　雕花金橘　青梅荷葉兒　雕花薑　蜜筍花兒　雕花橙子

木瓜方花兒　砌香鹹酸一行　香藥木瓜　椒梅　香藥藤花　砌香櫻桃　砌香萱草拂兒　紫蘇柰香　砌香葡萄　甘草花兒　梅肉餅兒　薑絲梅　雜絲梅餅兒　水紅薑　脯臘一行　線肉條子　皂角鋌子　蝦臘　雲夢豝兒　肉臘　妳房　旋鮓　金山鹹豉　酒醋肉　肉瓜齏

垂手八盤子　揀蜂兒　番葡萄　香蓮事件念珠　巴欖子　大金橘　新椰子象牙板　小橄欖　榆柑子　再坐，切時果一行　春藕　鵝梨餅子　甘蔗　紅柿　切根子　切綠橘　乳梨月兒　生藕鋌兒　時新果子一行　金橘　蔵楊梅　新羅葛　切蜜蕈　切脆根　榆柑子　新椰子　切宜母子　甘蔗柰香　梨五花兒　藕鋌兒　新柑子　雕花蜜煎一行　砌香鹹酸一行，俱同前。瓏纏果子一行　荔枝甘露餅　荔枝蓼花　荔枝好郎君　瓏纏桃條　酥胡桃　纏棗圈　纏梨肉　香蓮事件　香藥葡萄　纏松子　糖霜玉蜂兒　白纏桃條　脯臘一行，同前。

下酒，十五盞：第一盞　花炊鵪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盞　妳房簽　三脆羹　第三盞　羊舌簽　萌芽肚胘　第四盞　肫掌簽　鵪子羹　第五盞　肚胘膾、鴛鴦炸肚　第六盞

沙魚膾　炒沙魚襯湯　第七盞　鱔魚、炒鱟、鵝肫掌湯齏　第八盞　螃蟹釀棖　妳房玉蕊羹　第九盞　鮮蝦蹄子膾　南炒鱔　第十盞　洗手蟹　鯚魚假蛤蜊　第十一盞　五珍膾　螃蟹清羹　第十二盞　鵪子水晶膾　豬肚假江蝓　第十三盞　蝦棖膾　蝦魚湯齏　第十四盞　水母膾　二色繭兒羹　第十五盞　蛤蜊生　血粉羹　插食　炒白腰子　炙肚胘　炙鵪子脯　潤雞　潤兔　炙炊餅　不炙炊餅臠骨　勸酒，果子庫十番：砌香果子　雕花蜜煎　時新果子　獨裝巴欖子　裝大金橘小橄欖　鹹酸蜜煎　對裝揀松番葡萄　獨裝新椰子　對裝春藕陳公梨　四色時果　廚勸酒十味　江蝓炸肚　江蝓生　蝤蛑簽　薑醋香螺　香螺炸肚　薑酸假公權　煨牡蠣　牡蠣炸肚　蟑蚷炸肚　準備上細壘四卓　又次細壘二卓　內蜜煎鹹酸時新脯臘等　對食十盞二十分　蓮花鴨簽　繭兒羹　三珍膾　南炒鱔　水母膾　鵪子羹　鯚魚膾　三脆羹　洗手蟹　炸肚胘　對展每分時果五盤　晚食五十分名件　二色繭兒　肚子羹　笑靨兒

小頭羹飯　脯臘雞　脯鴨　直殿官大碟下酒　鴨簽　水母膾　鮮蝦蹄子羹　精蟹　野鴨　紅生水晶膾　五珍膾　蛤蜊羹　直殿官合子食　脯雞　油飽兒　野鴨　二色薑豉　雜爊

入糙雞　凍魚　麻脯雞臟　炙焦　片羊頭　菜羹一葫蘆　直殿官果子　時果十隔碟　外官食次，第一等太師秦檜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大椀百味羹　糕兒盤勸　簇五十饅頭　燒羊頭雙下　雜簇從食五十事　肚羹　大膀子雙下　羊舌託胎羹　三脆羹　鋪羊粉飯　大簇飣　鮓糕鵪子　蜜煎三十碟　時果一盒、切榨十碟　酒三十瓶　少保秦熺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蜜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十瓶　第二等少師楊存中等六人　各食十味　蜜煎一盒　切榨一盒　燒羊一盤　酒六瓶　第三等吏部尚書陳誠之等二十八人　各食七味　蜜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四瓶　第四等、第五等右監門居間等一百二十五人　各食三味　酒二瓶　中官五十人　各食五味　斬羊一斤　饅頭五十個　角子一個　鋪薑粉飯　下飯鹹豉　酒一瓶　進奉寶器　御樂帶一　玉池面帶一　玉獅蠻樂仙帶一　玉鶻兔帶三　玉璧環二　玉素鍾子一　玉花高足鍾子一　玉枝梗瓜盃一　玉瓜盃一　玉東西盃一　玉香鼎二蓋全　玉盆一　玉古劍璏等十七件　玉圓臨安樣碟兒一　玉靶獨帶刀子二

玉並三靶刀子四　玉犀牛盒靶兒一　金器一千兩　珠子十二號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　珠子念珠一串一百八顆　馬價珠金鑷束帶一　翠毛二百盒　白玻瓈圓盤子　玻瓈花瓶七　玻瓈椀四　瑪瑙椀大小共二十件　龍文鼎一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父彝一　周盤一　周敦二　周舉罍一　有蓋獸耳周罍一　汝窯酒瓶一對　洗一　香爐一　香盒一　香毬一　盞四隻　盂子二　出香一對　大奩一　小奩一　螺鈿盒一十具、織金錦褥子全　犀皮盒一十具、織金錦褥子全　有御寶畫十軸　曹霸五花驄　馮瑾霽烟長景　易元吉寫生花　黃居寶雀竹　吳道子天王　張萱竹叢　邊鸞萱草山鷓　黃筌萱草山鷓　宗婦曹氏蓼岸　杜庭睦明皇斫膾　無寶有御書九軸　趙昌躑躅鵪鶉　梅竹思躑躅母雞　杜霄撲蝶　巨然嵐鎖翠峯　徐熙牡丹　易元吉寫生枇杷　董元夏山早行二軸　偽主李煜林泉渡水人物　無御寶畫　荆浩山水　吳元俞紫氣星　撚金錦五十疋　素綠錦百五十疋　木錦二百疋　生花番羅二百疋

隨駕官知省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　紫羅五百疋　雜色續羅五百疋　馬下目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行祗應人等　錢二萬貫文　炊餅二萬箇　熟豬肉三千斤　爊爆三十盒　酒二千瓶

乾道、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羮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籐、窯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衒，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紛紜，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茶弄水，踏滚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綫，流星火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宋五嫂者，汴酒家婦，善作魚羹，至是僑寓蘇隄，光堯召見之，詢舊，悽然，令進魚羹。人競市之，遂成富媼。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眞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過斷橋旁，有酒肆頗潔雅，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於上，光堯停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于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不免酸寒。』因爲改作『明日重扶殘醉』，卽日宣命解褐云。

光堯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鑿大池宮內，引水注之，壘石爲山，象飛來峯，有堂名冷泉。孝宗嘗賦詩云：『山中色秀何佳哉！一峯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彷像來宮闕，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而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優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盃中渌。』光堯跋曰：『吾兒自幼岐嶷，進德修業，如雲升川增，一日千里。吾比就寬閒之地，壘石爲山，引湖爲泉，作小亭於其旁，用爲娛老之具，且俾吾兒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泉流，瀟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天竺之間，其樂可勝紀哉？吾兒乃肆筆成章，形容盡美，雖吟詠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語用意，高出百世之上，非亘儒積力，可窺其粗，亦有以見天縱之多能，覽之欣然，老眼爲之增明矣。』有樓名聚遠，光堯親題其額，仍大書蘇軾『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閒人』之句於屏間。是歲，翰林院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曾到？眞是瑤臺第一重。』又云：『飛來峯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景物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皆紀實事也。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閤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朶、玩具、疋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綵毬，蹴秋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荼蘼。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無異湖中。太上倚闌閒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曾覿進詞賦，遂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既登舟，知閤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絃鬬新。萬歲聲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曾覿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三盃。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奉華堂，聽摘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近教得二女童瓊華、綠華，並能琴阮、下棊、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選伎藝，併進自製阮譜三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玉軸沈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綠領道氅，銀、絹三百疋、兩，會子三百萬貫。是日，三殿並醉，酉牌還內。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并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綠匣二百個，上僉云：『臣御名謹進。』令幕士安頓殿前，候閤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進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子、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駕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并詣宮上壽。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宮提舉官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興，入幄次少歇。樂人

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凝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什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少歇。上遣閤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壽殿排當，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執，並謝恩訖。太上泛賜皇太子壘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日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於殿門謝恩。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再坐，教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又移燕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酒，并衙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真草千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來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宣索翡翠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宣平輦近輿，升輦，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興居，併免到宮禮。

八月二十八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先至太上處起居，次入本殿進香，以次皇后、太子、太子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至太上內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諭兩免。下階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宮進香，閤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金銀器皿，比天申節減半。官屬進香，并殿放壽星及神仙畫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宮進香，并本宮人吏、後苑官屬、作院使等臣，節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至，到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宮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妃第三班，各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呈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辦，就本殿大堂面北坐，官家花帽上蓋，皇后三鈒頭冠，并賜簪花。酒至第五盞，免大衣，官裏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瓊瓊、柔柔對舞，上於閤子庫支賜五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段十疋，太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幅。又移坐靈芝殿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坐至更盡後還內。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雨，未時奏請宿齋北內，送天花摩姑蜜煎、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兒等。十四日，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不止。午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語官家：『連日祀事不易，所謂十六日詣宮飲福，陰雨泥濘，可免勞煩。天氣陰寒，請官家美進御膳，頻添御服。』上遣閤長回奏：『上感聖恩，至日，若登樓肆赦，依舊詣宮行禮，不登門時，當奏聞。』晚雨不止，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輦，詣文德殿齋，一應儀仗排立並免放，從駕官並常服以從，併遣御樂奏聞北內：『來日爲值雨，更不乘輅，謹遵聖旨，不過宮行飲福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既不乘輅，此間也不來看了。』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許放仗，上聞之，曰：『來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之，曰：『縱使不晴得罪，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黃昏後，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內侍李思恭宣諭趙雄，仍舊乘輅，再遣御樂奏聞北內：『天晴仍舊乘輅，候登門訖，詣宮行禮。』十五日，晴色甚佳，車駕自太廟乘輅還內，日映御袍，天顏甚喜，都民皆讚歎聖德。至巳時，太上遣直閤官往齋殿傳語官家，且喜晴明，可見誠心感格，賜御用段疋、玉鞦轡、七寶篦、刀子事件、素食、果子等，仍奏：『連日勞頓，免行飲福禮。』上就遣知閤回奏：『上感聖恩，天氣轉晴，皆太上皇帝聖心感格，容肆赦訖，詣宮行禮，併謝聖恩。』十六日，登門肆赦畢，車駕詣宮小次降輦，提舉傳太上聖旨：『特減八拜，仍免至壽聖處飲福，行禮畢，略至絳華堂進泛索。』知閤張掄進『臨江詞』云：『聞道彤廷森寶仗，霜風逐雨驅雲。六龍扶輦下靑冥，香隨鸞扇遠，日映赭袍明。 簾捲天街人頂戴，滿城喜氣氤氳。等閒散作八荒春，祗知天意好，昨夜月華新。』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還宮，太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壽酒，太上回賜。次至太后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裏換素帽，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教坊都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爺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盃後，官家換背兒，免拜，皇后換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裹。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陞郡夫人，就賜誥謝恩，照例支散日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器十件，壘珠嵌寶器一千兩，刻絲作金龍裝花軟套閤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以下，各賜金盤盞、段疋、薔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牌後，宣逍遙子入便門，升輦還內。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冷泉堂，至石橋亭子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種，一種出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越上，苔如綠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著花，留此少觀。』命內侍宣史浩至，賜坐，并召居廣、鄭藻畫酒奏樂，上皇宣索市食，如李婆婆雜菜羹、賀四酪面臟、三豬胰胡餅、戈家甜食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曰：『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工，全用內人動樂，酒行無算，太上以黃玉紫心大葵

花盞宜勸，史浩捧觴爲兩宮壽，君臣皆沾醉。小內侍密語：『史相公少酌。』上聞之，謂浩曰：『滿酌不妨，當爲老先生一醉。』喜賜玉帶一條、片腦一金合、紫尼羅二十疋、御書四幅，浩謝而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請太上、太后遊聚景園。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翠華殿降輦，兩殿至瑤津少坐，並乘步輦遍遊園中，再坐瑤津西軒。酒三行，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闌舟曲破，吳興佑舞，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斟，船中人物皆動，太上喜。至錦壁賞花，牡丹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別採好色千朵，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窰金瓶，中間放沈香卓，安白玉碾花商尊，高二尺，徑一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官各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沈香柄金絲御書扇各一把。知閤張掄進『壺中天』詞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豔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光瀲如酒，五雲臺榭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花落。』太上喜，賜金盃盤、法錦數事。又至翠華，登御舟，入裏湖，至斷橋，入異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魚鼈放生，宣喚湖中買賣人等，內侍用小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賣魚羹宋五嫂，東京人，太上念其老，宣上船，賜金錢十文、銀錢百文、絹十疋，仍令後苑供應泛索。至申時，御舟稍泊花光亭，至會芳少歇，太上已醉，上親扶上船，乘轎，都人傾城瞻歎聖孝。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幷後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錦曆、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使人。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使人訖，卻行到宮禮。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使人訖，卽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進呈畫本使人面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欏木堂香閣內說話，宣喚棋待詔，幷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就南內排當。初二日早，進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迎兩殿，幷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王殿門恭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訖，至清燕殿看書畫玩器。約午初刻，後苑供進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盞後，至萼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無用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刻，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卻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犒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侍進酒，官裏上壽，近臣獻詞云：『紫皇高宴仙臺，雙成戲擊瓊苞碎。何人爲把，銀河水翦，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煖融鳷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盃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羔法酒。太后命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深，宣轎兒入便門，上親扶升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釣魚爲樂，遂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玉石爲之，雕欄瑩徹，上作四面亭，皆新羅白木，與橋一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俱用水晶。南岸列女樂，北列男樂，月上，簫韶齊作。稍止，上皇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時侍燕官開府曾覿進『壺中天』詞云：『素飆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偸記新闋。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碗，上亦賜寶盞。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夜，西興亦開天樂焉。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先期，浙江亭抓縛蘆屋五十間，至是，幷用綵纈幕帟。上皇至，賜從官酒食，並免侍班，聽從便觀看。先是，澉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下江，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閱試。軍船擺開，西興、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舞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烟炮滿江，及烟收炮息，諸船皆不見。自龍山以下，貴邸豪民，綵幕綿亙二十餘里，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井弄水者僧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滾木、水傀儡、水百戲、撮弄，各呈伎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所無。』上起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獨。』宣諭侍官，各賦『酹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曰：『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空，瓊鼇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眞奇絕。好是吳兒飛彩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

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兒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答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榦，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小廝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閑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著袖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令棋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盃柈，碾玉香脫兒一套六箇，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眞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忽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色，已而天宇豁然。待制洪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數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上賜和篇：『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諮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謾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上舉此詩曰：『洪侍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賀。

立春前一日，臨安府進大春牛，設於福寧殿庭。及駕臨幸，內官皆用五色絲綵杖鞭牛，御藥院制取牛睛，以充眼藥，餘屬直閤婆，號管人都行首，掌管預造小牛數十，飾以綵旛雪柳，分送殿閤，巨璫各以金銀錢綵段相酬。是日賜百官春旛勝，宰執親王以金，餘以金裹銀及羅帛為之，係文思院造辦，各帶於幞頭之左。入謝。後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邸宰臣、巨璫翠鏤紅絲，金雞玉燕，備極珍巧，每盤直萬錢。學士院撰進春帖，帝、后、貴妃、夫人諸閤各有定式，絳羅金鏤，華彩可觀。臨安府亦鞭春開宴，而邸第饋遺，多效內庭焉。胡浩然上郡守『喜遷鶯』云：『譙門殘月，聽畫角，曉寒梅花吹徹。瑞日祥雲，和風解凍，青帝乍臨東闕。暖向土牛，簫鼓天路，珠簾高揭。最好是，戴綵幡春勝，披頭雙結奇絕。開宴處，珠履玳簪，俎豆爭羅列。舞袖翩翻，歌喉縹緲，壓倒柳腰鶯舌。勸我應時納祜，還把金爐香爇，願歲歲這一巵春酒，長陪佳節。』

元夕，禁中自去歲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主之，於復古、膺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挂；及宣德門、梅堂、三間臺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鼇山。燈品每以蘇燈為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其後福州所進，純用白玉，晃耀奪目。新安所進益奇，圈骨悉皆琉璃，號無骨燈。禁中作琉璃燈山，高五丈，人物皆為機關，轉動如活，結大彩樓貯之。又於殿堂梁棟窗戶間為涌壁，作諸色故事，龍鳳噀水，蜿蜒如生；前後設玉柵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仙韶迭奏，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琉璃閣，皆毬文戲龍，百花小窗間垂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璀燦，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水晶宮也。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鼇山。擎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香烟燈光，熒照天地，中以五色玉柵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下為露臺，百戲呈巧，內人、小黃門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樂，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先是，府尹預擇華潔善歌者伺于外，至是，隨宜進入，妃嬪、內人，亦爭賞之，數倍得直，有一夕致富者。宮漏既深，宣放烟火百餘架，而駕始還。

都市自舊歲孟冬駕回，已有乘肩與小女，鼓吹歌舞，日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之翫；而天街茶肆酒館，漸以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每至四鼓，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翦胡衫窄，肩輿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閒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滯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其意態者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之類，多至數百，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錢米。終夕街坊鼓吹不絕，士女羅綺如雲。至五夜，則京尹乘小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亙十數里，錦繡填委道路，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犒千百，謂之買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梨數片，騰身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也。李篔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風入管絃。五夜好春隨步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綃鬬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吹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分地，賣燭執盃，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不合搶撲釵環，挨搪婦女。』繼而行遣一二，謂之裝燈，其實皆獄內罪囚，姑借以儆姦民耳。又分委府僚以巡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開設雅戲烟火，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相迎酌酒而去。又有幽坊深巷好事之家，多設五

色炮燈，更自雅潔。姜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卻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樽俎，坐中嬉笑笑春溫。』或於小樓以人爲大影戲，兒童懽呼終夕，此類不可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施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琉璃到地垂，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燈月所宜也。游手浮浪輩，或剪白紙爲蟬，謂之夜蛾，以棗肉炭屑爲丸，繫以鐵絲，燃之，名火楊梅。以紙燈內置關捩，放地下，以足沿街蹙轉之，謂之滾燈。以木爲格，用綵帛製爲諸色行貨人物鋪面，謂之六街三市燈。飲食則乳糖、糖糭、圓子、餶飿、科斗、粉豉湯、水晶膾、韭餅、南北珍果、皁兒糕、宜利少、橙圓子、滴酥、炮螺、酪麵、玉消膏、琥珀餳、破麻酥、灌糖酥糍、龍纏蜜果糖、蔥管糖、十般香糖，皆用鏤鍮妝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盝，叫歌喧填，幕次往往呼至前，使之吟叫，倍酬其直。白石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鈿合簇釘遺之，謂之市食合兒。夜闌燈罷，有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可謂奢之極矣。亦東都遺風也。

燈品，蘇、福爲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有無骨燈，用絹囊貯粟爲胎燒之，及成去粟，則渾然琉璃毬也。景物奇巧無比。又爲大屏，灌水轉機，百物皆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爲汴京御樓，右爲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外此有魫燈，則刻鏤犀、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五色珠爲網，下垂流蘇，或爲龍船、鳳輦、樓臺故事。又皮燈，鏃鏤工巧，五色妝染，如影戲之法。羅帛燈尤多，或爲百花，或細眼，間以紅白琥珀，萬眼羅者最奇。外此又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者，若沙戲影燈，人物旋轉如飛。又深閨巧娃，剪紙爲燈，尤爲精妙。有以絹燈剪爲詩詞，時寓譏誚，及畫人物藏頭隱語，及舊京諢語，戲弄行人。有貴邸競出新意，以細竹絲編織，加以綵飾，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璫，恥於不自己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黃草布剪鏤，加之點染，與籠無異，凡兩日，百盞俱進御矣。

康伯可，當高宗時，以詞章待詔金馬，及慈寧歸養，兩宮燕集，伯可應制之作居多。嘗於上元應制，進『瑞鶴僊』云：『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花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鬬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高宗覽之，大喜，賜金甚厚。

二月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于上，繫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爲賞，五黑字爲罰，上賞則成號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銀錠、酒器，冠鋌、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定器、官窯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效之。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臘茶，名北苑試新，皆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軟盝，藉以青篛，裹以黃羅夾複，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爲奇玩。茶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費，皆漕司邸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爲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慶賀，則用大鍍金甃，以五色韻果簇飣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工者，外人罕知。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內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榭花木，妝點一新，錦簾綃幕，飛梭繡毬，以至裀褥設放，器玩盆窠，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璫內司，列肆關撲，珠翠花朵、冠篦、環、繡段、畫領、花扇、官窯、定器、孩兒戲具、鬧竿、龍船等物，及有賣果木、酒食、餅餌、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效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賞梅，芳春堂賞杏花，桃源觀桃，粲錦堂金林檎，照妝亭海棠，蘭亭修禊，至於鍾美堂賞大花爲極盛。堂三面皆花石，爲臺三層，各植名品，標以象牌，覆以碧幕。臺後分植玉繡毬數百株，儼如鏤玉屏，堂中左右，各列三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窯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朵。別以銀箔間貼大斛，分種數千百窠，分列四面。至於梁棟窗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鱗次簇插，何翅萬朵，當中設牡丹紅錦地茵。自中殿妃嬪，以至內官，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龍涎金合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沾恩賜，謂之隨花賞，或天顏悅懌，謝恩賜予，多至數次。至春暮，則稽古登瀛堂賞瓊花，淨侶亭紫笑，淨香亭采蘭挑筍，則春事已在綠陰芳草間矣。大抵內宴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酒。

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極涼；長松脩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闍婆、薝蔔等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坐兩傍，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真臘龍涎等香珠百

餘，進漿金碗，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矣。

七夕前，修內司進摩睺羅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佛手香製造，悉用鏤金珠翠衣帽，金銀釵釧，珮環眞珠，頭鬚及手中所執戲具，皆七寶爲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廚，制閫貴臣及京府等處，至有鑄金爲貢者。宮姬市娃，冠花衣領，皆以乞巧物爲飾焉。

禁中中秋賞月，有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輝堂、碧岑，皆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蜜煎香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粲，竟夕乃止。此時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水面，粲如繁星，或謂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觀美也。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黃菊，粲然眩目，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清燕殿、綴金亭賞橙橘，遇郊祀，則罷宴。

十月，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綿毬楮衣之類。

冬至，朝廷大會，慶賀排當，並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塡擁雜遝於九街。婦女小兒，服飾華美往來，如霍山祠、城隍諸廟，炷香尤盛。三日之內，店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用餛飩，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餛飩。

禁中賞雪，御明遠樓，卽南木樓，後苑進雪獅，並以金鈴綵䌫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爲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進雜煎品味，如春盤餖飣、羊羔兒酒以賜，併於內藏庫支犒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有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隣里之貧者。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爲小節夜，三十日爲大節夜，呈女童驅儺，妝六丁六甲之類，大率如『夢華錄』所載。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飣凡百餘種，如蜜煎下至花餳、炒豆，及玉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皆極纖巧。又於其上作玉輅，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寶爲飾，護以貼金龍鳳羅罩，務以奇侈求勝，一合之費，不啻中人十家之產，止資天顏一笑耳。后妃諸閤，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袋兒，小樣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親王、貴邸、宰臣、巨璫。至於爆仗，有爲果子、人物等類不一，而殿司所進屛風，畫鍾馗捉鬼，內藏藥線，爇放百餘，奇巧不絕。簫鼓迎春，雞人警唱，而玉漏漸移，金門已啓矣。

歲晚臘日，賜親王、宰執、三衙從官、內侍省及外關前宰執等臘藥，係和劑局造進，及御藥院特造辦，銀合各一百兩以至五十兩、三十兩各有差，伏日暑藥亦同。

行都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先期，諸庫呈樣點檢所，所以呈府；旣中，擇日開沽，以白布三丈餘揭竹竿頂，題曰：『某庫選到酒匠某人，醞造上等醲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而行，以鼓樂、妓女、雜技前導，聯鑣穿市，觀者如堵。酒匠則新巾紫衣，乘馬從之，以府中所賞綵帛、錢、會、銀碗，駝負馬前，謂之迎酒。楊炎正詩云：『錢唐妓女顏如玉，一一紅粧新結束，問渠結束何所爲？八月皇都酒新熟。酒新熟，浮蛆香，十三庫中誰最強？臨安大尹索酒嘗，舊有故事須迎將。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香塵冉冉沙河市。琉璃盃深琥珀濃，新翻曲調聲摩空，使君一笑賜金帛，今年酒賽眞珠紅。畫樓突兀臨官道，處處繡旗誇酒好，五陵年少事豪華，一斗十千誰復校？黃金爐下醴徜徉，何曾見此大堤娼，惜無顏公三十萬，往醉金釵十二行。』又賽酒，則往醉諸廟，謂之乞利市。高九萬詩云：『賽罷祠山賽二郎，酒行明日欲開張，恐民可是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讙簫吹之聲，振動遠近。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卻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西湖競渡，自二月八日爲始，而端午尤盛。是日，畫舫齊開，遊人如蟻，龍舟六隻，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神雜劇，飾以綵旗、錦傘、花籃、鬧竿、鼓吹之類，帥守往一淸堂彈壓，立標竿於湖中，掛錦綵、銀碗、官楮，以賞捷者。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靑帽，插孔雀尾，乘小舟，橫節杖聲喏取指揮交，以舟回朝龍舟，以綵旗招之，諸舟鳴鑼鼓，分兩翼，遠近排列成行，再以綵旗引之，諸舟競發，先至標所者取賞，聲喏而退，其餘犒錢而已。吳子和賦『喜遷鶯』云：『梅霖初歇，正絳色海榴，爭開佳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鬬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艤畫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發。奇絕，難畫處，激起浪花，翻作湖間雪。畫鼓轟雷，

紅旗掣電，春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載荷香十里，一鉤新月。』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他如雜劇則曰『緋綠社』，蹴毬則曰『齊雲社』，唱賺則曰『遏雲社』，耍詞則曰『同文社』，相撲則曰『角觝社』，淸樂則曰『淸音社』，射弩則曰『錦標社』，花繡則曰『錦體社』，使棒則曰『英略社』，小說則曰『雄辯社』，行院則曰『翠錦社』，影戲則曰『繪革社』，梳剃則曰『淨髮社』，吟叫則曰『律華社』，撮弄則曰『雲機社』。而七寶、䮾馬二會爲最，玉山寶帶、尺璧翠珠，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韉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翦毛爲花草、人物。廚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爲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眞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曆，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綵縷花春帖、旛勝之類，爲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合藥劑，侑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臘藥。至于餽歲盤盒、酒擔、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餳米餌，及燒替代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夜，則比屋以五色錢紙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門；至夜，蕡燭糝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聒廳。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及貼天行帖兒財門于楣。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餳、燒朮、賣懵懂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爲近世所稱。詞云：『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騰香霧。停盃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字淸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閑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邐柳忻梅妬。宮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鐶，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西湖遊覽志餘第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佞倖盤荒

蔡京元長，閩之仙游人。宋徽宗時，爲翰林承旨，附章惇，臺諫攻之，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建節西湖，酷極宏麗。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與京昵甚。珍玩日達禁中，帝遂屬意于京，不數年，超至相位。導帝淫奢，朝政日改。靖康初，金寇陷汴京，京蠹以金寶泛巨艦來錢唐，御史孫迪等極詆其惡，乃貶儋州；死，詔籍其家。適毛達可守杭州，京門士也，密諭其家，藏鏹巨萬，故蔡氏之後不貧。當蔡氏全盛時，有士人夜遊被酒，迷缺牆，闌入園中。花木繁茂，徑術交錯，望紅燈閃閃而來，驚匿小亭，有穴，甑覆，啓而窺之，壯士伏其中，見士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妝麗服，俄趨亭上，舉甑見生，驚曰：『不是！不是！』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山室，羣飲交懽，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羣婦以巨篋舁而縋之牆外。比曉，徜徇而歸。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京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至潭州，作詞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戀此榮華，便有如今事也。』京之父準，葬臨平山，山爲駝形，術家謂：『駝負重乃行。』遂作塔山頂，以浙江爲帶水，秦望爲案山，何其雄也！富貴既極，一旦顛覆，幾于滅族。俗師風水之說，安足憑哉？

秦檜會之，江寧人。靖康初，金兵陷汴，二帝北遷，檜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倡割地之議；撻懶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驟加褒用。力主和議，廷臣異己者輒逐之。樞密副使岳飛屢言和議誤國，檜殊憾之，竟以誣死；而趙鼎、張浚、胡銓，皆貶錮終身。紹興十五年，賜檜第于望仙橋，置箔場官吏以應付所需；訖其死，十九年營建不已。初就第時，詔百官往送，酒中優人致誦語，有參軍者，褒衣，誦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賓懽既洽，參軍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環爲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扑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聖還，且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獄，杖殺之。自是語禁始密。

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猫，亡之，限令臨安府訪索。逮捕數百人，致猫百計，皆非也；乃圖形百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猫賂懇，乃已。

檜在相位，頤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殫，乏見鏹，市廛大閧，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卽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翼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都堂左揆閤前，有石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故不問。一日，將排燕，忽顧左右，取斧伐榴。有親吏在傍曰：『榴實甚佳，伐之可惜。』檜反訊曰：『汝盜吾榴。』吏叩頭伏罪。其機械巧發如此。

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熺，衣黃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熺不喻，檜瞪目曰：『可換白者。』熺言此葛貴賤通服，檜曰：『我與汝卻不可服也。』蓋以其黃色逼上用耳。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此已久，其魚視此更大，容臣妾翼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餽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急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翼日，遂易糟鰣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當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䘏獎。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啓曰：『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喜，超擢之。有選人投詩曰：『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卽與改秩。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撥新州之禍，直聲大振，士夫惕禍，無敢與立談者，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曰：『匭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閒，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檜聞之，大怒，流廷珪夜郎。俄而檜死，盧溪放回，題詩驛壁云：『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興縉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

檜久擅權，大誅戮，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署牘，手顫而污，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須臾，檜仆于几，伏枕數日，死，獄事大解。初，汾就逮，自分必死，囑其家曰：『脫有恩言，當餽食中寘肉笑靨一，以爲信。』月餘無報，日受慘酷，求死不可得。日正晝，置之暗屋，仰緋之，使視椽桷。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

臾轉射壁上，成一反字，蓋獄吏剪字障日爲報者。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惟數晷以待盡。忽外致食滿橐，皆笑齰，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檜斃鍾給賻矣。

檜之建第于望仙橋也，備極宏麗，其死也，値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卻于郿鄔貯黃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牆陰。』又楊廷秀宿牧羊亭秦太師墳庵詩云：『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邱？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坼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邱壠，不知丞相更瞋不？』

檜有十客，曹冠以教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建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刺辨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泳以獻計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檜之乘軸，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苛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國事，恐觸忌諱，率噤而不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冠之類耳。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不避嫌疑。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坦然不駭。靜江有秦城驛，知府呂愿中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召京秩。沈長卿、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編置化州。趙令衿觀檜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下獄死。至于開門受賂，富敵王家，外國珍奇，死猶踵闕。其子熺，無日不鍛酒具。治書推特其細故耳。

檜之當國也，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檜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罨，未敢啓。』檜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枚，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秩，人懷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外遷。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閽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獨無諱忌，而敢以此言目之，我必俟其來而白，以治汝罪。」閽者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乃令朝士留謁者，例告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人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外去可也。」閽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卻是諱出外去三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老歸建康以死。秦雖媢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檜之欲殺岳飛也，于東窗下與妻王氏謀之，王氏曰：『擒虎易，縱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吾已訴天得請矣。』檜歸，無何而死。未幾，子熺亦死。王氏設醮，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問：『太師何在？』熺曰：『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闕上省。檜押勑，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不省于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册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檜微時，遊索富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絹，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晚年，檜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檜病，高宗臨視之，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其子熺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事者，問何人爲此，則以泳對；遂命勒停，安置新州。

韓侂胄昂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皇太后居慈福宮，莫可關白。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因內侍以密啓太后，太后許之，汝愚乃立寧宗。侂胄以定策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閤劉弼勸汝愚曰：『此事侂胄不爲無功，亦須稍疏官職。』而朱熹亦勸汝愚當厚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爲人疎直，謂侂胄易制，不以爲慮。侂胄遂怨望，內交宮掖，外比姦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問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汝愚遂罷相。設僞學之禁，貶謫朱熹等五十九人。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劉一清詩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侂胄既進太師，封平原郡王，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復之議，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兵

屢敗，侂冑懼，遣使請和，金人不許，第索啓釁之首。侂冑大怒，用兵益急，蜀口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悼。禮部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冑，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侂冑、陳自強皆罷相，仍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冑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鼓方散，沈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投入云：『聞外間有變，不佳，乞閉閤門，免朝。』侂冑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服瑞香番羅衣一襲，登車而往，則殿司軍圍繞府第矣，而侂冑猶未知也。夏震呵止于途，擁至玉津園側，擊殺之，命臨安府函其首，詣金人求和。建陽劉淮爲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雕窗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車不悟有前車，兀突眼中觀此屋。』高九萬詩云：『拂曉宜家篩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

開禧北伐，侂冑之寡謀浪戰，固可罪矣。至函其首以求和，何其謬也！善乎寧宗有言：『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耳。』有爲詩云：『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尙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胡未必然。』

侂冑既逐趙忠定，至衡州而暴卒，或謂中毒云。太學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壁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泉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陶孫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舁去，陶孫知必爲韓所廉。頃之，捕者至矣，急更衣，持酒具下樓，與捕者交臂，問敖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侂冑敗，乃登第一。

侂冑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冑意解，復召之，知爲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侂冑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侂冑大喜，卽日躐除太府寺丞，旬濺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冑追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冑憐之，卽除同知樞密院事。

侂冑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嘗詔入，賜坐，四夫人卽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冑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冑患之。時趙師𢍰以列卿守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瞰侂冑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冑歸，十婢咸來謝。翼日，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歸語侂冑曰：『我輩得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酬一官耶？』侂冑許之，遂進師𢍰工部侍郎。侂冑又嘗與客飲南園，師𢍰與焉，過山莊竹籬茅舍，曰：『此眞田舍景，但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𢍰也。侂冑大悅，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鵷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刲。』

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時畜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淸；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皆偃然當之。籍沒之晨，放逐羣婢，願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飾去。市人利其物，詐稱某妾父母者，閧鬧門巷，或牽裾攬臂而往。發其家藏斥賣之，敗衣破絮，亦各分包，往往有金珠裹匿，蓋諸婢將挈之以爲逃計者。慈明以四夫人偶坐之憾，特命京兆杖一百而遣之，流其嗣子于沙門島。

侂冑在慶元初，其弟仰冑，爲知閤門事，頗干朝政，時人謂之大韓、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敍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徘徊浩嘆。又爲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邀談庚甲，問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財帛宮宜破，若欲小可，先見小寒，更望大成，必見大寒。』優蓋以寒爲韓也，侍燕者皆縮頸匿笑。

侂冑當軸，黜陟朝紳，權移人主。時有天族就試南宮者，題詩客邸云：『蹇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侂冑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卽賦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侂冑怫然，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侂冑爲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既別，音問不通。後侂冑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冑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尙復何言！』侂冑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冑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

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興無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侂胄封平原郡王而官太師，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時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胄有隙，史彌遠遂與合謀，既得能相之旨，遂私謀批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爲之語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文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師王。』聞者絕倒。

陳自強爲侂胄童子時師，侂胄當國，自強至臨安待選，欲見，無以自通，其館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入，同坐皆踧踖莫敢居上。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卽除太學錄。未踰年，三遷爲祕書郎。既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侂胄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強唯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曰恩王、恩父，稱蘇師旦爲叔，稱堂吏史達祖爲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煨燼。侂胄遂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所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焚之數。及侂胄敗，竄自強于永州，死。

蘇師旦者，平江胥史也。爲韓侂胄腹心，以奸計歸誠於侂胄，侂胄愈益昵之。嘗以窘乏求金，詣侂胄，侂胄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勸以億萬，時時捐貲助之。及江上軍敗，詞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胄大怒，竄師旦海上。及侂胄敗，取斬于臨安，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鐶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以一隅之地，倖臣贓貨如此，侂胄所積，應且數倍，國安得不亡哉！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彥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祓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謂『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于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西湖遊覽志餘第五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佞倖盤荒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奧雕幪，羅綺爛盈，粉黛環列，諛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則報覺死矣。茶頃，浩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名；及長，名之曰『彌遠』。彌遠當寧宗朝，韓侂胄以用兵起釁，中外震恚，彌遠遂上疏力詆，帝嘉之。尋又贊廢濟王，立理宗；理宗德之，寵任日劇，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有人作詩規之者曰：『前身元是覺闍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鎚。』

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爲太子，更名竑，封濟國公；貴誠爲邵州防禦使，嗣沂王。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竑，而厚撫其家，使瞰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於几上曰：『彌遠決配八千里。』又嘗覩宮壁輿地圖，指瓊崖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清之爲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呈之，稱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畢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意益決。乃日媒孽竑失，言於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寧宗在疾，彌遠矯詔立貴誠爲太子，更名昀，遣鄭清之往告貴誠以將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答以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及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不立，禍變必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皇崩，跂足以需宣召，久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皇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所過宮門，禁衛輒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捽其背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

濟王既廢，寓居霅城。寶慶元年，潘壬、潘丙謀立王，率亡命數十人，夜入城，至邸，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易服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岳行祠，取龍椅置廳事，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脅之以刃，不得已，與之約曰：『能弗傷太后與官家否？』衆許諾，乃假淮閫李全，揭榜州門，稱兵二十萬，遠近震動。比曉，則執兵者皆太湖漁人，巡司弓卒而已。王知謀不成，乃與州將勒兵勦之。變聞，調兵至，則賊已就誅矣。史彌遠遣人慰王，且以醫來，投藥煬之，九竅流血而死。嗣是數見怪，彌遠懼，爲之改葬，且作佛事超度之。

彌遠之比周於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蔽。』及廢濟王而殺之也，甚冤。劉克莊有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當其時，權勢赫烜，引布儉壬李知孝、梁成大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秩。宮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歎曰：『鑽之彌堅。』一伶遽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衆座弁栗。翼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又蜀閫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其人憤然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宰予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衆家駭匿。比入門，燈轎紛紜，升堂即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丁大全子萬，鎮江人。當理宗初，以戚里婢壻，貪緣取寵，諂事內侍盧允升、董宋臣，拜左正言，

劾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譁呼而散。槐徒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始下。自是志氣益驕傲，尋拜右丞相。太學生陳宗等上書訟大全姦邪，罷相，謫貴州，竄藤州，墜水死。謝鳴治鐸有夜半檄歌一首，蓋詠大全事也。云：『國威重，空頭勅，權姦橫，夜半檄。豈不聞古來忌器不投鼠，堂陛陵夷毋乃爾。南風不競北風剛，不用皋亭怨降璽。』

大全罷，吳潛代相，爲人豪雋，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賈似道與潛有隙，遂爲飛語於上曰：『大蜈公，小蜈公，盡是人間業毒蟲。貪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語聞，罷潛，謫循州，中毒死。

賈似道師憲，台州人。少落魄，遊博。會其姊有寵於理宗，嘗憑高見湖中燈火，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十數年，超致相位。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元兵南侵，至鄂州，拜似道左丞相，禦之。會理宗崩，似道請和，元人許之，兵解，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寵用日盛，似道乃使門客廖瑩中、翁應龍等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爲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度宗時，襄陽受圍者三年矣。帝一日問曰：『襄陽久困，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安得此言？』帝曰：『適聞女嬪言之。』似道詢得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人敢言及邊事者。日坐葛嶺，取舊宮人及娼尼淫戲，無晝夜，惟故博徒得闌入，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撫其背曰：『此平章軍國重事耶？』嘗作半閒亭，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有佞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度谷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　軒冕儻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漕尹天府，吳勢卿帥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做行之。於是以官品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間騷然，有爲詩云：『襄陽累載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　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樞密使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憑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　最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時人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有爲『沁園春』詞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荊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箸借留侯。　迂闊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宜仍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於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　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彫瘁，寒血俱殫。只有士心，僅存一脈，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樓閒眺，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裝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之，可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捧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適方爲某姬受聘。』啓視之，乃姬之首也，諸姬股栗。

似道一日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似道臥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然皆諂辭囈語耳。陳惟善『寶鼎現』詞云：『神鼇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枰棋如許，爭一著吾其衽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豳風葵斑。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　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永、千門魚鑰。截斷

紅塵飛不到，六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　赤舄繡裳，消得道、斑斕衣好。儘龍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龍尾放班回早。』廖瑩中『木蘭花慢』云：『請諸君著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鯢漲雪，鴈徼迷烟。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睹階符瑞象，又扶紅日中天。　因懷下走奉櫜鞬，磨盾夜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鳧鷖太平世也，要東還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平地神仙。』陸景思『甘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掄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　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著，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趙從橐『陂塘柳』云：『指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覷。　琪花路，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瑤巵緩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雨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遣人知。　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繫足，虹玉腰圍。閒闊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蕪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名也。賈大喜，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

似道嘗於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殆所謂朝不謀夕者，寧復有經國之遠猷哉！

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遇一布裘道人，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似道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人，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終。』後果悉驗。

似道開閫日，有桃符一聯云：『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貔貅百萬兵。』人皆稱羨，一客獨笑曰：『若是則客居主位矣，何不曰「坐擁貔貅百萬兵，笑迎珠履三千客」？』賈大喜，厚贈之。其他若『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陽春齊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皆門客所諂獻也。

似道有異志，遇一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拆字者曰：『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不立。』似道默然，禮遣之，恐事泄，使人害諸途。

德祐元年正月，詔似道統軍行邊。先是，似道屢請出師，陰嗾臺臣留己，以爲師臣一出，顧襄未必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呂文煥遂以襄陽降元。似道言於帝曰：『臣始發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至是，上表出師，次魯港，元兵蔽江而下，夏貴、孫虎臣咸無闘志。阿朮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遽過其妾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宋師大亂，舳艫簸蕩，乍分乍合，溺死者不可勝數。似道倉惶召夏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卽解舟去。夜四鼓，似道擊鑼退師，諸軍皆潰，似道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堂吏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慢罵之。似道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已而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似道既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於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逮事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并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胸臆，不恤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剸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耕於野；推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嘗任閫之驅馳，不度戎事之緩急，戰功曠歲而不舉，兵事惕日而不修，纖悉於文法之搜求，闊略於邊政之急切，遂令飲馬，倏渡長江。迺者，抗表出師，請身戡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望以裴度之功，謂當纓冠而疾趨，何爲奉頭而鼠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披甲之謂何？乃聞聲而奔潰。孟子曰吾何畏彼，左氏云我不戍夫。社稷之勢綴旒，是誰之過？搢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姑示薄罰，俾爾奉祠。於戲，膺戎狄，懲荊舒，無復周公之望；放驩兜，殛伯鯀，尙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頃之，謫高州團練使。先是，似道嘗夢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故朝士鄭姓者，多摧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素見惜於似道，廷議遂以虎臣爲押送官。似道瀕行，置酒飲虎臣，言前夢，且祈哀庇，虎臣微笑而已。途中備加窘辱。及抵漳，似道泣曰：『夜夢不祥，離此恐無生理。』漳守趙分如者，似道門客也，宴虎臣，欲請似道偶坐，虎臣不許，似道亦固讓不敢當，口稱天使唯謹。分如察虎臣有殺似道意，挑之曰：『天使今日押團練至此，想無生理。曷令速殂，無受許多苦惱？』虎臣笑曰：『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惱，好死不死。』明日，促之行，離城五里，

小憩木綿庵，似道知不可免，乃服腦子，踞虎子欲絕。虎臣曰：『好教祇恁地死。』大撾數下而死。先是，吳履齋潛安置循州時，似道命知州劉宗申措摭其短，竟以毒死。至是，分如祭似道，爲之辭曰：『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懷，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矣。

似道既有謫命，適値生辰建醮，自撰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値垂弧之旦，豫陳易簀之詞。竊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違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身無所，惟冀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效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蹈霍光之赤族。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瘞骨於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門下已無廖、王諸客，蓋似道手筆也。

似道既敗，高臺曲池，日就荒落，有題詩於門壁者云：『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煇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吳人湯益詩云：『檀板輕敲月上花，過牆荊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曲池雨產在官蛙。木綿庵上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膂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者，錢唐鳳口里人，賈涉至鳳口，見而悅之，戲曰：『汝能從我乎？』婦曰：『有夫安得自由？待其歸，君自爲言。』夫歸，欣然寶與。嘉定癸巳，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縣宰陳履常者，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一妾。涉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涉妻幸其去，忻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于縣治，賈丞枝事他郡，歸詣于宰，方始知之，終不以入涉家。後去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嫁爲石匠妻。及似道鎮維揚，訪得其母，偕石匠來見；似道使石匠往江上興販，計沈之江，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四十年。咸淳十年，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太后已下，及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擠死數人。送葬者値水潦，不問貴賤，沒及腰膝，不得逡便，雖度宗山陵，無以加此。蓋自三月至七月，似道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汩汩，殆無虛日，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兵透渡，時人爲之語曰：『莊子所謂無用之用者，此嫗是也。嫗死，賈必敗，國必亡矣。』

廖瑩中羣玉，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臨淳化帖，書丹入石，皆逼眞；又刻小字帖十卷，所謂世綵堂小帖也。縮定武禊帖爲小字，刻之靈璧石，號玉枕蘭亭。又集全唐詩話、諸史要略、二禮節、左傳節、悅生堂隨鈔，梓刻精妙，未及印行，而國事變矣。似道褫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雨泣，五鼓方罷。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服冰腦一握，藥力未行，而業求速死，又命姬曰：『更進熱酒一杯。』再服冰腦數握，愛姬始覺之，急前奪救，已無及矣。持其妾而泣曰：『勿哭、勿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傾敗，得善死足矣。』言未畢，九竅流血而死。瑩中嘗爲園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莊、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嘗從似道禱雨天竺，鐫名飛來峯洞，至今猶存。

西湖遊覽志餘第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版蕩淒涼

宣和二年，方臘兵自富陽至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擒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出肺腸，或以熬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詔命童貫爲宣撫，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發兵十五萬討平之。

建炎元年八月，杭州軍亂。初，高宗之立也，遣勤王兵還諸道，杭兵纔三百，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東南，因謀爲變。會軍以糧衣不足，有怨言，夜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翼旦，執守臣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數夢得不給衣糧之罪，昂諭遣之，衆乃推通等七人爲首，釋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江南經制宣教郎鮑貽遜將福建槍杖手二千五百人來援，陳通等盡刺城中強壯爲軍，有衆數萬。事聞，詔賜黃榜招撫，軍民有能率衆歸降者，赦其罪，命以官資。九月，陳通等夜劫直祕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寨，所統蘇秀兵爲伍，後以金帛誘諸郡不逞，使據城相應，賊勢愈熾。頃之，周格戰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權提刑司事，將招陳通等降之，賊聞槍杖手屯秀州，憚其精勇，遂聽命。叔近以小隊數十人入城，與通等相見，置酒推腹心，使皆衎服，以待朝廷授官之命。城中稍定。丁卯，詔以御營使都統制王淵爲捉殺杭州盜賊使，仍賜金帛萬匹、兩爲軍費。十一月，詔鮑貽遜以福建槍杖手移屯江寧，給事中劉珏言：『杭寇猖獗數月，頗有窺據浙西之心，所以未敢大肆者，以槍杖手爲之捍蔽也，不可輒移，且令協同討賊，候錢唐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未晚也。』從之。十一月，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陳通等聞之，爲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祇受，通等皆喜。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召通等三百人立譙門外，先呼其首三十人立庭下，遂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爲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於門外，腰斬一百八十人，百姓相賀。俊取杭州甲妓張穠以去。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軍變故也。

建炎三年，金酋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度哉？』知餘杭令曾恩，知金兵至，與其丞徐中成率父老香花迎候，恩乃鞏之孫也。縣尉楊汝爲在徑山，請監寺爲統領，率強壯以禦賊，主僧梵仁從之。乙酉，宗弼犯臨安，錢唐令朱蹕率民兵邀敵款拒，使杭民得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賊，逆戰中傷，猶叱左右負己擊賊。浙西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爲金人，遣將湖州市拒敵，得二首，視之，知爲金人也，遂棄城遁，保赭山。時直顯謨閣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己丑，金人陷臨安。初，完顏宗弼既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招諭，儔與劉誨善，至是削髮左衽而來，二人執手而言，欷歔不能止，有倡言誨欲以城降者，軍民遂殺誨。是夕，城陷，朱蹕在天竺寺，亦遇害。後贈誨龍圖閣直學士。四年二月，金人自臨安退兵。初，完顏宗弼留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歸路，遂縱火城中，三日夜煙燄不絕，大掠金帛子女而去。

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妄女子詣闕，自稱柔福屵中潛歸。詔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舊宮事，彷彿能言之，但以足大爲疑。女子顰蹙曰：『金人聚逐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有故態耶？』高宗惻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縈。其時汪龍溪草制詞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于禁臠。』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屵中久矣。』始知其詐，付詔獄執之，乃女巫也，嘗遇宮婢，言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誅。前后錫賚四十七萬緡，籍入官。

德祐元年乙亥三月，元兵入常州，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太后命榜朝堂云：『孟軻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於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爲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誘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偸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面目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尙存，可令尙書省具見在朝臣、在京文武特、轉二官，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之意。』

汪立信者，徽州人，與賈似道書云：『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之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笑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相仍，而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欲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之。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billows不絕，聯絡應

援；選宗室親王，忠良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劇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兵大舉入寇，立信卒於高郵，伯顏得其上策，歎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有無名子詩云：『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銜璧小邦男。廟堂從諫眞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略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隣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己財以增郢兵者，反受譖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若斯之甚！吾已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沖，煢煢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境，宗社危急，不可寧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奕、爾文虎，皆受知先朝，嘗任嚴帥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爾三人在北，豈可遽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玆川手披，敷陳至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於師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通南北之休美，紓社稷之近憂，願爾爲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之靈，亦必降福於爾，故悉詔爾，想宜知悉。』呂文煥回書云：『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豈知末路之多艱？玆祈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今日之誠款。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矢在腰，繫死生於馬足。不但驅馳於西北，嘗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爾無厭之戎，指爲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激，飄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已扼吾咽喉，樊城翦屠，又已去吾羽翼。雖劉整首先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燕姦。孤城實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欲投鞭而斷流。兒眹如斯，先聲薦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倘冀廟堂之念我，急召隣郡以會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棄肌肉於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無救於前，倘效李陵之生，冀圖於後。國手敗局留著，豈比尋常之機？俗眼據圖視形，寧識驪黃之馬？是使忠良誤陷於夷狄，烏能絕意不念於鄉閭？知死也何補於生，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倘何言哉！今我皇上，寶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因違，永爲背畔？見今按兵不動，臥席不熟，撫此良辰，聿覩景命。且秦穆公之宥殺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忘忌怨。』書報，兵進如故。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賚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一詔曰：『敕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和議，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謦川，云：『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姦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

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軍取宋，諸郡望風敗降。世祖迺遣廉希賢、嚴忠範等詣宋議和，次建康，伯顏以壯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守臣張濡以爲北兵叩關，率兵掩襲，希賢等被害，世祖大怒，趣進攻之。二年丙子正月，伯顏次臯亭山，少帝遣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奉表以降。伯顏遣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比屋貼『好投拜』三字。二月六日，少帝率后妃以下，詣元營。是日，元軍駐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潮汐不至，伯顏遂以少帝等北去。先是，臨安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雁來過。』蓋伯顏之讖也。劉靜修白雁行云：『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雁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萬里江湖想瀟灑，佇看春水雁來還。』蓋寓言也。

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隄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鵑促歸期，鶯收佞舌，燕作留人語。遶闌紅藥，韶華留此孤主。眞箇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橋猶自歌舞。』又『祝英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驀驀甚情緒？稱柳嬌黃，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數。歎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

元至元十一年丙子二月，伯顏以宋謝、全兩后以下北去。有王昭儀者，名清惠，題『滿江紅』詞於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十二日夜，宋宮人陳氏、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縊死。朱氏遺四言

詩於袖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罹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世祖覽之，命斷其首，懸全后所。淸惠懇請爲女道士，號『冲華』。

王昭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歎曰：『惜也！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爲之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仙闕。王母懽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靑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靑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淸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卽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爲君婦不遲也，君奚怒爲？』主者喜諾，某氏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飮泣，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書巳，投大池中以死。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淸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爲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酒紿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飮，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飮矣。娼遂死，劉迺獨去。今日諸君得無效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墟。有金姓者，世爲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將，熟其爲人，憐之，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其言往，爲優戲云：『某寺有鐘，寺奴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大神，怖不敢登耳。」主僧亟往視之，神卽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卽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范文虎不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

至元丙子，三宮北行，行省倅三學生一百從行，責齋誠報名以足其數，知幾者悉逃匿免。州橋吳府二子，名棠孫、棐孫者，歲僅一至齋，爲齋誠所指，驅之去。出北關，諸生趦趄不行，被箠登舟，餒甚，拾河邊蚌蛤殼，手斛麥粥而啗之。道亡者多，身膏草野，至燕者僅十七八人。

汪元量，字大有，錢唐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元兵入城，賦詩云：『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鑾。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又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淸。』頃之，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淸惠、張瓊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淸惠詩云：『愁到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窗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蕭蕭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爲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釃酒城隅，鼓琴敍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之詩云：『客有黃金共壁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旣還錢唐，往來彭蠡間，風蹤雲影，倏無寧居，人莫測其去留之蹟，遂傳以爲仙也。人多畫像祀之，自號曰水雲子，士流多題詠其事。廼賢詩云：『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李吟山詩云：『靑雲貴戚玉麟兒，曾逐鑾車入紫闈。王母窗前窺面日，太眞膝上畫眉時。滄溟水闊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馬易之詩云：『三日錢唐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少帝之寓燕京也，凄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少帝作詩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少帝旣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忽見龍爪拏攫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爲周王，時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卽順帝也。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宴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書。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馬尾縫眼，夾兩馬

間，逮捕至大都。姨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榿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藁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事，豈由爾書生耶？』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時有無名子爲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尙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擎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胷，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緇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興化陳文龍志忠者，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恆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縶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得無爲太學土神乎？』果卒。

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爲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逕，松竹蕭然，頗訝前是未覩，行數步，新宅一所，靑衣立于門曰：『娘子待官人多時。』衆與俱入。主人延客，啜茶于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恍然曰：『娘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遽忘妾耶？』洪諦視良久，念姻戚間無有，而其貌絕類舊所狎妓，漫曰：『子非某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今乃不死，豈而家紿我乎？』婦人笑曰：『妾果死矣。』『死則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舊。臨別，謂洪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此爲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故跡不見矣。其甥黃宗仁，爲洪撰墓誌，不敢盡言，但云：公遇異人，告之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抱云。又有一官人到部，僦旅樓而居；後樓亦一官人，以妾自隨，前樓人聽其言語歌聲，宛然亡妾也。穴壁窺之，容貌舉止，亦無少異，心甚訝之。一日，俟其主出，推窗呼之，妾亦推窗而望，前樓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汝死久矣，何爲在此？』曰：『世間如我者甚多，但人自不識耳。』前樓人見國事日非，嘗有杞人之憂，因問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視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潮頭漸擊西興，浙江亭遂爲沙漲之地，豈其定數固不可更耶？

李太尉者，故宋巨璫，國亡爲道士，號梅溪，能言故內事。嘗過葫蘆井，揮涕曰：『先時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百金。」』又有金二提舉者，其內人故宋內史官也。兩鬢俱禿，蓋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其言宋時，每日輪內史官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暮付史館。內史官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觀此二事，可以見宋朝家法之嚴矣。

元時有傳按察者，嘗作『綠頭鴨』一詞悼宋云：『靜中看，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盤。下樊襄，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彫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閒。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又有越僧作錢唐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溼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尋龍葬去，楊花飛徹鳳樓空。倚筇曾向高峯望，山掩江城霧氣籠。』瞿宗吉宋故宮歎云：『金輪夜半北方起，炎精未墜光先死，靑衣去作行酒人，泥馬來爲失鄉鬼。江頭宮殿列崢嶸，湖上笙歌樂燕安，魚羹自從五嫂乞，殘酒卻笑儒生酸。格天閣上燒銀燭，申王計就蘄王逐，累世內禪諱言兵，中興之功罪難贖。開邊釁動終倒戈，師臣函首去求和，木綿庵下新鬼哭，誤國重逢賈八哥。琉璃作花禁珠翠，上馬裙輕淚妝媚，朔風吹塵笳鼓鳴，天目山崩海潮避。興亡往事與誰論？亭亭白塔鎭愁魂，惟有棲霞嶺頭樹，至今人說岳王墳。』

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母。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眞伽，怙寵橫行，窮驕酷欲，淫毒莫可名狀。十二月十二日，率其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攫珠襦玉匣，焚其胔，棄骨草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奈何？』珏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櫃，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瘞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牛馬枯骼，築一白塔壓之，名曰『鎭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元，珏出觀燈歸，忽坐殀，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吏來告曰：「王召君。」』導

我往謁。有冠旒坐殿上者，數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骼，其有以報。」珏乃陞陛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自是總浮屠敗以死，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未幾，越有袁治中爲子求師，有以珏薦者，一見，館致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因奇珏之節，而又奇珏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眞義士也。』珏后獲三丈夫子，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珏葬骨後，又於宋長朝殿掘冬青樹，植所函土堆上，作『冬青樹行』二首云，『馬箠問髑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尙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云：『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云：『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凫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天台陶九成曰：『唐義士傳，雲溪羅有開所撰也，讀之掩卷泣下，嗚呼，何忍言哉！』皇慶初，遂昌鄭德又書林義士事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爲丐者，背竹籮，持竹夾，遇物夾投籮中。又鑄銀作兩許小牌，繫腰間，取賂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于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云：「一抔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云：「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云：「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奉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德陽于宋長朝殿掘冬青一株，植于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云：「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淸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云：「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五詩與唐傳語微不同，書中有『雙匣』字，則收兩陵骨，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誤竄入傳中？但云：『移宋常朝殿冬青植函土上。』竊意會稽去杭，隔一水，或者可致。若東嘉相望千餘里，豈容易持去不枯，活也？則又疑是唐義士詩，豈唐起謀時，林已先得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他骨耶？周密癸辛雜識又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楊髡發陵事，起于天長寺僧聞，成于演福寺僧澤，蓋天長乃魏獻靖王功德院，聞欲媚楊髡，遂獻寺發冢，得金玉，以此起發陵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陵地，楊髡遂部衆發陵。先啓寧宗、度宗、理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白氣亙天。理宗之屍如生，或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屍樹間三日，竟失其首。中官陵使羅銑買棺收斂，大慟垂絕。是夜，聞西山皆有哭聲。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陵止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枚而已，蓋梓宮、金虜僞爲之，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反也。高陵骨髮盡化，孝陵止頂骨小片，昔聞得道之士，蛻骨而仙，未聞幷骨化去者。光、寧與諸后儼如生，羅陵使復斂之。陵中金錢以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髡棄不取，往往爲村氓所得。一氓得孟后髻髮，長六尺餘，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庋置一堂中，奉事之，自是家道寖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卽死；氓恐，乃以髻髮歸瘞中。方移理宗屍，澤以足蹴其首，隨覺奇痛一點起足心，遂苦足疾，爛墮兩股而死。聞倚楊髡勢，奪鄉人田，讎家毆之死。愷與楊髡分贓，覺死。據此，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戊寅歲爲至元初，法制未定，諸髡或得橫行。若乙酉歲，相去又八年，天下大定，疑無此舉。但云：『高陵骨髮盡化，孝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何骨？林義士所收又何骨也？

華亭彭瑋曰：元世祖三十一年甲申，丞相桑哥以江南總浮屠楊璉眞伽，表裏爲姦，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泄旺氣。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遂發諸陵，取金玉，又哀諸帝后遺骼，建白塔于臨安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未幾，髡胡事敗，飲器亦籍于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玉潛、林景熙收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爲識，過寒食則密祭之。玉潛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生子珙，爲名儒，羅雲溪傳其事。謝翺爲託廋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雜龍髓。恆星晝夜隕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愼勿疑，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寅甲木也。』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曆，當時引陶弘景『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或問宋國祚于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聞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曰：『大元之後有庚申。』順帝庚申生，幾六庚耳。皇明洪武元年正月，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卽北平索飲器于西僧汝納鑒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六月庚辰，上覽瀏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之舊穴云。

元章祖程謂：楊總統發陵時，以理宗髗骨投湖中，林景熙賻漁者網取之，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越山之北。又厓山志云：『元人發陵，以骨投水，政和人余則亮網得理宗髗骨而葬焉。』按輟耕錄所載唐、林收骨事，無投湖網得之談。則亮又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理宗髗骨，既云已葬越山，則國初所歸，又何物也？續綱目據唐玉潛傳，謂發陵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癸辛雜識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則與癸辛所識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九月建塔，最爲脗合。周密宋末人，其所志當爲實錄。若續編二十一年發陵，明年九月始建塔，則暴骨當一年。唐傳十五年發陵，越七日築塔，則與續編建塔歲月違悖八年。未知何者爲可據也。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福清陳公仕賢，擊楊璉眞伽等三髡像于飛來峯，梟之靈隱山下。田汝成爲之記曰：『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眞伽、閩僧聞、剡僧澤像也。蓋其生時，刻畫諸佛像於石壁，而以己像雜之，到今三百年，莫爲掊擊。至是，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爲遺惡跡以穢我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㦤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尙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間，眞慘心奇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魄垢辱，徹于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寖削寖微，覆宗海澨，又不憖借一抔，以蓋藏題湊，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孽孤，竊神器，冥報宜然。嗟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興，不可禦也。假令天不佑宋，藝祖能冒昧纂取之乎？如以冥報論，則今古姦雄，以竊窺濟事者，或不嬰梟暴之禍，又將何說以通之？然則趙氏遭厄，豈其天乎？胡運方張，中華祚歇，殺機橫發，敹毒兩間，卽沈淪黃壤，猶不免衂？不然，胡爲乎荼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留玷兹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顱骨，韜匿穹廬，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事上聞者，迺今竟誅滅于陳侯。宜皇祖之德意，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腐，良足快矣。昔中居迪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紀之，以爲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修哉！春秋之法，翦絕亂賊，雖死曰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有宋不競，閾存海陬，胡爲梟憝，犯彼靈邱。株逐橫分，猶有餘讟，孰以戲容，瀆我峻巘。陳侯殛之，義憤所宜，人懽神怒，倏焉僨竭。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駭魅。烈烈陳侯，爲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于禮。陳侯烈烈，秉德靖共，旌善癉惡，教民作忠。澤及枯骴，受天百祿，報爾宿讎，宜爾遐福。黎氓述頌，我用是侑，名誅三賊，竊取春秋。」』

宋之南渡，建都于杭州者一百五十年。其初興也，始于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于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字，覺與得國時符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相類如此。

至正十二年壬辰秋，蘄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城。僞將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衆。浙省參政樊執敬死于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沈于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名于籍，府庫金帛，悉輦以去。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剋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撒省印來會，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僞職者范縣尹等斬之。里豪施遵禮、顧八爲迎敵官軍剮于市，家產沒縣官。明慶、妙行二寺僧人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敍，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墮，刑賞失宜，欲天下燕安，不可復得矣。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胡仲彬者，杭城勾闌中演說野史者也，時登省官之門，因得夤緣注授巡檢。至正四年七月，招募無籍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爲號，將遂作亂，爲其叔告，捕斬之。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尙以妖術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剋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鬧潮，不鬧是其變矣。

至正十六年二月，紅巾陷平江，江浙行省丞相塔失帖木兒大懼，召楊完者以兵來守杭州。楊完者，武岡綏寧之赤水人，初，羣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闘擊，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旁緣中國，不復可控制。略上江，順流而下，抵儀眞，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是，應召來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塡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卽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猺、答剌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腰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毡毯，狀絕類犬。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尙首功賚，抄掠曰『檢刮』，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者、幼者，若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少者曰『頳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黠而皙者畜爲婦，曰『夫娘』，一語不合，卽剸以刃。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淫刑以逞，雖陽尊事丞相，而生殺

予奪，恣意行之，丞相僅得署成案而已。築熬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以為郿塢計。川法刻深，任勢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李伯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同僉呂珍等，皆先寇淮旅而降順者，各有精兵，丞相與之合謀，以其衆攻完者。完者懼，遣吏致牲酒于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拼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而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縊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在宮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故數其罪者，以此居首。文炳解衣褁屍瘞之。

杭民尙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爲事，不習女工，日用飲膳，惟尙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啗，又恐貽笑鄰里而止。至正十九年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米價湧貴，一斗直一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餅擣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羣，行乞于市，雖姿色豔麗而衣衫齊楚，不暇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者，亦可憐矣。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湊集，聊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歟？

至正二十一年，張仲舉爲承旨，在都下，寄浙江周參政伯琦詩云：『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觀是詩，時事可知矣。

劉伯溫悲杭城歌：『觀音渡口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被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憶昔江頭十五州，錢唐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豔舞清歌樂終日。割臚進酒皆俊郎，呵叱閉人氣驕逸，一朝奔迸各西東，玉斝金杯散蓬蓽。淸都太微天聽高，虎略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慘蕭瑟，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元時有梁棟者，登鎮海樓，聞角聲，賦絕句云：『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東南第一州。』

元之將亂也，上下以墨爲政。時廉訪司官分巡州縣，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贓汚狼籍，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幷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鑼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元時官吏，貪酷害民，天下皆然，而蘇杭尤甚。豪強則肆爲兼幷，侵侮畸零。時有靈隱寺富僧，舉貲予人，而人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于縣，負者患之，乃行賂于譯吏。頃之，逵僧花赤譯辭狀詞，顧問吏曰：『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告乞坐化。』逵僧花赤曰：『善哉！善哉！』判狀如所請，僧覺不知也，意以爲准行矣。趨出縣門，則衆負者扶翼登輿，以旛幢迎出錢唐門外，積柴數丈，擁縛于上，縱火焚之。刑政如此，安得不亂？

西湖遊覽志餘第七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賢達高風

張詠，濮州鄄城人。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剛方自任，以嚴猛爲治。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婦翁臨終，此子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付子，餘分與婿。』詠以酒酹地曰：『而翁，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儻以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分給子，三分給婿，皆服其斷，拜泣而去。四年，州民詣闕獻士星圖一，銀百兩，乞留知州，詔仍還其銀，而獎諭詠，竟以代還。

李及，字知幾，乾興元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杭州。於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使過杭，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公不加禮待，雖不期禍，獨不畏爲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閒郡自處，乃居杭繁劇地？』僚佐走語之，及笑曰：『及老矣，誠願得閒郡自逸。』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善。惡杭俗輕靡，不事遊宴。一日，微雪，遽出郊；衆謂命賓朋爲高會，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市物，滿去，惟白樂天集一部，既而悔曰：『惟此愧心耳。』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細民聞抃寬大，多騈聚爲盜，抃捕獲其情重者，黥配他州，法禁嚴肅，盜遂遁去，境內以清。嘗題郡中清風閣詩云：『庭有松蘿砌有苔，退公聊此遠塵埃。潮音隱隱海門至，泉勢潺潺石縫來。夜榻衾裯仙夢覺，曉窗燈火佛書開，休官不久輕舟去，喜過嚴陵舊釣臺。』蓋公琴鶴之操，所在如一也。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屢立戰功，追封蘄王。紹興中，秦檜當國，世忠以和議不合，懇疏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驢周游湖山，纔以童史四五人自隨，混蹟漁樵，號清涼居士。好事者遂繪爲『韓王湖上騎驢圖』，元吳萊題詩云：『秋風泗水沈周鼎，淚溼吳人荊棘冷，黃河北岸旌節回，信誓如城打不開。沿邊撤備無人守，蟣蝨塵埃生甲冑，散盡千兵只童騎，餐來斗米空壺酒。西湖楊柳烟波寒，照見從前刀劍瘢，宮中孰與論頗牧，塞上寧知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爲公起。勸人莫問故將軍，自是清涼一居士。』方萬里爲王孫亦顏題『韓王湖上騎驢圖』歌云：『取日虞淵戰臨平，鼓起金山塵伏兵，既不畫此背嵬軍陣形，國容貂蟬佩蔥珩，軍容金甲馬朱纓。又不畫此生而眞儀刑，昔王不肯專樞庭，清涼居士以自名。散道萬騎還屯營，獨控長耳遊林坰。林間坐石樵叟爭，不無醉尉呵夜行，孰識朱門抗旄旌？王孫妙手萬事輕，欲蹈箕穎遺浮榮。龔侯淡墨勝丹青，作此灞橋風雪征。龍變不測人中英，謫觀豈是寒書生。丈夫出處吾能評，不可長劍卽短檠，得時用世身名亨，否哉履道幽人貞。亦顏用意何崢嶸！大司馬侃孫淵明。』

韓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杜門謝卻酬酢，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尙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飛至孝，及爲大將，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高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中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置寨于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餱糧，潛爲策應。未幾，飛兵還，卽入教場，呼親將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士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立命

責短狀，將大懼，哀祈吐實，謂：『此非某所爲，夫人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紹興和議初成，金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㒟銜命道荆襄，過南鄧，飛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士㒟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帥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親兵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蓋士㒟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士㒟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士㒟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爲黨，遂罷宗司與祠云。

岳墳詩集無慮千首，絶倡者亦少，擇其佳者，已收前志矣。趙子昂有『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支韻難和，徐孟岳和：『飲馬徒聞壓鞏洛，洗兵無復望條支。』高則誠和：『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千里竟分支。』近閱壁間，有和：『山前有客祠彭越，塞上無人斬郅支。』亦頗奇穩。鳳皇山故宮詩，楊廉夫倡兜字，蓋元建佛寺，西僧皆戴紅兜也。瞿士衡和云：『歌舞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春玉几雕奮靜，行酒青衣罽帳愁。卷士自隨從聖父，滔天誰復放鴟兜！臺空老樹寒鴉集，落日滄波江上秋。』廉夫深賞之。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伯顏次師皐亭山，少帝率三宮庶僚、三學諸生皆北行，應鑣與其子鄉貢士曰琦、曰崧、女元娘，誓不從。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殽，祀飛祠曰：『天不佑宋，社稷爲墟，應鑣以死報國，誓不與諸生降虜。有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作詩云：『二男并一女，隨我上梯雲。』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俟其酣醉，乃率子女入經德齋，登梯雲樓，積諸房書册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不醉，聞火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鑣父子儼坐如塑，驚報諸僕，壞壁撲滅之，鑣不得死，與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翼日，得其尸於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爲具棺殮，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于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均，率儒生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廣嚴院側，諡『正節先生』。皇明正德間，御史高胤、參政梁材請于朝，爲建祠，賜號忠節。

樊執敬，字時中，鄆州人。至正十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徽饒寇自昱嶺犯杭，執敬上馬，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又逐之，射死三人。賊來愈盛，塡咽街巷，且縱火，官兵皆潰，賊呼執敬使降，執敬叱之曰：『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奮刀斫賊，中槍而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嘗作觀潮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

劉基，字伯溫，括蒼人。元時，爲浙江行省都事。時方谷珍亂海上，省議主招撫，伯溫主攻討，谷珍行賂于朝，卒從省議，逮伯溫於法。僑寓杭城，蓋至正癸巳歲也。作詩云：『春陽動萬物，衆草皆已抽，嚶鳴亦和悅，我何獨懷憂？鯨鯢未菹醢，豺狼滿山邱，鳳皇竄荆棘，烏鳶自相求。浮雲蔽蒼穹，天路阻且脩，風沙日暮起，鎩羽安所投？悲來但中懷，涕泣縱橫流。江城陰氣凝，積雨春淒涼，出門何所見？但見瓦礫場。新廬各有主，店舍亦已張。市人半荷戈，使客盡戎裝。回首嬉遊地，慘淡寒烟黃。悵焉念所思，惻隱心中傷。徘徊西湖上，愴怳有所思，所思不可見，涕淚下霑衣。死生一瞬息，逝者安可追！狠瞫信君子，李陵非男兒，鍛鐵當用椎，析薪當用斧，扳蓼而植茶，去辛還得苦。峨峨九陽門，衛以豹與虎，微微螻蟻忱，鬱鬱不得吐。』

劉伯溫，元末亡命吳中。一日，與客飲西湖，會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中，魯道原、宇文公諒以爲慶雲也，將分韻賦詩。伯溫候望良久，曰：『此天子氣也，淮、楚之分，十年後有眞主出，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座客大駭以爲狂，且曰：『是累我，族滅我。』悉逃去。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狂醉而罷。

方希直孝孺之從學于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從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數年，景濂斃，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南屏對雪圖』，索詩于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跡，遂題詩云：『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絶，恍疑江水潮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談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盪摩，碧海瑤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柏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屏舊遊跡。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筆俱絶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眞。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蓋其時景濂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海上來迓，邂逅于南屏，師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羅山石室』，乃景濂公精舍也。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厚直，聲稱籍甚，爲兵部尚書方賓所譖，下錦衣獄，以冤死，仁廟每悼惜之。新在浙，異政甚多。一日，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所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耶？』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發姦摘伏類如此。激勵僚屬，貪競愧沮。時有葉宗行者，雲間人，知錢唐，有廉操，新特重之，比卒，新爲文，手書以祭之，蓋將以風部吏也。新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之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

誹云。

王良,字文信,河南開封人,洪武末浙江按察使。廉潔明峻,嘗以忠義自許,每晨詣本司岳廟,焚香矢心,蓋慕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將有變,預蓄草柴,堆積室內。靖難師起,良語其妻曰:『吾平生以忠義許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見義勇為,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既為忠臣,妾豈不能為義婦乎?唯此數歲兒,祀不可絕;婢某,聰慧至誠,必能撫養。某僉事夫人與我最厚,當齎我簪珥與此婢,投匿僉事衙,若得撫養成人,庶不絕嗣。』良然之,遣婢去,乃闔門索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死矣。良具衣冠,舉火,端坐而歿。正德年間,按察使梁材立祠于本司之東,私謚曰忠節云。

許亨,永樂間以都督僉事鎮守浙江,二十餘年。有惠政,廉儉忠勤,諸司畏服。其卒也,哭聲振城市,雖婦女亦有奔送其喪者。山陰秦瑛挽之詩云:『太平無事展珠鈐,庭樹沈沈晝掩簾。門外日高閑劍戟,海濱風靜集魚鹽。累朝功業金甌重,一寸忠勤雪鬢添,忽報前營將星墜,哭聲中夜起閭閻。』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學教授。博雅通經,教法嚴整,為文有法度,士林服之。召入纂修元史,賜緋衣復任。尋為省臣撰上賀表,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太祖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蓋以生者僧也,光則祝髮之謂,則字近賊,罪坐不敬。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太祖因自為文,傳布天下。一夔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

軒輗,河南鹿邑人,正統間浙江按察使。清嚴整暇,公庭肅然,屏無僕妾,妻執井爨。嘗行下郡,至儀門,會僚屬,檢閱衣囊,歸亦如之。所至山岳皆搖,貪吏望風潛遁,著一青袍,無間寒暑,破則補綴,所食不過蔬食,或日啖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出俸米市肉一斤,家口衆者,甚不能堪,故舊會晤,止供一飯,或烹一雞,則人駭之以為盛饌,不易得也。自聞親喪,即日就道,僚屬有未知者。後陞都御史,總理糧儲,清聲愈勵。僚友設宴,或有肴卓,即拒不受。第以廉自矜,或乘酒詈人,士林以此少之。

陳復,福建懷安縣人。正統四年,為杭州知府。公正廉明,濟以簡靜。尋以憂去,民保留之,起復再任,竟卒於官。貧無以為斂,按察使鹿邑軒輗倡賻之,民爭來助,其子盡卻之,曰:『不忍黷貨以死其親也。』時布政使則徳與孫原貞,仁和知縣鳳翔許璞,而軒輗為監司之長,皆一時之選,璞不久亦卒于官。

楊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為嘉興知府,廉聲播遠近。十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聞之,皆翹首以須其來,繼宗至,不攜家眷,止帶老僕一人執爨。清直之聲,震動兩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門下多倚勢生事,自繼宗涖任,各斂手,杜門不敢輕出,貪猾官吏,多望風引去。然繼宗雖嫉邪,而愛惜人才,未嘗輕易害人,故人無智愚,咸仰其公正,而畏其威名。未幾,聞親喪,方坐廳理事,訃文忽至,即大哭解印,步出驛亭,老僕挾兩箬籠登舟,杭民老稚號泣,挽留不及,皇皇如失父母。既去十餘日,民相驚言公得奪情復任,懽呼載道,迎候者塡溢城門,月餘方已。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為浙江按察僉事,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鰣魚,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詔錦衣械治,百姓咸泣,哀動城市。汝節為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

王伯安守仁之既擒宸濠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遄發,至錢唐,凜凜焉不勝憂慄,作詩云:『盤巖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卻易成。』頃之,王師遣人追宸濠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寺,作詩云:『老屋深松覆古藤,編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裏鑪前對病僧。烟艇避人常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自多牽俗,欲似當年又不能。』又云:『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除是入山休。若為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又醉中書詩:『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鳥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西湖遊覽志餘第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賢達高風

許由，潁川陽城人。當唐虞時，隱武林山。稽留峯者，卽其遺蹟也。太平寰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號稽留。』史記伯夷傳序：『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箕山在河南嵩、少間，今昌化亦有箕山。

范平，字子安，錢唐人。研窮典墳，遍該百氏。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有異政。孫皓時，謝病還家。吳平，頻召不起。卒，詔謚文正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文學知名。泉子蔚，關內侯，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百餘，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幼亦知名。

褚陶，錢唐人。少不好弄，聰慧、淸閒、淡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張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仕晉，官至中尉。

褚伯玉，字元璩，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慾，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交往。齊時，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邱珍孫欲屈見之，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自非折節，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三焉。卻粒餐霞之士，不宜久羈，俟其返策，暫紆淸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索然爲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固要其來，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君欲見之，敬當申譬。』珍孫竟莫能致也。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杜京產，字景齊，錢唐人。少恬靜，絕意榮宦。會稽孔覬，淸剛有峻節，一見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交，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淨謙虛，通和敏達，博通子史，沈吟道奧，家業窮巖，採芝幽澗，麻衣藿食者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懽，薜蘿起忭。』不報。後以員外散騎侍郎召，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范述曾，字子元，錢唐人，初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高帝引述曾爲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師友，審罰多諫爭，號爲『周舍』，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爲永嘉太守，有惠政，去任之日，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持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

范元琰，字伯珪，錢唐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召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嚴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言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褚亮，錢唐人。少警敏，博記經史。陳後主召見，賦詩，江總諸人皆服其工。入唐，爲弘文館學士，官至散騎常侍，日見親倚，封陽翟縣侯，老於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卿已老，俛仰歲月，我勞如何。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卒，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初，太宗作文學館，以亮與杜如晦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亮贊之，號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褚遂良，字登善，亮子也。博涉文史，工隸楷。貞觀中，累遷起居郎侍書。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及見遂良，大奇之。帝方購羲、獻故帖，莫辨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帝將有事泰山，星孛，遂良諫曰：『此必天意有未合者。』帝悟而止。遷起居注。帝欲觀史，遂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否？』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雌而霸，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

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忠，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翼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徐復，字希顏，本莆田人，久遊吳中，因家杭州。精易，通流衍、卦氣之法，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律呂微妙之制。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宋綬、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所配年月日，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德。』問：『西方用兵如何？』復對：『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帝善其言，欲官之，固辭，留值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歸，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

林逋，字君復，錢唐人，少刻志學問，放浪江淮，歸隱西湖孤山。眞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善行草，爲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杭守王隨，每與倡和，李及、薛映，時往清談。畜二鶴，縱之雲霄，尋自入樊。時泛小舟，遊西湖諸僧寺，客至，童子放鶴爲候，逋棹舟歸。卒，葬舍傍。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嘗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知杭州，爲製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其臨終詩，納之壙中。

林和靖梅花詩，古今絕唱，然人但知疎影、暗香之妙，而不知他作亦更清逸也。其詩云：『吟懷長恨負芳時，爲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豔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聲調角中吹。』『小園烟景正淒迷，陣陣寒香壓麝臍。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畫工空向閑時看，詩客休徵故事題，慚愧黃鸝與蝴蝶，祇知春色在前溪。』

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者。其詩云：『道著權名便絕交，一峯春翠溼衡茅。莊生已憒鵷鳶嚇，揚子休譏蝘蜓嘲。瀹瀹藥泉來石竇，霏霏茶靄出松梢，琴僧近借南薰譜，且倂閑工子細抄。』『閑搭綸巾擁縹囊，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爲相雖無謂，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敲松子落琴牀，清猨幽鳥遙相叫，數筆湖山又夕陽。』其玩世之態，可想見矣。

和靖祠堂，舊在孤山故廬，後徙蘇堤三賢祠中，此蓋因子瞻詩語爲之也。詩云：『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此詩景慕和靖甚切，但祠堂修竹，亦不失體，而遽以吳人不好事病之，頗牽強矣。其後朱淑眞有弔林和靖詩云：『每逢清景夜歸時，月白風清易得詩，不識酌泉拈菊意，一庭寒翠鎖空祠。』蓋亦祖述東坡之遺意也。今孤山四賢堂，以和靖參配郡守，恐於儀度不倫，不若奉徐奭、丁翰、徐復三隱士以配和靖，而鄴侯、樂天、子瞻自爲一祠，庶隱顯各得耳。

葉略，字杲卿，錢唐人。生而穎拔，三試開府，率高等用。嘗試御前，恩授桂州司法。卒，贈太子中允。杲卿在桂，有吳謐爲象州武化令而死，其妻挈二女歸閩，至桂而妻又死，杲卿哀其無歸，娶爲二子婦焉。家故饒財，諸弟盡用之，而求異籍。杲卿喟然曰：『家事至此，緣吾祿不足以聚親族耳。汝曹何咎？』師事林逋。逋篇翰爲當時二絕，杲卿盡得其妙。天禧末，錢唐有巨石浮于江，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眞宗上仙，於是人服杲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爲奇書也。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少博經史，下逮百氏。宋咸淳中，監重慶府酒稅。至元初，以知者薦入翰林修撰，出爲揚州教授，遷建康錄事、台州寧海簿，所至輒有異政。以疾辭歸，寓武林城中。長孺爲人，光朗宏偉，明于心學，慨然以孟軻自許。其文章有金舂玉撞之音，海內購求無虛日，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丕變。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潤筆，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近官作墓銘耶！』是日，汲仲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汲仲卻愈堅。惟平生不苟取于人，故事凍餒有所不顧。汲仲送葬如恐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襪不暖，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年七十五，一夕，正衣冠，危坐而逝。所著有『石塘稿』五十卷。洪武初，祀于杭學鄉賢祠。楊仲弘贈汲仲詩云：『先生惟達道，久矣樂山林。致聘無雙璧，爲生過十金。身閒雲出岫，髮短霧登簪，遁世猶吾志，同盟欲自今。』

謝翺，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徙浦城。倜儻有大節，刻厲憤激，不混流俗，意所下顧，雖萬夫莫回。每慕屈平託興遠遊，因號晞髮子。宋亡，文天祥被執，翺悲不能禁，厥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

天涼風急，挾酒登之，設天祥主，跪酹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俱碎。其志益汗漫，浩不可禦，視世間無足當其意者，獨好佳山水，遇即恣遊，倦輒訪隱流方鳳、吳思齊輩，歌吟取適。至元甲午，來家西湖上，前代遺老，咸詫見翺晚也。其過故宮四絕句云：『複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樹著淩霄，野猿引子移來住，覆盡花間翡翠巢。』『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禾黍何人爲守閽，落花臺殿黯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鸚鵡言。』『紫冥樓閑燕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掛袈裟。』明年乙未歿，年四十七。臨歿，囑其家曰：『愼收吾骨，與韶卿、子善。』已而鳳與思齊果至，與方幼學葬之子陵臺南。初，翺以朋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鳳等復爲作許劍亭于墓右，其徒吳貴，祠翺月泉書院。

吾衍，字子行，仁和人。操行高潔，博覽墳典，工篆隸，諳音律，不求榮進，隱居教授。居一樓，坐學童樓下，遣高弟子遞授之。客至，童子輒止其登，使登乃登。與客笑談樓上，而樓下群童肅如也。元時，廉訪使徐琰聞衍名，訪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也！願明日走謁謝。』琰笑而去，明日竟不謝，人咸重之，稱爲『貞白先生』而不名。年四十未娶，宛邱趙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飢，女嘗事人，後夫知在子行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子行家，又以僞楮事覺，因言舍主人，子行固弗知也。邏卒捽子行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邏卒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爲？』即解縱遣還。子行大慚。明日，持玄纖、緇笠，詣仇仁近別，值晨出，因留一詩，有『西泠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于此矣。明日，有得遺稿于橋上者，衛大隱以六壬筮之，爲亥子丑順流之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子行學，哭之甚哀，葬其遺文于后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也。』乞銘於胡汲仲，爲之銘曰：『生弗潤，死弗辱，貞哉白。』凌雲翰悼之詩云：『布衣吾道士，舉世莫能偕，遽作騎鯨客，空遺夢蝶齋。陽冰書瘦硬，方朔語詼諧，墓碣名貞白，臨文每愴懷。』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爲吏，即知守廉，一錢不取，衣食一仰於家。宣德間，有詔求賢，總兵官陽武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馬副指揮，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尙奢靡，信裁制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仕歸，離治所，餞贐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金懇納，信復卻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杜瓊賦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氈，又卻吳民餽贐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淸節與人傳。』

于謙，字廷益，錢唐人。宣德元年，授監察御史，長身玉立，聲如洪鐘，每奏對，上爲傾聽。都御史顧佐最嚴峻，臺中少當意者，獨禮重謙。巡按江西，風裁赫著，還從上討獲漢庶人，命謙立數其罪，應旨而成，辭嚴義正，聽者改容，自是上屬意用謙矣。五年，河南、山西大災，廷議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往時，年三十三，而興利除害，勤中土俗，三省之民，歡若更生。然謙才大機疎，遇事又敢往，少瞻顧，人故以此忌之。九載秩滿，始進左侍郎。先是，河南官吏入朝，率細載香帕、蘑菇，以供交際，謙行，一無所持，作詩云：『手帕蘑菇與線香，不齎民用反爲殃，淸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其律己如此。正統間，與戶部王尙書議事有隙，遂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太監王振倖用事，嘗以他事銜謙，適嗾言者劾謙擅舉自代非，詔旨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吏民聞之，赴闕請留者千人，適命以少卿巡撫，前後在任者十八年。父彥昭卒，乞終制，不許，尋復召爲兵部右侍郎。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寇獨石，王振請上親征，敗績於土木，車駕北狩，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謙獨任部事，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于是廷臣論王振罪，請族夷之。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而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勸廷臣稍退，廷臣大憤，給事中王竑捽順首，與廷臣撲殺之。復索振所親信王、毛二內使，哭聲震闕，無復朝儀。諸大臣有驚避者，王亦疑懼，欲起還宮，謙上陛扶止之，且曰：『廷中無譁。』勸王出二內使，廷斃之。復言：『群情洶洶，皆忠憤所激，非殿下宣諭不止。』王乃諭廷臣曰：『王振罪當赤族，俟啓太后，行誅未晚。馬順罪當死，殺之勿論。』于是廷中稍寧。比退朝，過午刻矣。謙袍袂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尙書王直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太后知謙人望所屬，陞兵部尙書。頃之，郕王即位，尊上爲太上皇帝。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諸司束手取進止，謙隨事條劃，慮遠防微，動中肯綮，自是武備漸飭，人心稍安。是年十月，也先闖入紫荆關，烽燧甚急，侍講徐有貞懼言占象，倡議南遷，上下動搖，朝臣有挈家南奔者。謙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託于此，去此不守，將安所之？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上是謙言，守議遂定。時京通倉塲糧草甚富，謙令官軍預支三月，餘命縱火焚之。或言事重，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虜在目前，若必得報而行，適以資虜矣。』武淸伯石亨，時掌後府，言欲閉九門以避賊鋒，謙曰：『不可，如亨言，譬之窒鼠，是自斃也。』乃令亨營于城北，都督孫鏜營于城西，謙親督諸軍，而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等閉門城守，以示必死。頃之，也先突至，我軍堅不爲動，時上皇亦在虜營，我軍不敢浸加一矢，虜亦覘我嚴整，不敢輕軼。中官喜寧，胡種也，土木之難，降于也先，因爲嚮導，嗾也先邀大臣議和迎駕，且索金帛鉅萬計。謙一無所許，第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也先計沮，須臾，以鐵騎三千騎繞東

城，云攻南門。亨欲撤兵往備，謙曰：『無慮，此必趨通州也。』已而果趨通州，索糧無得，遂縱遊騎四掠幾甸，幾甸咸清野乘城，守約無敢浪戰者，虜計益沮。對壘七日，復以上皇宵遯。遲明，謙諜知上皇已遠，乃令諸軍舉砲擊虜殿營，虜亦旋以輕騎躡我，死傷略當。京師解嚴，論功，加謙少保，石亨進侯爵，餘陞賞有差。謙固辭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耳，何功之有！』景泰元年，也先數以送駕爲名，沿邊騷掠，旣知中國有備，難與爭衡，雖寧留上皇，又不足以邀厚賂，且與其君普花有隙，恐中國乘之，乃遣使入貢，言願送大駕還京。尚書王直卽率羣臣爲上疏言之，上頗不悅，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強朕爲之，今將置朕於何地？』謙對曰：『大位已定，誰敢異心？但欲遣使答禮，少紓邊患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于是禮部尚書胡濙言廷臣：『大駕將來，請會議迎復儀注。』都御史王文厲聲曰：『來，誰謂來耶？黠虜不索土地？卽索金帛耳，誰謂來耶？』謙曰：『不然，防變方略，謙當任之，來與不來，于儀注固無妨也。』衆論乃息。上乃遣禮部侍郎李實往見也先。也先大喜，遂奉上皇至宣府而還，九月十五日，上皇入京師，時邊事稍寧，謙益修安內攘外之計。初，也先犯京師，石亨以功非己出，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推謙功，請官一子，上許之，以其子冕爲府軍前衞副千戶。謙累疏懇辭，且曰：『臣縱爲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深銜之。亨嘗以指揮郭亨、杜山賣放民兵，受賄不舉，爲謙查白，劾曰：『亨蔽下售法，罔上孤恩，無人臣禮』。上乃切責亨，而郭亨等皆下獄，亨愈益愧恚。學士徐有貞，自以倡議南遷，爲謙斥阻，尋復求爲祭酒，上薄其人，不允，疑爲謙所毀，亦深銜之，遂與亨等比周，側目卑謙。謙自知柄用日久，恐履危機，累乞骸骨，不許，而廷臣忌功者亦間爲上言，宜少裁抑謙。上灼知謙忠潔無他腸，倚畀益切。太監興安亦謂廷臣曰：『近日諸君第媒孽于公，何不爲朝廷惜也！且諸君中，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國如于公者誰歟？』言者媿塞。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値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以逭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封識第中，時一往視而已。謙素苦疾喘，一日大作，上遣太監興安以醫來，醫云：『竹瀝可愈。』安爲上言，且述謙自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家所用，悉給自尙方云。七年正月，上不豫，謙與廷臣請復憲皇帝東宮，疏入，不報，約翼日而陳泣請。時廷議刺刺，各抱擇君之姦，而大學士王文及太監王誠等，謀立襄王之子，機事頗泄。有貞遂覩言于亨曰：『文、誠之謀，咸少保主之，其事若成，吾屬無死所矣。』亨遂與有貞定議，通太監曹吉祥、都督張輗、張軏，夜奪南內，奉迎上皇復位，改元天順。卽日械謙等下獄。給事中王鎮等承亨風旨，爲之廷勸，言：『臣等與謙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爲之廷鞫，竟無左證。徐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何必左證也。』維禎遂欣然署奏，曰：『謙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謀雖未成，罪亦當死。』王文發忿力辨，謙曰：『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遂誣服。奏上，上持之，有貞進曰：『若不置謙等于死，則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乃決，謙等俱就刑東市。謙笑曰：『景泰時，天下八十萬精兵，皆吾調發，不于此時反，乃今一莛秀才反耶？』是日，陰霾四塞，朝野冤之，爲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嗛？』吉祥麾下達官朵耳者，枕謙尸而哭之，酹以壺漿，吉祥撻之。明日，復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逵收其尸瘞之。亨爲上言，籍沒謙家，自上賜物外，無他儲，妻子安置口外。未幾，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賂敗，上御便殿，以所籍財物陳大內廡下，召亨等入視，變色曰：『景泰間，于謙任久且專，歿無餘物，何汝言未幾得賄無算耶？』亨俛首久之。越數日，上擊毬內苑，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侍，石亨、張輗、張軏自外來，上遙見亨等，連以毬杖戳地曰：『好個于謙。』如此者數聲。亨等皆流汗浹背。朱永出，語人曰：『觀今日上意，石總兵豬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羣臣廷議未定，吳瑾進曰：『于謙若在，邊患何憂！』上爲之默然。初，謙遇害，太后歎悼，謂上曰：『于謙於國甚有功，何忍至此？』上益悟其冤。二年，徐有貞以罪遠竄。三年，石亨、曹吉祥等謀反伏誅。八年，憲皇帝卽位，詔釋謙家屬戍邊者，家產悉還之，遣行人馬暟祭謙墓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聞者莫不稱快云。弘治元年，詔曰：『少保于謙，有社稷功，可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墓所，曰「旌功」，有司春秋致祭。』而河南父老，亦詣闕伏訴少保巡撫時功德，願立祠如杭祠，不報，乃歸卽公舊廨祀公，伏臘忌歲，咸致奠也。謙子冕，仕至應天府尹。子孫世襲副千戶。

予外王父潘翁，嘗以掾史給事少保公也。翁云：『景泰間，北伐南征，軍務旁午，公常一日而平章者數端，皆凜凜關國休戚。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灑何地？」聆於斯言，亦良苦矣。』又云：『少保公敏達綸敎，不以機械疑人，總兵石亨、楊俊、郭登、范廣、衞穎、王禎、張軏、任禮、楊洪、毛忠、顧興祖，皆頡頏倖桀，一不稱旨，卽請勅切責，或曰明正典刑。王來以公薦，起參政至都御史，守貴州，一爲李匡所糾，卽請罷斥，雖景皇帝寬宏不問，而包藏反噬者衆矣。』又云：『少保公當國時，往往宿朝房，不歸私第。屬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頃之，南內出矣。少保公神色不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得旨

被逮。』又云：『少保公之旣殺也，其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廟臨視，見少保公于火光中，隱隱閃閃也。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少保公曰：「吾已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又云：『少保公家屬自戍所宥還也，養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徙倚東市，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盧永，天順初，亦以姦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所。』嘻！事亦奇矣。將無少保之忠，天固閔之，猶得廟貌人間哉！

于肅愍公，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煨燼之餘，往往膾炙人口，如：『剩喜門庭無賀客，絕勝廚傳有懸魚。』『謝客只容風入戶，捲簾時放燕歸梁。』『亦知厚祿堪司馬，且守清風學太常。』『蕭澀行囊君莫笑，獨留長劍倚青天。』『金鞍玉勒尋芳者，肯信吾廬別有春。』即此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操。如：『香藕雕盤龍睡鴨，燈煇青瑣散棲鴉。』『風穿珠牖銀燈暗，月轉高城玉漏遲。』『岸幘恥爲寒士語，調羹不用腐儒酸。』即此可以知其經略閎典之才。如：『天外冥鴻何縹緲，雪中孤鶴太清癯。』『醉來揮地臥花影，閑處倚牕看藥方。』『泗水西風吹鶴髮，嚴灘孤月照羊裘。』即此可以知閑雅恬淡之思。其他忠直之氣，獎與古今，如詠蘇武，則曰：『富貴儻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送人致仕，則曰：『解組還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題十八學士圖，則曰：『都將治世安民策，散作裁冰翦雪詞。』喜高僉憲病起，則曰：『一團清氣難隨俗，百甕黃虀足養廉。』此皆直寫胸襟，不當以風雲月露比擬也。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黑面峨顏，電眸獅鼻，見者咤之。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巡按御史檄計借銀百兩，世寧曰：『彭侍郎以災傷，故減半，吾不敢盈取。』竟卻其半。舉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廉明有聞。一日，患劇疾，召醫視之，曰：『還有神光。』世寧力疾賦詩，有『萬死神光還自在，再生事業敢能爲』之句。世寧雖執法，然持論常正大。時有鄭分巡者，勇於革弊，州縣官被訟者，皆得罪去。世寧曰：『某知明公爲民禁貪之心甚切，然亦須使民畏官，今官皆畏民，恐非治體也。』聞者韙之。陞南京刑部郎中，廣西太平知府，以憂歸。服闋，赴選，至滄州，值流賊，入城避之，閽門者曰：『州有糧乎？』曰：『有。』『有水乎？』曰：『有。』『有薪乎？』曰：『苦無薪。』世寧曰：『比屋皆薪也。』即見知州張琦，勸其急修城守。琦曰：『馬總制惡修城。』世寧曰：『總制失職耳，縱賊入城，則殃民誤國。』琦從之，世寧苦乏兵器，適浙江有都軍器舟至，世寧曰：『天幸也。』請州納之。次日，賊至，攻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登陣拒守，授以甲仗，軍容甚盛，賊見氣阻。適龔慶指揮孫巘寓城中，率其徒持弓弩，從埤堄射賊，無不死者，賊乃退。改除寶慶府，陞江西副使。値王浩八、凌十一等爲亂，王師久駐無功，世寧與參將桂勇書曰：『江西之賊，無歲無之，僕以爲旣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稍有犯法者，令其黨執之，重懲不恕，不過數月而事定矣。其如上下異議，招之旣定，則又欲誣罪以殺之，殺之不得，則又欲曲法以招之，禍患何時已耶？蓋軍務賊情，人本難測，故十里之間，傳聞各異，一日之內，機變頓殊。故料敵情者，多以爲少，少以爲多。司軍務者，功以爲罪，罪以爲功。聽人言者，眞以爲僞，僞以爲眞。滑滑棼棼，莫之能辨。士夫稍懷廉恥者，則又以矜己抑人爲愧，而終身受罪，莫之能辨，其亦可慨也已。』時寧庶人反形已著，人莫敢言，世寧憤激，上疏言：『南昌府城延燒萬室，基地所便，悉歸王府，債負所責，逼及閭閻，三司官多受鈐束，聞刑吏舉奉成案。近者，買辦行於外府，騷擾偏於窮鄉，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寧王自因劉瑾得衞兵以來，威勢日盛，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乞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大臣，兼提督巡撫，假以重權，得便宜行事。久困窮民，宜妙選循良，曲加安集。更乞戒諭寧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率由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戢下人，恪守禁例，申勅鎮巡以下，凡遇王府委事，必須奏准方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庶人聞之，大怒，行賂於朝，而誣奏妄言離間。掌院石玠者，覺撥世寧疏中語，以爲『自非聖朝素崇親睦，寧王世守忠貞，寧不遂致離間？王奏甚有不安於心者，實由世寧激之，不爲無罪，乞差官勘究。』上令巡按御史逮世寧來京鞫之。初，世寧旣上疏，得報擢福建按察使，乃去任，抵家。庶人使健卒百數人，分道索世寧不得，乃奏『聞風遁回』，激上怒，命官校逮世寧。庶人旣得旨，益令健卒至浙，必繫世寧江西困辱，以俟官校。世寧曰：『吾至江西，死且不白。』乃間道歸命京師，下詔獄，囚繫一年，廷臣申救，謫戍遼東。寧庶人敗，起爲四川巡撫，遷兵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席書纂輯大禮書成，亦陞世寧俸級。世寧辭，以爲國家常賦有限，經費無窮，正德年間，冒功濫賞，天下大壞，皇上痛革此弊，天下始安，今未五年，冒濫漸開，然皆武臣軍匠也。臣佐兵部，義當執奏，不意文職冒賞，乃自臣始。臣聞太倉積銀，不及富勢一家之蓄，天下空虛，貧軍乏糧，往歲大同、甘肅軍變，皆由於此，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撙節，以裕國儲，贍軍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如臣陞俸一級，每月多支米一十三石，可養窮邊戰士一十三人，一年則多支一百五十六石，所謂不通長算者是也。』尋陞左都御史，改兵部尚書。世寧上疏曰：『六卿之職，吏部爲重，戶部爲難，而兵部則兼重且難，其用人峙糧，又責二部。今天下生民困苦，盜賊繁興，邊境空虛，夷狄難制，在西北則米價極貴，軍

士飢疲，戎虜雜遝，姦謀叵測，內變方憂，議者乃欲出境千里，圖復哈密，此甘肅之危日甚，孰敢為陛下言者？在西南則松潘南路久絕，東路僅通，每歲糧運，石費數金，戍卒生還，十唯三四，今聞歲歉，粒米難致，此蜀川之危日甚，孰敢為陛下言者？其尤可慮者，萬一中原、西蜀，民窮盜起，撫勦乏人，糗糧無備，所係安危甚大，此聖祖垂訓，切以為憂。輔臣楊一清奏，欲臣等各舉濟險應變之才，折衝禦侮之略者，以需緩急，迄無一薦者。蓋此匪徒取其才力勝任，而又必其忠誠為國，卽有其人，又恐羣臣興讒，大臣信謗，此所以再生顧忌，莫敢明揚。其他土夷之變，邊境之虞，驕卒之悍，皆巡撫不得久任專制，故皆推託不理。雖有一二任事者，奏上該曾，亦不與議決，故今內外大小臣，皆以持循保守為賢，而坐視養亂，有一忠力幹濟者，身家不免矣。此將盡驅天下之人，闔然無忠義之氣，一朝有事，非細故也。今以自來兵部尙書言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賓，曰于謙，耳目所及，曰劉大夏，曰彭澤，忠誠為國者僅此，而皆不得保全。其得保全者，皆依阿蒙蔽，坐視養亂者也。臣性愚昧偏滯，不能遷改隨時，故常自誓，以為可殺而不可使滅有功，可殺而不可使縱有罪，至於依阿誤國，而蒙蔽欺君之事不能為。此臣才性不堪如此，不敢貪位以誤陛下也。』再辭，不允，乃就職。未幾，引疾歸，卒於家。贈少保，諡端敏。

張珍，後更張翽，字羽翽，仁和人。生而穎異，博涉經史，精推步占候。宣德間，潘中丞蕃將往南粵視師，雅聞翽有兵略，除室自迎之，翽感知己，強與行。一日，坐帳中，見片雲隱隱起離、震間，謂潘曰：『事濟矣。有頃，烈風南來，此捷音也。』已而果然。會潘欲疏薦翽，翽曰：『所以共事行間者，報知己也，豈慕名爵來耶？』竟逃去，易名晦跡，以終其身。嘗賦詩云：『有意欲營千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煙。』蓋其志也。年八十有二，無疾終，子孫奕葉，多以文學政事表見當世云。（此則嘉靖本原無，當係後來增入，附刊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餘第九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賢達高風

丁蘭，故居在艮山門外三十六里，名丁橋。蘭事母至孝，母死，刻木爲像，事之如生。有丁母冢，在桐扣山之東。

蔡汝揆，居艮山門外太平鄉葬林里。父霖，爲朝奉大夫，通判瑞州。庶母沈氏卒，汝揆尙幼，父霖用浮屠法火之。汝揆以父廕入仕，每傷無松楸之地，言輒涕泣，乃刻木爲母像，具衣衾棺槨葬之，更置贍墳田，創庵，命僧守之，鄉人呼爲『木娘墓』。

孝女馮氏，錢唐人，唐穆宗時女。少孤，無兄弟，母女相依。及長，養母不嫁。母多病且危，思肉食，女割股以進。後母死，哀毀骨立，既葬，廬于墓下，日夕悲號，茹蔬，刺血寫經，捨宅爲寺，求薦拔母。長慶三年，事聞，詔賜粟帛，賜寺額曰『報恩』，名其鄉曰『孝女』。甯鄉有孝女墓，在寺後古城頭。

朱氏，杭州人，元黃仲起妻。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兵寇杭，驅掠，欲犯之，朱與女皆自縊。繼而娶馮氏與仲起弟婦蔡氏、乳母湯氏，亦皆自殺，一門五烈，古今罕有也。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官他郡，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以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蔽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所利者財，豈利殺人哉？家之寶貨，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卽解主婦縛，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物置堂上，寇爭取之。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乃自殺。

李氏，登州黃縣人，鄒確母。性貞慧而知禮，足跡未嘗出戶限。其良曰世閒，用門功任管軍百戶，戍居錢唐。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邦人士女，競事游衍爲樂。子確與其昆弟謀曰：『盍亦奉吾母爲樂乎？』乃治游具，請于母，母曰：『爾爲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逸樂耶？』確等慙懼而退。李氏有女，嫁爲同邑周仲賓妻，調贛之瑞金倅，非辜就逮，女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舍後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母訓云。至正閒，世聞分守海寧，有惠政；及張氏陷浙西，屏居硤石，元亡，不食死。

陳孝女者，錢唐人也。父業儒，嘗受勇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爲盜所掠，僅留孝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禪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當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烟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辟踴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腸斷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斂而祔于母冢之傍云。

翁氏姊者，錢唐人，年四十不嫁。至正閒，寇陷錢唐，與弟忠一家四人，誓結袂死于河。姊曰：『河之死者穢矣，吾獨尋乾淨水死。』忠等赴河，姊赴城陰古井死。楊廉夫弔之詩云：『翁氏當亂離，投河誓翁媼，生爲同林鳥，死作結縷草。翁氏姊，投袂起，長河殺賊血汚水，我胡爲，河裏死？莫邪古井古城陰，下有斗水琉璃深，井中投妾身，莫邪夜作蛟龍吟。』

曹處女者，錢唐人，名雪，字玉蘂。年十三，善琴；十五，工詞翰。母歿，力窮葬其母。年五十不嫁，自誓云：『死作處女冢。』至正間，錢唐喪亂，處女閉戶三日，餓而死。楊廉夫弔之詩云：『曹處女，白雪巽，母惜白雪抱玉眞，珠瑩十三善瑤琴，不作濮上聲；十五弄彤管，不作花草情。叮嚀媒與妁，必嫁公與卿。英英馬上郞，貂帽繡衣裳，官家捉處女，願作處女郞。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妝。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牀。大珠連理帶，七寶合歡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鏹。黃羊尾如扇，文雞若鳳皇，澄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母莫之奪，志節如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母喪，母墳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山葬衣柱。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開戶，生作獨月娥，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辭，用激城中三嫁婦。』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才情雅致

白樂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聲妓，新詞豔曲，布浹郡中。其湖上春行詩：「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春題湖上詩：「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照波心一粒珠。碧毯綠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餘杭形勝詩：「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流不稱白髭鬚。」湖上招客送春泛舟詩：「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兩瓶若下新求得，一曲霓裳初教成。排比管絃行翠袖，指麾船舫點紅旌，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裏行。」

元、白之在當時，聲華略等。樂天守杭州，而微之除浙東觀察使，比壤而居，詩筒往來，殆無虛日，嘲奘雜陳，亦一時盛事也。微之以州宅誇樂天詩：「州城迴遶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幛，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似向簷前落，鼓角驚從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樂天答之詩：「賀上人回得報書，大誇州宅似仙居。厭看馮翊風沙久，喜見蘭亭烟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餘杭盡不如。」微之重誇州宅詩：「仙都難畫亦難書，暫仕登臨不合居，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晚動千門闢，湖色宵涵萬象虛，爲問西川羅刹岸，濤頭衝突近何如？」樂天答之詩：「君問西州城下事，醉中疊紙爲君書。嵌空石面標羅刹，壓捺潮頭敵子胥，神鬼曾鞭猶不動，波濤雖打欲何如？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有餘。」又答微之詩：「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寺，錢湖不羨若耶溪。擺塵野鶴春毛煖，拍水沙鷗溼翅低，更對雪樓君愛否？紅欄碧甃點銀泥。」又以西湖誇微之詩：「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遇草坐爲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鴈齒，輕浪甃魚鱗。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眞。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皇天從所欲，遠地得爲鄰。雲樹分三驛，煙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卻厭尺書頻。西浙稱雄鎭，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駕大朱輪。出動鎗刀隊，歸生道路塵，鴈驚弓易散，鷗怕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捧擁身，自然佳興少，應負鏡湖春。」

樂天之既去杭州也，不勝回戀之思，其詩云：「除官去未閒，半月恣幽討。朝來霞外寺，暮宿波上島，新木少於松，平湖半連草，躋攀有次第，賞玩無昏早，有時騎馬醉，兀然冥天造。窮通與死生，其奈吾懷抱，江山信爲美，齒髮行將老，在郡誠未厭，歸鄉去亦好。」留別郡齋詩：「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春爲醉眠多閉閣，秋因晴望暫褰帷，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解詠詩。」留別天竺、靈隱兩寺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盃，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留別西湖詩：「征途行色慘風烟，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杭州迴舫詩：「自別錢唐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迴棹，與報西湖風月知。」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詩：「忽憶郡南山頂上，昔時同醉是今辰，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風景不隨宮相去，歡娛應逐使君新，江山賓客皆如舊，唯是當筵換主人。」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詩：「與君細說杭州事，爲我留心莫等閒，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笙歌縹緲虛空裏，風月依稀夢想間，且喜詩人重管領，遙飛一盞賀江山。」其二：「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靜逢竺寺猿偸橘，閒看蘇家女採蓮。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舍人雖健無多興，老校當時八九年。」答客問杭州詩：「爲我踟躕停酒盞，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唐瀉綠油。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何因得再遊。」

杭州華麗，雖盛於唐時，然其題詠，自白舍人、張處士之外，亦不多見，獨杜荀鶴、方玄英、溫飛卿諸詩，頗得風物之勝。杜荀鶴錢唐寄姚中丞詩：「豈謂無心求上第，難居帝里爲家貧，江南江北閒爲客，潮去潮來老卻人。兩岸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角吹春，花前不獨垂鄉淚，曾是朱門寄食身。」方玄英旅次錢唐詩：「此處是鄉國，堪爲朝夕吟。雲藏吳相廟，樹引越山禽，潮落海人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誰見寂寥心？」詩中四句，不書題目，一吟可知其爲錢唐也。溫飛卿錢唐詩：「錢唐岸上春如織，淼淼寒湖帶晴色。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烟，纖指殷勤傷鴈絃，一曲堂堂紅燭筵，金鯨瀉酒如飛泉。」

白樂天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自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徐凝自富春來，未識樂天，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樂天到寺看花，乃命凝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樂天曰：「二

君論文,若廉白之鬬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凝爲元,祜次之。祜曰:『祜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凝遂擅場。祜歎曰:『榮辱紛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櫂而歸。

杭州元宵之盛,自唐已然,白樂天詩云:『歲熟人心樂,朝遊復夜遊,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無妨思帝里,不合厭杭州。』

唐大中十二年,令狐綯薦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有詩曰「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泥也。李遠廉察有聞,雅宜治郡。』後遠治郡有聲,固宰相之知人,而亦宣宗之言有以警之也。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有惠政。嘗作西湖絕句云:『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吾皇不讓明皇美,可賜疏狂賀老無?』公詩不多見,觀此,其山水襟懷,亦不淺也。

陳文惠公逃古守杭州,喜江南梅度支至二首:『淡薄交情老更濃,爲君彈瑟送金鍾。苧羅香徑無人到,姑射仙姿在處逢。鶩鶴品流飄晚逹,烟霞門戶憶先容,公餘莫放西湖景,步步蒼苔岸岸松。』其二:『公望當年最得君,畫閫城郭喜同羣,門前碧浪家家海,樓上青山寺寺雲。松下玉琴邀鶴聽,溪邊苔石共僧分,情多景好知難盡,且倒金尊任半醺。』杭州繁盛,自前朱時已然,此詩,錢唐景物已略盡矣。又題林和靖水亭詩云:『城外逋翁宅,開亭野水寒,冷光浮荇葉,靜影浸漁竿。吠犬時迎客,饑禽忽上闌,疎籬僧舍近,嘉樹鶴庭寬。拂砌烟絲裊,侵窗筍鼓攢,小橋橫落日,幽徑轉層巒。好景吟何極,清歡盡亦難,憐君留我意,重疊取琴彈。』

嘉祐二年,梅公儀摯以龍圖閣直學士出守杭州,仁宗賜之詩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宣政化,持橐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旰仄憂,循良勤撫俗,來暮聽歡謳。』摯旣履任,名其堂曰『有美』,歐陽永叔爲之記,蔡君謨爲之書,士夫題詠者甚多。蘇子瞻倅杭,嘗令從吏盡錄其詩,不著姓字,默定高下,以賈耘老爲首,其詩云:『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意?略無蹤蹟到波瀾。』

梅公儀之守杭州也,歐陽永叔贈之詩云:『萬室東南富且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江湖外,談笑詩成尊俎間。日煖梨花催送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莫惜新篇屢往還。』

蘇子瞻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作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萬里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唐汝潁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遊舫已妝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子瞻兩任杭州,似有宿緣,而放浪湖山,耽昵聲色,樂天之後,一人而已。其與趙德麟餞飲湖上對月詩:『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閒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餳,酒闌紅杏闇,日落大堤平。清夜除燈坐,孤舟擘岸撐,逮君幘未墜,對此月猶橫。』同曹子方雪中遊湖詩:『祠源灩灩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尊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和蔡準遊湖詩:『夏涼涨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暗香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唐遊宦客,暮決獄,朝推囚,不有人喚何時休。』懷西湖寄晁美叔詩:『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強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送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烟,清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夤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湖上三絕句詩:『朝曦迎客豔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儘佳人不識,一盃當屬水仙王。』『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畢陳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卻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周長官邢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靄靄君詩似嶺雲,從來

不許醉紅裙，不知野服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鸛鵝軍，憑君遍邊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子瞻之去郡也，有懷錢唐寄陳述古詩：『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鼉鼓莫違民。』其二：『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尊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其三：『浮玉山頭日日風，湧金門外已春融，二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公。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何人識得相思字？寄與江邊北向鴻。』蓋宋時杭人四月八日放鴿，爲太守祈壽，故有『金籠放雪衣』之句。又西湖懷舊『行香子』調：『攜手江村，梅雪飄裙。情何限，處處銷魂。故人不見，舊曲重聞。向望湖樓，孤山寺，湧金門。尋常行處，題詩千首。繡羅衫，與拂紅塵。別來相憶，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邊柳，隴頭雲。』

熙寧初，議行新法，子瞻力言不便，及出判杭州，遂以詩語賈禍，其詩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以其譏鹽法太急，而民皆淡食也。又云：『杖藜裹飯去怱怱，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好音語，一年強半在城中。』譏青苗法行，鄉村小民不得安堵畎畝也。又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譏主上好興水利，猶以斥鹵變桑田，終無成日也。子瞻得罪，固出無辜，而露才取忌，亦當自引。

杭州巨美，得白、蘇而益章，考其治績怡情，往往酷似。樂天詩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子瞻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橈鼉鼓莫違民。』樂天詩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亦云：『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樂天詩云：『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子瞻亦云：『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樂天取天竺奇石，受代攜歸，詩云：『三年爲刺史，飲水復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直抵千金，無乃傷清白。』子瞻亦云：『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去，欲把雲根到處栽。』蓋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摹倣之詞，比比歌詠。如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又云：『但遺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眞。』殆有夢寐羹牆之想矣。

前輩任杭守而去者，往往思之，雖其山水清佳，亦其民風淳儒易感也。白樂天則云：『自別錢唐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又云：『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無由得再遊。』又云：『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又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子瞻則云：『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又云：『居杭積五歲，自憐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買西湖鄰。』又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更欲洞霄爲隱吏，一庵閒地且相留。』二公之戀戀於舊遊，蓋必有以取之爾。

王平甫以杭州誇王勝之詩：『遊覽須知此地佳，紛紛人物敵京華。林巒臘雪千家水，城郭春風二月花。彩舫笙歌吹落日，畫樓燈燭映殘霞。如君援筆宜摹寫，付與塵埃北客誇。』又西湖春日詩：『爭得才如杜牧之，試來湖上輒題詩。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樓臺卓酒旗。濃吐雜芳薰巘崿，溼飛雙翠破漣漪。人間幸有蓑衣笠，且上漁舟作釣師。』王介甫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沔辟詩：『萬屋相誇漆與丹，笑歌長在綺紈間，綵船春戲城邊水，畫燭秋尋寺外山。憶我屢隨遊客入，喜君今趁辟書還，遙知曼倩威行久，亦筆應從到日閒。』二公之詩，峭聳俊麗，眞兄弟也。

梅聖俞西湖泛舟詩：『冰消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希楚老新。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念滄江上？風柔採白蘋。』同諸韓及孫曼叔遊西湖二律：『晚日城頭落，輕鞍果下涼，野蜂銜水沫，舟子剝菱黃。木老識秋氣，徑幽聞草香，幅巾聊自檢，不作楚人狂。』又云：『爍電未成雨，涼風先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尚餘暉。蛺蝶作團起，蜻蜓相對飛，誰嘲不覺夕，跨馬月中歸。』三詩皆不載宛陵集。

范石湖成大會客湖上詩：『西湖冰泮綠生鱗，料峭春風欲中人，花片不經寒食雨，柳絲還帶湧金春。江山契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喚取歌聲作愁思，爲君吹水引杯頻。』楊誠齋廷秀詩：『蘇公隄遠柳生烟，和靖園深竹映關，船入芰荷香處去，人從雲水窟中還。似寒如暖清和在，欲雨翻晴頃刻閒，能爲蓬萊老仙伯，一盃痛飲吸湖山。』二公之詩，皎然晚宋風格也。

宋時帥參王洧者，詠西湖十景詩，『蘇隄春曉』云：『孤山落月趁疎鐘，畫舫參差柳岸風，鶯夢初醒人未起，金鴉飛上五雲東。』『斷橋殘雪』云：『望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修梁影亦寒，待伴痕邊分草綠，鶴驚碎玉啄闌干。』『雷峯夕照』云：『塔影初收日色昏，隔牆人語近甘園，南山遊遍分歸路，半入錢唐半暗門。』『麯院風荷』云：『避暑人歸自冷泉，埠頭雲錦晚涼天，愛渠香陣隨人遠，行過高橋方買船。』『平湖秋月』云：『萬頃寒光一夕鋪，冰輪行處片雲無，鷲峯遙度西風冷，桂子紛紛點玉壺。』『柳浪聞鶯』云：『如簧巧囀最高枝，苑柳青歸萬縷絲，玉輦不來春又老，聲聲訴與落花知。』『花港觀魚』云：『斷汊惟餘舊姓傳，倚闌投餌說當

年，沙鷗曾見園興廢，近日遊人又玉泉。』『南屏晚鐘』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山來？晚烟深處蒲牢響，僧自城中應供回。』『三潭印月』云：『塔邊分占宿湖船，寶鑑開奩水接天，橫笛叫雲何處起？波心驚覺老龍眠。』『兩峯插雲』云：『浮圖對立曉崔嵬，積翠浮空霧靄迷，試向鳳凰山上望，南高天近北烟低。』

孫何帥錢唐，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歌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睍然起投鞭渡江之想。命畫工潛入臨安，圖西湖，揭屏間，貌己像，策馬吳山之巔，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會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時有謝處厚者，詠其事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廬陵羅景綸云：『耆卿此詞，乃逆亮送死媒也，未足深恨。至於荷豔桂香，妝點湖山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歌舞，忘廟中原，是則可恨耳。』因和處厚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

廬陵劉改之，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吳楚，客食諸侯。嘉泰間，來臨安，時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云：『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盃。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棄疾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賓賄亹亹，改之竟蕩於酒，不問也。常自以此詞語相壽岳珂，掀然有得色。珂曰：『詞語固佳，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症耳。』一座爲之軒渠。

辛棄疾遊湖『酹江月』詞：『西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璧。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鳥翻空，遊魚吹浪，慣趁笙歌席。座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遙想處士風流，鶴隨人去，巳作飛仙客。茅舍竹籬今在否？松竹已非疇昔。欲看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劉改之遊湖『賀新郎』詞：『睡覺啼鶯曉。醉西湖，兩峯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騎乘風翩然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闌遠，喚蘇小。神仙路近蓬萊島。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烟花遶。人世紅塵西障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沈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愜，鬢先老。』二公詞格相肖，宜其賓主投歡也。

辛幼安嘗作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怱怱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此詞斜陽烟柳之句，怨刺頗深，比之天際輕雲者，殊無蘊藉。壽皇見之，怫然不悅，然亦不罪也。

宋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豔粉飾，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檜生日，伯可壽以『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幙護寒，樓臺清曉。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總道，是文章孔孟，勳庸周召。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年少。玉帶金魚，朱顏綠鬢，占斷世間榮耀。篆刻鼎彝將遍，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又嘗與檜對局格天閣下，檜戲曰：『此卒渡河，是爾將軍之疥癬。』伯可徐應曰：『今皇御極，視公宰相如腹心。』檜大喜，撤棋酣飲，終日而罷。

康伯可嘗與右璫狎，適容思殿有徽廟御畫，特爲卓絕，上時持玩，以起羹牆之悲。璫下直，竊攜至家，而伯可適來，留之飲，因出示之。伯可紿璫入取殽核，輒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見之，大駭，然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康伯可西湖『長相思』詞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烟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林和靖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和靖，隱士也，而亦爲華豔之詞，失其體矣。

吳郡王益者，憲聖太后弟也，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鞋筇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邏者奏聞。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笑曰：『昨者冷泉之遊，樂乎？』王忧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疊石引泉，象飛來、

香林之勝，架堂其上。冷泉亭中揭一贊，乃圖王野服濯足于盤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瀟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舉園以賜之。

吳郡王及平原郡王皆兼貴，以奢侈相高，爭華競靡，有石崇、王愷之風。吳府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觔，用錦熏籠藉笙于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豔以綠臘，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張鎡功甫，號約齋，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遊。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眞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旣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殽、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妓數十輩皆衣白，首飾衣領皆繡牡丹，首戴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數十妓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盃，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侂胄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彌遠，事泄，謫象臺而殂。

張功甫爲梅園於湖上，作堂其間，曰『玉照堂』。其自敍云：『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圃于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者，太保周益公秉鈞，予嘗造東閣，坐定，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歆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凝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豔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汚褻附近，略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憫，幾爲花呼叫稱冤，不特三嘆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爲奬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示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也。使予與之言，傳布流誦，亦將有媿色云。花宜稱凡二十六條，爲澹陰，爲曉日，爲薄寒，爲細雨，爲輕烟，爲佳月，爲夕陽，爲微雪，爲晚霞，爲珍禽，爲孤鶴，爲清溪，爲小橋，爲竹邊，爲松下，爲明窗，爲疏籬，爲蒼厓，爲綠苔，爲銅瓶，爲紙帳，爲林間吹笛，爲膝上橫琴，爲石枰下棋，爲掃雪煎茶，爲美人淡妝簪戴。花憎嫉凡十四條，爲狂風，爲連雨，爲烈日，爲苦寒，爲醜婦，爲俗子，爲老鴉，爲惡詩，爲談時事，爲論差除，爲花徑喝道，爲對花張緋幙，爲賞花動鼓板，爲作詩用調羹驛使事。花榮寵凡六條，爲烟塵不染，爲鈴索護持，爲除地鏡淨、落瓣不淄，爲主人旦夕留盼，爲詩人閣筆評量，爲妙妓淡妝雅歌。花屈辱凡十二條，爲主人不好事，爲主人慳鄙，爲種富家園內，爲與麤婢命名，爲蟠結作屏，爲賞花命猥妓，爲庸僧窗下種，爲酒食店內插瓶，爲樹下有狗屎，爲枝下曬衣裳，爲青紙屏粉畫，爲生猥巷穢溝邊。』

張功甫賞心樂事幷序云：『余掃軌林間，不知衰老。節物千變，花鳥泉石，領會無餘。每適意時，相羊小園，殆覺風景與人爲一。閒引客攜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澹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名之曰：「四并集」，授小庵主人，以備遺忘，非有故，當力行之。然爲具眞率，毋至勞費，及暴殄沈湎，則天之所以與我者，爲無負無褻。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黐，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興七十餘載，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聞前輩典刑，識南湖之淸狂者，必長哦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爲生客。嘉泰元年，歲辛酉十有二月，約齋居士書。』正月，歲節家宴。立春日，春盤。人日，煎餅會。玉照堂賞梅。天街觀燈。諸館賞燈。叢奎閣山茶。湖山尋梅。攬月橋看新柳。安閑堂掃雪。二月，現樂堂瑞香。社日，社飯。玉照堂西緗梅。南湖挑菜。玉照堂東紅梅。餐霞軒櫻桃花。杏花莊杏花。羣仙繪幅樓前打毬。南湖泛舟。綺互亭千葉茶花。馬塍看花。三月，生朝家宴。曲水流觴。花院月丹。花院桃柳。寒食郊遊。蒼寒堂西緋碧桃。滿霜亭北棣棠。碧宇觀筍。芳草亭觀草。豔春堂牡丹芍藥。宜雨亭千葉海棠。豔香館林檎。花院紫牡丹。宜雨亭北黃薔薇。現樂堂大花。花院賞煮酒。瀛巒勝處山茶。經寮鬭

茶。翠仙繪幅樓芍藥。四月初八日，亦庵早齋。南湖放生，食糕糜。芳草亭鬪草。芙蓉池新荷。蕊珠洞荼蘪。滿霜亭菊花。玉照堂青梅。豔香館長春花。安閑堂紫笑。翠仙繪幅樓前玫瑰。餐霞軒櫻桃。詩禪堂盤子山丹花。南湖雜花。鷗渚亭五色罌粟花。五月，清夏堂觀魚。聽鶯亭摘瓜。安閑堂解粽。重午節，泛蒲。煙波觀碧蘆。夏至日，鵝樹。綺互亭大笑花。南湖萱花。水北書院采蘋。鷗渚亭五色蜀葵。清夏堂楊梅。叢金閣前榴花。豔香館蜜林檎。摘星軒枇杷。六月，現樂堂南白酒。樓下避暑。蒼寒堂後碧蓮。碧宇竹林避暑。芙蓉池賞荷花。約齋夏菊。清夏堂新荔枝。霞川食桃。七月，叢奎閣前乞巧。餐霞軒五色鳳仙花。立秋日，秋葉。玉照堂玉簪。西湖荷花。南湖觀魚。應鉉齋東葡萄。霞川水荭。珍林剝棗。八月，湖山尋桂。現樂堂秋花。社日，糕會。眾妙峯山木犀。霞川野菊。綺互亭千葉木犀。浙江觀潮。翠仙繪幅樓觀月。桂隱攀桂。杏花莊雞冠黃葵。九月，重九登城把萸。把菊亭采菊。蘇堤看芙蓉。珍林嘗時果。景全軒金橘。芙蓉池三色拒霜。杏花莊篘新酒。十月，現樂堂暖爐。滿霜亭蜜橘。煙波觀買市。賞小春花。杏花莊挑薺。詩禪堂試香。十一月，摘星軒枇杷花。冬至節，餛飩。味空亭臘梅。蒼寒堂南天竺。花院水仙。翠仙繪幅樓前觀雪。十二月，綺互亭檀香臘梅。天街閱市。南湖賞雪。安閑堂試燈。湖山探梅。花院蘭花。瀛巒勝處觀雪。二十四夜，餳果食。玉照堂看早梅。除夜，守歲。

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宋諸王孫也。修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為尤奇，時人珍之。襟度蕭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為不歉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為米家書畫船也。嘗客行都，會菖蒲節，周公謹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冷橋，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為真謫仙人。異時，有蘭千巖者，得舊藏褉敘，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霅之弁山，風作舟覆，行李淪溺無餘。子固方被溼衣，立淺水中，手持褉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因題八言于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于天性如此。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韓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園』、『閱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原敗，而猶得免禍。其題武林詩：『梟輿久駐武林宮，汴洛當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起，長江如練水常通。樓臺飛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人誰解記衰翁？』臨安春霽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憐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布衣莫動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

韓無咎元吉雨中閒呂伯恭至湖上詩云：『莫嫌鞭馬踏春泥，茶鼎詩囊偶共攜，山色雲深看更好，湖光烟接望還迷。連天花絮飛將盡，夾道蒲荷長欲齊，宦事得閒須洗眼，蓬壺祇在帝城西。』伯恭，乃元吉之婿也。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談論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坐小旗亭飲焉。外丰姿都雅，角巾鶴氅，飄飄若神仙。擐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傾之，視錢計酒直。酒且盡，復傾一篋。迨暮，凡飲數斗不醉，而篋中之錢若循環無窮，肆中人驚異。將去，索筆題壁間云：『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喧傳，某肆有神仙至飲云。

番陽張彥實，其兄楚材為祕書監，約彥實觀梅西湖，彥實作詩云：『天上新驂寶轄回，看花仍趁雪霙開，折歸忍負金焦葉，笑插新臨玉鏡臺。女堞未須翻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少蓬自是調羹手，葉底應尋好句來。』時楚材再婚，故及玉鏡臺事。秦檜當國，見其詩喜之，遂擢左史。

張郎中子野，居錢唐，以樂府馳名，人謂之張三中，謂『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我為張三影？』謂『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過鞦韆影』。蘇子瞻倅杭時，子野年八十五矣，尚聞買妾，子瞻贈之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趙師秀之旅寓杭州也，有終焉之志，其孤山寒食詩云：『三月芳菲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晴舒蝶羽初勻粉，雨壓楊花未放緜。有句自題閒處壁，無錢難上貴時船，最憐隱者高眠地，日日春風是管絃。』又冷泉夜坐詩：『眾境碧沈沈，前峯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清淨非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趙紫芝戀戀西湖，以終其生，錢唐詩人，大率如此。嘗昇平時，看人富貴，以一身混其中，亦不為大無聊也。其卒也，劉克莊輓之詩云：『乖到斯人處，詞林亦可悲。世間空有集，天下便無詩。盡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傷心湖上冢，誰葬復誰碑？』

劉後村濟夫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詩二首：『諸人彫落盡，高叟亦中年，行世有千首，買山無一

餞。紫髯長拂地，白眼冷看天，古道微如綫，吾儕各勉旃。』其二：『菊磵說花翁，飄零向浙中，無書上皐帝，有句惱天公。世事年年異，詩人個個窮，築臺拚下榻，今豈乏英雄？』三人者，老于花酒，情懷頗同，時有詩禁，故作詞爲多。

孫花翁季蕃送女冠還俗詩：『脫卻霞綃上醮衣，女童鬆髻綠楊垂，重調螺黛爲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紫府烟花雲喚醒，丹房雲雨鵲通知，腰低紅杏春風暖，淸夢應曾見舊師。』段吉甫天祐送妓入道詩：『歌舞當年第一流，洗妝今日別靑樓，便從南嶽夫人去，肯爲蘇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瑣窗花老鏡鸞收，卻憐愁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事相反而語皆工。吉甫，元時浙江儒學提舉也。妓名李當當，故教坊絕色者。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才情雅致

梁貢父曾，燕京人。大德初，爲杭州總管，嘗作西湖送春『木蘭花慢』詞云：『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　彩雲回首暗高臺，烟樹渺吟懷。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銜春燕子卻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此詞格調俊雅，不讓宋人也。

小雲石海涯者，阿里海涯之孫也，其父名貫只哥，雲石遂以貫爲氏。號酸齋，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趫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故常，意旨皆出人意表。仁宗時，爲翰林學士，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唐市中，結廬龍華山，詭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賦云：『採得蘆花不涴塵，翠蓑聊復藉爲裀。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妒，欸乃聲中別有春。』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酸齋有二妾，名洞花、幽草；酸齋臨終，有辭世詩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

貫雲石隱居錢唐，一日，郡中數衣冠士人，遊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箇箇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鄧善之文原，其先綿州人，父漳，徙錢唐，遂爲錢唐人。至元中，爲杭州路儒學正，以春秋立教，累官翰林侍講學士，辭官還錢唐。盧亘作詩十首送之，其一云：『北門古深嚴，論思寄謇度，自非鴻才士，訓誥何由作？夫君出巴蜀，文采動京洛，十年掌絲綸，摛藻揚景鑠。荊璞抱瑾瑜，龍淵淬鋒鍔，肯獻上林賦，寧居天祿閣。卽今觀浙江，脊懋晞金雀，黃圖鬱紫氛，絳節生碧落，依然難爲情，清霜養飛雀。』其二：『春秋嚴筆削，凜若執玄鉞。君獨抱遺經，結髮佪剞劂，明剖是非心，微探義理窟。下視羣兒愚，爭端王正月，竭來奮直筆，浩然心思竭。王功與帝德，昭昭日月揭，胡爲厭詞林？南欲觀溟渤。華榮若浮烟，汗簡青不滅。』其三：『詞林富聲華，幾人得精悍？悠悠三百年，旒翰孰承纘？夫君清廟器，祼薦盛圭瓚，五就惜繁纓，九斿戴雲罕。依依風向翔，忽忽月新滿，泠然時雨情，短章不可斷。』其四：『風雨妬芳華，稂莠深嘉穀，天地豈不仁？盛德稟命獨。明廷萃羣英，四門延穆穆，既卜渭水釣，又起傅巖築。聲華何岌嶪？衆幅榛一穀，繼坡儼清韻，碩人歌在軸。願言往從之，星駕命宜夙，豈知彼玄烏，戢翼辭雲屋。幸無素絲悲，庶免窮途哭。』其五：『離離天星高，皓皓雲月光，候雁過楚澤，蟋蟀鳴中堂。天時諒難測，徒然多感傷，念子去意遠，沈憂結衷腸。憶昔初奉歡，露白春蘭芳，清尊罷新製，妙趣深濠梁。飛景急西匿，川流浩蕩蕩，玄髮淒歲晚，木脫天雨霜。蔓草豈容惜，松柏在高岡。』其六：『翰林子元子，武庫森戈矛，英聲邁千古，逸韻橫九州。與君契金蘭，投分何綢繆？清和謝夷惠，典刑追韓歐。坐令人文煥，允塞昭王猷，念君獨遠邁，寥落行人愁。木瘦楚山曉，風靜寒江流，何當御飛車，卻憶崑崙丘。塵埃滿腥腐，朝暮同蜉蝣。』其七：『暘谷上寒日，影射扶桑枝，瞬息及中天，流光迅難持。人生百年內，昂昂何所施？孤鴻東南征，浮雲西北馳，可憐萬感身，會合須臾期，安得弄明月？皎皎遠憂疑。折花芙蓉浦，蕩槳江漢涯，優游以卒歲，身名良不隳。』其八：『游雲蒼鱗窅，閶闔不可叫，徒令虎豹關，日月近輝耀。濛濛八表塵，隱隱萬葉竅，泯然一歸途，伊誰執其要？栖栖聖者徒，禮樂懷幻眇，閉門忍朝飢，風雨深蓬藋。今年江海去，光景短螢爝，禾黍滿故墟，閭巷餘返照，揮絃送飛鴻，古今入長嘯。』其九：『昔我適吳會，日夕承歡顏，高堂樂起舞，綵服何媥嬽？東海洶波濤，西湖翠烟鬟，北歸餘十年，謬躋通朝班。家禍一朝集，音容何可攀？悲號蒼穹迴，往事思日艱，命窮時亦迫，志弱體自孱。安得騰化術，從君超人寰。執手不忍訣，臨風涕空潸。』其十：『我思君勿思，君歸我當憶，十年膠在漆，一旦各異域。吳江激微波，震澤起暝色，鵾鵬隔天地，鳧鷖雜南北。念我平生友，愴恨摧胸臆，獨看燕山雲，歲暮日初昃，永言長風翔，情寄南風翼。』

虞伯生寄浙江提舉鄧善之詩：『山雨不來喧靜夜，江雲猶爲護晴朝，一翠青雀猶花老，幾箇黃鸝苑樹遙。何有深心期管樂，獨無高步接松喬，未能遽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寂寥。』戴表元送砥平石歸天竺兼柬鄧善之詩：『聞說西湖也自憐，君行況是早春天。六橋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舊襪苦生尋夜刻，新嚴茶熟試新泉，城中諸友須相覓，西蜀遺儒草太玄。』

陳衆仲旅，莆田人。元統初，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薩天錫贈詩云：『江南少識陳衆仲，閩下才名北斗齊，直閣每從花底見，揮毫曾向御前題。觀魚小海鳳新浴，立馬雲林鶯亂啼，今日西湖閒

上路，獨騎款段踏春泥。』衆仲在任，雅好湖山，意有所厭，便乘輿獨往，流連竟夕，得佳句，則欣躍而歸。後爲應奉翰林，有元夕懷錢唐詩云：『武帝親祠太乙神，流光洵旭動星辰。竹宮典禮猶存漢，輦道山河已易秦。香逕至今啼木客，露盤無復泣金人，紅燈幾點東風裏，猶是元宵一度春。』

虞伯生集，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唐。一日，偕楊仲弘、范德機訪微煉師於湖西，求召仙鬼，煉師謝箕懸筆，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書曰：『某當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中達上帝，以求陞耳。』衆勸伯生許之。翼日，文成，焚之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禱召，神復降曰：『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

伯生嘗與歐陽原功、陳衆仲歌宋高宗所改于國寶『沁園春』詞，尋腔再度，心曠神怡，遂援筆書之。復作一絕繼其後云：『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橋楊柳舞青烟。』又與張伯雨善，寓開元宮，盤桓累月，題其來鶴亭云：『羣真終夜降華陽，會聽仙音近玉牀，語罷是誰留別鶴，待君寥廓共馳翔。』又云：『亭前春雨長蒼苔，海鶴長鳴一日來，從此琴心三疊裏，月明時見影徘徊。』

楊仲弘載，其先浦城人，後家錢唐。與虞伯生、揭曼碩、范德機齊名，時稱虞、楊、范、揭云。洪武初，祀於杭學鄉賢祠。仲弘詩以宗陽宮玩月爲絕唱，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叫，江湖千里鴈相呼。』『挾書萬里朝明主，仗劍三年別故鄉。』『窗間夜雨消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翻經白馬馱。』沈雄典實，行輩推之。又湖上書所見詩：『采蓮女郎蓮花腮，藕絲衣裳難剪裁，瞥然一見唱歌去，荷葉滿湖風雨來。』

黃溍贈仲弘詩：『離別猶如雨，蹉跎媿後塵，祇今才有數，多爾術能神。玉唾春風溼，烟霄碧樹新，謬慚推吏事，吾敢望平津。』杜清碧寄仲弘詩：『老來自愛黃叔度，少日真期魯仲連，高臥獨無田二頃，曳裾誰有客三千？滄波渺渺浮鷗鳥，白日翩翩換歲年。卻憶江東楊少尹，劇談終夜不成眠。』

趙子昂孟頫，宋秦王德芳之後也。居湖州。仕元爲浙江儒學提舉、翰林院學士，世宗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子昂對曰：『夢炎，臣之父執，有大臣器。』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子昂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議者謂子昂適所以自譏也。其西湖絕句詩云：『春風柳絮不能飛，雨足蒲芽綠更肥。正恐前呵驚白鷺，獨騎款段遶湖歸。』流連光景，異於黍離之感矣。

鮮于伯機樞，漁陽郡人，爲浙江行省都事，因居杭州。風流文雅，與吳興趙子昂相伯仲。選太常簿。子昂嘗貌其神，虞伯生贊之曰：『斂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秩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怍。是以吳興公速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下眼，識二妙于遐邈。』伯機有鶴，死非命，瘞之西湖，士夫多有詩悼之，梁貢詩云：『翠柏屏前竹閣曲，幾見毰毸雪衣舞？平生風雲萬里心，零落湖山一丘土。世間萬事不可虞，奇禍何由也到渠？不見嵇康遭殺戮，令人空歎養生書。』張伯雨詩：『羽衣凍損雪斕斒，碧落遊魂杳不還。和靖船歸能倘閑，浮丘經在壽能慳。長身瘠裹玄黃內，舊蹟苔封紫翠間，擬撰瘞銘修故事，寄書先寄九華山。』

伯機嘗畜一蹲獅水滴，瑩如碧玉，鬚髮眉眼，膚理衣摺，種種精緻。鑿腦爲竅，置吸子，乃漢物也，把玩未嘗釋手。一日，於斷橋水閣倚闌，偶墮吸子湖中，百計求之不得，悒怏慨歎，形神凋枯。既他往，踰三年，復來斷橋，俯瞰湖波，適霜降水落，泥漬星朗，彝時吸子，儼然可掬，便解衣泅取，如獲至寶，易號曰『神人獅子』。一時能詩者，歌詠其事。

張仲舉翥，其先晉寧人，父爲杭州鈔庫副使，因家焉。翥少時，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父憂之。一旦翻然易業，閉戶讀書，從仇仁近遊，以詩文名海內，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所著有『蛻庵集』。東西馬塍春行東平混伯客詩：『清明時節每多陰，楊柳人家花滿林。潑火乍收連日雨，賞春長負百年心。兒翁一一塘蒲暖，雉子斑斑隴麥深，爲報能詩平處士，剩攜芳酒共幽尋。』天竺訪項可立不遇詩：『葛洪川畔千年寺，路遶長松一澗分，潭影青移行處屧，嵐光白散望中雲。猿公吟樹應思侶，鹿女銜花不亂羣。常羨山僧專勝槩，水聲林下百無聞。』清明雨晴，遊包山龍華寺，過慈雲嶺詩：『當年玉輦此經行，古寺猶題扈從名。龍鳳識空山氣歇，馬羊劫換海波平。野桃著雨春紅落，嶺路纏雲溼翠生，日暮人歸烟樹黑，飢鼯啼雨上宮城。』春日泛湖詩：『春來渾不到湖邊，偶逐東風上畫船，花氣暖薰黃鳥岸，水光晴展白鷗天。綠樽與劇頻呼酒，銀管聲高正輥絃。我比放翁應更放，看花不獨海棠顛。』招韓伯清泛湖詩：『南園攜手賞芳紅，喚取能歌盛小叢，傳與春風留杏夢，明朝開向曲聲中。』『段橋春水綠初柔，更有翠兒來上遊，好借鳩夷盛酒去，玉簫吹上畫船頭。』自悼詩：『十二樓空月自明，一闌一闋總關情。每從雅裏瞻瑣在，復向詩中記受生。魂不歸來歌楚些，夢還蹤蹟脈秋聲。遙知別鶴離鸞思，只在芙蓉海上城。』『夢中常苦不分明，天上人間各有情，桃葉柳枝無限思，靈芝瑞露可憐生。蕙闌識織迴文錦，鷓鴣猶傳響板聲，欲得近音何處問，風烟遮斷武林城。』

張仲舉，至正初，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蹲齋出對云：『豕冠點饌。』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截續云：『驢肉作羹。』蓋御史河南人也，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揚州。時揚方全盛，衆聞其名，爭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爲詩嘲之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一座大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也，雨霽則沖霄矣。』後入大都，致位通顯。仲舉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有文，已化矣。』蓋未嘗搆思也。他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已化矣。何思之苦也？』仲舉大笑。蓋仲舉善謔引笑，故戲之如此。

楊廉夫維禎，初居吳山鐵冶嶺，故號鐵厓，旣得鐵笛，更號鐵笛。雅好聲妓，名徹都下。葉居仲寄之詩云：『聞道西湖載酒還，飛瓊弱翠擁歸鞍，可無私夢登金馬，剩有春聲到玉鑾。異國頓消鄉井念，小堂新作畫圖看，野人未納彭宣履，獨向淸溪把釣竿。』晚居淞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舞，有嘲之者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

楊廉夫湖上嬉春體五首，其一：『今朝立春好天氣，況是太平朝野時，走向南隣覓酒伴，還從西墅買花枝。陶令久辭彭澤縣，山公只愛習家池，宜春帖子題贈爾，日日春遊日日宜。』其二：『西子湖頭春色濃，望湖樓下水連空，柳條千樹僧眼碧，桃花一枝人面紅。天氣渾如曲江節，野客卻似杜陵翁，得錢沽酒勿復較，如此好懷誰與同？』其三：『何處被春惱不徹？好春最好是湖邊。不須東家借騎馬，自可西津買蹋船。燕子邊林紅葉亂，鳧雛衡浪碧花圓，段家橋頭猩色酒，重典春衣沽十千。』其四：『入山十里淸涼國，三百樓臺迤邐開，岳王墳前弔南渡，隱君寺裏話西來。接果黃猿呼一箇，探花白鹿走千回，風流文采湖山主，蘇白應須屬有才。』其五：『長城小姬殊可憐，紅絲新上琵琶絃，可人坐上三珠樹，美酒沙頭雙玉船。小洞桃花落香雪，大堤楊柳拂晴烟，明朝紗帽靑藜杖，更訪東林十八仙。』秋日班恕齋招飲湖上時：『七月六日流火屬，故人重有濠梁招，洗車快借雙星雨，打鼓如迎八月潮。下馬題詩岳王寺，解貂沽酒段家橋，西湖顏面晚更好，水晶宮中吹玉簫。』

廉夫嘗訪瞿士衡，以鞋盃行酒，命其姪孫宗吉詠之，宗吉作『沁園春』以呈，廉夫大喜，卽命侍妓歌以侑觴。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偸期。　風流到處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巵。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廉夫西湖竹枝詞：『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隄上女當壚。南官北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鹿頭湖船唱赧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爲郎歌舞爲郎死，不惜眞珠成斗量。』『家住西湖新婦磯，勸郎不唱縷金衣，琵琶元是韓朋木，彈出鴛鴦一處飛。』『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儂心。』『病春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窗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命，柳洲街口問來婆。』『小小渡船如缺瓜，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入箜篌調，不遣狂夫橫渡河。』『勸郎莫上南高峯，勸儂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北峯雨，雲雨相催愁殺儂。』『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峯前山萬重，不辭妾作望夫石，望郎或似飛來峯。』『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浙江潮信有時失，臂上守宮無日消。』

楊仲弘和詞：『西子湖邊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靑春遇著歸來燕，銜入當年王謝家。』『一穠腰肢分外妍，雙眉畫作月娟娟，春風吹破襄王夢，行雨行雲若箇邊。』宋誠夫和詞：『舊時家住黑橋街，二十餘年不往來，憑仗使君一問訊，楊梅銀杏幾回開？』薩天錫和詞：『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度綠窗櫺，沈郎雖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聽。』鄭明德和詞：『岳王墳西是妾家，望郎不見見棲鴉，孤山若有奢華日，不種梅花種杏花。』張伯雨和詞：『光堯內禪罷言兵，幾翻御舟湖上行，東京隣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貢泰父和詞：『葛嶺東家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靑雲，樓船車入裏湖去，可曾望見岳王墳？』宇文子貞和詞：『蘇小門前騎馬過，相逢白髮老宮娥，自言記得前朝事，只說當年賈八哥。』賈治安和詞：『郎身輕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身重似七寶塔，南高峯對北高峯。』鄭慶父和詞：『北高峯頂儂望夫，望見西子下姑蘇，脂塘水腥吳作沼，莫將西子比西湖。』黃子久和詞：『水仙祠前湖水深，岳王墳上有猿吟，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滄波無處尋。』唐子華和詞：『門前楊柳亂吹花，第一橋頭第一家，馬上郎君休挾彈，柳枝深處有慈鴉。』陳子平和詞：『樓下攤錢還上樓，花前夜醉曉扶頭，不知命犯何星宿，一日猖狂百日愁。』楊蘊思和詞：『大船撾鼓鍜酒缸，小船吹笛紅繡窗，鴛鴦觸櫂忽驚散，荷花深處又成雙。』『燕子來春厲來秋，曾見錢王衣錦游，英雄謾說八百里，只管東西十四州。』『獅子峯頭插將旗，鳳凰山下草離離，三宮去後宮門閉，恰似錢王納土時。』朱仲文和詞：『南北高峯作鏡臺，十里湖光如鏡開，行人有心都照見，勸郎肝膽莫相猜。』歐陽彥珍和詞：『第一橋邊第一家，瓜皮船子送琵琶，妾身自是良家女，不是當年蘇小家。』倪元鎮和詞：『愁水愁風人不歸，昨夜水沒釣魚磯，踏盡蓮根終無藕，著多柳絮不

成衣。』『桐樹原栽金井西，月明照見影離離，不比蘇公堤畔柳，烏鴉飛過鵓鴣棲』。 高啟臣和詞：『第四橋頭第一灣，看魚直上玉泉山，大魚已逐龍飛去，留得當時舊賜環。』于彥成和詞：『楊柳樹頭雙鵓鴣，雨來逐婦晴來呼，鴛鴦到死不相背，雙飛日日在西湖。』丁復和詞：『上塘楊柳下塘陰，阿儂愛人不愛金，塘水西來東入海，水深不似阿儂深。』錢思復和詞：『阿姊住近段家橋，山茹蛾眉柳茹腰，東山井頭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鄭九成和詞：『妾家西湖住橫塘，門前楊柳萬條長，憑郎醉後莫折斷，留待重來繫馬韁。』『風篁嶺頭西日暉，青龍港口新月微，放船過去還早在，待取一道夜歌歸』。 馮士卿和詞：『與郎情重爲郎容，南北相看只兩峯，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朶玉芙蓉。』顧進道和詞：『楊白花開風滿天，花開成絮不成綿，不如落向西湖水，化作浮萍箇箇圓。』『郎子別時秋月明，說道歸時春水生，曉起門前聽過馬，馬嘶都是別人行。』馬本道和詞：『吳姬軋軋小車紅，爭來陌上看春風，不敢高聲唱歌去，恐驚丞相在船中。』『百花樓頭聞馬嘶，郎從花裏闘金雞，朝朝捲起珠簾望，不是郎歸不下梯。』朱無逸和詞：『十三女郎不出門，父娘墓在葛山根，同攜女伴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韋德圭和詞：『湖中艇子風徐徐，秋水蕩漾金芙蕖，釣魚不是貪雙鯉，爲恐腹中藏素書。』張翔南和詞：『南高北高峯頂齊，錢塘江水隔湖西，不得潮頭到湖口，郎船今夜泊西溪。』張希顏和詞：『孤山脚下路三叉，孤山菜上好梅花，不似馬塍桃李樹，隨春供送到人家。』朱伯常和詞：『小姑疑郎去不歸，爲郎打瓦復鑽龜，青山尙有飛來日，不信人無相見時。』完閭石和詞：『花滿蘇堤酒滿壺，畫船日日醉西湖，阿儂最苦兩離別，不唱黃鶯唱鷓鴣。』『堤邊三月柳陰陰，湖上春光似海深，遊人來往多如蟻，半是南音半北音。』徐延徽和詞：『西湖春草碧萋綿，上有青蚨母子全，夜擣守宮和血色，盡將塗上五銖錢。』『盡說西湖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臙拼萬斛胭脂水，瀉向銀河一色秋』。 沈自誠和詞：『儂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浙江頭，憑誰移得吳山去？湖水江波一處流。』

西湖竹枝詞，楊鐵厓倡之，和之者數百家，大率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情寓于中，比比一律。惟李介石守道詞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儻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吳復見心詞云：『官河遶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用意稍別。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張妙淨，字惠蓮，號自然道人，皆工詩章。 曹又善鼓琴，行草皆有法度，事母孝謹，三十不嫁，而風操可尙。 張曉音律，情逸而才飄，晚居姑蘇之春步樓，皆一時之淑媛也。 與楊廉夫爲文字友，曹嘗和其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嬌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張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蝶飛。』觀此，二人之風致可想矣。 廉夫又嘗答妙清絕句云：『紅牙管帶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玉帶袍者，曹氏名硯，其云萱草帖者，狀其孝也。

廉夫嘗以竹枝詞索和于崑山郭義仲，義仲以吳中柳枝答之，因賦詩云：『吳中柳枝傷春瘦，湖中竹枝湘水秋，說與錢唐蘇小小，柳枝愁是竹枝愁？』

張光弼昱，廬陵人。 至正時，爲行省左右司員外，卜私宅於壽安坊，今之花市是也。 天台徐大章爲之記曰：『杭郡民廬，比轃如櫛，而壽安坊當闤闠四達之衝，又最囂處也。 浙省左司員外郎張君光弼之居在焉，屋數楹，甚湫隘，門垣外，囂塵闐如也。 或曰：「小人射利，惟贏之爲務，乃不惡囂耳。 員外君日乘高車，從丞相論決政事，降登乎華堂粉署之間，今卜私第，不於爽塏是擇，其何故哉？」君漠然不以爲意，方自署其楹間曰「晏居」，且謂一夔曰：「傳稱晏子之居近市，雖湫隘，弗易也。 吾居甚類之，願自附焉，子幸爲我記之。」吾於是知君之所以市居者矣。 夫踐歷華要，宅高曠而處深靚，以適其身，固所宜也。 然地位峻絕，不與人事接，則耳目不能無蔽，是故晏子之居市也，物之貴賤，無不察而知之。 方齊景公繁於刑，以踊貴屨賤而景公省於刑。 今君之居壽安也，大官貴人，布衣韋帶之士，由玆坊而東西者，必叩門上謁，君則攝衣出迎，引寘上坐，與肆議論。 下至閭閻之老，工商技藝之流，或有陳說，亦必由爲之盡。天下之事，當無有不悉，施諸有政，將不止於一事之諷而已。 晏子相齊三君，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名顯諸侯，數百載之下，太史公問其風采，猶欲爲之執鞭。 獨念當是時，公棄其民，而政在陳氏，晏子於區區貴賤之事，則務陳之，而於國之大計，則有未嘗數數然者，他日乃與隣國之大夫加竊歎焉，何也？張君倜儻亮達，故左丞楊公提兵鎮江浙時，用材略參謀其軍府事，聲望赫然。 既而退處西湖之上，麄衣糲飯，看書賦詩，以自佚其有用之身，較其風裁，不知自視晏子何如也？乃今江浙之地，未全歸於版圖，丞相用便宜命表授君爲從事，廓淸之略，克復之勛，亦惟一二左右是賴，無或如晏子之舉其細而遺其大也！』光弼罷官，自號一笑居士，又號可閒老人，其時居室已弊，友人凌彥沖爲疏募緣以葺之。 疏云：『昌黎寄玉川子，首稱洛城破屋之數間。 東坡題綠筠軒，終比揚州騎腰之十萬。 一笑居士，詩名儗於張籍，生計劣於陶潛，幾無一錢之留，家徒四壁之立，若非慷慨而多助，安得輪奐之一新？卽欲取杜工部草堂貲，何時可辦？儻許得楊闕西槐市執，今歲無殘。 苟物物之可與，則處處之成宜，但不至於庸拘，便可謂之實惠。 此皆嵘事，在特達心。』疏傳，交遊皆助之，其居始就，當時傳爲盛事。

光弼嘗作歌風臺詩云：『世間快意寧有此，亭長還鄉作天子。沛公不樂復何爲？諸母父兄知舊事，酒酣起舞和兒歌，眼中盡是漢山河。韓彭誅夷黥布戮，且喜壯士今無多，縱酒極歡留十日，慷慨傷懷淚沾臆。萬乘旌旗不自尊，魂魄猶在故鄉憶，由來樂極易生哀，泗水東流不再回，萬歲千秋誰不念？古之帝王安在哉？荒苔石刻今如許，幾度西風灞陵雨，漢家社稷四百年，荒臺猶是開基處。』一日，乘酣，朗唱於瞿宗吉，以界紙擊卓，鏗然若金石也。笑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

張光弼西湖十律詩，其一：『樓外湖光白渺茫，樓中少婦試新妝，行年將近半百歲，大醉豈能千萬場？翠織舞裙飛蛺蝶，白描歌扇睡鴛鴦，垂楊滿院無人到，芍藥花開日正長。』其二：『且觀神女爲行雨，莫問郎官應列星，芳草到門無俗駕，好山終日在湖亭。白鷗共戲荷葉小，黃鳥亂啼楊柳青。肯信曲闌干外立，晚涼吹得酒都醒。』其三：『畫船湖上載春行，日日花香扇底生，蘇小樓前看洗馬，水仙祠下坐聞鶯。碧桃紅杏渾相識，紫燕黃蜂俱有情，惆悵繁華成逝水，盡歸江海作潮聲。』其四：『倩得名姬唱慢歌，梁塵直欲下輕波，西風八月芰荷老，落日滿湖鳧鴈多。到手莫辭雙盞飲，轉頭又是一年過，光陰只在槐柯上，奈此浮生樂事何！』其五：『百鎰黃金一笑輕，少年買得是狂名，榜中酒釀湖波綠，席上人傳鳳語清。蛺蝶畫羅宮樣扇，珊瑚小柱教坊箏，南朝舊俗憐輕薄，每到花時別有情。』其六：『湖上新泥雪漸融，門前沸水暗相通。裙欺萱草輕盈綠，粉學櫻桃淺淡紅。暮雨欲來銀燭上，春寒猶在酒尊空，青綾被薄不成夢，又是一番花信風。』其七：『樓前芳樹碧盈盈，付與幽禽自在鳴。堤上馬駝紅粉過，湖中人載酒船行。日長燕子語偏好，風暖楊花體更輕，何恨才情被花惱，獨教曹記得狂名。』其八：『此日誰人肯在家？傾城滿意事繁華。時非上巳不爲節，春到牡丹纔是花。霧鬢雲鬟湖上女，畫輪繡轂道傍車，兒童盡唱銅鞮曲，未覺人間日易斜。』其九：『外湖裏湖花正開，風情滿意看花來，白銀大瓮貯名酒，翠羽小姬歌落梅。身外功名眞土苴，古來賢聖盡塵埃，韶光如此不一醉，百歲好懷能幾回？』其十：『玉局當年爲寫眞，西施宜笑復宜顰，朝雲暮雨空前夢，桃葉柳枝如故人。露電光陰千刧外，魚龍波浪一番新，傷心最是逋仙宅，半畝殘梅共晚春。』

張光弼初居楊完者左丞幕下，頗有功業之思，故其詩云：『免胄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盃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插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尙要生擒李左車。』又云：『西樓柳風吹晚香，石榴裙映黃金觴，纖歌不斷白日速，微雨欲度行雲涼。笑看席上賦鸚鵡，醉聽門前嘶驌驦，早晚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及張氏擅權，光弼憤焉，遂不事事，以詩酒自娛。其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只消幾度曹騰醉，看得春風到牡丹。』蓋言時事也。

元時法禁寬假，士夫得以沈昵盤遊，故其詩多脂粉綺羅之態。楊廉夫詩云：『二月皇都花滿城，美人多病苦多情。一雙孔雀行瑤甸，十二飛鴻上錦箏。酒掬眞珠傳玉掌，羹分甘露倒銀罌，不堪容易少年老，爭遣狂夫作後生。』又云：『天街如水夜初涼，照室銅盤璧月光，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繡靴蹴鞠句驪樣，羅帕垂彎女直妝，願汝康強好眠食，百年歡樂未渠央。』又云：『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勝剪春花。』又云：『金埒近收青海駿，錦籠初教雪衣娘。』又云：『小洞桃花落香雪，大堤楊柳舞晴烟。』又如張光弼詩云：『玉瓶注酒雙鬟綠，銀甲調箏十指寒。』又云：『新妝滿面猶看鏡，殘夢關心懶下樓。』一時富貴繁華，可想見矣。

薩都剌天錫，風流俊逸，不亞鐵厓，嘗有西湖絕句六首：『湧金門外上湖船，狂客風流憶往年，十八女兒搖艇子，隔船笑擲買花錢。』『少年豪飲醉忘歸，不覺湖船旋旋移，水面夜涼銀燭小，越娘低唱月生眉。』『紫騮驕踏落花泥，二月江城雨過時，拂曉市河春水滿，小船多半載吳姬。』『惜春曾向湖船宿，酒渴吳姬夜破橙，驀聽郎君呼小字，轉頭含笑背銀燈。』『待得郎君半醉時，笑將紈扇索題詩，小紅簾捲春波綠，渡水楊花落硯池。』『垂柳陰陰蘇小家，滿湖飛燕趁楊花，繁華一去風流減，今日橫堤幾樹鴉？』又次韻王侍郎遊湖詩：『綺席新涼舞袖偏，賞心輸與使君專，螺盃注酒搖紅浪，紈扇題詩染綠烟。一鏡湖光開曉日，萬家花氣漲晴天，湧金門外春如海，畫舫笙歌步步仙。』

奉化戴帥初表元，宋太學生也，入元不仕。其湖上賦歌者一絕，有故國之思焉。詩云：『牡丹紅紫豔陽天，檀板朱絲錦色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又陳剛中湖上感舊詩，關意略同。詩云：『昔日朱樓擁翠鈿，女牆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

黃晉卿溍，義烏人，至正初，爲浙江儒學提舉，工文章，獎引後進，不喜華治。有西湖舟中詩云：『黃塵烏帽媿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祗今忍負四難幷。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窈窕聲，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又送凌吉叟杭州教授詩：『浙水西八州，維杭實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賢愚，況茲百年後，淳朴古不如。翩翩誰家兒，白馬驕路隅，春風樊樓醉，一笑百斛珠。亦有朱門家，齊謳間吳歈，紵綺散烟霧，繽紛被傭奴。可憐彼蚩蚩，久爲紅塵驅，頹俗如波瀾，孰障群流趨？又如敗屋壁，風雨須人扶，博士非冗官，豈仰無良圖？當今歌舞場，化作絃誦區，行矣循所務，辭章信其餘。春風摻別衣，晴沙秀寒蕪，何以贈子行？白雲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比貂襜褕。』

劉師魯汶，鄖王琦六世孫也。元時占籍錢唐，以文章淑後進，黃文獻公溍贈之詩云：『遊近神交十載餘，清風落月幾愁予！何言此日同傾蓋，勝讀平生未見書。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廬，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其時有劉聲之潢，亦與齊名，洪武初，俱祀于鄉賢祠。

貫友初者，貫師泰尚書族子也，宜城人。至正間，師泰爲浙江行省參政，遂僑寓錢唐。友初自上都還錢唐也，師泰贈之詩云：『嗣宗諸姪仲容賢，客路飄零雪滿巔，曾爲頌椒留子美，御思戲蠟愛僧虔。十年湖海三盃酒，百里溪山一釣船，何日兵戈得休息？敬亭春雨共歸田。』友初詩才清麗，但纖穠乏骨，其湖上春歸詩：『湧金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得長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吳山遊女詩：『十八姑兒淺淡妝，春衣初試柳芽黃，三三五五東風裏，去上吳山答願香。』獨送戴伯貞還廣西一律云：『桂江烟水接瀟湘，逐客南歸路道長。卷裏漫多新制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盡說官如水，老我相看鬢已霜。此去莫教音問斷，雁飛今喜過衡陽。』敘事委曲，而感慨係之，出諸作之上。

張行中挽貫友初詩：『百年心事復誰知？過海人傳俊逸詩，懶聽朝雞全晚節，慣騎官馬說當時。文章自歎無遺蔭，冰玉還看有故枝，一代風流俱已矣，曉星殘月不勝悲。』『黃金臺上草芊芊，掉臂東風四十年，對客半開青白眼，寫懷漫賦短長篇。玉堂春夢烟雲外，茅屋秋風浙水邊，惆悵清魂招不返，空歌楚些淚潸然。』

邪林，南海人，初名觀善，以南昌教授，擢吏部驗封主事。成祖改名林，後坐法謫戍保安，遇赦，晚居杭州。詩文爲一代所推重。嘗於保安留別畏存齋詩云：『兩鬢西風吹斷蓬，杖藜扶病看秋容，菊花渾似詩人瘦，山色不如歸興濃。紫塞一盃桑落酒，彤庭五夜未央鐘。燕鴻歧路東西去，此後相思意萬重。』又春夕旅懷云：『萬里東風故國情，十年幾度鳳凰城，衡陽雁盡春三月，巫峽猿啼夜二更。席上狂言因酒得，鏡中華髮爲愁生，靜觀富貴如雲轉，拂袖歸來任俗爭。』五月十三日入杭詩：『遊遍江湖未到杭，不知人世有天堂，六橋花柳丹青興，九陌樓臺錦繡妝。北米南柴誇物產，朝歌暮宴樂時康，逐臣何幸蒙寬宥！到此渾忘是異鄉。』僦屋里仁坊詩：『謫居何處好逍遙？仁里深深遠市囂，夜色滿簾湖上月，秋聲到枕海門潮。上林鵷侶空相憶，南浦鷗羣苦見招，覆載無私天地闊，暫容閒散在漁樵。』遊南屏不偶詩：『鬧珮荷裳竹籜冠，清癯無奈朔風寒，飯堂鐘罷來何晚？雪夜舟回興已闌。俗狀塵容勞意馬，天光雲影動情瀾，石頭有路終須到，共聽吾師說六觀。』

鍾狂客韛，南海人，甚有詩名。成化中，淮南督理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公銳，取歸幕下。過杭，友人招遊西湖，寄之詩。鍾和曰：『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來招也去遊。已辦蜀川千丈錦，爲誰今日盡纏頭？』『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烟，湖邊爲問山多少？每箇峯頭住一年。』信乎狂客也。

楊溫甫孟瑛，四川酆都人。弘治十六年，知杭州府，時西湖民間規占者十九，溫甫建議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銳情濬復，而浮言胥動，溫甫迺爲文諭民曰：『先賢爲民，深弘利本，特濬西湖之浸，用溉上唐之田，多歷歲年，漸成湮廢。比者，鄉賢侍郎何公，生長是邦，習知成事，著爲三說，辯析百端，伏蒙當道俯念地方，力圖濬復，予又職司水土，敢憚劬勞？重惟湖上之園池，盡是豪家之封殖，一旦開毀，百口怨咨，民既傷心，我亦動念。但今民產，本昔官湖，民倖于官以肥家，罔已干紀，宜取於民以復舊，豈謂厲民？又惟上唐萬頃之田，宿仰西湖千畝之水，水盡湮塞，田漸荒蕪，利歸于數十家，害貽于千萬井。況古人留利物之澤，豈今日啓生事之端？幸相遵以平心，勿相搖於異說。有以占產自首者，原情免罪，奏請除糧。查得銅錢局及崇興、崇善、禪智等廢寺，田以畝計者數千，地以頃計者盈百，勦連阡陌，間附城闉，膏沃可耕，標換如數。況在昔湖田，皆捏報之稅，於今清籍，有新增之糧，新增者至九百而有奇，捏報者幾八百而不足，稍加查派，不費更張，決不累民，無患虧賦。予性知執法，心在利民，非勢力之可移，惟鬼神之是質，凡我父老，率爾鄉閭，亟爲遷移，無肆頑梗。』觀于斯文，公之任怨亦劇矣。迺以正德二年二月二日興工，六月十日歇役，八月十九日續工，九月十二日訖事。日用夫八千人，銀二萬八千七百餘兩。

聶大年，號東軒，臨川人。舉明經，爲仁和縣學訓導，陞教諭。襟懷坦率，有清才，文章流麗，詩復俊逸，而灑翰得李北海遺意。誘育士子，務盡恩義。薦入翰林，修遼、金、宋三史，卒。嘗作西湖十景詩，『蘇堤春曉』云：『樹烟花霧遶堤沙，樓閣朦朧一半遮，三竺鐘聲催落月，六橋柳色帶棲鴉。綠窗睡覺聞啼鳥，綺閣妝殘喚賣花，遙望酒旗何處是？炊烟起處有人家。』『柳浪聞鶯』云：『雨後翻空一派青，蘇公堤畔繫漁舲，只藏鶯鳥春聲滑，不起魚龍夜氣腥。游子愛聞停玉勒，佳人倦聽倚銀屏，待看三月歌喉老，又見浮波絮作萍。』『花港觀魚』云：『湖上春來水拍空，桃花浪暖柳陰濃，微翻荇帶絲千尺，亂躍萍星翠幾重。洲渚此時多避鷺，風雲何日去爲龍？箇中縱有濠梁樂，閑網深看不汝容。』『兩峯插雲』云：『屹立亭亭入杳冥，勢雄南北氣憑陵，玉簪拔地三千仞，寶蓋撐空一七層。天遠不聞風外鐸，夜深遙禮月邊燈，何當一掃浮雲靜，俯視東溟看日升。』『三潭印月』云：『纖雲掃迹浪花收，塔影亭亭引碧流。半夜冰輪初出海，一湖金水欲鎔秋，龍宮獻璧神光吐，鮫室遺珠瑞氣浮，浪說影娥池上景，不知

此地有仙舟。』『麴院風荷』云：『翠園紅繞戰縱橫，似看吳宮習女兵，飛雪翻空雲影亂，遊魚吹浪水紋生。錦裳零落香猶在，銅柱欹斜露半傾，兩腋新涼驚酒醒，畫船吹送按歌聲。』『平湖秋月』云：『舟向湖堤夜扣舷，愛看波影弄嬋娟，一塵不動天連水，萬籟無聲客在船。赤壁未醒玄鶴夢，驪宮偏惱老龍眠，朗吟玉搭微瀾句，長笑凌空氣浩然。』『南屏晚鐘』云：『柳昏花暝暮雲生，隱隱初傳一兩聲，禪榻屢驚僧入定，旅窗偏惱客含情。月隨逸韻升蒼嶺，風遞遺音過鳳城，催散遊人罷歌舞，玉壺銀箭夜初更。』『雷峯夕照』云：『宜雨宜晴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霞穿樓閣紅光繞，雲捲笙歌逸韻隨，山紫翠中樵唱遠，樹蒼黃外馬歸遲。何人解畫瀟湘景？併與漁村作二奇。』『斷橋殘雪』云：『醉裏曾登白玉梯，東風吹暖又成泥，玉腰螮蝀垂天闕，銀色樓臺夾岸迷。九井晴添新水活，兩峯濃壓宿雲低，衝寒爲訪梅花信，十里銀沙印馬蹄。』同陳緝熙泛湖詩：『宿雨初收見兩峯，湖光如練瀉晴空，畫船載酒來天上，青鳥啣花度鏡中。檀板歌聲無越女，翰林詩句有唐風，相逢莫惜留連飲，明日誰人拾落紅。』又西湖詩：『西出江城外，烟霞隔世塵，鐘聲三竺曉，花氣六橋春。雞犬桃源地，笙歌閬苑賓，時平得遊賞，忘卻宦中身。』清明與友登寶峯詩：『江心後浪催前浪，湖上歌聲雜哭聲，今日重來多感慨，百年能得幾清明。』

孫大年詩翰著名一時，而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在錢唐時，嘗署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司。』以此見忤達官。晚年被徵修史，至京而卒，時人比之梅聖俞，宜也。其初度日寫懷詩云：『五十一年車下坡，又逢初度意如何？牀頭漸覺黃金少，鏡裏還憐白髮多。人笑能詩貧杜甫，天容善飯老廉頗，相知惟有梅花在，自折南枝伴醉歌。』又次答祖芳云：『幾年遠別喜重過，白首相看奈老何。富貴不來眞有命，齒牙雖脫尙能歌。頻沽市醞消殘燭，遙指天星出絳河，惟有與君情莫逆，他人平地起風波。』嗚呼！四海交游，豈止一祖芳而已哉！蓋以寡合，有激而云然耳。劉邦彥哭大年詩：『京邸淒涼寄病身，俄聞鵩鳥上承塵，共嗟賈誼年華促，自顧虞翻骨相屯。千里音書成永訣，九重泉路隔交親，傷心今夜東軒月，空照先生漉酒巾。』

孫大年之掌教仁和也，歷官九年，不以家眷自隨。嘗有答內子寄衣詩云：『山妻憐我舊蘇秦，寄得衣來穩稱身。落日故園歌白苧，秋風京洛染緇塵。同心意重思偕老，結髮情深不厭貧。萬里莫如歸去好，幾多衣錦夜行人。』又有諭兒輩詩云：『四兒五歲六兒三，莫與肥甘習口甜，清白傳家無我愧，詩書世業要人擔。三餐淡飯何須酒，一筯黃虀略用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爲官廉。』視此，高風可想矣。

孫大年在仁和時，山西、湖廣、廣東、廣西咸以秋闈校士致聘，大年辭不往，寄之詩云：『名藩校藝道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行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雲寒樹影疎，寄語天涯好知己，莫因詞賦薦相如。』

孫大年嘗賦『卜算子』二首，蓋自況也。詞云：『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頭，春筍纖纖露。老卻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粉淚溼鮫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峯，酒醒燈花落。數日尙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含顰爲阿誰？但悔從前錯。』馬浩瀾和云：『歌得雪兒歌，舞得霓裳舞。料想前身跨鳳仙，合作蕭郎婦。顏色雪中梅，淚點花梢露。雲雨巫山十二峯，未數高唐賦。』『花壓鬢雲低，風透羅衫薄。殘夢暗騰下翠樓，不覺金釵落。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著。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孫太初一元，號太白山人。正德中，流寓西湖。或曰安化王裔，避亂，詭姓名。修髯皙面，丰儀瀟灑，望之宛然神仙也。詩思清逸，有烟霞氣，其跨驢遊西山天竺寺詩：『秋葉滿林吹亂紅，秋光半在山寺中。老衲迎門解幽事，一見呼我長將公。薰爐相對坐終夕，松聲泉韻何沖融！獨鶴隔竹向人立，欲鳴未鳴幽意同。氣酣日落豪興發，詩成三繞青桂叢。造物小兒玩人世，俯仰何必悲無窮？布袍斗笠自高格，狂歌醉舞驚山翁。歸來明月散林影，驢背仰笑秋山空。』秋晚眺鎮海樓詩：『樓上輕雲散女牌，樓前狂客獨支頤。江當夕照半添色，詩與秋山兩鬭奇。木葉無言時序冉，塵寰多事杖藜知，只應又被漁郎笑，雨細風斜歸去遲。』登吳山絕頂望江湖詩：『獨倚危岑岸接䍦，晚潮初上練痕齊，亂撾鼉鼓妖蛟舞，倒捲銀山海日低。弓弩千年人去後，帆檣萬里望中迷，憑誰喚起眉山老，爲誦錢王廟裏題。』

西湖之改名高士湖也，孫太白自序云：『正德乙亥孟春十四日，予與石川子泛舟西湖，時石川子著方山冠，予戴華陽巾，被高士服，把酒四望，予顧謂石川子曰：「昔靑蓮居士李白與尙書郎張謂泛河州南湖，因改爲郎官湖，今日予與子遊，頗追蹟前事，西湖因可爲高士湖矣。」石川子大笑，酹酒于湖，命予詩紀之。予時已爛醉，卽信口長短成篇，不竄易一字云：「我聞唐家李白一世賢，郎官之湖至今傳。我今與子繼其蹟，勝事豈許昔人專？方冠野服興不減，觴船載酒凌蒼烟。千山萬山兩岸如翠龍，蜿蜒盡在几席前。青天落盃底，白日行舟邊，黿鼉突兀波而出，大魚小魚爭避船。君把斗酒，我歌扣舷，天風下來，雲葉翩翩，爛醉騎鯨，遊崑崙巔。」』

孫太白之寓西湖也，與閩人鄭繼之善夫善，其步繼之詩云：『不見平生鄭廣文，風塵側望隔青雲，殊方物色偏憐客，兩夜燈花頻夢君。隔葉山鳩高自語，避人江鶴獨爲羣，眼中世事堪惆悵，塞北音書久未聞。』鄭繼之久不過湖上寄筒詩：『怪爾狂吟客，不過湖水濱，寧遭官長罵，莫

得野人嗔。雲外烏藤杖，水邊白鷺巾，相看只自好，空送月華新。』鄭繼之寄孫太白詩：『吳門往日聽談玄，寒雁江鱗動隔年，聞爾獨居水西寺，與誰同泛六橋船？魚翻荇帶錦不亂，鳥下蘼蕪青可憐。擬把斬簡共梅蕊，兼程定得小春天。』又云：『爲問山人孫太初，交情歲晚莫教疎，孤山梅萼春相惱，滿地松苓日自鋤。江夏青容禰處士，茂陵初臥馬相如，知君不廢若溪釣，書帛能無寄鯉魚。』西湖過孫山人舊隱詩：『荒迷更踏西湖路，露鳥雲裳空六橋。涕淚翻悲竹林宴，笛聲月色傍中宵。醉歌亂詫魚龍出，此地曾傳麟鳳標。今日孤山最孤寂，梅花桂樹更蕭條。』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才情雅致

羅昭諫隱，新城人，博物能詩。唐昭宗時，遊京師，不遇，歸謁武肅王，辟爲錢唐令，尋掌書記。時鏐初授鎭海軍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稱浙西繁盛。成，以示隱，隱曰：『是自買征索也。』請更之，乃極言兵火凋弊，有『天寒而麋鹿來遊，日暮而牛羊不下』之語，廷臣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又賀昭宗更名曄表曰：『左則姬昌之半字，右則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諸鎭第一云。然性傲睨，好議評臧否，探隱命物，往往奇中，故至今杭人稱前定不爽者，猶云『羅隱題破』也。

潘逍遙閬，錢唐人，以詩名。宋太宗將官之，辭不就，與王繼恩善，繼恩敗，捕之，逝，弗得。咸平初，京尹收繫之，眞宗赦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卒於泗上。初，閬在錢唐，與道士馮德之約，歸骨於天柱山，德之遷其骨歸葬焉。閬與王元之、孫何、柳開、魏野最厚，暇則放懷湖山，隨意吟詠，人目爲謫仙云。嘗有錢唐晚歸詩一首，祖無擇以爲不減劉長卿也。詩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私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背人飛。』又有過華山詩云：『高愛三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旁人大笑從他笑，終擬移家向此居。』好事者畫爲圖，魏野贈詩云：『昔賢放志多狂怪，若比而今總未如。從此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閬倒騎驢。』又夏日宿西禪院詩：『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知有雨，院靜似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蘇子瞻深喜之。

沈文通遘，錢唐人，皇祐初，舉進士，後知杭州。疎俊博達，明于吏治，令行禁止，以公錢嫁民間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屬，皆甘傾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嘗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適會客食之，且詣府，遘迎語曰：『昨蟹美乎？』客驚謝。嘗鑿井引湖水以便民，至今稱沈公井。其送施密守錢唐詩云：『塞外風烟河上塵，歸來始覺二毛新。承明自厭頻趨直，滄海還思一濯巾。幕府旌旗初壓境，畫船歌吹便行春，湖山滿目舊遊在，何日從公醉紫蓴？』所著有『西溪集』。

沈睿達遼，遘弟也，趣操高爽，能詩，王安石甚重之，有『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稱。坐法，流池州，得九華、秋浦間，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築室齊山，名曰『雲巢』，所著有『雲巢編』，蘇、黃皆與倡和。

沈存中括，遘從父也，舉進士，編校昭文書籍，定三歲郊丘之制，考渾儀、景表、五壺、浮漏，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神宗稱善。忤蔡確，出知延州，募軼羣之士，得徹札超乘者千餘。時朝廷出宿衞兵戍鎭，賞賚至再，而不及鎭兵。括以爲衞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鎭兵也，賞不均，且召亂。乃藏敕而矯制賜緡錢，以驛聞，詔報嘉之。括博學善文，而喜詼諧，劉貢父嘗詣之，値括澡體盆中，便慟哭。括驚問故，貢父曰：『死矣盆盛括。』括亦大笑，所著有『長興集』、『筆談』。

關子淵沼，杭州人，元祐間，爲翰林學士。將辭歸，隱士孔夷贈之詩云：『吳越聲飛二十年，緇衣空復歎遺編。紫芝眉宇風塵外，太白文章錦繡前。可是石渠方載筆，未應水國要歸田，他年霅裏相逢處，能記騎驢孟浩然。』其清標絕俗如此。

強幾聖至，錢唐吳山里人，刻苦攻詩，韓魏公甚重之。所著有『祠部集』。其戲贈賈麟自睦來杭，將復如蘇詩：『春風那解繫狂遊？朝醉桐江暮柳洲，大手千篇隨地擲，一身四海學雲浮。榮名不落門胥步，退樂聊爲晚歲謀，老橘殘鱸猶有興，片心欲起洞庭舟。』

周美成邦彥，錢唐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奇之，累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名其居曰顧曲堂。其所製『意難忘』云：『衣染鶯黃。愛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簷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子細端詳。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顰知有恨，貪耍不成妝。些個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其詞格大率類此。

美成晚歸錢唐，夢中得『瑞鶴仙』詞一闋云：『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欄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蚤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飈動幕。猶殘醉，遶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卻，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宴客，倉皇出奔，趨於西湖墳菴。適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而來，乃與小飲於道旁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少焉分背，抵菴尙有餘釀，困臥小閣之上，恍如詞中所云。逾月，入城，故居皆遭蹂踐矣。後得請提舉洞霄宮而終老焉。

白廷玉珽，錢唐人。博綜經史，所著有『湛淵集』。方回、劉辰翁稱其詩逼陶、韋，書逼顏、柳。嘗著西湖賦二首，考據精核。其湖樓玩雪詩：『上湖十里捲簾中，幻出瑤華第一宮。山勢蹴天銀作浪，柳行撲地玉爲虹。漁簑鶴氅同爲我，爵舌羊羔不負公，明日鳳城朝退蚤，一鞭曾約試吟驄。』湖居雜興詩：『御舟初出賞春菲，傳是諸王與后妃。香霧漸深簾幕暗，日斜惟見淡黃

衣。』『脈脈吹香屋角梅，背風移燭小簾開。鳳城幾日元宵近，一片笳聲水上來。』『龍舟曉發斷橋西，別有輕舟兩兩隨，春色可人晴較穩，酒家爭出柳梢旗。』『相國平泉水竹居，吳中花石世間無，遊人馬上休回首，一半春風在裏湖。』『雨後林塘夏亦秋，一葫蘆酒在船頭，醉來深入荷花去，臥看青天飛白鷗。』『三賢猶得仰高風，冠服雖殊氣味同，後五百年無繼者，桃花含笑夕陽中。』『車魚人散水風腥，雨色涼分柳外晴，回首夕陽都落盡，忽然東向數峯明。』『萬樹芙蓉兩蕊宮，秋風開遍水邊叢，白鷴遮盡紅鷴出，只見紅鷴一半紅。』酒邊贈朱處士詩：『烏葛唐巾白苧裘，掃庭終夕共淹留，醉中談論心猶壯，老去歌歎淚亦流。對客呈詩如獻佛，課兒收橘當封侯，明年好理西風櫂，重約三吳爛熳遊。』

葉太白李，錢唐人，或曰宮陽人。賈似道當國時，行公田、關子兩法，民間苦之。李上書力詆，且獻鈔式以代關子。似道怒，黥流嶺南。及似道敗，赦還，而似道亦有漳州之謫，相值於途，太白贈之詞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宋亡，入元，上書獻鈔式，世皇嘉納，遂爲至元鈔。仕至中書左丞。

錢思復惟善，錢唐人，博學能文章，以浙潮賦起名，其首句云：『維羅刹之巨江兮，實發源於太末。』試官嘉之，遂中選，蓋其時滿場無知羅刹爲浙江者。後作西湖竹枝詞十首，有云：『阿姊住近段家橋』，瞿元範戲之云：『此段家橋創見，卻與羅刹江不同也。』瞿宗吉胥盃和之云：『昨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帶係郎腰。願郎得似長江水，日日如期兩度潮。』又云：『裏湖外湖波渺茫，兩岸人家多種桑，採桑不怕霧露溼，惟願朝朝逢著郎。』大爲思復獎許。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簡川，與楊廉夫倡和，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紅。』又云：『漢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元。』蓋感時事也。

葉居仲廣居，仁和人。天資超邁，才力絕人，仕至浙江儒學提舉。築室西冷橋，陶情詩酒，所著有『自得齋集』。自題隱居詩：『瘦木栽冠鶴氅輕，十年塵土厭飄零，小山舊隱雲封戶，大藥新成月滿庭。丹井夜交龍虎氣，碧霄春蹋鳳皇翎。西風客舍炎歊淨，擬讀琴心內景經。』

仇仁近遠，號山村，錢唐人。元初，爲溧陽州儒學教授。工詩文，一時遊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所著『山村集』。洪武初，祀於杭學鄉賢祠。其湖上值雨詩：『波痕新綠草新青，有約尋芳苦不晴。沙徑泥深雙燕溼，柳橋烟淡一鶯鳴。山園故苑春常鎖，泉落低畦駛未畊，十載舊蹤時入夢，畫船多處看傾城。』同段吉甫泛湖詩：『西湖春碧淨無泥，畫舫朱簾傍岸移。寒食清明初過後，杏花楊柳乍晴時。從教西日催歌鼓，莫放東風轉酒旗。只恐明朝成雨去，晴黛濃綠上高枝。』同陳彥國泛湖詩：『斜隄高柳綠連天，且繫閒人書畫船。花事已空三月後，湖光還似百年前。洛陽園囿惟詩在，江左英雄託酒傳，亦欲扣舷歌小海，恐驚沙上白鷗眠。』陪戴祖禹汎湖分韻得天字詩：『冉冉夕陽紅隔雨，悠悠野水碧連天。山分秋色歸紅葉，風約蘋香入畫船。鐘鼓園林已如此，衣冠人物故依然，當歌對酒腸堪斷，倒著烏巾且醉眠。』和韻胡希聖湖上詩：『曾識清明上巳時，慣隨蜂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歇，杜宇不鳴春自歸。雙冢年深人祭少，孤山日晚客來稀，江南倘有餘寒在，莫倚東風穩絮衣。』『連作湖山五日遊，沙鷗慣識木蘭舟。清明寒食荒城晚，燕子梨花細雨愁。賜火恩榮皆舊夢，禁烟風景似初秋，鳳絲龍竹繁華意，猶爲西林落日留。』秋日西湖園亭詩：『西湖一曲百泉通，漠漠青山遶梵宮，故國園林秋色淨，明朝風雨桂花空。銀笙玉笛清歌外，畫舫朱簾落照中，人物風光兩相稱，兒童遮莫笑山翁。』陸靜復爲園詩：『連轡行春自作期，尋芳卻笑我來遲，三盃雲液花前酌，一曲瓊簫竹下吹。滄海桑田非舊日，石泉槐火有新詩。山中道士閒於鶴，門外紅塵總不知。』閒居絕句詩：『堦前紫蔓金絲草，籬角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消歇，春留富貴與詩家。』『茶甌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卽道人，細雨斜陽君莫出，綠陰門外有紅塵。』

高孟升得暘，錢唐人。洪武間，以文學薦，授臨安學教諭，陞高州學教授。永樂初，召爲宗人府經歷，纂修大典，爲副總裁。記問博洽，詩文純雅，名重一時，所著有『節庵集』。嘗作錢唐十景詩，『西湖夜月』云：『共說西湖天下景，秋來有月更奇哉。寒波拍岸金千頃，灝氣涵空玉一杯。桂子遠從雲外落，藕花多在霧中開，酒船清夜乘清興，絕勝笙歌日往來。』『浙江秋濤』云：『秋滿吳天八月中，潮頭萬丈駕西風，雲驅蛟蜃雷霆鬭，水擊鯤鵬渤澥空。自古江山誇壯觀，至今父老說英雄，諸溪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孤山霽雪』云：『山頭白白六花鋪，水面青青一髻孤。翠鳳搏雲朝貝闕，玉樓擎日出冰壺。梅花正好衝寒探，竹葉何妨踏凍沽，千載林逋留勝迹，總因佳境在西湖。』『兩峯白雲』云：『西湖之上兩奇峯，高入太虛雲氣中，華蓋漸迷青縹緲，浮圖時見碧玲瓏。陰連海眼龍歸洞，影散天心鶴繞空，幾度登臨舒遠眺，英英佳氣盪吟胸。』『東海朝暾』云：『一道長江接海門，扶桑影動洛朝暾，銅盤迥立仙人掌，金柱中撐玉女盆，出水赤烏銜火躍，隨潮白馬挾雷奔。負暄亦有磯頭老，欲效微芹獻至尊。』『北關夜市』云：『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國流傳直至今。青苧受風搖月影，絳紗籠火照春陰。樓前飲伴聯游袂，湖上歸人散醉襟，闌闠喧闐如晝日，禁鐘未動夜將深。』『九里雲松』云：『喬松萬樹總良材，九里青雲一逕開，雲氣直從天竺去，濤聲長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濃樾，子落僧前點嫩苔，山水清暉增偉觀，託根元不愧徂徠。』『六橋烟柳』云：『畫橋六曲

繞湖頭，最愛晴烟柳上浮，淺水籠寒橫晻靄，微風熏暖弄輕柔。金梭隱見閑黃鳥，錦纜縈紆出綵舟，徧倚赤闌頻注目，爲憐張緒舊風流。』『靈石樵歌』云：『靈石塢頭樵逕連，翠樵唱和石頭前，猿啼鶴唳淸相似，野調山腔近自然。木杪緣厓通窈窕，竹根溜澗雜潺湲，白雲過處淸風發，吹入長松勝管絃。』『冷泉猿嘯』云：『冷泉亭外松千樹，時有老猿啼樹間，逐侶出雲風動壑，呼兒歸洞月橫山。曉空蕙帳人初去，秋入荷衣客未還，淸響不同巴峽怨，時時嫋嫋和潺潺。』和貢友初西湖詩：『佳趣誰全得？閒情自軼羣。買舟聽夜雨，立馬看春雲。酒伴期相共，詩題得屢分，西湖天下景，坡句昔曾聞。』約人遊湖詩：『明日湖中去，先期問畫船，分醪開臘醆，裹茗試春泉。知己能肯會，同心託就延。段家橋畔柳，拂曙看鶯遷。』

高孟升晚春曲：『香雨飄紅換新綠，雛鶯怨咽參差玉，背闌墜露泣殘妝，遠翠愁山蛾黛蹙。勞勞乳燕說烏衣，海天凝雲烟草迷，東流苦長西日短，惆悵花前鸚鵡卮。細幕深沈雨聲小，夢入神山良夜悄，鏡裏韶華又一年，曲渚雞鳴錦屏曉。』瞿宗吉春曉曲：『子規啼罷東方白，香露寒凝海棠魄，帳捲流蘇夢乍醒，妝臺試點宮梅額。鶯儔燕侶乘風來，隔林巧語傷幽懷，金錢買花不論價，俏枝斜插雙頭釵。曈曈紅日射牕牖，暖霧如烟薰翠柳，鞦韆蹴踘綵繩閒，滿頰胭脂中卯酒。』二篇詞調俊逸，風致可想也。

淩彥翀雲翰，仁和人。博通經史，領至正十九年鄉薦，除平江路學正，不赴。作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梢靑』一百首，號梅柳爭春，詞調俱美。洪武初，舉杭州府學訓導，陞成都府學教授，卒。所著有『柘軒集』。其南山飛流亭詩：『山溜泠泠來不竭，激成飛瀑散空明。虹霓下飲秋無際，河漢西流夜有聲。橫劍誰思仙子過？作亭人羨老僧淸。平生慣鬭天台賦，不記香爐記赤城。』重過柳洲寺詩：『買花載酒憶當年，風景依稀最可憐，彭澤有人歸栗里，海波何處變桑田？聯拳鷺立枯荷雨，寂寞鴉棲古樹烟，幾度涌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西湖漁者詩：『家住錢唐西子湖，釣竿幾度拂珊瑚，扁舟載月歸來晚，不覺全身入畫圖。』

洪武庚申冬，彥翀爲人題鍾馗圖云：『朔風吹沙目欲眯，官柳搖金梅綻蕊。終南進士偶然起，束帶藍袍靴露趾，手擘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蝟磔于思含老齒，頤指守門荼與壘，肯放妖狐搖九尾。一聲爆竹人盡靡，明日春光萬餘里。』題罷，掀髯自得。不數日，辟書臨門，迫脅上路，到京，竟有成都之行，遂成詩讖。在任，以乏貢舉，謫南荒。卒，歸骨西湖，瞿宗吉作詩送之云『一去西川隔夜臺，恐看白璧瘞蒼苔，酒朋詩友彫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

楊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淩彥翀以『漁家傲』詞壽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兔已將靈藥擣，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復初和詞云：『當時承望求仙道，那知薄命如郊島。留得殘生猶自好，多懊惱，塵緣俗慮何時掃？子已成童無用抱，醉眠任使和衣倒。今歲砧聲秋未擣，涼氣早，看來只恐中年老。』瞿宗吉和詞云：『喜來不涉邯鄲道，愁來不竄沙門島。惟有村居閒最好，無事惱，苔階竹徑頻頻掃。有酒可斟琴可抱，長年擬看三松倒。臼內靈砂親自擣，歸隱早，朝廷未放玄眞老。』宗吉旣和此詞，而復序云：『舊譜皆以仄聲起，歐公呼范文正爲窮塞主，首句所謂「塞上秋來」者，正此格也。他如王荊公之「平岸小橋千嶂抱」，周淸眞之「幾日春陰寒惻惻」，謝無逸之「秋水無痕淸見底」，張仲宗之「釣笠披雲靑嶂遶」，亦皆如是。今二公皆以平聲易之，特著此以俟知音爾。』

彥翀作『無俗念』詞云：『等閒屈指，算今來古往，誰爲英傑？耳目聰明天賦予，怎肯虛生虛滅？去燕來鴻，飛烏走兔，世事何時歇？風波境界，大川不用頻涉。空踏遍，萬戶千門，五湖四海，一樣中秋月。正面相看君記取，全體本來無缺。空裏非空，夢中眞夢，莫向癡人說。須騎黃鶴，夜深朝禮金闕。』『蝶戀花』詞云：『一色杏花三百樹，茅屋無多，更在花深住。旋壓小槽留客醉，舉杯忽聽黃鸝語。醉眼看花花亦舞，風妬殘紅，飛過鄰牆去。恰似牧童遙指處，淸明時節紛紛雨。』詞格淸逸，一洗鉛華，非鬪金儷玉者比也。

莫景行維賢，錢唐人。雅尚標致，築別業于靈竺之間，繞栽杏樹，號曰杏園，日與騷人墨客遊詠其中，時人比之輞川莊也。黃溍詩云：『旋移小隱傍南峯，遠有咸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偃蹇，湖光無雨亦溟濛。行春杖屨時時到，臨水軒窗面面通，別作新亭供戲劇，靑帘搖曳杏花中。』張興詩云：『文園近日復何如？杏樹莊頭好隱居。塵隔不知城市熱，門開只見稻麻疎。碧鮮淸貫閒評藥，綠樹涼風獨枕書，喜得江村殘暑退，拏舟擬欲到行廬。』洪武初，曾爲杭庠訓導，所著有『廣莫子稿』。其祖凝少眞人者，前元時高士也，卒，葬棲霞嶺，虞邵庵爲之碑記。張行中爲之賦詩云：『相國流芳到棣華，隱居湖上對棲霞，淸漣後澗神仙境，幽勝孤山處士家，華表秋霄空落月，杏莊寒食幾飛花？如今獨有雙碑在，人物俱非重可嗟。』

潘時雍，錢唐人，俯淡力學，詩句脫塵，號灌園生。徐一夔爲之序曰：『錢唐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將，視當世富貴，雖非不願欲者，使其脂韋取容，以儌倖一時，寧貧賤而肆志。郡城之東，二百步而近，有地十餘畝，古井一區，宋簽院基也，入于民居久矣，荒棄弗治。暇日過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爲吾生乎？」旣而購得之，除治一畝爲廬，用其餘地，析而爲畦，縱橫數十塍，茹菜若干品。天稍不雨，輒置桔槔井上，俯前仰後，聲軋軋如龍鳴，出井水以灌。已則攝弊衣履，循行畦間，顧見菜色靑靑，若綠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掇其

脆美，爲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賣諸市中，日以爲常不輟。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蜃蛤之所產，羽草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街居之民，用貨求富，十金爲母則子百金，百金爲母則子千金、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爲今行省丞相治所，往時承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承制，得自爵祿人，卜、醫衆技，苟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違父母，跋涉遠道，輒致位顯要，紆金曳紫，翺翔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泯矣，惟聲與利可以聳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聲利之場，不爲彼以取寵榮，顧乃爲此，何哉？」時雍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我則不能，吾亦豈能枉吾之性，以我所不能，爲彼之能？故寧自附于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唐之人，不尚貨殖而尚德義，不尚奔競而尚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因序其出處，以爲趨附聲利者勸焉。』時雍嘗爲一夔賦獨樹軒詩：『瀟洒幽軒面水開，軒前老樹倚雲栽，閒來倚杖過三匝，醉後支頤看百迴。風雨欲隨龍化去，雲霄常聽鶴飛來。結鄰擬共榮枯事，遮莫人知是散材。』

張行中輿，仁和槎溪人。洪武初，上書論時務，稱旨，授刑部主事。詞翰清麗。弟行素幹，咸有文名，兄弟友愛，所著有『聯輝集』。行中秋日湖中詩：『風波千頃畫船開，吹近芙蓉影裏來，倒捲綵霞翻舞袖，斜飛白雨溢行杯。總宜園冷花無主，蘇小墳空草作堆，爲倩金戈揮落日，秋聲莫向樹頭催。』湖上分韻得香字詩：『晴巃雲橫萬里長，出門步步是春光。近湖酒閑多紅杏，隔岸漁家盡綠楊。簫鼓聲寒心自醉，綺羅魂冷骨猶香。漫遊不是矜年少，贏得閒情似洛陽。』約可閒老人訪王藥師詩：『明朝寒食風日晴，可閒欲同湖上行，先拾玉壺園上翠，卻聽瑤石山前鶯。茶鐺煩爲試新火，杏酪不須和冷餳。君若肯將花逕掃，日高相與到柴扃。』次韻元宵詩：『月到中宵午漏深，青衫羅薄露華侵。蓬浮仙島春無際，人下歌樓醉不禁。大地金蓮分夜色，上方玉燭慰民心，歸來更有傳柑宴，坐列宮釵十二金。』開王立本江上觀潮詩：『兩月覺逵王翰面，近聞無事看胥濤。鳳凰相對暮雲合，牛馬不分秋水高。望去波瀾接天宇，坐令霜雪侵鬢毛，江皋賴有逵文學，應與論詩對濁醪。』江潮詩：『羅刹江頭八月潮，吞山挾海勢雄豪，六鼇倒捲銀河闊，萬馬橫奔雪嶂高。自是乾坤通氣脈，應非神物作波濤。吳兒弄險須臾事，坐看平流濟萬艘。』行素次韻王志道元夕感興詩：『沈水香生寶篆烟，九衢車馬正喧闐，金蓮徧燭三千界，銀甲誰彈五十絃？天上樓臺春靡靡，人間風月夜娟娟，少年行樂情懷異，絳蠟龍紗六曲聯。』

逯西皋者，元左丞智曾孫也。占籍錢唐，工文翰。有雅趣，仕行省都事，內附後，棄官居西湖，八十五歲卒。張行中嘗贈之詩云：『無官貧亦樂，有暇趣偏寬。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透窗蟾影淡，落枕雁聲寒。猶恐梅開早，扶筇雪裏看。』又云：『冠製黃楊窄，巾裁皁葛寬，仙衣新鶴氅，吟杖小龍竿。日短棋消暇，風高酒禦寒，興來書數紙，稚子已能看。』又：『八十古難能，風流事慣曾，醉防醒眼怒，老畏少年憎。鶴髮垂寬領，蝦身倚瘦藤，笑談殊未倦，把酒勸山僧。』子宏，洪武初，選補杭州府學生，從徐大章；年十八，陳時政得失，高皇帝悅之，試秋柳賦，稱旨。吏部奏『宏年少，賜歸卒業。』尋以鄉貢，歷教淞江、武進。宏子端，舉進士，官刑部員外郎；永樂中，扈從北征，死于戰。

瞿宗吉佑，錢唐人，學博才贍，風致俊朗，少不爲其父所知。鄉人張彥復，自福建檢校回家，瞿翁殺雞具酒待之，宗吉年十四，適自學舍歸，彥復指雞爲題，命賦之。宗吉應聲云：『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瞿翁遂搆傳桂堂，而淩彥翀、丘彥能、吳敬夫咸鄉丈，與爲忘年友。一日，楊廉夫訪之，出所作香奩八詠以示宗吉，宗吉悉和之。其『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窗聞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歎服曰：『此瞿家千里駒也。』洪武中，以薦舉授臨安學訓導，累陞周府長史。所著有『存齋集』。

永樂間，宗吉以詩禍，下錦衣獄，盱江胡子昂亦以詩禍踵至，子昂以東坡係御史臺獄二詩索瞿和，瞿詩云：『一落危途又幾春，百憂交集未亡身。不才棄斥逢明主，多難扶持望故人。有字五千能講道，無錢十萬可通神，忘懷且共團欒坐，滿灶爐香說善因。』『酸風苦霧雨淒淒，愁掩圜扉坐榻低，投老漸思依木佛，受恩未許赦金雞。艱難償食憐無母，辛苦迴文賴有妻，何日湖船載春酒，一篙撐過斷橋西。』已而，宗吉謫戍保安者十年，時興河失守，邊境蕭條。永樂己亥，降佛曲於塞下，選子弟唱之，時値元宵，宗吉淒然作『望江南』五首云：『元宵景，野燒照山明。風陣摩天將夜半，斗杓插地過初更，燈火憶杭城。』『元宵景，巷陌少人行。舍北孤兒假冷坑，牆東嫠婦哭寒檠，士女憶杭城。』『元宵景，刁斗擊殘更。數點夕烽明遠戍，幾聲寒角響空營，歌舞憶杭城。』『元宵景，默坐自傷情。破竈三盃黃米酒，寒窗一盞濁油燈，宴賞憶杭城。』『元宵景，淡月伴疏星。戍卒抱關敲木柝，歌童穿市唱金經，簫鼓憶杭城。』

宗吉西湖秋泛『滿庭芳』詞：『露葦催黃，烟蒲駐綠，水光山色相連。紅衣落盡，辜負採蓮船。

點檢六橋楊柳，但幾箇抱葉殘蟬。秋容晚，雲寒鴈背，風冷鷺鷥肩。華筵容易散，愁添酒量，病減詩顛。況情懷沖澹，漸入中年。掃退舞裙歌扇，盡付與一枕高眠。清閒好，脫巾露髮，仰而看青天。』又西湖四時『望江南』詞：『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按歌聲。』『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人泛採蓮舟，驚起水中鷗。』『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巒金粟富，芙蓉洲渚綵雲閒，爽氣滿山前。』『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臺評酒價，觀梅園圃訂春期，共醉太平時。』

宗吉平日著作，散亡者蓋不少也。暇日得其逸稿，律詩近體共十五篇，錄以自適。題則天故內詩：『堪恨當年武媚娘，手持唐璽坐明堂。不思仙李方三葉，卻愛蓮花似六郎。廢苑荊榛來雉兔，故宮禾黍沒牛羊，尚餘數仞頹垣在，遙對龍門山色蒼。』秋日書懷詩：『五窮何日是歸年？幾費奴星結柳船。善價誰求司馬賦？癡心欲借尉遲錢。六通未具難成佛，九轉無疑證學仙。一事尚爲今日幸，免供徭役爲無田。』暮春書事詩：『過牆新竹翠交加，綠樹陰陰噪乳鴉，花到酴醾香結局，鳥鳴鶗鴂客思家。煮茶湯沸風聲轉，夢草詩成日影斜，零落殘紅青子滿，漸看金彈熟枇杷。』『睡起呼童掃落花，石泉槐火試新茶。樹林深處蜂王國，簾幙陰中燕子家。柳絮乘風投硯水，竹枝搖影落窗紗，幽居莫道無官況，鼓吹猶存兩部蛙。』旅舍書事詩：『過卻春光獨掩門，澆愁謾有酒盈尊。孤燈聽雨心多感，一劍橫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平生家國縈懷抱，溼盡青衫總淚痕。』『茅屋三間白板扉，棲遲四壁歎多違。揚雄投閣功名薄，王粲登樓事業非。白晝夢回梁燕語，青天目送塞鴻歸。東門黃犬華亭鶴，舉世無人悟此機。』清明卽事詩：『風落梨花雪滿庭，今年又是一清明。游絲倒地終無意，芳草連天若有情。滿院曉烟聞燕語，半窗晴日曬蠶生，鞦韆一架名園裏，人隔垂楊聽笑聲。』夜涼詩：『瀟瀟木葉打窗扉，又送新涼入敝帷。炦不及時秋後雨，淡而有味客中詩。還家自愧蘇秦婦，交友誰知蔡克兒？不寐起來搔首坐，繞庭促織替人悲。』題伍胥廟詩：『一過叢祠淚滿襟，英雄自古少知音。江邊敵國方嘗膽，臺上佳人正捧心。入郢共知讐已雪，沼吳誰識恨尤深？素車白馬終何益，不及陶朱像鑄金。』有感詩：『世事年來似奕棋，可堪歲月去如馳，肉生髀骨英雄老，金盡牀頭富貴遲。蹈浪莫追天下士，折腰難事里中兒。可憐滿眼新亭淚，對泣無人只自悲。』夏晚納涼詩：『竹床藤簟晚涼天，臥看星河小院偏。雲影恰如衣暫薄，月華那得扇長圓？清泉冷浸冰盤果，嘉樹香餘寶鼎烟。想是高樓風更爽，玉人閒按十三絃。』清明賦絶句詩：『兼旬蹭蹬在京華，又見東風御柳斜，客裏不甘佳節過，借人亭館看梨花。』池河道中詩：『牽牛花碧豆花黃，血色蜻蜓點水忙，人在漁村斜照裏，數聲短笛隔垂楊。』

齋居觀物詩：『蕉葉陰陰艾葉香，菖蒲苗短菊苗長，夜來知有蝸牛過，一道銀光在粉牆。』『出巢新燕傍簾帷，乳鴨浮沈水滿陂，葉底青蟲時節至，化爲蝴蝶上花枝。』

宗吉風情麗逸，見之詩篇者，往往有歌扇舞裙之興，金公素謂之司空見慣者，誠然也。夏時正修杭州府志，獨不錄其詩詞，而白、蘇、楊、薩，假紅倚翠之篇，悉皆裒採，豈非貴耳而賤目者哉？宗吉嘗著『剪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間有可采。或謂『秋香亭記』乃宗吉事，使其果然，亦元微之會眞意也。桂孟平讀此書而作歌一篇，語涉諷刺，而思致穠縟，可誦也。其詞云：『山陽才人畸與侶，開口爲今闔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怦怦，道是無憑還有憑，沈沈帳裏聽吹笛，煦煦窗前背剪燈。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鳳凰，金柵和烟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誰？一念纔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達虎爲狗，溷足滄浪泥數斗，氣寒骨聳錚有聲，脫幘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斷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漏萬點，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爾！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紙。鶯鶯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鶯燕能並棲。久在錢唐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銜春幾度回，斷夢殘紅落何處？還君此編長嘯歌，便當酌以金叵羅，醉來呼枕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宗吉漫興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與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蓋有激而云然也。又書生歎云：『書生嗜書被書惱，居不求安食忘飽，微吟朗誦無了期，妻怨兒啼鄰里誚。東家郎君狐白裘，終宵醉眠寶釵樓。西家壯士金鎖甲，萬里勇斬樓蘭頭。堆金積玉誇豪貴，眼底何曾識丁字？休言富貴有危機，信知文字眞愁具。從今投筆復棄書，擬學東皐農把鉏，妻復苦諫兒搖手，近來差科重田畝。』其感時傷事，抑又甚焉。馬浩瀾感其詩，作『畫堂春』詞云：『蕭條書劍困埃塵，十年多少悲辛？松生寒澗背陽春，勉強精神。且可逐場作戲，寧須對客言貧？後來知我豈無人？莫謾沾巾！』乃今瞿、馬之名，照耀文苑，當年牢落，安足歎耶？

王希範洪，仁和人。永樂間，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入翰林檢討，與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總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徵處士胡祺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爲祺發者，公爲祺子，疑有私焉。且國家文明，正不藉此爲重。文穆公從之，而心憾其言。尋改禮部主事，部之長缺，詔洪署部印，隸習稱旨。詔作佛曲序，洪遜巡不敢應制，遂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晚得末疾，卒。著作多散落不存，存者『毅齋存稿』。其遊西湖詩：『紅蓮

白蓮開滿湖，小娃唱歌閒且都。故人相會能幾度？美酒何妨傾百壺！雙拳藏鬮握松子，萬錢賭勝賽樗蒱。暮歸酩酊白馬上，誰識山翁非酒徒？』夏日閒居詩：『綠竹蒼松引夏涼，方塘曲沼藕花香。兩茶獨對空山靜，一鳥不鳴清晝長。舂得細糧如玉子，釀來新酒勝瓊漿，人生快意能如此，何用荒唐入醉鄉？』

陳士寧，仁和人。涉獵書史，喜賓客，與同邑鄧璧、夏誠交莫逆，如兄弟然。皆好吟詠，時時同棹湖中，狎玩魚鳥。蓄古法書、名畫、彝器，相過品鑒，有通家好。士寧之母，與璧之母，皆高年，奉之均爲子行，母歿，互服緦麻。士寧居鹽橋七寶巷中，又徙獨山，全斯立贈之詩云：『青字營西小巷幽，衡門寂寂思悠悠，一生清事無閒日，夾徑黃花滿院秋。賣帖偶逢官巷口，評詩共宿獨山頭，誰知擾擾紅塵裏，荷蕢行歌得自由。』張格詩云：『橫溪別業錦雲鄉，紅白蓮花薜荔牆，百事不關心獨靜，孤雲無著興偏長。佳人雪藕供微醉，童子分茶坐晚涼。如此好懷誰解寫，詩成還讓孟襄陽。』

桂孟平衡，仁和人。洪武中，爲錢唐學脩業齋訓導，遷山東，轉谷府奉祀，卒於長沙。所著『紫薇稿』。其送王惟中代屠先生詩：『秋來忽得桂衡書，又報王郎去聽除，若有鄉情須託我，便生官況也從渠。山中歲月三邊鴈，客裏羹殘兩饌魚，此去上林方校獵，要因奏賦識相如。』蘇、李泣別圖詩：『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點爲功名。』九日陪陳廣文貢有道游伏龍岡新庵詩：『久客思歸未賜環，登高且上鳳凰山。空將青眼看重九，不見黃花露一斑。老境更從天卜健，僧房常記客偸閒，廣文不是無官舍，那得清幽似此間？』春暮詩：『忍將愁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月斜，晚白菜肥霜出火，冬青花落燕成家。歸田誰復如賓饁？入室今惟對影嗟，無可奈何聊且睡，不勞春夢繞天涯。』雲濤軒詩，『高臺闊榭自天開，下有軒居亦壯哉。雲氣四時多似雨，濤聲八月大如雷。直看槎泝天潢去，莫遣舟乘雪夜回，擬待他年具舟楫，中流小試濟川才。』安節堂詩：『晚節何由得此安？阿兒能孝母心寬，蟛蜞曉饌來江浦，絡緯秋聲上井闌。松柏耐於花易過，衣裳偏是綵宜看，登堂爲爾歌眉壽，春酒香濃棗子丹。』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才情雅致

王志道逵，錢唐人。足一跛，家貧，賣藥文錦坊，兼以卜市。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古今，滾滾不竭，人或以難隱詰之，朗如也。所著有『蘭埜集』，其徒最高者爲劉士亨。其卒也，士亨哭之詩云：『十年負笈遊門下，愛我翻於骨肉輕。才劣豈宜居弟子？恩深何以報先生？春風夢斷行柯螘，暮雨啼殘隔葉鶯。賴有詩家衣鉢在，後來誰起繼芳聲？』

劉士亨泰，錢唐人，號菊莊。當景泰、天順間，隱居不仕，詩詞爲一時絕唱，所著有『菊莊』『晚香』諸集。其湖上暮歸詩：『小艭馱醉踏殘花，柔綠陰中一逕斜，日暮歸來問童子，春衣當酒在誰家？』豐樂樓詩：『層樓高處宴王孫，湖上青山落酒尊，三百年來春一夢，月明還照湧金門。』春日湖上詩：『浴鵠灣頭盪槳過，雨聲昨夜漲湖波，落梅天氣寒偏峭，未許春衣試薄羅。』『步逐東風踏軟沙，背人鸂鶒去斜斜，兩株紅杏疏籬外，知是湖村賣酒家。』『小鬟扶處醉薔騰，落日寒生半臂綾，燕子不來春尙淺，湖陰留得未消冰。』『櫻桃花發向陽枝，便覺韶光暗有期，明日重來應熳爛，雙柑斗酒聽黃鸝。』春日同項宗彝、蔣文偉賦詩：『湖上韶光似酒濃，踏花重覓舊游蹤。東風知我看眞景，輕約春雲過兩峯。』約蘇文定泛湖詩：『西湖山色雨清奇，況是梨花酒熟時。盤頓蘭舟載春去，莫教鷗鷺笑來遲。』與客西湖行樂詩：『湖西山水名天下，有客乘春作勝遊，白騎踏花銀絡腦，青娥舞雪錦纏頭。旛幢影裏高低寺，絃管聲中遠近樓，如此風光莫虛度，人生只合老杭州。』秋日與客登寶峯詩：『蹋湖秋晚上方遊，蘭棹遙停白鷺洲。雲破觚稜金雀現，雨餘澗水玉虹流。紫檀爇鼎僧延款，綠醑浮盃客獻酬，醉後陶然忘荷鍤，疏狂我亦晉時劉。』春日與客湖上詩：『西子湖頭風日佳，春衣初試踏晴沙，長隄畫舫依楊柳，小店青旗颭杏花。笑裏握闌機變化，狂邊題句字欹斜，晚來不盡登臨興，一路鶯聲送到家。』泛湖値雨簡裴廷用詩：『溼雲遮斷好峯巒，斗酒呼來且盡歡。養鴨人家春水滿，落梅天氣午風寒。君醒陡覺衣裳薄，我醉寧知宇宙寬？問卻銀箏多少曲，紅樓船上幾時彈？』西湖秋泛爲裴宗裕題詩：『湖水涵秋分外清，蘭舟蕩漾入空明。香消冷蕊紅蕖墜，雪颭晴絲白鷺驚。老眼看山聊艤棹，小鬟催酒不停箏。勝遊豈獨坡仙輩？落日西風無限情。』宴集次裴宗裕詩：『湧金門外新亭好，得共羣賢盡日娛。白藕褪花秋欲近，綠筠交葉暑全無。衣浮爽氣龍收雨，鏡破澄光鷺點湖。回首鳳城扶醉入，漏聲催晚急銅壺。』吳山看雪呈郁士端詩：『天人翦水落雲端，直上危坡縱遠觀。萬竹無聲銀鳳立，千峯有勢玉龍蟠。已將奇事占甦麥，更攬清華入肺肝，誰倚東風吹短笛？梅花初放不禁寒。』湖曲行春次沈用賓詩：『巾子峯頭葛嶺西，盤迴白石淨無泥。鶯吭暖送春聲滑，鷺翅晴翻雪影低。紅瘦巖花飄滿路，綠肥湖水受諸溪，大家留取金錢百，擬約明朝酒再攜。』九日遊寶峯分得秋字韻詩：『共買肩輿郭外遊，登高快我豁吟眸。天包滄海欲窮處，人立青山最上頭。萬木總含霜露氣，一壺併遣古今愁。南來新鴈斜如字，寫出西風澹澹秋。』

劉士亨次孫大年遊淨慈寺詩云：『步聯苔磴翠層層，方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圓社客，鷗閒常送過湖僧。支那踏徧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燈。話久頓忘飢渴想，詩懷清似玉壺冰。』時書此詩於壁間，按察使泰和曾蒙簡見之，笑問寮宷曰：『如此閒情，我輩不及也。』孫大年嘗有寄士亨詩云：『一樹櫻桃鳥啄殘，麥秋天氣尙輕寒。蠶登曲箔桑初盡，燕補新巢土未乾。囊裏古方閒自檢，鏡中華髮老羞看。花時不共劉郎醉，辜負東家芍藥欄。』

徐伯齡嘗言：『劉士亨詩，諸體皆備。』其詠東坡赤壁圖云：『黃州遷客氣如虹，夜放扁舟弔兩雄，東下火攻吳卒銳，北來水戰魏師空。白沙折戟荒涼外，綠酒芳尊感慨中，爛醉不知天地老，江流終古浩無窮。』有少陵氣象。又晚春漫興云：『單羅初試怯春風，金鴨香銷翠被空。江燕低翻三寸黑，海棠微褪一分紅。酒因睡淺醒難解，詩爲愁多句未工。晴日漸長兒女懶，鞦韆閒在曲闌東。』自言：『嘗與楊眉庵孟載頡頏。』題芍藥云：『綠陰庭院已非春，紅芍翻階露朵新，綽約嬌姿誰得似？天風吹下衛夫人。』可與李義山商隱並駕。其詠黃菊云：『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採後，冷烟疎雨幾重陽。』有慨古傷今之意。其秋葵云：『露華燁燁照秋林，誰把紅芳賭博金？白露不凋霜不翦，也知中有向陽心。』有林下憂國之意。墨菊云：『自是中黃第一家，鴈來時節傲霜華，如何秋色無人賞？移向龍香道士家。』蓋自況也。

陸元偁昂，錢唐人，號清溪。博雅嗜吟詠，少遊菊莊之門，同列率罕及之。嘗作宮詞云：『自捲珠簾放燕歸，六宮春盡亂紅飛，從來豔色多傾國，願得君王寵幸稀。』梅花絕句云：『春到南枝與北枝，花開的皪照寒漪。何人似解相憐意，不把東風玉笛吹。』凡作宮詞，皆寫幽怨之私，而清溪乃終致規諷。詠梅花，率用吹落事，而清溪宛轉護惜，無忌刻之情，可爲得詩人溫厚之旨矣。所著有『吟窗涉趣』、『窺豹錄』若干卷。

馬浩瀾洪，仁和人，號鶴窗。善詩詠，而詞調尤工。皓首韋布，而含吐珠玉，錦繡胸腸，褎然若貴介王孫也。嘗題許應和松竹雙清扇景詞云：『翦蒿萊，曾將雙翠親栽。旋添成園林佳勝，依

稀解谷徂徠。鳳飛過，文章燦爛，蛟騰擺，鱗甲毯毯。剗節題詩，收花釀酒，鬟黏香粉袖黏苔。無人識，棟梁之具，管籥之才。陸亭臺，儘多風月，清無半點塵埃。竿期截，六簃連舉；巢堪託，孤鶴時來。色瑩琅玕，脂凝琥珀，笑他門柳與庭槐。蕭郎去，畢宏已老，誰寫生才？君看取，歲寒三友，只欠梅開。』蓋『多麗』詞也。許東溟以爲可追蹤康伯可，可謂信然。又題梅花『江城引』云：『雪晴閒覽瘦筇扶，過西湖，訪林逋。湖上天寒，草樹盡凋枯。忽見瓊葩光照眼，仙格調，玉肌膚。夜空雲靜月輪孤，巧相摹，海濤圖。時聽枝頭，啁哳翠禽呼。縱有明珠三百琲，知似得，此花無。』清氣逸發，瑩無塵想。又題許東溟小景『昭君怨』云：『路遠危峯斜照，瘦馬塵衣風帽。此去向蕭關，向長安。便坐紫薇花底，只似黃粱夢裏。三徑易生苔，早歸來。』言有盡而意無窮，方是作者。徐伯齡言：鶴窗與陸清溪偕出菊莊之門，而清溪得詩律，鶴窗得詞調；異體齊名，可謂盛矣。

馬浩瀾西湖十景『南鄉子』詞，『蘇隄春曉』云：『烟樹帶鶯啼，催得紗窗月漸低。金鎖嚴城門四扇，開齊，縹緲樓臺影尚迷。巳有玉驄嘶，花露香塵踏作泥。可是尋芳人起早，相攜，占斷風流向此隄。』『平湖秋月』云：『月似白蓮浮，水似瑤田綠永流。閒憶何時曾勝賞，中秋，一瓣芙蓉是彩舟。風露冷颼颼，水月仙人跨玉虬。笑道西湖元有對，瀛洲，卻在蓬萊欲盡頭。』『花港觀魚』云：『小港傍湖濱，花影中間戲錦鱗。漁識放生池有禁，收綸，水暖蘋香十里春。休憶上龍門，猶隔千山與萬津。好向碧波深處去，藏身，無數花前憶鱠人。』『柳浪聞鶯』云：『翠浪湧層層，千樹垂楊颭曉晴。兩箇黃鸝偏得意，和鳴，疑奏鸞簫與鳳笙。金彈莫相驚，正是蘭舟送客行。似惜春光如畫裏，閒情，欲別頻啼四五聲。』『三潭印月』云：『潭水碧涵天，冷浸中宵皓月圓。寫出嫦娥眞面目，嬋娟，絕勝瑤臺跨鳳仙。潭底是龍淵，翠戶珠宮玉作田。神物也耽良夜景，蜿蜒，抱得明珠喜不眠。』『兩峯插雲』云：『萬仞碧崚嶒，華蓋陽明比未能。名作擎天雙玉柱，相應，絕頂三更見日升。聞說住山僧，上界仙人喚得應。待我秋清遊興動，須登，試到青雲第一層。』『南屏曉鐘』云：『金磬罷冷冷，風裊鯨音出翠屏。柳外高樓花底戶，窗扃，卻似楓橋半夜聽。僧已了殘經，香斷熏爐月滿庭。百八寶珠閒掐遍，聲停，老鶴松間夢已醒。』『雷峯夕照』云：『高塔聳層層，斜日明時景倍增。常是遊湖船攏岸，尋登，看遍千峯紫翠凝。暮色滿觚稜，留照溪邊掃葉僧。鴉背分金猶未了，生憎，幾處人家又上燈。』『麴院風荷』云：『麴院水風涼，萬柄高荷掩鏡光。露浥翠盤何所似，瓊漿，瀉下波心水亦香。花底浴鴛鴦，五月西湖錦繡鄉。畫舫採蓮誰氏女？紅妝，唱得歌聲最惱腸。』『斷橋殘雪』云：『雪覆畫闌橋，銀背鯨鯢不動搖。題柱相如閒袖手，無憀，錯認梅花昨夜飄。步步踏瓊瑤，猶勝山僧立到腰。紅日漸高風漸暖，旋消，添作春波送畫橈。』湖上『虞美人』詞：『草芽柔輭花嬌婉，日淡香風暖。西湖無處不風流，何況松間蕭寺柳邊樓！六橋東畔孤山路，小小凌波步。翠裙深掩鳳頭鞋，臨到登舟雙手按金釵。』又『小重山』詞：『新水溶溶拍畫橋，橋邊千樹柳，綠絲飄。杏花香豔海棠嬌。知人悶，春意故相撩。湖裏木蘭橈，湖隄芳草輭，玉驄驕。酒旗撩亂隔花招。愁多少，來向此中消。』

馬浩瀾著『花影集』，自序云：『予始學爲南詞，漫不知其要領，偶閱「吹劍錄」，中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問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郎中詞，宜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緣是求二公詞而讀之，下筆略知蹊逕。然四十餘年，僅得百篇，亦不可謂不難矣。法雲道人嘗勸山谷勿作小詞，山谷云：「空中語耳。」予欲以空中語名其集，或曰不文，故稱「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爲假則眞，謂爲實猶涉虛也。今漫摘數首，以便展玩云。』其商調『少年遊』云：『弄粉調脂，梳雲掠月，次第曉妝成。鸚鵡籠邊，鞦韆牆裏，半晌不聞聲。元來卻在瑤階下，獨自踏花行。笑摘朱櫻，微揎翠袖，枝上打流鶯。』『行香子』云：『紅遍櫻桃，綠暗芭蕉。瑣窗深、春思無聊。雙飛燕懶，百囀鶯嬌。正漏聲遲，簾影靜，篆香飄。惜月前宵，病酒今朝。有誰知、臂玉微銷。封題錦字，寄與蘭翹。恨樹重重，雲渺渺，水迢迢。』春夜『生查子』云：『燒罷夜香時，獨立簾兒下。眞箇可憐宵，一刻千金價。啼痕不記行，暗滿鮫綃帕。蝶宿牡丹叢，月轉鞦韆架。』春日『海棠春』云：『越羅衣薄輕寒透，正畫閣風簾飄繡。無語小鶯慵，有恨垂楊瘦。桃花人面應依舊，憶那日攀躋時候。添得暮愁牽，只爲秋波溜。』『鳳凰臺上憶吹簫』云：『淡淡秋容，澄澄夜景，娟娟月挂梧桐。愛簫聲縹緲，簾影玲瓏。彩鳳銜書未至，玉宇淨、香霧空濛。涼如水，翠苔凝露，琪樹吟風。悤悤，年華暗換，嗟舊歡成夢，芳鬢飛蓬。想清江泛鷁，紫陌遊驄。應念佳期虛負，瞻素彩、感慨相同。凝情久，誰家搗衣，砧杵丁東。』『青玉案』云：『平川渺渺花無數，明鏡裏，孤舟度。花下美人和笑顧，問郎莫似，乞漿崔護，別久來何暮。盈盈羅襪凌波步，眉月連娟鬢如霧。人世光陰花上露，勸郎休去，再來須禊，個是桃源路。』中秋『鵲橋仙』云：『不寒不暑，無風無雨，秋色平分佳節。桂花香散夜涼生，小樓上、簾兒高揭。多愁多病，閒憂閒悶，綠鬢紛紛成雪。平生不作負恩人，惟負了、今宵明月。』九日『金菊對芙蓉』云：『過雁行低，鳴蛩韻急，紛紛葉下亭皐。向霜庭看菊，颱館題糕。依然賓主東南美，勝龍山迢遞登高。繡屏孔雀，金橙螃蟹，銀甕葡萄。痛飲鯨卷波濤，笑百年春夢，萬事秋毫。問臺前戲馬，海上連鰲。當時二子今安在？乾坤大，容我粗豪。四紘

裂帛，雙袂舞雪，左手持螯。』梅花『東風第一枝』云：『飢玉餐香，夢雲情月，花中無此清瑩。儼然姑射仙人，華珮明璫新整。五銖衣薄，應怯瑤臺淒冷。自騎鸞來下，人間幾度，雪深烟暝。

孤絕處，江波流影，顧頰也，春風鉛粉。相思千種閒愁，離聲翠禽啼醒。西湖東閣，休說當時風景。但留取一點芳心，他日調羹金鼎。』落花『滿庭芳』云：『春老園林，雨餘庭院，偏惹蝶駭鶯猜。蘸紅皴白，狼籍滿蒼苔。正是愁腸欲斷，朱箔外、點點飄來。分明似，身輕飛燕，扶下避風臺。當初珍重意，金錢競買，玉砌新栽。更翠屏遮護，羯鼓催開。誰道天機織錦，都化作、紫陌塵埃。紗窗裏，有人憐惜，無語托香腮。』

馬浩瀾有續遊仙詩百首，其序曰：『唐進士曹堯賓作遊仙詩，飄飄有遺世獨立之志，每風清月白之夜，輒歌數篇。既而就枕，必夢仙界，覺而紀之以詩，數凡百篇。今摘其佳者云。』『玉版金花闊幅箋，朝來次第散羣仙，紫皇敕遣謄眞誥，第一人書第一篇。』『巴園橘裏賭棊還，暗憶瀛時笑解顏，兩袖玉塵三百斛，拋為瑞雪滿人間。』『白榆歷歷見新栽，沾沐天家雨露來，下界有人分指點，南箕北斗更中台。』『養馴蒼鹿放蓬山，走入烟霞喚不還，明日羣中尋御易，七星符在頂毛間。』『催花雨後步天街，隨步香雲不涴鞋，見牧麒麟成陣過，角端都挂小金牌。』『玉案珠簾翡翠屏，焚香夜誦蕊珠經，月明鸞背飛瓊過，小駐花陰帶笑聽。』『五銖衣薄不知寒，玉洞青春巳半闌，肌骨非因惆悵瘦，惜花那忍摘花餐。』『河西昨夜見牛郎，說道天田未大穰，八萬三千修月戶，多將玉屑當乾糧。』『雲軿昨夜到瀛洲，洲在蓬萊欲盡頭，莫信麻姑清淺說，茫茫弱水接天流。』『侍兒扶上紫鸞車，一笑相逢萼綠華，今夜蕪城好明月，無雙亭上看瓊花。』

莫仲璵璠，錢唐人，號橘隱，晚號櫟壽。隱居西湖，與菊莊為詩酒友。嘗見其讀史三首，其一曰：『五湖膺雲擾，晉宇如瓜分，修蛇與封豕，乘時肆妖氛。茁彼池中蒲，雄姿蓋世聞，投策渡江表，目中無晉君。兵威奮烈火，玉石將俱焚。世無魯連子，誰能為解紛？謝傅運帷幄，子弟將中軍，戰血漂淮水，殺氣淩浮雲。遂令軒冕士，不汚犬羊羣。偉哉淝水捷，可方城濮勳。吁嗟謝安石，後世之桓文，彼哉清談輩，碌碌何足云。』其二曰：『趙宋世忠厚，養士三百年，時危不負主，緊彼文狀元。勤王仗大義，擐甲相周旋，皇天不祚宋，白日沈虞淵。事甘珠璧碎，不為瓦礫全，碧血濺燕市，精光上燭天。嗟嗟我生晚，不得為執鞭，手持竹如意，擊碎空山巓。魂兮渺何許，涕泗悲茫然。』其三曰：『捐生固不易，處死尤為難，孰知龔勝後，乃有謝疊山。江東一潰散，跋涉何間關，甌閩苦物色，國破家亦殘。偉哉烈丈夫，矢死無生還，微身豈足惜？大義不可奸。忠孝亦何物，古今稱大閑。耿耿浩然氣，上摩霄漢間，誰謂首陽高？有志能躋攀。至今百世下，清風激儒頑。我讀三上書，凜然毛骨寒，當時裸將士，胡能不厚顏？』又嘗瘡疾，南屏葉文甫贈以碧霞丹，服之愈，作詩以謝云：『丹有碧霞者，燁燁色青銅，當其修合時，至理妙無窮。朱玄列南北，龍虎環西東，煌煌句陳主，黃螭居其中。丹成祕金匱，什襲嚴緘封，我衰困瘡疾，鍼砭無全功，一丸納玄牝，百骸潛流通，沈沈熱惱境，灑然溜清風，五行復正氣，四體還沖融。夜夢青衣神，化為雙玉蟲，揮戈衛來往，直上泥丸宮，瘧鬼伏殘喘，巢穴為之空，宛如狐鼠輩，膽落御史驄。覺來一呵欠，色澤神亦充，何當獻九重，四海濟疲癃。』

沈彥博約，錢唐人。以邑庠生，初為靖安司訓，陞福清掌教。平生以詩名聞湖海間。嘗以詩寄劉菊莊云：『騏驎躡青雲，文豹隱玄霧，出處固有時，達人安所遇。念子富詩書，久抱經濟具，陸沈閭里間，悠悠常韋素。春風湖上吟，夜月松陰步，幽懷頗相同，無由展良晤。浩歌伐木章，引脰徒延佇，相期各努力，慎勿歎遲暮，明廷正需賢，行看造鵷鷺。』

劉邦彥英，錢唐人，號賓山。善詩翰。當成化間，隱居不仕，遨遊湖山，名振遠近。其暮春陪陳太常西湖宴集詩：『六橋柳色翠迷津，畫舫移遲送酒頻，醉眼不知三月暮，賞心又度一年春。鶯啼急管催歌板，燕蹴輕花墮舞裀。年少莫將行樂誤，座中半是白頭人。』同客過湖詩：『山遶重湖寺遶山，天留圖畫在人寰，路從烏桕林邊轉，船近黃妃塔下灣。歲月祇隨華髮改，烟波空付白鷗閑。當歌不耐傳觴促，獨俯寒沙照醉顏。』載酒過湖詩：『寒食清明次第來，紫苞紅萼裹池臺，東風似與人商略，最好花教最後開。』『船頭斗酒配雙柑，坐聽黃鸝漱晚酣，湖上有山山有寺，人生只合老江南。』與吳西疇西湖飲別詩：『有約來登湖上亭，一天詩思集疎櫺，東風草色鷗邊綠，落日山光烏外青。紅袖舞來花欲笑，銀罌倒盡客忘形，抱琴行樂吾儕事，莫待蕭蕭兩鬢星。』春興詩：『一天微雨送清明，歲歲逢春不快晴，近水人家多養鴨，依山樓閣早聞鶯。子期不用黃金鑄，顏駟空嗟白髮生，惟有東風一尊酒，朝朝相對樂闌傾。』答姚公綬詩：『三載無書託便郵，東雲北樹繫離愁，平生閩史淹清宦，到處湖山結俊遊。笑我多方藏蠟屐，尋君幾度趁漁舟，從來出口皆奇句，未許專誇趙倚樓。』次韻姚公綬舟中夜話詩：『銀燭秋枰對奕棊，烏絲繭紙更題詩。月明隣舫人眠早，鼓絕江城漏下遲。斷飲頓忘犀首樂，放懷偏笑虎頭癡，朝來欲別應難別，未了山中筍蕨期。』吳興丘大祐寄劉邦彥詩：『慚愧無琚報木桃，論交惟覺醉醇醪。昔年公幹名先重，今日相如賦最高。酒畔吳歌紅線毯，袖中韋草紫霜毫。風流更在諸公上，日日題詩付薛濤。』

張天錫錫，錢唐人，號海觀。天才拔萃，文雄一時，然落魄不羈，縱情詩酒。領天順壬午鄉薦，授山西山陰縣教諭，解官南還。湖山諸奇，名勝之燕集，迨無虛日，鯨吞海吸。青樓紅粉，爭相承迎。人以鐵崖方之。所居為回祿所燬，作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云：『秋風破茅屋，尚與杜老之

悲；烈燄熖高堂，寧免張生之歎？雖云天地爲家，人世本同旅寄；其如四海空囊，此身無所依棲。昔也鳩居雖拙，猶可歌於斯、哭於斯；今焉烏巢既焚，正謂破我家、取我子。不能進，不能退，久類觸藩之羊；無以居，無以處，眞是喪家之狗。胡開口的柳宗元，碌道黔驢黠居之足貿；沒巴鼻的陳去非，反說祝融回祿之意佳。又不是晉新宮，何必問朱禪竈？食於心者，自昔謾云天火，破我廬者，于今不見人烟。五株柳樹燒成炭，三徑黃花化作灰。反風滅火之人久無，焦頭爛額之客安在？夫往者不可諫，固謂甑已破矣；來者猶可追，須知鼎取新焉。所恨者，五車書當不得棟梁，八韻賦更難充磚瓦。作金石聲，文章可憑管城子；興土木工，事業須仗孔方兄。然釋道尙有化緣，儒家豈無布施？況彼蓋三間殿，造七級塔，費無限錢，不過徼福來生；何如助數兩銀，捐幾錠鈔，斡有益事，可以揚名今世。禿和尙只化愚夫，老寒儒惟求達士。昔開府將軍爲戴逵造宅，頗極富饒；宋丞相爲康節買居，務期寬廣。何昔賢之好事，豈今日之無人。敢希輪奐之聚新，聊冀土炭之苟合。笑狡兔巧營三窟，念鷦鷯志在一枝。伏願用財於當行，施德於不報。歡喜心大家齊發，安樂窩小子必成。使我春誦夏絃，勝彼朝鐘暮鼓。貯清風明月於無窮，藏奇書異籍於不朽，是所望也，惟善圖之。』不數月，而新居落成，所搆有望海亭、見山樓、育魚軒等數十間，前輩之風流仗義可想也。

張天錫才華灑落，跌宕不羈，不經意語，往往動人。一日，與客遊湖，客指魚叢索賦，天錫應聲曰：『誤入在泥沙，青山是故家，無心棲燕雀，有意戀魚蝦。春到萍爲葉，冬來雪作花，莫教張子見，錯認是仙槎。』

張靖之寧，海寧人，號方洲。景泰、天順間，爲給事中，有名。奉使朝鮮國，朝鮮之人雅重之，集所著作，爲刻『皇華錄』。成化初，忤權要，出爲汀州知府。無何，引疾歸田。雅好山水，歲率一再至杭州，至輒攜親朋出遊西湖，訪孤山，弔岳墳，登天竺，綵舟蠟屐，隨意所之。興至呼筆，大篇短章，頃刻立就。又善丹青。所著有『方洲集』。其秋日遊紫陽庵詩：『石級清懸絕薜蘿，洞門深敞野人過，霜林葉盡峯巒出，風岫烟開夕照多。誰躡白雲尋鶴蛻？自摩蒼壁寫樵歌。登臨日少歸期促，白髮青山奈老何。』題飛來峯詩：『舞袖翔鸞勢海天，巖崖空敞欲飛懸，詩窮翰墨題難盡，畫絕丹青趣不傳。浪說此中曾見佛，御疑深處可通仙，冷泉亭下西風緊，晚借山房一醉眠。』『翠擁螺鬟玉作堆，一峯孤絕似飛來，龍翔北海蒼鱗重，鳳落西湖錦翼開。鬼斧鑿穿生混沌，神鞭驅出小蓬萊，石門陰洞知多少，欲借丹梯上紫臺。』九月初八日霜降，同友人遊靈隱三首：『秋日秋山景色微，秋來風景解人稀。泉通金水清偏冷，米出霜林峻欲飛。黃葉下封遊客路，白雲開護定僧扉，人生晚節須當惜，暢飲何妨醉夕暉。』『昨夜闕榆有降霜，客邊明日是重陽，心驚衰鬢添新白，眼見寒花是舊黃。投老怕逢凋落後，登高先盡笑歌狂，明年聚散何須計，共擬藍田作醉鄉。』『落日蒼茫石磴斜，隔林雞犬是誰家？烟嵐濃似催詩雨，霜葉嬌如笑客花。樹裏寒聲分澗水，天邊晚色過山鴉，登臨未盡悲秋興，回首嚴城起暮笳。』遊三茅觀詩：『曾記茅君觀裏遊，東風花鳥醉淹留，丹丘歲晏羽人老，碧草時芳蕙晚秋。村郭半山雲不斷，江湖夾地水通流。無端卻似催詩雨，吟得悲風滿樹頭。』『水光山色雜烟霏，綠漾青浮碧四圍。籬菊著霜人釀酒，江風吹雨客添衣。閒中宴會時非偶，老去交游日漸稀。安得良工圖畫去，相看日日鈒巖扉。』遊淨慈寺詩：『爲愛湖南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灣，峯樹影落空青裏，樓殿香生暖翠間。乍到只疑天路近，因過聊借竹房閒。醉中不記歸時晚，笑駐肩輿待月還。』遊紫陽宮詩：『三月吳山錦繡林，清遊聊借此登臨，草深危磴留迂步，花落閒庭入醉吟。杜曲文章愁問絕，山陰人物夢招尋，青春正好家園近，未覺風光負壯心。』吳山春望詩：『東風吹雨百花晴，獨立崔嵬醉眼明，樓閣飛天山擁寺，江湖環地水通城。中原故友浮雲散，南宋諸陵草蔓平，日暮長歌下山去，蘼蕪滿地作人行。』留題瑞石山房詩：『風定雲開四壁爐，萬峯深鎖地仙居，自疑秦帝停車處，人說媧皇補煉餘。夜靜龍光穿戶隔，春深鍾乳落庭除，令威去後玄關閟，猶有山靈守故廬。』登雲居絕頂詩：『半村半郭吳山路，輕煖輕寒上巳天。梅影過城湖曲寺，櫓聲歸浦浙東船。舊遊詩酒添新客，今日風光似去年。清賞未闌幽思發，亂峯斜日起蒼烟。』題虎跑寺詩：『蒼苔白石路盤迴，林谷藏春一徑開，山勢北連三竺去，泉聲西自五雲來。春殘野衲和松老，風靜閒雲伴鶴回。遊賞漸多題詠徧，不知誰繼子瞻才？』題石屋詩：『幽尋隨路問山樵，落日催人酒未消。懸壁有銘鐫往事，老僧相見說前朝。月燈夜落松烟暝，雲幕秋爐竹露飄。勝境難逢時易過，重來不用鶴書招。』遊寶所塔詩四首：『負郭巖扉敞石壇，上方門逕繞屏欄，樓觀海日夜先曉，竹引湖風夏亦寒。林外歌聲樵出谷，水中人影釣揚竿。何當雪月烟花候，來共山僧信宿看。』其二：『會共湖山作主賓，交歡幾許別離頻，東軒長老非生客，西郭先生是故人。黃葉斜陽蕭寺晚，綠蕪清渚斷橋春。幽期美景長相背，寒暑興懷白髮新。』其三，懷陳彥章：『去歲霜晨集上方，今年仍把遠公房。青山不改故人眼，碧草欲枯吟客腸。林借清秋烟亦爽，樹涵春煦葉都香，爲誰獨倚危闌立？感興無詩憶子昂。』其四：『非爲逢僧得暫閒，荷衣早已退朝班，雪堂席蓋多臨水，巢屋羣禽不下山。楊白花飛春鳥亂，冬青樹老暮鴉逗，傷心往事休重省，千古興亡落照間。』蘇隄春曉云：『楊柳滿長隄，花明路不迷，畫船人未起，側枕聽鶯啼。』平湖秋月云：『風靜片雲消，寒波浸涼月，疑有夜吟人，推篷落楓葉。』花港觀魚云：『圉圉復洋洋，荽青露藻香，前湖張水戲，誰解步濠

梁？』柳浪聞鶯云：『藜杖憩蘇湔，風溫翠漲開，鶯聞雙語鳥，如在畫船間。』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滄海，三潭處處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南屏曉鐘云：『幽夢忽驚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妝人。』兩峯出雲云：『南峯雲乍晴，北峯雲欲雨，中有化霖人，高眠兩峯裏。』雷峯夕照云：『爽朗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黃？』麯院風荷云：『涼氣度方洲，香來水正流，時聞採蓮曲，不見採蓮舟。』孤山梅雪云：『春意遍溪橋，寒香閉蓬戶，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

徐延之伯齡，錢唐人，號鐔冠道人。博學強記，洞曉音律，工樂府，嘗雜集瓷甌數十枚，考其音之中度者，奏曲一章，茶頃而協。所著有『蟫精雋』二十卷。嘗薄遊蘭陵，會邵文敬、陸廉伯、周克容、聽忠夫，吹笙鼓琴爲樂，一座盡傾。遂聯句贈之云：『擁爐清夜炙銀簧，邵仙律和鳴學鳳皇，周應節低昂吾欲舞，陸倚歌談笑客成狂。聽重華一去空思往，陸周雅無傳孰補亡？邵老大忽逢王子晉，周緱山回首月蒼蒼。聽』邵文敬復贈以聽琴詩云：『坐圍香炷石堂寒，未覺純香爨後殘。飛燕舞衣翻玉腕，老鮫珠淚滴冰盤。雲生桂嶺兼春瘴，風入涇原撓夕湍。有客思歸正惆悵，關山月白路漫漫。』末句蓋以伸別意也。陸廉伯贈之詩云：『一曲清商思不堪，泠然如對古人談。春明綵鳳初辭穴，夜冷遊魚更出潭。塵壁無絃惟種柳，芳林有客謾攜柑。臨歧欲問將歸意，安得徽風日自南？』周克容贈之詩云：『襟度飄然物外情，行蹤到處飫香名，一牀流水伯牙操，滿耳清風子晉笙。文字纂修人盡服，古今成敗論皆傾。可憐當道諸卿相，不把封章爲賈生。』頃之，延之言歸，周克容贈之詩云：『塵機觖掌我何堪？喜對徐卿一笑談。蹤蹟半生三竺寺，品題多付百花潭。脂香出釜椒燔脍，春色盈缸酒釀柑。明日攜書歸舊隱，孤山佳趣勝終南。』廉伯和云：『年少才情萬事堪，倒傾三峽此雄談。寒雲孤鶴依空谷，秋水長虹臥石潭。行色遠迷吳苑樹，華燈歸試武林柑。春風更有西湖約，重聽笙歌鷲嶺南。』朱懋陽和云：『誰謂嵇康七不堪，喜逢樂廣共高談。玉笙有譜鳳鳴囿，寶劍騰光龍出潭。許詎不須臨晉帖，飲餘常得破霜柑。西湖回首經時別，知有清名在斗南。』皆一時名筆也。

夏時正正，成化中，以太常寺少卿致仕。布政使甯良等作西湖書院，聘時正主之，四方文學雲集。時正嘗作詩遊湖中，隨風往來。作四時詞云：『放棹蘭汀杜若洲，有詩不用錦囊收，儘教拋擲東風裏，逝水飛花處處流。』『詩成倚棹復嚬呻，棹觸風荷躍錦鱗，老去都忘撫芳意，放歌何處採蓮人？』『解襪朝辭學士溝，湖中畫舫不勝秋，白蘋風起回汀晚，泊在蘆花淺水頭。』『霜清石出水消波，晨瀁烟融入棹歌，不似灞橋驢子上，滿身風雪奈詩何！』

方思道豪，開化人。正德間，刑部郎中。跌宕不羈，雅好山水，居湖最久，嘗築室于石屋，號齊樹樓。少師夏公謙，時爲都諫，贈之詩云：『錢唐西湖好林麓，白石清泉翳脩竹，吳山有樓出木杪，勝處憑高此其獨。棠陵野客善題詩，彩毫落紙無停思，偶爾登臨興豪發，直欲歷覽搜神奇。日日出遊湖上寺，有時醉臥湖船裏，風流不減李太白，氣岸眞同杜子美。倚闌拍手一長歌，白雲飛起青山多，石林夜雨泣魍魎，湖江秋漲鳴黿鼉。胸中萬斛烟霞癖，不受人間一塵迫，只有看山眼最青，無奈憂時鬢先白。樓中把酒送飛鴻，酒醒夢回滄海東，江霞遙映上天竺，海日正抱南高峯。客來時出袖中草，江山大半收文藻，何日相攜齊樹樓，煩君更述同遊稿。』

西湖題詠，見於古今者，裒之無慮千首，而短章孤詠，散截冗籍者，往往可誦。試舉其佳者，如武塘姚允言早春過西湖詩：『西子湖頭得早春，淡烟微雨暗湖濱，柳枝尚短不著水，梅蕊未開先可人。老境正憐諸事懶，風光無奈一番新，晴來且整登山屐，遮莫欺花笑客貧。』吳興華天祐遊西湖三竺詩：『西風衫袖拂烟霞，小橋昇來穩似車，三竺山藏金粟影，兩峯天落紫蓮花。殘雲落日將軍墓，鶴怨猿啼處士家，惟有湖頭春色在，紅船烏榜載琵琶。』又錢唐懷古詩：『鳳皇山色老秋風，萬戶笙歌落照中。鐵甲屯江潮不上，天星落海地俱空。東南都會衣冠古，吳越人家水土同。惆悵錢唐江上月，年年荊棘照遺宮。』嘉善姚廷輔遊西湖詩：『何處能消白晝閒？西湖佳景畫圖間，尊前醉客不在酒，眼底可人惟是山。十里香風花藹藹，六橋春色草斑斑。雷峯塔畔詩成後，載得笙歌渺暮還。』嘉禾懷用和遊西湖次姚桂巖韻詩：『偸取紅塵半日閒，朝來移席水雲間，歌抽象筯敲烏几，醉借蛾眉倚玉山。水檻曉烟催柳色，石橋春雨過苔斑。紅舷落日遊人散，載得光風霽月還。』嘉禾姚公綬自錢唐門抵浙江驛望西湖諸峯詩：『不見湖山已七年，湖光山色雨依然，青鞋自踏芙蓉露，畫槳誰衝翡翠烟。目斷蘇隄新柳外，僧歸竺國舊峯前。丁寧春勿堂堂去，有待重來醉管絃。』朱夢炎西湖詩：『萬戶烟消一鏡中，水光山色畫圖中，瑞樓燕子家家雨，錦浪桃花岸岸風。畫舫舞衣凝暮景，繡簾歌扇露春紅。蘇公隄上垂楊柳，尙想重來試玉驄。』湯仲友西湖詩：『山色湖光步步隨，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年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莫辭金屈卮。』嘉禾李孟昭題豐樂樓圖詩：『錢唐城郭帝王州，勝槩千年尙有樓，南浦雲開珠箔曉，西山雨歇畫闌秋。玉人歌舞成春夢，芳草王孫非舊遊，物換星移餘事在，蕭條殘墨不勝愁。』又西湖夜宿詩：『塞騎衝雪岸烏紗，夜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姬吹鳳管，捲簾燒燭看梅花。』陳雎過葛嶺懷古詩：『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酒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岑琬錢唐偶成詩：『畫舫行春醉欲迷，湖光好在古城西，不知誤國人何在？楊柳東

風鳥自啼。」清江俞行之西湖詩：『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船歌舞爲誰新？」『秋來碧水滿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隄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烏。』方盧谷湖隄雨中夜歸詩：『夜雨昏昏欲雪天，數家燈火北山前，鄉心認作桑麻路，忽有湖船奏管絃。』徐秋雲西湖詩：『涼洗冰壺壓兩峯，鏡懸無地覓驚鴻，芙蕖池館鴛鴦雨，楊柳樓臺燕子風。玉篴度雲聽似夢，畫圖浮水望如空。斗牛已屬乘槎客，何處淩波第一宮？』楚石和尙曉過西湖詩：『船上見月如可呼，愛之且復留斯須。青山倒影水連郭，白藕作花香滿湖。仙林寺遠鐘已動，靈隱塔高燈欲無。西風吹人不得寐，坐聽魚蟹翻菰蒲。』又贈錢唐張克正詩：『酒酣合奏琵琶箏，無限春光付後生。織翠裙新嬌野服，函牛鼎大饜珍烹。澗松錯落千尋幹，山草扶疎四寸莖。頗憶江南風物否？綠楊影裏畫船橫。』陸孟昭初夏遊西湖諸山次韻詩：『山寺迢迢湖水東，樓臺高出翠微中，自慚投社非陶令，卻羨能詩有遠公。花氣暖浮千嶂雨，松聲涼灑一闌風。穿林怪底多麋鹿，十里平坡碧草豐。』姚公綬西湖春曉歌：『湖水湖烟濃淡裏，曙光遙逐春風起，不知山有幾千峯，樹色相連又幾重？橋通四百八十寺，一一相間青芙蓉。樓船猶未載簫鼓，日高處處添歌舞。』仁和張子輿西湖詩：『誰爲鴻濛鑿此陂，湧金門外郎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銷盡黃金總不知。』開州王崇慶爲南京戶部尙書，慕西湖而未至也，作四絕句：『杭州原說西湖景，今望杭州卻在吳。臣妾萬方稱久化，太平天子握眞符。』『青山碧水來盤古，霽月光風屬賞音，千古繁華何足道？且思雲鳥一論心。』『畫船簫鼓未須開，先問忠貞武穆墳，草木有枝仍向主，錯教美貌說昭君。』『江山好景幾巡遊，尙慮逃亡百姓愁，但願萬年明主壽，會當四海永歌謳。』（『開州王崇慶』一段嘉靖本原無，當係後來增入，附刊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方外玄蹤

杭州禪教，皆宗天台；天台之教，始於智者大師。大師名智顗，字德安，當梁、陳時，自荆州華容縣來天台山佛隴峯，闡明宗旨，遠近從之，乃建寺曰修禪。在昔如來因菩薩以普門示現，而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大無小，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教亦陵夷，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惠思，今稱南岳祖師者是也。當時教尙簡密，不能廣被，及智者承之，乃開止觀法門，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明則照，照則一矣。此止觀之所由作也。智者之在當時，學者仰之爲指南，其視天台，猶鄒魯之洙泗也。

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已前爲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爲四百八十，海內都會，未有加於此者也。爲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今之講寺，卽宋之教寺也。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以餘杭徑山寺，錢唐靈隱寺、淨慈寺，寧波天童寺、育王寺，爲禪院五山。錢唐中天竺寺，湖州道場寺，溫州江心寺，金華雙林寺，寧波雪竇寺，台州國淸寺，福州雪峯寺，建康靈谷寺，蘇州萬壽寺、虎丘寺，爲禪院十刹。以錢唐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溫州能仁寺，寧波白蓮寺，爲教院五山。錢唐集慶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寧波寶陀寺，紹興湖心寺，蘇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慶寺，建康瓦棺寺，爲教院十刹。杭州律院，則昭慶寺、六通寺、法相寺、菩提寺、內外靈芝寺，不在五山十刹之列。大抵僧家以禪那爲宗旨，而教所以致禪。善乎蘇子由有言：『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訶。禪雖訶乎教，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律則愼攝其威儀，而涵養其智定，禪與教者之所兼資焉。

昭慶寺戒壇，蓋自國初澄照、法慧兩律師奉上命而爲之，而登壇授戒，嗣其傳者，非出部劄，故有眞戒壇、假宗師之說。皇祖立法，無非化民爲善之盛意；近來遊衲，往往敗羣，以致官府崇禁，非立法本旨也。洪武五年正月十七日，皇祖宣諭衆僧云『你和尙每去那城郭山林村落中，將釋迦佛明經教典，與他衆民說，化他一方人民習善，不來犯王法，也是你出家人爲我國家添力氣也。』洪武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皇祖宣諭衆僧云：『如今爲僧的多不通曉佛法，都要習學心經、金剛經、楞伽經，晝則講說，夜則禪定，以深通佛法爲長。其次依戒臘行坐。違者論罪。』自是，每歲三月三日，本寺開設戒壇，海內緇流雲集，而民間好善者，亦皆皈依，聽說佛法。壇上設法座，推其能通經典，戒行高潔者，升座談經，陳其足戒。僧徒俯聽，或參究疑難，從問條解，人授戒牒一紙。其文云：『佛法，三藏以經爲首，三學以戒爲先，戒者，實三寶之舟航，衆聖之街衢也。論其行相，則有二百五十之殊，究其威儀，則有三千八萬之別。佛佛相授，祖祖相傳，持之則爲三乘證聖之基，犯之則爲六道沈淪之本。三世諸佛，因此戒而證涅槃，一切菩薩，由此戒而成正覺。是知究佛心者謂之禪，非戒不明。宣佛語者謂之經，非戒不尊。故戒爲萬行之首，衆德之源者也。其五戒曰：不殺生，不偸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飮酒。其十戒則益之以不著花鬘纓絡、香油塗身，不歌舞戲娼妓，不坐高廣大牀，不非時食，不捉生像金銀錢寶。又具足戒一百五十條，皆載牒文，得之者，若士人之應舉中式云。

戒臘本作戒蠟。西域番僧結制之日，秤其身若干觔，卽以蠟爲身，亦若干觔，解制之日再秤之，若身重於蠟，卽爲得道，蠟重於身，則學敗矣。蓋制中拘窘，鮮食寡睡，淡薄強忍，非寧定者不肥也。

佛書浩瀚，罕求宗旨，吾於杭州得三僧焉。其言雖近易，而樞要可窺矣。圓脩居鳳林，白樂天從問佛法大意，脩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樂天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麽說。』脩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寰中居虎跑，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宗杲居徑山，嘗對宋仁宗曰：『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如此數語，不幾於近道者乎？

玉泉寺者，曇超遺跡也。僧史稱其居靈苑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赤亭山土神也，村民鑿山壞龍室，羣龍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池枯涸，欲屈救蒼生。』超許之，乃至赤亭，爲龍祝願，龍亦悔悟，化人見禮於超，明日大雨。

駱賓王之敗也，落髮靈隱寺中，人無識者。宋之問遊寺，月下遶廊吟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數過不徹，有一僧對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何事苦吟？』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驚喜，遂爲終篇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尙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寺，看予度石橋。』遲明訪之，已不見矣。人始知爲駱賓王也。

會通者，姓吳，名元卿，唐德宗朝，爲六宮使。方春韶，花卉盛發，既賞移時，因感悟，自是忽忽不樂。帝怪而問其故，以願從釋爲對，遂放歸錢唐。見韜光，韜光令謁烏窠，烏窠爲祝髮，服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烏窠曰：『汝何往？』曰：『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亦有少許。』曰：『如何是佛法？』烏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卽豁悟，不復他行，世號布毛侍者。今招賢寺，乃通道場。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力學，爲凍餒所驅。唐元和初，游錢唐，至孤山寺，餓臥葬中，有胡僧顧君房曰：『法師旅況諳否？』君房拭目而應曰：『汝何爲者？』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探囊中，出一棗如拳，曰：『食之，能憶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而寐，寤之，乃悟昨講經事，遂落髮孤山寺中。

寶達者，晦跡靈隱山，號刹利法師，善持祕咒。晉天福時，浙江水溢，激射湖山，寶達誦咒止之。夜有偉人，黑冠朱衣，謂達曰：『伍員復求雪恥爾！師慈心爲物，員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而杭州東岸沙漲數里，至今靈隱寺有印沙牀、照佛鑑，皆其遺跡也。

布袋和尚者，在奉化縣岳林寺，嘗皤腹，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處偃臥；天將雨，卽著溼草履，驟行途中；遇亢暘，卽曳高齒木屐，竪膝而睡。梁貞明三年，於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今杭州諸寺，皆塑其像，撫膝袒懷，開口而笑，荷布袋於傍，蓋僧家藉此以示雲遊之狀，爲募化之資耳。岳肅之珂嘗贊其像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文喜禪師，初參仰山，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求齋食，喜減己分饋之，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答曰：『輟己回施。』山曰：『汝大利益。』一日，定中，見文殊跨獅子緣坐側，喜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卻被老僧嫌。』尋止杭州千頃寺，次住仁王寺，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乾寧四年，又奏加號曰『無著』。是年十月，告衆曰：『三界心盡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塔於靈隱西塢。天祐二年，叛兵發師塔觀，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重封瘞。

贊寧者，德清人，出家靈隱寺。讀書強記，辭辯縱橫，人莫能屈。宋初，徵入汴京，爲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大喜，遂爲定禮。時有安鴻漸者，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偕數僧，鴻漸指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然鄭谷非不愛僧，但不愛僧官耳。故其詩曰：『愛僧不愛紫衣僧。』而蘇子瞻之贈慧勤能僧職也，亦云：『軒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既爲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則僧以官名，誠非出世法也。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樸被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擊轡卻立。鉉貽書贊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是也。』鉉劚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髀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漉漚之，遂爛焉。徐諤嘗得畫牛一幅，晝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之宋太宗，以示諸臣，無能辯其理者。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和色著物，則晝隱夜見。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岸，滴水碧色，染物則晝見夜隱。此牛二形，殆二物所畫也。』

貫休者，以詩謁錢武肅王云：『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雲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遣客謂曰：『教和尙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飄然入蜀。

契盈者，閩僧也，從吳越王登淥波亭，王曰：『三千里外一條水。』契盈云：『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爲切對。蓋其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故云三千里。

眞觀者，姓范氏，錢唐人，父母禱佛而生，左掌有仙文，右掌有人字。居靈隱石室，戒行精高，祈禱輒應。嘗作愁賦，爲詞人所稱。隋開皇十四年，白衆而逝。有塔在東岡，宋王欽若重修。

道誠者，錢唐人，居月輪山，號慧悟大師。天禧中，撰釋氏要覽三卷，又注王勃所撰釋迦成道記。丞相王隨知杭州日，亦友之。余弼題慧悟禪師上方詩云：『孤峯牢落幾何年，臺殿於今插半天，已是精藍誇絕徼，更將寶塔在危巔。烟霞色任陰晴變，鐘磬聲隨上下傳，珍重老僧無別境，一生幽趣只山川。』

遵式者，姓葉，字知白，其母乞靈於觀音，遂生式。學行孤高，博習教觀，苦學嘔血，兩足皮裂。式願力堅固，以死自誓。建下天竺寺，著淨土懺法、金光明觀音諸本懺儀行於世，故號慈雲懺主。王冀公欽若鎭金陵，以書致遵式；式將謁公，過林逋，逋以詩送之云：『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尊賓謁少，清言應喜道人來。』

慧勤者，餘杭人，居孤山。聰明材智，能詩文。慶曆間，遊京師二十年，請造公卿，聲華歘起。歐陽永叔勸之使歸，作山中樂三章，極道林泉間事，以動蕩其心，而卒反之正。其詞曰：『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嶒嶸，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壁立於鴻濛。崖懸磴絕兮險

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二：『丹英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嘯夜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三：『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窿，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才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蓋公惜其才，而將引之以歸儒也。勤既漸行，而公復作詩送之云：『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嘉，及時宜自強。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屠。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怳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此詩惟孥、蘧二韻艱澀，而公三疊之，一曰『追胥連保罪及孥』者，言府中壓獲鹽徒，連逮保甲也。『知非不去慚衞蘧』者，言年老宜休，不若蘧伯玉也。二曰『君恩飽煖及爾孥』者，言居官厚祿，得以遊遨也。『莫惜錦繡償菅蘧』者，言李寺丞鵬和，寄於飼蠶，鬬險不窮也。三曰『四方宦遊散其孥』者，言錢王之敗，子孫離析也。『遂超羲皇傲几蘧』，言優游自適，得爲太古閒民也。原韻孥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後作雖多，終屬牽強。

蘇子瞻佐郡日，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爲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有詩云：『三吳雨連月，湖水日夜添，尋僧去無路，潋潋水拍簷。想言徂北山，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纖。縹緲朱樓人，斜陽半疎簾，臨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瞻。世人騖朝市，獨向溪山廉，此樂得有命，輕傳神所殲。』

參寥者，於潛人，出家智果寺。其見知於東坡也，以臨平絕句。宗婦曹夫人者，善丹青，遂作臨平藕花圖，當時崇誦可知矣。其他小詩，亦清新可賞。其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湖上晚歸詩云：『漾舟歸路與何賒？水木低涼一道斜，菱蔓蒹葭都卷盡，芙蓉爛熳獨開花。』又云：『雲披霞捲仰昭回，試望翻經古石臺，應有秋香生桂樹，吹風肯傍靠船來。』訪勤上人詩：『斷橋蒼壁倚溪斜，赤葉楓林噪晚鴉，可怕嶺雲埋徑路，會尋流水到君家。』戲招李無悔秀才詩：『淋漓一雨過秋山，洗出西湖小霽天，炯炯魚鱗含倒景，飄飄羊角卷荒阡。野塘白芡殊盈斗，幽浦紅蕖錦繞船，冷炙殘盃嘗已厭，好來波際弄嬋娟。』次韻吳承老推官觀開西湖詩：『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紀，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晴波。』如此數首，庶幾能遠塵俗者。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蜜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如『訴衷情』詠西湖云：『湧金門外小瀛洲，寒食更風流。紅船滿湖歌吹，花外有高樓。晴日暖，淡烟浮，恣嬉遊。三千粉黛，十二闌干，一片雲頭。』『念奴嬌』詠荷花云：『水楓葉下，乍湖光清淺，涼生商素。西帝宸遊羅翠蓋，擁出三千宮女。絳綵嬌春，鉛華掩晝，占斷鴛鴦浦。歌聲搖曳，浣紗人在何處？別岸孤梟一枝，廣寒宮殿冷，寒棲愁苦。羣豔冰肌羞淡泊，偷把臙脂勻注。媚臉籠霞，芳心泣露，不肯爲雲雨。金波影裏，爲誰長恁凝佇？』又詠夏景云：『故園避暑，愛繁陰翳日，流霞供酌。竹影篩金泉漱玉，紅映薇花簾幙。素質生風，香肌無汗，繡扇長閒卻。雙鸞棲處，綠筠時下風籜。吹斷舞影歌聲，陽臺人去，有當年池閣。佩結蘭英凝念久，言語精神依約。燕別雕梁，鴻歸紫塞，音信憑誰託？爭知好景，爲君長是蕭索。』此僧風流蘊藉，不減少年，然恐非蓮社本色也。

思聰爲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和參寥子昏字詩。聰立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之句，東坡大稱賞。大觀、政和間，聰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云：『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聽。』詩至，已無及矣。

辯才、參寥，皆蘇子瞻友也。其贊辯才云：『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吐霧之中。』其贊參寥云：『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尪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

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翫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謂參寥子不可曉者五也。』觀此，則二僧之優劣可見矣。子瞻謫齊安，參寥不遠二千里相從朞年。子瞻謫南海，參寥欲泛海訪之，子瞻以書戒止，會當路亦摘其詩有譏刺語，遂返初服。建中靖國初，曾肇言其非辜，復祝髮。觀其友義如此，亦幾於近道者。

辯才元淨之住天竺也，善持咒水，飲病者輒愈，杭人尊事之。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辯才適以事至秀州，令素聞其名，即馳詣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少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辯才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為壇，設觀音像于中央，取楊枝霑水，灑而咒之，三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復來，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此？』答曰：『會稽之東，下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赧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己逐物，為物所轉，溺于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咒，汝當諦聽，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于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女子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久與子遊，情不能遽舍，願舉一觴為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云：『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佛印禪師者，杭之蠟燭菴、聖水寺，皆其道場也。世傳其詼諧滑稽，而僧史亦尠其人，不為列傳。東坡貶惠州時，佛印致書云：『子瞻負高材，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觀此書，亦似乎近道者，惜渠所謂性命之旨，無從質難之耳。

佛印好詼諧，時有殿嚴王觀父邀禪師說法，禪師升坐唱云：『此一瓣香，為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天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帥，多專殺也。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慍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偸眼，山僧莫眨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蘇子瞻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惠勤師院詩云：『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盃深，南屏老宿閑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黃金，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

雲闍黎者，居寶山。蘇子佐郡，遊寶山，偶入方丈，小院闃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鄰僧，曰：『此雲闍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數月，卒。蘇子再往訪之，弔以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颼飀。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卻疑此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皎如晦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算子』詞云：『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著來，何似休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

重喜者，會稽人，為僧錢唐。少捕魚，不識字，忽能通佛書，作偈頌，嘗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蘇縫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其解悟如是。

高麗寺，輪藏甚偉。宋時，高麗國進金字藏經一部，貯其中，到今猶有存者。其原起于傅大士，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厨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人有發菩提心者，推轉是輪，即與持誦諸經無異。故今天下輪藏，皆設大士像。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餽者，受不過數斗，盎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筍之供，恆缺乏也。東坡一日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聲名頓起。

妙應者，江南人。宣和中，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佯狂奔走，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為風和尚。蔡元長奪職居錢唐。一日，直造其堂，書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舞爪張牙喫衆生。』又書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言。有越人姚令聲者，在上庠日，妙應語之曰：『君不得令終，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杭州監稅，三載不敢登吳山，後擢江西令，來參帥憲。出城數里，風雨暴至，憩路傍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之祝史，云：『此伍子胥廟也。』其日乃五月五日。令聲慘然。未幾，秦檜以宿怨，追赴大理，死。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來峯，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

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賈似道當國,一日,退居湖山,有蜀僧襤褸徘徊,賈問之曰:『汝爲何僧?』對曰:『某詩僧也。』似道見湖中有漁翁,遂命賦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喜,厚貽之。

濟顛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沈,人以爲顛也,故稱濟顛。始出家靈隱寺,寺僧厭之,逐居淨慈寺,爲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年七十三歲,端坐而逝。人有爲之贊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荆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歎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爲濟顛也耶?今寺中尚塑其像。

楊廷秀贈鈔經頭陀詩云:『刺血鈔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又有住山僧者,或謀擯之,僧乃掛草鞵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髏就此埋。』愚謂前一詩,可爲士人笨進解褐之用;後一詩,可爲士人勇退拙辯之法。

溫日觀者,宋亡,出家瑪瑙寺,豪飲不羈,往往出憤世語。善畫葡萄,枝莖皆合草書法,時寫詩文于上。嘗在朱宣慰家,作畫訖,遂寫一詩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爲金紫貴。』朱雖武夫,然雅敬日觀,軒然笑曰:『我果然曾賣盧柴,和尚知我。』遂厚酬之。日觀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霑脣。見輒罵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重之,日觀時至其家索飲,醉即抱前榮支離叟,或歌或哭。支離叟者,伯機庭前松樹也。每索湯浴,伯機必躬進澡豆。吳立夫嘗題其所畫葡萄云:『佛者本西域,葡萄亦來西。奈何此善畫,無復渠所攜。我曾考其故,初與漢使偕,上林乃有館,蔥嶺何須梯?天時自不同,地氣忽以迷,結子且磊磊,懸藤更高低。先幾日已露,薄德不及稽,終令白氈像,遠從雙狻猊,從茲故國木,伴爾禪家棲。幽心恍有得,爛墨研爲泥,快哉一揮灑,遽若無町畦。依稀可少辨,變作天投蜺,萬古空翦色,南山竟朝隮。畫工尚逸品,遊戲從荃蹄。豈伊吾無人?何往非毫倪。豈伊吾無物?桃李總成蹊。此皆外所產,敢與中州齊?爲爾撫此卷,長歌欲驚嘶。』凌雲翰題日觀墨葡萄云:『風飄露濕一棚秋,路入滄江憶舊游,憑仗金壺翻墨汁,老禪胸次有涼州。』

德祥者,號止庵,仁和人。故宋時爲僧,涉元,屢念舊國,其風雨詩云:『風雨閉門三十日,年光虛度一分春,淒涼舊國鶯花夢,白髮江南有幾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檐頭,照泥星出依前黑,淹爛庭花不肯休。』望月詩云:『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溼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色落誰家?』止庵持戒律,書法擅名一時,詩刻苦,高逼郊、島,所著有『桐嶼集』。

原妙者,號高峯,吳江人。出家淨慈寺,立三年死限學禪。年二十二,請益斷橋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脅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鐍而去。時雪巖欽寓北磵塔,欣然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門。再往,始得親近。欽忽然罵曰:『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高峯禮扣愈虔。忽覩五祖演和尚眞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明日詣欽,又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拈棒便打。高峯喝住曰:『今日卻打某不得。』拂袖便出。欽更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高峯云:『狗舐熱油鐺。』自是機鋒不讓,遂登天目山獅子巖,結廬終身焉。

明本者,錢唐人,姓孫氏。幼好梵唄,結跌坐,長則出家吳山聖水寺。時有高峯原妙禪師,居天目山獅子巖,立死關以待參學。明本往叩之,師欣然,知爲大器也。久之,明本誦金剛經,恍有開解者,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通解,終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而學成。豁然超脫,宗旨別傳,九流諸子,罔不淹貫,激揚提唱,機鋒犇霍,圓轉不窮,時稱大辯焉。號中峯,有『廣錄』三十卷,元元統二年,詔收入佛藏,揭傒斯爲之序。有塔院在聖水寺,故宋宮人楊妙錫以明本祝髮貯以香函,數年,生舍利五十餘顆,瘞之塔下。

明本善吟詠,趙子昂與之友,學士馮子振甚輕之。一日,子昂偕明本訪子振,子振出示梅花百韻詩,明本一覽,走筆和之,子振猶未以爲然。明本亦出所作九字梅花歌以示子振,子振竦然,遂與定交。其歌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擫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

宋時僧家,以四月十五日結制,安居剎院,不敢起單雲遊。建楞嚴會,每日誦經修懺。朝廷降賜金帛,檀信隨喜,施助無虛日。至七月十五日,設齋解制,謂之法歲周圓。

高峯和尚結制示衆云:『封卻柱杖頭,結卻布袋頭,大家團欒頭,赤眼火柴頭。嗄!正是寃家共聚頭,不妨頭上更安頭。』以柱杖打散。又中夏示衆云:『前四十五日何處去?焦尾大蟲入鬧市。後四十五日何處來?三脚驢子上高臺。俊鷹快鷂,便須乘時,跛鼈盲龜,徒勞跨跳。』

又解制示衆云：『九旬把定繩頭，不容絲毫走作，弄得箇箇皮穿骨露，七零八落。冷眼看來，正謂掘地討天，千錯萬錯。今日到這裏，不免放開一線，彼此無拘無束，東西南北，任運騰騰，天上人間，逍遙快樂。然雖如是，且道：忽遇鑊湯、爐炭，劍樹、刀山，未審何如棲泊？』良久云：『咄！』

中峯和尚結制示衆云：『大衆踞菩薩乘，脩寂滅行，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是二千年外，老釋迦耕地爲牢，與當時衆比丘禁足安居之古制也。今朝四月十五，適當聖制之辰，拈出陳年曆日頭，爲諸人因行掉臂去也。前面一絡索，且置之不論，復如何是安居平等性智？然性智平等，故盡十方利土，更無有不平等者。仰觀諸佛，俯視衆生，是謂性相平等。前觀過去，後及未來，是謂三際平等。諸戒定慧，及淫怒癡，是謂一念平等。迷而生死，悟而涅槃，是謂不動平等。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是謂離相平等。乃至見色色平等，聞聲聲平等，齊如是，則四月十五結，結亦平等。七月十五解，解亦平等。於中九十日，日日平等，時時平等，念念平等，政與麼時，喚甚麼作結，喚甚麼作解，喚甚麼作安居不安居？黃面老漢到這裏，不覺全機敗露。雖然事無一向，你若不曾眞正向平等性智中脚踏實地頓悟一回，眞饒將平等二字盡虛空充塞殆偏，無乃益其高下耳。此事只恁麼說不過，須是硬嚗嚗地向此九十日於無義味話上橫敲豎敲，朝挨暮挨，挨到極處，敲到盡時，如啞子得夢，恁時不妨任意指陳。喚平等作不平等亦得，喚不平等作平等亦得，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記得古人有偈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甚非細事。更聽說偈，各自歸堂。九旬禁足意何殊，生殺難將古制拘，未到身心平等處，豈應容易白安居？』又中夏示衆云：『大衆四十五日前，朝昏沈，暮散亂。四十五日後，朝散亂，暮昏沈。政當今日在四十五日之中，試把昏沈散亂來與老僧看。既無你拈出處，則眞如菩提涅槃解脫，亦無你拈出處。莫說你拈不出，便是大寂定中喚起二千年外釋迦老漢來，敢保其亦無拈出之理。既拈不出，你喚甚麼作昏散？又喚甚麼作寂照？直下聖凡情盡，能所障空，覿體無依，當機絕待，不見四十五日在前，不見四十五日在後，三際平等，一道虛閑，卽今覓箇中夏，亦不可得。雖然，此猶是途路中事，若曰到家消息，猶較西天十萬程。諸禪德，你最初立志，要爲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須發起一片不顧生、不顧死底決定志氣。也不管你前四十五，後四十五，正當四十五，不四十五，硬嚗嚗地提箇所參話，任你說是說非，論長論短，拍盲舉起，拍盲打捱，誰管今生打得徹，打不徹？直饒以熱鐵輪，驅入刀山劍樹上，一日走百千萬億匝，要教他所參話，須臾放下，終不可得。有此等志氣，欲超過佛祖，爲不難矣。從前做不到古人地位，只是氣願不眞切，立脚不穩當，所以古人道，過河須用筏，學道須立志。釋迦彌勒初無所長，只是箇能立志願底凡夫耳。昔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且道與趙州、青州布衫，相去何如？」此去四十五日後，卻來露箇消息。』又解制示衆云：『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捧得手折，雪峯是甚麼，雲門乾屎橛。千七百箇老骨撾，開口重重納敗闕，爭似幻住一夏九十日，無禪可參，無法可說。把箇無義味話，拋在諸人面前，指鹿爲馬，證龜成鼈。逗到今朝，靈驗全無，露柱燈籠，與禪板蒲團，互相歡悅。驀起目犍連尊者，忍俊不禁，鐵錫敲開地獄門，刹那滅卻阿鼻業。諸禪德，還知麼？此事且置九十日內，謂之禁足，謂之護生，謂之安居，謂之聖制。一日鉢盂兩度溼，畢竟爲箇甚麼？古教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然悟之則不復與論。既曰未悟，決定是迷，迷之則無常生死，念念開端，塵塵肇始，恆河沙劫，出沒升沈，卒未有了日在。無常殺鬼，誰管你山中坐夏來，莫說與麼坐一夏，你若不精勤勇猛，如救頭然，曲循世情，橫生妄見，披襟閒談，曳履高心，漁獵古今，虛延歲月，似與麼過得百十萬億夏，惟長業輪，全虧道用。今日九旬制滿，三月功圓，被人問著水牯牛作麼生？猢猻子作麼生？只與未結夏前宛爾無異，豈不孤他佛祖垂教，天龍擁護，檀信供給，王臣加被者哉？在今日事不獲已，更與諸人展箇寬限。初發心爲生死入道之日，卽是結制於中也。不論九十日、九十月、九十年，但念念不退轉，念念不間斷，念念不休息，念念不棄離，參之、究之、決之、擇之，直至心空及第，脫略見聞，打破漆桶之頭，便是解制之日也。你不見古教謂：「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趣泥洹？」這箇說話，固是悲願弘深，殊不知綿裏之刺，蜜中之砒，直是惱人懷抱。大丈夫或不趁此一期透脫，自甘流浪，豈理然哉？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饒陳一偈，以遣時緣。七斤衫重出青州，老趙州禪觸處周，聖制九旬今日滿，杖藜千里又驚秋。」』

陳雲嶠者，泗州人，陳平章之孫也。倜儻不羈，人稱爲陳顛。至元五年，爲餘姚州同知，就醫於杭，寓赤山。重陽日，楊太史璵邀張伯雨訪之，偕遊水樂洞。雲嶠自言：『前身，泗州寺僧也，戒行精嚴，人呼爲老佛。一日，呼侍者作血臟羹，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思此？」老佛怒而去，見陳平章曰：「我特索血臟羹。」平章亦以一世持齋爲勸。老佛怒曰：「原來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作羹啖之。歸寺，別大衆，而作偈曰：「擂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趺坐而逝。舁龕至淮河，時冰合已久，茶毗之際，大震一聲，河冰自裂。陳平章閒坐廳事，恍見老佛入堂中，追問之，則子舍已報誕子，卽我也。』明日，伯雨送登高詩，有云：『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楊太史和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等春冰。』雲

嶠笑曰：『我無氷字，只有長淮一片冰耳。』明日，雲嶠告殂，蓋亦談破轉世之證也。

元時，有僧至懟，出家餘杭徑山寺，銖積旣充，復欲還俗。乃作詩云：『少年不肯戴儒冠，强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雙足冷，霜天削髮獨頭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粉佳人不許看。死去定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椿大年者，吳中大族，以詩名叢林中。遊錢唐南北兩峯，詩最多。嘗以詩謁楊廉夫云：『揚雄宅外好脩竹，黃妃塔前多翠微，自愛高文每相見，莫怪短笻來扣扉。』

守仁一初者，靈隱寺僧也。少從楊廉夫游，善歌詩，字亦遒勁，與張伯雨友善。嘗題石磵泉詩云：『神龍驅水到禪家，淸出龍泓味更佳。晴帶浦雲穿曉斷，暗隨山雨走寒沙。玉臍圓映波心月，瓊沫香浮沼而花。擬待春風招社客，焚香來試九溪茶。』沖漠軒詩云：『大化浩無迹，藐焉同太虛，靈扃鑰一啓，萬境遂紛如。乾坤豁兩戶，日月跳雙珠，飛光不暫駐，倏忽朝已晡。眞人秉化機，燕坐究玄樞，寘心太始間，身與造化俱。撫弄盤古頂，蹴踏康胡雛，澹然樂無爲，笑傲混沌初。』哭楊廉夫詩云：『玉笙聲斷泣龍君，撼樹蚍蜉謾作羣，一代春秋尊正統，兩朝冠冕在斯文。他生有約尋圓澤，後世何人識子雲？舊業門生知幾在，下車空拜馬陵墳。』題張伯雨初陽臺唱和卷詩：『笙管聲沈彩鳳飛，朝陽出海散晴暉。一時文物推延祐，五夜丹光起太微。歲月無情詩卷在，江山如故昔人非，祇應湖上梅花月，照見荒臺獨鶴歸。』洪武間，徵授僧錄右善世，所著有『夢觀集。』

來復見心者，豐城人，從笑隱於中竺，洪武初，以高僧徵，仕至左覺義。有詩名，所著有『蒲庵集』。嘗陪黃晉卿學士遊天竺詩：『湧金門外小瀛洲，暇日同陪使節遊，五竺山高雲樹曉，三江風急雪濤秋。說經曾記僧名辯，題句還聞寺姓劉，祇合汎湖依釣艇，六橋烟水看閒鷗。』『桂子巖前秋氣新，老禪留客道情眞，譚論圓澤三生舊，自信曹溪一派親。明月盡隨金地影，白雲閒伴玉堂身，丹青若寫東林社，添我松巢作近隣。』鷲峯對雪詩：『玉龍顚曉朔雲屯，滕六吹花積厚坤，凍合洪河天不夜，光呑大地月無痕。消冰成水應能辨，會色歸空孰與論？老我難禁寒徹骨，一巖松火喜春溫。』『去年旅寓北山陰，踏雪草堂三尺深，紫禁有詩曾應制，少林無法可安心。梅花月靜僧初定，芋火烟寒客獨吟。今日南歸重回首，天光如對闕風岑。』又西湖絕句六首：『芙蓉灣口綠陰斜，吹笛何人隔綵霞，驚起沙頭雙翠羽，銜魚飛上刺桐花。』『流觴亭子鳳山阿，都護行春小隊過，笑擲金錢花底醉，玉箏彈出白翎歌。』『寶網金幢變劫灰，瞿曇寺裏盡蒿萊，烏巢無樹山夔泣，不見談禪太傅來。』『雨後湖堤樹色寒，杏花風颭酒旗竿，紅船載月無絲竹，野水疎籬正好看。』『蜃霧初消海日升，隔江山色是西陵，潮生潮落無今古，似與人間說廢興。』『西冷橋下水生烟，屬玉飛來近釣船，荒盡梅花三百樹，孤山何處訪逋仙？』一夢老人詩：『高臥蓬萊最上峯，希夷獨許往來同，三生風月形骸外，百歲乾坤寤寐中。槐樹雨涼秋枕薄，梨花風暖夜牀空，黑甜自足平生願，不管東窗曙色紅。』詩巢詩：『雅頌千篇插架齊，高情渾似浣花溪，鳳銜錦字朝還集，鶴怪文光夜不棲。辟采香芸除舊蠹，補添紅葉認新題，自從删後醇風變，厭聽喧啾百鳥啼。』臥雪齋詩：『雪滿空山歲月仙，冷齋獨臥廣文氈。自依太素無塵地，夢入通明不夜天。碧盌茶香清瀹乳，紅爐木火煖生煙，諸兒幸免號寒訴，枉駕何須郡守憐。』『先生臥雪儞謀身，不肯干時只任貧，簾捲空明孤榻曉，窗寒虛白一窩春。梅花帳外寒聲急，竹葉樽前歲事新，曾憶朝回鳷鵲近，水晶光動玉龍鱗。』偶與絕句詩：『黃金堆屋只嫌貧，飽食何曾厭八珍？欲把長繩繫白日，乾坤誰是百年人。』『崑崙懸水立黃河，吼地流來萬丈波，若比人心應更險，笑中無奈暗操戈。』

復見心，洪武間，徵入京師，其師欣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且道師語。上問出何經，欣曰：『此故偈，臣偶奉之，非有他也。』上命併逮欣，將殺之，欣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某卷第幾葉。』命檢視之，果然，乃釋之。見心在當時，與諸縉紳友善。張仲舉贈之詩云：『蓮花峯下大香樹，吹老西風幾度秋，僧寶師眞洪覺範，詩窮我亦孟參謀。文章宇宙千年事，身世江湖萬里舟，甚欲相期石橋路，更須同訪羽人丘。』又云：『自入赤墀青瑣間，舊遊禪侶亦闌珊，青山只憶招提境，白首初辭供奉班。馬爲空羣猶矯矯，鳥能求友自關關。終期一舸相尋去，知在桃溪第幾灣。』又云：『見說錢唐別築城，淒涼風景若爲情，湖堤柳盡曾遊路，石壁苔荒舊刻名。老我無能如燭武，何人可飲勝公漿？沃洲勝會還容續，卽擬山中隱計成。』高季迪和見心兼簡泐禪師詩云：『高堂鐘鼓蟄龍驚，曾布袈裟海上城。廬岳禪師傳法印，道園學士許詩名。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月明。書到喜聞雙徑老，雨華新散滿瑤京。』

大欣笑隱者，南昌人。住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百家，所著有『蒲室集』。元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文階。張伯雨贈之詩云：『繙經臺畔惜分攜，華蓋峯前幾夢思，一席地分眠鹿草，三更月在掛猿枝。我書安能牛袁豹，君才端倍十曹丕。上番相逢虞祕監，不嫌頻寬仰山碑。』一日，省相請笑隱看潮，其日寺火，時恩斷江住虎丘寺，同日災。有僧爲詩戲之曰：『欣哉笑隱住中峯，本是鴻儒學說空。羅刹江頭潮未白，稽留峯下火先紅。青霄有路干丞相，紺殿無顏見大雄，若使斷江知此意，兩人握手泣西風。』

如蘭古春者，富陽人，善相術，于肅愍公少時，博戲市中，古春撫其背曰：『少年何不自愛？異時

撥亂救世之宏才也。』時有道人在傍，古春旣去，道人呼反之，曰：『汝相如斯而已乎？』古春更熟視之，曰：『不得考終。』道人首肯曰：『和尚可教矣。』古春問其姓名居處，道人笑而不言，懇扣之，紿曰：『暫寓福田寺。』翼日訪之，竟無有也。

淨慈寺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天順間，學士錢公溥題詩，倡腰、橋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法聚者，號玉芝，海鹽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鳥，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景最切，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五卷

方外玄蹤

錢唐田汝成輯撰

張道陵者，漢留侯良八世孫也。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隱蹟高居。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泝流而之雲錦洞，有仙巖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姣好，若十七八歲時。又得祕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之雲臺峯昇天。所遺經籙符章印劍，以授子孫，其四代曰盛復者，徙居廣信之龍虎山，世襲天師之號。今杭州羽流，凡稱正一者，皆其教也。

蔡經者，餘杭人，嗜學仙術。王方平偕其妹麻姑降經家，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念背癢時好以此爪爬之；方平即知，乃鞭經曰：『麻姑，仙人也，何敢如是？』宴畢，命駕昇天。經尋亦蛻去。其所居地名籍田。高季迪題蔡經宅詩：『崑崙主者王方平，身騎黃麟朝紫京，舉手長辭漢公卿，得道不願世上名。往來隱玄與朱明，洞中各有白玉城，絳衣游空擁幢旌，三山五嶽自按行。冷風吹動天樂鳴，瑤簫琅璈和鸞笙。羽衞蹙踏山海崩，龍車鶴馭紛相迎。嘯呼神馬走吏兵，魍魅魍魎號且驚。暫來經家駐雲程，人馬不見但有聲。虎頭鞶囊佩蒼精，神光赫然照軒楹。授以至言可長生，凡骨已作蟬蛻輕。麻姑來會尋仙盟，芳姿娉婷似飛瓊。言從昔年宴蓬瀛，又見弱水三淺清。爪可爬背念始萌，仙意已識遭笞榜。餘杭阿姥酒罷傾，攝景忽去烟雲橫。家人悲望空悖悖，桑田回首幾變更。神仙在世每自呈，凡夫不識等瞽盲。丹元有田不解耕，但愛狗苟遝蠅營。榮華未滿咎責盈，忽化腐鬼歸荒塋。金丹可學道未成，木鑽石盤貴精誠。誰能自拔水火坑？飛游往來瑤樹英。千載或有歸來情。』

葛洪者，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摴蒱幾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覈，而才章富贍。洪見天下已亂，遂避地江南，征鎮檄命，一無所就。晉元帝爲丞相，辟爲掾，尋賜關內侯。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砂耳。』帝從之。遂將子姪往，止羅浮山七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猥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今其墓在葛嶺，而煉丹諸井，蓋其避地時遺蹟也。

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覲省而已。父母既終，遣婦還家，攜其同志，徧遊名山，採藥服氣。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羽化。或云：稍留峯，即遠遊嘉遯之所也。

杜子恭，錢唐人。有道術，嘗借人瓜刀，匿索不得，刀主立求之。子恭曰：『當見還耳。』主隨子恭至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之得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晉時，豪族貴望，多執弟子禮尊事之。沈警、孔靈產，皆有道之士，莫不敬慕。靈產出錢唐北郭，於舟中望其墓而遙拜焉。

馬湘，字自然，錢唐人，或曰鹽官人。侯潮門外水府淨鑑觀，其脩鍊之所也。世爲小吏。湘獨好經學，尋棄去，隨道士遊方外。醉墜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溼。喝溪水能令逆流；指柳木隨水上下；指橋令斷復續；投錢井中，呼之一一飛出。其他戲術，不可枚舉。嘗登秦望山賦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卒於家，時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劍州奏自然白日飛昇。上異之，敕杭州啓棺視之，止一枝竹而已。

嘗餘眞，錢唐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白之術，願以爲贈。歸眞問曰：『歷歲久遠，能無變否？』曰：『五百歲後，當復故爾。』歸眞笑曰：『得不誤後人耶？』青衣以手加額曰：『先生，眞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得先生，豈可隱乎？』於是跪而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不愈。京師旱，召歸眞作法，龍虎飛躍，齊雨大霪，加大法師，賜號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告之曰：『繡衣使者告吾功業，上帝召吾任職矣。』遂偃然而化。熙寧中，趙抃守杭，記其行事。

宣和時，錢唐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惟業履自給，得錢即沽酒，放浪湖山，人無識者。一日，爲寺僧修履，口中微作吟哦。僧訝問之，笑曰：『偶得句，未成章耳。』僧曰：『願聞之。』對曰：『百囀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僧驚嘆，知非凡流。後不知所往。

陸永仲，字維之，餘杭人。少與計偕入汴，乘法從邀令雜坐，命道人相之，道人指永仲曰：『秀

才。』問以科第，曰：『且還山。』及別，道人以粒丹授永仲曰：『緩急用之。』永仲下第，循汴而歸，怒濤大作，以丹投之，風浪恬息。岸上有呼永仲姓名者，則道人也，遂翛然有出家之想，隱大滌山中，逍遙詩酒。嘗作觀潮『酹江月』詞云：『遠山一帶，趁晴空，極目天涯浮白。楓落鴟翻，談笑處，不覺雲濤橫席。酒病方蘇，睡魔猶帶，一掃無留蹟。吳帆越棹，恍然飛上空碧。長記草賦梁園，凌雲筆勢，倒三江秋色。對此驚心，空悵望，老作紅塵閒客。別浦烟平，小樓人散，回首千波寂。西風歸路，爲君重噴霜笛。』高宗見之嘉賞，召見，辭不赴。他日，駕幸洞霄，將以翰林處之，時憲聖太后謂上曰：『山林隱士，無求於人，無苦之强令出山也。』遂止。臨終有詩云：『岳南之館白雲端，鳳笛龍簫徹廣寒，一鶴曉飛沖碧落，羣仙笑倚玉闌干。』

王迥，字子高，錢唐人，丰儀秀朗，淸韻逼人，飄飄然時有出塵之想。嘗逢仙女周瑤英，攜之同遊芙蓉城。宋元豐初，蘇子瞻遇子高，詢瑤英事，信有之，乃作歌一篇，幷敍其事，且云：『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歌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捲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猴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去誰使令？皎然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皇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玲瓏。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雲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膻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値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螟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不作人間尹與邢。』子高故居，後爲錢唐尉司，而北郭稅務側有片石，周益公題曰：『奇俊』，相傳爲王子高石也。

濟南李茇，宋乾道中，寓臨安軍營中，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林迷徑，見靑衣道人斸筍。茇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而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茇皇懼，伏林間，少頃，雨霽而出，至寺門，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歸舍，不復飲食。其兄大猷訪之，來臨安。茇聞之，徑去，云遊茅山矣，又云入蜀，隱靑城山。大猷後爲梓路官，使人至眉訪之，眉守報云：『數年前聞已輕舉，乘雲去，今惟繪像存焉。』

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極飲西林橋酒壚，皆大醉偃臥。忽有鬖髿道人過而哂之曰：『詩仙醉耶？』顧酒家善看客，我當將償酒錢。』索水小盂，以瓢中藥少投之，口略嗽，噀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盛，皆環視駭嘆，忽失道人所在。暮，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悵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可酬所直，了無贏餘。明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于壁，題爲遇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爲湖山旗亭之冠。而諸公亦若有悟云。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乃與一新扇。道人於扇板題一詩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無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擲扇而去，板厚數寸，墨蹟直透于背，觀者紛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後道士來，以袖拂之，字遂不見。

王壽衍，字眉叟，號月溪，有學行。元至治初，徵入京師，授弘文輔道粹德眞人，提領開元宮。一時名士，若虞、楊、范、揭，皆與友善，大振玄風。時有浙省都事劉時中者，名士也，既卒，貧無以葬，壽衍躬至其家弔哭，撫其遺孤，營其喪事，乃爲葬於德清縣，與己壽穴相近，便於拜掃，人皆服其友義。

張伯雨之初見趙子昂也，喜其作字勁健，贈以雲麾將軍碑墨，令師法之，書遂超越。飲酣伸紙，作大草尤妙。小楷幾率更家數，世稱二絕。詩宗杜，古選類大曆間諸子，文學韓而冷語頗澳，獨於畫未工，或引敗筆點綴木石人物，亦有賞適，蓋論意不論象也。嘗從其師王壽衍入京，時燕地未有梅花，唯吳閑閑宗師自江南移植，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伯雨造其所，恍遇西湖故人，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其中。壽衍覓日不見，憂其迷路。伯雨覺而已晡。閑閑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悍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閑閑大喜，送之翰林集賢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由是名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金華黃晉卿、吳興趙仲穆交甚善。他日，謁伯生。伯生問：『能作符篆否？』答曰：『未能。』伯生迺書七十二家示之，即下拜曰：『眞吾師也。』自後與伯生手札，必執弟子禮，其服善類如此。晚居三茅觀，修玄史，歷紀道家高士，自序曰：『老子，玄足者也，是集不與焉，尊之也。』作黃篾樓，儲古圖史。作水軒于洛鵠澗，營葬於靈石塢。售繁腰作梁，名玉鉤橋。橋南數十步，作藏書石室，自勒銘，而與篆隸古。所著『出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尋山志』十五卷，元季紅巾寇杭，而諸書散逸。其亡也，楊廉夫悼之詩云：『黃篾樓頭仙一去，明年黃篾掃狼烽，不知天上修玄史，只訝山中伴赤松。石室秘書愁攝電，星池遺劍已成龍，思君不見夜開戶，月在金鐘玉几峯。』姚公綬拜墓詩云：『百年尙友重文章，登拜孤墳一瓣香，赤壁舟中驚鶴夢，玉鉤橋下奠椒漿，匣藏神劍猶生氣，雲閟秋山自老蒼。雙眼摩挲看碑刻，還疑清夜吐虹光。』又云：『仙去端依絳節朝，仙壇環珮覓寥寥，字收渤海千軍陣，詩過成都萬里橋。黃篾樓空焦炬入，清風堂廢白雲銷，惟餘靈石山頭月，千古光華不待招。』范德機和答張伯雨詩：『靈均逝矣不堪呼，屢欲南遊訊楚巫。城郭烟濤垂白帝，星河風露濕黃姑。幽

人昔恨九關豹，佳士今猶千里駒，久客貪君相慰藉，可能無意謝飛鳬。』黃晉卿過伯雨會式公劉衎卿詩：『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蓬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在空，仰止前修那可作？聊追餘響託無窮。』次伯雨臘月雪中同登來鶴亭詩：『興來欲泛山陰雪，不奈冉膠野水凝，朝士白頭愁獨步，仙人赤脚傲層冰。招來蠧是雞羣鶴，趨附空慚驥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襆直有青綾。』薩天錫寄伯雨詩：『霞珮翩翩出洞天，當時彷彿見臞仙，幾年海上張公子，今日山中葛稚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金經與世傳。』夢伯雨詩：『政恐梅花即是君，一牀蝴蝶兩牀分，遨予悟讀玄眞子，羨爾偕升太素雲。開篋取書銀字滅，捲簾呼酒玉笙聞，覺來不省誰同夢，雪影翻窗似水紋。』張仲舉期伯雨中秋對月以醉不赴詩：『明月中天烟霧消，酒醒涼思正飄颻，星河不動秋空闊，鐘鼓無聲夜寂寥。露下遠山皆落水，風來滄海欲生潮，仙家玩事無緣到，虛負瓊樓聽玉簫。』倪元鎮奉懷張伯雨詩：『陰壑慘慘綠苔生，碧雲亭亭多遠情，松杉鶴去轉蕭瑟，洲渚花落自縱橫。從君下榻住十日，看我鼓枻出層城，洞口菌巢無恙否？定應閉閣著書成。』又送伯雨還山詩：『日暮書傳青鳥使，華林瑤草待君歸，挾冉婉婉雙龍出，背雨寥寥一鶴飛。秋水琢成蒼玉珮，朝霞補作紫烟衣，山中長史來相覓，應借窗間白羽揮。』高德暘題張光弼還伯雨詩：『外史詩爲人膾炙，玄珠光照浙西東，振衣玉宇瓊樓上，滌筆冰甌雪椀中。龍去葛陂乘暮雨，鶴歸華表語秋風，一瓢喜落廬陵手，箇箇青錢鑄作工。』

張伯雨嘗有春日遊南山約手書一卷，詞致字法，可稱奇品，約云：『看長安花，已是丈人之行，間鐵鏈步，聊從太史之觀。甫及春晴，可無宿諾。且鷲峯暖洞，衆人何莫由斯？願靈石龍泓，賢者而後樂此。緇塵弗汙，碧嶺長幽，仰探玄豹之深，下笑飛蚊之聚。風篁蕭爽，憩德威二老之亭，蟬冕輝煌，拜元祐諸賢之像。徐行後長，逸興邁倫。撫中岳外史之書碑，長虹貫日，覓房山侍郎之題壁，白雲啓扉。放浪形骸，攄寫懷抱，豈沙門不得稱高士，而濁醪亦足名賢人？追觴詠之風流，成談笑之故事，盤飧爲具，酌必眞率會中，車騎後時，罰依金谷斗數，儻居高遠，徙我招邀。至正三年四月廿二日書。』

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往來洞霄石室間，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崖一夜石蛻骨，寒溜萬瓦冰垂鬚。道人凍臥山之麓，葬燕松明煮溪綠，山陰孤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將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黃河冰，關東諸將面欲裂，嚴光獨釣桐江雪。』

陳渭叟，讀書學道，不混俗，不忤物，賦詩有天然趣。隱居葛溪上，歲一來杭城中，名人勝士，爭要致之，惟恐其去也。所著有『紫雲編』，葉森爲之類集，復題詩云：『一度詩來一見君，只應芳杜襲蘭蕙，有時寫到遊仙句，繞筆秋香生紫雲。』張仲舉送渭叟詩：『芒屨羅衣物外身，故園歸去已殘春，青山一百三十里，白髮東西南北人。尋壑松杉時憩樾，入林蔬果早嘗新，自憐樊雉神空王，長羨沙鷗不可馴。』寄渭叟詩：『忽憶江南古訛叟，釣竿歸去拂珊瑚，藥爐已熄何庚火，齊飯閒拋遁甲符。欲與陳陶同喫鮓，祇令張翰遠思鱸，不知別後詩多少，刊到雲編戊己無。』『不見故人今十載，平安喜得上京齎，顧我爲吟紈干雀，羨君閒釣富春魚。山房夜雨青燈外，沙寒秋風白雁初，終擬攜琴隱湖曲，一官垂老欲何如。』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香奩豔語

蘇小小者，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其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今西陵乃在錢唐江之西，則云江干者近是也。宋時司馬槱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幕官。爲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爲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頃之，復夢美姝迎笑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爲同寮談之，咸曰：『公廨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衙，則才仲死，而家人已慟哭矣。

李賀蘇小小墓歌：『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翦。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唐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捲葉吹爲玉笛聲。』沈原理蘇小小歌：『歌聲引迴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冷。青銅鏡破雙飛鸞，饑烏弔月啼鉤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哭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唐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綰同心結。』辛文房歌：『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唐雲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閒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衾冷夜窗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元遺山蘇小小圖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逗。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

弘治初，于京兆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其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浩瀾偕往，舟泊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詩云：『畫舫秋風湖上來，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鸂鶒忽飛下，千朵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奈江南庾信哀。』景瞻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仙當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冢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翼日，浩瀾復與王天璧泛湖，天璧善箕仙術，每吟詠有窘，即扣仙續之，常攜箕以行。浩瀾因請召之，箕既動，浩瀾問仙何名，書云：『有事即問，問畢告名。』浩瀾曰：『有句：「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趺寶座，西方大佛，六丈金身。』二公咸駭愕。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閶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唐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

商玲瓏者，餘杭歌者也。白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能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赤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易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微之在越，厚幣邀去，月餘，始遣還，贈之詩。因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寄君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韓汝玉令錢唐，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喏。翼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以涖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汝玉既滿，復攜此妓遊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公置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唐數十里矣。後汝玉歷膴仕有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不可及也。

蒨桃者，寇萊公妾也，淑豔能詩。萊公嘗高會，集諸妓，賞綾綺千數。蒨桃獻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夫織得成？』萊公爲之默然。尋貶嶺南，道杭州，蒨桃有疾，謂萊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於天竺山下。』萊公驚哀不已。蒨桃曰：『相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果薨于雷州。

朝雲者，姓王氏，錢唐名妓也。蘇子瞻官錢唐，絕愛幸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麤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亦通大義。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蘇子貶惠州，家妓都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之惠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近燈勤禮塔中仙。』又作

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涴，洗妝不褪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多屬意於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蘇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秋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翼日，折簡追回，欵洽數月。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蘇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媽媽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黏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唐、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既出，猶得以鱗鴻往返，覩不爲異。白樂天湖上醉中代諸妓寄嚴郎中詩云：『笙歌盃酒正歡娛，忽憶仙郎望帝都，借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蛾眉久別心知否？雞舌含多口厭無？還有些些惆悵事，春來山路見蘼蕪。』又聞歌妓唱嚴郎中詩，因以絕句寄之，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詞與豔歌，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感恩多。』蘇子瞻送杭妓往蘇州迎新守『菩薩蠻』詞云：『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蕭瑟。不用許飛瓊，瑤臺空月明。清香凝夜燕，借與韋郎看。莫便過姑蘇，扁舟下五湖。』又西湖席上代諸妓送陳述古詞云：『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撥斷琵琶索。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華堂堆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

宋時，杭妓周韶、胡楚、龍靚，皆有詩名。韶好蓄奇茗，嘗與蔡君謨鬬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簷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揮云：『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時韶有服，衣白，一座笑賞。述古遂令落籍，時楚、靚皆同席，楚贈之詩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湖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靚詩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胡楚嘗有贈所歡詩云：『不是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幽恨同芳草，卻恐青青無盡時。』時張子野老於杭，多爲杭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憐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甚喜，爲之賦詞一闋云。

陳述古守杭時，齋閣中有絕句二首：『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好似春潮夜夜添。』又云：『長垂玉筯殘妝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爲誰添？』蓋爲佳人敍幽思也。蘇子瞻嘗書此詩，并周、胡、龍三妓詩，作一卷。元時柯敬仲得之，虞邵庵伯生題其後云：『祇今誰是錢唐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鬬茶龍井畔，花開陌上載嬋娟。』又云：『三生石上舊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又云：『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爲誰甃搭向金沙？』

陳直方之妾稽，本錢唐妓人也，乞新詞於蘇子瞻，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拭餘潸。明月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宋有陳襲善者，遊錢唐，與營妓周子文甚狎，挾之遍歷湖山。後襲善去爲河朔掾，宿泰高驛，夢

子文搴幃嘶甕，挽之不可，冉冉悲嘶而沒。久之，得故人書云：『子文死矣。』按其月日，則宿秦萬驛時也。既歸，遊鷲嶺，作『漁家傲』以寄情焉。『鷲嶺峯前欄獨倚，愁眉促損愁腸碎。紅粉佳人傷別袂，情何已，登山臨水年年是。常記同來今獨至，孤舟晚颺湖光裏。衰草斜陽無限意，誰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

妙奴者，錢唐陳令舉小鬟也。令舉宴秦少游，出以佐酒，少游贈之詩云：『西湖水滑多嬌嬙，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皙白鬟腳長，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宴侍霧裳，皎如華月墮滄浪，香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客辭酒漿。主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未央，俊詞偉氣森開張，玉杓買斗生怒芒。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歛翮窺翠翔，五十僅補尙書郎，浩歌騎牛倚徜徉。東風戲雨花草狂，一溪泱泱青熒光，妙奴勿倦佑羽觴，主人正欲遊醉鄉。』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狠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提刑廣東，令往廉按。鈇憂甚，廢寢食。有妾，故錢唐娼也，問：『主公何憂？』鈇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遊妾家最狎，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也。』已而璜至，鈇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然不交一談。次日報謁，鈇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璜踧踖不安。鈇麾去伎樂，陰命諸妓淡妝，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璜昔日所贈之詞，璜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璜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璜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于地。鈇亟命索轎，諸妓扶掖登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船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而鈇迄善罷。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輿，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何如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爲惡姥所間，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過暮即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市酒殽，復遊湖中，迤還更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覺爲棄物，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値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妙年者，外方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紛紜，起夷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岸者，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士人笑曰：『大佳大佳，政欲得此。』即具盃饌入舟，遍遊西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價反倍於他舟。

湯賽師，居抱劍營，擅衆行首，艷麗絕倫，慧而黠，巧吻，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顏。狠客恐爲所侮，不敢登門。時時畜邸第中，奩貲極厚。有惡少，詭爲外方富民都綱者，僦館其隣。其南有酒館曰花月樓，密邇賽師之室，惡少日飲樓中。酒家因徵酒逋，至其所館，見其行李焜燿，騶從甚都，意必仕宦富豪也，且年少美丰姿，因誘之曰：『郎君何故時時獨酌，而不呼侑尊者？』惡少曰：『非汝所知也，吾觀都城未有絕色當吾意者，若淡妝濃抹，獻笑倚門者，直狐羣耳。』酒家曰：『君特未之見耳，樓北湯氏姊妹，曰賽師、春春者，當今第一流也。春春已爲他邸所畜，獨賽師在，郎君若欲見之，當爲道意也。』惡少曰：『子姑詢之。』良久，復命曰：『事諧矣，約來日相候。』蓋酒家極舉其富盛容止之詳，賽師已動心矣。至期，惡少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出歌婢佐之。惡少揮金不少吝，且能調弄風月，衆家大喜。頃之，惡少復昇釵環條脫一巨篋，箪箪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可値萬緡。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察，受而緘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也。一夕，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都中料理某事，欲夙起。』賽師唯唯，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覘之，寂無蹤蹟，啓篋視之，則燦然者，皆僞物也。衆家恚恨，賽師素有血疾，愧鬱而死。

宋時，秀州鄭文者，爲太學生，久寓行都，其妻寄以『憶秦娥』詞云：『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于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揚，酒樓妓館皆歌之。

宋時，婺州劉鼎臣者，僦省試於行都，瀕行，其妻自製彩花一枝贈之，佐以『鷓鴣天』詞云：『金屋無人夜翦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慇懃送，襯與蕭郎兩鬢青。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宋時，潭州易彥章祓者，以優等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翦梅』詞寄之云：『染淚脩書寄彥章，貪卻前廊，忘卻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鸞鴦，懶對鴛鴦。』

宋時，閩人修修者，以太學生登第，榜下，取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釆，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歎。自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款；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唐，託宗人倅錢唐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歉以於潛官絹誣攀，繫府獄。』倅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辭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遺人附一緘，及餽物一罨。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鎭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且曰：『不和，卽償官絹。』小娟不得已，索紙，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爲脫籍，歸院判偕老也。

宋季，參政家鉉翁於杭州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之時。歸元後，公攜入燕京。公死，囊橐皆爲所有，因是巨富。人稱爲奚娘子。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否？妾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之前，使預聞之，死無憾矣。』洪固滑稽，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恭惟娘子，秀鍾谷水，聲遏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纏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逍遙樂永遂逍遙。』聽畢，一笑而逝。

朱淑眞者，錢唐人。幼警慧，善讀書，工詩，風流蘊藉。早年，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蘧篨戚施，種種可厭；淑眞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愁怨恨之思，時牽情於才子，竟無知音，悒悒抱恚而死。父母復以佛法，并其平生著作荼毗之，今所傳者，不過百中之一耳。臨安王唐佐爲之立傳，宛陵魏端禮爲之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其詩云：『靜看飛蠅觸曉窗，宿醒未醒倦梳妝，強調朱粉西樓上，愁裹春山畫不長。』又云：『門前春水碧於天，坐上詩人逸似仙，彩鳳一雙雲外落，吹簫歸去又無緣。』又云：『鴻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又題圓子云：『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誚其夫之不才，匹配非偶也。張行中題其詩集云：『女子風流節義虧，文章驚世亦何如？顰蹙時序寧無預？詩酒情懷卻有餘。愁對鶯花春苑寂，苦吟風月夜窗虛。丈夫莫羨多才思，宋女不聞曾讀書。』淑眞詩詞多柔媚，獨清晝一絕，送春一詞，頗疎俊可喜。詩云：『竹搖清影罩幽窗，兩兩時禽噪夕陽，謝卻海棠飛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詞云：『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卻下瀟瀟雨。』

與淑眞同時，有魏夫人者，亦能詩，嘗置酒以邀淑眞，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飛雪滿羣山』爲韻。淑眞醉中，援筆賦五絕云：『管絃催上錦裀時，體態輕盈祗欲飛，若使明皇當日見，阿蠻無計悅楊妃。』又云：『香茵穩襯半鉤月，往來凌波雲影滅，絃催緊拍促將遍，兩袖翻然作回雪。』又云：『柳腰不被春拘管，鳳轉鸞回霞袖綬，舞徹伊州力不禁，筵前撲簌花飛滿。』又云：『占斷京華第一春，清歌妙舞實超羣，只愁到曉人星散，化作巫山一段雲。』又云：『燭花影裏粉姿閒，一點愁侵兩點山，不怕帶他飛燕妬，無言逐拍省弓彎。』不惟詞旨豔麗，而舞態之妙，亦可想見也。

錢唐陳岩子肅者，喜遊俠，爲奇俊語，存齋瞿宗吉甚奇之。嘗春日遊湖，有句云：『茜紅女兒歌白苧，墨黑燕子來烏衣。』後商於閩中，盤桓妓館，賦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枝十八誰家娘？』逾一歲而卒，年二十三云。宗吉作『念奴嬌』詞悼之曰：『海山何處？嘆人間，別有芙蓉城闕。霧閣雲窗深幾許？獨駕青騾超越。香藹雲屏，被翻錦浪，波捧龍綃襪。鏡鸞舞罷，半簾燈影明滅。誰信一飲瓊漿，玉山自倒，魂逐驚鴻沒？殢雨殢烟歸夢斷，愁滿空梁殘月。疇昔相期，殺雞炊黍，中道成長別。故山秋晚，何人共採薇蕨！』

安榮坊倪氏女者，少姣好，瞿宗吉嘗屬意焉。及長，委身爲小吏妻。一日，與宗吉邂逅於吳山下，淒然感舊，邀歸其廬，置酒敘話，爲賦安榮美人行云：『吳山山下安榮里，陋巷窮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信是天人謫居此。相逢昔在十年前，雙鬟未合臉如蓮，學畫蛾眉押彩箋，

偷傳雁字卜金錢。相逢今在十年後，鬢髮如雲眼光溜，風吹繡帶露羅鞋，酒泛銀盃沾翠袖。自言文史舊曾知，寫景題詩事事宜，但傳秦女吹簫譜，不詠湘靈鼓瑟辭。暮雨朝雲容易度，野鴨家雞竟相妬，當時自詫苑中花，今日翻成道傍樹。我聞此語重悲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湓水琵琶泣數行。相送出門留後約，暮天慘慘東風惡，醉歸感舊賦新篇，重與佳人嗟命薄。」

甲妓朱觀奴者，居鼎橋，頗通文義。嘗欲搆室，而募緣於人，求題詞於瞿宗吉。宗吉援筆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爲雲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因緣，重到人間示現。欲搆雲窗霧閣，奈慳寶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看桃花好面。」人以宗吉故，喜捐貲焉。其裔有朱鳳翔者，以音律得幸於毅皇，爲優人長，與臧賢、劉實者同列，寵昵無比。

陳煥章，錢唐人。詼諧浮薄，而聰明爽闓。嘗沛飲妓館，醉爲羣妓所侮，作『中呂滿庭芳』樂府云：『羊羔玉斝，漉翻老漢，嬉笑加加。小丫鬟，欺侮咱年高大，兩三箇，扳倒扛咱。白髮上，黃花亂插，赤骨立，黑墨偷搽。慣得他，無高下，也是俺，醉鄉豁達。笑殺我也由他。』誠俊詞也。煥章，成化時人。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七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藝文賞鑒

宋高宗雅工書畫，作人物山水竹石，自有天成之趣，上用乾卦印；晚居北內，多用太上皇帝之寶、德壽殿寶。國亡，遺跡悉歸上都，流傳人間者不過殘縑片幅耳。嘗題李唐秋江圖，詞翰妙絕。劉靜修題之詩云：『秋江吞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扶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回首龍沙幾千里。濟庵老筆搖江聲，髣髴阿唐慘淡情，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元時，杭州有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爲期』及『晚節寒香』之句。劉靜修因賦詩云：『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烟，傷心莫說靖康前，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鴈更西風，冠蓋散爲烟霧空，百錢襪錦天留在，禍胎要認驪山宮。當時夢裏金銀闕，百柱樓前無六月，瓊林秀發後庭春，珠簾晴捲天門雪。棹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峩峩，大風起兮奈爾何？』理宗嘗畫南樓風月橫披，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靜修題之詩云：『試聽陰山勅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烟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云：『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國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蓋『才到天中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

景獻太子者，燕王德昭九世孫，希懌之子也。工翰墨，畫竹尤佳，喜作掛屏，枝梢傍出，如斧底乍見，濃墨獵獵，頗具掀舞之態，上用善雅堂印。淩雲翰題其墨竹詩云：『古來畫竹誰最豪？蕭悅不及王維高，文與之後到景獻，學得南唐金錯刀。齊紈新裂裁成扇，頃刻春雷穿鐵硯，閫成標以梟翠名，宛似黃陵廟前見。九疑峯高雲氣迷，天寒日暮娥英啼，手中瑤瑟不敢鼓，恐有鳳凰來上棲。宣和年間好時節，徽廟丹青更奇絕，南渡王孫愛墨君，猶是東都舊枝葉。二百年來迹已陳，烟梢露葉長清新，有態垂衣今復覩，制箭未必無伶倫。詩人尚友須千古，冥搜心內良工苦，安得此圖掛北窗，坐聽秋聲起風雨。』

蕭照，濩澤人，靖康中，流入太行爲盜。一日，掠至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叩知其姓氏，照雅聞唐名，卽辭賊，隨唐南渡。唐感生全之恩，盡以所能授之。紹興中，補迪功郎、畫院待詔。其畫山水人物、異松怪石，蒼浪古野，書名於樹石間，惜用墨太多耳。其時有開封蘇漢臣，工釋道人物，尤善嬰兒，與照齊名，西湖亭榭寺觀所畫，多二人筆也。

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官至工部侍郎。善人物山水，筆法飄逸，纖悉粉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最重其畫，嘗書毛詩三百篇，命和之篇畫一圖，會成巨帙。至今杭人尚有存其散逸者。其後有顧興裔者，專師和之，但設色不逮耳。張靖之題馬和之伐檀圖詩：『后稷肇王業，豳風有遺詞。相彼千畝良，爲我百度資，耕耨信勞止，祭養當來斯。匪直今始然，振古恆在茲。』匏葉圖詩：『匏葉苦未萎，濟水盈瀰瀰，褰裳不可度，招舟非我儷。鷕雉良足異，鳴鴈當何時。周行坦如砥，卻顧安趦趄。』蔓草圖詩：『蔓草長滿野，良辰胡不來？民窮井邑異，豈獨荒閒思！佳人歲年暮，會晤恆苦遲，天天桃上花，燕婉當何時。』

李公炤，錢唐人，尚仁宗女，爲駙馬都尉。善水墨竹石，尤工章草、飛白。其時有裴叔詠者，與公炤友善，善蘭竹窠木怪石，雜之李畫中無辨也，上用嘉善堂印。

林椿，錢唐人。工花草、翎毛、瓜果，皆師趙昌，傅色輕淡，生意藹然。淳熙中，待詔畫院，賜金帶以寵之。其徒有彭皋。

劉松年，錢唐人，居清波門，俗呼暗門劉。紹興間，待詔畫院，師郭禮，工人物山水，意氣精神遠過於禮。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高季迪題劉松年畫詩：『樵青刺篙勝搖槳，船頭分流水聲響，青山渺渺波漾漾，白鷗飛過時一兩。載書百卷酒一壺，日斜出遊女兒湖，鄰舟買得巨口鱸，醉拍銅斗歌嗚嗚，此樂除卻江南無。』淩雲翰題劉松年野意圖詩：『野水連村綠，雲山隔岸青，橋低疑礙艇，樹密不遮亭。奇字無人問，清琴只自聽。百年棲宿意，把卷憶曾經。』

李嵩，錢唐人，李從訓養子。工人物、山水、道釋，尤長于界畫。光、寧、理三朝待詔。其徒有馬永忠、豐興祖、顧師顏，皆傳其法。嵩老倦作，多令永忠代筆也。其孫李章者，亦善畫。張靖之題李嵩小景二絕：『水西山外淨無塵，樓閣東風萬樹春，獨倚欄干千里望，半醒半醉是何人？』其二：『臺榭高虛淡月明，夜深風露起秋聲，無端別鶴傷人思，調得瑤琴曲未成。』又跋李嵩觀潮圖云：『四海惟浙江潮最險，雖勇悍強厲如秦始皇帝，猶畏從狹中渡。宋自慶曆以來，杭海屢溢，嘉定中，潮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論者皆以畿甸切近爲憂。當時每遇潮盛之候，傾宮出觀，顧反以爲太平樂事，獨不思建炎之初，苗傅、劉正彥因觀潮起釁，幾危宗社，而復甘心於此！嗟夫，宴安酖毒，雖利害切身，亦不暇自爲謀，況有興復遠大之計哉！』張思廉與二楊所題，皆載本集，謂李嵩之畫。嵩本錢唐人，歷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出于目擊，丹青藻繪，宜有浮于世景者，今所畫略無內家人物，儀衞供帳，與吳俗文身戲水之流，惟空垣虛榭，烟樹淒迷，平波遠山，上下與帆檣相映而已。披閱中，欲使人心目邅回，有感慨弔惜之懷，

無追樊壯浪之想。嵩意匠經營，情留象外，豈亦逆見將來，預存後監耶？杜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殆爲此圖題詠也。

夏珪禹玉，錢唐人。寧宗朝待詔，賜金帶。工人物山水。醞釀墨色，麗如染傳，筆法蒼老，墨汁淋漓。雪景學范寬，院中人物山水，自李唐而下，無出其右者。其後有朱懷瑾者，墨法全師夏珪，但欠瀟灑風度耳。珪子森，亦善畫，高季迪題夏珪風雪歸莊圖詩：『江雲黏波晚模糊，青山忽失如亡逋，乾坤瑩淨冰作壺，春意散入千林枯。野橋古渡行人無，清響瑟索鳴殘蘆，江天萬里一老夫，短蓑如蝟舟如鳧。魚寒入泥不上罛，歸來遠識漁村孤，柴門夜叩閙犬呼，凍竹壓折誰撐扶？山妻自炊稚子沽，不羨炙肉圍紅爐。嗟予客遊歲屢徂，詩囊隨驢走髯奴，長安何處覓酒徒，飛花撲頭貌不烏。旅舍無夢還江湖，悵對風雪歸莊圖。』張靖之題夏珪風雨圖詩：『長風吹折巔崖樹，江色愁陰雨聲暮，蒼茫野艇晚驚潮，交柯橫篠無住處。何人倚岸泛扁舟？風雨不動如安流，酒酣袒側蓬窗底，忽憶羈塘五月秋。』又題夏珪松濤怪石圖詩：『巨鰲盤山翻地軸，老龍槎牙蒼空谷，茫洋灝氣溢不收，一道奔騰鬼神哭。呂梁洪上孤月明，徂徠黛色參天橫，黃河一瀉幾千里，人道天潢東向傾。』又云：『青陽使者膂如鐵，玄冥老翁頭似雪，雲根丈人勢敵虎，狹路相逢不相協。六和塔下天風來，孔明殿前雲未開，仰天俯地望不極，卻憶西川灩澦堆。』劉士亨題夏珪山水圖詩：『夏珪丹青世無敵，遠近淡濃歸數筆，天機所到入神妙，此圖尤爲人愛惜。青山峩峩樹重重，高泉一派飛白虹，雲林烟谷互隱見，羊腸細路東西通。溪邊丈人清似玉，倚窗悠然吟不足。我役黃塵奔競途，勞生頗欠看山福。春風幾度薔薇開，舊時猿鶴相驚猜，有田可耕書可讀，家在山中歸去來。』

馬遠，號欽山，其先河中人，世以畫名，後居錢唐。光、寧朝待詔。畫師李唐，布景齊整。工山水、人物、花鳥，種種臻妙，獨步畫院。其樹多斜科偃蹇，至今園丁結法，猶稱馬遠云。兄逵，亦善畫。子麟，能世家學，然不逮父；遠愛其子，多于己畫上題麟字，蓋欲其章也。其時有蘇顯祖、葉肖巖，亦師馬遠。蘇筆法稍弱，俗呼爲沒興馬遠。葉小景酷似，而大幅不如也，然工傳寫。馬遠嘗畫三教圖，釋迦中坐，老子儼立于傍，孔子乃作禮于前，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理宗詔江子遠作贊，子遠贊云：『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高季迪題馬麟夜景美人圖云：『燕睡雁前夜未深，羅衣應怯軟寒侵，風傳漏板還堪數，月泥梨花不易尋。翠館紅樓猶裊裊，華燈繡閣正沈沈，畫中一片春宵景，寫出幽人悵望心。』又題馬遠酴醾花詩：『池冷畫闌幽，芙蓉作晚愁，金盤承露色，彷彿漢宮秋。』又黃葵詩：『春晚獨餘芳，風回帶酒香，美人偏愛看，因似玉衣裳。』唐文鳳跋馬遠山水圖云：『自史皇作畫，創制六法，下逮秦漢間，泥朴未散，古質尚存。唐以下，則人文日滋，新巧雜出。所謂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也。至唐王潑墨輩出，掃去筆墨畦畛，乃發新意，隨賦形迹，略加點染，不待經營而神會天然，自成一家矣。宋李唐得其不傳之妙，爲馬遠父子師。及遠，又出新意，極簡淡之趣，號馬半邊。今此幅得李唐法，世人以肉眼觀之，則無足取也。若以道眼觀之，則形不足而意有餘矣。』

王輝，錢唐人。理、度朝畫院祇候。工人物、山水、釋道，與李嵩同家，間用左手描寫，人目爲左手王。其時有白良玉、何青年、方椿年，亦工釋道，椿年又善著色山水。其後有鼎臣者，亦師輝。

樓觀，錢唐人，工花鳥、人物、山水，得馬遠筆法，第傳色稍欠細潤耳。咸淳間畫院祇候。其後有徐道廣者，工花鳥，法樓觀。

俞珙、李璀，俱錢唐人。工人物山水，布景著色，俱師梁楷。璀之徒范彬、劉朴亦善畫。其時有錢光甫者，專科畫魚，精妙如活。

陳清波，錢唐人。多作西湖全景。工三教圖。寶祐間待詔。

陳宗訓，杭人。工釋道、人物、士女，師蘇漢臣，描染勁硬，人呼爲鐵陳也。其時有孫必達，亦師漢臣。

魯宗貴，錢唐人。工花竹、禽鳥、窠石，描染極佳，尤長寫生，雞雛鴨黃，甚有生意。其時有張茂，花鳥精緻，小景更妙。

馬宋英，溫州人。至錢唐淨慈寺寫古松于壁，題云：『磨出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萬年樹，月明鳥鵲誤飛來，踏枝不著空飛去。』丁大全賞其詩畫，急命索之，人忌其能，閣不令出，卒不遇，遂成詩讖。其時有毛信卿者，亦溫州人，善畫竹，杭人最重之。自云：『大竹畫形，小竹畫意』，蓋得法于趙牧之也。

錢選，字舜舉，霅川人，宋末時人。入元，以工畫花鳥名江南，王思廉題其壽陽梅圖云：『一聲白雁度江潮，便覺金陵王氣銷，畫史不知亡國恨，猶將鉛粉記前朝。』又陳儼題其畫花云：『霅翁夙號老詞客，亂後卻工花寫生，寫意豈求顏色似？錢唐風物記昇平。』

金應桂，字一之，號孫壁，錢唐人。在宋爲縣令，入元隱風篁嶺。書法歐陽率更，畫學李龍眠。

黃子久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山水師董源，而晚變其法，運思落筆，氣韻流動，可入逸品。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爲書吏，未幾，棄去，更名堅，號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山水訣』行于世。云：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

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椏而後，皆有仰枝。○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石無十步眞，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大概樹要塡空，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可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畫石之妙，用藤黃水侵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靑螺間靑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使墨士氣。○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卽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遠水無痕，遠人無目。○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取活流之源。○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眞山之形也。○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或在側，皆可爲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爲上矣。○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溼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靑，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暈山頭。○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概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難畫，絹上礬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胷次寬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好絹用水噴溼，石上搥眼匾，然後上幀子。礬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著色，螺靑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靑理。』○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個字。

高季廸題黃大癡天池石壁圖詩：『黃大癡，滑稽玩世人不知，疑似阿毋傍，再謫偸桃兒。平生好飮復好畫，醉後灑墨秋淋漓。嘗爲弟子李少翁，貌得華山絕頂之天池。乃知別有縮地術，坐移勝景來書帷，身騎黃鵠去來遠，縞素飄落流塵緇。潁川李公欣得之，手持示我請賦詩，我聞此中可度難，玉枕祕記傳自靑牛師。池生碧蓮花，千葉光陸離，服食可騰化，遊空駕雲螭。奈何靈跡久祕藏，荒竹滿野啼猩狸，尋眞羽客不肯一相顧，卻借釋子營茆茨。我昔來遊早春時，雪殘衆壑銜寒姿，磴滑不敢騎馬上，靑鞋自策桃竹枝。上有烟蘿披拂之翠壁，下有沙石蕩漾之晴漪，晴天倒影落明鏡，正似玉女曉沐高鬟垂，飮猿忽下藤裊裊，浴鶴乍立風澌澌。匡廬有地我未到，未省與此誰當奇？掃石坐其涯，沿澗引流卮，醉來自照影，俯笑知爲誰。落梅撲香滿接䍦，暮出東澗鐘鳴遲，歸來城郭中，復受塵土欺。十年勝賞難再得，恍若淸夢一斷無由追。朝來觀此圖，惻愴使我悲。當時同遊已少在，我今未老形先疲，人生擾擾嗟何爲，不達但爲高人嗤。漢南已老司馬樹，峴首已仆羊公碑，惟應學道悟眞訣，不與陵谷同遷移。仙巖洞府孰最好？東有地肺西峩嵋，高崖鐵鎖不可攀援以遐上，仰望白雲樓觀空峩巍。此山易上何乃遺，便與猿鶴秋相期。欲借太乙舟，夜臥浩蕩隨風吹。洞簫呼起千古月，照我白髮涼絲絲。傾玉醪，薦瑤卮，招君來遊愼勿辭，無爲漫對圖畫日夕遙相思。』

嘉興林叔大，掾浙江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流，以沽美譽。其于達官顯宦，則刲羊殺豕，品饌甚盛，若士人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衆皆捫腹閑步，譏誚交作，叔大赧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卽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卽僧家懺悔也。』闔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見客。

沈秋澗麟，錢唐人，山水師郭熙，兼能寫貌，樹梢鷹爪，松葉攢針，山多盤聳，石作雲皴，頗得郭家風度。

陳鑑如，仁和人。精于寫神，至今其子孫猶傳家學也。鑑如嘗爲趙文敏公貌像，公援筆改其所未然，因謂曰：『脣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陽，三畫陰，成泰卦也。』

王思善釋，號癡絕生，其先睦人。至正間，居杭之新門，從檇李葉居仲，年十二三，已能丹靑，亦

解寫眞。背爲居仲作小像，面部如錢，面精采宛肖。後得顧周道開發，益造精微，背爲『寫像祕訣』行于世，云：○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名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眞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又何足怪哉？○采繪法云：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斡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燕支，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燕支。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斡已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略放起。○眼中白染曉子外兩筆，次用烟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摺，便笑容，口唇上燕支襯。○鼻色紅燕支微籠。○面雀斑，淡墨水斡，麻，檀水斡。○髯色黑者，依髯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渲。○髮先用墨染，次用烟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手指甲先用燕支染，次用粉染根。○凡染婦人面色，燕支粉襯，薄粉籠，淡檀墨斡。○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卻罩粉，然後再染提撥，絹則先襯背後。○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紅用銀朱燕支合。○肉紅用粉爲主，入燕支合。○柏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用粉，入宗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幷少藤黃合。○鵞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烟合。○荊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烟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燕支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燕支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爲主，入漆綠、烟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烟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葱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黑用紫花、土黃、烟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鈍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毯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燕支合。○鴉青用蘇青襯，螺青罩。○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紅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退紅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毛用粉，土黃合。○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皁靴用烟墨標。○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烟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燕支合。○其餘不能一一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削粉、石榴、顆綿、燕支、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燕支合。

周如齋，仁和人，山水學高房山。

王叔明蒙，其先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也。隱于仁和之黃鶴山，號黃鶴山樵。善詞翰，畫學王維，與吳中倪元鎭詩畫齊名。元鎭贊其之詩云：『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允矣英才最，居然外祖風。釣絲烟霧外，船影畫圖中，他日千金稹，陶朱術偶同。』又云：『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憐竹影搖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迹，雅懷蕭散逸人羣，今年七夕閒多事，曝畫翻書到夕曛。』又云：『秋蛩唧唧雨蕭蕭，梧穎陶泓伴寂寥，此去不能期後會，清言聊以永今朝。溼雲窗裏初溫酒，白鳥汀前又晚潮，故國何人賦招隱，桂花零落更停橈。』又題王叔明畫詩云：『王郞筆力追前輩，海嶽新圖入臥遊，獨鶴眠松猶警露，孤猨挂樹忽驚秋。陶潛宅畔五株柳，范蠡湖中一葉舟，同煮茯苓期歲暮，殘生此外更何求？』高孟升題叔明枯木竹石圖詩云：『吾鄉畫手鶴山樵，鶴去山空不可招。眞迹幸留王宰石，疎篁老樹共蕭蕭。』高季迪題叔明畫詩云：『何處畫相同，湘南與峽東，江來落日外，山出杪秋中。綠桂騷人宅，青蓮釋子宮，鐘鳴樵谷暗，船放市橋空。風樹驚猨落，烟蕪去鳥通，半生遊楚興，對此轉無窮。』平仲微題叔明畫詩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朶翠芙蕖，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才。閒吮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凌雲翰題叔明山房圖詩：『畫訖交遊迹已陳，西莊依舊鎖松筠，也知谷口烟霞趣，造物應留待子眞。』方孝孺題叔明墨竹詩：『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文敏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嘆詫，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看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衆目見脩竹，烟雨冥濛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貫足

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王若水淵，錢唐人，幼學丹青，趙文敏公多所指授，故畫法兼綜古人，無一筆院體。山水師郭熙，花鳥師黃荃，人物師唐人，而水墨花鳥竹石尤絕品也。其徒有臧祥卿者，亦名家。天曆中，若水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劉命若水于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于著筆，因取紙連黏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醴，再拜求教于劉。劉曰：『子能不恥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爲裸體，然後加以衣服，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爲之，果善。楊廉夫題若水白鴆圖詩云：『菊花開，春巳歸，一雙白鴆引雛飛。欲將佳句寫脩竹，莫遣石角鉤人衣。』張靖之題若水石榴圖詩：『涼風颯颯紅錦裳，翠袍漸染燕支香，琅玕枝重壓欲折，青女夜折珍珠囊。金鋼礙碎鴉鶻石，絳綃迸徹玲瓏色，葡萄酒盡燕漿空，一顆靈丹透詩骨。』又枇杷圖詩云：『東州奇花凌早寒，吳山月廊香半酣，何人誤作上林賦，病骨卻思黃蠟丸。同時不數楊家果，三寸吳柑空萬顆，會須載酒醉西園，一樹黃金壓枝墮。』

朱汝志，錢唐人，元時開元宮道士，號碧雲。工人物、山水、花鳥，師樓觀。同時有王景昇者，亦道士，與丁清溪俱學李嵩、王輝；丁尤工寫照。

高彥敬，號房山，善山水，怪石噴浪，灘頭谷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興畫奇石古松。數日後，趙文敏公爲補叢竹，後爲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尙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爲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尙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爲石。趙公自是神仙人，獨與尙書情最親，高懷古意兩相得，慘淡酬酢皆天眞。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

僧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模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宜眞，如錢唐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峯，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過，卻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耶？』歸老家山，古澗側流蒼壁間，占勝作庵，扁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芙蓉峯，號芙蓉峯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老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其時有淨慈寺僧惠崇，亦號玉澗，善山水。六通寺僧蘿窗，善龍虎、猿鶴、蘆雁。長慶寺僧慧舟，善小竹，雖千百成林，而不見冗雜。上竺寺僧仁濟，芬玉澗之甥，書學東坡，墨竹學俞子淸，梅學楊補之，自謂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圓耳。

馮君道，錢唐人。畫花竹、翎毛。酷嗜鵪鶉，每袖養之，觀其飲啄，以資畫筆。

杭人沈積中，家藏進馬圖一幅，徐一夔爲之跋云：『右進馬圖，一人戴皮冠，冠上懸赤丸一，大如菽。冠簷則緣文貝爲飾，穿窄袖袍，袍用文綺爲之，縷金緣襴。著烏皮靴，靴樣尖而直，製若一字。北向拱手立，容甚恭肅，蓋主進馬者。一人拱手立于其後，容亦恭肅，袍靴同而冠不懸丸，不緣貝，必其從者也。一人童顱辮髮而不加冠，牽一馬而前，其馬毛色皆黑，自頸至胯，墨瀋深潤，如玄雲蒸雨，獨鼻梁隆起而白，狀若玉雕，蓋白鼻騧也。一人亦不冠，童顱椎結而鼻加高，牽一馬隨之，其馬昂首長鳴，欲追前馬，馬滿身皆旋文，如用綖縷錢勻敷，可以枚數而貫，蓋連錢驄也。一人大略如前，牽一馬出其後，耳若批竹，尾若擁篲，兩蹄拏空而出，欲追前馬，牽者死挽之，而力不能制，而有努力容。而馬之背則微赤，自腹以下皆淺白色，蓋赭白馬也。相馬法曰：「彤白雜毛曰駁，卽赭白也。」此三馬者，神駿之氣，有一空凡馬之意。余紬玩久之，目眩神悸，如見所謂天厩眞龍者。余聞古之賢君，有獻千里馬者，卻之不受，不知此圖模何代所進馬，意其流傳人間，亦不過好大喜功之具。獨羨畫師運思之精，寫人物如生，亦一奇也。』此篇大率摹倣畫記，序事精婉，而所名三馬，形稱有據，可爲作文之法。

戴進，字文進，錢唐人。當宣德、正統時，馳名海內，山水、人物、翎毛、花草，兼法諸家，尤長於馬、夏。中年猶守師法，晚學縱逸，出畦逕，卓然一家。文進作畫，不耐拘束，其時有按察使某者，往往以勢凌之，文進崛強不肯就役。按察使大怒，以徽纆縶之，裸膝跪堦下，適令畫神荼鬱壘。適布政使黃某者，閩人也，雅重文進，見而大驚，爲之申解，乃免。文進感之，作畫四幅以獻黃公。其孫宗器，嘗舉以示予，眞神品也。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廟閱之，廷循從傍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耳。』宣廟叩之，乃曰：『大紅是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宣廟頷之，遂揮去餘幅，不復閱。古稱文人相傾，雖藝家亦爾也。

西湖賦、西湖圖，俱難得佳者，蓋摹景則滯，離景則虛，惟戴文進西湖圖，稍稍超脫，劉士亨題其圖云：『錢唐西湖天下奇，浮光萬頃澄琉璃，仙宮佛刹湧金翠，簫鼓之聲聞四時。六龍扶日消春霧，畫船撐過茅家埠，吳姬雙唱遏雲歌，驚散鴛鴦與雁鷺。水亭入夏薰風來，鏡裏荷花高下開，蔗漿酪粉出冰椀，對花一飲三百杯。梧桐葉脫屬秋至，兜子尋僧靈隱寺，深洞老猨呼不應，和得賓王舊詩句。玄冥勦水落九天，孤山突若銀螺然，玉驄駝醉探春去，紅椒巳破疎籬邊。戴進胸中有丘壑，揮灑新圖使人愕，羊腸路口樹陰陰，鴨嘴灘頭沙漠漠。和靖東坡不可

逢，白雲常護青芙蓉，寄謝山靈莫相拒，早晚來聽烟際鐘。』元時有玉澗和尚者，亦作西湖圖，但寫意而已，劉伯温題其圖云：『大江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浮光吐景十里外，疊嶂湧出青芙蕖。百年王氣散荊棘，惟有歌舞留歡娛。重樓複閣貯鉛黛，嫋柳嬌花使人愛。老僧不善兒女情，故作粉豪見眞態。想其泚筆欲畫時，高視畫工如小兒，千巖萬壑吾意匠，夸娥巨靈吾指麾。徂憶往年秋雨夕，買舫衝烟度空碧。蒼茫不辨雲與山，但覺微風響蘆荻。須臾吟月迸深霧，時見松杉半昏黑。開尊命客彈絲桐，扣舷大笑驚海童。鮫人唱歌魚龍應，水底影動雙高峯。只今倏忽成老翁，可憐此樂難再逢，秋來看畫欲自適，誰知越生愁轉劇？』近日於洪靜夫家，見西湖圖四幅，款云李嵩作，寺觀峯塢，皆有標題，工巧絕倫，蓋當時進御物也。

楊文敏公爲戴文進題竹雪書房詩：『戴君舊業家錢唐，幽齋剩種青篔簹，冰森玉立鬱蕭爽，珮珂時動音鏗鏘。一林遙接洪園綠，萬箇如臨渭川曲，涼宵白晝風月清，翠影重重覆書屋。四時佳致逈不同，況茲清絕當嚴冬，朔風吹雪滿空下，凝稍綴葉相玲瓏。素娥冉冉來雲表，皓鶴翩翩舞林杪，是時掩卷一凭欄，高興滿襟應不少。恍如玉壺照八窗，牙籤玉軸生輝光，開徑便宜同蔣詡，映書更覺慕孫康。一從寄跡京華地，翹首山房想初志，陽春桃李任紛紛，勁節貞心自無異。何人爲君寫此圖？故鄉景物渾不殊，興來展轉對坐久，一點塵埃俗外無。』

張靖之題戴文進西湖景詩：『宿雨住還滴，朝雲爛不收，陰明猶未穩，船在斷橋頭。』又云：『春水鴨頭綠，曉山螺髻青，王孫舊遊處，霜重樹冥冥。』題芭蕉士女圖詩：『靈璧峯前未著霜，輕分蕉綠試龍香，不知寂寞幽閒思，寫到關雎第幾章。』其二：『賜來紈扇過秋閒，閒摘芭蕉喚小鬟，拈筆欲題心倘嬾，怕隨流水落人間。』其三：『披殘綠葉不堪題，題就還防侍女疑，滿地落紅無一字，怪他秋後學春萋。』其四：『蕉花新吐絳苞香，卻與宜男隔畫牆，摘葉題詩記時月，看渠何日獻蕉黃。』題墨萱詩：『南薰清暑北堂幽，幾度忘憂慰白頭，今日題詩儒舍裏，斷烟斜日倍添愁。』題小景三首：『金碧玉龍蟠作堆，老樹屈鐵泉鳴雷，舟輕水急雲蕩漾，彷彿使槎天上來。』又云：『蕭蕭葭菼著霜稀，秋水連天有雁飛，悵望溪山舊人去，一船斜日映愁歸。』又云：『泛泛輕舟泊釣磯，蘆花吹雪夢將飛，莫教一枕黃昏雨，直待邯鄲覺後歸。』

沈啓南，號石田，長洲人，工畫山水人物。嘗寓西湖寶石峯僧舍，爲求畫者所窘，劉邦彥嘲之云：『送紙敲門索畫頻，僧樓無處避紅塵，東歸要了南遊債，須化金仙百億身。』又寶峯僧樓看啓南畫，因懷畫中詩人存沒云：『尋僧重上寶峯樓，對景興懷不自由，東海傷心詩老散，西湖回首十年遊。座逢舊畫題新句，慚愧青山對白頭，空負梨花一尊酒，無人共載木蘭舟。』又湖上逢啓南云：『僧樓重會沈休文，把酒看山興絕羣，一道泉聲池上落，兩湖春水座中分。苦吟野烏如憐我，不飲山花亦笑君，須把老懷傾倒盡，毋勞別後賦停雲。』張靖之送啓南云：『一月湖山踏翠微，紅塵不上木綿衣，看花偶與東風便，放筆欲將西子歸。班白才名推禹錫，丹青家法過玄暉，平生詩畫留情處，不是閒行見亦稀。』又題啓南湖山畫云：『山通城郭水通歧，晴日登臨雨日思，四百八十可遊處，三萬六千堪醉時。蕩漾黃金湖上景，留連白髮畫中詩，直須倒景窮玄賞，欲借孤山放鶴騎。』

張靖之，工詩畫，平生鑒別名品，題跋甚多，嘗作『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圖』，復自序云：『癸卯寓杭，戲寫「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圖」，澟章爲婢子所笑，因題與女玉祥，收爲劉氏清話：「九月十五住杭州。瀟瀟風雨生離愁，閒尋敗筆作圖畫，生紙爛墨傷昏眸。小鬟立侍笑欲倒，走入幽閣向娘道，山頭禿似土灰堆，樹根亂若蓬蒿草。空中四鳥飛橫斜，筆濃大似赤老鴉，烏紗素服一閒客，坐看去鳥彈琵琶。我生不是丹青者，適與投情恣揮寫，等閒塗抹豈足言，便有傍觀說高下。何況嵇康妙絕倫，淸談嘯視能容身。」』玉祥在室時，手自繪織美人圖，精妙絕倫。及嫁，壻歸劉氏希仁，希仁者，杭指揮使也。畢裝成軸，乞詩於靖之，因題云：『蘭蕙情懷冰雪容，生來未解出簾櫳，瓊琚冷佩羅房雨，翠帶香披繡閣風。雙玉已諧琴瑟調，五花新受鳳鸞封，明朝早有蒸嘗事，自採蘋蘩步月中。』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藝文賞鑒

宋時吳傳朋說，善楷書，虞伯生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阜陵嘗欲易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而卒不能及，因人君之服善，而益見吳公之書，眞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澀，張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而尚可類鶩。自吳興趙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然直吳興體耳，非晉書也。予比至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圖來者稍守正法耳。觀伯生所敍如是，則知吳書眞宗晉法，今杭州題扁不復一有，而張即之之書尚有存者，可惜也。

夔夔子山者，康里人。元時，爲浙江行省平章。書法妙絕，自松雪翁之後，罕能及之。杭州扁額，多出其手。嘗問客：『一日能寫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輟筆也。』

李和，錢唐人，以粥故書爲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贋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定』。石刻印。

俞子中和，號紫芝，錢唐人，洪武中，隱居不仕。工書翰，臨晉、唐帖，行草學趙子昂逼眞；好事者得其書，用松雪欵識，人莫能辨。弘治中，有詹仲和者，亦學松雪書畫，假梅花道人爲識，往往亂子昂眞蹟。

蔣廷暉，錢唐人，博涉子史，精楷法。永樂中，以有司薦，入翰林，授中書舍人，歷禮部郎中，兼侍書。七十引年，壽八十八，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未嘗有過。友道周姸，賑貧恤沒，未嘗責報。其致仕還也，楊文敏公贈之詩云：『薊門三月春晝長，有客翻然思故鄉，爲言衰邁巳七衰，乞身幸巳辭明光。憶昔年華正強盛，工書深得臨池興，遠師羲獻爭淸姸，近法歐虞擅遒勁。龍飛九五永樂初，姓名早巳登薦書，拜官雖列鳳池上，載筆每向詞林趨。毫端日日傳恩旨，綸綍煒煌播遐邇，乘閒縱意時一揮，多在人家畫屏裏。後來遷職尙書郎，內庭如舊承寵光，白金文綺頻有賜，三十餘年雙髮蒼。顧予自昔侍供奉，靑眼相看意逾重，只今別我遂歸休，千里湖山入淸夢。祖筵酒滿黃金巵，盡醉休嗟臨路歧，他時儻遂懸車願，定過錢唐話別離。』

成化間，有百戶吳東升者，亦善楷書，劉士亨寄之詩云：『墨花香滿硯池頭，盡說能書老戶侯，顧兎分毫犀授管，冷金紙上字雙鉤。』張靖之寄東升詩云：『棘門歌管振芳辰，翰墨窮工世絕倫，鋏氣猶寒彈月後，筆花空晚夢中春。盛時郎將烏紗舊，幕府儒賓白髮新，二十年知今共老，相逢不是薄遊人。』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九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術技名家

晉時，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卽當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海賊孫恩叔父孫泰師之，傳其術，亦多驗。

杭州刺史裴友敞，疾甚，錢唐主簿夏榮候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妃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耳。』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三姬。

武肅王左右，算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肅嘗衙，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也，此淮帥楊渥已薨，當早遣弔祭使去耳。』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便伸弔祭？』簡曰：『此必然之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王從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服。

宋時，杭州太守何中正，初及第時，聞郭從周精卜，求占之。從周贈以詩云：『三字來時正月圓，一麾從此出秦川，錢唐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臥不還。』後中正果於八月十五日除知制誥，貶秦州，後改杭州而卒。

宋時，臨安城中大街，士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多聚焉，皆獲厚利。後來十數年間，向之老于術者，悉多不驗，而後輩術者皆奇中。有老術者叩于後進，問其故，後進曰：『先年士夫之命，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近時貴人，必帶刑殺衝擊方貴。汝不見今日監司郡守，日以斬殺爲事乎？』老者嘆服，至今談子平者，皆言正官不如偏殺，亦祖此意也。

韓僖者，紹興末，賣卜于三橋，多奇中。庚辰春，什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宗子趙待仕先在焉。次第談命，首言待仕可至郡守，卻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仲躬，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伯恭，問：『何幹至此？』伯恭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詞科。』曰：『卻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叩其所至，沈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爲尙書，适、逵、遇，卿、監、郎。仲躬，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伯恭，隆興諒陰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爲儒宗。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

耿聽聲者，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叩之。耿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卽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死，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潮門內。夏震微時，嘗爲殿巖送酒于耿，耿聞聲，知夏必貴，遂以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遠爲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他日皆爲三衙。』問是何人，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與輅時已爲將官，獨震方爲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耶？』曰：『吾所見如此。』耿因爲結爲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間聞軍營金鼓有殺聲，君三人顯達之時至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殿巖，虎亦參馬迹，皆立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楊王沂中，閒居微行，遇一相押字者，王以所執柱杖就地作一畫，相者驚拜曰：『閣下宜自愛。』王愕然，問其故。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當封王無疑。』王笑，遂批帖云：『與緡錢五百萬。』用押字識之。相者翼日詣司帑請錢，司帑者熟視批劵，問：『汝何人？敢作王腎押來脫錢？』相爭不已，同列解之，乃醵錢五十緡相贈，相者持錢大慟而去。司帑伺間問王曰：『某以贋押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矣。』王驚問故，司帑曰：『不可使此人脫得王錢，他日必又有以術來胡說者，則王之謗厚矣。恩王已開王社，更復何求？』王起，撫其背曰：『說得是，見得是。』就以相者錢五百萬賜之。

莫月鼎者，道士也。嘗與客遊西湖，烈日熱甚，月鼎曰：『吾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宋末時，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秋壑招之。一日，叩以飲食之事，密寫緘封。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客廖瑩中言，日已晚，可拆書觀之。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嘆賞。

咸淳間，有醫僧寓臨安，明脈觀證，迎者如市。太學生欲戲之，有王上舍，氣體充實，身長八尺，平生無疾，詐令爲病，延僧診視。王方食將竟，聞僧至，倉猝就榻，偶絆一跌，乃起而寢。僧入診脈，亟出語諸生曰：『不可救矣。』諸生撫掌大笑，僧曰：『非索價妄語也。須臾死矣，雖良

藥不可治。』華胥逐之，逾半日而王死，蓋飽食體肥，遭跌而腸斷也。

晉箕泉，在赤山之陰，黃大癡結廬于此。其徒沈生狎近道姑，同門將白之於師，沈懼，引刀自割其勢，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乾所割勢搗粉，酒服之；如言，不數日而愈。

應本中甫，錢唐人，篤志好道，得劉千金和倚降仙之術，甚驗。每在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欲備牲醴祭仙，而苦無錢，漫以借錢叩仙，允之。降筆云：『適有賈壑翁平章在此，可立約借汝。』遂書約，拜楮錢甲馬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下掘之，可得。』二人隨往，不覩其草，乃拾半瓦，祝曰：『大仙若果有錢，當引領去。』祝畢，其瓦自動，中甫以手扶瓦隨行，至樹西，果有長草在焉。掘深二尺，唯麤石數塊，再祝曰：『恐卽是此。』其瓦卓地如應狀，遂持而歸。復叩仙曰：『此石當何爲之？』仙書曰：『爐鎔成汁。』二人鎔之，聞爐中如淬水聲，溜下皆白銀也。持往三橋鋪，貨得鈔三十兩，買牲設祭。數月後，因別事降書曰：『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矣，可于爐中取原約。』如言而往，果得約，已燒去上下空紙，其原書俱存。中甫儒者，外貌矍鑠，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其所得術，每欲教人，第恨不得忠孝士，卒無傳焉。歿在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至正間，江西龍廣寒，挾預知之術，來遊錢唐諸寓，宿佑聖觀陳提點房中。陳欲試其術，叩以明日飲食事，龍密寫固封，囑曰：『不可拆看。』陳俟其出，乃竊啓視之，云：『來日當食羊肉白麵，老夫亦與客列。』適有餽陳活鯽魚數尾，陳戒僕，明日三廚專以此魚供饌。至明早，住持吳月泉因高顯卿參政避人賀生辰來方丈坐，吳邀陳相陪，陳曰：『敝房有活魚，取來供饌。』高固止之，因言龍廣寒在房，高曰：『我嘗識之，請來同坐，酒食我已準備來也。』是日果是羊肉白麵，龍亦與席。

元時，眞州有巨商，每歲販鬻至杭州。時有挾姑布子卿之術，號鬼眼者，設肆省前，言多奇中，門常如市。商造門，方下坐，忽指謂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卽戒程。時八月初間，舟次揚子江，見水濱一婦，仰天號慟。商問其故，答曰：『妾之夫，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于妾，持贏息買薪米，餘悉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其本，非惟飲食無措，亦且見捶死矣，寧自沈耳。』商聞之，嘆曰：『我厄于命，使鑄金可代，將不惜，彼乃自夭其生哉！』亟取錢一百緡贈之，婦感謝而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舊訣別，閉門待盡。踰期，竟無他故。後復之杭，道經向泊舟處，忽遇先日贈錢之婦，抱一子迎拜於路，且告曰：『自蒙恩人救拔，後數日乃產此，兒母二人，沒齒荷再生之恩。』商至杭，再過鬼眼，驚問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笑曰：『公陰德所致，曾救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附之。

元時，李國用自北來，寓杭州，能望氣占休咎，兼相術。但厓岸倨傲，時貴亦頗敬之。謝后諸孫有退樂者，延致之；卽據中坐，省籍官皆下位，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爲七司戶，陪席，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面瘡愈，卽面君矣。公籍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國用，登州人，嘗得仙術，洞視五臟，世稱神仙云。

元初，有富初庵者，善卜筮。時錢唐初附，世祖以故都殷盛，懷南顧之憂。召初庵筮之，卦成，而初庵猶未知也。世祖曰：『以此占臨安，何如？』對曰：『不過五六十年，生聚蕭條，滿城荊棘。』其後杭州迭有火厄，兼以墨吏橫斂，閭閻十室九空矣。

杭人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瞎子。忽遇巧匠，爲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僞。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嚙鐵於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于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尙書淡臣、趙松雪學士、敖北山湑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茅家埠上岸，乘肩輿，將遊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斯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甦，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卽于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靑葉，度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隨卽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賓變現，隱括其姓如此耳。

宋侖之者，杭州人，元時名醫也。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樞所記若此。

元時，陸莘之，錢唐人，以賣卜馳名，且通文學，縉紳多與之友。天台丁仲容贈之歌云：『雲心子，陸農師之子孫，老來賣卜錢唐門，搜玄抉微闢混淪，進退五緯扶兩輪。翰父及芒兒，束手就律呂，不敢差毫分。前身定是張博望，老樹倒騎上崑崙。投杼機上女，飲牛河畔人，與之細說天地根。卻來人世二千歲，君平朽骨呼不開。功名富貴無足云。祇談禍福開盲昏。得錢沽酒和天吞。赤城有狂客，十年江海看浪痕，歸來黃塵中，拭目驚見君，抵掌一長笑，各拂頭上巾。別時綠髮摘可染，祇今雪繭繅吳蠶。少者忽已老，老者不復存，故須日日醉倒湖邊脊。

脅已倒，遐再酤，不愁黃金盡，但恐清旦無。舉手招羲和，低頭喚天吳，勸爾勿東逝，止爾勿西徂。西徂不可止，東逝無窮已，囑付酒家兒，明當復來此。』

元時，錢唐駱生，無目而善歌，聲九皋贈之歌云：『駱生家在錢唐住，正近曲江蘇小墓，生來無目最善音，自小學歌今獨步。憶昔太平開樂府，新聲傳得宮中譜，摩訶兜勒西域來，子夜吳歌自風土。一聲悲壯梁塵飛，二聲激烈行雲低，三聲四聲山石裂，魑魅夜走猩猩啼。我來江上忽相見，聽我履聲如識面，殷勤道我攻詞章，吾今衰也何由羨。落花遊絲春寂寂，來前再拜當筵立，為我揚袂歌一行，滿堂聞之皆動色。我本東西南北人，如今天地盡風塵，勞生觸事易成感，使我泣下沾衣巾。駱生駱生吾已老，往事悠悠勿復道，已將身世等浮雲，莫把新詞故相惱。掩琴罷坐求我歌，我歌哀樂何其多，人生百年能幾何？駱兮駱兮奈爾何。』

劉均美者，號閟耕，錢唐人，世以醫名。讀書通大義，性孝友，待異母弟如同母，讓產悉與之。洪武間，以閭右徙實京師，仍以醫行。居善藥，售不二價，又喜施病而貧者，故四方持重價走均美市藥者，日無算。而貧無錢走丐藥者，亦無算。均美旦起，視丐者先之，而後及市者，一時士大夫多均美之義，若解大紳、楊士奇，皆與交遊，有歌詩贈之。而郡人許昉遊國學，貧無以自給，均美延之家，昉死，為之殯斂，歸其柩。暮年，術益精，活人益多，業益遠，年九十卒。鄭璧閱耕詩云：『嬾看玄都觀裏花，卻尋老圃事桑麻。田疇春雨東西舉，雞犬比鄰一兩家。芳草綠肥黃犢健，遠山青斷白鷗斜，歸來靜掩茅堂坐，鍊就爐中九轉砂。』楊士奇壽九十詩云：『桑弧蓬矢懸門日，至正初當第七春，早幸天興明聖運，長留身作太平人。紫泥詔下頻頒帛，金鼎丹成足養神，更住人間四千日，壽星光照百年椿。』

杭城有鬻杖丹膏者，雖血穢狼籍，一敷而愈。又有胎骨丸，將杖時服之，雖杖不傷。若不杖，則內熱癰腫，必破血而後已。予曾祖亦取桑椹子及未毛之鼠，以麻油釀之，以施傷者，傳之立效。此雖小技，亦有專門，可以救小民以詿誤而遭酷吏之厄者。徐大章卹刑說云：『杭人有徐其姓，而號靜隱處士者，素以傷醫為業，且善療笞杖傷。有被笞杖傷者，輒趨處士請療，療輒愈。其術用藥為劑，揉為膏，以傅于其傷。被傷者云：「藥力所及，快若神仙家所謂玄霜紺雪。」或曰：「人而受笞杖傷，蓋得罪于王法者也，使含苦茹毒，呻吟日夜，可也。今而療之，易呻吟為悅豫，法斯褻矣。其術雖奇，王法不與也。」余解之曰：「罪有重輕，笞杖之設，蓋以待夫過誤者也。法家欲使過者立于無過之地，是以有笞杖之刑，以恥辱之，使知自創艾，非乘之也。漢室腐刑，且下蠶室，儼風戾殺人，矧過誤乎？然則處士之術，有卹刑之功矣。」吾既解或人，且嘉處士得擇術之道，筆其說授之。』

杭城假山，稱江北陳家第一，許銀家第二，今皆廢矣。獨洪靜夫家者最盛，皆工人陸氏所疊也。堆垛峯巒，拗折澗壑，絕有天巧，號陸疊山。張靖之嘗贈陸疊山詩云：『出屋泉聲入戶山，絕塵風致巧機關，三峯景出虛無裏，九仞功成指顧間。靈鷲峯來羣玉垛，峨嵋截斷落星間，方洲歲晚平沙路，今日溪山送客還。』

陳留山，仁和人，居竹竿巷，以星命為業。得異人授以天文之術，其言事歷歷有驗。一日，與鄰老遊郊外，衆欲回，陳強之弗得，云：『爾去必遭官杖。』其人不信，偶衝郡守節級，果遭杖。又嘗見郭顏色門首豎旛設醮，陳謂其鄰人曰：『此日不宜道士。』云：『文奏已定，不可更矣。』覺于是日行之，果為官府擒治。正統改元，詔書至，陳謂馬士良曰：『吾夜觀天象，今上異常，做幾年皇帝而止，又做幾年。』馬以為狂，及天順改元，其言始驗。

馬塍藝花如藝粟，槖駝之技名天下，往往發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唐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于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微風盎然，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花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颸，養以清冷，覺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可，至於盤結松柏海桐之屬，多倣畫意，斜科而偃蹇者為馬遠法，挺幹而扶疎者為郭熙法，他如鶯鶴亭塔之形，種種精妙，可為庭除清賞也。

陶九成言，在杭州嘗見為禽戲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喻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余近見杭州禽戲，有曰螞蟻角武者，其法，練細蟻黃、黑二種，各有大者為之將領，插旗為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三鼓分兵，四鼓偃旗歸穴矣。有曰蠶禽演劇者，其法以蠟嘴鳥作傀儡，唱戲曲以導之，拜跪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銜旗而舞，或寫八卦名帖，指使銜之，縱橫不差。此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熙朝樂事

正月朔日，官府望闕遙賀，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往來交慶。民間則設奠於祠堂，次拜家長，爲椒柏之酒，以待親戚鄰里。以春餠爲上供，爇栗炭於堂中，謂之旺相。貼靑龍於左壁，謂之行春。插芝麻梗於簷頭，謂之節節高。簽柏枝於柿餠，以大橘承之，謂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遊冶，翩翩徵逐，隨意所之，演習歌吹。或投瓊買快，鬬九翻牌，博成賭明，舞棍踢毬，唱說平話，無論晝夜，謂之放魂。至十八日收燈，然後學子攻書，工人返肆，農商各執其業，謂之收魂。

立春之儀，附郭兩縣，輪年遞辦。仁和縣於仙林寺，錢唐縣於靈芝寺，前期十日，縣官督委坊甲，整辦什物，選集優人、戲子、小妓，裝扮社夥，如昭君出塞、學士登瀛、張仙打彈、西施採蓮之類，種種變態，競巧爭華，教習數日，謂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屬往迎，前列社夥，殿以春牛，士女縱觀，闐塞市街，競以麻、麥、米、豆，拋打春牛。其優人之長，假以冠帶，騎驢叫躍，以隸卒圍從，謂之街道士。過官府豪門，各有贊揚致語，以獻利市。遇襤褸猥漢，銜其節級，則撾而杖之，亦有謔浪物語，不敢與較。至府中，舉燕，鞭牛而碎之，隨以綵鞭土牛，分送上官鄉達。而民間婦女，各以春旛春勝，鏤金簇綵，爲燕蝶之屬，問遺親戚，綴之釵頭。舉酒則縷切粉皮，雜以七種生菜，供奉筵間，蓋古人辛盤之遺意也。

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止三夜，錢王納土，獻錢買添兩夜。先是，臘後春前，壽安坊而下至衆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華燈，其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蟲則有鹿、鶴、魚、蝦、走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毬、雲母屏、水晶簾、萬眼羅、玻璨瓶之屬。而豪家富室，則有料絲、魚魫、綵珠、明角，鏤畫羊皮、流蘇寶帶；品目歲殊，難以枚舉。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商揣，謂之猜燈。或祭賽神廟，則有社夥鼇山，臺閣戲劇，滾燈烟火，無論通衢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喧闐徹旦。市食則糖、糭、粉團、荷梗、孛婁、瓜子，諸品果蓏。燐燈交易，識辨銀錢眞僞，纖毫莫欺。人家婦女，則召帚姑、鍼姑、葦姑、筲箕姑，以卜問一歲吉凶。鄉間則有祈蠶之祭，俗子以上元爲天官賜福之辰，亦有誦經持齋，不御葷酒者。

桂孟平有看燈詞十五首，杭人稱之。瞿宗吉效之，亦作十五首，其詞云：『東家斫竹縛山棚，西舍邀人合鳳笙，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西晴。』『都司烟火揭高竿，萬斛珠璣撒玉盤，看到頂頭齊喝采，紫衕衕上月團圞。』『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亡，看看弄到烏江渡，猶把英雄說霸王。』『銷金小傘揭高標，紅藕青梅滿擔挑，依舊承平風景在，街頭吹徹賣餳簫。』『傀儡裝成出教坊，綵旗前引兩三行，郭郎鮑老休相笑，畢竟何人舞袖長。』『寶蓋高懸晝閣深，生紅繡帶細描金，就中好箇流蘇結，萬轉千迴共一心。』『香帶交垂八尺高，紅燈影裏見絲毫，傍人總道工夫巧，一月香閨弄剪刀。』『女伴相邀趁晚晴，暫離妝閣步輕盈，當街怕有巡軍見，只向齊簷屋下行。』『隨分梳妝淺淡衣，像生花朶鬧蛾飛，年時也有燒香願，同上吳山及早歸。』『百媚懷春不自由，好妝金屋貯風流，誰教誤向燈街見，斷送癡人死未休。』『風簾珠翠勤紛紛，笑語聲喧隔戶聞，明月滿街天似水，不知何處著行雲。』『文錦坊西後市南，鬧竿挑過百花籃，少年遊手誇輕俊，拾得雙頭碧玉簪。』『雪白春衫窄窄裁，青茸狸帽紫茸胎，燈前莫怪軒昂甚，新與官員養馬來。』『喝雉呼盧夜不眠，東鄰西舍笑燈前，明朝還要當門戶，里長來收坐櫃錢。』『村裏兒童暫入城，隨羣齊上大街行，歸來徹夜渾忘睡，從此春田懶去耕。』詞中所言風俗，與今無異，獨『新與官員養馬來』一句難解，蓋其時潞、梟而下皆乘馬，而養馬之家頗怙勢也。

劉邦彥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圓月，玉指初調未合笙。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啓重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人海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靑鎖闥，烟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聲送管絃，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鼇背星毬亂，雲散魚鱗璧月圓。逐隊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墮鈿。』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寶筝重按十三絃，人心未必今宵絕，兔魄還如昨夜圓。尙覺繁華誇樂土，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十七夜云：『繡簾寧地護輕寒，明月來遲鳳蠟殘，風掃烟花春爛熳，雲沈星斗夜闌珊。醉敲馬鐙還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看燒燈如白日，鼇山無影海漫漫。』

二月朔日，唐、宋時謂之中和節，今雖不舉，而民間猶以靑囊盛五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探靑，掃墓設奠者。湖中遊舫，賃價日增矣。二日，士女皆戴蓬葉，諺云：『蓬開先百草，戴了春不老。』

春日，婦女喜爲鬬草之戲，黃子常『綺羅香』詞云：『綃帕藏春，羅裙點露，相約鬭花叢裏。翠袖拈芳，香沁筍芽纖指。偸摘遍，綠逕烟霏，悄攀下，畫闌紅紫。掃花階褥展芙蓉，瑤臺十二降仙子。芳園淸晝乍永，亭上吟吟笑語，妬穠誇麗。奪取鮮多，贏得玉璫瑜珥。凝素腦，香粉

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縮胸帶空繫宜男，情郎歸也未？』

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啓涅槃會，談孔雀經，拈香者麕至，猶其遺俗也。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塍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叫鬻，音中律呂。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筠筐，浮花浪蕊。畫樓睡醒，正眼橫秋水。聽新腔，一回催起。吟紅叫白，報得蜂兒知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買，早斜簪雲髻。助春嬌，粉香簾底。』喬夢符和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飣蕊。行歌佇立。灑洗妝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穿窗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

三月三日，俗傳爲北極佑聖眞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啓醮，酌水獻花者。是日，觀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於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緣而上，舞蹈其顚，盤旋上下，有鷂子翻身、金雞獨立、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瞪神驚，汗流浹背，而爲此技者，如蝶拍鴉翻，蘧蘧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薺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謂之寒食，人家插柳滿簷，青蒨可愛，男女亦咸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上冢，南北兩山之間，車馬闐集，而酒尊食罍，山家村店，享餕遨遊，或張幕藉草，並舫隨波，日暮忘返。蘇堤一帶，桃柳陰濃，紅翠間錯，走索、驃騎、飛錢、拋鈸、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躍圈、觔斗、舞盤，及諸色禽蟲之戲，紛然叢集。而外方優妓，歌吹覓錢者，水陸有之，接踵承應。又有買賣趕趁，香茶細果，酒中所需。而綵妝傀儡，蓮船、戰馬，餳笙、鼗鼓，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貼『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於楹壁間，謂如此，則夏月無青蟲撲燈之擾。僧道採楊桐葉染飯，謂之青精飯，以饋施主。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爲東嶽齊天聖帝生辰，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奠獻花果，或誦經上壽，或枷鎖伏罪，鐃鼓法音，嘈振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鄰，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侈，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而香湯名目，若茉莉、林禽、薔薇、桂蕊、丁檀、蘇杏，盛以哥、汝瓷甌，僅供一啜而已。

四月八日，俗傳爲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峯和尚偈云：『呱聲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皆屈是酬恩。』

端午爲天中節，人家包黍秫以爲糉，束以五色綵絲。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盤中，圍以五色蒲絲，剪皮金爲百蟲之象，鋪其上。卻以葵榴艾葉，攢簇華麗。或以綵絨雜金線纏結經筒符袋，互相饋遺。僧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香囊、雄黃、烏髮油香，送於常所往來者。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畫虎蝎或天師之象。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揭之楹間。或採百草以製藥品，覓蝦蟆以取蟾酥，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楹，以辟蛇虺。

六月六日，宋時作會於顯應觀，因以避暑；今會廢，而觀亦不存。自此遊湖者多于夜間停泊湖心，月飲達旦，而市中敲銅盞賣冰雪者，鏗聒遠近。是日，郡人舁貓狗浴之河中，致有汩沒淤泥，踉蹌就斃者，其取義竟不可曉也。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楠紅葉剪刻花瓣，簪插鬢邊。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

七夕，人家盛設瓜果酒殽於庭心或樓臺之上，談牛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鍼，謂之乞巧。或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觀其結網疏密，以爲得巧多寡。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賣之，號爲摩睺羅。

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判斛。屠門罷市，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厲邑厲壇。張伯雨西湖放燈詩云：『共泛蘭舟燈火鬧，不知風露溼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夕槎頭直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於雲母隔秋屛，卻憐牛渚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靈。』劉邦彥詩云：『金蓮萬朵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遊，光射魚龍離窟宅，影搖鴻鳥亂汀洲。凌波未必通銀浦，趁月偏憐近綵舟，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獨凭樓。』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是夕，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攜榼湖船，沿遊徹曉。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

郡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爲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宋時以是日教閱水軍，故傾城往看，至今猶以十八日爲名，非謂江潮特大于是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致祭於潮神，而郡人士女雲集，僦倩幕次，羅綺塞塗，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泅兒數十，執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誇材能。豪民富客，爭賞財物。其時，優人百戲，擊毬關撲，魚鼓彈詞，

聲音鼎沸，蓋人但藉看潮爲名，往往隨意酣樂耳。瞿宗吉看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垂，海鮮橋上赤欄欹，行人指點山前石，曾刻先朝御製詩。』『出郭遊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搖。』『一綫初看出海遲，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連天震，忙殺中流踏浪兒。』『壚頭酒美勸人嘗，紫蟹初肥綠橘香，店婦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詩囊。』『沙河塘上路歧賒，扶醉歸來日已斜，怪底香風來不斷，擔頭插得木樨花。』『步入重門小院偏，金猊飛裊夜香烟，家人笑問歸何晚，已備中秋賞月筵。』

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以綵旗，問遺親戚。其登高飲燕者，必簪菊泛萸，猶古人之遺俗也。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

霜降之日，帥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張列軍器，以金鼓導之，遶街迎賽，謂之揚兵。旗幟、刀戟、弓矢、斧鉞、盔甲之屬，種種精明，有颭騎數十，飛轡往來，還弄解數，如雙燕綽水、二鬼爭環、隔肚穿鍼、枯松倒挂、魁星踢斗、夜叉探海、八蠻進寶、四女呈妖、六臂哪吒、二仙傳道、圯橋進履、玉女穿梭、擔水救火、踏梯望月之屬，窮態極變，難以殫名。騰躑上下，不離鞍韉之間，猶猿猱之寄木也。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於祖考，或有舉掃松、澆墓之禮者，八日則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蕈、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十五日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亦有持齋誦經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掃疥。

冬至，謂之亞歲，官府、民間，各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吳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說。舂粢糕以祀先祖，婦女獻鞋襪於尊長，亦古人履長之義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竈，以膠牙餳、糯米花糖、豆粉團爲獻。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儺，索乞利物。人家各換桃符、門神、春帖、鍾馗、福祿、虎頭、和合諸圖，黏貼房壁。買蒼朮、貫衆、辟瘟丹，柏枝、綵花，以爲除夕之用。自此街坊簫鼓之聲，鏗鍧不絕矣。僧道作交年疏、仙朮湯，以送檀越，醫人亦饋屠蘇袋、同心結、及諸品湯劑於常所往來者。

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籸盆，烟焰燭天，爛如霞布，爆竹鼓吹之聲，遠近聒耳。家庭舉燕，則長幼咸集，兒女終夜博戲藏鉤，謂之守歲。燃燈牀下，謂之照虛耗。以赤豆作粥，雖貓犬亦食之。更深人靜，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竊聽市人無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是日，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新正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皆罷市，往來邀飲。蓋杭人奢靡，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迓嘉節。而光飾門戶，塗澤婦女，衣服釵環之屬，更造一新，皆故都遺俗也。

西湖之景，天下所稀，捫蝨新話云：『蘇東坡酷愛西湖，其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已曲盡西湖情態。又詩云：「雲山已作蛾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是更與西子寫眞也。』宋時，有張秀才者，江西人，驟見西湖而歎曰：『美哉、奇哉！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一幅著色山水。獨東邊無山，乃有百雉雲連，萬瓦鱗次，殆天造地設之景也。』此語雖粗，而西湖面目盡見矣。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詩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著工夫。』詩語雖俳，而羨慕之心，聞於海外久矣。故遊湖者，挹山水之清暉，以詩酒治思而已。歌童舞女，已非本色，而閭巷鄙人，以戲子傀儡雜之，溷聒眺聽，誠所謂花上曬褌，松下喝道者也。宋時，范景文詩云：『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烟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著眼到青山。』可以鍼砭遊湖之病矣。

西湖夏夜觀荷最宜，風露舒涼，清香徐細，傍花淺酌，如對美人倩笑軟語也。高季迪西湖夏夜觀荷詩云：『雨晴南浦錦雲稠，晚待湖平蕩槳遊，狂客興多惟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爲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回舟。』

西湖觀月，秋爽最宜，烟波鏡淨，上下一色。漁燈依岸，城角傳風，山樹霏微，萬籟闃寂，自非有清奇之興，超豁之襟，不能往也。宋時，葉夢得夜遊西湖紀事敘云：『張景修與予同爲郎，夜宿尙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予言，嘗以九月望夜過錢唐，與詩僧可久泛湖，時溶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薿薿有光。微風動，湖水滉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坐不勝寒，索衣無所有，乃以空米囊覆其背，自謂平生得此無幾，因作詩紀之。云：「山風獵獵釀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湛清輝。」』似玆清賞，繼躅者稀。近有太白山人孫太初者，遊湖必於秋夜，自得之趣，良難語人也。其詩云：『一望晴烟破暝幽，湖天灩灩月初浮，旋攜斗酒呼鄰父，小有盤蔬上釣舟。笛咽水龍中夜冷，杯搖河影萬山秋，人間回首悲何事，欲覽清光最上頭。』又云：『十里蒹葭雨盡收，西湖一望月光浮，野袍白幘同幽事，菰米蓮房作好秋。波靜魚龍聽醉語，夜涼河漢帶漁舟，高情盡在形骸外，不用逢人說勝遊。』

西湖賞雪，初霽最宜。高興者登天竺絕頂，及南北兩峯，俯瞰城闉，遠眺海島，則大地山河，銀溶汞結，而予以藐然稊米，凌厲剛風，恍欲羽化。次則放舟湖中，周覽四山，若秋濤聳湧，璀璨乘飈，而玉樹琪花，晃然奪目。前輩凌雲翰遊雪湖八詠，曲盡景致，其鷲嶺雪峯云：『大地渾無一點瑕，光明都屬梵王家。兩峯高並疑堆玉，一道中分類剖瓜。已爲岩巒知鷲嶺，還因凜冽記龍沙，此時翻憶藍關句，誰復能開頃刻花。』冷泉雪澗云：『下有流泉上有松，諸山羅列玉芙蓉，壚頭又釀誰家酒，屐齒應嫌此處蹤。汲去煮茶隨甕抱，引來刳木入廚供，澗邊亭子無

人宿，空使猿號昨夜來。」巢居雪閑云：『人間蓬島是孤山，高閑清虛類廣寒，木處恐顛從此穩，僧居疑小較來寬。瑤花琪樹緣邊繞，玉宇瓊樓向上安，裏外湖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凭闌。』南屏雪鐘云：『翠屏化作玉千層，樓近鐘疎恍若憑，和雪送來清瀝瀝，穿雲透出慢騰騰。華鯨譾憶秋蟾月，鐵馬渾疑夜響冰，一百八聲纔罷，雷峯又點塔中燈。』西陵雪樵云：『湖曲風寒戰齒牙，不知高樹幾翻鴉，遠持斤斧黏冰片，旋斫柴薪帶雪花。市上得錢沽斗酒，擔頭懸笠插山茶，路人試問歸何處，笑指西陵是我家。』斷橋雪棹云：『山逗晴光玉氣浮，我來乘興似王猷，橋迷螮蝀高高聳，船厭玻璃細細流。雪後未回花外棹，雨中曾喚柳陰舟，遙思寂寞春寒夜，一舸歸來起白鷗。』蘇堤雪柳云：『寒梢不耐北風狂，何似東風萬縷黃，西子畫來蛾黛淺，蘇公行處馬蹤香。蘭同舊葉堪爲珮，稱比新絲可織裳，待得春歸飛絮亂，畫橋移近柳邊傍。』孤山雪梅云：『凍木晨開噪鵲通，孤山景好勝披圖，翠禽巢失應難認，皓鶴籠空不受呼。已見萬花開北隴，莫教一片落西湖，快晴更待黃昏月，疎影隨身不用扶。』

菊莊劉士亨，雪中登樓望湖上諸山，作十絕句。其時趙廷玉、霍孟暘、劉邦彥、俞鳴玉各有和韻。郡人喧傳，以爲盛事，前輩風流可想也。今各紀二三首。士亨詩：『峯巒遠近玉崔嵬，竹壓柴門午未開，臥擁青綾迎送懶，洛陽縣令不須來。』鳴玉詩：『羣山凝素鬱崔嵬，近水梅花冷未開，卻喜漁舟輕似葉，放歌撐出斷橋來。』士亨詩：『曉來冰柱結犬牙，籬外疎梅破一花，鐵筋自挑黃獨火，苦吟誰識老劉叉？』邦彥詩：『寒封林樹玉槎牙，銀海搖光眩欲花，清曉蹇驢湖上去，詩梅迷卻路三叉。』士亨詩：『歲晚滕神故作威，翦冰裁玉不停飛，癡兒禁得雙骹冷，獨立梅邊待鶴歸。』鳴玉詩：『聞說平胡仰聖威，玉門關外馬如飛，貔貅踏破天山雪，笳鼓聲中奏凱歸。』士亨詩：『斷冰漾漾立閒鷗，偶爾看山到渡頭，濁酒一壺隨處醉，老夫不典鷫鷞裘。』鳴玉詩：『朔風吹散楚江鷗，短策孤吟到水頭，誰把一竿和雪釣，禦寒不解著羊裘。』士亨詩：『登樓四望白模糊，直北天高是帝都，想得征西貔虎士，玉門關外破匈奴。』孟暘詩：『乾坤萬里盡模糊，壘玉堆瓊壯舊都，不減灞橋吟興好，自裁新句付奚奴。』邦彥詩：『鳳山西下雪模糊，琪樹瓊林接故都，寒勒老梅香不放，欲撾羯鼓倩花奴。』士亨詩：『東家酒熟紵旗懸，費盡牀頭子母錢，貴賤交遊元不少，夜深誰泛剡溪船。』邦彥詩：『小閣青燈對榻懸，敵寒沽酒不論錢，夜深擁被清無寐，起棹坡仙槳玉船。』鳴玉詩：『不歎金魚帶未懸，半生且幸買書錢，誰知雪滿南湖上，時有人維問字船。』士亨詩：『白戰詩成硯已冰，案頭飢鼠亂窺燈，支離瘦影跏趺坐，好是人間戴髮僧。』孟暘詩：『瀦溜無聲凍作冰，滿懷清思對寒燈，明朝策蹇西湖去，不是詩梅定訪僧。』士亨詩：『隨風雜霰落蕭騷，破屋難禁一尺高，翻憶少年歌舞夢，美人金錢進羊羔。』邦彥詩：『玉堂學士擅風騷，掃雪煎茶趣自高，留得平生忠節在，不慚金帳飲羊羔。』鳴玉詩：『中宵映雪讀離騷，坐待虛窗月影高，事似五侯歌舞地，飛觴燕客醉羊羔。』士亨詩：『夢騎白鳳挾飛仙，下視齊州九點烟，賦就曉寒殘月裏，覺來失卻衍波箋。』鳴玉詩：『雪深何處弔逋仙？湖北湖南鎖暮烟，吟得暗香疎影句，興來都付薛濤箋。』士亨詩：『瑞應豐年不在多，黑貂裘敝奈貧何！老懷未減崢嶸氣，獨對梅花發浩歌。』廷玉詩：『彤雲黯黯北風多，此冷難禁奈老何！記得西湖年少日，水晶宮裏載笙歌。』邦彥詩：『劉郎才力近來多，不數揚州水部何，白雪調高成絕唱，郢人從此愧賡歌。』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瞿宗吉過汴梁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尙餘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其俗殆與杭無異，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峯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

近來官司，每值歉歲，則禁人遊湖，以爲撙節民財，此非通達治體之策也。蓋遊湖必殷阜之家，衣食饒裕者，未聞有揭債典衣而往者也。遊湖者多，則經紀小家，得以買賣趁逐，博易糊口，亦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耳。假令遊湖之禁行矣，豪冶之子，就其室而酣沈達旦，所費寧減於西湖哉？范文正公仲淹，以禮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公日出燕湖上，縱人遊觀，自春徂夏，巷無停輪。公又諭諸寺主曰：『饑歲工廉，可以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沸，公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郡守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營繕，傷財疲民。公乃條敍所以，宴遊工作，皆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仰給甚厚。是歲，兩浙皆疲，惟杭州宴然。又張忠定公詠，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多鬻私鹽以博食，連捕數百人，悉貸之。官屬請曰：『不痛繩，無以厲禁。』公曰：『錢唐十萬人，飢者八九，不藉鹽，無以取給。一旦蜂聚，爲患何支？姑俟秋成，乃仍舊貫耳。』是歲，民獲安堵。二公通變達權，皆可爲長民者之法也。

杭州先年有酒館而無茶坊，然富家燕會，猶有專供茶事之人，謂之茶博士。王希範西湖贈沈茶博詩云：『百斛美醪終日醺，碧甌偏喜試先春，煙生石鼎飛青靄，香滿金盤起綠塵。詩社已無孤悶客，醉鄉還有獨醒人。因思儤直鑾坡夜，特賜龍團出紫宸。』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開茶坊，飲客雲集，獲利甚厚，遠近倣之。旬日之間，開茶坊者五十餘所，然特以茶爲名耳，沈湎酣歌，無殊酒館也。

朱時，湖船大者一千料，約長十餘丈，容四五十人。小者二三百料，長四五丈，容三二十人。理宗時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搶金爲之，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楊

鎮乘之汎湖，傾城縱觀，爲之罷市。是時，先朝龍舟，久已沈沒，獨小烏龍以賜楊郡王者尙在。或傳此舟一出，必有風雨之異。賈似道有車船，不煩篙櫓，但用關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其他若大綠、閒綠、十樣錦、勝金糰等船，皆民間物也。今時湖船，大約比宋差小，而檻牖敞豁，便于倚眺，如水月樓、烟水浮居、湖山浪跡，此其尤勝者也。童巨卿以子貴封御史，行樂湖山，手搆一室，棟宇略具，護以箔幕，小可卷舒，出則攜之，或柳堤花塢當心處，便席地布屋，吟酌其中，題曰『雲水行亭』。編巨竹爲桴，放湖中，隨波流止，渺然蓬莱也。月明風清，墜露浙浙，吹洞簫蘆葦間，山鳴谷應，聞者冷然有出塵之想，題曰『烟波釣筏』。一時風致，良可尙也。

城中秀麗，惟紫陽爲冠，第逼近巡臺，遊人往往逮捕；坐是羽流憚居，廊宇崩廢，風景寥落，亦可慨也。昔宋孝宗欲見光宗而不可得，嘗倚望潮臺，聞市民爭鬭而呼趙皇帝者，歎曰：『朕呼之尙不至，爾呼之何益？』又理宗凭闌，見湖船秉燭酣飲，笑曰：『此必賈似道也。』使人覘之，果然。是以天子而未嘗禁人遊覽也。蘇子瞻守杭時，登府中望海樓詩云：『樓下誰家焚夜香？玉簫哀怨弄清涼。』是以郡守未嘗禁人歌吹也。迺今上日驕而下日諂，節級所糜，雞犬皆驚。有開兒啼而杖其父母，至捽兒以死者，不獨禁遊紫陽而已，不亦重可慨哉！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予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也，便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於人，亦曰山人。予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奥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苍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遊山，必非賞鑒者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杭州山脈，發自天目，然天目有東、有西。東天目之脈，萃於餘杭，結局于徑山。西天目之脈，萃於錢唐，結局於西湖。故天目者，杭州之主山也，王氣鬱葱，帝王奠宅，而錢氏偏霸，宋室南遷，兆不誣矣。度宗時，天目山崩，識者曰：『天目崩，地脈絕；潮不應，水脈絕；國事去矣。』或有爲之詩云：『天目山前水嚙磯，天心地脈露漁谿，西周冷浸孤陵月，未必遷岐說果非。』信乎天目之興廢，有關於杭州也。

徑山，在臨安、餘杭二縣之間，乃天目之東北峯也。有徑路通天目，故曰徑山。唐代宗時，高僧法欽辭其師馬素而遊方，請示所止，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欽至山下，問途于樵者，對曰：『此徑塢也。』欽遂結庵焉。俄有素衣老人拜于前曰：『我龍也，願挈歸天目，以此爲師立錫。』今五峯之間，有龍井者，是也。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也。山自天目而來，爲甄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龍昂首，領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爲宋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言，鑿去虎領，又謂高宗嘗夢虎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北關門內有小山，亦曰武林，宋時太乙宮、萬壽寺皆在其所，而『夢粱錄』以此爲杭州主山，靈隱爲杭州客山，失脈絡之次第矣。

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中，東入海，今錢唐浙江是也。秦始皇度浙江，至會稽。又莊子有浙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經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漸字近浙，而相變如邾、鄒，則浙之得名，旣以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中，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相會桐廬，而遂泛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因名爲浙，亦無牴牾。更名爲漸者，字之訛也。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後山曰：『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吳越猴子詩也。』其謔亦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於吳、越二州分境，亦隨世言之，似未諦審也。按國語，越雖爲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禦兒，今嘉興縣禦兒鄉，亦曰語兒。句踐伐吳，用禦兒人涉江襲吳，勝之。夫禦兒之人，越王得以爲用，則禦兒之地隸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嘗抵江耶？

潘同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爲棧道，唐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胥山者，今吳山也，而俗訛爲青山。其時沙河去胥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景龍沙漲之後，至於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胥山已逾三里，皆爲通衢。至宋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胥山西南矣。』

龍山河，自鳳山水門直至龍山閘，舊有河道，計十餘里，長一千二百五十一丈，置閘以限潮水。宋以過內河道，不通舟楫，因久堙塞。元至大元年，江浙令史裴堅言改修之便。延祐三年，行省丞相脫脫令民浚河，長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橋八，立上下二閘，僅四十日而畢工。至正六年，其子達識帖木爾來爲行省平章，復疏之，舟楫雖通，而未達于江也。皇明洪武七年，參政徐本、都指揮使徐司馬以河道窄隘，軍艦高大，難於出江，拓廣一十丈，浚深二尺，仍置閘限潮，舟楫出江爲始便。今以河高江低，改閘爲壩。

運河，自候潮水門至跨浦閘，舊有河道計七里，長七百三十一丈。由候潮門之南，過權木橋，普濟、通惠等橋，置清水閘。又南過蕭公橋，置渾水閘。又南至跨浦橋下，置閘頗狹。元延祐三年，丞相脫脫嘗浚治之。皇明洪武五年，行省參政徐本、李質同都指揮使徐司馬議開河增闊，河橫闊一丈餘，閘亦高廣于舊，尋又改閘爲壩，今止小船經行，大船俱不由矣。

外沙河，南自永昌門北繞城東過永昌壩、螺螄橋，東至蔡湖橋，北達慶春門外河相合，沿城轉西，至無星橋、會安壩下，合艮山河，西入泛洋湖，轉北至德勝橋，東與上塘運河水合。

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港，可通湯鎮、赭山、仁和、鹽場，東南接外沙河，北達後沙河。東坡嘗於此開湯村運鹽河，有雨中督役宿水陸寺寄清順詩：『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燒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今水陸寺，元至正間築城，圍入城內。

後沙河，在艮山門外壩子橋北，其南接城內運河，北達蔡官人塘河。

沙河，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簷，歌管不絕，官長往往遊焉。故蘇子瞻詩云：『雲烟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又其佐郡時，意有所屬，比來守郡，則其人已去矣。故其詩云：『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樓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蓋亦杜樊川尋春較遲之慨也。

蔡官人塘河，在艮山門九里松塘東，由姚陡門通河衢店、湯鎮、赭山止，其西南接後沙河，東北達赤岸河。

赤岸河，去城東北三十五里，赤岸南自運河入，通高塘、橫塘，西接蔡官人河，東北達施何村河。

下塘河，自武林水門接城內大河、西河，過奧山水驛，達清湖上中下三閘，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水合，分為兩派：一派由東北上塘至舊東倉新橋入運河，至長安閘壩，曰上塘河；一派由西北過德勝橋，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流，至北新橋西北，入湖州界，曰下塘河，北接新開運河。高菊磵九萬下塘詩二絕云：『河水新添三尺高，河邊蘆葦有龜巢，波流夜夜飄漁笛，空點籃燈照樹梢。』『月出移船日又斜，蘆根時復見人家，水鄉占得秋多少，兩岸新紅是蓼花。』

新運河，在武林門外北新橋之北，通蘇、湖、常、鎮等府，凡舟不入上塘河者，皆行於此。宋淳祐七年大旱，運河乾涸，安撫趙與𥲅疏言：『下塘水道有二，一自東遷至北新橋，今已斷流。一自德清至，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橋間，有積水，以致商旅不行，米價騰踴。』乃雇募鄉夫，分段開掘，自北新橋至狗葬，開闊三丈，深四尺。自狗葬至奉口，開闊一丈。民間稱便焉。元至正末，張士誠以舊河窄狹，復自五林港開至北新橋，又南至江漲橋，闊二十餘丈，遂成大河。地有三里漾、十二里漾，風波厓突，無塘遮護，為盜賊淵藪。正統七年，通判易輗條上利害，巡撫侍郎周忱便宜措備，自北新橋起，迤北而東，至崇德縣界，修築岸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丈四尺，橋七十二座，水陸並行，便於漕餉，今名下塘。

杭城之水，皆東北向，而輸委于臨平，蓋其地勢使然也。水口浩散，得皐亭山為之遮攔，故氣脈不懈。皐亭山去府治可二十里，又東北為臨平山，其下為臨平湖。吳赤烏二年，寶鼎見湖中，因稱鼎湖。又得小石，長四寸，廣二寸，刻皇帝字，因改元天璽。晉武帝時，占者謂臨平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則臨平湖，又杭州王氣所關也。

紹興八年，張澄知臨安府，言於高宗曰：『臨安古都會，引江為河，支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歲久湮塞。頃因陛對，乞以農隙，略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未克行之。今輦蹕之地，公私所載，賫於舟楫者，百倍前日所計，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乞刷諸州壯丁，及廂兵共千人，半年可以訖事。』從之。國朝城河，自元已來，未有開濬，湮塞日加，非惟舟楫難行，而秀脈亦礙，官司未有留心者。按澄所謂兩河，蓋沙河及城中大河也。乃今西河自流福水口至按察司右，淤不容舠，誠能設策開之，亦城市之利也。

齊謝子胥為濤神，自宋已前，有禱輒應，其英靈可畏也。大中祥符五年，詔曰：『吳山神廟，實主洪濤，串書往冊。頃者，湍流暴作，闠井為憂，致禱之初，厥應如響，禦災捍患，神實能之，用蠲精衷，有加常祀，庶憑誠感，永庇居民。宜令本州每歲春秋建道場三晝夜，罷日設醮，其青詞，學士院前一月降付。』觀此，則其時香火之盛可想矣。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缸噏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武肅王招致賢俊，然忌褊多譴斥，獨新城羅隱，以詼捷親昵。先是，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武肅召魯風司箋札，魯風不就，執而殺之。吳仁璧者，關中人，中第，入浙謁武肅，辟入幕府，堅辭不就，又謝以詩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展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敝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怒，沈仁璧於江，召隱為錢唐令，隱懼而受命，然亦時有督過。一日侍宴，獻詩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武肅始悔悟，加禮于隱。

宋熙寧中，餘杭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白，寄浩詩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唐吳僖，洪武中，宦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僖始以丁艱回。一日，見瞿宗吉，自矜其詩云：『游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光不比蘇秦婦，肯笑歸來只敝裘。』宗吉因舉敬夫前詩曰：『尊翁有念子之情，而子乃歸美其婦，何耶？』僖大慚。僖之有愧于浩，亦多矣。

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商英登庸，皆張臺卿草制，訖無遷寵。頃之，蔡京謫太子少保，臺卿當制，詆之甚切，縉紳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出臺卿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同是日，乃作長短句紀其事云：『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闌注目江皐。長記年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鑾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正，茶盃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繞燒。帝語丁寧，曾被華袞親褒。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杳隔仙鼇。無聊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之意。未幾，以故物召，遽卒於官。

王欽若出守杭州，一錢唐尉若皓白髮，步履艱蹌。公將督責之，問之，乃同年進士也，公悽然憐之，表薦於朝。其人以詩謝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王荊公介甫詠北高峯塔詩：『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清之詠六和塔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二詩皆自喻。荊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于已大用後，然卒皆如意，不徒作也。

陳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檜書干臨川守，饋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解，檜怒甚，士規請見不出，但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士規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檜吟賞再四，待之如初。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侂胄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胥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即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崇與進至此。』侂胄笑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讜，建寧人，後舉進士。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著此富家也！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宋端平間，眞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唱唱為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待眞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為言，愚民無知，以為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了翁督師，亦未及有經略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驩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頹仆于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卻來。』乃買棋局一幅，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聰明過人如此。

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幷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

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正統間，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己。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也。公預令人度其齋間，使淞江作罽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閣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為探我陰事，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林逋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之，逋投一啓，其文則儷偶聲律之式也。濟曰：『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格古。功名之事，俟時致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逋兩失之矣。』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粟帛而已。又逋嘗傲許洞，洞作詩嘲逋云：『寺裏啜齋飢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鼈縮頭。』則逋在當時，亦不滿于輿論，甚矣，賢才處世之難也。

甄龍友嘗遊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而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橛。』禪子多稱之。又嘗遊僧舍，具饌延欵，僧有雌雞久畜，甄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頌，予當不靳也。』龍友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也解除業障，必須割去本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而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臟。咄！香水源源化為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死無憾矣。』乃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洪武中，錢唐丘彥能者，文雅好古，所藏圖畫，非遇賞鑒者，不出示也。嘗有蘆花被圖一幅，蓋模寫酸齋梁山濼故事，上惟貢泰甫、吳子立數詩而已。後遇吳敬夫，出而求題，敬夫為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一首云：『秋風吹就蘆花被，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江山今日異，詩人毛骨久

成仙。高情已落滄洲外，舊夢猶迷白鳥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依然。』彥能喜，始請登卷。彥能又嘗以唐三學士弈棋圖求瞿宗吉題，宗吉爲賦一絕云：『三人當局各藏機，思入幽玄下子遲。畢竟是誰高一著？風簷日影靜中移。』彥能歎賞曰：『不辱吾卷矣！』

仁和沈明德宣，文辭贍富，早遊縣庠，與張海觀天錫齊名。張鄉舉，終教諭，沈卒不偶。嘗有詩詠蟹云：『郭索橫行逸氣豪，秋來興味滿江皋，玉缸十斛酴醾酒，不待先生賦老饕。』豪俊可愛。劉邦彥者，明德婿也，嘗爲題畫，有云：『雪消岳色露眞容，澗道奔泉走玉龍，千仞高寒凝不動，行人知是丈人峯。』

沈履德者，明德弟也，亦文雅好事。張靖之嘗題其孤山春信卷云：『放鶴庭前瑪瑙坡，向來清景半消磨，水渾殘影春何淺，月澹餘香夜不多。商鼎有羹憐白首，羅浮無夢怯青娥，唯應鐵石孤標在，千古林塘隔薜蘿。』

徐琪者，伯齡之父也。宣德丁未，與弟璟同舉進士，時號聯璧，琪遂以爲字。歷官太僕丞，晚守湖南寶慶，値部使者有隙，誣罪除名，安置塞外。天順初，陳訴得白，起用，卒于京。文稿悉散。其論交詩云：『交遊誰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溝壑不援徒汎愛，寒暄有問但虛名。陳雷義重踰膠漆，管鮑貧交託死生，此道今人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題畫眉鳥云：『野性從來不受羈，隨聲百囀任高低，也曾鎖向雕籠聽，不及林間恣意啼。』枯荷鶺鴒圖云：『秋色荒涼景物殘，池荷半老水生寒，鶺鴒好似人兄弟，不暫分飛赴急難。』惜不得見其全集也。

夏與誠者，太常卿時正之父也。其先鄞人，及壯，徙仁和。正統七年，捐米千石以賑貧者，事聞，璽書羊酒褒美，復其家。嘗爲其友陸孟言題萬玉軒詩云：『暗香疎影句能傳，暮景空林色信妍。瓊館夢回春似海，琪園坐對日如年。娟娟霜月將三五，粲粲冰花逾十千，獨鶴歸來風動處，霓裳小隊舞羣仙。』張楷送夏與誠自京師歸仁和詩：『桂花風送木蘭橈，千里湖山入望遙，一路雁行依渚下，滿川楓葉近船飄。詩成矮榻江涵雨，夢覺孤篷月送潮，莫訝潛鱗久蟠屈，鳳雛今已出丹霄。』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而上官涖於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成化間，布政使甯良等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老園於帳前營，以居刑部正郎陳讓。此誠熙世盛事，較之耳目所及，其炎涼之態何如也？時正有孤山種梅而濬司攜酒見訪詩云：『古斷層崖學種梅，呼龍耕破白雲堆，自甘結屋青山住，不謂乘春載舫來。竹下倒裳迎使節，花間供具促吟盃，都非詔道旌求急，鷗鷺無煩著意猜。』其禮賢風度，何異於緇衣也。

詠物之作，拘於題則黏皮帶骨，遠於題則捉影捕風。謝宗可、瞿宗吉各有詠物詩百首，其可取者亦鮮矣。宗可賦燕詩：『補巢喃得落花泥，困倚東風倦翅低，金屋晝開隨蝶化，玉堂春靜怕鶯啼。魂飛漢殿人應遠，夢入烏衣路欲迷，卻被捲簾人喚醒，小橋流水夕陽西。』走馬燈詩：『颷輪擁騎駕炎精，飛繞人間不夜城，風鬣追星低弄影，霜蹄逐電去無聲。秦軍夜潰咸陽火，吳騎宵馳赤壁兵，更憶雕鞍年少客，章臺踏碎月華明。』宗吉熨斗詩：『有柄何曾挹酒漿，隨時用舍屬閨房，斡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玉釧，金篝分火近牙牀，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顆何時肘後黃？』玉簪花詩：『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妝，移來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爲神冰琢骨，龍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鬢髻傍。』

杭州府志，在宋則有淳祐志、咸淳志，皆穢陋，去取無法。而咸淳志中，歸美賈似道，諂諛非史體也。洪武初，徐一夔所著杭州府志，頗稱簡明，今不傳矣。成化十年，夏時正重修杭州府志，紀事脫略，筆力腐冗，直可覆瓿耳。一郡典故，散於各書，今可考者，僧懷顯『錢唐勝蹟』，傅牧『西湖古事實』，范石湖『日錄』，周益公『平園日記』，岳珂『桯史』，羅大經『鶴林玉露』，方勺『泊宅編』、『行都紀』，周公謹『癸辛雜識』、『齊東野語』、『武林舊事』，周昭禮『清波雜志』，牟應隆『隆山雜記』，鄒孟熙『霏屑錄』，楊瑀『山居新語』，張仲文『白獺髓』，葉子奇『草木子』，吳自牧『夢粱錄』，陶九成『輟耕錄』，劉一清『錢唐遺事』，楊公濟『西湖百詠』，吳美中『武林紀事』，此其班班著者。其他片言隻事，散見各書者，又不可縷數也。

杭州文人，元、宋以前，姑置勿論。自洪武以來，著作成集者，張光弼『左司集』，凌雲翰『柘軒集』，莫維賢『廣莫子稿』，王謙『壺父集』，白范『盧室集』，張輿、張輅『聯輝集』，瞿宗吉『存齋集』、『存齋詩』，桂衡『紫薇稿』，高德暘『節庵集』，鄭環『完軒集』，孔克愨『西塍吟稿』，周昉『西崦集』，夏文度『退庵稿』，王希範『毅齋存稿』，高暐『復庵集』，彭清『存庵集』，平顯『松雨齋集』，周子良『樂稼詩稿』，劉士亨『菊莊』、『晚香』二集，劉邦彥『賓山集』，于肅敏公『節庵存稿』，此皆予目所睹，其他未見者固多也。

洪武中，浙江都司徐司馬，令郡城人家植冬青樹于門，數年後，街市綠陰匝地。張輿賦詩云：『比屋冬青樹，人皆隱綺羅，春風十年後，惟恐綠陰多。』

元時，豪傑不樂進取者，率託情於詩酒，其時杭州有清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儒雅雲集，分曹比偶，相覩切磋，何其盛也。國初猶有餘風，故士人以詩舉相尚。宣德、正統間，海內熙皞，而杭州尤繁盛，士庶燕會，雅而弗淫。時有大理寺正郎子貞，年八十一，禮部

郎中蔣廷暉七十八，皆以引年歸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白髮相過，殆無虛日，或張燕家園，或攜榼湖上，歡洽歌詠，名其會曰耆德。項伯藏者，洪武初，以詩坐法劓兩耳者也。處士陳士事、夏輿誠、馬叔良、祝彥廣、僧曇纘、古霈，年皆七十，作會賦詩，名曰會文社。時廣東鄧司封林、富陽姚方伯雍，寓杭城，亦與社中。至天順間，太僕卿王榮、太僕丞陳斌、布政使夏時、參議黃順、按察僉事陳浩、知府葉蓁、理問陸証、知縣盛塤、訓導方義、顧綱，皆郡人。太常少卿餘姚陳贊、知府長沙陳敏政、理問山西周頤以寓賢，皆引年就散，修會爲樂。郡守胡濬聞而致餼，僉曰：『某等優游湖山，聊以卒歲者，皆朝廷寬假之恩也。』因名其會曰恩榮，每歲以上巳、端午、重陽行之，而胡守亦與焉。時蕭山吏部尚書魏驥，已致仕家食，其先塋在西湖上，歲時祭埽，每單行不令人知，諸公輒欲致之會中，卒莫能致也。陳贊復有別墅在城北甘泉里，時拉里中縉紳及處士郭文敏、劉辰、孔諧、盛民、夏純、周正、蔡安、徐恕同往，郭、劉並年九十，其餘少者不下六十，因名其會曰朋壽。諸人皆布衣，而顏頑縉紳，求技咸泯，一時風致，今不可復覩矣。

武林錢思復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爲浙江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問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客請納步，則曰：『不可，禮惟婦人迎送不踰閾。』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如此。

元時，呂重實爲浙西僉事，清節有聞。其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攜布袍質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卻春衫辦蚤廚，山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次年，果登第。

錢唐祝吉甫，居西河上，搆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隣有富豪，築高牆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爲書二字扁曰『且看』。一日，貫酸齋來，亦題於左云：『酸齋也看。』無何，隣以通番籍錄家徒，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

嘉定間，禁士庶不得用靑涼傘，多以皁絹爲之，特短其簷數寸，庇日而已。後漸增至尺餘者，復行禁約，頗峻。有題一絕于朝天門曰：『冠蓋如雲自古然，易靑爲皁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繖，何不多多出賞錢？』聞者啓齒，後遂盡用黑油繖焉。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侵，使之僞降以覘國，縱談亮國虛實，以昭朝廷。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初，吳山有伍員祠，俯瞰閭閻，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誥，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意果何在？』有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眞細作也。間諜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明己之已至耳。』未幾果敗。

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鍾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乃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爲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毀考亭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禍云。

唐時，杭妓承應燕會，皆得騎馬以從。白樂天代賣薪女贈諸妓詩：『亂蓬爲鬢布爲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種錢唐江畔女，著紅騎馬是何人？』宋郡守迎酒，則諸妓亦騎，楊炎正詩：『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

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爲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想唐制亦然也。

杭城有兩打繩巷，一在都亭驛前，一在候潮門外。有兩石板巷，一在臨安府前，一在柴木巷中。有兩龍舌頭，一在臨安府前，一在江干綵閘。有兩櫻桃園，一在七寶山，一在薦橋門外。

宋時，城中沿河，舊無門闌，惟居民門首，自爲攔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地，往往溺死，歲數十人。自王宜尹京，始令城內沿河連置大木闌，每船埠留一門，民始便之。

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爲享所。其基卽錢王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時，卽乘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圍一十二尺，其壯麗如此。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宋時，臨安三學之橫，盛于景定、淳祐之間，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為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君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納賄，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為無名之謗，扣閽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為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磨去大猷題名之石，以為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餽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為；似道之不敢輕治，乃懲大全之無能為。至彭成大之為前廊，竟攄其平日之贓，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大過人者。

宋時，臨安太學，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遊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閽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浸壞。遂行下各州，自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為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于是大閧肆罵，時趙京尹與憲委官彈俸，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著，一半取遊士，于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畢，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遊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收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遊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為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宗祖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灝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煥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豢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寶為公議，不利小人。始陰飄其三緘，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為，宜行己而有恥，苟為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擲頭猶有斥姦書。』又詩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己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詩云：『上書如毀盧仝茶，直論國體事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龍鍾老柏休槎牙。嗚呼世事如絲麻，食肉者口徒哰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紹秦德邪，淳祐浸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蠶鴉。失腳奇禍遭羅罝，尼山草木枯無花，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束書歸山涯，不惜一去惜國家。』于是京尹待罪，兩校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閫，至以游士欲渡淮投北虜，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炣以參樞掄鑰，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蜚集矣。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其時齋舍質素，器止陶瓦，棟宇無飾。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能攻，公是公非，偉節相望。自嘉定以後，習尚華靡，亭榭鮮幕，朱碧炫煌，放飲酣沈，黃白錯落。權門要路，陽為矯激，陰則附麗，而徒以健吻劇舌，雌黃國是，去古語遠矣。

宋制，車駕饗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詩譏之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譏其幞頭襴服，歲糜廩祿，不得出身，年年迎駕耳。

行在太學造工之初，鳴鼓集飯，有劉眷者，山東來，目雙瞽，善聽聲，過之，問曰：『此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旺。』勞人以建太學語之，眷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永無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絕無鬱攸之驚，而未聞有爰立者。嘉泰中，高文虎為祭酒，欲為陳自強之寧，遂謂鼓壞，請更鞔之。未幾，自強正拜，遂以為更鞔堂鼓，而自強破揆席之荒也，名其鞔鼓之所曰鞔鼓橋。且飄齋生建登槐之亭于街所肄業齋之前。及韓平原敗，而自強盡削在身官職，竄死嶺表，詔籍其家，殆與庶民同，是猶不出宰相也。登槐之亭，亦隨折毀。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必祭齋，榜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讖。執事者幗而不帶，以襆代之，謂之叨冒。中有數鴨腳，以酒沃之，謂之僥倖。遊湖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

復並坐，謂之落蘇林。此皆速化之心，可發一笑。

紹興間，清漳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油沃其首，驚寤，輒不利，如是者三。乙丑歲，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寱語。』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又廢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强之觀榜，則其名儼然中焉，蹤若有迹，油漬其上，蓋御史沃甞，以夜，倉猝覆燈故耳。宛陵吳勝之，淳熙辛丑，得㑺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地名朱唐。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返矣。』時吳有親垂白，意其或泥于行也，既而無他，集賢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下曰唐廙，始悟所夢。二事絕相類，要之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於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茄爲餽，惡之，蓋杭人以茄爲落蘇，而應試者以落蘇爲下第也。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蝤蛑差小，而比螃蟹爲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爲必中黃甲之兆。洎牓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赴漕司舉，又詣寺祈夢。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爲？』衆强之，方詣簡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卜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牓至，凡列三等，己爲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遲吳與待牓，他日閱市，聞呼于後曰：『奉賀、奉賀。』元特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揭試貼司牓，內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責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故來賀，以印吾術，非有所求也。』遂辭去。沈思其人，乃開元時賣卜者，始驗昨夢，無一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爲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䨩兆，已先于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

眞德秀會試於行都，祈夢于吳山梓潼廟，題其鼓曰：『大扣則大應，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動，五湖四海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及第。

鄭丞相淸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甫升舍選，而無名闕，仍赴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增快快。及試肯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賴字可押，遂用爲末句云：『他年紫遇澤，方玉帶圍賴。』歸爲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尙未能得著，乃妄思繫玉乎？』已而中選，攀附史彌遠，官至極品，竟賜玉焉，遂成吉讖。

癸酉歲，漕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饒孟鉄爲考官，饒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盃湯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曨曨，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于是士子大閧，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饒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饒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于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行都爲之語曰：『龍在澤，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謝深甫，台州人，家本寒微，父母賃舂以食。父之友某，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窗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羣犬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爲犬所吠，驚覺。開戶視之，見樹上有黑物，訶問何人，深甫曰：『我也。』逐犬，深甫下，主人奇之，遂妻以女。深甫始不過蘚兎園耳，得妻後，始學作程文，領鄉薦。妻家亦貧，但稍稍自給，深甫草屨赴省，宿于逆旅，明發，不頮面而遁。至曹娥渡，渡子必得若干乃載，深甫予之錢少，渡子不肯曰：『不怕汝作轉運蹤我。』深甫乃從他處渡，至嵊縣，宿古廟中，祝遇之厚，又飲以酒，深甫訝之。祝曰：『夜夢神告我，明日當有宰相來宿，必官人也。』深甫焚香祝曰：『若成名，當爲縣官，使廟貌一新。』果登第，遂注嵊縣主簿，修廟焉。後爲浙漕，至曹娥，召渡子謂曰：『今竟何如？』渡子伏地請罪，深甫笑曰：『吾豈果蹤汝！』厚賜之使去曰：『台州秀才往來，勿取渡錢也。』

咸淳戊辰，興化李權舉進士，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合得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嘗舉，辭先聖及三魁同舍，出錢唐門，脫綠袍挂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同舍皆送別，權有詩云：『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易而官難，平生透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待若爲歡，不如歸去臥林間，殿前三策罄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綠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途亦有通與摶，翌世待之俱寬閑。何物种放大厚顏？山鬼移文伐其姦，此行無復出闔山，休音息影谷之

盤。今朝雕酒酹雲壇，便向錢唐門挂冠。』又有詩云：『有手須奪龍袞衣，有頭須叩九堦墀，有口須讀離騷詞，有腹須飽商山芝，有身不願挂綠皮，笑問此身欲何之？寶石山之巔，重湖水之湄。陶公云：「樂夫天命復奚疑？」』

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蹂踐死者，十有七人，省試又死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闈喪一名，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闔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坑來貢院，枉教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淸鬼哭聲。』

三山蘇大章，己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若預薦，當行駁於府帥。樞使葉翥叔羽喻之云：『姑留牒，俟折卷當爲區處。』既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治經，果符夢中語，未啓，頗異之。帥出士子牒示考官云：『留此一卷不須折，俟塡牓畢，卻於待補經魁取一卷易之。』衆以爲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卻非蘇，而待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不復再易。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紹興初，有夢經德齋生爲省元者，時大學諸齋無經德之名。至二十七年，祭酒周綰請增三齋，曰：『節情』、『經德』、『立禮』，至乾道間，何澹從經德齋冠南宮，作詩云：『大學中興七十年，續添經德夢先傳，不才如我慚休應，革故從新定勝前。』

三寶柱者，色目人，居杭州。至治元年，舉進士，以才學知名，雖湛湎酒色，而練達吏事。爲浙省郎中大書四句於門屏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事論，猶比干人易。』其意欲杜人請託也。

元至正庚寅，浙江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貢院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軍卒因而喧哄，考官遂以角端命賦題。角端者，似麒麟而角在鼻上。先是，元太祖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能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慴，獨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相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卽回馭。

皇明洪武三年，始定科舉之法，三年一行。尋以收羅未廣，詔比歲一行，八年罷科舉，至十七年復詔三歲一行，到今不改也。嘗得徐一夔鄉試錄序云：『皇上既平海內，詔以科目取士，尋以大比之期，爲稍稽滯，而天下有遺材，復命歲一舉行，甚盛典也。浙省歲貢四十人，洪武五年八月，省臣合屬郡之士二百餘人，命老于文學之士，如格試之，而差次其高下。有司遵故事，凡職掌之方，選擇之法，防閑惟謹，旣撤棘，得士如額，以貢。初，科目之行，上意欲斥浮華，以收實效，是以廷議稍變前代之制，以趨于古，故義必以經，論必以禮樂，策必以時務。夫義以經，則其言務奧雅，以達性命道德之原。論以禮樂，則其言務精覈，以明文物度數之懿。策以時務，則其言務切實，酌古今，明事變，以適時之宜。不然，玉巵無當，亦奚益于用哉？此國家之良法美意，而凡爲士子者之所當知也。既竣事，有司以其程文鋟版以貽四方，蓋將以上昭國家興文之盛，而下以勵來者，有所矜式云爾。』其送趙生序云：『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貢既撤棘，一榜爛然，懸于省門之上，觀者榮之。杭之士預貢者五，其第三人則錢唐趙惟一執中也。初，執中受經于郡助教何彥恭甫，而何彥恭甫則受經于前鄉貢進士徐中先生，授受有源委，故其試于有司也，卒以易冠。同經云：執中將上春官，予告之曰：科目之設，在隋唐者，吾弗暇遠引，宋以方州貢士，謂之鄉貢。元暨國朝，以行省選貢士，亦通謂之鄉貢。杭爲方州時，貢士之額，自淳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貢一人。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其額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七人者。猶慮未足以盡其材也，復比年一貢焉，執中蓋比年所貢士也。元有科目，名存而實不副，如以二十八人之額而欲收三十二郡之士，幾何其不遺也？方今天子更化，鑒觀前代之失，獨出睿算，以爲宜近法宋，首建科目，以廣取士之塗。詔書既下，家有絃誦之聲，人有靑雲之志，如杭之士，預貢者無虛歲，寧復有皓首窮經之嘆者哉！杭爲東南都會，人物最盛，隋唐以來，大率以科目得之，而惟宋爲最。吾試枚數宋以進士起家有譽于天下後世者，爲子陳之。政事則有若唐肅、郎簡度，詞章則有若錢易、錢藻、楊蟠，文學則有若沈括、沈晦、洪咨夔，論建則有若趙汝談、汝讜、李宗勉，是數人者，或揚聲郡國，或致身館殿，或執政廟堂，功名事業，播之鄉評，傳之國史，昭昭在人耳目。今子幸生斯世，又爲此邦之士，去而拜官于朝，固將如昔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以揚芳邁烈，媲美于前人矣。豈徒要取名爵，以爲鄉榮而已哉！是邦人材之盛，軼元而追宋，于子之行卜之矣。』

杭州科第，莫盛于洪武、永樂間，至弘治、正德間而稍衰，嘉靖已來，始復舊貫。仁和縣解元六人，洪武十七年花綸，二十三年王羽，二十六年施誼，二十九年姚褫，天順三年沈繼先，嘉靖十年張濂，會元一人，正德三年邵銳。錢唐縣解元四人，洪武三年俞友仁，永樂十五年木訥，景泰七年陳綱，成化十七年李旻。狀元二人，成化二十一年李旻，嘉靖十七年茅瓚。仁和縣尙書二人，江瀾由進士任南京禮部尙書，諡文昭。胡世寧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諡端敏。錢唐縣尙書五人，胡禎由人才任刑部尙書。方賓由貢生任兵部尙書。柴車由舉人任兵

部尙書。徐琦由進士任南京兵部尙書，謚貞襄。洪鐘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刑部尙書，謚襄惠。其原籍錢唐者三人，南京禮部尙書倪謙，謚文僖。吏部尙書倪岳，謚文毅。兵部尙書苗衷，謚文康。

俞友仁，字文輔，工詩，書亦俊逸，仕終學官。王羽，字儀之，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官太常少卿，乞歸，改餘杭學教諭。姚寬，字起東，歷御史按察副使，剛介有聞。

洪武中，仁和學生陳瑤，勤敏有時譽，憲官至學，出對云：『筆底春風轉轉生，』瑤對曰：『枝間曉溜嘈嘈瀉。』又云：『輕搖紈扇，清風透入人懷。』瑤對曰：『高捧玉盤，明月飛來我手。』時庭下芭蕉開花，命賦之，瑤詩一聯云：『白藕作花還葉葉，碧蜂生子自房房』，形容酷似，諸生皆袖手。後以歲貢赴京，除叙州邑簿，竟以詿誤，謫死嶺南。

李子陽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鎖懋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畫船，馬鞁上錦韉，催起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盃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子陽果魁天下。子陽明達史學，嘗云：『莽、操、溫、卓者，皆篡弒賊也。綱目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爲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儼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係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例也。』其言甚有理。

丁文煥焴者，杭人，幼業舉子，入郡庠，豪邁忤當道，謫爲掾史。歷事太師英國公張輔，後以年勞授蘇州司倉，能詩，善書，蘇守楊貢甚愛之，復以不阿强禦，爲守劾，能官。嘗有詠釘靴詩，爲人膾炙，其頸聯云：『行過落花香嚙齒，步回芳草嫩埋頭。』又有輓太平侯張軏詩云：『大將星沈墜柳營，貔貅百萬盡吞聲，總戎不見旗常影，廐蹕無聞鎧甲鳴。麟閣畫圖遺貌像，龍章金勞著功名，昔年翠幕勞青顧，哀計驚聞淚滿纓。』至成化中，卒於家。

洪武中，仁和郁魯珍以辟舉，官陝西。被罪，居獨山，不入城市，竟以松石詩累，被逮，死獄中。時瞿宗吉有元宵詩一聯云：『三市華燈依舊好，一天明月爲誰圓？』魯珍和云：『夜燈開輪誰家好，春月初看此度圓。』爲衆推許，蓋其時承元末之習，縉紳能詩者多也。

正統丁卯，海寧張靖之赴省試，其父夢老人持筆如椽，縣毫天水缸，書孫字於牆上，崇廣尋堵。其年，靖之領薦，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靖之禱於京城隍廟，夢登海塘，前有大山，老人指謂曰：『此崑崙山也。』驚寤，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省紬繹，因不復寐，場中出題，果『織皮崑崙』也。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靑者，席舍相近，謂靖之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不能通。』靖之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靑遂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靖之竟下第，甲戌始登第，名亦在第七，錄文一篇。其年狀元，乃孫賢也，母氏之夢驗矣。惟織皮之夢旣驗而虛，若爲楊靑設者。然靖之名第事實一與靑同，鬼神之示人顯而隱如此。

張靖之爲禮科給事中，一日暮歸，更衣，解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襪上，晶熒流落，凡三四見，舉家失色。明日，語王汝霖，汝霖曰：『先君爲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不足異也。』靖之因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悟所服下裳，乃臭綾，俗所謂油段子也。況歸時被酒，體氣蒸鬱，或以致火。嘉靖十年，寧波陳約之與予同爲祠曹，一日暮歸，梳髮，火星自髮中出，及解衣，亦然，想其時亦被酒蒸鬱，而首爲陽宗，髮復油膩，熱氣融結，暴得舒解而迸落歟？

仁和張文衡銓，成化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郎中。鯁介不阿，內臣以事來干者，率執法不聽。南宮白尙書委曲勸之，亦不從也。與丹山屠家宰有葭莩之戚，文衡絕不登門，雖慶賀亦不往。人有薦之者，屠公曰：『吾家賀軸，無張銓名，是傲物也。且聞其酷好大棋，廢事。』文衡持介愈烈，其妻糊紙錠以續食。九年，陞廣西參議，歿于水。

于肅愍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衣紅衣馳馬，有鄰長者呼其名爲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錢唐縣學生，家有文文山像一幅，懸當座側，爲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羈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狀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淸風凜然。』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冷泉亭，建于唐時，至宋時，郡守毛友者乃拆去之，今所建，又不知起於何時也。其自敍云：『昔人加亭於冷泉，如明鏡中加綌畫，山翠水光，去者過半，拂拭蒼翳，舊觀復還。』作詩云：『面山取勢俯山中，亭外安亭自蔽蒙，眼界已通無礙物，胷中陡覺有虛空。試尋樵響驚時變，卻聽猿啼與舊同，萬事須臾成壞裏，我來閱世一初終。』夫冷泉亭之景，白樂天極其褒頌，而毛君以爲去之乃佳，好尚不同有如此。

前宋時，杭城西隅多空地，人蹟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盛，閴無民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更無障礙。自六蜚駐蹕，日益繁豔，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爲詩云：『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其盛可想矣。

宋時，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中，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也。蘇子瞻湖中夜泛詩云：『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豔如半璧，遊人得向三更看。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其曰湖光，豈卽水燈之類歟？

宋時，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壽聖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辯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樵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卻與袁樵趁酒錢。』

宋時，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卽席賦『賀新郎』詞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使都道，波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癸辛雜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武陵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爲率，大約每十家吃擂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不減也。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尙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殿畢集諸儒，諭之曰：『昨日好詩。』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云：『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敕，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則在台州長房。

兜羅絨者，琉球、日本諸國所貢也。今杭州織造局工作亦做爲之，外方罕覯。高季迪謝友人惠兜羅被歌：『燈工細擘冰蠶繭，織得長衾謝縫翦，蒙茸柳絮不愁吹，鋪壓高牀夜香輭。朔風入闥凋白楡，塞寒此物時當須，明燈燒炭夕宴罷，萬寢宜共紅氍毹。海客揚帆遊萬里，得自崑崙國中市，歸來遺我見遠情，重似鴛鴦合懽綺。詩人鶴骨欺霜稜，曾直禁署眠靑綾，自從身退得閒臥，只愛擁紙同山僧。今朝得此何奇絕，展覆不憂兒踏裂，便思淸夢伴梅花，靜掩寒窗聽風雪。越羅蜀錦安可常？洞房姜女襪薰香，誰知一幅春雲暖？卽是溫柔堪老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周公謹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盤隱遊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嶄絕，互相附麗，有如玉色者，取以爲環珥之類。中有石鍥，杳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卽所謂閱古泉也。鍥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聞、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鑒元書。鐫之石。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爲火所煅，佛多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大石壁下，傍有一石承之，如飯飣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字水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深谷爲陵，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池，亭館遺趾，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毀殆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橫陳于前，時正見湖上如匹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愕者，以足憊不果往，且聞近日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以示好事尋遊者。觀此篇所序閱古泉諸勝，與今不同，而石壁鐫書，亦漫滅不可讀矣。

周公謹齊東野語，辨韓侂冑犬吠村莊事，乃太學生以私憾趙師𢍰而造謗爲之。又謂侂冑南園下有蜀帥獻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凌風閣下。今之慶樂園，卽南園也，觀其沈香山，乃枯枿耳。遂

賦詩云：『宿草淒涼尚可尋，斷碑閒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沈。』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殆此類耳。

理宗時，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閣及權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天驥爲平江發運使，獨獻螺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袱百條，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爲之大喜。

宋時，龜溪李太卿之子娶韓平原之女，奩具中有白玉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眞奇翫也。後聞歸之福邸云。

理宗朝，張循王府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薄。韓蘄王府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越，皆希世之寶也。二物云在北方軍中日得之，蓋宣和故物耳。

錢武肅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方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元時，宋故內有二石，各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石上，鐫刻金書曰：『南極呈祥。』其一有北斗七星隱起，色白，刻云：『北斗降瑞。』

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璧石小峯，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裙褶、胡桃文皆具，于山峯之頂有白石鐘山，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迹。

錢唐聞人紹，有一劍，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鉤，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宋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今其祀絕矣。獨有所謂草野三郎、朱九六相公、張六五相公，不知何等神，杭人無不祀之，惑世甚矣。

姚祐者，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坤亦爲金』。舊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飢，官設粥仙林寺中，飢民殍死，不爲衰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捨賑乏爲事，乃請好善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卽菩提寺作粥，夜貯大甕中。明旦，飢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向坐，虛其前以行。粥用二人舁，一人執杓以注器中，食畢，以次去。日施粥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飢民無死者。石塘胡先生長孺云：『往歲湖州作糜，食飢人，糜脫釜，猶沸湯器中。人急得食，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

張叔夏過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樹裹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夫花石之盛，莫盛于唐之李贊皇，讀平泉莊記則見之矣。而宋之艮岳，崇麗邁前，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圃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余爲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其峯碹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力者移去。

鎖懋堅，西域人，扈宋南渡，遂爲杭人。代有詩名，懋堅尤善吟寫，成化間，遊若城，朱文理座間索賦其家假山，懋堅賦『沈醉東風』一闋云：『風過處，香生院宇。雨收時，翠溼琴書。移來小朵峯，幻出天然趣。倚闌干，盡日披圖，設疑蓬萊恐是虛。只此是，神仙洞府。』爲一時所稱。

俞珩鳴玉者，弘治初，以軍餘爲浙江鎮守內官張慶掾史，珩略知吟詠。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有虎災，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爲詩歌以頌陳，珩賦一詩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慶兄弟三人皆爲宦寺，親幸用事，勢張甚。珩爲慶所親任，假其威，故敢爲此言。及慶死，外臺治珩罪，謫嶺南。

孝宗時，辭朝法甚嚴，雖蜀人守蜀郡，不遠萬里來見。有蜀守，當朝辭，素不能文，以爲憂。其家素事梓潼神，夜夢神謂之曰：『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覺莫曉其故，會朝對，上問：『卿從峽中來乎？風景如何？』守卽以前兩語對，上首肯再三。翼日，謂宰相趙雄曰：『昨有蜀人對者，朕問峽中風景，彼誦杜詩以對，三峽之景，宛在目中，可謂善言詩也。可與寺丞、寺簿。』雄退朝，召問之曰：『君何以能爾？』守不敢隱，雄曰：『吾固疑君不能及此，若留中，上再問，敗矣。不若歸蜀赴郡。』他日，上復問其人，雄對曰：『臣嘗以聖意語之，彼不願留。』上歎曰：『恬退乃爾，尤可嘉，可予憲節使。』其後神恃功爲祟，家遂索焉。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嘗以薦舉，待命逆旅，且半年矣。沽斗酒，以碗飲，就盤中手攫猪頭肉，卷餅而食，勢若風雨。衛士見其飲啖異人，奏之，孝宗亟召見，奇其狀貌，且壯其言，遂自小官驟用爲左史。時有太守姓息，朝辭，閤門吏曰：『官人可謂詑姓。』守曰：『春秋有息嬀，漢有息夫躬，非詑也。』溫叔聞其語，守對罷，溫叔奏事。上曰：『適有息其姓者朝辭，可謂詑也。』溫叔卽曰：『春秋有息嬀，漢有息夫躬，非詑也。』上喜曰：『卿該博如此。』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人無與爲婚者。有士新補太學生，貧甚，無所避，又得妻之資，羅書而讀，遂登第，授無爲軍司戶。將妻赴官，常不滿于老丐者。一夕，泊舟荒江，其妻已寢，戶張之至馬門觀月，推

墜水中。徐呼稍人，此地荒迥，非泊舟處，移泊十里外。有許某者，爲淮西漕，泊舟司戶乘妻處，見岸上有婦人哭者，乃戶妻也。詭墜水時，若有物托吾足者，故得上岸。許亟呼之下船，俾換乾衣，曰：『汝爲吾女。』戒左右勿得言。至官，一日謂僚屬曰：『吾有女笄，不欲與凡子，欲得一美士贅于家。』衆以司戶薦，許曰：『此子亦吾選中，但其少年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曰：『彼寒士，得公收之，如天之福也。』許曰：『諸君自以意爲司戶言之，勿使知出吾意。』衆與之言，戶欣然聽命。入許門，乃故妻也。卽唾夫之面，且批其頸，戶驚惶無措，許勸止之。三日後，置酒謂戶曰：『吾壻常恨岳翁卑賤，今我備員如何？』戶俛首不能答，許待戶如眞壻也，女亦盡孝。許死，制重服以報焉。

高宗南渡後，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所。適造一殿，無瓦而値雨，臨安府與漕司皆憂之。忽一吏白于官長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簷瓦若干，候旬月新瓦到，照數賠還。』府司從之，殿瓦咄諾而辦。又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張，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肆茶坊，取卓洗淨，糊以白紙，以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油，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甫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卻，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大驚異，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尙落落貧甚，乃訪幼安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誤發，若悟其誤，必殺我以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之。予則以爲幼安之策，狂言也。西湖之水，非湍激浩流者，安可決之以灌城中哉？後同甫上書孝宗，謂錢唐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穀粟、桑麻、絲枲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建業，建行都于武昌，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以問宰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話耳。』遂不復召見。

臨安城中有七寶山，南渡時，御史中丞辛丙，殿中侍御史官常同，監察御史魏矼、明橐、周綱，皆居其上，人呼爲五臺山。

葛天民，字無懷。初爲僧，名義銛，號朴翁，後返初服，居西湖上。時所交遊，皆名勝士，有二侍姬，一日『如夢』，一日『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皁衣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卽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腹餒甚。張初不言相招，乃似葛自來相訪，唯茶話，不設盃酌，延論至晚，一揖而別。天民大恚，步歸，悔爲皁衣紿辱。抵家，見庭戶間羅列筐篚數十扛，布囊數十挑，楮帛、薪炭、米酒、殽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牣于前，蓋此璫欲餽是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復喜耳。天民嘗有西湖避暑詩云：『有暑猶當避，無憂可得忘。竹疎身共瘦，湖近意先涼。靜勝事須弈？幽期不待觴。還同殘夢樂，炙背負朝陽。』

東坡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疏，袁語人曰：『酒食地獄，今値獄空。』傳以爲笑。

宋時，楊德溫居崇新門外，插枯竹以引蘚蒸，月餘，枯竹復生。頃之，其妾溺水死。明年，園竹忽發兩歧，扶疎可愛，未幾，其妹死。元時，白廷玉家竹亦兩歧，其年廷玉亦死。乃知反常之物，皆非吉兆也。

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一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會稽朱允常親見之。嘉靖十四年六月，雷擊徐氏園中巢樹，中書右衛王通所五字，餘字漶漫不可讀，則予親見之，皆理之不可臆測者也。

杭州湯鎭一凶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歸，必毆死，不如溺水爲幸。』姑曰：『無憂，第言是我之誤，我去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捽妻，欲殺之，妻以姑爲解。次日，持刀尋母，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溫言誘母還，至石邊，忿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掘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數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一家，有豭豕產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也。京房易傳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

唐光化三年九月，杭州有龍鬭于浙江，水溢，壞民廬舍。

宋元祐六年，浙西大水，杭州死者五十萬人。

熙寧八年，杭州地湧血者三，最後流入河，腥不可聞。建炎己酉，淸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餘人。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韌不可斷，童謠曰：『地動白毛生，老小一齊行。』

紹興二十年，餘杭民婦產子，青毛，二肉角。又二家產子，毛角皆同，連體兩面相向。三家相去一二里。

乾道六年，北關門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有五指。

淳熙十二年二月庚申，錢唐龍山江岸，有大魚如象，隨潮而來，復逝。

淳熙十三年八月丁酉，杭城民家有血從地中湧出，濺至屋梁，汙人衣。

淳熙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民家產子，生而能言，暴長四尺。

淳熙十六年六月甲辰，錢唐傍江居民得五色魚，鱗首鯉身，訛言夢中得之，事聞，詔縱之。

開禧三年四月，錢唐大水，漫壞民廬，西湖溢，瀕湖民舍皆圮。

嘉泰辛酉，大旱，西湖之魚皆浮，食者輒病，謂之魚瘟。

咸淳癸酉，臨安地產白毛，長四五寸，瑩若銀縷。焚之，臭類羊毛。占爲大臣專國之兆。

元至正壬辰三月，杭州黑氣亙天，雷電而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破食其仁，如松子，相傳爲娑婆樹子。其日，湖州、池州亦然。是年九月十一日，紅巾入城，雨核之地，悉遭兵火。

至正壬辰九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雞伏九雛，內一雛三足，其二足在前，一足在後。

皇明弘治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風，西山水發，山崩地裂，西湖溢，壞民廬數百家，死者數十人。城牆崩摧，街市乘舟而行，是歲大歉。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大風雨，清湖橋馬醫胡氏家，有異物起馬廐中，掀片瓦，騰空而上，火光燭天，榱桷無損，其家不知也。鄰家見而報之，覓馬廐中，有坎廣尺許，深二丈餘，泉水清瑩，蓋龍潭也。

晉天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爲語助，如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通國無不皆然。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讖，後延壽爲北虜所執，而謠言益盛。後宋祖受禪，錢氏納土，浙中皆屬趙矣。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人謠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流傳遠近，莫詳其說，或以爲紹熙二三年兩宮隔絕之兆。嘉泰三年，杭人唱歌云：『東君去，花無主。』朝廷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賈似道當國時，臨安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耍。』其時京師女妝，競尙假玉，因以假爲賈，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排之也。

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主嘗有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集第中擣衣石上，其狀類兔，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畏人，引弓射之，不中，飛去。是夕，主薨。

岳武穆既薨，臨安西溪寨一將官子弟，因降紫姑仙，忽武穆下壇，大書其名，衆皆驚拜，請其僉押，則宛然平昔眞蹟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名過眼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訴？空有遊魂遍九州。』秦丞相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死者數百人。

思陵時，有菊夫人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第一。宮中號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爲恨，旣而稱疾告歸。宦者陳源以厚禮取之，留于西湖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不稱旨，提舉官關禮揣知上不樂，從容奏曰：『此曲非菊部頭不可。』遂宣喚，于是再入宮。陳想念成疾，有士人遂製一曲名『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謝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度也。陳每聞歌，輒淚下，未幾物故。其園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又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云。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征。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蘇子瞻爲之易其詞，蓋清平調也，詞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皇明夏與誠偕全息耘湖上暮歸，賦詩，亦以緩緩歸爲結，其詩云：『漠漠楊花兩岸飛，杖藜殊勝玉鞭揮，殘山賸水年年在，舞榭歌樓處處非。聲斷鷓鴣懷舊恨，情隨蝴蝶上春衣，前朝公子頭如雪，猶說當年緩緩歸。』息耘蓋宋時全后之裔也。

錢鏐王嘗晝寢，湯沸於爐，一童子恐其驚寢也，以水沃之，令無聲。鏐適寤，見之，怒曰：『是能窺我心事。』遂殺之。忽見形於前，鏐懼，乃封爲臨安縣土地之神。

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怨讟興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能又冬衣。』嗟怨頓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獨其臣順中國，不煩兵革，而納土保家，爲可取耳。

西湖開浚之績，古今尤著者，白樂天、蘇子瞻、楊溫甫三公而已。今考樂天集中，無開浚奏狀，意其時法禁寬洪，守土者得以便宜舉事，不煩陳請，而廷議亦不訾之。子瞻時，旣上疏於哲宗，復具申於三省，凡錢米工役，具有成算。然其時御史賈易已劾其科騷部內，以事遊逐，雖廢格不行，而宰臣未免有兩能之請，已不及樂天時矣。然考其興工，則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也，踰日迺舉申奏，猶有議事以制，先發後聞之體。至楊溫甫時，則又別矣，先申巡臺藩臬，俟其報可，然後敢白於朝，下工部詳議之，再俟報可，然後興事，終以開除額稅未明，迺以少京尹再署府事，而覺以物議罷官，何其危也。且樂天、子瞻開府時，豈不廢墳墓，毀田廬，而民怨不敢作，卽作矣，而糾察之吏，不復以法繩之。乃溫甫興久廢無窮之利，而卒阽其名，嗣今誰復有任事之人哉？今去溫甫又幾四十年矣，藩臬長官，非奉巡臺，一錢不敢擅發，況郡守者，而敢云倡議開湖也？世變之趨，亦可歎矣。

開浚西湖，不惟任怨，抑且費財，非有廉毅之才，豁達之度者，不能舉也。惟平日嚴侵占之禁，自可垂利於無窮，迺今官府往往以傍湖水面，標送勢豪，編竹節水，專菱芡之利，或有因而漸築塍埂者，寧念前人作者之勞耶？杭歌有之：『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亭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笆。』

西湖巨麗，唐初未聞也。自相里君、韓僕射輩繼作五亭，而靈竺之勝始顯，白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咸屬品題，而佳境彌章。蘇子瞻昭曠玄襟，追蹤遐躅。南渡已後，英俊叢集，昕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襮殆盡。雖其時法禁舒假，長民者得以適性徜徉，而府庫充盈，羨餘可舉，閭閻康裕，募化有資，故寺觀日益。且高僧異士，又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遙，故妝點湖山，愈加緊媚。乃今法禁嚴明，動有掣肘，爲吏茲土者，上畏督察，下惕誹議，汨沒簿書，修職救愆，猶虞不給，尙敢盤桓山水之間哉？至於道院禪林，日就崩廢，緇黃之流，服役追呼，與氓隸等，卽有募化之資，無過升斗，蓋盛極而衰，亦循環之理也。

西湖雖有山泉，而大旱之歲，亦嘗龜坼。宋嘉熙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霜涯戲作一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顚倒。東坡道，波光瀲灩晴偏好。』邏者廉捕之，迺不知所往。

元至正間，西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異。』張仲舉賦詩云：『西湖雪壓冰徹底，行人徑度如長川，風吹鹽地結陰鹵，日射玉田生暖烟。魚龍穴裏寒更縮，鷗鷺沙頭飢可憐，安得長冰通滄海，我欲三島求神仙。』

慶元初，京尹趙思彝請盡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爲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旣已鋟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著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卻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噫，隨文譔筆，往往有之，而譏嘲其師如此，自來青衿之難馭也。今寶石山麓，止有王隨放生池記一碑，而高文不存。

湖中物產殷富，聽民間自取之，故捕魚挑草之艇，擾擾烟水間，夜火徹旦。濱湖多植蓮藕、菱芡之屬，或蓄魚鮮，日供城市。諺云：『西湖日銷寸金，日生寸金』，蓋謂此也。湖中多雜魚，而鯽魚最美，骨輭肉鬆，不數鰣鯿，獨無鱖魚，蓋地氣絕產者。正德中，有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冥雨，飛至洋灞頭而墜。舊時湖中產蟹，林和靖詩云：『草泥行郭索。』又云：『水痕秋落蟹鰲肥。』今湖蟹絕無，蓋宋時禁採捕，傍多葑田，今直澄波徹底，旦旦而攪之，亦難乎其生育矣。其螺蚌鰕蟹之屬，生生尤夥，網罟交錯。宋諺云：『南柴北米，東菜西水。』今改西魚者，蓋城中之水，不藉西湖，而魚產之富，歲歲不減也。藕出西湖者，甘脆爽口，與護安村同，扁眼者尤佳，其花有紅白二種，白者香而結藕，紅者豔而結蓮。瞿宗吉詩云『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及白蓮香』者是也。宋時，聚景園中有細蓮，紅瓣而黃綠，結實如飴。兩角為芰，四角為菱，紅者皮薄而鮮美。東坡詩云：『烏菱白芡不論錢。』烏菱老而沈泥者，頗不佳，且非西湖所有，不若改為紅菱，則於望湖樓景更切也。芡名雞頭，亦曰鴈頭，梁渚臨平，在在咸有，而湖產特佳，香輭而粒大。菱白本秋實，惟西湖四時有之，菱田之直，可十餘金，利倍禾稼，遠湖數里，則此種雖植不茂矣。湖中蘆藻蘋荇諸水草，牽風演漾，彌望不絕，士人取之，以供魚食，歲計亦不下數百金也。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喻此語，及倅錢唐，從塔後觀金魚，以為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為難進易退，不妄喝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腹脥盡消，頭恢尾削，塊然死矣。金魚有鯽有鯉，鯽食淤澱，鯉食螺蜆，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鯽稍耐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焉。吳山大井中，有金魚數十頭，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來無施食者，兼以寒泉陰竇，仰蔽天日，而久久不斃，殆神物也。』宣德間，大旱井涸，人有取食者，肉堅韌若麻筋然。郭侯井中，亦有五色魚，其源通西湖，故孳乳日夥，又與吳山井不同也。金魚自有種，桯史乃言以紅蟲飼之而致然，非也。

天竺桂子之說，起自唐時，然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濃華，雲無纖迹，靈隱寺殿堂左右，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也」，拾以封呈。好事者餘播種林下，越數月，移植白猿峯，凡二十五株，遂改回軒亭為月桂亭。』又張君房為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嘗銜桂子，歸於南土。南土月路，固其宜也。所以北方無之。』又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拾得桂子，北土獨無者，非月路也。』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也。蘇子瞻中秋分桂贈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蕊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峯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械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鬬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桂漿之說，起於楚詞，殆亦今之桂花釀酒法耳。而王子年拾遺記云：『魏有頻斯國人來朝，壺中有漿如脂，乃桂漿也，飲則壽千歲。』豈非附會之談乎？林可山山家清供有廣寒糕，韓公望易牙遺意有桂仙湯。近日杭人造天香丸，可以械送寄遠，吟邊酒所，咀嚼一粒，則香流齒頰之間，清妙不可言狀。

桂花有黃、紅、白三種，而紅者特少。宋時，四明士人史氏者，家有木樨，變大紅異香，因接本以獻。高宗愛之，畫為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

孤山梅花，以和靖著名，然白樂天去郡，有憶杭州梅花，因敘舊寄蕭協律詩云：『三年悶悶在餘杭，曾與梅花醉幾場，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裏麗如妝。踏隨遊騎心常惜，折贈佳人手亦香，賞自初開直至落，歡因小飲便成狂。薛劉二客相次埋新隴，沈謝二妓雙飛出故鄉，歌伴酒徒零散盡，唯殘頭白老蕭郎。』則自唐時已賞鑒於名公矣。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烟浦，脈脈當壚賣酒家。』又云：『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靑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臘梅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為上，磬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高子勉詩云：『少銷燭淚裝應似，多爇龍涎臭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

林和靖疏影暗香之聯，歐陽文忠公極賞之，而王晉卿嘗謂：『此兩句，杏與桃、李皆可用也。』蘇

東坡云：『可則可，但恐杏、桃、李不敢承當耳。』黃魯直云：『歐陽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更有「雪后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賞彼也？』苕溪漁隱又云：『王直方愛林和靖梅詩：「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爲伯仲前句，然實非佳者，殆猶一蟹不如一蟹耳。』善乎馬鶴窗浩瀾有言，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寫梅之風韻。高侍郎季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之句，狀梅之精神。楊鐵崖廉夫『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氣節。

張澤民梅花詩云：『和靖風流百世長，吟魂依舊化幽芳，已枯半樹風烟古，纔放一花天地香。不肯面隨春冷暖，只將影共月行藏，懸知骨法清如許，傳得仙人服藥方。』又云：『纔有梅花便自清，孤山兩句一條冰，問渠紫陌花間客，得似清溪樹下僧。雅淡久無蘭作伴，孤高惟有竹爲朋，雪天枝上三更月，人在瑤臺第幾層？』

石榴花，本名安石榴，而亦名海榴。白樂天天竺寺詩有云：『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又有孤山寺示衆僧詩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豔新妍占斷春，色相故關行道地，香塵擬觸坐禪身。瞿曇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女化身。』武肅王名鏐，諱石榴爲金櫻，目茄子爲落蘇，今時民間金櫻之諱無存，而落蘇之稱猶有知者。

宋時，府治盧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賚樂天紫薇花詩以賜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盧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箧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綠金者。蘇子瞻有次曹子方龍山眞覺院瑞香花詩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靑蓮宇，遂冠薝蔔林，紉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聆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晴間，恐致慳嗇霖。綵雲知易散，鶗鴂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靑臨。』今馬塍種最多，大者名錦熏籠。

辛夷花，鮮紅似杜鵑、躑躅花，俗稱紅石薺者是也。白樂天有靈隱寺紅辛夷戲光上人詩云：『紫粉筆含尖火燄，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鄉思知多少，惱得山僧悔出家。』又躑躅花詩云：『玉泉南澗花奇怪，不似花叢似火堆，今日多情惟我到，明年無故爲誰開？』此二詩者，樂天詠物一時之作耳，豈意遂爲湖山故實。賓山劉邦彥西湖詩云：『辛夷塢口春將老，躑躅池邊雨弄晴，盡日無人過湖去，黃鸝睆睆不停聲。』蓋聯白詩而用之也。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眞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海棠有二種，紅者貼梗，粉紅者垂絲。錢唐縣舊治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至宋元祐時猶存。王元之詩云：『江東遺蹟在錢唐，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七姊妹，花似薔薇，而七朵迸綴。楊孟載詩云：『紅羅鬬結同心小，七蕊參差弄春曉，盡是東風兒女魂，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妹娉婷四妹嬌，綠窗虛度可憐宵，八姨秦虢休相妬，腸斷江東大小喬。』

鳳仙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又曰鳳兒花。慈懿李后之生也，有鸞鷟下儀之瑞，小名鳳娘，追正位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女兒花。擣其葉，可以染指甲爲紅色。瞿宗吉詩云：『高堂不見鳳凰飛，招得仙魂慰所思，秋露庭除蛩泣處，晚風籬落燕歸時。金盆夜擣聲相應，銀甲春生色更宜，好倩良工揮綵筆，寫成竹葉夾桃枝。』此詩以夾竹桃爲鳳仙別名，其實夾竹桃自有木本，非草本也。其紅指甲詩云：『金盆和露擣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掐花枝鏤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

石竹，草品，纖細而靑翠，花有五色，嫵媚動人。杜子美詩云『麝香眠石竹』，又云『石竹繡羅衣』者是也。杭人多植之盆盎間，林和靖有石竹詩云：『麝香眠後露檀茵，繡在羅衣色未眞，斜倚細叢如有恨，冷搖疎蕊欲無春。階前紅藥推詞客，籬下黃花重古人，今日含毫與題品，可憐殊不愧淸新。』又云：『靑帘有酒不妨賒，素壁無詩未足誇，所重晚芳聊在目，可關秋色易爲花。深枝冉冉妝谿翠，碎片英英翦海霞，莫管金錢好行市，寂寥相對是山家。』

吉祥草，蒼翠如建蘭而無花，不藉土而自活，涉冬不枯，杭人多植瓷盆，置几案間。王元章詩云：『得名良不惡，瀟灑在山房，生意無休息，存心固久長。風霜徒自老，蜂蝶爲誰忙？歲晚何人問？山空暮雨荒。』

玫瑰花，類薔薇，紫豔馥郁，宋時，宮院多採之，雜腦麝以爲香囊，芬氤裊裊不絕，故又名徘徊花。其似是而非者，名纍絲花。

木芙蓉，一名木蓮，紅白二種，亦有先白而後紅者，名醉芙蓉。白樂天詩云：『晚涼思飮兩三盃，招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

櫻桃，一名含桃。月令：『仲夏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卽櫻桃也。然西京雜記載，上林果木，列櫻桃、含桃爲二種，蓋以形味有異，而別名之歟？白樂天樟亭驛櫻桃詩云：『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華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

山茶，馬塍之間多有之，有紅白二種。其花有寶珠、樓子、千葉、單葉之分，有一本而接爲數色者，有早開而晚落者。楊廷秀詩云：『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烟山雨中，卻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雪上屏風。』

蘭蕙同臭而異種，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杭州蘭蕙，莖葉柔細，生幽谷竹林中，惟春時取置盆盎間，供一時淸玩。宿根移植膩土，多不活，卽活亦不多開花。其莖葉肥大而翠勁可愛者，率自閩廣移來，非富貴之家，不能有也。自嘉靖已來，滿城皆植，而市廛中亦有擔荷而鬻之者，豈地氣之遷易歟？蘇子瞻在杭時，有題楊次公春蘭詩云：『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靑寫眞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其蕙詩云：『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仙佩，相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眞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間，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祜題詩云『濃豔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卻是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於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敍一篇，其略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於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儓皁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近日杭州牡丹，黃紫紅白咸備，而粉紅獨多，有一株百餘朵者。出昌化、富陽者尤大，不減洛陽也。

淳熙間，范石湖著吳門菊譜，云得自范村者爲三十六種，史正志著吳門菊譜，列二十九種，二譜皆以黃爲首，而白次之，其雜色止胭脂、桃花、孩兒等數名而已。近日杭州品色甚多，有千葉、大紅、萬鈴、深紫、雙絞、純白、茸絲、鵝黃，二色銀臺者。

枇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景文眞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敍云：『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楊梅，諸山多有之，而烟霞塢、東嶴嶺、十八澗、皐亭山者，肉鬆核小，味尤甜美。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卻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蒲萄，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也。可正平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一價千金，味方河朔蒲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白雲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戲作一律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遊諸寺，一日飲釅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又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心應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蓋西湖南北諸山及諸旁邑皆產茶，而龍井、徑山，尤馳譽也。劉邦彥謝龍井僧獻秉中寄茶詩：『春茗初收穀雨前，老僧分惠意勤虔，也知顧渚無雙品，須試吳山第一泉。竹裏細烹淸睡思，風前小啜悟詩禪，相酬擬作長歌贈，淺薄何能繼玉川？』劉士亨謝璘上人惠桂花茶詩：『金粟金芽出焙篝，鶴邊小試兔絲甌，葉含雷信三春雨，花帶天香八月秋。味美絕勝陽羨產，神淸如在廣寒遊，玉川句好無才續，我欲逃禪問趙州。』

菌者，鬱蒸之氣所發，多生山谷竹樹幽潤之所，白者名玉蕈，最貴，黑者名茅蕈，赤者名竹菰，皆下品也。蘇子瞻與參寥行智果園得黃耳蕈詩云：『老楮忽生黃耳蕈，故人兼致白芽薑。』別有一種毒蕈，形似而味美，食之殺人。宋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蕈，圍徑二尺，紅潤可愛。寺主驚喜，以爲珍品，不敢食，獻於楊郡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爲玉食。』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復持至寺，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滲漏，兩犬爭舐之，一時狂死。寺主大驚曰：『苟入天廚，必遭誅戮。』亟瘞諸地。蓋萬乘所御，自有神護，而楊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意外之禍。又有圓頭而細脚者，名爲丁蕈，元時，松陽楊渠南者，滑稽士也，與僧道元食丁蕈，戲作詩云：『頭子光光脚似丁，祇宜豆腐與波稜，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

椶櫚樹，以絲自裹，剝之可爲雨衣及綑束之用，有子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爲椶筍，蜜煮醋浸，可致千里，蜀人以此饌佛。蘇子瞻以椶筍餽仲殊詩云：『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叉剖癭欲分甘，籜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杭州蓴菜，來自蕭山，惟湘湖爲第一。四月初生者，嫩而無葉，名雉尾蓴，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採矣。劉士亨寄魏文靖公詩有云：『當代推公獨擅場，李唐詩句漢文章，湘湖春晚多風味，蓴菜櫻桃次第嘗。』宋時，沈文通送施密學守錢唐詩有云：『湖山滿目宿遊在，何日從公醉紫蓴？』疑其時蓴或亦自越中來也。聞之漁人云：『西湖第三橋近出蓴菜，不下湘湖者。』

倘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蟆爲上味，疥者皮最佳，名錦襖子。』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傅子翼蟹譜云：『杭俗嗜蝦蟆而鄙食蟹。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紅，性至孝，其母嗜蟹。彥升慮其鄰比窺笑，常遠市於蘇湖間，熟之，以布囊負歸。』已上載紀舛差，皆不可曉。蝦蟆形雖不典，然周禮亦嘗羞而薦之宗廟，與羔兔同珍。漢武帝欲除幾句以爲上林苑，東方朔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家給，則食蝦蟆者，長安亦有之，不獨越人也。至云不脫疥皮，以爲佳品，此又不情。蛙皮腥韌，非可食者，何越人之饞饕至此？周時，蟈氏禁牡鞠以殺蛙黽，其法無驗，未聞沈文通以何術禁之，使三年不生也。杭人最重蟹，秋時風致，惟此爲佳，而云杭人嗜蝦蟆而鄙食蟹，此又何說？至如歐陽公歸田錄又云：『國初，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也，其俗嗜蟹，嘗求外補，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足矣。」』其所載杭俗，又與傅子翼不同，蓋聞見得於外方者，往往失眞，非土著者不能辨也。

宋時，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蜞，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杭人最重江魚，魚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魚，每歲孟夏，來自海洋，綿亙數里，其聲如雷，若有神物驅押之者。漁人以竹筩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取之，有一網而舉千頭者。潑以淡水，則魚皆圉圉無力，或魚多而力不能舉，懼覆舟者，則截網使去。頭水取者甚佳，二水、三水，則魚漸小，而味漸減矣。瞿宗吉竹枝詞云：『荻芽抽筍楝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菊莊劉士亨，有詠貓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狰獰勢，不管黃昏鼠雀忙。』語涉訕刺，幾不能堪。不若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不若陸放翁詩云：『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矣。又不若劉伯溫詩云：『碧眼烏圓食有魚，仰看蝴蝶坐堦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鴽。』眞可謂豁達涵容，法禁不張，而姦宄自化，信乎王佐之才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五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石林葉少蘊言：刻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汴京比歲印板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而已然矣。今杭刻全不佳。國初，蜀尙有板，差勝建刻；今建刻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刻稍工。然則技藝工拙，豈眞爲地勢所分，不過習俗使然耳。杭人作事苟簡，重利而輕名，但顧眼底，百工皆然，而刻書尤甚。板之老嫩不均，一也。燥溼異性，二也。厚薄異體，三也。板不宿漏，而取辦新材，易瓦易裂，四也。刻手工拙淆雜，都料耕拙者以多尅頭家錢，五也。其他瑣碎，料理不周，則姦僞百出，此杭刻所以不佳也。知其弊而經心焉，即宋刻亦可得，而何分蘇杭哉？

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軸椗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徙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姦，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杭城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竈突連綿。其二，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幡幢飄引。其四，夜飲無禁，童婢酣倦，燭燼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篝籠失檢。宋朝建都，城中大火二十一度，其尤烈者五度。紹興二年五月大火，頃刻飛燔六七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月又火，被災者一萬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御史臺吏楊浩家失火，延燒御史臺、司農寺、將作監、進奏文思院、太史局、皇城司、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千四百家，綿亙三十里，凡四晝夜乃滅。其時術者言：年號嘉之文如三十五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又都民市語，多舉紅藕二字，藕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皆爲讖云。嘉泰四年甲子三月四日，糧料院後劉慶家失火，延燒糧料院、右丞相府、尙書省、中書省、樞密院、左右司諫院、尙書六部，南至清平山、萬松嶺、和寧門西，及太廟、三茅觀下及軍民七千家，二晝夜乃滅。紹定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城市爲之一空。

辛酉之火，烈燄滿城，而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存。翁平日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跬步，遣兒與婦令亟走，兒婦竟不忍相捨，同處烈燄中，舉家昏睡，庭有葡萄架，亦不焚灼，明爲神物護持也。其時杭人稱積善而免禍者，必曰葡萄架云。又有馬將仕者，居壩頭，亦好施與，其時火逼，諸丐者爭爲搬挈家貲，火息，盡以還主，馬甚喜，將厚勞之，丐者曰：『報公平日之恩耳，敢重費乎？』皆不受，且羅拜而去。

紹興丙子六月，臨安火。先是，周必大任和劑局門官，適乳媼姚病甚，占之，其繇云：『藥不獨痾，財傷官磨，困於六月，盡祈安和。』未幾，姚果卒。必大深以六月爲憂，迨晦日，以爲無恙矣，同僚舉酒相慶。宴畢而火隨作，所居在漾沙坑，與延尉王氏者連棟，王夜醉登圊，其婢插燈於壁首，焚必大之居，僅以身免。時臨安帥韓仲通知火自王氏，而王之妻弟馬舜韶方爲御史，畏不敢問，執必大及鄰比五十餘人皆下獄，奏行三省勘會。必大問獄吏曰：『失火延燒，在律云何？』吏曰：『當徒。』必大曰：『我以一身承之，以貸鄰比，罪居何等？』吏曰：『法止除籍爲民耳。』必大嘆曰：『人果可救，吾何吝一官？且財傷官磨，占繇定矣。』遂自誣服，竟落職，依其婦翁王彥光於廣德。彥光前夕夢里人擁彗，云：『迎丞相。』明日，必大至，彥光嘆曰：『失職子，寧應夢耶？』頃之，彥光強必大赴宏詞科，必大以未嘗經意辭，彥光激曰：『君懷安耳。』必大不得已，怏怏入行都，値秦檜死，高宗更化，湯鵬舉知貢舉，試法甚嚴，而必大首捷，馴登台輔，人謂救人陰德所致云。

嘉泰四年，火及太廟，寧宗避殿，下詔自責。右丞相陳自強等上表請御正衙，曰：『沴雖作於鬱攸，咎實由于黎獻，譴謫出出，本徵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秉謙光之德，赦百辟瘝官之罪，下十行責己之書。萬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崇之如故，神罔時恫。顧黼座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視外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災降于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白鶴，蓋因貴近之遊，爇北寺之黃門，乃示極陰之變。上帝警具寮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其側席以焦勞，孰若宅尊而廢閒？』猶不許。又上表曰：『惟我宋之開基，應心星而尙赤。閼伯配炎精之祀，既主于辰，商人測舊燬之生，每由於火。在數難逃於已定，弭災惟取乎交脩，就令入奏延英，曷若會朝北禁？』詔乃許之。其詞雖諛佞，而葩藻駢驪，亦可紀也。

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力爲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元至正辛巳暮春，江淛行省平章政事執理瓦台，衣紅服入城之任。兒童謠曰：『火殃來矣。』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大火，自昔所未聞也。數百年浩繁之地，一旦凋敝矣。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鵝，日屠百鵝，予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若有所訴。鵝

能警盜，亦能御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新雨之厄，悲夫！』嘉靖十五年，侍御張景按瀏中，令巡官日報屠鵝之數，大約日屠一千三百有奇，而官府民家公私燕會，皆不與焉。較之宋時，又加十倍矣。

古之所謂廋詞，卽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爲猜燈，任人商略。永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成祖時，重語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佳謎甚多，不獨杭州有也。其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一字謎云：『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在下。』賀、貧二字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看；貝字欠兩點，莫作目字看。』門字謎云：『倚闌干，東君去也。眺花間，紅日西沈。閃多嬌，情人不見。悶淹淹，笑語無心。』木楔謎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木楔者，爨卓之具，杭人市語謂之恰好。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染布簡頭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持棋謎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印章謎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妝，常在風前月下。』金剛謎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已。』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拄杖謎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謎云：『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打稻枷謎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夾註書謎云：『大底不會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的事，須去仔細問小底。』元夕燈毬謎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九，臨夜茶酒下。』日曆謎云：『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冷，中間熱。』手指謎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石謎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爲小兒顖門。手巾謎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接果謎云：『斫頭便斫頭，卻不教汝死，拋卻親生兒，卻抱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統）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遷）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溫彥博）』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紀）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烏江）不是無船渡，（無頭）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過山龍謎云：『一曲盤龍初展，渴飲寒潭春暖，霎時噴雨簷前，四海五湖皆滿。』

吳歌惟蘇州爲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詩人之體，如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高樓行好酒，幾人飄蓬在外頭。』此賦體也。而瞿宗吉往嘉興，聽故妓歌之，遂翻以爲詞云：『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卻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如云：『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拆開不成好，秋心合著卻成愁。』此亦賦體也。而黃山谷之詞先有之：『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是也。如云：『約郎約到月上時，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還是郎處山高月出遲。』此詞雖淫奔，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狂童之訕。如云：『高山頂上鵓鴣啼，聞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子好孤淒。』此興體也。又云：『畫裏看人假當眞，攀桃接李強爲親。郎做了三月楊花隨處滾，奴空想隔年桃核幾時仁。』如云：『樹頭掛網枉求蝦，泥裏無金空撥沙。刺漾樹邊栽枸橘，幾時開得牡丹花？』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之意。（『如云』一段嘉靖本原無，當係後來增入，附刊以供參考。）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苟毁，道聽塗說，無復裁量。如某所有異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目覩，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蹤跡。故諺云：『杭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葱，花簇簇，裏頭空。』又其俗喜作僞，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如酒攙灰，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油粉，自宋時已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考也。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二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

陸放翁嘗問高似孫曰：『比在都城，見綵帛舖榜曰：「翠色眞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似孫曰：『稽康琴賦曰：「新衣翠燦，纓徽流芳。」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燦兮紈素聲」，「翠燦，取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流」，蓋取鄉語。』放翁擊節大

喜。

自元豐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汴京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襆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軍饟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喫齏吃麪；兵職駕庫，齩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杭州酇侯祠有三。漢書酇音贊，今亳州酇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酇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作酇，而贊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反，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爲酇。』唐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文相公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是此字有二音，顏注未必是也。

宋朝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歎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士。我朝惟淳安商文毅公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文錦坊北所建三元坊是也。及公秉衡乙未科，王文恪公鏊鄉試、會試皆第一，廷試策又冠場，輿議當第一，而文毅公顧抑之第三，恐其軋己也。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慍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仙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塡沓，炷香施貲，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吳敬夫一聯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顚倒天吳稚子衣』，亦得景況。

杭州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其銳，名曰發燭，亦曰焠兒，蓋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卽杭人所製歟？陶學士淸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染硫黃，遇火卽燄，呼爲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頗新。』

杭人稱四司六局，蓋宋時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祗應慣熟，不煩賓主之心。今時雖無此名，而禮筵率有包辦，咄嗟而集。他如珠冠禮衣，方巾花扇，綵轎盒擔，幃幙吉凶器具，皆有置賃者，猶行都之遺風也。

世態炎涼，緇流尤甚。宋時，杭州有邱浚者，謁珊禪師，接之殊倨。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伺子弟去，乃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待州將子弟乃爾恭也？』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撾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此言殊快人意。

趙師㦚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邑。一日，所屬捕至一賊，云：卽是我來也，勘鞫不承，且無贓證。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爲盜，卻非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疏刑具。有白金數千，藏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紿己，賊曰：『無疑，但往寺作少緣事，託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覓矣。』卒始試往，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寘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畔，取甕置籃，覆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你，設負你不來，則我所遺，足爲爾失囚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藏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爲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姦也。

宋時，都城內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蹤跡。一總轄謂邏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鞫其由，乃令猢猻自天窗而下取物。或問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驚懼者，多無唾可吐，聊以試之，幸中爾。』又一日，總轄坐壩頭茶房，有一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就買，取盃飲之。總轄遙見，呼語曰：『我在此，汝不得弄手段，將執汝矣。』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必姦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

狹，將爲僞者以易之爾。』一日，韓王府中失銀器數事，掌器婢被賊傷手，府尹趙從善命總轄捕之，乃執掌器婢訊之，其伏，歸以白趙。蓋婢與僕私，乃竊器與之，自以刃傷手，詐稱有賊以掩之。趙問：『何以知自傷其手？』曰：『傷在左手，必自傷也。』以此詰婢，中其情，故不能諱也。』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曰憨大，暗換易物曰搠包兒，麤蠢人曰杓子，朴實曰艮頭。白獺髓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則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爲何等語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搖金，七爲砌花臺，八爲霸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利子，小爲消黎花，大爲朵朵雲，老爲落梅風。諱低物爲㲉，以其足下物也，復諱㲉爲撒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

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游食，姦黠繁盛，有所謂美人局，以倡優姬妾，引誘少年。有櫃坊局，以博戲關撲，騙賺財物。有水功德局，以打點求覓，脫瞞財貨。有以僞易眞者，至以紙爲衣，以銅鉛爲銀，以土木爲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鬼。有剪脫衣服、環佩、荷包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篋，各有稱首，至如頑徒、攔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爲市井之害。今之風俗，大抵仍之，而插號稍異：白手騙人，謂之打清水網；夾剪衫袖，以掏財物，謂之剪綹；撒潑無賴者，謂之破落戶。

杭人言事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楊越之人耐暑』，註：『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退獨見以忤人者曰奧寞，音如列挈，漢書：『奧寞而無志節。』言人愚不省事者曰懵，魏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懵癡。』亦曰憨，隋書：『袁寶兒多憨態，得寵憐。』言人猶與不前猛者曰屢尿，音如眉癡。蘊藉不躁暴者曰眠娗，音如緬忝，出列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曖昧而下屢尿。』言人進退不果曰佁儗，音如熾膩，司馬相如賦：『佁以佁儗。』柳子厚夢歸賦：『紛若倚而佁儗兮。』言事頻煩不易作者曰鄭重法，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符命之意。』言人無用者曰不中用，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應，又罵上爲老狗。』言紛紜不靖曰海紅花，蓋海紅花乃山茶之小者，開時最繁鬧，故借以爲喻。罵人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見人有不當意者曰嘴鼻，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賁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賁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阿癐癐，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阿癐癐。』衝寒而肌粟卒起曰瘴㾑，韓退之鬬雞詩：『磔毛各㾑瘴。』日光微暖曰温暾，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温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言巳是如此曰隔是，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問何人曰阿誰，訛爲兀誰，劉先主破成都，置酒爲樂，龐統諫曰：『伐人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既而悔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華陀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又曰不耐煩，庾炳之傳：『爲人強急而不耐煩。』俚語又言要不得，蓋人有病，則嗜慾不遂，要喫喫不得，要行行不得，意義雖粗，亦有可解。遷居而鄰友治具過飲曰暖屋，亦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𪊲糟，『霍去病塵事闌下』，注云：『盡死殺人爲𪊲糟』，蓋血污狼藉之意也。詬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飢則爲人客作，飽食而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娼女初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之賤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三。』草木稺而初萼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註，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嬲，音如裊，嵇叔夜書：『嬲之不置。』稱善能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好聚歛，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鄙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傪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沒雕當，又曰沒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姦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陸魯望詩：『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事相邂逅曰豆湊，蓋鬬湊之訛也。或言吳越風俗，除日互聲炒豆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語所從出歟？事多褒貶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劾，故云包彈，畏憚之詞也。言人虛僞不檢者曰樓頭，蓋宋時何家樓下多亡賴，以濫惡物欺人，其時有何樓之號，樓頭者，蓋何樓之惡魁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麞麅馬鹿，蓋四物善駭，見人則跳趯自竄，故以爲喻。又曰鼠張猫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矩可喜者曰庯峭，音如波峭。庯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爲鯽溜，以團爲突欒，以精爲鯽令，以俏爲鯽跳，以孔

爲窟籠，以盤爲勃闌，以鐸爲突落，以窠爲窟陀，以圈爲窟欒，以蒲爲鶻盧。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爲隱語以欺人者，如以好爲現薩，以醜爲懷五，以馬爲雜嗽，以笑爲喜黎，以肉爲直線，以魚爲河戲，以茶爲油老，以酒爲海老，以沒有爲埋夢，以莫言爲稀調。又有諱本語而巧爲俏語者，如訢人嘲我曰溜牙，有謀未成曰掃興，冷淡曰秋意，無言默坐曰出神，言涉敗興曰殺風景，言胡說曰扯淡，或轉曰牽冷，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

元時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皆般富回回所居，其娶婦婚禮，絕與中國不同，雖婦女伯叔姊妹有所不顧。一日，回回娶婦，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或攀緣簷檻窗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婿婦，一時皆死，此亦大異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曰：『賓主滿堂懽，閩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彆都丁折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氈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象鼻塌，不見猫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卻在半餉。移廚聚景園中，歇馬飛來峯上。阿剌一聲絕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剌沙、別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猫睛，其貌也；氈絲、頭袖，其服色也；阿剌，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冢在焉；飛來峯，猿猴往來之處也。

宋時，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賣舖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常有僧慕一婦人，不得其門而入，每日歸寺，必買胭脂、果餅之屬在手，顧盼不已，如是久之。婦人默會其意，語其良人，設計誘之，漸至謔笑。僧喜甚，謂可諧矣。婦人曰：『良人在，奈何？』僧盡捐衣鉢，使之經商。數日，果見整裝，刻日戒行。僧於是日到其家，呼酒殽饌，獻酬交錯。忽叩門甚急，婦人曰：『良人必有遺忘而歸矣。』已而，婦令先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僧皇遽，不知所爲。婦曰：『有空籠可避。』僧亟竄入籠中，婦遂鑰之，僧不敢喘動，與夫舁於遠路。迨曉，邏卒見之，舁於官府，啓鑰，則一髡裸體在焉。京尹袁倘耆笑曰：『是爲人所誘耳。』勿問，復鑰籠，投諸江。

靈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箇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空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宋時，湖州一士人，攜妻至杭訪親，泊舟驛橋河下。士人語妻曰：『我去借轎來迎汝，我或不來，當令轎夫持紫衫來爲證，汝可卽來也。』士人去未踰時，有一轎攜紫衫至，妻乃登轎而去。入一寺中，有少年指引曰：『官人在此。』隨之而入，深巷數曲，有小室，少年去巾，乃僧也。婦驚呼，僧以刃挾止之，復引入一土窟，階級深下七八曲，窟內方廣十丈許，上有小窗透明，窗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壘高阜，阜上復有牆。窟中四壁以木板裝嵌，有椅卓、床帳、裀褥、飲食之具。先有婦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餘人至此，每數日則置宴歡飲。羣婦私相語，多是官家妻妾，有居此數十年者。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亦時有新至者。蓋婦被引入寺，先於別室居宿數日，乃至此，則雜然羣通。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羣婦問之，乃某太守全家候差臨安，因觀燈，於人叢中與婢相失，被一士人引至此，乃僧也。在其私室宿十夜矣。于是諸婦日夕切齒，謀脫身無計。每日有二三僧居守。一夕，止一僧守之，婦問故，云：『各僧送喪過海，明日方歸。』羣婦遂謀遁，有三四婦勇健者，伺僧睡熟，啓關而出，至窟外，逾牆得達大路，離臨安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陳告于府，府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卽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羣婦召主收領。府尹至寺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眊然不察三婦之遁也。湖州士人妻因得歸。蓋其夫初在舟語妻時，僧已瞰舟有美婦，往來岸邊，竊聞其語，遂以紫衫幷轎舁婦而去。初有一婢隨行，至郊外，轎去如飛，婢遂失，後不知所往。初，府尹捕僧時，詰其老者、病者，言引出皆殺之，瘞于寺後，掘出骸骨三十餘副，金帛亦不貲云。

宋時，有士人候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市井叢雜處，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人執輿夫至官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初被人扛去時，已非原輿夫矣，約行數里，入大門長廊下暗室中，出輿，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而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數曲，入暗室，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鐘聲亦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攜酒殽至，憂忿不能飲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攜酒強之飲，就同寢。一日，僧出，忘扃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長明燈也。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帕上金錢絡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月餘，僧力疲意闌，婦泣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輿，送至此也。士人訴臨安府，時趙師羼尹府，值亢旱祈禱，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觀音，皆請來此。』若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寺主加號賜紫，行童皆給度牒。』備榜遍掛，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繫金錢絡索足有川字文者。遂集合寺僧行會，士人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戮於市。

高宗時，趙待制子繡尹臨安府，方留意元宵，張燈甚盛，遊人繁夥。有亡賴子，造五色印，于人叢中印婦人衣，印文云：『我惜你，你有我。』白衣用黑印，青衣者用黃印，鬧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良眷，無不含羞點汙。事聞於趙，趙素以彈壓自負，即命總轄捕索之，督責甚酷。捕者乞勿張皇，更寬一夕，可以計獲，趙許之。即于牙僧處假數婢，飾爲村婦出遊，自後視之，至喧鬧處，亡賴果如前所爲，俱就執縛，其爲首者，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攔街虎。府尹以叔父行，戒云：『俟坐衙，即押來，不得言是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箠笞之，雖叫呼，竟若不聞，須臾榜死。趙即自劾，得旨放免，時人服其剛決云。

柳洲寺側有花園曰清暉，宋時慈福宮別墅也，一璫守之。慶元戊午夏，璫移舟乘涼，垂釣園外，聞僧房中有婦人諠笑聲，密覘之，乃僧挾婦而嚙其頸也。遣人物色，見肩輿在門，詢之，其僕云：『乃六房王中奉宅眷。』璫翌日訪王，問曰：『令閤昨到柳洲寺乎？』王曰：『家間有小緣事，躬往耳。』璫具白其事，王甚怒，驗其頸果然，遂聞於官。府尹趙師睪逮僧得實，乃僧訝其爽約而嚙之，僧坐徒，婦人杖而離之。

孫元規知杭州，號爲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灸頂求化，施利山積，公命捕，得美女數人，遂寘於法。又有僧醉臥道上，爲邏者所擒，公問：『爲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與酒一壺，一引而釂，公令扶歸，戒勿侵侮。僧明日擊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迹於此，不幸爲此子所識，不可復留。』跏趺而逝。

紹興間，崇新門外鹿苑寺，殿帥楊存中郡王所建，以處北地流僧。一歲元宵，婦女闐隘，有將官妻攜其女入寺觀燈，乃爲數僧邀入密室，盛酒饌奉款，沈醉，殺其母而留其女，女亦不敢舉聲。及半年，二僧皆以事出，女獨留室中，倚窗見圃外一卒治地，女因呼卒至窗，語以前事，託令往報其父。卒如言而往，將官密以告楊帥，遂遣人報寺，約來日修齋。至日，楊帥到寺，僧行俱候見，王命每一僧以二卒擒之，搜出其女，認二僧斬之。毀其寺，盡逐諸髡。

至元十八年，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行燒毀，道士受佛經者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璉眞伽，自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之孤山寺也。棄道爲僧者七八百人，皆掛冠于上永福寺帝師殿梁間，而飛來峯石壁皆鐫佛像。王元章詩云：『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託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寺額。』楊髡從其語，眞可笑也。

元時，臨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則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專飾一寮，以貯尼之淫濫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尼站。寺內有宋仁烈皇后手書『衆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罪從心生，還從心滅。』三十二字。

南宋時，杭州人物湊集，詐僞百端。有富少年劉某者，湖州人，攜貲巨萬，寓居城中。聞鄰壁日奏音樂，詢其店主，對曰：『此湖南張安撫宅眷，安撫往蘇州勾當未回，又無正室，亦無男子，諸妾肆歡樂耳。』劉遂動念，店主穴壁隙令劉窺，見諸妾皆妙色也。劉詢店主，欲造之，店主許諾，云：『門婆處，須得三百千，方可入也。』劉如數勿吝，既往，留連累日。忽傳報安撫回矣，劉倉卒不得出，匿牀下。安撫升廳，諸妾以次拜訖，備問家事，一小童曰：『侍郎出後，劉官人在此款宿，尚在房中。』安撫大怒，索之以出，劉拜伏請罪。安撫怒罵，書牒送臨安府。管家婆等再三拜懇，不許。劉窘甚，請店主謀之，盡以所攜金帛贖罪。入狀，領劉歸別寓。劉既罄然，後訪知其故，乃店主瞰劉貲貨之富，謀集諸娼，僞爲安撫宅眷以欺之也。訟之官，竟無益焉。又括州方山長，隨父通判寓臨安，偶如廁，忽小門中一女子捧水盥手，延茶。方意娼家，隨女子入坐閣中。茶能，忽一婢倉皇報曰：『官人來也。』方匿牀下，官人入閣，少坐，略檢點而去。方出，問女子：『此何人？』女曰：『此乃曾侍郎宅，官人乃侍郎，妾乃直閣妾也。妾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方始疑非妓館，急欲出，女子強留與合。未及綢繆，忽一嫗入室，大聲叱罵，羣至捕縛，將解官，方驚跽求免，遣僕取金帛千緡求脫，得釋。翼日，再訪之，即無曾侍郎宅，此室乃曾皇城空房，有客僦之，居月餘，去矣。

斷橋富室李省者，販鹽，出必經年。紹興元年，省與同業六七人出，亙四年弗反，且無音耗，其家絕憂之。有與李善者，謂其妻曰：『同業數客盡歸，不應獨後，得非墮於非命乎？宜往占之。』妻歷訪卜數肆，皆云不吉，慟哭而歸，召僧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視之，見李在渺茫烟霧間，宛如存日。詢問幼稚婢妾，且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明日，妻買地造冢，備極勞費。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黠鬼依人而見幻，往往如此。

朱思彥，淳熙初，知臨安，鉤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盜狀，其妻尤貪冒。時高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中。高歸，廷詰之，復不遜，思彥怒，并繫之，日加栲訊。一夕，丞定囚，二人泣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思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寬。明日，丞詣思彥言：『高爲胥長，而夫妻盜沒，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俱死，幸不殞獄下，不必彰聞，其子亦願斂瘞矣。失於專擅，此情悚然。』思彥賞丞之嫉惡同己，且處事委曲無跡，致辭謝。迨反室，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己？正不然，將有陰譴。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形披髮，箠痕遍體，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徙

隸，乃淪冥塗，非得爾往地下辯證，決無相捨理。思彥噤不能對，遂感疾，一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曰：『不忍一時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紿以亡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爲何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卽呼高夫妻拜庭下，思彥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淳熙初，王良佐者，居觀橋下，初爲細民，負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夫婦奉佛，施捨無虛日。一日焚香，見塔影七層，黃碧璀璨，金書三字曰『保叔塔』，乃捐貲修塔，塑其夫婦像於第一層。或云：王少年繫獄，逢巨盜同牢，欵密，因語王曰：『我行盜殺人，無生理，有金銀甚多，埋保叔塔下，悉以贈君。我伏法日，幸收骸骨高原，廣作佛事，則我瞑目矣。』王出獄，果得金銀塔下，故假塔影以蓋其事云。

包宏齋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精神老健。賈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恢曰：『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叩之，恢徐徐曰：『恢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座大笑。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餤食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答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爲糟粕，塡塞腸胃耳。』又一老人爲予言：一生臨食，祇餤其半，常留有餘不盡之心。蓋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嗟乎！人能服獨睡九五十年，而又以服食法自輔，庶乎不夭其所生矣。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忘攜錢行，解衣質於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所嘗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常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於禽戲者，必直數百錢，勿失也。』追旦，母與偕行，至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牆下，入穴中。母立不去，遣子歸取鍤斸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揭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取，亟詣府自列，願以半入官，而乞廂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五千兩，卽日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卽庫中主人也。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魏子正、上官公祿，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旣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欸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貼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知在此也！』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嘆，因信一飲一啄之微，亦顯於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邁參選，失去官誥，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礙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邁，失一官誥印紙在，也不礙。』侍郎覺其譏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般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礙。』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古朴，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蓋用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元時，瀾省廣濟庫，歲以富戶司出納。延祐間，有富戶侵用官貲，無以爲償，府判王某，素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命以小舟載之西湖，趁逐遊人，收其買姦錢納官。鮮于伯機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金錢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變，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去怱怱，猶瑣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其後王判之子孫，有爲娼流，天之施報，何其捷哉？

寶祐間，馬光祖尹臨安，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福王府訟民不入賃房錢，民云：『房漏。』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房錢，直待光祖任滿。』臨安一士子，踰牆盜人室女，事覺，光祖試踰牆摟處子詩，士人揮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情摟。謝砌方潛度，韓香已暗偸，有情生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喜之，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雄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冰人是馬公。』遂令女子歸生爲妻，且厚贈之。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敍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處士田大年者，予伯父也。倜儻工詩，嘗有與友人夜坐詩云：『雞黍論交信有期，不期而會暮冬時。繡屏入夜香圍席，碧浪搖春酒滿巵。星亂銅盆頻翦燭，唾霏玉屑互評詩，情深不計更籌盡，月過梅梢第幾枝。』詞致淸婉，他作類此。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幽怪傳疑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叩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鄰答之，謂生曰：『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強留入室，遂止宿焉。自處以爲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爲常。居數月，寺僧覘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歎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豔麗，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屢嘗出蠱行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鄰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窗間得一詩云：『西湖著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弔落暉，昔日燕鶯曾共語，今宵鸞鳳歎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溼衣，寄語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宋時，有邢鳳者，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幽雅，常宴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女，度竹而來，鳳意爲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君瑞，毋避我，有詩奉觀。』乃吟曰：『娉婷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虛度五秋霜。』鳳聽罷，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仙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綵鸞。』女曰：『予心子意，彼此相同，奈夙數未及，當期五年，君來守土，相會於鳳凰山下。君如不爽，千萬相尋。』言訖不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默念間，忽聞湖浦鳴榔，遙見一美人獨小舟，舉手招之，曰：『君瑞，信人也。』方舟相敍曰：『妾西湖水仙也。千里不違約，君情良厚矣。』君瑞喜躍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俱沒。後人常見鳳與採蓮女遊蕩於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

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欷歎。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蹤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歎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蔡京初登第，爲錢唐縣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京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京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京居外，己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幸勿言。』京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願匿之，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牀擒之，或曰：『恐幷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京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閃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車四元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京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京唯以其說傳中子脩。京死，脩家竄廣西，以其術致富。

紹興間，秦檜有施全之變，詔以親兵五百衞之，每日更番。有王立者，材武過人，嗜酒博，不自給，因深冬直宿，竊歎曰：『負材如此，乃餓寒死耶？』覘得府側望仙橋香燭鋪周氏，物貨充溢，遂起不良之念。次日下番，至夜半，密俟於周所，將踰垣，忽見前戶半啓，俄而一婦人攜一囊出，付之云：『可速行，我繼至也。』立甚喜，卽負囊趨出，婦人從後呼云：『當投北行，何爲他往。』立不得已，轉北疾走，此婦速追及，細視之，曰：『誤矣，郎君可以囊見還。』立不聽，捽婦於地，解布巾勒其吭，背之而行，至三聖橋，氣絕，急縋以石，沈之河，還家，五鼓矣。所得皆首飾布服，外有銀、會五十千，分寄所知，無復踪跡。自此日漸溫飽。軍中隊將，愛立材武，優其差役，令充赤山衙操。一日，醉中過赤山衙，忽見軍中舊鄰婦當壚，忘其久故，與敍間闊，共飲。婦問立：『曾娶否？』答曰：『未也。』婦笑曰：『兒郎如許，胡爲祇是亡賴？我有弱女子，配汝可乎？』立唯唯。婦因出女，視之，姿態甚媚，欣然允之。曰：『俟擇吉納禮，且當告假畢姻也。』未幾，立遺幣完親。數日，挈歸寨中。忽舍傍垣毀，隊將躬往視之，過其門，時立已出赤山矣。婦因潑水，誤汚將衣，將怒，問誰所居？左右以立對，將曰：『立何爲有此？』卽入視其婦室，退謂左右曰：『王立衙操回，勿令還家，徑押來見。』迫暮，立醉歸，衆皆謂將治其汚衣之罪也。將屏衆，密呼立謂之曰：『汝嘗有負於心乎？』立曰：『無所負。』又叩之曰：『汝毋自隱，吾觀汝有冤隨之，當以實告，不然，禍將及矣。』立懼，不得已，具說周氏事。將曰：『是矣，汝之婦，非人，乃鬼也。精神尚強，但俟時索命耳。』立驚曰：『爲之奈何？』將曰：『吾與子一符，今日俟其寢，黏其額上，則本來面目見矣。』蓋隊將深於道術者也。立得符歸，待婦如常，且強與之飲食，良久就寢，立急以符黏其額，忽見神人，驅婦尸起立，長丈許，舌出垂地，俄而不見。立驚仆，隊將已知之，命人扶立至點名廳前，令人守衞之。

翌日稍甦，但擬惜譫語，不復如常。將曰：『若等覰之，踰月，則免難矣。』亡何，軍人因請糧不及守衞，立即躍起，向倉前衆人中作婦人拜云：『某原是鎮江人，在周氏作婢，與舖中掌事約，欲竄歸，被王立害於非命，告諸人爲證。』時周氏失婢事已聞官，至是，不勞案治，而立竟伏辜。

紹興間，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觿爲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仙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有士人應試，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凄涼天氣，凄涼院宇，凄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

又有降仙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幷跨海，也須覆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爲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閒日，北履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糊花香潛水漣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又宋慶之寓永嘉，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叩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　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又李和父云：向常於貴家觀降仙，叩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冠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也。

錢唐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遁母見，某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懷之。竊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穴口，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落水溺死者，董太尉得之率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投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曰：『你出錢人，只怕壞了活人，我幾時捉替得託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山井幹，皆以大方石架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姸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嚦嚦可辨，自言：『玉眞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朞年，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聞空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凶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鄰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數百人，旣而訪其死者，平昔皆不遑䘏也。

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撤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可興工。』董不信。旣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人言卽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凜凜乎有搖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漯，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轎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鬨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卽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眞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僞牒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嫚虐，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

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景定間，清和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主乃與一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擲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之，字滅不見。

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閒坐，忽見神降於前，曰：『吾護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逢曰：『吾有何過？』神曰：『每日滌鉢水，亦施主撈來，師每棄之，當有疾矣。』言訖不見，遂患胃疾，十三年而沒。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眞道院於湖墅。家住脩文坊扇子巷，內設輔眞道院藥局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賫此赴齋，臨期止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輔眞道院，見所塑鐵拐仙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睬，空腹而歸，俵縛我拐。』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鬻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壓被孩兒，歸置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假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鼈，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似道舊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鬟，年可約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弈，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宜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貢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似道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眞仙降臨而不識也。其曰綿州者，蓋木綿庵之兆云。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辭卽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眞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得謄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敕命，不許受宋國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眞君引致一神人，衣妝皆如天帝，但鬚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靑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因納涼，四鼓未寢，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靑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難之，其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迫之，乃俛首而入。後二人曰：『彥通

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竟莫知爲何人也。

弘治間，甸宜街有少年子徐景春者，春日遊湖山，至斷橋，時日迫暮矣，路逢一美人與一小鬟同行。景春悅之，前揖而問曰：『娘子何故至此？』答曰：『妾頃與親戚同遊玉泉，士子雜遝，遂失羣，惝惝索途耳。』景春曰：『娘子貴宅何所？』答曰：『湖墅宦族孔氏二姐也。』景春遂送之以往，及門，強景春入曰：『家無至親，郎君不棄，暫寄一宿，何如？』景春大喜，遂入宿焉。備極繾綣，以雙魚扇墜爲贈。明日，鄰人張世傑者，見景春臥冢間，扶之歸。其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之墓也，告于官，發之，其祟絕焉。

光緒甲午九月

西湖游詠

楊學洛署

楊

八千卷樓梓行

西湖遊詠序

吳郡黃省曾撰

夫山島者峻削太冥非國聚之坌服崇莫隅幕非闠
市之喧境言日月則環朗甲子之外寔車馬之塵途
語麟鳳則覽集矰弋之表豈椽蘿之近止況乎靈盤
秀拔可以培特介之操澤閟紀帶可以相弘覆之業
雲煥霞敷可以映文章之藻出釀玄漠之蘊處固韜
虛之德廼知巨圃之寸陰信遭濁澳之畢歲矣省曾
恭遺明聖之朝頗希濟經之效然蘿壑多懷志常沉
菀蕭齋積疢悰深絓結犬馬之齒日消丹藥之營靡

息編披安策誦興獻補之思鏡理槁形歎非廊廟之
器是故袁安困臥門寡啟雪之賓徐穉淪窮心無下
榻之望亦鑒濫交無益潰與恒羞所以三徑陸沉一
瓢偃蹇委躬芝朮甘分蓬蒿嘉靖丁酉之冬豫暘田
子佩符方伯返鷁長安爰艤昌亭眷焉瞻逅頃談小
答遂洽如蘭由是澒爾遺形樂然硐几相與究道德
之淵極述鉛槧之歸肯標恬損之獲祉陳金玉之招
患莫不拊掌怡襟爰爲詮石自是穆音背贈久要不
忘況我田子粹德無雙淸識難倫少探四部攡組二
京白署展雷電之能禮曹表直淸之采拱士宗則冰

鑒有融握憲旌則王章載炳厲躬廉約宛擬范宣出
矩雍容卓如周顗事親竭孝鄉欽長孫抒文蔚麗士
頌平原體詞縱實肆武建安出響陶和追蹤大雅所
以遂成君子之交永締林中之分推誠有缶前接李
　談對遺筌上偕彪敏廼於杪歲期我西湖是地也
界吳越之要區總江海之轄會宋都雄輦昭代名藩
岫嶂疏開屏巖迴疊象宇錯麗於洞壑靈僊恍惚於
奧府峙流映發水木淸華浮浮蘭槳眾勝俱歸策策
金笻羣奇莫掩三芝可掇六龍宜觀況乎不煩塁蹈
之勞而可究攀躋之事不疲登振之力而可展矚眺

之情于是春冠有來珠林廼寓並攜彤管駿討靑山
襟慮俱忘軀骸盡釋意之適暢則複棧皆淩夷之嘉
嗜則詰屈咸度嶽靈百勢川后千殊颶音鳥唱遺我
以玄解之弄桃華李瑩照我以妍菲之色淙飛瀾折
滌我以德善之流樵叟漁老無機械之㣲灰禪槁羽
靡羅陷之腸所遇皆玄都歸敘寫無覩不妙罄述毫
端由是綴在娛心詠非媚物調怫神發無片詞之杜
鬱言以核領何一文之妄厲如花芳足吐靈霧滿世
理王則連翩而摛意疲則靜泊以俟是以追裀匝月
鋪撰盈緗若玄造以蕩廣而幸生籌算以無情而運

敷經緯地德錯縱淵圖陸金屢奏播錦叨娓雖似雕模未嘗點定攬集倡和共得古詩三十八首加以國彥彬彬家希周漢鄉英藹藹族重風騷闡茲勝集皆有賞言田子迺付刊流以代傳寫于時此邦臺司建平章之化郡牧布愷悌之政畯農康謐草木光熙所以蘿薜之人非承夏屋之饗亦遂逍遥之樂矣不然則勞擾之俗笑歷之哏非所樂覩矣豈能淹遲三月賫組羣章以陶羈旅之況哉展哉熙皞之土廼求志者之所安棲也梓事既登聊綴爲序嘉靖戊戌三月朔

西湖遊詠

投贈五嶽山人黃勉之一首

錢塘田汝成

謂帝肅秋覲沿牒返南紀祇役徑名都親賢款仁里豈地違囂塵衡門結華軌絃歌振前榮芝蘭夾後圮伊人特高妙符彩夙秀峙六藝殺芳樊三冬飫玄髓蓄德媚珠懷摛詞爛雲委巧速仲宣如工遲長卿似散帙解人頤抽毫屢予起虛往實以歸室邇道仍邇識面慰素欽卜隣迨今屣

答贈豫陽方伯田叔禾一首

吳郡黃省曾

懷風道曠熄詠性和恒寡遐鳳摯霄萬細鷃玩蓬下作軌方沓迷天府吐茲假之子振摛藻揚籟排衆冶紱冕效貞矢山水有淸寫儀吉光漸鴻襟遠銷害馬懸遲迨頑薄旌履戾衡野伯琴感初揮嵇林悅新把眇眇言篤玄彬彬意淩雅永好在報章援翰此欣灑

寄贈勉之一首

田汝成

溟渤長百川攝提紀羣曜玄覽縱古今達人秉樞要光儀表人倫藻譔華名教尚絅間逾棠捽茹賢孫邵

伊余昉沉冥自觴延靈照抱素寡忆儔當途眷高蹈
慕藺神屢交攀嵇懿初紹傾蓋結綢繆披襟領徽妙
墳素恣奇披蓀蘭從夙好六蔽行已錮三益誠知樂
短札媿李投晤言冀瓊報

叔禾寄我瑤詠答贈一首　黃省曾

陶遨迨冬暮羲途無弭節天滸馳凜飈齋墟颯清雪
惜古心糾繚懷朋神越裂我友枉章賦伊予抒歡惬
歌永感華展款風羨奇結雅藻非兩驅騷英迺均轍
鬬風升遑遵瑤華寓芳折四始逃不歧二曜名與摯
誼好衷吐傾聲同言眷竭茲道期永要重爲君子說

西湖遊詠　二

南邁武林訪叔禾踐湖上之約初至一首　黃省曾

寢痾揮北轅樂至縱南栧天倪寡有迫空谷靡所制
寸心勞上賢千里訪密契瀏若訊已夙明如掇何滯
需川涉元朝旅次乖佳序已至懷尙忡未遘歡猶鬱
昔寐愁噎夕與覕愉星瞎匪感氣候變所覬山水霽
肅冠舫艫閒抽想曠清處吕駕既在茲賀琴庶當遇

喜勉之至答贈一首　田汝成

甘霤渥青郊條風汎華薄江梅談餘英墟桃紅始蕚
荷鍤理泉源疏畦蓺芸若治志厲雲岑揚衡俯塵郭
存故眷藺交成言締金諾未諗發軔期俄枉稅駕作
倒屣展緘魚巡詹欣報鵲神往身已空顏披意彌廓
良洩情兩融蘧蘧形外略訪戴返無虛御李居匪索
作以永綢繆維駒賴場藿

寓大石佛院綠竹北軒一首　黃省曾

嬌仲偃崖室禽慶謁名嶽敕事澹無役行泥何不樂
暖春振霄褐岩境躡雲屩性沖駕奧林神夷選清壑

西湖遊詠　三

于此綠篁陰乃有金園閣南湖晃縈澹北嶺迤緜絡
霽懷對禪解玄心弄烏雀萬物覽參坻一得觀並作
息宴頓遊轡琴書聊爾託

同詠一首　田汝成

禪闕信窈窕飛軒結層岑紅泉瀉靈波綠篠屯幽陰
登樓有高眺窺園亦近尋我友蘊眞賞晤言偕宿欽
遊神隘八極斂迹依雙林慮泊求罕固思玄物詎侵
虛嘯擯危策陶和賴孤琴慧日朗虛牖祥飈襲沖襟
遺榮賁高趾親仁息長心斐亹發殷難鏗鏘劇賡吟

機忘狎魚鳥道在葭纓簪

叔禾枉輿湖上便同理棹尋南山下淨慈寺

首

黃省曾

隱才抗貞步達屨存同調琴瑟心旣開登押輿茲掉
浼浼北湖厲窈窈南山眺雙情交逵襟晟論皆清詔
藺陽佐騰羽翠阜延輿嘯靈紀倏攀仰表刹在瞻造
金軀儼峩容寶宇廓層嶠五藥懸采掇八正期精邵
虛林垠法鼓茗木鳴芳翮遨衷未云已盤徊盡西照

同詠一首

田汝成

逸軌鮮希蹤清襟欻同貫艮覿願已酬沉憂緒滋渙
幽討方撰辰薄遨因穀旦蘅氾蕩纖颸蘭橈漾澄瀾
芊芊煙樹紛繹繹冰魚汕北阜阻朝躋南屏延夕盼
鷲嶺緲參差龍宮鬱輪奐大覺稔前聞諸天豁雄觀
七淨析玄宗六塵洞浮幻明心映玉輝粹語連珠粲
乘日獲所偕盤桓諒非漫

遵玉岑山高麗慧因寺由六橋步歸一首

黃省曾

插衽方巍上挐舟仍奧騖語語豈憚酬觴觴忽申暮
遇物皆陶悅睇佳溘淹駐瑶英攬南岑金書展東庫
五衍排冥筌三危攝淨住夕漢無遲晷昏林溢飛霧
騰波拒前楫響颷改還路遊舠集渚飲浴鶴泳濤泝
帶麓循返蹤縈芳引蹀步倘匪躑躅遊安能表高愫

同詠一首

田汝成

危岫擁嶇嶔輕裾忞超軼遠眺幽藴舒近矚麗景密
丹厓望騁窮玄門瞻儼郎貝牒衍三車珉經閟重譯
法相覿象龍高談錯儒釋輿隩擬架披扶光忽飄匿
草草風栗留滃滃雲蒙羃枉渚湏西頹環洲棹東尼

引櫟回徑餘行吟餘賞適迢遞陟飛梁徙倚憇磐石
步雅體仍和神王心逾逸微尙易爲盈艮遊難可述

登巨石山絕巘緣葛嶺小憇山居蘭若一首

黃省曾

褁糧適湖奧蘭春際初月艮友林中欻珠談物外愜
神遇咸滿志遊情詎云歇交臂非塵把覿境有妙躡
踐崒蘿易援躋岑階屢絕巑岏瞻上岩嶔巖顧下嵲
南俯城郭攢東覽江嶼豁虛颷發靈響高雲增秀結
謝賞共巖阿孫眺窮嶺折況遵驂羽蹤可以步芳哲

同詠一首

田汝成

信宿託湖裔倘佯迨春熙嘉招荷惠友幽尋挾名緇
牽蘿越玄澗攀桂淩丹梯峻嶺紛上干奔厓儼東馳
天凊識海樹沙明辯江湄曲阡廻綺錯蹲丘歷星離
崢嶸攝仙骨翩翻弄雲涯稍憩繹前美長謠屬後奇
巖芝絢月彩石蒲挺瓊蕤采采滿襟袖喟焉罕所遺

出段家橋堤步至孤山上一首

黃省曾

少有巖壑性世羅不可移心駭雲臺宅願逸霞林居
晨興詠邁軸春賞下招提淩湖散幽趾屬島登青梯

西湖遊詠　六

今我非昔蕚新宮仍往基峙瀾出中浩列嶂環衆奇
蕭榛側墟隴高尙企襟期玄陰錯澄流朱緯雜芳吹
能盤天海愜鳳遠羅尉宜景爾徵士蹤寫唱感卿嚮

同詠一首

田汝成

登臨與初厲暄霽情益牽循芳疊躧履遵渚藹隨肩
左右披杜蘅表裏玩風漣藉草蹇翠幕依欄遲紅舷
流盼匪物誘會意廼冥筌卓犖偶今侶幽貞懷昔賢
詠茅孤嶼側息影槁梅前鄭谷似窈窕嚴灘類潺湲
弱齡尙有適晚歲賞無愆丘中反初服脫屣此盤旋

月夕挈酒湖畔寓目一首

黃省曾

逸體貴行和閒趾悅佳就澄舒光始半華條滋兆茂
乘暉謝燭秉須德引盃奏寂謐輟空籟徵冥羃朝秀
際嶼霧浩屯彌湖星朗覆靈皐寫長堞澹水影羣岫
妙志不遑寧玄覽從玆究理等古豈遐神邂今非後
懷玉聊以娛委曷詎云繆載詠前哲言身聖超宇宙

同詠一首

田汝成

遊目永翺翔縞夜復繾綣把酒對平川駢筵俯清洒

西湖遊詠　七

離離星匝天亭亭月登巘秀彩凝可餐囂塵蕩如洗
草際露華鮮花間風力婉物色既登妍笑言此申展
閱世感化遷居常謝累遺授簡思俱玄登樓興誰淺
徘徊人境迷想像天路緬何當淩紫氛乘鸞某流衍

謁鄂國武穆王廟宮一首

黃省曾

嶕城託湖澳丹宇綴山陽戾止已切愴停挹忽霑裳
百六遘傾朝四七擁惟良武烈誠希代國士展無雙
師尹蕩友紀榮夷糾皇綱遂使汗馬雄反蹈屬鏤殃
紫垣蔽滔詭標闕恣遊荒妖湎鷙穢甘介狄黔淺忘

第二二三冊 98.½版　40B

嬰伏迫忠賢囂怨恫多方一胥曾顯吳匹尹亦與商
孰云宋籙燼不在岳氏亡荃宰既先摋宗稷安可長
聖世欽往才歲奠炳今章晒彼俄頃桀孰與萬祀光

同詠一首

田汝成

宋造昔云季胡風日南馳嵴函既灰燼伊洛亦丘墟
賢豪應時出當天錫英姿束髮秉旌節鑿垣厲熊羆
一校摧日逐先聲讋月支列郡樹質館遺民佇官儀
蠅營譖何潤筌心怒方憯勒祉勳未策賜鏤譴已隨
閶門伏忠憤明義咸不虧英魂搗北漠宰木矯南枝

懐賢思儼若撫景益淒其楚蘭曾殞屈吳蠒亦殲胥
名高迺招毀威震坐生疑扼腕每自昔沾纓非獨茲

循宗鏡閣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一首

黃省曾

迴山背郭佳秀蕩遊心北棲遮不足南峭引遐尋
摘雲生新彩響鳥變蘭音沓滿出霄瞰表裏盡高臨
情來暢無際奇湊領不任攀崇復希峻在窈重懐深
前探後麗掩左越右瑋沉湖狀改遵嶺煙華異觀林
樵人時諗蹊仙阪屢憩陰但可寄沖想聊復弄丘琴

同詠一首

一

田汝成

聊泿已浹辰次第極奧賞濟棲神鬱伊高笙性陶朗
磴棧絕貪緣厓館忽躋仰萬壑遞雲屯雙峰對霄上
妙覽匝四隅瑋靚集西壤餘霞散浮絢高飈漂清響
陽阜挹春暄陰谷參秋爽已訝樵徑迷時睇鹿町往
景觸咸內任情融非外奬藉此淑營魂沖襟庶殊曩

入大慈山飯虎跑泉精舍一首

黃省曾

崖行多優遊穹曜但亭午掎摭心不厭跕躡意增愈
疏甸分花應層阜抓雲吐疲足休給林澄心投象宇

蘼瀉淙瑶瀨隈隅麗丹廡七覺敞幽扃一道界盤塢
不謂此山椒乃有彼岸侶芬縕瞻戒香絡繹會宗語
法供豈世調靈餐異塵脯往牒稽聽龍昔泉酌跑虎
一謳傲自足萬細何足數

同詠一首

田汝成

足勝豈知疲逢忻忽思憩杳篠松徑紆緯疊煙霏翳
琳宇謝埃紛珠泉吐靈秘靜勝欣所投情深失初詣
玄沉析朝酲青精飯晡饎身同罔象遊世與羲皇契
暮色更明佳予心益先霽落日淡林端歸雲泊山際

亭亭野鶴孤矯矯冥鴻逝幽悰欵有諧疇能辯眞意

眺初陽臺從妙智院北探紫雲洞一首

黃省曾

登登俛陽臺睃睃覯羲爓停爾絕仞巔娛我芳春目
蓬蹊覓宛轉皎鏡眺迴復抗策淩煙虹披菱拍扃屋
巖梅皜冬素山篁團故綠敞窗迎遠心緬閣寄孤躅
玲瓏投廓洞峭崿下空曲法館展虛綴遊覽皆妙屬
討顏佇茲開賞心於此足崢谿宜考槃期當寓淸築

同詠一首

田汝成

高臺軼浮壒初日炯流光振衣躡玄嶠晞髮從朝陽
化城繞竹鉼枉術披榛荒巖屏藹雲搆林幄褰霞張
拂石掇流乳撫松截凝肪身殊三避隱心遠六鑿攘
逸取尙平擬遊獨康樂方排綜濟無擾屏從寡所將
遐䛩極睹記幽粹悉張皇遼度匪云慕聊以終倘佯

自石屋洞至法相寺一首

黃省曾

性分各有極脩意江海上採藥仍景臺顥老廼希向
披情樂林草夙駕遨雲嶂陽岫方緬觀陰崖載虧望
壁闕時竦怖洞闥恣登降覺路馳訪蹤開士禮趺相
形忘躬有蛻理止神非喪承泉代綆汲託基排壘坳
安道志豈渝輿公懷自亮沉冥常內足高翁無所讓

同詠一首

田汝成

曠志憶逍遙勞歌厭囚窘縱蹙媚春鱗薄霄愧秋隼
隘彼方內遊夙此塵外軫每抱山水輝都使名利盡
煙樹杳芊緜雲峰互虧隱崖屋已靜便祇園復恬引
金輪相自圓玉鏡光猶蘊沉照燭靈根依方獲玄準
理會得有充神開暢無朕雖牽纓組心亦免巨釁哂

並南峰後攀風篁嶺酌龍井泉覽神運片雲二

石一首

黃省曾

旭輿繚金灘晨塢穼絲闕參閒靈異鄉荒眇邈淪轍
穹林隱天崇紆澗灑流折巾屨都澹淸耳目亦瑩澈
嶕升攬英顥崒止軼埃壒風篁佇新鬱龍泉飲古渫
簫樓始一躋妙石得雙閱霄中仙掌抗霞裏片雲揭
迹閟丹鯉藏事往銀箭滅恨不總羲轡處此玩恬悅

同詠一首

田汝成

遊軼每追隨茲辰獨超忽逸思與飈馳希蹤逮塵絕

君遲脰已悁我覯心纔豁冉冉軼浮埃翩翩厲層嶫
風篠聆淒清龍湫挹寒洌高閣倚重阿異石瞻雙碣
壁立廼神驅華凝殆天設行看西日曬坐送歸鴻滅
郎境境已奇循情情更別信美豈異鄉吾廬庶堪結

發潮音樓峻崖西越永清塢獅子峰上一首　黃省曾

睎阻謂有窮訊高云可達翦刬何當上冥昧且茲發
天衣既排度山野遂侈澗新禪宅杳篠古隘際閶闔
松莽非人寰芝秀有眞掇聳崖愕四矯潮江眙兩匝
縡帶萬畛殊煙雲千里合歸乘中谷風蕭條感林颯

同詠一首　田汝成

望望入名山行行即佳境日永思俱遲地迥遊堪并
霄外凭飛橋雲端度懸磴鹿苑息蕭騷獅峰閱雄勝
江暄樹影重風疾潮聲勁霽景益高朗清暉互窺映
身世欲兩忘眺聆亦交縈玉度媲艮濟瑤音振賡詠
樂道匪清狂宅心屏華競眞想安所期濠梁緬同興

出谷口循澗歷三竺寺徑神尼舍利塔覯飛來峰諸洞一首　黃省曾

嶭嶭降山口迴迴厲澗潯連絡五峰奧綴抱三竺林
閒清履化國脫落諷寶音都泯塵惑相拭寫纏倒心
頭陀遣玄侶了若寓丹岑巖扉瞬爾隔洞府倏在臨
外擁壘折裂中虛敞委深峭窗非斲設窅奥豈端尋
郎睠宛光怪歷仲駭森陰信矣仙靈治故非世所任

同詠一首　田汝成

晨策陟陽椒歸輿順陰麓澗澗咽哀淙松松振新沐
岧嶢列五峰宛轉攢三竺隻履緬昔還植錫崇今築
珠林仙梵悠桂殿慈香郁始至身若空稍深情愈屬

扇屋窈然通虛窗沃如斲法相儼峨瞻毫光炫遙矚
五藏淪蓮心八解醒蒿目從此晤神功歸依戀三宿

上北高峰頂四覽從靈隱山下憩韜光庵深處一首　黃省曾

半陟神已慄極振目逾眩分野炤可指山雲詎能辨
藩周縣界絡江末海光見松表飈吼清崖閉羽棲宴
東月已吐暉西驪將隕絢創觀世可遺薄返情猶眷
翠微搆翳隱初春沃蕊蒨餐霞哂他貌遯谷矜我先
物軌諒有齊意適無所羨逍遙嗣永言抒心布朋彥

同詠一首　田汝成

嶧阜鬱嵯峨茲山特孤矯側跬魂屢驚中坐神猶掉身同鴻毳微路出羊腸繞泠泠風御輶奕奕雲乘藐隱賑邑里攢廓落江湖小圓曜迫西溟方暉嗣東沼邃宇結雲倪礽衣稅松表寸昇卽沉淪百眚盡清悄良辰苦蹉跎勝事憚空杳載筆歌永言陳迹庶堪紹

西湖遊詠終

西湖遊詠後序

錢塘田汝成　撰

夫登高侈賦者表大觀之雄懷釋戀冥搜者顯通玄之雅致是以仁智之性山水爲娛文武之道張弛迭用自古蟬蛻之彥豹變之英鮮有不託慕雲霄放情丘壑者也雖然濠梁之樂必莊惠而偕蔣徑之蹤非求羊莫儷何則披襟領契知己亘難況乎方駕詞場連翩藝苑疊塤篪之協奏宣黼黻之奇葩者哉粵我五嶽黃子秀稟上靈業成獨步負沉鬱之思拓奧衍之才用能包幷百家馳驟千古氣同子建而文藻蔚

敷博如張衡而縱覈確緻抗浮雲之志蔑朱輪之外榮考飛遯之貞敦白華之純孝是以海內推轂人倫仰鏡求之素流皭然罕伍矣伊予蹇劣寔取因宗傾蓋披顏片言莫逆昔叔向聆聲而攬袂李邕識面而論交古今人情信乎揆一廼黃子漁遠遊之興寓眷西湖邵子洽競爽之心主供東道千里命駕嵇呂之願無違嗣月交驩雷陳之好益固況乎節開獻歲景淑蘭春山麗日而揚輝水泮漸而增潤外物呈美中懷有融逸韻格于丹霄遺思育乎玄夜窮觀極討勝地咸周命札操觚綺音胥答緬昔康樂石門之詠恨

之賡歌右軍蘭亭之禊賞纔窮日豈如玆遊之樂既久且諧善乎靈運有言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夫道重篇詩書之好物輕齊榮辱之分理存陶性命之和事忘釋身世之累斯則賢達之本衷高明之朗鑒也自非行輩疇與評量總凡所得五言古詩若干首緝次右方近體雜篇裒爲別集庶使規鈲不淆風致各得云爾嘉靖戊戌春三月三日

西湖遊詠後序

西湖八社詩帖

大興傅栻署首

光緒七年
秋九月刊

序

夫士必有所聚窮則聚於學達則聚於朝及其退也又聚於社以託其幽閒之跡而忘乎閒寂之懷是蓋士之無事而樂焉者也古之爲社者必合道藝之士擇山水之勝感景光之邁寄琴尊之樂爰寓諸篇章而詩作焉夫詩之作固尠有亡繇者也士嘗竊祿於朝既退而耕鑿以老然猶惓惓以稱德於君卿者茲心之靡解者乎杭固東南一大都會而山水鬱盤昔人擬之清都洞天云且杭之人未始知有擔簦探歷之勞而恆自適於俯仰眺聽之下然則生於斯土者

其樂宜何如矣頃歲丙午予嘗與田豫陽氏八人結社湖曲賦詩紀遊今所傳西湖社選是也嗣是海隅稱兵詞翰路塞睠懷故社蓋缺焉有間矣茲賴聖君神武重臣敉寧之功遐氓闓懌復覩舊章予小子輩偃息林泉追逐雲月曷嘗頃之忘德哉夫微藉寵靈嘿而亡所誦述非罪也夫茲社也凡會之地八同會之人六具詳社約中茲不著嗟乎類同則聚聲同則應蓋物感之恆也若予六人仕隱固殊風雅道合所以類聚聲應豈偶然歟嘗聞之樂天香山以浚鑿稱奇洛陽耆英唯眞率垂訓詎若奇觀麗矚得諸天造瓦尊蔬豆無競世氛古今社事茲其兼美矣第進尠寸効於世退無鄉曲之稱仰盱唐宋諸賢顏何厚哉詩若干首雖不足以宣布中和濫綴庭萬庶幾擊壤之遺響賢乎亡所用心者也方九敘

西湖八社詩帖無卷數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嘉靖壬戌閩人祝時泰游於杭州與其友結詩社西湖上凡會吟者八曰紫陽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飛來社曰月巖社曰南屏社曰紫雲社曰洞霄社時泰與光州知州仁和高應冕承天府知府錢塘方九敘江西副使錢塘童漢臣諸生徽州王寅仁和劉子伯布衣仁和沈仕等分主之以所作唱和詩集為此編分看社秋社二目明之季年講學者聚徒朋黨分而門戶立吟詩者結社聲氣盛而文章衰當其中葉兆已先見矣

西湖八社詩帖

一社友

戶曹員外祝時泰字汝亨號九山閩人

光州太守高應冕字文中號頴湖仁和人

庠士王寅字仲房號十嶽新安人

庠士劉子伯字安元號望陽仁和人

承天太守方九敘字禹績號十洲錢塘人

江西憲副童漢臣字仲良號南衡錢塘人

隱君沈仕字懋學號青門仁和人

一社地

紫陽詩社　雲居山三茅山青衣洞七寶山太虛樓白鹿泉元妙海會五嶽樓星宿閣諸勝屬焉九山主之

湖心詩社　岳祠林墓葛嶺蘇堤戒壇瑪瑙坡六一泉參寥泉大佛寺慶忌池柳洲亭諸勝屬焉望陽主之

玉岑詩社　高麗法相煙霞洞石屋洞水樂洞龍井棋盤山九溪十八澗諸勝屬焉十洲主之

飛來詩社　靈隱寺三天竺九里松北高峯集慶寺普福寺石人嶺韜光澗西溪冷泉亭呼猿洞諸

勝屬焉南衡主之

月巖詩社　勝果梵天鳳凰山萬松書院五雲山六和塔浙江潮月巖亭天眞寺龜田三一泉海鮮寺秦望山諸勝屬焉潁湖主之

南屏詩社　淨慈寺南高峯法因寺虎跑寺珍珠泉甘露泉藕花居雷峯塔金波園內六橋外六橋肅愍墓錢王祠諸勝屬焉靑門主之

紫雲詩社　靈峯寺玉泉寺寶所塔無門洞佛會寺雷院初陽臺玉淸宮諸勝屬焉南衡主之

洞霄詩社　天目徑山洞霄宮翠蛟亭野翁亭東坡泉瀑布泉苕溪葛溪大滌天柱九仙岩礐石柱諸勝屬焉十嶽主之

一社約

一往南山俱湧金門外候齊北山昭慶寺候齊或買舟或肩輿各隨便只一僕相隨遲到者有罰

一每會輪一人主之肉食之豆三蔬食之豆三果餌隨設無定品酒數行能飲者聽之

一會間清談除山水道藝外如有語及塵俗事者浮一大白

一凡詩命題止卽景物不取遠拈各集衆思要在古雅爲貴

南衡山人童漢臣紀

春社詩

雨後過湖西觀桃

祝時泰

紅壓天桃千樹低晴光乍轉六橋西香沾屐齒泥還溼路入花間興欲迷十里錦圍金谷幛扁舟人在武陵溪琴尊莫負芳菲節回首繁陰謝豹啼

高應冕

山雲忽捲湖西雨春色遙分雨岸花香溼馬蹄芳草亂鳥棲煙樹夕陽斜一枝照水含朝露幾樹臨風落暮霞多少遊人醉歌舞王孫何事隔天涯

王寅

蘇堤一舸渡湖西萬隊桃花帶水齊似笑筵前分送酒無言春半下成蹊紅霞暈色微煙颺碧草香殘乳鳥啼雨後陰寒遊迹斷瑶琴歌妓縱相攜

劉子伯

湖上輕煙散遠峯湖堤桃樹錦重重嬌花尚帶風意裊豔朵猶含雨色濃葉底未堪翠鳥宿香邊偶與綠蓑逢蘭橈載酒溯然去儻見漁郎更可從

方九敘

煙開綠岸雨痕乾萬樹穠華似錦攢露飲任將油幕捲醉吟時倚畫船看啼妝照水難銷恨笑靨含風欲送歡失怪遊人歸獨晚仙源迷處出應難

童漢臣

尋春正惜花間雨照水翻憐雨後花風度落花猶帶笑枝然新雨轉生霞雲妝啼靨看偏媚柳作顰眉盼更嘉不是湘姬投采佩定從巫峽遘儒娃

西泠橋夕泛

祝時泰

春遊不奈晚鐘催路轉西泠一棹回倦鳥避人還還樹歸雲無主自成堆半林紅照斜光映隔岸青山倒影來餘興肯隨蓂月盡柳亭燈火夜樽開

高應冕

興到西泠已暮鴉猶扶春醉泛仙槎青山半掩夕陽寺白鳥低飛煙水家橋斷石分蒼蘚出湖虛雲挂柳絲斜滄浪曲盡情無限歸向桃源數落花

王寅

西泠橋裏別風波西泠橋外夕陽多雨湖載酒春無數曲渚藏幽約每過遠道伊人俱宛在中央沿遡欲如何蘭橈怨未逢明月安得留連子夜歌

劉子伯

西泠橋跨彩虹懸共挾妖姬盪畫船風裏春衫寒較
薄甕中綠酒氣偏妍山光半暗收殘照湖色初晴淡
夕煙安得長繩一繫日從教歡笑駐芳年

方九敘

西泠歌吹晚風微十里煙波漾落暉船過斷橋分路
去鳥投孤嶼背人飛隔林花氣香浮棹拍岸松陰翠
溼衣遙望郭門燈火處酒家留客未扃扉

童漢臣

春堤盡日看花醉行遍花堤酒未消明月灣頭重買
渡青山斷處忽逢橋迴回曲渚憐芳樹細數歸船聽
玉簫但使春光長不改更愁何地不逍遙

上巳集煙霞洞

祝時泰

天回元巳景初長拔拂煙霞到上方高倚名山修禊
事幽逾曲水泛流觴桃花氣暖春衣薄蘭葉風柔客
珮香樂苑芳園何似者詠歌莫笑魯儒狂

高應冕

洞口春遊覽物華白雲芳樹坐煙霞巖迴紫澗分泉
細谷轉青谿帶日斜到處采蘭臨曲水幾人禊飲過
僊家醉歸不省山中出猶道流觴泛落花

王寅

暮春風日美清柔路過南屏入漸幽嶺半香臺修竹
映洞門金像澹霞浮名賢不讓蘭亭勝禊事何須曲
水修還欲試茶龍井去西林斜照為人留

劉子伯

湖上尋春春事忙煙霞深處有禪房路邊巖竹含風
泠洞口山花浥露香酒中聖賢疎禮法圖分主客振
琳瑯蘭亭故事今雖繼修禊何須曲水傍

方九敘

三月桃花水拍涯吳儂都向水邊嬉握蘭共結林中
好對酒兼逢上巳時洞暖煙霞勝洛浦莚交巾舄陋

逢池未須更憶蘭亭禊江左風流宛在茲

童漢臣

梵洞雲藏歲月深金霞寶樹結空林清和正值蘭亭
候歡賞眞酬蓮社心古蔓壁間侵塔影香泉石底度
花陰春光總是山中好禊事何須水畔尋

龍井試茶

祝時泰

共憐山下出遙試火前新汲井疑龍在移鐺避鶴頻
紫茸分佛供法飲滌凡因回首風塵際應悲醉夢人

高應冕

天風吹醉客乘興過山家雲泛龍沙水春分石上花
茶新香更細鼎小煮尤佳若不烹松火疑餐一片霞

王　寅

昔嘗顧渚茗鑒得金沙泉舊遊懷莫置幽事復依然
綠染龍波上香寒穀雨前況於山寺裏藉此可論禪

劉子伯

春事初攀擷山邊路半經茶名勝陽羨水品合中泠
香氣臨花逕飛煙透竹青飄飄塵思滌新月坐禪扃

方九敘

南山新雨後閒步入幽林綠茗搴初秀寒泉汲靜深
悠然憩孤石暢矣滌煩襟何事文園令經年渴病侵

童漢臣

水汲龍腦液茶烹雀舌春因之消酩酊兼以玩嶙峋
一吸趙州意能甦陸羽神林間抱新趣世味總休論

祝時泰

訪林處士故宅

湖畔訪逋仙晴攀林外煙亭留放鶴處花憶種梅年
故宅餘芳草高祠列四賢巢居不可作名共此山傳

高應冕

處士湖心宅梅花歲月深山孤雲共寂亭隱水同陰
配食千年祀懷賢此日心乾坤應不老春思滿芳襟

王　寅

西泠橋畔路松柏鬱蒼蒼放鶴亭誰構栽梅宅久荒
登臨回往哲山水借餘光椒酒孤墳下碑題照夕陽

劉子伯

昔賢嘉遯後寂寞舊煙霞白日尋荒路青山問隱家
碑殘微有字梅古半無花回首西湖上寒風噪暮鴉

方九敘

道否賢人隱年深棟宇傾孤山千古墓處士一生名
鶴去無還翼梅殘有落英今朝祠下拜感慨若為情

童漢臣

碧水孤雲逕青山隱士家煙霞千仞鶴冰玉一園花
身並巢由潔名同箕潁嘉回看王謝第時見委塵沙

祝時泰

白雲堂茶話

三竺參龍樹千峯隱雁堂白雲禪榻淨甘露茗杯香
不染知真性無生證法王悠然塵鞅外歸路意難忘

高應冕

白雲山寺隱靈境法堂深偶入天香會俱生清淨心

安禪僧自寂聽法鳥無音竟日陪清梵終慚異道林

王 寅

山深多白雲入寺淡氤氳證法尋僧問忘機與鳥聞茶煙竹下起乳水竇中分花落疑天雨隨風暎夕曛

劉子伯

塵寰無可晤屢約過瞿曇茶鼎勝鬱鼎禪談妙客談雲光墮竹榻日氣抱花龕愛此懷堪遣穠華且莫甘

方九敘

雙樹白雲裏遙知釋氏園方欣禪室靜況與幽人言一酌清冷水聊袪塵世煩沖然罷文墨時把貝書翻

童漢臣

出郭遺塵紛空堂話白雲孤林清磬發雙澗落霞分神理參茶悟微言彈指聞超然憩靈石斜日對爐熏

湖心亭

祝時泰

湖心塔寺昔曾經孤嶼今來見此亭新水影搖雙檻碧舊山光映四檐青煙花地遠春誰主澗壑風生酒自醒一曲滄浪蘿月白石門長夜野雲扃

高應冕

湖心望望白雲層與客來遊感廢興蕭寺千年空北渚水亭一派接西陵波搖落日憐荒草檻對青山憶舊僧把酒臨風莫惆悵菰蒲依舊起漁燈

王 寅

雨後湖波漾轉嬌爛銀盤裏坐吹簫四圍蘭槳三千頃雙帶桃花十二橋亭壓蛟宮翻晚照沙沈塔廟說前朝虛窗鷗鳥時來往自熟幽情不用招

劉子伯

湖心亭子枕澄波一片湖光似鏡磨春草遠堤盤翠帶好山當面聚青螺煙開沙嘴飛銀鷺酒瀉仙罍勸玉娥疑向水晶宮裏渡月明猶自沸笙歌

方九敘

滄波瀠繞小亭幽來往惟憑一葉舟三塔已沈青草沒兩峯相對黛煙浮潭心影動疑鮫室風裏翬飛似蜃樓何用乘槎霄漢去藏鴉門外即瀛洲

童漢臣

春山匝水四簾青遠座輕鷗點綠汀魚影萍開當檻戲鶯聲風暖隔花聽看雲不許通塵騎載酒惟容度雀舲溪橋山閣行吟遍消受煙波獨此亭

玉泉觀魚

祝時泰

寶地瑤爲沼神魚錦作鱗法筵疑出聽定水不驚綸
已謝臨淵羨能思在藻親白頭閒取適誰是魯棠人
高應冕
玉泉秋寺靜日落半池陰偶有臨淵興全無投餌心
凌風應變化安土且浮沈出聽靈猶在憑誰一鼓琴
王寅
玉泉疑卓錫魚躍滿方池佛國生何幸江湖託尙危
聽經如乞度施食自相期試把長竿戲休驚直釣垂
劉子伯
疏鑿蓮花地紅欄護碧漪圓波一鏡洗暖日萬鱗嬉

珠沫清堪煦金經聽可知幸生佛國內寧復想鯤池
方九敘
小閣俯雕欄清池瀉玉寒千頭金色鯉一片水晶盤
已謝任公釣休驚渭叟竿悠然濡沫處自有五湖寬
童漢臣
慧沼闢藍田香鱗七寶鮮如梭織冰縠似錦濯靑蓮
流水何年化琴高此日僊久離塵世網寧復羨深淵

鳳山懷古

祝時泰
白馬南來定宋京五雲長繞鳳山城星隨數盡中天
隕潮讓沙屯兩日兵輦路獨餘春草綠行人猶說故
宮名當年多少難平恨併作江流萬古聲
高應冕
鳳山宮闕昔巍峩無數巖花照綺羅舞鳳臺空芳草
亂棲霞嶺外夕陽過不堪古道垂楊少依舊江聲入
夜多風景似餘千古恨白雲南去意如何
王寅
逢僧下馬說前朝南渡陳橋王氣消山換舊宮禪寺
在草荒徑苑市民樵將軍不逐黃龍飲胡虜先傳白
雁謠更有諸陵埋恨處冬靑歲老亦全凋

劉子伯
宋家宮殿已荒邱日日寒煙淡不收玉輦竟忘南國
返翠華誰憶北庭留遠山似帶娥眉恨春草猶含羅
綺愁回首錢塘江上望殘潮何事又東流
方九敘
宋朝宮闕鳳山隈輦路荒涼過客哀青史尙留南渡
恨黃旗無復北庭回沙埋舊井琉璃碎蘚蝕殘碑翡
翠開歎息百年行在所只今惟有梵王臺
童漢臣
靑山曾結鳳凰樓玉殿俄看變黍邱宮樹蕭條人盡

去江聲寂寞恨空流中興不竟千年業二帝終懷萬
古愁最是傷心憑望處白雲芳草共悠悠

遊靈隱寺夜宿澗西房　祝時泰

九里入松陰山門隱雙樹南北兩峯高鷲宇英靈聚
玆遊諧夙期年光暢春暮緇筵飽園葵隨雲散幽步
石橋度鳴泉苔荒澗西路別構煙霞深巖巒迥迴護
茶鼎分龍團八窗藹香霧日夕映晴嵐月明溼華露
萬籟此中寂使我初性悟黃粱夢已醒白髮心何慕
明發期復來山中有眞趣

高應冕

宴遊遵山阿珠林開遠嶂橫空聳絕壁兀突奇千狀
與客窮躋攀逍遙得前賞掃雲坐雌石嘯歌出天上
覽物脊彌重撫化心超曠曲徑既窈窕葛巾亦疎放
日落峯迴陰谷空泉逾響月升澗西樹水光同蕩漾
愛此佳景幽穿林復長往鳴鐘老僧候聽經鳥相向
拂蘭徒結勤此志孰與亮禪關且莫閉分燈同偃仰

王寅

朝眈靈山遊暮適澗西作別構分禪關仄徑引叢樹
瀑泉奔橫梁晴雷倒飛雨厓峭綴飛窗地偏剩幽趣
谷氣嚴春寒月明徹秋素蔬酌夏夜歡蘭襟嘉朋聚
何必遺道林高談盡元度詞社振希音煙霞本深癖
任性矢終年勞生戒所誤塵網猶近人還當縱遐步

劉子伯

夙夜禀微尙撰履姿遊嬉眷言靈鷲峯構此大士居
青蓮蔚靜土黃金肅巍軀空振寶鐸響低見華旛垂
作禮諷楞伽漱齒吸清漪慈花紛樹綺慧鳥啼高枝
頹陽隱圓景新魄出半規林霏已泣泣颯霧猶披披
忽倦東院賞乃陟西澗湄名理稍覺悟元化誰能知
挑燈發深省獨詠邱中詩

方九敘

厭諠慕幽棲惜陰耽夕憩梵宇枕山阿層巒延遠睇
水石互清華松篁紛蔽翳綠澗蔭芳椒依巖構禪室
嵐翠罨簷牙靈籟響雲際曖曖日將頹淒淒風且靖
稍覺朝歡闌還因宵賞滯高閣謝塵囂流泉澄夢寐
況復偶羊何寧須狎支惠尙子欣遠遊嵇康慵作吏
苟非賢達人詎知身似寄

童漢臣

哲朋遘良晤琳宇託深寂鐘磬激宵霧松藤掛禪壁
高澗駛雙流層峯峙千石唱誦傲維摩莊嚴仰帝釋

雲蟄試龍鉢月皎呼猿夕沙界儼三千根塵覃八百
屐榻乞伽跗茹齋啖芝柏丈室羅廣座普願參十力
吁嗟畏途子俯仰迅駒隙眞理苟不悟飇輪安可息

秋社詩

王仲房自新安來赴秋社

祝時泰

湖上重聯社黃山遠繫思如何千里道不爽九秋期
倒屐聆新論浮杯佇妙辭同盟總同逸宛在竹溪時

高應冕

蟬鳴湖上社花落暮城陰高適三秋意王維千里心

莫憐黃葉變且醉白雲深遠道新安至應多江上吟

王寅

臨安秋結社同調五君賢獨赴輕修阻相期是隔年
欲爲流寓計還乏買山錢暫託西湖隱煙波借釣船

劉子伯

寥寥曠大雅辭苑覓知音遠愛黃山客來從白社吟
瑤琴翻妙曲江月滿空林共此開幽抱秋醪且細斟

方九敘

然諾由來重誰能不顧期惟君憐舊雨同我賦新詩
興爲清秋盡情非白首移山中初醞熟何事更攢眉

童漢臣

憶別梅花下言期桂樹叢諾因蓮社重句屬輞川工
離緒尊前解憂懷亂後同三秋知已會拈句謝雕蟲

芙蓉初開讌童氏池上

祝時泰

池上芙蓉秋未央一枝初試美人妝筵開白社催花
早日炙朱英撲酒香感興漫題曹植賦憂時欲製楚
平裳所思遠道無由致采采西風祇自芳

高應冕

又見芙蓉新著花園林秋色帶煙霞風前浥露雲初
散池上邀賓日未斜白社翻疑秦地沼靑山如對習

池家醉歸藜杖情無限一徑松陰澹月華

王寅

風流御史讌斯辰池上清秋見早春笑日茜紅妝尙
淺淩波香影洗還新何須彈瑟如花女自有當筵勸
酒人卽遺多情能解語紫雲同問是前身

劉子伯

芙蓉幾樹鬭芳妍張幕同看繡架邊向日弄枝呈寶
萼臨池照影弔銀蓮搖搖枝上香心膩采采江南露
色鮮信是春風甘獨讓一樽聊爲美人憐

方九敘

秋入池亭感物華芙蓉初試兩三花搴芳自歎非湘
潞客醉渾忘是習家雨後錦窠清墜露風前丹萼半
凝霞攜毫欲擬西園作卻愧曹劉賦獨嘉

童漢臣

彩毫正集社中賢忽見花枝笑更妍片萼乍舒秋水
上美人如在鵲橋邊芳菲肯落紅蓮後窈窕爭開黃
菊先誰道春光去如許持盃何異玉樓天

秋夕

祝時泰

井梧還幾墜庭露已霏微寒雁銜風暝秋螢夾雨飛
多年違舊侶祗事負初衣寂寂孤燈夜無端感昔非

高應冕

高閣涼生樹殘陽半掩扉千山含日暮一雁帶秋飛
懶性憐中散閒身愧少微倚樓無限思落寞壯心違

王寅

秋夕閉荒園蟲聲草際喧半生倘羈旅萬事轉憂煩
微月鑒華髮涼風吹綠樽醉餘就衾枕夢與古人言

劉子伯

寂寥秋戸裏餘景數花敷殘日收紅嶼寒煙暗綠蕪
蟲聲連角起螢影上樓孤更覓前村路銷愁挈玉壺

方九敘

照壁殘陽在悲秋陋巷深年隨衰草換愁被候蟲侵
且作持螯飲休爲擊缶吟優游還卒歲自有昔人心

童漢臣

隱几不成寐塵機觸我思蛩鳴催月杵笳響動星陴
緩步看修竹冥心憩小池從知人世上翻覆總如棊

山樓對雨

祝時泰

秋來三十日大半是陰時對雨本幽事愁霖仍繫思

雲將丹嶂合地讓碧苔滋不有高樓藹能銷楚客悲

沈仕

山雨乘風降滂沱暗九垓綠從離畢後爲表濯枝新
障白煙垂樹浮黃潦入津還誰同濟物能應晝中臣

高應冕

十日山樓雨層陰結薜蘿柴門來客少草榻入雲多
處處宜栽竹村村自挿禾翛然忘世慮隱几讀維摩

王寅

無事坐山樓山憐翠欲流浮雲蔽陽景久雨失清秋
結花病青桂喚侶聞斑鳩持觴那可醉張協有深愁

劉子伯

山閣同登暇淒風遍野吹溼雲依晦結斜雨入簾垂
槲葉聲初亂苔花色漸移坐臨心閒寂拈筆正宜詩

方九敘

對此彌旬雨休辭盡日留看君巾欲墊歎我麥俱流
石化猶飛燕川盈不辨牛山樓一取醉聊以緩窮愁

童漢臣

高樓成燕坐涼雨對爐薰石響聞泉溜花開隔洞雲
池邊元蟻度樹外暝煙分玉潤人堪寄深宵好論文

紫陽洞天秋霽

祝時泰

古洞美清曠秋來苦霖積長風捲浮雲霽景晃朝魄
良朋相攜遊捫蘿訪遺跡聊爲一樽聚班荆傍泉石
爽氣暢襟期嵐翠染巾舄徙倚情自怡觴詠隨所適
谷靜煙霞深逈與塵世隔願言卜幽棲百年謝形役

高應冕

散步入紫陽靈境信超絕秋聲響萬壑林影互明滅
山氣日夕佳宿雨坐來歇亂峯轉蒼翠古木秋陰結
僊去白雲殘照落飛鳥沒遂爾絕塵想長嘯恣攀閱
遙望大江東空天忽明月

王寅

羇旅得朋好夙約相與尋幽眞不出野城中有雲岑
背市麓方振循流谷彌深探洞垂芙蓉摩崖異球琳
秋雨變朝日新陽散沈陰餘潤高灌木爽氣鳴棲禽
在物亦惟適況予延賞心既集綠苔酌復理朱絃琴
雅調衆俱合酬酢力不任靜言愧薜荔而何厠華簪

劉子伯

四野散積靄晨霞燦高天秋淨草木疎氣凾巖壑寒
石牀蘚花合碧洞珠泉懸一覽始豁抱萬象紛目前
緬想紫陽客詎逐元化遷感此百年內蹉跎雪盈顚

華觴薦旨酒一飲須十千富貴固委命逍遙始稱賢
吾儕咸達侶斯言諒其然

方九敘

日暮登山椒雲陰尋解駁洞門斂夕霏林芳吐秋葯
仰瞻山鬱葱俯聽泉灂灂矧與良儔偕彌欣心賞數
是月衣已授撰時日在角振烏躡僊巖駐顏慕靈藥
誰謂道渺冥聊以謝囂濁眞人張紫陽一化何綿邈

童漢臣

人生寄大塊歡樂恆難期榮辱爍我神憂患戕吾思
倏如影與形誰能不蹈之緬茲洞天幽爽日拂涼颸

敞譙凌萬峯俯瞰人寰低相將仲蔚儔岸幘披雲霓
舉酒酌流霞振足升天梯高揖紫陽君吾今悟世迷

瑞石山樓望江　　祝時泰

山樓東下大江橫秋日憑欄感慨生鴻雁來時霖復
漲鯨鯢多處浪難平冬青已沒西陵樹羅刹空傳舊
石名笑我中流曾擊楫白頭無復羨魚情

高應冕

高閣憑臨絕壑幽山城一帶俯江洲疎林斷壁分青
靄隔岸殘潮急暮流島嶼沙明千嶂夕海門雲散片
帆秋雄圖千古憐吳越風雨西陵一釣舟

王寅

芙蓉洞首開丹閣高覽能消白玉觥紅樹夾城輕靄
抹青山隔岸落霞明霜天漸冷潮猶壯秋雨成淫漲
未平愧我自非舟楫用放歌徒有濟川情

劉子伯

瑞石偎樓架寶梯漸江東望暮天低浪花遙濺青山
溼雲絮高浮白塔迷漁浦晚來人倘去樟亭秋盡鳥
猶啼錢鏐霸業今銷歇惟見萋萋岸草齊

方九敘

一江秋色石樓前杳杳西陵隔暮煙草合樟亭迷舊
驛潮迴漁浦應新田陽侯浪靜猶平岸羅刹年深欲
礙船幾度登臨容鬢改青門無路揖飛僊

童漢臣

山樓高倚紫陽臺一派江流百折迴潮水盡如霜練
白嶺雲半逐野帆開楚臣遺恨煙波渺宋帝荒城啼
鳥哀悵望古今同逝水相逢一笑且銜杯

山中月夜聞雁　　祝時泰

朔方秋早雁飛初萬里長鳴半入吳夜靜空山聲自
遠月明遙漢影偏孤雲行向處弦驚斷烽火經年書
到無安得便隨雙翼去乘風南下故園蕪

高應冕

坐對千峯月正明忽驚寒雁度江城天邊影落雲無
跡海上羣來秋有聲遠塞風高應萬里空山露白欲
三更孤懷此夕誰爲侶獨立蒼茫無限情

王寅

九月遊人未授衣吳山驚聽雁初飛夜深哀響朋呼
應月澹連行字影微朔塞黃雲鄉國遠吳田白浪稻
粱稀南來到處彎弧滿好近高雲慎禍機

西湖八社詩帖　圭

劉子伯

蕭蕭秋色夜寒生忽報衡陽一雁聲路遠風高飛欲斷山空月靜聽偏明榆關已寄天邊字棘院誰題塔上名更念劉蕡時命蹇暮年零落恨難平

方九敘

月明山館夜初深何處飛鴻送遠音漸逐松聲來近壑還隨砧響度前林一庭涼露生幽思半榻昏燈伴獨吟爲問空閨邊塞裏幾人今夕最傷心

童漢臣

早雁南飛値暮秋空山嘹嚦獨悠悠長鳴定是過秦

塞片影遙憐到越州入枕慣驚幽女夢乘風偏觸旅人愁幽懷此夕同明月欲寄衡陽百尺樓

過緇上人蘭若

祝時泰

東林秋入社應扣遠公扉地靜鈴相語風來幡自飛山留說法座雲護定僧衣欲識空中相鐘聲繞翠微

高應冕

中峯江上寺寒磬遠公廬竹徑殘煙斷松窗落照虛定中眞法界幻外卽雲居久結東林社因之問六如

王寅

蘭若開朝過空門草不除僧逢卧病後客託結交初問法依雙樹浮生歎六如忽焉罷揮塵且自理園蔬

劉子伯

青山支徑入盤曲躡雲多塵靜機心遣僧閒逸侶過院香園竹氣窗色映湖波卻笑維摩病難除豈是魔

方九敘

昔歲遊蘭若公當卓錫初今來侍談麈我亦挂冠餘悟性同河水觀塵比臭帑欲將疑義問須向遠公廬

童漢臣

問疾來禪室尋珠解慧衣鐘鳴堪乞食月到始開扉

猿挂寒藤穩燈傳寶樹輝何須論人我緣合自忘機

聖水寺長廊二首

祝時泰

鳳嶺中藏古雁堂迴廊西接岫雲長天花飛墜經行處日暮香生薜荔裳

千尋閣道挂晴空檻外煙巒翠幾重野客自來還自去白雲朝暮爲誰封

高應冕

長廊晚出白雲鐘一帶寒山落照中舊日頭陵今在否空餘黃葉領秋風

香臺遠帶青山暮精舍遙分聖水深獨鶴去來煙樹
暝松陰滿地雲無心

王寅

一曲闌干一曲雲長廊閣道日氤氳閒行忽見風吹
亂誰禮名香出院聞
長廊盡處太幽生湖白山青併入城住寺諸僧常不
到世人誰向此中行

劉子伯

聖水琳宮梵帝家青山屈曲石欄斜從知覺路今朝
入踏遍金蓮萬劫花

紛紛花雨滿禪宮別有僧廊小徑通直到峯頭參佛
性一聲圓磬白雲中

方九敘

山半紅樓倚碧空迴廊宛轉妥晴虹煙林一帶湖邊
路人在屏風罨畫中
拍拍湖波遶郭長霏霏松雨灑衣涼尋山踏遍西湖
路誰解煙霞屬上方

童漢臣

祇樹高標萬仞峯繞巖曲磴翠微重朋來獨步諸天
上降得當年松化龍

層霞積石帶山城山外西湖一片明徙倚中林忘去
住一聲啼鳥悟無生

九日登定南城樓

祝時泰

香臺社日逢重九乘興遙登城上樓吳嶺草荒秦望
處越江雲帶宋時秋騷壇何羨凌霄賦霸業空傳戲
馬遊萬里風煙鄉國遠好憑萸菊一銷憂

高應冕

偶來初地一登樓雲散高城宿雨收興到青山憐九
日遊從白社賦三秋風前落葉催遲暮天外長江帶

遠流戎馬邊疆何日定不堪寒雁叫滄洲

王寅

九日城頭古寺幽門前還上定南樓青蒼巒嶼孤雲
遠表裏江湖落照浮臺省故人同隱逸柴桑令尹更
風流明年此會誰前料且把茱萸醉未休

劉子伯

城上南樓隱暮笳清秋景物望中賒殘陽隔樹初收
雨宿霧浮空漸變霞湖上漁磯朋白鳥山中仙酒對
黃花風流自覺非他日落帽何人笑孟嘉

方九敘

山色松陰鏁戍樓城南一徑石林幽女華臺畔盈盈露賓雁雲邊瑟瑟秋落帽喜無司馬笑佩萸思共長房遊更憐向晚憑欄處畫角聲中月一鈎

童漢臣

僊蹤萬仞覽雲山鶴舉鸞騫未可攀談笑獨憐吟社勝登臨更喜戍樓閒霞分錦幛江湖上鳥作笙歌睥睨間塵世誰人知此景豁然長嘯振江關

觀白鹿泉

祝時泰

吳嶺同舒眺名泉得縱觀何年來白鹿此日駐青鸞

色應圖經瑞流從石罅寒清時傳鳳沼旋處見龍蟠自洽幽人趣仍爲知者歡長歌表靈液一酌百憂寬

高應冕

白鹿何年去靈源此地留水從山下出人向鏡中遊影落千峯月聲空萬壑秋巖虛青靄散天映白雲流玉女潭同色紫陽山共幽心顏若爲洗不復戀滄洲

王寅

鹿沼三茅闢龍泉一派香圓開明鏡出細滴亂珠鏘日月互照耀江河接渾茫常分灌花藥屢汲飽瓊漿羽客曾烹茗仙人昔泛觴閒來可坐玩何必詠滄浪

劉子伯

鹿沼秋霖急朝來翠液生派從銀漢遠流比玉壺清滴瀝空山響玲瓏夜壑聲球鏘霞珮協珠噴寶簾成製醴神僊飲分瓢志士傾坐看無垢滓還可濯吾纓

方九敘

常聞雙白鹿來飲石間泉靚跡今猶在標名豈偶然中和符上善疏鑿自羣仙昔以茅君重今逢羽士傳味寒心自醒氣厚疾應蠲白石宜同煮元霜合並煎任教茶作癖肯讓酒當權但願衰顏駐無勞吸藥淵

童漢臣

久就知者好因憩此名泉寶杳流含乳芝生鬱紫煙月明沈寶鏡斗聚鑒珠天定是千年髓堪栽十丈蓮澄心遊玉女漉酒讌金僊他日瓊丹就逍遙詠至元

答孔文谷見寄之作

祝時泰

千里登龍未有期遠緘猶喜見新詩九苞羨爾爲儀早五斗憐予入社遲湖上每懷人別後花間常憶容來時吳山晉水天南北已約春鴻寄所思

高應冕

三晉風流老憲臣十年閒閣謝絲綸雲山曾結同心

社桃李猶含異地春憶別忽驚容鬢改感時空負歲
華新憐君綠野高秋興還念西湖舊主人

王寅

使君攬轡臨安暇社結林逋廢宅傍別去湖山遺麗
藻後來觴詠覺荒涼風流恨未逢文舉便訊歡今寄
晉陽因笑儘多朱紱貴白蓮新入薛蘿裳

劉子伯

激烈當年侍我師于今卧壑更無為鷦鷯曾忝雲霄
譽蟠木今慚匠斧遺芳訊別來追舊日瑤篇刪後見
新詩汾陽萬里同明月獨立空庭繫所思

方九敘

年來曾寄數封書每向書中歎索居薇省自從分陝
後星軺猶憶使吳初篋中共寶陳遵牘門外空傳叔
夜車已掃荊扉朝夕望汾陽消息竟何如

童漢臣

勞君千里鄉瑤瓊雲樹迢迢隔社盟汾水月明來雁
夢吳峯秋晚插萸情雖分遠地成離索同向青山學
耦耕何日西湖一樽酒倒騎白鹿過山城

附 寄懷玉岑詩社 孔天胤

蓮社千年變詩社江山文藻別為春卷中珠玉傳
高詠圖裏冠裳見偉人望極瓊峯樹若薺夢回瑤
圃草如茵遊魚亦有聲音趣欲往從之遡廣鈞

西湖八社詩帖終

福州吳玉田鐫

跋八社詩帖後

予爲諸生時嘗讀書龍泉山館往來西湖中甚樂也自謂異日苟得名成身退誅茆結社於山水間生平之願足矣迨後左官南歸先大夫嘗以已意構煙波釣筏雲水行亭寄興湖山不舍晝夜予閒侍杖屨以爲養志者之樂庶幾近之忽忽仕途今廿載矣始得徧討泉石婆娑謳吟以償此願嘗觀昔人有以勝游難再形諸歎息者如予與諸君所得不既多乎王子淵云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予殆鄙者與敢不張喙一鳴今日之盛南衡山人童漢臣仲良父跋

西湖八社詩帖跋

山陰朱福泰校

西湖夢尋

吳壽[illegible]署

叔和手筆

光緒癸未春日梓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西湖夢尋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張岱撰岱字陶庵自號蝶庵居士家本劒州僑寓錢塘是編乃於杭州兵燹之後追記舊遊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門分記其勝每景首爲小序而雜採古今詩文列於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體例全仿劉侗帝京景物略其詩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

木華作海賦思路偶澀或教之曰爾何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華因言其上下四旁而海賦遂成葢華之賦海海之景物已盡特缺其上下四旁已耳則是海爲主而上下四旁其輔也若田叔和之作西湖志志都城志大內志市井里坊志人物流寓志士女游觀無所不志而西湖之景物反多遺漏則是借名西湖而實與西湖無與故碑記詩文自蘇白以後記如袁石公之靈巧張鍾山之遒勁李長蘅之淡遠詩如王弇州之華贍徐文長之奇崛王季重之雋潁無一字入志焉得謂之志乎張陶庵盤礴西湖四十餘年

水尾山頭無處不到湖中典故眞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識者而陶庵識之獨詳湖中景物眞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獨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變遷無怪其驚惶駭怖乃思夢中尋往也雖然西園雅集得米海嶽一敘而人物園亭儼然未散建章宮闕得張茂先一語而千門萬戶彷彿猶存有夢尋一書而使舊日之西湖於紙上活現則張陶庵之有功於西湖斷不在米海嶽張茂先之下哉潞谿白嶽王雨謙譔

天下山水之妙有以詩傳者有以畫傳者自王摩詰以一身兼之讚之者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遂將詩畫合爲一物若西湖則不然西湖之妙妙在空靈晶映一入於詩便落脂粉即東坡二詩亦所不免世間凡物竹籬茆舍雞犬桑麻一入於畫無不文雅而西湖圖景雖桃柳舟航猶是滓穢太清故余獨謂看西湖決不能爲西湖之畫看西湖決不能爲西湖之詩也余友張陶庵筆具化工其所記遊有酈道元之博奥有劉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麗有王季重之詼諧無所不有其一種空靈晶

映之氣尋其筆墨又一無所有爲西湖傳神寫照政在阿堵矣若使陶庵於此仍作詩想仍作畫想一着揣摩便於西湖十去八九即在夢中亦是魘囈有想有因衞洗馬之病在膏肓政未易瘳也弟祁豸佳書於蟫仙廬

張陶庵作西湖夢尋以西湖園亭桃柳簫鼓樓船皆殘缺失次故欲夢中尋之以復當年舊觀也余獨謂不然余以西湖本質自妙濃抹固佳淡粧更好湖中之繁華綺麗雖凋殘已盡而湖光山色未嘗少動分毫東坡所謂晴光瀲灔雨色空濛故端然自在也西湖向比西子若樓臺池館則西子之錦衣袨服也嫩柳天桃則西子之歌喉舞態也近日西子乃罷歌舞去靚粧拔簪珥解衣盤礴政當西子澡盆出浴之時須看其冰肌玉骨妖冶動人何待豔服喬粧方爲絶色也哉子輿氏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以惡人而齋戒沐浴尚可以事上帝何況西子本身自潔更能齋戒沐浴其芳香藻潔當更增百倍矣陶庵於此政須着眼何必輾轉反側寤寐求之乃欲以妖夢是踐也祁弟查繼佐偶書

張陶庵作西湖夢尋向余問訊曰弟聞華嚴經佛言華嚴世界南贍部洲特華嚴海中一彈丸之地則西湖不直一蠡殼水其景界甚小湯若士傳南柯蟻穴中有國都郡邑社稷山川則西湖不止一蟻穴其景界又甚大爾說不一乞和尙爲我平章之余曰佛言世間凡事大小皆繇心造若見爲大則芥子須彌矣若見爲小則黃龍蝘蜓矣佛於此只不動念則景界俱空大小盡化蕉鹿莊蝶一聽其自爲變幻於我空相則亦何有以余所見大小高下只在目前卽以西湖言之爾見六橋三竺縹緲湖山其大若此若置身

於南北高峯由高視下西湖止一杯之水歌舫漁舟正如飛鳧浮芥爲物甚微益眼界所及愈低愈小則愈高愈大莊生所言鯤背鵬翼千里而遙鵬之視人亦何異人之視蟻齊諧志怪勿得盡以寓言忽之昔有人渡海飛來一物大如風帆以篙擊之是一蝶翅稱之重八十餘觔則天壤閒實有是境實有是物或大或小一任人之見地爲之余眼光不及數武何能爲爾定其大小也爾若只以舊夢是尋尙在杯水浮芥中往來盤礴何足與於寥廓之觀武林道隱偶題

甲申三月一夢蹺蹊三十年來若魘若囈未得卽醒傍人且將升屋喚之猶恐魂之不返何暇尋夢中所有且尋昔日夢中之所有哉張陶庵見西湖殘破而思邋榻于徐惟惟舊夢是保自謂計之得矣吾謂陶庵惟知舊夢而不知新夢論舊夢者曰夢必有想夢必有因故無想無因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若新夢則不然滔于芬夢入南柯則身歷蟻穴幻人能吞刀吐火則口熤鋼鋒衞玠之論想論因反落膚淺之見矣昔王荆公與東坡論揚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爲後人所誣東坡曰軾亦疑

一事荆公曰何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余見陶庵所說之西湖與近日所見之西湖毫無足據亦謂明季時果有西湖否且謂明季時西湖中果有張陶庵否識得明季時未必有西湖方可與尋西湖識得明季時西湖中未必有陶庵方可與讀陶庵西湖之夢尋古燮舊史李長祥書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庄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爲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爲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尚得完全無恙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也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眞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

在故居舊役小傒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於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爲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卽囈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虀瑤柱過舌卽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歲辛亥七日既望古劒蝶庵老人張岱題

西湖夢尋卷一

古劍蝶庵張　岱著纂

西湖總記

明聖二湖

自馬臻開鑑湖而繇漢及唐得名最盛後至北宋西湖起而奪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鑑湖之澹遠自不及西湖之冶豔矣至於湘湖則僻處蕭然舟車罕至故韻士高人無有齒及之者余弟毅孺常比西湖爲美人湘湖爲隱士鑑湖爲神仙余不謂然余以湘湖爲處子眡娗羞澀猶及見其未嫁之時而鑑湖爲名門

閨淑可欽而不可狎若西湖則爲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媟褻之矣人人得而媟褻故人人得而豔美人人得而豔美故人人得而輕慢在春夏則熱鬧之至秋冬則冷落矣在花朝則喧闐之至月夕則星散矣在晴明則萍聚之至雨雪則寂寥矣故余嘗謂善讀書無過董遇三餘而善遊湖者亦無過董遇三餘董遇曰冬者歲之餘也夜者日之餘也雨者月之餘也雪巘古梅何遜烟隄高柳夜月空明何遜朝花綽約雨色涳濛何遜晴光瀲灧深情領略是在解人即湖上四賢余亦謂樂天之曠達固不若和靖之靜深鄴侯之荒誕自不若東坡之靈敏也其餘如賈似道之豪奢孫東瀛之華贍雖在西湖數十年用錢數十萬其於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風味實有未曾夢見者在也世間措大何得易言遊湖

蘇軾夜泛西湖詩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又湖上夜歸詩　我飲不盡器半酣尤味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邨依依聞暗香

又懷西湖寄晁美叔詩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

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淸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烟淸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屛騎從蹔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淸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寅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弗論錢

李奎西湖詩　錦帳開桃岸蘭橈繫柳津鳥歌如勸酒花笑欲留人鐘磬千山夕樓臺十里春回看香霧裏羅綺六橋新

第一二三冊 86.5版 一 42B

蘇軾聞西湖詩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紜自唯
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
誰能繼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
時下浴金波
周立勳西湖詩　平湖初漲綠如天荒草無情不記
年猶有當時歌舞地西泠烟雨麗人船
夏煒西湖竹枝詞　四面空波捲笑聲湖光今日最
分明舟人莫定游何處但望鴛鴦睡處行　平湖
竟日只濛濛不信韶光只此中笑拾楊花裝半臂
恐郎到晚怯春風　行觴次第到湖灣不許鶯花

半刻閒眼看誰家金絡馬日駝春色向孤山　春
波四合沒晴沙晝在湖船夜在家怪殺春風歸不
斷擔頭原自插梅花
歐陽修西湖詩　菡萏香消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
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趙子昂西湖詩　春陰柳絮不能飛雨足蒲芽綠更
肥只恐前呵驚白鷺獨騎款段遶湖歸
袁宏道西湖總評詩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
橋十里風勝果一天月錢祠無佳處一片好石碣
孤山舊亭子涼蔭滿林樾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

髮南高看雲生北高見日沒楚人無羽毛能得幾
遊越
范景文西湖詩　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烟雨
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看青山
張岱西湖詩　追想西湖始何緣得此名恍逢西子
面大服古人評冶艷山川合風姿烟雨生奈何呼
不已一往有深情　一望烟光裏滄茫不可尋吾
鄉爭道上此地說湖心潑墨米顛畫移情伯子琴
南華秋水意千古有人欽　到岸人心去月來不
看湖漁燈隔水見堤樹帶烟糢真意言詞盡淡粧

脂粉無問誰能領略此際有髯蘇
又西湖十景詩　一峯一高人兩人相與語此地有
西湖勾留不肯去兩峯插雲　湖氣冷如冰月光
淡于雪肯棄與三潭杭人不看月三潭印月　高
柳蔭長堤疏疏漏殘月蹁躚步松沙恍疑是踏雪
斷橋殘雪　夜氣滃南屏輕嵐薄如紙鐘聲出上
方夜渡空江水南屏晚鐘　烟柳幕桃花紅玉沈
秋水文弱不勝夜西施剛睡起蘇堤春曉　頰上
帶微酡解頤開笑口何物醉荷花煖風原似酒麯
院荷風　深柳叫黃鸝清音入空翠若果有詩腸

不應比鼓吹 柳浪聞鶯 殘塢臨湖岸頽然一醉翁奇情在瓦礫何必藉人工 雷峯夕照 秋空見皓月冷氣入林皋靜聽孤飛雁聲輕天政高 平湖秋月 深恨放生池無端造魚獄今來花港中肯受人拘束 花港觀魚

柳耆卿望海潮詞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

乘時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鳳池誇 金主聞此詞慕西湖勝景遂起投鞭渡江之思

于國寶風入松詞 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 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

西湖北路

玉蓮亭

白樂天守杭州政平訟簡貧民有犯法者於西湖種樹幾株富民有贖罪者令於西湖開葑田數畝歷任多年湖葑盡拓樹木成陰樂天每於此地載妓看山尋花問柳居民設像祀之亭臨湖岸多種青蓮以象公之潔白右折而北爲纜舟亭樓船鱗集高柳長隄遊人至此買舫入湖者喧闐如市東去爲玉凫園湖水一角僻處城阿舟楫罕到寓西湖者欲避囂雜莫于此地爲宜園中有樓倚窗南望沙際水明常見浴凫數百出沒波心此景幽絕

白居易玉蓮亭詩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層翠月照波心一點珠碧毯綠

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孤山寺北謝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谷誰家燕子啄新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猶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深裏白沙隄

昭慶寺

昭慶寺自獅子峯屯霞石發脉堪輿家謂之火龍石晉元年始創燬於錢氏乾德五年宋太平興國元年重建立戒壇天禧初改名昭慶是歲又火迨明洪武至成化凡修而火者再四年奉敕再建廉訪楊繼宗

監修有湖州富民應募挈萬金來殿宇室廬頗極壯麗嘉靖三十四年以倭亂恐賊據爲巢遽火之事平再造遂用堪輿家說闢除民舍使寺門見水以厭火災隆慶三年復燬萬厯十七年司禮監太監孫隆以織造助建懸幢列鼎絶盛一時而兩廡櫛比皆市廛精肆奇貨可居春時有香市與南海天竺山東香客及鄉村婦女兒童往來交易人聲嘈雜舌敝耳聾抵夏方止崇禎十三年又火烟焰障天湖水爲赤及至清初踵事增華戒壇整肅較之前代尤更莊嚴　一說建寺時爲錢武肅王八十大壽寺僧圓淨訂緇流

古樸天香勝蓮勝林慈受慈雲等結蓮社誦經放生爲王祝壽每月朔登壇說戒居民行香禮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昭慶今以古德諸號即爲房名

袁宏道昭慶寺小記　從錢塘門而西望寶俶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似頰温風如酒波紋若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厯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次早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張岱西湖香市記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盡于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日香市然進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墳市于湖心亭市于飛來峯無不市而獨湊集于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厰厰外又攤節節寸寸凡簪

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孖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似頰温風如酒波紋若綾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别士女閒都不勝其村妝野婦之喬畫芳蘭薌澤不勝其合香芫荽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欱笙之聒帳鼎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

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禎庚辰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洊饑民強半餓死壬午道梗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饑殍舁出扛擡相屬時杭州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詞餽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誚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實錄

哇哇宕

哇哇石在棋盤山上昭慶寺後有石池深不可測峭

壁橫空方員可三四畝空谷相傳聲喚聲應如小兒啼焉上有棋盤石聳立山頂其下烈士祠為宋踣金勝祝威諸人皆宋時死金人難者以其生前有護衛百姓功故至今祀之

屠隆哇哇宕詩　昭慶莊嚴盡佛圖如何空谷有呱呱千兒乳墜成賢刧五覺聲聞報給孤流出桃花緣古宕飛來怪石入冰壺隱身巖下傳消息任爾臨崖動地呼

大佛頭

大石佛寺攷舊史秦始皇東遊入海纜舟于此石上後因賈平章住裏湖葛嶺宋大內在鳳凰山相去二十餘里平章聞朝鐘響即下湖船不用篙楫用大錦纜絞動盤車則舟去如駛大佛頭其繫纜石椿也平章敗後人鐫為半身佛像飾以黃金構殿覆之名大石佛院至元末燬明永樂間僧志琳重建敕賜大佛禪寺賈秋壑為誤國奸人其于山水書畫骨董凡經其鑒賞無不精妙所製錦纜亦自可人一日臨安失火賈方在半閒堂鬬蟋蟀報者絡繹賈殊不顧但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直至太廟矣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舁輿人里許即易倏忽至火所

下令肅然不過日焚太廟者斬殿帥于是帥率勇士數十人飛身上屋一時撲滅賈雖奸雄威令必行亦有快人處

張岱大石佛院詩　余少愛嬉遊名山恣探討泰嶽既峗峨補陀復杳渺天竺放光明齊雲集百鳥活佛與靈神金身皆藐小自到南明山石佛出雲表食指及拇指七尺猶未了寶石更特殊當年石工巧磐石數丈高止塑一頭腦量其半截腰丈六猶嫌少問佛幾許長人天不能曉但見往來人盤旋如虱蚤而我獨不然參禪已到老入地而摩天何

在非佛道色相求如來鉅細皆心造我視大佛頭
仍然一莖草

甄龍友西湖大佛頭贊　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
地人只見一橛

保俶塔

寶石山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錢武肅王封壽星寶石山羅隱爲之記其絕頂爲寶峯有保俶塔一名寶所塔葢保俶塔也宋太平興國元年吳越王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入朝恐其被留許造塔以保之稱名者天子也至都賜禮賢宅以

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一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既歸造塔以報佛恩保俶之名遂誤爲保叔不知者遂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俶爲人敬慎放歸後每視事徙坐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敢寧居乎每修省入貢焚香而後遣之未幾以地歸宋封俶爲淮海國王其塔元至正末燬僧慧炬重建明成化間又燬正德九年僧文鏞再建嘉靖元年又燬二十二年僧永固再建隆慶三年大風折其頂塔亦漸圮萬歷二十二年重修其地有壽星石屯霞石去寺百步有看松臺俯臨巨壑凌駕松杪看者驚悸塔下石壁孤峭緣壁有精廬四五間爲天然圖畫閣

黃久文冬日登保俶塔詩　當峯一塔微落木淨烟
浦日寒山影瘦霜泐石稜苦山雲自悠然來者適
爲主與子欲談心松風代吾語

夏公謹保叔塔詩　客到西湖上春遊尚及時石門
深歷險山閣靜憑危午寺鳴鐘亂風潮去舫遲淸
樽歡不極醉筆更題詩

錢思復保俶塔詩　金刹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

秋共白江樹晚逾靑鬱屋巖藏雨黏崖石墜星下
看湖上客歌吹正沈冥

瑪瑙寺

瑪瑙坡在保俶塔西碎石文瑩質若瑪瑙土人採之以鐫圖篆晉時遂建瑪瑙寶勝院元末燬明永樂間重建有僧芳洲僕夫藝竹得泉遂名僕夫泉山巔有閣凌空特起憑眺最勝俗稱瑪瑙山居寺中有大鐘侈弇齊適舒而遠聞上鑄蓮經七卷金剛經三十二分晝夜十二時保六僧撞之每撞一聲則法華七卷金剛三十二分皆聲吾想法夜聞鐘起人道念

一至旦晝無不牿亡今于平明白晝時聽鐘聲猛爲提醒大地山河都爲震動則鏗鍧一響是竟法華一轉般若一轉矣內典云人聞鐘鳴未歇際地獄衆生刑具暫脫此間也鼎革以後恐寺僧惰慢不克如前

張岱瑪瑙寺長鳴鐘詩　女媧鍊石如鍊銅鑄出梵王千斛鐘僕夫泉淸洗刷早半是頑銅半瑪瑙鎚金琢玉昆吾刀盤旋鐘紐走蒲牢十萬八千法華字金剛般若居其次貝葉靈文滿背腹一聲撞破蓮花獄萬鬼桁楊暫脫離不愁漏盡啼荒雞晝夜百刻三千杵菩薩慈悲淚如雨森羅殿前免刑戮惡鬼猙獰齊退役一擊淵淵大地驚青蓮字字有潮音特爲衆生解寃結共聽毘盧廣長舌敝言佛說盡荒唐勞我闍黎日夜忙安得成湯開一面吉網羅鉗都不見

智果寺

智果寺舊在孤山錢武肅王建宋紹興間造四聖觀徙於大佛寺西先是東坡守黃州於潛僧道潛號參寥子自吳中來訪東坡夢與賦詩有寒食淸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東坡守杭參寥卜居智果有泉出石罅開寒食之明日東坡來訪參寥汲泉煮茗適符所夢東坡四顧壇壝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懺堂當有九十三級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吾死後當舍身爲寺中伽藍參寥遂塑東坡像供之伽藍之列留偈壁間有金剛開口笑鐘樓樓笑金剛雨打頭直待有鄰通一綫雨垂公案一時修後寺破敗崇禎壬申有揚州茂才鮑同德字有鄰者來寓寺中東坡兩次入夢屬以修寺鮑辭以貧士安辦此公曰子第爲之自有助子者次日見壁間偈有有鄰二字遂心動立願作西泠記夢見人輒出示之一日至邸遇維揚姚永言備言其夢座中有粵東謁選進士宋公兆禴者甚爲駭異次日宋公筮仕遂得仁和永言慫恿之宋公力任其艱寺得再葺時有泉適出寺後好事者仍名之參寥泉焉

六賢祠

宋時西湖有三賢祠兩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也其一在龍井資聖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辨才蘇東坡也寶慶間袁樵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公隄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

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士卻與袁樵趁酒錢又據陳眉公筆記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和靖清節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黃山谷有水仙花詩用此事錢塘昔聞水仙廟荆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孤山處士家則宋時所祀止和靖一人明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重濬西湖立四賢祠以祀李鄴侯白蘇林三人杭人益以楊公稱五賢而後乃祧楊公增祀周公維新王公弇州稱六賢祠張公亮曰湖上之祠宜以久居其地與風流標令爲山水深契者乃列之周

公冷面且爲神明有別祠矣弇州文人與湖非久要今並四公而坐恐難熟熱也人服其確論

張明弼六賢祠詩　山川亦自有聲氣西湖不易與人熱五日京兆王弇州冷面臬司號寒鐵原與湖山非久要心胸不復留風月猶議當時李鄴侯西泠尚未通舟楫有林蘇白樂天眞與烟霞相結納風流俎豆自千秋松風菊露梅花雪

西泠橋

西泠橋一名西陵或曰即蘇小小結同心處也及見方子公詩有云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柳色青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泠故實耶昔趙王孫孟堅子固常客武林値菖蒲節周公謹同好事者邀子固游西湖酒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橋掠孤山艤舟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叫曰此眞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眞謫仙人得山水之趣味者東坡之後復見此人

袁宏道西泠橋詩　西泠橋水長在松葉細如針不肯結羅帶鶯如衫燕如釵油壁車斫爲柴青驄馬

自西來昨日樹頭花今朝陌上土恨血與啼魂一半逐風雨　桃花雨詩　淺碧深紅大半殘惡風催雨剪刀寒桃花不比杭州女洗卻臙脂不耐看

李流芳西泠橋題畫　余嘗爲孟暘題扇多寶峯頭石欲摧西泠橋邊樹不開輕烟薄霧斜陽下曾泛扁舟小築來西泠橋樹色眞使人可念橋亦自有古色近聞且改築當無復舊觀矣對此悵然

岳王墳

岳鄂王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葬後朝廷購求葬處順之子以告及啟棺如生乃以禮服殮

焉隗順史失載今之得以崇封祀享肹蠁千秋皆順力也倪太史元璐日岳王祠泥範忠武鐵鑄檜卨人之欲不朽檜卨也甚于忠武按公之改謚忠武自隆慶四年墓前之有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始于正德八年指揮李隆以銅鑄之旋爲游人撻碎後增張俊一像四人反接跪于丹墀自萬厤二十六年按察司副使范涞易之以鐵遊人椎擊益狠四首齊落而下體爲亂石所擲止露肩背旁墓爲銀瓶小姐王被害其女抱銀瓶墜井中死楊鐵崖樂府日岳家父國之城秦家奴城之傾皇天不靈殺我父與兄嗟我銀瓶

爲我父緹縈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衞鳴墓前有分屍檜天順八年杭州同知馬偉鋸而植之首尾分處以示磔檜狀隆慶五年大雷擊折之朱太史之俊日一秦檜耳鐵首木心俱不能保至此天啟丁卯浙撫造祠媚璫窮工極巧徙蘇隄第一橋於百步之外數日立成駭其神速崇禎改元魏璫敗毀其祠議以木石修王廟卜之王王弗許

岳雲王之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得其力大捷號日贏官人軍中皆呼焉手握兩鐵鎚重八十觔王征伐未嘗不與每立奇功王輒隱之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死年二十二贈安遠軍承宣使所用鐵鎚猶存

張憲爲王部將屢立戰功紹興十年兀朮屯兵臨潁憲破其兵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秦檜主和班師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卒無人應張俊煅煉憲被掠無完膚強辯不伏卒以冤死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正德十二年布衣王大新發地得碣石乃崇封焉郡守梁材建廟修撰唐皐記之

牛皐墓在棲霞嶺上皐字伯遠汝州人岳鄂王部將素立戰功秦檜懼其怨巳一日大會眾軍士置毒害之皐將死歎日吾年近六十官至侍從郎一死何恨但恨和議一成國家日削大丈夫不能以馬革裹屍報君父是爲歎耳

張景元岳墳小記　岳少保墳祠祠南向舊在闕孫中貴爲買民居開道臨湖殊愜大觀祠右衣冠葬焉石門華表形製不鉅雅有古色

周詩岳王墳詩　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干戈戎馬異涕淚古今同日斷

封邱上蒼蒼夕照中

高啟岳王墳詩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劒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霧中

唐順之岳王墳詩　國耻猶未雪身危亦自甘九原人不返萬壑氣長寒豈恨藏弓早終知借劒難吾生非壯士於此髮衝冠

蔡汝南岳王墓詩　誰將三字獄墮此一長城北望眞堪淚南枝空自榮國隨身共盡君恃相爲生落

日松風起猶聞劒戟鳴

王世貞岳墳詩　落日松杉覆古碑英風颯颯動靈祠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黃龍大將旗三殿有人朝北極六陵無樹對南枝莫將烏喙論勾踐鳥盡弓藏也不悲

徐渭岳墳詩　墓門慘淡碧湖中丹檴朱扉射水紅四海龍蛇寒食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傳家俎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張岱岳王墳詩　西泠烟雨岳王宮鬼氣陰森碧樹叢函谷金人長墮淚昭陵石馬自嘶風半天雷電金牌冷一族風波夜壑紅泥塑岳侯鐵鑄檜祇今千載罵奸雄

董其昌岳墳柱對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小朝廷豈求活耶孝子死孝忠臣死忠大丈夫當如是矣

張岱岳墳柱銘　嗚呼天悲鐵象此冤未雪常聞石馬哭昭陵拓地飲黃龍厥志當酬倘見泥兵涇廟

紫雲洞

紫雲洞在烟霞嶺右其地怪石蒼翠劈空開裂山頂層層如廈屋天搆賈似道命工疏剔建庵刻大士像

于其上雙石相倚爲門清風時來谽谺透出久坐使人寒慄又有一坎突出洞中蓄水澄潔莫測其底洞下有懶雲窩四山圍合竹木掩映結庵其中名賢遊覽至此每有遺世之思洞旁一壑幽深昔人鑿石聞金鼓聲而止遂名金鼓洞洞下有泉曰白沙好事者取以瀹茗與虎跑齊名

王思任詩　筍輿幽討徧大壑氣沈沈山葉逢秋醉溪聲入午瘖是泉從竹護無石不雲深沁骨涼風至僧寮築碧陰

西湖夢尋卷一終

西湖夢尋卷二

古劍蝶庵張　岱著纂

西湖西路

玉泉寺

玉泉寺爲故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超說法于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龍王祠晉天福三年始建淨空院於泉左宋理宗書玉泉淨空院額祠前有池畝許泉白如玉水望澄明淵無潛甲中有五色魚百餘尾投以餅餌則奮鬐鼓鬣攫奪盤旋大有情致泉底有孔出氣如橐籥是即神龍泉穴又有細雨

泉晴天水面如雨點不解其故泉出可溉田四千畝近者曰鮑家田吳越王相鮑慶臣采地也萬厤二十八年司禮孫東瀛於池畔改建大士樓居春時遊人甚眾各攜果餌到寺觀魚餵飼之多魚皆饜飫較之放生池則侏儒飽欲死矣

道隱玉泉寺詩　在昔南齊時說法有曇超天花墜碧空神龍聽法語撫掌一讚歎出泉成白乳澄潔更空明寒涼卻酷暑石破起冬雷天驚逗秋雨如何烈日中水紋如碎羽言有橐籥聲氣孔在泉底內多海大魚猙獰數百尾餅餌驟然投要遮全振旅見食即忘生無怪盜賊聚

集慶寺

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植松以達天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藤蘿冒塗走其下者人面皆綠行里許有集慶寺乃宋理宗所愛閻妃功德院也淳祐十一年建造閻妃鄞縣人以妖豔專寵後宮寺額皆御書巧麗冠于諸剎經始時望青採斫勳舊不保鞭笞追逮擾及雞豚時有人書法堂鼓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理宗深恨之大索不得此寺至今有理宗御容兩軸六陵既掘

冬青不生而帝之遺像竟托閻妃之面皮以存何可輕也元季燬明洪武二十七年重建

張京元九里松小記　九里松者僅見一株兩株如飛龍劈空雄古奇偉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於錢塘潮今已化爲烏有更千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有無哉

陳玄暉集慶寺詩　玉鉤斜內一閻妃姓氏猶傳眞正奇宮嬪若非能佞佛御容焉得在招提　布地黃金出紫薇官家不若一閻妃江南賦稅憑誰用日縱平章恣水嬉　開荒築土建壇墠功德巍峩

在石碑集慶猶存宮殿毀面皮眞箇屬閹妃　昔日曾傳九里松後聞建寺一朝空放生自出羅禽鳥聽信閹黎說有功

飛來峯

飛來峯稜層剔透嵌空玲瓏是米顛袖中一塊奇石使有石癖者見之必具袍笏下拜不敢以稱謂簡褻只以石丈呼之也深恨楊髡徧體俱鑿佛像羅漢世尊櫛比皆是如西子以花豔之膚瑩白之體刺作臺池鳥獸乃以黔墨塗之也奇格天成妄遭錐鑿思之骨痛翻恨其不匿影西方輕出靈鷲受人戮辱亦猶

士君子生不逢時不束身隱遁以才華傑出反受摧殘郭璞禰衡並受此慘矣慧理一歎謂其何事飛來蓋痛之也亦惜之也且楊髡沿溪所刻羅漢皆貌已像騎獅騎象侍女皆裸體獻花不一而足田公汝成錐碎其一余少年讀書岣嶁亦碎其一聞楊髡當日住德藏寺專發古塚喜與殭屍淫媾知寺後有來提舉夫人與陸左丞化女皆以色夭用水銀灌殮楊命發其塚有僧眞諦者性騃戇爲寺中樵汲聞之大怒嘄呼詬誶主僧懼禍鎖禁之及五鼓楊髡起趣衆發掘眞諦踰垣而出抽韋馱木杵奮擊楊髡裂其腦蓋從人救護無不被傷但見眞諦於衆中跳躍每踰尋丈若隼擻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欃鋤畚插都被毀壞楊髡大懼謂是韋馱顯聖不敢往發率衆遽去亦不敢問此僧也洵爲山靈吐氣

袁宏道飛來峯小記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峯爲第一峯石踰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蜺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窕窈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髡所

爲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峯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門次爲王靜虛陶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又戲題飛來峯詩　試問飛來峯未飛在何處人世多少塵何事飛不去高古而鮮妍楊班不能賦
白玉簇其顛青蓮借其色惟有虛空心一片描
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識

張岱飛來峯詩　石原無此理變幻自成形天巧疑

第二二三冊 98 年版　43B

經鑿神功不受型搜空或淬水開闢必雷霆應悔輕飛至無端遭巨靈　石意猶思動躨跜勢若撐鬼工穿曲折兒戲斵瓏玲深入營三窟巒開倩五丁飛來或飛去防爾為身輕

冷泉亭

冷泉亭在靈隱寺山門之左丹垣綠樹翳映陰森亭對峭壁一泓冷然淒清入耳亭後西栗十餘株大皆合抱冷颼暗樾遍體清涼秋初栗熟大若櫻桃破苞食之色如蜜珀香若蓮房天啟甲子余讀書岣嶁山房寺僧取作清供余謂雞頭實無其鬆脆鮮胡桃遜其甘芳也夏月乘涼移枕簟就亭中臥月澗流淙淙絲竹並作張公亮聽此水聲吟林丹山詩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言此水聲帶金石已先作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余嘗謂住西湖之人無人不帶歌舞無山不帶歌舞無水不帶歌舞脂粉紈綺即村婦山僧亦所不免因憶眉公之言曰西湖有名山無處士有古剎無高僧有紅粉無佳人有花朝無月夕曹娥雪亦有詩嘲之曰燒鵝羊肉石灰湯先到湖心次岳王斜日未曛客未醉齊抛明月進錢塘余在西湖多在湖船作寓夜夜見湖上之月而今又

避囂靈隱夜坐冷泉亭又夜夜對山間之月何福消受余故謂西湖幽賞無過東坡亦未免遇夜入城而深山清寂皓月空明枕石漱流臥醒花影除林和靖李岣嶁之外亦不見有多人矣即慧理賓王亦不許其同在臥次

袁宏道冷泉亭小記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峯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香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常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渟可以蠲煩析酲山樹為蓋巖谷為屏雲從棟出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于牀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亭記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

靈隱寺

明季昭慶寺火未幾而靈隱寺火未幾而上天竺又火三大寺相繼而毀是時唯具德和尚為靈隱住持

不數年而靈隱蛋成葢靈隱自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門匾曰景勝覺場相傳葛洪所書寺有石塔四錢武肅王所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靈隱禪寺元至正三年燬明洪武初再建改靈隱寺宣德七年僧曇讚建山門良玠建大殿殿中有拜石長丈餘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如畫正統十一年玹理建直指堂堂額爲張即之所書隆慶三年燬萬厯十二年僧如通重建二十八年司禮監孫隆重修至崇禎十三年又燬具和尚查如通舊籍所費八萬今計工料當倍之具和尚慘澹經營咄嗟立辦其因緣之大恐蓮池金

粟所不能逮也具和尚爲余族弟丁酉歲余往候之則大殿方丈尚未起工然東邊一帶闕閣精藍凡九進客房僧舍百什餘間棐几藤牀鋪陳器皿皆不移而具香積廚中初鑄三大銅鍋鍋中煮米三擔可食千人具和尚指鍋示余曰此弟十餘年來所掙家計也飯僧之衆亦諸刹所無午間方陪余齋見有沙彌持赫蹏送看不知何事第對沙彌曰命庫頭開倉沙彌去及余飯後出寺門見有千餘人蜂擁而來肩上擔米頃刻上廩斗斛無聲忽然竟去余問和尚和尚曰此丹陽施主某歲致米五百擔水腳挑錢纖悉自備不許飲常住勺水七年於此矣余爲嗟歎因問大殿何時可成和尚對以明年六月爲弟六十法子萬人人餽十金可得十萬則吾事濟矣踰三年而大殿方丈俱落成焉余作詩以記其盛

張岱壽具和尚并賀大殿落成詩

飛來石上白猿立石自呼猿猿應石具德和尚行脚來山鬼啾啾寺前泣生公叱石同叱羊沙飛石走山奔忙驅使萬靈皆辟易火龍爲之開洪荒正德初年有簿對八萬今當增一倍談笑之間事巳成和尚功德可思議黃金大地破慳貪聚米成邱粟若山萬人團

簇如蜂蟻和尚植杖意自閒余見催科只數貫縣官敲朴加煅煉白糧升合尙怒呼如坻如京不盈半憶昔訪師坐法堂赫蹏數寸來丹陽和尚聲色不易動第令侍者開倉場去不移時階戺亂白粲馱來五百擔上倉斗斛寂無聲千百人夫頃刻散米不追呼人不繫送到座前猶屏氣公侯福德將相才羅漢神通菩薩慧如此工程非戲謔向師頌之師不諾但言佛自有因緣老僧只怕因果錯余自聞言請受記阿難本是如來弟與師同住五百年挾取飛來復飛去

張祜靈隱寺詩　峯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烟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洞石點苔鮮好是呼猿父西巖深響連

賈島靈隱寺詩　峯前峯後寺新秋絕頂高窗見沃洲人在定中聞蟋蟀鶴子棲處挂獮猴山鐘夜度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棲心欲懸帆身未逸謝公此地昔曾遊

周詩靈隱寺詩　靈隱何年寺青山向此開澗流元不斷峯石自飛來樹覆空王苑花藏大士臺探宜

有玄度莫遣夕陽催

北高峯

北高峯在靈隱寺後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上有華光廟以祀五聖山半有馬明王廟春日祈蠶者咸往焉峯頂浮屠七級唐天寶中建會昌中燬錢武肅王修復之宋咸淳七年復燬此地羣山屏遶湖水鏡涵由上視下歌舫漁舟若鷗鳧出沒烟波遠而益微僅覘其影西望羅刹江若疋練新濯遙接海色茫茫無際張公亮有句江氣白分海氣合吳山青盡越山來詩中有畫郡城正值江湖之閒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竹木雲蓊鬱鬱葱葱鳳舞龍盤眞有王氣蓬勃山麓有無着禪師塔師名文喜唐肅宗時人也瘞骨于此韓侂胄取爲葬地啟其塔有陶龕焉容色如生髮垂至肩指爪盤屈遶身舍利數百粒三日不壞竟荼毘之

蘇軾遊靈隱高峯塔詩　言遊高峯塔蓐食始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又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

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梨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彷徨贈別留疋布今歲天早霜

韜光庵

韜光庵在靈隱寺右之半山韜光禪師建師蜀人唐太宗時辭其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留逢巢即止師遊靈隱山巢溝塢值白樂天守郡悟曰吾師命之矣遂卓錫焉樂天聞之遂與爲友題其堂曰法安內有金蓮池烹茗井壁閒有趙閱道蘇子瞻題名庵之右爲呂純陽殿萬厯十二年建參政郭子章爲之記駱賓王亡命爲僧匿跡寺中宋之問自謫所還至江

南偶宿于此夜月極明之問在長廊索句吟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後句未屬思索良苦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適欲題此寺得上聯而下句不屬僧請吟上句宋誦之老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遂續終篇遲明訪之老僧不復見矣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

袁宏道韜光庵小記　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絡達于山廚庵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

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刳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眞不可及已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

張京元韜光庵小記　韜光庵在靈鷲後鳥道蛇盤一步一喘至庵入坐一小室峭壁如削泉出石罅滙爲池蓄金魚數頭低窗曲檻相向啜茗眞有武陵世外之想

蕭士瑋韜光庵小記　初二雨中上韜光庵霧樹相引風烟披薄木末飛流江懸海挂倦時踞石而坐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中能全有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竟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沸波竟夜不息視聽幽獨喧極反寂益信聲無哀樂也

受肇和自韜光登北高峯詩　高峯千仞玉嶙峋石磴攀躋翠藹分一路松風長帶雨半空嵐氣自成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蘇內翰登臨處處有遺文

白居易招韜光禪師詩　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濾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菜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韜光禪師答白太守詩　山僧野性愛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青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至恐妨鶯囀翠樓前

楊蟠韜光庵詩　寂寂堦前草春深鹿自啣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王思任韜光庵詩　雲老天窮結數楹濤呼萬壑盡

松聲鳥來佛座施花去泉入僧廚漉茶行一捺斷山流海氣半株殘塔插湖明靈峯占絕杭州妙輸與韜光得隱名　又韜光澗道詩　靈隱入孤峯庵庵疊翠重僧泉交竹驛仙屋破雲封綠暗天俱貴幽寒月不濃澗橋秋倚處忽一響山鐘

岣嶁山房

李茇號岣嶁武林人住靈隱韜光山下造山房數楹盡駕迴溪絕壑之上溪聲淙淙出閣下高厓插天古木蓊蔚大有幽致山人居此孑然一身好詩與天池徐渭友善客至則呼僮駕小舫盪槳於西泠斷橋之

閒笑咏竟日以山石自磥生壙死即埋之所著有岣嶁山人詩集四卷天啟甲子余與趙介臣陳章侯顏敘伯卓珂月余弟平子讀書其中主僧自超園蔬山蔌淡薄淒清但恨名利之心未淨未免唐突山靈至今猶有媿色

張岱岣嶁山房小記　岣嶁山房偪山偪谿偪韜光路故無徑不梁無屋不閣門外蒼松傲睨蓊以雜木泠綠萬頃人面俱失石橋低磴可坐十人寺僧刳竹引泉橋下交交牙牙皆為竹節天啟甲子余鏇戶其中者七閱月耳飽谿聲目飽清樾山上下多西粟鞭箏甘芳無比鄰人以山房為市蓏果羽族日致之而獨無魚乃瀦谿為壑繫巨魚數十頭有客至輒取魚給鮮日晡必出步冷泉亭包園飛來峯一日緣谿走看佛像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胡坐龍象蠻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眞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諸蠻女置溺溲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為椎佛也咄咄怪事及知為楊髡皆歡喜讚歎

徐渭訪李岣嶁山人詩　岣嶁詩客學全眞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

年火宅三車客文長被繫七年纔釋十里荷花兩槳人兩岸鷗鳧仍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王思任岣嶁僧舍詩　亂苔膏古蔭慘綠薇新芋烏語皆番異泉心即佛禪買山應較尺賒月敢辭錢多少清涼界幽僧抱竹眠

青蓮山房

青蓮山房為涵所包公之別墅也山房多修竹古梅倚蓮花峯跨曲澗深巖峭壁掩映林麓間公有泉石之癖日涉成趣臺榭之美冠絕一時外以石屑砌壇柴根編戶富貴之中又着草野政如小李將軍作丹

青界畫樓臺細畫雖竹籬茆舍無非金碧輝煌也曲房密室皆儲侍美人行其中者至今猶有香豔當時皆珠翠團簇錦繡推成一室之中宛轉曲折環繞盤旋不能即出主人於此精思巧構大類迷樓而後人欲如包公之聲伎滿前則亦兩浙薦紳先生所絕無者也今雖數易其主而過其門者必曰包氏北莊

陳繼儒青蓮山房詩　造園華麗極反欲學郊莊編戶留柴葉磊壇帶石霜梅根常塞路溪水直穿房覓主無從入裴回走曲廊　主人無俗態築圃見文心竹暗常疑雨松梵自帶琴牢騷寄聲伎經濟儲山林久已無常主包莊說到今

呼猿洞

呼猿洞在武林山晉慧理禪師常畜黑白二猿每于靈隱寺月明長嘯二猿隔岫應之其聲清皦後六朝宋時有僧智一倣舊蹟而畜數猿於山臨澗長嘯則羣猿畢集謂之猿父好事者施食以齋之因建飯猿堂今黑白二猿尚在有高僧住持則或見黑猿或見白猿具德和尚到山則黑白皆見余於方丈作一對送之生公說法雨墮天花莫論飛去飛來頑皮石也會點頭慧理參禪月明長嘯不問是黑是白野心猿都能荅應具和尚在靈隱聲名大著後以徑山佛地謂歷代祖師多出于此徙住徑山事多格迕爲時無幾遂致湼槃方知盛名難居雖在緇流亦不可多取

陳洪綬呼猿洞詩　慧理是同鄉白猿供使令以此後來人十呼十不應　明月在空山長嘯是何意呼山山自來麾猿猿不去　痛恨遇眞伽斧斤殘怪石山亦悔飛來與猿相對泣　洞黑復幽深恨無巨靈力余欲鎚碎之白猿當自出

張岱呼猿洞對　洞裏白猿呼不出崖前殘石悔飛來

三生石

三生石在下天竺寺後東坡圓澤傳曰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遊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以絕世事豈可復到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歎曰吾不

欲謚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吾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觀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返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還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

荅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弗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烟棹上瞿唐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一

王元章送僧歸中竺詩　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苔明月不埋穿樹出老夫曾此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寄卻憶三生有夢回鄉曲故人憑問訊孤山梅樹幾番開

蘇軾贈下天竺惠淨師詩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

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作三絕句　當年衫鬢兩靑靑强說重來慰別情衰鬢祗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說來生　出處依希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上天竺

上天竺晉天福間僧道翊結茆庵於此一夕見毫光

發于前澗晚視之得一奇木刻畫觀音大士像後漢乾祐間有僧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上妙相莊嚴端正殊好晝放白光士民崇信錢武肅王常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寤而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幢華蓋迎請下山而澍雨沾足自是有禱輒應而雨每滂薄不休世傳爛稻龍王焉南渡時施舍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猫睛等雖大內亦所罕見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謂觀音以聲聞宜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令僧元淨號辨才者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

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靈感觀音殿額辨才乃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簷建咸四年兀朮入臨安高宗航海兀朮至天竺見觀音像喜之乃載後車與大藏經并從而北時有比邱知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舍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建寺奉之天竺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詭曰藏之井中今方出現其實併非前像也乾道三年建十六觀堂七年改院爲寺門扁皆御書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元至元三年燬五年僧慶思重建仍改天竺教寺元末燬明洪武初重建萬歷二十七年重修崇禎末年又燬

清初又建時普陀路絶天下進香者皆近就天竺香火之盛當甲東南二月十九日男女宿山之多殿內外無下足處與南海潮音寺正等

張京元上天竺小記　天竺兩山相夾迴合若迷山石俱骨立石間更繞松篁過下竺諸僧鳴鐘肅客寺荒落不堪入中竺如之至上竺山巒環抱風氣甚固望之亦幽致

蕭士瑋上天竺小記　上天竺疊嶂四周中忽平曠巡覽迎眺驚無歸路余知身之入而不知其所由入也從天竺抵龍井曲澗茂林處處有之一片雲

神運石風氣遒逸神明刻露選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泉色紺碧味淡遠與他泉迥矣

蘇軾記天竺詩引軾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鳴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在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又贈上天竺辨才禪師詩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

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鵠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方丈禮白足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趁奔鹿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

張岱天竺柱對　佛亦愛臨安法像自北朝留住山皆學靈鷲洛伽從南海飛來

西湖夢尋卷二終

古劍蝶庵張　岱著集

西湖中路

秦樓

秦樓初名水明樓東坡建常攜朝雲至此游覽壁上有三詩爲坡公手跡過樓數百武爲鏡湖樓白樂天建宋時宦杭者行春則集柳洲亭競渡則集玉蓮亭登高則集天然圖畫閣看雪則集孤山寺尋常讌客則集鏡湖樓兵燹之後其樓已廢變爲民居

蘇軾水明樓詩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

船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連天　放生魚鳥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浪能令山俯仰風帆似與月裴回　未成大隱成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片石居

緜昭慶緣湖而西爲餐香閣今名片石居閟閣精廬皆韻人別墅其臨湖一帶則酒樓茶館軒爽面湖非惟心胸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張謂晝行不厭湖上山夜坐不厭湖上月則盡之矣再去則桃花港其上爲石函橋唐刺史李鄴侯所建有水閘泄湖水以入古蕩沿東西馬塍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焉白樂天記云北有石函南有筧決湖水一寸可溉田五十餘頃閘下皆石骨磷磷出水甚急

徐渭八月十六片石居夜泛詞　月倍此宵多楊柳芙蓉夜色蹉鷗鷺不眠如晝裏舟過向前驚換幾汀莎　筒酒覓稀荷唱盡塘栖白苧歌天爲紅粧重展鏡如磨漸照胭脂奈褪何

十錦塘

十錦塘一名孫隄在斷橋下司禮太監孫隆於萬厤十七年修築隄闊二丈徧植桃柳一如蘇隄歲月既

多樹皆合抱行其下者枝葉扶蘇漏下月光碎如殘雪意向言斷橋殘雪或言月影也蘇隄離城遠爲清波孔道行旅甚稀孫隄直達西泠車馬游人往來如織兼以兩湖光豔十里荷香如入山陰道上使人應接不暇湖船小者可入裏湖大者緣隄倚徙緜錦帶橋循至望湖亭亭在十錦塘之盡漸近孤山湖面寬廠孫東瀛修葺華麗增築露臺可風可月兼可肆筵設席笙歌劇戲無日無之今改作龍王堂旁緣數楹咽塞離披舊景盡失再去則孫太監生祠背山面湖頗極壯麗近爲盧太監捨以供佛改名盧舍庵而以

孫東瀛像置之佛龕之後孫太監以數十萬金錢裝塑西湖其功不在蘇學士之下乃使其遺像不得一見湖光山色幽囚面壁見之大爲鯁悶

袁宏道斷橋望湖亭小記　湖上繇斷橋至蘇隄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於隄畔之草冶豔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全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望湖亭

卽斷橋一帶隄甚工緻比蘇隄猶美夾道種緋桃垂柳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隄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如茵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天竺淨慈龍井及山中庵院之屬所施不下數十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張京元斷橋小記　西湖之勝在近湖之易窮亦在近朝車暮舫徒行緩步人人可游時時可游而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時肩摩趾錯男女雜沓以挨簇爲樂無論意不在山水卽桃容柳眼自與東風相倚遊者何曾一着眸子也

李流芳斷橋春望圖題詞　往時至湖上從斷橋一望便魂消欲死還謂所知湖之瀲灩熹微大約如晨光之着樹明月之入廬盎山水映發他處卽有澄波巨浸不及也壬子正月以訪舊重至湖上輒獨往斷橋裴回終日翊日爲楊讖西題扇云十里西湖意都來到斷橋寒生梅萼小春入柳絲嬌乍見應疑夢重來不待招故人知我否吟望正蕭條又明日作此圖小春四月同孟暘子與夜話題此

譚元春湖霜草序　予以己未九月五日至西湖不寓樓閣不舍庵剎而以琴尊書札托一小舟而舟居之妙有五善焉舟人無酬酢一善也昏曉不爽其候二善也訪客登山恣意所如三善也入斷橋出西泠午眠夕興四善也殘客可避時時移棹五善也挾此五善以長于湖僧上鳧下觴止茗生箇檝因風漁茭聚火蒞以朝山夕水臨澗對松岸柳池蓮藏身接友早放孤山晚依寶石足了吾生足濟吾事矣

王叔杲十錦塘詩　橫截平湖十里天錦橋春接六

橋烟芳林花發霞千樹斷岸光分月雨川幾度觴飛隄外景一清棹發鏡中船奇觀椛點知誰力應有歌聲被管絃

白居易望湖樓詩　盡日湖亭臥心閒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蘇帽江風透葛衣柳隄行不厭沙軟絮霏霏

徐渭望江亭詩　亭上望湖水晶光瀉不流鏡寬萬影落玉湛一磯浮寒入沙蘆斷烟生野鶩投若從湖上望翻羨此亭幽

張岱西湖七月半記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類之其一樓船簫鼓峩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羣三五擠入人叢昭慶斷橋嘄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

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遊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赶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頮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妙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撲人清夢甚愜

孤山

水經注曰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山不連陵曰孤梅花嶼介於兩湖之間四面巖巒一無所麗故曰孤也是地水望澄明皦焉沖照亭觀繡峙兩湖反景若三山

之倒水下山麓多梅爲林和靖放鶴之地林逋隱居孤山宋眞宗徵之不就賜號和靖處士常畜雙鶴豢之樊中逋每泛小艇遊湖中諸寺有客來童子開樊放鶴縱入雲霄盤旋良久逋必棹艇遄歸蓋以鶴起爲客至之驗也臨終留絕句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留之弗徙至元楊連眞伽發其墓唯端硯一玉簪一明成化十年郡守李端修復之天啟間有王道士欲于此地種梅千樹雲閒張侗初太史補

孤山種梅序

袁宏道孤山小記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俗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荊棘中步步牽挂近日雷峯下有虞僧儒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張京元孤山小記　孤山東麓有亭翼然和靖故址今悉編籬插棘諸巨家規種桑養魚之利然亦賴其稍葺亭榭點綴山容楚人之弓何問官與民也

蕭照畫壁　西湖涼堂紹興閒所講高宗將臨觀之有素壁四堵高二丈中貴人促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即乞尚方酒四斗夜出孤山每一鼓即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而照亦沈醉上至覽之歎賞宣賜金帛

沈守正孤山種梅疏　西湖之上葱蒨親人亦爽朗易盡獨孤山盤鬱重湖之間水石草木皆有幽色唐時樓閣參差詩歌點綴冠於兩湖讀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之句猶可想見當時道孤山者不

徑西泠必沿湖水不似今從望湖折闤闠而入也此地尚有古梅偃蹇云是和靖故居

李流芳題孤山夜月圖　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孤山而歸時月初上新隄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爲孟暘寫出眞畫中矣

蘇軾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見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

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張祜孤山詩　樓臺聳碧岑一逕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出北林

徐渭孤山玩月詩　湖水澹秋空練色澄初靜倚棹激中流幽然適吾性舉酒忽見月光與波相映西子拂澹粧遙嵐挂孤鏡座客本玉姿照耀几筵瑩

暇時吐高懷四座盡傾聽卻言處士疏徒抱梅花詠如以徑寸魚蹄涔即成泳論久興彌洽返棹隄逾迴自顧縱清談何嫌麈麈柄

卓敬孤山種梅詩　風流東閣題詩客瀟灑西湖處士家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種梅花

王稺登贈林純卿卜居孤山詩　藏書湖上屋三間松映軒窗竹映關引鶴過橋看雪去送僧歸寺帶雲還輕紅荔子家千里疏影梅花水一灣和靖高風今已遠後人猶得住孤山

陳鶴題孤山林隱君祠詩　孤山春欲半猶及見梅花笑踏王孫草閒尋處士家塵心瑩水鏡野服映山霞巖壑長如此榮名豈足誇

王思任孤山詩　淡水濃山畫裏開無船不署好樓臺春當花月人如戲煙入湖燈聲亂催萬事賢愚同一醉百年修短未須哀只憐逋老栖孤鶴寂莫寒籬幾樹梅

張岱補孤山種梅敘　蓋聞地有高人品格與山川並重亭遺古跡梅花與姓氏俱香名流雖以代遷勝事自須人補在昔西泠逸老高潔韻同秋水孤清操比寒梅疏影橫斜遠映西湖清淺暗香浮動

長陪夜月黃昏今乃人去山空依然水流花放瑤葩灑雪亂飄冢上苔痕玉樹迷烟恍墮林間鶴羽茲來韻友欲步前賢補種千梅重修孤嶼凌寒三友蚤連九里松篁破臘一枝遠謝六橋桃柳竝想水邊半樹點綴冰花待將雪後橫枝低昂鐵幹美人來自林下高士臥於山中白石蒼崖擬築草亭招放鶴濃山淡水閒鋤明月種梅花有志竟成無約不踐將與羅浮爭盛還期庾嶺分香實為林處士之功臣亦是蘇長公之勝友吾輩常勞夢想應有宿緣哦曲江詩（曲江張九齡自題梅詠）便見孤芳風韻讀

廣平賦尙思鐵石心腸共策灞水之驢且向斷橋
踏雪遥瞻漆園之蝶羣來 林慕尋梅莫負佳期用
追芳躅

張岱林和靖墓柱銘　雲出無心誰放林間雙鶴月
明有意卽思冢上孤梅

關王廟

北山兩關王廟其近岳墳者萬厤十五年爲杭民施
如忠所建如忠客燕涉潞河颶風作舟將覆恍惚見
王率諸河神拯救獲免歸卽造廟祀之并祀諸河神
冢宰張瀚記之其近孤山者舊祠卑隘萬厤四十二

年金中丞爲導首鼎新之太史董其昌手書碑石記
之其詞曰西湖列刹相望梵宮之外其合於祭法者
岳鄂王于少保與關神而三爾甲寅秋神宗皇帝夢
感聖母中夜傳詔封神爲伏魔帝君易兜鍪而衮冕
易大纛而九旒五帝同尊萬靈受職覩禋懿莽温偶
姦大物生稱賊臣死墮下鬼何啻天淵顧舊祠湫隘
不稱詔書播告之意金中丞父子爰議鼎新時維導
首得孤山寺舊址度材壘土勒牆墉莊像設先後三
載而落成中丞以余實倡議屬余記之余攷孤山寺
且名永福寺唐長慶四年有僧刻法華於石壁會元
微之以守越州道出杭而杭守白樂天爲作記有九
諸侯率錢助工其盛如此成毁有數金石可磨越數
百年而祠帝君以釋典言之則舊寺非所謂現天大
將軍身而今祠非所謂現帝釋身者耶至人舍其生
而生在殺其身而身存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與法華
一大事之旨何異也彼謂心臣義士猶待坐蒲團修
觀行而後了生死者妄矣然則石壁巋然而石經初
未泐也頃者四川殲叛神爲助力事達宸聰非同語
怪惟遼西黠鹵尙緩天誅帝君能報曹而有不報神
宗者乎左挾鄂王右挾少保驅雷部擲火鈴昭虔之

鐵馬嘶風蔣廟之塑兵濡露諒盪魔皆如蜀道矣先
是金中丞撫閩籍神之告屢殲倭夸上功盟府故建
祠之費視衆差鉅蓋有夙願云寺中規制精雅廟貌
莊嚴兼之碑碣清華柱聯工確一以文理爲之較之
施廟其雅俗貢隔霄壤

董其昌孤山關王廟柱銘　忠能擇主鼎足分漢室
君臣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

宋兆禴關帝廟柱聯　從眞英雄起家直參聖賢之
位以大將軍得度再現帝王之身

張岱關帝廟柱對　統系讓偏安當代天王歸漢室

春秋明大義後來夫子屬關公

蘇小小墓

蘇小小者南齊時錢塘名妓也貌絕青樓才空士類當時莫不豔稱以年少早卒葬於西泠之塢芳魂不歿往往花間出現宋時有司馬槱者字才仲在洛下夢一美人搴帷而歌問其名曰西陵蘇小小也問歌何曲曰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東坡薦舉為秦少章幕下官因道其事少章異之曰蘇小之墓今在西泠何不酹酒弔之才仲往尋其墓拜之是夜夢與同寢曰妾願酬矣自是幽昏三載才仲亦卒於杭葬小小墓側

西陵蘇小小詩　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又詞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霉雨　斜插玉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李賀蘇小小詩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沈原理蘇小小歌　歌聲引迴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冷青銅鏡裏雙飛鸞饑鳥弔月啼勾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笑人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綰同心結

元遺山題蘇小像　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透美人圖畫阿誰留宣和名筆內家收　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淺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

徐渭蘇小小墓詩　一坏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舞衣自古佳人難再得從今比翼罷雙飛薤邊露

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帶稀恨不顛狂如大阮欠將一曲慟兵闈

陸宣公祠

孤山何以祠陸宣公也蓋自陸少保炳為世宗乳母之子攬權怙寵自謂系出宣公創祠祀之規制宏敞吞吐湖山臺榭之盛槩湖無比炳以勢焰見有美產即思攫奪傍有故錦衣王佐別墅壯麗其孽子不肖炳乃羅織其罪勒以獻產捕及其母故佐妾也對簿時子強辨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泣謂母忍陷其死也母叱之曰死即死尚何說指炳座顧曰而父

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日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汝死猶晚炳頗發赤趣遣之出弗終奪炳物故祠沒入官以名賢得不廢隆慶間御史謝廷傑以其祠後增祀兩浙名賢翁以嚴光林逋趙忭王十朋呂祖謙張九成楊簡宋濂王琦章懋陳選會稽進士陶允宜以其父陶大臨自製牌版令人匿之懷中竊置其傍時人笑其癡孝

祁彪佳陸宣公祠詩　東坡佩服宣公疏俎豆西泠蘋藻香泉石蒼涼存意氣山川開滌見文章晝工界畫增金碧廟貌巍峩見裔皇陸炳湖頭誇勢焰崇韜乃敢認汾陽

六一泉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一名竹閣一名勤公講堂宋元祐六年東坡先生與惠勤上人同哭歐陽公處也勤上人講堂初構掘地得泉東坡爲作泉銘以兩人皆列歐公門下此泉方出適哭公訃名以六一猶見公也其徒作石屋覆泉且刻銘其上南渡高宗爲康王時常使金夜行見四巨人執殳前驅登位後問方士乃言紫薇垣有四大將曰天蓬天猷翊聖眞武帝思報之遂廢竹閣改延祥觀以祀四巨人至元初世祖又廢觀爲帝師祠泉沒于二氏之居二百餘年元季兵火泉眼復見但石屋已圮而泉銘亦爲鄰僧昇去洪武初有僧名行昇者鋤荒除垢圖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復于故處乃欲建祠堂以奉祀東坡勤上人以參寥故事力有未逮教授徐一夔爲作疏曰睠茲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於此幽棲蘇長公因之數至跡分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於懷賢忱式昭於薦菊雖存古迹必肇新祠此舉非爲福田實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峯而共遠願言樂助毋誚濫竽

蘇軾六一泉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別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閒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岳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爲西

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怪幻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常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此泉也

白居易竹閣詩　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無勞事修煉只此是玄關

葛嶺

葛嶺者葛仙翁稚川修仙地也仙翁名洪號抱朴子句容人也從祖葛玄學道得仙術傳其弟子鄭隱洪從隱學盡得其祕上黨鮑玄妻以女咸和初司徒導召補主簿于寶薦爲大著作皆同辭聞交趾出丹砂獨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乃煉丹于羅浮山中如是者積年一日遺書嶽曰當遠遊京師尅期便發嶽得書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卒年八十一舉尸入棺輕如蟬蛻世以爲尸解仙去智果寺西南爲初陽臺在錦塢上仙翁修煉于此臺下有投丹井今在馬氏園宣德間大旱馬氏甃井得石匣一石瓶四匣固不可啟瓶中有丸藥若芡實者啗之絕無氣味乃棄之施漁翁獨啖一枚後年百有六歲浚井後水遂淤惡不可食以石匣投之清洌如故

祁豸佳葛嶺詩　抱朴遊仙去有年如何姓氏至今傳釣臺千古高風在漢鼎雖遷尚姓嚴　勾漏靈砂世所稀攜來烹煉作刀圭若非漁子年登百幾使還丹變井泥　平章甲第半湖邊日日笙歌入畫船循州一去如烟散葛嶺依然還稚川　葛嶺孤山隔一邱昔年放鶴此山頭高飛莫出西山缺嶺外無人勿久留

蘇公隄

杭州有西湖潁上亦有西湖皆爲名勝而東坡連守二郡其初得潁潁人云內翰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

公事奈太虛因作一絕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身
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東
坡刺穎有謝執政啟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
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故其在杭請濬西湖聚葑泥
築長隄自南之北橫截湖中遂名蘇公隄夾植桃柳
中爲六橋南渡之後鼓吹樓船頗極華麗後以湖水
漱齧隄漸淩夷入明成化以前裏湖盡爲民業六橋
水流如綫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闢之西抵北新隄
爲界增益蘇隄高二丈闊五丈三尺增建裏湖六橋
列種萬柳頓復舊觀久之柳敗而稀隄亦就圮嘉靖

十二年縣令王鈛令犯罪輕者種桃柳爲贖紅紫燦
爛錯雜如錦後以兵火砍伐殆盡萬曆二年鹽運使
朱炳如復植楊柳又復燦然迨至崇禎初年隄上樹
皆合抱太守劉夢謙與士夫陳生甫輩時至二月作
勝會於蘇隄城中括羊角燈紗燈幾萬盞偏挂桃柳
樹上下以紅氈鋪地冶童名妓縱飲高歌夜來萬蠟
齊燒光明如晝湖中遙望隄上萬蠟湖影倍之簫管
笙歌沈沈昧旦傳之京師太守鐫級因想東坡守杭
之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蚤食於山水佳處
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之晡

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亭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
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
之此眞曠古風流熙世樂事不可復追也已

張京元蘇隄小記　蘇隄度六橋堤兩旁盡種桃柳
蕭蕭搖落想二三月柳葉桃花遊人闐塞不若此
時之爲清勝

李流芳題兩峯罷霧圖　三橋龍王堂望西湖諸山
頗盡其勝烟林霧障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百
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呼
小舟槳至隄上縱步看山領略最多然動筆便不

似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予友程孟暘湖上題畫詩
云風隄露塔欲分明闍雨縈陰雨未成我試畫君
團扇上船窗含墨信風行此景此詩此人此畫俱
屬可想癸丑八月清暉閣題

蘇軾築隄詩　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
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捲蒼烟空　昔日珠樓
擁翠鈿女牆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
黃鸝見杜鵑

又詩　惠勤惠思皆居孤山蘇子倅郡以臘日訪
之作詩云天欲雪時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

清石出漁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月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水合但見野鶴盤浮屠茲遊澹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王世貞泛湖度六橋隄詩　拂幰鶯啼出谷頻長隄夭矯跨蒼旻六橋天闊爭虹影五馬飈開散麴塵碧水乍搖如轉盼青山初沐競舒顰莫輕楊柳無情思誰是風流白舍人

李鑑龍西湖詩　花柳曾聞暗六橋近來遊舫甚蕭條折殘畫閣隄邊失倒入山光波上搖秋水湖心眸一點夜潭塔影黛雙描蘭亭感慨今移此癡對雷峯話寂寥

湖心亭

湖心亭舊爲湖心寺湖中三塔此其一也明弘治閒按察司僉事陰子淑秉憲甚厲寺僧怙鎮守中官杜門不納官長陰廉其姦事毀之併去其塔嘉靖三十一年太守孫孟尋遺跡建亭其上露臺畝許周以石闌湖山勝槩一覽無遺數年尋圮萬曆四年僉事徐廷祼重建二十八年司禮監孫東瀛改爲清喜閣金碧輝煌規模壯麗遊人望之如海市蜃樓烟雲吞吐恐滕王閣岳陽樓俱無甚偉觀也春時山景睺羅書畫骨董盈砌盈堦喧闐擾嚷聲息不辨夜月登此閒寂淒涼如入鮫宮海藏月光晶沁水氣滃之人稀地僻不可久留

張京元湖心亭小記　湖心亭雄麗空闊時晚照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挂東所不滿者半規金盤玉餅與夕陽彩翠重輪交網不覺狂叫欲絕恨亭中四字匾隔句對聯塡楣盈棟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

張岱湖心亭小記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在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氊對坐一童子燒酒鑪正沸見余大驚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與同飲余强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

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胡來朝湖心亭柱銘　四季笙歌尙有窮民悲夜月

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

鄭燁湖心亭柱銘　亭立湖心儼西子載扁舟雅稱

雨奇晴好席開水面恍東坡遊赤壁偏宜月白風

淸

張岱淸喜閣柱對　如月當空偶以微雲點河漢在

人爲目且將秋水剪瞳神

放生池

宋時有放生碑在寶石山下蓋天禧四年王欽若請

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民網捕郡守王隨爲之立碑也

今之放生池在湖心亭之南外有重堤朱欄屈曲橋

跉如虹草樹蓊翳尤更岑寂古云三潭印月即其地

也春時遊舫如鶩至其地者百不得一其中佛舍甚

精複閣重樓迷禽閣日威儀肅潔器鉢無聲但恨魚

牢幽閉漲膩不流劌鬐缺鱗頭大尾脊魚若能言其

苦萬狀以理揆之孰若縱壑開樊聽其游泳則物性

自遂深恨俗僧難與解釋耳昔年余到雲栖見雞鵝

豚羖共牢饑餓日夕挨擠墮水死者不計其數余向

蓮池師再肆疏說亦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後見兔

鹿猢猻亦受禁鎖余曰雞鳧豚羖皆藉食於人若兔

鹿猢猻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鎖禁待以胥縻蓮

師大笑悉爲撤禁聽其所之見者大快

陶望齡放生池詩　介盧曉牛鳴冶長識雀處吾願

天耳通達此音聲類羣魚泣妻妾雞鶩呼弟妹不

獨死可哀生離亦可慨聞語旣嚶咿哭聽了難會

盛聞閩人肉忍作哭人膾可憐登陸魚喚喁向人

訴人曰魚口瘖魚言人耳背何當破網羅施之以

無畏　昔有二勇者操刀相與酤曰子我肉也奚

更求食乎互割還互啖彼盡我亦屠食彼同自食

舉世嗤其愚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

吳越王錢鏐於西湖上稅漁名使宅漁一日羅隱入

謁壁有磻谿垂釣圖王命題之題云呂望當年展

廟謨直鈎釣國又何如假令身住西湖上也是應

供使宅魚王即罷漁稅

放生池柱對　天地一網罟欲度衆生誰解脫飛潛

皆性命但存此念即菩提

醉白樓

杭州刺史白樂天嘯傲湖山時有野客趙羽者湖樓

最暢樂天常過其家痛飮竟日絕不分官民體羽得

與樂天通往來索其題樓樂天郎顏之曰醉　在茅家埠今改吳莊一松蒼翠飛帶如虬大有古色眞數百年物當日白公想定盤礴其下

倪元璐醉白樓詩　金沙深處白公隄太守行春信馬蹄冶豔桃花供祇應迷離烟柳藉提攜閒時風月爲常主到處鷗鳧是小傒野老偶然同一醉山樓何必更留題

小青佛舍

小青廣陵人十歲時遇老尼口授心經一過成誦尼曰是兒早慧福薄乞付我作弟子母不許長好讀書

解音律善奕棋誤落武林富人爲其小婦大婦奇妒淩偪萬狀一日攜小青往天竺大婦曰西方佛無量乃世獨禮大士何耶小青曰以慈悲故耳大婦笑曰我亦慈悲若乃匿之孤山佛舍令一尼與俱小青無事輒臨池自照好與影語絮絮如問荅人見輒止故其詩有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後病瘵絕粒日飲梨汁少許奄奄待盡乃呼畫師寫照更換再三都不謂似後畫師注視良久匠意妖纖乃曰是矣以梨酒供之榻前連呼小青小青一慟而絕年僅十八遺詩一帙大婦聞其死立至佛舍索其圖并詩焚之遽去

小青拜慈雲閣詩　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又拜蘇小小墓詩　西泠芳草綺粼粼內信傳來喚踏青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西湖夢尋卷三終

西湖夢尋卷四

古劒蝶庵張　岱著纂

西湖南路

柳洲亭

柳洲亭宋初爲豐樂樓高宗移汴民居杭地嘉湖諸郡時歲豐稔建此樓以與民同樂故名門以左孫東瀛建問水亭高柳長堤樓船畫舫會合亭前雁次相綴朝則解維暮則收纜車馬喧闐騶從嘈雜一派人聲擾嚷不已堤之東盡爲三義廟過小橋折而北則吾大父之寄園銓部戴斐君之別墅折而南則錢麟

武閣學商等軒冢宰祁世培柱史余武貞殿撰陳襄範掌科各家園亭鱗集於此過此則孝廉黃元辰之池上軒富春周中翰之芙蓉園比閭皆是今當兵燹之後半椽不剩瓦礫齊肩蓬蒿滿目李文叔作洛陽名園記謂以名園之興廢卜洛陽之盛衰以洛陽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亂誠哉言也余於甲午年偶涉於此故宮離黍荊棘銅駝感慨悲傷幾效桑苧翁之遊苕溪夜必慟哭而返

張杰柳洲亭詩　誰爲鴻濛鑿此陂湧金門外即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銷盡黃金總不知

王思任問水亭詩　我來一清步猶未拾寒烟燈外兼星外沙邊更檻邊孤山供好月高雁語空天辛苦西湖水人還即熟眠

趙汝愚豐樂樓柳梢青詞　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　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

靈芝寺

靈芝寺錢武肅王之故苑也地產靈芝舍以爲寺至宋而規制寖宏高孝兩朝四臨幸焉內有浮碧軒依光堂爲新進士題名之所元末燬明永樂初僧竺源再造萬厤二十二年重修余幼時至其中看牡丹幹高丈餘而花蕋爛熳開至數千餘朶湖中誇爲盛事寺畔有顯應觀高宗以祀崔府君也崔名子玉唐貞觀間爲磁州滏陽令有異政民生祠之既卒爲神高宗爲康王時避金兵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路値三岐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在道鞚馭乘之馳至崔祠馬忽不見但見祠馬赭汗如雨遂避宿祠中夢神以杖

擊地促其行趨出門馬復在戸乘至斜橋會耿仲南來迎策馬過澗見水即化視之乃崔府君祠中泥馬也及即位立祠報德累朝崇奉異常六月六日是其生辰遊人闐塞

張岱靈芝寺詩　項羽曾悲騅不逝活馬猶然如泥塑焉有泥馬去如飛等閒直至黃河渡一堆龍骨蜕厓前迢遞芒碭迷雲路㷀㷀一介走亡人身陷柏人脫然過建炎尚是小朝廷百靈亦復加呵護

錢王祠

錢鏐臨安石鑑鄉人驍勇有謀略壯而微販鹽自活

唐僖宗時平浙寇王仙芝拒黃巢滅董昌積功自顯梁開平元年封鏐為吳越王有諷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一孫仲謀耶遂受之改其鄉為臨安縣軍為錦衣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遊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担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攜壺泉迎於道左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了溪此媼苦留之遂字焉為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別張蜀錦為廣幄以飲鄉婦年上八十者飲金爵百歲者飲玉爵鏐起勸酒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近來相隨斗牛光起天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時將築宮殿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塡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焉有千年而其中不出眞主者乎柰何困吾民為遂弗改造宋熙寧間蘇子瞻守郡請以龍山廢祠妙音院者改為表忠觀以祀之今廢明嘉靖三十九年督撫胡宗憲建祠於靈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孫德洪者守之郡守陳柯重鐫表忠觀碑記於祠

蘇軾表忠觀碑記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

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言故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幷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而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為終始天下大亂豪

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帝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國如傳

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塋祀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亟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

聞制曰可其妙音院賜改名表忠觀

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胡昏亂罔堪托國三王相承以符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

俾樵牧媿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斯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張岱錢王祠詩　扼定東南十四州五王並不事兜鍪英雄毬馬朝天子帶礪山河擁冕旒大樹千株被錦緞錢塘萬弩射潮頭五胡紛擾中華地歌舞西湖近百秋

又錢王祠柱銘　力能分土提鄉兵殺宏誅昌一十四州雞犬桑麻撐住東南半壁志在順天求眞主迎周歸宋九十八年象犀筐篚混同吳越一家

淨慈寺

淨慈寺周顯德元年錢王俶建號慧日永明院迎衢州道潛禪師居之潛嘗欲向王求金鑄十八阿羅漢未白也王忽夜夢十八巨人隨行翊日道潛以請王異而許之始作羅漢堂宋建隆初禪師延壽以佛祖大意經綸正宗撰宗鏡錄一百卷遂作宗鏡堂熙甯中郡守陳襄延僧宗本居之歲旱湖水盡涸寺西隅甘泉出有金色鰻魚遊焉因鑿井寺僧千餘人飲之不竭名曰圓照井南渡時燬而復建僧道容鳩工五歲始成塑五百阿羅漢以田字殿貯之紹興九年改

賜淨慈報恩光化寺額復燬孝宗時一僧募緣修殿日饜酒肉而返寺僧問其所募錢幾何曰盡飽腹中矣募化三年簿上布施金錢一一開載明白一日大喊街頭曰吾造殿矣復置酒館大醉市中揠喉大嘔撒地皆成黃金衆緣自是畢集而寺遂落成僧名濟顛識者曰是即永明後身也嘉泰間復燬再建於嘉定三年寺故閎大甲於湖山翰林程珌記之有滏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階排雁齒星垂珠網寶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題金椽聳乎玳瑁之語時宰官建議以京輔佛寺推次甲乙尊表五山爲諸刹綱領而淨慈與焉先是寺僧艱汲擔水湖濱紹定四年僧法薰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二派鑿爲雙井水得無缺淳祐十年建千佛閣理宗書華嚴法界正偏知閣八字賜之元季湖寺盡燬而茲寺獨存明洪武間燬僧法淨重建正統間復燬僧宗妙復建萬曆二十年司禮監孫隆重修鑄鐵鼎葺鐘樓構井亭架棹楔永樂間建文帝隱遯於此寺中有其遺像狀貌魁偉迥異常人

袁宏道蓮花洞小記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

中六橋楊柳一路牽風引浪蕭疏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雕鏤余常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王思任淨慈寺詩　淨寺何年出西湖長翠微佛雄香較細雲飽綠交肥巖竹支僧閣泉花蹴客衣酒家蓮葉上鷗鷺往來飛、

小蓬萊

小蓬萊在雷峯塔右宋內侍甘昇園也奇峯如雲古木蓊蔚理宗常臨幸有御愛松蓋數百年物也自古稱爲小蓬萊石上有宋刻青雲巖鰲峯等字今爲黃貞父先生讀書之地改名寓林題其石爲奔雲余謂奔雲得其情未得其理石如滇茶一朶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色黝黑如英石而苔蘚之古如商彝周鼎入土千年青綠徹骨也貞父先生爲文章宗匠門人數百人一時知名士無不出其門下者余幼時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黧黑多髭鬚毛頰河目海口眉稜

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睹來牘手答回札口囑傒奴雜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便肉便飯食之夜與同榻余一書記往頗穢惡先生寢食之無異也天啟丙寅余至寓林亭榭傾圮堂中窀先生遺蛻不勝人琴之感今當丁酉再至其地牆圍俱倒竟成瓦礫之場余欲築室於此以爲東坡先生專祠往購其地而主人不肯但林木俱無苔蘚盡剝奔雲一石亦殘缺失次十去其五數年之後必鞠爲茂草蕩爲冷烟矣菊水桃源付之一想

張岱小蓬萊奔雲石詩　滇茶初着花忽爲風雨落簇簇起波稜層層界輪廓如蝶綴花心步步堪咀嚼薜蘿雜松楸陰翳罩輕幕色同黑漆古苔斑解竹籜土繡鼎彝文翡翠兼丹雘雕琢眞鬼工仍然歸渾樸須得十年許解衣恣盤礴況遇主人賢胸中有邱壑此石是寒山吾語爾能諾

雷峯塔

雷峯者南屏山之支麓也穹窿迴映舊名中峯亦名迴峯宋有雷就者居之故名雷峯吳越王于此建塔始以十三級爲準擬高千尺後財力不敷止建七級古稱王妃塔元末失火僅存塔心雷峯夕照遂爲西

湖十景之一曾見李長蘅題畫有云吾友聞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屠寶俶如美人雷峯如老衲予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沈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句云雷峯倚天如醉翁嚴印持見之躍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蓋余在湖上山樓朝夕與雷峯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頹然其間尤爲醉心然予詩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烟水則未嘗不以子將老衲之言爲宗耳癸丑十月醉後題

林逋雷峯詩　中峯一逕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林見秋濤隔岸聞長松標古翠疏竹動微薰自愛蘇

門嘯懷賢事不羣
張岱雷峯塔詩　聞子朕雷峯老僧挂偏裰日日看
西湖一生看不足　時有薰風至西湖是酒牀醉
翁潦倒立一口吸西江　慘澹一雷峯如何擅夕
照偏體是烟霞掀髯復長嘯　怪石集南屏寓林
為其窟豈是米襄陽端嚴具袍笏

包衙莊

西湖之船有樓實包副使涵所創為之大小三號頭
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侍美人涵老以聲
伎非侍妾比做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客常靚
粧走馬媻姍勃窣穿柳過之以為笑樂明檻綺疏曼
謳其下擫籥彈筝聲如鶯試客至則歌僮演劇隊舞
鼓吹無不絕倫乘輿一出住必浹旬觀者相逐問其
所之南園在雷峯塔下北園在飛來峯下兩地皆石
藪積牒磥砢無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澗橋梁不於山
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拱斗擡梁偷其中間四柱
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
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亘一牀帳前後開闔下裏帳
則牀向外下外帳則牀向內涵老據其中局上開明
窗焚香倚枕則八牀面面皆出窮奢極欲老於西湖

者二十年金谷郿塢着一毫寒閒不得索性繁華到
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家何所不
有西子有時亦貯金屋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
陳函輝南屏包莊詩　獨創樓船水上行一天夜氣
識金銀歌喉裂石驚魚鳥燈火分光入藻蘋瀟灑
西園出聲妓豪華金谷集文人自來寂寞皆唐突
雖是逋仙亦恨貧

南高峯

南高峯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佶屈松篁葱蒨非芒
鞋布襪努策支筇不可陟也塔居峯頂晉天福間建
崇寧乾道兩度重修元季燬舊七級今存三級塔中
四望則東瞰平蕪烟銷日出盡湖中之景南頫大江
波濤洄洑舟楫隱見杳靄閒西接巖竇怪石翔舞洞
穴邃密其側有瑞應像巧若鬼工北矚陵阜陂陁曼
延箭櫪叢出麰麥連雲山椒巨石屹如峩冠者名先
照壇相傳道者鎮魔處峯頂有鉢盂潭潁川泉大旱
不涸大雨不盈潭側有白龍洞
道隱南高峯詩　南北高峯兩鬱葱朝朝滃浡海烟
封極顛螺髻飛雲棧半嶺峩冠怪石供三級浮屠
巢老鶻一泓清水豢癡龍倘思濟勝煩攜具布襪

第三三冊 86.2 版 45A

芒鞋策短筇

烟霞石屋

繇太子灣南折而上爲石屋嶺過嶺爲大仁禪寺寺左爲烟霞石屋屋高厰虛明行迤二丈六尺狀如軒榭可布几筵洞上周鐫羅漢五百十六身其底邃窄通幽陰翳沓靄側有蝙蝠洞蝙蝠大者如鴉挂搭連牽互啣其尾糞作奇臭古廟高梁多受其累會稽禹廟亦然繇山椒右旋爲新庵王子安亹陳章侯洪綬嘗讀書其中余往訪之見石如飛來峯初經洗出潔不去膚雋不傷骨一洗楊髠鑿佛之慘峭壁奇峯忽

露生面爲之大快建炎間里人避兵其內數千人皆獲免嶺下有水樂洞嘉泰間爲楊郡王別圃壘石築亭結構精雅年久蕪穢不治水樂絕響賈秋壑以厚直得之命寺僧深求水樂所以興廢者不得其說一日秋壑往遊頫晲旁聽悠然有會曰谷虛而後能應水激而後能響今水瀦其中土壅其外欲其發響得乎亟命疏壅導瀦有聲從洞澗出節奏自然二百年勝槩一日始復乃築亭以所得東坡眞蹟刻置其上

蘇軾水樂洞小記　錢塘東南有水樂洞泉流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一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礱然眞若鐘鼓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葢無在不有也

袁宏道煙霞洞小記　烟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涔涔下石屋虛明開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張京元石屋小記　石屋寺卑下無可觀巖下石龕方廣十笏遂以屋稱屋內好事者置一石榻可坐四傍刻石像如傀儡殊不雅馴想以幽僻得名耳出石屋西上下山坂夾道皆叢桂秋時着花香

聞數十里堪稱金粟世界

又烟霞寺小記　烟霞寺在山上亦荒落係中貴孫隆易創頗新整殿後開宕取土石骨盡出巉峭可觀由殿右稍上兩三盤經象鼻峯東折數十武爲烟霞洞洞外小亭踞之望錢塘如帶

李流芳題烟霞春洞畫　從烟霞寺山門下眺林壑窈窕非復人境李花時尤奇眞瓊林瑤島也猶記與閒孟無際自法相寺至烟霞洞小憩亭子渴甚無從得酒見兩僧父攜榼至閒孟口流涎遽從乞飲僧父不顧予輩大怪偶見渠閒惡詩書一板上

乃抉而擲之僧父跪跟而走念此輒噴飯不已也

高麗寺

高麗寺本名慧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錢武肅王建也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學賢首教元祐二年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入寺施金建華嚴大閣藏塔以尊崇之元祐四年統義天以祭奠淨源爲名兼進金塔二座杭州刺史蘇軾疏言外夷不可使屢入中國以疏邊防金塔宜卻弗受神宗從之元延祐四年高麗瀋王奉詔進香幡經於此至正末燬洪武初重葺俗稱高麗寺

礎石精工藏輪宏麗兩山所無萬曆閒僧如通重修

余少時從先宜人至寺燒香出錢三百命輿人推轉輪藏輪轉呀呀如鼓吹初作後旋轉熟滑藏轉如飛推者莫及

法相寺

法相寺俗稱長耳相後唐時有僧法眞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天成二年自天台國清寒巖來遊錢武肅王待以賓禮居法相院至宋乾祐四年正月六日無疾坐方丈集徒衆沐浴趺跏而逝弟子輩漆其眞身供佛龕謂是定光佛後身婦女祈求子嗣者懸幡設供無虛日以此法相名著一時寺後有錫杖泉水盆活石僧廚香潔齋供精良寺前茭白筍其嫩如玉其香如蘭入口甘芳天下無比然須在新秋八月餘時不能也

袁宏道法相寺拜長耳和尚肉身戲題　輪相居然足漆光與鑑新神魂知也未爪齒幻耶眞骨董休疑客莊嚴不待人饒他金與石到此亦成塵

徐渭法相寺看活石　蓮花不在水分葉簇青山徑折雖能入峯迷不待還取蒲量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怪掩斜日明朝恐未閒

張京元法相寺小記　法相寺不甚麗而香火駢集定光禪師長耳遺蛻婦人謁之以爲宜男爭摩頂腹漆光可鑑寺右數十武度小橋折而上爲錫杖泉涓涓細流雖大旱不竭經流處僧置一砂缸抱注供爨久之水土鏽結蒲生其上厚幾數寸竟不見缸質因名蒲缸倘可劖置研池爐足古董家不秦漢不道矣

李流芳題法相山亭畫　去年在法相有送友人詩云十年法相松間寺此日淹留卻共君忽忽送君無長物半間亭子一溪雲時與方回孟暘避暑竹

閣連夜風雨泉聲轟轟不絕又有題扇頭小景一詩夜半溪閣響不知風雨歇起視杳靄間悠然見微月一時會心不知作何語今日展此亦自可思也壬子十月大佛寺倚醉樓燈下題

于墳

于墳于少保公以再造功受冤身死被刑之日陰霾翳天行路踴歎夫人流山海關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目無光明借汝眼光見形於皇帝翌日夫人喪其明會奉天門災英廟臨視公形見火光中上憫然念其忠乃詔貸夫人歸又夢公還眼光目復明也

公遺骸都督陳逵密囑瘞藏繼子冕請葬錢塘祖塋得旨奉葬於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上遣行人馬璇諭祭其詞畧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以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七年賜諡曰肅愍建祠曰旌功萬厤十八年改諡忠肅四十二年御史楊鶴為公增廓祠宇廟貌巍煥屬雲間陳繼儒作碑記之碑曰大抵忠臣為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死然後有豪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閎黃河之排山倒海是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悶也

昔者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召勤王之師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偪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

也繇前言之公為宋之目夷繇後言之公不為廉頗旦何也嗚呼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後當立誰不知之公之識豈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豈出鍾同章綸下蓋公相時度勢有不當言者有不必言者當裕陵在鹵茂陵在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高宗戰不可和不可無一而可為制鹵地此不當言也裕陵既返見濟薨郕王病天人攸歸非裕陵而誰又非茂陵而誰明率百官朝請復辟直以遵晦待時耳此不必言也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拗局非遲局乃縱橫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盡去諸嗚

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裕陵安而茂陵亦安若公諍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錮不將燭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郕王之兄弟而實密護吾君之父子乃知回鑾公功其他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也人能見所見而不能見所不見能見者豪傑之敢不能見者聖賢之鬪敢於任死而鬪於暴君公眞古大臣之用心也哉公祠既盛而四方之祈夢至者接踵而答如響

王思任弔于忠肅祠詩　涕割西湖水于墳望岳墳孤烟埋碧血太白黯妖氛社稷留還我頭顱擲與君南城得意骨何處暮楊聞　一泒笙歌地千秋寒食朝白雲心浩浩黃葉淚蕭蕭天柱擎鴻社人生付鹿蕉北邙今古諱幾突麗山椒

張溥弔于忠肅詩　栝栢風嚴霹月明至今兩袖識書生青山魂魄分夸夏白日鬚眉見太平一死錢塘潮尚怒孤墳岳渚水同清莫言軟美人如土夜夜天河望帝京

張岱于少保祠詩　平生有力濟危川百二山河去復旋宗澤死心援北狩李綱痛哭止南遷澠池立子還無日社稷呼君別有天復辟南宮豈是奪借公一死取貂蟬　社稷存亡股掌中反因罪案見精忠以君孤注憂王旦分我杯羹歸太公但使廬陵存外邸自知冕服返桐宮屬鏤賜死非君意留道于謙實有功

楊鶴于墳華表柱銘　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

又正祠柱銘　千古痛錢塘並楚國孤臣白馬江邊怒捲千堆夜雪兩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陽亭裏傷心兩地風波

董其昌于少保祠柱銘　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自分一腔拋熱血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獨留青白在人間

張岱于少保柱銘　宋室無謀歲輸鹵數萬幣和議既成安得兩宮歸朔漠漢家關智幸分我一杯羹挾求非計不勞三寸返新豐

張岱定香橋小記　甲戌十月攜朱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攜縑素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絃子

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出寸許紫檀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屏梅一齣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絕章侯唱邨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話純卿笑曰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裴將軍旻居喪請吳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曰將軍爲我舞劍一回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脫縗衣纏結上馬馳驟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驚慄道子奮袂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爲純卿畫佛而純卿舞劍政

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觔作胡旋舞數纏大噱而罷

風篁嶺

風篁嶺多蒼篔篠簜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迴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嶺蘇子瞻訪辨才於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造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亭子瞻記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邱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騈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

李流芳風篁嶺詩　林壑深沈處全憑篠簜迷片雲藏屋裏二老到雲棲學士留龍井遠公過虎溪烹來石巖白翠色映玻璃

龍井

南山上下有兩龍井上爲老龍井一泓寒碧清洌異常棄之叢薄閒無有過而問之者其地產茶遂爲兩

山絕品再上爲天門可通三竺南爲九溪路通徐邨水出江干其西爲十八澗路通月輪山水出六和塔下龍井本名延恩衍慶寺唐乾祐二年居民募緣改造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東坡書額紹興三十一年改廣福院淳祐六年改龍井寺元豐二年辨才師自天竺歸老於此不復出與蘇子瞻趙閱道友善後人建三賢閣祀之歲久寺圮萬厯二十三年司禮孫公重修搆亭軒築橋甃浴龍池創霖雨閣煥然一新遊人騈集

一片雲

神運石在龍井寺中高六尺許奇怪突兀特立簷下有木香一架穿繞竅竇蟠若龍蛇正統十三年中貴李德駐龍井天旱令力士淘之初得鐵牌二十四玉佛一座金銀一錠鑿大宋元豐年號後得此石以八十人舁起之上有神運二字旁多款識漶漫不可讀不知何代所鐫大約皆投龍以祈雨者也風篁嶺上有一片雲石高可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鏤刻松磴盤屈草莽間有石洞堆砌工緻巉巖石後有片雲亭爲司禮孫公所搆設石棋枰於前上鐫興來臨水敲殘月談罷吟風倚片雲之句遊人倚徙不忍遽去

秦觀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來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朝音堂明日乃還

張京元龍井小記　過風篁嶺是爲龍井卽蘇端明米海嶽與辨才往來處也寺北向門內外修竹環環井在殿左泉出石罅甃小圜池下復爲方池承之池中各有巨魚而水無腥氣池淙淙下瀉繞寺門而出小座與皆亭翫一片雲石山僧汲水供茗泉味色俱清僧容亦枯寂視諸山迥異

王穉登龍井詩　深谷盤迴入靈泉觱沸流隔林先作雨到寺不勝秋古殿龍王在空林鹿女遊一尊斜日下獨爲古人留

袁宏道龍井詩　都說今龍井幽奇踰昔時路迂迷

舊處樹古失名兒渴仰雞蘇佛飢參玉版師破筒分谷水芟草出秦碑　數盤行井上百計引泉飛畫壁屯雲族紅欄蝕水衣路香茶葉長畦小藥苗肥宏也學蘇子辨才君是非

張岱龍井柱銘　夜壑泉歸渥洼能致千巖雨曉堂龍出崖石皆爲一片雲

九溪十八澗

九溪在烟霞嶺西龍井山南其水屈曲洄環九折而出故稱九溪其地徑路崎嶇草木蔚秀人烟曠絕幽闃靜悄別有天地自非人間溪下爲十八澗地故深

遂郎緇流非遺世絶俗者不能久居按志澗內有李巖寺宋陽和王梅園梅花徑等蹟今都湮沒無存而地復遼遠僻處江干老於西湖者各各勝地尋討無遺問及九溪十八澗皆茫然不能置對

李流芳十八澗詩　巳酉始至十八澗與孟陽無際同到徐邨第一橋飯於橋上溪流淙然山勢迴合坐久不能去予有詩云溪九澗十八到處流活活我來三月中春山雨初歇奔雷與飛霰耳目兩奇絶悠然向溪坐況對山嵯峨我欲參雲棲此中解脫法善哉汪子言聞心隨水滅無際亦有和余詩忘之矣

西湖夢尋卷四終

西湖夢尋卷五

古劍蝶菴張　岱著纂

西湖外景

西谿

粟山高六十二丈周迴十八里二百步山下有石人嶺峭拔凝立形如人狀雙髻聳然過嶺爲西溪居民數百家聚爲郵市相傳宋南渡時高宗初至武林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後人遂以名地甚幽僻多古梅梅格短小屈曲槎枒大似黃山松好事者至其地買得極小者列之盆池以

作小景其地有秋雪庵一片蘆花明月映之白如積雪大是奇景余謂西湖眞江南錦繡之地入其中者目厭綺麗耳厭笙歌欲尋深谿盤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當以西谿爲最余友江道闇有精舍在西谿招余同隱余以鹿鹿風塵未能赴之至今猶有遺恨

王穉登西溪寄彭欽之書　留武林十日許未嘗一至湖上然遂窮西谿之勝舟車程並十八里皆行山雲竹靄中衣袂盡綠桂樹大者兩人圍之不盡樹下花覆地如黃金山中人縛帚埽花售市上每担僅當脫粟之半耳往歲行山陰道上大歎其佳此行似勝

李流芳題西谿畫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與自雲栖翻白沙嶺至西谿夾路修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下夸曠平疇遠郵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興至獄廟又十里梅花綿亘郵落瀰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磧山中是日飯永興登樓嘯咏夜還湖上小築同孟暘印持子將痛飲翼日出册子畫此癸丑十月烏鎮舟中題

楊蟠西谿詩　爲愛西谿好長憂谿水窮山源春更

落散入野田中

王思任西谿詩　一嶺透天目千谿吽雨頭石雲開繡壁山骨洗寒流鳥道苔衣滑人家竹語幽此行不作路半武百年遊

張岱秋雪庵詩　古宕西谿天下聞輞川詩是記游文庵前老荻飛秋雪林外奇峯聳夏雲怪石稜層皆露骨古梅結屈止留筋谿山步步堪盤礴植杖聽泉到夕曛

虎跑泉

虎跑寺本名定慧寺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師所建憲

宗賜號日廣福院大中八年改大慈寺信宗乾符三年加定慧二字宋末燬元大德七年重建又燬明正德十四年寶掌禪師重建嘉靖十九年又燬二十四年山西僧永果再造今人皆以泉名其寺云先是性空師爲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來遊此山樂其靈氣鬱盤棲禪其中苦於無水意欲他徙夢神人語日師毋患水南嶽有童子泉當遣二虎跑來翼日果見二虎跑地出泉清香甘洌大師遂留明洪武十一年學士宋濂朝京道山下主僧邀濂觀泉寺僧披衣同舉梵咒泉觱沸而出空中雪舞濂心異之爲作銘

以記城中好事者取以烹茶日去千擔寺中有調水符取以爲驗

蘇軾虎跑泉詩　亭亭石榻東峯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趨行腳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灌濯罷臥聽空階環玦響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袁宏道虎跑泉詩　竹林松澗淨無塵僧老當知寺亦貧飢鳥共分香積米枯枝常足道人薪碑頭字識開山偈爐裏灰寒護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盞芽茶烹得與嘗新

鳳凰山

唐宋以來州治皆在鳳凰山麓南渡駐蹕遂爲行宮東坡云龍飛鳳舞入錢塘茲盛其右翅也自吳越以逮南宋俱於此建都佳氣扶輿萃於一脉元時惑於揚髡之說即故宮建立五寺築鎮南塔以厭之而茲山到今落寞今之州治即宋之開元故宮乃鳳凰之左翅也明朝因之而官司藩臬皆列左方爲東南雄會豈非王氣移易發洩有時也故山川壇八卦田御教場萬松書院天眞書院皆在鳳凰山之左右焉

蘇軾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余去此十七年復與彭

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余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徐渭八仙臺詩　南山佳處有仙臺臺畔風光絕素埃嬴女只教迎鳳入桃花莫去引人來能令大藥飛雞犬欲傍中央剪草萊舊伴自應尋不見湖中無此最深隈

袁宏道天眞書院詩　百尺頹牆在三千舊事聞野

花粘壁粉山烏煬爐溫江亦學之字田猶畫卦文
兒孫空滿眼誰與薦荒芹

朱大內

宋元拾遺記高宗好耽山水於大內中更造別院日小西湖自遜位後退居是地奇花異卉金碧輝煌婦寺宮娥充斥其內享年八十有一按錢武肅王年亦八十一而高宗與之同壽或曰高宗卽武肅後身也南渡史又云徽宗在汴時夢錢王索還其地是日卽生高宗後果南渡錢王所轄之地盡屬版圖疇昔之夢葢不爽矣元興楊璉眞伽壞大內以建五寺日報

國日興元日般若日仙林日尊勝皆元時所建按志報國寺卽垂拱殿興元卽芙蓉殿般若卽和寧門仙林卽延和殿尊勝卽福寧殿雕梁畫棟尚有存者白塔計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像數千整飾華靡取宋南渡諸宗骨殖雜以牛馬之骼壓於塔下名以鎮南末幾爲雷所擊張士誠尋燬之

謝皋羽弔宋內詩　複道垂楊草亂交武林無樹是前朝野猿引子移來宿攪盡花間翡翠巢　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林草自春聞說光堯皆墮淚女官猶是舊宮人　紫宮樓閣逼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禾黍何人爲守闇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當時鸚鵡言

黃晉卿弔宋內詩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歎荒涼爲言故國游麋鹿漫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翠上宮墻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趙孟頫宋內詩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游故國金人愁別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茫茫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

麥秀使人愁

劉基宋大內詩　澤國繁華地前朝此建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十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但聞當宁奏不見立廷呼鬼蜮昭華衮黿鼉出巨區至尊危北闕多士樂西湖鷁首馳文舫龍鱗舞繡襦巨螯擎擁劍香飯漉雕胡蝸角乾坤大鼇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歎瞻烏白馬違京禁銅駝擲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

塗泥賦上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餘鯢空渤澥歌咏已唐虞鴟革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蓴鱸

梵天寺

梵天寺在山川壇後宋乾德四年錢吳越王建名南塔治平十年改梵天寺元元統中燬明永樂十五年重建有石塔二靈鰻井金井先是四明阿育王寺有靈鰻井武肅王迎阿育王舍利歸梵天寺奉之鑿井南廊靈鰻忽見僧贊有記東坡倅杭時詩僧守詮住此東坡過訪見其壁間詩有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

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東坡援筆和之曰但聞煙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清遠幽深其氣味自合

蘇軾梵天寺題名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履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不恨子瞻書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東坡書

勝果寺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著禪師建其地松徑盤紆澗淙潺潺羅剎石在其前鳳凰山列其後江景之勝無過此出南塔而上即其地也宋熙寧間有寺僧清順住此順約介寡交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盎貯几上日取二三合炊之蔬筍之供恒缺乏也一日東坡至勝果見壁間有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東坡即與接談聲名頓起

僧圓淨勝果寺詩　深林容鳥道古洞隱春蘿天迥聞潮早江空得月多冰霜叢草木舟楫玩風波巖

下幽栖處時聞白石歌

僧處默勝果寺詩　路自中峯上盤迴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五雲山

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岡阜深秀林巒蔚起高千丈週迴十五里沿江自徐邨進路遶山盤曲而上凡六里有七十二灣石磴千級山中有伏虎亭梯以石城以便往來至頂半岡名月輪山上有天井大旱不竭東爲大灣北爲馬鞍西爲雲塢南爲高麗又東爲排

山五峯森列駕軼雲霞俯視南北兩峯若錐朋立長江帶繞西湖鏡開江上帆檣小若鷗鳧出沒烟波眞奇觀也宋時每每臘前僧必捧雪表進黎明入城中霰猶未集蓋其地高寒見雪獨早也山頂有眞際寺供五福神貿易者必到神前借本持其所挂楮鏹去獲利則加倍還之借乞甚多楮鏹恆缺即尊神放債亦未免窮愁爲之撫掌一笑

袁宏道御教場小記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峯及一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簣常以余不登保俶塔爲笑余謂西湖之景愈下愈

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子北高峯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略闊然我身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方爲哉石簣無以難

雲棲

雲棲宋熙寧間有僧志逢者居此能伏虎世稱伏虎禪師天禧中賜眞濟院額明弘治間爲洪水所圮隆慶五年蓮池大師名袾宏字佛慧仁和沈氏子爲博士弟子試必高等性好清淨出入二氏子殤婦歿一日閱慧燈集失手碎茶甌有省乃視妻子爲鶻臭布衫於世相一筆盡勾作歌寄意棄而專事佛雖學使者屠公力挽之不回也從蜀師剃度受具游方至伏牛坐煉囈語忽現舊習而所謂一筆勾者更隱隱現去經東昌府謝居士家乃更釋然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執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當是時似已惑破心空然終不自以爲悟歸得古雲棲寺舊址結茅默坐縣鐺煮糜日僅一食胸挂鐵牌題曰鐵若開花方與人說久之檀越爭爲搆室漸成叢林弟子日進其說主南山戒律東林淨土先行戒疏發隱後行彌陀疏鈔一時江左諸儒皆

來就正王侍郎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自代云走卻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云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其持論嚴正詁解精微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略無屈海內名賢望而心折孝定皇太后繪像宮中禮焉賜蟒袈裟不敢服破衲敝幃終身無改齋惟蔬菜有至寺者高官輿從一槩平等几無加豆仁和樊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

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何不貴前知師曰譬如兩人䚕琵琶記一人不曾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看終場能增減一齣否耶甬東屠隆於淨慈寺迎師觀所著曇花傳奇虞淳熙以師梵行素嚴阻之師竟偕諸紳衿臨場諦觀訖無所忤寺必設戒絕釵釧聲而時撫琴弄簫以樂其脾神晚著禪關策進其所述峭似高峯冷似冰者庶幾似之矣喜樂天之達遐行其詩平居笑談諧謔灑脫委蛇有永公淸散之風未嘗一味槁木死灰若宋旭所議擔板漢眞不可思

議人也出家五十年種種具囑語中萬曆乙卯六月晦日書辭諸友還山設齋分表施襯若將遠行者七月三日卒仆不語次日復醒弟子輩問後事舉囑語對四日之午命移面西向循首開目同無疾時哆哪念佛趺坐而逝往吳有神李曇降毗山謂師是古佛而楊靖安萬春嘗見師現佛身施食㸒中一信士窺空室四鬼持燈至忽列三蓮座師坐其一佛像也乩仙之靈者云張果聽師說心賦於永明李屯部婦素不信佛偏受師戒踰年屈三指化云身是梵僧阿那吉多而僧俗將坐脫時多請說戒說法然師自名几夫諸事恐呵責不敢以聞化前一日漏語見一大蓮華蕋不復能祕其往生之奇云

袁宏道雲棲小記　雲棲在五雲山下籃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奧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為無所見者至於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為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還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眞阿彌請急着眼

李流芳雲棲春雪圖跋　余春夏秋常在西湖但未見寒山而歸甲辰同二王參雲棲時巳二月大雪

盈尺出赤山步一路瓊枝玉幹披拂照曜望江南諸山皚皚雲端尤可愛也庚戌秋與白民看雪兩隄余既歸白民獨留遲雪至臘盡是歲竟無雪快快而返世間事各有緣固不可以意求也癸丑陽月題

又題雪山圖　甲子嘉平月九日大雪泊舟閶門作此圖憶往歲在西湖遇雪雪後兩山出雲上下一白不辨其為雲為雪也余畫時目中有雪而意中有雲觀者指為雲山圖不知乃畫雪山耳放筆一笑

張岱贈蓮池大師柱對　說法平臺生公一語石一語棲眞斗室老僧半間雲半間

六和塔

月輪峯在龍山之南月輪者肖其形也宋張君房爲錢塘令宿月輪山夜見桂子下塔霧旋穗散墜如牽牛子峯旁有六和塔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築之以鎭江潮塔九級高五十餘丈撐空突兀跨陸府川海船方泛者以塔燈爲之向導宣和中燬於方臘之亂紹興二十三年僧智曇改造七級明嘉靖十二年燬中有湯思退等彙寫佛說四十二章李伯時石刻觀

音大士像塔下爲渡魚山隔岸剡中諸山歷歷可數也

李流芳題六和塔曉騎圖　燕子磯上臺龍潭驛口路昔時並馬行夢中亦同趣後來五雲山遙對西興渡絕壁瞰江立恍與此境遇人生能幾何江山幸如故重來復相攜此樂不可喩置身畫圖中那復言歸去行當尋雲棲雲棲渺何處此予甲辰與王淑士平仲參雲棲舟中爲題畫詩今日展予所畫六和曉騎圖此境恍然重爲題此壬子十月六日定香橋舟中

吳琚六和塔應制詞　玉虹遙挂望靑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雷初發白馬凌空瓊鰲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眞奇絕好似吳兒飛彩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　右調酹江月

楊維楨觀潮詩　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龜夜食羅剎水須臾海鬬龕赭門地捲銀龍薄於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洗蛇鬼穴婆留折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景好斷鰲已走金銀島

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蹀沙田食沙草厓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軹道

徐渭映江樓看潮詩　鰍鱗金甲屯牙帳翻身卻指潮頭上秋風吹雪下江門萬里瓊花捲層浪傳道吳王渡越時三千強弩射潮低今朝筵上看傳令暫放胥濤掣水犀

鎭海樓

鎭海樓舊名朝天門吳越王錢氏建規石爲門上架危樓樓基壘石高四丈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左右石級登樓樓連基高十有一丈元至正中改

拱北樓明洪武八年更來遠樓後以字畫不祥乃更名鎭海火於成化十年再造於嘉靖三十五年是年九月又火總制胡宗憲重建樓成進幕士徐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就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趨召掌計廪銀之兩百二十爲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媿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媿湜倘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槖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東南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木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筍迸雲客至網魚燒筍佐以落果醉而咏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顏其堂曰酬字

徐渭鎭海樓記　鎭海樓相傳爲吳越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戸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

病者予曰鎭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戸其間郵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閒高翥長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夸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游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啟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巳於是予與某官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撤甃石爲門上架

樓樓基壘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
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
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
成化時制葢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
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
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
其舊名鎮海

張岱鎮海樓詩　錢氏稱臣歷數傳危樓突兀署朝
天越山吳地方隅盡大海長江指顧連使到百蠻
皆禮拜潮來九折自盤旋成嘉到此經三火皆值

王師靖海年　都護當年築廢樓文長作記此中
游適逢困鼃來投轄正值饑鷹自下韝嚴武題詩
屬杜甫曹瞞拆字忌楊修而今縱有青藤筆更討
何人數字酬

伍公祠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尸盛以鴟夸之革浮之江
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
有見其銀鎧雪獅素車白馬立在潮頭者遂爲之立
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迎之弄潮
之戲葢始於此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曰忠靖封英烈

王嘉熙間海潮大溢京兆趙與權禱於神水患頓息
乃奏建英衞閣於廟中元末燬明初重建有唐盧元
輔胥山銘序宋王安石廟碑銘

高啟伍公祠詩　地大天荒霸業空曾於青史歎遺
功鞭屍楚墓生前孝抉眼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
翻白浪劒埋冤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
吳山烟雨中

徐渭伍公廟詩　吳山東畔伍公祠野史評多無定
詞舉族何辜同刈草後人卻苦論鞭屍退耕始覺
投吳早雪恨終嫌入郢遲事到此公眞不幸鐲鏤

依舊遇夫差

張岱伍相國祠詩　突兀吳山雲霧迷潮來潮去大
江西兩山吞吐成婚嫁萬馬奔騰應鼓鼙清濁溷
淆天覆地玄黃錯雜血連泥旌幢幡葢威靈遠檄
到娥江取候齊　從來潮汐有神威鬼氣陰森白
日微隔岸越山遺恨在到江吳地故都非錢塘一
臂鞭雷走龕赭雙頤噀雪飛燈火滿江風雨急素
車白馬相君歸

城隍廟

吳山城隍廟宋以前在皇山舊名永固紹興九年徙

建於此宋初封其神姓孫名本永樂時封其神爲周新新南海人初名日新文帝常呼新遂爲名以舉人爲大理寺評事有疑獄輒一語決白之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爲冷面寒鐵長安中以其名止兒啼轉雲南按察使改浙江至界見羣蚋飛馬首尾之蓁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鑰一小鐵識新曰布賈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入市市中布一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鞫得盜召屍家人與布而置盜法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曰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曰其寺僧殺人乎而

冤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自遠方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旦取無有商白新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則客暴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爲政多類此新行部微服覘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其縣中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共逆不得新出獄曰我是縣官大驚當是時周廉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採事浙中千戶作威福受賕會新入京遇諸涿卽捕千戶繫涿獄千戶逸出訴綱綱更誣奏新上怒逮之卽至抗嚴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詔書死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不懌問左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剛直使臣城隍浙江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遂封新爲浙江都城隍立廟吳山

張岱吳山城隍廟詩

宣室慇懃問賈生鬼神情狀不能名見形白日天顏動浴血黃泉御座驚革伴

鴟夸猶有氣身殉豺虎豈無靈只愁地下龍逢笑笑爾奇冤遇聖明

何方特地出楓宸反向西郊斬直臣思以鬼言回聖主還將尸諫退僉人血誠無藉丹爲色寒鐵應教金鑄身坐對江潮多冷面至今冤氣未曾伸

又城隍廟柱銘　厲鬼張巡敢以血身污白日閻羅包老原將鐵面比黃河

火德廟

火德祠在城隍廟右內爲道士精廬北眺西泠湖中勝槩盡作盆池小景南北兩峯如研山在案明聖二

湖如水盂在几窗樨門榤凡見湖者皆爲一幅畫圖小則斗方長則單條闊則橫披縱則手卷移步換影若遇韻人自當解衣盤礴畫家所謂水墨丹青淡描濃抹無所不有昔人言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煑山川盖謂此也火居道士能爲陽羨書生則六橋三竺皆是其鵝籠中物矣

張岱火德祠詩　中郎評看湖登高不如下千頃一湖光縮爲杯子大余愛眼界寬大地收隙罅薙牖與窗樨到眼皆圖畫漸入亦漸佳長康食甘蔗數筆倪雲林居然勝荆夏刻畫非不工濃遠長聲價余愛道士廬寧受中郎罵

芙蓉石

芙蓉石今爲新安吳氏書屋山多怪石危巒綴以松柏大皆合抱堦前一石狀若芙蓉爲風雨所墜半入泥沙較之寓林奔雲尤爲茁壯但恨主人深愛此石置之懷抱半步不離樓榭偪之反多阨塞若得礎柱相讓脫離丈許松石間意以淡遠取之則妙不可言矣吳氏世居上山主人年十八身無寸縷人輕之呼爲吳正官一日早起拾得銀簪一枝重二銖即貨牛血煑之以食破落戶自此經營五十餘年緜徽抵燕爲吳氏之典舖八十有三東坡曰一簪之資可以致富觀之吳氏信有然矣盖此地爲某氏花園先大夫以三百金折其華屋徙造寄園而吳氏以厚值售其棄地在當時以爲得計而今至吳園見此怪石奇峯古松茂柏在懷之璧得而復失眞一回相見一回懊悔也

張岱芙蓉石詩　吳山爲石窟是石必玲瓏此石但渾樸不復起奇峯花瓣幾層摺墮地一芙蓉癡然在草際上覆以長松濯磨如結鐵蒼翠有苔封主人過珍惜周護以墻墉恨無舒展地支鶴閉鞲籠僅堪留几席聊爲怪石供

雲居庵

雲居庵在吳山居鄙宋元祐間爲佛印禪師所建聖水寺元元貞間爲中峯禪師所建中峯又號幻住祝髮時有故宋宮人楊妙錫者以香盒貯髮而舍利叢生遂建塔寺中元末燬明洪武二十四年併聖水於雲居賜額曰雲居聖水禪寺歲久殿圮成化間僧文紳修復之寺中有中峯自寫小像上有贊云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做中峯鏡面添埃塵向言六橋有千樹桃柳其紅綠爲春事淺深雲居有千樹楓

栢其紅黃為秋事淺深今且以薪以蒸不可復問矣曾見李長蘅題畫曰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為最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為中峯手植歲久浸淫為寺僧剪伐什不存一見之輒有老成凋謝之感去年五月自小築至清波訪友寺中落日坐長廊沽酒小飲已裴回城上望鳳皇南屏諸山沿月踏影而歸翌日遂為孟暘畫此殊可思也

李流芳雲居山紅葉記　余中秋看月於湖上者三皆不及待紅葉而歸前日舟過塘棲見數樹丹黃可愛躍然思靈隱蓮峯之約今日始得一踐及至

湖上霜氣未遍雲居山頭千樹楓桕尚未有酣意豈余與紅葉緣尚慳與因憶往歲忍公有代紅葉招余詩余亦率爾有答聊記於此二十日西湖領略猶未了一朝別爾歸此遊殊草草當我欲別時千山秋已老更得少日留霜酣變林杪子常為我言靈隱楓葉好千紅與萬紫亂插向晴昊爛然列錦繡森然建旂旐一生未得見何異說食飽

高啟宿幻住棲霞臺詩　窗白鳥聲曉殘鐘渡谿水此生幽夢迴獨在空山裏松巖留佛燈葉地響僧履予心方湛寂閒臥白雲起

夏原吉雲居庵詩　誰闢雲居境峨峨瞰古城兩湖晴送碧三竺曉分青經鎖千函妙鐘鳴萬戶驚此中眞可樂何必訪蓬瀛

徐渭雲居庵松下眺城南詩　夕照不曾殘城頭月正團霞光翻鳥墮江色上松寒市客屠俱集高空醉屢看何妨高漸離抱卻筑來彈（城下有瞽目者善彈詞）

施公廟

施公廟在石烏龜巷其神為施全宋殿前小校也紹興二十年二月朔秦檜入朝乘肩輿過望仙橋全挾長刃遮道刺之透革不中檜斬之於市觀者如堵牆

中有一人大言曰此不了漢不斬何為此語甚快秦檜奸惡天下萬世人皆欲殺之施全刺之亦天下萬世中一人也其心其事原不為岳鄂王起見今傳奇以全為鄂王部將而岳墳以全入之翊忠祠則施全此舉反不公不大矣後人祀公於此而不配享岳墳深得施公之心矣

張岱施公廟詩　施殿司不了漢刺虎不傷蛇不斷受其反噬齒利劒殺人媚人報可汗厲鬼街頭白晝現老奸至此掩其面邀呼簇擁遮車幔棄屍漂泊錢塘岸怒捲胥濤走雷電雪巘移來天地變

三茅觀

三茅觀在吳山西南三茅者兄弟三人長曰盈次曰固季曰衷秦初咸陽人也得道成仙自漢以來郎崇祀之第觀中三像一立一坐一臥不知何說以意度之或以行立坐臥皆是修煉功夫教人不可蹉過耳宋紹興二十年因東京舊名賜額曰寧壽觀元至元間燬明洪武初重建成化十年建昊天閣嘉靖三十五年總制胡宗憲以平島夷功奏建眞武殿萬歷二十一年司禮孫隆重修幷建鍾翠亭三義閣相傳觀中有褚遂良小楷陰符經墨跡景定庚申宋理宗以賈似道有江漢功賜金帛鉅萬不受詔就本觀取陰符經以酬其功此事殊誖第不應於賈似道當之耳余嘗謂曹操賈似道千古奸雄乃詩文中之有曹孟德書畫中之有賈秋壑覺其罪業滔天減卻一半方曉詩文書畫乃能懺悔惡人如此凡人一竅倘通可不加意詩文留心書畫哉

徐渭三茅觀觀潮詩　黃幡繡字金鈴重仙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搖綠波海門數點潮頭動海神罷舞迴腰窄天地有身存不得誰將綵帶括秋空誰將古槃量春雪黑鰲戴地幾萬年晝夜一身神

血竭升沈不守瞬息事人間白淚今如此白日高高慘不光冷虹隨身縈城隍城中那得知城外卻疑寒色來何方鹿苑草長文殊死獅子隨人吼祇樹吳山石頭坐秋風帶着高冠拂雲霧

又三茅觀眺雪詩　高會集黃冠琳宮夜坐闌梅芳成蕊易雪謝作花難簷月沈杯淺江峯入坐寒莫雅驚炬火飛去破烟嵐

紫陽庵

紫陽庵在端石山其山秀石玲瓏巖竇窈窱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元至元間道士徐洞陽得之改爲紫陽庵其徒丁野鶴修煉於此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嬾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俱兩忘虛空鎭長寂遂抱膝而逝守素乃奉屍而漆之端坐如生妻亦束髮爲女冠不下山者二十年今野鶴眞身在殿庭之右亭中名賢留題甚衆其庵久廢明正統甲子道士范應虛重建聶大年爲記萬歷三十一年布政史繼辰范淶搆空翠亭撰紫陽仙蹟記繪其圖景幷名公詩並勒石亭中

李流芳題紫陽庵畫　南山自南高峯邐迤而至城中之吳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烟霞南屏萬松

慈雲勝果紫陽一巖一壁皆可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頫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巳亥歲與淑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兩山間獨與紫陽隔闊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蓋不見十餘年所往來於胸中者竟失之矣山水絕勝處每恍惚不自持強欲捉之縱之旋去此味不可與不知痛痒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而已矣書之以發孟暘一笑

袁宏道紫陽宮小記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

是不得偏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孏僻之人親近不得可歎哉

王穉登紫陽庵丁眞人祠詩　丹壑斷人行琪花洞裏生亂崖兼地破羣象逐峯成一石一雲氣無松無水聲丁生化鶴處蛻骨不勝情

董其昌題紫陽庵詩　初鄰塵市點靈峯徑轉幽深紺殿重古洞經春猶悶雪危厓百尺有欹松清猿靜叫空壇月歸鶴愁聞故國鐘石髓年來成汗漫登臨須愧羽人蹤

西湖夢尋卷五終

西湖月觀紀

張預篆眉

辛巳八月錢
唐丁氏校梓

西湖月觀紀

吳郡陳仁錫

甲寅居堯峯登妙高吸太湖手煮寶雲泉自龍洞下琅玕夾流水侵予枕簟深夜鳥啼四更吐月游魚欲躍假寐未遑曉煙如抹風急雨來四山瞑合汎石湖楞伽間十里嵐光天長水遠以此貪戀家山唯西湖舊游小草未刪初夏日長簡付剛氏嘗謂游山水如睡臥記述如作夢當其夢時好醜皆夢一經改竄情事倍佳無乃非昔夢耶旣編補帆爲捃月觀留作湖上一夢

初四月紀

癸丑秋八月暮維舟棕毛場步石函俄見湖光逕棹斷橋保叔一峯送影湖面紅衣落盡遠水一枝藕花泊妓依稀太守昔年西泠橋下問水雲寬窄落日銜山波波擁紅巒夾綠陰斜入外湖青蒼異狀騰熖短矣月乍鉤草欲碧一半勾留逆鑑上下極愛雷峯蒼立

初五月紀

自溜水橋覩慶忌塔背嬰離誘入吳因風勢以矛鉤其冠而刺之葬此咸淪間怪物浮水若鐵棺然其西鄴侯橋石函入下湖問趙宋諸貴入墅僅餘花園老卒歌一篇耳寶所山奔水導逆以海潮余坐落星石漱一勺泉下大佛寺萬柳成幕橋左斷寶雲山之東宋家花如錦曰錦塢及上秋陽臺淒神寒骨海風四起月到望湖亭誦前人語西湖深靜空濶納光景而涵煙霏漫衍而不迫紆徐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酒空急抵昭慶岸沽酒

初六月紀

汎曉湖及湖巒光盡紫海雲未斷出寶佑橋（即段橋）紅袖青旗總宜（園名）涵碧（橋名）彷彿覩之孤山歸立長烟初

淡山水未深余觀第三橋碑不祀鄴侯今與白蘇處士四曰四賢祠然范文正張忠定朱徽國不宜入耶其巔歲寒巖樂天就四照爲竹閣而麗農樓快雪閣萃其勝南陸宣公祠又南六一泉東坡先生惠勤上人哭歐陽公處也孤山飯罷送客上湧金門泊藕莊飲雷峯下南屏披峻壁翠落蓮花洞口久之乃歸臯亭諸山飛翥如亂雲補兩湖之缺斗折蛇行與燈明滅在孤山語處士曰有是哉處於清濁之間歐焉蘇焉范焉白焉參寥焉慧勤焉甚之而韋后焉賈似道焉

初七月紀

殘醉未醒閉戶作句客作竹就飲池塘蕭條夜深與客過溜水橋月漸低急放舟十錦塘月影半浸湖如擊寶幢卽之微縮斜下如懸指漸一指片指俄落寒潭光經時不散桂輪自水中央的爍兩峰高處月在天而半在水而圓比於山高月小余進一籌矣

初八月紀

行唐刺史九里松下長晝風雷江濤夜合隔林先作雨昔吳說書額高宗揮數十幅不能及天矯作勢萬乘辟易松旁麵院宋取金沙磵水釀官酒由合澗上

（北自靈隱南自天竺）登北高峰山起歙出睦跨富春控餘杭局結錢塘突爲峰鳴鷄見日升盤三十六彎而步西望羅刹遙接海邑郡城飛來峰樹自崖谷擢起根生石上翠甃蒙羃鳥悅山客開洞曰龍泓宋丁瀚之月夜集鸞處問靈隱浦惟流泉淙淙跨澗一樓亭冷泉千巖面寺暗林香青林洞之北昔人長嘯集猿呼曰猿父爲建飯猿臺逐侶出雲呼兒歸洞最宜向包氏山房一聽猿啼松落三竺之勝亘數里自飛來轉寺後如伏虬飛鳳稽酉峰介天竺之中遙響飛空歸流欲瀉大悲泉流講堂下空巖懸乳幽淙嶺在其東南深壑巉巖草叢石瘦仰天一線至捫壁嶺左逼障右臨溪而活沙塢滑善崩上天門湖海一色矣自錦堤歸忙上保叔塔觀落日山高峰蔽暑見紅霞數道到寺門海日蒼黃倒影余乃自梅花嶼之北婆娑深樹旋下客舟斷橋賓月忽被孤山一角水底影破則狂叫月旣下僧琴僧過第三橋道人臥呼之不出龍王廟後一水臺攀而上彈雙清一曲水靜夜寒游魚不出波淺舟閣一夜凍湖心笑前人行過畫橋天忽曉誰似我中流自在須臾漁燈影緣樹數峰欲青雲起如煙易小艇傍湖心亭杲杲日出

初九月紀（是夜雨是日觀百妓會禮十廟湖心亭看日出故亦書月）

錢塘門百妓會十萬人家市聲到海皆成紅霧俄見飛騎者八石榴裙擁始由鎭海樓上子胥廟山自天目翔舞而東豬於鳳凰薄湖掠江左折吳山江介海門昂首穹脊掉尾內向道士曰晉天福江水溢寶逵咒止之夢偉人曰具聞命矣予笑曰豈有地老天荒數千年怒不少殺而擊山破岸者哉所至前瞰江後俯湖則三官廟最風活泉韻浙浙當石罅視之旣靜其聽始遠則青衣洞最雲開山露雨過竹涼高見滄溟則雲居庵最巖寶錯篠秀石玲瓏鷄髮龍骨蹣跚

其項壽藤怪蔓離披其右千霄之木根不土荄寒泉滴瀝乍緊乍細煮石箏燈十宿洞中不能言去則瑞石山紫陽庵最昔人云石者山之骨相也吾獨取夫怪怪奇奇者焉彼固化工之所深寶也譬之於士亦豈以狂狷爲非材也哉峭削凌空白露夜滴則橐駝峰雪風洞最若夫三折肱而凌霄則眞人殿庭一樹最葢仙窩云丁野鶴蟬蛻鬚眉尙奕奕永樂間御書招張三丰不至今塑三像祀之臥坐立余謂夜靜何人吹鳳管三丰臥也霜林葉盡羣峰出三丰立也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三丰坐也

初十月紀

泊岳墳三橋三妓驕嘶絲楊白衣躍上堤如飛兎爲浮數白巳送客湧金門淸波遠煙一片紅粉銷歸何處中流忽聽客呼遂上其舟又是一番泡影矣

十一月紀

鎭海樓之南爲寶山誦子瞻詩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亂暝禽呼及同秦仲二子游云平明巳報百吏散意卽其几席湖山簿書魚鳥處也元妙觀開洞賓題蕉處一龕煙火而巳白馬廟折而西曰七寶山少游夢天女求贊維摩像處昔雲閣棃居山坡入方丈

小院見其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蓋不出十五年矣後贈以詩有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句余謂作吏如子瞻可以游釋如雲閣棃可以從吏游

十二月紀

淸波門折而東南曰鳳凰山左江右湖千山軒翥其巃爲萬松嶺唐宋州治郎錢王故宮云宋邇大內碧瓦鱗次植日本松作觀堂三茅觀鐘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一溪通小西湖亭曰淸漣萬松又蟠介亭諸勝皆列皇城之外江竿皆禁爇紹興禍解陳修表慈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淸封禪之塵高宗手書懸之壁然渲熙間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德壽宮爲汎湖觀潮亦盛事云嗟乎韋后不挽欽宗之輪而一目存誓嗤於道人及乳母抱度宗行廊廡手粘一塔影歎宋家無復生氣弔閻貴妃詩南宋可憐無故主西山空自夢朝雲悲夫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爲勝果禪寺臨江突兀南連秦望東亘吳山笑語落富陽月巖最善中秋淸輝滿隙如合璧左爲中峰宋殿前司營在其右石筍林立前曰排衙白塔小竹石壁夾道古石衙云樹散雲收虹殘水照歸由湧金[illegible]得月柳洲亭白

雲滿川飛浮來往水皆縹碧

十三月紀

參寥泉舊在孤山徙築於此有泉出寺後仍名參寥焉其西爲宋布衣岳珺祠又西爲錦塢其巔初陽臺葛洪吸日月於此驚飈作危墮勢峰拔地削立數千百尺龍爪拏攫鎸洗萬古如新每作雨崖鐵色紫陽先生嘗提舉浙東法得祠祀其下葛嶺之上舊招賢寺白樂天詩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子瞻入壽星院悟前身曾到此昔似道婉儀彌遠架廊叠磴而趙紫芝與葛仙翁並墓其下不知後人如何

作眼冠萊公集妓賞綾千段蒨桃獻詩萊公默然及貶嶺南道杭州桃疾曰葬我天竺山下樂天拈花爲喻子瞻拈身爲喻蒨桃拈纖爲喻皆老禪也又聞坡公仇池筆記杭人喜食鷄日屠百湖上夜歸百鷄皆號若有所訴嘉靖間侍御令巡官日報屠鷄之數日屠一千三百有奇噫坡倅杭時戲語酒食地獄高穀繼之獄爲一空今鷄獄亦宜空矣晚上湧金酒舟歸自昭慶步月曲港湖草層委聽小橋流澗立斷橋湖舟不行穿瑪瑙寺抵石函橋皆作響湖水空明荇藻交橫

十四月紀

從野堂諸君子與偕儀伯季生元暉君翰修止日放星芝子懸約余由昭慶寺後取徑桑堤山閭樹周西湖如艷妝山陰如翠幃深處此中蘭湯浴罷時也月皎甚移席廣庭山如碁布瞰巖而峙爲態舒緩草木蒙籠空青微出飛鳥時歸紛紛點石儀伯歌與偕和出門四山如畫風露浩然行一里至渡頭返曉起讀行卷唱吳珺海門飛上明月

十五月紀是日觀潮

浙潮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或曰浙去潮近赭龕兩山

橫鎖江口衝突飈激他江去潮遠湧水而已余觀潮兵馬司前目逆海門兩山嚙合士女雜沓花中日下春玉抹煙屏如鷺一行葱萬松嶺絕巘左一亭秀出巖阿俯湖瀕海西湖雷峰如坐如臥松濤峻絕若斷巘逶迤表忠觀讀子瞻所書記余謂千古絕得意之文其次謀止高麗王獻金塔疏莊嚴有體二文並得之湖文章有神矣古云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坐靈芝寺門即錢王祠水流寂寂俄見紫雲萬重荇藻鷗鳧皆染絳色數聲鐘磬千頃笠篠放舟錦堤樓舫齋垂楊亂拂紅妝

吳姬半醉清謳凌於波上棹湖心亭吳越勝人各集艷姬嬌兒未幾歌漸杳月影在地繽紛殊狀余乃偕客自六一泉步西泠橋選樹四橋以下湖光深覩漁不張燈金沙灘口微聞木魚五橋更籌亂六橋淨慈鳴鐘堤有行人還第三橋保叔昭慶鏜鎝相答行十二里而天曉遠煙微出海面

按堤南一橋曰映波對西岸六橋舊有旌德觀先賢堂觀本定香寺寶慶間京兆袁韶改建有虛舟雪錦二亭祀許由而下四十八人曰仰高祠花竹縈紆小山曲徑第二橋曰鎖瀾對西岸五橋舊有湖

山堂前擁雙塔後植兩峰四望洲回浦合三賢堂祀白蘇林三公第三橋曰望山斜對西岸四橋水曰花港舊有雪江草堂第四橋曰壓堤對西岸第三橋舊有崇眞道院石臺籠燈以照夜船水仙王廟一名龍王祠以樂天和靖子瞻附祀兩廡井曰薦菊取蘇詩一盞寒泉薦香菊第五橋曰東浦對西岸第二橋第六橋曰跨虹斜對西岸第一橋稍北為西泠橋

十六月紀

由延祥觀眺竹閣故基昔人祀樂天以杭妓故園沈紅昵綠樂天去後倩妓傳詩耳西為宋洪忠宣祠又西鳳林寺鳥窠談禪處也予笑白蘇兩公日與湖上人家雜處不辨官長湖光瀲灩如几案間物鳥窠猶向樂天愁心火相構識浪不停豈其胸中著一西湖耶棲霞嶺下弔岳武穆王閱新碑獄卒隗順負屍踰城至九曲叢祠瘞之以玉環殉樹雙橋識焉今并祠云其又西張憲墓夜闌飲垂虹橋須臾移第二橋斜望西泠孤山霞起空山響木魚海天欲紅是夜游裏六橋

按楊公堤裏湖西岸也太守楊孟瑛既開西湖遂

築此堤增建六橋然近北山三橋宋時已有之楊公所築特南山三橋耳第一橋近淨空院玉泉之水出焉曰環璧西通耿家埠第二橋金沙灘之水出焉題曰流金西通麴院路遊靈竺者停橈其間第三橋近龍潭有時祥光浮水曰臥龍西通茅家埠第四橋進丁家山而東沿堤屈曲蒼翠掩映題曰隱秀西通花家園第五橋西抱高峰舊有景行祠西通麥嶺路第六橋從定香橋而入近發祥寺虎跑珍珠二泉之水出焉曰濬源

十七月紀

仙姑山入靑芝塢觀魚玉泉寺泉飯千頃靈鷲寺在其後北爲法華山而西溪秦亭則法華之分支也自行春橋出蒼煙老木間爲九里松余與客品松選奇輒狂呼林谷浪花仰激琮琤砑豁其南爲仙芝嶺而合澗橋峙飛來峰路口冷泉一亭清絳如昔偶憶樂天招韜光入城韜光不赴答詩及黃紙詔下偕徒悵望歎逢官不下山山僧不入城便是淸涼世界始從岣嶁山房山半峰高百盤泉數十折長松夾道引竹流泉散如飛雨豈紅蕈紫芽能致下碧天哉庵有金蓮池純陽殿觀滄海日出堦前秀靈草芙蓉數朵開

屋薄老楓落紅滿地世外春秋草本自寒燧塑像絕佳仙自塗抹雲氣自此陟風篁嶺林壑深沈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辯才淬治潔楚坡云天竺巳幽阻風篁更盤紆者也片雲石之上曰獅子峰高出羣岫可瞰江滸天竺諸峰疊繡如畫辨才送子瞻過嶺有過溪嶺辨才老焉曰歸隱橋語坡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曰二老亭其下宋陳剛中墓建炎議恢復與張子韶等七人共論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蓋足此也片雲與衆二亭甃池搆石彈碁流水龍井大樾幽

占石鑑平開閒花寂草延緣其傍鳥韻相答水東出茅家埠入湖古人云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間盤幽宅阻嶺之左右大率多泉者也其左爲神運石龍井之上爲老龍井人煙曠絕一泓寒碧盃大海塊長江西湖如鬚髮諸峰滕行匍伏僅見天目翔舞一帶人家茫茫煙雲海氣煙霞石屋十里桂花撲人游裾道旁狼籍亂插枝頭士女賤如土巳薄暮道太子灣西玉岑赤山之間惠因澗鋏櫺鎖蛟高麗王子尊澗中水甃池轉輪色如藍獅象含雲氣定香橋至四橋月上全湖金紫垂虹與渡抵昭

慶

十八月紀

九溪十八澗辭江干游屐鮮至古無咏者九溪在老龍井之南其西爲十八澗蓋烟霞嶺之西溪環者九水出江而北達龍井十八澗則徑通五雲山雲棲寺昔柳子厚記楚山石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又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予怪其言若杭固多名人郎賢而辱於此者豈在石下哉是日也憩漾碧軒金蓮數畝有鳴榔載紅裙曉渡鷺破白鷗徐行定香橋張伯雨搆水軒夾赤

山浴鵠溪水下煙霞嶺卽山左麓闢犖确爲徑杭越
諸峰江湖海門在指掌洞口水樂泉自頂下山之窪
伏流飛注水波皺而聲漸激東坡詩慣見山僧已厭
聽惟餘海月空留照熙甯間鄭獬名其洞云旁小築
幽絕水樂洞在烟霞石屋之上惠因澗北爲于忠肅
墓蒼松一帶間以疎篁自六通入定光寺飲卓錫泉
出麥嶺有氷雪堂再經龍井歷九溪峰窮水盡白雲
自開山如落雁蹲鴻每一澗鼻口相呀蹄股交峙岸
之突而出者水縈之如蒼龍蛻骨環數小橋峰若起
若斷草樹蔽翳巖下磈礧多千年積雪有門半掩竹

數畝法雲泉自嶺下凝乳花泉甚白屐閣數楹小龕
坐卧佛石居焉出沒煙扉間而光影在澗出復尋澗
往山容舒卷澗分近遠履平地如深洞逶高則作琴
筑聲麓漸平潮泥浸野田江尚蔽顧洶湧作遠勢出
六和塔則越山樹木人家影江面方候潮乘間入虎
跑泉宋學士以僧披法衣焚咒久之泉乃出爲作記
不審南岳童子遺虎移泉視性空權力何如哉出六
和塔口初由月輪望潮頭余從橋上覩自六和至白
塔嶺立峰際百越山窮潮頭九折天風吹海立擘赭
龕直入富陽銀龍砰砯右望則大山蔽江一面直掠

而上猛過西陵潮頭漸隱目送數十里外知是嚴灘
氣始平江舟蓋泊六和口魚麗翱蹴起一江秋雪余
乃赴客招且暮以炬上慈雲嶺其南爲龍山自天月
分支沿江而東局結於此望太極亭八卦田王伯安
書院伯安寄汝中盛稱天眞之樂以此至湧金與人
呼渡余不可中途異風作湖爲推浪絕行舟道錢塘
門月上

十九月紀

客邀上青翰舫抵湧金燈火遶問水亭晚渡極喧榜
其亭云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予笑云

只有六時耳那得有十二時夜訪小蓬萊飲極酣卧
舫推簾拾斷橋殘月

二十月紀

曉入靈芝寺爲錢王故苑憩彭祖庵故宋聚景樓前
學士橋鐵嶺諸山之水出錢塘門輸委西湖必經橋
下其傍仙姥墩姥採百花釀酒仙後十餘年賣酒洞
庭云南屏山羅漢室錢王夢十八巨人隨行一僧手
像五百尊而化去宋表五山淨慈其一丞相鄭清之
記雙井理宗書額古車輦徑行處也蓮花洞口居然
一亭湖山在睫萬工池千年古樹交柯積蔭旁激洞

石如砑雷宋乾湻舊賞曰小蓬萊在雷峰塔畔故內
侍甘昇園峰類削雲喬木欒櫨槎於石實有理宗御
愛松由藕花居而出林亭幽雅雨山岸湖皆饒別構
北山雜市廛中如石函橋石倘水劉居人架木幾不
辨山水南屏一望垂楊蕭疏可愛余又臥青翰舫居
荇藻中以此酣適之味令人意遠折問水亭而南為
孫忠烈祠宿舫中四更高嘯月臺晨起掠草滿湖長
堤如煙雨微見保叔峻嶒湖面

二十一月紀

棹昭慶看錦堤走馬堤盡一亭出甜金沙灘西湖以

諸泉勝泉以龍井勝故金沙一帶皆流泉邃境第三
橋歸追月玉蓮亭宋競渡奪標所笑此游春水梅花
輪一著耳然當以九溪十八澗勝之應為西湖樹我
一標

西湖雜紀

初四日至棕毛場散步石涵橋俄見湖光如逢故人
狂不自禁急呼小艇恣其所之

十九日暮已買歸艎立昭慶湖畔見淨慈一帶翳翠
欲滴湖含夕照徑渡湧金聽歸人爭渡再宿青翰舫
樓月落枕上縱聾望湖亭將曙而別

四之日紙湖是夜月初九雨初十月十一微雨十二
之廿一月看月湖心十七夜宿湖舟三觀潮再聞淨
慈晨鐘於定香橋一六橋天曉一晝則極前人藕花
桂子之勝編月紀之留作湖上逸事

嘗出湧金門北為柳州問水二亭問水即宋豐樂樓
址柳汀花塢歷欄檻前兩高峰夾菱歌漁唱一時會
合

臥青翰舫保叔一峰在予枕簟推窗視之斜對斷橋
惟見掠草滿湖

西泠居兩湖之中花明如霞襍以鸂鶒

觀月三橋梯上漾碧軒水淺舟閣一夜凍湖濱

雷峰塔老蒼突兀如神人搢笏

十五日看潮歸歷湧金錢塘清波三門遶湖紅霞千
萬層倒浸湖底

蓴菜自蕭山惟湘湖第一第三橋近出蓴不下湘湖
手捋之

方弄水中月影忽破孤山斷其一角

三潭印月舊在湖心今為葑泥王洧詩塔邊分占宿
湖船寶鑑開奩水接天

中秋夜余行第五橋至六橋聞淨慈鐘還四橋保叔

昭慶鍠鍠互答

曉看孤山漂絮美女嬌兒逐電追影至第三橋盡矣

金沙灘一帶流水無人偶見金蓮半畝中紅裙曉渡

曉起海雲罩山煙煙隨曉炊亂海雲猶浮其上

自龍井歸至第三橋月始上顧視湖平峰峰盡欽

西湖月觀紀終

西子湖拾翠餘談

陶濬宣署

光緒癸巳
武林丁氏刻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上

明　汪砢玉　著

淛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

西湖一名上湖以石函橋下又有湖故以上別之舊周三十里今僅半耳

東坡六一泉銘有云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閒一物耳豈直每將公事了湖中耶

錢唐門外尉司宋承平時號八仙裕陵覽西湖圖有眞仙尉之語故建眞仙亭蘇子瞻帥杭率賓客常遊

作英游閣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芙蕖詩爲詠物樓陳後山興寄高遠形於篇什願得終身爲禦冠亦可想其盛也南渡後弗存矣

坡公書林詩後云吳儂生長吳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夫販婦皆冰玉

蓉塘詩話湯仲友詠西湖曰山色波光步步隨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年華如去馬惱人春色似游絲六橋幾見輪蹏換取樂莫辭金屈巵

王玉遮云從武林門入風景大都似兩都人家門外悉是冬青樹杭志云洪武間都指揮徐司馬所栽今有如拱者當循是其舊植蒼翠鱗鱗屋瓦盡碧如山家青靄人從樹裏行不見赤日小樓壓戶副以短扉緯蕭作垣加墁其上多奉浮屠氏每慧燈不戢卽千家爲墟矣婦人低鬟胡粉傳面蹺尖自喜都作女郎又類倚門伎小兒白雲椎髻美少年翩翩游俠場蓋山川清淑生人韶秀亦如吳中也

從錢塘門出山色層層如芙蓉千片欲插入人鬟

保叔塔院有黃鶴山樵海天落照圖在左壁上層今剝落矣

大佛寺殿內有沁雪泉深廣可二尺大旱不枯

沈長卿幼宰詠孤山四賢祠云衡山高隱白衣郎勉縮人間刺史章請郡來杭開六井頓教斥鹵化仙鄉香山風雅負詩豪長慶曾將紙價操卧閣公餘無別事西湖葑積仗君撈眉山才品最風流豈是尋常肉食儔度牒乞將三百道濬湖功績永千秋孤山處士擅清名梅鶴相依遠世情卜得小山成大隱恥隨法駕振塵纓

歐公云漢身毒國亦號捐篤後改爲乾篤又曰乾竺今遂呼爲天竺矣

田香宇詩葛川有路呼圓澤花塚無人識蓓桃之句蓋姬甪身任陜乞萊公葬天竺也

林君復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橋畔獨樹爲橋結小廬然則當時三竺蓋亦僻矣

靈隱寺桂爲月中種宋天聖中秋降靈實于此狀若珠璣一云氣香而色紫芳麗可愛爲名紫陽花

北高峰有七級浮屠火後惟甎甓存南海鄧林句捫蘿百折上嶙峋世界仙凡到此分

呼猿洞宋僧智一善嘯有哀松之韵嘗養猿於山間臨澗長嘯衆猿畢集人謂之猿父

西山雷院傳莊是張功甫玉照堂舊基今香雪亭有梅千樹

香林洞巖內深窈通人往來枕流亭內有無竭泉

石面桃在翻經臺之側生于石面每年結實甚大謂之靈桃政和間歸于京師

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峰石塢內有金姓嫗以腴美聞其家楊梅甚盛所謂金婆楊梅是也

張伯雨卜居西湖散花灘其墓在南峰靈石山玉鉤橋之南爲雨賣玉鉤所建墓久頽廢姚公綬重葺之

靈鰻井在鳳凰山梵天寺內先是四明阿育王山井有靈鰻傳云護塔神也後錢氏迎育王舍利歸國井中鰻不見錢氏於寺廊內甃石爲井而鰻常現

淨慈倚南屏山周顯德二年錢俶建南渡間燬而復興山門高棟可當他寺寶殿殿三倍于門衆屋百丈龍象如山皆非他剎可侔東廊搆田字殿貯五百尊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多迷

永明禪師名延壽日誦法華經羣羊跽聽弟子一千七百人時號慈氏下生山居詩有榮來祇愛添餘祿春過誰能悟落花又浮生但向忙時過萬事須從靜裏觀其道場在淨慈寺靈塔在太慈山歲久爲民墓

道萬曆乙巳法裔大壑詢之老農掘得石匣拾舍利十粒靈骨俱在今移置淨慈後山起塔封焉

吳山第一泉凡五眼銀牀石井操罌汲者成市金鱗於物殊不爲潛

由大井巷北人家夾磴道居行漸深山氣漸綠山以伍行人得名訛爲吳或云春秋爲吳南封盡處以別于越一邱一壑支支異稱其實皆吳山也

自中興觀而至德觀有星宿閣江色從樹中來寒動金縈次爲皮場廟火德廟文次重陽菴出青衣泉深

可一尋闊如深之半中爲方池亭據其上睨覘池上
與江光相映一綫潺潺作風雨聲龕中青衣爲髻童
妝相傳泉所由名也山至此一名寶蓮谿庵至城隍
廟路逕曲雜江流隨樹疏密山至此一名金地
三茅觀聳巘倚巖古木蓊藹蕭森羅刹江容隱見林
端左側爲三丰祠上太虛樓望杭城廬舍鱗次西湖
極目可盡遠眺則海門杳渺無際山至此一名七寶
紫陽庵多奇峰怪石曲澗流泉松檜蒙籠不雨翠溼
一洞蜺丁仙像旁石壁米顛縱書第一山山至此一
名瑞石總名曰吳山云

拾翠餘談上　五

玄妙觀在吳山石龜巷唐末爲紫極宮宋改天慶元
末兵燬正統癸亥復舊池上蕉花盛開呂祖師畱題
崖石一時賦詠足侈
泗水潛夫南宋市肆記官巷口有花市錢唐門內有
花團
余向寓菩提寺舊在錢唐門外宋太平興國二年建
東坡有南漪堂看杜鵑花詩勒于石元末燬後築城
於寺基因徙之宋太學街東觀周紫芝菩提小軒晚
晴詩白鳥去邊山潑黛綠蒲深處雨跳珠可知矣
天長淨心寺在竹竿巷晉天福四年建余習時熟游

千勝將軍廟在新橋其神爲張巡之子
佛慧寺在碧峰山環而宅之者千家爲古蕩村當餘
杭西溪之孔道饒竹木茶筍之利
客話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
回八百里有三十六洞爲仙靈所居每歲秋卒一日
風雨晦冥俗云山神與江神會
洞淵集第三十四洞天曰天目山有兩目左目高二
千丈右二千五百丈周回一百里名太微玄蓋洞天
太平寰宇記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水因
山曲折東西有源若目然故曰天目東出臨安爲大

拾翠餘談上　六

溪溢東流而爲苕水西趨於潛爲紫溪合桐廬水以
匯于浙江
近世羽士唐子霞謂天目山一名浮玉山上有兩池
謂左右目一峰在東號東天目在臨安界今西尖峰
在於潛北四十五里連亘杭宣湖徽四州周回二千
里上有養生之藥蓍草芫花皆名著仙經郭璞詩云
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
徑山去餘杭西北五十里高三千餘丈周五十里迺
天目之東北峰有徑通天目故名
黃山去餘杭東北三十餘里乃天目所分三支之中

以土在中央故名黃西南二十五里又一黃山

餘杭九鎖山其勢九折縈紆相續自西南轉東北至宮五里若人之曲肱鎖股故名九鎖曰天關鎖藏雲鎖飛鸞鎖凌虛鎖通真鎖龍吟鎖洞微鎖雲璈鎖朝元鎖勝國陳恂有步虛詞九首

湧幢小品云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爲早莫其曰大小亦然也

論歷法無他但看潮汐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遲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

差甚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非歷法一定不易之準乎節令亦如之郎差不過一日無甚關繫天本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

有云岳武穆女值父兄之難已甘一死循慮嫂節未終乃紿嫂云井有銀瓶盍往觀焉嫂信之俯視瓶擠之下卽以身殉故世稱銀瓶娘子然宋朱淑貞唁詩有自負瓶沈身更死則又似負瓶投井也

鴻苞云張俊與岳忠武同受命北伐疑忠武漏洩斂兵還朝反倡逗遛之說檜旣力主和議恨忠武梗必翦所忌而後快欲甘心忠武正苦無名一聞此言遂令奸黨擴摭俊語文致其罪是忠武之死俊實爲戎首罪何所逃第考之史傳顯末俊與忠武同起行間始而推轂公之忠勇可大用者俊也旣而忠武功畧日盛于俊俊遂不無忌心復疑忠武持其陰事乃遽倡爲逗遛邪說自謂先發制人冀脫已禍未必便有殺忠武心卽使禍實由俊責固難逃然比之檜卨二賊亦有閒矣夫始而相薦終而相傾自非大聖賢豪傑在中人時有之俊昭昭之表見誅史書冥冥之中必受陰譴此則當其辜矣而必勒今與檜卨同科暴罪階下不太甚乎

岳氏有舊藏四兇銅像爲宋時所鑄其王氏反接跽形作豐容纖趾蓋氏原與兀朮私故得縱之歸耳今欲去張俊罪軀宜以万俟卨妻代之何如

宋徽宗時有喻氏子法名思淨棄俗出家捨宅以接待雲水爲妙行寺在武林門北夾城巷西思淨善塑佛像人稱喻彌陀當方臘之亂思淨詣賊乞以身代一城之命賊爲少戢寺以不毀金虜入寇廢之嗣後僧小彌陀重建元末兵燬

唐丁飛字翰之濟陽人讀老莊書居錢唐龍泓洞蓄妻子事耕稼如常人夜半山靜取琴彈弄少睡寡言

與人相接禮貌情至未嘗有罷倦之色又不見有所
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
錢塘孫季蕃名惟信始居婺棄官隱湖山間號花翁
工爲長短句歿後葬水仙廟側仇仁近詩水仙分地
葬詩人又薦菊有亭今作圃埽松無子漫留墳
錢唐王應瑾出家佑聖觀事父母極孝張伯雨楊維
禎俞子中高其介與爲方外交居平種藥洗竹聽笙
調鶴而已
元貫雲石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年十二三時使
健兒驅三馬疾馳輒持槊騰上之越一而跨三運槊

風生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號酸齋仁宗朝拜翰
林學士辭疾居江南賣藥錢塘市詭姓名易冠服人
無知者嘗見西湖漁父織蘆花爲被尚其清易以綢
賦詩自得稱蘆花道人晚年留情釋典臨終作辭世
吟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
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今江干棲雲菴其遁跡處
也
西湖功德主今當首推二孫一爲司禮監隆一爲郡
太守名孟者風流蘊藉無俗吏卑庸之氣栽花彌谷
錦繡被磴種荷花滿湖堤畔柳絲成畦荒祠廢殿丹

青一新建太虛樓於吳山絕巘捐俸不給從木客貿
于金足成其事樓成望見百里時時與琴酒客來登
晝游夕治公事無留後竟爲言者所中投劾去不知
白傅蘇公之曠達何以見容于當時亦復有沾沾善
宦者在耶
黃勉之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戊戌當試春官適
田子蓺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北上往遊
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於人亦
曰山人田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願功名
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陟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

可謂山足目擊清暉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
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咏隨之
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
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
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
崇禎癸酉夏爲兒輩應試會城借寓湖上畫中樓
其游覽詩文雜入墨花栖栖款及蒙天笑剩影復
以彼時披閱之所得者爲拾翠餘談絕不猶西湖
誌所載也乙酉兵火後余著作多散失茲存僅此
聊札之以自娛而已汪汪千頃人砢王續識于柿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上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中

明　汪砢玉　著

虎林西山諸勝

古人有卧遊迺圖所見以著想曷若記載之尤切也予志學前館師課讀未得覽勝自萬厤癸卯秋孟爲試事到杭乍進湖口一望覺翠微頓撲眉睫而白雲莽莽流襟帶矣僑寓龍翔宮浹旬炎歊多暇與高友綠英沿湖涉茅家渡信步飛來峰探巖捫碕穿洞跨澗便襲襲身爽出向冷泉亭峭壁懸崖參差以翳日有雲生高高步泉洒田田衣澄然湛然聽淙淙作琴

響久之去亭登靈鷲寺青霞縹渺碧樹蓊鬱紺宇共丹巘爭峻有衲子橫玉弄紫雲迴冷冷接殿角風鈴心花吹展晴霄也更上韜光庵老僧設淡麵臨金蓮池細嚼復躋北高峰已摒空逼漢立浮嵐杳靄之外遙望瀚海如匹練浴日浮天無盡神應飛越碧落作閒雲度蓬島乎徐下峰別僧往包憲副園鹿砦清樾鶴徑蕭森修竹翠落金膏長松蒼蔭玉蝀大是摩詰輞川風致回過淨空院俯玉泉池想曇超說法龍君來聽有一泓止水瑩徹石砂鱗鱗於物紅碧相間直可下任公之釣聊擘雪花餅喂之撥刺徜徉魚若知我樂其樂也偶乳雀襲衣裾不去所隨小奚置諸掌中余命縱之去雀喜噪不休時夕陽射林麓覓路返寓逾日同戚屬周純之鈕宇鑑天長僧靜雲輩輿往天竺頂禮大士珠澤爲取瓣香於山市而梵嫂顧大出欵設浴媚嫵膩觸周君頗起橫陳輿余慍曰刱地人不可受色陰障亟捨之投竹素山房取阿耨池水淨滌身心飫青蔬白飯叩不二法門欲參無漏智果奈緇而禿者無能逗曹溪句天龍指于是取道龍井坐幽澗飲清泉禪意溪花約略夢覺問漫詢辨才參寥舊跡惟留亭石一片雲可與語脈脈經風篁嶺有

游客挾妓唱西風桂子和以紫鸞簫娟娟雜松竹響不覺疏煙清月掩映玉山漸風靜重門帶露敲獸環數下小童巳醪鮮供候燈影間抽披仙集爇芙蓉香且讀且斟微醒就枕依然泉石媒清夢耳後已酉夏復以試寄菩提寺共吳岳翁斗南再詣龍井天竺飛來峰言旋由九里松喬翠插天清風下墮怡然暢領而歸即札記讀本禹貢後每一展披有援琴動操眾山皆響便是卧游錄也

虎林南山諸勝

己酉端月七日從柳洲亭小棹沿湖茗香書卷映帶

晴瀾山色起步雷峰塔焚餘頹頂蒼苔紫紅痕罥中空直上稜稜欲墮亦一奇也下塔往淨慈寺禮五百尊者種種現身應知一佛所印徐自萬峰深處尋丞明禪寂所遂進宗鏡堂登居然亭石壁四立天成如築疑入金剛窟復扁舟度六橋水雲澹蕩堪畫岸上柳風舞媚白鳥徊翔其間湖底多萍藻紅心綠葉隱隱交橫儼秋林晚照焉黃白水花一望錯綺予倚舷摘其白者雅淡芳芬幾凌波人遺鈿因和村謬咽之浩歌風露拂袖還石樓至七月既望再客湖上過雙塚拜武穆于墳拜忠肅法相禮定光眞身青山埋白

骨哭英雄恍欲生寶座現金身看古佛眞不死泉開錫杖法無邊也碙遶菖蒲綴虎鬚也披雲度石屋內有海門其澗深通洋面上有巖穴逗光捫壁得小寶望之作桃花源想出就煙霞洞丹崖翠巘中杳絕不可測自外憑眺則遠山遥岑極目可數郡誌稱爲諸洞之首其水樂洞清溜濺濺如鳴琴漱玉便足人間清賞坡公所謂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又穿楊梅嶺經九溪十八澗澗瀨清淺竹松歷落祇鳥自啼花自落午後遶六和塔潮平江靜雲外山橫似黛剎那抵虎跑淪泉品勝已日落千峰雲昏萬壑遂取道淨慈沿堤返大佛山房行將選勝續遊至明竟大風雨凡三晝夜惟閉戶孤吟看山浮白而已

西湖競渡

朱明競渡三吳固勝而杭藉西湖點綴爲尤勝時已西端日曉山横翠晴瀾鋪練楊柳陰濃草沙香暖綺牕繡幙間在在供葵榴懸蕭艾予因而泛煙搓偕蘭契角黍薦圓廠盤端景插商乙臙玉竿蒲酒碧鼎沉煙四面紅妝交映歌吹遞作自斷橋至蘇堤一望連袂落鴛鴦之雨招搖成燕子之風周姬綺生正拖驛牋欲控玉驄馳驟忽金鼓振六橋內有龍舟兩兩飛

出望河亭人多狀五瘟使畫戟朱干擁繡旗女將露皙顋血尖如榴花瓣蹻空以豔目酒船投雛波心看櫂郎遡波相攖浪笑傳呼山谷答響午後重湖陰翳兩峰合雲而雨矣溼且咸乏輿馬俱盡隊隊大堤游女莫不粉消梨頰脂淡櫻唇寶鈿掛柳絲珠舄遺草際甚一大家妾跌落闌濠間淋漓宛洛妃出浦至曳雪憑侍兒肩香鉤滑滑眞夌波拾翠人也晝而繁華暮而狼藉各是一番風景更是時出游者半係吳儂益擅勝非尋常矣

慧觀樓記

慧觀樓在大佛山上萬厤已酉止余約半秋樓前湖山入鏡白堤花柳羅眼底後憑臨平諸山每朝霧茫茫失其處而前山晴翠似美人曉妝初罷或湖上煙雨抹青臨平又皎日空濛致爽爽也常凌晨遶堤翹首白雲縷縷出山腰露峰點碧可愛至回望所居亦封雲內然則劉安雞犬又何足異哉甫晝游人簇騎畫船過漾笙歌遞接煙波間傍晚新月吐嶺紅鮮如凝脂已而漸白湖面濯濯成金鱗流連深夕每聽輕簫韻女就垂露亭唱今宵酒醒玉人何處也淒然夢既當風曉月殘柳外漁燈幾點掩映晨星落落少焉

鐘動疾徐按節又悠然喚醒子思時時作是觀何患不定中生慧乎是爲記

戊亥登竺合記

萬厤庚戌春浮艑武林禮竺國古聖人時值禁煙晴風麗日香滿菜畦鄉人於岳廟祈蠶之暇伐鼓鳴金野唱把盞自得村姬連袂踏青弄花笑語坐立無倫喧喧直達陡鎮越二日入北新關篙插如林濺波若雨人人鼓勇侫佛幾忘生焉既泊觀音橋至明進古蕩合十者已輻湊及玉泉池梵眾益鱗集漸入三摩地香煙人氣氤氳轟轟彼西方之人兮眞廣大眞靈

通也轉由飛來峰上龍井楊梅嶺崎嶇石屋趨淨慈山村茅舍問綠楊紅杏雜以殘梅春鳥調舌幽異白雲湧薄天際家眾團聚一樓炊焉沽焉燒筍潑菜倚欄望嵐色而享盤桓過午始還舟次明以親故在城買棹新河口遡豹子門蘋風起平林末漁歌來於煙表翩翩鸕掠淩風躍躍魚跳噴雨悠悠閒半日始抵王母嫁家范氏寒溫杯酒移時薄暮言旋越明隨家慈返棹後歲辛亥復攜家鳴榔詣竺時維二月風景無異前春闔之內外游船仍彌塞僅泊蔣家橋側肩輿自武林門沿城向昭慶賃一巨艘曰西明樓環錢

唐湧金清波諸門有湖濱山色一草一木泛濫晴光灼然可數將晚繫玉蓮亭忽爾冒以濃雲帶以霏烟白氣亂迸點綴青蕪片片成雪色若雲內有水雲外無山已乘微月登樓閑眺煙火滿空笙歌盈聽略飛蝴蝶栩栩雨峰間家人爲促上山矣柳露未稀杏雨早霽赤松蒼柏間乘碧油進三竺午間由一橋下船則雨後山色飛翠襲人堤上春郊走馬紅袖調絃青樓朱檻中多冶女豔妝掩映簾箔風恬日融花草香又是一番風景頃焉笛倚斜陽琴橫新月醉扶侍兒向高堂問寢蘧蘧鷟鷟共仙島間也居無何而帆指

檇李矣能不錄一通以當卧游

壬子適杭雨筆

萬厤壬子芙蓉霄越九日適杭殘梅點點穉柳星星晴雨相半冷暖參之行李起松厤塲隨家甫客吳玉岑家玉岑故老青衿篤於行誼居近草橋門到時卽縱步江濱時夕曛已紅歸帆遙遙落天際兩兩黃白牛馭柴渡水止老樹古木邊宛入戴嵩墨景翌晝歷三茅觀紫陽菴蒼巘碧樹高低互接瀠洄度以石梁逦磴綴以軒亭忽俯而翠翹可拾忽仰而黃衲在巓紅袖惹絲雲練裙拖碧澗觴飛木杪壺投巖底謂僊

拾翠餘談中　七

洞可謂游墟亦可家甫攜余禮張三丰遺像一正坐容肅肅乎雲停也一頂笠倚杖而立雙眸斜注宛宛欲生色于于以霞舉焉一側卧榻上似夢似醒隱隱若吸神飄飄其天上且人間耳瞻仰徘徊片晌漫投小徑達藥王廟正施采繪飾金粉煌煌炎帝報功德靈億世甒下山歸寓雨絲絲垂簷外及曉曙光映窗紙亟髡輿往天竺回涉三生石蒼茫林岫緇衣頹者耶錦褡汲者耶牛背吟者耶何塊然之無盡乎出飛來峰進法相面泉啜茗向蘭飯蔬與僧別散行經高麗寺轉藏依水故是法界中一芥子香海無何峰影

樹影在落照間甫入城燈火盈街夜市如晝依然墮塵內矣忽過月之朔謁吳方伯本如畢主人飲邀湖上有吳山美人侑觴坐中欲予贈之因賦得願爲明鏡分嬌面然風日少佳游興尚未盡明理歸棹玉岑父子惜別殊毿毿一路煙山如醉梅點點者爲青青柳星星者爲濯濯何必向三生石慨身前後之茫茫哉雨篷筆記亦痴人說夢耳

卯辰湖游共誌

三日不見叔度令人鄙吝復生三年不見西湖令人興趣頓減余自萬厤壬子從秣陵遊迄乙卯初夏始

拾翠餘談中　八

得向虎林山色依然湖光如故朝岸數落紅晚林披明月鳥弄日於桐花魚翻萍於縠雨六橋楊柳絲絲猶覺春存三竺松篁鬱鬱頓歸炎景登眺不旋日而返至丙辰春仲桃柳陰陰飛絮乍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一種春風幾多圖畫堤上翩翩俊少或紅綃馳青驄或廣袖促繡裀佳人下碧油拂春衫步步移豔笑笑傾城叢花繞練以凝望流鶯穿枝而轉香十重碧樹樓臺萬縷紅霞雉堞迨銀蟾初上海棠忽琴聲來重湖隔林琤琤與松濤鶴唳相和悠然神賞久之還寢舟次凄凄聞羅江怨卽之則紫袖紅絃皎皎明

月自彈自感賠咽低容故韓娥侶哉予非江州司馬直酣然調雙門耳少焉遠鐘度角枕已而曉色曈曨清光杳靄櫳中碧鸚鵡諳紅薔薇聲聲促歸棹抵家雖次兒雖龍爲侍兒列翠捧迎笑語宴宴足怡然三年夢想數日盤桓西子湖興趣猶未足償也姑俟異日俗緣少息當卧石飽清芬乎

香皮小札

甲子上巳泛白苎村看顏氏西府海棠正朝雨後把臙脂溼透返得姚雲東畫自題東風吹竹綠於柳柳不耐秋惟竹存筆墨洒洒多逸致時與姚叔祥陳符

升李會嘉譚梁生闇仲諸相知酌東雅堂鑒賞則銀蟾初上海棠時也越九日詣杭零雨乍歇夜宿九曲月色朦朧香舟往來如織達旦仍雨當晝而晴晚復陰入夜大雨泊松麻場迫曉猶陰起步西湖堤上有游女學弄賣花聲如元人黃子常詞吟紅叫白餘音輭美更入薩天錫句十八女兒搖艇子隔船笑擲買花錢行行詣三竺爲二親上香拜祝延齡回過鳳林寺爲烏窠禪師道場君子泉在其旁李雨不及探而紅妝載道可想海棠溼透時焉經赤山埠水曲名浴鵠灣勝國張伯雨搆水軒其上劉邦彥詩春水初生浴鵠灣筏樓高枕對青山鳥聲嘑足忽飛去門掩綠陰清晝閒既小棹湖心亭嘉靖間杭守孫公建邵人鄭烓聯云亭立湖心宛西子載扁舟雅稱雨奇晴好席開水面恍蘇公游赤壁偏宜月白風清萬厤間孫司禮增拓其址上建喜清閣後爲文昌祠贊皇胡公聯云四季笙歌尙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甚得先憂後樂意近選部聶公聯云疑是玉人臨鏡坐恍從銀漢泛槎來尤曠遠得風人之致舟抵昭慶戒壇訪自度坐慈受堂大雨如注買繡毯鵑花返篷窻月移雲內市聲潮望後仍陰游興爲

阻卽返棹夜止松髎有落霞明處碧山多句向明開霽過芒莊楠花若雪近西關望觀生書院又楊花若粱抵家且新綠含晚煙海棠下矣値宜興周子售牡丹余得其慶雲紅綠蝴蝶玫瑰紫水晶毬七寶冠諸名種栽自韻齋前卽札諸古香皮上對烓烓富貴花較新紅上海棠另是一番光景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中

明 汪砢玉 著

古樸山房記

崇禎庚午秋多士試會城淵兒雖幼沖亦樂觀其盛況西湖風景時切夢懷遂於八月十三日攜兒下舟吳友好之附載書畫玩好時天朗氣清風順帆飽自學繡而萬壽山自阜林而石門鎮須臾焉余因舉昔人詩東園載酒西園醉指此地張氏園也宋志石門有二張施州刺史子脩雅志泉石觴詠自適其孫台守琥復繕流杯遂初二亭時廸功郎汝昌在子脩居

西亦治池館藝花卉相與結社娛樂世謂之東西園把茗閒談不覺過崇邑至落瓜橋泊村岸月色皎然忽西北角黑雲內有電光向夜半大雨

十四日宿雨未收望望米家圖畫早飯棲水午進北關抵松麻場雨止起進大昭慶律寺寺創於宋乾德初有堂曰白蓮曰綠野有軒曰四觀曰碧玉南渡初爲選鋒軍教場僅存戒壇元燬國初重建又燬成化間復新之陳文惠公句湖邊山影裏靜景與僧分遂寓寺後古樸山房主僧爲幻空俗姓董其徒履素名性存又髮僧養元名眞誰俱以驚古爲事到寓復雨時錢友眞長諱千秋者在隣房邀余過酌憶長安別來七載矣猶誦余楊柳青詩話燕姬李鸞及鳳事顧二歌者簫曲以侑與余輩孫茂曙賓完玉角拳宵分始散養元云眞長近結社詠西湖花月余即夢得句有花逢吾輩韻月向此湖圓

望日陰蚤同好之與淵兒往禮竺國聖人由青芝塢過玉泉寺魚已無多因無荇草喂之也當南齊建元中靈悟大師曇超卓庵講經龍聽庵前撫掌泉湧號撫掌泉宋理宗御書玉泉淨空禪院元末燬宣德間重建置白帋局就池造紙淆濁入之局廢而泉復列

旁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粉投之亦成綠色

天竺靈感觀音寺在西湖北山舊志天竺之名起於晉後七百載而大士發迹西峰則始石晉天福僧道翊結庵山中得奇木刻觀音像號天竺看經院天聖間僧誅僧寂徙今處而乳竇峰與白雲獅子諸峰左右環拱未幾分上下竺及沈文通治杭謂上竺本大士道場以音聲爲佛事非禪那所居迺命辨才元淨主之始以教易禪治平中蔡襄奏賜殿額元淨遂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崇寧元年旱廚水不給主僧玉法師夢泉發西坡鑿之果得因名夢泉舊有雲漢

閣兩峰堂白雲堂中印堂清華軒延桂閣秋芳閣
中竺天寧永祚禪寺隋開皇十七年千歲寶掌禪師從西土來立道場南渡初有摩利支菩薩感應因賜錢增廣殿宇以禁中所賜佛像安於本寺有天香閣桂子堂諸游憩之所千歲和尚詩戶外白猿時獻果堦前桂子落紛紛

攷天聖六年丁卯秋七八兩月望夕寺殿左右天降桂子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文者時有帶殼者殼味辛俗所傳月中墜桂子惟天竺有之天寶中寺前一子成桂今月桂峰在焉

獪園以杭州有四異天下桂花皆無子獨杭州桂花有子翠香可愛天下菊花皆不落獨杭州菊花有落英西湖之上週遭皆綠楊掩映夏月如青帷中行而晝夜無蠹夜亦少蚊故世謂斯湖為明聖矣

下天竺靈山敎寺隋開皇十五年有眞觀者與道安禪師檀越陳仲寶開山號南天竺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後廢宋大中祥符初改賜靈山寺

大抵靈竺之勝周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者實聚于是自飛來峰轉至寺後諸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滑清潤如伏虬飛鳳如層花累萼如皺縠疊浪幽深奇崛不可悉具其林木皆自巖骨拔起秀潤葱蔚而茂傳言茲山產玉故腴潤能育物

飛來峰傳以為西域靈鷲小朵峰飛來其一帶在昔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韓僕射皋作候仙亭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萸最後作冷泉亭所謂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堦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最餘杭而甲靈隱

靈隱寺晉咸和元年梵僧慧理建理曰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

隱此亦復爾耶因名靈隱葛洪書扁宋景德四年十一月改景德靈隱禪寺寺之後有北高峰則由東廊入而昇有白雲庵在方丈西延賓望海二閣皆為山谷勝槩白傅詩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榴開

韜光庵在靈隱寺西唐長慶中有僧結菴自號韜光與白侍郎為友題其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云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濾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師不赴答詩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

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僂前内有金蓮池烹茗井壁間有趙閱道蘇子瞻題名余時上三竺轉靈隱寺坐冷泉亭穿飛來峰洞與兒話所歷處出下竺看三生石蓋李源逢圓澤作牧童正八月十五日余因歎此石峭拔秀麗故兩人緣結於斯若尋常道路安得遽作千古佳話兒問何以有三生余答圓澤初見本身也再見後身也三見化身也既與往法相寺拜定光佛僧人中涵留款余因話宗慧大師七歲猶不言或問之汝非啞乎忽應聲曰

不遇作家徒撞破烟樓耳後或問師如何有是長耳即以手曳耳亦不發一語有僧來叩曰南峰頂難到麽師答云只爲他會不過僧云到後何如師曰孤峰獨宿其開述了緣如此

余更哦張祜句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於此益深領略返經于少保墓其楹聯有血不肯冷風誰與高又兩朝冤少保于古痛錢唐然哉出蘇堤詣岳墳其鐵犯惟長舌婦在雙乳爲游人摩弄光滑競云利市可笑也嘗憶先輩言萬厤乙未歲蕭宗師夢張俊鳴寃退求除去謀于二司禱岳王定奪而神竟不許然

則此鐵鑄五俘其奸魄實懲之彼王氏嫺嫺應笑世人兒戲冲眞先生者何爲冲眞王奶請謚號也

過西泠遇舊知吳東白邀顏已久余還具酒榼移小舫中敘闊并好之養元及兒泛月時雲霧罩山白迷無光至二更起坐段橋聽鴉首絃索度曲已而月到中天皓潔異常東白訂明作東道主掉長橋相候遂相攜還寓清光入夢眞月向此湖圓矣

十六日晴飯後攜兒小艇沿湖維定香橋輿往石屋所謂海門者已改青霞洞天便手拾石投底仍作砰砰聲無水響也通海之說謬矣崎嶇登烟霞洞其寺

始於晉僧彌洪有羅漢樂異成石像所謂象鼻峰普賢塔舒嘯亭及水樂洞東坡詩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者以看潮故無暇探攬亟下山至江干入龍王廟候潮向未未僅水溢耳徒想像劉禹錫句須臾卻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又子瞻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謝在杭云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唐則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茫茫白色其聲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

邑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簷溜倒傾
若驟雨然初觀之亦令人心悸其景界甚似扁舟犯
怒漲下黯深灘時也
諸家論潮惟姚寬西溪殘語舊於會稽得一石牌論
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乃杭誌以江舊與湖通
後來築塘捍潮其地遂爲城市今城中猶存漾沙坑
壩頭前洋街通江橋等名武林門外有江漲橋潮王
廟則舊與江通亦可見
靈隱尚有武林截潮志刻石云有寶達和尚會潮江
大溢潮至湖山達持呪止之自是潮擊西興而錢唐

沙漲成陸云
國初張志道觀浙江沙漲十里有感云重到錢唐異
昔時潮頭東擊遠洲移人間莫住三千歲滄海桑田
幾許悲是今之潮縮應亦沙漲而然矣
余時欲赴長橋之約不及登六和塔塔在龍山月輪
峰即舊壽寧院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始於錢氏南果
園建塔因即其地造寺以鎮江潮塔高九級五十餘
丈後廢紹興二十二年春重建七層而止
近塔爲大慈定慧禪寺唐元和十四年有僧寰中卓
于斯乏水以給欲他適忽二虎以爪跑山穴泉水沸
湧得以給衆名曰虎跑一云即南嶽童子泉一夕虎
跑而出坡仙詩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
余亦無暇省舊游乃竟以不識路徑爲輿夫從南關
進入候潮門焉
道經吳山遂登瑞石紫陽菴薩天錫詩天風吹我登
鼇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
青芙蓉更念丁野鶴居此召妻王氏云懶散六十年
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遂抱膝而逝
氏字守素束髮爲女冠跡不下山者二十年天錫贈
句鏡中人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且誦且穿空

翠亭上望江樓下看秀石又名飛來石峭拔玲瓏寶
逗可轉折眉公云一拳便是名山此則名山便是一
拳矣再上至德觀在山巔宋渾儀臺側十一曜太歲
堂今俗呼星宿閣而渾儀無存閣亦重建
李長蘅云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爲最繞山
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爲中峰手植欲與
兒輩其勝而夕照將殘遂亟下山由官巷出錢唐門
白蓮亭畔東白霄使相候第舟放湖中未知所在有
快快返寓聊和好之飲而東白自來邀云候入餐甚
盤飧半自享矣余謝過隨同好之後元與兒登其舫

初月昇嶺紅鮮如朝旭俄為雲遮聽鄰舟弦子唱卓橋夢余笑謂東白曰今宵酒醒寶人兒何處也蓋燕姬劉寶為東白夙好耳東白亦笑顧予曰此是悶對如年夜指南院董年與余生死相隔徒負丙辰冬詩盟也咸忽忽潦倒浩歌歸寢月離雲嶠皎皎矣

十七日勝日晴窗獲觀趙文敏書酒誥并畫醉學士後有遂昌尚左生跋云晉有天下自何晏始竊歎其君不以正諫於是其臣多為身謀從酒昏穢及元帝渡江猶相彷成風若畢吏部輩埋名醉鄉其為計則善矣如天下何由是觀之則周公酒誥之作其為慮

深遠矣又文內翰仙山圖并賦有云山莫妙於九疊屏風又九九而無窮水莫妙於三十六曲又曲曲而愈通白玉為棧兮往來自易青林為韈兮出入自輕秀木疏而復密石壁起而復合云云又莫雲卿行草筆塵多異說余卽錄之更閱古夔樽漢玉羊琥珀甕諸物向午與兒涉裏湖諸山偶過鐵塔話其事

宋建炎中高宗子明受太子旉卒續綱目從恒辭不詳其故蓋國史諱之耳初苗劉逼內禪乃立皇子旉改元明受張德遠諸人勤王鑾輿返正以明受常好帝位建議去之竟連其孔母掩之鐵塔下後高宗乏嗣既年頗恨德遠然德遠之處此亦太過矣

大石佛院在寶石山前相傳秦皇纜船于此石石後有十三樓宋宣和中僧思淨鑿石為佛飾以金碧仍搆寫殿覆其上名曰大佛頭寺因以名至正已亥燬佛像亦剎損宣德間復創殿庇之內有沁雪泉一名思淨洒北關妙行院住持喻氏卽俗稱喻彌陀是也寺畔有壺瓶塔為杭人收葬六陵餘骨之所

寶石山一名壽星巖石山又名石甑山吳越王錢氏之臣吳延爽者請東陽善導和尚舍利建塔于山之上附以佛廬宋開寶初賜額曰崇壽院咸平中僧人

永保目疾誓修寶塔以還光明化緣城府久之世以師叔稱焉因名塔曰保叔或謂院後山頂有小方石塔為保叔非是元延祐中院與塔俱燬僧可周重建至正末燬於兵僧慧炬又建之余嘗思此塔得如南都報恩浮圖用五色琉璃甎瓦頂以風磨銅或赤金將莊嚴甲人天宜仍五代舊名曰應天塔

院後有浮石大約數十圍名落星石又一在山北之原錢氏封為壽星寶石山羅隱作封山記有學士軒元黃文獻公嘗寓留此故名成化乙未俯重修塔門有張卽之所書湖山勝槩扁宣德時鄧林游寺倡和

詩敘云山高六十餘丈而寺冠其巔有西軒跨木杪
瞰湖夕景既沒海門月生湖光泛灩千態萬狀赤壁
之空明流光長淮之黃金萬斛昔聞其語今覩其實
時余與兒登覽所據落星石上望杭城人家鱗次共
煙樹無際已而夕照下生蒼茫神動因指塔左僧舍
謂兒曰此爾祖愛荊公於萬厤癸卯秋與濮友仲闇
寓此一夕爾禰同予醉還風吹草響覺有虎嘯亦不
之懼迨予在浴室忽牖間一手入攖坦然罔顧至明
偶覩此處枝橫大葉宛然反掌也話未已風生竹徑
佇頭亟促下山仍出大佛寺欲尋葛嶺之勝

瑪瑙寶勝寺在葛嶺之東舊在孤山晉時建宋紹興
二十三年徙此元末燬永樂間重建

寶雲寺在葛嶺上瑪瑙寺西吳越錢氏建名千光王
寺有靈泉錦塢初陽臺臺畔爲抱朴子墓憶癸卯秋
七月晦夕先君欲與余登臺望海門日月並出奇景
逆遇樵叟嚇以有虎而止

智果寺在葛嶺上寶雲寺西吳越王建循廊而上有
泉在石罅其色紺寒坡公夢詩石泉槐火一時新

葛嶺未隮夜色已動遂返步段橋謂兒昔年癸卯此
時高君明水移酌是堤有詩僧凡可鬮席與馮元長

諸客狂呼痛飲不已而先甫共玄期圍棋賭酒風雅
翩然今三十餘年只存余一身緬惟吾父情致可勝
黯然已而兩峰皆刷墨僅不雨耳

夜酌談保叔塔之陰埽帚塢爲護國仁王禪寺係宋
趙經略花園制置使孟珙購地建寺後有巖洞水泉
泓澄其深杳然淳祐七年理宗名寺僧慧開祈雨入
洞默禱雨應賜金襴法衣及扁額慧開化去建塔于
靈洞上元至正庚子寺燬僧祖吉重建有黃龍祠

十八日晴與兒仙期小棹孤山登放鶴亭已圯緬想
在陰之聲低回久之聊吟君復句鶴閑臨水久蜂懶

得花疏益緬懷處士廬其巢居閣久廢今建三賢祠
栽梅數百株漸枯復得張侗初太史補之

竹閣唐杭守白樂天建于孤山廣化寺柏堂之後詩
有清虛當服藥幽獨祗歸山杭人因以祠公後增和
靖東坡名三賢堂南渡建延祥觀與寺俱徙今有六
賢祠在處士墓上層而墓面智果山

孤山凉堂西湖奇絕處也堂規模壯麗下植梅數百
樹以備游幸中有素壁四堵幾三丈高宗翌日命駕
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繪壁亟命
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即乞尚方酒四斗昏出

孤山每一鼓卽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壁成畫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駕至則周行視壁間爲之歎賞知爲照畫賜以金帛蕭畫無他長惟能使畫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不知其爲畫耳適余攜得蕭待詔山水幅可當涼堂觀也

上紫府飛霞洞天極新煥遇高友文炯攜過鶴巢茶款有友談孤山關帝祠沈銘縝相公拾漢玉印一方橫徑可二寸許中穴一圓竅蓋侯所佩印也一旁刻漢壽亭侯印一旁刻關某之印色若渾不類恒玉其半黝然類漆不知埋沒于澗谷砂磧之中幾千年矣

又一小玉印下刻漢壽亭侯印五字鐫篆尤古雋可愛老僧云亦好事者所拾子亟往叩之而典守者已他出漫過西泠橋登景中閣天然圖畫處收邱壑于胸中飛烟霞于筆底也

元遺山詠蘇小小調虞美人云槐陰別院宜清晝簾外香風逗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浅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乃西陵松柏誰結同心復哦鄭元祐詩岳王墳西是妾家望郎不見見棲鴉孤山若有成雙日不種梅花種杏花

蘇小墓在鳳凰山舊州治後一云在西湖上宋周紫芝詩湖堤步游客言此蘇小墓賢良司馬槱之夢可證其在解後也蘇小南齊錢唐人若嘉興有蘇小小則唐李紳詩敘爲吳妓人耳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爲六一泉一爲參寥子泉出講堂之下名僕夫泉以烹粲煮鮮遠在湖水上而不堪入茗

自西泠泛輕舠至蘇堤起登三橋龍王堂望湖西諸山頗盡其勝煙林霧嶂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

中流抵喜清閣半欲欹矣轉艤三潭湖心寺爲蓮池大師放生處中多蓴菜乃魚樂國廣生天也步紅橋數曲談袁石公盛稱湘湖蓴羹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采去又謂非湘湖水浸不佳不知蓴初摘時必浸之經宿逾肥凡泉水湖水皆可不必湘湖也然西湖人竟無知之者

舟過雷峰塔憶聞君子將言湖上兩浮圖雷峰如老衲寶石如美人李長蘅詩雷峰倚天如醉翁尤得其情態乃塔爲錢氏妃建亦名黃妃塔俗訛呼黃皮又未始不可以美人名也

南屏山中峙者名慧日峰欲躋之而暝色已動僅於淨慈東廊穿田字殿數五百尊者像因思安得永明其人者與之補宗鏡錄所未及如此羅漢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指多迷而本自了然

鍾狂客云湖邊為問山多少每個山頭住一年奈山氣漸綠蘭槳雙下由問水亭余賞其柱句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回視殘照射麓成赤壁近昭慶燈火在林薄矣

十九日早會秣陵魯波臣乙其寫照訂於下浣吉日既蕭山吳太華句臚拉過山樓閱其所藏玩好有大

靈璧四面峰巒中凹深池狀若西湖景二硯山短者如仇池峰有雪筋儼流泉長者上黑下白宛然江練又英石數座俱倩名手繪成卷一白石子中有呂仙師像巾履扇拂隱約如畫一端石鸜硯其活眼天成彩暈可愛以黑縣秋藥匣之一木瘿瓢黃色紋理若鏤刻與白定盆水中絲毛龜爭奇兩犀杯大可拱圍蜜色欲滴雕前後赤壁細入毫髮一琥珀柿墜血色瑩透上覆黃葉三片則蜜珀也一瑪瑙簪滿身綠點晶然浮動名落花流水其花梨房榻所鑲點蒼石俱佳太華欲以此易余漢玉圖書猩紅兜羅絨五色成窣盤而余未果又河南王睿之示不斷宋榻聖教序九成宮醴泉銘皆吾家藏本之亞品鑒不覺薄暮俄下雨點聞湧金門內火發望湖面如霞紅可駭

二十日晴熱蚕成嘯竹詩書孫茂曙來卷好之示趙松雪行書中峰淨土詩一百八首飯後同兒入城至貢院前因言宋在錢唐門外王家橋試一郡之士謂之方州貢士元江浙行省移院在城內祥符橋北合試三十路一府兩州之士謂之江浙行省鄉試又攷府治據漢志及劉道真記知漢以來皆治武林山又據隋志及唐人詩知隋以來改治鳳凰山唐及五代

吳越國前宋皆因之建炎以後高宗即其地為行宮而守臣始於竹園山建治所今府治是也

更考杭省建置沿革秦漢為會稽郡治吳今蘇州東漢志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武林山今靈隱山三國吳置東安郡治富春隋開皇九年置餘杭十年移錢唐復移柳浦西依山築城即鳳凰山之右是也五代吳越王錢氏即州建國

余於貢院肆上得一青綠羽觴及錦宮城殘東而還又得空如三硯山皆黑質白紋層巒疊嶂各一其狀不下吳句臚所祕也

廿一日仍晴熱進錢唐門過演武場週圍多墳墓至蕩司前訪同寅陳沁水爲癸卯鄉進士尙宦游未返有試士侈談決西湖之水可以灌城此宋狀元陳亮臆說謂湖地高於城中三尺故也不知湖環二十里有餘城環將四十里矣況宋城南北比今尤長計地之大小雖有高下是可灌乎若以今日視之湖與城中等矣蓋日久諸物爲水火所毀者不知其幾矣塵土日積尤不可灌明也更相與論湖身通塞

西湖自南渡屋後歷元入於皇朝官無厲禁爲軍民寺觀侵占蘇堤迤西直抵西山之麓盡化桑田僅留

六港以行欵瓜舟子其酒船礙淺不通非今日也裏湖亦皆桑田彌布惟留二三丈如帶酒船往來而已外湖則自蘇堤北第一橋迤東沿西林橋孤山路過段橋沿城而南至雷峰塔爲池蕩桑梗彌望由是外湖寖以窄小昔所謂十里今無五里焉成化十年巡撫官謂諺有眉目之說毅然行之日役千夫自雷峰以西直至蘇堤北第一橋凡舊爲湖而被侵占爲桑地池園不分前代近年盡數開掘存者無幾仍於開掘之處築長堤表之堤起自段橋之東至靈峰而止計二千餘丈址一丈五尺上七尺高五尺外湖舊觀

盡復歌游士女曠然心目爲快

成化十二年杭州涌金門北創開水門通導西湖水自柳州寺後入寺由曲阜橋達今城河其身疑郎宋王蓮堂等處水口也

楊升菴云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湖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唐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

袁中郎云望湖亭接段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

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

萬厤乙巳九月華亭介人曹蕃敘袁中郎桃源詠有云中郎請沐歸楚余亦還吳絕無音耗第傳中郎據柳浪以自適心殊妒之遂築垂露亭於斷橋之堤緋桃綠柳洗濯塵心冀與中郎稱勁敵亭扁爲王伯穀書據一湖之勝余每徘徊其間不忍去今已就毀并其址不存

萬厤壬午後仁錢令君有陳梅江孫淇陽梁沖宇程信吾徐恒菴諸公作興湖上其罰鍰或脩葺頹廢或督罪人補種桃李等樹仍各嚴毀花之禁不獨東瀛孫中貴一人風雅已也

沈長卿幼宰云六橋垂柳九里喬松斫伐殆盡爲此者非窮民乃財虜也其橫若是而莫敢問則三尺亦虛設矣按律盜路旁無人看守之物法當問徒免刺仍追贓還官計所值約數千金即不用以修葺頹廢而給軍興蘇民困亦名宦稔當留心者也

西湖之勝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

雪湖乃四方游人嘲杭俗但有花朝無月夕自應如党家姬不識雪味然犯此者不獨杭也能眞領山水之趣者塵世有幾人哉

是日得黃大癡九峰雪霽王叔明秋林書屋陳白陽梅花三軸與幻如韙鑒賞侑以金華蘭露嘉慶脯諸品幻如摟龍井茶杓所藏龍泓烹之因舉辨才送秦少游於風篁嶺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風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

余亦舉田藝衡煮泉小品云龍泓今稱龍井因其深也郡志稱有龍居之非也蓋武林之山皆發源天目以龍飛鳳舞之讖故西湖之山多以龍名非眞有龍居之也有龍則泉不可食矣泓上之閣亟宜去之浣花諸池尤所當浚

余前論雪湖復舉淩雲翰茲景八題曰鶯嶺雪峰冷泉雪澗巢居雪閣南屏雪鐘西陵雪樵斷橋雪棹蘇堤雪柳孤山雪梅余俟其時結雪社於湖上

又論西湖之船向沿宋製而差小蓋宋室宸游多載宮嬙以隨故置[illegible]於蓬頂倒載而行其能不煩篙

檣但用關輪腳踏而速如飛者如賈秋壑車船之遺製亦不可得見矣宋民間船不過有大綠閒綠十樣錦勝金鸛等名元人西湖竹枝詞中又有鹿頭湖船唱賴郎不曉所謂今其製不甚相遠大者不過船上加樓極綵繪之華而其名則愈趨愈下杭俗之陋叵可噓也

余正擬孫太初句江當夕照半添色詩與秋山兩闕奇俄于廿二日早得家信糧務亢迫遂匆匆有行色養元敲新栗拃南棗遺余飯後買棹松麻場收松梅數盆與兒登舟放出關外夜泊謝村熱如炎夏曉行

第一二三冊 86,98 版
48A

至唐棲售餅餌糖物馮開之太史嘗以棲鎮蜜橘最珍風味在閩產上

舟近崇德偶憶朱逢吉語溪十二咏有邑市雙虹注宋孝宗生於嘉興過此至杭舟不卸梳橋故橋特高語溪在縣東南一里舊名禦兒中涇俗名沙渚塘運河水由此東流二十里入桐鄉界吳越時棲兵於此舊志南枕皋亭北通震澤左玉灣右金鷲全吳之腴壤澤國之佳致

玉灣卽石門灣運河水北流東折其形如帶故名在淨秋時吳越壘石爲門以爲限隔唐有石門驛宋置

贍軍監庫廨榷酒務黃勉齋幹嘗監酒于此幹受業考亭因妻之女嘗著酒器五銘寓警有云自世已降奚弊不生漢人以米麴三斛成一釀而味不醇唐人以銅錢三百飲一斗而價苦貴遂使天下名士頗多空薄之欺市上酒徒稀復醉眠之樂究弊原之自出皆吏道之不修

前所言張子修因監務門酒庫卜居焉至今孔鴨池流觴曲水存居人稱花園里其地有召仙者降箕云吾乃邑人張子修也昔日與張汝昌築東西二園于玉灣之北醉花載月風雅流傳今歸來惟見衰草滿園愁宛然一丁令威賦詩曰謝事歸來一幅巾千年華表漫哀吟而今廢沼空留恨好句枇杷更屬人

是日益熱宿皁林爲桐鄉界樂天詩平河七百里沃壤兩三州天明經東坡三過堂可勝一彈指頃去來今之感由學繡抵芒莊採香圓木樨返舍適祁雲所來種梅花插石成嘉定盆景

歸後至廿八日浙闈揭曉吾宗諱挺者得雋余因攷洪武二年詔天下郡縣立學選官分科教習禮律書共爲一科樂射數共爲一科各掌以訓導一員生員習學次第侵晨講明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

學算未時學射弓弩教使器械學演重石學此之後果有餘暇願學詔誥表箋疏議碑銘者聽從其便府教授州學正縣教諭掌講明經史務使生員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通曉古今識達時務及提調各科訓導教習必期成效

二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算觀其乘除明白律觀其講解詳審兒時初學已詣杭觀場因與其師張君又緒夜酌述此爲附於記游之後

此出西子湖拾翠之一二其他諸勝蹟有載香古

月牋者有入梅梅漕餘者有登向平願劵者有存葯房小記者餘或散失或灰燼寥寥數記眞拾翠於湘浦中焉砢玉并識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下

光緒乙未夏四月

西湖冶興

泉唐朱景彝題

嘉惠堂丁氏梓行

朱竹垞檢討明詩綜載王瀛字元溟會稽人著西湖冶興二卷選顧光庵詩一絕紹興府藝文志卽引明詩綜無他綴也會稽志亦無瀛傳吳志上先生錢塘縣志補錄有此卷凡詩八十八篇懼其湮沒因付手民爲屐齒櫓牙之導引俟再攷元溟之生平光緒乙未立夏丁丙

西湖治興卷上

明會稽王瀛元溟撰

飛來峰

窈窕飛來峰天斲芙蓉朵晴陰積翠濃亂石似堆垛碧洞轉幽深雲扃春不鎖欲假煉精葉未遂煙霞果把酒問青山明月還來可

風篁嶺

風篁何巍巍躋攀窘前步步盡極危顛超然空四顧乘興事幽探更入棲禪處空廊落葉深未有閒僧過龍歸古井泉煙雲濕山路所經多荒邱大半公卿墓

石獸臥荊榛西山走狐兔人生無百年興衰知幾度感慨發長吟夕陽在高樹

南屏山

僻愛南屏山偷閒今始到相逢久住僧引我登雲嶠細摩石刻文科斗入苔竅温公隸尚眞米老墨尤妙枯松死竹閒疏陰挂殘照緬仰千古風徘徊足吟眺

南高峰九日登高

南峰何嵯峨翠插天宇空蜿蜒勢若龍飛舞形如鳳登高興頗濃覽勝心亦縱一江吳越分四海車書共驚看白髮新醉折黃花弄撫景足盤桓臨風恣吟詠欲罄詩酒懷仍憩煙霞洞行樂須及時處世眞成夢羣聚暫珠遺九重將柄用老我客重登家山目頻送

賈府廢址

十里湖山景芳淑竹杖幽探散吟躅相逢野老共班荆僑說前朝如在目指點遺墟一愴然平章勢焰殊薰天半閒堂上羽觴滿多寶閣中金玉連胡讐國恥無心雪蟋蟀深居觀鬬捉誰知禍作木緜菴夜雨西風鬼啼血

孤山

斷橋分路入風景異人閒綠漲四圍水青浮一點山

疏梅和月淡古柏倚雲閒不倦尋詩興攜壺日往還

瑪瑙山居和陳時儀韻

偶上眞如鏡心淸眼亦淸閒雲隨鳥沒老樹倚崖生僧向峰頭住人從畫裏行越山渾不遠望望故鄉情

藕花居

一區香世界千古梵王宮雲榻無塵到雷峰有路通鶴翻松葉路鷗散藕花風我欲來投社殷勤問遠公

二

欲祛三伏暑特地借禪房倚杖竹林下濯纓湖水傍雲深祗樹暗風細藕花香輸卻僧消受銀塘一味涼

靈芝寺

出城閒縱步何處稱尋幽野寺依雲堞山門繞碧流
鳥歸金磬晚禪定石牀秋老我饒清興詩成不自由

春日湖上和王時雨韻

韶華撩我興曳杖出城西野水魚爭戲春林鳥亂啼
風花吟處落煙柳望中迷正倦尋芳步扁舟候斷堤

二

湖堤閒縱步花落擁籬根十里雲山寺幾家茅屋村
輪蹄任來去簫鼓自朝昏感起精忠恨棲霞鎖墓門

妙智菴

棲霞藏寶剎信步樂幽尋石磴依巖曲僧房入竹深
晚鐘隨落日清梵雜禽音吟罷拂衣去雲歸古洞陰

出錢塘門

曉出重城一破顏天然佳致見湖山晴光瀲灩開銀鏡嵐翠霏微擁翠鬟船載笙歌煙柳外寺藏樓閣島雲閒此身欲托巢居老塵鞅年年未放閒

西湖舟中

東風引興事幽探淑景剛逢三月三雨後好山凝曉翠鷗邊新水漲春藍荇絲牽浪舟偏滑花氣薰人酒易酣忽憶舊遊修禊處蘭亭髣髴在湖南

春霽湖頭放畫船一篙撐破鏡中天載來歌舞人如玉引出壺山酒似泉花柳六橋迴錦繡樓臺三竺入雲煙自慚垂老忘機客也逐風流衆少年

斷橋

橋識斷名元不斷跨湖有路入孤山勢橫銀漢虹千尺影浸冰壺月一彎遊騎去來花雨裏畫船搖曳柳煙閒誰將化骨拋流水哭對斜陽倘未還

望湖亭

艤舟同上望湖亭袖倚闌干酒未醒柳外波光浮鴨綠雲邊山色擁螺青綺羅香滿東西路簫鼓聲連遠

近汀咫尺三賢祠宇在高風弈弈播餘馨

三賢堂

夢落煙霞二十年古祠今始得攀緣春風揚柳東西岸秋雨秔稌上下田梅老孤山無野鶴源通六井有香泉深功厚澤隨當世感慨令人仰四賢

蘇公堤

老去尋芳信杖藜從容踏徧短長堤陰摶煙柳藏鶯語香散風花逐馬蹄十里平分湖裏外六橋聯跨岸東西坡翁遺惠今猶古薄暮歸來醉欲迷

保俶塔

第二三三冊 '86.5 版　49A

千年形勝試來登雄鎭名山幾廢興一杖擎天依斗柄七層飛檝闢觚稜聲傳下界驚風鐸影落西湖見夜燈更上丹梯最高處隔江煙樹宋諸陵

天然圖畫房

僧房開向白雲巔坐挹湖山畫儼然金碧樓臺南北寺綺羅歌舞去來船偶隨風月忘年友暫作煙霞半日仙好景一春看未厭相過便欲謝塵緣

葛嶺

野鳥啼春春正晴佛頭西嶺試閒行煉丹仙去空遺迹拾翠人來未識名繡地露苔妨屐齒夾溪雲樹漏鐘聲短笻元是神龍骨化後爭傳竹有靈

巾子山

脫巾誰向此閒投長日陰晴竟不收髣髴華陽宮製度分明漉酒晉風流薄雲拖影籠高髻殘雪凝寒露白頭千古依然鑒欹正西湖一片鏡光浮

毛寺 本嘉德永壽講寺宋理宗時秦國夫人毛氏者皇后母也既老結菴于此歿就葬焉即菴爲寺故俗稱毛寺

野烏啼恨上寒原芝老東風草正繁千古香燈新世界一函風露舊乾坤春殘幽徑花無主夢斷深宮燕有魂欲就山僧詢往事夕陽西下掩空門

鳳林寺

綠陰過雨午生涼迤邐看山到上方鳳鳥不來祇樹老曇花已落石苔香雲房白日僧常定世路江塵客自忙屈指百年還有幾得閒隨處且徜徉

忠烈廟

布衣學射起湯陰便有輸忠報國心當路肯同安大宋故宮那得屬婁金塋封廟食誰消歇山色湖光自古今若問奸秦埋臭處茫茫煙草跡無尋

靈峰寺

登臨絕頂駐吟笻慰眼螺攢面面峰黃葉亂藏千古寺白雲輕漏數聲鐘老禪入定心逾靜野客來遊興正濃浩飲一杯歌一曲不知紅日下高舂

北高峰

盤迴七十二層梯信步穿雲路不迷縱目江東帆去遠置身天上鳥飛低丹青梵宇星辰北花竹人家烏嶼西百歲冥搜人有幾掃開蒼壁漫留題

靈隱寺

金碧輝煌映冷泉三千世界獨幽偏高峰塔影來深殿上竺鐘聲落半天眞教尚沾昭代澤淸齋猶給宋時田何人機遣髡胡去雲暗冬青哭杜鵑

靈隱山

峰擎靈鷲勢崔巍白首登臨又幾迴窔兀樓臺從地湧依稀圖畫自天開松閒拂石僧留話竹上題詩我記來笑別浮圖下山去一聲淸磬出雲隈

佛國山

布襪芒鞋瘦竹笻偶來三竺散吟蹤日華掩映高低殿風力浮沉遠近鐘一水合流雙澗水兩峰高出萬山峰浩歌歸去壺天晚回首煙嵐翠幾重

集慶寺

萬峰飛翠落空門羅綺香銷舊寢園玉輦不來閒白晝漆燈無焰冷黃昏春蘿尙帶宮衣色夜月長懸寶鏡痕老我不勝增感慨謾題詩句弔芳魂

九里松

西入行春翠靄中長松夾道勢淩空溼凝雲氣山山雨晴捲濤聲樹樹風九里揭名追說老千年遺迹著袁公淸陰滿路人歌詠應與甘棠召伯同

普福寺留上人修竹山房

幾年碌碌走塵寰偶逐天風扣竹關滿地碧陰人迹少一簾淸影鳥聲閒低籠夜月穿幽榻暗引春泉出亂山竟日連留了餘興肯教猿鶴笑空還

仙芝別墅

好景都從雨裏過流光轉眼値中和（中一作淸）青山不爽尋詩約白髮何妨對酒歌松引微風琴自奏湖添新漲鏡重磨欲求勝地紅塵外得似仙芝有幾多

旌功祠

大鵬長巡出塞關廟謨偏爲護權姦冤埋白骨湖山裏忠貫丹心日月閒馬鬣寒煙愁草色石麟春雨淚苔斑祠鄰武穆生同恨地下相逢總笑顏

高麗寺

艤棹西湖酒半醒更從高麗訪禪扃苔花翠蝕金沙地燹火紅銷寶藏經客捫斷碑尋歲月蝸緣敗壁補丹靑獨憐山色無今古依舊當門擁翠屛

煙霞寺

路轉淸溪一徑斜杖藜隨步總煙霞鳥從絕壑巢顚木僧向閒階埽落花天地寄身俱是客湖山浪迹欲忘家何由雲臥依禪榻來汲芳泉煮露芽

西湖治興卷上終

西湖冶興卷下

明會稽王瀛元溟撰

南高峰

乘閑步上碧峰頭萬里長空縱遠眸天目西來雙鳳舞海門東去六鼇浮湖聲斷續吞吳甸樹色微茫帶越州今古兩山銷霸業夕陽歸鳥自悠悠

甘溪別墅

數椽幽勝絕輪蹄面面層巒曲曲溪竹蔭疏籬山犬睡樹藏深隴野猿啼暖風蕩颺花村靜春水迷漫柳岸低蘋藻薦餘人亦醉斜陽歸路郡城西

珍珠寺

愛山頭白事躋攀蠟屐深穿杳靄閒翠色溼凝苔徑滑綠陰涼護竹窗閒木魚聲寂僧初飯茶鼎煙銷鶴未還更向泉頭洗塵耳恍疑南浦珮珊珊

香嚴寺先上人房和蕭山魏廷豹韻

怡老南尋卻老方山中習靜借僧房雨餘谷樹含春色風過巖花落晚香出牖殘燈依月淡隔林枯竹引泉長碧紗籠底詩連壁牖有驪珠夜吐光

幻寄菴

結菴禪坐翠微閒幽僻何勞犬護關桂樹影連山閣暗藤花香墮石牀斑風燈虛作一場夢幻泡空遺百歲閒欲賦招魂寫哀悰夕陽流水正潺潺

湖南勝槩方丈和壁間韻

南屏勝處一逍遙柳正輕盈花正嬌塔影日移來水面鐘聲風載出山腰溪雲谷樹連三竺畫舫雕鞍徧六橋游衍不妨歸傍晚且摩碑刻認前朝

慈雲嶺

崇岡縱步暫徘徊湖艇江帆入望來斷壁尚存唐石碣圓邱猶記宋郊臺翠迷野草牽情遠紅染山花傍醉開欲向東風盡吟興好詩多付錦囊裁

西湖小隱

湖上春晴競物華誰開亭館醉琵琶馮公野趣一時事逋老詩名百世誇綠染東風臨水柳紅酣暖日壓欄花此生欲了投閒債數對孤山有幾家

北山即景

白頭喜有好懷開隨處看山去復來日上兩峰浮紫翠雲消三竺見樓臺呼猿洞古應無主放鶴亭空尚有梅九里松閒羅綺隊笙歌扶醉月中回

南山即景

一簪華髮照湖山悅我吟蹤著畫閒龍井暗通潮漲

落虎泉寒漱玉潺湲梅坊花謝春長在石屋雲深夜
不關老去詩情猶自煉短筇徐步夕陽還
湖中觀蓮
閒來湖上放扁舟爲愛芙蕖花正稠十里景雲明霽
景一番香雨洗清秋路從麯院追遺迹家在耶溪憶
舊遊懶向迴塘聽野唱恐教牽動百年愁
鄉友徐別駕克平致仕歸杭邀遊舟中倡和
故里榮歸晝錦新棹舟相與賞芳春野花含笑如迎
我沙鳥忘機不避人青鏡偏欺雙老鬢黃金難買一
閒身于今林壑從攀陟肯向風塵再問津

畫船絃管按歌新載得梨花一瓮春北闕初歸烏帽
客西湖重會白頭人常教風月如今日不負乾坤有
此身回首夕陽南渡業柳煙花霧暗龍津
孤山祠和壁間張秋江王雲痴朱春野韻
老我孤山幾夢思登臨重愜賞心期觀梅有客來今
日放鶴無人似舊時豪興秋江頻喚酒多才春野縱
吟詩風流更問雲痴叟肯許槐深續後題
自題冶興
鴨綠平堤湖水明雲容舒卷弄陰晴煙隨柳帶纖腰
軟岸夾桃花錦纜生隨處留情隨處樂不妨閒看不
妨行年拋造物甄陶外幸喜都無俗事嬰
贈寒江和尚
天上曾遊萬壽山偶然飛錫下塵寰蒼龍聽法時歸
鉢白鹿參禪夜到關秋月寒江心皎皎野雲孤鶴意
閒閒我來得領三生話始悟人閒是夢閒
林處士墓
孤冢離離草色平孤山千古擅高名更無人和梅花
句月白昏黃水自清
放鶴亭
人在孤山夢未醒客來空上舊時亭梅花落盡春風

老野鶴不歸煙草青
放生碑
謾剔苔封認舊文龍蛇點畫半無存誰知世運滄桑
後對石傷心有裔孫
大佛頭
西子湖邊大佛頭春風載酒一追遊鮑魚腥起阿房
媿從此無人更攬舟
張烈文侯祠
門前下馬拜英靈門對棲霞晝不扃千古難銷忠烈
痛什碑重樹有雲仍

和圓澤舊韻

處世分明一夢魂身前身後孰能論夕陽山下三生石遺得荒唐迹尚存

中天竺寺

亂峰深鎖小乾坤三竺樓臺咫尺分靈口不隨千歲去天香依舊落紛紛

上天竺寺

僧堂迴出白雲隈亂落天花護講臺金鼎有人調玉燭誰迎寶相下山來

煙霞洞

古洞垂蘿護石門煙霞開闔自朝昏鳥飛不到空山靜野寺僧歸月一痕

虎跑寺

步入重谿紫翠交春雲閣雨暗山坳相逢老衲談遺事一脈靈泉自虎跑

淨慈寺宗鏡堂

遊偏春山兩屐青東風徐引上南屏自慚老墮塵勞夢一到松堂頓覺醒

和一清山字韻

欲買湖邊屋半間老將身伴白鷗閒門前稀種梅花樹好放青來隔岸山

和東雲舟韻

引鶴看山得自由閒雲野水共悠悠年來不作風塵夢老向西湖買釣舟

蘇堤春曉

海色蒼茫映六橋柳邊花霧未全消西湖依舊如西子一段春光不用描

花港觀魚

雨洗紅芳水氣香魚翻春藻戲迴塘我來不起臨淵羨十載空悲鵜在梁

柳浪聞鶯

楊柳絲絲弄曉晴畫橋春色最關情流鶯不解興亡恨猶傍南園哢巧聲

雷峰夕照

暝色霏微入遠林亂山圍繞半湖陰浮圖會得遊人意挂住斜陽一抹金

斷橋殘雪

泉脈初融漾斷澌梅花開偏小橋西東君似助尋詩興留得瓊瑤襯馬蹄

麯院風荷

古來麴院枕蓮塘風過猶疑醞釀香薰得淩波仙子
醉錦裳零落怯新涼

南屏晚鐘

暝入南屏路不分蓮臺梵唄寂無聞長橋燈火僧歸
急百八鯨音出暮雲

彭善祠廢址重遊毛寺觀感

涉世心知百不能白雲高寺徧尋登斷碑衰草寒煙
裏一望淒然感廢興

四聖觀

古碑荒廟閉松花垣屋蕭條似隱家聊把新詩記風

景孤山流水斷橋斜

柳洲寺候門不開

門掩荒苔一徑深湖邊竚立此時心遲遲欲去猶回
望樹帶殘鶯滿寺陰

普福寺方丈和壁間韻

道人說法道場開散漫天花雨講臺淸磬一聲殘照
裏聽經時有白猿來

道中書所見

草綠裹腰一道斜玉膚花貌是誰家殷勤拂石臨流
水閒看鴛鴦睡淺沙

韜光庵

吟邊喜與故人登老樹無陰石有稜行徧空林僧不
見寒山半出白雲層

舟中和費白石先生韻

東風扶醉過西湖老眼看山半有無一棹載將吟興
去梅花香裏弔林逋

演福寺

漂泊江湖秪自憐三春行樂向誰邊今朝把酒復惆
悵廢寺空山鎖暮煙

湖堤閒步

春風過柳柳如緜放鶴亭邊入斷橋日暮長堤更回
首六朝宮殿草蕭蕭

下禾福寺廢址

嗟我來登見廢基空餘草露溼人衣老僧不識興亡
恨閒臥藜牀對落暉

湖上晚歸見月

孤月亭亭雲外生一湖春水萬蛙聲老來只爲尋詩
苦無處登臨不繫情

鄂王墓

西湖西望北山前卻望棲霞轉可憐忠義有碑書大

節墓門高壓泛湖船

虎跑寺避暑

行穿蒼麓瞰平岡一路薰風草木香古寺納涼過半日白雲堆裏撫僧牀

西湖冶興卷下終

[illegible][illegible]聖
御日記

光緒辛巳宋
唐木氏校栞

遊明聖湖日記

嘐水浦　䄍君倞甫著

余穉年聞人談臨安之勝未嘗不神躍欲往萬厤癸丑余始弱冠卽欲褁三月糧作暢遊計適來十有一年時結夢想歲癸亥往賀武陶叔正旦叔撫余言曰子夙有武林之興今年秋當偕子往余欣然敬諾及秋光將晚方念前約聞叩門甚急叔遣長鬚來召卽束裝赴之是夜宿君宰弟之釀花書屋時九月十一日也

十二日午自胥江解維晚抵吳江登長橋坐垂虹亭

煙波十里歸雁數行高歌白石詞一闋乃還舟同遊者張君茂之武陶叔沖如仲兄君錫弟

十三日泊醉里

十四日至斗門遊本覺寺入三過堂謁東坡像讀壁間題句晚宿崇德

十五日晡時至唐栖維舟閒步遇孫芳谷者年可十八九惜萍水暫逢不獲與訂交也

十六日進北新關遊香積寺

十七日抵西湖湖在城外所謂明聖湖也又名金牛昔有金牛湧見湖中假館於片石居卽出閒步上斷橋坐石闌四望略識湖山眞面其樂已不可支强還寓寓中軒榜曰一碧萬頃軒外有池池外卽湖憑欄遠眺頹然其前者雷峰也孑然當湖之中者湖心亭也屹然對峙者南北峰也樓閣參差望之如錦屏者吳山也歷歷如雁齒者郡城也湖光滉漾乍晦乍明波縠微風霞横夕照遊人漸稀童子陳設酒饌呼盧浮白月上東林旣醉而臥

十八日遊昭慶寺佛相莊嚴殿宇雄壯洵名刹也

十九日過斷橋至孤山謁和靖先生祠高風清節猶可景仰宋梅三百樹今放鶴亭下疏影僅留數本

次入内臣孫公祠以内臣而欲附和靖吾歎其不知量也轉謁岳忠武祠瞻拜間覺忠義之氣凜然如生祠左卽墓道人云樹枝皆南向覘之信然有二鐵像跪草中乃姦檜夫婦也經九里松虬枝古幹十不存一進天竺禮大士覽其形勝四山環抱堪輿家以爲藏靈聚秀之地非大士莫能當之中竺下竺龍象莊嚴亦宏麗其形勝不及上竺下竺有三生石上有圓公洞圓公卽圓澤大師也洞前有草菴菴外有十面靈濤石玲瓏詭異不假椎鑿過此則飛來峰其中洞石不一曰通天曰羅漢曰

隱仙勢頗懸厓形如翻浪實難名狀峰下橫跨小橋冷泉潺潺然泉上冷泉亭翼然而飛偃仰間淸風時來幽鳥數聲令人塵想都盡由此上韜光逕路逶迤山形聳拔竹陰密淸泉從竹裏宛轉而下水石相搏琅琅作金聲到此佳境耳淸目爽不復知有登頓之勞直至菴菴前有一小軒湖光江瀨近在席前方丈有金蓮池產金蓮僧云唐韜光禪師手植禪師云惟能引水種金蓮是也四五月始花形如黃金小鉢

二十日登餐霞閣閣淩峭壁之上爲韜光菴別室其下有降龍池伏虎石存焉時紅輪出海雲霞絢彩五色變幻噴薄無際誠奇觀也已而下界雞鳴陽光漸滿大地乃歸菴由僻逕造能仁堂後有維摩洞寂然如隔人境養生者之居也午飯罷上北高峯其巔有五聖殿憑高眺遠會稽諸山歷歷可數武林小於彈丸之江細若衣帶遊目天表不知端倪恍疑此身已入霄漢還遊靈隱寺寺外包園不過盆中景耳尋呼猿洞於荒蓁中僧云中可通西蜀余漫應之復訪李晌嶁但其名存而已是夜仍宿韜光

二十一日至集慶寺寺當天竺通衢左文昌右眞武士女往來多集其門故稱小天竺寺之西房僧月軒紹菴者以吾家爲檀越凡來杭者必寓此因留飲頗豐出佛骨相示其說荒誕涉妄幻姑置弗論然釋氏嘗借此以啟愚夫愚婦之善心不無小補又出宋理宗畫像天姿豐厚眉宇英爽偏安一隅享國四十餘年徒事讌游良可深歎過傳家園茅屋數椽淸流一帶經雷殿至玉泉池方廣數丈澄澈見底蓄魚百數十有紅白靑黃諸色小大不一有人頂筐喚賣餅餌好事者買以投之翔躍爭啖

老衲作禮美其名曰齋魚復遊靈峰寺寺外有聖泉亭繞亭皆大竹竹下流泉出焉自成小小蹊逕遊人聊可息足從寺左上窩石峰路窄甚亂石傾欹艱于行步天氣乍暖解衣盤薄移時乃進忽遇石梁陡起數丈下臨深谷逡巡不敢上梁之側小菴在焉柴扉半啟秋菊繞堦老僧抱甕灌花訊路所由指示小逕得至窩石舍利佛塔不甚高可望湖上諸山後有紫雲洞石壁嵌空若神工鬼斧所成入其內寒氣凜然有石梯可下上小石門內一石樓鐫石作大士相坐其中洞中有洞奇外之奇

也復行半里許有金谷洞已爲沙土壅塞及過無
門洞竹籬低繞翠栢陰森殊可人意惜蓋以夏屋
遂失幽邃之趣
二十二日信步蘇隄過龍王廟廟後有釣魚臺鷗鷺
羣飛山水一碧茂之曰對此佳景顧安所得酒以
賞之余使童子還攜酒榼布席臺畔酣暢而起過
六橋上法相寺喬松夾路修竹拂雲迤邐入寺寺
爲定光佛涅槃道場其蛻尚存萬年缸錫杖泉皆
其遺跡仲兄奇之余曰嘗聞一莖草可化丈六金
身佛氏神幻固有如此者相率往拜于少保墓少

保當英廟蒙塵之際定大難安社稷其功當與寇
萊公澶淵之役爭烈景仰孤忠復悲罹害低回再
三仍由六橋返
二十三日晨鐘初歇披衣啟戶細雨溟濛湖光山色
不甚分明模糊中別有妙處茂之方濃睡余撫其
背曰黃粱熟矣何尚蘧蘧然耶茂之一笑起不暇
束帶倚戶延望曰此眞米家潑墨法也既而叔父
至仲兄以告叔父亦云然相與讀畫久之童子汲
水品龍井明前茶又試武夷余終推龍井第一奕
碁四局呼酒小飲擊著曼歌再歌再飲座中無不

醉者醉後縱目雲開雨止夕陽在山湖中歌舫縱
橫管絃未歇俄燈火已上若流螢風中不定漫成
一絶云千山落日暮烟曛無數笙歌水上聞借問
蕭郎今夜泊紛紛燈火隔溪雲
二十四日請於叔父曰白沙未乾六橋苔滑宜泛小
艇攬湖南之勝叔父首肯呼童子買舟舟名嬉春
小社王姓長年主之既而霽色開朗湖光瀲灩攜
酒登舟推窗四望山色明淨如新沐珠宮紺宇金
碧重重白雲紅樹高下互映舟次湖心亭亭當水
中左孤嶼右雲居諸景瞭然盡萃此亭登眺久舟

中壺觴已具盤饌羅列劇飲既酣移舟訪藕花居
不得見龍鍾一叟扶杖來就問之三問乃應指蘆
荻叢中曰此卽藕花居址也噫芙蓉之國化爲烟
莽之墟蓋已久矣泊長橋上雷峰塔遊淨慈寺禮
五百羅漢像各具異相殿後有藏經臺臺後有永
明塔卽永明禪師藏眞處左有居然亭側有小洞
石如蓮花名蓮花洞出訪小蓬萊貞父先生名園
也先生閉關謝客不獲一見丰采悵望久之還舟
洗盞更酌薄暮而歸
二十五日仍招王氏嬉春社遊裏湖登放鶴亭旋泊

西林橋登岸步入西村隔岸望孤山後朱欄傍水翠幕垂窗古樓覆屋小艇繫門余乃悅其幽寂呼舟對渡果佳境也繼遊大佛寺殿宇不存大佛巋然瓦礫中遺秦劫矣

二十六日聯步上寶石山一石橫亘數十丈大似虎阜千人石又有垂雲石一勺泉泉左爲天然圖畫再上爲寶叔塔窄逕荒涼古殿圮敗不堪寓目遂欲返僧曰其後尚有勝地可遊予從之見刻石爲雪達太子像形容奇古箕踞巉巇之上與落雲石相對旁有逕甚隘互相扶曳而下峭壁如屏與雲

相接苔蘚斑駁樹木虬蜷過此即紗帽峰螺旋而上至初陽臺惜早遊五日未能看日月並升也徑山天目諸峯隱隱可見還至葛嶺朝陽閣傍倚峭石憑虛遠眺江上客帆湖上遊舫僅如一葉叔父曰此閣可稱絕勝宜爲賈浪子宰相所據吾已謀斗酒佐濟勝具皆起謝舉酒勸酬臨風舒嘯日暮下山

二十七日霜降入城止臬署前看迎旗高牙大纛軍容肅然浙省大地自是不同若吾蘇直兒戲耳

二十八日既盥櫛焚香啜茗清興悠然叔父曰數日遨遊略盡南北之勝今日宜對湖山淸話以節勞頓仲兄與茂之舉錢王雄略宋室偏安遺聞逸事憑弔古今浩然興歎君錫弟問湖上之游何時爲佳余曰雨奇晴好西子固淡妝濃抹總相宜也昔人有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之語安得勾留一載以踐四時之游乎叔父若不聞也者頹然而臥夢以游之各適其適同樂其樂此亦勝遊之餘事耳午後步至望湖亭與湖心亭相對亭下湖舫雁接蟬聯俄長風從朔方來飛雲疾於奔馬南北諸峰或隱或見湖中白浪頓高

數尺儼如滾雪又一異境歸寓小飲擁衾成寐

二十九日雁聲如櫓霜葉半酡已是初冬景色寓後有吳二孃者靑樓中人也向居毘陵色藝絕倫余欲招之請於叔父曰有一妙人能容勸酒乎叔曰何傷吾亦不惜白首與紅顏共醉也二孃聞命即至淺斟低唱愈增嫵媚不識比當日蘇小何如酒闌叩所自來知其從朱公子遊不得如約轉滯於此贈以一絕烟水湖頭畫掩扉重重啼恨溼羅衣

芳心欲訴無人訴空向東吳幾度飛

三十日登過溪亭亭爲東坡先生建內供先生像過

片雲亭對亭一石高數仞孤秀挺拔名曰片雲石[illegible]衍有觀音洞至龍井寺井深不盈十尺大旱不竭中蓄二魚長可如人泉從井溢出在山泉水本清也上風篁嶺嶺上有萬丈泉與石奇峰纍纍然作奔獅舞象飛鸞浴鵠之狀昔米南宮拜石稱石爲石丈若此諸石之奇米顚見之當更何如也至獄戸邨山形如夾城前後有門居人出入其間過此爲新菴菴下石壁峻嶒儼如屏障菴後有石磴九曲而上一亭當半道額曰松關十笏坐亭中但聞松風謖謖天籟自鳴令人洒然意遠遂成一

律轉逕探幽谷山阿結數椽松濤雲外響竹浪澗中翻萬樹來秋色千山接暮烟悠然塵不到處處可參禪菴僧設茗果供客一老僧年可八十餘貌清癯神采煥發跏趺于中謂余曰下菴頗幽曷往遊焉使沙彌前導古洞爲門懸匡作壁中構小屋三間後一石亭亭直上湊合無痕下一臺可容二三席曰石圍屏側有小軒懸古畫一幅瓦爐一竹榻一蒲團一深邃幽閴眞仙境也尋少憇石一名梨花座對楊梅嶺梨花盛時一望如雪故名稍轉卽烟霞洞前有烟霞亭下有烟霞寺又有象鼻峰

佛手岩雖見一斑終屬下乘過石屋洞惜外無精舍便覺孤寂入高麗寺登轉藏塔而歸

十月初一日再謁大士復遊飛來峯小酌於冷泉之密因閣

初二日風日和暖蓋小春氣候也煮芋煨山栗肴酒雜陳將作望湖計適吳二嫂遣小鬟來言女郎不日東歸欲與諸郎君言別二孃已冉冉至乃命酒壯其行色略飲數杯洒涕辭去余亦爲之欷歔不已蓋無情被有情惱也

初三日自錢塘門外沿湖而行由裏萬松詣至聖書

院幷謁四賢祠上鳳凰山北有見湖亭荒蕪已久石刻數字漫漶不可辨穿小逕攝衣緣匡而上始達御教場有將臺臺前有排牙石錢江帶其南西湖繞其北郡城環其東富春峙其西眞天府之國也後有小菴人跡罕至觀八卦田下坡有犀牛石月牙洞石上鐫無影相三字前有躍雲石其狀如梯級而上至聖果寺可望江雅秀髣髴靈巖拂石而坐清風落袖嵐氣襲人其左石上刻忠實二大字宋思陵筆也忠實亭在通明洞之前又有鳳山兩大字宋人王大通書過天門洞近洞有聽講石

天梯石再上有許僧泉上有石窩再上爲白玉宇牆外列鼎爐香象二石色瑩潤望之如瓊樓玉宇轉入歸雲洞雲霧迷濛幽寂過甚不堪久留以上皆幽深僻遠遊人所不到惟寒烟衰草山禽亂鳴而已然其境自佳故歷覽殆遍雖極險不顧也後登醉臥石至懶聃禪師塔院進鳳山門出錢塘門而歸

初四日吳二孃還毘陵叔父曰吳姬今日東歸可聯騎出郭相送及至郭外而姬已在舟翠蛾作惜別語淚淫淫下若梨花帶雨能使人憐因贈以詩云

武林門外送行舟萬種離情逐水流今夜月明何處泊天涯回首不勝愁姬謝曰既嘗雅愛更辱新詞後會如期方不負此日耳舟子催解維送者登岸風便帆輕紅顏隨流水逝矣

初五日居停主人曰山之北曰古蕩頗饒幽致諸君搜奇選勝盍獨遺此耶叔父曰噫吾幾忘之命童子具早餐乘肩輿過松木場不十里而至其地溪光蕩漾沿溪皆葭荻微風乍來飛花若雪秦望法華諸山圍若屏障出入非小舟不可捨輿鼓楫而前約里許抵岸魚莊蟹舍山市烟郵林林在望臨水一茅菴登其樓四面可遠眺鷗眠沙渚菱歌魚唱若相和答領此一段野趣恍然如在元人漁樂圖中菴僧供茗飲蔬食精潔余尚欲遍遊墟落見鴉翻夕照溪界寒烟山色迷離冥冥欲暮乃循舊路而歸歸寓漏下二聲矣

初六日熟睡至午方起濃雲密雨山色空濛湖波不定歌舫寂然余亦偃息終日

初七日午後微有霽色與二三兄弟步至昭慶寺臨湖酒樓羣飲於上巨觥滿酌山色湖光盡浮酒面諦視良久一吸而盡鼓腹大笑曰全湖景色在吾

腹中今而後安得謂之空洞無物哉兄弟爲之絕倒連吸數觥扶醉還寓

初八日上蒼屏山約行半日抵江口江上有開化寺聞每歲八月十八日士女雲集於此觀潮潮之爲物也上落有時大小有候其聲若雷奔勢若霆擊高如雪山湧如白馬隄岸爲崩陵谷爲振陰風怒號白日黯淡枚乘所謂曲江廣陵之濤天下壯觀也余以不得見爲恨寺中有六和塔經刼火佛宇蕩然循梯級升高望之富春嚴瀨據其上游海門三山雄其東隅近自天台遠届白嶽巘接雲連周

遭千里眼界寬大於斯已極下塔少坐得一律云偶遊江上寺門枕大江陰一[illegible]浮天地千山留古今帆隨雲影遠雁帶夕陽沈何處疏鐘起悠悠度碧岑至眞珠寺寺有珍珠泉再遊虎跑泉而回

初九日早過八盤嶺其下卽水樂洞高丈餘水由洞底涓涓不絕而來鏗鏘有聲如樂作焉洞中門戶重重徒跣可涉數十武外水忽深不可測涉者乃止去洞卽楊梅嶺嶺接九溪十八澗十里至理安寺寺爲日佛開士手刱在岩石之下溪泉可汲山果可餐以朝雲暮靄淸風明月爲長物眞禪家淨

修地也禪堂後精舍室中爐烟一縷法華一卷淸致翛然室後有樓直踞危峯之巔曰來靑四圍虬松古檜與山翠相接竹爐湯沸茶香逆鼻細啜一甌兩腋間淸風習習俄欲作別日佛曰此山深僻遊者絕少居士惠然肯來老僧當掃榻留居士一賞空山夜色如何許之夜半與日佛談禪機鋒正洽忽大聲作響振林木如長風怒濤窗戶爲之蕩搖同人咸屏息日佛云虎嘯山中常有之不足驚也

初十日日佛設伊蒲饌既飽日佛指示西去有飛泉可觀命侍者相導緩步穿林歷磴二三里方至其處近視如珠明蛟室雪舞長空遠望如白虹飲澗匹練垂雲坐石靜對寒氣逼人毛髮塵煩熱惱渙然冰釋安得長留此淸涼世界也歸至庵日佛迎謂曰今日之遊樂乎叔父曰領師惠多矣相送過橋而別得詩一首十里潺湲接小橋峰迴岩轉白雲遙禪關深鎖香塵繞梵宇幽棲法雨飄絕壑猿啼驚客夢長林鳥語伴山樵年年花落無人到惟有疏鐘帶月敲

十一日半陰半晴信步上斷橋霜林映水雁字數點

山色蒼然疏柳葉脫吾秋思愈深矣

十二日訪靑樓無一可意令人追念吳孃不置也回寓城內火大作烈焰燭天下映湖水盡赤遠近犬吠如亂蛙人喧若怒潮驟雨摧頹之聲似山崩川潰噫豈造化之不仁抑理數之莫逃歟

十三日早入錢塘門觀西教場演武廳後有火神廟往拜見神貌凜然可畏遂趨而出過孩兒巷卽被回祿處一門失謹災及數百家達旦火猶未滅神祠僧舍白屋朱門同歸灰燼焦頭爛額呻吟於篾篷之下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杭城常罹此厄莫可

誰何爲之長歎

十四日汎扁舟渡湖換肩輿入清波門遍遊吳山先至三茅觀有泉名天然泉樓上塑三仙人像一坐一立一臥旋至紫陽庵有飛泉石垂雲石鰲峰紫陽洞瑞石月波池芙蓉石瑪瑙石空翠亭白鹿泉諸勝丁野鶴夫婦羽化於此口占一絶城市來蓬島烟霞此地多紅塵飛不到止許白雲過歷十廟登鎮海樓蓮漏在焉出湧金門堤上有問水柳洲二亭爲冠蓋送迎之所復登舟暝烟生水燈火逗林船亦就岸矣

十五日長空一色隨叔父至斷橋上席地坐飲以待月來少焉東南諸山林杪閃爍有光知冰輪已離海嶠俛酌仰望團團玉盤已照見杯勺矣茂之曰曹孟德對酒當歌孰若吾曹之清雅乎叔曰庾信南樓老子興復不淺庶幾近之皆曰然互相問答杯行無算月近中天或散步長隄倚樹舒嘯嬉笑自如各得所適及疏鐘遞響棲鶻驚飛不知漏下幾點姮娥漸西相與聯袂踏歌回寓舍不解衣而臥

十六日月色如昨仍至斷橋徘徊不忍去蓋言歸有日矣

十七日嚴束歸裝明日與湖山相別攜酒上石甑山暢飲凭高縱目不覺竟日

十八日舉酒酹湖山而行從北郭登舟出北新關過謝邨心神嬾散略飲數杯即掩篷窗而睡夢魂猶在兩峰三竺間也

十九日宿石門

二十日抵嘉興遊三塔寺過岳園登烟雨樓境地與湖心亭相似而風景不如然四時遊人殆無虛日壁上題詠甚夥有蔣如奇一詩最佳云樓閣起湖

中蓬瀛四望通席分孤浦月林響隔溪風話久歌方歇談高酒不空歸來遲蕩槳漁火數星紅是夜泊北門

二十一日重遊東塔寺訪朱買臣墓余數載前曾客嘉禾見甲第之盛人物之殷六里街爲最而東塔居其中金碧煥然士女春遊月夕花朝鈿叙相競今則佛像塵封紫苔白草徧生庭砌嗟乎不十年而盛衰之異有如此者遊項家園園爲墨林先生小築奇峰曲逕引水爲溪穿林繞砌中豁爲池其一亭一榭一花一竹位置不俗此老胸中本有邱

鋆構李名園此其甲也夜宿橫江涇
二十二日石尤大作舟不能前泊吳江三里橋下
二十三日渡胥江抵家計四十有三日歷記所遊止遺西溪雲栖夙願既償歡暢已極然但賞其刻露清秀一時耳若夫蘇隄春曉柳浪聞鶯曲院荷風斷橋殘雪此中樂事胡可勝言異日當搆別業於湖山幽絶處供我清遊山靈有知余終不寒白水之盟也

此冊得之楊清畏四先生案頭原本多譌奪隨筆補正清寫於含薰齋三日而畢時乾隆丙午八月晦平安居士沈梅識